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WITHDRAWN
3 - APR 1973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右一步左也一步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四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九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共黨給美國的嚴重考驗

美國副總統艾格紐先生這次東來訪問亞洲五國，先後受到韓、中、柬、泰、越各國領袖的歡迎。被訪問的五個國家，都可以說是今日世界上美國最親密的戰友，所以艾格紐所到之處，十分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全無反美的示威公式出現。

艾格紐此行任務，據說是要實地觀察「尼克遜主義」的新亞洲政策推行一年來有何效果。

尼克遜主義，主要是「用火力代替人力」的政策，它希望盡量減少美國在亞洲用兵，而對亞洲的非共國家增加較多的武器供應，務求各國能夠獨立對抗來自共黨的侵略。

中韓泰越柬五國，在不同程度上，正是面對共黨侵略第一線國家，所以艾格紐此行，在其任務上也就來得非常重要。連日消息說：五國政府對這位尼克遜特使都提出了幾乎一致的要求，那就是基於共同安全和雙方利益的原則，美國應即具體地大力加强各該國家的軍事援助。

五國同時要求華府立即增加其軍援，可說就是「尼克遜主義」所引起的一個最實際的反應。吾人覺得所提的軍援要求，不但反映了美國的新亞洲政策被認爲可能造成有關地區的防務弱點，同時說明了美國政策已在亞洲而尤其是東南亞引起共黨更大的侵略野心。

例如，共黨在越寮柬三邦實已「打成一片」，印支戰局並沒有因爲美國在南越撤兵而轉趨緩和，反之，共黨正在柬埔寨瘋狂進攻，直迫金邊，並有分頭打通柬越邊境及威脅柬泰邊區的趨勢。另一方面，北韓共黨一直在呼應北越南侵的戰爭，在這南北兩端的中間，中共已被國府認爲有可能對台灣發動空襲。

面對現局，美國的撤兵政策，當然就需要對有關國家提供一個新的軍援計劃，除非美國立心撤出亞洲或在亞洲向共黨投降。事實上，美國是不能放棄亞洲的，特別是日本、南韓、台灣和南越，這幾個地區實爲美國在其海洋防線上由北至南的前衞。但是，這條美國的海洋防線，問題甚多：第一、日本顯然不是美國的忠實戰友。第二、南韓始終受着北韓的威脅。第三、中共一直要「解放台灣」，國府一直要「反攻大陸」。第四、南越局勢，實比南韓的處境更爲險惡。

假如美國不保住亞洲陣腳，則不僅暴露出海洋防線的缺口，同時由於失去軍力的支持，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市場和政治地位亦將全盤破產。因此，艾格紐此來，雖然旨在推銷「尼克遜主義」，但亦同時强調保證一定履行對所指各國的聯防條約。吾人相信，美國的協防保證是沒有問題的，事關此舉不但爲了友邦的安全，更爲了美國自己所需求的利益。

爲什麼美國一再提出了協防的保證，它的盟友還要要求華府加强軍援呢？吾人認爲，這是美國的問題。實際上，在對抗共黨侵略的行動上，美國政府正在採取兩面手法，一面是鷹式的軍事反共，一面卻是鴿式的政治媚共。（這裏的共，是指毛共。）這種矛盾的政策，說起來已是美國執政黨的傳統把戲，「爲了美國的利益」，它可以片面地用一紙文告把盟友出賣。

譬如說，南越在共黨的軍事侵略下，美國要抽身出來，而後暗施某種壓力要西貢當局接受共黨所提的「聯合政府」。又譬如說，國府以美國爲老友，中共以美帝爲死敵，美國政府卻可以在台北的背後，單獨與老友的死敵進行密斟。就說華沙的「大使級會談」罷，美毛一斟便居然斟上十五年，其間雖然斷斷續續，但美國那個國務卿羅傑士還在乞求毛共繼續斟下去！這，對於美國政府的「保證」，若看美國的實際做法，又怎能使人完全放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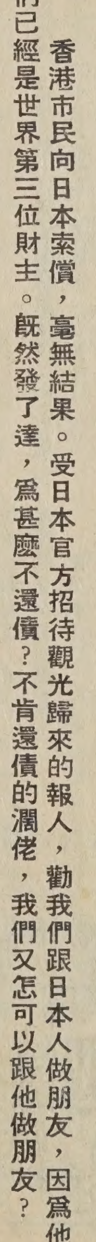
對中國來說，我們必須指出，美國對毛共的做法——華沙會議，放寬禁運、要求貿易、交換旅行、減少第七艦的巡邏等等，這都是對我們中國人的復國努力有直接損害而對美國利益決無好處的錯誤行爲。特別是華沙黑會議，自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開始以來，經美國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及現在的尼克遜等四任政府，歷一百四十次談判，都無任何結果，有的，只是毛共要美國撤出台灣，甚至撤出東南亞，撤出亞洲，要美國向中共無條件投降，還要陪禮！

事實的考驗，美國政府亦應「化」了；艾格紐要看「尼克遜主義」的亞洲實效，中共作出的敵對行動及其反美影響力實應視爲最重要根據！

這即是說，對於亞洲五國的反共意見，美國政府須加以重視。



新聞以外



香港一筆舊債賴不得！

「化敵為友」談何容易？

萬人傑

香港市民向日本索償，毫無結果。受日本官方招待觀光歸來的報人，勸我們跟日本人做朋友，因為他們已經是世界第三位財主。既然發了達，為甚麼不還債？不肯還債的濶佬，我們又怎可以跟他做朋友？

舊債勾消永不再談

近幾個月來，香港不斷有人靜坐示威，向日本索償。但每次都給香港政府的警員驅散，還有些以阻街罪被控。這些示威者當中，不少是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也有些人拿了日本侵佔香港時發行的軍票展示，要求日本人償還這筆舊債。

較大規模的一次，有三百多人，在日本領事館對開塡海曠地中麕聚；當日，日本總領事岡田晃招待記者，說一九五二年日本已在舊金山跟英國簽了和約，這和約解決了英日間一切問題，包括香港問題在內，因此岡田晃認為香港市民的索償問題無可再談。

同時，布政司代港督致索償會的覆函，也認為英日和約無法改變，即是說，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代」欠下香港市民的一筆舊債，從此一筆勾銷，永不再談。

日本商人與皇軍

香港現在有超過四百萬市民，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在大戰期間日本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日子裏留在香港的人，只佔少數。事隔二十五年，有不少受盡苦難的人已離開人間；但，凡在香港度過這段日子的人，不會忘掉這筆舊債的。

今日我們見到的日本商人，都謙恭有禮，九十度鞠躬，個個作老友記狀；其實，這笑臉十分虛僞，他們經濟發展太迅速，生產過剩，到處找出路，香港地方雖小，人口稠密，卻是個相當大的市場，更可利用作轉口站。為了發展這個市場，他們鞠躬得更深，笑容裝得更和善，全不過看在港幣面上。

但，三年零八個月統治香港的日本皇軍、憲兵，會不會用這副面孔對我們中國人？會不會向中國人作九十度鞠躬？請問問老香港，就可得到解答。

憎恨日人的嚮導

為了香港和日本的貿易不斷發展，和日本發生商務關係的人愈來愈多，他們即使不是靠日本人發達，也靠日本人過活，一如做大陸生意的人一樣，即使心裏恨透老毛，也不得不高呼偉大舵手；我知道他們中有不少憎恨日本人的。

曾在本刊寫文章的一位文友，幾年前改行作嚮導，由於他日本話說得流利，在旅遊車中沿途向遊客講解。他最恨日本人，為了生活幹這一行，實無可奈何。每次他在旅遊車開到黃泥涌峽道時，就講述當年日軍侵港時的戰況，力言皇軍殘暴。

他說，看見那些日本遊客個個聽到頭嗒嗒，心裏覺得痛快，總算讓青年一輩的日本人，知道他們當年的暴行；也叫參與過行動的中年日本人會覺得內咎。

這位朋友的想法顯然太天眞，我覺得充滿野心的日本人，是否會因這次戰敗而有所改變，至成疑問。

英軍衞港未盡全力

當年日軍攻侵香港，英軍不堪一擊，由十二月八日發動進攻，十二月二十五日便陷落。駐守的英軍全關進集中營。有目共覩的，當日防守的英軍和日軍作戰，顯然未盡全力。也即是說，英國並未盡保護香港市民生命財產的責任。

可是，戰勝日本後，簽訂和約，卻把香港市民遭受的損害，一筆勾銷，不要日本人賠償。這個決定，受到生命財產損失的千千萬萬香港市民，卻一無所知，英國佬等如慷他人之慨，把香港市民賣了豬仔。

日本人發動戰爭，我們無辜人民受到損害，死於皇軍刺刀下的無話可說；身體傷殘的，錢財損失的，怎可不聞不問？

這筆舊債日本人固然不能抵賴，英國政府也有責任的。這種事情不能單講法理，也得講人情。所謂於法不合，這些法，還不是人製訂出來的？製訂這種法，其實不一定合理，不賠償的決定，就是最不合理的例子。

日本態度曖昧

日本總領事岡田晃替日本外務省邀請到日本「觀光」的六位香港報人之一的眞報陸海安先生，觀光歸來，適逢索償事件，因此發表了一篇「日本與

香港」。老萬執筆寫本文時，只讀到「索償問題說起」和「軍票絕對是廢物了」兩則。

陸海安先生說：「今次日本之行，最主要的目標是在要知道日本究竟往何處去，是否會恢復軍國主義？」

日本究竟要往何處去這問題，的確是我們最關心的。自中共淹有大陸後，日本態度一直十分曖昧，極難捉摸。一方面視美國為大老細，一方面對台灣表示友好，一方面不斷派人敲中共之門。最近由北平返日的西園寺公，還表示大陸之行「收穫甚豐」。日本今後往何處去？不但陸先生想知道，尼克遜、蔣中正、毛澤東也想知道。他們有許多專家在研究，如果陸先生此行得到結論，當是最珍貴的資料。

宣傳文與宣傳片

不過，老萬相信陸先生此行一定不會有什麼結論，原因之一是他們六位報人行色匆匆，幾天時間，怎可能深入觀察、研究並作出結論？原因之二，這六位報人不是社長便是老總，他們在報界的地位是夠高，可是對日本的認識可能並不夠高，即是說，他們不是「日本問題專家」，幾天東京之遊，怎可以看得出「日本往何處去」？原因之三，他們由日本外務省招待，官方的招待能看到些什麼？等如日本人拍「中國萬里行」，在中共官方「協助」下，他們拍到的只是一部宣傳片。

因此，我對陸先生於觀光日本後對「日本是否恢復軍國主義？」一問題作出的解答，還得持着保留態度。

世界第三位的經濟強國

陸先生目的還不只此，跟着說：「更要知道的是：究竟香港應該對日本採取怎樣的態度？合作麼？競爭麼？敵意抑或友好？

「這是關係香港前途十分重要的一項問題，甚至可以稱為最重要的一項問題！

「因為，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但非要接受不可的一項事實是：日本已經是今天世界上第三位的經濟强國，在東南亞是最大的經濟强國，而香港是東北亞通到東南亞的門戶，與東南亞的關係固然非常密切；與位置在東北亞的日本，關係當然也就十分重要了。」

陸先生這段文字，顯然在點醒我們香港人，現在，日本是亞洲的大財主，識時務者為俊傑，要捞起非走日本佬路線不可，不管你歡喜蘿蔔頭與否。

不錯，這比「日本往何處去」一問題對香港重要得多。在香港，「抵制日本貨」的口號再叫不起來，既無法競爭，那便只有合作。他們此行，大概尋求「合作之道」也是主要目的之一吧？

交朋友是雙方面的事

陸先生說：「大家都熟知的兩句話是：『國際間既不會有永久的朋友，也不會有永久的敵人。』到今天，這兩句話應該只對一半，也許應該修正為『國際間應該有永遠的朋友，不應該有永久的敵人。』

「今天的情勢，往往迫得兩國之間非要永久做朋友不可——儘管並不是太好的朋友。但永久的敵人則早已經成為過去的名詞了。儘管是『世仇』吧，非得要交朋友不可！」

化敵為友是一件好事，但誰都知道，交朋友是雙方面的事，譬如看摔角節目，一個摔角手向對方伸出友誼之手，對方未必欣然相握，且大多數茅躉不願和對方握手。陸先生的話是勸我們向日本人伸出友誼的手，不要做永遠的敵人。這是個很好的意見，也深合我們泱泱大國的風度；問題在對方是否「茅躉」，是否願意跟我們握手。如果對方一於少理，那便太冇癮了。

發達不還債豈有此理

談到三年零八個月的舊債問題，陸先生說：

「廿五年前的三年零八個月在日本佔領之下的慘痛記憶，對許多人來說，仍是不容易忘懷以至並不甘心的事，但現實告訴我們，二十五年間的國際關係變遷已經太大了，還是斤斤計較於追究二十五年前的舊帳的話，不僅沒有結果，而且，還會有害處。」

這一段，是陸先生勸我們不要討舊債。為什麼不要討債？自然是要呼應他「修正」了的那句話：「不應該有永久的敵人。」

可是，照我看來，陸先生的話是充滿矛盾的。既然說「日本已經是今天世界上第三位的經濟强國」，又說「不應該做永久的敵人」，那麼，維持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友好」，最佳方法不是窮佬放棄舊債不討；而是暴發戶加上二十五年利息本利歸還。這一來，一定不會再做「敵人」，而變成「好友」了。

是敵是友立場不同

老萬不反對跟日本人做朋友，但必須日本人也有做朋友的誠意。我不贊成陸先生那種做朋友的方法，犧牲了受日本人傷害過的同胞，還就對方，這需要有很大度量的人才可辦到。

索債行列之中，不少是上了年紀的老翁老婦，他們對什麼英日和約可能一無所知，卻不能忘懷一筆老債。但岡田晃傲然地說：「有得傾！」拒絕接見他們的代表，即使陸先生肯出面作調人，看來也沒辦法使他們成為「朋友」，這豈不枉費心機？

老萬相信，日本要和中國人做「朋友」而不做「敵人」也是實在的；否則的話，日本外務省不會花一筆錢，客客氣氣招待香港六位有地位的報人「觀光」。在好食好住之餘，身為貴賓，豈可不賣點筆墨人情？看到陸先生的文章，字裏行間，自然有不少感情作用。他再三提到「日本總領事岡田晃私邸的餞別宴會」，當然是使他非常難忘的一個盛會，杯酒言歡之餘，外邊老太婆示威抗議，實在是大煞風景的事。

陸先生主張「化敵為友」有他的道理；要求「血債血償」與「還我兒子來」的兩個老太婆，也有她們的道理。我以為，為敵為友，各就各的立場來說好了，如果我是日本汽車代理商，他們每年給我賺一百幾十萬，我怎會說蘿蔔頭不好呢？

為了執筆時陸先生的大文還未刊完，關於索債問題，我的意見也還有一點，如果沒有更新鮮而具時間性的問題，下期再談吧。

中共政權眞的穩定了嗎？

金千里

當前中共內政，眞的已趨於穩定了嗎？或者像一般觀察家的描述，中共的外交政策也步入正常化，大可與之打交道了。此一廂情願的看法，反映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幼稚病，他們實在被中共某些表象所迷惑。不看問題的本質，焉有不誤入歧途之理？誠可悲也！本文將通過具體資料，對當前大陸內部所隱藏的危機，作深入的剖析，以此證明表面的穩定，並不樂觀，而是隨時都可能爆發新的動亂。同時，若干省區的政治鬥爭形勢，依然不夠明朗，鹿死誰手？有待今後的證實。

一、共軍總部改組未全

三年的文革搏鬪，共軍以執行三支兩軍爲己任，但高層動盪，一直處在波譎雲詭的派系鬬爭中。

截至今年五月，綜合新華社的所有報導，仍暴露共軍各總部的改組，並未完成，而是稀泥塗壁——表面光。具體事實如左：

五月二日出現的共軍總參謀部將領，共十一人，全部係新紮少壯派，如蕭建飛、陳繼德（原六十七軍負責人）、張挺、陳福初、錢江、藍文兆、張清化、宋登華、梁錫昌、顏杏連、孟平。此十一人均名不經傳，推測全部出任總參屬下各部、局單位，但顯然並未完全填滿舊攤子被砸碎後的空缺。總參謀部原來轄下十二個部，又四個局。文革過程，總參各部因與羅總長（羅瑞卿）有關，大部份被牽連鬬爭，如作戰部雷英夫，通訊兵部朱明，防化兵部葉運高等，自六七年後，全未露面。說明舊總參班子被砸個稀巴爛。如今雖經黃永勝徹底改組，只調入十一人，不足原班總參將領的三分之一。此表明共軍總部距離完整編制的實施，尚相差甚遠，如此一個總參攤子，雖說副總參謀長共有九人之多，但也實難完成毛林的全面戰畧佈置任務。原因是九個副總參謀長，一半兼任軍種、軍區負責人，抽身不開，如韓先楚（福州部隊司令員），簡直是掛空銜的副總長，有名無實。

總政治部就更可憐了，在「五一」集會只出現七人。很難想像：共軍總政七個幹部，如何實現政治掛帥？毛林一再宣傳的政治第一，既統帥又靈魂的建軍路線，靠什麼來完成呢？總政治部如此一個破爛攤子，可想而知，比爛蘋菓還嚴重。直至今年，雖說注入七個新血將領，但到底太單薄了。以一個連級幹部的廖初江（原瀋陽部隊學毛積極分子），或許文革中連升三級，也只不過提到師級的地位，師級晉升總政治部，本就是「湊合」的角色，何況廖初江只出身政治指導員，不論年資、學歷、經驗都遠不及格，現在居然破格調入總政，又豈能令各軍區的政工幹部心服口服？其他六名同樣也藉藉無聞，如何使總政起到領導的作用？

按共軍總政是文革後被砸得最體無完膚的機構，打自原來總政主任的蕭華上將起，而至副主任劉志堅、徐立清、傅鍾、梁必業以及轄下各部部長李曼村、史進前、陳其通等，幾乎無一人翻身。總政亦因此關門大吉，停止活動將近兩年多。至去年八月，才任命黃志勇（原裝甲兵政委）爲總政副主任，立即着手重新組班，嗣後又任命田維新（原屬陽軍區政治部主任）爲第二副主任。而總政主任一職，尚未公佈。

半年來，總政的活動，仍然冷冷淸淸，至今年五月一日，共出現七名幹部，可見總政組班更不如理想，比之總參就更差了。當然，憑兩名副主任和七名部長級幹部，如何完成全軍的政治教育？實在比登天還難。

以總參、總政的改組，未夠編制人數這一事實，說明共軍高層，目前仍存在問題，我們實難從此看到什麼穩定的迹象。

二、炮兵與第二炮兵問題多

作爲「戰爭之神」的炮兵，在中共軍隊來說，當前亦是問題多多，從這兩年來炮兵人事調整，可找到有力證據。

中共的「第二炮兵」，成立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在此以前並無專門的「二炮」兵種組織。炮兵領導機關一塲糊塗，就算經過文革的動盪，截至今年「五一」出現炮兵的排名。我們絲毫看不出其中的穩定，究達到何種程度。

譬如新任炮兵司令張達志（中將原蘭州軍區司令員），能否搞好炮兵，實有疑問。張達志歷任蘭州部隊首長，出身第一野戰軍，爲彭德懷老部下，文革中曾受攻擊，久沉不振，現突調任炮兵，什麼原因，耐人尋味。張能否獨當一面？無不令炮兵老首長匡裕民、陳仁麒、吳信泉、孔從周等人的懷疑（按：上述諸頭頭均在五一出現）。

炮兵與「二炮」的關係如何？排名次序，確令人大惑不解，究竟「二炮」作爲導彈尖端部隊在先？還是押後？是否歸炮兵司令部管？或者成獨立系統？從前，「二炮」排名在炮兵之上，如今，卻又降到次位，這是什麼原因？可見其中大有文章。

林彪、黃永勝爲了牢牢掌握和控制「二炮」，現調入陳發洪（原廣州軍區副政委），五一集會排名在吳烈之後（吳烈係二炮負責人之一），以陳發洪的調升「二炮」，就足以說明炮兵、二炮之間，至少尙存重要「內部矛盾」。

當然，我們不是鑽牛角尖，在人名排列方面瞎猜估，事實上，共軍的人事調動，卻反映許多重要問題。原因是林彪向來强調人的因素第一，從人的因素，也就足可看出中共權要派系鬬爭的來龍去脈。

毛林集團是否解決了現代炮兵的運用問題？常規炮兵與尖端炮兵（地對導彈，地對空導彈，海防導彈，空防導彈等）的關係如何擺開？兩者又如何結合？怎樣為全面戰爭，局部戰爭，或核子大戰來服務？

看樣子，當前共軍首領，並未完全解決上述問題，以至使炮兵，二炮的關係複雜化了。因此，我們說，這一兵種問題不少。

三、國務院軍代表七零八落

中共內部突出不穩，而又全未納上軌道的最高政府機構——國務院，現在的情況，正表現了一派七零八落的景象。周恩來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的總頭頭，看到自己轄下的權力機構，竟如此蕭條，能不心酸乎？

截至今年五月，共軍派到國務院的軍代表，一共五十二名，其中不少仍兼任軍隊職務，如蘇靜，身兼總參作戰部副部長，又出任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軍代表；又如范化冰，多次排名在總後勤部負責人，又是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的軍代表。（按范化冰是主要負責軍援，輸出武器的重要頭目。）其他如蘭文兆（防化兵負責人，兼化學工業部軍代表）、陳挽瀾、伊文、周特夫、殷承楨這些軍代表，常同時出現在軍職及國務院各部軍代表名單中。可見國務院的軍晉，滲入毛林、黃永勝的得力幹部。這以白相國最為突出，按白原任廣東革委副主任，兼軍區政治部主任，今年五月調國務院對外貿易部出任軍代表。

軍代表之進駐國務院各部，可想而知，不爭權奪利，豈非咄咄怪事？起碼是林、黃系統在打擊周恩來。

雖然至今已有五十二名軍代表（級別都在少將以上或副軍級）插進國務院各部會，但仍然不足派用場。按國務院共設四十個部，九個委員會，廿三個直屬機構，七個辦公室，如此龐大的行政單位，豈是五十二名軍代表能搞掂？莫說周恩來頭疼，就是毛林也深感政府機構的複雜。在文革砸爛的廢墟上，重建完整的行政體系，恐怕再過兩年也未必穩定。

原來四十個部長，目前僅有十多人保留職務，其中包括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內務部長曾山，農墾部長王震，水產部長許德珩，地質部長李四光，五機部長邱創成，七機部長王秉璋，兼國防部長林彪，林業部長劉文輝，建築材料部長賴際發，糧食部長沙千里，石油工業部長余秋里，水利電力部長傅作義。

國務院原任副總理，目前亦是烏烟瘴氣，實情不明，被整肅的八名副總理，迄今並無一人浮頭，即鄧小平、賀龍、譚震林、薄一波、烏蘭夫、陸定一、羅瑞卿、陶鑄。此八人恐是禁閉室的階下囚。目前以副總理名義經常出現的，只有李先念一人（兼財政部長）。

至於其他直屬機構、辦公室、委員會，更無顯著活動。不難看出，中共所謂的穩定，只是表象，國務院的內在矛盾和外在權力的爭奪，依然混亂。當然，作為政府最高機構的國務院在職權上早已一落千丈，無甚作為。然則，經過三年的整頓，插入軍代表，至今年止，亦未見恢復何等迹象，只有五十二名軍代表，想來有所作為，可能性是不大的。

四、地方派性，隱藏危機

從中央到大軍區及省革委會，突出的地區有山西、貴州、湖南、山東、南京、福州、新疆、蘭州等地，北京、天津亦存在問題。下列諸頭目的失踪或去勢，並調入其他將領，便足以說明地方省區，至現在仍然搞唔掂。

北京謝富治、聶元梓，不知何去？天津革委副主任兼警備司令鄭三生，已證實失勢外調，代之者為王一（按此人名不經傳）。天津革委現抓實權者為解學恭。

湖南黎原（原六九〇〇部隊政委兼湖南革委主任），現已被卜占亞所取代（按：卜占亞原為惠陽六八四〇部隊政委，今年三月調升廣州軍區機關負責人）。今年五月卜占亞出現在長沙集會，身份為湖南革委副主任。

山西張日清、劉格平、陳金銓（原山西軍區司令員）等革委頭頭，全部垮台，由謝振華所取代，「五一」的太原集會，其身份為山西革委主要負責人，兼軍區司令員。山西的內鬬，顯然並未完全穩定。

貴州李再含（原革委主任），垮得最慘，而調入藍亦農（原五十五軍首長，兼重慶革委主任，去年調昆明部隊），並重用何光宇（原軍區司令員），另外，又從他省區調入張明（原戰鬬英雄，某部部隊長），張榮森，二人身份為駐軍負責人。是否為了平衡何光宇的力量？內情複雜。

山東問題，有目共睹，即楊得志與王效禹的矛盾，雖楊已獲勝，但王恐未必即垮台。

南京部隊，「五一」集會慶祝共出現大小頭目廿三人，包括新升任南京空軍負責人之周建平（原上海空軍司令員，犯有錯誤，與聶鳳智、高浩平同案）。何以南京軍區，頭目眾多，先後調入提升亦大有人在，此顯示毛林集團異常不放心許世友，為了平衡監視許世友，不能不加多其他負責人。

福州部隊韓先楚，原來就有問題，且不是毛林、黃的嫡系。如今，林彪、黃永勝先後調入和解放原來四野的將領，以周赤萍出任福州部隊政委，解放原江西軍區司令員吳瑞山，最為突出。最近又調入王建安，顯示毛林決心平衡福州的派系，而慎防韓先楚。

成都軍區的問題，最近調入王東保（原三十八軍負責人，林彪嫡系），胡炳雲。新疆調入吳勝凱（原空三師師長，韓戰二級英雄），此人來頭不簡單，估計出任新疆空軍七三三五部隊長。蘭州軍區，新任代理司令員郭鵬（原新疆副司令員），此提升意味蘭州部隊領導仍未健全。

綜合以上四個問題及頻頻調整軍區領導，反映中共當前軍、政、黨均欠穩定，其實何止不穩定，而且恐怕隨時爆發可怕的危機。奉勸以為大陸內政外交已趨正常的人們，千萬不要被表象迷惑！

中共局勢水落石出

魯遜

文革以來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極其複雜，極其緊張。到目前為止，以少壯軍人為支柱，以周恩來、李先念為代表的新當權派，雖然已握權當政，但是毛派仍在委曲婉轉，力求自保。

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起，新當權派的策略是剪其根鬚，削其羽翼，使「毛高懸在上」。

過去一年新當權派，在剪除根鬚一點，已大獲全勝。以黃永勝為中心少壯軍人集團，已完全控制了共軍；擁毛的軍人已大部解職罷官，各市革命委員會已大部分改組，擁毛分子幾已全部下台。關於這種種具體情況，筆者已再三報導，此處不贅。

由拔根鬚到剪羽翼

今春以來，新當權派在打擊和削除毛的左右。「北京市革委會主任」（此人雖是兩面派，但基本上是毛派），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倒台已露端倪。繼而是毛的第一心腹陳伯達、江青同鄉康生露面越來越少，毛派僅餘的兩個文革從龍大將張春橋、姚文元搖搖欲墜；最近則是毛的副車林彪及其妻葉羣，面貌開始晦暗。「八・一建軍節」，葉羣不見露面；林彪則自七月二十九日老毛接見北韓軍事代表團時不露面，八月十一日接見南耶門代表團，十二日接見蘇丹代表團，皆未露面。自文革以來，老毛接見任何外賓時，林彪都陪侍在側的，現在一連三次不露面，顯然不同尋常。不過單憑這事實，就斷定林彪已垮台，還言之尚早；要知道林彪是一個老病號，隨時病倒十天半月，並非奇事。但是，文革以來一向在公開集會不缺場的林妻葉羣，又在共軍中央機構中任要職，竟在「八・一」不露面，則的確耐人尋味。

其次，八月二十二日，中共電賀羅馬尼亞「解放」二十六周年，別開生面，雖以毛、林和周恩來三人的聯署發出電報。這只能說明林彪地位尚未被剝奪。但是形勢不利，實權被削，恐怕已是事實。究竟如何，仍待今後事實發展。

再看張春橋和姚文元，近月來外賓過上海時，出頭接待的革委會副主任王洪文，張姚二人露面機會也越來越少。

綜合以上而論，今後毛派的命運，將由林彪、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這一批毛派死黨的升沉進退來判定。這些人目前是毛派最後的殘壘，是維持毛澤東體面，文革體制的裝飾品，他們之被趕下台，也許還要一段時間，但是其失勢已日趨明顯。

對蘇緩和更進一步

中共新當權派，在毛派竭力反對和破壞之下，自去年十月開始與蘇聯進行談判。現在已由一個談判，發展為三個談判。一是北平的總談判，二是七月十日在黑龍江省黑河鎮開始的河川委員會的談判，三是八月十八日在蘇境伯力開始的貿易談判。

記得去年十月在北平的談判開始，雙方對談判內容有所爭執，中共堅持只談邊界問題，不談其他。蘇俄則主張要談全面雙方關係問題。現在事實證明，蘇俄獲勝了。黑河鎮的談判，是談邊境的河流、湖泊的航行和漁業問題，這說明軍事衝突危機已成過去，雙方要恢復利用邊界的河川和湖泊了。

中蘇共衝突以來，中共對蘇聯的一切有力制裁是斷絕邊境貿易。這對蘇聯的打擊極嚴重（尤其是西伯利亞）。因為從蘇俄的工業區到西伯利亞路程太遠，菜蔬、食品及輕工業品向來依靠中共方面供應。中共斷絕貿易後，蘇聯只好向日本購買，價格要高幾倍，而且供應又不便利。目前蘇聯正大力開發西伯利亞，對於該地區的工作人員特別給予生活津貼，但是由於天氣寒冷，消費品缺乏，蘇人多不願前往，強迫送去的人，很快又跑回來。中共斷絕貿易後，困難益為嚴重。現在中共與蘇方在西伯利亞談判貿易，是恢復貿易的步驟，說明中共新當權派決定停止制裁蘇俄。

此外，雙方決定互派大使，北平莫斯科之間架設熱線電話，皆表明「國家關係」正進行全面改善。毛澤東竭力破壞遂不能生效。毛在五月二十日聲明中，自動避免再指罵「蘇修」，並且還請「蘇修」代辦參加反美大會。真是啞吧吃黃蓮，有苦難言。

陳繼德任副總參謀長

八月十八日，中共頭頭們包括董必武、周恩來等參觀北韓乒乓球隊與中共選手比賽，新華社在報導時透露一個新的副總參謀長陳繼德。陳繼德原屬濟南軍區。文革時任山東軍區六〇三七部隊政委，駐在青島，文革後出任青島市革委會負責人。他之出任副總參謀長，再次證明少壯軍人集團勢力的膨脹。筆者已再三指出，廣州、南京、瀋陽、福州、濟南這五大軍區，是反毛陣營的核心。試看文革以後所增添的幾個副總參謀長，溫玉成、閻仲川都是從廣州軍區調去的，陳繼德則是從濟南軍區調去的。以文革以前，出任副總參謀長，至少要各省的軍區司令或特殊兵種的司令。而溫玉成以廣州軍區副司令，閻仲川以廣州軍區參謀長，陳繼德以一部隊的政委，居然皆一躍而至副總參謀長，表明朝中有人。

黃永勝目前成了政治要人，凡是毛澤東接見外賓時，他一定出席陪同。他在代表軍人嚴密控制政務和黨務，自無暇多顧軍事。於是不得不從基本勢力所在的軍區調任副總參謀長以分任其事。

毛共竄改中小學教材的真象

曾憲光

筆者在本刊第九十六期及一〇三期所寫的：「日益軍事化的大陸中小學」、「毛共『農村教育大綱』研判」兩文中，曾就毛共要把學校變作軍營，及進行全面的教育改革——學校的「下放」；領導體制的改造；教員隊伍的整頓，教學制度的改革；教學法，考試與評分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問題，作過系統的檢討，現擬再就毛共近年來，對大陸中小學教材進行「革命」的實況，作一報導並加於析判。

眾所周知，大陸中小學的教科書，在文革前是統由中共「人民出版社」的「課本編審委員會」編撰的，文革暴亂後，在這套統一的教材被毛共指控為內容充滿了「封、資、修的毒素」而加以全面否定的同時，那些編審課本的編委——專家學者亦一一被扣上三反分子或牛鬼蛇神的帽子，而教科書編委會（按：轄屬教育部）、「人民出版社」等機構更因被指為走劉、鄧路線而砸得稀巴爛。」

被毛共認為「培養一個階級接班人」的精神食糧——教育青年的教材，在文革前，劉少奇當權時期，據統計光是小學各科課本，便一共有三十六冊八百多課，以語文科言，較普遍採用者有：「田寡婦看瓜」、「王小二數驢子」、「拔蘿蔔」……等。歷史科則有「司馬光砸破缸救人」、「曹冲秤象」、「劉少奇在安源一身是膽」、「西門豹為民除害」……等。因此，文革時被毛共指控為都是「烏七八糟封資修俱全的大雜燴」，至文革前的中學教材，更被指為是「名、洋、古大會串」。理由嗎，據說僅僅物理所介紹的洋人、古人、死人為主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便在二千人以上，據說這樣勢必誘導學生走進「修正主義的死衚衕」，走上「知育第一」，升官發財的白專道路」云云。因此，文革前大陸中小學所採用的教材，便一下成為罪大惡極的「怪物」：如什麼「舊教材是砒霜」，是「一包包毒藥，一枝枝毒箭」，都是要「毒害下一代的靈魂」，使貧下中農子女越讀越蠢，越讀越修……或造成另一惡果——「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最後都將會被培養成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等罪名，應有盡有。

既然，舊教材是大毒草，因此，毛共下令要對它進行革命性的改革，重新編寫，至於編寫新教材的前提，用毛共的話說是：第一、應徹底「破」舊教材的「封資修黑貨」；第二、應該徹底「破」舊教材「求洋、求名、求古」的偏向；第三、應徹底「破」舊教材理論與實際脫節的狀況；第四、應該徹底「破」舊教材「大搞繁瑣哲學的偏向」。……至其具體做法，大致有兩種形式：㈠「革命師生」深入工農兵羣眾去徵求羣眾意見，而後制定編寫教材的方案。進行的步驟是：首先「革命師生」到工農兵中間去，在後者的「再教育」下，先行明確教材改革的方向，進而，和工農兵廣泛討論確定新教材的編寫要求和提綱。最後，再要與工農兵一起審定教材，對最後一個步驟毛共特別注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人民日報」有一篇題為「我們怎樣編寫教材的」專文強調重點例說：新教材一定要與工農兵審定，如杭州市青年中學編寫的「無線電淺說」，由於教材沒有和工農兵一起審定，結果印出來的教材，走了樣——把工農兵所提的內容給歪曲了。相反，如「防化兵」一章，由於同解放軍一起修改、審定，因此該教材不僅很好地突出了「無產階級政治」，且內容同樣極切合「備戰」的需要云云。㈡由各校「革命委員會」，組織以工農兵為主體，有學校「革命」師生參加的所謂「教材編寫小組」來共同編寫教材，至農村方面，教材編寫的情況與上述城市做法大致相同。

或問：近年來毛共到底是如何竄改中小學舊教材和編寫各基本新教材的。在此，為了便於說明，下面就以目下毛共在大陸中小學所設置的新基礎課的教材內容加以檢討。

㈠政治課（包括有中國近代史、現代史，黨內兩條路線鬪爭史）。由於今天的毛共把毛澤東的著作說成為「是貧下中農的翻身書、救命書、防修反修書」，因此，便把它編製為目前大陸中小學的政治課——初小學生讀毛語錄；高小學生讀「老三篇」；中學生讀毛著選讀乙種本。而這也是目前大陸中小學的政治課，又有人稱它為「毛澤東思想課」的原因。除上述的「毛澤東思想」教育外，政治課的另一個主要內涵便是所謂「階級教育」和「兩條路線鬪爭」的教育了，至其具體「課程」便是：「防貧問苦」和「憶苦思甜」活動，「批判會」吃「憶苦飯」……正因毛共拚命突出其政治課，致使學校成為可怕的政治染缸。

㈡語文課：毛共編寫語文課的方針是：語文課教材要「課課有政治，事事有鬪爭」。換句話說在毛共眼中，中小學的語文課完全是政治課的附屬品，對此，毛共有下面一段最好的招供：據一九六九年九月廿二日「人民日報」稱：「語文課是一門工具課……具有學識，讀書報，作文的能力，才能學習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能運用這個工具去打擊敵人，投入三大革命運動中去。」至今天大陸中學的新編語文教材，有的是：頌揚毛澤東的詩、詞、特寫……「打倒大叛徒劉少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此一來確「落實」了「用語文課加深政治教育，以政治教育促進語文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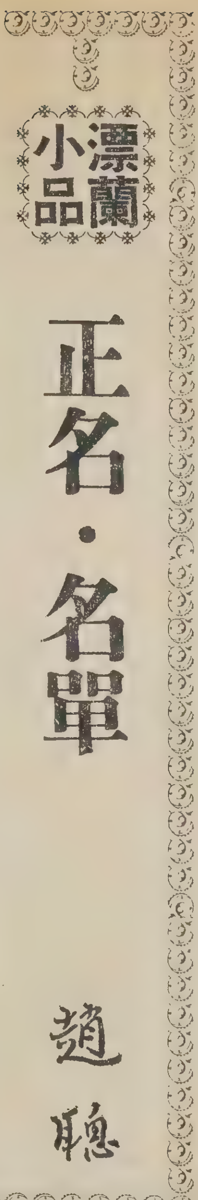
㈢數學課：今天大陸中小學的數學，每一道題都必貫串着「階級仇恨」和「血淚史」。（請參看本刊一〇三期拙作「毛共『農村教育大綱』研判」）

㈣工農業基礎課（按：除上述的教學外，尚包含有物理、化學、經濟地理等）。或許是那些自然科學難於與「毛澤東思想」結合吧，因此，毛共除拚擊舊教科外，至今仍不見有理化課的「樣板」出世，但既名之曰「農業基礎知識課」，所以毛共也就不放過的硬加一些什麼「毛主席對農業發展的

重要指示」、「農業戰線上先進單位事蹟」、「八字憲法」、「大寨之路」等編進新的教材。

㈤勞動課及軍事課：（軍事課，筆者在本刊九十六期的「大陸透視」一欄中，已有詳述，不贅）所謂勞動課者，無非是要把學生當成「工農業生產戰線」的廉價螺絲釘，替匪政權創造更多的利潤而已，不說也罷。

不錯，時至今天，毛共仍未編定出統一的新教材，但其趨向則非常明顯，那便是：突出毛思想，把教育作爲政治工具，文化知識課教材貧乏，偏重感性知識，強調實用爲主……但我們說，正是毛共這種以「毛思想」獨霸「教育陣地」愚民政策——只是造成一批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可供奴役的臣民；正是毛共以「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之名，行其搾取中小學生勞動力之實，正是毛共……不僅將使我國文化和科學的發展遭到阻碍和破壞，尤甚者，對數千萬的大陸青少年來說，更是一種不可補償的損害和災難。（完）



必也正名乎

國民政府或簡稱國府，原是行憲以前的中央政府名稱。那時因爲還由國民黨訓政，所以國民政府也可以指爲國民黨政府。可是自從按照憲法由國民代表大會選出大總統後，國民黨即還政於民，由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國民政府亦已改爲總統府，就再也不應仍稱國民政府或簡稱國府，也不應該指爲國民黨政府，而應改稱中華民國政府或簡稱中國政府了。

不過因爲國民黨以國民政府統治中國已達二十年，而行憲剛剛開始不久，即遷都台北，爲時甚爲短暫，人們囿於舊習，當時沒有改過來，如今偏安又已二十年，卻一直沿用故稱。何況若改稱中華民國政府，亦嫌字多太囉嗦，如簡稱中國政府，則又易與中共在大陸的政府混淆不清，所以就仍稱國府。雖然簡單明瞭，但是總不能不算錯誤。

也有人因爲政府偏安台灣，即逕稱之爲台灣政府或台北政府，這就更加錯誤了。中共可以這樣稱，外國人可以這樣稱，而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國民卻不應這樣稱。中國人如果這樣稱的話，那就含有蔑視的意味了。

然而如之何則可？曰：只有稱中華民國政府方爲正確，如簡稱爲中國政府亦無不可；如怕與中共政府混淆，那就加上一個「偏安台灣的」形容詞，雖然不免更囉嗦一些，卻寓有「毋忘在莒」意，使人不忘偏安之恥。

不過說歸說，如今改起來卻是非常困難，因爲稱國民政府或簡稱國府已經快半個世紀了。爲着能使全國國民都不稱國民政府或簡稱國府，而改稱中華民國政府或簡稱中國政府，最有效的辦法，應是中華民國政府迅予還都南京。到那時就可堂堂正正，直捷了當地稱中國政府，再也不需要爲免混淆加什麽太也囉嗦的形容詞了。

一個名單

近傳中共四屆「人大」有於十月一日前召開之說，縱或屆期不能成爲事實，但由於毛、林之急於登上天安門以國家元首的名義亮相，恐怕確在秘密地積極進行，爭取於七一年元旦就職。

本來在六九年四月「九大」之後，照各種迹象綜合觀察，毛、林已在從事「人大」的準備工作。不過因爲毛曾說過，不叫記者撈着新聞，會前極端保秘，會後始發新聞公報，所以至今還聽不到召開「人大」的任何聲響。

既然籌備了一年又半，何以至今「人大」還不開鑼呢？論者以爲選舉代表和修改憲法這兩件事，都非短期所能辦完。選舉代表照舊框框，必須先由公社舉行人代會，產生縣市代表；再由縣市舉行人代會，產生省市代表；未由省市舉行人代會，產生全國代表。這個三級人代會，一層層開完，要多少時候？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大常委會」至今尚未開會，規定各省市代表名額和選舉的辦法，這些因爲要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民」參加選舉，當然無法保秘，但至今未見透露。代表尚未開始選舉，怎能召開「人大」？

文革最後一項工作，乃所謂「鬪、批、改」的「改」，亦即所謂「改革不良制度」，這些「改」，正在邊試邊改之中，尚未完成，但卻須載入憲法，那末，憲法又如何能修改？不修憲法，「人大」根據什麽提付表決，斷不會仍用舊憲法的吧。

實則在下以爲這些都不成爲「人大」不能開鑼的眞正原因。毛澤東曾說過，選舉是資產階級玩弄的把戲。如今他們爲着實行民主集中制，就像「九大」那樣，先由上級指定，再由下級協商，然後由上級核准就得了。這麽下去上來，既有民主，也有集中，既直捷了當，又省時省事。說不定此一工作早已蕆事了。

至於修改憲法，那更易辦，因爲只是一些空洞條文，橫豎不會依照實行，怎麽改都無所謂。甚且亦如「九大」的新黨章，實行緊縮，寫上幾條空洞的原則，亦無不可。遇到有事依據憲法處理的時候，來一個活學活用

，怎麼解法都行。如今可能這樣的憲章草案，也早已弄好了。

在下以爲足以構成「人大」遲遲不能召開的原因，乃是高層領導人選，至今毛、林集團中的林、江、周三個派系迄未獲得協議的關係。不過如果中共已定於十月一日以前或七一年元旦以前召開「人大」的話，那末，這個高層領導人選的問題，可能已經獲得解決了。

他們如何解決高層領導人選，現在還不能知道，在下願對此作一預測，列一名單於下，以求證於未來。

這個名單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林彪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副總理　陳伯達
張春橋
黃永勝
江青
吳法憲
葉羣
李先念
李作鵬
邱會作
許世友
陳錫聯
韓先楚
公安部長　汪東興
教育部長陳伯達（與高教部合併）
文化部長　江青
衛生部長　張春橋
國防部長　葉羣
外交部長　李耀文
財政部長　李先念
輕工部長　錢之光
石油部長　余秋里
機工部長　王秉璋

（國務院原有四十部，精簡後可能減半，除上列十部外，其餘十部可能由軍代表或原任副部長充任，無實際業務如勞動部屬前者，有實際業務如冶工部屬後者。至國務院原有之二十多個委員會及辦公賓恐要裁撤。）

秘書長姚文元
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
副委員長康生、郭沫若
人民高等法院院長　董必武
檢察院長（暫缺）

以上這個名單，並非在下瞎猜，實有相當理由。第一、元首之位對外代表國家，毛澤東在十年前被迫讓給劉少奇，飲恨已久。今由毛、林一正一副，恰符一元化之領導原則。第二、國務院是最高行政機關，爲三派必爭之地，但周不會動搖，只能在副總理及部長中分配，軍人仍佔最多數，舊領導幹部掌實際業務者多，江系人馬只能分得文教及空頭銜。林彪不會放棄國防部，故由其妻子葉羣領之最爲可靠。董必武可憐巴巴，不能不以法院院長相酬。康生資望不高，不能作立法機關首長，凌駕毛、林之上；朱德雖爲林所不喜，卻仍有利用價值。傳聞六七年朱、賀同被清算鬬爭時，老毛曾有保護朱德之令，後始未與賀龍一同覆滅。「九大」既被選爲政治局委員，即已露出起用之兆。好在他年事已高而久不問事，實際上還是由康生主持一切麼？猶如過去一樣，朱雖然爲委員長，卻由排名第一的副委員長彭眞主持。

（八月廿六日）

廣州市海珠區宣傳部長劉也夫的下場

尖鋒

劉也夫是毛共的地下黨員，其人個子矮小而肥壯，一把油腔滑調的口才。大陸未變色之前，他以商人身份在廣州沙面一帶活動，利用其在國府軍政界的親友，收集國府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報以及進行策反工作，收買一些變節的軍政人員從事破壞活動。

大陸變色後，劉也夫也浮頭了，調任海珠區黨委任宣傳部長。他在任宣傳部長之時，在他指引下也逮捕與殺害不少國府軍政人員與特工人員，這個惡魔也算爲毛共立下了不少功勞。

一九五五年在內部肅反期間，這個滿身血債的紅魔也終於難逃報應，據說他在沙面搞地下顛覆活動期間，交際很廣，在大陸變色前有許多與其有過來往的國府軍政人員逃往港澳與台灣，但劉對於這批已逃人員的關係與情況未能交代清楚，以致受到「批鬬」與審查，（但據劉本人說是由於他與該區黨委不協調而受到打擊。）最後由於其問題複雜未能作出結論而被送往廣州勞動教養處，一面接受勞動改造思想，一面繼續接受審查。

經過二年多的勞教後終於獲得解除，但解除後不但不能恢復其職位，而生活也得不到安排，於是他即進行籌劃偷渡。但由於計劃不密而洩漏，結果在一個沉靜的深夜在其住所中，被一批便衣所逮捕，這一去便如石沉大海，生死全無消息，恐怕已是凶多吉少了。這是現眼報，也是替毛共賣命最好的一個報答了。

從「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談起（下）

無牌教師

但是，現在不同了，由於交通工具的突飛猛晉，空間的距離已愈來愈小；通訊方法多而且快，除了航空信件之外，還有電報、電話，而且可以傳眞。彼此雖是遠隔重洋，談起話來卻和一室晤對差不多，從前是「咫尺天涯」，今天則是「天涯咫尺」，這時如果還說「山河間阻，夢想㫝殷」一類的話，豈不是無病呻吟？現在的交通，千里之隔，頃刻可達；古人視爲「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也可以朝發夕至，所以那些懷念語、祝頌語早已失去它的意義而成爲廢話了。這是應予淘汰的理由之一。

二、不切實用。公式化的書信，過去多用於官場人物中，而且還必須配以相當水準的行書或楷書方能勝任。直到今天在老一輩的知識分子中，依然有人樂此不疲。可是自從公文改革之後，此類不切實際的八行書也隨之面目一新了，有的甚至以中文打字來代替龍蛇飛舞的行草。官場之中尙且如此，其他各界可想而知，不但向外國訂貨用不着那樣廢話連篇，即令普通一般商業來往也不必要那一套花招。因爲現在是「忙碌」的世界，縱然閣下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咬文嚼字說一大堆無聊的廢話，別人卻沒有時間向你投桃報李；如果一封信裏盡是些不着邊際的俗套，接信人還會以爲你在發神經呢。

至於家信，更用不着那一套，一句「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總不如一聲「爸爸」來得親切自然；而且現在的家庭，受西方風氣的影響，父子之間的距離已縮短了很多，兒子對父親，再也不像「鯉趨而過庭」那樣耗子見貓似的戰戰兢兢了。事實上，兒子很少有向父母跪拜的時候，那麼，「膝下跪稟者」一類的話，豈不是等於「做戲」？

青年們和同學或其他年輕朋友通信，寫個名字之後，便可上下古今言所欲言了，根本不必要客套。和女朋友寫情書，如果用上公式化的各種「語」，不立刻和你絕交才怪！當然也派不上用場。想來想去，我覺得中學生學會這套本領，只有在兩種情況之下，才有一顯身手的機會：一種是將來畢業之後，在郵局附近擺個攤子作「大衆秘書」，準備應付那些附庸風雅的特種主顧。一種是給那些「中文不能達意」的高等華人，或冒充風雅的暴發戶作私人秘書，以便替他給那些「國粹派」的人物寫古色古香的八行書。但是，首先要記住：必須下苦工夫把毛筆字練好。否則，還是無法勝任。

由於學了公式的書札不能致用，所以我主張中學生不必學現行的所謂「應用文」，因爲他們的志願決不是作「大衆秘書」，或高等華人的「馬仔」，他們的志願比這遠大的多。他們最需要的是文字的表達能力，掌握了寫作技巧之後，什麼樣的應用文都容易摹擬。至於通信更是簡單得很，一篇文章加上頭尾便成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大文豪都是如此寫，今天的新文豪也是如此寫。這是應予淘汰的理由之二。因此，我認爲目前的中學生，不必急着學應用文，同樣理由，大學的入學試也不必考應用文。

四、國文月刊與語文研究

報載，周法高教授在「中文教學研討會」中，所提出的「强加香港中小學的中國語文教育」方法之一是：「出版國文雜誌，發表有關大中小學國文方面之論文。」他指出過去在昆明、上海等地，曾由大中學教師、作家合辦一種「國文月刊」，對於教師、學生以及對國文有興趣的人都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現在可否出版此類雜誌以應需要？此議一出，與會人士熱烈響應，於是在總結報告中有一項建議就是「創辦國文月刊」。

筆者對周教授這個建議，舉雙手贊成，因爲此時此地太需要這樣一本刊物了，需要的程度，超過昆明時期或上海時期十倍、百倍不止。

在大陸還未變色之前，全國的中、小學教科書，完全由教育部主管部門遴聘專家、學者負責編訂。由於這是百年樹人教育事業的基本工作，所以主其事者半點也不敢馬虎，因而編出來的課本也很少發生錯誤。但在今天的香港卻完全兩樣了，統治階層根本不認識方塊字可以不論，買辦階層則是認爲「中文不能達意」之流，然而他們也和大陸一樣偏要「外行領導內行」，所以才編出那種貽誤青年的「中文科教材」來！

本港教育當局對於中、小學課本的編纂向來是不管的，他們只規定篇目了事，編印的工作則由出版商人自由競爭。於是問題來了，有些唯利是圖的商人，爲了搶時間、爭生意，竟用些冒牌專家，偸工減料地草草編成，因而錯誤百出。有一家圖書公司出版的第三冊，在短短的十六課中，竟有錯誤六十餘處，而公然在學校中通行了十幾年，教育當局居然視若無覩。試問這是教育青年還是貽誤青年？奇怪的是，大家對着這樣一冊千瘡百孔的課本，居然一句不敢批評，有些學校還照常使用。眞是怪事！對於這樣的怪現象，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可是寫出文章之後，找不到地方發表（那時還沒有「萬人雜誌」），於是兩年前我就自己創辦了一本「語文研究」（現已停刊）。

「語文研究」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由於沒有一萬元作登記費，所以只能不定期出版。第一輯以贈閱為主，第二輯才正式發行。稿源方面，由於我們無力付稿酬，所以不敢用外稿，除了第二輯黃思騁兄拔筆幫我們寫過一篇之外，其餘的稿子都是我們同仁自己包辦。我們這樣貼時間、貼金錢、貼腦汁創辦這本小小刊物的唯一目的，只是想為青年學生服務。我們在第一輯卷首曾說過這樣的話：「本社同仁都是熱愛中國語文的中國人，看到這種情形，很想為它盡點力；可惜我們的力量太小了，小得連辦一份刊物的力量也沒有。因此，只好以我們的「研究報告」來指出語文方面的某些不平常現象。在語文知識的領域中，我們所知道的雖然只是「滄海一粟」，但自信還可以作本港青年們的識途老馬，為他們別是非、分黑白。我們要在黑暗的崎嶇險途中，為他們挑起一盞引路的燈，燈的光綫雖不甚強，但至少能使他們看得出那是深淵、那是坦途而知所取捨，不必再盲目地讓人牽着鼻子走了。」

大家都知道「國文月刊」是一本極有分量的刊物，它的內容，多是討論國文教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於文字、聲韻、訓詁方面的探討文章也經常刊載，而且執筆的都是專家，對教師、學生的確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語文研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似乎不能和它相提並論。我以為這是從表面看的，以香港環境而言，語文研究的功用可能要大過國文月刊；這並不是「賣花讚花香」，而是語文研究刊載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切中時弊、對症下藥。同時毫不留情地把中學國文教材中所存在的某種錯誤，一一具體指出，希望教師們不要用這種教材傳授錯誤的知識。它的價值如何，我們從以下幾點中不難看出：

一、揭發課本中的謬誤。

「語文研究」除指摘教育當局選材不當外，並於「當心課本中的謬誤」一文中，公開指出某圖書公司所編第三冊國文粗製濫造，貽誤青年，十六課中竟發現錯字、錯文及解釋錯誤者，達六十餘處之多；呼籲各校教師、學生注意勿為所誤。

除此之外，各出版社編印的國文課本，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難免發生錯誤。例如他們常常以「佩文詩韻」解釋古詩，該書是清聖祖康熙四十三年敕撰的，雖然它是以宋時的一〇六韻（即所謂平水韻）為藍本，但至多只能用以解釋宋以後的詩歌，而不能包括漢、魏、隋、唐。現在他們對古詩十九首和韓愈的作品居然也用「佩文詩韻」來解釋，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最荒唐的要算對春秋時代各國間相互關係的解釋了，在第三冊第十三課「燭之武退秦師」一文中，開始時有這樣兩句：「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其意是說晉文公和秦穆公的聯軍包圍鄭國的原因，其一是因為晉文公當年流亡過鄭時，鄭文公不以禮待他，大夫叔詹苦勸也不肯聽。其二是晉楚城濮之戰時，鄭文公助楚攻晉。因此，才來向他興師問罪。這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史記」晉世家和鄭世家中說得很清楚。可是某圖書公司竟這樣解釋：「貳於楚，言鄭雖受曹盟猶有二心於楚。」這錯誤是照抄劣本左傳句解造成的，因為曹共公是兩大之間的一個可憐蟲，由於重耳過曹時，曹共公為了參觀「駢脅」，曾演過一幕「窺浴」，所以晉文公對外用兵時，首先便是「侵曹」，曹共公國破身囚，幾乎不免，那裏有作盟主的資格？「曹盟」乃「晉盟」之誤。該公司的題目講解是：「正好鄭國背秦向楚，觸秦穆公怒，於是晉侯秦伯乃合兵伐鄭。」另一家出版社解釋則是：「貳於楚，謂鄭不親秦而親楚也。」又謂：「鄭本與秦結交，後又懷貳心，欲結交於楚，故秦亦恨鄭。」還有一家出版社的解釋是：「鄭本來與秦交好，後來背秦與楚結交，因此開罪了秦國。」關於「貳於楚」的解釋則為：「謂鄭既為諸夏的國，卻又懷貳心，和南蠻異族的楚國交好。」

這三家出版社對「貳於楚」的解釋，都不符合史實，他們把晉、秦兩國的主從關係完全弄顛倒了，以為鄭得罪了秦，所以才惹得秦穆公聯合晉軍攻鄭。事實上，此役純是晉文公的主動，秦軍只是被邀參加而已。否則，秦穆公怎會那樣容易被說服。

二、批改不通的課文。

語文研究另一個大膽的工作，是對名家的作品大加删改。第四冊第十五課是豐子愷譯的「名耀世界的月光曲」，原著者為日本音樂家田邊尚雄。豐氏為我國有名的漫畫家，散文寫得也不錯，可是這篇譯文實在太不成話，大概是早年留學日本時的習作，不料卻被教育當局選為中學生的範文。語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現在是「取法乎下」，將來得到什麼結果，自然不問可知。為了提醒青年不要跟着錯下去，所以我們給這位名作家來一次大刀濶斧式的批改，像改學生的作文一樣逐字逐句地加以剖析，使他們曉得研究錯在那裏。語文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假使能得到校長、教師們的重視，至少可以使他們少傳授學生許多錯誤知識。無如我們人微言輕，一般人不把這本小冊子放在眼裏，依然將錯就錯，一錯到底，究竟誰是誰非連研究一下也不肯。他們以為：這小冊子算什麼？那麼多的出版社、專家都這樣解釋，我們也這樣講了許多年，你這小子竟敢標奇立異，另作新解，你算那棵葱？因此，我們的建議未發生一點作用。

其中只有兩間學校算是例外：一為香港真光女中，一為九龍靜宜女中；語文研究一出版，她們便來洽購若干冊，給教師們作參考。也有讀者來信譽之為「國文月刊」同型刊物，可惜知音人士畢竟不多，因此，出了兩輯便無力繼續。後來雖然有朋友願意負擔印刷費，但以擴大篇幅稿源大成問題，只好暫時停止。其實，這類刊物，此時此地非常需要，因為它不但可以作為教師、學生的參考讀物，同時對教育當局和教科書出版商還有督促、鞭策作用，使他們不敢肆無忌憚地粗製濫造貽誤青年。所以我對「國文月刊」的出版，比任何人都感興奮，我們的遺憾將由它的出現一掃而空，語云：「成功不必在我」，但願這本「國文月刊」早日面世！

一九七〇・八・八・

【更正】：拙作「從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談起」，文中第三篇第一句「過去兩三年探討中國語文教學問題的」，「問題」二字之下，漏「最起勁兒」四字，該句為「過去兩三年探討中國語文教學問題最起勁兒的，只有人微言輕的無牌教師一人；」因為事實上談「語文教學問題」的人並不少，我也從王女士和春蠶諸先生文中得到許多珍貴資料，怎敢那樣「牙擦」？不過他們不像我這樣一篇接連一篇地起勁兒罷了。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五十年代的——艾青

·待旦·

閱一四七期趙聰先生的「流淚詩人艾青」。感觸頗多，願以一己之陋見，作狗尾續貂。

艾青是「五四」運動以來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他的成就，絕不在新月派詩人徐志摩、聞一多之下。當我們的祖國面臨着苦難的時刻，詩人含着淚水吹奏憂鬱的蘆笛。聲音浸透了哀愁，他用深沉的調子，抒述我們民族的苦難、寂寞和寒冷，用激奮雄渾的聲音，描述他所追求和期待的「春天」與「光明」。從「大堰河」、「透明的夜」、「願春天早點來」等詩章，我們都能夠很明顯地看到艾青這種感情。

讀艾青的詩，誰都會不自覺地被詩人的感情所感染，隨着詩人而興奮或者悲哀。因爲詩人所抒寫的，絕不是自己的感受，他的聲音就是我們民族的聲音。詩人每一次脈膊的跳動，都是祖國大地脈膊的跳動。若單純從政治觀點出發，因爲艾青參加左聯寫過不少歌頌共產黨的詩篇而否定艾青的價值，這絕不是一種公允的批評。

誠如趙先生所說早期的艾青，是以散文的形式，抒寫詩的內容。他完全拋棄了格律的束縛，讓自己的感情自然地流露。沒有絲毫矯揉造作，沒有多餘的繁言瑣語。艾青早期的詩，雖然是用散文的形式寫的自由體詩，但這卻是眞眞正正的詩。決定是不是詩，是詩的質，而不是文字的排列和押韻。用沒有意義的虛詞按照格律排列在一起，即使它在平仄、押韻等方面都無可挑剔，但絕不會是詩。艾青的自由體詩寫得非常好，是中國寫自由體詩的詩人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可是不知怎的，五十年代的艾青卻放棄自己一貫的寫法，寫起格律化的新詩來。他到底是眞正的信服新詩格律化的理論，並願付諸實踐，還是企圖利用格律化來掩飾蒼白的內容？這卻是不得而知了。

艾青在他的詩論裏說過：「詩永遠是生活的牧歌」。就是因爲中共要强迫詩人彈奏頌歌，不允許詩人唱忠於生活的牧歌，所以在五十年代詩人的歌喉沙啞了，再無法唱出激動人心的聲音。這點詩人自己也感到了，所以一九五六年三月，他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上說：「現在，在我的面前已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能不能爲社會主義歌唱」。其實答案他自己早就知道了，那就是一個不字。自一九四二年文藝整風運動，他和丁玲一塊挨了批評之後，心境一直是鬱鬱不樂的。「革命」的勝利，會一度爲他帶來興奮，但在現實生活的對照下，這種興奮很快便冷卻了。他所追求的「春天」和「光明」，並沒有隨着「革命」的步履來臨，生活中依然充滿着他寫「大堰河」時那種哀愁和陰暗。可是他卻沒有權利表示自己的悲哀。

「解放」初期，在生活中他依然受到適當的照顧，出任「人民文學」副主編，並會多次出國訪問。可是由於他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寫出什麼歌功頌德的「好」作品，反對教條主義的措施，會受過內部的批評和處分。這樣艾青的情緒也就更加低落，終日鬱鬱寡歡，認爲自己如今正處於逆境。後來「詩刋」創刋，艾青也被調任詩刋的編委。艾青並不是一個消極的宿命論者，他會一再掙扎，下鄉體驗生活，希望尋到一些可以歌的功，可以頌的德。可是結果什麼也沒有找到，他只好寫一首愛情題材的敍事詩「黑鰻」聊作交代。

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在五十年代完全沒有寫過一些好詩，他畢竟是一個關心人民疾苦的，有藝術家良心的詩人，而不是專門唱頌歌娛人的歌妓。他終究是要唱出自己的歌的。

可是唱出自己的聲音，也就構成了艾青「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狀。

很久，很久，沒有聲音，
靜靜靜地眞叫人發愁……
微風送來了一陣歌聲
黃鳥站在遠方的枝頭。

這幾句是艾青的「黃鳥」一首的最後一段。這首詩說：「黃鳥站在樹上歌唱，歌聲使喜鵲惱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衝去，黃鳥飛走了，喜鵲佔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諂媚的神氣，喜鵲對小麻雀說：『她長得妖模怪樣，歌聲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卻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接着的就是這一節了。很久，很久，沒有聲音，但黃鳥並不甘願永遠緘默。她選擇了一枝遙遠的枝頭，仍然唱她自己的歌。這首詩明目人都能看出黃鳥是詩人的自喩。至於喜歡干涉別人歌唱的喜鵲，和擅於阿諂獻媚的小麻雀，當然是指教條主義者和他們的小嘍囉了。

詩人在這段時間，一反他以往的作風，寫起不少富於隱喩的詩章來。「養花人的夢」、「蟬之歌」、「柏樹」、以及「海邊詩鈔」裏的「珠貝」、「礁石」、「海帶」都是屬於諷時喩俗的作品。「養花人的夢」說：「一個養花人獨愛月季花，養了幾百種之多，夜裏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花來訴苦」。借羣花的口，表示詩人自己的思想——「冷淡裏面有輕蔑」，「只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能被理解就是幸福」。這無疑就是對中共假的「百花齊

放」的否定。其實中共所愛的只是溫順的月季，雖然養了幾百種之多，但都是月季，而絕不是百花。「蟬之歌」則寫一隻蟬，早上「知了知了」地唱着晨的頌詩；中午又是「知了知了」地唱着熱的讚美詩；傍晚還是「知了知了」地讚頌夕陽；夜晚依然是「知了知了」地讚頌月亮。被讚美的對象雖然數易其人，但蟬不懂得唱別的歌，只好獨沽一味「知了知了」地不分對象地胡亂讚美。詩人借八哥的口，表示自己的鄙夷。八哥說：「我一聽到你唱歌就厭煩的，你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些詩被教條主義者和他們的嘍囉，說成「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於流沙河」。「蟬之歌」發表於一九五七年二月「文藝月報」，「黃鳥」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發表於「北京日報」副刊。據說「黃鳥」寫於一九五三年，「養花人的夢」寫於一九五六年三月。

像艾青這樣大名氣的詩人，發表詩作照例是毫不困難的。不明白他的「黃鳥」爲什麼要留到四年後才發表？是否爲配合形勢？

從艾青的詩作可以看到，他對教條主義的文藝路線，很早就不滿了。他不願「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他不願淪爲「專門唱歌娛人的歌妓」。他所要寫的是「生活的牧歌」；他所要唱的是我們民族的災難。

他感到「春天」和「光明」並沒有隨着「革命」的勝利而來臨，祖國的天空仍然是黑暗的；祖國的大地依然是「寂寞」和「寒冷」的。沒有蟲言鳥語，沒有絲毫春天的氣息。他感到失望和痛苦，雖然決心苦苦地期待「光明」的來臨，但經過現實生活的折磨，經過多次失望的教訓，在政治的重壓之下，他期待光明的信心雖然沒有改變，但已開始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他已失卻澎湃的熱情和雄渾的聲音。他在「啓明星」（發表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文滙報副刊）一詩中寫道：

羣星已經隱退，
你依然站在那兒
期待着太陽上升。
被最初的晨光照射
投身在光明的行列，
直到誰也看不見你。

在這些詩中，我們已無法看到「大堰河」、「黎明的通知」、「向太陽」、「火把」的影子了。這既是詩人的悲哀，也是我們時代的悲哀。正由於詩人已踏進中年，失卻青年的銳氣，所以他對現實的不滿，表現得比較隱晦和含蓄。不像流沙河的「草木篇」那樣鋒銳，不像張賢亮的「大風歌」那樣赤裸裸地發出「要破壞一切」、「席捲一切」、「要在生活中激起巨浪」，要「向神明挑戰」的呼喊。感情的表現是不同了，但艾青反共產黨教條主義，反現實的情緒，卻是與年青大膽的詩人一致的。

由於年齡的增長，由於對現實的失望，詩人的胸中鬱結着哀傷。很喜歡回憶，緬念逝去的歲月。這種感情也不自覺地在詩中流露出來。他在「雙尖山」長詩中，描繪主人公「我」回到故鄉的情景，與賀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感情，完全一樣。正因爲在感情上傷感和戀舊，所以他以極大的同情來描抒明崇禎的自殺，爲自己增添一條「反黨反人民」的罪狀。「景山古槐」是艾青在五十年代間寫得較好，流傳較廣，又受過教條主義者猛烈批判的一首詩，故抄錄於後作爲本文結束。

景山古槐

站在景山的頂上
朱由檢已極度悲傷，
那滿城燭天的烽火
照見他瑩瑩的淚光。
一連幾夜他都沒有入寢，
周后袁妃已懸樑自盡，
西面的三個城門被打開，
農民起義蜂湧而進。
他手扶着太監王承恩，
他說：「我待你一向不錯，
今天來到這裏，除了你
竟沒有一個人伴隨着我。」
他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
驕奢淫佚終於到了盡頭，
所有的豪華都化作雲煙，
一棵古槐擋住了路口。
它的主幹像一條橫樑，
忽然一個念頭浮上他的心來。
他解下了腰間的縧帶，
在那古槐上結束了一個朝代。



記者節話敲洋竹槓

胡實

民國廿二年的九月一日，我們新聞從業人員，得到國府行政院一紙通令保護後，始有記者節的誕生。在此以前，不論北方舊軍閥也好，南方新軍閥也好，以抓打殺來制壓新聞界的正義呼聲，幾成共同的慣用手段。經過國府行政院這次通令保護，任何矢志新聞事業的行家，除非觸犯刑事，很少再有被人亂抓亂打亂殺的悲慘遭遇。所以每年九月一日，凡是中國記者，只要不是紅朝御用品，無不以熱烈興奮情緒，來慶祝自己的光輝節日。

民國以來大陸新聞事業的演變，在紅朝出現以前，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

自開國至北伐，爲第一階段，報紙形成政治性及商業性兩大派別。多以拿津貼，敲竹槓，來充經費來源。自北伐至易色，爲第二階段，報紙改成黨營和民營兩大壁壘。除了部份有營業盈餘外，多賴政府補助經費和配給捲紙，來持維生存。至於紅朝出現以後的大陸報紙，早經變成清一色的黨營，商辦民營已告絕跡。即以馳名國際的民營大公報而言，也由改名改制而收歸黨有。這樣的只許一黨辦報政策，可說是現階段大陸新聞事業特色。

關於過去報人生財之道，我曾身歷其境，親嘗艱苦，當然深表同情。因爲拿津貼，領補助，分配紙，盡係出自對方心甘情願，或爲道義支持，或爲服務酬勞，或爲善意救濟，並無有損報人人格。只有敲竹槓，性似勒索欺詐，行同無賴流氓，稍有人格的報人，絕對不應輕試。可是北伐前北京有一報人，不惜羞辱報格國格，專敲洋竹槓，這就令人百辭莫辯了。這個專敲洋竹槓的報人，就是北京京報社長邵飄萍。他的報紙，初時銷路平凡，後得孫伏園主編副刊，名始大噪。民十三中蘇復交，蘇聯特派加拉罕爲駐華首任大使。邵異想天開，冒稱中國報界總代表，由北京前往哈爾濱歡迎。並向加拉罕呈遞說帖，祇要補助美金十萬，擔保爲新興蘇聯，在中國包辦一切宣傳。加拉罕不明中國報界內幕，看到推派總代表遠道來迎，受寵若驚，當即一次先付五萬美元；接着進京到任，經過李大釗點化，才知上了大當。邵在哈爾濱嚐到甜頭，認爲敲洋竹槓易過敲土打槓，從此專向洋人埋手。東交民巷任何外國使館，無不給他敲過或多或少。不久法國名將霞飛元帥訪華，他又再動念頭，照樣向霞飛呈遞說帖，要求給款代辦宣傳。霞飛以世界英雄自命，竟要受人勸說，花錢在次殖民地的中國宣傳買名，簡直是一種重大侮辱。不禁大動肝火，命令駐華法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他受過這次打擊，才改向再敲土竹槓。民十四奉馮戰爭，他敲了張學良的竹槓，卻替馮玉祥宣傳。後來奉軍勝利入京，由張宗昌將他抓到鎗決天橋。

章衣萍談女人

慶餘

以「女人的屁股懶得摸」一名句馳譽卅年代文壇的章衣萍，是胡適之先生的小同鄉——安徽績溪縣人，讀北京大學時與張國燾先生同學，和文壇上的作家都有往還。他所寫的「枕上隨筆」「窗下隨筆」「風中隨筆」，乃病中所作，都極幽默。其書絕版已久，茲選其談女人者數條，錄之以饗讀者，希共發一會心之微笑，聊解酷暑炎威云爾。

「女子是鋪蓋，男子是牛。」樊先生這樣說。停一會，又歎口氣說：「我現在要做牛還沒得做呢！」

「女子是魚，男子是釣魚的。魚一釣上手，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的宰割了。」穆先生這樣說。

「女人有兩種：一種是老虎，一種是蛇。」S這樣說。

S與L在一處談話，後來M女士來了，S說：「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L也附和地說：「女子在文化史上位置是很低的。」於是M女士憤憤地說：「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一切的男子卻全是女子生的！」

北京女學生罵男學生的口號：「討厭！」「該死的！」「缺德的！」上海的女學生如何，待考。

「女人呀！你千萬不要愛已經失戀過的男人！」

「男人呀！你千萬不要娶『女作家』爲妻！」

女人的微笑，會改變人們的人生觀的。但革命家的鮮血，不過改變了世界上的旗幟和符號。

「娶女人最好應該兩年一換。」一個小文豪如是說。

「假如我是女子，我一定去當妓女的。」一個男青年這樣喃喃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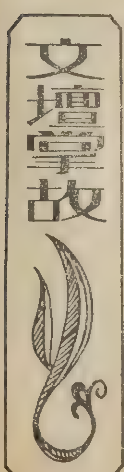
「笨女人心目中的丈夫，是個孫悟空，到處都會給女人愛上的。」

「我不嫌你腿細，不怕你腳小，只怕你扭！」一個丈夫這樣對他的妻說。

妻：「你再愛那個女人，我用手鎗把你打死。」

夫：「打死也好。省得叫我去愛我不愛的女人。」

一個大學教授，在講堂上喃喃地說：「我有兩個老婆：一個是鄉下人，一個是城裏人。城裏人雖然漂亮些，但生兒子還是鄉下人好。」



歸聲劍影錄

但風姐每每吹入內地四百里，即玉殞香消，風力不能爲害。桂北離東京灣甚遠，離南中國海更遠，根本受不到風力的波及。所以，房屋的瓦面，就不需要加蓋瓦筒，更不需用石灰凝固，這是地理環境所影响，而致營造的方式各有不同。

車子於中午抵洛西，稍停，進午餐，午後車子已繞宜山城外駛過。宜山爲桂北的僻縣，黔桂公路未開闢之前，此地未爲世人所知，但由於蔣百里先生謪赴貴州，接長陸軍大學，道出宜山在這裏抱病而薨，遂使平日不爲世人所知的邊僻小縣，乃以蔣百里先生之故，竟使人人矚目。

蔣方震先生字百里，爲中外所推崇的軍事學家，當其留學德國的時候，德國名將的軍事家小毛奇，就大讚蔣百里先生爲奇才的軍事學家。但這位舉世崇敬的國寶，卻李廣數奇，從未做過一日帶兵官，也從未指揮過一場大戰役。西安事變的時候，他適應召赴陝，曾作張學良的階下囚，但以他的風度、學問、人格，使張學良不敢視同俘虜，而蔣百里先生的婉轉諷諫，西安事變之戲劇性急轉直下，張學良不無受其影响。抗戰以後，國府遷渝，陸大遷黔，蔣百里先生奉命出長，主持最高軍事學府，經桂赴黔，不幸旅次宜山，即以沉痾逝世。哲人其萎，舉國哀悼，痛失國師。在軍事學方面，名氣次於蔣百里先生者，有楊杰和徐培根二人。楊杰體格魁梧，並富於口才，於重慶復興關中央訓練團向黨政班數百學員演講，滔滔數小時，口沫橫飛，聽者眉飛色舞。但其出任駐蘇聯大使時，不知蘇聯在其大使館秘密裝置偷聽器，一次在大使館召集會議時，他對蘇聯恣意抨擊，爲蘇聯秘密警察所竊聽，轉報史大林，以不適合國情爲理由，把楊大使的烏紗帽摘掉了。中共竊據大陸，楊杰在香港告士打道寓所遇刺斃命。徐培根先生在氣質上有點像蔣百里先生，文質彬彬的學者風度，不露鋒芒，主持陸軍大學的教育工作，歷時甚久，埋頭實幹，從不以高談濶論弋譽一時，大陸沉淪，隨政府遷台，亦繼續主持軍事教育，聞在台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甚多爲徐培根先生所籌擘。當年享譽軍事學三傑，存者僅徐培根先生一人，碩果奇才，希政府珍之重之。

車過宜山以後，岡巒起伏，連綿絡繹，但已漸少孤拔削聳的奇峰，如魚立峰昂然獨立者，已不多見；兀坡隴田，則觸目皆是。直至下午五時許，夕陽吻山，晚風吹拂，客車於餘暉晚霞中亦漸近金城江了。

金城江處於夾谷之中，因橫貫這個盆地中央的一條小江，名爲金城江，便以此江名冠於這個暴發於蓁莽之間的市鎮，說它是暴發，眞是刻劃備致！因爲我在民國三十年第一次赴重慶時，道出此地，還不過是依小江的兩岸，建築幾間竹織批盪的臨時旅舍和館子，仍不脫荒嶺蠻烟的景象。可是，到我第二次於民國三十二年再度赴渝，舊地重遊，則儼然都市，有西南運輸公司的長途汽車站，有黔桂鐵路的火車站，客商雲集，轂擊肩摩，昔之竹織批盪，都成爲現代建築，且望宇對衡，開闢馬路，頓見熱鬧一時，抗戰期間，每多畸形發展，金城江亦爲時勢所造成由荒谷變成繁榮地區。

談到黔桂鐵路，爲抗戰期間的偉大工程之一，乃發展大後方的交通，以爲客運、貨運、軍運的大動脈，但黔桂鐵路所經之地段，不是萬山重叠，便是懸崖斷壁，或者絕谷深澗，工程之浩大，建築之艱辛，更倍於京張鐵路。尤其一入黔境，以「地無三里平」之故，築路更感棘手，主其事者以大無畏的精神，「逢山開隧道，遇水築鐵橋」，工程人員艱苦的流血流汗，冒着蠻烟瘴雨，來完成國家所付的重任，其功勞不讓於前線抗日的將士。當我第一次赴渝的時候，黔桂鐵路正在開始動工，廣西及貴州兩省所徵的民工，成千成萬在埋頭苦幹，遍山遍野的工羣，爲國家而貢獻他們的勞力，在工地上寫滿了「早一日完工，早一日返家」的標語，使人看了，不禁對千千萬萬的民工，肅然起敬。

來到金城江，先找旅店安頓行李，然後到館子祭其五臟廟，順便找「黃魚」攤子斟盤，因貨車司機每每假館子爲談生意的場所。因司機的財源廣進，花錢的手段也特別濶綽，所以館子的跑堂看見這些肯花錢的主顧登門，必定笑臉相向，打拱作揖，招呼備致。因此，司機們在館子裏擺「黃魚」攤，一方面飲飲食食，一方面招攬生意，司機固然兩得其便，館子老闆也樂得濶佬到門。

但這晚，我的希望竟成了失望，在吃飯那館子裏，兩個黃魚攤子司機，眄着酒氣薰薰的醉眼，愛理不睬，盯盯我便搖搖頭說：「額滿了」。我記起「有錢使得鬼推磨」的話兒，打算用錢打動他們，自己走上砧俎上，任他們敲詐。可是他們卻都說：「收了客人的錢，不能變啊」！這點江湖氣，還像個人樣。只得逐間館子去找，結果，額滿見遺，失望而返，已是深夜十二時了。

翌日跑到西南運輸公司的金城江車站，想從正當門徑找車位。但那個站長，卻是個太極專家，一推又推得我失魂落魄，他說：「直通貴陽車的客票，在柳州已客滿了，眞是無法可想，請諒！請諒！但由本站到河池站的車子，一定可替尊駕定個座位。」一副堆笑的臉，而說得多堂皇冠冕，他還漫條斯理的歎氣道：「這個站長眞難當，每天都有幾個人來找直通車的客票，他們都是有面子的人，而我又無法應付，該死，該死！」煞有介事的，任何人都會怒氣全消，不願再向他嚕囌，壓着一肚悶氣跑回旅店。

當我返回旅店，經過西南運輸公司金城江的汽車修理廠的時候，牆壁上掛着一張標語，寫着：「一滴汽油一滴血」。返到旅店的當兒，又聽到隔壁房間住着的那一位也是候車的客人，高聲嘆氣的歎道：「一張車票一條金子，唉！」那張標語，這句歎氣，寫盡了戰時的旅客滋味！



教育家與屠夫

教育家以培育人材爲職志，屠夫以宰殺牲畜爲職業，二者的性質迥不相同；一個像「唯恐傷人」的「函人」（造盔甲的），一個像「唯恐不傷人」的「矢人」（造箭的）。也像醫生和棺材店老闆，一個想人「活」，一個想人「死」，這兩種人似乎不能相提並論。但這是依照常理而論的，如果屠夫型的人物作了「學店老闆」，他便會以殺豬宰羊的手段對付學生，一旦被他選作對象，該學生要遭殃了！

賣油郎朋友的孩子，原在本港一所相當有名的英文書院就讀，那個孩子人雖聰明，可是不肯用心讀書，所以去年參加英文中學會考，各科雖能「派司」，成績卻不突出。爲了某種理由，他於去年秋季轉到一間「學店」續讀英中六年級；該學店雖也掛着「愛人」的招牌，事實上卻是只知「刮龍」，爲了發揮招徠作用，於是耍了一招「英婦教英語」的噱頭，請了一位英國女人教英文。這一招果然靈驗，大收「爆棚」之效，六年級上課時，常常百多人合堂，收進百多人的學費，只付出一個人的薪水，學店老闆的算盤果然打得高明。於是，花花綠綠的鈔票，都滾進他的口袋中。至於學生能不能學到東西，那是「你死你嘅事！」

六年級的學生，都是準備考大學的，誰肯忍受這種損失？於是學生們向該老闆提出異議了，老闆爲了生意，自然不敢得罪顧客，結果以安撫的手法把風波平息。可是該教員卻懷恨在心，考英文試時，半數以上不及格。

朋友的兒子也是「異議者」之一，而且是別校轉來的身份，屬於臨時顧客，於是便成了老闆洩恨的對象，非用毒辣的手段毀掉他的前途不可！他的陰謀是㈠六年級結業考試英文不讓該生及格，使他無法到美國讀大學，必須再留級一年。㈡在中文大學新生調查表上，用盡壞的考語，使他縱令考試及格也無法入學。對一個靑年學生來說，這手段的確夠毒辣，也夠卑鄙，足以毀滅那個孩子的前途而有餘。那個孩子在六年級雖未學到東西，幸而五年中學的成績都不錯，居然考上中大，而且成績相當好。按理他應該不成問題的，可是兩間學院都受了老闆的影响而予以淘汰，僅有的一間比較開明的學院通知面試，但也因六年級英文不及格而猶疑。幸而那孩子有五年中學英中會考，中大入學試各總成績替他證明，才得昂然進入大學。而老闆則是徒爲小人。教育家乎？屠夫乎？詩曰：

一、束脩千數作人師，自應循循善誘之；不教而誅爲洩憤，絕孫斷子永難辭。

二、屠夫利及狠心腸，爲饜肥甘亦不妨；爲甚鬻門絳帳客，

名字的種種（下）

自己爲自己更改名字那是有古例可循的。荊軻死後，「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於宋子。」是不是有人比高漸離更早變姓易名，在下卻是不甚了了。春秋戰國時除了自己可以更易姓名之外，似乎連帝王也沒有權利硬要別人改名的，後來不知怎的，皇帝突然喜歡賜姓，硬是要把自己的姓氏强加在別人的頭上。而且忌諱之風大盛，不但皇帝的名字要忌諱，連九品縣官的名字也要忌諱起來，弄得庶民常常要爲忌諱而改名字。

也許改別人的名字可以表示自己的權威，可以滿足虛榮心的緣故。官宦貴族每買回一個奴僕或婢女，例必命令他們改名易姓。代他們取一個阿福，阿祿，阿壽，翠環，梅香之類名字。可惜奴僕「制度」乃廢除，大富大貴者已失去了逼人改名的特權，要不然事頭婆大可以把她的職員叫做阿屎阿尿阿屁！

紅衛兵雖然也喜歡改名，但他們只限改商店和街道的名字，紅太陽倒還沒有賦以紅衛兵改人名字的權利。大概是要爲自己保留這個特權吧！記得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被毛澤東問起名字時，答曰：「宋彬彬。」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答曰：「是」。毛覺得文質彬彬是不行的，所以說：「要武嘛！」於是宋彬彬也就奉旨改爲「宋要武」。可惜如此討好毛公也無濟於事，宋任窮畢竟被鬬垮鬬臭了，「宋要武」一樣被打下十八層地獄了。

辛亥革命以後，除了毛澤東要宋彬彬改名爲「宋要武」之外，倒不見第二人。可是想不到在下逃過了紅衛兵的改名運動，到了香港卻被人命令改名，眞以爲紅衛兵已衝過深圳河了呢！

那時，抵港未滿五個月，剛用寒山碧這個名字寫一些東西，某刊的事頭婆問曰：「你也爲××寫稿嗎？」答曰：「然」。事頭婆曰：「那你要改用一個筆名」。在下詢之原故，則曰：「本刊與××打筆戰，本刊水平遠比××爲高，願與××擁有不同的作者羣，故不願看到同一個作者名字在本刊與××一同出現。」並用帶有威脅性的口吻說：「已關照了所有的作者，如不遵囑，以後本刊不復用寄來的稿件。」

在下默然，心中大感不快。

一個新作者，本來是極盼望報刊採用自己的稿件的，可是以改名易姓做交換條件，豈不是把在下看成家奴？這實在是不能接受的。故並不爲事頭婆的威脅所動，依然用寒山碧，依然給××寫稿。自此彼此心中也就有芥蒂了。一個刊物的事頭婆，對作者竟敢這樣霸道，這樣狂妄無理，對其屬下職員，也就可想而知了，此人尚幸只是一個小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蝶戀花 中文不爲港府官用有感

故事出於什麼朝代，這個蒸母的又是什麼人。只知道有一個皇太子，在他的父親死了以後，因爲痛恨他的所作所爲，把他的一個寵妃殺死以後，蒸了來吃。

但是人類畢竟有了幾千年的文明教化，社會有了嚴密的制度，要反叛可也不大容易，除非你敢向法律挑戰，與社羣爲敵。那些忍受不住這種反叛衝動的人，在歐洲被冒險事業和外籍軍團所收容，在中國就去參加袍哥，或鬧革命。

現在呢，這些事業都衰落了，年輕人就顯得一股怒氣，於是就轉而吸毒，蓄髮和胡亂的性交，來滿足他的反叛心理，來表示與衆不同。其實蓄髮並不是一項新玩意，過去的許多從事藝術的人都蓄髮。我在初中時代的一個圖畫老師張鹿山，是浙江有名的漫畫家，他就是把頭髮蓄得很長的人。大學時代的一個國文老師，頭髮蓄得比嬉皮士更長，他是長髮祖師。

物極必反

現在這一陣蓄髮風氣，相信始作俑者是披頭四。但披頭四之所以蓄髮，完全是爲了招徠，是一種生意經。換一句話說，是經理人的天才發明。以披頭四的那點音樂造詣，相信世界上縱然找不出一百萬個，也能找得出五十萬個。因此要有號召力，就非弄點特殊商業招牌不可。結果這一着成功了，不但個個成了巨富，還封了爵位。那些起而效尤的人，只是拾人牙慧罷了！

不過我覺得蓄髮也不足爲患。那些過份壓迫子女剪髮的人，反足以造成他的反抗心理。不但如此，你會使他覺得自己是個保守和落伍的人。一旦他從別的地方發洩出來，這一鑊可能很大。

總而言之，人類的意識並不像我們所想這麼簡單。只有像愛茵斯坦這些大書獃子才會說「人類的心理狀態不會如此複雜」。但是，我勸大家不必杞人憂天，當滿街都是骯髒的長頭髮時，也就是使他們開始覺得乏味的時候。因爲太平淡了，太因襲了，沒有半點奇特的地方。而尤伯連納式的光頭風，也大有吹起來的可能。因爲據說光頭表示性感，而年輕人是喜歡自己有性感的。老子曰：物極必反！

君不見五年前的女裝鞋尖到可以作武器，而今日的女裝鞋方到可以作圖乎？

君不見今日的時裝，就是他日之舊裝乎？

人類想翻新，只是才智有限。就我們的頭說，翻來翻去只不過長髮、短髮、光頭三種，任由他們去翻好了！

黃思騁

盜有道兮抄有方，偷春花兮莫非忘？
罵小偷兮飾大非，充內行兮厚臉皮！
喪鼓鳴兮發悼歌，大作狼藉兮抄襲多，
一掌欲遮天下耳目兮奈小何！

「邀請出席」刊成「避請出席」，恰與原句意義完全相反。護士同酬辦法公佈時，某報刊出了「新寡護士亦可享有同等待遇」的字句，原來是「新慕護士」之誤。這與「倫敦之夜」變成「敦倫之夜」的妙文，同樣令人捧腹。

上述排印舛錯，明眼人當然看出是手民之誤，手民忙中有錯，校對百密一疏，弄出笑話是常見的事。不過把排印錯誤完全推到手民身上，顯然並不公允，有時作者應該負起全部責任，寫稿時運筆如風，行草並用，字形彷彿，字體大小不一，都會做成手民之誤，如果爬格子時打破束縛，兩格寫三字，三格寫兩字，那就難怪手民把「山高月小」排成「嵩月小」或者「山膏小」了。

可笑的是，一些不負責任的大牌作家，往往連自己的行文錯誤也要由手民負責，一句「手民之誤」，謬誤歸於手民，光榮歸於作者，如果本港有冤情大使，我相信第一個要擊鼓呼冤的該是替大牌作家排稿的手民！

由手民之誤談起

最近台北函授學校補充教材「古詩文選釋」一書付梓，筆者獲贈一冊，讀後發現錯誤不少，寫了一紙勘誤表寄去，說起來作者是我的師輩，是台灣有數的詞人，我這無名小輩竟貿然「批逆鱗」，指出書中手民之誤及作者筆誤凡百多條，其中涉及時空錯誤及作者專研的音韻學也有十餘處。我去信後即獲覆函，作者坦承錯誤，並允諾盡速將筆誤通知該校學生，等再版時一一更正。他這種光明磊落，求眞求善的學者風度，很令筆者敬佩。可惜這種坦然認錯的人並不多，相反，有些人卻抱着沒錯不能認，錯了更不能認的原則，文章裏寫了別字錯字，可以推掉的便推掉，讓手民做代罪羔羊，再不就千方百計去找藉口，忸怩作態，甚至强詞奪理的「鼓其餘勇」，「欲蓋彌張」，把錯用成語、顚倒詞義說成「錯得好，錯得妙」。試問，天下間還有比這更無賴的嗎？

死不認錯的人被指出謬誤，馬上勃然大怒，不但不坦承過失，反而避重就輕，將錯就錯，把善意的批判說是「尋瑕摘疵」，把嚴肅的討論說是「讕言猎語」。試想，天下間還有比這更無恥的嗎？做爲一個作家或學者，這種死不認錯的死皮厚臉態度是絕不應該有的，偏偏卻有人奉爲擋箭牌、護身符，明明是不能置辯，卻說成「不屑置辯」。請問，這又豈是求眞求善的風度？將錯就錯，死不認錯，結果將會一錯再錯。只懂得拿「手民之誤」做擋箭牌的人，如果再不自我檢討，正視嚴肅的批評，而要擇惡固執的堅持「錯到底」，我們無話可說，因爲，據說那正是他們「足以自傲的文人風格」！

江城子

左記百醜圖之三

這一回：跳樑文丑伴蟹摟豬

忠孝仁愛禮義廉——無恥 一二三四五六七——忘八

現在的社會越來越講現實了，旁的不說，就說「寫稿」這一行吧，不論文章內容如何，甚至誘人「吃喝嫖賭」「尋花訪柳」「兇殺惡鬬」也一概不論，只要你寫的東西擁有讀者，那就不必愁出路，自然有報刊雜誌搶先「重金禮聘」閣下。相反的，如果你的文章只有少數人欣賞，那麼無論閣下寫的文章內容如何健康，主題如何嚴肅，命中注定，你也只有過「啃麵包」「喝稀粥」的日子。

前幾年，「文藝武俠小說」突然風行起來，於是乎，某些「稿匠」，一些從未看過武俠小說的「撈友」，也紛紛改行，不但本地情形如此，外地也一樣。

寶島有一個「武俠小說家」，此公姓「叟」，筆名「伴蟹摟豬」，使着讀過幾天「三字經」，在「文藝武俠小說」流行之時，他也執筆「既文且武」一番，妄想成爲「大家」。但是，由於他寫的故事實在差勁得很，因此讀者少的可憐，生活自然並不好過。後來，在寶島無可撈，就想到有「東方之珠」之稱的香江來撈世界。豈知，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到了香江之後，他的「大作」也無人問津。更要命的是他好吃不學，去學口中叫「戰無不勝」，實際在床上「戰無不敗」，在既無好吃，又無好睡的困境中，他的小妻離他而去。

，有人向他招手了，那是香江左記文化界的一個「皮條客」，使用「銀彈政策」，輕易地把他廉價收買了。

這個時期，「伴蟹摟豬」突然活躍起來，揚言準備親往鐵幕「觀光」。首先上他當的是一個晚報的社長，把他當作老友，答應他從鐵幕回來之後，出重金買他的「遊記文章」，且先付定洋若干。

「伴蟹摟豬」進鐵幕「觀光」去了，幾個月之後，「容光煥發」的回到香江，在他身上似乎已找不到昔日的那份「霉氣」。隔了不久，他先後在兩家同厦的左記報紙上撰其「悶藝有俠小說」。直至「五月暴動」爆發，他才公然以「愛國文人」自居，充任左記的「文化打手」，在左記「夕陽報」以「迎接新香江」爲題，大吹左記暴動形勢大好。結果，「迎接」了年餘，香江的形勢確然大好，但並非他所吹的「左記形勢大好」。

一些認識「伴蟹摟豬」的人，爲他忽而向左轉而感到驚奇。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他在鐵幕幾個月，不但未曾化自己一個仙，而且在他回到香江之後，在左記銀行裏已有一個戶口，這是給他的「現金獎」；還有「地位獎」，是答應給他擔任「夕陽報」某部門要職。於是乎，「伴蟹摟豬」先生，再不管以前曾經想做「中共問題專家」（他曾寫過一些反共

結果自然沒有成功）同時丟下往日的朋友，一心一意想做個「爹親娘親不及毛賊宗親」的好同志。所以，「五月暴動」時，明知左記形勢大壞，他偏偏說大好，還叫大家（自然是左友）放心的等待好日子來臨。結果呢？他的同志們有的溜到外國去等待了，有的到監獄裏去吃「皇家飯」。

但是，如果你們看了他的文章，認爲他不夠眼光，那你們大錯而特錯了。其實，他的文章是寫給左記頭頭看的，以爲他眞是左記的不貳之臣。然而他內心早就淸楚，左記暴動定必一敗塗地，而未來的香江，也必定會恢復繁榮的。所以，「五月暴動」時，有錢人紛紛作外遷的準備，有物業的紛紛把物業廉價出售。而「伴蟹摟豬」就在此時，發揮了他那「利益掛帥」的天賦，偷偷地在高尚住宅區以原價一半的價錢買進一層洋樓，另外又以分期付款方式買了一層正在建築中的樓宇。「五月暴動」的結果，正似他內心所預料的一般，香江一天天趨向繁榮，地產隨着起價。於是，他就把當時買進的兩層樓宇出手，這一轉手，銀行的存款多了六盤零水，暴動帶給他一筆小橫財。

另外，暴動還帶給他陞職的願望，那是他在「夕陽報」常以「高級左仔」自居，對自己不滿意的人暗中進行排擠。其中有一個矇查查的副刊編

毛共要調自己回鐵幕，於是連夜遠走他方，正中了他的圈套。其實那是「伴蟹摟豬」嫉妒那人拿高薪花紅，坐平治房車，擁漂亮達令。與此同時，「夕陽報」的另一個負責人「自動退休」，內部頓時混亂，而「伴蟹摟豬」趁此大好機會，得其所哉矣。前年底，與「夕陽報」有同居關係的「多日報」內部人事大調動，大頭目如「豬八戒」（他的小說被毛共認爲是色情反共大毒草，迫得他讓唐三藏這個大唐和尚大談馬列主義）等俱被遣回鐵幕，「深造」毛語錄。於是，他又高陞一步，腳踏兩條船。

古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伴蟹摟豬」現在的入息雖不少，足夠供他「吃喝賭」（「嫖」心有餘而力不足）但他貪財的本性尚未更改一絲一毫。他把過去幾年爲左記報紙寫的舊稿，換了個書名，交給朋友，用上朋友的筆名，在寶島出其「悶藝有俠小說」。爲了這些少的稿費，既要瞞住左記，又要不讓反左之出版商知道，其用心也算得十分之「苦」。

可是，紙畢竟包不住火的，日子一久，左記頭頭還是聽到了一些風聲，即刻找他來問話。「伴蟹摟豬」一口咬定並無此事，同時還說那是敵人使的「離間計」。左記頭頭因沒有眞憑實據，且又不想「家醜外揚」，再則又怕逼他太甚「狗急跳牆」，於是警告他一番，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伴蟹摟豬」經過這一次的教訓，立即結束跟那位代他出書的朋友關係。但是，左記對他再不似以前那般信任和重用了。最後命運也逃不過一

蕭平

人海百態

狗馬貼士（上）

梁人傑

時間過得很快，馬兒歇暑又快完畢了，下個月，快活谷又得熱鬧起來。

每逢馬季，一部分香港人就忙起來，賭馬，是他們生活重要的部分。在賽馬前夕和早上，要是有人截聽電話，相信百分八十以上是談「貼士」的，每逢賽馬，貼士滿天飛，有所謂「馬主貼士」、「騎師貼士」、「專家貼士」、「內幕貼士」；更有所謂「天地線」。

有時一場出馬五匹，五匹都有人貼，隻隻話博，使你無所適從，即使你對馬素有研究，在理論上甲馬必勝；但當你聽到「內幕貼士」，說這一場「做昇乙馬」，你也不敢對甲馬毫無疑問的下注，因此搞到馬迷往往舉棋不定。

我常常在賽馬完畢後，再拿當天的報紙重溫一遍，往往發現專家對各馬匹的分析鬧出許多笑話。最普遍的情形是：專家認為「可以不理」或睇少「一匹」的馬，常會脫穎而出，跑到頭馬，還一直由頭帶到尾，未受過絲毫威脅，豈不太可笑嗎？

專家認為「坐位望贏」或「不作第二騎想」的必勝之馬，則往往跑到無影無踪，專家當然不會認為跌眼鏡，事後解釋，可以說馬主「不要馬」。究竟如何，天曉得！

其實，每場出賽的馬匹，沒有一匹「可以不理」，即使它是一頭「牛」，如果其他騎師紛紛墮馬，他慢慢爬到終點，仍有機會得溫拿。也沒有一匹是「必贏的馬」，大熱倒灶，簡直司空見慣。一個公務員挪用公款買大熱門位置，希望分個五元三四，就可撈他一筆，結果梗頭四，迫得跳樓自殺，這不是湊埋來講，而是事實俱在的。

所以，儘管貼士消息來源如何確實，可靠性仍不如講「運氣」，賭馬完全靠運，運氣好，專家亦退避三舍。

曾經試過有位同事在馬經版盲目亂點三隻，買二十元三串四，贏來一千七百多，這三匹馬是黑是白，長途短途，他一竅不通，但卻贏了。馬經編輯綜合所有專家提供的「精華」，用漁翁撒網方法，卻全軍盡墨，豈不是專家亦為之吹脹乎？

有些人買馬，根本不理貼士如何，只揀喜歡的「號碼」，這情形，以女人為多，比方，她是五少奶，就對五號特別有興趣，幾乎場場第五號都想下注。

我有個朋友排行第三，他永遠買第三場第三號，不管那匹是什麼馬。這情形，往往使他贏出大冷門，平均計數，據他自己統計，有贏有輸。

有些女人買「好意頭」的馬；有些女人買「金字」的馬；有些女人買「寶字」的馬；更奇的是有人專買「吃得」的馬。什麼是「吃得」呢？比方：「美國甘筍」可以吃的；也有人專買「花」，如「金玫瑰」之類。這是與「愛好」有關，並非以馬的本質作取捨，常常買到冷馬的就是這一類人。

我有個朋友很有心機刨馬經，他刨的方法與眾不同，他像測字先生，也像小學生「串句」，把一大堆馬名串起來，要串得「有解」的，然後拿這幾匹馬落其穿雲箭，碰着他運氣好，常常會「爆棚」的。

貼士中，最沒價值的是「擦鞋仔貼士」，是「街知巷聞」的，即使買中，亦不會發達，所以不為人重視。

不過，還比「山埃貼士」好得多。我對馬沒有研究，興到時向老行尊討一兩匹心水馬買幾十元外圍，但所得亦是「山埃貨」居多。

一位寫漫畫的朋友，他的貼士認真漫畫化，人們稱之為「風吹貼士」。什麼是「風吹貼士」呢？原來他把那一場的馬名，用一塊一塊紙頭寫好，每張紙頭寫一匹馬名，拿到天台，放在掌中，將手高舉，讓風將掌中的紙頭吹掉，剩下最後一張，看看是什麼馬名，就買那一匹。聞說，他中過許多次。不要取笑他，這和扶乩、求神、問卜是一樣，一個人在躊躇難決的時候，往往迷信起來了。

至於擲骰子買狗馬，更是普遍。尤其賭狗，根本連那隻格力狗的狗相都未見過，只靠在報紙上看「狗評家」指天篤地。與其一樣冇譜，不如求之骰仔。

我有個朋友更聰明，每逢跑狗，他將所有報紙集中，在六隻狗中，選出兩隻沒有人提或少人提的，買其連贏位。他說，除非唔中，中了一定大冷，派彩十分和味。別以為這樣很難買中，其實與專家提供，亦屬機會均等。

一位朋友叫黑鬼潘，雖不是報紙上的馬評家，但在我們一夥朋友中，他以專家姿態出現的，有不少人對他佩服到五體投地。初時我不相信他的貼士如此威水，一次他要我作伴，入過馬場後，我才相信朋友間的傳言不謬。

這天上午共跑了十場，這十場馬黑鬼潘竟然場場收錢。每中一場，他拿出票來，在我面前揚一揚，笑着說：「我又中了！」

不論大熱門也好、大冷門也好、半熱門也好、半冷門也好，他都買中。這樣的專家，要不對他「另眼相看」都不成。

（未完）

中國赤禍探源（八）

·史劍非·

紅色魔術家鮑羅廷

從參與北伐人物所寫的回憶錄中，無論是國民黨人或共產黨人，莫不說鮑羅廷的厲害。實際上他是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的太上皇。因此要想了解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這幾年的中國南方政局，如畧過鮑羅廷，便不能深入堂奧。

鮑羅廷這個紅色的政治魔術家，在北伐前後所以發生那麼大的作用，主要原因有三：㈠是他狡黠絕倫。政治手腕之靈敏，用心之深險，以近代中國人物論，除袁世凱之外，都沒有人可和他比。㈡是他所屬地位的重要，他是蘇俄政府所派的代表，手握俄援大權，當時廣州的革命陣營和馮玉祥的國民軍都接受蘇俄援助，因此不能不敷衍他。以中共而言，雖直接聽命共產國際，但共產國際寄生於蘇俄，實際上是蘇俄的工具，因此中共也不得不聽從他的意旨。㈢是形勢和機會。由於中山逝世太快（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國民黨後繼無人。中山故後，一時無人能與他抗衡，只有被他牽着鼻子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之後，蔣中正是第一個起來和他對抗的人，但是也在他的陷害和打擊之下，弄得遍體鱗傷。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共清黨一幕，蔣氏實有破斧沉舟，背水一戰之決心。假使沒有這一着，中國之赤化早在四十年前實現，不待一九四九之變色。

中山逝世未定繼承人

在近代的民主國家，權力分散，一黨或一國領袖之逝世，影響政局不大。如羅斯福死杜魯門繼之；甘納迪死詹森繼之，並無碍於大局。一九二五年的國民黨，雖然已行委員制，但總理仍握最後決定權，基本上仍是獨裁制。而中山個人之威望與影響，自黃興死後，已無並肩之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不早定繼承人，一旦逝世，勢必引起混亂。中山一月即臥病，三月十二日逝世，逝世前有兩個多月時間，竟未能指定其繼承人，實爲中山左右之重大疏失。據說當中山在北平協和醫院救治時，宋慶齡爲了使中山靜養，除汪精衛之外，限制更多人入內探視。即使獲入探視也很快就退出來，不能再與中山多交換意見。這或許是未能確定繼承人一個枝節原因。由於這一疏失，致使中山死後，國民黨失去重心。給鮑羅廷造成弄權竊黨的大好機會。

中山在生前依重四個人，一是胡漢民，二是汪兆銘，三是廖仲凱，四是朱執信。朱執信早死，逝世時只餘胡，汪，廖三人。以此三人而論，廖仲凱有魄力，對黨忠誠不二；但是由於太偏於聯俄容共，爲很多老同志不諒解，勢難繼承中山的地位。汪精衛一直輔助中山，從事秘書及外交工作，從未負過實際行政責任。雖然其人有辯才，敏於手腕，有政治家風度，但是氣量狹小，而且好名愛權，都近乎瘋狂（當時黨內多數人未必有此了解），顯然絕不適於繼承中山。胡漢民自同盟會時代起，即任中山的幕僚長，辛亥革命以後歷任總統府秘書長，廣東都督，行政經驗甚爲豐富；而在廣州軍政府階段，中山每有事離穗，照例由胡氏代理大元帥。就爲人來說，胡氏潔白純摯，但缺點是狷介，有時又失之褊狹和固執。照理說，是第一流的幕僚長，但非領導全面的大才，但是三者相較，以胡氏最妥當，而且亦比較順理成章。假使當時沒有鮑羅廷和中共亂搞，順黨內自然之勢，由黨員公選，胡氏繼任中山（不一定是總理之位）領導的可能性實爲最大。

但是，如以當時的情況而論，中山的繼承問題，最佳的解決，莫如由譚延闓出任名義式之領袖，由胡、汪、廖、蔣諸人掌實際職權輔佐之。因爲譚氏聲望、年齡上都夠資格，而且爲人寬和，有度量，可調和衆見，而不專斷。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之後，全黨恢復團結，譚氏居功最偉，而在其任國民政府主席期間，局勢也平穩。譚氏一死，黨內裂痕即很快再爆開，以致黨爭如麻，干戈不息；共黨乘之於內，日寇侵逼於外，黨和國的元氣都已大傷。這是抗日戰爭，無備而戰，縱然勝利，竟不能敉平共黨叛亂，乃招致神洲陸沉的本因。

鮑羅廷操廢立大權

當中山病篤之際，國民黨諸公猶未措意中山的繼承人問題，而鮑羅廷早於中山臥病之前經已有成謀定論了。據胡漢民述稱：「民國十二三年時，鮑羅廷和加拉罕（Leo. Karakhan）等輩，便已開始物色了。當時鮑、加兩人所擬議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與汪精衛和戴季陶三人。他們詳加考慮之後，便各下了一個考語，以定取捨。對兄弟的考語是『難相與』，對陶季陶的考語是『拿不定』，對汪精衛的考語是『有野心可利用』。經此一番評定之後，汪精衛便中選了。」所說加拉罕是當時蘇俄駐北京大使。

[illegible]

馬超俊同志也和汪同去。加、鮑兩人同聲對汪精衛說：『孫先生的病已經絕望了，今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除了你更有誰敢繼承呢？』汪精衛聞之，便欣然色喜。這是他生平受寵若驚的第一次；而背叛總理，背叛本黨——甘爲共產黨工具的心腸，也於此植下了。」

據此可知兩事：①鮑羅廷在民國十二、三年（一九二四—二五年）即已措意中山的繼承人問題，可見對於控制國民黨確有「深謀遠慮」？②中山未死之前，即面告汪精衛，將使之繼中山爲國民黨領袖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制人先機，使汪早作心理準備，以防他人競爭。二是鮑羅廷將此事預先告知汪，說明鮑對事已有把握，換言之，中山一死鮑即可控制國民黨的高層領導。

鮑羅廷既決定立汪，當然必須廢胡（當時代理大元帥）。而這兩件事，並未費周章即順利達成。這因爲胡漢民缺乏野心，不用人打倒，即急流勇退。一九二五年二月，聞知中山病篤，即召集廖仲凱，伍朝樞等在粵負責同志開會，當眾表示：「大元帥職權，兄弟實不敢再行代理，最好能將大元帥府改組爲政府，並採用委員制，使本黨同志，能有負責的機會。」經會議通過，遂於七月實行改組，建立國民政府。

當大元帥府改組之際鮑羅廷早已爲汪多方面活動。其活動方式是分別勸說，各個擊破。改組後，汪精衛當選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復任黨的政治會議主席。當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無主席，實行委員制。但是常委會下設政治委員會（七人），爲經常辦事機構，仿蘇俄中央政治局。於是黨、政、軍大權悉歸汪精衛。

當國民政府委員選舉主席時，出席委員十一人，汪精衛竟以十一票當選。此事反映了三個問題：①胡漢民也投了汪的票，說明並無與汪競爭之企圖；②鮑羅廷的幕後活動作得非常成功，全體委員投票選汪；③汪精衛投了自己一票，表示其領袖慾的熾烈，及患得患失的窘狀。

從古代歷史看，凡是操廢立之權者，必可控制必能廢之。鮑羅廷於汪兆銘的關係也是如此。終鮑羅廷在中國之日，汪氏始終不能掙脫鮑羅廷之控制，根本原因在此。一九二五年七月立汪，到一九二六年四月便棄汪，一九二七年再迎汪復職，迄一九二七年七月鮑羅廷離開中國，汪氏始終在鮑羅廷掌心之中。

汪對鮑羅廷之恭順

國民政府在廣州時期，一個中共黨員，任鮑羅廷翻譯（鮑只通俄語與人接觸皆經翻譯）的李昂，抗戰期間離棄中共，在所著「紅色舞台」一書中，對汪精衛與鮑羅廷的關係，有赤裸的描述。「因爲那時我正在鮑羅廷公館裏當翻譯，所以我是淸淸楚楚地目擊了這幕傀儡戲的出現。人家只曉得汪精衛現在做了敵人的傀儡，卻不道他在十幾年前已做過了一次傀儡。」

據李昂說，中山逝世後，關於誰做繼承人的問題，中共廣州負責人陳延年（陳獨秀之子）與鮑羅廷曾發生歧見，陳主張支持廖仲凱，但是鮑羅廷力主支持汪精衛。他「完全看透了汪精衛的肺臟」。

「在我的記憶中，鮑羅廷似乎始終沒有到可園（按汪的官邸）去過，雖然近在咫尺。他需要見汪精衛的時候，就打電話或派人去找，好像上司傳見屬員那樣，汪精衛每次來的時候，總是在笑容可掬的後面帶着一種戰戰兢兢的嚴肅。他實在是一個最善於詞令的人；他用各種各樣的諛詞來恭維鮑羅廷，甚至使我翻譯的時候，也感到難爲情。……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八月二十日（一九二五年）的晚上，那就是廖仲凱與陳秋霖（國民政府監察院的委員，他因偶然搭乘廖先生的汽車而與廖先生一同遇難）被刺的那天晚上，他匆匆忙忙跑到鮑公館來，向鮑顧問請示怎樣收殮廖仲凱——穿中裝還是西裝，莫斯科還有沒有銅棺材？國葬還是黨葬？

「鮑羅廷莊嚴的望着，像一尊如來佛。他一聲不响，在聽完了汪精衛所提的一切問題之後，才開始很粗暴的——簡直可說非常無禮的斥責他：『現裝都可以，甚麼棺材都一樣。問題是應該迅速地，嚴厲地去追究這次恐怖事件的背景，和怎樣安排廖仲凱所遺下來的責任。我們應該以恐怖來答覆恐怖，你是國民政府主席，你知道嗎？你的責任是應該立刻嚴厲的去撲滅這些反革命派，過去你對反革命派是太客氣了，所以才發生這樣的事情，好在現在還來得及，你知道嗎？」

「汪精衛唯唯諾諾，誠惶誠恐地出去了。鮑羅廷這一回的訓斥使汪精衛喊出了一句有名的口號：『對於敵人的寬恕就是對於同志的殘酷』」。

於是汪精衛就仰承鮑羅廷的意旨，開始對其二十多年的至友（平生知己）胡漢民開刀。派兵搜查胡家，並將之放逐去俄。

從鮑汪的關係，即可看出，當時的廣州是誰家天下了。

在鮑羅廷專權時期，除了廢胡立汪之外，繼而是利用廖案逐胡。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艦事件發生，被蔣氏的反共行動震懾，急求妥協，遂有棄汪聯蔣之舉；但緊接着又秘密佈署倒蔣，搞起迎汪運動，卒有寧漢分裂，害得國民黨四分五裂。

這個紅色魔術家，最傷心的一件事，是馮玉祥對他的背叛。他原以馮的國民軍和唐生智所部的革命軍作爲倒蔣的資本。可是馮在南京的策動之下，竟支持南京打擊武漢，於是南京方面由少數變多數，武漢的汪政權則陷於四面楚歌之境，終於也採取分共行動，鮑羅廷才不得不退出中國政治舞台回莫斯科。



珠江水猶寒

【33】

馬森亮

趙博士停了下又說：「為這件事，我考慮了幾天幾夜，才決定這一次行動。我不甘再受侮辱了，不願眼睜睜看見我的老鄉給南人淨死在這座水電站上。中國的事，居然要聽外國人安排，中國人的生命要操在外國人手裏，這是歷史的恥辱。這混帳，他曾在桌子上指着我們說，他們把湘江作為易……河，以為中國人像伏爾加河酗酒胡鬧的船夫一樣！——所以，惟有三十六着，一走了之。——我算算已三天了，昨天才找着一位朋友，準備明天一早就起程！」跟着他把披在身上的列寧裝一卸，露出裏面一套便服。說：「這扮相行不行？」苦笑一下。

我不禁替他擔憂起來。國家造就一位專家並不容易，萬一失了手，這可不是他個人的損失哩！便問：

「你有把握能保證安全嗎？」

「這是冒險呀！誰也不敢保證。這得看我的本領，過不去，我的命運。不過，我很有信心！」

我看他的形象好似忽然高大了，彷彿面前站着一個巨人。

「老李！我們遲早會踏上這條路，來長是個先鋒！」老胡補充這一句。

我突然把趙博士擁抱起來。「祝你此行成功！」

他感動了，流下淚來，搖着我的臂子，顫聲地說：「李同志！謝謝你的鼓勵！」

趙博士離開已有三天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很替他焦急，像考生看榜一樣，多捱一分時光，心裏多一分恐慌。好容易捱到第四個晚上，派出所同志來查戶口了，一個便衣，兩個武裝，他們手裏有

幾句話，看看衣櫃，弄得的雜鬧，房主張嬸很莫名其妙。問我這是什麼回事。

「也許是例行檢查罷！」我淡淡的敷衍着。實在我已心知肚明，他們正在追尋趙博士。

我忽然想起了一樁心事，反問張嬸：「你還記得起是那一個晚上，胡老師來過這裏嗎？」

她略思索，屈指算了一算。說：「有四五天了——不，是上星期六罷，我記得是兩個人，可惜當時沒有覺察，看不出是誰！」

「對，那另一位也是胡劍峯老師。」

「同一間學校教書的？」

「對。」

「幹嗎你問起他們來？」

「沒有什麼，不過想弄清楚是那一個晚上，查問起來可應付罷了！」我一邊說，一邊雙手擦着臉。

了。」

「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第二天，我一早就醒來，梳洗完了後，去找着老胡，告訴昨晚發生的事情，叫他特地照顧胡劍峯一聲，然後告上星期六晚上十時左右一同到我家去研究一份工作報告書，以防萬一查問有所交代。

黃錫娟今天沒有上課，一清早便入了醫院。傳話，我獨自跑到醫院去。

在醫院門前，看見黃錫娟正和派出所長在爭論什麼，臉色很不好看。她一瞥見我，如獲救星一樣，立即撇開了他，跑過來陪我進去探病。所長滿臉怒容，掉頭就跑！

黃老太患的是傷寒病，醫生說沒有大碍，休養幾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和黃錫娟出來，她要去我家裏看看。路上，我問她剛才和所長爭執些什麼？她不好意思說，臉即時沉下來。我自知失言了，便不敢再問。

我們踏着斜坡，拐了幾個彎便抵達了。我招呼她在廳裏坐下，介紹張嬸和她認識。說起來，張嬸過去也是一位小學教師呢！我見她們談得很投契，便跑回房裏換衣服去。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又是檢查戶口，還是昨晚那幾個人，多了一位街坊組長。張嬸是認識她的，跟她打起招呼來，其他的人卻不願意接受這種熱誠，一股勁就衝進我的房裏，喝叫不要動，跟着便倒箱傾篋，連床底下都翻過，然後叫我拿出身份證來登記，寫了我的籍貫年齡和職業，再拿出一

「你認識這個人嗎？」

一看，赫然是趙博士的照片，我心裏一怔，很快就答：

「不認識！」

幾隻眼睛把我盯住，有人在旁揮筆記錄。坐當中的一位再問：

「你不是在上海唸過書的嗎？」

「是！」

「為什麼不認識他？」

「我是從未見過這張臉孔的！」我答得很堅決。

他對我的答覆似不滿意，卻又找不出別的理由，這時，他把右手托住下顎在想，好像不這樣，他的下顎就會掉下。好一會，才悻悻地教訓我：

「身為教師，應該坦白，向人民負責！」

我不說什麼，對着這三張繃得緊緊的臉孔，暗自好笑會在這裏見到戲台上的臉譜。

回到廳裏，街坊組長向他們報告，說已經問過屋主了，昨天晚上來過的是兩位姓胡的。

「叫什麼名字？」他回頭再問我。

「胡仁山和胡劍峯。」

「你和他們有什麼關係？」

「是同事！」

「那裏的同事。」

「學校的。」

「什麼學校？」

「是我的學校——」黃錦娟搶着答。

「住嘴！我不是問你！」那人把她喝住。「我是問他。——他們晚上來這裏做什麼的？」

「交換教育意見，做一份工作報告書。」我沉着的答。

「什麼時候離開？」

「晚上十一點鐘左右。」

組長在旁頻頻點頭，似滿意我的答覆。那人見問不出什麼，像一隻追不到獵物的鷹狗一樣，在屋裏團團走動。

。她說不在身邊。「其他的證明可以嗎？」她問。

「拿出來罷！」

黃錦娟打開手袋，拿出文教科給她的開會通知書，遞過去，他一瞥見上面蓋着的大紅印，連看也不看，交還給她。指着我問她：

「他是你學校的教師嗎？」

「是。」

「那兩個姓胡的呢？」

「也是。」

「你住在什麼地方？」

黃錦娟把學校地址寫給他，他端詳了好一會才收下來，接着向那位正在團團轉的丟個眼色，一同出去了。只有組長還探頭進來說了一聲：「打擾了！」

大家才鬆了口氣。我沒精打采坐下，張嬸回房裏端出一杯開水來，大家潤了喉，黃錦娟忙向她抱歉說：

「驚擾你了，——」

「這已是習慣的生活了，不這樣，社會怎會安寧呢！」說完，故意擠下眼眉，大家發出會心的微笑。

「我說李先生的運氣真不好，不管跑到什麼地方去，都會招惹麻煩！」黃錦娟似有所感，自言自語起來。

「大概因為讀過多兩本書罷！」張嬸笑嘻嘻的說，回頭看着我。「我過去總不曉得那句成語是怎樣說的，現在才徹底明白它的真義。那就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這個拔字形容得真恰當極了。」

說到這樣，她又先笑了起來。

黃錦娟忙把拇指豎起來向她誇獎：「你的學問真有進步！」

「不，我不過偶然想起，胡亂扯扯罷了。」

我正要開口，忽然門鈴又響了，空氣再度緊張起來。張嬸趕緊走去開門，跑進來的原來是她的孩子和她的媽媽，大家才把心放下。他們是看戲回來

明天，我把事情告訴老胡。他反而向我說，趙博士已平安抵達香港了。

「真的？」我驚喜的問。

「誰會騙你！剛才接到信。」

「信呢？」

「已毀滅了，冲進廁所裏。」

「天呀！——」我一時百感交集起來。

十五　寡婦面孔

醞釀已久的學校整風運動終於展開了。時間在暑假期內，首先是循例召開一個動員大會，地點在中山紀念堂，全市所有的中小學校教職員都要參加。

那天晚上，樓上樓下都擠滿了人，遲到的要席地坐在行人道上，場內燈光幽暗，連文件都看不清楚，朦朧中只看見一大堆黑黝黝的腦袋在左右幌動着。喧鬧了很久，才聽到一陣如雷的掌聲，台上轟出一個人來，他就是文教局副局長。

「不是市黨委報告嗎？」我貼近老胡的耳朵問。

「也許他打頭陣，先來個節目報告！」老胡答。

黃錦娟把手肘推我一推，警告我不可交頭接耳。

「同志們！」台上的開口了，看他的身軀相當魁梧，聲音卻這般瘖啞。

「這傢伙準有肺病！」我心裏想。

他連忙咳了兩聲，清清嗓子後，繼續說：「因為黨的路線正確，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在一系列的鬥爭陣線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鞏固了國家經濟基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目前全國的工業發展，比舊社會增加了二十倍，鋼鐵的出產量是——」

（未完）

被共特拆垮

編者的話

本刊請三郎先生根據各方資料，撰寫此文之目的，是因本刊編輯計劃中擬盡可能將國共在大陸之各戰役經過，次第予以發表，一以作爲研究國軍會以優勢敗於劣勢共軍之原因；再則藉此予讀者一種痛定思痛的警惕；三則褒揚忠烈，貶責奸小。故對西南保衛戰之記敍，不厭其詳，凡有關資料，均包羅在本文之內。

上期得獲張夢還先生寄來之補充資料，交三郎予以整理發表後，又於八月廿五日，接獲夢還先生寄來第二批資料，因上期稿已經排好，不及將兩批資料滙合改寫。但四川七十多縣農民的抗暴戰爭，是大陸陷共後絕無僅有的一次大民變；而親自參加此次戰爭，身任指揮官又能於負傷後逃來海外的，夢還先生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故對夢還先生親自寫出的資料，也就特別珍貴。其中敍人敍事，想必眞實可靠；成仁就義的抗共英雄，更應表揚，不可任其湮沒無聞。故兩批資料，雖有部份雷同，亦決定再予發表。爲存眞起見，將夢還先生寫給本刊的信，只作先後次序上的剪輯，內容全照來信原文發刊如次：

（上略）請轉致三郎兄，「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大作，極受歡迎，四川同鄉會和雲南同鄉會都極重視這一段，看的人很多。甚至星馬和泰國僑胞都有信給弟，指明專寄這一篇文章，（因他們怕閱讀貴刊惹上政治麻煩故也。）累得弟化不少錢買貴刊，還要化郵費。可能他們怕中共會南進之故，看此文可以壯壯膽子。

三郎兄此文，直如親眼所見。例如夏斗樞部，本來在溫江、郫縣、灌縣等地活動，位於成都以西，後來轉向成都以南的新津、雅安一帶，內幕是由於灌縣巨匪袁旭東爭地盤之故，夏氏迫不得已，才和李啓芳第一軍交談，讓出地盤，李氏第一軍很强，同時「一五不分家」，李氏和弟之第五軍永遠並肩作戰，袁旭東只有四五千人，當然敵不過大半是正規軍的一、五兩軍。但若非三郎兄親自在場，就不可能知道夏斗樞轉移到新津一帶這段往事。

胡宗南長官對國家爲功爲過，弟不敢評。但胡部升遷最難，而他居然敢在那時一口氣發表五個軍長，羊仁安大哥當然有此資格，弟等實在不配，最多一個團長或支隊長就算過份了。胡長官竟敢獨排衆議，拔弟和啓芳置身高位，弟等也死戰以報厚恩，中間一度停火。這點資料，請兄長轉告三郎兄，這是外間絕對不知的內幕。

我記得是攻成都失敗後不久，當時大雪封住二郎山，情報不通（我們沒有收發報機），總之在韓戰爆發之前是可以肯定的，各處都傳出胡長官飛到海南島去了，以後才知道中共造謠。那時我和李啓芳共有四萬多人（戰鬪兵），反而喪失了信心，最初接洽和談的是九十五軍一二六師、三七七團團長徐啓明下去絕對是死路一條，也表示可以談和，但鄧錫侯最好作旁證，因爲雙方可能談不攏。我們要求和賀龍談判。想不到的是中共派出這個代表雖然只有四十多歲，地位卻很高，這人是彭德懷派來的，名叫張宣，是西北軍政大學副校長，第一野戰軍副政委。不但有彭德懷的手令，也有賀龍的介紹信（不是介紹我們，而是他簽字蓋印，給周士第的信），證明他足夠資格來拉攏我們，其中有一個是十八兵團的軍政委（好像是六十軍）名叫白天，別的幹部記不清楚了。

張宣非常文雅，說話很慢，很有條理，啓芳爲人聰明絕頂，他最愛搞這類事，不過從前總是談了一半就突襲對方，但這次情形不同，第一是張宣很鎮定很和氣，第二是我們心理上已接近崩潰。（我們以爲胡長官眞的飛到海南島去了。）

我記得他第一句話就是：「大家都是四川人，黨中央的決定，只有各地的領導人才知道，人都有他自己的想頭，劉司令員和鄧小平同志思想上不一定完全相同，賀龍同志和王維舟同志所了解的只是過去的四川——」他一再申明他不是代表劉賀，並且暗示（很明顯的）毛相信彭德懷，但彭不放心賀龍。

弟之所以翻這件事，是中共在整肅高崗和饒漱石之前，第一個整肅的高級幹部就是張宣，而且在共產黨內是件大事，訂名爲「張宣路線」，他第一條罪是利用他在黨內的地位走地方集權的路線，批判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利用第一野戰軍裏一部份指戰員，又是什麼地方觀念，罪名相當長，指他公開的罵彭德懷，故意和中央唱反調；罪名之二是「勾結反動武裝（不是美蔣特務）張夢還匪部，和李啓芳匪部來反對黨……」「造成他自己的勢力……」「表示他才是黨的最高權威」。

西南保衛戰

：「對的，慢慢的和他拖。」我們撤出溫江、郫縣、什邡三縣表示誠意，但新繁和金堂卻不能撤。六十軍也眞的停火，可見張宣是眞有點力量的。所有四川縣城，要算溫江最慘，易手七八次之多。老百姓死亡無算，實深可憐可嘆！

和談破裂的第二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羊仁安轉達胡長官宗南上將和唐式遵上將的命令。（唐是胡的副長官兼遊擊第二路軍總司令，羊是二路軍副司令兼軍長。）令一五兩軍進入西康。於是和談正式破裂。

當時在川西共軍部隊並不多，行軍也不難。但到達雙流時，又接到羊氏轉來命令，羊部已在撤退中，敵軍攻二郎山甚急，同時二野十六軍沿江而上，有攻擊西康企圖，着令弟等迎頭痛擊，然後從四川進攻二郎山。這個命令使我們倒很為難，以我們的兵力，擔任任何一個任務也困難，最初打算不理十六軍，全力攻二郎山，但即使得勝，也算違抗軍令，到了西昌，只怕會人頭落地。同時十六軍來得太急，若逕往大邑，敵軍極可能擊我側背，我和啓芳商議後，決定由我去引開十六軍，李部則駐樂山一帶。待我回師後再合力進攻二郎山。

弟建議三郎兄，別的戰役提不提倒不要緊，二郎山之戰，希望三郎兄提上一筆，最少有萬名以上之戰士忠魂會感激他的。一來是該役太慘，二來中共從不承認受挫於弟等，但該役以後，共方始公開承認一五兩軍，因為雙方爭奪二郎山共有十一次，所謂五打二郎山，敵我雙方都承認「五打」。最初共軍傷兵都在各小縣份治療，為保密故，寧讓他們死也不肯送往成都。待李啓芳率部隊投入該戰役後，中共明白弟等若敗，可能殺害傷俘，同時也要將各縣兵力集中作戰，這才把傷兵大批往成都送。成都一度謠傳國軍從西康反攻，便是因為突然發現各醫院都住滿了傷員，連劉文輝公館、刁文俊公館都用來住傷兵之故。這批傷兵說出被李啓芳、張夢還打敗的（當時弟等尚未失敗。）中共無法保密，索性將該次戰役俘虜兩百餘人，每天公開槍決九人，各處張貼告示，罪名總是：「該犯曾於偽第一軍李啓芳匪部如何如何；或是該犯曾於偽第五軍張夢還匪部如何如何。」最後總是「於二郎山戰役殺害我人民解放軍」，暗示弟等已敗，成都市民才知道張夢還、李啓芳的名字。至於後來誇大為「李兵團」「張兵團」「李張兵團」則非弟等所知了。可能成都市民恨共匪，故意誇大弟等兵力吧！

說到「五打二郎山」，弟只是最後一次才與李啓芳軍同時進攻的，那時我軍傷亡已夠慘重，戰力大不如前。不過，這事一定死追不捨，可說逢敗必追，決無例外。故此他們極易中伏，硬打不行就詐敗，他們一定死追。他們捕捉不到我們主力絕不罷手。當時因為迫擊砲被他們奪去了，只搶救到大批地雷。弟等一路退，一面研究使地雷騰空爆炸的可能性。因為地雷殺傷力只有五十公尺，騰空爆炸可達兩百公尺。退到洪雅縣我已研究好了，用電控制，地雷放在地上，幾個雷一組，在地上置電線，一按觸火桿就可同時躍起爆炸，只消裝置拋射火藥即可，並不難的，但找不到合適地形。一直退到夾江才敷設雷陣，首當其衝者為楊俊生的四十七師，殺傷極多，該役俘虜三百多人，楊氏部下團長梁大柱也被俘，弟曾問過他，連他也不知道我們用的什麼武器。不過這傢伙很猾，他詐稱自己是副營長，而且從雲南十四軍李成芳部調來，剛到差，所以不清楚部隊詳情。弟追問他是那一個師，他說是四十一師，師長名查玉升，四十二師的師長叫廖永洲。他談及國軍第八軍，第二十六軍完全覆滅，李彌飛台灣，新任第八軍軍長曹大戈，陸軍副總司令湯勤以及三個師長皆被俘，四十四師師長戰死。此時方知雲、貴兩省已無國軍部隊，西昌只有一個殘破不全的第三軍是正規軍。此時一切復國希望皆已斷絕。只有靠我們自己了。當時雖然打了勝仗，心情卻非常沉重。

外傳弟等屠殺俘虜，完全不對，這批虜俘連梁大柱在內，都交予夾江縣政府照顧，讓他們歸隊，弟等馬上急行軍趕回去。至樂山時，始知李啓芳軍已開赴二郎山，大驚之下，弟只率衛隊晝夜趕往二郎山，李啓芳已敗了，且右腿中彈，距大動脈不過五寸。

啓芳見弟時正在批准槍決幹部多名。他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你怎麼這時才來？」弟告知直到夾江才擊敗敵軍，他仍然發脾氣，當即吵了起來。弟責問他為何單獨進攻，他說敵軍六十二軍已開到，周士第本人已到，他必須趁敵軍喘息未定時進攻，但以士氣不揚，兵力不夠而致敗。弟勸他用人之際不宜槍決這麼多的軍官，結果大吵一場。李氏槍決幹部二十餘名，連他的表哥周成武也殺了。（事後李氏告弟，這些人不但畏敵不前，且都認為國軍有意利用此次戰役消滅游雜，故殺之以正軍法。）但當時弟並不知，當然胡長官決不會有犧牲我們的打算。但有一點我始終不明白，何以唐式遵也同意調派我們去打攻堅戰呢？有的書籍報導唐式遵不肯上飛機（西昌撤退時），在逃跑中被擊斃，這不對。唐氏有軍隊的，且歷次督戰。若唐式遵一個兵也沒有，他留下來幹什麼？

（未完待續。卅四）



二十九：巴士突然撞上地雷而被炸毀了

白萍譯

巴士加速前駛，直撞向鐵馬而去，木製的鐵馬被撞得碎開散開，巴士前座的玻璃窗也碎裂了。伍特也被牽引得身子驟向前傾，連忙抓緊座椅靠背，但已腳踏在倒地的上尉身上了。站穩了，隨即把上尉的手槍拾起。

整個情勢陷入混亂中，他聽到車外呼叫和叱喝聲，路旁坦克車上的一挺機關槍發射了，巴士兩旁的玻璃窗紛紛被擊碎，碎片和槍彈在車廂內橫飛着。

「伏下來，」伍特喝着，「大家伏下來。」

巴士瘋狂地向前急駛，部份鐵馬被拖曳着向前而去，路面上不斷發出「吱吱」之聲，巴士左右傾倒搖擺着，但仍向前駛去。

有人撞在伍特身上，伍特跌倒，連忙掙扎着起來。向前面駕駛座位走過去。

只見馬耶斯仍緊握着駕駛盤，前面玻璃窗已大部毀掉了，他的前額上一道很深的傷口，鮮血流在臉頰上。

「我的眼睛，」他喘息着道：「我完全看不到。」

伍特一手抓緊鐵柱，一手摸出手帕，把他臉上的血揩乾淨了，道：「繼續前駛。」

「坦克車會追來的。」

「會追得上我們麼？」

「追不上的，」馬耶斯搖頭道：「坦克的最高速度只有四十哩，若是它們不擊穿我們輪胎的話，就沒有事的。」

伍特回頭一看，光亮奪目，一支探照燈正從車後照射過來，巴士正在迅速的駛離這檢查站。

他看到軍警在奔跑着，聽到坦克引擎在發動着，一聲砲響，火光一閃，砲彈在頭上飛越過去。坦克車在開砲向這輛巴士射擊了。但巴士已沿着公路轉彎了。馬耶斯雖然受傷，卻仍勉強支持着，保持對這輛巴士的操縱，沿着公路，駛向西去，使這輛巴士和坦克車羣之間被樹叢隔開了，速度表上的指針，逐步搖擺向上，五十、六十……。巴士搖擺得很厲害。

「我們要開得更快！」伍特道。

馬耶斯點點頭，伍特把手帕塞在他的手上，讓他自己揩抹流下來的鮮血，以保持視線。

另一挺機關槍開始射擊，連串槍彈擊中巴士後部，玻璃窗紛紛碎裂，破片橫飛，掃射猛烈。車廂內有人尖銳呼叫。探射燈光又照射着整輛巴士，燈光强烈，無所遁形。車廂內也被照耀得光亮如白日！

伍特迅速地對車廂內四週一瞥，簡直一團亂糟糟。他立即去找伊洛娜，只見她把麥非將軍的手提機槍拿過來，伏在巴士後部，槍咀伸出破窗外，向後面掃射，槍聲甚急，連接掃射，探射燈驟然熄滅了！

伍特好不容易走到她的身邊，問道：「你沒有受傷吧？」

「沒有，剛才叫喚的是塔奇夫人。」

伍特立即轉身，看到塔奇博士在擁抱着他的滿頭灰髮的妻子，塔諾斯把自己身上的襯衫除下來，撕成布條來包紮。

「她並不是中了槍彈，玻璃碎片飛來割傷的，」塔奇道：「不要緊。」

伍特俯身看看倒下來的那名AVO上尉，只見他似乎已死了，再看看他的胸膛中了一枚彈。伍特再站起來，找瑪利亞，找不到，走到車前去，只見瑪利亞伏在馬耶斯的駕駛位置後面。她在替馬耶斯拭抹從額上留下來的鮮血，以免他的雙眼視線受到影響，在她看到伍特時，迅速地微笑。

「沒有受傷麼？」

「還沒有。」

「假如我們能夠把他們繼續抛在後面十五分鐘的話……」

伍特點點頭，回身向後面看，坦克車的車頭燈又出現了，但幸而公路在這一帶地區起伏很大，上坡下坡，所以，坦克的車頭燈光也時隱時現的。伍特感到自己和車上各人的運氣都很好，若是在巴士剛衝過去時，坦克車追上來開砲密集射擊的話，他們就完蛋了，現在這危險關頭算是過去了，坦克車已無法瞄準射擊了。

他感到巴士突然大震，跟着是連續的搖動，使他迫得咬緊了牙關，他知道巴士後面的四隻車輪中的一隻膠輪爆裂了。

這時，他所擔心的已不再是後面追來的坦克，而是前面的邊境上的攔截，他知道無線電的警告一定已經發出了，前頭邊境上的共軍一定在佈置截擊和圍捕他們這一羣逃亡者。

他看看腕錶，從衝過檢查站後到現在，已經過了五分鐘，他們若是派出電單車，裝甲車以至任何比笨重的坦克速度快得多的車輛追，都不會追得上了，來自後面的危險已大爲減少。

唯一要擔心的是前面的最後一度難關，邊境防衛部隊也許還未能組成嚴密的攔截網，但一直駛進去，終究是不上算的。

他繼續移步上前，雙手緊緊抓着扶手，以免在劇烈顛簸的巴士中跌下來，腳下踏到的是玻璃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碎片。

到了馬耶斯身旁，低頭問道：「到邊境還有多遠？」

「大約是五哩左右。」

「他們在前面邊界上有什麼佈置？」

馬耶斯聳聳肩，在駕駛座前的儀器表上，微弱燈光照耀下，他的臉發青，很嚴肅地道：「也許很厲害。」

「你認爲我們可以衝過去麼？」

「他們現在應該已準備好了，槍砲，地雷，坦克陷阱等，我們只能碰碰運氣。」

「那麼，你還是緩駛一點吧！」

「甚麼？」他的聲音充滿了詫異。

「設法找一條橫路，向北而去的橫路。」

「橫路駛去還是同樣的，邊界整個是防備嚴密的。」

「不過，他們認爲我們這輛巴士必然沿公路駛過去，不會估計到我們會從別的地方駛去的。任何一條路都可以，不管路面壞到怎樣的地步，總要轉過去，一直行駛到不能再前進爲止。」

「然後，怎樣呢？」

「我們想辦法走路過去。」

不遠處，車旁樹林間出現一條小路，馬耶斯緊張地立即煞掣轉彎，笨重的巴士終於駛進這條小路。

巴士立即傾側，伍特以爲要翻車了，幸而又回過去，繼續前進，兩旁樹枝紛紛撞斷墜下。

這條路，根本上就像是在樹林中的隧道，本來是泥徑，結冰後才出現堅滑的路面，笨重的車輪壓破了結冰面，搖動得很急，巴士搖擺着像醉漢似的，左傾右倒的，向路旁水溝衝過去。

馬耶斯一聲低叫，緊緊的抓着駕駛盤，從車後傳來容奇夫人的呻吟聲，巴士斜駛了幾呎，便扭轉回來，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泥徑，向前急駛而去。

伍特這時才放了心，深深地呼吸一口氣，只見公路上的樹木間閃爍着急速追來的車輛燈光。

馬耶斯突然把巴士緩駛了，前面一片昏暗，他看不清楚前面途徑，但從公路上閃映過來的車輛的强烈光亮卻又足夠使他繼續關閉着車頭燈光，向前駛去，坦克車的車頭燈光最爲强烈，在巴士前後閃耀着，然後隱沒了。

「你看得到路麼？」伍特問道。

馬耶斯點頭道：「差不多，勉强一點。」

「我們還要走多遠？」

「也許要五哩，假如這條路是向邊界而去的話。」

馬耶斯謹慎地緩緩前駛，這輛巴士就像行動遲緩的怪物，在樹林和草叢之間摸索蹣跚向前，一再的遇到小木橋，好不容易地，謹慎越過去。

再過幾分鐘，景物開始不同了，地勢平坦，樹木稀疏，這就是邊境上的沼澤地帶，那是曠地與蘆葦。

這時，既看不到月亮也看不到星星，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凝結中的冷霧，巴士車廂之內冷得很。

視野實在太糢糊，巴士簡直是盲衝亂撞地向前，馬耶斯不得不偶然要開車頭小燈來作短暫的探照。

伍特看着腕錶，他們離開了公路十分鐘，然後十五分鐘，巴士所行駛的小徑逐漸的變爲只有兩條車轍。白霧更濃了，然後，清疏一點，左面不遠處，突然的出現一座巨型的監視塔。

馬耶斯繼續駛向前，在四野寂然中，引擎的沉重吃力的聲響顯得特別的響亮。

伍特看看監視哨塔上，一點動靜也沒有。但他知道，無論如何不能希望這輛巴士會不致惹起注意而安然駛過的。這是最敏感的邊境地帶，巴士的行駛聲音當然被邊防部隊聽到的，他立即轉身回到後車廂中，叫各人準備立即下車，步行越過邊境，逃到自由的奧地利去。

巴士撞上地雷了，這是突如其來發生的，他們根本上沒有料到會有此遭遇。

火舌驟然捲起，車頭被抬高數呎，同時是一聲隆然巨響，跟着是回聲連續的響着。又是一聲巨響，在動力的引導之下，巴士繼續向前再衝數呎，再撞到另一座地雷。

伍特聽到驚呼，慘叫，以及馬耶斯的叱喝咒罵，玻璃破碎與金屬捲曲的聲音混集在一起；然後，地雷爆炸的衝力像巨掌似的向他胸膛撞過來，他往後便倒，只見車頭的防風玻璃直向他壓下來。

附近在焚燒着，伍特勉强掙扎站起，看到自己身臥在濃霧中的沼澤平原上，身旁的巴士殘骸，正在火光熊熊！

有人在耳邊向他迅速的說話，安慰他，他看看是伊洛娜。

定神下來，再仔細的看，巴士前半截身子已扭曲了，在燃燒着，整部車向左傾側，玻璃窗都破碎得不成樣子，火勢在蔓延。

遠處傳來機關槍掃射的聲音，懸空的巴士車輪仍在轉動着，他知道自己只是昏了過去一會兒而已。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離開巴士的，也不知道車中的其他人如何。

他勉强地站起來，有點站立不定，搖搖擺擺的，她也站起來，扶着他，在火光中，她的臉龐被映得通紅，另有一種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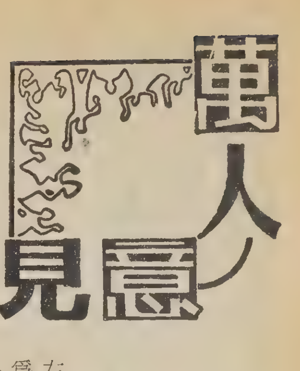
「他們呢？」伍特問道。

「麥菲和他們先走了，已經進入蘆葦叢中，向奧地利邊境走過去了。我留下來陪你，我們要趕快走了。」她道。

「有誰受傷麼？」

「馬耶斯！還有瑪莉亞。」

【未完】



看長城電影「映山紅」有感
借古喻今狗官嘴臉卽共幹

我突然去看「映山紅」，並不是近來多看左報的狗、馬二經，思想竟然「進步」起來，為的是左看右看，思慮了很久，還是不明白「映山紅」這片名的意義，名詞也不是，動詞更不是，後來，倒是想起「文化大有命」之初，大陸一些姓曾名向東者，漏夜的更為「喜向東」，至於什麼張興無，李向紅等等之類更是大行其道。由此可知，本港長城公司出品的影片「映山紅」，其關鍵性在於「紅」字，正如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紅」字一樣，換一句左派術語，是「突出典型」！

列寧說：「電影在無產革命者手裏，乃是無可估計的力量。」斯太林說：「電影應為無產階級服務。」經此二位祖師爺的品題，便替共產黨人出品的電影下了生死符，永世不得超生。「偉大領袖」毛潤之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不必斥其狗屁不通，就算通了，還不是拾上述二位祖師爺的牙慧。有人說，毛家王朝的統治手段集天下獨裁者之大成，這話說得對極了！觀乎香港與北京，眞是天高皇帝遠，且是「黑暗社會」，毛家御用批評家理所寬恕在「黑暗社會」過坐平治牌轎車牛馬生活的藝術工作者，所謂近墨者黑，左派電影不「黑」才是奇蹟。不想，主持中共文化部門的九流明星江青竟親自指名責罵，「資產階級大毒草」讀者諸君聽來當它是放屁罷了，但在泡製這大毒草的「進步藝術工作者」耳裏，這無異聖旨敕令抄斬九族。於是，以前傾力拍攝的什麼「小月亮」、「三看御妹劉金定」等資產階級影片收檔了，代之而起的是高呼口號式的「紅燈記」。然而，說到「藝術性」還是這部「映山紅」可觀。

「映山紅」的主題是描述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事例，從而討好以搞農民暴動起家的毛澤東。幾百年前的農民是否受過毛澤東思想訓練，能夠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余生晚矣，無緣認識。不過，這樣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滸」已經寫絕了。而據大陸親友來港言，「水滸」等一切古典文學，三十年代文學等均為禁書，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准唱了，此無他，怕廣大日吃四兩米的「幸福」人民效「起來，不願的奴隸的人們」之法，起來造反罷！以前中共文化界，田漢和吳晗是尖頂兒人物，看他們二人的悲慘下場，吳晗的「海瑞罷官」借古喻今諷刺毛皇帝未免露骨點，但田漢的罪證「謝瑤環」只對中共的官僚主義作風畧加批判，就獲了「十惡不赦」的大罪。由此可見，香港左派仁兄其膽之大，倒令我這寄生英女皇之地乖乖做順民的嘆服了。

觀賞「映山紅」這部片時，我不禁笑出來。編導所刻意描繪的「官方」，以我在大陸長大的生活經驗，恰巧就是中共黨老爺的醜惡面孔，其手下爪牙也是中共特務（特別是管制市場黑市的「市管人員」）的嘴臉。影片有一段描寫官府捉拿紅花黨徒，竟連鋪號招牌有「花」字者也在捕拿之列，這也是中共抓可疑人物的手法。每次什麼「運動」來臨，寃枉的人何止千萬？看完此片，我內心中不禁有點悲涼的感覺，這部片所描寫的受害者，他們有生活、言論、買賣等自由，而現在的大陸人民呢？相信本片的一切工作人員可以答出來的：「沒有！」

本片的編劇是周然，導演是黃域和張錚。以我所知，周然和黃域是左派影界的編導「奇才」；張錚更是「電影走資派黑頭頭」蔡楚生的入室弟子，相信當然有多少斤両。但是，本片的編導手法祗只能列為第四流，場面生硬，人物性格太劃一，鏡頭調度完全沒有美感，均是這部電影失敗的因素。這無疑是共黨政治框框扼殺了藝術工作者的創造性。至於本片「借古喻今」，將共產黨的嘴臉藉片中的狗官表現出來，這是藝術良知問題，毛澤東殺光一切藝術工作者，這良知一樣存在的。

共產黨生活是很極端的，完全沒有中間路線，如果你想升官發財，那麼，就要昧着良心，毛澤東說你老子該殺，你就一定要殺下去，這就是共產黨徒的所謂「黨性」。如果你抱着對它有些少希望，妄想通過藝術的手段去批評它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見，這簡直是自尋死路。在大陸電影界中，試問夏衍、陳荒煤之流對中共所提出的意見何嘗不出於「恨鐵不成鋼」之心。可是，其下場香港的左派電影工作者是一清二楚的。所以，筆者認為，良知未泯的香港左派電影工作者們，拋棄對中共的一切幻想，投向自由電影陣營來！文逸民、龔秋霞、高遠、陳思思不是幹得不錯，生活得很好嗎？最低程度，自由影界在藝術創作方面去滿足你們，使你們能在自由的天地中發揮自己的潛力，為中國電影出一份神聖的力量！

魯仁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

曾經毛共大捧特捧的
模範華僑子弟
陳國基的下場

在六六年，廣東省共青團支部向全省宣傳，要全省青年向一個華僑子弟學習，學習他背叛自己的父母，拋掉資產階級的腐化享受，投身到農村；同時把一筆巨款貢獻給國家。當時整個廣東省的青年都轟轟烈烈地討論他的「社會主義精神」。

來亞的富商。他父親把他送回廣州讀書，當他高中畢業後，決心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獻身於廣濶的農村。這可把他父親急壞了，連忙去信他回南洋承繼父業。他非但不聽，而且嚴肅地批評他父親的資產階級思想，還把他父親留給他的一筆巨款捐獻出來給他落戶的位於珠江三角洲口的「國營珠江農場」（廣州下放的學生，以珠江農場和平沙農場爲主）。這時他父親想出一計，叫陳國基姊姊從南洋回來，道爲他找了一個愛人，叫他速返南洋成婚。但都爲陳國基所拒絕。這樣毛共的宣傳機構則大肆宣揚，陳國基在金錢、美人引誘之下，仍不爲所動，是優秀的共青團，和有崇高的優秀品質。當時陳國基紅透了。

位於萬頃沙的珠江農場，是全廣東的田地最肥沃的地方，是個魚米之鄉，但萬頃沙一向是田多人少的地方，所以毛共把大部份的中學生，下放到這裏，而且建立了幾個華僑農場，安排大量被印尼及馬來亞排華的難僑。這個肥沃的地方，受到陳國基的外滙幫助，最早有拖拉機，勞動多數機械化，但始終仍然不能趕上季節。把這些中學生做到變鬼一樣，在農忙中，要從番禺、中山、順德、東莞僱來大批散工來解決。結果頗有成績，香蕉生得肥又壯，但在水稻中，稗草多過禾苗。

由於陳國基的捐錢，等於用錢買，買回了一個農場的黨委最尾書記，還一度到北京開會，有資格「面聖」。但他很倒霉，在文革期間他參加了旗派，在萬頃沙，東風與旗派經過一段生死的武鬥，而且打得非常劇烈，因爲農場中的學生是廣州來的，且對下放不滿，乘機發作。雙方到廣州搶調人馬，東風拉回大批主義兵，紅旗則抽調中大八三一兵團，而且有部分農民參加，在萬頃沙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決鬥，這時他們都不管什麼最高指示，如果對方越步半寸，均有喪命可能。但在黑夜中經常偸襲，結果受驚的是當地的農民。這次武鬥，使萬頃沙有五萬餘畝不能插秧，因抽水站處於戰場，常常爲某一方所控制。這時農場大部分荒蕪，不參加武鬥的乘機返回城市，剩下的則參加武鬥。這年給毛共帶來極大損失，萬頃良田，插秧面積不達三份之一。

當東風取得全面勝利時，這個罪名落在旗派的頭上了，眞是勝利爲王，敗則爲寇。這時不管陳國基捐多少錢，東風派都非要把他整死不可。於今下落不明，但也該落得這樣下場，因他有福不會享，偏要去做牛，做毛共的尾巴。

新生（七〇七月十九日）

所謂盟友實靠不住

自力更生不可仰人鼻息
反共復國必要把握時機

編輯先生：

讀本刊一四四期高調低彈集醉八仙「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篇七首文章，我爲他的話感動得血液賁張，難以名狀，醉八仙先生的文章就無需我加以讚語，但最後逼出像今日的台灣一番話，我便悠然神往到自己不知所云的一向見解：我們數萬萬中國同胞希望所寄，生命所繫的反共基地台灣，總應該自力更生，自求多福的有所行動了吧！

我的所見，自不免有人議爲「國家大事，豈可輕信少年喜事之徒，作孤注之一擲也哉」未譏議我的，但我總不明白：時代已進至美國人登陸月球，但我們的國步艱難，就竟蹣跚到倒退到數千年前也不如！老僧常談一句話，勾踐滅吳的往事是人人知道的，難道生聚教訓二十年的歷史是虛構的嗎？「毋忘在莒」的故事是怎樣的呢？今日的時間竟不如古人的時間了。數年前曾經與香港時報發生很濃烈的嚮往或關係，曾將此意與在香港時報寫專欄的列宿先生討論過，認爲國府偏處台灣，今年不戰，明年不征，便將寧爲玉碎不作瓦全的意見申述一番，而張先生亦以今日的台灣六十萬大軍，只能謀定而動，以策萬全，是只可以勝，不可以敗的一番理論來折服我，因此我對香港時報疏遠了，對寫專欄的張列宿先生不再去信提供什麼意見了。認爲國家事，我不能談，我只好安安分分的作一個老僧入定，田父守株待兔也就算了吧。假如眞的美國人的原子彈會發生再一次的奇蹟，我這個做田父的，或諸多大人物做田父的，也就一樣欣喜若狂的接還這一隻死兔。但很可惜這一類刻舟求劍，守株待兔的故事，是戲弄大多數過愚人節的，那我們還有什麼好說。

醉八仙作家這一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文章，其主旨是說明國與國間是只有利害可言，沒有道義可說，其歸根結穴的指出，自然是說到與我們自己有切身關係的台灣，然而他的文章，我不能說他是含蓄，或者故作聰明的由我說是他的言外之意是怎樣怎樣，因爲很明顯他的指出，止說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台灣爲唯一申張正義，消滅兇殘，拯民水火的基地，就卽使基於人道立場，每一個具有良知的人，也不忍見它受到危害，乃竟有一些美國人、日本人，竟出錢僱使一些小爬蟲來搞台灣獨立，以證實他這一標題，乃確是不易之論。

然我偏因讀他這一文章而感觸的連想到國與國間道義的不可靠，以反共陣營美國爲首的尼克遜總統，這應該是較爲傑出的人才，然而他在鴿派、孤立派、投降派的雀噪威脅下，明知毒蛇噬手，壯士斷腕的名言，與共黨談和，是不啻與虎謀皮，然而他偏要步步退卻，雖一時眼見柬埔寨處於千鈞一髮，得軍人的鼓舞，才開兵入柬，因爲受不住反戰派的指摘與威脅，終要以三個月爲期，到時履行諾言，撤出入柬部隊。今次讀本刊同期萬人傑主編的新聞以外，也有說到據所知美國國務卿羅傑士也是台獨幕後策劃人之一，……美國可以出賣中國大陸，出賣台灣又有什麼奇怪？

因此，我想到約畧八九年前，我僅以一個反共小民的身份，向報紙呼籲台灣要自力更生，不可仰人鼻息，反攻大陸，其勢已成，就必要把握時機，揮軍北指，若總以爲反共是全世界的事，我們不能單獨輕舉妄動，詎

不知短視的美國人，置於尼克遜總統左右的國務卿羅傑士，也是搞台獨的幕後策劃的，今日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也幾遭台獨的不擇手段，彭明敏在台軟禁期間，而也神通廣大，居然能逃出國，此中主縱，是可謂呼之欲出，台灣尚須等待配合反攻力量嗎？美國以一個盟主國家，主動參加越戰，至今日師老無成，要分批撤退，其想藉盟國的力量，於此可以想見其餘，眾所謂反攻大陸的良好機會，一次次交臂失之，養兵千日，用力一朝，難道國府諸公，真的「樂不思蜀」了嗎？又焉怪矢志靡他，反共透頂的本刊，見拒於國門之外！

（胡滌）

復興國家民族 有賴年青一輩振作 蓄鬚留髮成何體統

人傑先生：

弟甚忙，無暇執筆久矣。今拜讀貴雜誌第一四五期萬人意見的兩位讀者大作，爭辯青年長髮問題，我本人特別對「道德家的極權」學說，發表個人的意見。

一個年青的男子，應該昂首挺胸，朝氣勃勃，勤勞簡樸，向着正當的事業前途；國家民族的復興責任而邁進，這樣才配說一個中華民族的青年。如果留長頭髮，再加上留存一撮小鬚，穿起花花綠綠的狹窄恤衣，腰駝背曲，頭眼低垂，扮成男女不分，青年男性的英俊氣概，喪失殆盡。如果希望這些人來為國家民族之復興，簡直發夢。讓他們去跳舞、唱歌，甚至有少數為非作歹，這些人就勝任有餘。

惟是見仁見智，他們的墮落，與我無干，我祇發表我個人的觀感。好在我的兒子既有讀完大學，也有正受

一個留長頭髮的。而且他們更堅決反對長髮。難道他們就是「落後」，就是追不上「潮流」嗎？原因就是他們兄弟數人看到這些「潮流」是沒落的潮流，所以不向這些潮流來埋沒自己，這是值得我聊堪自慰的。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也是值得人羨慕的社會，人各有志，自由是應該的，但不應該將自由擴大到沒有範圍。假如一個兒子學了嫖賭舞蕩，四壞俱全，而父親的管教，是否道德家的極權呢？兒子是父親養大的，如果為了「自由」而出走，是否應該呢？一間學校，為了維護校風，不讓那些不男不女，暮氣沉沉的學生繼續墮落下去，執行整飭儀容，强迫剪去長髮，是絕對應該的。雖然學生有脫離學校的自由，難道學校就沒有整飭校風的自由嗎？任由自己教出來的學生走向頹廢派嗎？如果這樣叫做「道德家的極權」，每間學校有規定的校服

是教育家的「極權」嗎？教師管教學生，亦是妨礙學生的自由，又是什麼極權？

香港雖然有言論、思想及行動的自由，如果自由到兒女反對父母的管教，學生反對學校的紀律，市民反對政府的法律，這樣的自由，還成世界？留長頭髮，雖不是全數壞人，自應總是有失觀瞻，有失中華民族的尊嚴態度，學校不准學生留長頭髮，是絕對正確的。因為他們有管教的責任，如果你要垂頭喪氣，大可以去長髮學校讀書，有你的自由，學校是沒有權留你的。

我個人鄭重聲明，假如我本人的兒子，敢留長頭髮，穿起狹窄的花綠衣服，我絕對不准踏入我的家門，以免因墮落的不肖孩子而羞家！

袁暘照上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八日）

香港人吃的習慣要革命 以免坐待中共「宰割」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其時非也

萬人傑先生：

綜合一些外國青年人對中共與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我親自接觸過的外國青年），他們一般地認為：「中國人保守性强，以致故步自封，追不上世界新潮流（筆者註：這裏所謂新潮流並非指摩登玩意，而是指社會觀、人生觀種種）；讓中共這樣的政權來統治，才可以使中國統一起來、組織起來，到國際舞台上去扮演一個角色。」中國人民今天所遭受的苦難，這些幸運兒是沒法體會到：他們壓根兒就不相信今天仍有這樣的苦難存在於人間。可憐他們以人權為出發點，流血奮鬬給他們掙來今天的安樂和繁榮的祖先，已給他們忘記得一乾二淨。而中共這種「統一」，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新奇的刺激，足以滿足他們「不滿現實」的潛意識。因此，一句話說，他們認為中共的統治是「好事」。不單只青年

」的人，也時常發出這些令我們局內人啼笑皆非的論調。

可以說，這些外國學生也好、專家也好，他們的「中國印象」，大部份是來自香港的。他們怎樣在香港選取他們的資料，我們可以不必多談，但有一點是我們直接給人家的印象，就是部份中國人在拼命多掙點錢，準備隨時遠走高飛；部份中國人過一天是一天，盡情享受自己辛苦的收穫，一如　先生最近在報上提及六七年暴動事件後，香港人在「吃」的消費上大大增加，酒樓茶肆如雨後春筍。至於我們這些反共人士，也只能做到口誅筆伐，而這口誅筆伐的文章——就我個人意見——也只適宜「自己人」

外」宣傳的作用並不大（其理由在前兩函中已有詳述）。

口誅筆伐是要繼續下去的——把中共眞相暴露於國人以至世人之前，是我們的責任。然而除了口誅筆伐之外，就不能夠有別的實際行動嗎？所謂實際行動，不一定是要呈報警方，要求批准才能進行的行動。準備一走了之或是聽天由命盡情享受都不是我們香港中國人所應有的態度，而我卻深深地感覺到一般香港人對「吃」這方面正在養成精益求精的習慣，講究調烹之外，更講究食物來源的鮮美。不只一次，我跟幾個朋友上館子，當我提議到西餐館去一趟，他們都不贊成，理由是西餐館裏的都是「雪東西」，吃不出半點「鮮」味來；有一次為着大家有事情商談，我以為西餐館環境比較幽靜，建議由我作東道，到較高尚的餐廳去，也遭到這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非傳統方法的食物不吃之謂）的朋友們齊聲反對。

早在六七年暴動之前，中共就在港九各地增開了不少酒家，利用其物質供給的方便，準備大做港人生意，並要鬪垮港人經營的茶樓酒館（在此以前，港人經營的小型百貨業就可說完全給鬪垮了）；還吸收了不少從業員，供給他們宿舍，讓他們在工作之餘又可「學習」。暴動失敗給港共帶來的唯一好處就是香港人的胃口增加了，他們可以繼續在茶樓酒館的經營上繼續動腦筋，糧食的輸入繼續增加了，而且可以任意操縱價格。我不否認香港糧食非靠外來供應不可，而中國大陸供應了香港糧食的大部份乃是地理環境使然的事實。然而在航運發達的今天，香港幾百萬人的糧食實在沒有「非仰給大陸不可」這回事（除非你非「鮮味」的東西不吃）。貴雜誌社論指出過：抬高香港糧食價格，刺激物價上漲的是左派商人，也有文章（記不得是否「萬人意見」）要求大家在香港少吃一點（大陸食物），國內的同胞就可多吃一點；理由是香港人消費多些，中共就輸出多些；反過來亦如是。光是從貴雜誌獲悉的上述兩點理由，已夠使我們香港人要多吃凍肉，少吃「新鮮肉類」了。

香港今天已走上工業城市的道路，將來要發展的主要也是這條道路。香港同時也發展旅遊事業，遊客到香港來，我們當然要讓他們嘗嘗地道的鮮味食物，然而遊客不一定欣賞我們這種「食的文化」，而我們自己卻沉迷在裏面；我聽過一些飲食業的朋友訕笑遊客不懂得吃：要把菜弄成不中不西，既鹹且甜，他們才認為好吃；在外國開中國餐室的朋友說許多外國人根本不理會吃的是什麼，他到中國餐廳來不外是領略一下那東方情調的設置，能換一下環境氣氛而已。我們到美國去的留學生為了每天吃炸魚條凍鷄腿而叫苦連天，到德國去的說只有漢堡牛扒和啤酒可以吃；然而人家這些高度工業化國家的人民生活多姿多采，遊客遍佈世界，決不只在吃方面尋求滿足。而我們今天要走的也正是工業化道路，在走向工業化的路上，人們是不可能花太多時間在上街買菜，下廚弄幾味這些瑣事上頭的——偶爾為之則可。英國過去是海上霸王，也曾經是餅乾王國——英國的餅乾，曾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現在雖然已給丹麥、荷蘭等國家後來居上，然而英國產品的質素，仍然是保持着一定的水準；英國現在最有名的幾個餅乾製造廠（譬如說JACOB），都有一至二百年歷史的，他們不是位於蘭開夏郡，就是在約克郡，這兩個郡（相當於我國的省）先後是英國棉織業和毛織業的製造中心，而這兩種製造業又是英國工業革命後首先發展起來的工業，餅乾廠開設於斯時斯地也，宜乎哉！

也許有人認為，今天我們到市場買菜，總比到「士多」買冷藏的船來食物要便宜。貨物的價格，要看來貨的多寡而定；假定銷場大，來貨是一大宗的，運費也酌量減輕，價格自然較低。今天歐、美、澳、紐等地都糧食過剩，正在到處找海外銷場。不過他們都十分謹慎，認識清楚了一個地方的市場情況，才酌量出口到這地方去。

美國也曾經打算向香港推銷「雪雞」，但「丹麥光雞」既然在香港有了市場，他們也就中止插手經已飽和的雞市場，以免兩敗俱傷。所以，如果香港人能夠大量消耗海外糧食，那麼船來食物的價格比大陸貨還要便宜也不算是一回事。

香港人有這麼多的理由要改革一下吃的習慣，假如不付諸行動的話，那就不難應了外國「觀察家」所說「只好坐着等待宰割」的話了。

尉遲原上（八月九日）

中共的科學「成就」能吸引知識青年「同情」嗎？

嚴正

讓我從第一四四期的萬人雜誌裏，引述一篇文章的兩個片段——『……顯然氫彈、人造衛星容易吸引一般知識青年……』『……若干科學成就。一個所謂自由社會中的青年，不難被吸引得同情那一方面……』

在我本人來說，我有充分理由沒有被氫彈、人造衛星和若干科學成就所吸引而同情「那一方面」，但卻被以上所引述的兩段話所吸引而把我蘊藏在心中的理由發表出來。

我是一個「所謂自由社會中的青年」，這是肯定的。至於是否有資格被稱為「知識青年」，那就要等候以解釋「知識分子」出名的那位「大作家」的裁定。

我不否認這兩段話的眞實性，的確有一撮人——不只是青年，甚至中年和老年都有——被氫彈、人造衛星和若干科學成就所吸引，這只不過他們從事實的表面來看，就輕率地同情「那一方面」。假如他們能夠冷靜些深入研究一下，就會發覺他們的行為實在太魯莽、太衝動。

先拿氫彈及人造衛星來談談，這兩件東西，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天，看來已經算不得是什麼了不起的

新鮮科學產品。它們的原理和製作過程，舉世皆曉，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只要有足夠的資源就可以造得出來。「那方一面」沒收了七億人的財產，強迫七億人長期勞役，光是這兩點，已有足夠條件把氫彈和衛星造出來。所以成功並不算得是什麼了不起的一回事，如果失敗了就不知怎樣向被逼着過了逹二十年所謂幸福生活的人民交代。他們沒有一天不是食不足半飽，衣不足蔽體，醫藥奇乏，文娛缺如。一些有生以來也未嘗過這種滋味的「所謂自由社會中的青年」，他們會替「那一方面」申辯說：「為着要成為『核子國家』當然要吃些苦頭喇！」好像吃苦頭是成為「核子國家」的必經階段。可是，事實證明他們申辯的理由不成立。因為大家都知道，創造氫彈的國家，它的人民生活水平和「那一方面」的相比，眞有個天淵之別。其實一個國家連衣食的問題都解決不來，就去造氫彈和衛星，簡直是不理人民死活，只顧充撐場面，正如西諺所謂「把堡壘建築在沙灘上」。想到這一層，我們還有理由同情「那一方面」嗎？

至於若干科學成就，我不知指的究竟是那一些？根據「那一方面」的公佈，可謂洋洋大觀，大有目不暇給之勢，我只好信手拈來，引幾件最有代表性的來講講：

衛星田——這是一件轟動一時的偉大科學成就，由一羣既紅又專的先進農業專家，費了不少心思，經過多次實驗，發明這種新的種稻方法——深耕密植——據說每畝也產米萬斤，打破全世界禾田產米紀錄。各位如有興趣想知道，羊田情形，請翔閱當時「愛國」報章，圖文並茂，令人不勝回味之至。

小土高爐——這又是一件輝煌的尖端科學成就，在全民大煉鋼的期間，不論街頭巷尾，那管樹腳井邊，築滿了小土高爐，喝令人民把他們家裏的鐵閘、鐵枝、鐵鑊、鐵鑪、菜刀、柴刀、門鎖、門較、香爐、香案、燭台、燈座，通通刮個淸光，丟進爐裏，煉出一堆堆廢鐵來。從前秦始皇也曾收天下之兵器鑄成金人十二，料不到數千年後的今天，竟會歷史重演，可是今次卻連半個金人也鑄不出來。

鷄血針——從雄鷄冠裏，把血抽出來注射入人體內，據稱能醫百病，起死回生。這項「驚人」的醫療方法是由敢作敢為的醫療隊，根據先進的老大哥所發明的「組織治療法」衍生

的人士，如果不幸有病的話，不知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注射鷄血的治療。

人工合成胰島素——胰島素是治療糖尿病的聖藥，從動物胰臟提煉出來，所以成本很貴。如果能夠用人工合成，賣價當然會大大下降，對貧苦的病人來說，是個特大喜訊。可是且慢歡喜，自人工合成胰島素宣告「誕生」至今已有四年長，從來沒有過一瓶在市面上出售，內裏顯然大有文章。據說合成胰島素是在一九六六年製成，當時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茶的時期，所有有名氣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如華羅庚、馬思聰等，無一不被鬬到死去活來。為避免無辜而受折磨和侮辱，一些知識分子只好硬着頭皮宣佈他們可以解決歷來各國科學家所不能解決的難題，蒙混過關。像合成的時期，一些音專裏的教授們，為着不要被人認為是落伍分子，迫得交出「決心書」，要一年內寫成十二個交响樂和五百只有革命性的歌曲，結果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得到，這事是由馬思聰向記者透露的。

從最近上演的一套電影，我知道「那一方面」每七分鐘就有一輛汽車出廠，同時也在報紙上看到「那一方面」向意大利購入引擎由美國製造的汽車；我又收到要求郵寄燈泡接濟的大陸來書，報章卻道長壽燈泡製造成功，事實與報導相違，經常出現，眞令人啼笑皆非！

上述各項科學成就，不知能否吸引所謂「自由社會中的青年」同情「那一方面」？又不知能否「把一個有自由思想而可能同情某方面的青年人

徐速出醜記

竟敢指責李白無地理常識 他的地理常識不如小學生

李家文

徐速在「當代文藝」寫了一篇「辨誣」文，不知怎的，竟然考起據來，指責唐詩仙李白缺乏地理常識，因「黃河之水天上來」是不合情理。渠指出：「天在那裏，黃河分明是有源頭的，因為李白的地理常識不夠，只能用『天』來增加它的神秘性。」如徐速有欣賞文學眼光，或對舊文學稍有涉獵，便不會憑空臆度，而致出醜到如此地步。

（編者按：徐速的地理常識乂如何？在齊乂簡寫的「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一文中，已批判得體無完膚。見本刊一一九期十八頁；單行本五一至五二頁。）

李白不但詩好、文好，而且地理亦好。李白與韓荊州書云：「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可知李白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境地，其地理常識之豐富是肯定的。因為李白最愛研讀地理書籍，一如今人在大學唸史地系，且還選了地理組。

水經注，其中有一段云：

「自三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有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如疾也。每見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而始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而李白不但耳熟能詳，而且「活學活用」，因其「早發白帝城」，即由此文演繹而成者。其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而徐速竟說李白地理常識不夠，在學術而言，未免出醜。

導演良心哪裏去 社會風氣全不管

萬人傑先生：

今天香港社會風氣如此之差，雖然是外來的惡習，然而不少違背良心的中國人在興風作浪。我們雖是來香港借寄居，但不能看着邪惡佔據書刊及影片，汚辱民族文化藝術，故用粗淺的學識，寫了一篇「大導演與小偷」短文，給予回擊。但這種短文相信「萬人雜誌」才肯發表，望萬先生支持，並請代我給一四六期筆名「一個教育工作者」致敬！

林中原（八月十日晚十一時）

大導演與小偷

在人們的觀念中，大導演是受尊敬的，小偷是受討厭的。然而在金錢支配一切的今天，大導演與小偷沒有什麼分別，只不過他們的方式不同。

今天的大導演可以說比小偷更可恥，為了達到金錢的目的，用自己憑空揑造的東西代替社會現實，將女人的肉體充當藝術，搬上銀幕。還拉攏報刊大力宣傳，以達欺騙觀眾目的。

「報仇」的內容空洞無聊，只是為着一個來歷未明的女人，幾乎演成三十年代五四運動的民族鬬爭場面，然而所塑造的人物及背景，完全違背時代。那個主角的頭髮已超過七〇年代的披頭四，何來藝術？

「報仇」的影片能得到百萬票房及亞洲影評金禾獎，眞是怪現象。我除了對這社會風氣嘆息外，要用熱血跟那些只要金錢沒有良心的百萬編導者及明星周旋到底，我堅信民族文化正氣浩然！

林中原

代郵

蘇文運先生：信悉，請告通訊處。

陀虹先生：即通電話，領取稿費。

——編者

代郵

則章先生：來信收到，未寫通訊處與電話，無法聯絡，擬約請先生寫人物掌故，並非罵戰文，我們決不與潑婦鬬嘴，也不與流氓鬬罵，一本「後發制人」的「射馬擒王」戰術，只對付首惡，受威斧利誘者概不過問。他種了多少惡因，必要他加倍吃下多少惡果。智珠在握，我們的「打」法另有一套，決不會把先生拉下來趁這趟混水，請放心。構通聯絡，以使面商今後供稿辦法為吩。

——編者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迄無表示反共的鮮明立場 向日本一面倒是危險賭博……萬人傑
從安史之亂看毛共必亡……古鶴翔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一）……無牌教師
「停火」前的中東國家巡禮……天涯客
江青與林彪同病相憐……魯遲
毛澤東第一次倒楣時期……崔羽
詩人楊騷之死……待旦
辯論通姦幾動武……胡寶
章衣萍筆下的文人逸事……慶餘
爭取中文平等地位……賣油郎
為潘金蓮辯誣……寒山碧
一項呼籲……黃思騁
售票員與公僕……江城子
人海百態：狗馬貼士（下）……萬人傑
左記百醜圖之四……蕭平
中共密鑼緊鼓籌開「人代會」 紅線女赫然提名為候選人……香港客
國會
尼克遜：「朋友，沒辦法，只能助一臂之力呀！」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五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〇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九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新聞以外

迄無表示反共的鮮明立場 向日本一面倒是危險賭博

萬人傑

陸海安先生赴日觀光歸來，認爲我們目前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增進與日本的了解和友好關係。因爲美國撤退後，亞洲領導地位將由日本取代，必須打好與這位老細的關係。但老萬以爲，日本一直沒有表明反共立場，如果向日本一面倒，未免太危險；二十五年前的「大東亞共榮圈」會由此死灰復燃。

赴日「觀光」所得

名政論家陸海安先生應邀訪日，回來後發表了幾篇文章，第一篇是「到了東京」；第二篇是「日本與香港」（包括：㈠索償問題說起；㈡軍票絕對是廢物了；㈢良好關係的必要。）第三篇是「對日關係的認識」。

中日結束了八年戰爭，時到今日，日本在美國扶植下，以戰敗國而躍登世界第三經濟強國；今後更整軍經武，在可預見的將來，日本必然是富又強的國家。慘勝的中國，卻一分爲二，擁有七億多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了達成「世界革命」的好夢，把人民褲帶束緊了二十年，且還要繼續束下去，愈來愈緊。踞處台灣的中華民國，一來局面太小，二來受制於花旗佬，因此喊了二十年反攻大陸，解人民於倒懸，卻是有心無力。

在此美國實行退卻政策下，日本日益壯大中，老萬對中、日問題頗爲注意，因此陸先生的幾篇文章，特別感到興趣，這五篇文章都詳細讀過，希望從而學習一些新理論。

上期，老萬就索償問題發抒了一點意見，和陸先生見解雖有參商，相信對問題的研討，陸先生也一定能容納鄙見，不認爲老朋友故意抬槓。

寸土必爭

不過，索償問題還是小事，誠如陸先生說，「對日關係的認識」是每個中國人所面臨的課題。

陸先生說：「作爲一個新聞記者的我，要增廣見聞，擴濶視野，應對各國情況有更深刻的認識，今回到日本去，正是如此。看到今天的日本究竟是怎樣的日本；也懂了爲什麼蔣總統一筆勾銷對日賠償的要求，從大處着眼，努力於中日之間的眞正了解與友好合作。」

二十五年前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蔣總統對日寬大，一筆勾銷賠債，的確博得很多人稱頌；也正如陸先生所說，沒有永久的敵人，這做法該是高明的。但二十五年後的今日，還會有一個日本人記得蔣總統當日的寬大嗎？且不要說與北平眼去眉來的日本政客、商人；就是一直和蔣總統拍肩膊，稱老友記的佐藤政府，爲了尖閣羣島一點點的利益，鬧得很不愉快。美國答應在一九七二年把琉球「歸還」日本，日本認爲尖閣羣島屬於琉球，因此，也是日本的領土，因而向中華民國提出照會。實則琉球的地位還未確定，日本之力爭尖閣，於理不合。

美國要將琉球「交還」日本，不過私相授受，在法理上，要經過二次大戰的同盟國共同認可才能決定誰屬。琉球還未到手，日本人竟要指尖閣，眞是豈有此理！

對敵人「寬大」的結果

陸先生提到二十五年前的舊事，相信蔣總統暗地裏也會後悔。若干年後，日本既富且強了，對中國人是福是禍，明眼人可一目了然，相信蔣總統也不會矇查查看不見這遠景。

對敵人寬大有時會造成後患，今日中國大陸赤化，何嘗不是蔣總統的寬大政策造成的？甚至，今日國府對共產黨同路人仍然是「寬大」，于氏兄弟之「感化兩年」可以爲例。

二十五年前蔣總統對日寬大的政策，今天卻吃到了一點小小的苦頭。陸先生以爲當日蔣總統做對了，今後要「努力於中日之間的眞正了解與友好合作」；可惜他沒估計到「了解」是要「互相」的；「合作」也必須「雙方」，因此必須看清楚對方意圖，才可以訂下自己的政策；貿貿然要了解、合作，很容易自討沒趣。

亞洲前途的看法

陸先生說：「美國今天正逐漸的從亞洲撤退，依照尼克遜主義，要亞洲各國自己來擔任保持獨立自由和對抗赤潮的主角；這是二次大戰以後亞洲情勢的巨大變化，今天還只是開端而已。

「儘管我們可以對尼克遜失望，甚至有人指責尼克遜出賣盟友，那只是對他期望過高與寄存幻想的結果而已，於事無補。在國內的巨大壓力之下，尼克遜在亞洲若不採取低姿態，他的政治生命就可能完結；實迫處此，無可奈何！

「亞洲各國如何自救？尤其東南亞各國，在共黨武裝着進迫之下，如何能免於赤化的噩運呢？是否能夠填補美國撤退所遺留下來的眞空呢？這豈僅是沒有把握的事情，實在是十分危險的情勢！

「環顧全局，假如作為世界三大經濟强國之一的日本能夠挺身而出，擔任比較積極的角色，協助東南亞各國來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的話，也許有一點希望來維持現狀，保持自由與獨立。

「但日本正在遲疑中！

「趁着美國勢力還未全部撤出之前，我們的主要課題應該是：如何增進與日本的了解與友好關係，而不在於賠償問題作不會有結果的爭論吧？」

日本不是堅決反共的國家

說得淺白點，陸先生認為花旗佬在亞洲棚尾拉箱是勢所難免的了，尼克遜受到國內壓力，顧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怪他不得。花旗佬走了之後，環顧亞洲，只有日本有能力與共黨對抗，為了保持自由、獨立，非與日本「真正了解」、「友好合作」不可。

一向目光遠大的陸海安先生，對亞洲未來的命運，瞭如指掌，他的觀察當然不會錯到那裏去；老蔣也承認日本復興迅速，能夠有實力與共黨對抗的，捨日本再找不到第二國了。

但陸先生忽視了一點，日本並不是一個堅決反共的國家，只是一個投機的國家。他們有了充足的財力、武力後，會不會拿去對抗共產黨？抑或以之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舊夢，卻很難說。那麼，我們的「了解」「合作」，豈不等於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相信陸先生作了數日訪問，也不會訪得出日本的真正意向，如果草率把國運交付在日本人手上，是一宗危險的賭博！

向日本一面倒是不智

權衡大局，亞洲非共國家為避免受紅潮淹沒，團結一致來對抗共產黨，當然是明智之舉，許多亞洲國家都覺悟到，以為可以保持「中立」而免於受共黨滲透簡直是夢想，日本肯「挺身而出，擔任比較積極的角色」，當然是亞洲國家所歡迎的。不過，其出發點一定要是「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的，這一點，恐怕連把他扶植起來的美國也不能保證。

為了遏止亞洲紅潮氾濫，我同意陸先生的說法，不該再與日本為敵；可是我反對「向日本一面倒」。今日，日本雖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强國，可是許多有錢佬可以傍，許多有錢佬卻不能傍的。比方說，這位世界第三位大財主，連二十五年前一筆小小的舊債也聲明「有得賴」；尖閣羣島一點點的油源，卻唯恐執輸，像這樣一個濶佬，怎可以傍得成功？

因此，我們萬不能對日本無條件一面倒，一定要弄清楚他的反共立場才可以和他修好。

「獨立」「自由」的先例

陸先生以為日本「挺身而出」領導亞洲國家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就可保持各國的「自由」與「獨立」，這一點，老萬並不如陸先生的樂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向日本一面倒的「國家」，能保持「獨立」與「自由」嗎？

滿洲國是一個例子，汪精衛又是一個例子；日本發動「東亞聖戰」，是想把東亞各國變成滿洲國一樣。當年日本發動戰爭，想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這夢想使到日本及其他國家死人無算，可惜最後還是未能達到。

二十五年後的今日，為了對紅潮的恐懼，我們要自動投進這共榮圈內，如果大家都向日本一面倒，則日本今回可不費一兵一卒，就完成二十五年前的夢想，成為大東亞的盟主，結成這個「共榮圈」了。

如果結成「共榮圈」是用來對抗共產黨還可以考慮，可惜日本人到現在還不斷向共產黨拋媚眼，這樣一個投機取巧的國家，要他「領導」亞洲，實使人躭心。

從安史之

我們讀歷史的目的之一是：鑑往知來。

唐朝自從安史之亂以後，即種下滅亡的種子，因為安史之亂並非由中央政府的勝利，毋寧是中央政府和安史部將妥協的結果。換言之，唐朝只求安史舊部名義上擁護中央，即使之仍據舊地為節度使。因此，安史亂後，各地節度使大部跋扈不馴。這情形一直到唐憲宗時才畧有轉變。其實憲宗雖曾討平西川、夏綏、鎮海三地，使藩鎮懾服，但藩鎮之禍根未除。

唐憲宗雖為英主，而卒為宦官陳宏志所弒，因而宦官力量高張，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七朝君主，均為宦官所立。唐朝一方面受藩鎮的壓迫，一方面受到宦官及黨爭影響，於是日趨衰弱。自穆宗至宣宗，四十年間，黨爭不息。牛僧孺，李德裕兩黨，各有宦官支持，因私黨利益而不顧國家之禍福，鬬爭不絕。

在唐僖宗時，由於降將朱全忠平定黃巢之亂，全忠遂得坐大；其後朱全忠誅殺宦官，遷昭宗於洛陽，不久弒昭宗而立昭宣帝。至公元九零七年，朱全忠廢昭宣帝而自立，是為五代之始的梁代。

由唐朝演變出五代十國這紛亂的局面，可以說是安史之亂的結果。在十國中，吳、吳越、前蜀、楚、閩、南漢等六國，均為唐末之藩鎮演變而來。

我們且把唐朝滅亡的情況和今日的毛澤東皇朝對比一下罷。

在毛共席捲中國大陸以至韓戰期間，那可以說是毛帝勢力最與盛之時，跟着什麼「大鳴大放」、「大躍進」等措施，頗如天寶時期之日趨沒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那就好比安史之亂了。安史之亂打碎了唐皇朝的統治權；正如「文化大革命」之摧毀了中共的統治基礎一樣！

唐朝中央政府無力收拾安祿山、史思明所造成的殘破局面；正如毛澤東無力收拾「文革」的混亂局面一樣。唐朝中央政府要向安、史舊部讓步，向軍人低頭，准許軍人割據；毛澤東也要向「革委會」，即向軍人低頭，以換取表面上的「全國

陸先生指出：「我們的主要課題應該是：如何增進與日本的了解與友好關係，而不在於對賠償問題作不會有結果的爭鬧。」

我覺得，這不過是陸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友好，必須基於互利的，我們對日本友好，也必須日本對我們有友好表示。四百萬香港市民對日本算是友好了，單是「小巴合法化」，已先貢獻了一大批港鈔給日本人，試看今日的小巴，那一部不是「日產」的？每一個坐過小巴的人，都等如間接資助了日本成爲世界第三大財主，可是這位財主卻不肯還香港市民的遠年舊債。

如果岡田晃表示對香港市民友好，可以要求日本政府大大方方撥出一筆「基金」，辦一些福利事業，在世界第三財主是一筆小數目，在香港市民心目中是友好善意的表示，如再有人搞索償，也不會得到人們同情。

但岡田晃只會開出一張十年的期票，一切口惠而實不至，只會在香港刮龍，對討債的人疾言厲色，一句「英日和約已經搞掂」，就將事情丟開，怎能服得人心？

「友好」應基於平等地位

陸先生勸我們增進對日本的友好，我們卻希望日本先對我們表示一點友好。

陸先生以爲如果日本不挺身而出，整個東亞會被赤化，今後我們要靠日本照住，因此非向日本佬拍肩膀不可。其實，如果整個東亞赤化，日本可以置身事外，巍然獨存嗎？

就算日本可以不受赤化，到時也不可以將過剩的產品，向這廣大的市場傾銷，一如今日的香港一樣。

即使日本「挺身而出」，以他們的財力武力對抗共產黨，也不過基於互利，我們用不着向他跪拜謝恩的。他們既知道「共存共榮」的道理，別的國家若不存在，日本那有「榮」的可能？

我只贊成彼此處在平等地位，以及出於眞誠的友好；不贊成附庸的思想，更不贊成向日本大老細諂媚，求取他們的「保護」。

共必亡

古鶴翔

何況，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劉派飽嘗

未必不心懷二志；毛林之間也你虞我詐？

肯定的說，今日的毛共政權，已走到了總崩潰的前夕，其局而比安史亂後的情況更危急。循着這道歷史軌跡看今日大陸，毛共的滅亡是必然的，定命的，不可挽回的。

請看：在武漢，反毛的活動不但未曾停息，而且反毛派仍在以各種方式展開進攻。「長江日報」及「湖北日報」招供說：「階級敵人接過革命口號，歪曲黨的政策，進行翻案，妄圖再舉。……在敵對鬭爭中，我們既要放手發動羣眾，把一小撮隱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又要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抓好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鬭爭。狠批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以極左的面貌出現，用革命的詞藻，把自己僞裝起來，大造反革命輿論，煽動反動思潮，流毒很深，影響極廣。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徹底孤立和堅決打擊極少數最頑固的敵人。」

毛共雖然說什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但分明是「一大堆」，倘若不是「一大堆」，怎會「流毒很深，影響極廣」？

其實毛共近日不斷的在各地公審、殺人，卽證明整個大陸已處於大爆炸的前夕了。要不然，何以由上海至廣州，由北平至深圳，都要公審殺人？

卽使在公審殺人的威脅下，人民仍然不斷地反抗和逃亡，上月份本港報紙卽報導由大陸逃抵本港的難民當在萬人以上。

爲什麼人們要不斷反抗，不斷逃亡呢？請看星島日報的報導：「經過鬭批改之後，農村現行的措施，更比以前苛刻，現在農民連享用自己生產的水果也要受到嚴格限制。……農民自己飼養雞鴨，前些時候也曾進行調查登記，並規定今後如果自行繁殖，所增加的數量也必須隨時報告生產隊，中共當局之所以要統計家禽的數字，目的是爲了定出產品及家禽收購數字。」

共黨收購了產品，將作何用途？決不是爲了供給人民生活所需，而是運出大陸換取外滙。請看美聯社倫敦六月十六日電：「今年英國跟中共的貿易，正在趨向於打破紀錄的水平。政府人士說，倫敦與北平的關係正在溫暖起來……。毛澤東在北平的五一慶祝會上，在公眾注視之下，停步跟英國代辦丹遜閒談。中共一位副外長上週在北平出席英代辦爲慶祝英女皇壽辰而舉行的酒會，並一起舉杯爲英女皇祝壽。」

由上述報導，可以看出兩點：第一，爲了外滙，毛共不惜一切爭取友邦，甚至爲「封建勢力及資本主義象徵」的英女皇祝壽。第二，毛共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極力「團結」（鶴翔注：卽欺騙）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每當毛共極度孤立及危急的時候，卽發出「團結」的口號，例如「統一戰線」這口號就是在毛共極孤立，極危急的情況下發出的。

毛共已到了滅亡的前夕，但願中國不要演變成五代十國的局面，中華民國政府應該好好地利用這情況。蔣經國在「和平的歷程」一文中說：「七十年代是速度時代，誰料定驚天動地之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

如果說安史之亂對唐朝的影響，與「文革」對毛共的影響會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在這快速的七十年代，後者的敗亡必要快過前者。

那些陰謀分裂中國的賣國集團，應該醒醒了。吳三桂的結局是悲慘的，美金或者日元不能改變「新漢」的命運！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一）

無牌教師



第一章 緒言

筆者是個熱愛朗誦藝術的人，所以對本港音樂節中的重要朗誦項目，自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九年，沒有一年不去觀摩。例外的只有本年（二十二屆）。原因之一是：評判員雖有三位，實際上唱重頭戲的仍是一人，而我對這人已早有認識，沒有再去觀摩的必要。原因之二是：所選材料古文太多，青年學生無法唸好。而且我在本刊一〇一期曾指出論語中的「侍坐章」人物太多，語氣不容易掌握更難唸好。

不料，本年三月六日正式比賽時，「侍坐章」的「工商杯」竟為聖保祿中學的戴月華同學毫不費力地輕易捧去。據她自己說：「這次參加比賽，事前只練習三次，為時約半個月。」評判蘇文擢先生指出：「這可以說是本屆音樂節以來一次最好的收穫。這組比賽項目為中六女生散文粵語朗誦，而選取的散文，是一則文字艱深，和包括了很多人的性格在內的文章。全文雖則不長，卻有如一齣獨幕劇。……無論從台風、聲調以至對文中每一人的性格，她都表現得淋漓盡緻，這一發現，可以說是朗誦中最佳的收穫。」（見三月七日工商日報）於是戴同學便以九十二的高分獲得冠軍。

最初看到這項消息時，真以為自己「跌了眼鏡」，可是根據過去「練習」國語朗誦的經驗，一篇詩文不練到百遍以上，便不容易唸好；而戴月華同學卻只練習三次，便能唸得那麼好，我不相信國語和粵語的難易竟會差得這樣厲害。更令人吃驚的是：戴同學不但奪去了「工商杯」，而且最後在三十項冠軍決賽中，還居然奪去了總冠軍的「中國筆會杯」。事實如此，除了承認她是「天才」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解釋？雖然，這事在我心中始終是個難解的謎。

不久之前，看到李棪教授在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舉辦的「中文朗誦問題研討會」的致辭，和蘇文擢教授在「現代教育通訊」創刊號上發表的「略談朗誦」兩篇大文，這時那個謎底才算揭破：原來他們都把「朗讀」當作「朗誦」了。不錯，「朗讀」等於背書，記熟課文之後，一次不練也可以大聲背誦（即朗讀），何況戴同學還練了三次呢？

筆者對於本港的中文朗誦，過去曾發表過不少意見（筆名不同），我之所以一再饒舌，一是由於喜愛朗誦藝術，希望能看到它一年好過一年；二是由於不忍看到許多青年學子浪費寶貴的時間、精神，從事一種無意義的活動，一個個都變成「新學究」。僅此而已。

慚愧的是，因為自己人微言輕，雖然提出許多具體意見（如評判標準、評分比例等），依然無補於事！從二十二屆所發生的種種跡象看，今後的中文朗誦，很難擺脫下列各種偏差：

一、古文越來越佔優勢

朗誦是屬於新文藝世界的，不管多少人自古籍堆中引經據典也無法把它拉進古文陣營裏去。誦的內容以新詩為主，所以名之為「詩歌朗誦」。朗誦舊詩自然也可以，但一定限於淺近易懂的作品，因為朗誦的主旨，在使觀眾欣賞內容，含有娛樂成分，所以它常常出現於羣眾集會中。羣眾並不是個個都熟讀古詩的，如果誦的人費盡氣力卻引不起聽者的共鳴，豈不是大煞風景？至於搖頭晃腦站在台上背古文，毫無疑問地會惹起一陣哄堂大笑，也能達到「娛樂」的目的，可惜那只是以小丑的腳色來欣賞他，和朗誦藝術絲毫無關。

本港中學的國文教材，文言文選得太多，已為社會有識之士所公認，最近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每個發言的人都認為古文太多，學生無法消化。但礙於政府規定只好逆來順受。可是「音樂朗誦節」中的中文朗誦節目，是可以自由選擇的，我相信鬼佬不會干涉，為什麼還要選那麼多的古典文，這些人員是教育當局「古文第一」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古人讀書、作文多利用「三上」（馬上、枕上、厠上），現在香港學生比古人又多一「上」；此一上乃「台上」也，他們是「娛樂不忘古文」，即令是站在台上應該輕鬆一下表演「朗誦」的時候，也非背誦「論語」、「孟子」不可。難道以為青年們在學校所受的古文壓力還不夠，而再予百上加斤？我不曉得這算什麼心理。

二、輕視國語

本港青年由於不懂國語，所以在寫作方面進步很慢，這個道理連身為英國人的教育司簡寧先生也都明白；八月七日他在無線電視明珠台「每週論壇」節日中，即具體指出「香港的中文中學應以國語講授」。在「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中，柳存仁博士曾主張：「現代的中國文學是國語的文學，在香港，用國語教學是刻不容緩的，應該速辦國語訓練班。」周法高教授除主張：小學加授國語注音符號、多方面培養師資（國語的）之外，並主張：「加強國語朗誦、辯論、話劇諸方面之活動。電視及電台廣播應加強國語節目。」我非常贊成周教授這些主張，這才是真正為青年人着想。其實青年人學國語是絕對需要的，這運動之所以千呼萬喚「不」出來的癥結所在，前聯合書院歷史系副講師陳福霖氏有一段話說得最為中肯，他說：「因為香港地方小，在一個地方環境從小生長出來的人之思想，總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所以我覺得一般在香港長大的人，特別是年老的一輩，思想通常總是限於地理上之環境，即是不能夠把眼光放濶點，把標準定得高點。」又說：「大部仍人——其實這是香港人共同之弱點

——在做一件事情之前，總會考慮到這件事對我本身是否有害處，又或者是否有好處。如果對本身沒有好處，也沒有害處的話，那也不妨做做。但是如果發現有害處的話，無論這件事與其他人有任何利益，他必會有所猶疑。」

學習國語得到好處最多的是青年人，而老年人不與焉，可是，大權是操在老年人手裏的，當他們權衡利害時，自然會「有所猶疑」了。

所以，他們雖在最宜使用國語的場合，也非儘可能地使用粵語不可。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評判人選和國、粵語的比例方面看出輕視國語的具體事例：二十二屆的中文朗誦評判員，名義上雖爲三人，但事實上並不是平均分配，尤其是李輝英先生，雖然也是三位評判員之一，可是只評判兩三場，有許多國語比賽的評判，都被別人越俎代庖了，他的出現，似乎只是「聾子的耳朵——裝飾」。我們旁觀者看了，不禁生出「同遮唔同柄」之感！不知李先生所感受的是什麼滋味。中文朗誦在香港雖不能完全使用國語，至少應該和粵語平分秋色，但該屆的比例是：粵語佔五十八項，而國語僅佔十四項——連粵語的四分之一也不到。提倡國語乎？排斥國語乎？

三、依舊堅持「學究調」

李棪教授和蘇文擢講師，都是「中文朗誦顧問委員會」成員之一，他們對中文朗誦的言論和觀點，自然也可以代表該會。我們從蘇先生「畧談朗誦」一文中，可以看出他對朗誦的看法是這樣的：

㈠他認爲「合詞式」的「口語化」的朗誦，等於古代的「諷」，和「誦」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他贊成的仍爲「吟誦式」的「學究調」，並引朱自清、游國恩二氏在「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中，所說的話爲依據（其實並非如此）。

㈡他認爲朗誦是極度自由的，誦的人可以自出心裁處理任何讀物，聽的人也可以作出自以爲是的評判。換言之，他認爲朗誦方式沒有一定的標準，怎樣唸都可以，評判時也可以憑自己的好惡。雖然他也知道「一個應該共同信守的原則，就是忠於誦材的問題，諸如忠於『方言』，忠於『音讀』……而最主要的，如何去體會和表達誦材的風格。」可惜他所信守不渝的「學究調」，恰是無法「忠於方言」，也無法「忠於音讀」，更無法「體會和表達誦材的風格」；因爲在「吟誦」時有個相當固定的調子，一篇詩文是由許多字和詞組成的，它的音値、調値、語調是千變萬化的，「多變」的詩文一遇到「固定」的調子，便成爲「一道湯」了。試問，這樣的朗誦幾乎是千篇一律，聽的人如何能分得出「輕快婉約」，「雄壯激昂」，甚至喜怒哀樂來？因此，評判員可以掏出橡皮尺「作出自以爲是的評判」，事實上爲優爲劣只是他個人的好惡，和朗誦藝術完全無關（暫不列舉事例）。這樣的朗誦連「舊瓶裝新酒」都不如，它只是把原裝的「舊瓶舊酒」搬到台上而已。於是兩年以來連姚莘農先生辛辛苦苦建立起的一點基礎，也被摧殘殆盡了！

李棪教授的致辭，雖然只是「述而不作」，但從他的材料整理和選擇中，不難看出他的觀點和蘇先生並無不同，都是「學究調」的擁護者。因此，目前本港的中文朗誦，仍是陷在「學究調」的漩渦中。我以爲這個路線是錯誤的，應該加以辨明。同時，李棪教授在那篇「致辭」的末段說：「在報紙上，偶然看到一些只管批評的文章，而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很明顯的，這是對我那篇「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而說的，但是，我不承認自己是個「只管批評」「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的人，只是我的「具體的建議」未蒙李教授「垂青」而已。中文朗誦已在本港舉辦十幾年了，可是直到現在連應走的方向也未能決定，再坦白一點說，目前走的方向是錯誤的，而且這錯誤大有日益擴大之勢！這個問題雖不算大，但它卻支配着本港成千上萬的學校師生，自然也不算太小。爲了尋求一條正確的路線，我認爲有再從頭加以探討的必要。

誠然，無論從任何角度看，無牌教師和兩位大學教授談問題，一定會被譏爲「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而且他們又引出許多全國第一流的學者、專家的言論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可是，我卻以爲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許多學者、專家們的言論，恰是否定「學究調」者多，支持「學究調」者少，大多數都主張「自然」，那正是我的一貫主張。有了這個表現，所以我也願用那次座談會的資料（當然都是他們二位所未引用的），談談同一個問題，想來頗有點兒滑稽的。這個問題，談起來牽涉頗廣，詳細情形留待「怎樣朗誦」部份再談罷。

第二章　甚麼是朗誦

有些人看了這個標題，一定會笑我發神經，「朗誦」在本港已經舉行十幾年了，居然還會提出這樣的幼稚問題。朋友！且慢發笑，「朗誦」一詞，許多人雖是常常掛在口上，他們的確弄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甚至連評判員也不例外。我們先看看曾連任兩屆評判員的蘇文擢先生怎麼說。

蘇文擢的看法：

下面是蘇文擢先生在「畧談朗誦」一文中說的話：

「一個人對於朗誦的看法，倒不願意把它說得過於專門化，或者強調爲一種高深的藝術；相反地，應該看作中文學習的一種方式，一種過程。最好讓同學平時多接觸文學名作，深入地理解，純熟地背誦，從而作出自然而適當的讀法。質言之，我們並不希望他們爲朗誦而朗誦，而希望他們通過平素的文學修養而產生一種自然的音響節奏。」

由此可以看出，蘇文擢先生心目中的朗誦，只是「中文學習的一種方式，一種過程」。也就是「高聲讀書」。所以他認爲並不「專門」，也算不得「藝術」，並向故紙堆中引經據典作爲他的論據。果眞如此，那麼，這種所謂「朗誦」，的確是古已有之的；昔人嘲塾師的詩，有「村童齊選好喉嚨」之句，便是最好的說明。無怪乎蘇先生堅持用「學究調」，而且「練習三次」的人，也可以奪得全港總冠軍；並認爲「吾伊」之聲，也「應該列入音樂活動的範疇之

中」了。可是，蘇先生另外幾句話卻和上述各點大相逕庭，他說：「朗誦隨着新文學活動了幾十年，這是在嘗試中摸索前進的。看來，還沒有嚴格的規律性，也沒有什麼『權威人士』或『專家』們去給大家訂立若干標準。」因此，他認爲「讀者可以自出心裁去處理任何讀物」，「誰都可以作出自以爲是的評判」。換言之，人人都是「專家」、「權威」。

蘇先生畢竟說出兩句眞話了，他無法否認幾十年來的「朗誦」是隨着新文學活動的，「新文學」始於「五四」，這表示「五四」之前還沒有這種「朗誦」活動；旣承認「是在嘗試中摸索前進的」，可見它是過去毫無成規可循的新興事物。只此兩點便把他的一切論據完全推翻了。

蘇先生心目中的「朗誦」，「沒有嚴格的規律性」，也沒有所謂「權威」或「專家」的。不錯，「學究調」的「朗誦」的確如此，連只會唸「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的小「村童」，都能躋入「權威」、「專家」之林。蘇先生自然更可以「權威」、「專家」的姿態登台評判了。可是，我們認爲「五四」以後——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的朗誦，和蘇先生心目中的「朗誦」，完全不同，它是具有「嚴格的規律性」的。雖然算不上怎樣「專門」，「藝術」性也不「高深」，但其中秘密決非抱殘守闕的「好喉嚨」之流所能窺見的。

至於他所引用朱自清、游國恩二氏的話，完全不是那麼同事兒，詳細理由，下文自有交代。此處從畧。

李棪的看法：

當我第一眼看到李棪教授在「中文朗誦問題研討會」的致辭時，深深佩服他的淵博；我想，古云「名下無虛士」，大學中文系主任的修養果然不同凡響，勝過無牌教師百倍！可是，當我第二次加以仔細欣賞時，問題來了，原來這是許多人的集體意見，其中共分七節，即：

㈠古代的誦和今代的朗誦
㈡吐字的準確性
㈢節奏的問題
㈣情緒的表現
㈤朗誦的態度
㈥傳更生所舉的幾個例
㈦今後香港學生朗誦應採取的方案

引證「專家」或「權威人士」的言論，支持自己的觀點，使它更有力、更具權威性，使別人不敢置辯；這是堂堂正正的行爲，誰也不能加以詆議。問題是應該注明引自何人或何書，絕不該含糊其辭讓讀的人產生「這是作者的創見」的錯覺。李教授的「致辭」㈡至㈥節，都可以看出所引的是別人的話，開始那一段和㈠㈦兩節，沒有說明引自何人、何書，當然是他個人的意見了。

雖然如此，可是第㈠節的十分之九，讀來都有「似曾相識」之感，文字的風格酷似朱佩弦先生。心中有了這個疑問，就想弄個水落石出，於是找出朱自清民國三十三年在昆明寫的「新詩雜話」，翻到八十七頁的「朗讀與詩」互相一比，赫然發現李教授的高論竟是「搬字過紙」（縱是採輯前人成說也不應如此）！

不特此也，由於朱氏談的是「朗讀」不是「朗誦」，作爲朗誦的論據理由殊欠充足，李教授爲了使該文能爲自己作更好的服務，於是未得朱氏的同意（朱已作古二十餘年，自然也不會抗議），便自作主張悄悄地替他動了手術。這「手術」表面看來極爲輕微——僅是一字之差，但卻有「點石成金」的奇妙作用。原來李教授找不到合適的資料支持他對朗誦的觀點，竟把朱氏的「朗讀」字樣，通通改爲「朗誦」；於是「五四」以後方才興起的新玩藝兒，一眨眼便跑到周代的「三百篇」去了！

這「手術」也有個名堂，叫做「抽梁換柱」。

下面是李教授「抽梁換柱」的具體事實：

朱自清原文	李棪改寫
1 只是讀，只是朗「讀」	只不過用口語的腔調來朗「誦」
2 本於口語，卻是朗「讀」	但是本於口語，卻是朗「誦」
3 不能誦，只能朗「讀」和默讀	不能誦，只能朗「誦」
4 而只生活在「讀」裏	而只生活在「朗誦」裏
5 靠口說，也靠朗「讀」	靠口說，也靠朗「誦」
6 詩文的進展靠朗「讀」更多	詩文的進展靠朗「誦」更多
7 朗「讀」是主要的一個	朗「誦」是主要的一個
8 只有朗「讀」才能玩索每一詞每一語每一句的義蘊	只有朗「誦」才能玩索每一詞每一語每一句的義蘊
9 影響詩文的朗「讀」很大	影響詩文的朗「誦」很大
10 於是乎朗「讀」轉變爲吟誦	於是乎朗「誦」轉變爲吟誦
11 律詩自然也可朗「讀」	律詩自然也可朗「誦」
12 這又是朗「讀」的影響	這又是朗「誦」的影響
13 因爲未到朗「讀」階段	因爲未到朗「誦」階段
14 它的生命在朗「讀」，它得生活在朗「讀」裏	它的生命在朗「誦」，它「的」（？）生活在朗「誦」裏
15 詩到了朗「讀」階段才能有獨立的自由的進展	詩到了朗「誦」階段才能有獨立的自由的進展

李棪教授一口氣把朱自清氏的十六處「朗讀」，一律改爲「朗誦」，這種强姦死者意見的作風，對一個學人的研究立場來說，未免太有失風度吧！

至於李教授所引邢楚均那些話，全指國文教學說的（題目是「朗誦與國文教學」）；所以他說「我們不能勉强（李在此處加「香港」二字——筆者注）所有的國文教師都能說一口很地道的北平話，如果勉强做去，那就是南腔北調。」這些話純是指的教書，朗誦沒有此例。邢氏引的還有何其芳的「黎明」和魯迅的「示眾」，也爲李教授有意畧去。

因此，我們可以說：李棪教授對於中文朗誦，除了和蘇文擢講師一樣，也是一位「學究調」的擁護者之外，並沒有什麼新的見解。

（未完）



「停火」前的中東國家巡禮

天涯客

阿拉伯的摩加咖啡

每一次飛過中東，尤其是在過了以色列之後，又降落在一個阿拉伯國家的時候，總使人不由自主地回憶到自己從中國忽然飛到了印度；從德國忽然飛到了西伯利亞時的心情。

當然囉，阿拉伯人也有許多「舉世無兩」的地方。喝「摩加咖啡」，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沖起來的時候，咖啡之多，幾乎可以把茶匙插在裏面，而使它不倒。因此，喝起來也濃如烈酒，過癮萬分。典型的阿拉伯人，只要一杯在手，就可以從早到晚，海濶天空地喋喋不休。從阿拉伯人的黃金時代，一直談到將來「踏平以色列」之後，他準備把多少個穿着軍服，會放手提機關槍的以色列姑娘，納入後宮。——可惜的就是：那些以色列姑娘們，不等他們喝完了摩加咖啡，就同另外一大羣以色列的男子漢，不客氣地打了進來。結果，佔領慾最強的「阿拉伯救星」那塞爾，被逼得變成了「誓死收復失地」的志士。一向以「高利貸」和「閻王債」得逞的「蘇聯老大哥」，也在短短的「六日戰役」中，損失了十三萬萬美金的軍火。——現在每一個坐公共汽車，從台拉維夫到耶路撒冷去的人，都可以在半路上看見一個將近兩公里長的「戰利品墳場」。密密麻麻地排滿了蘇聯造、東德造、捷克造的汽車、坦克車、大炮和重武器。以色列人對它們的保養，似乎並不在乎。「要的時候，想要多少，就能在蘇以士運河對岸上搶來多少。」有一次，坐在我旁邊的一個以色列特種部隊的少尉，好心地向我解釋着：「何必還費許多力氣來照顧這些東西呢？」

不過，這些老東西，有時候也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在約旦、埃及、敍利亞、黎巴嫩的邊境上，一場「駁火」之後，常常會出現一些蘇聯造的坦克車，帶着阿拉伯的國徽，在以色列步兵的追擊下「倉皇逃竄」。就在阿拉伯守軍，還沒有搞清楚應當怎麼辦的時候，它們已經冲過了戰壕，一陣彈雨，打得非但不留下一個守兵，而且連裝滿了摩加咖啡的壺，也隻隻做了殉葬的東西。

學乖了的阿拉伯人，自然隨時隨地都提高了警惕。其中警惕性發揮得最高的，要算是開羅近郊的一支高射炮隊。有一次空襲警報剛發出不久，就在陣地上空發現了兩架低飛的，塗着埃及國徽的飛機，高射炮兵們看見「其勢洶洶」，知道「來意不善」，馬上集中火力，「迎頭痛擊」。結果打落一架，打傷了另一架。事後雖然發現附近的軍事學院，被跟蹤而來的以色列轟炸機，炸了個一佛出世，不過，大家都還認爲這種犧牲是值得的。——誰也沒有想到：上級非但沒有嘉獎他們，而且要把他們「軍法從事」。理由也很簡單：他們打下來的，並不是塗着埃及國徽的以色列機，而是道道地地的蘇聯製埃及驅逐機，坐在裏面開飛機的人，也有八成是「蘇聯老大哥」。像那麼新式的米格機，蘇聯是不大願意交給外國人來開的。

然而，無論如何，這個笑話總比在黎巴嫩發生的要好得多。今年五月的一個早上，黎巴嫩的首都拜魯特，忽然發出了緊急警報——數以千計的仙鶴，正從以色列方面，飛向黎巴嫩的「領空」。於是，大批的「義勇軍」、「志願軍」、「民團」，馬上湧向街頭和屋頂，用獵槍、汽槍、土槍，甚至於手提機關槍和重機關槍，向着「來犯」的以色列仙鶴，「迎頭痛擊」一番。事後統計：一共打死了過境仙鶴五百多隻；黎巴嫩的英勇保衛者們，只有兩個「光榮負傷」。一位戰士被他的女婿在激戰中，獵槍走火，打中了「尊臀」；另一位軍官，在舉起手來指揮的時候，被他手下的「神槍手」，用蘇聯式的「卡拉石尼科夫」機關槍，打斷了膀子。

這件事搞得連阿拉伯人報紙「阿拉海雅特」，都大發牢騷。它的編者在社論中大聲地質問：爲什麼人們忽然對這種在「可蘭經」中都加以保護的禽獸，大張撻伐起來？是不是因爲它們是從以色列飛過來的，就是有了危險的呢？——是不是我們怕它們替以色列當傘兵呢？——我們究竟還想把自己自輕自賤到什麼程度？

這一點，其實並不必阿拉伯人們自己操勞。他



開羅的戰時景象：街道公園，沙包處處，青年人當玩兒。

們的親密戰友「蘇聯老大哥」，在這一方面，已經替他們想到和做到了。——就因爲黎巴嫩的首都，已經被一般報紙公認：「晚上是大老鼠的王國」，所以當蘇聯主辦的一個攝影比賽會，評定「黎巴嫩最佳攝影作」的時候，他們選出來了一幅照片，上面是一個拜魯特街上的大垃圾堆，上面「和平共處」着一隻大貓和十幾頭老鼠！

開羅的戰時景象

開羅，這個多少年來一向是金碧輝煌的城市，「停火」前可能是世界上最灰黯的一個首都。

空襲警報，在這裏是家常便飯。一到晚上，大街小巷都實行了「燈火管制」，馬路上漆黑一團，替扒手和攔路打劫的人，製造了無數的好機會。不過，也有些個別的街道是例外，在萬方俱黑中，獨放光明。懂得當地人情世故的人說：這就是阿拉伯世界裏的神秘之處。有錢好辦事，只要人事關係搞得好的話，什麼法令都可以拿來當狗屁看待。

就是那些沒有錢和沒有人事關係的小民們，似乎也並不把那些「戰時法令」，看得比狗屁重些。開羅市中心的「埃爾·塔希瑞爾廣場」，是一個半公園的地方。政府下令在那裏修了無數條「防空壕」，使得人們在空襲到來的時候，可以掩蔽一下的。——然而，直到現在爲止，似乎誰也沒有用過它們。所以，到處都已經長出些野草來了。

也許因爲人們對一向鼓吹「大阿拉伯」的「民族救星」們，過分失望了的緣故吧？開羅的汽車司機們，眼裏根本就沒有什麼警察和交通規則。紅燈亮的時候，依然會用全速度衝過去，誰在那時候跨過馬路的話，就算誰倒霉。司機們也常常在馬路上「賽車」，你比我快？我比你更快！那裏還管你什麼「靠左」的規定？結果在，當然還是走路的人最倒霉。

在別的場合上，也和這差不了多少。從法令條文上來看，埃及也許是世界上管制外滙最嚴的一個地方。但是，只要有外滙現鈔的話，任何一個埃及人，都可以在那專爲外國人開設的國營開羅奢侈品商店裏，去買東西。要買什麼，就可以買什麼；要買多少，就可以買多少。

再說在海關裏檢查旅客的那些正人君子們，似乎也沒有完全把「法令」放在心上。每樣在飛機場的「免稅商店」裏買來的東西，照國際慣例：除掉帶上飛機去以外，是絕對不准帶出飛機場的。然而，開羅卻是一個例外。只要你能很快地搞好一些人事關係，要帶出去多少，就是多少。機場外邊自會有人來向你「高價收買」。

一九七〇年四月間，中共軍事代表團在開羅夜總會看脫衣舞，一個個看得口水流流。

免稅奢侈品」的人，也自有他們的一套，來出出胸中的「烏氣」。例如：在開羅市的午瑪里克區，就有一個賣肉的屠戶，和蘇聯的「遊客」們起了衝突。恰恰和西方來的那些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的遊客們相反，「蘇聯老大哥」們處處都要斤斤較量得臉紅脖子粗。當那位開羅的屠戶完全認識到：在這批人的身上，一分錢的「外快」也不容易賺到的時候，他乾脆不再兜攬他們的生意，而且跟在他們的屁股後面，不斷地大聲喊着：「資本主義萬歲！」

恰恰和那些蘇聯人相反，中國大陸派來的同志們，倒在這裏受到了由衷的歡迎。——至少是那些專搞「脫衣舞」和「肚皮舞」的夜總會裏的人們。

自從阿拉伯的「民族救星」們，被小小的以色列打得「割鬚棄袍」以後，開羅的夜生活簡直是一落千丈。那些奉命到埃及來放火箭和駕駛米格戰鬪機的「蘇聯老大哥」們，看慣了「沙袋式」的前胸和「八仙桌式」的身材，對於什麼脫衣舞和肚皮舞，實在覺得不過癮。奇怪的就是：有些身懷「毛語錄」，口中唸唸有詞的中共同志們，卻常常沉湎於酒香肉色之中，而流連忘返。有一天晚上，他們的軍事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的團員們，在開羅最高貴的「沙哈拉」城市俱樂部，全神貫注地欣賞這些性感節目的時候，被西方的新聞記者們偷偷地照了相，在報紙上刊載出來（見附圖）。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從此以後，夜總會的生意就慢慢地好了一些，也許是由於「民族意識」的作用，開羅人到夜總會去的也就多了起來。

不光大陸來的中國人，在開羅出盡了風頭，台灣的中國人，似乎也一樣。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在金字塔下舉行的「明挪樓」百年紀念會，被專誠邀請的貴賓名單中，除掉戴高樂和卓別麟以外，就還有台灣的蔣介石總統。當然囉，這些貴賓們一個都沒有去。

埃及人，其實也並不把這種丟面子的事情放在心上。就連最丟面子的「埃以之戰」，他們現在也看得很達觀，而且已經開始在講笑話了。其中最新的一個就是：

「誰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

「俄國的庫圖索夫。」

「為什麼？」

「他引敵人深入到自己的國境裏來，等到下大雪的時候，再一鼓而殲滅之。」

「那麼，誰是現在最偉大的軍事家？」

「當然是埃及總統那塞爾，他已經引敵人深入到自己的國境裏來了，現在我們就正在靜待大雪的到來。」

在埃及，從來也沒有下過雪。所以，就連一般老百姓也知道得很清楚：要把以色列人「一鼓而殲滅之」，恐怕要比天下雪還難。

然而，那些當權派們，卻還在認乎其眞地奢談反攻；奢談勝利。他們不僅在開羅市中心的「埃爾·塔希瑞爾大橋」下，滿佈了沙袋和機關槍掩體，而且還不惜把在開羅住了多年，一向以「親埃及狂」著名的西德女記者瑪格麗·格柔斯毫無理由地驅逐出境。

眞正的原因只是為了她在開羅的莫卡騰高原區居住，只要站在窗口，就可以俯瞰開羅全景，使當權派們覺得異常危險的緣故。

尤其奇怪的是：他們現在連金字塔下都佈滿了鐵絲網。有遊客來的時候，也絕對不准照相，就是連對獅身人面像照一張相都不可以。理由很簡單：在金字塔的頂上，現在裝了一具雷達，所以這個古跡，也就變成了「國防重地」了。

說句老實話，雷達對於埃及人，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兩年多以前，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一座雷達忽然發現了敵機，埃及的米格戰鬪機馬上起飛迎戰，地下的高射炮隊，也振作精神，大打特打。破天荒地打下來了兩架。——只是在檢查「敵機」殘骸的時候，才忽然發現這兩架原來竟是自己的米格戰鬪機。

其實，被人們拿來當開做玩笑對象的，也並不僅限於空軍和防空部隊。被那塞爾總統歌頌為「埃及法塔的英雄好漢們」的陸軍，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早就成了個不成材的小丑。例如，目前在開羅最受人歡迎的一個笑話就是：

守衛在蘇以士運河上的一個連長，氣急壞敗地打電話給營長道：

「大事不好了！有一個全武裝的以色列兵，已經摸到我的陣地裏來了。」

「馬上全連出動！」營長命令道：「一定要把敵人堅決、澈底、乾淨地加以消滅。我現在就派兩輛克坦車來支援你。」

過了兩個鐘頭，連長向他報告：

「全連覆沒，坦克車被俘擄去了，我自己也受了重傷。」

營長大怒道：「你怎麼這樣沒有用？一連人加上兩輛坦克，還打不過一個以色列兵？」

「我們中了他們的鬼計了！」那個連長唏噓地說：「他們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

以色列的秘密武器——，阿拉伯救星們的夢魘：「伽芭瑞斯」飛彈。

以色列的自製飛彈

為了蘇聯接濟埃及的「森姆式飛彈」，以色列曾經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宣傳戰。——彷彿從此以後，那位志大才疏的阿拉伯「救星」納塞爾，就可以對以色列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子們為所欲為了。

其實，這種價不廉而物又不美的蘇聯「森姆式飛彈」，才眞正嚇不倒那些身經過千百次驚濤駭浪的以色列人民呢！更何況以色列也早已有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這就是一種小型的飛彈，以色列人叫它「伽芭瑞斯」——猶太人神話中一個專司死刑的女神的名字。據以色列的國防部長達揚說：「它可以算得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種飛彈！」

它的全長，只有三公尺，但卻擁有一個一百五十公斤重的彈頭。射程是三十公里，比蘇聯的「森姆二號」型，要小一些，比「森姆三號」型卻大得多。

這種「秘密武器」，並不是從外國買來的，而是在以色列自製的。所以，供應問題也遠不及埃及那麼嚴重。例如，在以色列最新式的「暴風雨型」飛彈快艇上，每一艘就配備了八個「伽芭瑞斯」飛彈。

這種快艇的航速是：每小時四十海哩。自從它們在海面出現以後，埃及海軍已經把他們的蘇聯造的「格瑪爾」型，「歐薩型」的飛彈快艇，慌忙地從以色列沿海調開了。

有人說：這些武器，都是物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乃是人的因素。

如果談起人來的話，那就更沒有什麼可討論的餘地了。當然囉，假使阿拉伯人，要是和以色列人打賭：誰最能喝咖啡；誰最能聊天渡日的話，勝利的自然是非阿拉伯人不可！

毛澤東第

毛澤東一共倒過三次楣，第一次是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五年的期間，他受制於國際派，遭受四年的打擊。第二次倒楣是在一九六一年搞「大躍進」跌斷了腿；被迫退到「第二線」吃西北風，劉鄧出來領導；第三次倒楣是文革以後，受制於以槍桿子爲後盾的新當權派。關於第二、第三兩次倒楣，海外人士多耳熟能詳，但對於第一次倒楣的經過則少人知道。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是江西「中央蘇區」前敵委員會的書記，兼一方面軍的政委，手握軍權，不可一世。當時中共中央的頭頭們住在上海租界裏，每月靠莫斯科一萬五千美元的津貼過紅色的寓公生活。他們據以向莫斯科獻功報帳的本錢則是「蘇區」裏的紅軍。當時共軍有六個遊擊區，總兵力約十萬人。而江西瑞金「蘇區」的一方面軍擁有三萬餘人，爲紅軍的主力。

一九三一年毛澤東因在「蘇區」掀起肅反運動，望風捕影大殺AB團，古田事件一次就殺了八百人。弄得天怒人怨，眾叛親離。黨中央調他到上海問罪，他抗命不理，當時在中央負責的陳紹禹、瞿秋白、周恩來等竟奈何他不得。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召開四中全會，決議革除毛的總前委書記及一方面軍政委職務，降爲一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爲政委之下的行政機構），派項英到江西蘇區成立中央局，任書記，毛陪列爲委員之一。

同年十二月軍委會主席周恩來從上海來到江西，自兼中央局書記，軍權遂入周的手中。

後來由於國民政府的嚴厲搜捕，尤其是特務頭子顧順章自首之後，中共中央在上海實在站不住了，也遷往江西「蘇區」。再把毛的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解除，由國際派的二十八位之一的王稼穡繼任。毛澤東就完全被逐出軍事領導。這時恰好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今天中共出版歷史絕口不再提「蘇維埃」三字，因係純粹俄式商標，見不得人也），爲了安撫他在江西的潛在勢力，就使他出任蘇維埃主席，依照當時俄制，蘇維埃主席是有位無權的差事，等於投置閒散。

當時一方面軍轄第一、第三兩個軍團，第三軍團長彭德懷反毛，第一軍團長林彪仍擁毛，如將毛完全打入冷宮，恐影響軍心。就此而論毛林二人關係比任何人深。

到此，毛澤東的憂患並未成過去，秦邦憲等國際派不斷的找槎口打擊他。先是清羅明路線，毛的弟弟毛澤覃及擁毛的古柏、譚震林、鄧小平，都先後遭受清算和批判。

劉伯承等帶頭又清算毛澤東的封建軍事路線，指他僅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裏的戰畧方法來領導軍事，不接受蘇俄紅軍的經驗；繼而藉「查田運動」，來清算毛澤東的土地政策，認爲他的「抽肥補瘦」的辦法，是替「富農」服務。清算運動接二

江青與林彪同病相憐

關於目前大陸的局勢，海外所有的中共研究家和觀察家，現一致認爲是軍人干政之局。但是再進一步追問，是那些軍人干政，便發生了不同的見解。大多數都認爲軍人干政，即意味着林彪干政。這等於說，中共軍權是掌握在林彪手中，文革以來，劉鄧當權派垮台之後，中共的內部權力鬬爭，是林彪率軍隊與毛澤東的鬬爭。

最近發生的現象使上述觀點遭遇了困難。那就是林彪及其妻葉羣，最近不大露面了。「八．一建軍節」慶祝大會不見葉羣出席。從七月末到八月中旬，毛澤東一連三次會見外賓，不見林彪陪伴。林氏夫妻之不露面，皆在七月底到八月中這個階段。當然，並不能據此即斷定林彪已垮台。可是也不能否認是垮台的前兆。究竟如何仍待事實發展來證明，目前尚難下定論。

筆者則認爲毛林互相衝突和鬬爭的可能性甚小。並且認爲自文革以來毛林始終是一邱之貉，處於同一命運。毛垮林必垮，林垮即毛垮的反映。而且筆者從不相信，多數中共軍隊是受林彪控制的。果如是，文革可於數星期或數月內結束，絕不會鬧了三、四年至今仍不能宣告完全勝利。因爲軍權如果統一，黨政幹部和紅衞兵以及工人羣眾，在槍桿子的壓力之下一夜之間即屈膝服貼，如何會發生武鬬！自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大陸所以武鬬不息，只緣軍隊分裂成兩個集團，各自支持一派羣眾組織互相對抗。經兩年多的武鬬，共軍的多數派鬬垮了少數派，於是多數派上台當權。

所說的多數派即是以黃永勝爲中心的，以廣州、福州、南京、瀋陽、濟南五大軍區爲基礎的少壯軍人集團。少數派即是以毛林爲中心的軍人集團。

關於黃永勝一派軍人之當權經過，筆者已經談過很多這裏不再重複。茲單就毛林二人有無互鬬的問題做若干補充。

林彪無反毛紀錄

從中共歷史上看，多數重要軍人都有過反毛紀錄。以朱德而論，在井岡山時代即與毛澤東積不相容。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毛澤東在古田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即是鬬爭朱德的。但並未勝利。從當時中共文件中得知有如下的通告：「毛澤東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反抗中共中央路線，對於閩西幹部，不惜以社會民主黨之帽子，恣意誣陷……朱德同志對於毛澤東同志的農民意識英雄思想的批評，是很正確的，毛澤東同志竟更進一步的想以陰險手段，殺害朱德同志。……」

彭德懷更是反毛的急先鋒，「中共中央」一九三二年自上海遷入蘇區，毛澤東被解除軍權，主要是由於彭德懷的反毛。當時中共的一方面軍，

倒楣時期

連三的而來，搞得老毛不斷認錯，灰溜溜的抬不起頭。

毛當權以後，中共宣傳江西時代反圍剿四次勝利，都由於毛的「偉大領導」全是屁話。其實毛只指揮過第一次反圍剿戰爭。第二次反圍剿時，毛已失去軍權，是由項英負責指揮，其後第三、第四兩次，則是由周恩來負責指揮的。那時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正遭受清算，戰戰兢兢以求自保，那裏還談得上什麼領導？

毛澤東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復起當權，說來近乎滑稽。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共軍主力在國軍圍剿之下，突圍流竄時，還有一、三、五、八、九，五個軍團，兵力約七萬人；此外黨中央機構人員及眷屬、軍事學校、印刷工廠、造幣工廠職工等非戰鬪員，加在一起約一萬人。負責軍事指揮的「江北才子」周恩來，所擬定的突圍佈署，是甬道式的長方形縱隊。一、三軍團在前開路，八、九軍團做兩翼掩護，五軍團斷後，非戰鬪員列中央縱隊夾在中間。

因爲中央縱隊携家帶眷，又抬着機器輜重，造成牛步行軍；因此始終無擺脫國軍的追擊。掩護中央縱隊的五個軍團變成被動挨打，以致遭受慘重的損失。十二月流竄到貴州黎平時，八萬人只剩下了三萬人。

周恩來等另一錯誤，爲了保密，行動計劃事前未通知共軍指揮官，致全軍皆不知作戰目標，糊裏糊塗的逃跑挨打。致士氣低落，士兵逃亡比死傷更多。引起軍事幹部廣大的不滿。

一九三五年一月跑到遵義時，第一次擺脫了國軍的追擊，開始休息整補，於是軍事幹部的不滿情緒就爆發出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三軍團長彭德懷首先發難，朱德、劉伯承、毛澤東等相繼砲轟。首當其衝的周恩來，非常的乖，自動承認錯誤，退位讓賢；黨的總書記秦邦憲則力作辯護。但是在軍事時期，尤其是在軍事行動中，黨中央不過是軍隊的一個包袱，槍桿子一起來反對，當然就站不住了。而急想奪取總書記的張聞天，以調人姿態作了結論，後來編成小册子，分發全軍，以平眾怒。於是會議決定改組黨中央的領導。張聞天接替秦邦憲爲總書記，毛澤東接替周恩來爲軍委主席。但是毛並不是政治局委員，擔任軍委主席不能進政治局辦事，黨和軍有脫節之虞，因此又決議補選毛澤東爲政治局委員。這項決議本來是非法的，因爲中央委員會才有權選舉政治局委員。所以決議中又加了一條，即是「請求共產國際批准」。這就妙到離譜了。

一向自下而上的，現在中共來個大頭衝下，以國際批准代替了中委會選舉。後來一方面軍與張國燾、徐向前的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舉行兩河口會議時，陳昌浩等人攻擊遵義會議改組中央爲非法，實有充分的根據。不過老毛只要大**權在握，法不法他是向來不在乎的。**

崔羽

因而被解除一方面軍政委的職務。

（編者按：有關情形，請參閱崔羽先生的「毛澤東第一次倒楣時期」）其次陳毅、徐向前、劉伯承等無一不打擊過毛澤東。尤其是劉伯承把毛澤東從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得來的戰畧戰術評得一文不值。唯有林彪從無反毛的紀錄，尤其是在毛澤東初期倒楣（一九三一——一九三五）的那些年，毛所以未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皆賴林彪第一軍團暗中支持。

七千人大會孤軍擁毛

文革前之毛澤東之倒大楣，始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五級幹部」七千人大會。鄧小平在這個大會上對毛的「三面紅旗」政策作了總結性的批判。會場情緒非常激動，毛澤東被迫從上海趕回，作了一次「自我檢查」式的講話。其中有這樣的話：「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會議的最後一會，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轉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在當時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從毛這些話，其嚴重情況可知。在毛沒有趕回北平之前，會議中七嘴八舌頭的指責「三面紅旗」錯誤時，僅有林彪一個人替毛講話，說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這次的失敗是應繳的學費云云。毛自己都承認錯誤，林彪還敢爲毛辯護，說明林對毛確有不同尋常的關係。

一九五九年九月盧山會議決定林彪接替彭德懷爲國防部長以後，林即在軍中大搞學毛運動。實是發動文革的伏線。在劉鄧當權期間，毛林同處於孤立地位，其利害恩怨關係都是一致的。

「王關戚」與「揚傅余」

一九六七年武漢兵變事件之後，江青的文革班子被軍人集團打垮忍痛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喊「揪軍內一小撮」的「紅旗」雜誌隨着停刊（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始復刊）。但是軍人的壓力並未減輕，於是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所操縱的軍中文革班子終於也垮下來，忍痛清算了揚成武、傅崇碧和余立金等。「王、關、戚」和「揚、傅、余」兩案，實是一案的兩個階段。因爲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以後，「王、關、戚」和「揚、傅、余」曾合力「揪軍內一小撮」，尤其是揪「廣老譚」黃永勝，原就是揚成武和戚本禹在幕後支持廣州「批陶聯」搞的。而「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由「解放軍報」首先喊出來的，「紅旗」只是把它擴大了。這說明揪軍內一小撮是江青、林彪兩班人馬合力進行的預定計劃。目前他們同處於被打擊的地位。共產黨向無恩義可言，毛林並非絕對無爭權可能，但是到目前爲止，證明他二人反目的資料實在太少。

魯遲

詩人·楊騷·之·死

待旦

楊騷的名字，在中國文壇並不怎樣顯赫，他也沒有遭遇到什麼轟轟烈烈的羣眾鬭爭運動。靜悄悄地來了，也靜悄悄地去了。反右運動的前一年——一九五六年六月，他就已與世長辭。不但香港的青年人不知道這個名字，即使來自大陸，並且攻讀中文系的人，也有不少人不知道楊騷這個名字。可是在南洋一帶，尤其是星、馬、印尼，年紀稍長而關心文學動態的人，卻無人不知道楊騷，因為他與郁達夫的交情甚篤。而且代投共僑領陳嘉庚主編過「閩潮半月刊」。（該刊於一九四〇年在星加坡出版）

大陸的作家，每一個人都毫無例外要下鄉下廠體驗生活。因為共產黨提倡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認為作家如不深入工農兵生活，就無法寫出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來。體驗的名稱相同，但其方式方法卻大不一樣。有的下去握鋤頭挑扁擔，有的下去當書記做領導；有的成年累月長期下放，有的走馬觀花，作蜻蜓點水式下鄉一點就飛走。這就要看作家的身份、地位而定了。

廣東文霸歐陽山，是坐小汽車下鄉的。一到週末，就急急忙忙坐小汽車趕回廣州，到「高級幹部俱樂部」跳舞去。拿起鋤頭，那只是為了讓記者拍攝一張田間勞動的照片，刊登出來以廣宣傳。平日則躲在小樓上或躲在「縣委書記」辦公室裏體驗生活。其他無職無權，不是來自延安的作家，則要打赤腳下到田裏扎扎實實地幹。體驗體驗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

被打成右派或走資派而送入勞改勞教營，而被折磨致死的作家，二十年來不知凡幾。但因體驗生活而勞累致死的，據筆者所知，在廣東來說，楊騷可說是第一個。他於一九五二年由印尼舉家返回大陸，安家於廣州，不久就被安排下鄉體驗生活。由於勞改過度，加上本來身體孱弱，勞累而病倒得了腦血管栓塞症。自此臥病不起，纏綿數年，一九五六年六月左右終告不治身亡。

楊騷，福建省漳州鄉江人。早年留學日本，富有愛國心。當時由於中國積弱，自清末以來一直受日本人的欺侮。楊騷與絕大多數的日本留學生一樣，內心非常仇視日本。他原來打算學習海軍，學成之後為國出力，率領艦隊攻打日本。但他這個願望無法實現，始終沒有機會進入海軍學校。後來他想改學礦冶，發展中國工礦事業。可是又因為數理化和英文的基礎沒有打好，多次投考，未被錄取。這時又由於家庭環境變遷，經濟日趨困難，心情也就倍加沉鬱，悶極無聊，便躺着看書消遣。起初多看中國的古典名著，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志、說唐、封神榜、東周列國誌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青年時是喜歡看帶刀帶劍的好漢英雄，一看到插圖中是裙釵之輩即掉開。所以「紅樓夢」看得很晚。他說：「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間恐怕是很少的罷。」可是一翻開卻深深地被書中的人物所吸引，看到黛玉之死竟氣悶三天，掩卷思索。這就逐漸培養了他對文學的興趣。

那時他的朋友李初黎也在日本高工學校讀書，李非常愛好文學，在高工只讀了一年便退學，準備投考帝國大學文科。他們同住在一間宿舍之內，閒時看看書，談談文學，楊騷也就不自覺地受到李初黎的影響，特別是在西洋文學方面，他所看的第一部外國文學作品「獵人日記」，就是李初黎介紹他看的。此一來他就愛上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著作如「初戀」、「烟」、「前夜」、「父與子」、「羅亭」、「散文詩」等幾乎全部看完。接着也就閱讀托爾斯泰、安特列夫、海涅等西洋作家及日本作家的作品。楊騷自愛上文學之後，也就對學校的功課感到毫無興趣。他進入高師後，對功課不大理會，一有空老是看小說、劇本、詩歌。

這樣他也開始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拿起筆來寫一些詩歌、散文、小說，也翻譯了不少外國作品。後來回到上海，經常在「文學」、「奔流」等雜誌上發表文章，也就結識了「人性論」的作者巴人。

抗日戰爭期間，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一九三六年左翼作家聯盟宣佈解散，籌備建立文藝家協會。楊騷約請巴人參加中國文藝家協會的發起工作，互相往來，成了好友。那時巴人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江灣，楊騷則住在北四川路一個亭子間裏。狹窄、陰暗，只有一桌、一椅、一床，生活甚為清苦。戰火燒到上海，一九四〇年間，楊騷受了陳嘉庚的邀請，赴星加坡主編「閩潮」半月刊。那時上海的文化人多撤來香港，一部份從香港轉進內地，一部份則從香港轉往南洋一帶。胡愈之、郁達夫、巴人等都前後「疏散」到星加坡，那時香港和星加坡的文化事業可謂鼎盛一時。

當時胡愈之主編南洋商報，郁達夫卻在國民黨人主持的星洲日報，擔任副刊編輯。由於郁達夫曾一度在福建當過什麼廳長，被共產黨人視為眼中釘。赴星之後，郁達夫曾漫遊星、馬，並在星洲日報上發表了一些遊記性的文章。左翼文人便趁機圍攻郁達夫，說他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猶到處遊山玩水，喪失民族氣節云云。楊騷當時雖然是左翼文人之一，但對郁達夫的攻擊卻甚不以為然，繼續與郁達夫保持密切的關係，相交甚篤。巴人於

一九四一年七月間赴星，會見了楊騷。又由楊騷介紹他與郁達夫認識，他們都認爲當時圍攻郁達夫是左翼某些人的宗派主義思想作祟，並不利於抗日。

「一二·八」日本南侵，楊騷仍留在星加坡，每天上班，那時生活也甚爲清苦，主編「閩潮」所得的待遇一個月只得六七十元叻幣。一直堅持至星加坡淪陷前夕，他才與其他文化人乘船赴印尼的蘇門答臘廖州的薩拉班讓島。那時，胡愈之、郁達夫、巴人等都是由這條路子撤退。

日本侵畧軍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佔領了星加坡，三月十二日又佔領了印尼的蘇門答臘。楊騷、巴人，還有一位叫做小雷的女青年，一夥便被逼搬到山芭（山區）裏居住，繼續隱蔽下來。

山芭裏的生活雖苦，但環境幽靜，楊騷也就大發他的詩人幻想。希望在山芭裏憑自己的雙手劈出一個小農園來。他還特別買了一把德國斧頭，閑時出去劈東砍西，爲了掩飾身份，認小雷作妹妹，巴人也就冒充他的妹丈了。可是楊騷患有胃病，體力不濟，並未能劈出所以然來。該年八月，巴人與小雷轉赴棉蘭，另有公幹，楊騷自己孤零零地留在山芭上。大概詩人也挨不住長久的寂寞，田園之夢破滅，巴人等人離去數月後，楊騷也離開山芭，轉赴西上峇耶公埠，尋找胡愈之等一夥文化人。待了一段短時間便與張楚琨等轉赴巨港，棄文從商。多人合資經營灰水廠、肥皂廠，生意倒也不錯。後來又與張楚琨、高咏覽經營土產生意，囤積白胡椒，而且大有斬獲，居然買起一座小橡園來。其生活與主編「閩潮」半月刋時，每月領六七十元薪水，實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在日本侵畧軍佔領的地方，爲了掩飾身份，倒也沒有怎樣享受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楊騷等商人生活也隨之結束。把橡膠園和其他產業都賣掉了，每人分得部份財產，前前後後離開印尼回到新加坡。這時除了一度被左翼文人攻擊的郁達夫被日本鬼子殺害之外，胡愈之、巴人、楊騷等左翼文人又在星加坡團聚了。隨着中國大陸形勢的變化，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間，絕大部份流亡於南洋一帶的左翼文人，都前後回去北平，投入共產黨的懷抱。胡愈之、巴人等回去大陸，小雷轉來香港，於一九四九年逝世。獨有楊騷一個人轉去耶加達居住。一九五〇年巴人重赴印尼時，在耶加達與他會見，百般鼓吹「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前景與幸福生活，勸楊騷立即收拾行囊回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做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楊騷雖畧有猶豫，但經不住舊日朋友們的力勸，更何況他還帶有滿腦子詩人的幻想。

一九五二年，楊騷果然舉家返回廣州。被安排在廣州文聯工作。帶着嚴重的胃病下鄉挨苦工，體念生活，結果在勞累中病倒，一命嗚呼。回國數年並沒有寫出什麼詩篇來，不過這樣也好，免致在他的創作史上，添上一些令人看了臉紅，令自己看了痛心的，直接歌頌毛澤東的詩篇。因爲共產黨竊據大陸後，對文化人的那副臉孔已經改變，再談不上什麼創作自由。幾乎沒有一個詩人享有不歌頌毛澤東的自由，即使反共如流沙河者，早期也不得不寫「告別火星」等歌頌毛澤東的詩篇。

楊騷死後，廣州作協分會曾開會追悼，這就是死得早的好處。如今，他的好朋友巴人卻是生死未卜。如果還活着，日子恐怕比楊騷在山芭時，下鄉勞動勞累至死時更要艱苦吧！

巴人是一位很出色的文藝理論家，雖然有幸躲過了反右運動的風暴，但他的「人性論」一出版，就受到周揚等一伙御用文人的圍攻。楊騷若不死，會不會受到株連也只有天知道。

楊騷身體瘦弱，沉默寡言。郁達夫好酒中物，喝了兩杯就滔滔不斷地訴苦，而楊騷則成爲他最理想的聽眾。很少出聲，只是默默地表示同情，默默地給予他支持和鼓勵，大概這就是使他們之間交情深厚的主要原因。

楊騷創作生命比較旺盛，是三四十年代，一九三六年前後，他曾出版過詩集「鄉曲」，散文集「急就篇」，譯作則是更多。他的詩寫得並不見得怎麼好。有熱情，可是卻嫌不夠含蓄。過於直率地抒發感情，藝術的感染力卻打了折扣。公認爲他的代表作（詩）「把夢拂開」（一九二八年發表於「奔流」），「福建之唱」（一九三六年發表於「光明」創刋號），讀罷頗覺得熱情有餘而錘鍊不足。這也許是他不能與艾青、臧克家等齊名的原因。筆者注意楊騷，倒不是因爲他的詩，而是他的朋友巴人的介紹，巴人在我的心眼中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我是看了巴人對楊騷的介紹，才去找他的詩來讀的。楊騷雖然是一個左派文人，死前也沒有與共產黨作過什麼鬭爭，但他畢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他的詩篇裏洋溢着熱愛故鄉，熱愛祖國的感情。這在抗日時代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雖然他不是被共產黨殺死，但卻是在共產黨「體驗生活」的勞役中累死。這兩點可說是筆者要在此介紹他的主要原因。

辯論通姦幾動武

胡賓

採訪憶趣

訓政時期的國府立法院，民二十四年爲修改中華民國刑法中的通姦罪，曾發生一場舌劍唇槍的激辯，參加論戰的委員，幾至大打出手。其中雙方問答的想入非非，迄今猶覺雋永。

現行中華民國刑法第二三九條，原由舊法第二五六條所修改。舊法條文畧謂：「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現行法則謂：「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世界各國，關於通姦罪的立法例，約有三種：一、對通姦僅認爲民法上離婚條件，刑法中不認爲犯罪，如英國是。二、對夫婦與人通姦，一律處刑，如德奧是。三、僅罰有夫之婦姦，而不罰有婦之夫姦，如日本是。我國舊刑法取日本先例，現行刑法，走德奧路線。當時立委對通姦問題，有兩種歧見。一派主保守，維持舊刑法精神，贊成男人至上，祇刑有夫之婦姦。一派主修正，實現男女平等，對有婦之夫姦，也要處刑。該案提交院會審議前夕，南京婦女運動領袖沈慧蓮、唐國楨諸人，特向立法院請願，並携親製拖鞋多雙，獻贈立委，要求將通姦罪，採用夫婦同刑原則，期能防止丈夫冶遊，保障家庭幸福。院會對通姦罪表決結果，修正派勝利，但須「告訴乃論」。換句話說，一方與人通姦，一方不願家醜外揚，既不捉姦，亦不告訴，法庭就會裝聾作啞，未便多管閒事了。

保守派失敗，節外生枝。質問修正派，所謂告訴乃論，係指何人始有捉姦告訴之權？修正派答謂本夫或本婦。繼問如本夫出征或出國，本婦歸寧或留產，何人可以捉姦代訴？修正派答稱：此爲訴訟手續，在刑事訴訟法中，將另有規定。本夫本婦之父母，可以捉姦代訴。再問本夫出征或出國期，家公扒灰，又由何人捉姦代訴？修正派答謂家婆不會熟視無覩。保守派曰：家婆死了呢？修正派打趣曰：還有你這多事的立法委員！保守派的呂志伊受此揶揄，跳起來大罵修正派是畜牲。把丈夫可以控制老婆的一條大好刑法條文，改成顛鸞倒鳳，製造家庭糾紛。修正派的徐元誥，回罵呂志伊是混蛋，五十幾歲，還怕老婆捉姦告狀。辯論至此，雙方變成王婆罵街，幾有揭發對方陰私之勢。兩人接着捶桌頓足，正要離席較技。其他保守派的黃佑昌羅運炎，修正派的劉克儁趙琛羅鼎，也紛紛起立，擺出各爲本派助戰的姿態。堂堂國家議壇，眼看就要變成演武廳。

幸好主持院會的孫科院長，向來應變有方。當此一觸即發的嚴重關頭，立即宣告休會十五分鐘，進行會外調解。雙方爲了不願使孫科院長難堪，也祇好忍氣吞聲，相互携手言和。

章衣萍筆下的文人逸事

文壇小掌故

冰心女士在北京一個中學演講。一個學生問冰心女士是什麼派的文學，她說：有些近於法國的高蹈派。又一個學生問：女士從美國回來爲什麼不做文章了？她說：因爲生活上沒有什麼刺激。

郁達夫在北京時，一個私立大學請他去講演小說作法。他說：「這個題目，你們最好去請美國人來講，他們講的一定比我好！」

馬一浮一日謂人曰：「君知當年寄居杭州蕭寺時，有一人能背誦杜詩全集而不遺一字者乎？此人卽今之陳獨秀是也。」

陳獨秀做文章時，有奇癖，常用手摸着脫下襪子的赤足，然後放到鼻孔上聞其臭味，這樣，文章便滔滔而來了。

汪靜之在上海街上逛着。一個皮篋被扒手扒去了。皮篋裏有兩張當票，一封周作人先生的來信。過了幾天，他接着一封信，是一個不具名的人寄來的，裏面封着當票和周作人先生的來信。

汪靜之與符竹英未結婚時，汪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符在杭州第一女師讀書。汪曾一天寫十一封信給符，快信、掛號信、平信全有。後來，這些信全給女子師範校長扣留了，並且請符去談話。符很乾脆地說：「沒有什麼話可談，還我的信好了。」

孫伏園身材矮小，甚像日本人。一天，在北京戲園內看戲，一個不相識的人同他攀談，他不睬。於是，旁邊的一個茶房說：「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是很難說話的哪！」

孫伏園是個忠厚長者，生平絕無情史。但幾乎每個女性，在他的眼中，俱看出優點。某女士，年老未嫁，瘦骨如柴，但伏園很贊美她，說她笑得好。那年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個山東女子，有神經病，每天持了名片，拜訪男人，久久無應者。伏園很不平，說：「人不可以貌相，這個女子也值得一捧。」他又曾做文章捧過戲劇學校女生吳瑞燕，叫「吳瑞燕萬歲！」以是，爲人所笑。朋友C先生對於伏園有句絕妙評語：「伏園有疾，伏園好色！」

李彥青被殺，孫伏園之子惠迪年方八歲，問伏園曰：「李彥青是什麼人？」伏園答：「是替曹錕洗脚的。」惠迪又問：「他爲什麼被殺了？」伏園答：「他替曹錕洗脚，所以被殺了！」

夏丏尊先生，是個很有趣味的人。他做了很多年的教員，討厭極了，曾做了這樣一副對子：

命苦不如趁早死　家貧無奈做先生

他在白馬湖時，門上貼了他自己做的對子：

青山當戶

白眼看人

啼聲劍影錄

（七）在客途中想起馳名世界的重慶防空洞

枯候了一日，依然毫無辦法，徒呼荷荷，下午五時，逼得又到西南運輸公司金城江車站，打聽、打聽，但到車站的時候，那站長初則耍手擰頭，繼則慢吞吞的勸我道：「一天一天的在這裏白等，不如乘短程公共客車，一天奔一個大站，那末，幾日後便可以抵達貴陽，何必在這裏呆等幾天，浪費時間呢!?」當時大西南各省公路局的站長，個個都是太極專家，都有他們的一手，因為來往客眾不少頗有來頭的人，大家都要搶先，希望立刻乘車登程，但座位有限，而「貴客」常臨，如果應付不當，會招致無限麻煩，尤其遇上那些要依限報到的軍人，更要八面玲瓏，否則在「貴客」光火之下，吃虧的還是那位站長，所以，當站長的都必是爐火純青的軟皮蛇，太極能手。

金城江下一個站可到河池，河池下一個站可到南丹，蝸牛式的鑽路，是否比呆等上算，那是值得考慮，姑且再盡一晚的努力，看看能否找得「黃魚」位，才決定行止。可是，到了晚上，跑到酒館去找「黃魚」攤，發覺擺攤子的司機並不多，而且早由旅店的茶房做牽線，完全賣光了客位。原來，司機老爺也托旅店的茶房拉客，茶房又另外索「黃魚」的介紹費，旅客只要座位，不計鈔票，尤其是貨幫的商人，貨物要爭取時間，必須趕在時間的前頭，羊毛出在羊身上，花多點錢財，得個好位子，搶先了時間，那是最合算的如意算盤。所以，貨幫客也求茶房搭路，甘願「奉獻」介紹費。我因為不懂這條門檻，失諸交臂，來遲一步，雖低聲下氣去求司機老爺，也碰一鼻子灰，客氣的還說句：「老鄉！對不起，都有啦！」不客氣的連瞧也不瞧你，只搖搖那鼓浪頭，使你脹一肚子氣。

連續兩晚去找黃魚位，均遭失敗，那站長的忠告，似乎有點道理，事實上我也期限逼近，不能再躭擱下去，只得捱過了這一夜，於翌日的早上，又帶了一肩行李，以無可奈何的心情，到西南公路局的金城江車站，乘搭往河池的客車。河池離金城江不遠，於午前已經抵達。是日適為河池縣城的集期，附城四鄉的人都來趕集，所以，這天縣城很是熱鬧，但縣城只有兩條構成十字形的街道，商店的規模至不大，多出售民生日用品和當地的土產，如果不是集期，恐怕這座遠僻桂北的縣城，也很是冷落吧。

到達河池，先找旅舍安頓了行李，然後到館子去進午飯，並到這座十字街頭的縣城巡禮一番，來趕集的男、女、老、幼，一律都是粗布衣服，戴竹笠帽，女裝的竹帽繞鑲一匝短短的黑布。像香港新界客家婦女所戴的竹帽，男的多着草鞋，在街上撞見三兩公務員，都是穿藍布中山裝，穿黑布鞋，戴藍布製的軍帽，一派淳樸的風氣，刻苦耐勞的精神，使人肅然起敬。走到南門看見一座公廨，門首懸着保長辦事處，這時桂省地方政制實行三位一體，保長兼保國民學校校長，也兼自衛隊隊長，所以，保長職位雖低，但具有相當權力，因此這座保長辦公處，頗具規模，滿壁標語，儼然衙門，聽說桂省在抗戰時期，徵兵方面辦得甚好，相信一個三位一體的制度，也有很大的貢獻。戰時的桂省，確充滿一片嚴肅緊張的氣氛，戰後李、白的跋扈，桂系的野心，間接造成中國的刧運，言之痛心。但在抗戰期間，桂省供應兵源之多，桂軍在各戰場的戰績，衡之情理，功不可沒。

在河池發現當地土人的女性，已婚和未婚的分別，卻又別開生面，已婚的盤髮梳髻，未婚的梳髮先結成辮子，但辮子不是垂諸腦後，卻是環繞在頭上一匝，像在頭上加一個箍子。但女性大多仍是很保守，很少看見剪辮女郎。

漫步河池的十字街頭，由東至西，由南至北，都踱過了，那末全城都經瀏覽一遍了。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跑到西南運輸公司河池站，詢查開往六寨的明晨最早那一班的時間，詎料出人意料的，所得的佳訊，不是明晨可以乘車開往南丹，而是在當天的下午二時，有一班特別車直開，承那站長好意，即替我劃留位子，要我立即返回旅店拿行李趕來搭車，由梧州到河池，碰着這位夠朋友的站長，算我第一次「出路遇貴人」了。

我奔回旅店，洗個臉，即拿行李，趕往車站，距開車時間還有十分鐘，購了車票，站長招呼上車，車上的乘客差不多擠滿了，估了一大半是土人裝束，大概是由南丹來河池趕集，採辦完了，返回南丹，車站特為安排一班特別車，我適逢其會，那位站長也賣了一個大人情。

這一班，是直通的特別車，沿途各站絕不停留，於夕陽銜山，晚霞如錦，倦鳥歸林的時候，車子已抵達南丹了。

南丹的旅舍比不上柳州的整潔，也比不上金城江的熱鬧，和河池一般的簡樸，全旅舍只有茶房一人，打理茶水，客人洗澡，也要客人自己到廚房去拿熱水。

我先洗澡，恢復一天的疲勞，才到街上找館子吃晚飯，返到旅舍的時候，在隔壁客房中坐着一個穿着黑絨中山裝的公務員，矮矮胖胖的，見了我，好像在客途碰上朋友，很親熱的向我打招呼，拉我到他的房間聊天，原來他是福建的縣長（距離現在二十多年，他是那一縣的百里侯，也忘記了，只記得他是姓李的），李縣長是奉調到重慶的復興關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是要依限報到的官員，也是從金城江開始一站一站的到南丹，是先我一日抵達的。

（十）

宓琪

爭取中文平等地位

要求中文為本港官方語言之一，享有與英文平等的法定地位，這呼聲已響了很久了。本刊同仁也喊得聲嘶力竭，不敢後人。最近這要求更趨强烈了：自從利國偉議員日前在立法局建議「中文成為官方語言」以後，各界人士紛紛響應，工商界人士組有「香港各界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聯合工作委員會」；學生方面組有「中文合法化運動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㈠香港學生聯合會，㈡香港天主教學生聯合會，㈢崇基及新亞學生會，㈣若干報刊及日報等代表。港大學生會最近亦發表聲明支持中文為官方語文。一直「蒙查查」生活在歧視中的「香港人」，這次似乎是全面覺醒，不甘心再被人牽着鼻子走了，因為這和本港每個華人關係都非常密切。誠如莊重文副主席所說：「一宗訟事，在法庭中，法官是中國人（兩造自然也是），對粵語及中國文字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可是，目前仍是要將中文譯英，連講話也要譯英，在時間上確有很大的消耗。」他又說：「我以為有英人或外國人在場的事，用英文、英語是應該的，但如只是中國人相處，則全部中文華語來往，更省時便當。」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何必為市民製造許多不必要的人為枷鎖？

所以青年們怒吼了。據「中文合法化運動委員會」主席林鴻壽說：「吾人決意爭取勝利，甚至需要經過三年或四年時間方能爭得最後勝利，吾人亦不自餒，繼續奮鬬到底！」對！這是個長期運動，決不能只有五分鐘熱度，要堅持到底，不達目的不止！這種恥辱是上一代留給我們的，要自我們手上把它洗掉，不能再傳給下一代。我們的祖宗為了一根無足輕重的辮子，還以「不留頭」力爭，何況現在是要讓我們變成聾、啞？

統治當局的意見如何，我們不難自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在立法局的聲明中看出來，他除了大打「太極」之外，還說：「假如推廣英語教育，將可減少需求翻譯人員。」他的意思是說：現在的翻譯人不夠，所以中文不能成為官方語文，假如人人都通英國語文，這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大家的要求是打開語文的枷鎖，何禮文的答覆是變本加厲地再加上一副腳鐐和一副手銬。看來，爭取中文平等地位非長期鬬爭不可。荀子說：「鍥而捨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兩句話！

賣油郎改李煜虞美人詞曰：

殖民統治何時了？民意值多少！主人昨又吹西風，道是只需英語不需中。

黃膚黑髮依然在，只是語文改；問君能有

為潘金蓮辯誣

藍海文

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時，本來打算把女主角寫成壞女人，但在寫作的過程中不覺對安娜的遭遇愈來愈同情，結果只好改變初衷，把她寫成正面人物。

這固然由於托翁忠於生活現實，也因為十九世紀俄國人道德觀念有所改變，不認為「淫」是萬惡之首，也不認為女人偸漢就是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在我們的禮義之邦則斷斷不行，曹雪芹即使如此大膽坦護女人，也只能把女子寫得冰清玉潔十分可愛，還不敢對偸漢的女人表示同情。施耐庵更不用說，他認為潘金蓮偸漢已是罪該萬死，唯恐一條罪狀不夠，不惜千方百計醜化潘金蓮。先寫她企圖「偸叔」，百般誘惑武松，後寫她毒殺親夫。這樣一來，不但使潘金蓮罪重如山，而且符合「萬惡淫為首」的清規戒律了。倘如删掉潘金蓮毒殺武大郎那一節，在下不但不覺得潘金蓮該死，而且還要豎起姆指讚她「好嘢」呢！

因為潘金蓮先前是旣貞且潔的，她就是因為要保持貞潔，拒絕主人的無恥要求，才受到報復，被迫嫁予武大郎。倘如她是拜金主義者，肯為了金錢而出賣肉體，早就作姨太太了。從這一點看，潘金蓮不但不「淫」，而且是不慕虛榮不愛金錢的好女子。其次，她與武大郎的結合並非出於自願，更不是出自愛情，而只是被壓迫被侮辱的結果，別說武大郎又矮又胖又醜又笨，即使武大郎長得一表人才，潘金蓮對他產生惡感也不出奇。武大郎雖然不是直接壓迫侮辱她的人，至少也是幫兇，任何具有自尊心和具有反叛性格的女性，都不可能喜歡如此相結合的丈夫。所以潘金蓮不安於室，移情別愛，不但是值得同情而且值得讚頌。可惜由於時代的局限，施耐庵不可能認識潘金蓮的行為，是追求自由與愛情的反叛精神，因而也就在她的身上加上一大堆可惡的罪狀。

「偸漢」本非一件光榮的事，但反觀時下一些聰明女人的行徑，卻覺得潘金蓮的「偸漢」卻並不怎樣「卑鄙下賤」。時下有的女人，頭上沒有任何壓力，享有充分的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權，明明知道對方是又矮又胖又醜的武大郎，與之拍拖狀似「電燈柱掛老鼠箱」，但為了對方並不笨，且位尊而多金，心甘情願下嫁，作其「事頭婆」或「官太太」。

可是一方面又感到「鮮花插在牛糞上」，「白天鵝嫁個癩蛤蟆」，委屈了自己。於是設法彌補損失，養小白臉的養小白臉，偸漢的偸漢。然而嫁個金龜婿並非完全沒有作用，手中有了錢成了富婆，養小白臉既輕而易舉，偸漢也甚為方便。完全用不着「人約黃昏後」那麼古板，必要時「人約飛機場」，飛到「那遙遠的地方」去會西門慶，根本不必擔心武大郎回來「碰個正着」，豈不快哉！既不能「碰個正着」

戰爭

統一步伐，勇往直前；
勝利總是我們的，
一切需要進行戰爭！

興而去，敗興而歸。使人覺得在香港這個地方，年輕人除了去作奸犯科，可眞的沒有發洩精力的場所。

去年夏季，我也曾經去那地方參觀過。我覺得那地方不像遊樂的場所，倒像一個貪婪的農場主人在小水池裏養鴨子。游泳的人在泳池所佔的面積，相信只有幾個方呎。這使我想到在十多年前，有些鷄鴨販子因為在籠子裏裝了過多的鷄鴨，被拘上法庭，控以虐畜的罪名。而人類號稱萬物之靈，何以反不如鷄鴨？

不特如此，凡是到這個地方去游泳的人，都要在烈日之下，倚着滾燙的鐵欄，在烈焰蒸騰的沙地上，輪候入場券。這種苦情，委實有違人道。

在香港，稍與中下層社會接觸的人，都知道百分之六十的市民，居住環境甚為惡劣。香港的茶樓，咖啡室，電影院之所以擠逼，就是因為多數人在家裏無廻旋的餘地。如果這些人都有上千呎的居處，公共地方原也不用如此擠逼。

一項呼籲

現在據說是年輕人的世代。把尼克遜搞得狼狽萬分的是年輕人；把戴高樂轟下台來的也是年輕人。不過無論如何，年輕人並無立法的權力，也沒有施政的權力，他們只能到街頭上去叫囂，來表示他們的政見。

香港很美；工商觀察家說，香港繁榮。從許多地方看，香港的確有點美，也的確有點繁榮。一個建設計劃，動輒幾億元港幣。可是你到公眾遊樂的地方去，老是看見孩子們爭奪破舊的鞦韆架，老是看見孩子們排隊，或被擯於門外。

誠然，海底隧道重要，水塘也重要，機場跑道也重要。但是未來的社會秩序也同樣重要。

一羣精力過剩的孩子，如果不能用正常的途徑來發洩精力，他就轉而去搶刼婦女，欺凌無辜。香港的青年犯罪率之所以直線上升，實在是由於沒有地方可去，沒有地方可以消耗精力。

可以說話的議員先生們！與此事有關的執事先生們！香港地處亞熱帶，暑季很長，可不可以把九龍仔的大片空地，再撥一點來建幾個泳池？如果你們不相信孩子們有多可憐，我幾時陪你們去看看那些絕望的面孔！

這已不是未雨綢繆，而是臨喝掘井了。

如果大家討厭有人用搶刼和用殺傷的方式來發洩精力，請考慮考慮別的方式吧！

黃思騁

售票員與公僕

約其辭，誠意可疑；替官辯者說市民即使只懂中文，各事亦可進行「順遂」；更有起初不置一詞，其後斥為「胡思亂想」及「盲目的愛國主義」。百家爭鳴，煞是好看。

由這一熱門問題，筆者聯想起最近在巴士車廂裏的一段「奇遇」：一位乘客買票時找角子遲了，售票員目露兇光、口出怨言；及後有一洋婦登車，手袋裏翻來翻去找不到零錢，售票員不但不敢催促，找贖後打票孔時還用鹹淡英語連說「多謝！多謝！」筆者冷眼旁觀，不知為什麼頓感無地自容！回想此時此地，做為官民橋樑的「公僕」，與那售票員大概不遑多讓，我身為過來人，將所見所聞與這次官方評論反覆對證，得數例如下：

㈠人事科收到一通中文求職函（職低薪微，投考者不必懂英文），覆函卻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打字員問要不要中英並用，答曰：「他不懂，自然會找人代看！」所謂「對中文信件之覆函，『大多數』用中文書寫或附譯文」，大率類此。㈡部門之內日訂報紙供職員閱讀，有關新聞均剪存備案，曾有一中文報刊指陳招考過程不公、弊病叢生，低級職員請示剪存，行政人員閱後置之一笑，答道：「這是中文報，可以不理。」後有西報報導區內小事，只寥寥數十字，剪報偶然遺失，卻立即指派專人前往報社補購。厚此薄彼，所謂「所有報刊皆受到同樣注意」，不外如此。㈢外籍市民指名求見，款接引導唯恐不週，若是華籍升斗小民，僥倖的還可以聽到鼻孔答話，或者看到懶洋洋的隨手一指，倒霉的只能呆立枯候，接受視如不見的一記絕招。所謂「如有必要，即使用中文作為與個別市民溝通之工具」，原來如此。

例子不勝枚舉，這次官方為中文問題作出洋洋灑灑的答辯，我最感興趣的只有一句：「事實上中文之使用已十分廣泛，當局已經常諭示各部門留意此項政策」。但事實上，輕視中文的情形依然存在，假如「經常諭示」並非違心之論，那麼與當局搗蛋及與市民開玩笑的大概是陽奉陰違的「各部門」吧？諭示由他諭示，奴才我自為之，無怪乎中文官用一直成為「有若干技術上困難」的香港難題了！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寄語推行中文官用的熱心者及做為溝通工具的公僕們，重視中文要從你們身上做起！如果身為中國人，輕視自己的語文，以外文為尚，或者像上述那位售票員，以奴侍外人為樂事，以賤視同胞為樂事，這又怎能叫人尊重自己？

江城子

人海百態

狗馬貼士（下）

萬人傑

「你的消息這樣靈通，究竟那條路來的？」朋友們這樣問時，黑鬼潘總是笑着答道：「天機不可洩！」

他賭馬十分輕鬆，不管那些馬匹競爭得怎樣劇烈，他還是泰然作壁上觀，即使出現「映相」鏡頭，或者亮燈要告，他也并不緊張，只靜觀結果。

不過，當你要求他「提供」時，他往往婉卻：「這場馬有好幾匹都有資格贏出，對不起，我不願讓朋友吃山埃。」

但當爆出大冷門時，他又贏了，朋友難免埋怨他不夠義氣，他苦笑說：「我亦不過打算飲雪水而已。」

最近，這位黑鬼潘的秘密才給一位朋友發現，拆穿西洋鏡，這位所謂「專家」，其實不値一個爛桔。原來，每一場所有馬匹，他買了一個全餐，不論冷熱跑出，他都有份。如果那天熱門得利，他雖場場收錢，仍然輸到索氣；但要是連場爆冷，則他雖吃全餐，仍然有利可圖。他最大目的是向朋友誇耀眼光獨到，貼士威水而已。其實，這綽頭並不是黑鬼潘發明，早已有人行之。

香港有一個十分特殊的情形，許多報紙以狗馬貼士爲主，封面封底，全是這類東西。國家大事，世界大勢，紅衞兵造反，全不理會；大字標題，全是今天狗馬的「大名」。大部份人賭狗馬靠報紙做「盲公竹」，所以狗馬報紙還是「有得做」，無怪小小一個香港，報紙有數不清的幾十種，這都是拜狗馬之賜。

但貼士的「命中」很要緊，這一次交白卷，下

鬼潘這方法，許多「專家」「提供」，你提這匹；我提那匹；另外一個一個四方框的貼士，可以任你隨便挑選。有些「心水清」的朋友仄過，一場出馬九匹，報紙上九匹都貼出，不過提供的專家不同而已。因此，無論跑出那一匹，明天他們都可以剪拼在一起，製電版刋出，以示威水。其實，這和黑鬼潘的玩意，有什麼分別呢？

黑鬼潘還好些，他不肯向人「提供」，恐怕給人吃了「山埃」：但肥仔李的作風，卻和他相反。肥仔李也是「專家」之一，自認「內幕貼士」沒人夠他準，有人向他請教，他會神神秘秘的向你提出一匹馬名，跟住一定要說：「這是秘密貼士，不可告訴別人。」彷彿是獨得之秘。

你照他的貼士買，或靈或不靈，有時中了，有時卻連影都沒有。跑中了，他會對你說：「我的貼士使得卦，抵請飲茶啦！」如果連影都冇，他又會悄悄對你說：「今次斟唔掂數，下次啦，下次一定跑出。」

其實呢，他的方法和黑鬼潘差不多，人們向他請教，他每人提供一匹不同的馬，終歸有一匹跑出，他記住那一匹向那一個提供的，所以，他要「飲茶」一定有得飲；同時，也定必會有一個人說他：「肥仔李的貼士的確係使得！」

貼士」呢？我也相信有。但這些「內幕貼士」絕不會傳到閣下耳朵，就算你是騎師老竇，他也不會告訴你。因爲是「內幕」，內幕絕不能公開，如果你同我都隨便打聽得到，還成什麼內幕呢？

既謂「內幕貼士」，難怪他們要守秘密，萬一走漏風聲，一傳十；十傳百，冷門變成了熱門，贏出亦冇好肉食，所以老竇共仔都冇眞話。

我的朋友大隻呂，他老板是大馬主，他則是一位馬迷，老板因爲「興趣相同」，對他另眼相看。大隻呂於自己研究之餘，常向老板探聽「內幕貼士」，他名下的馬，那一匹去不去，那一匹夠不夠殺，然後加上自己研究心得，以爲勝券可操，那知結果一敗塗地，場場落空。

有時他研究到老板名下的某一匹馬可以贏，問及老板，他卻推荐另一匹。結果，他想到的一匹爆出半冷；老板提供的要在馬羣後尾去找。大隻呂氣不過來，近聞已斬手指，並告誡馬迷同志：「切不可聽別人貼士，你要賭馬，拿自己的主意去賭好了。」

左記百醜圖之四

這一回：東拉西拉 拖人落水有利得 左鬬右鬬 自搬石頭壓脚背

五月大逃亡時，黃弱隨着人潮逃到香江。在這塊「有飯吃、有衣穿、有自由」的土地上，憑他的克苦耐勞，很容易就找到一份職業，那是在一家公共車輛公司機修部當學徒。每月入息雖然只有二百元，但在只求吃得飽的他來說，已是相當的不錯了。

翌年，黃弱的妹妹黃連也來到香江，兄妹倆合居一間小房，黃連在一家製衣廠學車衣，生活倒安定自在。

且說黃弱工作的公共車輛公司，在職工中，左記勢力十分龐大。因此，當左記工會獲知黃弱是由大陸逃來的，立刻派人踢他入會。黃弱由鐵幕逃出來，自然知道共產黨的「厲害」，故此說什麼也不肯加入左記工會。對方見他態度「死硬」，立刻拉下畫皮，露出猙獰面目，以他在鐵幕雙親的安危作要脅，恐嚇他，逼他入會。黃弱為了雙親的安危，在對方軟硬兼施下入了「死井」。

保險公司對屬下職員的獎勵辦法，是每拉到一位新客戶，有百分之幾的佣金酬勞，工作成績特別好的，更能獲獎金及升級。這個辦法居然也被左記工會所採用。即是說如果一個會員，介紹新人入會能達到規定數字，那末該會員將能獲得「名貴獎品」及「現金獎」。於是乎，那些為了自己利益的「積極分子」，紛紛四出找尋對象，不論男女、不論老少、不論職業（甚至失業的也沒關係）、不論思想、甚至不論殘病，總之是人就行。於是乎，一派商業性的競爭，也在我們「戰無不勝，勝無不利」的同志們之間展開。同志們一個個「拉志高昂」，施出莎莉麥蓮在「花街神女」中的手段，紛紛作出多情狀，見「客」就拉。

「有獎」自然必定「有罰」，保險公司職員如果長期做不到生意，早就被炒魷魚。但是，左記工會的會員同志們如果拉不到「人客」，不會舒服地炒魷魚，而要遭受嚴厲的批評。黃弱雖不想得到他們的「獎品」，但更害怕被批評、被鬬爭，所以，只得學別的會員一樣，似細菌無孔不入。

不知是黃弱的運氣好、人緣好或言詞動聽，沒有多少日子，就給他拉到七八名「顧客」。於是他得益了，首先是一張購買「土貨」七折八扣的優待證，接着每逢「立國週年」或過年過節一包包的禮物。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同志們並不似「吹」的那樣偉大，貪小便宜的心「小黃同志」也有點，於是，在得小利之下，忘記從前大恨，做起左記傳聲筒來。

大概是黃弱的言詞實在動聽，大有「文藝大悲劇」的效果——感人肺腑。故此，他在左記工會內逐漸活躍起來，在「成績越好，得益越大」的「利益掛帥」之下，他由被迫入會，而成為「黨」賣力的「好同志」，後來竟成為左記工會數一數二的頭頭。

由假花廠工潮，急轉而成為震動香江的大暴動之時，同志們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老英」會像梳打埠的老葡一樣容易對付，有「偉大的祖國」支持，有「七億同胞」作後盾，不久的將來，自己可以蟹行香江矣。

怎知「老英」並非紙紮的，絲毫不作妥協的打算。同志們熟讀了血腥的「寶書」，在裏面找出「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堅持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等等的大話錄，決定鬬爭到底，推出土製紅心菠蘿。

有「權利」必有「義務」，於是，那些得過左記「小權利」的人，也要報以「大義務」，被派往阻街的阻街、請願的請願、遊街的遊街、推銷菠蘿的推銷菠蘿……

黃弱奉命擔任一個行動小組的組長，責任是負責掩護推銷菠蘿的同志。這時，他心想既有罷工津貼，又有額外的行動津貼，把心一橫，為小利而冒大險了。可是，日子過了很久，「老英」不但未被「鬬臭」，反而監獄越鬬越滿，且喪失民心，引起香江廣大市民們怨聲載道。最最要命的，是「偉大的祖國」虎頭蛇尾，不但未繼續支持「鬬爭」，還不斷地派專員來催促「鬬爭」早日結束。

結果，「鬬爭」在有「頭威」無「後勁」的情形之下，一敗塗地。同志們一個個似洩氣的皮球，對「毛思

倖未被關進監獄，但眼見與自己一起「行動」的同志們一個個扮蟹，觸目驚心，急忙學「孟母三遷」，總算給他渡過難關。直至去年初，他見農曆新年將至，反正自己有的是時間，不如回鄉過年，當下約了個既同鄉又同志的朋友，一起回鄉探親去矣。

這一去，有如肉饅頭打狗。隔了兩個多月，黃連在香江見兄長久不回來，連信也不來一封，不禁擔心起來，接連寫了幾封信給鄉下的父親。可是，這些信也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本來她想回鄉去看一看，但心裏害怕，害怕似兄長一樣的有去無回。

又隔了兩三個月，黃連收到一封由堂兄寫來的信，說黃弱的回鄉，給家裏帶來了滔天大禍，首先是他自己受到嚴厲的「批、鬬」，而父母也因這個有嚴重「資修思想」的兒子所連累，給鬬得抬不起頭來。還說叫黃連不要再去信了，免得使父母的罪孽更加深重。

黃連從此像換了個人，精神頹廢，終日愁眉苦臉，每當思念雙親胞兄時，不論何時何地都會忘形的失聲痛哭。這天，是黃連的休假日子，獨自悶坐房中，想到雙親與兄長在大陸受難，不禁悲從中來，抱頭痛哭。正在這時，房東給她送來一封信，原來又是她堂兄寫來的。當她看過信之後，眼淚乾了，躺在床頭，先飲下一大瓶滴露，然後用刀片割斷腕脈。在她身邊遺下剛收到的那封信，上面寫着：「……你父母因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的被鬬投河自盡了……你兄經已被判徒刑十五年……」

蕭平

中國赤禍探源（九）

·史劍非·

廖案與胡漢民被逐

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及中共拉下胡漢民立汪精衛為繼承人，國民黨的領導權遂逐漸被共黨所篡奪。但是如果不發生意外的事件，予共黨以機會，中共的篡奪進展要遲緩得多。汪精衛等少數人雖然墜入鮑羅廷的掌心不能自拔，以及在中共「團結左派、爭取中派、打擊右派」的分化策略之下，國民黨內部紛爭日多。但是以當時中共執行委員會的情況而論，國民黨人仍佔大多數，共黨欲想根本改組領**導層，仍須費極大氣力，而且太引人矚目。可是廖**仲凱的被刺案，給鮑羅廷等帶來黃金的機會。

廖仲凱死前致力防共

前面數章已經提及，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加拉罕選擇國民黨領袖時，毫不考慮當時曾主張聯俄容共最堅決的廖仲凱。顯示廖仲凱並非可操縱利用之人。其主張聯俄容共和孫中山一樣，是出於政治策略，而並非偏愛「俄」與「共」。反之對俄與共絕不肯屈節降身，出賣中國和國民黨的利益。這可從陳公博的一段記載見其梗概。

「廖先生當日不知為什麼要我做農工廳，我想大約知道我參加過共產黨，對於共產黨那一套把戲有點知道，可以有些辦法的罷。……廖先生在未被刺之前，有一天也忍不住對我說『平山的為人，你得注意。』我算了一下，心想平山倒容易對付，所難對付的是他後面鞭撻他的人們，……」

當時譚平山正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是在國民黨中負最重要職務的共產黨人

從胡漢民的記載中也可找到類似的說明：「惟仲凱遇刺前數日，先邀君佩（李文範字）深談，謂將辭去黨部農民工人兩部長，而請弟（胡氏自稱）代之；君佩以告，弟未遽可否。翌日實為國府會議，飯後他委員皆去，仲凱乃與弟詳言不能繼續任職之故，蓋亦知共黨之為患，而於總部勢力蟠結太深，不易救正，責渠一手辦去，必為苦難，故惟有易長之一法。何以不推他人（按胡問廖）？則仲凱云，他人易受劫持，且無理論，惟兄最為鮑羅廷所畏重。……」由於胡漢民力辭，廖仲凱始商請陳公博繼他任農民部長。而廖氏作此決定後兩日，即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乃於中央黨部門前被刺身死。

關於廖案真相從有關記載看，至今仍是個謎。其實真相當天已經大白，因為刺廖兇手陳順當場被捕，而陳順所帶手槍查明是朱卓文的佩槍。朱卓文雖因被通緝逃掉，但是案情極為明顯。據朱自述，他們一伙反共分子，曾有暗殺汪精衛、廖仲凱和鮑羅廷的計劃，因走漏風聲，被當時任廣州警察局長的吳鐵城聞知，極力阻止作罷。「一日朱方午睡，陳瑞同志匆匆自外歸來，言殺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尋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幣二百元與之，促其離穗。世人所謂朱某刺廖，如此而已。」這段話透露，陳瑞、陳順等之謀刺廖仲凱，雖非朱的主使，但陳瑞等痛恨以至動殺機，頗受朱卓文等的言論影响。朱是美國華僑，早年追隨中山革命，是同盟會老同志，當時乃激烈反對聯俄容共之人。而廖仲凱亦為美國華僑（原籍惠州）。他們之痛恨廖仲凱實出於誤會，不知廖當時防共的苦心。但悲劇

廖案與特別委員會

從上述資料看，廖案的情況，並非特別複雜，從被捕兇手已可了解真相。無奈鮑羅廷別有用心，乃藉此大事株連，而主要的目標，則是中山的第一親信，鮑羅廷最憚畏的胡漢民。鮑羅廷的辦法是先組織特別委員會。當時國民黨最高領導機關為中央政治委員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兩會委員名單如左。

中央政治委員：胡漢民、汪兆銘、廖仲凱、邵元冲、瞿秋白、伍朝樞。

中央常務委員：汪兆銘、廖仲凱、鄒魯、丁惟汾、于樹德。廖仲凱被刺，補選柯森繼廖為常務委員。

當時胡漢民代理中政會主席，於廖被刺當天下午舉行臨時會議，鮑羅廷即提議組織特別委員會決議如下：「政治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派許崇智、汪兆銘、蔣中正組織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一切全權，應付時局。」會議並請鮑羅廷為顧問。依照上述決議特別委員會實際已取代中央政治會議（亦即中央執行委員會議）的一切權力。鮑羅廷所以如此作，因便於操縱，作為排除胡漢民的第一步。廖案被刺後，兇手既已捕獲，並查出朱卓文罪嫌顯著，但仍指胡漢民之堂弟胡毅生參加刺廖陰謀，胡漢民因此被嫌，不得入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組織後，鮑羅廷即提出一個黑名單來，要求特別委員會下令拘捕，黑名單中即有胡漢民、鄒魯、鄧澤如等國民黨首要。如按此名單逮捕，國民黨反共領袖

羅廷認爲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實同志的絕好機會。廖先生被刺的第二天，他開了一張名單，叫特別委員會拿辦我和胡漢民、鄧澤如、謝持諸先生。……特別委員會看了這張名單，就對鮑羅廷說：『毫無證據，怎樣拿辦？』他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幸蔣先生和許崇智竭力反對，我和胡、鄧、謝先生才能夠免膏虎口。」

如果鄒魯這段記載屬實，那麼就不應發生後來搜捕胡漢民的事件了。可見此事雖經蔣、許反對，汪、鮑並未同意。

搜捕胡漢民經過

八月二十四日（廖被刺後第四天）黎明，廣州衛戍司令部派一隊士兵至胡宅，將衛隊繳械，爲首的人直入胡氏寢室，以槍指胸喝令不許動！女傭及胡氏女兒以身蔽胡氏，那個以槍指嚇者，見胡女兒腕上有金鐲，上前搶金鐲（搶奪金鐲士兵後經何應欽査明槍斃），胡氏才乘機出房，從後門逸去，穿着一身睡衣，走避小巷內的一菜販家中。胡夫人打電話給汪妻陳璧君，陳璧君打電話到衛戍司令部，要了一張通行證，臨時又給胡氏借了一身衣裳換上，才把胡氏送到黃埔軍校暫避。

汪胡爲至交，陳璧君與胡夫人友誼也極篤。當年汪精衛北上行刺攝政王時，曾留血書寄胡氏：「兄當爲釜，弟當爲薪」。想不到現在胡竟成爲汪的階下囚。大概陳璧君還不知汪的計劃，故帶着九個月的身孕親自跑到黃埔軍校探問胡氏，並安慰胡氏說：「胡先生有什麼意見，可以寫信給精衛。」胡氏遂寫了一封信交陳璧君帶去。信中概稱：「廖案如何辦理，弟雖未能與聞；惟兄等主持此案，不當枉法，亦不宜循情。務須依據事實，以求眞相。弟與兄久共患難，不久以前，尚相努力肅清滇桂軍等，鞏固後方。彷如隔世矣。」

汪可能原有計劃逮捕胡氏，但有些猶豫不決，胡氏逃避黃埔之後，又暫時縮手，但案情仍未明朗，試看他回覆胡漢民的信。

「展兄鑒：毅生等蓄謀狙擊，弟於八月十三日不爲之備。十六日後，風聲益緊。弟夜深歸寓，遂不能不挾衛士自隨。此兄所目擊者。仲兄於得十三日密告之後，與弟同一感想。而十六日已後所得密告較弟爲多，故二十日出門時猶吩咐衛士云：『連日風聲甚緊，須加倍留意。』然仲兄竟不免於一死，傷哉。此次當場拿獲兇手，並拾得所用兇器，故偵緝較易。然自二十四日起，始悉陰謀全部不止於暗殺。……兩書均奉悉。以弟之意，兄最宜陳書申述意見於政治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必能有至當之解答也。今日政治委員會開會，弟爲臨時代理主席，讀遺囑時，悲從中來。決不盡忘。」

此時在廣州的政治委員僅胡、汪、廖及伍朝樞四人，廖已死，胡被幽禁，實質上只剩下汪與伍朝樞二人。胡漢民寫信給汪，汪以爲不算數，仍要求胡寫給政委會議，實在莫名其妙。據胡漢民事後猜測，汪此舉是故意作給鮑羅廷看的。表示他與胡無私。寫信給汪個人，汪不便給鮑看，寫信給政治會議，則可送鮑羅廷過目。以便鮑羅廷下決定。由此可見汪之爲人，當時對鮑是如何的卑屈周到。

胡漢民當時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治委員會代理主席，是黨的最高領袖，在國民政府是外交部長，無任何違法事實，竟被任意非法搜捕、軟禁，其他國民黨人之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胡氏被逐去俄

胡案發生之後，在上海的國民黨要人函電交馳責問汪精衛，弄得汪沒有主意。最後鮑羅廷想出一條妙計以了此案，那就是派胡漢民去蘇俄，鮑羅廷親往黃埔告胡：「胡先生願去俄國一行，蘇俄的同志一定很歡迎的。以胡先生的理論淵博，態度光明，我敢擔保蘇俄同志歡迎胡先生，一定比歡迎什麼大使公使還要熱烈。現在一般人以廖同志一案懷疑胡先生，這是沒有的事。不過因此也不宜在廣東，不如到蘇俄走走。」

這條計很毒。第一、可使胡漢民無法將被搜捕和幽禁的眞相對外公開；第二、事實上排除了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第三、胡一走廷對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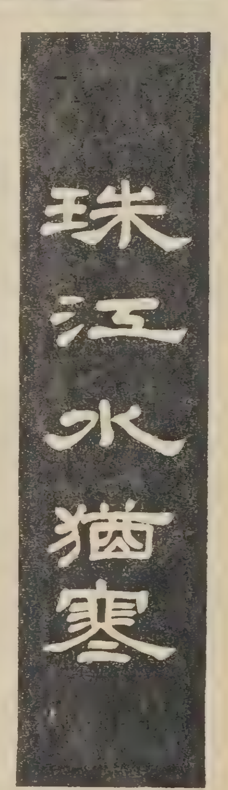
胡氏感到在黃埔長期幽禁下去也不是好辦法，不如到蘇俄去走一走，換換環境以等待局勢的變化。於是就答應了。胡氏啓行之後在船上曾作詩三首，其中一首如左：

稺子牽衣上遠航，送行無賴是秋光；
看雲遮處山仍好，待月來時夜正涼；
去國屈原未憔悴，酖人叔子太荒唐；
浮屠三宿吾知戒，不薄他鄉愛故鄉。

胡去俄後，九月十五日，汪精衛在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告說：「自廖案發生以後，社會上對於胡漢民同志發生兩種批評，一則謂政府處置胡漢民同志失之太寬；實則胡毅生與胡漢民同志堂弟兄，然胡毅生此次謀殺廖仲凱同志舉動，漢民同志事前毫不知情，何能代爲負責？一則謂黨軍當時往漢民同志住宅搜捕胡毅生，遂以爲政府對於胡漢民同志予以難堪，未免失之太嚴，且因此生出許多謠言；實則革命政府之下，決不能因一二同志個人之體面，故縱要犯。今政治委員會根據廖同志未被刺前的決議，仍請胡漢民同志往外國接洽，以非常重大的任務，付之胡同志之手，由此可知政府對於胡同志並無任何芥蒂。」

據胡的女兒胡木蘭的記述：「汪先生的這個報告，總算是明白宣佈先父與廖案無關。」又稱「所謂到我家搜捕毅生堂叔之說」是「欺人之談」。「至於汪先生所說，在廖案以前，即已決定派先父往外國接洽，更非事實。」

胡漢民被放逐出國之後，鮑羅廷所要逮捕的人鄒魯、林森、伍朝樞、鄧澤如以及特別委員之一的許崇智，都被逐次排擠離開廣州。同年十一月，鄒魯、林森、謝持、居正等十數中央執行委員，遂在北平西山中山陵前召開會議，史稱「西山」會議。廖案是逐胡的引子，逐胡是排除反共人士的前奏。因廖案被捕（無辜）的林直勉（中山生前秘書），提審之日，面對中山遺像放聲哭道：「不圖今日之黨，竟非吾國民黨所有也」。足可以反映當時忠貞國民黨人的心況。



珠江水猶寒

【34】

馬森亮



他翻開另一本簿子，查着數目字，很久才唸出來，接着是農業增產，汽車出產，日用品的改良數字……。

老胡細聲對我說：「這些數字不是來自工廠，而是在辦公枱上寫出來的！」

「不是寫出來，是嘴裏說出來。會寫還算本事。」

「起碼有兩個鐘頭才唸完！」

「新社會的催眠術！」

真的，許多聽眾已把右肘撐住腦袋在打瞌睡了，當然受了這優美的旋律所陶醉，有的乾瞪着眼，望住屋頂，像研究這個紀念堂的建築工程。最尷尬是坐在前幾排的，在燈光的監視之下，還要埋頭做筆記。

坐在走道上的已不耐煩了，睡不着的便站起來踱步，守門的怕他們乘機溜走，連忙搬過去一張大枱，把大門堵塞住。

抽香烟的多起來了，一陣陣，一縷縷，分別提出無聲的意見。

後面不知誰打了個呵欠，很多人便把頭轉過來。在我前面的一位，可能坐得太累了，起身大力拍了兩下屁股，這聲音給走廊的人聽見，以為是鼓掌，便也毫不思索的拍起手來，這可把在瞌睡的人驚醒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樣，迅速地响起一片如雷的掌聲，幾乎連燈泡都被震破。

台上講話的肺病鬼以為自己講得好，得意起來，努力想把嗓子提高，更講精彩些，可惜他的喉嚨不爭氣，越大聲就越像受驚的鴨子叫，而且他手上的稿子已翻到最後一頁了。不久，見他把袖子一撩，大喊一句：「毛主席萬歲！」

跟着台下的幾千隻手，左彎右歪的舉起手來，

高呼過後，人聲嘈起來了，後面的聽眾以為散會了，準備拔腳闖關，奪門而出，但台上傳來一句：「不要跑！休息十分鐘！」給每個人的高興潑過來冷水。

多寶貴的十分鐘呀！男廁所前立即堵上幾道圍牆，女廁所亦出現一條美麗的長龍，幸而大家都是為人師的，保持着幾分斯文，不會爭先恐後，倒是守門的增加了五六個人，看樣子，這批人民教師還未值得信任。

鈴聲又响了，長龍立即解體，人牆跟着崩潰，各人又乖乖地回去自己的坐位，喧鬧的聲音才慢慢的靜下來。

一位頭戴五角帽的胖子登台了。他確夠健康，聲音特別大，證明他受過嚴格的搏殺訓練。他的話

整風。他說目前的學校已做了反動派的防空洞，許多反革命分子還隱匿着，沒有向人民坦白。還舉出幾個例子說，某區一間小學裏出現反動標語，一間中學的儲藏室搜出十多面國民黨旗，某些教師還藏着過去的委任狀。……

說得煞有介事，但誰也弄不清楚。我當時就這樣想：

「這些例子，安排得很不巧妙，明眼人一看就了然。真正幹特務的人，怎會這般幼稚，打草驚蛇起來，貽誤同夥？難道一面國民黨旗或幾枚手榴彈可以嚇跑共產黨不成？這是常識以外的笑話，只可嚇唬鄉愚，在知識分子面前，正弄巧反拙，且赤條條的暴露出這是製造肅反的藉口！」

胖子說的話雖然不到一個鐘頭，每句話卻像利箭一樣，深深射入夾背，給每個人種下牛痘，然後才慢慢檢查皮膚的反應。

會已開完了，潮湧的人羣，經過一番衝突，逐漸消失在大街小巷裏。我送黃錦娟回家後，才滿懷心事的回來。這時，我好似服了興奮劑，翻來覆去都無法入睡，心裏很煩燥，正所謂天下未亂心先亂，整風未開始，我的思想反先鬭爭起來。

由於情勢的急劇惡化，同時有了趙博士偷渡成功的誘惑，我心底下潛伏着的逃亡思潮又起波動了。這次整風是怎樣的？會不會整到自己？萬一不幸成為了對象的時候又怎辦？一樁樁往事都浮了起來，溫故知新，又將怎樣抉擇？我有過被鬭的經驗。嚐過半死的滋味，究竟農村的狼狗和城市的笑面虎

見到他的時候，我開口就探詢最近的偷渡情況。他卻說很難，情況已起了變化，首先是共產黨有了個反偷渡的組織，專門對付偷渡的人。他們在香港或廣州，散佈出可以包辦偷渡的空氣，把那些慌不擇路的人騙過去，登記起來，然後詐模作樣的帶他們集中一個地點，一網成擒，既賺了錢，又捉了人。其次是邊區上的檢查嚴了，所有住戶統統有特別證，對陌生人一見就捉。「不過，還是有人順利過關的！」他說到這裏，有點不屑神氣。

「這樣看來，此路已不通，插翼亦難飛渡了！」我頗失望，自言自語說。

「也未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有乾坤，我有日月。」他滿不在乎驕傲地說：「有困難，想辦法，一樣可以過得關去！問題在於不要與巡邏隊碰頭。」

「這很難，你不想和他碰頭，他偏想和你碰頭呢！」

「只要有這個——」他把兩個手指一揉，神秘的一笑。

「錢？賄賂？」

「對啦！這才是放置四海皆準的辦法！」

「那還好，未算絕望！」

「也不是絕對的把握！」

跟着他告訴我一些情報，最近有很多不願透露眞姓名職業的幹部，間接托人來聯繫，先行搭好線，必要時就冒險逃亡。

「機會不是停留的物體，一過去就後悔莫及。」他問我。「表哥！你有沒有這種打算？如果有，要早一天通知我！」

「如果是別人，我不自己去，是表哥，我無論如何要親自跑一趟，交代給土人，他們便有辦法了。他們的經驗是豐富的、有組織的。」

「是不是政治組織？」

「也不是，這個組織純粹是發財！」他說完，驕傲地一笑。

，準備隨時行動。

這次談話，我像吃了半顆定心丸。一有危急便鋌而走險。

十六　屠夫嘴臉

三天後，整風開始了。「學習」時間每天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不准缺席，請假要得到文教局批准。每間學校的教工，分散參加各小組，據說是預防攻守同盟。我看同組的人，大多是好似陌生的熟面孔，陰鬱而神秘，藏着一種可怕的肅穆。我和老胡只有在開完會之後才能碰碰頭，黃錦娟已去參加行政組學習。

第一個學習階段是鑽研文件，一大堆共產理論書籍，輪流唸讀，從早到晚，都是嗡嗡書聲，每個人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繃起了寡婦般臉孔，面面相對着。炎夏天氣最悶人，瞌睡的傳染又是那樣快，只要有誰敢張口打個呵欠，就可以看到許多眼睛裏浮起紅筋來。除非抱有椎刺股的勇氣，損體求全，否則就很難避免這不可抗力的侵襲，給領導者製造新鮮的學習資料。

每讀完一篇文件，便展開一番討論，談談心得和意見，要把理論結合自己的實際，檢討或者批判，按照坦白方式，公開自己的思想或矛盾。這時，大家都會提高警惕，措詞不敢隨便，態度也故意製造緊張，那怕是裝腔作勢的，總比輕描淡寫的容易得到信任，因爲每個人的意見和說話態度都給紀錄起來，這些成績，就是思想總結時衡量標準。

一個星期過去了，接着轉入第二個學習階段。上級發下了討論題目，提供些有關文件，讓各人自己去蒐集資料。同時還派來一位幹部，說是幫助學習，就地解答問題。這一來，學習的氣氛開始緊張了。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員的三部曲作風：柔、剛、狠。他對你有所需求則笑臉卑躬，一副妓女臉孔；一旦向無所求於你時就臉沉眉低，一副寡婦臉孔；正展出了第二個解數，那麼，白刀子進去，紅刀出來的現象亦爲期不遠了。

有了這樣的一位人物來座鎮，發言的人踴躍起來了。都想爭取機會表現一下積極。因此，很容易可以看出幾種態度來。

一種人是年青的，他們入世未久，陶醉於共產主義的遠景，念念不忘要爭取身份和地位，恃着自己年輕，是國家需要的人才，共產黨培養的接班人，有了這一種幻覺，優越感養成，就覺得別人都是鬬爭的對象，只有自己的話才是對的，非要人接受不可，所以說凡事必批，逢人都罵；另一種是時代的過來人，馱着歷史包袱，他們知道共黨對自己不信任，年青人對他們歧視排擠，也就揞頸就命，懷着三心兩意去敷衍應付，很巧妙的避重就輕，隱藏自己的思想，在討論的時候，老在問題外兜圈子，不管心裏怎樣憤恨，外表上裝得很積極，他們深信，在這種場合，雖沒有說眞話的自由，可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得說假話，口是心非，播放烟幕去蒙蔽自己。還有少數人是穩健派，他們能善於選擇說話的時候，不打擊別人，也不標榜自己，純粹學者作風，這種言行很有吸引力，深得羣眾好感，但在黨員眼裏，這種人最會製造麻煩的，是狡猾和頑强造成的危險份子，私下裏對他們特別注意。

第二個學習階段又在緊張中渡過了，第三個是整風的決定性關頭。能不能繼續生存，就看這十四天的命運。

首先，每人繳一篇自傳，把自己的家庭成份、年齡、學歷、經歷，特別社交關係，越徹底暴露越好，這是考核的藍本，給馬克思的尺碼一量，就會確定價值。同時還要檢舉別人，不管在職或失業的，機關幹部或已遭清算了的商人，死和未死的，說是幫助人家進步，實在是考驗每個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程度。

（未完）

被共特拆垮

弟再回頭補敍「五打二郎山」的經過。先是羊仁安軍一個師（只有兩千餘人），李天俠一個師，田中田一個師（合共不到六千人，又缺重武器。）守二郎山，中共以六十一軍進攻，李天俠戰死，我軍敗退，二郎山陷敵。羊軍反攻（全軍），亦有田中田師在內。唐式遵上將親自督戰，攻克二郎山，此爲二打二郎山。然後中共增兵一師，又反撲，羊氏又敗，一位姓羅的師長陣亡。接着李啓芳從四川進攻，敗績。就是槍決幹部那一次，李氏整頓後再攻，又敗，傷亡無數，此爲三打二郎山。

當時弟雖已到，然部隊尚在行軍途中，故未參與。李氏敗後，弟部隊始到達，於是弟率部進攻二郎山，激戰後佔領之。因弟自敵軍手中奪得多門八一口徑及八二口徑之迫擊砲，及三七戰車防禦砲兩門和幾挺重機槍，火力較李軍強些。但第十五師師長劉孤梅和第六支隊長陳天和先後陣亡（劉是戰死，陳是重傷不治，因弟等無醫官及醫藥）。可惜還不到兩天，共軍分數路進攻，弟與李啓芳的一、五軍傷亡無數，副軍長趙華陽身中八槍，死得極慘。二郎山又告失守。此時李氏亦受圍攻，大敗。此戰唐氏痛哭不已，亦爲四打二郎山。

五打二郎山，也是最後一次，共軍六十一、六十二兩個軍守禦，周士弟亦在場，此次戰役慘不忍言。唐式遵下令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拿下二郎山。且親率羊仁安軍進攻，李氏與弟亦合軍進攻，兩路夾擊。那次戰役，弟和李氏都受傷，李啓芳於二郎山之戰兩度掛綵，李部副軍長李懷德，弟部十五師師長陳見龍，十二師師長楊光流皆戰死沙場（陳見龍係新升者）。其餘周華清、黃宣榮、黃元湄、高振冀、鍾嘉禾、林生威、沈大祺皆受傷，一度羊仁安和弟等相距不到兩百公尺，始終無法會師。可謂西南戰役中最慘烈的一次。弟等敗後退回四川，再無力作大會戰矣，言之可痛，思之可傷！弟等部隊不論防守或運動戰都能勝任，不知何以定要調之作攻堅戰？

此後共軍即長驅入西昌，胡長官、賀國光飛台灣。大陸無一正規國軍，全靠游雜部隊支持殘局。中興之望亦從此絕，五打二郎山時唐、羊憤極，仰天號哭，羊氏痛曰：「老天爺！你存心滅民國嗎？」

五次戰況如此激烈，決無一名國軍正規部隊參加，打來打去都是羊、張、李三個軍。三郎兄、贛萍老大哥！你們是軍界前輩，請你們說一句公道話，這是對的嗎？

最後一次（第五次）打二郎山時，唐式遵亦督戰，因他以爲從這邊進攻，必可克服，甚至下令三個軍自師長（或支隊長

袍哥加入一五兩軍，但師長名額有限，故以支隊長職。乃不得已之措施也。）弟等亦盡死力求勝，然共軍亦出全力死拚。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除二郎山一戰外，尚有四點稟告於三郎兄者。

㈠中共地工人員確與解放軍不合，然地工之間又分兩個系統，一個是「川康特委會」，另一個是「西南工作處」。雙方爭功，甚不成話，有一次在成都刁文俊公館召開「會師大會」，乃「川」「西」兩特工人員聯歡，故意不邀解放軍代表，後來鬧得很不愉快。

㈡攻成都之戰，據弟所知，共有三次，第一次即劉大麻子等，從紅牌樓和南門武侯祠方面進攻，無功而還。第二次是李啓芳和弟及鍾嘉禾部進攻，那一次最激烈，李部攻西門，鍾部攻新西門，弟攻北門。（共軍血洗陣子場那次主要就是打鍾嘉禾，後鍾佔金堂。）那次原來約好龍泉驛（簡陽）袍哥大爺劉惠安（年七十餘歲）攻東門，及至攻撲城垣時，方知劉惠安按兵不動。東門並無情況，鍾嘉禾立即率部跑步趕到東門，然二野援軍已到，否則那一戰極可能攻下成都的。第三次即劉惠安被捕，押到成都，劉氏手下兄弟攻成都，一晝夜即連下釁門鋪、大麵鋪、沙河堡，一直打到牛市口汽車站，先以紅旗向弟等報捷，後以黑旗求救，但我軍士卒恨劉氏「私賣梁山」，皆不聽號令，派人勸說，始勉強進軍。但弟等離成都尚有四十里，劉部已敗。事後共軍血洗龍泉驛，劉惠安全家老幼一齊殺光，雖稚子幼女亦不放過。

川康戰役，總爲人心不齊，以致失敗，否則可能打勝的。共軍（不論一野二野）戰鬪力並不很强，但行軍力則令人難信，爲我等所不及，指揮官一般來說也很笨。

他們愛以精銳置第一線，多使用日本三八步槍，槍聲和我等不同，經常一聽槍聲就知是敵軍，此種缺點彼等始終未知。

㈢西南戰役亦有高級將領及文官殉職，如軍校步兵科長兼北較長區總隊長李邦蕃將軍戰死大邑，前成都市長余中英從容就義。王瓚緒（號治易）上將率領之西南游擊第一路軍投降後，該軍之第一軍軍長李範章將軍密謀起事，被共特知悉，捕李範章而槍決之，該軍之高級將領自殺者不少。唐式遵上將拒絕胡長官懇請飛台，情願戰死，亦有氣節之好漢子也。

㈣弟等在內江及後不久，遇大批軍隊（共軍）通過，立揮軍擊之，共軍傷亡甚重，但有半數死戰得脫，後從俘虜口中，始悉爲賀龍率一團兵護衛，經重慶開會完畢後返成都，沿途苦

西南保衛戰

匪之卑劣，而且明白除反共外，再無別路可走。張宣之不容於共匪，完全由於他才氣和胸襟較毛林寬大，他們對自己人尚且如此，對別人自然可想而知。幸虧弟等尚能知恥，雖然戰敗，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信不我欺！以上資料，未知於三郎兄稍有用處否？耑此即祝

文安

弟夢還　一九七〇・八月・十九・

中共密鑼緊鼓籌開「人代會」
紅線女赫然提名為候選人

香港客

紅線女在戲劇界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自毛共發動了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紅線女即被鬬得死去活來。本刊小鍊先生已有詳盡的報導；自此以後，紅線女即消聲匿跡。紅線女三字，將會成爲歷史陳迹，很多人都以爲她不再粉墨登場。但在毛共的社會裏，很多事都出人意表。最近筆者獲得一項消息，這是在廣東省境內有關「人代會」的候選人名單內，赫然有鄺健康（紅線女）的名字出現，於是引起人們的竊竊私議，一般認爲，紅線女究竟有什麼神通，重現色相？

至於有關紅線女的一切，我所知有限，不敢妄加揣測。但由此使我聯想起毛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在此一抒己見！

毛澤東私字當頭，爲奪權而發動轟動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死人無算。劉少奇被鬬垮後，國家主席的職權，一直虛懸，而「人代會」遲遲未能召開，當有其內在困難。最近，大陸盛傳着「人代會」即將召開，並且將「人代會」候選人的名單，發佈列各單位宣讀。筆者獲得可靠人士透露，毛共內層會議，希望「人代會」能趕及在本年「十・一」僞慶前順利召開，但這個如意算盤，能否打得響，毛林當權派，還不能作出決定。

在那份候選人的名單內，最惹人矚目的是紅線女之被提名。眾所周知，劉鄧陶垮台，被株連的幹部，不知凡幾，後來不少幹部被「解放」，美其名爲「首惡必懲，脅從不究」。因此，被「解放」的幹部，便感恩戴德，對毛脅誓表忠心。大陸上一場驚天動地大變亂，彷彿漸漸被鎮壓下去，有恢復「文革」前的態勢，而醞釀多時的「人代會」便呼之欲出。至於「人代會」能否於下月一日前召開？那就只有看以後的事實表現了。

名聞南中國，曾代表中共出席莫斯科演唱而備受歡迎的紅線女，這次被「解放」出來，依筆者愚見，這不過是毛共的一貫手法，利用她作爲反面教育。因爲紅線女對軍事，經濟都不會發生影響，而政治的影響則有相當作用，同時，對愚惑羣眾方面，則會收到一定效果。在民間一個出色的藝人，受崇拜的程度，遠超軍政大員，如果還有剩餘的利用價值，共黨一定不會放過。以紅線女這樣身份的人物，「文革」期間被鬬，有目共睹，尚且能夠「解放」，還被提名爲「人代會」的候選人，用之教育羣眾，說成這是政府的寬大，於是「請君入甕」。對毛共尚存幻想的人，又泛起了新希望，紛紛受騙。試問大陸「解放」以來，中國老百姓，一直和外間隔絕，連美國太空人登月的消息，也茫然不知，又怎能抗拒毛共的花言巧語？只有乖乖就範，接受毛共的虛僞宣傳。

但身負復國之責的國府諸公，以及在海外的僑胞，對中共「人代會」的召開，又應作怎樣的打算與想法呢？

幽京生死門

三〇：剛逃抵奧境就遭遇叛徒羅吉萬

白萍譯

伍特突地感到心中一痛！又問道：「瑪利亞呢？」

「馬耶斯死了！」

「傷勢重麼？」

「她傷心，她……」伊洛娜看伍特一眼，道：「她已經愛上了馬耶斯，雖然那只是短促的旅程，她拿了麥非將軍手上的俄國手提機槍，向監視塔走去了，剛才的槍聲就是她發射的，她擔任後衛，盡量的攔截邊防部隊，但恐怕不會攔截得很久，我們須得趕快，越過邊界。」

伍特點點頭，向前蹣跚走幾步，逐漸的，穩定下來，氣力也漸恢復了。

逐漸的步履加速，和伊洛娜走進蘆葦叢，霧更濃了，籠罩着他們身旁，他既看不到也聽不到走在前頭的麥非將軍一行人的聲息。他們不斷的踏進了深可及膝的寒水中，使他兩條腿都幾於冷僵了。但他對伊洛娜有信心，知道她對這邊境一定很熟悉，便跟着她不斷的向前，絕不停步。

左面，不斷的傳來斷續槍聲，回頭看去，監視塔朦朧隱約的就在左邊。他想着瑪利亞正在單人苦戰，跟着，又掛念着麥非將軍，不知道他到底已引領了塔奇一家人安然的走到奧地利土地上沒有。他手上緊持着手槍，但一直沒有碰到任何攔阻。

伊洛娜失足跌倒，他扶她起來，繼續走，沒有幾步，她又跌倒，他再把她扶起，坐在斷倒的樹幹上小息，喘一口氣。

她呼吸緊促斷續地，靠在他的身上，道：「我很擔心他們。」

「麥非會有辦法帶他們安然過境的。」

「這一帶，還有巡邏隊呢！我們快又接近到運河了。但我恐怕運河內還未結冰堅硬到可以讓他們安然步行過去的地步。」她道：「所以，他們要涉水過去，河水太冷了很不好受，而且，邊防部隊一定獲得通知，會全力戒備着，加以，他們已看到地雷爆炸，巴士起火焚燒了，更加可以斷定我們就在這附近一帶。再過幾分鐘，他們就會大隊趕來，攔截搜捕的。」

他看看四面遠處，奧地利邊境，一片白霧，茫茫然，什麼也看不到，四週蘆葦，比他的頭顱還要高，他記起了不幸的逃亡者的往事，他們在這一帶蘆葦地區中迷途，在葦叢中摸索了幾小時，甚至摸索了幾天而仍然找不到出路來。

伊洛娜深深地呼吸，在白霧中，她噴出一道氣來，跟着，她伸手過去，拉着他的手，道：「走吧！大令，我們要過河了。」

十分鐘後，他們走到了蘆葦邊緣上，來自南方的槍聲已停止了，瑪利亞的最後作戰已完結了。狗吠的聲音很急，那是巴士觸雷之處。麥非和塔奇一家人並沒有踪影，不知道他們如何了。

運河對岸約三百碼處，一座農舍，赫然入目，燈光大明，那裏就是奧地利了。

他們兩人涉水過去，若干處水深沒膝，很深，奇寒澈骨。差不多半渡了。伊洛娜突然跌進河底的一個洞中，沉下去，河水直淹到腰間。

伍特一手抓着她，拖她出來，緊緊的擁抱着她繼續向前，就在這時候，後面一聲槍響，跟着，有人在呼喝。

伍特回頭看看，十多名軍警從後面的蘆葦叢中湧現出來，軍犬搶先竄到運河邊緣，狂吠着，監視哨塔上的探照燈放亮，四面照射着，但霧太濃了，使强烈的探照燈光形成了奇異的光芒，並且出現了彩虹似的繽紛顏色。

「走啊！」伍特喘氣道。

他拉住了伊洛娜的手，半拖曳着她，向運河彼岸走過去。她又跌倒了，他伸出手臂來，攔腰把她抱起，出盡氣力，向前急走，她咬緊牙關，喘息着。後面一連串的手槍子彈飛來，在冰凍僵硬的河岸上反彈着。

伍特把伊洛娜推上岸去，探照燈找到他們了，一晃過去，但又轉回來，緊緊的釘着他們。

「快跑！」伍特叫道。

他們在黑黝黝的土地上了，跑了幾步，後面機關槍聲響了。

伍特立即把伊洛娜推倒地上，他自己迅速地伏在她身上，掩護着她。

機關槍掃射得十分猛烈，子彈在他們頭上呼嘯而過，簡直釘住了他們兩人。

伍特抬頭看奧地利那邊的境界，農舍依然光亮，從濃霧的空隙中，清晰地可以見到，但一會兒，這空隙飄蕩過去了，便又很朦朧地，只約摸可以見到，本來是距離很近的，但在這時候卻有咫尺天涯之感！

回頭看，後面追來的十多名軍警已在涉水渡過運河了，緊緊地追來。

若是他們繼續伏在地上不動的話，一定會成為他們的甕中之鼈，手到拿來，伍特便翻身而下，這時，機關鎗繼續在掃射着，他把伊洛娜拖曳着，向前爬行過去。

前面有一間小屋，伍特向這間小屋爬過去，伊洛娜卻制止他，叫道：「這小屋仍在匈牙利境內，我們要向那間農舍走去，還只差一百呎，我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們便逃出去，到達安全地帶了。」

機關鎗聲突然停止了，但咿尾追來的軍警叱喝聲和軍犬的吠叫聲更清晰可聞，愈來愈近了，前面左邊是一叢蘆葦。

伍特道：「我們準備飛步跑過這最後的一百呎。」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感覺到自己心跳得很厲害。

「一、二、三，跑！」

兩人同時突然衝起，飛步向前，這時候尾追而來的軍警仍在運河中涉水，沒有辦法向他們開鎗。

但機關鎗聲又響了，探照燈又在追尋着他們了。

他們跑進蘆葦叢中，越過蘆葦叢，繼續向前奔跑，農舍更接近了。在農舍前面有三人站着，向他們打手勢，很焦急地催促他們快點走過去。

伍特看得出這三人是兩名男的，一名女的，其中一名是奧地利邊防警察，身穿制服，看到他們身邊一條小路，一連串的電話桿，向西而去，隱約可以聽到他們三人在呼喊打氣，叫他們趕快跑的聲音！

但，就在這時候，伊洛娜又失足了，跌下來，躺在地上。

他已跑了過去，立即又轉回頭，伸手扶她起來，但她不動，他立即彎下身去看她，她抬臉看他，她的臉孔是死灰色的，充滿着絕望、失敗與沮喪，呼吸很緊張地。

她伸手到腿上去，撫摸着，道：「中鎗了，我不行了……你走吧！快點，快點，你不要等我。」

他絕對不浪費時間和她爭辯，抬頭看看前面還有多遠的距離便可以到達安全地帶，只見通往西方去的小路上駛來一輛汽車，很快速地，車頭燈光十分猛烈。

在後面，一名持鎗的秘密警察已爬上岸來，急速地奔走，直趨他們藏身之處的蘆葦叢。

伍特更不打話，把伊洛娜抱起，就向農舍發足急奔過去。

她掙扎了，大叫着要伍特放下她，然後獨自逃生。

這時的伍特，在絕望中求生，發起猛力，並不覺得伊洛娜體重墜手，飛步上前，只見眼前就是一道鐵絲網，剛好在蘆葦間有一道缺口，他抱着伊洛娜，一躍過去，然後，立即知道自己到達安全地帶了。這一道鐵絲綱就是邊界了！

農舍前面三人的呼聲，隱約可聞。

但後面緊追來的秘密警察並未停下來，十多人的急奔的腳步聲仍可以聽到，也許他們會在狗急跳牆的焦灼心情之下，繼續拚命趕過來，不惜越過邊界，把他們強擄回去的。

「放我下來，放我下來，」伊洛娜喘息道。

伍特並不理她，繼續向前，再走了幾步，終究有點疲累了，停步回頭看，在後面緊追的好幾名秘密警察終於在鐵絲網後面停步了。

機關鎗的掃射也停止了，在農舍門前站着的那名奧地利邊防警察向他們緩步走來。

她們距離農舍還有一大幅田野地，這時，伍特才又注意到剛剛駛來的一輛汽車本來是向農舍駛去的，突然停了，轉彎，向田野駛過來，車頭燈光照耀，汽車在崎嶇的田野上駛動着，很快地迫近過來。

伍特停步看着，心中突然感到情勢有異。

那名奧地利邊防警察站住了，大抵，他見到匈牙利的秘密警察不再追來，鎗聲也停止了，便避免太接近這爆炸性的敏感局面。

站在農舍前的另外兩人繼續在呼叫着，催促他們過去，並沒有走上來迎接他們。

汽車卻愈駛愈近，車頭燈光正正的照射着他們，使他們有如浴身光中之感。

第六感告訴他，危險來臨了，他的第六感經常是十分靈驗的。

當下，他立即跪下來，小心地把伊洛娜放下。站直了身子，手鎗緊握在手中。

他認出來了，這輛汽車就是羅吉萬的，美國駐奧地利大使館的官員，暗中勾結匈牙利秘密警察的奸細，出賣了麥菲將軍，也出賣了伍特，使伍特和伊洛娜都幾於落在秘密警察手中。

在田野中顛播駛過來，這輛汽車，距離他們數呎之處停下。車頭燈熄滅，一名男子走出來，就是羅吉萬。

他身材高大，很隨便和安詳地走過來向伍特微笑着。在外表上，他看來並不像是賣國的叛徒，並不像是個千方百計地要置他們於死地的心腸惡毒的傢伙，而只像是一般的美國人衣服齊整，很有禮貌地，他的口音仍帶着納巴拉斯加州家鄉的濃厚音調，聽來就有美國的氣息。

「我看着你成功的逃脫了出來，伍特，恭喜，恭喜。」他伸出左手來。右手仍放在厚厚的大衣衣袋中，伍特看到他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齒來，但一雙眼睛卻在狠狠地注視着坐在凍僵的土地上抱着傷足的伊洛娜。

「你怎麼會跑來的？」伍特問道。

「我們在大使館中聽到了邊界上有不尋常情況，匈牙利方面增派部隊和坦克到邊界來，我們的情報工作做得很好，消息靈通，你是應該知道的。」

「尤其是你自己的消息特別靈通，好吧！走開，不要攔着我們去路。」伍特揮動着手鎗。

羅吉萬悠然道：「你的鎗不要指着我，我在大衣袋中也握着鎗。你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要多說廢話，轉身走回頭去。」

【未完】

萬人意見

志切復國請纓無路 逃港青年熱血沸騰

萬先生：

當我再度握筆給你寫信的時候，我不知該怎樣地寫。無可否認，我的意志已消沉了萬念俱灰。

當我衝出了鐵幕，踏入香港的第一天，我心想：現在可以爲反攻復國出力的時候，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當一個兵，參加反攻復國的大業。我曾經立下誓言：要把自己的青春與生命，獻給這壯麗的事業。我時常這樣想：有一天能拿起槍桿，對着強盜的共黨，我要殺它片甲不留，爲同胞、爲父兄報仇，那多好呵！可惜，我被擯於門外，我日思夜想，終不能爲這一「棄」而找到了答案。每當我讀到「萬人意見」一見那些胸口怒炸，熱血在流的反共戰士，那鮮明的鬭志，我不知道，國府當局爲什麼不能容納我們參加反攻復國的行列？難道我們比不上那些前爲共黨張牙舞爪的投機搗亂的明星麼？居港十二年了，我從未想過在被毀了的家重建家園，爲了什麼？爲了反攻復國的事業，消滅共黨早日光復大陸，重回我那白雲繚繞的故鄉。十二年了，我不知挨過了幾多不眠的長夜，每逢佳節倍思親，想過去，看現在，看他人，想自己，什麼時候

[illegible]

我同意方向明先生的意見（一四六期），地富子女志切復國，他們並不會忘記自己、父母兄弟慘遭共黨的殘殺與壓迫，深恨共黨，希望早一天能和共黨算帳。鬭志是堅決的，他們都希望參加反攻復國的行動，消滅共黨。

讀者葉永如上（八月十四日）

長髮飛仔一派胡言 青年讀友予以駁斥

編輯先生：

看了一四七期本欄中「長髮飛仔」君的所謂心聲，不禁使人噴飯，同時也使我不得不執筆，駁斥「長」君。

「犯了法的飛仔額上是無鑿字的」——這句話是十分有理。既然不能從額上分辨誰是犯了法的飛仔，那唯一良法是將所有飛仔搜捕，然後予以調查。然則飛仔有什麼特徵呢？人所共和，蓄了長髮，打扮怪異的，當是飛仔無疑。那些人飛仔，仍冥頑不靈的蓄了長髮。因此他們被捕，不能怨恨警方，只怪他們自己「唔裝攞來衰」。「長」君又說警方這種搜捕是「傷人尊嚴」，但未知「長」君是否知道飛仔根本已沒有尊嚴可言。他又說這種搜捕行動是「嚴重妨礙大多數居民的自由」。我要請問「長」君，警方這大快人心的行動怎樣妨礙居民自由？難道「長」君也曾爲拘留所的座上客，所以有此說法？

跟着「長」君批評台灣及澳門當局懲飛方法，說「台灣最近剪髮行動，極其無理野蠻」。看了更使人感到「長」君是個可笑的人。可笑者，因爲他實在太淺見。蓄長髮是變壞的開始。君不信，可以看看西方之「嬉皮士」、「阿飛之流」，都是由蓄長髮開始，繼而吸食大蔴，作一切劣行。任何人皆知台灣是中華民國反共堡壘，復國基地。如此莊嚴之地，豈能讓蓄髮社會垃圾存在！因此國府當局有權及有責任將不良風氣掃除。

跟着他又說因爲「當時受了西方社會不良風氣所吹，中國男子才放棄幾千年來的長髮傳統，紛紛開始剪掉長髮。」其實「長」君是正在歷史洪流中開倒車，因爲將沒用的東西淘汰是歷史演進的一面。我想問「長」君，假如國人至今仍蓄着長髮至肩或肩部以下，身穿西服，在「長」君眼裏，不知是否悅目？他說剪髮是不良風氣，然則什麼是良好風氣？吸大蔴？抑或換妻？或游手好閒，無所事事？或標奇立異，嘩眾取寵？

最後，「長」君更荒謬的說「除了極少數保守女子外，大多數的青年

性美。」我要請問「長」君有什麼可證明大多數女子喜歡「乞兒」裝男子？您有數字統計支持你的論調？我想這或許因爲他認識的皆是飛仔飛女，他們均很喜歡蓄長髮，才有此荒唐話。

綜觀「長髮飛仔」君全文，盡是一派胡言，顛倒是非。言之不盡，就此擱筆。

讀者衛華上（八月廿四日）

團結海外青年 共爲復國效命 不應再事因循

萬、張二位先生：

最近數期的「萬人雜誌」，很多讀者提及要團結起來的問題。這不期然使人想到，及懷疑到現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對海外華僑是否已盡了團結的責任。在我看來就似乎根本未有做到這套工夫，尤其是宣傳方面，與毛共一比簡直有天壤之別。人家差不多連入廁也不忘宣傳，我們呢？除了幾家海外報社空泛的叫幾句外，其實只得個零。因此，眞有鼓吹團結必要！相信不少海外青年均有有國難報之感，縱有滿腔熱情，卻向那裏宣洩呢？有誰安排及領導這一羣熱血青年呢？日子久了，只有悶在心裏，隨着慢慢消極下去，或走向「

空白的吶喊。國軍叫反攻也叫了二十一年，這段日子雖非很長，亦不算短。大陸陷共那年，出生的，也已長大成人。弟是正牌「解放仔」，到現在亦有十九歲。幸而六七歲時已來到香港，否則在大陸，正好是毛共利用的對象。

在大陸，這年紀的人不知凡幾，

已定型，這些卻是毛共中堅份子，是國府不可忽視的問題，將來光復大陸，必定要經過較長時間才能將他們潛移默化、導上正軌，眞正負起捍衛祖國的天職。但日子一久，恐化也化不來，終必成心腹之患。寄語台北諸公，現在再也不是等待的時候，什麼條件的都是廢紙，必須把握時機，及早來。現在就讓萬、張二位先生作為我們的導師，把我們廣大讀者團結起來，為反共復國而奮鬥，同胞們，讓我們齊聲高呼：萬人精神萬歲！反攻勝利萬歲！

讀者黃海雲上

（葉永如、黃海雲、先鋒、林中原諸讀友，請告通訊處。）——編者

讀者不同意薩赤的報導 作者對此問題詳為剖析

編輯先生：

一四四期刊載薩赤君的「廣州兩次大型武鬪紀實」一文，筆者認為問題很多，茲分述如下：

一、既然說是大型武鬪，而在文內第七小段又說是，「還祇是七首長矛，至於以後發展到使用槍、砲、裝甲車等……」反而不談。豈不是文不對「大型武鬪」的題！

二、既然是大型武鬪，第一次祇死二人傷多人；第二次也祇死五人（四男一女），二十二人打至殘廢。根據回港探親客及有關文件透露，隨街都有被打死的人，以後又有滾滾浮屍的事實看來，該文有「大事化小」之嫌矣！

三、既然是紀實，則應站在超然的立場來報導才對，但該文完全替旗派說盡好話，把武鬪責任推在主義兵身上，所以該文祇能說是側記，不能說是「紀實」。

四、廣州警備司令部不在沙河，希望薩赤君不要在讀者心中放烟幕。

五、薩赤君的「薩」字也是兩面性的，既可看作「殺赤」亦可看作「實赤」，這樣意義完全相反，請薩赤君有以教我。

希望編輯先生本着反共宗旨，勿中共匪的「投石問路」之計，祝

編安

秦鏡高照

一九七〇年八月九日

編者的話：

本刊對於大陸問題的處理，以前各期皆有說明。此次有關薩赤先生的「兩派武鬪」，標題是我改擬的，所謂「大型」是指那兩次武鬪的事實，作者所記並不夠「大」，乃是他所見所知的一部份，並非全面。其他問題，薩赤先生另有分析，請看下文：

大陸「文革」期間相對立的兩派剖析（上）

薩赤

近期的萬人雜誌的一些作者，對「文革」期間大陸的學生、工人分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毛澤東說的）展開探討，至今仍似未能得到統一的結論，筆者自經游泳七小時抵達香港之後，發現一些「權威」刊物對這個問題也不甚瞭然，故，謹以身歷其境的身份，對筆者較為熟悉的廣東省的「兩大派組織」發表一些淺見，望能作參考。

我認為：如將「兩大派組織」機械地看成那一派是「擁毛派」，那一派是「反毛派」，將他們看成是數學上的正值或負值，是不客觀的，是會妨礙透視其中的實質，據我看來，這「兩大派組織」的政治路線和綱領都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掛羊頭賣狗肉，祇不過目前廣東省地區是以原黃永勝為司令員的「解放軍」駐廣州部隊當權，那末，原來擁護黃永勝的一派自然較為得勢，而反黃永勝的一派即遭受嚴重迫害而已。

一、廣州地區兩大派的形成和發展：——

「文革」正式公開宣佈之後不久，作為大陸「當權」的第一二號人物劉少奇和鄧小平實際上已經垮台，北平的紅衛兵已經在全國各地到處「串連」，各地的紅衛兵亦紛紛往北平「朝聖」，在這個形勢之下，廣州市出現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即「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廣州地區總部」簡稱「主義兵」，眾所周知，「主義兵」成員是以廣州市「八一」中學學生為骨幹，而有資格進入這所學校唸書的祇有局處長級以上的幹部子女及團長以上的軍官子女，而且其組織法也規定：祇有「紅五類」的子弟（即幹部、軍人、烈士、工人、貧下中農成份）才可以參加，也就是說其成員在共產黨看來是「正統」的，這個「主義兵」組織是受着北平「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領導，而「西糾」是北平一〇一中學學生為主體的，一〇一中學的學生

是市委級以上的幹部及師長級軍官以上的幹部子弟才有資格入學，也就足以證明，這個「主義兵」由上而下都是所謂「正統的」，其後，他們支持北平「五・一六兵團」反對江青、周恩來，大力推行反動的「血統論」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個組織一開始就毫無人性地對「黑七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和黑幫分子）進行抄家、毒打、遊街、跪玻璃碎和石子等慘無人道的行動，並在學校、街頭張貼大字報辱罵非紅五類子弟爲「莵崽子」，不可一世。

「文革」繼續發展，毛林江青的政策和路線受到各地早已有根深蒂固權力的地方和單位當權派的抵制，無法推行，而當時，各地組織的都是一些「主義兵」之類的正統組織，他們絕對不會喊打倒自己父母的口號，也就是說絕對不會推行「文革小組」的奪權路線，於是當時毛林江青就急於要成立另一派紅衞兵組織，來替他們賣命、衝鋒陷陣，於是廣州地區就出現「旗派」。

首先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在集會中公開批判血統論，認爲父母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父母反動，兒子也有革命的可能，（其實血統論的祖宗就是毛澤東本人，經常要人勿忘階級路線的就是他，祇不過當時爲了自己的需要，出面批判一下血統論，藉以調動一些非「紅五類」的力量來替他賣命而已，這又是一個「陽謀」。）繼而「中央文革接待辦公室」的負責人又對「革命羣眾」的定義解釋成「革命羣眾」，凡「革命羣眾」都可以成立「革命組織」。於是，那些非紅五類出身的人以爲吐氣揚眉的日子來了，紛紛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以後的「旗派」多數是這樣成立的。

自從廣州市出現攻擊原廣東省委的大字報之後，工人中又迅速的出現「兩大派的組織」，與和自己一派同觀點的學生組織携手合作，「共同對敵」了。

工人中的一方成立了「工人赤衞隊」、「紅色工人」等組織，人們把他們與主義兵一起，統稱之爲「總派」，他們自稱則爲「東風派」。

「總派」工人多數是大廠礦企業工人中的黨、團員、基幹民兵，包括了單位的政治部、武裝部、民兵連的幹部，他們多數與原單位的當權派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能夠迅速發展成爲龐大的組織，再加上以後鐵路工人的「春雷」組織成員，加上農民中」實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鬥部署，所以「總派」組織也可以說是一「正統」的，他們拚命的力保原有省委市委，以及本單位的黨委，企圖維持「文革」前他們的權力和地位，最少，在各個運動中只有整別人的權力，而絕少淪爲被人整的地步，所以他們力保各級黨委，力圖維持現狀。

與他們相對立的「旗派」中確實有不少成員在「文革」前是很不得意的。他們有被整過、被鬭過、被批過的人，與原單位的黨委、政治部、保衞科、甚而至團委、工會，都或多成少的存有宿怨。在毛林江青的蠱惑之下，一些人是受愚弄了，以爲可藉「中央文革」撐腰的情況之下，徹底改變一下所處的地位，以爲「終須有日龍穿鳳」，紛紛加入「旗派」組織，一些人在加入之前，也不抱有什麼幻想，祇不過以爲加入了旗派，對那些以前「給氣我受」的人進行一些報復」，所以「旗派」的觀點是反省市委、反原黨委、特別是政治、保衞、人事等部門他們都大反特反。

現在試舉例以說明兩派的相對之起因。

「總派」之中有一個「八一戰鬭隊」組織，是與「旗派」中的「八一戰鬭兵團」根本對立的。

「八鬭隊」全是部隊的復員，轉業復員之後派到各企業處境也因而較好，一些是在武裝部（領導民兵的部門）或保衞科任幹部，當工人的或可以當上個民兵連副或排長之類，所以他們每每有優越感，對現狀比較上滿足，於是就參加「總派」以保自己的地位，由於他們有一定的作戰經驗和知識，所以與「主義兵」一起成爲「總派」中的第一線打手。在武鬭中多擔任指揮、策劃、及掌握武器。

「八鬭團」也是以「解放軍」中復員軍人爲主，但是他們在部隊中表現平平，甚而至是「落後分子」，本來以爲復員之後可以挾「復員軍人」的美名求得一官半職，但現實使他們失望，祇可以成爲低工資的工人，因而平日已經怨氣滿腹，經常挨整，「文革」後這股怨氣一躍而冲天，所以組織起「八鬭團」，有成員十五萬人以上，氣勢可謂大點，怎奈廣州「軍管」之後，被宣佈爲反革命組織，勒令解散，被捕數千，以後，「中央文革」給予平反，馬上報復，在兩派武鬭中他們與學生中的「廣州兵團」結成一體，擔任主角，在旗派攻打長堤永安堂（即省工會）、電業局、及西村電廠等大型武鬭，多出自他們之力。

主要成員是「主義兵」中叛離過「旗派」的，因此，他們也絕大部份是「紅五類」子弟，他們在「主義兵」中不滿操縱他們的高幹和高級軍官子弟的驕橫跋扈，對被「主義兵」毒打的人多少存有同情心，特別是他們的父母，多數祇是普通的工人、農民、無「保爹、保娘」的利害存在，於是背離「主義兵」自成「紅衛兵廣州兵團」組織加入旗派，在武鬥上是「主義兵」的剋星，「主義兵」一見到他們就沒命逃跑。

另外還存在一些組織，較有「特殊化」，如「六一二三」這個組織，其成員是在六一、六二、六三年的饑饉年代中被中共以「定期下放支援農業」，他們多數持有廣州公安局發給的「戶口保留卡」，但期滿之後，廣州市不准恢復戶口，因而成立這個組織進行「造反」。

還有一個「六六・九」組織，這個組織多數是在六六年九月，正當「主義兵」意氣瘋發之時，迫他們下鄉的「莨崽子」，他們多數是一些「黑七類」子弟，在「中央文革」表示批判血統論和唯成份論之後成立的。不錯，六七年一月中共公安部發表過一份「文革」中公安工作六條，其中主要內容是規定二十一種人（包括「黑七類」及勞改、勞教和在勞改場刑滿留場就業的人員本人及其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不得參加「文革」，但「六六・九」成員表示他們並無堅持反動立場，因而成了自己的組織，去參加「造反」。

上述兩個組織的成員並無公開表示參加那一派，純是抱着復仇的心理參加「文革」，他們公開表示他們的性命祇值八元錢人民幣一個月，（這是廣東省農村中一般的收入），所以拼了就算，他們一些人成為某一些組織的職業打手，在武鬥中也表現最勇敢、最堅決，毫不畏縮退卻，但「文革」後期遭受槍斃、勞改、鎮壓的人中，他們中的成員的確是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從上述事實看來，對待「兩大派組織」怎能以機械性的分析呢？從他們的動機、路線、做法看來，我認為「兩大組織」都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筆者捫心自問也是抱着「打紅旗反紅旗」的目的參加「文革」，可以說地位不低，並非擔旗搖槍之輩

但是以廣州市居民來說還是絕大部份支持旗派的。這由下列因素形成：一、廣州居民多數對現實極為不滿，都希望改善一下處境，那怕是一時改善也好，旗派衝擊公安派出所，打得中共警察焦頭爛額，火燒整居民的黑材料一舉，可謂深得民心。二、旗

外的全部），在宣傳工作上做得不錯，平日也有做一些好事，如清理垃圾，深夜巡邏等，也得到一部份民心。三、居民中的子弟如是學生的多數都參加旗派，有子弟兵之感，因而很自然形成廣州居民支持旗派的心理和行動了。（待續）

詩二首

鄭秀堂

矢志請長纓
揮戈砍五星
勢垮南海岸
威撼北京城
魄奪千軍志
胸藏萬甲兵
孽魔今授首
浴血祭生靈

凌雲壯志豈消沉
故國情懷若海深
廿載三軍宣鄭誓
一朝萬刃戳毛心
赤麾頓偃陰霾散
青史重開喜氣臨
把酒暢談安國計
逍遙快活勝於今

號召反共青年大家團結起來

敬愛的萬人傑、張贛萍先生：

閱近幾期「萬人雜誌」，正如衛華君所說，使人感到熱血振奮。在這華洋雜處的香港，也有一大羣為國為民，把私利放在後頭的反共青年。

諸位讀友提出的意見，大都出自衷誠的心聲，在這動盪的時局，眼看自己的國家瀕於絕續邊緣，我們都是中國人，祇要認識這一點，你還能不為國家、民族出點力量嗎？我們不救國誰去救國？大陸同胞是我們父老、兄弟、姊妹，我們不救民，誰去救民？再不能猶疑！青年戰士們，站起來！為反攻復土努力，把國家民族死敵消滅！

我們不能空喊團結口號，不能空叫武裝起來打回老家去，現時，事實和理想相差太遠。祇有眞眞正正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奮鬥才能成功！

讀者先鋒上（八月十日）

「香雲紗」有誤

七十老讀者來函指正

張老編文席：

「萬人雜誌」創刊以來，議論公正，記載翔實，所以我這個長期讀者，經過一百四十五期，未嘗間斷。

貴刊一四四期第十頁「香雲紗」一文，內多錯誤，茲指出如下：

(1)首句「香雲紗」廣東俗稱為黑膠綢」是最外行，因綢與紗雖同是蠶絲所織，但綢係用幼軟的熟絲，無特別花紋，身極柔滑；紗是用較粗之生絲織成，身硬，有花紋如雲形、蟬翼、芝蔴等。

(2)綢染色有多種，其一是欲防水及不易污，故用黑色而有膠質之染料，使成黑色，名黑膠綢，身仍軟滑（如用茨茛染色則身硬）。

(3)紗之有雲形者便是雲紗，如染以茨茛，則身較未染時更硬，磨擦有聲，故名「响雲紗」。我是年屆七十之順德骨，居鄉及廣州，從未聞「香雲紗」一名。

因該文太過遠離事實，所以不吐不快，請老編有餘暇時向業紗綢之老年人一查，然後與該文作者「尖鋒」君商榷，使寫數行以正觀聽。

讀者老順德人謹啓（八月十號）

爲讀者來函的眞僞作證

加拿大多倫多 李日新

一、樂捐一千元加幣的讀者

萬人雜誌在第一三二期，曾將加拿大多倫多市讀者林更生君致該刊主編者的原信製版刊出。我在七月初旬左右才看到，當時以該讀者既與我同在本市，曾於致張贛萍先生信中提及，如有需要，我可以和他連絡。不久，便接到他的覆信，內附林更生先生原函，和一張介見的名片。過了幾天，我因事到華埠，便順道依址拜訪林君。原來這位署名林更生的讀者，竟

意來往。他的生意做得很大，是一位殷商，本市很多人認識他，是「萬人雜誌」的擁躉，不但每期要看，而且以平郵過慢，要空郵趕運，才不致吊癮。他告訴我，所以用筆名，是怕麻煩，也避免人說是沽名釣譽之故。我問他爲什麼要支持「萬人」。他說：「火燒」（憤火中燒的意思）。他氣憤的大罵「小爬蟲」。

拜訪林君以後，我因渡假關係，離開了本市多天，回來後又忙於業務，把這事擱下了，也沒有向張老編交代。

到林君。他見我手上拿着兩本「××××」，特別把第二期史筆的「搵讀者的笨」的一文指給我看。其中「出術不妙，被人抓到」的一段，正是誣指「萬人」在第一三二期刊出他的原函，又是僞造云云。

林先生說：「眞可笑，他們連我寫的那一封也不相信。這種人眞是：：。」他還要我爲此事，據實寫些文字去證實。

我現在爲此事件作證，並立誓的說：「如果我以上所說，如有不符事實的話，將來會不得好死！」並清楚

而且我親見該讀者，確有其人其事，如果串同虛構作證，將來也不會好死！」

本來，誓神劈願，雖屬迷信之舉，但對誓者多少總有點良心的拘束力。而且史筆在創刊號在罵「死獐」時說過：「不過起誓雖屬迷信，要起也要以自身爲主，與兒孫何辜？」

爲了避免史筆說我是老編唆使，只得依他的辦法起這個誓。

如果史筆認爲我說的仍是虛構，加拿大沒有這一個讀者的話，也請他起一個誓；「要起也要以自身爲主」。未知史筆有這種勇氣不？

在這裏，我還可以向史筆說明：如果有一天，老萬或老張和小爬蟲對簿公庭，我可保證林君這一千元加幣會兌現寄回作訟費。

二、金錢與道義

史筆在「搵讀者的笨」一文說：「世界上竟有這個矇查查的讀友，連原告的告票還弄不清，就要『磅水』一千大元加幣。」我眞不知史筆怎樣看法，抑是他故意歪曲林君原意。在該原函中，明明說如果和小爬蟲對簿公庭，他才馬上滙款支持。說什麼「連原告的告票還弄不清，就要『磅水』一千大元加幣」！

史筆說：「那條街有兩家書局，一名『香港書局』，一名『美成公司』都與高原出版社有來往」而沾沾自喜。

其實，書局賣什麼書都有，豈止和高原出版社有來往，「香港書局」且是「萬人雜誌」的總滙。美成公司另一名稱是「大中華」。「那條街有

書報的，則不止兩間。計有：「美成公司」、「治安環球公司」、「良友理髮店」，和三個月前新開的「新僑國貨公司」。

史筆以原函的門牌號碼故意用粉墨塗去，是恐怕他撬去此位加國「財神」云云。

老實說，以史筆這種人格，無論如何是撬不去的，林君支持「萬人」，是道義感，並不是利害關係。像史筆這種死纏活扯的無賴作風，「萬人」避免他的讀者受到騷擾，塗去門牌，正有先見之明。

好吧！史筆既然說他有個死黨，在本市讀書，可按圖索驥。那麼，請史筆發表他的死黨名字地址，我必會去找到他，帶他去見這一位「財神」爺。大概再不會說「搵讀者的笨」啦！

「此是後話，靜待好音」。如果史筆不敢寫出，那麼，他就是造謠惑眾，中傷老萬老張，本身就是一個無行文人；一個文壇的敗類。林眞說得好：「不答，就是承認。」

我可以再告訴史筆一件事，如果不相信，我還可以起個誓，以免又說是造謠惑眾。也是三個月前左右，當老萬報導小爬蟲要控告他時，這裏有一位姓周的讀者，曾鄭重的對我說：「如果對簿公庭，我在這裏爲他發起一元運動。」

以史筆這種寡廉薄恥的人，對人與人之間的道義，無法了解，原不足爲怪，那還有什麼辦法令他置信呢？

三、這個動物！

史筆其人，談不上恩怨。好幾次老張向我訴苦，問我對筆戰的意見，我尙要他節制自己。因爲總覺得，一個成名的文化人，經過多少奮鬬才長成羽毛，一旦被毀，是多麼可惜的事，而且同壘相拚，究竟是親痛仇快的事。到今天看了這兩期「×××」回來，開卷一讀，才知道老張的忍耐力驚人。像史筆這種人，如果早知他無賴到這種地步，我不但不會要老張節制，而且要：「老張！鳴鼓而攻之！」

「×××」以大部篇幅針對老萬與老張，小部份諷刺國民政府，不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麼？試問該個刋物有沒有存在的價値。

他們揚言香港極右派在港不足一萬人，眞正極左派也不足一萬人。彷佛他們才可以代表了其他三百九十八萬。其實，誰都知道，這個世界只有自由和極權的分野，騎牆不得。你要徊，只有抉擇。極左的稱左魔，反共的又稱右魔。這種淆亂視聽，非別具肝肺的人不會說出。既然左是魔，右也是魔，像史筆自稱不左不右的人，又是個什麼「魔」？「左右魔」？「不左不右魔」？抑或就是「史（大林）魔」？還是「鼠魔」？

史筆以督印之尊，妄顧人格，文字下流賤格，沒有親眼看過的人不敢置信，心黑面厚，無行如彼，眞可爲香港文壇哀！

他還洋洋得意在「搵笨」一文稱：「尤其是拙作『再談讀者投書』，竟然博得『滿堂彩』。」其自吹自擂，眞是可厭可笑。

史筆那種地痞無賴相的嘴臉，眞教人作嘔。嬉皮輕薄要摸「老娘」的底，如厠侮辱「荷蘭」讀友之類，眞教人不信這種人竟是身爲「督印」。對付這種沒有人格的動物，只可

讀者聲聲要求組織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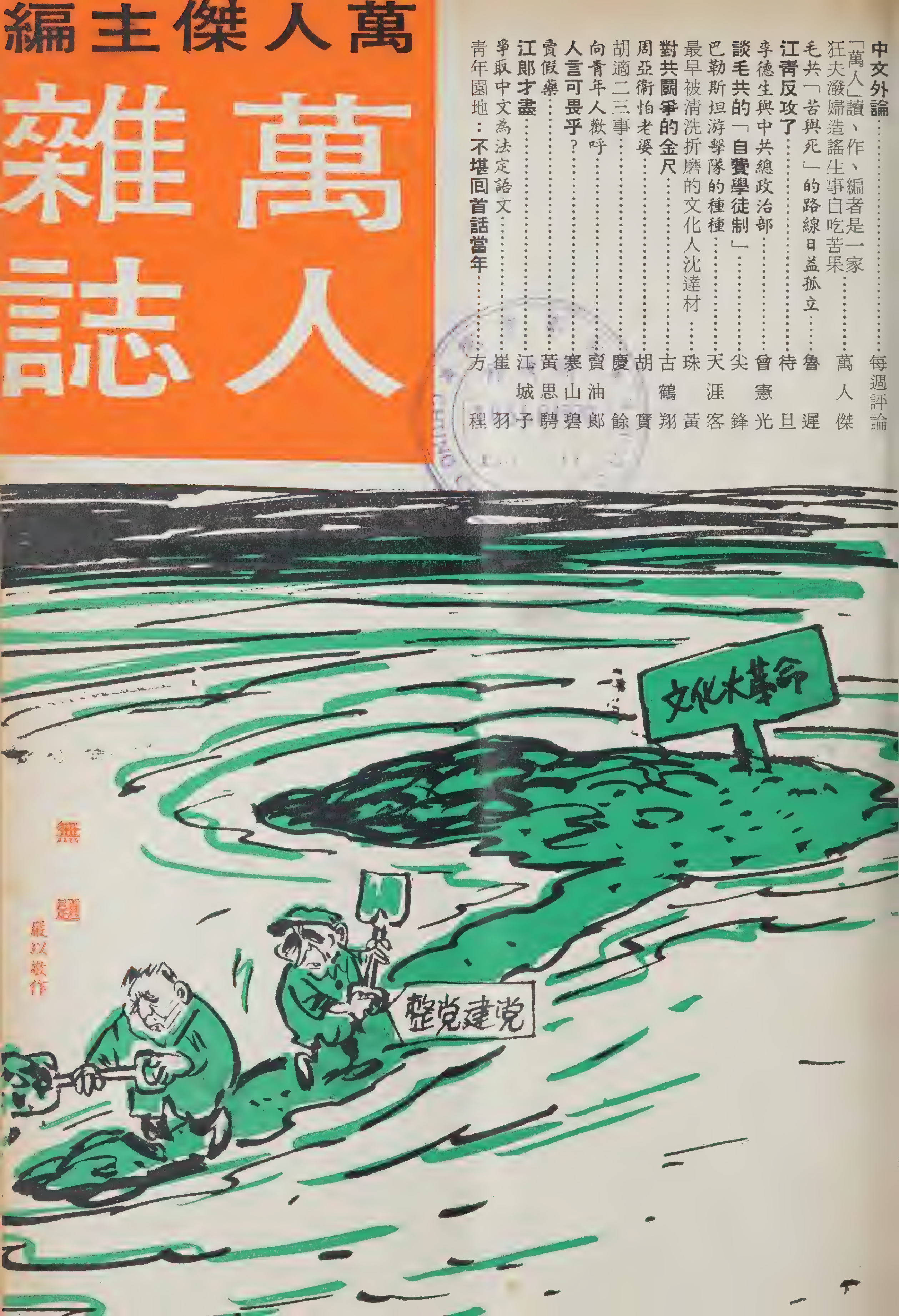
萬人傑先生：

首先讓我向您及所有「萬人雜誌」的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禮。

「萬人雜誌」今天是名符其實屬於萬人所有的。您們一向來所站的正義立場，已取得廣大讀者崇拜，讀者是多麼嚮往您們。這些可在「萬人意見」中看到的。讀者已親自向您們請求組織一個「萬人組織」。

在我看來這是千千萬讀者的請求。一切具有「民族觀念」和「正義感」的人，將是這個「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將是您們。我可代表志向相同的同胞們，請求您們不要拖遲，困難是有的，但人是萬物之靈，只要團結起來，一切困難將會向我們低頭。今天中華民族已到了令人最悲傷的時候，能夠離鄉別井，拋去祖國，當上「洋奴」者，便是幸運兒。在我們立足的社會中，「中文」不能成爲官方語言等不合理的現象，我們除嘆氣之外，難道永遠忍耐嗎？我們逃出虎口，就不回顧水深火熱的同胞嗎？我們要將青春熱血獻給正義的偉大事業。然而今天我們徬徨於霓虹燈下，十字街頭，我們所需要的是「領導者」和「組織者」，我永遠堅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中原上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九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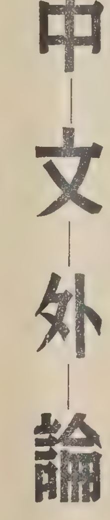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illegible]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爭取中文成爲香港法定語文，現時已有三個「聯合組織」在搖旗吶喊。它們都有各自的活動形式，但在本質上，這一發三個的聯合組織，可以大別之爲「社會組」、「文教組」、「大專組」。雖然三組的成員不多，但在本港的中文運動史上，已可謂空前熱烈，一時湧起了令人注意的大聲勢。

一個「促進」工作委員會宣稱，如果港府對中文要求置於不理，它們就要跑去倫敦請願，並打算發動學生「離開課室」及遊行。這是該會繼一些青年人披上中文之「拳頭號衣」以後所叫出來的豪語。

萬人雜誌一向認爲，中文應與英文併列爲香港之法定語文。我們並主張在香港服務的英人應學好中文，一如本地的華人要學英文。在實際上，官方統計曾指出，本港居民中只有百分之九點七懂得英文，而以英語爲常用語言者僅得百分之一點二人。更重要的是，本港四百萬居民華人佔了百分之九十八。所有的數字，說明了本港政府不使中文合法化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情。

本港有的是錢、有的是人，但獨欠權力。所以中文仍在英文下掙扎，也所以中文問題越鬧越大。

對廣大的華人來說，中文是他們的母語。在華人社會而否定中文，這種態度引起對抗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可是，對於目前的中文運動，在若干程度上，似乎已有走向左傾的危險。揮動拳頭，鼓吹罷課，策劃遊行，這一類的示威傾向，都可說是中文運動走向變質的趨勢。

我們反對中文革命者强姦民意，並應防止企圖利用「中英文的矛盾」去搞政治挑撥。我們要爭取中文的平等地位，祇應循着和平的民意這一條正軌努力進行。

我們覺得，在尋求中文法定地位的活動中，許多時都犯了種種錯誤：一、虛張聲勢，二、缺乏善法，三、祇知針對港府，四、很少反求諸己。——特別是第四點，對母語問題不反省自己，實爲挽救中文地位、及反對英文壓力的致命傷。

一個孩子快要入學了，父母便給他裝起滿肚子的「雞腸」——一定要讀英文學校，嚴令孩子接受英文的強迫教育。香港的中國家庭，實在都以英文教育爲對兒女施行的第一家法；英文乃在每個家裏生了根，並在每個心裏開了花，中文偏廢，焉得不死！

人人都要讀英文，香港時下的英文學校就顯然多得很。好些傳統的中文中學，大概祇有接收從英文中學「篩」出來的學生的份兒。一些走入中文學校的學生，實際上還是心心不息，爲了重新轉入英校，無不盡力鑽向校外猛補英文。

近年來，中英文中學會考的學生人數，正在大幅度地互爲消長，今年出現的兩種考生約爲一（中）與四（英）之比。學校教育向英文一面倒，中文又能有什麼地位！

過猶不及的是社會風氣，簡直要用英文本位！有些華人對着華人講英語而顧盼自得，這種現象，許多人都見慣了。最慘的還是一般僱主，竟把「中文工」與「英文職」分爲兩個階段，硬要英文專中文的政，並使中文在英文下變成最可恥的待遇！

香港的華人社會，從生活上「三視中文」——歧視、賤視、無視中文，我們的母語又焉得不衰？

中文在香港貶值，並認爲大失水準，主要是中國人自己不爭氣所致，這個問題的最直接解釋應當要問問我們的「中文教員」月薪幾何？

香港華人不愛母語，甚至放棄了本位文化，英文勢力遂得坐大，這是我們對中文必須反省的問題，並不能把責任全部諉過於「法律」。大家看到，香港的「官用中文」已朝「官用英文」同時并用的方向走，這種中英對照的嚴正態度，可說要比中文運動的熱心家做得更似樣。因此，我們如要中文成爲法定語文的理想實現，還得先從本身做起，假如連自己也「三視中文」，即使中文合法化亦無大用處。

香港大學有位專家反對本港承認中文，理由是這會使英文被忽略而導致香港與世隔離。原來，此人正是一個外籍的英文教師，且可能不懂中文，才會發此謬論，我們原諒他的無知。若果身爲中國人而貶斥中文，目前的中文合法化運動就需要先予認真對付！

新聞以外

「萬人」讀、作、編者是一家

狂夫潑婦造謠生事自吃苦果

萬人傑

狂夫潑婦除筆下造謠，還肆其長舌本能，口頭造謠，企圖中傷離間「萬人」讀、作、編者。可是人們一見名作家便問：「是抄襲的嗎？」弄到他幾天吃不下飯，這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可憐。今後我們仍本「後發制人」宗旨，加倍還擊，他要再製造事端，就讓他埋葬自己！

不敢正面接戰

有位多時不見的朋友在中環鬧市見着我，笑對我說：「老萬，我以為你正在赤柱或芝蔴灣吃皇家飯，怎麼會在中環碰見你？」

我也笑道：「幸喜不是那狂夫當港督，更不是那潑婦當港督夫人，否則我何只到赤柱、芝蔴灣坐牢，早已執行絞刑啦。還好我們生活在『民主櫥窗』中，不像毛澤東統治的大陸，生殺予奪，但憑個人喜惡。香港衙門雖然可怕，卻有法理根據，不能胡來。江青在大陸可以隨便抓人；在香港，拉錯人政府也會被控告！」

「我也是老香港，難道還不明白嗎？只是那些無知婦人，才會以為官府了不起。我們不明白的是你為什麼會扯到這些問題上面？」

「這可說是筆戰餘波。」

「筆戰還有餘波嗎？你不是早已不談這事？」

「兩書比較後，我以為沒有再談的必要；怎知對方不敢正面接戰，買個爛仔放冷箭，還化名潑罵，避開正題，專作人身攻擊，筆戰至此，已喪盡『文人風度』，不值得再浪費筆墨了。」

要是老姚逃了來香港

朋友追問這事的來由，我告訴他說：「有一本書，提出一些抄襲贓證，還把一場筆戰實況，附錄書後，雙方一來一往的文章，全部落齊，並無一字

看筆戰，要雙方文章都看才夠過癮，同時，如果認為自己在筆戰中理直氣壯，不怕人家引述。但刀來劍往之間，功力立判，看了雙方文章，就可分辨出那方強詞奪理。如果自己理直，當然歡迎引述，讓眼睛雪亮的讀者判辨是非；可惜對方自知理屈，雙方文章並在一起，十分丟人，因此指為『侵犯版權』，要求調查，這就是事情起因……」

朋友還沒聽我說完，就捧着肚子哈哈大笑。我道：「這不是說笑話，他真的說人家『侵犯版權』呢！」

「這是我忍不住笑的理由。我想，要是姚雪垠有機會在逃亡潮時逃到香港；或者他泅水功夫好，終於泅到香港來，那時他豈不要大打官司，控告那位抄書的名作家？」

「這倒不一定有麻煩，如果姚雪垠講『文人風度』，不像那對狂夫潑婦的樣子，自然打不起官司來。」

如此「審問」

「那麼你『受審』情形又如何？」

「我向傳達遞了一張名片，傳達向我投以注視的一眼，欣然說：『真是聞名不如見面！原來閣下，認真巴辣！尤其六七年時的文章，篇篇都好！』這傳達對待『犯人』如此態度，你說奇不奇？」

「後來呢？」

「後來負責紀錄情報的人請我到一個房間，馬上叫什役端來兩杯牛奶紅茶，和我天南地北的閒聊，許久沒入正題。從他在警察學校唸書談起，一直談到差佬生活。」

「這算是『審問』嗎？」

「他是向我查問那本有問題的書是誰印的；我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訴他，如此而已。」

「當時沒有把你扣留起來嗎？」

「可能有人希望如此。事實上在『受審』時幫辦、大幫都來過。」

「他們也參加『審問』？」

「他們跟我談寫作，當差的人也佩服老萬不怕邪惡，語氣正跟那位傳達一樣。」

「對！一個人只要站在正義立場，到處受人尊敬，這回那狂夫潑婦心勞日拙了！」

太低估老萬的力量

「他們這麼幹太低估老萬的力量，以為老萬也像他過去的對手，只消作潑婦一罵，我就會怕了他；偏偏老萬是硬骨頭，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打擊我，我加倍還擊，因此這對狂夫潑婦吃盡苦頭。」

評一首密碼詩，他就大動肝火，以爲人家會敲破他的文藝王國；竟然狂妄地挑起戰火。」

「這正是我說的他低估了我們的力量，以爲一篇洋洋萬言的文章可以把人嚇阻；其實，左派文丑有土製菠蘿做後盾我都未怕，怎會怕這麼一個小小狂徒？」

「有人說你是獨行俠，其實我發覺並不如此，在筆戰過程中，發現『萬人』有許多健筆，連讀者反應都是强有力的。」

「我們讀者、作者、編者一向打成一片，『萬人雜誌』是一家人，我們任何一個人被辱就是全體被辱，罵我們讀者是軟體動物引起公憤，因爲他絕不會相信我們有這樣的讀者，當然也因爲他們從沒有過這樣的讀者，因此他不相信有人以一千元加金支持我們打官司，可是加拿大讀者找到那位仁兄，加以證實了。」

煩惱只爲強出頭

朋友嘆了口氣，搖搖頭道：「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只爲强出頭，眞是一點不錯。想不到十多年苦苦爬上去，只爲了替一首密碼詩强出頭，不但栽下來，還埋葬了自己；再搞下去，只有完蛋。」

「煩惱自尋，確是一點不錯。有位專門替他劏蟮（新聞界術語，即登宣傳稿之謂）的記者對我說，他看了『比較談』後，幾天吃不下飯，精神沮喪極了。」

「錢是賺到了，名也騙來了，如果是知足的，保持着既得的名利，可以過一輩子快快樂樂的日子；你不去惹人，人家不會平白揭你瘡疤，這抄書秘密可一直保持下去；但偏要强出頭，現在嘛，財是破了，昔日的崇拜者，都發覺找錯了偶像，無不嘩然。在這情況下，肯低低地攢一鋪，人家會不爲已甚，不致窮追猛打；可是他發狂發潑，惹是生非，要拉要鎖，四處寫匿名信，在人家還擊下，悄悄地過一個痛苦的中秋，眞是自作自受，活該！」

你有鈔票・我有朋友

下午茶，問道：「聽說對方要拿幾十萬出來把你打垮，你這窮鬼點頂？」

「人家雖然有錢，我卻有朋友。文鬬不一定花錢，比方說，齊又倘花三四個月工夫作出比較談，如果要磅水，我得馬上報窮；更有一些對方視爲台柱、幹部人物，激於正義，自動替我們執筆，這是有錢也買不到的。你有幾十萬，人家未必肯替你賣力；我們這陣營卻愈來愈壯大，絕不是幾十萬可以打垮的。」

「對，齊乂簡先生那一比較，也實在把教授比得太慘，朋友見了問：『是抄襲的嗎？』學生見了也問：『是抄襲的嗎？』在雜誌上可避而不答，顧而之他；可是面對面的問，答不成，不答又不成，怎樣下台？」

「因此他連新文學也不敢再講了。」

「那豈不是從此要除掉『教授』之名？」

「這是明智之舉，學生哥太不近人情，他們有懷疑就發問。避免出醜，最好不要讓他們有發問機會。」

「比較談」印成專書

朋友問我是否有意將齊又簡的比較談刊印單行本，他知道許多文化界朋友希望看到這一本書。比較談在本刊連載時，許多人間中會漏看一兩節，未窺全豹，都希望有機會一口氣把它重讀一遍。

「這是一個好主意，不過『萬人雜誌』從來不出單行本，如果出版家有此興趣，我們可以把版權出讓，相信這會是最受星馬讀者歡迎的書。」

「對！」朋友說：「星馬讀者一向被蒙在鼓裏，以爲他當眞連李白與魯迅的詩文也有資格修改，怎知這位抄書佬『抄得比原作差多了』，他們讀後，定會啞然失笑。」

「更有一個好處，這本書可以流傳久遠，這一輩青年可以讀到，下一代青年也可以讀到。放在書櫥中，時時刻刻可以讀到。以前，星馬讀者只讀到片面的文章，還有些人會盲目崇拜；有贓有證，他們當覺悟過去太笨，買了二手貨當頭手。」

「相信一定有人有興趣。」

今後宗旨・奉陪到底

朋友問我今後態度如何？

我說：「我們從筆戰開始，一直到現在，一直處在被動地位。對方出什麼招數，我們設法拆解，正合老張說的『後發制人』；同時，抱定射馬擒王宗旨，我們面對的對手只有一個，其他爲了賺幾塊錢稿費而幫腔吶喊的嘍囉，懶得理會。

「我們手上還有若干王牌，可以把其他『名著』續作『比較』；也可在別的方面還擊。老萬雖花不起錢，但在各方還有點人面，這些人面尚未動用，必要時才用這注本錢，使對方知道並非一切可用鈔票搞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是說實行奉陪到底，對不對？」

「情形一直如此。最可恥的是他們和左報居然一唱一和，比方說，他造謠說我們受台灣津貼，每月千元，任務是打擊他；左報跟着說我們受『蔣幫』津貼，也是一千元。

「其實，他把自己看得太高，把人家瞧得太小。像他這樣一條變色蟲，那値得花錢打他？二來，他這小家種把一千元看得太大，一千元不是一千萬，老萬同作者飲茶就不只花一千元，在他這種『錢是命根，命是沙泥』的人眼中，一千元可以收買別人了，難怪讀者送二十元我們喝咖啡，他竟眼紅，既不信是事實，又罵人軟體動物，當然因他未見過飲二十元咖啡的場面。

「我們支持台灣，因爲我們立場反共，在反共大前提下，擁護國民政府；如果國府政策上或措施上不當，我們一樣批評。比方最近于氏兄弟案，國府未能堅定站在反共立場，將爲虎作倀的共黨同路人予以嚴懲，我們也會不客氣的批評。我們的立場，我們的作風，有目共覩，因此我一直沒有爲這事置辯，讓讀者們自己去觀察好了。」

「對，讀者眼睛是雪亮的，你不肯去大讚血肉紅衞星，絕對不會失掉你的讀者。」

毛共「苦與死」的路線日益孤立

魯遷

最近中共兩個鄰近的共產政權北韓及北越都宣佈趨向「樂與活」的政治方針，與毛澤東的「苦與死」的路線背道而馳。

八月三十一日平壤廣播宣佈，政府決定將工人、技術人員、公務員的薪金自九月一日起平均提高百分之卅一點五。此舉使工人、技術人員及公務員的平均每月薪資達到七十溫（北韓幣），約合港幣一百五十餘元。並且宣佈，隨着購買力的增加，政府將保證輕工業品及蔬菜、肉食、鷄蛋的供應。

北韓這次普遍提高薪金，主要是因爲南韓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壓力造成的。其次以提高以後的情況看，平均月給一百五十元港幣仍是很低，雖然共產國家勞動力較便宜，但也差距不很大。因此北韓這一措施，並無驚人之處。但是它的方向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在對內政策上決定走蘇聯修正主義的路線，不走毛澤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虐民路線。

再看北越，這個共黨小國，中了中共「人民戰爭」之毒，使侵畧的黑手伸向南越，十年來兵連禍結，印支半島生靈塗炭，自己也弄得民窮財盡。自從三年前不理中共反對決定與美國和談，顯示已經悔不當初了，不過調子唱得太高，找不到台階可下。但就大勢來看，早晚要與南越和解，自高棉戰事爆發後，時間對北越已經不利，「解放區」越縮越少，談和的籌碼也越來越少。卽使如此，九月二日在其二十五周年獨立紀念日發表聲明，列舉了五項施政方針，其中一項是：「建設經濟提高生活水準」。縱在戰火狂燒的現勢，這項施政方針有多少客觀意義，是重大疑問；可能完全是空論，不過它能夠把它列爲政綱之一，顯示它對人民「有心」。而中共就從來不說這類的話。去年十•一時，在官方頒佈的二十九條標語中無一句提到人民生活，但是在遊行時的行列中，卻出現「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標語。這說明黨內當權派，有意也要跟「蘇修」走，但是還不得不敷衍毛澤東「大教主」厚臉的面皮。換言之，毛澤東「苦與死」的路線，不但在共產國際集團中陷於孤立，在中共黨內也趨於孤掌難鳴。

混帳的野狐禪

當年馬克斯之唱階級鬭爭，世界革命，本來爲了改善工人生活，而且其歷史唯物論的出發點，也是客觀物質環境（生產關係）；物質條件發展不成熟，任何燥進的革命都是盲動主義、唯心主義。他當時估計，階級革命只能在工業最發達的英德等國發生，不料在工業落後的帝俄，因沙皇專制的殘酷和腐敗，階級革命竟捷足先登，而工業最發達英、德、美諸國，到今天依然無事，這足以說明馬克斯主義破產。而今天的毛澤東，承列寧

在「人代」欲開未開之際，正是各派系激烈爭權的時候，中共高層人事變換頻繁，就是各派系爭權的表現。「文革」的奪權造反，並沒有給江青的文革帶來勝利，反而造成軍人勢力的膨脹，奪取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權，反觀江青的文革派，自「武漢事件」爆發以來，一敗塗地，一再退卻。一九六七年秋冬，文班子被軍人搞垮。王力、戚本禹、關鋒、林杰成了江青的替罪羔羊。藉着提出「揪軍內一小撮」錯誤口號的罪名，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六八年春，武班子又被軍人保守勢力搞垮。爲了維持毛澤東的統治，不得不犧牲江青手下的文革驍將，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用此以換受黃永勝、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陳錫聯等實力雄厚的軍人保守派的支持。六九年秋冬至七〇年春夏之間，江青手下的地方班子又被軍人搞垮，「文革」初期紅極一時的王效禹、劉格平、李再含，相繼被打下水。其省革委主任的寶座也被保守派軍人取代。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打擊，江青的文革系統，被打得零零落落，潰不成軍。由於江青的「文革」系統，在「文革」初期太過囂張，野心盡露，打擊面過廣。引起林彪和軍人保守勢力的憤怒，携手對付江青。保守派既與林彪携手，江青的文革系也就顯得孤立，力量對比懸殊，不得不捨掉車馬炮以保將帥。犧牲文武及地方班子，保護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過關。

江青的文革系雖然屢遭慘敗，但其核心未被粉碎，加上獲得毛澤東的暗中支持，其實力仍是不可低估的。經過數月的喘息，也就退定思進，再做新的掙扎。並在新的掙扎中獲得小勝。

李德生最近被任命爲總政治部主任與陳繼德被任命爲副總參謀長，就是文革系重新掙扎並獲得小勝的證明。

李德生出身於紅四方面軍，抗日戰爭期間，歷任劉伯承、鄧小平的一二九師連、營長。國共戰爭期間任晉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十七旅旅長，第二野戰軍（劉、鄧部隊）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韓戰期間率三十五師參加彭德懷的春季攻擊，韓戰後任十二軍軍長，駐防於浙、贛地區，受許世友的指揮。從李德生的歷史，他與林彪、黃永勝沒有絲毫的關係，他在「文革」運動中一炮而紅，不可能出自林彪或黃永勝的提拔，也不可能是出自許世友的保薦，他的後台老板是誰？很明顯就是江青。

許世友在「文革」初期，依然命令南京軍區部隊大學劉少奇的「修養」，曾在南京大肆鎮壓紅衛兵，態度

江青

命論，大唱「人的思想革命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是百分之百的唯心論，是對馬克斯主義的侮辱。同時，無論在馬克斯主義、還是列寧主義，都絕對不提「人」字。把「人」看做抽象的概念，是資產階級意識，只能提「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只有具體的階級，沒有抽象的「人」；毛澤東和林彪所唱「人的思想革命化」，在馬列主義看來是混帳的野狐禪！

資助「日本軍國主義」

文革以來，「苦與死」路線的作祟，大陸的工業生產起碼要退落十五年。一年來新當權派正大力恢復，竟不惜犧牲政治原則。例如左報每天喊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同時與日本軍國主義大做生意。去年中共對日貿易達六億七千萬美元，達最高峯，而今年據調查估計將突破八億美元。日本成了中共對外貿易的最大客戶。這反映了中共的外强中乾，色厲內荏。它口頭上要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實際上在資助日本軍國主義。將來如果日本軍國主義眞的復活了，再禍亂亞洲，中共要負第一號責任！

誰也知道日本是一工業發達、資源貧乏的國家，其經濟的主要特點，是從外國購入原料，同時向外國輸出工業品。這本是先進工業國家搾取後進國家不可避免的方式，而中共卻扮演了被搾取的角色。

「人民祖國」的面貌

最近一個日本人訪問大陸出來，談及今日廣州市民生活情形，頗具震的騷動，非常平靜；雞蛋、雞鴨、鮮魚的黑市價格也跌落了，但是仍普遍存在着供應不足。目前需要配給票的物品除了米、油、和布之外，肉、魚、煤也要領配給證。而手錶不但要配給證，並且還要革命委員會特別申請，要化約五十元美金的申請費。

一般市民很少穿皮鞋，一般都穿膠鞋。在買新膠鞋時，一定要拿穿破了膠鞋去換。每個家庭每年只准買一個電燈膽，當然也得要拿舊的去換。中共會大吹水利建設，可是今天廣州仍大鬧電慌，輪流五日要停電一次。電風扇早已禁止使用。由於牛奶缺乏，廣州市已有好幾年在夏天沒有雪糕賣。

迄今爲止，影劇院都仍然未恢復營業，因爲只能演江青編的那幾個樣板戲，市民苦無娛樂，紛偸聽香港廣播節目。

文革結束時（一九六八年秋）大批下放農村的廣州學生，現在很多人因「怕苦怕死」又跑回廣州。公安局查不勝查，抓不勝抓，抓住强迫送往鄉下，不幾天又逃回來。因多在廣州有家，藏匿家中，每不易發現，警察來了就逾牆而走，警察去了很快又回到家中。

當紅衞兵初起時，造反意氣風發；如今因「誓死保衞毛主席」之故，而成了非法的黑人，老毛躲在北平西山別墅裏，卻落得眼不見心不煩！

旦待

從這點看來：李德生是江青的人，已是非常明顯的了。

「文革」期間，賣身投靠江青的，軍長一級的人並不少，但其中以李德生昇拔得最快，不但出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九大」中又獲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現在又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看來李德生絕不止「支左」立了新功那麼簡單，可能與毛澤東、江青另有特殊關係。毛澤東出走上海，準備以上海作爲基地攻打北平的時候，可能已通過康生、江青或張春橋收買駐防於浙贛地區李德生的十二軍。由李德生在南京軍區第一個表示態度，堅決支持毛澤東，牽制許世友。另一方面調十二軍北移，拱圍上海、杭州外圍，保衛毛澤東和上海基地，保證「文革」運動的順利推行。若果眞如此，李德生在「文革」中不僅支左有功，而且保駕有功，被毛澤東破格提升也就不足爲奇了。

總政治部是中央軍委之下，僅次於總參謀部的重要部門，負責領導全軍日常的政治工作，這個部門，在特別强調部隊政治工作的今日，也就顯得格外重要，無論林彪或黃永勝，都是希望把總政治部控制於自己手中。現在竟然被江青的文革系爭去，很可能江青拚命做毛澤東的枕邊工作，由毛澤東出面提名，林彪、黃永勝等不好拒絕。

陳繼德的情況與李德生略爲相似，出身於晉察冀軍區。歷任華北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團、師級政治工作幹部。「文革」前昇任六十七軍政委，駐防青島地區。與林彪、黃永勝應該沒有什麼關係。文革初期，積極支持原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奪權造反，曾出任青島市革委主任。六八年九月，調入總參謀部工作。楊得志與王效禹不合，陳繼德則支持王效禹，似是被江青拉了過去的人。陳繼德一向搞政治工作，調入總參部後，估計擔任政治部部長，而總政治部工作繁重，「文革」前有多名副部長。現在除了李德生之外，只有黃志勇（中將，原裝甲兵政委），田維新（少將，原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兩名副主任。尚有多個副主任職位懸空。提拔陳繼德出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是最適合不過的了。但江青的文革系，偏偏保薦他出任副總參謀長，很可能依然兼任總參謀部政治部部長。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利用陳繼德暗中監視總參謀部的工作。陳繼德未調入總參謀部之前，總參謀部可說是淸一色的林彪和黃永勝系統的天下。江青也可謂「用心良苦」。

江青的反攻是否繼續，是尚不可知的事。裝甲兵和炮兵的情況，至少尚未明朗，可能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副政委等重要職位尚未任命。「文革」系若繼續爭奪，這兩個部門是必爭不疑的。而林彪和黃永勝，鑑於李德生、陳繼德的教訓，也不會袖手旁觀。他們很可能爭取主動，向毛澤東提出人選，也很可能再度携手對付江青。看來，中共內部各派系的奪權鬥爭，又將轉趨激烈。

李德生與中共總政治部

曾憲光

九月三日，中共「新華社」發表了二日參加北京北越大使慶祝北越國慶酒會的名單，其中透露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安徽省軍區司令員、安徽省革委會主任李德生，已出任爲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中共軍總政治部是屬轄於中共國防部的三個大部之一（其他二大部是總參謀部和總後勤部），是中共軍全軍政治工作的最高領導機關，同時它又是在中共中央委員會領導下，管理軍中黨的工作和思想者（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條例」第一、二條之規定），因此，其具體的任務主要是：以馬列主義，特別是以毛澤東思想武裝全軍指戰員的頭腦。貫徹執行黨的綱領和中央軍委的指令及政府法令，鞏固黨對槍桿子的絕對領導，保證黨的建軍路線和戰略方針的徹底實施等等。

文革開始後，特別是成立了「軍中文革小組」後，總政治部的日子，便越來越不好過的混亂一片而終至解體。至其被砸爛、解體的具體經過情況是：文革發動後不久，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首遭整肅，罪名是「與賀龍、羅瑞卿聯合謀反」。再來是早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由江青於上海主持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中，曾對江青吹捧有方而被重用——同年六月出任「新設置」的「軍中文革小組」組長的劉志堅（當時的總政治副主任），剛剛幹了半年，又被冠於「與賀龍等秘密勾結執行『劉鄧反動路線』」的罪名，而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拉下馬。另，曾有反毛紀錄的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加上年老（現年七十二歲）多病，故早在文革初已不露面的了，第四位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亦在「武漢兵變」後被黜。至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文革開始後，先因受江青系紅衛兵之攻擊而一度靠邊站，到一九六七年四月，在林彪支持下，繼徐向與江青磨擦越來越大，八月間，又再被批判爲「劉、鄧配置在總政治部內的『黑色店主』」，繼而在「掩蔽武漢事件眞相」，「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等罪名下，被打成「三反分子」，此後，總政治部只剩下資歷最淺的副主任袁子欽在看守總政治部的大門了，但過不了多久，袁亦再沒有公開露面。更慘的是連次一級的領導幹部，如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長李曼村、文化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其通、政治保衛部部長蔡順禮、「解放軍報」社頭頭唐平鑄、胡癡……等人，亦一一先後被整。此一來，使該部不單既羣龍無首，且整個組織體系被砸得支離破碎，而終於宣告解體。雖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一國慶」時，總政治部的幹部部長劉西元，和當時解放軍報黨組負責人兼總編輯蕭力（江青之女），曾出現在北京天安門檢閱台上，但不久又均失去行踪。

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新華社」在廣播總政治部歡迎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報導時，透露了原裝甲兵政委黃志勇已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消息，不久原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田維新亦被任命爲總政治部副主任。從事後的種種跡象看，自主、田上任後，已大力着手總政治部的組班工作和恢復其活動，但其人事安排，仍諱莫如深，特別是主任一職，始終空懸。一度，曾傳由陳伯達兼任，但聞者皆不予重視，因可能性大小也。接着又有好些又提出總政治部主任一職，非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莫屬，但事實呢？並不如此，因今天中共軍的總政治部主任是在文革中竄紅的一位少壯派軍人——李德生。

李德生，湖北黃安人，在「兩湖秋收暴動」後，中共頭子董必武、蕭楚女、陳譚秋等，已在黃安地區先後成立了「農民協會」、「農民自衛軍」和「紅學」，而在這紅色環境薰陶下成長下的李德生起義」時，參加「革命」的。隨後參加了「長征」，時任紅四方面軍某部連長，抗戰中歷任八路軍一二九師的連長、營長，至當時一二九師的師長是劉伯承、政委鄧小平。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同年十一月，劉、鄧部成立了晉冀魯豫軍區，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參謀長李建），到一九四七年時，李德生已由團長昇爲旅長（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十七旅），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戰役中，李德生所部四十九團圍攻襄陽時俘國軍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榮獲「襄陽英雄營」稱號。隨後率部參加了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的「淮海戰役」。該戰役結束後，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李昇任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四月參加渡江作戰並擔任前衛部隊，陷徽州，十月進軍西南，十一月攻破貴陽，佔領重慶……大陸變色初（一九五〇年）駐軍川東。翌年三月，率三十五師入韓作戰，最初會一度受創於聯軍機械化部隊，而粉碎了三十五師爲十二軍「剪刀部」的神話。一九五四年率部返國，昇任十二軍副軍長（軍長尤太忠），入由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學習，翌年受少將銜。一九五九年任十二軍軍長，駐防浙贛地區，擔任福建前線機動任務。一九六〇年，爲了落實林彪精練連隊的指示和號召，拚命練兵，終於首創了示範全國部隊的所謂「郭興福教學法」（即「白米硬功夫」），且在一九六二年的全軍大比武運動中，部隊成績優異（按：郭興福在當時是李德生所部三十四師一百團一營二連連長。據說郭興福在文革初曾昇爲一百團副團長，但隨即又被指爲忠實執行賀龍、羅瑞卿資產階級「大比武」軍事路線的「三反分子」，被揪鬭後自殺）。文革前夕，調某軍區任副司令員，但其主要職責卻是負責海防第一守備任務。

[illegible]如本來安徽省軍區司令員爲廖容標，一九六七年三月廖調南京軍區，由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錢鈞前往主持軍區工作，並擔任軍管會主任，同年五月，安徽江青派奪權，遭到保守派的反擊而發生了大型武鬬，局勢益發動盪。七月，錢鈞被龍去安徽省軍區司令員兼安徽軍管會主任，改由副司令員嚴光接替。但安徽全境武鬬仍十分劇烈，根本無力控制局勢。到了同年十二月，毛林再改派十二軍（六四〇八部隊）軍長李德生接替安徽省軍區司令員兼軍管會主任（按：李德生是六月間率六四〇八部隊入安徽支左者），後來總算控制了局勢，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安徽省革委會成立。李德生出任革委會主任，而在革委會成立的慶祝大會上，李德生識撈的拍了毛林一頓：「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務就是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林副主席爲光輝榜樣，對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主席心懷一個『忠』字，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獨抓一個『用』字，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思想運動，以階級鬬爭爲綱。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把我們安徽省建設成爲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按：李德生早在其發表於「星火燎原」第十輯的「千里挺進」一文中，已大肆吹捧過所謂毛主席的偉大軍事戰略思想，如說什麼：「……以前我們常常三個、五個打敵人一個，今後要一個打敵人五個、十個；過去我們一天跑七十、八十里，今後要能夠連續一天百里、百五十里……現在，正是要我們指揮員『思想大轉彎』的時候了！只有堅決地轉過這個彎，才能夠徹底實現毛主席偉大的戰略意圖」等語。）

從此以後，李便乘黃永勝的扶搖直上，如毛共「九大」召開時被指定爲主席團成員，繼而被選爲「九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接着又被擢昇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去年九月，李德生便曾以上面身份任中共黨政代表團副團長（正團長爲李先念），前往河內參加胡志明的葬禮。同年十一月再任以李先念爲首的中共黨政代表團副團長（團前往地拉那參加阿爾巴尼亞國慶活動……是時的李德生，其活動範圍已由國內擴展到國際了。

最近，更被昇任總政治部主任而成爲中外觸目的人物。

是的，只是軍長一名的李德生，能躋身於政治局、中央軍委會和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確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對此，如果說是老毛出於安撫、分化勢面軍的親毛將領）來制衡林彪、黃永勝等的話，不如說是四方面軍出身的新當權派大頭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等人，向日益擴植其勢力的黃永勝（廣州軍區）系「鬬爭」所取得的勝利而出現的結果。若屬實，即表明新當權派（實力派軍人）的權力鬬爭又在開始了。

談毛共的「自費學徒」制

・尖鋒・

一向自吹反對剝削，爲消滅剝削而革命的毛共，事實上它的剝削手法卻是空前絕後，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甚至帝國主義國家都是望塵莫及的。毛共除採用低工資制對廣大人民進行嚴重的勞力剝削之外，就是無償的搾取。

無償的搾取除向勞改犯，勞教與四類份子進行無止境的搾取外，就是向失業失學的社會青年下手了。

在五四年間，由於大陸學校與師資的缺乏，毛共教育部雖採用上下午兩部制，但仍然有許多學生無法得到升學也更無法就業，爲了要解決這一部份青年的問題，於是就實行「自費學徒」制度，吸收失業失學社會青年進入廠礦工作。所謂「自費」者，當然其含義是不難理解的，即是住、食、衣、行以及一切費用由自己負責解決。但每天卻必須按時回到廠礦作無償的勞動，時間是三年，三年後轉爲正式工人，每月工薪也只有廿一元至廿四元。

但這一嚴重的剝削制度，在上下其口的毛共來說，不但不算是剝削，相反地是人民政府對於青年的一種關懷與照顧，使到青年人免費學到生產技術與工作能力，若在學徒期間要酬勞不但不合理，而且是增加人民與政府的不應有負擔。假若這一「自費學徒」制度是在香港或其它地區施行，恐怕毛共定會大叫特叫這是一種嚴重的剝削去煽動抗議與罷工。

但是不論香港這個殖民地或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在毛共眼中認爲革命對象的所謂刻薄成性專靠吸血爲生的資本家來說，也不致於完全無償的去搾取學徒的勞力，起碼也得負責其個人的衣食住行吧？但是爲何大陸人民明知這這一種剝搾行爲，但卻有許許多多的人願意接受其剝削呢？其實問題很簡單。

第一，在極權的共產黨制度下，人民是沒有任何自由與志願，一切唯有聽從擺佈。第二，在不能升學與就業的情況下，又不可以在家遊手好閒，唯一的只有上山下鄉。第三，雖然明知要接三年無償的剝削，也強過當一輩子農奴。在命運安排之籤中，這雖都是下籤，但中下籤總勝過下下籤。因此在那種環境下，只有投向「自費學徒」的廠礦去忍受剝削了。

在上山下鄉運動一年多過一年，一年緊過一年的情況下，而這種強迫與自願相結合的「自費學徒」制，更加顯得蓬勃，許多作爲父母的人，在兒女將近畢業時，即已四處活動，願意嫁女貼大床去拜親托友介紹進入廠礦做「自費」學徒。但是由於大陸廠礦設備簡陋，原材料缺乏，各廠礦也無法容納一年多過一年的失學失業青年，於是就只有使出更毒辣手段，強迫廣大社會青年上山下鄉了。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二）

無牌教師

（接第二章甚麼是朗誦）

朱自清的看法

朱氏對朗誦的看法，筆者尚未見到有系統的資料，現在只好就他的文章中的有關部份，摘錄如下：

一、「詩與文都出於口語；而且無論如何複雜，原都本於口語，所以都是一種語言。語言不能離開聲調。」

二、「白話詩文和口語該是交互影響着而進展的，所謂『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上口』，該可用作朗讀的標準。這所謂『上口』，就是使我們不致歪曲我們一般的語調。」

三、「現時的詩朗誦運動，似乎用的是第一意義的『上口』的標準，並且用的是一般民眾的口語的標準。」（以上三節，均在「朗讀與詩」一文中）

四、「而朗誦詩的提倡更是詩的散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節目……朗誦詩雖在散文化，但為了便於朗誦，也多少需要格律。」（見「新詩雜話」中之「抗戰與詩」）

他在「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中，又說：

「目前小學以及初中誦讀白話文，都是兩個字作一頓而延長之。有如從前私塾裏不顧文義只管瞎念的辦法，老師學生也都感到這樣讀法不對勁……教育上的誦讀方法，應當在小學和初中時期養成，我以為不一定須『朗誦』，而必須有對於白話文忠實的誦讀。」

由此可見朱氏無論對於「朗讀」或「朗誦」，都是主張「口語化」（並且是一般民眾的口語），而極端厭惡「不顧文義只管瞎念」的「學究調」的。還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就是「朗誦」和「朗讀」明明是兩回事，不容隨意曲解把它們混為一談；「我以為不一定須『朗誦』，而必須有對於白話文忠實的朗讀」，這兩句話朱氏說得最明白不過，不知李棪教授為什麼沒有看見？

邢楚均的看法

邢楚均氏是比較懂得朗誦的，他在「國文月刊」五十七期發表的那篇「朗誦與國文教學」，大部份都是針對洪深的「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說的，而且

「朗誦對於國文教學是很重要的。一位對國文教學有經驗的教師，時常在朗誦中間就已經收到講解的效果。……朗誦並不是吟唱；在文言文一方面，各地都有一種沿習的朗誦腔調，但是這種腔調已經跨進音樂的領域。」

「學究調」正是「吟唱」，正是「跨進音樂的領域」，這種腔調，連教學時都不能用，更不必說朗誦表演了。他又說：

「在國文教學中所要求的朗誦，需要我們討論的，不外乎㈠吐字問題，㈡節奏，㈢情緒表現，㈣朗誦者的態度。」

這明明是說教學中的朗誦，不像表演中的朗誦那樣講究，但也要注意那四點。「學究調」以不變應萬變，是不理那一套的。

再看看他所提出的四個問題。

㈠吐字問題：「朗誦時必須吐字清楚，這是個基本條件。……所謂吐字清楚不僅指口齒明朗，同時也指發音正確而言。」

無論教學的朗誦也好，表演的朗誦也好，發音都必須正確，就是教書也不能南腔北調，因為那樣的讀音沒有固定系統，還不如用方言來得有效。其餘大部份都是針對洪深所著的「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說的，筆者因為沒有看到洪深的原著，所以無法進一步討論。不過，既已談到「吐字」問題，便已涉及到「語音學」的範圍了。

㈡節奏問題：在這節裏，他談到時隔（音步）、長詞、合詞、輕聲字、頓歇各種問題。他區分北平的輕聲字為九類。在「頓歇」方面又舉出六個例子：1何其芳的「黎明」；2魯迅的「示眾」；3陸贄文；4韓愈的「送董邵南序」；5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6杜甫的「登樓」（游國恩的讀法）。其中大部份都和「語音學」有關（羅常培氏講得最清楚詳第四章），而且全是國語的；李棪教授引用時，把「黎明」、「示眾」畧去未列，大概是由於語體文用「學究調」唸起來太不像話吧？

㈢情緒表現問題：他說：「好的聲音表現，不但要使原作的形式在聽眾間發生效果，就是在內容上也應該加以發揮。譬如，當我們體會出一篇作品的作者要求讀者予以最大着重、最大注意的地方，我們也當予以『重讀』；肯定、詢問、疑難、驚訝……諸口氣，和欣喜、悲痛……諸情緒也應當予以適度的表現。這一切表現都應該向實際語言中去學習，語調和輕重都不要違反人情而變成過分的誇張。」

這完全說的是「語音學」中的「語言的節律」以及表情和動作；試問「學

生人氣。譬如「論語」「子路問津」那一段：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像這一類，我們仍然可以把它讀得活靈活現的。」所謂「吹進幾口生人氣」，指的便是「口氣語調」之類，「學究調」只會讀得「死氣沉沉」，決做不到「活靈活現」的。他又主張「在朗誦中，我們應當把極客觀的『代言』當作一種藝術。」所謂「代言」，便是誦讀的人應以作者自居；所謂「藝術」，便是要讀得維妙維肖；這便遠非「學究調」所能勝任的了。

㈣朗誦者的態度問題（畧）

邢氏的「誦讀方法」已和「朗誦」相去不遠了。

我的看法

關於這個問題，一年前我在「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的乙項，已經淸淸楚楚地提出答案了。原文是：

「由於朗誦是一種新興藝術，社會上關於這方面的論著也不多，所以還沒有人替它下過定義（也許有，但我未見過）。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是朗誦？』我便會以這樣的話答覆他：

『朗誦是用正確的語音、優美的聲調、豐富的情感、深入的想像、細膩的表情，以及美化、合理的動作，把作者的心聲重現於聽眾之前的一種藝術。』」

這「定義」是我根據多年來的體驗和研究心得，而「杜撰」出來的，自己雖然很有信心，總是缺乏有力的根據；而且和本港許多主持朗誦的「權威」人士意見相左，自然會被人嗤之以鼻。可是現在把全國第一流專家、學者們的言論研究一下，發現我的觀點竟會和他們不謀而合，這眞使我驚喜萬分！證明自己所定的路線是正確的。

第三章　朗誦與朗讀

「朗誦」和「朗讀」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朱自淸先生已在他的文章和言論裏明明白白地指出了；邢楚均先生雖把「朗讀」有時說成「朗誦」，但也看得出那只是教學上的「朗誦」，不是一般所說的「朗誦」。但是李棪教授卻硬把二者拉在一起，而且居然對朱氏的文章「動手術」。不僅此也，他爲了借用那次座談會的資料，竟不惜連該會召開的原因都予以曲解。請看他開始怎麼說：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洪深新著『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由大地書屋出版之後，僅僅一個月，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們，立即起了反應，舉辦了一個『誦讀方法座談會』，當時出席發言者……均是當時知名之士。」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李教授認爲那次座談會，是針對洪深的新著而召開的。是否眞的如此，我們沒有資料可以證實。但是我們從「國文月刊」五十三期「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紀錄」中，卻看得出該會召開之目的乃是另有原因。據當時在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任敎的陳士林、周定一兩位先生的紀錄所載，該座談會是由魏建功先生邀請的。出席的人計有：黎錦熙、朱光潛、馮至、朱自清（他當時正在病中，是自醫院趕來參加的）、徐炳昶、潘家洵、沈從文、游國恩、余冠英、鄭天挺、顧隨、毛準、孫楷第、周祖謨、吳曉鈴（自台灣去的）、石素眞、陰法魯、李松筠、趙西陸、鄧恭三、李長之、劉禹昌、陳士林、周定一、趙萬里、向達、錢秉雄、柴德賡等；連魏建功共爲二十九人。所有在平從事語文研究的知名之士，差不多都出席了。時間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二至七時。地點在北京大學蔡孑民先生紀念館。邀請人魏建功致辭時說明其邀請的原因說：

「諸位先生：我們以爲本國語文教學上的誦讀方法，是一個値得注意的問題。抗戰勝利，我們光復了淪陷五十年的台灣。在台灣從事於國語推行工作的一幫人，更感到誦讀方法的迫切需要。就是怎樣才可借重語文誦讀以促進國語的推行。目前內地各省的小學教學國語，似乎只有「一字一頓的讀法，這當然無補於事，而且毛病很多。我們非常希望獲得這一問題完善而具體的解答，所以本人謹代表台灣省敎育當局和國語推行委員會，邀請諸位來這兒給我們一些指示。希望各位不吝珠玉，多賜南針。」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抄錄全文，只是想讓讀者了解那個座談會舉行的原因，和洪深的「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風馬牛不相及，而是爲了應台灣教育當局的委託才召開的。根本和朗誦無關。因爲魏建功先生是「敎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中華新韻便是他和黎錦熙、盧冀野共同負責編訂的），受了台灣方面的委託，自然義不容辭。該座談會一開便是五個小時，足見他們討論之認眞，台灣代表一定會招待他們打一次「牙祭」的（當時敎授們生活很苦，邢楚均氏曾有「敎書人不如豪門大戶的狗」之嘆）。

若照李棪教授的說法，那次座談會完全是爲洪深的新著舉行的，未免把洪深看得太重，同時又把那班教授們看得太輕了吧？試想，這些學者那一個不是著作等身，在他們的眼中，出一本小冊子算什麼？僅僅出版一個月，便興師動眾大張旗鼓地開會商討，而談來談去卻只是語文學上的誦讀方法，根本未談到「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果如李教授所言，那個座談會實在不應在「北大」舉行，而該移到「瘋人院」開去！

我相信李棪教授所說的理由，是屬於「無中生有」的。

現在旣已翻出二十餘年前的座談會紀錄，那麼，我們便不妨就地取材談談中國語文的誦讀方法，同時也看看這些半已作古的學人們的寶貴意見究竟怎樣；因爲今天本港學生誦讀語文的方法，除了兩字一頓之外還有「學究調」，也非常需要「借重語文誦讀以促進國語的推行」。何況他們的意見，在朗誦方面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値呢。

出席人所談和朗誦(讀)問題有關的具體意見，限於篇幅，容在下次詳談。

海外見聞錄

巴勒斯坦游擊隊的種種

中東戰火雖停，而受中共支持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他們是唯恐天下不亂的，目前又發生刧機事件，搞到世界震驚，有關巴游的情形，筆者可略作報導：

天涯客

倘若那些崇拜「人多必勝論」的先生們相信：一千個阿拉伯兵，一定會打垮五十個以色列兵，是一種錯誤的話。那麼，認為阿拉伯人只善於喝咖啡，玩女人，吹牛皮和吵嘴的先生們，也就大大地錯了。

至少，有一小部份阿拉伯人，尤其是從故鄉流亡出來的巴勒斯坦難民，眞正是例外。他們在惡化整個中東局勢的各種試探中，比「埃及怪傑」那塞爾的表現，還要出色得多。

自從他們在希臘、德國、瑞士，用衝鋒槍和炸彈，先後打死了五十個和以色列無關的外國飛機旅客以後，這些英雄的游擊戰士們，在歐洲也出了大名。他們現在雖然建立了一個聯合陣線，實際上卻依舊分成了十幾個小山頭。「不團結」，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性之一，所以，誰也不能說這是誰的錯。

自從從遙遠的東方——中共方面，找到了一些外援以後，這些游擊隊開動的宣傳戰，也一天比一天的規模更大。——它的全部實力，據中立觀察家的估計：大概不會超過兩萬多人。但是，如果人們相信它通過一個外國通訊社公佈出來的戰報的話，巴勒斯坦一帶的游擊隊，應當比那裏的蒼蠅還要多。以色列損失在游擊隊手裏的東西，也早已超過它現有的軍力了。

在那十多個小山頭中間，最重要的是下面這五個：

一、以亞瑟爾．阿瑞法為首的「費達金游擊隊」，是實力最大的一個山頭，至少有七千多戰士。

二、以喬治哈巴施博士為首的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最左傾，大概有兩千戰士。

三、「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陣線」（簡稱為DPFLP），是從PFLP裏分裂出來的一個急進分子集團。戰士不到六百人。

四、埃爾賽卡游擊隊，大本營在敍利亞，戰士有一千四五百人。

五、「解放巴勒斯坦行動組」（AOLP），只有一百多戰士，是專門搞恐怖活動的。

他們雖然都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大旗下，擁戴「費達金游擊隊」的首領阿瑞法為公開的領袖，但是，他們相互間的分歧和明爭暗鬭，卻並未因此而化為烏有。

阿瑞法這個「矮腳虎」，在三年前，還是不大知名的人，他是在耶路撒冷生的，誰也不知道他今年究竟有多少歲。當一位外國記者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四十歲。」然後又補了一句：「因為以色列的秘密警察在懸賞佈告上說：我今年四十歲。」

據說：他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就和以色列的軍隊交過手。後來在開羅學工程，還當上了巴勒斯坦學生聯合會的主席。

一九五六年，他又和以色列的軍隊交了一次手。那時他已經成了埃及軍隊裏的中尉。打敗以後，他退了伍，跑到庫埃特去做買賣，直到阿拉伯國家被以色列打垮以後，他才跑出來領導一支默默無聞的游擊隊，因為他相信：要想打垮以色列，絕不能用正規戰，是只有用游擊戰才能成功的。

他這支游擊隊的所以出名，是因為他們在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天晚上，用四百人和以色列的一個機械化步兵連打了一夜。游擊隊究竟損失了多少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知道。要緊的是：這一仗打死了二十四個以色列人。不管是游擊隊自己也好，遠近的阿拉伯人也好，都認為這是一場大勝仗，甚至於把它渲染成「粉碎了以色列人佔領約旦王國企圖的殲滅戰」。在這種熱情的鼓舞下，許多年青的巴勒斯坦難民，都自動地參了軍，他的游擊隊也就此日益壯大起來。而他自己也就成了千千萬萬阿拉伯人眼中的「民族英雄」。

不過，直到現在為止，他的游擊戰，還只是限於很小規模的偷襲。據中立觀察家的調查，三年以來，被這些游擊戰士們殺掉的以色列人，連非武裝的老百姓在內，一共還不到二百七十人。

阿瑞法在許多事情上，都有點神出鬼沒。不管



游擊隊偷襲最成功的一次，是破壞了以色列的一些輪油管。

保鏢，另外還加上一付真太無用的黑眼鏡。他的游擊隊的領導機構，組織得和共產黨一樣：有政治局，也有中央委員會。但是，在政治立場上，他卻相當中立。

和他完全相反的是：「人民陣線」的哈巴施博士，他不但要「打倒以色列」，而且要「為鏟除阿拉伯國家的反動政府而鬪爭」。他的總部在約旦國首都阿曼，當他有事要和約旦國士胡賽商談的時候，他絕不會像別人一樣客氣地稱呼什麼「陛下」，而只是開門見山地直呼其名，脆乾叫他「胡賽」，什麼銜頭也不加。而他最使別人驚心動魄的就是：每過幾天，就要照例宣佈一次：「通敵者若干人，間諜若干人，已加以制裁！」

，比起一般解放巴勒斯坦行動組」來，還要稍遜一籌。那個「行動組」的領袖沙陶歐伊博士，雖然是個美國留學的外科醫生，但卻似乎對於殺人放火都特別有興趣。每個被他派出去「行動」的戰士，都帶着兩顆手榴彈。一顆是假的，另一顆是眞的。如果對方被假的嚇不倒的話，就要不客氣地請他試一試那顆眞的。應當特別指出來的一點是：直到現在為止，這個「行動組」總是把非武裝的人拿來當做「行動」的對象。而且不止一次地請無辜的外國人，吃了他們的眞炸彈。當他們在西德的慕尼黑飛機場，用炸彈炸傷了許多無辜的旅客以後，那位由醫生改了行的游擊隊領袖沙陶歐伊博士，還公開地向外國記者發表談話說：「我們故意挑出西德來丟炸彈，是因為我們覺得西德對巴勒斯坦人民有罪。如果西德不付三十五萬萬馬克的『納粹戕殺猶太人賠款』給以色列，以色列是沒有那麼多的錢來搞國防的。」

這就是行動組的領袖，從外科醫生改行的沙陶歐伊博士，在說話的時候，他的手裏拿着一顆手榴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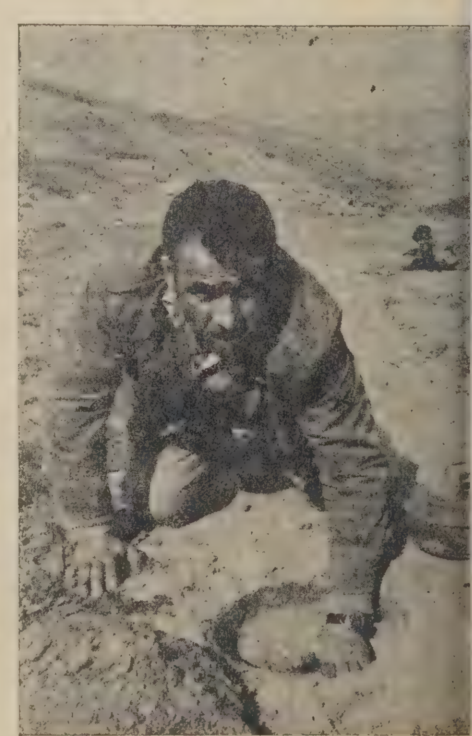
然後，他還補了一句：「我們還要繼續地這樣幹下去，直到那些受了打擊的國家，不得不把她們對以色列的友好態度改變為止！」

事實上，那些受到了炸彈威脅的歐洲國家，反應得完全出乎這些阿拉伯「民族英雄」的預料之外。他們不但沒有忙着和以色列斷絕關係，反倒嚴格限制任何阿拉伯人入口和過境了。

不難想像，在這一羣衝動而又狂熱的領袖之下，陶治出來的游擊隊員們，在思想上會偏激到什麼程度。所以，當一位外國記者很小心地問他們：「你們巴勒斯坦人，有權來建立一個巴勒斯坦的國家。——難道猶太人，就沒有權來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麼？」他們的回答是：「他們要建立的話，在美國也可以，在歐洲也可以。就是不可以在我們阿拉伯。

——連在我們的沙漠裏也不可以！」

然而，奇怪的就是：不管這些游擊戰士們有多麼偏激；他們的領袖們有多麼強的「階級性」；他們發表的文告有多麼革命；他們打游擊戰的全部經費，除了獲得中共的支持外，卻是從那些他們要鏟除的「阿拉伯國家的封建頭頭們」那裏來的。例如：庫埃特王國的國王，就為了要支持這些游擊隊，而在國內的汽油價，和電影票價上，各加了百分之二的特別稅。沙地阿拉伯的國王，也每月匯二十五萬美金給他們做開銷。就連利比亞的獨裁者，也慷慨解囊，一下子就捐了二十五萬美金。同時，所有的巴勒斯坦的富商，無論是在埃及的也好，在庫埃特的也好，也都源源不斷地捐款給游擊隊。——這些拿出錢來的人，到底是為了『民族意識』；是為了要想在以色列面前出口氣；是為了要爭取將來的「發言權」；還是為了怕吃「行動組」的炸彈，或是被哈巴施博士當做「通敵者」和「間諜」來「加以制裁」呢？那就誰也沒法知道了。



一個游擊隊戰士，正在工路上埋地雷。

最早被清洗折磨的文化人——沈達材

文章報國成虛語，一命須臾比紙輕；何必窮途拼一哭，留將餘淚弔蒼生！——沈達材

珠黃

在我認識的文人之中，沈達材的才華是驚人的。而他由於一再苟安而落得晚年如許狼狽，尤其值得同情。

沈達材的身分雖然是個教師，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作家、詩人，而且一度還曾是個相當傑出的新聞記者。三四十年來，在文化教育事業上，應當說，他是付出了他的勞瘁，也有一定貢獻的。

沈達材是福建詔安人。在一九五四年被「清洗」以前悠長的二十年間，他一直都在汕頭地區生活和工作，好些方面都已經潮汕化了，因而很易使人誤認他是汕頭人。他自己也一再表示過，他跟潮汕早就結了不解緣，很不願意離開它。問題就在這裏：倘若他對潮汕不是一再戀棧的話，可以斷定，即使後來或難逃脫與詹安泰（中山大學教授，沈的老友）相同的命運——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至少總不致該去體驗勞改場的生活，終至侘傺潦倒。

沈達材早年的歷史筆者可不清楚，只聽說他畢業於福建大學文學系，到過南洋主持某報的筆政。有人說他曾支持並協助過曹聚仁對魯迅的筆戰，究竟有無其事，曹、沈兩人俱還健在，自然不便臆斷；不過，兩人有過一定的交往，似乎不必置疑。沈達材早年曾因文字惹禍而入獄，當時所爲什麼，詳情怎樣，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在獄裏所寫的詩詞積盈卷帙，日後整理成編，定名爲「南音集」。其中確有許多佳作；如文前所附一絕便是引自該集，多少可以窺見他的才華和氣質。此外，僅筆者所知尚有「敝帚集」、「千金集」、「待焚集」等等許多集子，都是輯選他年青時候詠歎之作的；可惜如今不僅再也沒有刋行的機會，甚且早就眞個付之一炬了！

早在抗日戰爭以前，鄭振鐸曾在一篇有關文學史的論著中提到：以曹氏父子爲盟主的建安時代的文學活動，對漢、唐之間的文學起着一定承先啓後的作用，可惜從來很少人去注意它，幾乎可以說是文學史研究上的一個空白點（大意似乎如此，手頭無書，不便查對）。沈達材讀到這段話時，靈機一動，於是一鼓作氣，匆匆寫了一部「建安文學概論」（後在這基礎上又寫了一本「曹植和洛神賦傳說」），初由北平樸社(?)出版，後來轉給了「開明」。抗戰期間，開明在桂林一再重印(大陸「解放」初期似乎還再印過)；看到印在報刊上的廣告，我曾問他：「你跟書店難道還有辦法聯系嗎，版稅是怎麼處理的？」他笑着說：「年輕時候的東西，總是不成熟的，只希望不再印行，那還計較什麼版稅，其實在目前也沒法交涉！」但他感到痛惜的倒是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據說兩份原稿都交給了曹聚仁，結果全無下落。他說原稿在上海付排時燬於轟炸；要了副本去，卻又各自逃亡，迷了音訊，很有可能也散失了。他曾告我，所以寫這部稿子，是因讀到郭紹虞的一部同名的著作，發現其中問題很多，乃逐一加簽加批，終於發願也寫一部而動筆的。當時，他正着手在寫一部「福建文學史」，導言部分以「福建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爲題先交「改進」（抗戰時期在福建永安出版的一個學術性期刊，主編是林礪儒抑沈鍊之，一時記不起了）發表，編者在按語中甚爲推重；以後各章似乎也陸續在該刊刊出，不知結果有沒有寫完。記得在一九四三年底他曾要我給他找章學誠的「校讎通義」，究與這書的寫作有關呢，還是想搞其它的什麼名堂，當日並沒有問過他。

文學史和舊體詩詞固然是沈達材之所長，其實他在文學素養上是多方面的。抗戰以前他在他主編的「海濱文藝」上就寫過不少屬於理論性方面的文字（例如：「我們要向舊小說學習些什麼」之類），寫過許多歷史小說和短篇小說，有時也同寒櫻、侯汝華（三十年代相當活躍的詩人）等人湊湊熱鬧，寫過一些新詩。——甚至到一九四二年還曾爲我主編的刋物寫過「烽火中的潮陽」等幾篇長詩。他寫作的捷才是相當驚人的，往往是一氣呵成，很少改動；字又工整清秀，沒見過他動筆的誰會相信竟是還沒經過謄清的原稿。他慣常依作品的性質分別採用不同的筆名，除較嚴肅的論著才署原名之外，大致在詩詞上用棲霞；小說或新詩用新矛；雜文用老兵，沈思等等，不能備錄。

大概在一二八以後不久，黃勗吾（現任星加坡南洋大學教授）學成回到汕頭籌辦海濱學園時，沈達材亦就應邀前去襄助一臂之力。此後歷經抗日戰爭，汕頭淪陷，勝利復員，乃至大陸「解放」等等滄桑更替凡二十年，其間數歷流亡播遷，顚沛栖皇，他一直都堅持在「海濱」教書。不過，起初也曾一度兼任「嶺東民國日報」主筆，一度兼到遠隔百里之遙的金山中學教課。當時所以不辭跋涉到金中去兼課，固留下一段雅話，聽說也是不得已的事。金中的前身是省立四中，一向是潮汕地區的最高學府，教師的遴選比一般學校嚴格得多；其最高年級的國文課向來均由郭篤士專任。時逢郭氏另有高就，誰知連聘幾位名師接替均難副學生所望，一一備受杯葛，風波叠起。於是經不起該校校長苦苦相邀，沈達材只好勉爲其難，前去爲人解窘了。抗戰後期，中山大學通過黃勗吾（時任中大辦公廳主任）一再邀請沈達材前往任教；開始以離家太遠，堅辭不就，後來終於應聘了，又遲遲沒有動身。直至日寇投降，中大間關遷回廣州，這時方才收拾行囊，準備乘「禎祥」輪啓程，不知怎麼又臨時改遲行期。及至禎祥、祥發兩輪同時失事，他也因此幸而得免喪生；嗣後提起，深爲慶幸。

乾薪。不久，南華學院和海事專科學校先後遷到汕頭，他和饒宗頤（曾任香港大學教授）等人都被南華聘去兼課；海事是新創學校，也要他非兼不可。於是，沈達材同時兼領四校薪俸，一時傳為美談。及至「解放」，人事擾攘，中大終於沒有去成。正當沈達材被解除教導職務不久，突然接到友人遠自北京某大學來信，要他立即束裝北上，那兒正虛位以待。經過一番考慮，終於謝絕；據說主要由於難以適應北京的氣候。本來，他也樂得無官一身輕，可以騰出一些精神來多讀一些書，寫些適應潮流的東西。記得當「文藝報」在批判林煥平（曾任香港南方學院院長）的一本文學概論之類的小冊子時，他對我說：「林煥平本來是很紅的呀，竟然也有問題，可見如今寫東西可不容易呀！」在這段時間，他的虛心和努力委實是空前的，文章不敢寫，經常訂閱的刊物至少在二十種以上。怎知才到一九五四年，就以「不適應社會主義的需要」的名義被清洗了。

日報」主筆；此外，猜不出其它緣由。因為，當時既未「肅反」，更未「反右」；又沒給他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清洗之後，只遣回原籍，並無科以什麼處分。不幸之處就在於遣回原籍。山村僻壤的當權者只知道原始性的懲罰，並不懂得什麼政策；尤其沈達材半生在外，誰知道他是何種神佛，既被清洗，自然是政治上有問題，推論下去，就是反革命，就是敵人，於是，因此就輕率被判處勞改了。雖然時間不長，但所受待遇，不難想見；特別是從此就葬送了他的文化生涯，別說半生心血的結晶——各種資料原稿慘遭毀棄，連多年辛苦積聚起來的整室藏書也都難以保存！勞改釋放之後，為了餬口，年逾知命的沈達材只好爭取到一爿類乎攤檔的合作組去當一名沒有固定收入（月薪最高時候不超過卅元）的售貨員。

以後的情形，筆者就不知道了。不過，他縱然能苟延殘喘於一時，也萬難逃過「文革」這一關，這是可以斷言的。

對共鬪爭的金尺

古鶴翔

于長城兄弟被菲律賓政府押送我國，由我國以軍法審判，決定予以感化。最近，由於他們並未申請覆判，故該案已宣告確定。

又曾以「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及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罪判刑的雷震，亦已於最近服刑期滿，釋放出獄。

上述兩宗案件，均曾引起一些海外「自由報業人士」的抗議，他們認為中華民國這樣做是「違反新聞自由」的尺度，是「侵犯人權」。

本來「自由」是一件好事，正如糧食對於人類一樣重要。然而，誰能夠不停地喫東西而不生病？換言之，什麼事情都應有一個適當的尺度！

一個人，倘若缺乏了維他命，必然致病；這時良醫必將予以適當的維他命製劑予以治療。

然而，美國卻有不少人患了「維他命過多病」！他們濫服維他命丸，結果反而有害健康！

誰都知道，太陽是一切生命之泉源，水也是生命的要素。然而，誰都不能永遠生活在「紅太陽」底下，同時太多的水也會釀成災害！

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眞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告訴我們：「靜止的人」說某甲以時速十里向前進行，而「以時速廿里進行的人」卻說某甲每小時退後十里。究竟是「靜止的人」說得對，還是「以時速廿里進行的人」說得對？可以說，兩者均對！誰也沒有錯！

什麼事情，均應以時間、地點和有關的條件結合起來研究。例如殺人是壞事，但為了保家衛國而殺敵，卻是英勇的行為了。

從前衛靈公向孔子問戰陣之事，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翌日，孔子遂行。

又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同是孔子，何以衛靈公問戰陣而孔子行，陳恆弒君而孔子討？理由是：時間、地點、條件都不同。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偉大，正與腐儒之拘執迂闊有別。

中華民國目前正屹立在全世界對共鬪爭的前線，中華民國的對手是最陰狠的毛澤東共產黨，在大陸淪共前，由於中華民國太寬容了，任由毛共滲透，妄發似是而非的謬論，因此中國大陸淪陷了，七億人民也就淪落於人間地獄中，長期成為赤色煉獄中的奴隸。目前七億人民正在死亡線上呻吟，掙扎。幸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屹立着，七億人民的希望尚未斷絕。在這情況下，中華民國政府能夠不嚴密注視着那些假「新聞自由」之名，實行顛覆、滲透活動的赤色魔鬼麼？

美國的若干參議員大可以鼓勵共產黨在東南亞活動，也可以設法綁着美國總統對敵鬪爭的手，因為東南亞之得失，並不立即影響他們。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家鄉，我們的親友都在呻吟流淚，我們都有家歸不得，而且赤色魔鬼正在企圖吞噬、奴役、殺害我們，我們絕對擁護中華民國政府對于氏兄弟的處分，我們還認為國府對于氏兄弟的處分太輕！

縉山教授曾經對筆者說：「對付共產黨人，必須以毒攻毒！」

是的，「以毒攻毒」是衡量對共鬪爭的金尺。羅蘭夫人的話，值得我們深思：「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最後，我們還要促請國府注意：類似彭明敏之逃走叛國事件，必須防止重演；我們必須警惕國際陰謀家的一切活動！



周亞衛怕老婆

胡賓

浙江嵊縣周亞衛，畢業中國陸大和日本陸大，抗戰前曾任國府訓練總監部副監，主管全國軍事教育的策劃與督導，連續達十年。我國軍人基本教材的典範令，即係由他一手編訂，因而有「軍事學蒙師」之譽。同時他在清末入伍之初，受過弁目教育，對操場功課，表演嫻熟，所以又有「小動作專家」之稱。不過當年他在南京成爲街談巷議的風頭人物，並非出自這兩個榮銜的號召，乃由怕老婆得離奇所致。

提起他的老婆大名，確要令人聽到發抖。原來就是清末光復會秋瑾女士的愛徒，陶成章先生的助手，英雌尹銳志是也。尹姊參加辛亥革命，確爲國家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她懂得製造炸彈技術，曾以出品供應同志需求；她在光復上海之役，又曾組軍與同盟會的陳其美並肩作戰。任何男人娶到這樣的一個英雌，當然均懷懼心。

他倆是嵊縣小同鄉，民五在北京結婚。當時有人對他們的姻緣，譏爲英雌配狗熊。因爲以雙方的名望而言，他萬萬趕不上尹姊也。尹姊也許有了這段下嫁苦情，此後永遠騎在丈夫頭上。例如丈夫在副監任內，每月出糧，要由尹姊具領，每日祇給零用二角；上班下班，須撥電話回家報告；公私應酬，先期連同請柬申請批准；社交場合，不准偷視女人；假期同伴出遊，丈夫須將臥室門窗罅隙，用紙糊密，回家以後，即須全部撕清洗淨。直到民卅七尹姊病逝重慶，他才得到眞正的解放。

記得民廿五，筆者和他晤於南京香舖營公餘聯歡社，戲以怕老婆原因相詢。原來他另有一套特殊理論。他既非媲美陳季常的懼內逸韻，也非想啓示胡適去作懼內三部曲，更非想盲從世俗以懼內而求發財做富翁。祇是從觀察全國軍用地圖中，得來的一種靈感和悟性，因而對老婆出之以衷心的怕。他說我們中國軍用五萬分一地圖，打從黑龍江省到海南島，海岸到葱嶺，其中丘陵，以望夫山爲名的特多。爲什麼全國各地，不用望其他的人物爲山命名，都喜用望夫兩字？足徵天下老婆，沒有不對丈夫表示深切懷念；甚至不辭勞苦，經常登山眺望丈夫歸來。各地人民受到這種精誠感召，不約而同，即將所登之山名爲望夫，永垂紀念。丈夫爲了報答老婆這種恩愛，實在祇有一怕。接着他又援引梁任公所述台灣竹枝詞，以資旁證。「相思樹底話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一個老婆對丈夫如此眷戀，更應報之以怕。抗戰初期，他調任陸大教育長。校內出現「怕老婆者，不足爲人師表」的標語。他看到作書公開回答，內有警句：「你們現在反對怕老婆，正因爲還是王老五，等到有老婆在懷，就會領悟自有可怕之道」。

胡適二三事

慶餘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他寄了一冊送給章炳麟，封面上寫着「太炎先生教之」，因爲用新式標點符號，在「太炎」二字旁邊打了一根黑線，這是專名號，但太炎先生不懂，一見勃然大怒道：「胡適之是什麼東西！敢在我的名字旁邊打黑線！」但當他看到下面寫着「胡適敬贈」時，在「胡適」二字旁邊也有一根黑線，於是說：「罷了！這也算是抵消了！」

「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下卷，適之先生在日雖曾寫過一部分，但終其一生未能完稿出版。當上卷問世十年之後，人們都極渴望迅速見到中下卷。周作人曾微笑地說：「我有一個法子，可以叫適之將『哲學史大綱』寫成。這法子是叫適之到西山去住，然後請王懷慶派一連兵士守住他，不許他下山，不許他會客，不許他談政治。這樣一年兩年，『哲學史大綱』就可完全寫成了。」王懷慶是吳佩孚的師長，當時負責北京的衛戍。後來有人把周作人的話告訴在上海的胡適，他也微笑地說：「那也好，可是要讓我把參考書全搬了去。」

李大釗未被捕以前，有人去看他，談起適之先生來。那時胡正在歐洲，打算從英國到美國去。李大釗說：「我想寫信給適之，叫他還是從西伯利亞回來了吧。不要再到美國去了。因爲到了美國，他的主張也許又變了。」他說這話，是因爲他正在「晨報副刊」上看見胡適和徐志摩的通信，有恭維俄國的話。但說這話不到幾天，李大釗就被捕了。後來胡從美國回到上海，有人把李的話告訴給他，並問他遊歐美以後的見解。適之先生說：「我覺得還是美國有希望，俄國有許多地方全是學美國的。如工廠式的管理法，廣告式的宣傳，買賣人的訓練……」如果眞是一種進步的社會制度，是不怕比較的，共產黨人總是唯我獨優，妄想封閉人的眼睛。

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時，壁上懸有英文格言：If yau can not speak loudly, keep your mouth shut.（假如你喊得不響，不如閉着嘴罷。）

適之先生在北京大學文科大樓的四樓講新詩時，一次正在嚴冬，西風甚厲，他正講得起勁，忽然走下講壇，快步到窗前，把兩扇玻璃窗子統統關上了。那坐在窗前的兩個女學生，臉孔不由得紅起來。

三十年代郭沫若以「易坎人」筆名大譯美國辛克萊的小說。適之先生說：辛克萊的著作在文藝上的價值，不如得諾貝爾獎金的路易士；中國人因爲要找時髦的普羅文豪，所以找着辛克萊，其實辛克萊的「屠場」「煤油」「波斯頓」等在一方面說來，正同中國的「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書，有同樣的意味，是暴露社會的罪惡的，

文壇小掌故

歸帆劍影錄

　　談到重慶復興關的中央訓練團，在抗戰時期是全國聞名的最高訓練機關，是負起珞珈山和峨嵋山訓練團一脈相承的使命，珞珈山和峨嵋山側重於軍事訓練，是剿匪時期軍官研習剿匪戰術之所，同時並爲革命軍人精神鍛鍊之宮。重慶復興關的中央訓練團，是戰時的產物，爲集中全國高級文武官員，明恥教戰，目的要大家養大地正氣，法今古完人，以爭取勝利，爲復興民族而奮鬬，故文官自縣長以上，武官自上校以上，黨務人員自總幹事以上，大多數入過復興之門。由　蔣委員長兼團長，王東原先生任教育長，王東原先生舉止模仿　蔣公，以嚴肅的神態，爲學員私底下稱他爲「機械人」。但王東原先生做事認眞，處事迅速，當時中訓團的表現，確能做到爲全國精神的堡壘。在中國主持高級訓練，有兩位著名人物，一位是王東原先生，一位是萬耀煌先生，王主嚴而萬主寬，各有千秋。我還是這位李縣長的學長，參加過中訓團第十六期的訓練，目前留在香港的，還有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教授鄭水心兄爲同期同學。那時教育長就是王東原先生，而由後來給中共俘虜的宋希濂任副教育長，王先生的嚴肅，宋希濂的雍容，頗爲强烈的對照。歲月悠悠，迄今將垂三十載，回首前塵，往事依稀，有幾宗刻在腦壁，至今尚未磨滅者，剪錄於後：

　　我奉調赴渝受訓，抵達重慶之時，正是日機瘋狂大轟炸，而造成大窒息案之後的第八日。斷瓦頹垣，血跡斑斑，觸目驚心。我初到「貴境」，人地生疏，不敢在市區多事停留，立刻拿着皮篋奔往復興關中訓團報到。這時中訓團一部份被炸的宿舍，還未修理，我被分配到一個臨時宿舍，剛放好了行李，突然警報長鳴，宿舍的事務員要我趕快跑警報，並指導我要奔上像在半山的一個斜坡上那所防空洞。那時我正是二十七歲的壯年伙子，還有點土頭土腦，恐皮篋有失，把皮篋一掀，托在肩上，拔腳便跑，原來防空洞高高的在上，有一條用三合土造成的石級，一級一級的直達到防空洞口。起初忙命的奔，發揮了潛在力，還不覺得辛苦，但跑到半路，已是滿頭大汗，混身濕透，氣喘如牛，爲求安全，不容稍懈。發狂又奔，奔到洞口，眞是下氣不接上氣，身軟無力，抛下皮篋，跟着自己倒下退，把身一滾，滾入防空洞裏，防空洞的管理員，見我如此狼狽，立即把我扶起，坐在木櫈上，他又以閃電的行動，閃出洞口把我的皮篋拖了入來。我喘過了氣，定了神，才仔細觀察馳名世界的重慶防空洞。原來，重慶是有名的山城，防空洞是依山勢而鑿，造成很濶而曲折的甬道，甬道的上方及夾壁的兩面，均用厚板舖封，地面則用三合土批盪，完全不見泥石，沿甬道兩旁，裝置長長連續不斷的木櫈，使進入防空洞之後，可以坐下休息，洞裏設有電燈，大放光明，入到這裏，宛如置身於九地之下的安全室中，因防空洞深入山裏，即使敵機濫炸，也難命中，山高地厚，也無危險。

　　我在受訓期間，前後有三四次敵機襲渝，大家都要進入防空洞，有秩序的排排坐着，可以細細聲的談談，也可以閉目養神，等候解除警報。防空洞既有抽氣設備，空氣不感污濁，地無泥濘，隔壁板又不潮濕，使人絲毫沒有躲在山洞的感覺。但日敵的濫炸無辜，雖然是事隔三十載，還是舊恨難消，因日機炸渝，彈下如雨，我們雖避在防空洞中，只聽得外邊連續不斷的隆隆轟炸，甬道四面也感震動，洞裏吊着的電燈，搖擺動蕩。自己雖是安全，但日敵的暴行，令我悲憤塡膺，熱血沸騰。

　　當日警報解除，我挽着皮篋，以蹣跚的步伐，一級一級的沿石級走下去，我當時數過，一共是要走三百六十六級，回想剛才拚命向上奔，難怪跑到防空洞口，已感氣絕無力。

（八）復興關受訓花絮的回憶

　　我在中訓團編入第三大隊第十中隊，我記得在排隊的編列，我是站第三名，第一名是廣東籍的興寧人，是一位上校團長的李淚伯同學，他高而瘦，好以竹篙形而獲站在前頭。第二名是李柳溪學長，好像是晏陽初先生所辦的學院中一位教授，龐然大物也，在中訓團搜出所有的軍帽，都沒有一頂合戴，後來找一頂最大的，由事務員割開放大，然後縫好給他，他向頭上一罩，僅是戴到額角，不能再拉下來，所以他戴着高在頭頂的軍帽，身穿濶大的軍服，束一條橫皮帶，有點像城隍廟裏的判官。但李學長食量驚人，他吃過「砂、穀、米」四碗大飯之後（在中訓團吃的是軍糧，紅色的粗米，混有砂和穀，故大家稱之爲砂穀米），還要再取四個饅頭，悄悄的放進褲袋裏。一天，隊上長官檢查各隊的儀容，發覺他褲袋隆然脹起，搜查之下，竟然拿出幾個饅頭，全中隊哄然大笑。

　　我們每餐吃飯，一席席的把菜放在地上，然後由值星官高叫「坐下」時，我們便坐下小板櫈，然後開動。

　　可是李柳溪學長太胖了，無法坐下去，他把小板櫈擺直豎企，高度是恰好了，但這樣卻不能承受他那龐然的壓力，拍的一聲，他四叉手足的跌在地上，大家又哄堂大笑。

　　但吃苦的還是我，我排隊站列的是第三，前面是大笨象；後面卻是瘦皮猴；排第四的是在王耀武那裏任秘書，姓名我忘記了，瘦瘦的身裁，但舉動敏捷。每當列隊進行時，大笨象在前，行動慢，我爲了遷就他，也慢了；但瘦皮猴卻步伐靈活，一個箭步上前，就踏下了我的鞋踭，我不能不要離開了隊伍，蹲下去抽鞋，抽好了然後跑回隊裏。這次我不客氣了，照行可也，一個踏步，當然要輪到我前面那位李學長大嘍大叫，蹲下去了。

（十一）

向青年人歡呼

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說過：「青年人與老年人不能生活在一起；青年人充滿了快樂，老年人充滿了憂慮；青年人像夏天的早晨，老年人像冬天的黃昏；青年人像春天的鮮艷，老年人像秋天的荒涼；青年人的血氣方剛，老年人的呼吸短促；青年人輕快靈敏，老年人跛足僵痛；青年人熱情，老年人冷漠；青年人勇敢，老年人懦弱；青年人狂妄野蠻，老年人謙恭溫順。」換言之，青年人對一切都是積極的，老年人對一切都是消極的；青年人革新進取，要打破現狀，老年人因循保守，而安於現實。所以，只有青年人才能掀起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也只有青年人才肯不惜生命，赤手空拳對抗滿清王朝發動黃花崗之役！據說，過去香港的學生是不大過問時事的，近年來似乎不同了，對於當局的不合理措施敢於批評，也敢於抗議，這證明青年學生們已自黑夜的噩夢中醒來了。

要求香港政府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之一，和英文享有同等地位，這是全港四百萬居民共同一致的願望（連左派也不會反對）；各界人士紛紛發表意見表示支持。表現得最積極的仍為青年人，由各校青年學生組成的「中文合法化運動委員會」，除了一再發出呼籲外，並印製一種特別T恤，前後都有個鮮橙色拳頭，並且印有「中文必須成為香港官方合法語言」字樣。香港大學學生會為支持此一運動，亦於本月五日招待報界報導整個支持行動計劃，並印大批標語在各處張貼。其最使人觸目驚心的是：「香港華人四百萬，中文沒落百多年。」和「公道，人心，民族，尊嚴。」因為百多年來中文一直受人歧視，人心已無公道，民族尊嚴也早就蕩然無存了！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非要力爭到底不可！賣油郎眞想不出在這華人佔百分之九十八的社會中，把中文列為官方法定語文之一對統治者有什麼不利，充其量不過多用幾個翻譯罷了，這筆開支自有商民負擔，絕不會消耗祖家的英鎊。因為中文合法化，只是爭取和英文的同等地位，並不是取英文的地位而代之，或宣佈英文為非法。不料有位外籍英文教師居然大聲疾呼：一旦中文合法香港會馬上變成死市，和國際交通斷絕。他簡直把中文看成虎列拉、原子塵和又一次「黃禍」了，眞不知從何說起！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黃禍昔曾鬼怕煞，而今見索竟當蛇！
當年京滬盡華語，何以繁榮也不然？

二、華人與犬禁遊園，優越心情久已差；
若要得人平等看，
還須鐵杵磨成簪。

古調今彈

葉其真

人言可畏乎？

賢如曾子，尚有三次之讒，最瞭解曾子的曾母，竟然聽信關於曾子殺人的謠言，是故詩經曰：「眾人之言亦可畏也！」

眾人之言之所以可畏，其一是可以造成輿論，形成一種輿論壓力。將仲子踰牆去會愛人，他倆可能認為是正當正常的。但若左鄰右里都認是這種行為不正當不正常，異口同聲地加以指責，便形成輿論壓力。將仲子與他的女友，也不能不有所顧忌，要不然當然不會有「眾人之言亦可畏也」的感慨了。

其二，眾人之言可以混淆眞假，甚至以假亂眞，把好事說成壞事，把好人說成壞人。反之也然，曾子的遭遇就是一個好例證。

人絕不能離羣獨處，總是要與別人相處的，既欲與人相處，自然希望相處得和睦愉快，自然要顧到輿論。這是毋須解釋的。眾人之言之所以常常流於混淆是非眞偽，倒不是多數人立志說假話，而只是對聽到的話，懶得進行分辯它的是非眞偽，耳朵聽進來，嘴巴照傳出去，聽進眞的，「以眞傳眞」；聽進訛的，也就「以訛傳訛」了。

昔日文化和通訊工具都非常落後，口頭傳遞消息成為唯一的消息傳遞法，所以撐航船的七斤，也就成為消息靈通人士。每晚從魯鎮回來，都帶回一些「雷公劈死蜈蚣精，閨女生了小夜叉」之類令人興奮的消息。皇帝要坐龍庭了，或是皇帝不坐龍庭了的消息，也是七斤帶回的。七斤如此說，再加上咸亨酒店的人也如此說，便成了「眾人之言」了。不由得你不信，不由得你不怕。

正因為眾言可畏，一些專事顛倒是非黑白的流氓，也擅於利用此一術。懷恨誰、想打倒誰，就造誰的謠，繪聲繪影，說得若有其事，比如某某人當「美蔣特務啦！」某某人當某某的馬仔啦！某某人在大陸期間殺人放火助紂為虐啦！某某團體發生內哄啦！某某人要奪權當大阿哥啦！逢趙甲對趙甲說，見錢乙對錢乙說，碰到李丙又對李丙說。言者有心，聽者無意，未能識破流氓的陰謀，於是由耳聽人，由口傳出，被人當作七斤來利用還蒙在鼓裏。雖是以訛傳訛，以偽傳偽，但傳的人多了，也就儼然成為眾人之言。可是究本尋源，不外是出自流氓、獨夫、匹婦之嘴。造謠中傷或者能構成對對方某些傷害，有時卻也未必能傷害對方。俗語有曰：「謠言止於智者」。因而流言誹語，甚至眾人之言，對智者的影響不大。造謠者，智者會識破他可鄙的人格。以訛傳訛者，智者會當他作七斤先生。七斤之言想來分量有限。

然而，許多人明明知道謠言止於智者，可是一旦聽到關於自己的謠言，總免不了要焦急一番。那是因為世間畢竟有大多蠢才。在下想以此言相勸，「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那

政府優容人側目！
願君莫把明星撈，
飛哥飛女最逍遙！

聞天下。

賣假藥

堵法律隙之一

我這個人本來不大容易上這一類的當，只因現在科學日新月異，如果一概不理，則未免太抱殘守缺。過後我買到了這種仙丹，是瑞士出的假藥。外型像牙膏樣品，藍色。那裏面有一張說明書，把這種假藥說得恍如眞藥。我小心翼翼打開，照着說明書把藥擦在額前禿髮的地方。我當時的心理是三分相信，七分懷疑。相信的是自己過去有種菜種花的經驗，知道每次施肥，就見到自然的神跡。那末難道把藥搽在頭上，不就是一樣的道理嗎？

可是，我像這樣連續用了兩三個星期，不但不見頭髮長起來，反而脫得更厲害了。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這是騙錢的假藥。試想吧，一個人要脫髮，一半由於遺傳，一半出於自然，這是免强不來的。不過那時因爲過份想保住煩惱絲，所以只好被人騙去十元之數。

生理學家已經說過，禿頭是沒法挽救的，這是自然現象，正如人要衰老，花要凋謝，誰也阻止不了。根據我的觀察，禿髮不是沒有過程的，前後要經幾年的時間才完成。在剛開始的時候，你發覺頭髮落得很多，且多數在冬季，晚上尤甚。這些頭髮落下以後，第二年又像春草一般再生，但比較細一點。到了這一年冬天，它又落；第三年生出來的更細。

到了最後，毛孔消滅，從此不再生了。許多研究藥物學的人曾經想挽救禿頭，可是不成功。唯一辦法，就是移植毛孔，好像移植植物的根部一樣。

現在市場上出現許多生髮的藥，是「如眞包換」的假藥。因爲法律不禁止賣假藥，所以有人撈到盤滿砵滿。但我可以與這些代理商打賭，我們可以找出十個禿頭來，請全香港的新聞記者作證，看看在試用這種藥物之後，能得到什麼效果。

假如不幸我輸了，這個義務宣傳足以使你們再撈十輩子！同時，我可以揹着廣告牌在街上遊行三天，來表示贖罪。

寫到這裏，眞替社會人羣感到悲哀。法律管我們很多事，連鴨子都不能倒提着走，但是不理會賣假藥的事。記得幾年前有人賣假藥，被警察搜去，告上法庭。法官聽了陳述，知道這藥無效，但不損健康，就下令釋放，因爲他走的是法律的空檔。

太史公曰：欲堵上法律隙，可訴諸輿論。

黃思騁

江郎才盡

我以爲寫作決無天才，作品的進步由不斷鍛鍊而來，成就視乎作者的生活體驗與平素修養如何，紀少瑜與詩仙李白所謂夢筆，大概是變相的自吹自捧或是後人穿鑿附會而已。有趣的卻是老宗江淹的「夢筆」，據說江淹在冶亭睡覺，夢中見郭璞大叫還我筆來，老江的五色彩筆物歸原主，從此提起筆來便寫不出好文章，這則「江郎才盡」的夢話，倒與夢筆生花大異其趣。

江淹歷事數朝，還做過齊高帝的槍手，是當時的全桶水，照理全桶水的文章只有愈寫愈好，決無愈寫愈糟之理，人家都借夢話抬高身價，老江又何必託夢來替自己「貶值」？我讀南史江淹傳，始而大惑不解，繼而恍然，原來江淹不但深慕司馬相如爲人，連行文寫作也極力模仿（如襲用長門賦那句「魂迋迋若有亡」寫成「悦若有亡」等），詩品列他的詩爲中品，鍾嶸給他的八字評語是：「詩體總雜，善於摹擬！」不貴創作，偏好因襲，等可以摹擬的前人作品都摹擬過，「才」也就「盡」了。

另外，江淹寫的別賦恨賦之類的駢文，全是處處用典，堆砌鋪張的拼盤文學，說不出一點兒生活感受，讀者不能普遍欣賞，因此沈德潛評他「頗能修飾，風骨未高」。老江總算有自知之明，駢四驪六寫厭了，摹擬多了，再寫也不過是老套，翻不出新花樣，跳不出司馬相如的舊框框，不如託諸怪誕，說什麼錦心還之張景陽，彩筆返於郭景純，然後從此封筆，不去自欺欺人，「持盈保泰，恬退自足」，這倒不失爲江淹的可愛處。

可惜江淹之後，文人的自知之明似乎漸漸湮滅了，不但自認才盡的江郎未曾有過，相反，「孰與我大」的夜郎卻屢見不鮮，三國演義的禰衡便是這樣一個自吹自捧的典型文人，居然說出「天地雖潤，何無一人也」的話來，在夜郎的眼中，人人都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自己則是「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看着這些唯我獨尊、目無餘子的狂夫言論，嗤鼻之餘，愈覺得自認才盡的江文通老實可愛！

一個頗有名氣的文人，自認才盡封筆，的確要很大的勇氣才可以做到。而一個頗有名氣，但沒有才氣，更沒有實際生活體驗的人，自認胸中有十萬甲兵，去寫自欺欺人的所謂反映時代的寫實之作，面對批判時避重就輕，變換命題，這也要非常勇氣，所不同的是：前者有自知之明，後者卻連這一點也沒有。

江城子

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

崔列

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一事，一九六〇年前後以來，就不斷有人主張，但是只是少數人的高談濶論，並未採取有力行動。迄至最近華人社團及大專學生數次集會表示了爭取的決心，才由主張變成了行動。九月五日港大學生會在校內外張貼了五千張標語，使人耳目為之一新。說明這一運動，絕非曇花一現，將連續採取步驟堅持下去。

綜觀這次港大學生會貼的標語，語氣和平，主張合理，這是極為可喜的現象。

例如其中一條：「心向香港．致力中文」。說明這次運動，純是香港居民爭取權利的和平行動。與香港以外的政治因素無關，也與任何暴力主義絕緣。以致警察當局，決定不撕去這些標語。表示對這一運動諒解和尊重。

關於中文應該成為法定語文，港大學生會的標語寫道：「香港華人四百萬，中文沒落百多年」；「公道人心，民族尊嚴」。這些話固然都不錯。但是還不夠具體和深入。我們認為問題的迫切性，還不在「民族尊嚴」，而在千千萬萬小市民所受的痛苦。

一個不識英文的中國人，想寄小包裹給外國的親友，一進郵局就會遭遇無法解決的困難，因郵物單子上無中文，必須把這個單子拿回家中，求親戚找朋友，替他填寫這張郵單，有時要奔忙幾天，往返數次。

其它的政府機關，如海關，如移民局，如稅務署，如華民司，雖然有一部份表格附有中文，但是大部份文件及表格全用英文。百分之九十的華人居民，因不懂英文之故，一進其門，便如墜五里霧中對那些辦事人員低聲下氣，搖尾乞憐。有些辦事人員（極少數）頗能體念同胞不懂英文之苦，一般說來則不免呼來喝去，頤指氣使。懂英文者數分鐘可辦完之事，不懂英文者，要出入奔走數日或十數日才能辦好。所花費的時間、精力、金錢、精神上所受的壓力和痛苦，皆一言難盡。

而且最壞的影響，是造成了貪汚的機會。我們相信，中文變成法定語文之後，則貪汚事件將自然減少百分五十，或者更多。

因此我們認為使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最大的必要性在於消除百分之九十華人居民的痛苦。這是爭取華文為法定語文的人們，第一應該重視的理由。

自從一九六七年五月，港共掀起騷亂以來，香港政府當局痛感團結居民的重要。港共騷動之所以失敗，政府當局之應付得宜，固然是一重要因素，大多數中國居民之屹立不搖，積極抵制港共，實為基本關鍵。去年起港府組織慶祝香港節，以培養居民的香港意識，用心顯在加強居民與政府之間的團結。

但是由於中文未列為法定語文，使政府與居民之間仍隔着一座大山。我們相信如果打通這座大山，則政府與居民之間的交流無阻，團結增强，比舉行十次香港節的效果還要大。

近年以來，隨着工業和教育的發展，香港的社會改革運動正方興未艾。工人爭取待遇的事件，男女同工同酬運動的擴展，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學生反對港府減少經費等，以及這次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其發生的原因是特殊的，但是從社會覺醒和改革要求來說，則是一必然的客觀趨勢。

香港毗連着殘民以逞，黷武好戰的中共政權，持香港政府，僅希望在這個小島上暫避風雨，自由呼吸。可是工業發達，人口增加的結果，社會問題日繁日重，政府又未能及時改革以應形勢的需要。例如，職工必須每週休息一天的法例，在其它英聯邦國家，早在二十年或十五年前實行，本港到去年才實施。假使不是近年工潮日多，可能還要拖下去。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因此今後港府必須主動，積極的採取行動來解決各項社會問題。這次關於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政府既已表示，十分重視華人居民的語文問題，並已盡量使用中文；那麼為何不乾脆以中文為法定語文呢？如果讓爭取中文的運動擴展下去，到了最後被迫實施，就不如及早的主動實施。須知任何羣眾運動，對政治和社會都是一項干擾，都潛含着暴亂的因子。目前的爭取中文運動，縱然很健全、和平而合理，但是拖長下去，擴大下去，夜長則夢多，則誰也不能保證不被另有居心的人利用。到時候搞出意外的事件出來，對本港必將發生極深遠、嚴重的惡劣影響。總言之，今天港府對於中文列為法定語文問題，宜主動不宜被動，宜速不宜遲，宜踏實解決，不宜推拖敷衍。

香港大學本是英文學校，大部份同學都很少使用中文，一部份同學且不識中文。港大畢業生出路多不成問題，無須受不懂英文之苦。他們居然挺身出來爭取中文，且為前驅，完全是為了四百萬中國居民的尊嚴利益，其動機之純潔與崇高值得讚賞。香港大學在歷史上本是高等華人的養成所。今天在香港社會中，隨處仍可見這些高等華人，他們依恃英國人的統治，對不懂英文的同胞，作威作福，傲氣凌人。港大同學這次舉動，實是一劃時期的表現。使人感到高等華人的時代將成過去。換言之，爭

青年園地

不堪回首話「投籃」

方程

內頻頻轉行，由爬黑板而至爬寫字枱，全是刻板枯燥的工作，只有「爬格子」寫文章，才算有點兒生趣。

記得小學畢業之後，我便有一股莫名的發表慾，還沒有投過稿，便異想天開的做起「老」編來，獨資辦了份「家庭週報」，搜集自家的生活佳話，親友間的趣聞怪事，全部落齊，每期出紙一張，或手抄或油印，讀者只有父母弟妹七個人，老人家風濕感冒，表弟升中「肥佬」等都成了週報的頭條，結果出了兩期，阿方被指說是「人身攻擊」，贏得個家醜外傳的傻子諢號，那間不見經傳、貽笑「方家」的報社隨之倒閉。

傻子不爲家庭所諒，只好向外發展，跟四散的同學商議，打算創辦一份「同學通訊」，每月一期，報導校友近況及母校情形。同學們回信大力贊成，我因此辦了份未向政府登記的外圍鉛印刊物，創刊號果然圖文並茂，眾人喝采！可惜同學們只作有限度的支持，漸漸稿源財源不繼，「志願軍」潰不成軍，我仍心有不甘，「鼓其餘勇」負責全部篇幅，編作校對、發行代理統統一手包辦，篇幅不足便用神話怪談之類補上。結果不打自招，伎倆被人識破，通訊出了三期，便由難產而夭折。

老編癮過不成，於是改而投稿，那時大小機構有過一陣徵文怪風，動不動便懸賞徵文，我也逢徵必應，可惜一無所獲。

也是我天眞過度，譬如那次電影宣傳商爲一部「偉大的作品」舉辦徵文遊戲，阿方把片子看了兩遍，覺得不是味兒，竟然投稿應徵，當時費了不少筆墨寫下善意的批評。誰知徵文揭曉，獲獎的全是捧場文章，我從此才知道偉大作品原來是受不起批評的東西，所謂徵文不過是生意眼，所謂「請批評、請訂座」也不過是故作謙恭的掩眼法，既說是徵文遊戲，我不以遊戲態度視之，落選是意料中事。

對徵文望而卻步，我開始向報刊投稿，課餘無聊，有次偶然把作文簿子裏一篇「媽媽與我」之類的文章改頭換面投去，滿以爲一雷天下響，四海震驚——包括媽媽在內。

稿子寄出之後，每天翻遍刊物的學生園地，卻總不見我的大作發表，日復一日，終於總算等到那最難忘的一天——稿子給退了回來，不識貨的老編不說退稿理由，又不替我修正。人家說寫文章就像女人養孩子那麼吃力，老編竟然不念「生養劬勞」，反而讓我骨肉團聚，我一氣之下，又不能寫篇「老編與我」罵他一頓，只好做棄嬰，決心再養一個。

也不記得產下多少胎了，醜八怪原貨退回，無一倖免。甚至有些稿子寄出之後，就像寄大陸郵包那樣石沉大海、不知下落，老編竟然忙得連將稿子放入回郵信封的時間也沒有！

十稿九中，未必稱奇，一稿不中，則驚愧交集，何況我是十稿十退！爲了減輕內心的疚歉，爲了「補充一些破綻」，阿方一有錢就跑到書店裏買些「文章作法」、「模範作文」一類的小冊子來看，或者向圖書館借些「作文描寫辭源」、「名人格言」來參考，希望學點成名作家的「烘雲托月」、「倒脫靴式」寫作技巧，據說「好文章就是這樣寫成的」。果然阿方自此眼界大開、文思大進，終於有我的大作面世。我高興不迭，把心血結晶珍重剪存，從此利用餘暇投稿，說起來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阿方寫稿速度慢如蝸牛，一篇千字文從腹稿、未定稿到完稿往往費時數日。在腹稿醞釀時期，每每心不在焉，目定神凝；偶得「佳句」時又會唸唸有詞、手舞足蹈，常把家人嚇得以爲我在發神經。退稿和胎死腹中的廢稿積存了一大叠，阿方沒有林黛玉焚稿的決心，一任廢稿屍陳抽屜，算起來，廢稿字數竟然要比刊出的稿子多上幾倍！人家日產萬言，我整個月能夠寫上一萬字已經算是大豐收的。

其實阿方的稿子很多不是在家裏寫成的，在家裏即使目不窺園，也很難寫出東西來，廳子上的電視機、房子裏的收音機，加上小姪兒的「高頻率」，嘈嘈切切、錯雜交響，即使郭老先生想把彩筆轉送給我，也會給「犀利」之聲嚇跑，因此咖啡店一度成爲我的寫稿場所。

咖啡店裏的冷氣怪舒服，輕音樂聲量恰到好處，一杯在手，往往靈感泉湧，阿方一坐幾個鐘頭，往往「値回票價」。伙計以爲我是大情人，起初似笑非笑的不加干涉，後來知道我佔用桌子在爬格子，便由似笑非笑變成敢怒不敢言，再一變而成嘲諷揶揄，我又成了被驅逐出境的不受歡迎人物了。

走投無路，我逼不得已帶着稿紙上班，把寫字樓變成寫稿樓，早出晚歸，利用時間寫東西，或者做完份內工作便偷空「走私」，不過這要相當膽識，還要冒革職查辦的風險。好在中文還未成爲官方文字，上司老闆對中文不屑一看，即使看見阿方伏案疾書，也只以爲我在翻譯公文而已。可惜近日公司生意陡增，老闆笑口常開，職員忙個不亦樂乎，阿方發明的合法化走私計劃只好被逼取銷，改在清晨寫稿，人家晨運爬山，阿方的晨運卻是爬格子。

從投籃扯到晨運，實在離題萬丈，想起讀者捧場，老編打氣，阿方面紅耳熱之餘，唯有樂此不疲，繼續插科打諢下去。趁自己距離「不惑之年」尚遠，如果不多寫一點，將來即使老編肯把青年園地改爲中年園地，我也會給人拉去槍斃！

中國赤禍探源（十）

·史劍非·

洶湧澎湃的反共潮

據筆者的考察，聯俄容共政策在國民黨內，似從未獲得眞正多數的支持。假使當時的組織，仍像同盟會時代一樣，實行評議制，而不行總理制，則聯俄容共政策，是否能成爲國民黨的政策，筆者深表懷疑。

聯俄容共政策決定於一九二二年秋（該年八月陳獨秀等加入國民黨），正式開始實行則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終結於一九二七年八月武漢分共。開始實行到終結僅三年半的時間。在此期間國民黨內部的反共浪潮，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激相蕩，越激越揚，終致全面反共絕俄爲止。

關於中山決定聯俄容共之後，在試行階段，黨內的反對意見，筆者已在「關於容共改組的評議」一章（載本刊一四六期）中述其概要。本文繼續考察自改組前後到全面反共這個階段的反共浪潮。

改組前的反共風潮

一九二三年冬，鮑羅廷抵達廣州不久，即頻與國民黨的反共分子發生衝突。趙士覲自述與鮑衝突的經過：「是年（民國十二）冬，鮑羅廷到粵，開第一次會議於廣東財政廳頂樓，第二次會議則在國民黨粵支部。鮑主張即宣佈耕地農有，士覲力持不可，面斥其非，甚爲劇烈。鮑羅廷大憤，謀諸親俄之某氏，向中山先生要求，將士覲槍斃，藉以箝制輿論。士覲復搜羅其種種陰謀，糾合國民黨粵支部職員及忠實同志，聯名密呈中山先生，先生乃召士

之親信，余之外交策畧如何，列強對余之態度如何，汝豈不知？處今日之環境，汝其少安勿燥，俟其有軌外行動，余自有辦法以制裁之也。』」

這是國民黨改組前夕的一次反共風潮。文中所說聯合之忠實同志，據知人數相當多，即多係重要人物。

據另一記載說，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國民黨重要幹部鄧澤如、林直勉（其後刺廖案涉嫌被捕者）等十一人聯合上書中山檢舉共黨陰謀。內言：「陳獨秀此次加入吾黨，乃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加入。……其大前提，則借國民黨之軀殼，注意入共產黨之靈魂」。又：「要之奸人謀毀吾黨，其計甚毒，不可不防。……」中山乃答以：「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

當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林森、謝持、鄧澤如、方瑞麟、黃季陸等，仍私下數度開會，醞釀反對聯俄容共政策，雖已擬定方案，組成到「木已成舟」，終於隱而未發。可是一月二十八日，在代表最後一天，方瑞麟、黃季陸終於向大會提出一建議案，要求黨章中增加一項條文：「本黨黨員不得加入其他政黨」。這句話看來平淡無奇，實際上足以推翻聯俄容共政策，掀起了一場大風潮。

因爲中共分子，皆屬跨黨分子，如黨章規定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它黨，就等於不准共黨分子加入國民黨，或驅已加入者出黨。所以此案一提出，附議之聲四起，會場空氣頓形緊張。李大釗首先起來答辯，竟聲淚俱下，聽者爲之動容。他說，中共黨員

義，遵守國民黨的黨章以參加國民革命，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爲共產黨。」在他事前準備好的當場啓發的意見中說：「總理孫中山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爲，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

他們的跨黨經中山先生允許，已是既定的事實。中山所以允許，因爲是聯俄、爭取俄援的一項條件。

經李大釗之後起立發言者有葉楚傖、汪兆銘、廖仲凱、胡漢民等十人。而胡漢民、汪兆銘、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是大會的主席團。汪、胡的發言，都力爲聯俄容共辯護，林森、謝持等雖然堅決反對，但在這以前業經數次受中山勸導，知道絕無挽回餘地，亦只採取消極靜觀態度。因此當胡漢民發言之後，毛澤東即提議立刻付諸表決。終以多數通過。

「同志俱樂部」

一月尾代表大會閉幕之後，反共風潮隨之再起。國民黨有力分子劉成禺、馮自由、謝英伯、徐清和、林森、鄧澤如等五十餘人，在廣州太平沙林森寓所秘密開會，由鄧澤如主席，決議警告李大釗等共黨分子，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攘竊國民黨黨統。此事顯示，第一次代表大會雖爲了尊重中山威信，勉強通過容共政策，但並未能打消一般國民黨人的反共意見。

鄧澤如等的警告書還未發出，風聲已走漏。鮑

」。要求嚴懲此四人。中山乃召劉馮等四人，親自訊問，鮑羅廷親往在旁觀審。劉成禺等詳細答辯，舉「新青年」（當時已成中共機關雜誌）「嚮導」所載陳獨秀、李大釗等論文，詆毀國民黨之情況。中山對答辯表示滿意，宣佈四人無罪。三月一日中山通令各黨員：「劉成禺、馮自由、徐清和、謝英伯四人之解釋，本總理已甚滿意，此事當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後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懷疑，當來直問總理爲是。」

馮、劉等雖宣告無罪，但馮自由旋被逐離粵，劉成禺亦被遣去湖北。實際上受到處分。馮、劉等憤不能平，乃於同年冬天，糾合周震麟、管鵬、焦子靜、茅祖權、章炳麟、田桐、居正、馮自由、馬君武、但燾、謝衣牧、劉成禺十二人在章炳麟上海寓所開會，聯名發表護黨救國公函。馮自由等於翌年（一九二五年）更組織「同志俱樂部」，儼然另一國民黨組織，與廣州容共國民黨中央公開對抗。

上述十二人皆亥辛革命之元勳，多數爲癸丑二次革命時的巨擘。居正且爲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茅祖權爲候補委員。他們此舉可謂不顧一切。世人皆知西山會議爲反共巨浪，不知西山會議以前，有此軒然大波。

中山兩面爲難

當馮自由等在黨外進行護黨運動前後，國民黨內國共紛爭幾無日無之。連孫中山自己也和鮑羅廷發生過衝突。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孫中山在講演民生主義時有如左的話。

「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爲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的反感。」又說，馬克斯主義是病理學，民生主義是生理學。鮑羅廷即與中山發生爭論，鄒魯記述其事說道：

「總理講完到校長室休息，鮑羅廷即跟着進來，我聽着鮑羅廷向總理爭論得很厲害，總理對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均一一解答，大約有半小時之久

從這件事可知，當時中山爲了聯俄容共眞是備嘗艱辛，一方面要疏導、壓制國民黨同志的反共，另一面又要堅守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來與共黨對抗。

在同一期間，國共兩黨人員在各地方執行部普遍發生紛爭，向中央提訴者紛至沓來。其重大事件如左。

(1)由於共黨分子施存統、李春蕃在「新青年」及上海「民國日報」附刊「覺悟」上發表擁護蘇聯，主張外蒙脫離中國獨立自治的文字，遭朱和中檢舉，中山批示：「着中央執行委員會嚴頒紀律，禁止本黨各報之狂妄。」

(2)國民黨發現了中共青年團（社會主義青年團）一項秘密文件，內有如下決議：「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應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①應贊助中國共產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②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遂於六月十八日向中山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黨案。張、謝二人並向鮑羅廷提出質問，雙方發生激辯。鮑羅廷竟有「今日兩者本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惟兩相利用的結果，國民黨更多得利益。」的荒唐話。由於彈劾案受阻無結果，張繼、謝持遂憤而離粵，鄧澤如亦從此不問黨事。張繼臨去在對中山的辭呈中說：「自八月大會以來，共產派背行無忌，繼恥與爲伍，請解除黨職兼除黨籍。」當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共五人，今三人卸職，事實上已陷癱瘓。

西山會議的巨浪

在中山生時，國共兩黨的紛爭，雖已極嚴重，但是有中山在尚能相安無事。共黨也不敢爲所欲爲。中山於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後，情勢驟變，再無勒制鮑羅廷之人。共黨乃自陰謀篡黨益趨明顯。

一九二六年八月廖仲凱被刺案發生，是形勢發胡漢民，跟着又將許崇智、林森、鄒魯等反共領袖排出中央領導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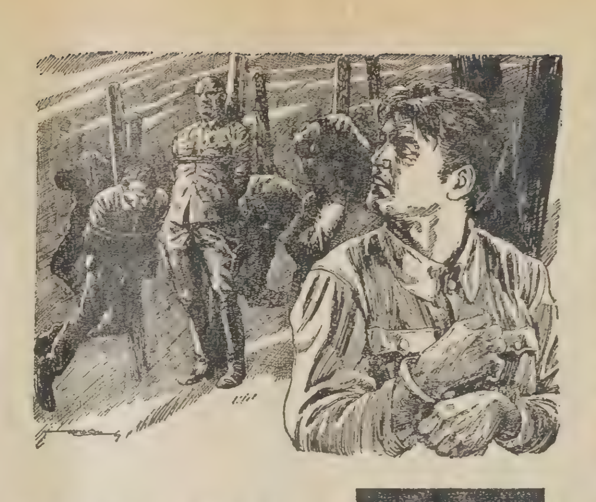
廖仲凱死後林森遞補爲中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當時常務委員五人：汪兆銘、林森、鄒魯、丁惟汾、于樹德。當時在廣州者僅汪、林、鄒三人。林鄒皆爲反共的右派，汪居於一對二的劣勢。鮑羅廷急欲改變這不利形勢，於是乃於九月派林、鄒二人爲代表團，與北京政權談判。這個代表團並無重大任務，顯然是藉口逐二人離粵。二人剛離廣州，汪兆銘即在九月十五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以林祖涵、譚平山繼林、鄒二人爲常務委員。林、譚二人皆爲共黨。於留粵三常委兩人爲共黨，汪爲擁共首領，乃清一色左派。其他不在廣州的兩常委于樹德亦爲共黨分子，五常委三共黨，一親共，僅丁惟汾一人爲純正國民黨同志。可知廖案發生，逐胡之後，中共已完全控制國民黨的中央領導權。林直勉在獄中（因廖案冤枉被捕）面向中山遺像，哭道：「不圖今日之黨，竟非吾國民黨之所有也！」這不是林直勉一人的哭聲，而是當時多數國民黨人士共同的哭聲！在這一悲憤的情勢下，十一月乃爆發了西山會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監察委員及執行委員在北平西山中山靈前舉行會議。由林森主席，決議取消共產黨員之國民黨籍，黨中央移至上海，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彈劾汪兆銘。

參與西山會議的中央執行委員計有林森、居正、石青陽、石瑛、戴季陶、沈定一、邵元冲、葉楚傖、鄒魯、覃振十人。當時委員全數爲二十四人，除四名共黨分子（廖仲凱死後林祖涵補其缺）只餘二十人，胡漢民被逐赴俄，熊克武被捕在獄，實際只存十八人，因此出席西山會議者實係多數。

中央監委參加西山會議者計有張繼、謝持、吳稚暉三人，鄧澤如未到會但是以金錢支持，實際上也參與其事。五監委四人參加，更係絕大多數。

西山會議是反共第一個巨浪。縱然因無錢無兵，未能立刻動搖汪兆銘和共黨所控制的廣州，但實乃一九二七年全面反共之先聲。



珠江水猶寒

【35】

馬森亮

在這樣號召要求之下，人之初的劣根性普遍暴露了，挾仇報復，造謠中傷的心理蔓延着，告密的文件像雪片一樣飛上去，工作幹部就分門別類的登記起來，作爲展開鬪爭時的武器。

等到審定了，每個人的自傳要公開討論批判。平時不苟言笑的慕婦臉孔，這時已變成怒眼瞪眉，兇神惡煞的屠夫了。尤其對曾在國民黨做過事的人，另眼相看，像對強盜一樣，毫不容他有申辯機會，動輒揮拳頓足，擊桌拍硯，比過去審訊賣國的漢奸還甚。在這種場合，人類已沒有了尊嚴，人性也不復存在了。連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得不破口罵上幾句，表現一番積極，免致被扣上攻守同盟的帽子，惹火上身。批判的時間特別延長，態度越來越兇，範圍越來越廣，從思想而至工作態度，連私生活也搬出來，列爲鬪爭材料。

我始終抱着不爲己甚的態度，在這洶湧的環境裏，也循例批評幾句，滿以爲自己的歷史清白，不給人難過，人家也不會給我難過的。這就是「我爲人人，人人爲我」的保身哲學。

不料，事實恰恰相反，輪到審定我的時候，坦白書一唸完，就像叫花子入村，遭惡犬包圍一樣。連派來座鎭的幹部也特別參加，他拿出一疊意見書，當衆宣讀，說是由一個派出所送來的資料，叫我好好的交代。內容大意是這樣：「李祥生，美帝特務，父親現在美國情報局做走狗，去年他老婆去了香港做聯絡工作。他在上海讀書時參加國民黨，在縣裏教書時，壓制民主運動，勾結縣紳，魚肉鄉民，家庭成份地主，解放後畏罪離職，散佈謠言，破

這些意見，是所長提的，自然不用懷疑了，等於火上添油，聲浪立即變成狂吼，像海裏怒潮，洶湧澎湃，我也變作驚濤中的小船，浮沉顛簸，耳邊盡是惡言咀語，見的是比手槍還可怕的手指。有說把我扣留起來，有的要把我槍斃。意見衆多，無一不思置我於死地。

最後，那位幹部好似一位大神一樣，假仁假義的提出了一個折衷辦法。給我一個反省機會，於後天星期一再行交代。否則提交羣衆大會處理！

我拖着疲乏的步子出來，見所有的人對我都投以鄙視眼光。

回到家裏，把門關上，撲倒在床，心裏萬分痛苦。這明明是那個所長存心陷害的，硬給我套上這個罪名，唉！眞想不到他會這樣卑鄙齷齪，利用權

裏去了。可是總不見回來。

「眞的？」我驚駭的坐起來問。

「眞的！是我們的袁老師告訴的，因爲她和胡老師是同一個學校的！」

「黃校長知道沒有？」

「袁老師找過黃校長，都沒找着，黃老太說她整天未回過家。」

憂鬱的空氣充滿房子，大家都失望，他的眼濕了，嘴角哆嗦幾次都說不出話，我的脈膊好似停了，手腳冷了起來，呆望着他，也找不着話說。暗淡的燈光，把兩張憂愁的臉染得更憔悴。

「太湊巧了，這個地方好似不是我們應該存在的！」我自悲起來了。

「李老師——」胡劍峯的聲音有點顫動。

「老胡是個硬漢子，倒不怕什麼。可是你——」我對他說：「劍峯！你還年輕，千萬別捲入這個漩渦。——」

「老師——」他哽咽了。

「你記住！教好孩子，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在時代的洪流裏，舊的毀滅了，新的該站起來。」

他難過地哭泣起來了。

「不要難過，隔牆有耳！眼淚何必白流呢？」我這樣勸他，自己反忍不住眼淚。「我是一個痲瘋的，誰也不要接近我。明天星期日，你去告訴黃校長，叫她別爲我們難過！學校的前途要緊！」

「那麼你呢？老師！」

我也要冷靜一下。」

「那甚麼時候可以再見呢？」他似乎失望了。

「也許在後天星期一罷，星期一，值得紀念的日子，我——，你還是回去罷，躭得太久不好！」

他躊躇不願走，我勸他不必過於憂慮，風頭一過就沒事了。好一會，他才勉強起身，說：

「那麼再見罷，老師！」

「再見！——」我又走過去，把他雙手握緊，叮囑他：「你記住叫黃校長別到這裏來，將來如果我有什麼，你和張老師要協助她，把學校辦好。還有那個校工的女兒周若梅，特別要照顧她，別讓她失學。——」

胡劍峯的後影漸漸模糊了，我的眼淚簌簌地落下來。我立刻跑回房裏，加穿了一套衣服，然後打開抽屜，將各人的通信和地址統統燒掉。看見桌上的紹芬和兒子合映照片，拿起來，端詳了一會，似祈禱一樣，沉痛地說：

「這次要看你們的造化了！」

十七　自由的誘惑

當晚十一點鐘，我把表弟找着了，告訴他，我即刻起程偷渡。他驚詫的望着我，說：

「現在怎樣走？交通完全停頓了。」

「離開市區再說！」我斬釘截鐵般催促，很是緊張。

「是不是追捕得緊？」

「總之這地方不能再呆到後天！」

他見我急成這個樣子，已知道事態的嚴重。想了一會才說：

「現在是不可以行動，城外佈滿巡邏哨崗，一出城無異自投羅網。還差六七個鐘頭就天亮，我們可以搭第一班車走呀！表哥，這事包在我身上。」

我把額上的汗水抹去後，也覺得自己過於緊張。目前，先到酒店去，呆過這幾個鐘頭，不能再在街上露面了。」

我跟着走，心裏很感輕鬆，彷彿已變了一隻脫籠的鳥，拍着翅膀找尋舊窩去了。

人，要到了最後關頭才會表現出機智和勇氣的。

朝陽像一支探海燈，追踪着我們這輛駛向邊區的汽車。車廂裏坐滿了人，有農民、商人、幹部，還有假日回鄉的學生。我因昨晚沒有好睡，無心欣賞野景，正想打盹，給表弟拍醒，他在耳底告訴我別表現得太過，提防愛管閒事的人。

涼風迎面撲過來，連打幾個寒噤，人在車廂裏搖幌，車底下不斷發出不平的怒吼。我心裏充滿緊張情緒，奔騰着迫切希望，卻竭力控制面部的表現，不使心事暴露。

車子在一個小鎮上停下來，這是檢查站，幾名扳起面孔的解放軍，逐一在檢查行人。我們下了車，通過了檢查站，在館子吃了早餐，轉出郊外，穿過一個矮林，向一條河邊走去。

「是不是到了？」

「沒有，只走一半。那一段檢查更嚴哩！」他一邊走，一邊向我解說：「再翻過那座高山就是禁區了。我們得先找着那個土人，找一個藏身地方，以後，他會看天色把你帶走。」

「那個人靠得住的嗎？」

「絕對可靠！這一帶的土人我認識過半，我們是做買賣的呀，只認錢不認人，他們在我手上賺的錢也不算少了。別以為他們土頭土腦，不會弄錢的。他們的弄錢鬼計可多呢，譬如你身上的衣服、手錶、水筆，以及賸下來的人民幣，到了偷渡的時候，他會出術把它哄騙過去的，這勾當明知是趁火打劫，但少了他們不行！」

「可是我還沒有交偷渡費呢！」

「你和別人不同，我認頭就是了，我和他們交去躲起來，表弟探頭偵察一番，便叫我把鞋子脫下，涉水過河。上了岸，又在瓜棚底下左彎右繞的了好一會，才走進一個樹林裏，這才透了口氣。

表弟叫我坐下歇歇腳，他單獨往前走，約半句鐘左右，帶來一個莊稼人，介紹認識之後，我叫他做王大哥，他把我們接到家裏，先安慰我一番，說這裏只有三戶人家，大家是同路人，保證安全。還介紹路上的情況，這次出發是不能走大路的，要翻山過嶺，白天睡覺，晚上趕路，只要捱兩晚就可以抵達邊境，混過太平鎮，渡過河，便是自由的天地了。

太陽開始偏西，表弟說要趁班車到廣州去。我問他：

「為什麼你不乘機一齊到香港去呢？」

他冷笑一聲，答：「表哥，誰不想自由呀！但我現在要做買賣，利錢又深，怎能眼瞪瞪見到錢不要呢？就是在香港也不外是做買賣賺錢，也未必會比這裏更有辦法。你一個先去，我還要乘機多賺一些，有王大哥一人招呼就行了。是不是？」他回頭向王大哥笑了一笑，特別叮囑。「王大哥！你可不要大意呀！他是我的表哥，今晚起程就是了，人多反為不美！」

「老張，你放心！我幾時拆過爛汚呀！」說罷，也大笑了起來，露出一排黃牙齒。

我連忙寫了一字條交給表弟，囑他如果在兩星期內得不到我的音訊時，將它寄給紹芬。

「表哥！放心好了，王大哥是老實人，準不會出岔子！」

他說完走了，掉下我在舉目無親的野嶺中。

等候夜幕低垂，比候上花轎的新娘還心急，我乘機睡了個大覺，醒來的時候，已是油燈搖曳，星光眨眼了。王大哥給我一雙草鞋，換上夜行裝，將身上能發聲的東西扔下，胡亂吃了頓飯，背上乾糧袋，出發了。

被共特牛作折挎

第六章：政治分化各個擊破　投靠紅朝下場悲慘

起用另一特務　進行瓦解工作

現在我再回頭敍述共黨對於這次民變的處理辦法，除了從貴州等地增調部隊入川鎮壓，並將原擬派去西康與西藏的十八兵團兩個軍的行動押後之外，對於瓦解分化的工作，仍然進行不懈。初期利用羅廣文與冷開泰等人雖然沒有成功，後來又起用另一個是眞正的「國特」，也是「袍哥」的人，進行說服分化的安撫工作，卻收到了相當的效果。此人姓徐，名字記不起來了，抗戰時曾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簡稱「軍統」）戴雨農時代，做過軍統局雅安站的站長。

據說，徐某自抗戰勝利那一年，戴雨農死於飛機失事之後，他與許多軍統幹部一樣，在「人亡政息」與「樹倒猢猻散」之情形下，便無形中脫離了軍統的組織，但仍在四川做其他的事情，與許多袍哥大爺都有很深厚的交情。中共快要入川之時，他也與共特發生關係，由「國特」一變爲「共特」，做了不少拆國民黨的台的地下活動。

因此，在這次民變中，賀龍也把他抬了出來，還由「軍管會」給了他一個什麼名義，授命他派出人員，拿着名帖信件，分頭到與他有交情的抗暴隊伍中去找他們的領導人，進行瓦解分化活動。袍哥之講情義，名帖之功效等，我在以上已有記敍，再加上他是做慣特務的，無論身份與方法，均不同於冷開泰，因此，他的分化工作做得比冷開泰順利多了。有好幾個袍哥領袖，抗暴軍的指揮官，都被他的關係鈎上了。

首先被他說服的，是在成都袍界很有名氣的一位大爺黃亞光。黃亞光是抗暴火花燃起之後，在他的兄弟們慫恿擁護下，而走出成都到簡陽去參加抗暴軍的。徐某與黃亞光的關係深遠，曾在國民黨時代黃亞光因事被捕，徐某曾私下釋放他，兩人有此生死患難之交情，再加上釋放他的恩義，徐某便派人找到黃亞光進行說服工作，願以性命擔保黃亞光回來，決無任何罪責，如果能率部投誠，還有獎賞。

那時，抗暴軍的勢力雖然還有相當浩大，但經過攻打成都失敗，傷亡慘重的挫折之後，抗暴軍的信心，也開始有點動搖，認爲這樣搞下去，難成大事。因此黃亞光便相信了徐某的說

人民政府是人民的，希望大家同心協力把國家搞好，共產黨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可以儘量提出批評建議，我們可不是國民黨那樣的官僚腐化。

黃亞光吃了這顆定心丸，便在成都優哉遊哉，過其舊時舒暢的自由生活，無束無拘，雖在共黨統治之下，好像他根本沒有參加過農民抗暴軍一樣。中共這種寬大的作風，乾脆的處置，眞如杜月笙的口頭語「閒話一句」，也似廣東人說的「乜都搞掂」了。

黃亞光首先倒戈　農民軍再衰三竭

殊不知這正是共產黨的厲害處，他們是在計劃的拿徐某做招牌，以黃亞光做幌子；使徐某對農民抗暴隊伍中那班袍哥領袖說的保證話，可以借黃亞光來作爲宣傳證實，表示一諾千金，毫不含糊。果然，黃亞光投誠回到成都的絕對自由生活，不久便一傳十，十傳百的傳了出去，這種影響力是相當大的。再加上中共透過徐某向袍哥界的游說保證，規勸安撫，有不少人於農民抗暴戰爭再衰三竭之後，也就放下武器，或攜帶武器而自首自新了。

另一方面，中共的各別瓦解，從農民軍的基層拆台工作，也做得很好。自從進攻成都不成功之後，中共在四川地區的兵力加强了，確實可以控制掌握的地區也推廣了。派出許多男女政工人員，合配軍隊到控制區的農民家裏去訪問，裝出僞善的面孔，說盡甜言蜜語，見到這家人只有婦孺，便知道男丁參加了抗暴軍。然後相機進言，分析大勢，誇耀「解放軍」的實力强大，共產黨的政策寬容。事實上連幾百萬裝備精銳的國民黨軍隊都打敗了，何況這點點農民軍的烏合之眾，共軍之所以不大力進剿，乃是出於「毛主席」愛護人民，不忍將要翻身作主人的工農同志，大量殘殺，製造孤兒寡婦而已。

這一套說詞之後的結論，便是宣傳他們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膏藥，勸她們將自己的兒子丈夫找回來，把槍械帶回來，「解放軍」決不過問。

在這期間，他與她們親如家人，看到張家沒飯吃，米送來了；看到李家有病人，醫生找來了。這種不斷的，而且是普遍的口頭宣傳，文件宣傳，再加事實表現，有的人相信了，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爲了家有急困或病人危急，將這些「保證」與「親善」的語言文件，便設法傳到山上去給自己的丈夫兒

西南保衛戰

紛紛來歸了。

分化瓦解收效頗大　自首分子均被整肅

中共對這些攜帶武器回來投誠，或放下武器回來自首的袍哥領袖及抗暴軍農民，眞的能如所言「脅從不問，立功有獎」嗎？當然，這只是騙人的鬼話，因此，凡是瞭解中共的政策與處理問題的方式的人，他們決不上當，絲毫不爲這種來自徐某的「友情」與家人的「親情」所動搖，因爲他們深知中共對一切有組織的幫會，非要剷除不可；曾在幫會中紮職有地位的人，也決無寬容之可能。說到共黨處理問題的方式，更不是任何個人可以所謂「保證」的，一切都取決於黨的組織決策，組織上決定了的事，個人便沒有通融的餘地。如消滅異己的階級鬭爭，同黨異伐的權力鬭爭，一旦將「敵我界限劃清」之後，凡在階級或派系上列爲「敵對」的人，那就父子、妻夫、朋友、兄弟均可不認，要就是子鬭父、弟鬭兄、妻鬭夫，將親情、友情、愛情一股腦兒拋開，六親不認；要就是自己也成爲「敵人」，與父兄一起受別人的鬭爭。

在那時，知道中共這種殘酷暴戾本質的人是不多的，因此，他們都被中共的「懷柔」手段騙倒了，很多人自己解除武裝，回到家中去一心想做一個再不多事，從此安份守己的良民。殊不知中共等到這種各個擊破，分化瓦解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少數死硬派的農民抗暴軍，跑上山去打游擊，廣大的城市與農村，他們可以確實掌握拉之後，便一步一步的將管制加緊；一個一個的把這些投誠自首的袍哥與參加過抗暴的農民加以整治。到一九五一年三月全省舉行一次大逮捕的行動，同時將該地的袍哥與參加過的抗暴農民逮捕，以後重則人頭落地，輕則勞動改造。到這時才知受騙上當，但已悔之晚矣！

中共藉那次分化招安，而引誘回來，再行或殺或整的四川人，多得不可數計。主張強力鎭壓的「解放軍」幹部，於事後還自鳴得意說：「這就是『引蛇出洞』的政策成功，如果不是這樣『官逼民反』的搞一下，眞要把這許多袍哥分子很快肅清，可不容易，似此名正言順，我們整的並不是袍哥，而是抗命人民政府的反動派。」可是，他們就記不起當日被農民抗暴軍，打到成都城門口時，那種狼狽慌張，準備棄城逃走的可憐相；如果不是使用分化瓦解的懷柔政策，而一味蠻幹的鎭壓下去，又不知要何年何月才可將這次民變平定。至於一部份死硬的抗暴領袖，他們見到抗暴陣線又被特務拆散得七零八落，勢力日單，陷於左右無依托的孤立態勢中，再也沒有力量向共軍進

打下，後來的命運也很慘苦，如曾子欽、喬子君、劉大麻子、黃氏兄弟等人，有的人被共軍打死於戰場，有的人不成功便成仁，最後自殺了。像那班軍校學生，如張夢還、李啓芳、李元亭、陳仲武等人，他們分別向大涼山的夷區靠攏，到今日除了張夢還能逃出海外之外，其餘的人，都先後被消滅了！

數位高級人員　唐式遵最出色

以上是直接參加七十多縣農民抗暴軍的一般情形，我還要報導一點數位直接指揮過這次抗暴的高級人員，他們就是唐式遵、羊仁安、趙老太太、木理土司、諸葛土司等。

在所有四川國軍將領中，能在西南保衛戰中先期未被共特所誘，後來明知不可爲而爲，克盡一個軍人天職，壯烈成仁，爲四川軍人保持一種浩然正氣的，只有一位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任西南游擊第二路軍總指揮唐式遵將軍。他能在這場戰爭中，從始至終保持一個軍人的人格，最後自殺成仁於西昌，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事，因爲他的外號是「唐瘟猪」，誠樸厚實，其實，這正是一個本色軍人！

唐式遵四川仁壽縣人，原係四川頭號軍閥劉湘的舊部，遠在民國廿一（一九三二）年劉湘任國民革命軍第廿一軍軍長時，他就任該軍第一師師長。在四川軍人派系中，他是與劉湘、楊森、潘文華、王瓚緒等人，同是「速成系」的要員之一。（按：「速成系」即由四川老軍人劉鴻逵所辦「四川軍事速成學校」，與該系對立的，便是劉文輝、鄧錫侯、向傳義等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的所謂「保定系」。）劉湘將劉文輝趕出四川到西康之後，四川便成了「速成系」的天下，那時，該系人員均飛黃騰達，無不身任高職。唐式遵也水漲船高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統一於中央政府之下，一致對外。劉湘也率兵出川，參加抗戰，以川康綏靖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資格，出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後又兼南京衛戍司令等要職。那時，唐式遵也隨之升任第廿一軍軍長，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像他這樣一位官高職重，在軍隊中統率十萬甲兵的將軍，怎麼會有「唐瘟猪」的綽號呢？說起來是由於他的作風特殊，正合上曾國藩所說的「軍人重鄉氣，爲人戒官氣」。他就是一個沒有官氣，而又鄉氣很重的軍人，爲人行事，只求心之所安。不浮誇，不狡猾，不奸詐，是聰明人心目中的「傻瓜」，故被目之爲「瘟猪」。以下的事例，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卅四）

三郎



白萍譯

三十一：安排船隻來接應把奸細送回美國去

「剛好相反，應該轉身回去的是你們兩人，我要親自押解你們回去匈境內。」羅吉萬說。

這是僵持之局，在農舍前站着的三人只等候着他們走過去，料不到會有如此變化。

「你瘋了麼？他們在那邊正等候着要殺死我們呢！」伊洛娜道。

「這是你們的事情，我可不管，我押解你們過去，便會得到一筆很大酬勞金，再說，讓你們回來了，我就站不住脚！今次我是拼命而來的，頂多同歸於盡，站起來，快走！」

「她不會走路，」伍特道：「你在那邊的朋友開槍射傷了她的腿。」

「你扶她起來，否則，我先開槍殺了她，」羅吉萬突然翻臉，低喝道。

農舍前的人似乎知道事情有異，高聲叫問，在鐵絲網那邊的匈牙利秘密警察也大喝着。

「扶我起來，伍特。」伊洛娜道，她的眼中露出懇求的神色。

伍特心中太不忍，只怕羅吉萬真的先開槍殺了她，那就太對不起她了，他伸手扶她起來，她全身靠在他的懷抱中，震顫着。

「丟下你的手槍，」羅吉萬又低喝道。把衣袋中的手槍拔出來指嚇。

伍特遲疑着，終於一咬牙，手槍跌下地上，就在這時候，伊洛娜嬌聲叱罵，身子向前猛然傾倒，雙手搶羅吉萬的手槍。羅吉萬冷不及防，措手不及，被伊洛娜雙手握緊他的持槍手腕，但他孔武有力，用力一摔，[illegible]

受傷的伊洛娜摔在地上。手槍同時射出一彈，砰然地震耳欲聾。伊洛娜一聲尖叫，翻滾開去。

伍特已快步上前，仍是左手抓緊他持槍的右手，右手抓住他的肩膊，糾纏着，伍特經過多日奔波，肩上槍傷未痊，澈夜逃亡，未曾休息，終究氣力不繼，羅吉萬持槍右手緩緩舉起，攀動槍機擊，幸而伍特及時再全力把手槍再壓下去，槍彈射在他的脚下冰結的地面上。

伍特人急智生，突然看到有機可乘，快速地伸腿到他膝節後面，使柔道手法，轉身反摔，羅吉萬雖然孔武有力，卻只是蠻力，並不懂得武藝這一套，被伍特略一用力仰面便倒，龐大身軀翻倒地上，一聲驚罵，手槍又射一彈，但只射向大上，伊洛娜又一聲尖呼，伍特飛腳踢去，羅吉萬手腕被踢中了，手槍飛去，一聲慘呼，在寂靜的深夜中，動魄驚心！伍特更不怠慢，一腳便向羅吉萬臉上踏下去；羅吉萬臉孔及時躲閃，向旁一側避過去，伍特的皮鞋邊擦踏過他的鼻子，鮮血流出。

羅吉萬翻身過去，左手撐持着要爬起來，伍特追過去，把踢一腳，羅吉萬一聲悶哼，俯倒地上，不能動彈了。

伍特憤怒得雙眼要噴火出來，去前一步，正要再踏他的頭部一腳。忽然有人拉着他，一看，是伊洛娜。他擺脫了她，只見她應手倒在地上。他不禁立即怒意全消，轉身過來，想把她扶起，但奧地利邊防警察已奔到面前，把伊洛娜扶起，[illegible]

軍和塔奇博士都來了，他的要把羅吉萬置諸死地的怒氣，更爲降低了。

「你怎樣呀？伊洛娜，」他問說。

「沒有什麼，只是腿上中彈。」她忍着痛微笑。

伍特伸手撫摸着她的臉頰，無限柔情，匈牙利那邊的探照燈熄滅了，他聽到狗吠聲仍在繼續着，再一會兒，狗吠聲也消失了。

就此告一段落了。

麥菲站在他面前，這瘦小的老頭子經過這一番辛勞之後，臉上的皺紋更深，他看看伍特，又看看已半爬着起來的羅吉萬，道：「伍特，幸而你沒有活活的打死了他，我們還要把他帶回華府去呢！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太有情報上的價值了；至少我們從他的身上查得出究竟有多少共黨特務經過他的手而混進美國來。」

但事情卻並沒有就此完結呢，羅吉萬捧着受傷的右手，緩緩地站起來，對奧國的邊防警察道：「我是政治犯，我要求政治庇議。」

「你沒有這樣的權利，你是奸細，賣國賊！」伍特怒氣又上衝了。

奧警看看伍特，又看看羅吉萬，道：「這一宗事，要由奧國法庭來裁決，」他對麥非點點頭，道：「你知道，我們奧國是嚴守中立的。」

「跟我走，」奧警冷然地對羅吉萬道。

伍特急了，麥菲和伊洛娜也面面相覷；塔諾斯走過來，和他們低聲談了幾句話，麥菲也吩附了他幾句，伊洛娜也告訴他們幾句話；這位身手輕捷的少年人如飛的向農舍奔過去了。

伍特扶着伊洛娜，和麥菲將軍，堵奇博士一起也走過去。

進入農舍，只見羅吉萬頹喪的坦在屋角上，看見他們四人，抬頭看一眼，狠毒地目露兇光，奧警在撥電話，但總是撥不通，他回頭問農莊主人——一個中年的典型奧地利農民：「這電話壞

轉眼間，伍特出去了，麥非和伊洛娜坐在門口，麥非左手插在袋中，很顯明的，袋中有槍，奧警只看他一眼，也不管他。

羅吉萬的汽車引擎發動了，羅吉萬忽然叫道：「誰人開動我的汽車？」

「你還管得着麼？」麥菲冷然道。

奧警放下電話，轉身對大家道：「事情透着古怪，電話無端斷了線，但我卻不管，我現在最大的責任是：把羅吉萬送到警署去，只要大家守法，不要胡來，等到天亮，我的同僚來接班，就完成我的責任了。」

時間過得很慢似地，屋內大家都不作聲，默然地，爐火熊熊，比在屋外和暖得多，農莊主人道歉，先去睡了。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屋外天色更黑暗了，那是將近黎明的前奏，麥非有點焦灼，正要低頭看腕錶，外面突然響了槍聲，先是一响，跟着，連接着，迫得更近了。

奧警跳起來，拔出手槍，喝道：「大家都不准動。」

他搶到門口時，外面火光驟然捲起，農莊主人倉惶奔出，叫嚷道：「救火，救火！」

他搶了出去，奧警跟着也探頭外望，只見一片火光，什麼也看不到，麥非和塔奇博士打個眼色，半躺在椅上的伊洛娜撐起身子來，露出手槍，指着羅吉萬；羅吉萬臉色蒼白，臉上是驚駭慌張的表情。

「我們先把火救熄吧！」麥非對在門口探頭探腦的奧警道。

槍聲停了，農莊主人挽着一桶水過來，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他急叫道：「大家快出來幫忙。」

奧警和麥非塔奇三人跑過去，到了屋旁井邊，槍聲又響了，一響，二響，三響，從屋內傳出來的，奧警臉色大變，立即回身又跑回屋內去，屋內，只留下伊洛娜一人，手槍冒着烟。羅吉萬沒有了踪跡。

「什麼事？」

「羅吉萬逃跑了，我開槍也攔阻不住他。」伊洛娜怒罵着道。

屋內並沒有血跡，伊洛娜的話是可信的。

「向那兒逃？」

「出了門，似乎向匈牙利邊境跑過去了。」她焦灼道。

奧警搶出門外，火光熊熊，看不到任何人踪影。他搶過去，繞過火堆，什麼也看不到，一片白霧茫茫，將近黎明時分，冷霧更濃厚了，簡直是一道霧幕，也許羅吉萬眞是向匈牙利邊境逃了過去也說不定，但這一場火和槍聲，終究是有古怪。

他緩緩地回到屋內，看看麥非和伊洛娜，他們兩人都緊繃着臉孔，奧警緩緩道：「他已逃到匈牙利去了，也好，他自己作了新的選擇，我已經沒有責任了。」

伊洛娜深深地呼吸一口氣，臉色和緩下來，奧警忽然微笑道：「幸而你沒有打中他，你知道，我親西方，但我們是中立的……」

伊洛娜也微笑道：「我的槍法有時很準，但有時卻不行呢！」

麥非也微笑了。

在濃霧中，羅吉萬的汽車在通到維也納去的奧國公路上急駛着，駕車的是塔諾斯，後座是羅吉萬和伍特，伍特的手槍對準他的腰間。

「你記得伊洛娜告訴你的地址麼？」伍特問道。

「記得的，就在維也納郊外，相信很容易找到的。」塔諾斯道。

「他們會認識你吧！」

「我們都在一起作戰，對蘇俄坦克投擲汽油瓶，他們逃了過來之後，就成立了組織，其中有

「你要和他們說好，設法把這奸細送到奧國南部的義大利海岸上，我們安排船隻來接應，就把他送回美國去，免得再生枝節了。」

「一定辦到。」塔諾斯微笑。伍特也笑了。

【全書完】

編餘小簡

張贛萍

本刊內容，最近將有一次充實的調整，將先後推出以下各專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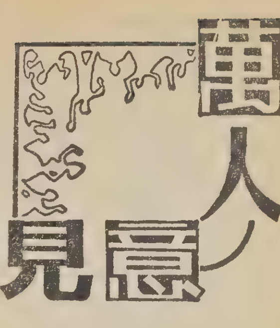
（一）自迢迢先生「東歐之旅」的海外見聞錄刊出後，各方好評如潮，連要求嚴謹，平素對本刊「愛之遠、責之切」的彭成慧先生，也遠自加拿大來專信讚好，很多讀者紛紛要求繼續刊登這類可以廣增知識，而又不落俗套的遊記文章。爲滿足讀者要求，已約請經常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的「天涯客」先生，和最近由美返港的翁覺芳先生，長期選寫「海外見聞錄」。從上期起已開始刊登，希讀者注意。

（二）正約請本港各大專院校的同學擇寫「青年之聲」，將本港青年學生的心聲，選其有代表性的在本刊發表。版面將原有的「青年園地」擴大一倍，每期以兩頁篇幅刊登。使大專同學有一個能暢所欲言的地盤。

（三）多位好作舊詩的老前輩，久欲在本刊開闢一個「詩壇」專頁，聲言不要稿費，廣爲推銷。本刊照顧了青年學生有一說話地盤，同時也照顧到老一輩的詩作者有一發表園地，使新舊文化能一爐共冶。但編者對舊詩詞，僅限於欣賞的愛好，沒有修改的能力，正商請對舊詩研究有素的詩力行先生主持其事，擬在近期開闢一個「萬人詩壇」，以滿足好作舊詩的讀者要求。

（四）早已計劃選刊有戰鬪性、有人情味、揭發獸性、表揚人性的每期完短篇小說，現正徵集稿件中，亦擬於近期刊出，并歡迎來稿。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大陸「文革」期間相對立的兩派剖析（中）

薩赤

二、「文革」中、後期「兩大派」的分化和遭遇：

讀者們不妨翻看一下中共四十年來的「黨史」，就會發現這完全是一部毛澤東個人為了篡國爭權，不論對其「敵人」抑或「同志」都要盡了極其卑鄙手段的歷史，在黨內，數十年來生死與共，息息相關的「同志」如：陳獨秀、王明、博古、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等均一一予以「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對黨外的同路人或支持者如「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等那就更加有增無已了，確是陰謀陽謀並用，目前，仍然或真或假地去親毛份子們，您們看到這些嗎，或不「不寒而慄」嗎？如若還不清楚，那就請看這次「文革」吧！

毛林集團正是用他們一貫伎倆——過橋抽板，來對付這次「文革」中支持自己的「紅衛兵」的。在海口市，「解放軍」公然對手無寸鐵的「紅衛兵」大掃其機關槍橫加殺戮，死人無數之後，筆者曾接觸過一個海南軍區的中級軍官，他說：「老實講，『文革』早期沒有旗派的學生對當權派猛沖猛打是不行的。」這番話，對「文革」後期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諷刺。

一九六七年三月繼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之後，廣州旗派也奪了原省委的權，迫原省委書記趙紫陽在中山大學交出了省委「大印」，成立了一直沒有被「中央」批准之「省革聯」之後，「毛共中央」立即宣佈取締旗派中人數最多的組織——「八一戰鬪兵團」，宣佈這是「反革命」組織，並連夜逮捕其各級頭目數千人，但事

廣州，在中山紀念堂接見「兩大派」代表中公開表示：旗派是革命的造反派，總派則偏於保守，並對工人中的一個旗派組織「工聯」讚揚一番，因此促成了原來擁護「總派」的「工交紅旗」（是工業交通系統中擁有七、八萬人的一個工人組織）離開總派，實行中立，其中一部份並且擁護旗派，再經過六七年七、八兩個月的幾次大型武鬪之後，旗派眼看着廣州軍區對總派源源輸送槍支彈藥和車輛等作戰物資，再加上武漢八二〇一部隊對毛林的叛變，「紅旗」雜誌公開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之後，旗派就展開對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大肆攻擊，九月初，黃永勝去了北平，九月五日毛共「中央」下了「九、五通令」，要求停止武鬪，收繳槍支彈藥，並授權「解放軍」對搶刼軍用物資之人可以開槍的命令之後，周恩來在北平召見廣州「兩大派」代表，在接見之中黃永勝惺惺作態，表示以前對旗派的態度是錯誤的，以後他也要參加旗派，並對「主義兵」申斥一番，還要自己的兒子退出「主義兵」回家學習「毛

、一個分化，居然有人成立了「新地總」倒向旗派一邊，總之當時的形勢令人做成一種感覺是：旗派可以獲勝。因此，旗派更加意氣瘋發，更加驕橫拔扈了。

根據五七年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自我招供的「陽謀」，以及在「文革」中他說過的「越亂越好」來看，我始終認為「文革」後期眾多「紅衛兵」遭受鎮壓、入獄，更多的遭受下放迫害是毛林集團一個有計劃有步驟的行動，而並非一些人把它看成是：軍人掌握實權之後作出的對擁毛、林的「紅衛兵」加以報復的結果。最主要的根據是：毛澤東對人一向是唯成份論的，他明知自己的「理論」和「共產黨的作為在知識份子、學生和「工農羣眾」中的絕大多數內很吃不開，甚至遭受公然反抗，旗派成立爾始之時，所出對「當權派」的猛攻猛打，絕對不是響應毛澤東號召「打倒走資派」，恰恰相反，他們是懷着對「社會主義制度」，對「黨官」老爺的深為不滿，甚至誓不兩立的心情去猛攻猛打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原意是想從根本推翻這個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的暴政，而只不過是在實際上替毛澤東打倒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已。這點毛共早已心知肚明，但當時學生中的總派要「保爹保娘」，而工農中的總派又要保全既得地位，

在前期中我已經說過，旗派成員成份複雜，其中包括了一些被迫害過或被整肅過的人員，他們多數是懷有對共黨暴政極為不滿的心理的，而且從武漢的「鋼三司」，湖南的「湘江風雷」，廣西的「四、二二」，廣州的旗派等組織看來，他們都是以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以及大學生為主，而毛澤東一向把稍有知識、稍有頭腦的人都看成「極危險份子」，那又怎會將旗派看成是真正擁護自己的一派呢？

旗派在六七年三月成立了「省革聯」之後，成立了一個「平反委員會」，最初，這個委員會叫出了「為古大存翻案」的口號，雖然古大存已經逝世，但他們認為古大存之所以被劃為「地方主義份子」被逐出「黨中央」，是陶鑄所為，是陶鑄為了完成他成為「南霸天」的基業而作出「拔掉眼中釘」的行動，因此，古大存應予平反，之後，又一連串提出了給歷次政治運動之中被迫害的一些人平反，最後竟然喊出重新審查歷次運動中被整、被鬪的人的「罪狀」，如不符合事實，均予平反，在此時此地叫出這個口號作用甚大，因為中共篡國以來，大小運動數十，被整被鬪之人無法統計，而這些人中，一般黨外人士固屬多數，但也有不少一部份原是黨團員，甚至是高級幹部領導階層，而被整被鬪者相當一部份出於平日與上級的積怨，事實多為不符，被迫招認的

在組織中的參謀軍師之類的一負責人」，這正正犯了毛共的大忌。

七、二一，七、二三事件打響了廣州大型武鬭的第一炮之後，總派由於掌握了原來基幹民兵的槍支，以及原來單位的汽車加上「解放軍」給予暗中支援，而相反，旗派爲了生存，又不得不拿起槍支，繼湖南省「湘江風雷」及「高司」兩派均向附近駐軍「借槍鬧革命」之後，廣州兩派亦起而效尤，紛紛向附近駐軍明借實搶，甚而至石井兵工廠（現爲海軍倉庫），以及遠至順德、花縣、從化、韶關等地駐軍搶槍，以至携械巡邏站崗的「解放軍」幾至絕跡，在搶槍中可以肯定旗派佔多（因總派幾乎不用去搶），「解放軍」又不能開槍，因此，每每在爭奪之中爲旗派用匕首刺傷，毆傷的「解放軍」着實不少，（但讀者應該明白，廣州搶槍、武鬭，比之廣西有如小巫之見大巫了），這又是後期旗派的一個罪狀。

大型死鬭發生之後不久，逼於「中央」的決定，廣州「軍管會」不得不爲「八一戰鬭兵團」平反，並在越秀山召開「平反」大會，由「軍管會」負責人贈大旗一面，會後並大舉遊行，實際上是旗派的「實力示威」，「解放軍」還派出一個團全副武裝在巡行所經路線各樓宇上警戒，以妨總派突襲，自「八一」平反之後，旗派力量卽一改過去，在市區武鬭的決定性幾役中，如有總工會之役，西村電廠之役，均以「八一戰鬭兵團」爲主力，卒之將總派逐至河南地區和郊區，而市區則全爲旗派佔據了。

「八一戰鬭兵團」的作戰能力以軍管會」心腹之患，卒又下令撤消其總部，要將他們分解回到各單位參加其他組織，卽不准其跨行跨業，因此「八一」又似告瓦解，直至六八年六月，旗派看到形勢不妙，企圖籌備一個以「八一」爲主力再加上其他旗派組織的武裝力量成立一個統一指揮行動的武工隊組織時，則「七三」、「七二四」通告下達，「解放軍」公然槍殺旗派人士，因此只得瓦解。

毛澤東針對廣西問題而發佈的「七、三」公佈發表之後，七月十三日，駐在廣州逢源路西區文化公園的「解放軍」，六八六四部隊的一個連出動了，他們到附近的各間中學要求學生拆掉工事，制高點，交出槍支彈藥，交回汽車等，但旗派學生說，如總派不交出上述物資，而要他們單方面交出的話，則本身安全將受嚴重威脅，「解放軍」無言以對，只好在多寶路尾的二十九中學（原培英中學西關分校舊址）打響了「全武行」屠殺的第一炮。

當時在二十九中的旗派學生約有八十餘人，當「解放軍」來到時，他們是拳手空拳地與「解放軍」在籃球場和校門口爭論十多分鐘之後，來了一個連長，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士兵後退，退至大門口，學生們以爲他們走了，於是準備關上大門，正在這時，離學生不到兩碼遠的「解放軍」居然向着學生掃出二梭手提衝鋒槍子彈，是分別由二支「五〇」式衝鋒槍掃出的，二十九中學生當場打死四人，其中一人中彈之孔有如蜂窩，慘不忍睹。

當時旗派的人員還不知道這是毛行，怎知一連幾天在長堤的電話局，二輕局等門前，相繼發生屠殺事件。

六八年五月，「廣東省革委會」成立之後，旗派中紅司頭頭武傳斌，「八一戰鬭兵團」頭頭莫競偉，工聯頭頭丘學科，以及三司頭頭高翔等，均被「選入」「省革委」爲常委或委員，而同時又任命地總武鬭司令溫樞負責建立「廣州工人糾察隊」，這個「工糾」成員百分之九十八是總派的武工隊人員，在七、三佈告發出之後，竟然全副武裝，成爲協助「解放軍」屠殺「旗派」的別動隊了。

當旗派組織一一被瓦解，鎭壓之後，就在「省革委」內部對旗派的頭頭來一個大整肅，當時紅司頭頭武傳狀，怎當剛到湖南，卽遭逮捕，解回廣州，與莫競偉兩人雙雙被關，至筆者來港之時，仍不知其下落。

在旗派內部，也確是存在嚴重的缺點，特別是在策畧上的錯誤，以成爲以後受迫害的借口，這不是我寫本文的原意，而且又嫌過於冗長，以後有機會再寫吧！

總之，廣州的旗派就是在毛林「拉進來，利用你，推出去，打倒你」的一貫卑鄙伎倆之下瓦解了、失敗了，但正如毛澤東曾經引用過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旗派成員現被迫下放，分散到全省各地，這樣幾十萬個「星星之火」，可否「燎原」，又誰個能預測呢！（待續）

學生苦家長苦 學店樂書商樂 私校教員苦 刮龍笑呵呵

古鶴翔

（一）學生苦！

教育司署業已發出通告，謂大多數中學教師給予學生之家課太多，並要求各校校長管理家課。該署在一次調查中，發現有等中學四年級及五年級學生之家課，每週竟多至三十小時。教育司署認爲中四學生之家課應爲十九小時，中五學生之家課應爲二十三小時。

一位著名的女子中學校長則說：「教育司署所列的中學各級學生平均溫習時間，我想是比需要起碼少了四份之一，中學五年級每週溫習時間是二十三小時的數目實在太少，實不足以應付繁重的會考課程的。」

看見上述消息，實在使人感慨無限。

本來青年人，特別是正在發育中的青少年，很應該多活動，而不應整天被功課纏身！教育司署能夠注意學生做家課的時間，那似乎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據筆者所知，蒼松君在中四的時候，每天溫習的時間最少要六個鐘頭，連星期天也不例外。在這個暑期裏，蒼松君更加緊張了，因爲會考這個鬼門關在一年內便降臨了。暑期本來是青年人活動的季節，可是爲了會考，蒼松君照樣黎明卽起，爲準備會考而奮鬭！筆者曾勸他注意身體，可是他說：「想會考及格不難，但目前的

香港，會考及格也沒有用的，必須爭取優良！倘若不然，不要說無從升學，而且連生存的條件也幾乎喪失了，更不要說為社會服務！」

聽了蒼松君的話，我實在無話可說，更不便勸阻他溫習了。

蒼松君還告訴我說，學校有一位同學，在考試期間，用頭撞在牆上，頭破血流。

本來「教育」一詞，「教」與「育」應相得益彰，可是會考，特別是填鴨式的「填格仔考試」盛行以來，青年人更加要乖乖地做電腦的奴隸了！

有人說學生時代是黃金時代，這句話似乎不適合於今時今日了。在香港，有些學生在考試時暈倒在試場中，有些落第者自殺。在美國，有一位留學生受不了緊張的讀書生活而縱火自焚。在大陸，學生成了小奴工！

（二）中西合壁的「滿江紅」

在上節，我說「學生苦」，其實也有苦中尋樂的學生。請看一位有文學天才的學生的「創作」罷：

怒髮衝冠為難處，爹爹「激氣」（注）孩兒笑。仰天長嘯，課程「濕熱」。三科 Science 零與蛋，四科 maths 全「鵰直」。莫等閒，派來成績表，空悲切，抬蛋恥，猶未雪，「肥佬」恨何時滅？看隔籬，又怕阿 Sir 看見。壯志飢餐校長肉，笑談渴飲teacher血。待從頭，收拾舊書包過春節。

學校本應是學生的樂園，師生之間本應親如一家。何以有些學生要「笑談渴飲 teacher血」呢？為人師者

粵語）

（三）德育第一

誰都會說，學生入學，以培養德性為主，可是一般學校卻單純重視培養學生的會考能力，特別重視填格仔的能力，死記的能力。

筆者只見過一間較為重視德育的學校：有一次，有一位女同學的家遭遇火災，這學校的主任熱情地呼籲同學們本着互助的精神，大家合力捐些零用錢出來幫助那同學。

還有一次，有一位同學的母親死了，這同學的家境十分困難，他家中只有一個小哥哥。當這位主任知道這情形以後，也發動同學們在經濟上支持這失去母親的同學。

由於這位主任的努力，不但使兩個苦難的學生獲得及時的支援，更使全體學生獲得一些良好的道德觀念。

該校學生更曾多次拾得其他同學丟失的學費，並交回失主，還有些學

這才是教育！為人師者，勉之哉！

（四）如此校長

在上面，我報告了一間重視德育的學校，現下卻想筆伐一間學店了。

××中學最喜歡聘請未註冊的教師，因為聘到未註冊的教師以後，大可以拖欠薪金，教師非等到教育司署頒發了「暫准證」以後，不能轉到其他學校任教也。

又該校本來有不少學生，是賺錢的學校，但校長黃某不但拖欠教員薪金，還向一些頭腦簡單的教員借錢，並立下欠單，表示願出高利。可是到了應還錢的時候，黃某卻一日推一日，這時借錢給他的教員想告他，可是和朋友一談，卻不敢提出控告了。

為什麼不敢告他呢？理由是：放高利貸是犯罪的行為！

（五）可憐的私校教員

人所共知的了。一般學店，常於一年期滿時，即行解聘，因為在這人浮於事的香港，不愁請不到教員。早上登一則廣告，立即就湧來一條求職的人龍！

每年換一次教師，即可慳番一個月薪水！因為八月放假，故不必發八月份薪也。

不發八月份薪，尚未為奇，因為一年還有十一個月薪水。有人曾在某校會考班任教，那年中五實際上了九個月堂，由於校長的抵賴，說只上了八個半月堂，因此他只收得八個半月薪水！那教師為了種種原因，只有啞忍！

或曰：私校教師不必食飯耶？答曰：鬼叫你文不能獲得「檢定」資格，武不能做苦力乎！

（六）教科書問題

某先生編的「新編中國史」第五冊第八十六頁說：「元代立里甲之制，以二十家為一甲，蒙古人為當然『甲主』，漢人只能惟命是從。此外更多立防禁，以防漢人反抗。如漢人的各種武器和馬匹，一律沒收，嚴禁私藏；據南方故老相傳，菜刀亦只准五家共一把。至於練武、打獵、集眾、夜行等，則概行嚴禁；讀禁書及以文字犯上者，可處死刑。又漢人不得為兵，『尤不得與軍政。』」

該書第六冊第二頁關於元代兵制部份則說：「元帝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四個等級。……漢軍，是蒙古征服中原後，以中原漢人所組成。新附軍，是滅宋後，由南方宋人所組成。一

；而第六冊卻說有『漢軍』？這不很矛盾麼？」

蒼松君曾比較過好幾種歷史課本，覺得所載內容，常多差異，甚至同一事件的時間及賠款數目，各書所載，也多不同。

編訂教科書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

誤，而本港編書者少有集體努力，大都草率從事，且不停地「改版」，怎能不自相矛盾？

願教育司署，切實負起審訂教科書的責任，更要禁止不停地「改版」的刮龍手段！編教科書者應爲教育、爲學生着想，不應只爲了刮龍！

給青年朋友一封公開信
看大陸問題要全面深入

張老編：

本人特借萬人雜誌一角，寫這一公開信，願給予刊登機會。

青年朋友們！反共的愛國志士們！

請允許我這樣稱呼你們。近十多期的萬人意見中，大家對地主仔變質問題以及紅旗派中有否地富子女參加的事實，都予以否認。在這裏我必須談一些實際問題。

關於地主仔來港變質的問題，按照香港實際情況，肯定是有的。如果不全面地看問題，很容易產生一些錯覺。我在文中所說的地主仔是在大陸陷共初期時來港者。爲什麼這些人容易變質，因爲這類人沒有受過毛匪的親身迫害，同時，居港時間久了，對於大陸情況不了解。加上受左仔風風雨雨的影响，有的甚至參加了左派工會。而後期來港的地主仔對毛匪的毒計了如指掌，並身受其害，所以這一類就不容易變質。

對於地主仔參加紅旗派和升學問題，我在文中所說的是地富反壞右子女和被鬬揪及打成牛鬼蛇神的子女，並沒有專指地富子女，而一四八期的一難胞只持地富子女的觀點來說。這也有點偏見。如果眞如該難胞所說的，地富子女連中學也不能上，那麼一些地富子女上大學的人，是那裏來的，天上來的嗎？不可能。升學的問題是有時間性的，對那些六五年前入學的，就大有人在。至於在文革及四清時期，由於毛酋恐懼過度，才抬出了階級這個招牌來壓制敵對階級子女入學。在毛共的政府，大家說有多少地富子女爲匪共工作。就因爲太多了，毛匪怕這班人掌權，奪他的江山，才在六八年七月的清理階級隊伍中，不遺餘力地清洗出身不好的人。如果朋友們對地富子女參加紅旗派還有異議，我只好像新生讀友一樣，找我的證人，約定一個星期天，大家到茶樓詳談。這個朋友是一個縣的紅旗派頭子，朋友們以爲可以嗎？

青年朋友們！我們看問題要全面

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就是不了解。

如果我說：「貧下中農有的是反共的。」那朋友們一定會說絕對不可能。但是在中國大陸的農村，是有這種情況存在。如一個貧農，在陷共後，共匪分給了他田地和新房子。可是他卻說：「共產黨沒有國民黨好，新社會沒有舊社會好。」這又說明了什麼？

又如共幹是反共的，那我們不能說他沒有這囘事。現在農村中的基層的共幹，多數以兩面派臉孔出現。稍爲在匪區生活過的人，都會有這個認識的。

又如有些人，說我們大陸逃港青年有的沒有國家和民族觀念。這個問題我也有這樣的看法。但也不是全部的。有些人來港後，就染得滿身銅臭味，成天追求的是個人名利。還口口聲聲說香港是現實社會。難道我們來香港的目的是拜金嗎？你爲什麼逃離國門，你爲什麼淚別雙親。作爲時代青年，不臉紅嗎？

青年朋友們！我們是流落在海外的一羣，共匪毀我家、滅我族，復興中華，捨我其誰？來港幾十萬大陸青年，政治地位極低，別人不想我們行動，也不願我們行動。這和我們來港的動機符合嗎？是中華熱血青年，無不撫心自問，我們應該怎麼辦？反共滅共光喊口號無損匪共分毫。現在只有一個目的，組織起來，發揮萬人力量，勇敢地參加敵後鬪爭行列。遵總

毛匪上絞刑台的日子不遠了，努力吧！

朋友們。大陸各地如火如荼的反毛的行動，已衝破了黎明的黑暗，曙光就在前面，前進！

紫楓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同工同酬不公平　女公務員有同感

人傑先生文鑒：

同工同酬的論調鬧到滿城風雨，沒有一個人肯說一句公道話，發表他的意見，只瞞着自己良心和事理，作人云亦云之舉。昨閱星晚作馬集先生寫的同工同酬不公平一文，鴻篇偉論，欽佩萬分。文中分釋事理，尤爲清晰明顯，殊難能可貴也。我爲女性公務員，當然贊成同工同酬的優待辦法；但問起我的良心，不免有多少矛盾。我每年都得到分娩優待假，而一般男性公務員就得不到此類優待假期，試問男女同工同酬是否公平呢？

現在物價天天在不合理情勢下飛漲，政府既無法抑制，社團亦無法抵抗，長此下去，當無底止。

一般貧苦大眾，至堪憐憫，鄙見以爲由各大小社團各自組織節約運動，宣傳鼓吹，雖然未必能收到完滿效果，但對於一般乘機漲價之奸商，總可使其有多少理悟，不悉先生有何高見？

鍾紹元謹上

（七〇年六月十六日）

傳道員生活苦　卻有同情的人

編輯先生：

連看貴刊一四一期及一四五期萬人意見欄，一封由「天主教區傳道員」執筆的公開信，內容主要是批評本教區神職人員生活腐化，並道出他的生活困苦，冀求別人的同情。另一封由署名「劉健」的公開信，卻大力替神職們辯白和開脫，末後責備該傳道員不分黑白，滿腹牢騷和大動肝火，並懷疑其修養和領悟福音精神的程度。細閱兩文，感慨萬千，謹抒鄙見。

聖教會首牧——教宗保祿六世，近年不斷受到嚴厲的批評，而批評他老人家最多的卻是神職們。最近美國白泰萊等列入最不受歡迎的人物內，未悉劉健先生又有任何高見？

鄙人亦一介公教徒，竊以為生活清苦而能站穩崗位的神父，在老一輩的神父中都大不乏人，在近年中卻很難說了。照該傳道員所述，平心而論，已算筆下留情。事實上，他並非指其任職的本堂神父，而實指大多數的神職。而本教區的敗德與大失教民心的神職，實繁有徒。同時其提及神職收入，極接近事實。若該文報導錯誤，早有神職撰文駁斥其非，還待劉君操觚辯白乎？但劉君談及神甫之收入，除自享外，還須為教堂補養，添置一間教堂，月支數千，已是最低數字，本堂神父若非月入上萬，或擁有父蔭，怎能養得起一間教堂？況且該堂並非神甫的私有物，幹嗎要他揹起這個包袱？所有受主教府直轄的大小堂區，均由教區財務當局負責其開支，一切盈虧與神甫無涉，故劉君所說，實子虛烏有，絕無事實根據。

劉君還强調神甫生活清苦不足為外人道一點，竊以神甫們既有宿舍住宿，工人服侍，食用月約一百八十元，彌撒金月入約二百餘至三百元之譜（以上是實情），亦無贍養家庭之累，還說生活清苦，究竟是何所指？又，照鄙人觀察所得，神甫們連私慾偏情仍未能犧牲，因為神父之間互相傾軋，及神父在善會間的獨裁作風，一如俗世之人無異。劉君為神職們大力粉飾開脫，無乃受託於神職乎？因為劉君撰文之始已露出破綻：「拙文只代表個人之私見」，不啻是：「此處無銀三百両，隔隣張三未曾偷」。因為由神職出馬駁斥，頗感尷尬，且可能越說越不可收拾，故倩人代為發表也大有可能！

鄙人於數年前，參與一個傳道員的集會，席間親聆某神甫對傳道員致訓（他可能代表主教講話），語多呵責，有些可能事實，有些是想當然，但以莫須有者為多。事後傳道員們互訴苦衷，有關他們的工作情況、待遇等等，與在一四一期「天主教區傳道員」所申訴無異，有些遭受還更差。

原來傳道員工作，並非僅限於講授教理，部份須兼任文書之職且隨時客串跑差，為神甫們做尋訪教友、購買物品等雜務，儘管傳道員如此謙遜和刻苦，教區當局仍然漠視他們的生活，不給與合理之薪酬。迄今事隔數年，租值與物價，俱突飛猛進，以四、五百元月薪，即使免繳租金，就是一家兩口的衣食也不敷。目前外界工資均陸續調整，一位任職工廠的非技術性女工，也可獲月入四、五百元報酬；電車售票員亦月入五百以上；與鄙人同在一華資銀行分行做聽差的，服務未及一年，雖無上升機會，但月薪也逾五百。可是，在教區內服務十餘廿載的傳道員，仍限於四、五百元之間，卻是可悲的。但仍有神甫（除非說笑）嫉妒而指稱傳道員薪酬優於

政策，與本堂神甫可能無涉；或許本堂神父雖欲調整而有心無力，只能像蝸牛式畧增多少，但抵不上物價的高漲。因循下去，故此生活年比年艱，該傳道員沉不着氣，乃發出公開信，字裏行間，雖嫌過火，似屬實情。我人在感慨之餘，尙應寄予同情之心，不能徒事責備。聖教會既以「工資合理」、「正義工資」、「寬裕工資」、「工人福利」及「人性尊嚴」向社會宣傳標榜，在教會內卻容許這矛盾現象的存在，則何以自圓其說？難道耶穌所斥責的：「說而不做的法利賽人」還在今日的教會內復活麼？

在各大報刊上，常有讀者批評政府或公用事業機構的措施不當；或自白其本人的悲痛際遇；甚而本刊萬老闆也嘗向讀者訴苦，透露收支不平衡啦，銷台無望啦，及本身並不接受任何方面津貼啦。但從未有人被目爲黑白不分和滿腹牢騷，反而獲得有關方面的解釋與援助；或別人寄予同情；而萬老闆亦獲得不少讀者給他打氣。該傳道員自述其遭遇（料他因受神職不合理指責觸發而已），同時批評神職，或許算是大逆不道，故被責如上述，可謂同人不同命了；他還被人懷疑其修養及領悟福音精神的境界。竊以爲我們也該懷疑：曾進大小修院受十餘年訓練的神職人員，究竟他們的個人修養及所吸取福音精神又有幾何？

最後，鄙人還向教區執政者進一言，設若教區無力調整傳道員薪金，俾他們生活獲得改善，何不趁慕道稀少之今日，取消傳道員制度，以後改由神職人員及善會會友肩負傳道之責作其他發展的基金；若拖延下去，假若有人在傳授要理之外，兼向慕道者着想，請教區當局早爲之所。

鄭安當敬上（八月十五日）

香港政府應以人道爲懷
不要遣送由澳門再逃來的大陸難民

編輯先生：

本人於六六年由大陸逃亡到澳門，過着自由和初步的幸福生活。可是到了十二月澳門發生暴動之後，澳門實際已受到共黨控制。當時共特驅使居民集結遊行示威，青洲區的漁民原是大陸難民身份的，都不去參加，共特便威脅要綁架入關閘，因此嚇得那些難民再次逃到香港。可是香港政府與澳門簽有什麼約，發覺便遣返澳門，那些可憐的不幸者返澳後便無故失踪了。

據我所知，共特在「一二．三」事件後，便遍設街坊會，由那些走狗監視善良居民的一言一行。又即發一種表格，由積極份子暗中調查每一居民的來龍去脈，十分詳細。這種表格，先由板樟堂區試點，相信現在已全澳進行了。這是暗的工作。

明的方面，美副將軍馬路的觀音仔廟以及其他小廟宇的寺產，已被共特街坊會刼收，聞說遊客最多的觀音堂，也已問津，相信難逃魔掌。在新橋區，有一店員因喝醉酒撕去共黨的標語，當夜便即失踪了，至今生死不明。

至於刼收綠邨電台，更不必講了。還有其他暴行，希望知道的人，來函揭露公佈，使人們明白共特的眞面目！

由於上述這些情況，我也不得不隨着人們再次逃難。上帝保佑，到了香港，可是在香港沒有身份證找不到工作的，如果坦白登記，勢必被遣返，因此十分徬徨與焦急。

素知先生的雜誌能主持正義，以拯救反共難民爲己任，希望將此函登載，代爲呼籲香港政府對待澳門的偷難民身份的（如有澳門難胞會的證明或澳門警廳的白咭等等），應該和最近由大陸逃來本港的難民一樣給予人道的收留，則自由幸甚。

再者，本港難胞會也應協助這種再次逃亡的難民，予以居留、生活的協助，則勝似高唱反共救國之歌了。

無國可歸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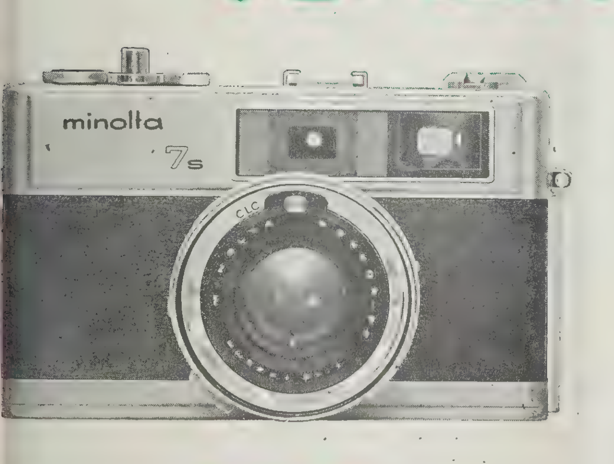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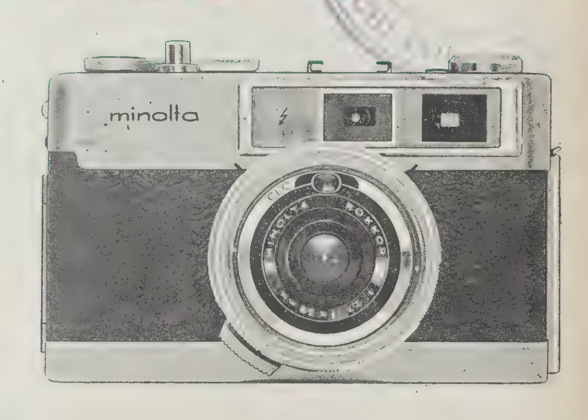
請領稿費：

八月份稿費（一四四至一四八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 Rokkor 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歸等.

Minolta AL-F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illegible]塞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内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云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萬人雜誌第一五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九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illegible]本社[illegible]調換

每週評論

左派飛賊的暴行

中東飛賊最近在一日之內騎刼了四架國際民航機，並在勒索不遂的情形下，悍然把四架航機炸毀，一度扣留所有搭客作人質。這一空前嚴重的刼機事件，舉世震驚；但今後如何保障空中安全，迄今只有個別的自衛方法而未見產生具體的國際協約。

「中東飛賊」究竟是何方神聖？阿拉伯共黨游擊隊是也！但是阿共的內部，派系紛陳，重要的有「巴解」與「巴游」，他們都是巴勒斯坦的流氓分子。應該注意的就是，巴游是爲中共公開支持的一個武裝集團，暴力侵害國際航空界的就是這班人馬，中共當局正在中東直接訓練這枝軍隊並秘密供應他們以軍火。這次刼機的背景，就是以色列與埃及雙方接受了美國的中東和平計劃，而爲巴游在中共撐腰下聲明對這個「和談騙局」堅決反對！因此，巴游刼機的暴行，實含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成分，此即阿共要藉此進行政治勒索。

民航機被騎刼的事件，在美國亦曾不時發生，最顯著的就是從各州起飛的航機，忽然被追飛到古巴去。

近月來，南美洲的空中飛賊也異常勢兇，但他們的刼機手段和目的，尚未致到如中東阿共那樣的殘暴和驚人。在亞洲，近來也出過一些飛賊，去年就有南韓客機被刼北飛，較早之前亦有一架菲律賓民航機被刼，企圖飛往中共地區，幸爲台北空軍攔途截回。台北飛機救回被刼的菲航機，爲世界空中防賊保安立下了第一個奇功；但當菲總統向中華民國飛行員頒奬後不久，亞洲的另一刼機事件又發生於日本。當時，日本的左派分子把日航機刼往北韓，但爲南韓空軍截獲。

破壞空運，侵害航機，挾持搭客，以進行其政治目的的暴行，幾乎全與親毛的共黨組織有關。如拉丁美洲的游擊隊、日本的「赤軍」、北韓的共特、以及中東的「巴游」，都是打着「人民戰爭」旗號的共黨毛派，他們的最大傑作就是騎刼航機、擄人勒索。

古往今來都有各種所謂革命運動，也當有各種光明磊落的革命志士，這種志士爲眞正愛國愛民的理想和目的，不成功便成仁。例如雙十革命時期，在孫中山先生號召下，黃興領導的黃花崗首義、溫生才的槍殺孚琦、李沛基的爆炸鳳山、吳越的狙擊載澤、徐錫麟的突襲恩銘，皆表現了爲民殺敵的英雄本色。

但是，現在的左派暴徒，特別是在毛共支持下的巴游分子，卻專向無武裝的民航機和無辜搭客狠下毒手，以遂其「武裝革命和暴力鬬爭」的目的，其行爲之卑劣、下流、無恥，莫此爲甚！所以不但激起了世界人士對阿共毛派的公憤，就是阿拉伯各國的政府和輿論，亦對刼機的巴游痛加指斥。

目前，中東局勢正日趨惡化，巴游分子利用約旦的沙漠地帶作爲刼機的基地，約旦政府已向境內的這些游匪大舉進攻，而顯然獲得美國政府的背後支持。這一戰局，看來有燎原之勢；但假如巴游的活動不被武力遏止，更殘暴的刼機事件將必再發生。

就地清剿刼機匪幫，當然爲任何一個負責政府所必要的行動，但我們認爲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厥爲如何有效防止及有效對付到處刼機的左派飛賊。

不久之前，國際民航協會負責人曾在香港指出，刼機事件將可能在亞洲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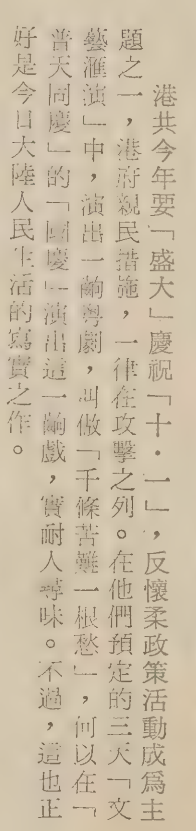
目前的情況，香港的空中安全似已閃着紅燈！我們感覺到，中東的刼機暴徒既受到中共支持，則假如有些秘密分子圖在香港做手腳，被刼的民航機將可以「一轉眼」就飛過去了！雖然這未必是出自中共方面的命令。

如果說，假設要發生一個事件，即有人把一架航機從香港刼往大陸，而不是中共所預知的，中共就正可利用爲向外人賣人情，把原機原人送回，藉以無本生利，博取外交上的聲譽和利益。似此情況是無人可以保證不會發生的。

我們認爲對付飛賊的主要辦法，除了航空公司的自衛或武裝護航而外，必須採取兩項行動，其一爲對左派的刼機匪徒武力肅清，其一就是應由現在進行中的聯合國大會產生一個關於空中安全的國際公約。

最怕香港官民打成一片
港共暗中進行「反懷柔」活動

劉人傑



港共今年要「盛大」慶祝「十．一」，反懷柔政策活動成為主題之一，港府親民措施，一律在攻擊之列。在他們預定的三天「文藝滙演」中，演出一齣粵劇，叫做「千條苦難一根愁」，何以在「普天同慶」的「國慶」演出這一齣戲，實耐人尋味。不過，這也正好是今日大陸人民生活的寫實之作。

從兇殺案說起

九龍一家鞋店，一名六十三歲的看更人手足被縛，遭人殺死，這又是刼匪的傑作，因為事後發覺鞋店夾萬有被撬過痕跡。匪徒搶刼傷人、殺人的事件，近來特別多，據說這老看更人之死，已是本年的第五十一宗兇殺案。使人感覺到，對遏止兇殺事件，港府似乎拿不出辦法來。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幹搶刼和殺人的兇犯，不少是二十歲以下的小伙子，為了年紀輕，居然有殺人犯入感化院一個時期算了之事，這無異鼓勵飛仔殺人越貨，大不了是關進教導所，期滿出來，又可繼續做世界。

社會人士都主張加重犯罪青少年的刑罰，使用笞刑，這當然有相當效果；但老萬認為感化院、教導所的徹底改革，不要使之成為黑社會阿飛踢人入會的所在，更為重要。否則香港的飛禍，現在不過是個開始而已。

爭取中文合法地位

過去一週，除使人觸目驚心的兇殺案外，爭取中文官用運動，已漸達高潮。大專學生成為這運動的主角，他們穿上印有巨拳的文化恤，到處派發傳單。不過，港府迄未作出正式表示。目前，許多政民政署的信，不少是純中式的，在官民間的溝通上，確比從前方便得多。不過，官方文件的中英文並用，並不就等於中文已得到合法地位，全港市民所爭取的，是中文在官方佔有同等地位。

有人認為，若干年來，香港只着重英文教育，一般家長為了子弟未來搵食問題，大多數送他們進英文書院唸書，本身接觸中文的機會很少，同時還要應付其他功課，能夠搞通中文的青年愈來愈少。因此，即使中文達成官用，他們也要從新學起。他們認為，中文官用牽涉到香港的教育問題。

香港青年一般中文程度不夠是事實，不過，老萬認為這不足以影響爭取中文合法地位運動，合法地位是原則問題，這原則一定要被承認的；技術上的難題，可逐步克服。同時，如果中文在官方和英文處在平等地位，送子弟入中文學校和入英文學校，對他們將來搵食都是一樣的話，家長們就不會那麼熱心一定要他們唸英文書院了。

特殊階級在阻撓

老萬不識英文，對爭取中文合法地位的運動，自然百分之百贊成，也相信多利用中文，對香港政府的懷柔政策會有更大幫助，推行得更加圓滑。觀乎來香港做官的英國人，到任後例有一個官式中文姓名，歷任港督如此，下面的小官莫不如此。甚至但容許，並且參加一份；大家都看過外國警官跪在關帝面前的新聞照片，這一切，不過是懷柔政策的一部份。因此，目前的緘默只是技術問題想不通而已。

據說，真正的阻力不是英國人，而在黃面孔的特殊階級。首先倡議用中文的是貝納祺，貝納祺是外國人，相信他對中文也如老萬對英文一樣，不會懂得多少。他之倡議用中文，可能是主持公道，也可能是爭取中國人的好感。政府機關裏的許多英國官員也懂得這一套；但一旦中文成為官用，會影響到一些特殊階級人物，他們的特殊地位會因此而消失。如果真是這一撮黃面孔的人因此而阻難這運動的話，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在民族尊嚴下，我們一定要力爭到底，儘管目前未能施行，也應確定了這原則，用若干年時間去克服技術上的困難。

懷柔比暴力統治好

說到香港統治階層的懷柔政策，使我想到港共的「反懷柔」活動。據說，港共定下今年慶祝「十．一」主題，除了反帝、反美，就是反懷柔政策。

自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後，香港政府發覺取得民心在統治上的重要，當年香港能安渡難關，得到今日的安定繁榮，是因為得到民眾支持，政府不但沒有給港共鬪臭鬪垮，反而把港共鬪到焦頭爛額。

其實，懷柔並沒什麼不好，至少比高壓統治、暴力統治好得多；但在港共不是這樣看法，香港政府能爭取到民心，即是他們失去民心。因此，他們把反懷柔政策作爲慶祝「十・一」的主題之一。

事實上，暴亂後的三年來，港共活動一直是朝着這條路子走。

不要給港共煽風點火的機會

因此，一切反政府的活動，港共都盡量利用，煽風點火，加深市民對政府的仇視。一向，僭建屋宇被拆，或勞資糾紛，小販被捕等，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也會利用來挑撥一番。

不錯，政府有許多措施值得批評、攻擊的，但必須防範港共或明或暗的插手，或加利用。比方說：爭取中文合法地位的運動，是理直氣壯，意義重大的一項活動，所有中國人（黃面孔的洋奴除外）都不會反對；但，如果給港共利用了，暗中插手其間，就會使到這有意義的運動變質。一年、三年或五年之後，實行中英文同爲官用語文，這才不會被港共利用；同時，學生們在進行這項運動時，也必須盡力節制情緒，避免過激。

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

港共慶祝「十・一」，反帝反美不過是一個口號，眞正主題是在「反懷柔政策」了。據悉，他們把香港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徙置、公園內的電視機、免費學校、香港節、新潮舞會等等，都列入「懷柔政策」之內，悉成爲他們攻擊的目標。

不論政策是好是壞，做反對派很容易。何況毛語錄早就有「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的名句，港共只要照毛頭教導辦事，政府凡百措施，一律反對、抗議、攻擊，那就成了。三年來港共的態度正是如此。今年還把這個政策列爲慶祝「十・一」的主題。希望能繼續過安定生活的香港市民，該提高警覺，千萬不要受他們利用、鼓動，認清共產黨的目標是「愈亂愈好」。

不過，要官民打成一片，安定生活雖是市民的希望，也是政府的希望，但這個政策往往被破壞了。在替公家辦事的人當中，最和市民接近是警察；一向，警察與市民間的磨擦最多，這種不愉快的因素，很久以來便存在。但在六七年暴動中卻有了重大轉變，警察在對抗港共的暴亂中，的確有卓越表現，市民對警察也刮目相看，慰勞、捐款，表現了一片熱情。現在事過境遷，故態復萌，警察市民間的惡感和暴亂前並無兩樣。最普遍的批評是：罪案愈來愈多，警察束手無策；而在抄車牌、拉小販這兩方面，卻表現得效率特高。

這些話對警察雖有點挖苦，事實上也確如此。高層的人因警察只會拖車、抄牌，對警方「鐵面無私」，只會刮龍，反感極大；低層方面，對部份不肖警員的收規、包賭、包字花更深惡痛絕。警民在六七年建立的良好感情，已蕩然無存，恐怕這會成爲港共可乘之隙。如果當局要施行懷柔政策，警務的改進，刻不容緩，否則會被破壞無遺！

十一・一「萬人」三周年紀念

許多讀友要求再來聚餐聯歡

不經不覺，「萬人雜誌」三週年紀念的日子又快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土製菠蘿遍地中誕生的「萬人雜誌」，已經三歲大了。三歲的小孩仍是幼小的，何況他是生長在先天不足及苦難重重中？

「萬人雜誌」雖然營養不足，究竟還是一期一期的出下去，三年來未有一次脫期。儘管內容未盡如人意，但兩個人辦一個週刊，能辦到不脫期已很難得，這是因爲我們號召的讀者、作者、編者打成一片所收到的效果。

我們的作者都能依期交稿，而且還能做到「存稿山積」，老張準時發稿，假期也不休息。讀者們更十分捧場，不斷投書「萬人意見」，許多信六月輪候到八月才登出，人家說我們僞造讀者來書，老萬、老張這對忙人怎樣也「作」不了那麼多。

近來百物飛漲，許多刊物漲了價，因此有讀者寫信來，叫老萬也將售由價提高，彌補赤字；老張更爲作者請命，要求增加稿費。

可是，上次由六毫加到八毫，因加得減，這回老萬自不敢輕舉妄動。目前售價不增，稿費要加也辦不到，目前只好暫存觀望，以不變應萬變；如有機會增加售價，稿費自必提升，因老萬亦是爬格子動物，最能了解文人之苦。

苦經暫且不提，說喜慶的事。本刊一週年時，舉行了一次「讀者、作者、編者聯歡聚餐」，其時雖然暴亂未已，成績極佳。

二週年時，因爲桃園結義的老馬作美洲移民去了，司儀無人，人手也不足，只好停辦；讀、作、編者一致向老萬抗議。

現在，三週年快來臨了，九月初就有不少讀者來信提醒我：「今年非辦不可！」也有幾位年青作者願意「出力」。我和老張都是會寫唔會講的，這個司儀本想請小曾擔任，但小曾一口客家話，也非理想人選；如果有一位伶牙俐齒的讀者願幫忙，那便大事可成了。歡迎萬人讀者請纓。

其次，老萬還要動腦筋弄來幾百份「禮物」，以資抽獎，增加一點氣氛。既然參加的讀者有份抽，也應該有義務募集。老萬別無長物，「書」特別多，反正介時沒有「雀局」，我只好送一大批書出來抽獎吧。

觀察中共二中全會

自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中共舉行了九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值得注意的有左列各點。

①會議僅發表了一個公報，既未發表宣言，也未發表政治報告。通報僅約兩千字，察其內容則是宣傳口號的流水帳，缺乏活氣，除了透露將召開「人代會」以外，無任何新東西。

②公報未提及會議地點。似乎不在北京，可能是在廬山。這說明這次會議情勢頗為嚴重，需要加强保密。

③九屆中央委員一百七十名，候補中委一百零九名，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委一百五十五人，有十五人缺席；出席候補中委一百名，缺席九名。除了少數因事因病缺席者外，有一批中委及候補中委可能已被清算。

③公報號召抓緊「一打三反」運動。「一打」是打擊反革命分子，三反是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關於「三反」，本是共黨國家的通病和老病，文革以後法制瓦解，在軍管之下大行革命的人治，老病新發勢必嚴重，乃自然發展，勿用多論。至於那「一打」，則甚稀罕。因為「九全大會」已召開了一年半，仍需大力打擊反革命分子。說明，中共內部權力鬬爭，仍相當激烈。當權的人仍須把一部分人當作反革命分子來打擊和清算。公報中再三强調「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與「一打」運動，恰成自我諷刺。

「國家主席」誰屬？

會議既已決定在適當時機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麼在這次會議中必已決定了「國家主席」的人選，因為「人代會」的唯一具體作用即在產生「主席」。劉少奇下台已四年，紅朝四年無「元首」。將來由誰接替這個餘臭未淨的職位呢？筆者認為有幾個可能。

毛澤東可能自兼「國家主席」，為了進一步確定林彪的繼承人，也可能出任「主席」。如這兩個推測任何一個實現的話，這表示毛林一派仍擁有不可侮的實力，也可以說，有捲土重來之勢。

其次是「代主席」董必武眞除「主席」，但是業已屆八四高年，隨時會進棺材，眞除的可能實在極微。

毛派的第四把手康生，既為人代會副委員長，論資格經歷都很適當，也有幾分可能，不過這也得以毛派勢力復振為前提，否則絕無希望。

今春起另一「人代會」副委員長郭沫若，非常的活躍。這個天字第一號文丑，在劉、鄧當權時期頗受重用，文革一開始就自唾自罵，向毛派表白心跡；他繼劉少奇任「主席」也有幾分可能。這個人無羣眾、對別人無威脅的實是一匹黑馬。

和外交才幹，是「總理」的不二人選，需要這麼一個人充門面。但是文革以來，他的聲勢日張，而且與實力軍人集團打得火熱，被擁為「主席」的可能性極大。果如此，則李先念繼任「總理」也順理成章。

再冒出「反蘇修」

自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聲明中避免提「反蘇修」以來，中共報刊久不見此三字，可是在這次公報又冒了出來。不過極盡巧飾彫琢之能事，顯示此三字之出現，似經過寸土必爭的激辯。原文如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全世界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和組織，在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鬬爭中，不斷取得巨大成績。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內外交困，在世界上日益孤立，陷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圍之中。與此相反，我國的國際關係日益發展。在堅持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侵畧政策和戰爭政策，不斷取得新勝利。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在這裏，藉阿共罵蘇修，而不是直截了當，痛快淋漓的罵。照文字來解釋，這是阿共反蘇修，不一定是中共反蘇修。在另外一段話中又有：「把反對帝、修、反的鬬爭進行到底！」這裏又只提「修」



，而畧去「蘇」字。單從表面文章看，中共已恢復了反蘇修的罵戰，仔細推敲，則發現兩派的對蘇路線，依然作殊死的搏鬬。

有的外國記者評論中蘇關係說，是「地道式的和解」。這句話妙到巔毫。須知今天蘇俄與中共一連串的關係改善，是中共新當權派力排毛派的反對才實現的。為了避免刺激毛派的神經，許多和解的步驟和行動，中共都不加報導，所以一切消息都自莫斯科傳出。

「十・一」揭曉謎底

綜觀自去年「九大」以來，以周恩來、黃永勝為中心的新當權派之得勢已極明顯，但是毛派仍受一部分軍隊的支持；紅衛兵曾被解散、下放，但是各部門各單位中的毛派分子仍在軍管之下與保派對立。軍管所以遲遲不能取消這是原因之一。瓦解和打碎各單位的毛派組織，可能是近一年來新當權派的重心任務。這一任務的完成將表現於各機關新首長的任命。某部門之任命新首長，即表示該部門的派性鬬爭已經解決。

鑒於十五名中委及九名候補中委未出席「二中全會」，究竟那些人被打下了擂台，「十・一」天安門上的名單將可揭曉謎底。從這將可判明兩派勢力的消長。以近半年的情況言之，毛派的謝富治、劉格平、李再含、王効禹等雖然已經垮定了，但是反毛的陳毅、徐向前、李富春等也踪跡渺然。據此以觀，新當權派雖占優勢 [illegible]

「人代會」存在的困難

待旦

最近收聽中共地方廣播，發現各省革委會的主要領導人，都不約而同地「失踪」了，因地方性的重要集會，只是由次要的領導人主持。比如廣東省，八月底、九月初劉興元、丁盛、孔石泉、陳郁、王首道、黃榮海等都不見露面，陪同外賓活動的是單印章、林李明、袁德良這三個省革委副主任，和廣東省軍區負責人丁原昌、廣州市革委副主任鄧秀芳等人。除了林李明這個被「解放」的老官僚之外，其餘都是陌生的名字，「文革」前既不聞其名，「文革」運動中也不出名。其餘各省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那麼各省主要的領導人到底去了那兒呢？想當然是雲集於北平，參加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不少人認爲中共可能在「十．一」前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代會」。「二中全會」是猜對了，但「人代會」卻猜錯了。

按照中共以往的習慣，「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例必先舉行黨的中央會議，決定了「人代」會的人選、議序和進行討論的題目。一切重大問題，先行在黨中央會議上解決。召開「人代」會只不過是完成法律手續。所以「人代」會並不具有實際權力，也不是民意的代表，只不過是中共黨中央會議的翻版或延續。公佈李德生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恰是「九屆二中全會」舉行期間。很可能是在「二中全會」中被任命的。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已結束多日，但公佈的只是一份簡單的公報。這份公報，完全是黨八股式的官樣文章，並無研究的價值。這次到底討論了一些什麼問題？有關報告的具體談了些什麼？至少，我們一無所知。中共連重要報告的內容都密而不宣，似乎是一反常態，顯得格外神秘了。

據會議公報透露，毛澤東和林彪都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和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會議還批准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强戰備工作的報告」。這兩個報告，不但具體內容沒有透露，甚至連報告人的名字也沒有透露。國務院的報告，報告人到底是周恩來還是李先念？中央軍委的報告，報告人到底是林彪還是黃永勝抑或是葉劍英？眞是令人感到莫測高深。「九屆二中全會」保密的程度，不僅比「七屆」「八屆」歷次中央全會爲嚴密，而且比「九屆一中全會」也要嚴密。什麼原因令中共如此保密呢？是因爲會議中曾經發生爭執，還是因爲有些問題未能達成協議？抑或另有其原因？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觀察。

會議公報除了談國內外形勢的陳腔濫調之外，有一段話是提到有關「四屆人代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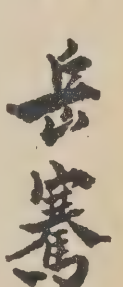
「全會認爲在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全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進行必要的籌備工作，以便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人代」。另一段則這樣說：「全會號召全國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以及一切愛國人士，用新的勝利，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

雖然提到「召開四屆人代是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但又提到「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代」。同時還號召「用新的勝利，迎接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從這些話去理解，很明顯，「四屆人代」並不是緊接着「九屆二中全會」後召開，也就是說根本不會在今年「十．一」前召開。如果「十．一」前召開，「全國人民」在這麼的短時間裏，怎能以「新的勝利迎接人代」呢？看來「九屆二中全會」後將會停歇一段時間才召開「人代」。但估計不會太久，可是是三幾個月。

什麼時候才是「適當的時候」呢？可以說「九。因「人代」只是一個形式，只是一種法律程序。如果一切重大問題都全部在「九屆二中全會」中順利得到解決，召開「人代」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人代」是可以在「十．一」前召開的。倘如「人代」要拖到「十．一」後三幾個月才能召開，則說明有些重大問題，「九屆二中全會」中沒有順利解決。要等會議閉幕後，各方面在幕後進行秘密的斟酌磋商。而這些未解決的重大問題，很可能是人選問題和憲法的修改問題。到底由誰來出任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到底由誰出任「人代」常務委員會的正副委員長？主席、副主席、委員長、副委員長的職權依然照舊，還是重新訂正？這些問題在中共內部可能並未能取得統一的意見。倘如舊憲法中關於主席、副主席、委員長、副委員長的職權沒有改變，國家主席和委員長，是具有實際權力的。舊憲法第四十條賦予國家主席的權力是：「公佈法律和命令，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任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委員，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佈大赦令和特赦令、發佈戒嚴令、宣佈戰爭狀態、發佈動員令。」第四十條規「……批准同外國締結的條約。」第四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四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並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舊憲法特別是其中四十二、四十三條，賦予國家主席的權力是非常大的。委員長在舊憲法中，雖然並不享有特殊的權力，但「人代」常務委員會的權力卻很大，而委員長對常務委員會的影響力卻是相當大的。倘如毛澤東要做任國家主席，一切尙是順理成章；倘如他不再當國家主席，舊憲法勢必要進行大幅度的修改，因爲他絕對不能容忍別人擁有如此巨大的權力，特別是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他是絕對不願意讓給別人，他要永遠抓緊槍桿成爲全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人代」未能迅速召開，在「九大」開了一年多後的今天尙未能召開，我們有理由相信是主席、委員長的人選以及憲法的修改問題發生困難。

林彪的身世



共黨大頭目的家世，多數都成謎，因爲許多人自知當了共產黨不容於世，不敢再用眞名眞姓，輕者改名，重者連姓都改了。就我們所知如康生原名趙容，江青眞名李雲鶴，鄧小平眞名闞澤高，彭眞原名傅茂公皆是。眞正原姓原名始終未改的，也只有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幾個人。

由於共黨大頭目姓名都不可靠，要知道他們的身世就更難了，到目前爲止，除去毛、劉、周、朱幾個大頭目之外，其他的人皆一無所知。就以林彪來說吧，雖然現在坐上了中共第二把交椅，但是對他的眞正身世，還是不太了了。最近偶然看到一個小册子，是中共中央發給各級共幹的學習資料，雖然文字不多，卻對林彪的身世作了第一次有系統的敍述。

林彪是湖北黃崗縣回龍山區白羊山下林家大灣的人，生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初一，父名林明卿，曾經當過雜貨店店員，輪船上會計，在當地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

林明卿共有四個兒子，卽林慶甫，林彪，林毓菊，林向榮。林彪原名林毓容，投考黃埔軍校時，始改名林彪。林彪兄弟皆從毓字排行，堂兄尚有林毓南與林毓英。

因此可以推想林慶榮與林向榮一定還有本名，慶甫，向榮若非別號，就是後來改的。

林慶甫在抗戰時期參加當地土共隊伍，曾擔任過六縱隊的隊長，共黨政權成立後，在湖北省文史館工作，一九五九年病故。林慶甫既然參加過共黨工作，又是林彪親兄，在大陸各共黨即使不能失[illegible]，何至於安置到專養閒人的文史館工作，推測可能是犯了大錯。也許在共黨游擊隊工作時，曾向當地政府投誠過。

林毓菊現在改名林程，是一九四四年日本投降前一年始參加共黨，現在天津市肺結核病醫院工作，推測此君可能畢業於政府區正式醫科學校。到了一九四四年共黨已成了氣候，始參加共黨，道地是一個投機分子。

林向榮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當時抗戰已將近一年，林彪被國民政府任命爲一一五師師長，仍兼中共自辦的抗日軍政大學校長，大概到了此時，林氏家族始肯與之來往，林向榮無疑是第一個投奔林彪，參加共黨的人，以後當到團政委，在攻佔太原時陣亡。

林彪兩個堂兄林毓南與林毓英倒是共黨內部鼎鼎大名人物，與林彪被稱爲「黃崗三林」，此兩人事留待下期再說。

林毓南是湖北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地位與董必武、陳潭秋相等。一九一七年還到過蘇聯，在共產黨內部要算是一個先進分子。林毓南回國後仍在湖北工作，回到林家大灣設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成爲後來湖北共黨組織的一個重要據點。爲了掩護共產黨活動，林毓南一九一九年就在八斗灣辦了一個浚新學校，這時林彪是十四歲，就進入浚新學校讀書，當時擔任校長的是共產黨人胡亮銀。

林彪在九歲時曾經讀過一年私塾，後來因爲環境關係輟學，此時始再度入學讀書，最初學校只有十幾名學生，以後會加到了二十幾人。浚新學校不籌措，實際上還是共產黨撥給的。因爲浚新學校是共產黨人創辦，所授課程也與平常學校不同，偏重在共產主義的宣傳而不注重正當課程。

林彪在這個學校讀書時，認識了惲代英，參加了惲代英在武漢組織的「社會福利社」，實際是共黨外圍組織。

在浚新學校讀到一九二一年秋，林彪大概算是畢業了，被送進武昌共進中學，這所學校又是共產黨人辦的，是武昌共黨活動中心，陳潭秋在裏面任教，實際是黨組織負責人，也就在此時，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代會，陳潭秋與董必武代表湖北共產主義小組去上海參加。

林彪在共進中學讀了五年，中間因不能交學費，一九二三年曾停學半年，到武昌草寇門外一間工人子弟學校代課。

一九二五年林彪在共進中學畢業，他父親本來希望他作一個教師，爲林彪拒絕，一九二六年元月，經當地中共黨組織批准，去廣州進了黃埔軍校第四期，也就從這時期，改名林彪。

林彪在黃埔軍校只讀了幾個月，一九二六年五月就分發到第四軍獨立團葉挺部當見習排長，跟着部隊一直打到河南。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黨在南昌舉行叛變，當時林彪是朱德教導團第一營第二連連長，八月一日這一天，實在朱德、林彪皆不在南昌，是第二日趕到的，不過，中共方面對此諱莫如深，過去爲了捧朱德，現在爲了捧林彪，非要把這一團人算作南昌起義不可。

南昌暴動失敗後，林彪隨朱德逃去湘南，投降了滇軍范石生，朱德任一百四十團團長，林彪仍任連長。這段經過，小册子上面隻字未提，只說林彪在耒陽打破胡宗鐸一個師的事，其實當時的指揮官是朱德，現在卻記在林彪的頭上。

小册子又說毛澤東在西竄途中與張國燾分手時，張國燾派了兩個軍從中攔阻，林彪下令第一軍架起幾十挺機關槍，要同張國燾火拚，結果把張國燾[illegible]

兩路北上；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的一股共軍爲左路軍，在刷金寺；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徐向前率領的一股共軍爲右路軍，在包座。當時毛澤東的第一、第三兩軍團，連同中共中央非戰鬬人員，總共剩了不到八千人，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兩個精銳的軍，第九軍、第三十軍，因爲紅四方面軍兵力佔絕對優勢，因此，右路軍是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紅四方面軍政委）任政治委員，毛澤東、彭德懷、林彪都在徐向前指揮之下。

張國燾當時派了兩個精銳的軍在右路，是否含有監視毛澤東之意，不得而知，但毛澤東一生害人太多，賊心膽虛，就在包座悄悄帶着林彪第一軍團，彭德懷第三軍團兩股殘部，加上中共中央人員，連夜北逃，及至徐向前發覺已跑遠了，追起已來不及，如果徐向前（張國燾當時不在包座）眞的擺出了兩個軍攔阻，毛澤東想跑也跑不掉了。

小冊子又提到林彪與彭眞在東北的鬬爭，這一點大概是眞的，彭眞當時是東北局第一書記，林彪是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爲了戰略問題發生爭執，林彪指責彭眞的政治工作不好，結果彭眞被調回關內，很黑了一個時期。

但是到了高饒事件發生後，彭眞乘機反攻，把林彪打下去，中間黑了有兩年時間，直到一九五五年被補選爲政治局委員再度活躍。一九五六年八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八年補選爲政治局常委，這都是盡人皆知的事了。

這個小冊子有幾個特別值得注意之點。

第一，在過去，大家都以爲林彪加入共產黨是在黃埔軍校時經周恩來介紹的，但這本小冊子卻說他在共進中學畢業後，經黨組織同意到廣州入黃埔軍校，似乎林彪在武昌時已加入共產黨，但小冊子又沒有肯定說林彪在武昌時是共產黨員，所以此事變成一個疑案。依筆者看法，林彪還是到黃埔軍校加入共產黨，也可能是周恩來介紹的，此時所以要故意含糊其辭，用意在將林彪入黨時提前，同時也不願說出是受過周恩來的提携。

第二，林彪於一九三八年在晉南爲晉軍誤傷，去蘇聯療養，一住數年，國內即傳說林彪在德蘇戰衛戰，十年前海外亦傳說此事，以後因爲中共與蘇聯均未發表過此事，蘇聯戰史上無一字記載。因此，大家皆以爲誤傳。不料這個小冊子竟然提到此事，且說「立下了不朽戰功，得到了斯大林同志高度讚揚。」

第三，中共在江西決定長竄時，國際派曾有意將毛澤東留下，當時已經將瞿秋白、何叔衡留下，則留下毛澤東並非不可能的事。後來由於共軍頭目的要求，在行動以前始從雩都將毛澤東召回，帶之長竄。

當時爲毛澤東出力的人，爲首當是彭德懷，也可能有林彪。此事過去僅見之傳聞，也經小冊子證明確有此事。不過，卻說要留毛澤東的是王明、彭德懷，當時王明根本不在蘇區，彭德懷怎會要留下毛澤東，前者是無恥謊話，後者眞是傷天害理的讕言了。

這本小冊子揭露了林彪的家世，使人對林彪的過去有了確切的認識，所不足的未談到他的家庭情形，究竟葉羣是誰的女兒，林彪究竟有多少孩子，如果對此能有說明，對林彪的整個情況就可以明瞭了。

這本小冊子特別介紹林彪的兩位堂兄林毓南與林毓英，這一點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以前大家只知道「黃崗三林」，但是對於三林的關係並不太明瞭。五年前筆者去台北，見到「中國共產黨史稿」作者王健民先生，王先生當時託筆者詢問張國燾先生林毓英與林彪的關係，張先生答是林彪的族叔。林毓英與林彪皆不是無名之輩，張先生竟然弄不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這並不是張先生年老忘記，實在是由於共產黨人的身世太難明瞭了。

這個小冊子主旨是在宣傳林彪的功勛，爲將來作繼承人製造輿論，但是，其中重大關節若非被埋沒就被歪曲，有些更根本是僞造，除去前面所舉各條之外，尚有幾點：

一、林彪上井崗山前後均追隨朱德，朱德前後均是中共政府…此點，好似在上井崗山時，只有林彪一個連似的。這種宣傳手法並不高明，「學習」的人如果肯用一點腦筋都會發生疑問，一旦查出當時是由朱德領導的，林彪上面還有龔楚、陳毅及死去王爾卓（團長）、胡少海（團長），對林彪的印象要打一個很大折扣。

二、遵義會議時，起而幫助毛澤東翻身的是彭德懷、劉少奇，此處卻把功記在林彪一人身上，實際上林彪在會議上並未發言。此事活着的大頭目參與其事的甚多，共黨自己所發表的回憶錄亦不少，一人安能掩蓋天下人耳目。

從這本小冊子的發佈，可以看出林彪的接班已有迫不及待之勢，而毛澤東對林彪也失去了控制力量，因爲根據中共過去習慣，毛澤東是不容許第二人製造個人崇拜的，此時林彪在作自我宣傳，且發佈到海外要大小嘍囉學習，決非毛澤東所同意，如果毛澤東短期不死，還有力量反擊的話，另一次洪楊之爭，也許又可看見了。



大陸今夏大豐收揭秘

曾憲光

最近一個時期來，毛共又在大叫大喊：「夏糧作物大豐收」。如在大陸夏收基本完成的六月二十一日，毛共「新華社」揚言：主要夏糧作物產區的黃淮平原和長江南北各省，夏糧作物又獲「豐收」。緊接着大陸各省市的電台，亦「敢想敢幹」的極盡渲染之能事，紛紛發出「更大豐收」、「超過歷史水平的特大豐收」……等夏收「喜訊」，例如：

㈠據本年七月九日廣東電台廣播：該省海南島的夏收，取得了「歷史上罕有的特大豐收」——增產四至五成。而該省汕頭地區的早稻更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云云。

㈡據同日的福建電台廣播：該省各地區的夏糧生產，都獲得「歷史上空前大豐收」！

㈢據同月十七日北京電台稱：北京夏收總產量和單位面積產量，都超過了夏季最大豐收的一九六九年。

㈣在同期間，即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湖北電台廣播：揚言該省荊州地區的夏季作物總產量比去年增長了四成以上。至該省其他地區亦有不同程度的增產云云。

此外，據六、七月間的上海、江西、湖南、河南、安徽、山東、山西、湖北、成都（四川）、西安（陝西）、石家莊（河北）……等電台廣播，在它們所屬地區的夏季作物，普遍獲得好收成——由增產二三成至一倍不等（據說安徽懷遠等縣有的社隊便增產一倍）。

一句話，今天的大陸夏季作物獲得了全面的特大豐收。是耶？非耶？最好讓下面的事實去發言。

如所周知，最近一個時期來，毛共在大陸再度加强所謂打擊投機倒把的活動。原因據說是近來的大陸各地自由市場又出出現了「大量套購，搶購農副產品和工業品，炒買炒賣，大搞投機倒把的嚴重現象」。若問：爲什麼會出現上面那種「嚴重」的現象呢？答案只有一個，由於物質極度缺乏（特別是糧食供應）所造成，從此也就有力去揭穿了毛共所謂農產連年「豐收」的騙人鬼話。在此還得着重指出的是，領教了中共二十多年的農民，只因眼見本年夏季生產又將減產或歉收，換句話說，夏收後的糧食（還有其他生活品）供應將再次壓縮和削減，爲了「作好充分準備」，爲了從中牟取暴利，結果便促使和導致他們「大量套購，搶購農副產品……炒買炒賣……」矣！非常明顯，假若當時農民面對着的本年夏收是眞正「大豐收」景象的話，相信他們不會甘冒雙重危險（政治上的被鬬爭，經濟的虧損）去從事「投機倒把」的，此其一。

我說今年大陸夏季作物的「大豐收」，有値得懷疑的地方，讓我們再回頭

「一朝天子一朝臣」，對當今中共「四野」派的普遍升官，的確形容到極。雖說「天子」仍爲罪大惡極的紅太陽，但因爲借助林彪的槍桿子政變，暫時維持毛朝地位。實際卻由林彪——黃永勝把持那搖搖欲墜的爛透江山。

自文革迄今，儘管一再反對山頭主義，派性主義，無政府主義。事實卻越反越嚴重，異常突出了林——黃四野的大山頭，大派系，大中心。

人們不禁要問：爲什麼「四野」軍人都升官了？個中底細，究竟又是那號子山頭、派性在作怪？這說明什麼問題呢？老百姓和所有機關、單位、學校、農村、部隊反了幾年多中心論，山頭派性論，唯獨林彪——黃永勝控制的國防部，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卻不僅不反，而且一再地調升從前的部屬，紛紛提拔到林——黃身邊，形成更龐大的山頭。

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又是什麼？

林彪——黃永勝的四野系統，主要包括從東北打到華南的四野四十一軍、四十二軍、四十三軍、四十四軍、四十五軍、四十七軍、三十八軍等正規部隊，曾一度用數個軍合併成兵團，如最著名的十五兵團、十二、十三兵團，變色後四

爲何「四野

如過江之鯽，因此林——黃系統的部屬，在今日林彪掌權下，便官運亨通，無不登龍門，跳加官，一個個上京報到。

對比彭德懷執長國防部，則「一野」和志願軍系統出身的如張宗遜、黃克誠、洪學智、劉華、楊勇、李達（原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劉震等，當年叱咤風雲，如今安在哉？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大哉！「四野」軍人，何其吃香乃爾？且看左列清單，便可一目瞭然林彪——黃永勝四野系統，升官之快、之普遍、之冒尖，簡直令人咋舌。

㈠目下中共總參謀部，所設副總參謀長，據報載一共十人，按此十人中係包括新近出現的陳繼德（原青島六十七軍政委），六八年調中央軍委，今報導其爲副參謀長。其他九名，原屬四野出身，與林彪黃永勝關係密切者，有李作鵬（現兼任海軍政委，原四野十三兵團負責人）；吳法憲（現兼任空軍司令員，原三十九軍政委，十三兵團政委）；李天佑（原林彪嫡系三十八軍軍長，著名快攻將領，驍勇善戰，可說是林彪的死黨）；邱會作（現任總後勤部長，原四野十五兵團副政委，華南軍區後勤部長，與黃永勝拍檔）；溫玉成（原十五兵團四十一軍軍長，韓戰後升廣州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爲黃永勝副手）；閻仲川（原任廣州軍區參謀長，文革後竟升副總參，軍銜只屬少將，係升得最快，最

此，限於篇幅，只能舉其一二，以「饗」讀者。㈠四川省：本年六月十二日中共新華社成都電稱：該省四千多萬畝夏糧作物比去年普遍增產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同月二十一日新華社的廣播，卻說該省夏糧作物較去年增產二成以上。這一自相矛盾的報導，最有力地自我暴露出：它們的報導是不眞實的；㈡在去年曾被毛共渲染爲小麥收成「創造了歷史的最高紀錄」的河南、河北兩省，今夏的收成又再被詡稱比去年增產三、四成。這！除了眞的多唸幾句「毛語錄」便可增產糧食，否則顯然是誇大宣傳，蓋因糧食增產的幅度，在正常的情況下，能眞正增產三四成者殊屬少見。特別是去年已「創造了歷史的最高紀錄」，何況今年上半年的情況（豐產條件）又極不正常，這怎麼可能呢？

首先是風既不調雨又不順的災害相當嚴重，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今年上半年，發生自然災害的有平、滬、粤、魯、冀、遼、甘、陝、晉、豫、蘇、湘、皖、鄂、贛、浙、川、閩、黔、靑、新、內蒙等二十個省市區。其中發生乾旱約有：粤、滬、豫、魯、晉、陝、皖、冀、鄂、蘇、新、川、甘、黔等十四個省市；發生嚴重水災的有：湘、蘇、皖、川、甘、浙、藏等七省；發生凍災的地區最多，包括平、滬、閩、湘、浙、鄂、陝、贛、晉、粤、皖、冀、豫、魯、蘇、靑等十七個省市；發生病蟲害的亦有十三個省市：滬、贛、皖、湘、鄂、新、甘、閩、晉、浙、蘇、豫、冀；此外尙有蘇、鄂、冀、陝的冰雹災，和甘肅、雲南的地震等災害。正因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災害區域相當遼濶，且持續時間甚長，那來豐收之有？

其次，或曰：「毛主席」說過：「人定勝天」，特別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農民們。可是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到目前止，大陸農村的內部鬪爭仍然十分尖銳而複雜，同樣給老毛丟臉的是，由「毛思想」武裝起來的農民，不僅在對抗毛共的「以糧爲綱」政策——主張抓錢入手，多種瓜菜，少種糧食，和要求搞單幹，就在毛共號召農民起來與天災作「鬪爭」時，他們卻紛紛「棄農經商」去了。非常明顯，這樣的「人的因素」，哪會使糧食增產！

再者，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必須有許多技術措施互相配合的，較主要者如擴大灌溉面積，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推廣良種，深耕密植，防止病蟲害，加强田間管理和逐步提高機械化水平等。但在上述措施中，增施肥料應說又是具有統帥作用，決定性作用的首要措施（按：即增施肥料對農作物的增產具有積極的意義）。說到增施肥料首先必須要有充分的肥源。在這方面由於中共自然肥料的肥源有限，故早在一九五八年時，便已確定要以發展化學肥料來促進農業增產的道路，但講是容易，做起來時卻並不這麼簡單。爲此，一直來，特別是近年來中共對化肥的進口量增加甚速。但根據毛共的自供，目前大陸的單位農田（畝）的施肥量，仍只有十斤左右，比之先進國家施用五十至一百斤，差得多了。既如此，那何能增產豐收？至此，我們可以下結論：毛共「今夏大豐收」的「神話」，可以休矣！

陞官？

金千里

各總部、軍種的有：總後勤部某部負責人邱國光（九屆中委，原廣州軍區後勤部長）；現任總政治部副主任黃志勇（原任裝甲兵政委，出身四野十二兵團）。

在今年「五一」北京出現的軍種負責人中，從廣州部隊調升到海軍領導機關的有：李福澤（原廣州部隊副參謀長），王政柱（原南海艦隊副司令員），桂紹彬（原南海艦隊副政委）。另外尙有吳瑞林，文革初調京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原南海艦隊負責人）。軍種負責人空軍的劉錦平（現兼任民航總局政委，原廣州空軍副政委）。

兵種負責人有：陳發洪，五一集會排名在「第二炮兵」吳烈之後，地位特殊，推測升任二炮火箭部隊的政委或副政委，按陳發洪原任廣州部隊副政委。

郭超，現排名在炮兵匡裕民、宋承志之後，估計應爲炮兵領導機關負責人，郭超原任廣州某軍師長，後升軍區負責人。

陽震，五一名單中，緊跟共軍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劉忠之後，此人可謂來頭不小矣！推斷可能出任高等軍事學院負責人。查陽震原出身四十一軍一百二十三師師長，後升廣州警備司令員。

㈢分佈各軍區的林——黃爪牙，包括文革以來從「四野」系統調升到各地一二級軍區的將領，計有：成都部隊司令員梁興初（原出身十五兵團，變色後升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武漢部隊副司令員李化負責人）。新疆生產兵團司令員張竭誠（原四野三十九軍軍長）。福州前線部隊政委周赤萍（原林彪系著名軍政委，曾多次著文大捧林彪）。福州軍區副司令員段蘇權（最近以軍事代表團副團長身份赴非洲活動，原出身四十五軍軍長，早年係察北游擊隊騎兵支隊政委）。福州部隊副司令員吳瑞山（原江西軍區司令員）。其次，現任西藏革委主任兼西藏軍區司令員曾雍雅，亦出身四野系統，與林彪頗有淵源。

最近調升湖南革委副主任的卜占亞，原任廣東惠陽地區革委主任，四十二軍政委，現突然躍升湖南革委，取代黎原的位置，也是林彪——黃永勝在湖南的代理人。

最莫測高深的調動，要數蘭州軍區，新任副政委之一的劉西元，原軍銜中將，曾任舊總政治部部長，出身抗大一期學員，林彪得意門生。舊總政領導班子全部砸爛垮台，如今僅解放一名幹部部長（例外中的例外），升任大軍區負責人。林——黃意圖何在？其中派性的奥妙，更令人迷惑。

蘭州軍區自調走張達志（原任司令員），最近由郭鵬頂上，仍舊屬一野的山頭，但是，現調來劉西元，名列郭鵬之後，這不是林——黃安在蘭州的釘子又是什麼？

綜合上述「四野」系的普遍升官事實，明顯看出派性確已深入人心，林——黃在大樹山頭，培植私人勢力。假如有朝一日，林黃垮台，未知又將是誰人的天下？

海外見聞錄

沒有法律的沙地阿拉伯

天涯客

不管埃及的納塞爾總統，替阿拉伯世界的現代化生活，鼓吹得怎樣天花亂墜；也不管蘇聯在蘇以士運河沿岸佈置了多少隻漆着埃及國徽的超音速飛彈，一心迷戀於古風古俗的人們，最好還是到阿拉伯去看看。那裏簡直像一座「中古社會風俗」的博物館。阿拉伯的世界有多大，這座博物館也就有多大。

今年年初，約旦國王胡賽，幾乎在宮中遇刺。救他命的是一位三十歲的禁衛軍中尉泰摩爾‧埃爾達基斯坦尼。為了報答他的救命之恩，胡賽馬上像天方夜譚中的古代君主一樣，把自己的一位如花似玉的，十八歲的妹妹下嫁給他。——這種事情，恐怕就是在古老的東亞王國中，也很難找了。

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角——完全靠石油來發了大財的沙地阿拉伯，到現在為止，還完全沒有西方世界中稱為「法律」的那樣東西。那裏的一切，都是根據回教教主摩罕謨德在可蘭經中的訓示，無條件地加以決定刑罰的。

每個星期五，都是「法庭」公開宣判和執刑的日子。一千三百多年以來，無論刮風下雨，地震山搖，都從來沒有改動過。「法官」根據可蘭經判刑。原則非常簡單：「小罪打軍棍，大罪砍腦袋」。

在大罪中，最嚴重的是「侮神」。犯了這種罪的人，據可蘭經第五章第三十三節的規定：「斬首；或是釘上十字架；或是砍掉雙手與雙足；或是永遠流放。」

殺人，在這裏雖然也要償命，但是，可蘭經上也規定：如果兇手肯向死者家族付出一筆「血債錢」了罪，用不着死人償命，血債血還。

倘若警察怎麼樣也抓不到兇手的時候，那就算政府倒霉，要從國庫裏拿出一筆錢來，給死者的遺族當撫卹金。——這一點也是在可蘭經裏明文規定的。

因此，當有些人被國營鐵道的火車，不小心撞死了的時候，他們的遺族都可以跑到國王那裏去「告御狀」。——理論上說來，「朕即國家」，所有「國營」的東西做出來的事，都要由國王來負責。因此，在這種場合下，他也就非掏自己的腰包，來付「血債錢」不可了。

誰宣了假誓，查出來之後，馬上會把舌頭拉出來齊根割掉。誰要是犯了通姦罪，而且被四個人看見過的話，不是用亂石狠命地擲一陣，就是要挨一百棍。

就連喝酒，抽烟，沒有執照做買賣，也都要挨軍棍。「酒刑」是三十軍棍；「烟刑」要少些。挨打的時候，不但要在大街的十字路口上，而且是集體執行的。挨打的人，每次總有好幾百個。看熱鬧的人，也照例很多，而且要照例在每打過一個人之後，都替執刑的人拍幾聲手掌來「助興」。挨完打，也就沒事了。

最倒霉的，當然要算是那些「盜犯」和「竊犯」。根據可蘭經的規定：一定要砍一隻手下來！不過，現在文明進化了，所以，犯罪的人已經有權來自己決定：砍那一隻？是右手呢？還是左手？在城市裏執刑的時候，還有醫生來事先替他打一針痲醉針。

但是，在鄉村裏就不同了。砍手的工作，是由屠戶來客串的。砍下來以後，還要把留下的半臂，浸在滾燙的油鍋裏，以免發生「血流不止」的毛病。



被判了打軍棍的人，都是要在大街上執刑的，看熱鬧的人，圍觀如堵。

，在沙地阿拉伯幾乎絕了跡。甚至於連兌換店的老板們，在跑去作「日禱」的時候，都不必把店門鎖上。因此，當地的「司法部」裏的頭頭們，就曾經向西方記者們很得意地說過：

「像你們歐美國家那麼多的罪案，我們這裏是永遠不會有的！——誰都沒有多餘的手，來讓人隨隨便便地砍掉！」

沒有尼古丁的「保健香烟」

．庫伯爾，是一個烟不離口的人。二十年來，他從沒有一天不抽上幾十枝烟捲的。然而，在這二十年中，他也發明了八種具有專利權的提煉方法。就靠着這些方法的靈活運用，他居然解決了全世界烟草工業一向最頭痛的一個問題：「怎樣才能把烟捲裏的尼古丁成份，在不影響香味的情形下，減到最低限度？」

布魯諾．庫伯爾博士的訣竅就是：把烟草先泡在一種特製的化學溶液裏，然後再像普通香烟一樣地予以加工。這樣就製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香烟；它的味道雖然和普通香烟沒有什麼差別，而其尼古丁的成份，卻從百分之二，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所以，布魯諾．庫伯爾博士就把這種香烟，叫做「保健香烟」，或是「不抽烟的人抽的烟捲」。

造這種烟捲來濟世的念頭，其實並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遠在二十年前，瑞士的「烟草聯合」工廠，曾經請他去主持過「製造不含尼古丁的烟捲」的研究工作。然而，不到一年功夫，烟廠的老板們就變了卦，認爲還是「新瓶裝舊酒」，少費一點事的好。

不過，這位博士的興頭，反倒越搞越高了。他在回到西德去以後，一面不斷地繼續研究；一面也拚命鼓吹這種「保健香烟」的重要性。直到三年以後，布來梅的烟草工業權威——布瑞克曼工廠，才答應他來舉行一次公開的試驗；而且由那工廠聘請了二十五位出名「癮君子」，來客觀地加以評定。

本來，布瑞克曼工廠是已經決定了要用每月一千馬克研究費，外加實報實銷的日用開支與旅費雜費，來支持這位博士繼續研究下去的。但是，當人們看到這「保健香烟」的發明人，是在用「美極牌」醬油精來使他的香烟取得醇味的時候，他們就感到興趣索然了。



被胡賽國王用「賜婚御妹」來酬功的泰摩爾．埃爾達基斯坦尼中尉。他的新娘是芭斯瑪公主。

從那時起，到現在，布魯諾．庫伯爾博士的發明，當然已經有了許多進步。他不但不再需要用「醬油精」來增加醇味，而且也獲得了西德的國立聯邦烟草研究所的正式承認：「此種烟草，在味與香上，與一般烟草，並無二致。」

然而，那些烟草工業的大亨們，卻對這個前所未有的發明，似乎一點都感不到興趣。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那座布瑞克曼工廠，據說已經擁有了二十多種「消滅尼古丁妙法」的專利權，不過直到現在爲止，個個都犯了「淡而無味」的毛病。

因此，它的實驗室主任豐．畢特曼才會斬釘截鐵地說道：「尼古丁是使人們發生烟癮的基本因素，如果烟捲能夠不含尼古丁的話，那麼，酒裏邊也不必再含什麼酒精了。」

在德國香烟市場上，擁有百分之四十八的銷路的瑞姆茲瑪公司，說得很乾脆：「抽這種香烟，根本不成其爲享受之道了。」

就連烟草工業聯合會的理事長沈澤爾博士，也公開向新聞界說過：「抽烟的人們，根本不喜歡那種完全沒有尼古丁的東西。」

最奇怪的是：西德的衛生部，居然也同意了一位不願意出名的專家的意見：這種不含尼古丁的香烟，可以使抽烟的人抽得更多，因而也就使他們吸取了更多量的毒質，因爲在烟草中，除掉尼古丁以外，是還含有一些更利害的毒質的。

所以，這位發明家索性一點也不求人，自己成立了一家「庫伯爾保健香烟公司」，用自由募股的方式來湊成二十萬馬克的資本，好正式開始生產。

雖然，某些廠家們，認爲這種保健香烟「一點市場價值也沒有」；但是，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這家公司已經賣出了一半以上的股票了。



換完了打，馬上就恢復了自由，一切都很乾脆。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三）

無牌教師

（接第三章「朗誦與朗讀」）

黎錦熙的意見

黎氏抗戰期間在西北的時候，曾發表過一篇「中等學校國文講讀教學改革案」，這次在座談會上又扼要地提了出來。他主張「白話文的範讀，必須有『表演』風味」。他在「中等學校國文講讀教學改革案述要」的「附言」裏，有這樣一段話：

「我對於國文講讀改革的主張，只有兩個要點：第一，假如中等學校竟不選授文言文教材，我一定贊成毫無猶豫；但若選授文言文教材，則一定要熟讀背誦，否則全是浪費。第二，假若中等學校所授白話文教材，一律改用國語譯音新字，我向來如此主張，毫不退轉；但現實上，仍不能不用方塊兒的國字，則一定要照國音國語，高聲朗誦，讀成標準國語，否則，全民族共同欣賞的眞正新文藝，乃至普遍應用的語文新工具，都永無建設成功之日。」（見國文月刋五十一期）

他主張完全用標準國語朗讀，而且還必須具有「表演」風味，這是和李棪教授、蘇文擢講師的觀點完全相反的。

朱自清的意見（見第二章）

潘家洵的意見

「讀散文實在不要拉什麼調子，只要依照『氣呼的停頓』和『意義的停頓』去唸他而加以適當的調節就得了。然而詩和戲劇的讀法則不然，多少需要點『相聲化』。初行時也許教學雙方都感到不慣，行久了就非常自然而且能發生很大的效果。這是我自己曾經驗過的。」

潘氏主張「讀散文實在不要拉什麼調子」，自然不是「學究調」而是「口語化」。詩和戲劇的讀法，不但要「口語化」，而且還要「相聲化」，那就必須再加上動作和表情了。

鄭天挺的意見

「我小時生長在北平，初唸國文並沒特殊的腔調，如『三字經』、『百家姓』以至『論語』都只以語音本調一字一字規規矩矩地唸。不過讀到『孟子』，如『梁惠王』章，就漸需要腔調，然而字音仍不離語音。入中學後，國文先生是桐城馬氏，他唸古文很講究，聽起來令人神往。到北大後，才曉得黃季剛先生唸書有自創的特別腔調，當時名之曰『黃調』，至今羅膺中先生和陸潁民先生都仍善效『黃調』；由此也可以知道各人自有其唸書的腔調。黃晦聞先生講詩並不誦讀，不能知道他的腔調。碰見佳妙的句子，他只反覆唸唸而已。沈尹默先生亦大致如此。」

「桐城馬氏」讀古文的調子和黃季剛先生獨創的「黃調」，我們雖無法知道他們聲調如何，但總離不開「學究調」範圍；因爲「學究調」是千變萬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調子），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的。鄭氏又說：

「丁在君先生在世時，曾努力提倡用口語『誦詩』。我聽過他唸杜甫的『兵車行』，唸得直像說話一樣，但是也很好聽。」

有人以爲唸古文或舊詩詞不能用口語，應該仍用「吟誦式」，丁文江先生在幾十年前已經用行動把它否定了。這正和我的主張不謀而合。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鄭天挺先生也是擁護口語化的。

徐炳昶的意見

「誦讀並不是一個嚴重問題，因爲本有自然的語音作主。若是想求得發音的標準化，教學者就反而困難重重了。我在法國很久，深知巴黎人和馬賽人唸法語卽互不相同，甚至巴黎大學的教授發音也不標準，但都不害其應用。字典中的標準音與語音是兩回事，語言的目的只在於『聲入心通』，其他都可以不管。語言是天然的社會契約，不容少數人標新立異。所謂二字一頓或一字一頓的唸法，誠然不自然，而其來由是因爲不懂文義……總之，『自然』是一切道理最高的準則，我們要努力順乎『自然。』」

這位老教育家說的話有兩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一是「自然的語音」；一是「語言是天然的社會契約」；這兩句話可以說「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誰也不能「標新立異」違反「自然的語音」，或撕毀這張「天然的契約」的！但他又爲什麼「不管」發音的標準呢？因爲這時他們討論的是教學上的誦讀方法問題，教學上所用的語言不能要求過高，如要求嚴格標準化，除極少數的語言專家外，全國的教師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九不合格。這怎麼行得通？所以他主張但求「應用」，只要能「聲入心通」學生聽得懂就行。現在台灣的學生已普遍使用國語了，可是各大、中學校的教授、教師們講起書來大多數仍是南方國語，很少能達到標準，但一點也不妨碍國語的推行。因爲他們只是傳授課本中的知識，不是教他們說國語，只要能「聲入心通」便已達到「應用」的目的了。

徐氏所謂「巴黎人和馬賽人唸法語卽互不相同，甚至巴黎大學的教授發音也不標準」，那是指「方音」而言，但我想它們的差別不會太大；決不像目前我們的國語和粵語，歧異得幾乎像是兩個國家！所以提倡國語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

朱光潛的意見

「我以爲誦讀詩歌通常可以用這兩種方式：卽戲劇式與歌唱式，都是在形式的節奏之中流露語言節奏的讀法。至於在散文方面，我以爲誦讀古文的法子原則上應該與唸詩相同，才可以抓住原則的氣勢神韻……所以從學習和模仿的觀點來說，我是主張誦讀文言文應注重形式化的節奏。至於語體散文，誦讀要依語言的節奏爲主。何時參互並用兩種節奏，則誦讀人應當看文意而定。」

朱氏認爲誦讀古文不妨採用「形式化的節奏」，所以他說「舊日讀文法多少還有點價值」。我們就把這種舊日讀法看作「學究調」罷，讀書用「學究調」當然可以，沒有任何人反對。筆者直到今天如果大聲唸詩文，仍舊脫離不開「學究調」的枷鎖；因爲那種腔調可以不理任何人的感受。可是如果讓我用那種令人「肉麻」的怪腔怪調，在大庭廣眾中上台和別人比賽，我確實沒有那麼厚的臉皮。過去台灣有位教書的朋友用他那拿手的「學究調」對着學生唸古典詩文，惹來一陣哄堂大笑，看來頗有「提神」作用。朱孟實先生所謂「多少還有點」的大概便是這類「價値」吧。

毛準的意見

「唸古文可以不管作者的原意，只用自己的腔調去唸，拿古文當作自己作品一樣去唸。唸得多，唸得熟，模仿就容易了。但要藉誦讀完全了解作者的原意，就實在很難。」

我們雖然無法知道毛氏所說的「自己的腔調」，究竟是如何唸法，但很難逃出「學究調」範圍；因爲它「不管作者的原意」，別人也無法從他的誦讀中完全了解作者的原意，唸的目的只爲了「熟記」，這正是學究調的特色！他和大家的意見恰恰相反。

馮至的意見

「我以爲誦讀詩文，寧可自然一點，不可太形式化。」

「學究調」既不「自然」，又「太形式化」，當然不是他所贊成的腔調。

游國恩的意見

游氏對散文的讀法沒有表示意見，只把他學自祖父的讀詩方法表演了一下。他說：

「凡律詩，無論五言或七言，遇平聲字皆須稍停，而延其尾音。古詩在平仄方面都有很自然的節奏，惟碰見意義有停頓處，聲音亦不妨作停頓。」

接着又把杜甫的「登樓」七律朗讀了一遍，他的唸法是這樣：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
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
政──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
聊爲──梁甫吟──

這種唸法，正是顧翊羣先生「讀詩譜」的路子（見本刊七十七期拙作「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乙），它的唸法千篇一律，只有平起、仄起之分。雖然說是「遇平聲字皆稍停頓」，但這個規律他們並不遵守，如「登」、「天」、「相」、「祠」四個平聲字，唸時都不停頓，卻在「近」、「難」、「色」、「壘」、「極」、「盜」、「主」、「暮」八個仄聲字處停頓下來。而且不講文義，任意予以分割，如「花近高樓」、「聊爲梁父吟」都應一氣呵成，分割之後便不成文理；像這種淸一色的「二、二、三」的機械式唸法，又怎能唸出其中的意義來？

顧隨的意見

顧氏以爲誦讀詩文有三個要點：㈠要能對作品理解；㈡要有好嗓子；㈢要不怕羞。他曾於講「西廂記」、「長亭送別」時，擠窄了嗓子模仿紅娘的聲調。他和黎錦熙氏的「表演風味」、潘家洵氏的「相聲化」那些主張差不多。當然不是「學究調」。

孫楷第的意見

「我以爲中國語文誦讀，照國語說話式就得。惟誦讀者要注意兩件事：㈠明句讀；㈡正音讀。」

孫氏又是一位主張「口語化」的人物。

李長之的意見

李長之先生是參加了那次座談會的，但紀錄中卻沒有他的言論；原因是他有事提早退席了。事後，他在北平時報副刊「文園」第七期，發表一篇「關於誦讀問題的一點意見」，其中有一段這樣說：

「以語言爲表現工具的『文學』這種藝術，它所採取的語言方式，原有兩個：一是藝術底，一是自然底。所以自來的文學理論上有『藝術的表現方式』與『自然的表現方式』之稱。可是以自話文爲生命的新文學運動，在根柢上是應該以自然的表現方式爲第一義的……至於所謂自然的表現，再質言之，就是接近活的語言的表現方式。因此，所謂誦讀一事，也便只有（用說）話的語調去讀的一途了。」

李先生是澈頭澈尾主張「口語化」的。

傅庚生的意見

除了那次座談會的專家們所發表的言論之外，在報刊上就該項問題表示意見的，還有邢楚均和傅庚生兩位先生。邢氏的看法已詳第二章，現在且看看傅氏怎麼說。

「談文章的誦讀問題」，是傅氏在「國文月刊」五十六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他攻擊「學究調」說：

「過去注意誦讀，大概與桐城派有關。桐城派已經是古文家的尾巴了，可是在淸末民初，廿作尾巴尖兒的還大有人在。那時有許多思想上還留着辮子的人，自己明知不是鳳凰，也偏要沾些兒『桐』蔭，聽說習文要求音節於字句的，便『死朽罷咧』的去讀誦。讀不出什麼『子午卯酉』來，卻搖頭晃腦的煞有介事；引起來的反動，便是壓根兒不讀，看看算了。」

傳庚生氏又批評那種讀古文的腔調說：「讀的腔調雖說沒有一定的格式，但為了它和語言的音節迥乎是兩回事，就自然是一種所謂『美讀』的——它難免帶着音樂性的誇張與戲劇性的表襮。」

最後，他說：

「白話文的誦讀是應該提倡的，這誦讀才是眞正的自然。慢說過去的駢文音節比起它來，是一種機械的、病態的玩意兒，便是唐宋古文的『自然音節』也只是一種『文言』的自然音節，裏面充滿保守與因襲的成分。……眞的『自然』既經抬頭，最好就誘導它自然的發展下去罷。以讀舊詩的調子和舊戲中的道白法（詩人朱湘曾有此嘗試——筆者註）去讀白話詩，實在是滑稽而又危險。同理，用讀古文的造作的調子讀白話文，也難免有些怪聲怪氣，而其實又大不該。……語言本身就有抑揚頓挫、輕重急徐的語氣，言文合一了，這語氣便很道地的形成了白話文中自然的音節……惟有語言自然的音節才是無比的自在、無上的完美！」

傳氏是絕對反對「學究調」，擁護「口語化」的。

以上所引十四位名教授對於「中國語文誦讀方法」的意見，其中朱自清、黎錦熙、潘家洵、鄭天挺、徐炳昶、馮至、顧隨、孫楷第、李長之、邢楚均、傳庚生等十一位先生都主張「口語化」；有的甚至還主張「相聲化」、「表演風味」，有的更要加上動作和表情。

另有兩人是沒有具體意見的：游國恩先生只把他學自祖父的讀詩方法表演一番（他的祖父是清代人物，用「學究調」讀詩那是必然的），並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毛準先生則認為怎樣唸都可以，反正別人很難藉誦讀了解作者的原意——他是蘇文擢講師的唯一同調；但也不一定是「學究調」的擁護者，因為所謂「自己的腔調」，每個人都不同，可能是「學究調」，也可能是「口語化」，所以他也是沒有具體意見的。

賸下的只有一位朱孟實先生了。朱氏主張「語體散文，誦讀要依語言的音節為主」，這是「口語化」；讀古文用舊調「多少還有點價值」，我們可以把他看成「學究調」的「半個維護者」。

這次他們討論的主題是語文誦讀方法，也就是一個教師站在講台上，以什麼樣的腔調教學生們讀書，和一般的朗誦完全無關；本來用「學究調」誦讀也同樣可以達到讀書的目的。但，即使如此，他們也反對用「學究調」，主張「口語化」，眞正維護「學究調」的連十分之一也不到。讀書還是如此，何況是登台表演？

我們花了這麼多的工夫研究「誦讀」問題，其實並不寃枉，而且還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因為那些專家告訴我們，連讀書也應該「口語化」，「朗誦」當然不能用「學究調」了。

第四章　怎樣朗誦

蘇文擢先生說：「朗誦隨着新文學活動了幾十年，這是在嘗試中摸索前進的。看來，還沒有嚴格的規律性，也沒有什麼『權威人士』或『專家』們去給大家訂立若干標準。」

是的，假使單就「朗誦」一詞的字面看，那班先生們的確沒有「給大家訂立若干標準」；可是他們卻替「語言」立了個「『自然』是一切道理最高的準則」。徐炳昶氏更斬釘截鐵地說：「語言是天然的社會契約，不容少數人標新立異！」其他許多人也幾乎一致主張「口語化」的「自然」原則。

「朗誦」是完全憑語言表達作者的意見的。而「語言」卻有「嚴格的規律性」，這張「天然社會契約」，誰也必須澈底遵守，否則不能「聲入心通」。

朗誦為甚麼不能用「學究調」

這個問題，我在「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乙項已經談過了，可是許多人到現在依然擇「錯」固執；為了使他們迷途知返，所以有再談一次必要。

無論在教室中拿着課本朗讀也好，或在晚會中登台朗誦也好，誦讀者的最大任務，就是要把作者的書面語言，用自己的聲音以及其他的表達方式，傳達給學生或羣眾。所以邢楚均氏說：「我們設法使自己成為一個很忠實的『作者代言人』，在朗誦中，我們應當把極客觀的『代言』當作一種藝術。」所謂「代言」，換言之就是「傳話」，而且這種傳話還必須是「很忠實的」；所謂「藝術」，就是代言人要像演戲一樣，完全進入作者的情緒中去，用一切美化的表現方法把作者的意思傳達給觀眾。所以他又說「應當儘量克服私生活中主觀的情緒侵進『情緒表現』中來。」

語言既是朗誦的唯一工具，我們如想把一篇作品朗誦得成功，便非在語言方面用力不可。語言雖是「天然的社會契約」，可是這種契約規定得異常苛細，一絲一毫也不能馬虎。傳庚生氏說得不錯：「語言本身就有抑揚、頓挫、輕重、急徐的語氣」；這語氣非常神妙，它像車船的舵盤一樣，你只消畧一轉動，它的方向就會轉變。所以應高的時候不能低，應輕的時候也不能重；遇到陳述句、命令句、感嘆句，這種該用「降調」的「口氣語調」時，你決不能用「升調」；同樣地，遇到一般的問句、未完的句子、或句子的前一些部份，或有含蓄的句子，該用「升調」的「口氣語調」時，你也決不能用「降調」。因為這是「天然的社會契約」，任何人也不能違反的。（未完待續）

家訪憶趣

訓政初期，奉簡國府監察委員的高友唐先生，是監察院的一門大炮，專轟瀆職失職的特任階級。尤以彈劾海軍部長楊樹莊，利用軍艦走私運毒一案，直聲名聞全國。那時他住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雙石鼓，和筆者毗鄰。每逢週日早晨，不論晴雨，必邀同登清涼山，鬆馳一下緊張的頭腦。我們在蒼翠成蔭的山徑，載行載談，有時發生意見衝突。一個年逾半百的前清遺老，和一個熱情奔放的革命青年，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本來就很難一致。

他原為旗籍，出身仕學館，做過清廷的四

院，全國剛直之士，多入彀中。他一向主持正義，又是旗籍聲譽較佳報人，自然也在羅致之列。他進入監察院後，密向國府蔣主席建議，對廢皇愛新覺羅溥儀，應及早作一安撫。最好酌給歲費，以示籠絡，而免爲外人利用。案被擱置，未蒙立卽採行。

「九一八」事變不久，蟄居天津日租界靜園的溥儀，靜極思動，果然受日本軍閥利用，擬往東北進行復辟逆謀。蔣主席聞報，環顧京中大員，只有他對溥儀較有淵源。事前特予召見，面授機宜。並發給旅費二千元，以壯行色。他由南京啓程北上，筆者特過江到浦口車站送行。要求如有所成，盼卽電告。萬勿將這個頭條，先給平津記者搶去。

民國廿年十一月初，他在天津靜園見到了溥儀。勸以保持遜位初衷，禮讓到底。接着傳達國府厚意：第一，願恢復優待清室條件中的歲費，或將前後歲費，作一次整付。只須提出一個數目，卽可將款存入指定銀行，聽候支取。（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國府願恢復優待清室條件，似係故意自抬身價）第二，歡迎南遷上海，或往外國僑居。除日本外，世界其他國家，任由選擇。

蔣主席這種作風，未免有點「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之嫌。但是一個堂堂政權，不惜卑躬折節，肯向一個廢皇表現眷顧，也可見謀國之苦。可惜溥儀正着了日本軍閥代表土肥原之迷，一心想到東北去做第三次的皇帝。對國府的委屈求全，無動於中。祗在表面上裝出一副欣悅感激模樣

遊說溥儀

。辭出靜園，急電南京報告，認爲前途大有希望。京滬各報，隨卽刊出「溥儀將南下」的驚人消息，就是從他的急電中所發掘的線索。

見過溥儀第二天，他又趕往故都，拜訪溥儀的七叔，卽曾任清末軍諮府大臣（相當民國的參謀總長）的戴濤。戴濤是他幼年要好的同學，足智多謀，善於應變。請求戴濤此次須與溥儀同行，相機從旁指導，而防途中失言失態。

好容易將戴濤約定，折返天津再候溥儀正式答復。不料又遇上日本浪人，無理襲擊中國警察事件，日租界對外一切通路，盡告封鎖。等到事平進入靜園，溥儀已悄悄出走。

他在失望之餘，回到南京。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有辱使命，愧見蔣公。行裝甫卸，他又到處向親友求借，湊足二千銀元，歸還蔣主席的撥款。他堅持必須如此，才算毋違監察委員一介不取，一介不苟的神聖操守。

蔣主席對他的枉作此行，極爲諒解。同時對他的自費爲國家奔走，更加慰勉。

可是他自己因誇下說服溥儀有望的海口，總是覺得難以向國家交代。從此鬱鬱寡歡，就連週日例行的爬山運動，也告停止。未及兩月（民國廿一年春），中風暴卒雙石鼓寓中。身後蕭條，一切喪葬，還是由監察院同仁醵資料理。

出殯之日，途人無不佇立道旁，表示無限哀悼！

胡賓

胡適詩嘲錢玄同

錢玄同，本單名一個「夏」字，留學日本，爲章太炎弟子。五四運動時，他任教北大，是提倡新文學的一健將。他善言辭，有「話匣」之名，出口滔滔，俱成好文，且學問淵博，當時罕匹。然終日僕僕道途，著作不多，特別是拿不出文學作品來。適之先生曾說他「議論多而成功少」。他勸魯迅寫小說，自己卻不做。魯迅討厭他囉嗦，說他語言乏味，可見雖健談，卻使人生厭。

他生平不懂得接吻，有一次在周作人府上閒談，他忽發奇問：「接吻是男的把嘴先放在女的嘴上，還是女的把嘴先放在男的嘴上？兩嘴相親，究竟有什麼快樂和意義呢？」座中有人欣然答道：「接吻，有女的將舌頭伸到男的嘴裏的，有長吻，有短吻，有熱情的吻，有冷淡的吻。」他聽後喟然歎道：「接吻如此，亦可怕哉！」

他時時發些怪論，好比主張廢姓，因懷疑古史，自稱爲「疑古玄同」，人卽呼之爲「疑古先生」。他曾說，好攝影的人是低能兒。至於罵桐城派爲「謬種」（毛澤東一九五七年襲此詞以指舊詩），指選學派爲「妖孽」，更是人所共知之事。最怪的是，當他還姓錢的時候，曾對朋友們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適之先生說：「好，等你到了四十歲，我將送你一首詩，叫做手槍！」

幾年之後，他的四十大典來到了，「語絲」同人曾擬出以特刊紀念他，後以時局關係，該刊南遷上海，致未果行。但次年適之先生卻眞個寫了一首白話詩，叫做「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週年紀念歌」，歌曰：

該死的錢玄同，怎會至今未死！
一生專殺古人，去年輪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恥，
這樣那樣遲疑，過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場，不曾來監斬你。

今年忽然來信，要做「成仁紀念」，
這個倒也不難，請先讀「封神傳」，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裏面，
用草蓋在身上，腳前點燈一盞，
草上再撒把米，瞞得閻王鬼判，
瞞得四方學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處念經拜懺，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獄搗亂。

詩雖開玩笑，但亦諧而且虐，這和吳稚暉爲章士釗撒訃聞發喪是一樣的。

魯迅亦有詩嘲他道：「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他把魯迅恨得要死。

文壇小掌故

蝸牛萬歲

不久以前合衆國際社自英國霍士頓發出一則花邊新聞說：「在今天舉行蝸牛爬行比賽中，『朝聖者』創出世界新紀錄，但沒有人特別感到意外。牠當時正在參加一項全國性的蝸牛冠軍大賽。『朝聖者』是由阿樹福女子曲棍球會所飼養和訓練的，牠以三分二十六秒的時間，完成該二十四吋的路程，輕易打破去年由布萊頓一位十四歲學童所飼養『米奇』創下的四分五十二秒紀錄。」

蝸牛這種軟體動物身體既小得可憐，行動起來又要背着房屋，而且還必須伸出觸角偵察四週，分泌黏液以利滑行；短短的兩英呎路程，竟然需要三分二十六秒的時間，應該算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動物了。

龜兔賽跑的故事，人人都耳熟能詳，兎子由於後肢特長，本爲短跑健將，但因瞧不起烏龜，一味輕敵，結果，反而敗在最不善跑的烏龜手裏。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爲不爲的問題。

身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做事的時候也有能不能與爲不爲之分，遇到特別感興趣的事情，會以火箭般的速度完成它；遇到特別不感興趣的事情，做起來可能比蝸牛爬行的速度還要慢上若干倍！本港政府辦事也是如此，前者如扣押小型巴士的法例，士民雖然紛紛反對，但因爲利之所在怎肯後人？於是以火箭般的速度三讀通過；後者如教材修訂，「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書，已經提出兩年多了，可是直到現在教育當局連半點動靜也沒有。大概是因爲每年貽誤三五十萬華人子弟，對於祖家利益並無損害，因而不感興趣吧？

一個中學國文教材問題，已經把有關方面困擾得頭痛萬分了（也許他們根本未作考慮），現在又出來一個「中國文選」問題，看來這座教育機器非進廠大修一次不可。只可惜機匠們的工作效率太慢了，蝸牛雖是世界上行動最慢的動物，但牠一小時還能爬行三十五英呎，一日以十二小時計，也能爬四二〇呎，八百天便可爬行六十多英哩；這長度足夠遶港島一週而有餘。但是該項修訂教材的報告書八百天中轉來轉去依然未能轉出利園大厦！賣油郎敢打賭：如果有人肯將『朝聖者』運來香港和教育司署的「公文旅行」作一次比賽，我相信『朝聖者』一定會再奪得一次冠軍的。有詩嘆曰：

一、教材百孔又千瘡，組會研究報告長；
不料旅行八百日，依然未出辦公房！
二、人言蝸步最遲慢，我道公文遜蝸牛；
試看教材修訂事，此將蝸步應含羞。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從「蹲鴟」「惡鳥」談起

唐「諧噱錄」曰：「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嘲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蕭炅也許未讀過史記貨殖傳，也許雖然讀過而未注意「吾聞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故未知蹲鴟就是芋頭。天下學問浩若瀚海，有所不懂，本不足恥。同一種動植物各地不同名稱的，也多得不勝枚舉，有所不知，也不爲辱。然而糟糕的卻是蕭炅不懂而裝懂，不求甚解，亂猜一通。看見「蹲鴟」是鳥字邊，也就想當然地斷定「蹲鴟」就是惡鳥，於是鬧出笑話來。一個人有所不懂或是沒有學問，其實並不可笑。只要態度謙虛，承認自己的不懂，不恥下問，好學不倦，今天不懂的，明天是可以學懂的。張九齡看準蕭炅必鬧笑話，並不是因爲知道蕭炅不知「蹲鴟」就是芋頭，而是知道他既不懂又喜歡裝懂喜歡亂猜，不肯虛心學習，這就是所謂「不學」。倘如蕭炅肯不恥下問，或者手動一點，動手翻一翻書，張九齡就無法捉弄他了。說起來蕭炅的出醜，倒不是「咎由自取」，而是被人捉弄，一時不察，以致上當，尙情有可原。可是有一些人卻比蕭炅更加淺薄，不但不懂裝懂，而且喜歡到處賣弄，以至弄巧反成拙。數月前，有一首頗聞名的密碼詩，其中有一句「確是廣陵人散五侯烟」的名句，「名作家」則解之曰：「人散廣陵曲不成」。令在下感到比密碼詩更加密碼。「廣陵散」爲琴曲名，「廣陵」爲地名。「五侯」，西漢時有「五侯」，東漢光武時有「五侯」，復有梁氏「五侯」和桓帝時的「五侯」。在下雖不知「五侯烟」是指那五侯，但觀其「確是廣陵人散五侯烟」，似乎是說，曾一度繁華的廣陵，而今已衰落，人已經散了，而顯赫一時的「五侯」也消聲匿跡，逝如輕烟。「名作家」大概以爲由長安到廣陵未免扯得太遠，而且「廣陵人」也沒有「五侯烟」，於是硬將「五侯」斬掉。而斷定「廣陵人散」，爲「廣陵散」，是琴曲名，但又不知如何湊成七字，於是有「人散廣陵曲不成」的奇句。廣陵既是曲，與「人散」或「人聚」何干？廣陵若是地名，可以「人散」或「人聚」，但又與曲之成或不成何干？在下「確是」覺得，解「名作家」之名句，比解林筑「小姐」的密碼詩更爲困難。

因而，也就令在下懷疑，「名作家」到底是懂了「曉鏡」還是不懂「曉鏡」？到底眞箇懂了「確是廣陵人散五侯烟」？還是不懂「確是廣陵人散五侯烟」？如果不懂，本來大可以不出聲，或者乾脆用白話解釋。因爲並沒有人致書請「名作家」務必修書作答。「名作家」若堅持「不是學術討論概不

介紹海外就業

忽然收到一份傳單，打開來一看，標題是某某大老千，以介紹出國就業爲餌，以收介紹費爲實。內文寫到某律師，會因發假誓，被吊銷執照等語。因爲是用影印的，相信有許多人都收到過這份傳單。

這個機構剛好設在我住的那一層，所以我有觀察的機會。這機構的主持人常常獨來獨往，我經常在通道和電梯遇到他，果然就是新聞照片上見過的人。這傢伙大概是作賊心虛，並且多少也明白我對他十分注意，因此有時他看見我先進電梯，就有點畏縮不前。

那時正是五月騷動過後，有許多人有離開香港到外地找工作的念頭，這傢伙就利用這種心理，到處登廣告，還把歡送出國的照片刊在報上。所以在那一段日子裏，上門的人頗不少，多數都是讀書不多的男女。有一次有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問我，對我的鄰居有無所知，成功的可能性如何。我說這完全是搵笨，我嘗見我的朋友把去美國的一切手續辦妥，但是移民限額已滿，需要展期，可見出國不容易（按那時新的移民法尙未實行）。我反問他在這個機構裏有些什麼手續，他說塡了些表格，收了他五十塊錢，成功與否概不退還。我笑起來，我說你白白送了他五十元，要有神助你才能去得成功。

這以後，我經常看見有三五個年紀很輕的女孩子在那裏進進出出，當然都是塡表格的助手。照我的估計，他縱然不能在這條法律縫裏騙到一百萬，可也有幾十萬。

當然，在地廣人稀的加拿大，或者也有人需要外地的工人，可是那得有人事關係才行。以一個臨時設立的投機機構，能搭得上關係嗎？我懷疑在那些繳了手續費的人之中，究竟有幾個去成？所佔的百分比又是多少？

然而，可憐，香港無知的人畢竟太多，因此這個機構經常還是在那裏刊登歡送出國的照片，而且，最奇怪的是多數都是合家歡，上自祖父祖母，下至小兒孫，齊齊一堂。在照片的旁邊，標明該機構介紹出國獲百分之百成功。

試想吧，如果是介紹到外地去工作，就算帶個老婆都難，那有老老小小一齊去的道理。這分明是這個老千的什麼親友或者同鄉，家裏有錢，或者有人在當地賺了錢，把家人申請出去而已。至於百分之百成功，那末除非加拿大的總理同他有裙帶關係。搵笨連技巧都不講，連常識都罔顧，實在太目中無人了！

黃思騁

爲官喉舌

意無意的忽略了「治本」—「使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在這個中國人佔百分九十五以上的社會，要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最切實可行的辦法便是「中文法定」。尊重人民，就該尊重他們的語文，政府不是常常在强調尊重民意嗎？中文法定固然有「若干技術上的困難」，但若以此爲藉口，豈不等於當局承認是一個無法解決困難的低能者？要是政府有誠意，集思廣益，所謂困難相信不難克服，中文法定之後，官民距離縮短，隔閡減少，一切行政措施必然會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香港華人佔百分九十五以上，只這一項理由，中文就該合法化了，但是中文竟然迄今仍爲「非法」語文，這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在我們爭取中文權益之際，竟然有人大唱反調！綜觀近月來的言論反應，華報華人站在贊成一方，西報洋人站在反對一方，壁壘分明，成正反兩派。

一份西報在八月廿四日以「勿再歇斯底里」爲題發表評論，居然指斥推行中文法定純是「情緒作用」，推行人士也蒙上「歇斯底里」的不白之寃！評論第一段大意說「呼籲中文法定是目前最無謂而且歇斯底里的一項運動」，主筆先生不用「呼籲」一詞，卻用上「驢鳴」（BRAY），於是推行這一運動的熱心人士通通成了主筆先生眼中呦呦而鳴的蠢驢，一篇評論用上如此主觀而歧視的字眼，這文章還有什麼價值呢？

評論跟着說「因情緒作用，很多人一定以爲政府在存心阻撓，事實並不如此」。把別人看成「驢」的人，居然指斥別人起「情緒作用」，這已是荒謬的事，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我們因情緒作用而推行中文法定運動，那又怎樣？以僅佔百分之幾的人士的語文作爲法定語文，要多數服從少數，要多數遷就少數，這是不是「情緒作用」呢？中國人熱愛自己的語文，不願淪爲被牽着鼻子走的假洋鬼子，要爭取中文法定地位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不是情緒作用，是民族尊嚴，不是「驢鳴」，是不平則鳴。

評論跟着站在官方立場，主筆儼然以官方代言人自居，以「法律翻譯易致矛盾」爲反對理由，這又是一個老問題——中文詞不達意，不能完全表達事物的稱謂和涵義，那爲什麼不乾脆說英文是最佳語文，英文法律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法律，或者直截了當的說英文優越、凌駕中文呢？

這種「爲官喉舌」的「愚」論，近日所見頗多，甚至有中國人寫「我身爲中國人，但仍對『中文法定運動』『輕視』」的妙論怪論，限於篇幅，留待下期再談。

（編者按：此西報乃「中國郵報」。）

江城子

鰥

生財有大道，
誰解乾坤妙？
枉自作多情，
悶煞薛大人！

人海百態

太平山下的故事【上】

香港的騙案，稱爲「太平山下的故事」，我忘記這名稱的來源，似乎是政府新聞處發表過一些騙案的故事，警惕人們不要再上當，而稱之爲太平山下的故事，因此以後有這類事件，新聞記者也稱之爲「太平山下的故事」了。

這名稱說來很恰當，已被拆掉的山頂亭子被稱爲「老襯亭」，因爲從太平山頂望下來，老襯甚多；「老襯亭」這名稱恰當不過。騙案，就是搵老襯，稱爲「太平山下的故事」，誰曰不宜？

我有位朋友老陳，眉精眼企，本是醒目之人。在我一夥朋友中，他被目爲「叻仔」。他的叻，第一是精明，和他打牌，我們都是他的手下敗將；他在公司裏做事，有時做些私幫，身家雖不甚豐厚，比起我們一班和他一同做事的，景況好得多。凡可以賺錢的事，他無不悉力以赴，不怕煩麻，不怕瑣屑，也不怕辛苦。因此，他頗有積蓄，生活過得優優遊遊。

每天，他同公司上班，在電梯中常常遇到一個穿着整齊，笑容滿臉的中年漢子。這漢子到上一層，據說是經紀，和上面一家出入口公司有業務上的來往，經常來的。

見面多了，在電梯中碰到，那漢子含笑點頭跟他打招呼，說聲「早晨」或「午安」，是個十分有禮貌而且得人喜愛親近的人物。

一次，他在「早晨」之後，還加上一句「陳先生」。

老陳不由訝異地問他：「你怎知我姓陳？」

「你一位同事告訴我的。我和他是老朋友。」

「你貴姓？」老陳問。

對方給他一張名片，名片上的名字是馬敬義。

大家通過姓名後，更加親切，馬敬義是很健談的人，[illegible]契。

從此，在電梯上遇見，總是閒聊一會，時間過去，使他們漸漸建立起友誼。

有時下班，老陳在電梯中碰到馬敬義，老馬會邀他飲下午茶，他的手段十分疏爽，每次照例搶着付鈔。茶喝過多次，大家時時有說有笑。一次同喝下午茶時，老馬問：「你喜歡玩玩麻雀仔嗎？」

「有時會玩玩。」老陳說：「都是幾個同事和熟朋友，大家消遣性質，我們玩得很細。」

「我們玩得也細。」老馬說：「五毫一蚊，清張，輸贏不過一百八十，抽水食飯，抽多了，還可以分回一些，很經濟的。」

「是。大家玩玩，不會傷。」

「要是你有興趣，也可以參加我[illegible]聚會一次，大家都是熟朋友，無拘無束。」

「多結識幾個朋友也好。」老陳說。

一個星期六，老陳跟了老馬參加他朋友的牌局。看這班人，都是白領階級模樣。來了七個人，連同老陳八個，合組兩檯麻雀。

說到打麻雀，老陳一向是能手，和他同枱的三個，張法全不及他。八圈後開飯，老陳核算籌碼，贏了差不多兩底。可惜他們只打五毫一蚊，要是二四蚊，就大有所獲了。

吃飯時，菜未端上，他們當中有一個五十來歲的禿頭漢子，叫做光頭馮，拿出大叠鈔票，分給各人，每人一份，數目不清楚，大概五六百左右。和老陳同來的馬敬義也有一份；光頭馮還另外給他一份，叫他轉給沒到會的余二叔。

老陳不便查問分的是什麼錢，只是心中奇怪罷了。

玩到午夜收場，老陳除白吃一頓外，還贏了一底半，有七十五元進帳，也不俗了。

下一個星期，老陳心癢癢的，碰到馬敬義便問：「這禮拜有局嗎？」

「食開條水？」馬敬義笑問。「他們的麻雀都水皮，你在他們當中，顯然是超班馬了。」

「看開些罷，反正有空，找點使用罷了。」

「知你好了。」

星期六在寫字樓還未下班，接到馬敬義的電話，告訴他地點，叫他自己到時直接去。

老陳依時到酒家，還是上次那些人，這次老陳仍有斬獲。

初時，他跟馬敬義這班人來往，頗有警惕，和陌生人賭錢，應該留神。不過打過這兩次後，老陳絕不認爲他們這夥人有問題。第一，他們打得細，如果出老千，贏晒亦無用；第二，他們是抽水吃飯的，有多還可以回水，絕不似老千格局，以老陳觀察，這是普通一班白領階級的「大食會」之類而已。使老陳不解的，這次吃飯時，光頭馮又拿鈔票出來分，除老陳外，人人有份。

此後，老陳常常參加他們的牌局，雖然有贏有輸，可是算起來是贏多輸少，除白吃一頓，他始終是勝利。

大概參加了六七次，每次見他們分錢，老陳就想問明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爲，老陳對一切都不及對鈔票那麼有興趣。

一次，在他們分鈔票時，余二叔說：「老馮，我近來等錢用，打算停一水，叫別人暫時頂住如何？」

光頭馮未答話，幾個人已搶着說：「老余不來，我來！」

大家各不相讓，光頭馮道：「不如抽籤決定罷。」

「抽籤不好。」馬敬義提議說：「由我們幾個人平均分了二叔的一份比較公道。」

大家贊同老馬的

號聲憶異錄

中訓團的內務整理很是嚴格，那張白床單要舖得平起稜角，像熨過的平平滑滑，不得有點縐痕。我恐怕自己的手腳慢鈍，所以不等起床號吹響，已翻下床來，小心翼翼的在那裏弄內務，弄妥了，坐在床前的小板櫈上，頭靠在床柱邊，在那裏打盹，等候起床的軍號，然後跑入盥洗間去洗臉。所以，那床舖總是保持得整天的平正光滑，連午睡也不敢爬上床去，依舊坐在床前的小板櫈，瞌瞌眼便算。可是我們的李柳溪學長，在三操兩講之餘，掛着一頭大汗，拖着疲倦的步伐，蹣跚的返到宿舍，不暇顧及那床是不是他的，嘎一聲「辛苦啦」！便將盛臀一坐。他那盛臀之大，壓力之重，叻的一聲床響了，驚醒我朦朧的睡眼，呆眼一望，不看猶可，一看之下，成個呆了，原來他坐的是我的床。天啊！我不敢動的內務，竟給他弄糟了，凹下去一個大窩。我急忙告訴他這是我的床，他說一聲：「對不起！」累我要花二十分鐘時間，重新整理一番，還賠了一場午睡。

中訓團緊急集合的演習，都是在夜間舉行，吹響了緊急集合號之後，規定要在短促的時間內，要穿好了軍服，打好了腳綁，荷了步槍，跑到指定的地點去集合，不合規定的便要處罰。事前絕對秘密，但各中小隊的長官，總不願處罰的事，發生在自己的隊伍裏，所以，總有點風聲洩露。那次我們緊急集合，在晚飯後便知今晚會有那套令人手忙腳亂的出現。大家於熄燈號吹過之後，急忙上床睡覺，以備隨時應付緊急集合。大約過了四十分鐘，大隊長偕同中隊長，親到宿舍，檢查學員有無事先作弊，巡到李柳溪學長床位的時候，忽然吆喝大作，電筒閃閃，我隔帳一看，原來我們的李柳溪學長，全身武裝，頭戴軍帽，腳扎綁帶，一副可憐相，狼狽的爬起床來，給大隊長申斥一番。因爲他恐號聲一響，來不及穿好衣服，已到集合的時間，既知風聲，便早作準備。怎知隊上長官會臨時突擊檢查，使他碰一鼻子灰，當然還要解除武裝。紛擾一些時，宿舍又歸寧靜，大家又紛入夢鄉了。在凌晨時分，突然緊急集合號大響，宿舍電燈大亮，我急忙滾下床來，三手兩腳的穿好衣服，打好綁帶，拿軍帽便奔往步槍架去拿槍。糟！我的步槍不知去向，而同學一個一個奔來拿了槍便跑，只剩下四五枝，而編有李柳溪學長號碼的那枝步槍，還安放在架上，而人卻已不在宿舍裏，可知這條胡塗蟲又做了胡塗事，隨便見槍一拿便跑了去，而忘了步槍是按人配號的，當然他拿去的是我的「傢生」。於是，我也不加思索，把他的槍一拖，往背上一掛，拔腳便跑，幸而及時趕到，還沒有受罰。但那時年紀還輕，火氣還大，心裏暗恨這條胡塗蟲，認爲非戲弄一番不足以下氣。到了解散的時候，我依然荷着他的步槍，一聲不響的跑回宿舍，宿舍還未有人，我悄悄的把他的步槍放在他的床底，每一個學員床底右方都有一個衣物箱，把他的衣物箱推過點，稍遮槍身。佈置妥當了，便跑到宿舍門口，作焦急狀，向正在陸續返回宿舍的同學說我的步槍給同學誤認拿去了，現在要查對號碼，要回那枝步槍，一個一個作狀的查看。同學都知道失了公物，要照價賠償，失了武器，則茲事體大，大家都對我同情，一致替我着急，七口八舌，有的替我查槍號，有的在那裏提議，暫時封鎖消息，不可給隊上長官知道，以便找尋。當李柳溪學長施施然從外回來的時候，我便故意迎上去，說明步槍給同學誤拿，現在要查回，一見槍把上貼着的是我編號，便理直氣壯的對他說：「老兄！這槍是我的，請你給回我。」這時他無言可說，把槍給回我，同學也埋怨他的冒失。我慢條斯理的將步槍放在槍架上，看見他卻滿頭大汗的在槍架上揭發出來也成過失，所以，他眞個成了落鑊螞蟻，急成這個樣子。這時同學知道他掉了槍，又替他急了，還是我們的班長聰明，班長是我們廣東同鄉的王振漢兄，也是以上校調訓的，爲我們同學推選當班長，個子矮矮，人甚强健。因爲是同鄉的關係，而且見我是白面書生，未曾試過入伍的滋味，初初着起尺八衫——草青軍服，當然很是辛苦，承他的厚情，對我這個鄉弟很是關照。記得有一次演習徒手緊急集合，也是在夜間舉行，我急急忙忙連軍帽也沒有帶，便跑到指定地點去集合。站定了，一陣涼風掠過頭上，糟！沒有戴帽，受罰定了。我們的班長循例走過巡巡隊容，在黑暗中，發現我沒有戴帽，搖搖頭便走過了。但當中隊長來點名時，高叫「王振漢」，隨聽得「有」的一聲，再點到李浪伯時，我的背後忽覺有物一按，我急手一接，原來是頂軍帽，我急向頭一兜，這時，已點到李柳溪了，隨後中隊長用電筒照我一照，然後點我的名，見我軍服整齊，沒有出聲，就去點瘦皮猴了。這時我知道這必是王振漢學員的幫忙，心裏很感激他。當中隊長再點兩個人，我便將軍帽除下，悄悄走到班長的後面，迅速的交回他。今夜在緊急集合時，班長也照例巡過隊容，在黑夜中，別人看不見我荷槍，他當然看見我是有荷槍的，李柳溪既誤拿我的步槍，則我荷的步槍，不問而知是李柳溪的，李柳溪既然失槍，當然知道是我報復的戲弄，班長恐怕事情弄出去，大家都不妙，他立即宣佈：「大家不要亂動，站在宿舍門口，等我淸查室內。」大家都要服從他，他先查宿舍四周，然後走到我的床位蹲下一看，再走到李柳溪床位，蹲下去用手伸入一撥，便拿出步槍，笑嘻嘻的說：「槍找到了，李同學算你的幸運，這必是有位學長替宓同學出氣，小小戲弄你，以後要小心，不可冒失大意再掉了步槍啦！」這又是替我遮瞞，使別人不懷疑我，只怪李柳溪，使我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十二）

宓琴

宋哲元、孫殿英、湯玉麟的恩怨

佐英

攀轅臥轍

熱河省地瘠民貧，唯一特產即為鴉片。但民二十年左右各省有禁有種，對銷路自成問題，大半被官方壟斷。百姓受到種種苛捐雜稅，有苦難言。湯玉麟主熱七載，由督統而主席，這位封疆大吏，論到庶政方面直可說有百非而無一是；但離熱時，還能使人民「攀轅臥轍」，但不是捨不得他去職，而是找他的晦氣。當湯於撤退之晨，滿街標語寫的是：「湯主席，請留步，還我們的欠債」；「你的德政使我民傾家蕩產」；「湯主席，請你吐出民脂民膏」；「吾民攀轅，留你將興業銀行廢紙兌換」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標語觸入幕僚羣的眼簾，都替百姓捏把汗。生怕二虎將軍犯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匪脾氣，或許在這匆忙時間內來個血洗承德。

但出人意料，湯看看標語毫無表情，瞬間策馬已出街頭。原來湯斗大的字，只能認識兩籮筐，他就認識每張紙條上有「湯主席」三字，其他的字則矇查查了。他還以為是歡送標語哩。迨至承德西陲地名苗圃，回顧街市不勝依依，嘆道：「媽巴子！此地老百姓眞好，想不到我當潰敗時，他們不去逃鬼子，還在百忙中寫些標語歡送眞是難得。」隨員們誰都不敢將內容道出，讓他自我陶醉。蓋湯腦筋中，只知大人物們的來去向有這個調調兒，以示熱誠，他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這就叫它「攀轅」吧？

由承德直往灤平通達北平公路，有地名紅石磖梁，道路險峻狹隘，平時汽車司機視為畏途。忽於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被人以巨石堵塞，蓋當地人民準知湯在二三日間必將撤退，故將大石推下以阻汽車通行，這叫它「臥轍」吧？

湯這樣人也曉民族大義

不料湯在卸除兵柄之前，反而來個大義凜然膾炙人口之事，那就是他被中央通緝，率部流竄察熱邊沿變成流寇之際，日方透過張海鵬關係，向湯勸降。（按張海鵬綽號大麻子，老帥張作霖在世時，出任洮安鎮守使，與張湯為金蘭之交；張海鵬居長為老大哥，湯行六，作霖最幼。）日方給湯條件，請其馬上返軍仍任為熱河省長，在瀋陽沒收財產如數歸還。

湯接來員及函件後，立即命人作覆。函云：「大哥！弟之苦衷你該瞭解，此次失熱，因士不堪戰，難道我個人抱槍去拚嗎？同時又被萬不是人揍所賣（指萬福麟），以致被迫又過四十年前之生活矣。弟有負國家不恨中央，但希有轉機之時以贖前衍。大哥你是知道的，弟之先人終生仇日，雨亭是怎麼死的（指張作霖）？你我均年逾花甲，有日地下相遇，弟對先人如何奉告，對雨亭怎麼交代？你為環境所迫而降日，已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幸勿再將弟拖下去了！

函由湯之作戰中校參謀啇承夏持謁張海鵬。啇與筆者為同學，後北平相遇，由彼口述：上函亦他所擬故纂詳。（湯云「先人仇日」一語：因湯父半痴半瘋綽號湯二破靴子，在瀋陽專尋日人晦氣，有次曾將日領事小野夫人頭部，用他的旱烟袋銅鍋打破，惹起很大國際糾紛，險些動兵。幸彼時日對張氏有些恐懼，內幕趣聞容日再寫。）日人見湯不上鈎，旋委張海鵬為熱河省長。後湯在察熱邊界流竄數月期間，日軍終未曾進擊。

小白龍馬之傳奇

湯駐赤城一家燒鍋廠內，掛陸軍第十二軍司令部銜牌。不久孫殿英率部轉進回軍，亦達此地。孫、湯會晤，孫對湯之禮貌仍未稍減。一個縣城兩個不同系別之軍司令部，官兵之間均知主將關係也都相安無事。

某日孫見湯馬號人員牽馬飲水，羣馬爭飲，最後見湯之少校騎術師王四巴，攜二壯卒牽出一匹白馬，渾身似雪，無有半根雜毛，頭上梳起衝天椎小辮，蓋內藏二寸長之肉角，神駿非常。說也奇怪，羣馬皆遠避，孫見愛甚連說：「奶奶的！眞是好馬！」問王此馬由來？王云此馬名「小白龍」。細觀之，雖不盡似京劇「盜御馬」（黃天霸說的：「此馬頭上有角，肋下生鱗，旁有菊花兩朵，名為日月驌驦」），但頭上的確生角；肋下狀似青糙之皮間有橫紋實似鱗瓣；兩旁無有菊花，但在前腿內向長出兩隻寸長彎爪。據王云：「總無漫水登山之試，但人騎背上，一色大走，平穩非常，兩耳風生不敢暇覽，句鐘可行五十里，以汽車在坦途競賽開足四十咪尚不能及。湯愛之有逾生命。」

湯孫誤會賊吃賊

當時孫對此馬喜愛非常，並向王四巴道：「我創業半生，所遺憾者就是缺匹名駒以趁功業。」王將此言轉告湯之警衛團長崔子衡，崔與湯之貼身高級幕僚計議，勸湯將此馬送孫。迨一吐露，湯即大怒道：「今日要戰馬，明日要我槍，後天就該要我命咧！媽巴子！孫魁元這小子敲我竹槓，小賊吃老賊太不義氣了。」此時湯之四弟炮兵團長湯玉銘說：「主席！目前孫殿英是實力雄厚，應時當令之軍長，我們身背通緝令，識時務者為俊傑，何況份屬師生，一匹馬算什麼呢？」湯始允之，然心終不懌。次日命人牽往說：「主席知總指揮喜愛此馬今特送來。」孫大悅連說：「我怎好奪老人家之愛。」然畢竟是收下了！在孫想湯是誠意非常感激。豈料次日據報湯於夜間率部開拔。孫方知事有蹊蹺，急命人將馬送至湯之新防地崇禮。湯不受，旋下令今後凡見四十一軍番號官兵，均須警惕避之。孫知湯之個性，不敢面謁解釋，恐誤會加深。又[illegible]

鬭而吃虧，蓋有于世銘奪炮事而爲殷鑒也。嗣由察北保安司令張夢九奉宋命從中斡旋，勸湯既明大義不降日，然又何必威脅地方治安呢？並希將精湛武器用之抗日，更允代向中央請命取消通緝，再行委任爲察省中將高參之戰。湯一口允之，未附保留條件，因一半爲現實環境所迫，也一半出於氣憤。心想：孫殿英小子你處心積慮攘奪我之所有，我偏不給你，我把它奉送仇人宋哲元。（蓋民十五年宋任熱督時，是被湯攻走的！）

宋、湯會於張垣市時，宋對湯口口稱爲老大哥；並將己子拜湯爲義父，關係更近一層。其後宋爲不失前言代湯請赦。中央對宋期待方殷，一概允准。湯將兵員武器如數繳出，住於張垣，倒也優哉游哉。

孫殿英義氣可欽

斯時孫殿英駐防包頭市，遙聞傳言：湯被宋出賣，枷鎖叮噹送往北平軍分會，暴跳如雷應欽要人。說俺造反俺就造反吧！」厥後得知消息不確方始無言。

其後孫攻寧夏失敗，卸甲回平。經尹鳳山從中說項，使孫湯合好。湯此時始知過去奪炮討馬，純屬雙方部下搞鬼，最受感動的是聞已被扣，孫擬攻宋之事。遂訂在北平嵩祝寺夾道二眼井胡同李香圃宅（李曾任湯之建設廳長）會面。此時二人均成光桿，流淚眼觀流淚眼。孫趨前一膝屈地，涕泣出聲；湯亦淚下，旁邊之人均受感動。憶二年前均是叱咤風雲主帥，今則成爲沒沒無聞之輩，人事滄桑誰能預卜？由此一晤師生前嫌盡釋。

日軍攻入北平時，湯影息天津意租界內，據聞勝利後數年湯始故世。孫殿英則於日軍入平之時，逃出西直門後於平漢路上擴充隊伍，直至抗日、降日、接收，及後生死成謎。第思世事如白雲蒼狗，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朝新人換舊人。至廟堂謀國之士，統帥貔貅的英豪，則更似站在此語之前端也。

李德生是啥東西？

鍾展

李德生出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了。新華社這一轟動新聞，不僅海外人士大感意外，就是共軍部隊及從前各野戰軍的幹部，想當然也必定竊竊私語，難免評頭論足，對毛林中央的這項任命，不見得口服心服，頂多是適於形勢，「有意見則所提」（按：此句爲共軍士兵怪話之一），不敢說嘛，便只好口服心不服。

廿年來，中共總政治部一直爲最高權力機關之一，領導全軍政治教育，以此控制各級軍人的思想。變色後第一任總政主任爲羅榮桓元帥（已故，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病歿）；第二任爲譚政大將（彭黃路線受牽連，降職降級，一九六二年調福建省任閒職副省長，今亦沒沒無聞，永世不得翻身）；第三任爲蕭華上將，文革被抄家，「總政」攤子全部搗爛，五名副主任劉志堅、徐立清、傅鍾、梁必業、袁子欽均被清算批判，打入冷宮。三年來，總政部活動解體，由軍中文革小組和中央文革小組代替執行任務。

根據前三任的重要地位，開始是元帥級，一降爲大將，再降至上將，至第四任，乾脆廉價大拍賣，來個少將（李德生原軍銜少將）。試問：威信如何樹立？

有關李德生的出身、背景，本刊文友中已於上期有過詳細報導，筆者只擇其「識撈」的登龍術畧記一二。

李德生是一敗軍之將，韓戰時被打到一場糊塗，以後才接受教訓，重視現代化和正規化的練兵方法。林彪上台以後，李德生執行林彪制定的一套訓練方針，是在六一年春，自這時起，李和林彪關係密切，可以說是林彪的「好學生」。爲了讓讀者看看李德生的眞正能耐，下面摘錄了一則故事，以博一笑：

六一年，李德生到連隊當兵，然後「蹲點」，種試驗田，傳經說法，親手培植郭興福連隊（當時爲上尉連長）的苦練二百米過硬方法，受到林彪的重視和激賞。二百米練兵方法（又名「郭興福教學法」）自此在共軍全面推廣——開花，傳爲笑話，事關過而不硬。在文革中鬭爭羅瑞卿時，把這套修字號軍事路線，什麼「大比武」、「二百米過硬本領」，統統列爲大毒草。創造者的郭興福雖已升爲副團長，據傳照樣受到嚴重批判，被逼自殺未遂，現況不明。

李德生在郭興福連隊蹲點時，因急於把這個連隊捧出來作標兵。於是在一次談話中，李德生問郭興福：

「在深山密林裏，刮着狂風，下着暴雨，又有敵情顧慮，既沒有地圖，又沒有指北針和嚮導，你們連能不能夜行百里？」郭興福沉默了一會說：「根據現在連隊的情況，不行！」

李德生又問：「在有效射程以內，不論出現什麼目標，你們連的戰士，能不能一舉槍就把敵人消滅掉？」郭興福說：「不能！」

最後李德生又提了一個問題：「在兩百米以內，在敵人猛烈的炮火下，你們連的戰士，能不能勇猛地衝上去，用刺刀消滅敵人？」郭興福沒有回答。（按：以上李、郭對話見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全部照錄如儀）

這個「沒有回答」，的是妙不可醬油，充分反映李德生的提問是如何幼稚，兩百米內有敵人猛烈炮火，試問怎能衝上去使用刺刀呢？這不僅缺乏軍事常識，而且根本無此可能。借廣東人一句形容詞——「車大炮！」以此概括二百米過硬功夫，那才眞是妙絕呢！

李德生親手培養的這套「郭興福教學法」，卻爲他帶來政治資本，一如其在文革中的極端投機那樣。然則，他未來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赤禍探源（十一）

·史劍非·

紅色寄生蟲的膨脹

從一九二五年秋天到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國民黨內部局勢的變化既離奇又複雜，並且快如疾風驟雨。八月廖仲凱被刺，九月胡漢民被放逐赴俄，十一月反共中監委在北平舉行西山會議；一月廣州中央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月上海中央（西山會議派）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日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汪兆銘下台抵粵。短短半年之內，波譎雲詭、天翻地覆。本篇專述廣州及上海兩個中央的兩個代大會的概畧，下篇將說明中山艦事件的經過及影响。

篡黨攬權大功告成

前一篇已說過，鮑羅廷和中共利用廖案大事排擠反共領袖，胡漢民被逐，林森、鄒魯、許崇智、伍朝樞等人也皆相繼離粵。其間還有一件不大不小的反共風潮，那就是十二月間，廣東大學三十八位教授被迫離開廣州的事件。這因爲鄒魯是廣東大學校長，該校教授黃季陸、周佛海（中共創建人之一，曾代理總書記）、楊富康等所辦「社會評論」、鮮明反共，影响頗大。鄒魯被遣北上之後，汪兆銘即欲改組該校，遭教授團反對，三十八教授乃聯袂離粵赴滬！後來多半參加了西山會議派。

胡漢民被放逐，林森、鄒魯被排擠，三十八教授一齊離廣州，西山會議的另立中央，這些重大的

，不設法挽回，並且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第二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了新的中監委員會，並且懲處了西山會議派諸人。

大會中執委員三十六名，玆按正統派、附共派（所謂左派）及共產分子三組分列如左。

正統派：譚延闓、胡漢民、蔣中正、于右任、程潛、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樞、丁惟汾、戴季陶、李濟琛、李烈鈞、王法勤、蕭佛成、孫科計十五人。

附共派：汪兆銘、宋慶齡、恩克巴圖、朱培德、徐謙、顧孟餘、經亨頤、何香凝、甘乃光、陳友仁、彭澤民、劉守中計十二人。

共黨分子：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朱季恂計八人。

中執候補委員二十四人。三派分列如左。

正統派：白雲梯、周啓剛、屈武、朱霽青、丁超五、何應欽、繆斌、吳鐵城、陳肇英計九人。

附共派：鄧演達、路反于、黃實、王樂平、陳嘉佑、陳其瑗、陳樹人、褚民誼、詹大悲計九人。

共黨分子：毛澤東、許甦魂、夏曦、韓麟符、董用威、鄧穎超。

以中央執行委員看，附共派和共黨分子合在一起二十人，居大多數。以候補中執委員看，附共派

在寧夏分裂時，宋子文、孫科、程潛、于右任皆站在武漢一邊。

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常務委員九人，計汪兆銘、譚延闓、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正統派僅譚延闓、蔣中正、胡漢民三人，左派則有六人。

從以上的人事情況可知當時的廣州中央，亦完全受鮑羅廷控制。

再以辦事機構的情況，左派佔絕對優勢。

秘書處秘書：譚平山、林祖涵、甘乃光。

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

宣傳部部長：汪兆銘（後由毛澤東代）、秘書：沈雁冰。

工人部部長：胡漢民、秘書：馮菊坡。

農民部部長：林祖涵、秘書：羅德園。

商民部部長：宋子文、秘書：未定。

青年部部長：甘乃光、秘書：黃日葵。

婦女部部長：宋慶齡、秘書：鄧穎超。

海外部部長：彭澤民、秘書：許甦魂。

上述八部一處負責人，正統派僅有工人部部長胡漢民，放逐在俄未歸，其他七部一處皆爲左派分子，而八部七秘書皆爲共黨分子。

再看軍事方面，二次大會之前，汪兆銘爲國民革命軍的總黨代表兼黃埔軍校黨代表，各軍、師作戰單位皆不設黨代表。可是由於共黨分子的策動，汪乃於二月一日向中常會提出任命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三人皆共黨）爲第一、二、三軍的副黨

實遂已被共黨滲入把持，

可以說，到一九二六年二月前後，共黨篡奪國民黨的領導權已大功告成。中山地下有知，必當痛哭失聲也！

西山會議派的功罪

上海西山會議派的黨中央，於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革命紀念日）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二十七省區代表一〇七人。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二十五人，中央監察委員七人。這三十二位反共的政治勇士名單如左。

執行委員：林森、鄒魯、張繼、謝持、胡漢民、邵元冲、李烈鈞、沈定一、居正、傅汝霖、許崇智、黃復生、石瑛、張知本、桂崇基、田桐、何世楨、張星舟（厲生）、劉積學、茅祖權、管鵬、黃季陸、焦易堂、孫鏡亞。

監察委員：李敬齊、石青陽、馬叙倫、陳去病、于洪起、謝英維、樊鍾秀。

看了這張名單之後，發現了幾點問題。

①胡漢民、李烈鈞兩人，已被廣州一月舉行的代表大會中選爲中執委員，現在又被上海的代表大會選爲中執委員。以胡漢民來說，雙方皆欲爭爲己助，因他在黨內的聲望，當時仍無人可此。以廣州的代表大會說，所得票數最多，其次是蔣中正、汪兆銘。李烈鈞本參與西山會議，廣州代表大會所以仍選他爲中執委員，因他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當時的國民軍是國民革命軍的友軍。

②積極策動西山會議的吳稚暉、戴季陶、葉楚傖三人，在上海的中監委員中不見名字，而吳氏卻在廣州的大會中當選監察委員，戴氏則當選執行委員。這說明其中發生了古怪。而在上海大會當選執行委員的邵元冲，後來竟與葉楚傖一齊跑到廣州（中山艦事件之後）去了。

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之前孫科原是上海黨中央的商人部部長，可是一月廣州大會則當選中執委員，以金錢支助西山會議的鄧澤如，也在廣州大會中當選監委。這說明，在廣州和上海兩個中央對立之下，一部分人成了游移分子，反共並不那麼堅決。

是一關鍵性的人物。他一方面策動西山會議反共，一方面又與汪兆銘保持着非常的親密關係。在寧漢分裂（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汪氏子女長時期交由吳氏教養。而寧漢分裂後，他又成爲蔣中正氏的智囊。

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鄒魯、謝持、沈定一爲常務委員；居正爲組織部長，桂崇基爲宣傳部長，黃季陸爲工人部長，張星舟爲青年部長，陳簡民爲商人部長，管鵬爲農民部長，黃復生爲婦女部長，林森爲海外部長。

對於西山會議派另立中央一事，一般史家有幾種看法：①認爲他們是反共的先知先覺，作得很對；②認爲他們拋棄黨的傳統，另立中央有違黨紀；③贊成他們的反共行動，不贊成他們的辦法。

筆者認爲，西山會議派諸人當時所以冒大不諱另立中央，實在是被逼出此，在廣州實在不能立足了。但是他們的行動未免粗率。當時革命的實力在廣州，如果蔣中正、譚延闓諸人，也都像他們同樣一怒而去，則十萬革命大軍豈可拱手送給鮑羅廷和共產黨了嗎？蘇東坡曾言：「所爲者大、必有所忍，所爲者遠、必有所待」。以當時的環境而論，反共分子應穩忍持重，建秘密組織，切實掌握軍隊，同時要爭取實際工作，抵住共黨滲透。要以黨國作用對抗黨國作用。以便伺機解決共黨問題。冒然一走，等於自棄權利，實是計之下者。因此西山會議派諸人反共意識可嘉，反共勇氣可敬，但是所採行動實在太缺乏深思熟慮。因此他們雖然在上海建立了新的中央，但是無兵無錢，僅能在思想意識上發生一些影响，在政治上始終不能起重大作用。

國民黨的「第三集團」

在廣州的親共中央與上海的反共中央對立階段，另有一部分國民黨重要人物，逐漸形成另一個中心。他們既不像西山會議派那樣離棄廣州，也不甘心跟從汪精衛親俄附共，這一部分人物筆者稱之爲第三力量或第三集團。這個集團以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爲中心，主要分子有張人傑（靜江）、李濟琛

敬恒、葉楚傖、邵元冲等。這些人也是堅決反共的，但是採取了與西山會議派不同的方法。那就是秘密的集結實力，等待時機。其中吳、葉、戴、邵四人雖曾參與西山會議，但是很快就離開了西山會議派，轉而支持掌握軍權的蔣中正。胡漢民和李烈鈞大體上也屬於這一派。

這一派實是寧漢分裂時，起而與共黨決戰的核心人物。

鮑羅廷在不費力的清除了國民黨的「右派分子」之後，不禁自得意滿。一九二六年二月初離開廣州，繞海參威經西伯利亞往外蒙的庫倫與馮玉祥會晤，開始加緊工作馮部國民軍。他拉馮參加國民革命，用意非常深遠，後來他拉攏唐生智和馮玉祥與蔣中正對抗。但是馮玉祥卻背叛了他而參加了南京的反共陣營。這是鮑羅廷在中國工作期間最傷心的事情，也是馮玉祥一生中所爲僅有的幾件好事之一。

在這個時期，蔣氏被共黨當作「中派」看待。是爭取的對象。說明擁護蔣氏者不僅是正統派的代表，實包含左派的爭取票在內。汪兆銘疑忌蔣氏大概就個時候開始。另一方面，在清除「右派」之後，共產黨發覺蔣氏這個「中派」，比右派更爲危險。因爲一部分共黨的黃埔學生也擁護校長。於是左派反蔣的聲浪就越來越高。共黨分子黃埔教官高語罕竟公開諷刺蔣氏是新軍閥。

當時蔣氏力主早日北伐，而鮑羅廷及共黨則極力反對。表面的理由是軍閥力量太大，革命軍實力未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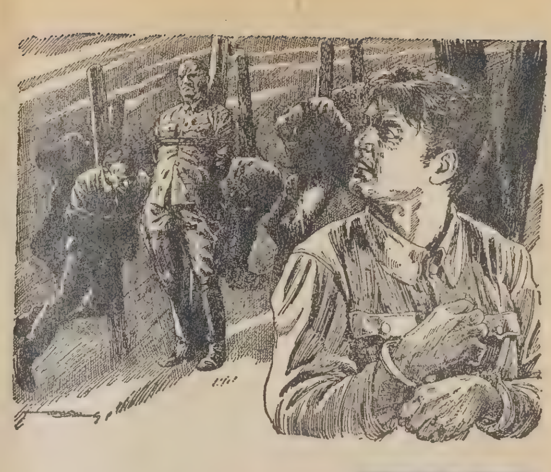
實際上鮑羅廷和中共要等待建立五萬工農紅軍，到那時北伐才對共黨絕對有利。蘇俄軍事顧問季山嘉曾有意使蔣氏去北方爲馮玉祥訓練軍閥。

一九二六年三月，廣州的反蔣空氣越來越濃厚，三月二十日終於爆發「中山艦」事件。蔣氏採取了斷然的反共行動，迫使鮑羅廷及共黨大步退卻。此舉造成了國民黨的復權，也確定了北伐；但是在北伐途中，鮑羅廷即開始反擊，曾使蔣氏一時進退維谷。以致遂有寧漢分裂之發生。

珠江水猶寒

【36】

馬森亮



我們走着崎嶇的山路，像偷營一樣，摸索前進。森林的陰影是駭人的，加上野獸的怪叫，貓頭鷹的呻吟，聲聲奪魄，步步驚心。我的腿已漸漸缺乏支持力，被青籐一絆，仆倒了，王大哥過來，把我扶起，休息一會，在葫蘆裏倒出酒來給我喝，一面安慰我：

「不要駭怕，我會當心你。這些是黃猄和貓頭鷹的聲音我聽慣了。——難怪你心怯，過去是一羣羣人結隊夜行的，不像今晚這樣孤另另。但萬事有我，放膽好了。你看，這條路是過去偷關的人行出來的。」

他除了膽大之外，身上好似裝有雷達，一有感覺便繞道而行。他知道那裏有哨崗，那裏容易被發現。他說在這條路上從未失過手，感到最難帶領的是那班華僑家眷，她們平日養尊處優，沒有行過夜路，膽子又小，有時還拖男帶女，起碼多費一兩天時間。

「你是不是華僑子弟？」他忽然想起問我。

「是。」

「難怪了。你們有錢怕死，我們無錢不怕死，你們把生命裹在裏棉被裏，我們把生命扔在路旁。——你還想喝酒嗎？」他不等我開口，又倒出酒來了。

酒增加了我的體溫，也壯了我的膽。我覺得王大哥這個人，說話雖然粗魯，但膽色夠，知識份子所缺乏的就是膽！

我已消除了恐懼，忘記了疲勞，跟着王大哥，摸過深林，渡過河川，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漸漸的，天上的星星一個個躲起，東方已開始透白了。

「天快亮了，不能再走了，在這裏休息一整天

他叫我脫下衣服晾涼，掏出幾根蕃薯乾，慢慢的嚼着。我把草鞋解開，發現腳面有幾處起了水泡。

「穿不慣草鞋罷，行夜路是頂方便的，發不出聲音，輕便，水陸無碍。看我！」他帶着嘲笑的語氣，舉起那雙起了繭的赤腳，說：「我一輩子都靠它！」

「這是由於習慣成自然。」

「對啦！」他吃吃的笑了起來。「我就是這麼賤種，一輩子不敢想到有皮鞋穿，但現在家裏放着幾十雙偷關人留下的皮鞋，一穿上就像纏足一樣，很不舒服。」他一面嚼，一面說，而且越興奮。「下次老張來的時候，送給他好了。他用得着，我用不着。」

「不適合可以換錢呀！有錢就可以弄到適合的東西啦。」說完冷笑一聲。

我真佩服他弄錢的手段，並不弱於城市裏勾心鬪角的商人。同時很躭心他也變成商人。

窪地裏的霧漸漸昇起，向山頂集中，蘇醒的叢林，換了一副新面目，遠山的輪廓逐漸分明，公路上已有車飛馳了。

我留心看着這一切的變化，像攝影師注意獵取鏡頭一樣。

「早點休息罷！」王大哥嚼完了薯乾，抹着嘴說：「養足精神好趕路，越接近自由的越需要頭腦清醒。」

他不管我聽不聽，自己倒先睡起來了。

白天就這樣的胡裏胡塗過去，到百鳥歸巢，閒雲出谷的時候，我們已準備好行裝，乘機出發了。

王大哥重覆地把前途的阻碍及通過太平鎮時的方法告訴我。他說：

「雖然只有五六里路，但困難重重，每經過一個路口，一道河流，要仔細探望清楚方可通過，起碼要捱上整個黑夜才能抵達。好在明天就是墟期，容易混得過，不然的話，要在山上躲三四天才有機會。在通過太平鎮的時候，你要認我做表哥，就說是姑表罷！這樣才不致使人起疑。過了這一關，那就要你自己了。——」

我有了一晚的夜行經驗，不再畏懼也無所畏懼了，我知道目前的環境，在這個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需要高度的機警和勇氣，更要虛心接受人家的

正是步步驚魂，留心的偵察諦聽，不敢交談，只藉打手勢來聯絡，像士兵黑夜摸營一樣。

路程和時間的估計並沒有錯，我們抵達最後的一座山頭時，剛剛是凌晨兩點鐘，這是到太平鎮的最後一個障碍。山上有哨崗，經常出現巡邏隊，王大哥已熟悉他們的巡邏時間，每隔半小時一次。

我和他伏在亂叢裏，凝神窺伺巡邏隊經過，非見到他們出現，很容易會在半路碰上頭，因爲我們要通過一個山腰。不久，有兩個黑影從山頂上走下來，其中有一人抽着烟。

我們一直目送他們消失在山腳之後，王大哥叫我行動，把草鞋紮緊，他將背後的葫蘆移過胸前，大家俯伏在地，匍匐蛇行，好容易才爬過這容易暴露的山脊，我的手被扯破流血了，並不覺得痛。再穿過密林，在一個巖穴裏躲下來，才舒服地抽口氣。

王大哥把葫蘆裏的賸酒喝光了，叫我把衣服換掉，草鞋摔了，換上一雙布鞋，喬裝成一個莊稼人的打扮。

「總算平安渡過了。」他抹了抹臉對我說：「下面是太平鎮，再過去五六里就是深圳河。現在天未亮，還可以打個盹兒，等會天亮了，就可以下山，混在趁墟人中間入鎮，先找個館子吃飽再說！——」

他把葫蘆在附近裝回些山泉，洗過臉，手腳拭淨了，靠在石椅打起盹來。

我的心思亂，睡不着，只瞪眼仰觀穹蒼，目送飛霞，等候東方發亮。我和王大哥有不同的想法，他現在所想到的是買賣的數字。

眼巴巴的望到天亮，公路上趁墟的人陸續增加了，汽車和手車的聲音破壞了山區的寧靜。我們下山的時候，王大哥再三叮囑我：「莫忘記叫我做表哥，說是姑表罷！」同時還掏出一張邊區通行特准證來，在我面前一幌，說：「這個就是保險！」

我們混入人羣進了太平鎮，先找個旅館安頓，再上館子餵飽了肚子。他說要去見見朋友，着我回我。

日西斜了，趁墟的人陸續回家。王大哥回來，帶我再去吃了飯，跟着人羣混出了鎮，向深圳河走去。快要到的時候，他對我說：

「到了，山後面就是深圳河。我的工作完了，要你自己去碰運氣。不要害怕呀！許多奇蹟是孤獨的人創出來的。這山上經常躲着許多偷渡客，不會寂寞的，但不能露面，時刻要留意巡邏的邊防軍，他們有槍、有警犬，大約十五分鐘巡一次，看清楚才可行動。別忘記頸子上身上要揷上樹枝，學打仗的士兵一樣，探海燈掃射過來馬上就要臥下來，不要動，他們會當你是植物的。河邊有兩道鐵絲網，可以爬得過，過得去，就是你的幸福了。——同時還要注意在落山坡的時候躡着腳走，寧可慢，不可急，那裏暗佈着幾條鋼線，一碰着就鈴鈴作响。」說到這裏，把眼移到我身上來。「你還戴金戒指去幹啥？香港的東西多，價錢平，還有水筆——」

我早料他有此一着，便不說什麼，迅速拿出水筆、人民幣奉送給他。

他一轉身就飛也似的回去了。

我很快的跑上山去，轉入森林裏，依王大哥指示的方向攀登。這時天已黑了，三支探海燈交互在這個山頭掃射着，大約每隔五分鐘一次。我隱伏得好，不斷的爬行躍進，好一會才爬過山脊，轉到山的那邊去。對面是一派冲天的燈光，那不是香港嗎？我自己問自己。是的，那是香港！這座山就是黑暗與光明的分界線，是陰間的奈何橋，許多人從這裏投胎到人間，許多人已跌墮到橋底，這裏輸出多少希望，沉埋多少悲哀。……

我興奮起來了，精神更加緊張。心想：現在紹芬可能還沒有睡，也許在燈下給我寫信，也許給孩子餵奶罷？

探海燈又掃射了，我趕快臥下去，變了植物，繼續爬進，避過了幾道繫有銅鈴的鐵線，躍過幾條山溪，漸漸的到了一個土窪裏，這地方離鐵絲網約的反映下閃着鱗光。我伏下來，像哨兵一樣偵察地形，伺機行動，附近好似有黑影蠕動，隱約聽見人聲，大概是同路人罷。巡邏隊過了一隊又一隊，森嚴而可怕。我已選擇了一條進路，只要有人帶頭就飛奔下去。

忽然，左邊一個黑影箭也似的射過了鐵絲網，跌落水田裏，滾了兩滾，又跌落深圳河去；跟着右邊又有兩個黑影衝到鐵絲網前，突然停住，恰巧探海燈射到，原形畢露，原來是兩個女的。於是山上的槍聲响了，劈劈拍拍了一陣，她們就這樣伏在網上。三支探海燈立即集中把這一帶封鎖起來，動彈不得，軍人怒吼起來了，很快包圍過來。

我的頭暈了，神經麻木了，身子失去了重心，扣倒在地上，死了一樣。

不知道多久，待被人提起，扣上手銬的時候，才清醒過來，知道被捕了。同時被捕的共七個人，五男二女，被投進一個碉堡裏，那裏已有了十多個人，一見我們，便迎過來慰問。原來他們是老前輩，也是前幾晚失手被擒的。

過了兩天，用軍車載我們這一批冒險家回到廣州市，再經過一番訊問，然後分別的押解各人回去原籍發落。

我又重回故鄉了，踏上另一生活領域！

（未完）

被共特拆垮

聰明人心目中的「傻瓜」只求心之所安的「瘟猪」

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士氣之高漲，前所未有。那時，四川一共編組了七個集團軍出川參加抗戰，分別由鄧錫侯、楊森、王陵基、潘文華、唐式遵、王瓚緒、李眞相任集團軍總司令，率領出川。

這七個集團軍從四川誓師出發的時候，照例要舉行一次隆重其事的誓師典禮，由各總司令在典禮中發表演講，這種演講詞，照例是由中央通訊社將全文拍發全國各大報章刊登，其內容都是大同小異，一套國家民族的高調，慷慨激昂的言辭之後，必然的結論則是「這次率軍出川，不打敗日本鬼子，決不回四川！」

這種誓詞，七個集團軍總司令都說過，但也都是說了算數，眞能守誓不改的，則只有號稱「瘟豬」的唐式遵一人，他在八年抗戰中，一直都在前方參加抗戰，一直沒有爲公爲私回過四川。

劉湘死於漢口之後，中央原是徵求唐式遵的意見，準備要他回四川任省主席的。這一封疆任命，他人求之不得，還要明爭暗奪，可是，他卻認爲劉湘屍骨未寒，不管其爲人如何，自己總是他的親信高級幹部，別人縱不說三說四，在人情道義是不應該的。因此，他婉辭此千載難逢的做省主席機會，反而推荐王瓚緒。這種做法，在聰明人看來是「傻瓜」；他則只求心之所安。四川人說他是「瘟豬」，便是從這些事上而起。

抗戰勝利之後，他是想回四川任省主席的，無奈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他想做卻不可得了。直到共軍迫近成都，胡宗南任命西南軍政長官時，才發表他任副長官兼第二路游擊總司令。（另一副長官兼第一路游擊總司令，原是王瓚緒，後來投共了。）對於這種副職與游擊司令，在識時務的聰明人，都知道這是中央在事急時迫得要利用自己，推人下火坑的事，根本不會把這種任命當作一回了不起的事來做，像王瓚緒，他就利用這個職務來向中共特務搭關係，作爲一種投靠紅朝的政治資本。可是，這個「唐瘟豬」，則一點不含糊，他是切切實實的在準備打游擊，他的基本隊伍，不過四五百子姪兵，當成都放棄，共軍快要入城，鄧錫侯、潘文華、劉文輝等人在彭縣發出通電起義；國軍羅廣平等兵團司令，紛紛投靠中共的時候，唐式遵卻帶着他這四五百名子弟兵，從成都跑到什邡縣去打游擊川西人民保衛軍總司令」，是所有投降靠攏的國民黨將領中，最具威力最爲跑紅的郭翼之，便是他的老部下，唐式遵任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時，郭任副司令兼軍長。他兩之間後來不和，郭才離開部隊去陸軍大學受訓。

中共方面得知唐式遵在領導農民抗暴軍，也曾運用郭翼之與他的關係，進行游說。郭曾說過這樣的話：「唐老總難道以爲我會記舊日仇恨嗎？現在是什麼時代，誰還去算那些舊賬，請他趕快回來吧，要他不必顧慮，他的事，我可以負全責。」

唐式遵戰死於西昌　趙老太太被殺成都

唐式遵不但沒有「回來」，等到農民抗暴軍被分化瓦解得七零八落了，他也由什邡跑到西康去和羊仁安一起，繼續他的反共游擊戰。

唐式遵不但沒有在西南局勢不穩時背叛黨國，跟隨大夥兒向中共投降變節；也沒有在個人處境危險時，接受中共的招安靠攏；就是國府決定放棄整個大陸，胡宗南於西昌危急時，勸他乘最後一架飛機飛台灣，他也拒絕了。後來，他就在西昌附近，與共軍戰至最後一兵一卒，而成仁了！

唐式遵之死，共產黨方面當然說他是「瘟豬」的愚蠢；連國民黨方面的「聰明人」，也說他是「傻瓜」般的愚行。但他卻是西南半壁江山淪爲共手前後，那麼多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絕無僅有的一位殉職成仁者。如果說：唐式遵之死，是「瘟豬」的愚蠢，是傻子的行徑。我們只有說：國民黨的將領中，像這樣的「瘟豬」與「傻子」太少；自認「聰明」的「俊傑」太多。只要有一半將領像唐式遵這樣能明知不可爲而爲，可以逃走不死而不逃願死的話，今日的國民黨又何至於如此，今日的共產黨又何至於如彼？走筆至此，亦不禁擲筆三嘆！

在西南保衛戰中，名不見經傳，但在七十多縣農民抗暴戰爭中，卻大發虎威，使中共軍聞名喪膽的另一位英雄人物，便是抗日戰爭時，揚威華北與中原地區的趙洪文國女士，也即是聞名全國的「游擊之母」趙老太太。

中共進行政治瓦解收效於一時，很多農民抗暴軍被共軍各個擊破之後，中共的「川西日報」，曾經刊登過一則特大號標題的新聞，說是「趙老太太被解放軍活捉到了」。此消息，當時曾哄動遠近，查實是中共宣傳機構玩的花樣，企圖以此瓦解抗暴軍的軍心。因爲共軍所捉到的，並不是「游擊之母」的趙洪文國老太太，而是綿竹縣另一位抗暴領袖趙鄉長的母親。

西南保衛戰

查出來的，也隨之被捕。共……的文字技巧，說是「趙老太太被捕了」，其實此趙非彼趙，眞正的游擊之母趙老太太，已經偕同她的兒子與舊部田中田等人，由什邡退走了。

不過，這位游擊之母的趙老太太，於半年之後，她還是被共軍打敗活捉了，先是她的兒子在郫縣附近被捉，解往成都公開槍斃；不久，她本人也於勢窮力盡中被共軍捉到，又解到成都槍斃了！

老將羊仁安死於西昌　大土司木理奮戰到底

在西南地區打游擊反共的有名人物中，還有幾位是值得一記的。如年近古稀，名震川康的袍哥太爺羊仁安，就是其中鐵中錚錚，人中佼佼的表表者。

羊仁安是西康漢源縣人，在四川與西康的袍界中，都負有極高的聲望，尤其是任何人均無可奈何，連國府與西康土皇帝的法令勢力也無法達到的大涼山區倮倮族，他是具有特殊的號召力的。

我在上文曾有不少關於這位老袍哥的聲名，在橫蠻到極的倮族「黑骨頭」中所發生過的有趣故事。因此，當西南吃緊的時候，胡宗南想利用他來號召倮倮族抗共，並以他的地方勢力，委任他爲軍長。因共特會慶集當時任川西補給司令，從中留難阻延他的新軍補給，故徒負虛名，既無槍械，又無經費，三無糧餉被服。

他見事已無望，共軍快要壓境，更得知這班在位有勢的川籍將領，十之八九在準備投降靠攏，他由成都秘密走出，偸偸渡過劉文輝的部隊防地，跑回西康，先在他的家鄉漢源縣，帶着任命，號召地方勢力，先成立一個師與一個獨立旅。他任西康第二號大土司諸葛紹武爲師長；他的一個孫子任獨立旅的旅長，軍司令部則設在西昌。

中共將四川民變鎭壓之後，便向西康進軍，胡宗南率部退出西昌，整個西康境內，便沒有正式的國軍了，全由這位老將軍號召袍哥與倮倮族人抗共。

共軍進攻西昌，帶着諸葛紹武一個師與他孫子的那一作獨立旅，在西昌與共軍發生激戰，無奈與大涼山的倮倮族失卻連絡，被共軍截斷支援，在眾寡懸殊之下，西昌終被共軍攻陷，那一仗可以說是整個西南保衛戰中，打得最慘烈，雙方犧牲人命最多的一場攻防戰。雖未血流成渠，也是屍堆如山。

西昌淪陷之時，羊仁安與他孫子的獨立旅，又和諸葛紹武……，當然無法抵阻共軍的攻擊，但也發生了寸土必爭的巷戰。打到雙方死傷慘重，羊仁安的孫子陣亡於巷戰中，才結束這場攻防戰。

羊仁安於西昌被共軍攻破之後，這位老將袍哥大爺，仍想逃出城去，進入大涼山與倮倮族在一起，再重整軍威打游擊。共軍於淸掃戰場，見不到羊仁安的下落，便着令搜查，中共當局也知道不能放虎歸山，羊仁安是西南地區最棘手的一個人物，只要把他解決了，西康的局勢也就不足爲患了。

因此，中共當局下令進攻西昌的共軍，對於羊仁安務必「生要捉人，死要見屍」，絕對不容許他逃跑。共軍找不到他的屍體，知道他並沒有戰死，便下令四方檢查站嚴密注意，以防他化裝逃跑；又在西昌城內城外，展開地毯式的搜查。在這樣的嚴密防範與搜查之下，羊仁安終於被共軍捉到，經過半年的威脅利誘，想利用他來收拾整個西康的袍哥，及在各山地打游擊的隊伍，如他的部下諸葛紹武等。

羊仁安抱定一個不爲所用的堅硬決心，終於被共軍舉行公審之後，折磨得只剩半條老命，最後一槍畢命，公開殺死於西昌。

中共槍斃羊仁安之後，便盡全力進剿諸葛紹武的部隊，不久，諸葛紹武也被共軍打死，整個羊仁安的勢力，全部主力被消滅，只有絕少人槍逃入到大涼山區，仍在繼續打游擊。

在西康境內，另一股使中共頭痛的反共游擊武力，是在西康山區號稱第一個大土司木理。木理土司佔地勢之利，他的根據地是在盛產黃金的冕寧縣，縱橫數百里，因出產黃金，人口多，武力充足，是冕寧縣的土皇帝。

木理土司在冕寧縣的威風，有外國人到該地考察後，曾經寫過一本書，名曰「木理王國」。指木理土司富甲天下，指所轄地區，遍地黃金。其勢力之雄厚，也就可想而知了。

木理土司本來與羊仁安互相呼應的，羊仁安被消滅之後，共軍則傾全力進攻冕寧縣。因山嶺縱橫，易守難攻，共軍始終未能將他消滅。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由新華社發出一則電訊，說共軍捉到了木理土司的母親，並發表談話，勸其子放下武器投順中共。

可是，以後一直未見有木理土司被俘的消息發表，可見這是一支最頑强的反共游擊隊。

（卅五）

三郎

萬人意見

香花毒草實難辨 組織起來要提防

編輯先生：

我在大陸時，看過一部小說「紅岩」。我看這本小說是用反共的感情去欣賞的。看完這本小說，使我十分驚奇，在「解放」前夕，重慶已滿佈共特了，而且是非常龐大的組織，有什麼理由不被這羣共特搞翻呢。一個重慶就這麼厲害，其它大城市更可想而知了。

在「紅岩」中，也表現了國府的地工人員的出色工作，終於破獲了這羣小丑。這就是鄭克昌，他冒充共特爭取的對象，使共特深爲信任，深入賊巢。我內心十分敬佩這個小伙子的出色工作，使共特們一個一個地落網。「紅岩」中還揭露了共特甫志高的搖尾乞憐。如果國特中多幾個像鄭克呂那樣的能幹人才就好了。

來港後，在「萬人雜誌」中看到三郎先生的「被共特搞垮的西南保衛戰」。使我更爲寒心，眞是整個西南佈着共特，三郎先生指出的，與「紅岩」裏引述的合起來，任何人都會吃驚。怪不得中美合作所也設在歌樂山。可能是爲了應付成都、重慶的共特而設。回想起來，整個中國都被共特搞垮，看看中共所說的「起義」將領，就是共特所幹的「戰果」。

「萬人雜誌」是一本反共刊物，共特也是不會放過的。他們必定千方百計的打進去，冒充着反共英雄，深入到「萬人雜誌」的編輯部、作者、讀者每一個角落，幹着其不可告人的勾當。正如陳辭修所說：沒有和尙做共特，但誰能擔保共特不做和尙。雖然「萬人雜誌」的讀者不會做共特，但誰都不敢保證共特不做「萬人雜誌」的讀者。最近很多讀者都以一片反共熱情提議組織讀者的什麼會的建議。我不反對這些建議，但希望在這些組織上要嚴格審查讀者的歷史、社會關係，否則被共特混入時，那就麻煩了，更累了大陸親人。君不見共特的陰險手段麼？君不見信箱事件麼？最近（這是我的見解），我在「意見欄」中看到很多以極右（反共）的姿態出現的意見，使我提高了警惕，他們都互相呼應，正如在信箱事件中，有人竟出來保證信箱是反共的，要讀者放心聯繫。這都是壞人們的低能伎倆。從一些所謂極右的人信中看到他們的反共感情，都是虛有其表，在信中沒有說出他們爲什麼會痛恨毛共，甚至只說說，毛共壓迫同胞，和什麼台獨分子可惡等便要組織。這怎能使人不懷疑？況且有人提出後，必有一些神秘人表示擁護（可能是我的錯覺），我認爲很多是值得懷疑的。他們爲了使人信任，便信口開河地談大陸實況，因爲他們自己從未受過毛共的壓迫，所以便屢屢被人指出與事實不符。更可惡的，在談論中，每每站在毛共的立場上，打擊一些讀者及地主仔。可惜的是老編常常把他刊出來，有些就表面談談反共，但不能說出毛共兇殘的事實來，這樣他還說誓死反共，不禁使人懷疑他究竟從那裏產生如此激動的感情。我覺得，這些可能是以極右姿態出現的懷疑人物。

「萬人雜誌」中有無數都是忠實反共義士，我們從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來。如待旦、魯遲、金千里……等先生，他們都以眞實情景寫實出來，從不改變立場，不管您什麼筆戰、比較談、台獨、疆獨、教會辯論、小爬蟲等，他們仍是以堅決的立場，以鋒健的筆尖，揭露毛共的醜惡。這都是我所最欽敬他們的地方。

在此，我提出了一些意見，提醒讀者提高警惕，不要輕易和人聯繫，不要胡亂參加組織，否則像信箱事件那樣，入容易，出時難。同時希望讀者能識別那是香花、那是毒草，使共特不能得逞、不能鑽到「萬人雜誌」來。

新生謹上（八月廿九日）

左仔表弟無可救藥 最好回大陸看實況

萬先生：

在星島晚報中時常看到你的大作，對你一向本着的反毛精神，尤爲欽佩。現在我有幾個問題，向你請教一下。

我只是一個十五歲多一點的女孩子，但在這十五年多一點中，我所受的苦難，實在並不算少。逃亡的恐懼、骨肉分離、疾病、飢餓、貧窮把我磨折得再不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女孩子了。這一切一切的痛苦，都是萬惡的老毛給我的。我明白他們所謂人民政府是什麼樣的東西，現在我雖窮困，雖只有母親的愛（因我父親身陷大陸，未明下落），但我能夠生活在這比較自由溫飽的地方，實在已心滿意足。但有一事情發生在我的一個姨母家裏，這就是我寫此信到來的目的。

自逃亡成功後，我和母親便在一個親姨母家裏居住，她有六個兒子，其中三個是左仔，已是根深蒂固，無可改造。現在最幼的十二歲兒子，也步其三個哥哥的後塵，而更壞的是他對毛澤東只是盲目崇拜到極點，例如吃糖菓餅食之類，本來大讚好味，但知道不是大陸所出，立刻改口說怎樣怎樣不好，不及祖國的出品；買一枝鉛筆，要跑遍整個新區，認清了是否大陸出品，買回來後，又大誇怎樣怎樣價廉物美，常說我是反動派，看那些反動報紙，是港英走狗，將來必定清算我。一方面他又跑去看電視，看完回來，說是港英的毒素，想毒害腐化我們中國。他認爲現在所讀的學

才，加上他的父母都是矇查查之人，採放任態度，但求他倆過得舒舒服服，不理兒女的教育生活等問題，故他倆的體重都列入肥公肥婆之列。我表弟每次上學，都帶備毛語錄，配上毛像章，在學校裏大唸毛語錄，先生教訓他，他就說先生迫害他們愛國同胞，將來一定把他們鬭死為止。這個學期，他被學校趕出來了，我建議他父母把他送去寄食寄宿，他們又說費用昂貴，不合經濟原則。就讓他投考區內的其他小學算了，我表弟因受他三個哥哥的影響，說要到左派學校去讀，幸好他父母還算有點頭腦，不讓他去。他因為已留了兩次五年級，還未能升班，現在再投考五年，不考到就眞不是人了。他那對無知父母，高興得不得了，說自己的兒子也不是完全不好。但我聽到他的兒子對他的哥哥說，無論到什麼學校讀，他都要和老師作對，直到他無校可讀，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左派學校去為止。我把這些事情都告訴他的母親，並建議她把他送到姐姐那裏住一個時期，在就近一表親執教的學校就讀，因為只有遠離他那三個哥哥，才能變好。但他的母親不但不接受我的好意，反說我小覷他的兒子，常故意在我面前罵他兒子不爭氣，被人看不起等難聽的話，我眞是百詞莫辯。

萬先生，你說我應該怎樣做才對呢？我這樣做醜人對我姨母常提建議，是不是應該呢？現在情形這樣，我應該放棄還是繼續下去？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使我表弟的思想改正起來呢？如送他去姐姐那裏寄住是較好的辦法，那我應該採取怎樣的辦法，才可令

（覆：最好的辦法，送他到大陸。——編者）

建議增設自由信箱

萬先生：

仰慕已久，客套話不說。本人閱讀貴刊祗是年餘，每個星期當閱讀各位先生的大作後，偶然引起了一點愚見，貴刊除讀者意見、每週評論、海外見聞等，其次我最喜看人海百態及青年園地，我覺得貴刊有增設「自由信箱」必要，因目前除政治認識外，尚有不少內心憂悲無處申訴，尤以一般年青人，在家庭式學校裏，有不少問題父母或師長未能幫助解決，如能增設「自由信箱」，好把個人遭遇到的教訓或其他經驗之談，公開與讀友們研究，或作警惕，有什麼不淸楚的問題，提出詢問等，因為意見篇幅極寶貴，能將其他問題撥在另一園地，這對讀者意見會更淸楚和廣泛，未知先生意見如何？

不自鳴 八月十日

（覆：萬人意見即自由信箱，儘管來信。——編者）

偽慶將臨，賦詩誌哀

張先生：

「十·一」偽慶快到，爰賦一律，以誌哀憤。

大陸沉淪廿載多，何時光復舊山河，
遺民恨洒千行淚，壯志頻揮百戰戈。
喚醒黃魂蔚後起，誓將碧血息鯨波，
王師直搗燕京日，義士還鄉奏凱歌。

方向明上（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大陸「文革」期間相對立的兩派剖析(三)

薩赤

三、目睹廣州「文革」時期的怪現象

「文革」期間大陸各地不論是黨、軍、民都紛紛呈現一片混亂，對社會上出現的隨意拉人、打人、殺人、以致搶刼、強姦、非法買賣等等現象均無人去管，也無人敢管，的確和廣東俗語所謂「無王管，亂晒籠」。

遠自一九六六年七月間，「文革」一開始不久，毛林集團即訂出由下而上的反劉、鄧策畧，鼓勵學生組織「紅衛兵」替他們衝鋒陷陣，一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毛咒叫得整天價响，當時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中說到「紅衛兵」起來革命，要摧毀一切舊的東西，各地駐軍、警察不瞭解情況，不能加以干涉，最好不要去管，（大意如此，原文忘記）自那時起，「紅衛兵」得到縱容如奉聖旨，到處去抄「黑七類」的家，打「黑七類」本人甚至其家屬，到處搗毀文物，確是意氣瘋發，不可一世，且讓我將這些「史無前例」的「偉舉」盡所知者，一一述出。

正如大陸各次運動一樣，這次「文革」一開始，當災的自然是那些待罪羔羊——黑七類份子，即所謂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和黑幫。「紅衛兵」到各地派出所以及居民組織中要這些人的名單和地址，然後一一登門，先用皮帶、單車鍊等將他們打至遍體鱗傷，名曰「教育」，然後則大肆搜掠，不管是單車、手錶、現鈔、外幣、金銀、珠寶、銀行存摺、甚至傢俬、衣服等等均悉數掠去，筆者有一友人，前曾在長壽路掛牌行醫，一家四口，只被抄剩床板二塊、長櫈兩張，只好穿着內褲，光着上身來至我家向我暫借衣服以及一些現款應急，其慘狀可見。（私人掛過牌行醫的算是資本家云云），繼而對被抄家者進行人身侮辱，如戴帽遊行，在家門口要釘上黑牌，出街要掛上黑牌，並不准使用如公共車輛、電話等物，如有違反，一經發覺，格打勿論。抄家之後，不少財物飽了「紅衛兵」的腰包，原來要拿着飯票到店舖吃「招待餐」的人馬，突然之間「來利」單車、新裝手錶，甚至於有人掛上項鍊、鈔票滿袋，餐餐上館子，到百貨公司

大肆搶購那些不用憑證購買的高級商品，特別是大嚼而特嚼水菓，於是發生了香蕉連皮食，甘蔗連渣吞等等眞實的笑話。

在「破四舊」中，「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對居民的衣服鞋子稍不順眼，即說是奇裝異服，拔出剪刀，予以剪毀，髮形稍有不順眼的，也拔出剪刀，將其剪至不倫不類，我親眼看見在長堤海珠南路口他們「修整」了一個香港回去女同胞的髮形，剪爛了尖咀的女裝皮鞋，致使這位女同胞只穿着絲襪、掩着面、欲哭無淚地蹣跚回家。

那些「紅衛兵」們最討厭是沒有鞋帶的所謂懶佬鞋，一經發現，定剪不赦，其中有六個北京西糾的「紅衛兵」，長住在太平南新亞酒店，每日茶飯三市，均登上九樓酒菜部，一面大吃其霸王飯，一面去剪人頭髮、服裝，其打扮及行爲眞和兵痞無異，不論招待員及顧客對他們都極爲討厭。但是他們有眼不識泰山，居然剪了一個造船廠工人的皮鞋，翌日，這個工人帶了幾十個工友，都身懷利器，上到新亞九樓，把那六個兵痞打至重傷，當場吐血，大快人心，是爲廣州第一次出現的「紅衛兵」被打事件，時爲六七年一月。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廣州市的各個「革命羣眾組織」都一致喊出要北京「紅衛兵」滾出廣州去的口號，特別是指名道姓地限令「東糾」、「西糾」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在幾天內離開廣州市，否則聲明見到就打，也是一個怪現象。

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假民主，但是他們自己連半點假民主假自由也不給予人民。所有的，就是五七年「反右」鳴放運動的「陽謀」，以及這次「文革」的陰謀了。

毛酋在北平作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之後，廣州的「紅衛兵」組織紛紛建立，當然，有些組織是在幕後有人支持的（爲別人安全計，請恕不能道其詳），但也有一些確是自發的組織，甚至有些二三個人就成立一個「××兵團」，刻了大印，做了臂章，僞報人數，跑到原「省委」去領活動經費，動輒領人民幣一千幾百元，最好算是有個「××兵團」，只有正副司令二人，居然到「省委」拿了三千元活動經費，以及白報紙一噸，因爲當時的黨官老爺們自身岌岌可危，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落得做個順水人情，但這個好景不常，一個「反經濟主義妖風」，又把它煞住了，但可以看出，當時人民組成什麼社團，只要你自我標榜是毛語錄掛帥，即可成立如儀，雖然絕大多數人對這個「自由」打了幾十個問號，但畢竟也有不少人上其大當的。

在出版刊物方面怪現象尤爲嚴重，自六七年三月旗派「省革聯」成立，即佔領了原「廣州日報」，仍沿用原名，對總派大肆展開宣傳攻勢，或加以攻指責，而總派則佔據原「南方日報」，與旗派開展對罵，煞是好看。

尤其是更甚的，不論何派的什麼組織，均紛紛出版自己的小報，用四開或八開紙印刷，除指責攻擊對立派

「將毒草公諸於世，以供批判」及「奇聞共賞」等藉口，把一些中央領導階層的反共反毛言論大肆散佈，此類小冊子十分暢銷，由此，也可窺見大陸民心的一斑。

隨着這些「出版業」的畸形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切紙、油印、鉛印、裝釘、發行、小販等均紛紛獲得好景，特別是油印、裝釘、切紙等出現無數「地下工廠」，利用民房三五七人即可開業，因此也的確養活了不少人。

至於搶「解放軍」武器、戰畧物資，那就是千古奇聞，如有一次某組織開了十幾部卡車到石井海軍倉庫搶槍，去了三百多人，而該倉庫原有駐軍一連（約一百五十人）守衛，但碍於「中央」命令不能開槍，搶槍的人來了，這駐軍百多人沿在大門口，手持赤色毛咒，口中唸唸有詞，企圖加以阻止，無奈搶槍者不管你唸的是毛咒抑或是觀音經，一聲令下，衝了入去，見到成箱的槍械、子彈、手榴彈就往車上搬，而那些駐軍卻又從車上往回搬，一路搬一路唸咒語，但搶者三百多人，反搶者僅得百餘人，結果還是搶滿了十多卡車，呼嘯而去。

又如一次在河南的防空兵駐地，也遭到某組織的光顧，當搶槍者心滿意足之後，準備將車開走，但駐軍圍着汽車，擋住去路，大唸咒語。搶槍者不耐煩，從車上跳下數人，手拿匕首，照擋住去路的「解放軍」背脊刺下幾刀，結果還是呼嘯而去，得心應手。

搶刧槍械尚且如此，搶刧其他則更甚。

（下期續完）

港共在新界最近活動搜秘
內部分崩離析費力不討好

回憶一九六七年五月港共發動的暴動事件，距今已逾三年。當年那些牛鬼蛇神出現場面，多數類似「權力派」「投機派」以及「野心家」。可憐復可恥的一部份搖尾乞憐左派工會僞裝前進份子，聽任其驅使利用，演出一幕妖姬江青式紅衛兵戰畧，結果，一敗塗地，人心失盡，分崩離析。

經過失敗的恥辱，港共仍死心未泯，唱其「鄉村包圍城市」的二簧慢板，組織吐故納新的新界戰鬪罪惡統

元朗、錦田及大埔之大尾篤、西貢沙頭角尾等處。

所謂：收場不易，推進更難。依靠廣大革命羣眾的大放厥詞口號，重新建立無產階級勞動羣眾的謬論，經已黯然無光。人民眼睛雪亮的，一場恥辱深刻的失敗，再難顯出逆天行惡的伎倆。

荃灣中×百貨公司及元朗中×百貨公司爲新界港共集中地，「抓緊搞好，文攻武衛」八大字懸於毛神像鏡

單位負責頭頭徹底訓練，以「邊守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面目出現，把毒素灌輸給無知的青少年男女。

參加一九六七年暴動的一部份左派工棍，得意忘形地抱着老婆腰肢高叫「毛主席萬歲」領乾薪的敗類，泰半覺悟前非，甚至有些連老婆作了出牆紅杏，眞有悔不當初之感！因此，港共最高當局，實行選擇寡佬青年爲基幹，沒有溫情主義，俾得抓緊搞好，教唆無知青少年作文攻武衛行動，過去抱老婆、唸毛咒壞份子，一腳踢出去，吐故納新，完成鎭壓敵人。

共產黨強於組織，善於宣傳，而港共份子師承皮毛，認賊作父，有些極端份子，什麼共產主義，一竅不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竟答毛澤東，大罵江青爲毛魔契家婆，港共頭頭庇護站著名中國銀行樓上的華×公司，則說高某開設的大陸公司，類此種種問非所答，殊令人笑痛肚皮。

大陸共黨內鬨，人所週知，共產黨鬭爭手法，舉世聞名，港共與新界左派亦有權力鬭爭，銀紙掛帥，色情爲餌，是中共唯一信條，十月一日「國慶」快要來臨，新界港共頭頭曾×道因不滿港共頭頭付出活動費，日前召集各區負責頭頭於荃灣中聯開會，且被港共頭頭稱新界左派份子爲「新丁」的尖酸刻薄一番，提出抗議。

筆者認爲「抓緊搞好，文攻武衛」對付港共頭頭最好不過，而最怕港共頭頭吃慣甜奶，那知黃連苦味。

最後，筆者抄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廣東共報發表有關該省軍區司令員黃榮海一段演說：「徹底揭穿香

月三十日廣州共報第三版沙頭角中英邊區共軍紅色前哨連指導員周永祥的一篇文章，內有「港九左派工棍、正是階級敵人、不務正業、游手好閒的浪蕩子、垃圾」等語。

、唸毛咒的港共左派份子，對黃榮海、周永祥的評語，未悉有何感想？

以後我再向讀者報告新界各區左派負責人動態。

上官大衛

倫理道德我們好 中華兒女要爭氣

女孩子厭惡電視藝員

萬人傑先生：

看了你在十六日刊出的「世界輪流轉」一文後，產生很大的感想，因此唐突的寫信給你，希望你以後繼續寫多一些鼓勵我國青年的文章，讓我們中國的下一代建立起堅定的民族自尊。

我祇不過是剛出校門的女孩子，對上一代所受到的被侵略之痛一點也沒身歷其境的感受。但從書報上、從大多數青年人的行爲，我覺得我們眞要爭爭氣。雖然我也自小在教會辦的修女學校完成課程，一直在接受洋化教育，但我總覺得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國家的傳統，尤其是倫理道德方面。我並不輕外或仇外，但我們絕不是外媚外。他們好的一切，尤其在科技上我贊成接受，但在倫理道德方面，我覺得西方是比不上我們的。

現在我最恨就是那些投機取巧，不顧藝術良心，祇重虛名銅臭的假作者，電視藝員和電影工作者，看見書報攤的黃色雜誌我就痛心，電視藝員如鄭××、沈××、杜×等，更令人厭惡，他們已名成利就，其實眞的不應該拍像「一代棍王」「有殺冇賠」「丈夫要我嫁」等俗不可耐、下流低級、誤人子弟，甚至可以說是禍國殃民的影片。其他像胡×李×等也令人搖頭嘆息。尤其是胡×，他走紅差不多十多年，無論名與利都有了，而竟

片，他的所爲，簡直令人鄙視。李×是出名的××了，但就是爲錢也不應該這樣不要臉，而且還丟了我們中國女子的面。她所拍的什麼「黑珍珠」和現在上映的「蕩婦」，簡直丟盡中國人的面。

萬先生，我一向敬佩你的敢作敢爲，伸張正義，因此我冒昧的寫信給你，當然，以我的文字是不能和你比的，但以你尖刻的筆法是可以嬉笑怒罵他們一番的。我萬分希望你能繼續寫些不怕權奸的小文，也希望你知道你是有很多支持者的。

讀者周詠妍謹上

（七〇年八月十七日）

韓素英做毛共傳聲筒 卑鄙！下流！無恥！

萬、張先生：

讀者在十二日閱及大公報，有一則新聞報導：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今晚會見了作家韓素英女士和陸文星先生：：：韓素英夫婦是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前來我國進行訪問的。看完這段新聞之後，使們想起韓素英上一次的謊言，貴刊均有提及。毛共妄想恢復他對外正常關係，覺得韓素英有其利用價值，特地邀她回國一行，使她又到海外招搖撞騙，欺騙海外僑胞及世界人民。

誰都清楚韓素英下一步是怎樣走法：她路過香港時，費彝民必又來一個招待會，讓韓素英大肆放毒，以廣收毛共的邀請效果，其後韓素英到外國必定作一本什麼漫游神州之類的謊言，以報答毛共的「恩情」。

所以，作爲一個「萬人雜誌」的作者及讀者，有責任起來粉碎韓素英的無恥謊言，使毛共陰謀不能得逞。我建議各位文筆鋒利的作者，熱血滿腔的讀者，作好思想的準備，密切注視韓素英在香港的流毒。

最後，我痛責韓素英幾句：韓素英是民族敗類，出賣七億同胞的奴才。她把處在艱苦歲月中的苦難人民，說成過着幸福生活。請問她有否良心對得起中國人民。這是多麼卑鄙、下流、可恥的人啊！願各位作者、讀者奮起而攻之。

讀者愛萍敬上（九月十三日）

道德不可廢　立論有偏差

讀者駁「道德家的極權」

萬、張兩位先生：

讀貴刊一四五期何水申君「道德家的極權」一文，弟有不同意的看法與見解。何文所稱改良社會風氣之道德措施，認爲係極權，且以穿西裝、夏威夷、列寧工人裝爲比例。有某中學爲着維持良好的校風，指導在學青年於正軌，因而取締令人厭惡、男女不分、人妖無異的邪惡墮落行爲的措施，也認爲强制他人的自由，如共匪極權同類，謂此種措施屬於喜愛繫於於自視眾人皆濁我獨清之概。但我認爲離開事實，譁眾取寵，痲醉青年而已。

在此道德淪亡，臭飛橫行，姦淫搶掠，無日無之的今日香港，莫不是何君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麼？否則對此有心世道，具着挽衰世末俗者，起而改格風氣，以冀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以杜絕飛禍根源。何君竟爲以一人之喜愛，强制他人自由，視之爲「道德極權」。

指導。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都以倫理道德爲立國基礎，廣義言之，就是禮義廉恥的四維；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所以歷史上五胡亂華元清以胡人入主中國也不能泯滅，反而受我們內聖外王之大道而同化。國父孫中山先生揭櫫國民革命，賴以推倒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三民主義，也是根據我國四維八德的國粹擷精取華而成。此史無前例，救世救民的主旨。然則推倒滿清是否亦認爲干涉他人自由否則便是以一人之愛喜變爲極權。試問政府在道德應負責維持着一國的民生安定與繁榮，同時必須建立國家法律爲之保障，倘有作奸犯科，殺人越貨等行爲，當然繩之以法；否則便成爲無法無天，何以立國？如此亦認爲道德的極權麼？

其次，學校尤其是小學至中學一個階段，這莘莘學子都是天眞無邪的純潔青年，亦是將來國家的主人翁，政府亦期望養成良好的下一代，能夠爲人民謀幸福，爲國家致太平，故國家之興衰視乎教育是否發達及普及以爲斷。青年完成學業之後，是否對人民親愛對國家精誠，事業與科學對國家有所貢獻，亦視乎求時時期教育健全與否有莫大關聯，故身負教育重責的師長們當然要負教育與誘導之責，倘有好爲異端，奇言詭行者，（如長頭髮蓄短髭之類）應該嚴格加以糾正，方不愧身負師長之責者，而何君大文所說竟認爲是喜愛繫於一人屬於「道德家的極權」一類，眞高深莫測！

誠然，長頭髮與蓄短髭奇裝異服，令人側目的青年，或非全部都是不良；但以香港一地所見，自年前披頭四的狂人裝，繼之嬉皮士等不良風氣吹到後，就逐漸變成臭飛橫行，聯羣結黨，姦淫搶掠，無日無之，使此東方之珠的社會，永無寧日。此何故呢？當然是其來有自，最顯著的解釋，就是長頭髮蓄短髭的臭飛裝，姑無論是學生、學徒或二世祖，其集散地，必是紙醉金迷的夜總會，或妓寨變相的酒帘，否則無以炫耀其自以爲追上時代其實墮落的行徑。此種臭飛，其

牀頭金盡，壯士無顏。此時爲着滿足其慾欲，不惜作奸犯科，無惡不作，無作不惡。日久臭味相投，更加聯羣結黨，與萬惡的黑社會合流，遺禍之烈，自不難想像得之。

由此常理推斷，長頭髮蓄短髭的所謂狂人裝爲罪惡之淵藪，有何疑問呢？何文又引用西裝、夏威夷恤……爲此，這都是吹毛求疵，曲解事實。蓋上述服裝，祇是有異於我國衣冠，並非男女不分，人妖無異。近親之，五官俱全像人，遠視之則披頭散髮，與鬼無殊，試問穿西裝之人，我們有此感覺否？

舉一個例，今日華洋雜處的香港固無論矣，就算在數十年前，風氣仍然守舊的廣州市，向有穿着上述服裝者，亦並無人視爲人妖，無視穿此種服裝者爲自甘墮落。由此以觀，何君以西裝、夏威夷等與長頭髮相比，無乃是個人偏見而已。

，搶刧便日漸減少，雖不能講全部消滅，也可講減少許多。四百萬香港市民爲之稱頌不置，可見得長頭髮蓄短髭雖不是絕對的壞蛋，但以百分比計之，必佔大多數無疑。

弟梁莊手泐

（五十年月月十五日）

蘿蔔頭狡猾 休想賴舊債

萬人傑先生：

小弟日前讀報，看到了駐港日本總領事岡田晃對本港向日本領事索償人士宣佈「冇得傾」「不考慮」；又說在一九五二年在三藩市和英政府攪掂……等話，使小弟憤慨萬分。

三年零八個月港人受盡日本鬼所給與種種痛苦，英政府無權，亦不應這麼慷慨就和蘿蔔頭說聲攪掂就算，這不是大量，是對不起我們中國同胞。除了香港以外，中國大陸的同胞，男女老幼，被蘿蔔頭殺害、姦淫、虐待的，不人道的對待、餓死的，無論在精神上的、物質上的，恐怕電腦也算不清楚，今大日本總領事岡田晃竟然一聲冇得傾，眞是豈有此理！回想二十五年前蘿蔔頭侵畧我國領土的時候，自認大日本皇軍，他們的元首稱天皇，似乎大晒，戰無不勝，從心所欲，那種驕傲自大、狂妄，不可一世的態度，他們怎知成爲戰敗國，昔日的威風，如今安在？但時至今日，二十五年來，日本雖未派軍侵畧別國，但別以爲他們改過自新，今後永遠不會發生，須知蘿蔔頭野性難馴，狡猾、作狀、假仁假義，難保若干年後不會再來一次侵畧中國，殺害我們同胞。凡是中國人，均應警惕。

我有位老友，遊日歸來，大談日本人很禮貌，時時對人打躬作揖，禮貌周到，這不過是生意上的手段，吸引遊客觀光，從而大賺金錢而已。

蘿蔔頭欠下中國人的血債，一定要償還！

您的讀者敬上（八月廿九日）

讀者勗老張繼續幹下去

萬、張兩位先生：

讀本刊一四八期古鶴翔先生的不要「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文後，有些不明的地方就是古先生最後幾句話：「我們願意做物質的奴隸，還是做物質的主人呢？『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是要不得的！」請古先生或主編先生代爲解答。

張先生一四八期萬人意見裏答張夢還先生的信中，所作強硬而有理的答覆，相信張夢還先生也再不會插手這事了！

張先生的戰鬪態度我們一致贊成，繼續幹吧！

讀者馬崇銘（九月六日）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促成「中文合法化」．應該「溫和」避免「激烈」……萬人傑
國府對釣魚台列島問題必須強硬……待旦
李德生崛起惹人注目……魯遲
日本人欺軟怕硬……黃漢
林彪的兩個堂兄……岳騫
可恥的南非種族歧視
西班牙的多子冠軍……天涯客
香港閒話：東扯葫蘆西扯瓢（相聲）……趙聰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四）……無牌教師
戴季陶揮聯贈烟格……胡寶
凌霄漢閣體……慶餘
現代中山狼……賣油郎
下等假洋鬼子……寒山碧
向董浩雲先生致敬……黃思騁
教授的同情……江城子
人海百態：太平山下的故事（中）……萬人傑
蹄聲劍影錄……恣莽
還不趕快動手
劉少奇

·萬人雜誌第一五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二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新聞以外



促成「中文合法化」應該「溫和」避免「激烈」

萬人傑

「爭取中文法定」給抓着做搞學運的好題目，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這回自然立於不敗之地。但，為了表示「別無異心」，把學運歸附在「各界促成」的陣營裏，統一陣線該是最佳的處理方法。因為，「中文法定」是各界市民的事，並非單是學生的事。若是「爭取」的團體多如天上繁星，一個一番理論，反而使政府無所適從。

好嘢第一與好嘢第二

搞完反對削減大學經費預算及反越戰後，香港學生運動的箭頭指向「促使中文成為合法語文」運動了。這一個題目，比以前搞的兩個「唔湯唔水」好得多，也堂正得多。為了民族尊嚴，誰都不該說個不字。抓到一個好題目，自然可以大做文章，且做出文章也博得羣眾的喝采，一致認為「好嘢」。

其實，這好嘢搞學運的只居第二；第一應屬「香港各界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聯合工作委員會」。這委員會包括二百七十個文教團體、街坊會、僑團。學生團體加入該會為成員之一的，有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香港大專同學會。為了這個會包含得這麼廣濶，已成為此一運動的主流；同時，他對推動這一項工作，顯得十分穩重。

抓着一個好題目

也許，搞學運的領袖一觸到這題目，立刻引起靈感，認為可以大搞一下，且保證可得到上下階層、左右思想，一切中國人的擁護（除了一小撮假洋鬼子）；何況，爭取中文官用沒有「專利權」的，你可以爭，我也可以爭，爭到了，你有功，我也有功；而且可以你爭，我比你爭得更激烈、更賣力，讓市民覺得他們畢竟還幹過一件有意義的好事。因此，除港大來了個「論壇」外；還有包括港大、新亞、崇基、聯合、浸會、羅富國、工專、嶺南等九間大專院校的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組織的「中文在香港應有的地位研究會」；及另一個團體「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聯合會」。後一組織的組成，比較特別，它包括了崇基、聯合、港大，但不是三校的「同學會」，只是「同學會」中的「時事委員會」。這表示他們是學生會中的一小撮人，外有大專同學會時事組、港大社會科學系系會；把這個會的態度更明顯化的，是盤古、七〇年代雙周刊、中文大學學生報聯刊、大專社會服務隊學聯報月刊、學苑、九龍華人書院學生報、青年世界、曙暉等一大堆刊物。這些刊物一向的「主張」怎樣，不必老萬再說明了。

難怪珠海書院成立另一個爭取中文合法化組織時，聲明反對用足以危及社會安寧的激烈手段，這聲明未必針對現有的學生爭取中文法定地位運動的組織，而是他們覺得這種事可以用同時應該用和平方法達成，實無須高舉紅色巨拳的。

促成・爭取・研究

從這三個「爭取中文法定」團體的名稱，可以看出他們的立場互有不同。「香港各界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聯合工作委員會」，用的是「促成」，表示他們的態度是穩健的；「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聯合會」，用的是「爭取」，因此要用拳頭；「中文在香港應有的地位研究委員會」，用的是「研究」，因此決定「籌募鬭爭費」，因為，要調查家庭、調查工廠，當然要花費許多「研究費」！學生哥只能出力，不可能出錢。其實，這一「研究」也太多餘，香港四百萬市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不懂英文的也佔巨大數字，「研究」，豈不太浪費金錢、時間？

何況，熱心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的人士，不會有那份耐心去等候他們「研究」。相信這樣籌募「鬭爭」費不會有成績，反不如「爭取」集團，出售巨拳襯衫，十元一件，除本錢外，概作鬭爭費，有把握得多。

最令人滿意的是「促成」集團，促成是溫和的行動，絕不會因為斗零而演成暴動，使一件有意義的事，引致可怕結局。如果當時不是用激烈行動，只用消極抵制方法，今日已經成功，仍舊用兩毫子過海。反對失敗，是一小撮乘機煽風點火的人造成的，這些人不想市民在安定中過活，像那位「隊目」說的話，要在平淡生活中找尋刺激。可是，香港許多人已在大陸飽經憂患，要在香港平靜地活下去，他們不贊成紅衛兵「愈亂愈好」的想法，要香港安定，一切是適宜用「溫和」手段，只要團結，溫和手段有時好過激烈行動。試想，激烈得過汽油彈、土製菠蘿嗎？如今安在？

因此，老萬認為珠海書院同學的聲明，那一條路子才是正確的。同時，他們對職業學運搞手也看得很清楚，雖然搞手們躲在幕後，卻呼之欲出！

以「反對台獨」爲例

至今仍然有人問我：爲什麼在五十人發表「反對台獨」宣言後，又有二百人「反對台獨」的聲明，鬧出雙胞案，究竟是什麼原故？更使他們不明白的，第一次名單以「廣告」式登出，第二次名單是「新聞」；而第一次名單中有若干人名重見於第二次名單，又是什麼原因？

因爲，「反對台獨」是個好題目，好題目一定要抓緊，不管這個題目是否適合自己口胃；同時，好題目也容易拉到一些有名氣的人物「參加」。當他們事後發現搭錯賊船，自然要自行想辦法「除名」。老萬自己有條船——「萬人雜誌」，兩條船都不用搭，要自己走到理想目的地。即如這次的「中文合法化」運動，老萬也不參加任何團體，因爲我認爲中文在香港遲早要合法的。

戰前，上律師樓、上法庭、政府各部門與民間的往還，一隻中文字都沒有，上高級餐館，你不懂英文，就不知吃什麼，現在這一切已改善了許多，多數政府函件已中英並用，甚至有些文件專用中文的。現在，寫什麼信件到政府機關，連「港督大人」在內，也可用中文，戰前的香港就辦不到。

改革需時．未必拖延

是不是香港政府對市民好了呢？未必。因爲，他們曉得用中文對他們有利。

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塡報個人入息稅的表格，是中英文並用的，過去每一年老萬收到全是鷄腸的表格，只能請飲茶，找個識英文的朋友替我塡報。求人當然不會聽話到馬上動手，有時稅局來到最後通牒，那位朋友還是你急他不急。有過一次，老萬到銅鑼灣裁判署受審，因爲「逾期不塡報」，罰了我幾十塊錢，皆因那位朋友認眞甩底之故。

現在，老萬每年報稅，十分簡單，自己塡好，連郵票也不用花費，就寄到稅務局，過得一兩個月，稅單來了，磅水。如果沒有中文，這筆錢沒那麼快到庫房的，你說是不是中文對香港政府有益？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政府更樂意使用中文，未必就是他們說的「拖延政策」，要使政府公務員把中文搞通，那並不是一兩年可以成功的事。

國府對

釣魚台列島（日稱「尖閣列島」）的歸屬問題，引起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的爭執，最近日本政府竟然鼓動暴民扯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侮辱中國國體。其橫蠻之處已令人感到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

日本爭奪釣魚台列島的狼子野心已是人所皆知，它絕不是什麼「維護領土完整」，而是爭奪釣魚台列島淺海域可能存在的大量石油礦藏。如果釣魚台列島果眞如日本外相愛知揆一所說，一八九五年就歸「冲繩縣管」轄，爲什麼遲到一九六五年日本由外務省出版的日本地圖，不但沒有所謂「尖閣列島」的圖形，也沒有「尖閣列島」的地名？一九五一年日美舊金山和約上表明，琉球羣島由四組列島組成，就是一九五一年已還歸日本的吐喇噶列島；一九五三年底由美國交還日本的奄美列島；和尚未正式交給日本的冲繩列島和先島列島。釣魚台列島並不在這四組列島之內，也沒有一份國際文件標明釣魚台列島所有歸日本。

國府曾經表示，根據一九五八年日內瓦簽訂的聯合國大陸礁層公約，釣魚台列島毫無疑問應歸中國所有。因爲該列島是中國大陸延展的礁層，位於東海水深二百公尺部份，而與琉球羣島之間，卻隔着一條水深二千公尺至四千公尺的海溝，無論如何扯不上是琉球羣島延展的礁層。

釣魚台列島無論是洋流、季風、人文、地理、歷史各方面與台灣都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是台灣漁民主要的漁場及避風港，每年在釣魚台列島海域作業的漁

一年（當時台灣尚未歸還中國），台北州會[illegible]冲繩縣，爲了爭奪釣魚台列島漁場而打官司，向東京最高法院起訴。一九四一年由東京最高法院判決釣魚台列島歸屬台北州。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台灣歸還中國，釣

「十一．一」三結合聚餐
讀者反應熱烈大力支持
地點仍擬選擇梅江飯店

上週我們宣佈了打算再來一次讀者、作者、編者的三結合聚餐，慶祝「萬人雜誌」三週年紀念，立刻得到熱烈反應。

李校長打電話說：「我教了這麼多年書都靠把嘴，要我當這個司儀是輕而易舉的事，在我是家常便飯。」

我打趣道：「你教書是對你的學生講話，莊重慣了；我們這一個集會要輕輕鬆鬆的，你用老師的態度跟他們講話，那就糟了。」

「保證有張帝爆肚那份天才。」

又有一位長期讀者打電話給我，說：「全場水果歸我。」

供十來份禮物。」

小曾搞「公共關係」的，要找幾份禮物，當然沒問題。（老張按：小曾徵集的禮物，已由十幾份增加至幾十份了。）

還有幾位讀友寫信來，聲言大力支持。怎樣大力，雖沒具體說明，但相信「萬人」讀者不會開出空頭支票的。我們的讀者羣中，慷慨的多得很，要投資給老萬辦報的有之；要經濟援助老萬跟小爬蟲打官司者有之；要老萬和工作人員飲咖啡的更多得很，送幾件禮物給讀、作、編者抽獎，增加點趣味，當然不成問題。（老

多事實證明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

美國最初宣佈不捲入這場爭執，世界上也沒有第三國捲入這場爭執，但是九月十一日美國卻改變初衷，突然說「尖閣列島主權屬於日本」，試問美國政府有什麼資格做中日爭執的法官？誰請求誰授權美國做出判決？是受了日本的賄賂還是受了日本的壓力？美國九月十一日發表的意見是可笑的無聊的也是可惡的。美國的態度並不有助於這場爭執的合理解決，而是增長了日本的氣燄。

美國這種支持日本的態度，恐怕是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一部份，誰都知道美國由於國內問題的困擾，打算最後撤出亞洲。扶植日本的軍事力量，以便他日填補真空，讓日本做亞洲自由國家的盟主。於是日本也就野心

島問題必須強硬

待旦

全世界第三位經濟强國，日本的軍事潛力雖然十分雄厚，但誰都知道，日本是一個缺乏石油和鐵礦的國家，沒有石油和鐵礦，也就難於持久作戰。所以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聯合國亞遠經濟委員會，認為釣魚台列島淺海區域可能蘊藏豐富的石油，日本也就千方百計想霸佔不可懷疑是屬於中國的釣魚台列島。

日本是一個富有侵畧掠奪傳統的國家，它的領土野心和掠奪本性，近日也愈來愈明顯地暴露出來。它起來爭奪釣魚台列島是不足為奇的，奇怪的是美國願意扮演這個不受歡迎的角色，奇怪的是美國竟不加研究皂白不分地袒護日本，除了可能以此做為扶植日本軍事力量復活計劃的一部份之外，是否要以此做為阻止台灣反攻大陸的殺手鐧呢？美國阻撓台灣反攻大陸的殺手鐧，並不是遊弋於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也不是一紙中美協防條約，而是嚴格控制石油。

台灣沒有石油出產，軍用民用石油全部依賴美國供應。美國害怕台灣反攻大陸給它惹麻煩，也就嚴格控制對國民政府的石油供應。用一天，給一天，不允許國民政府儲存二十四小時以上的用油。台灣的海、陸、空三軍的用油，每天由美國有關方面配給，僅僅配夠用，多一點也不給。這樣飛機飛不遠，戰艦也航不遠，國民政府的六十萬大軍也就完全動彈不得，台灣若擁有足夠的石油，完全可以不買美國的賬，必要時可以獨力反攻，這也就是美國怕得要死的。可能正因為這樣，所以美國竟不顧事實不分皂白地把可能出產石油的釣魚台列島說成「主權屬於日本」。這樣的盟友，也卑鄙得可以了。

石油問題，是與台灣生死攸關的問題，是關係到反共復國大業的大問題。我們不能不據理力爭，即使釣魚台列島並不出產石油，但它不可懷疑是屬於中國的領土，為了國家民族的尊嚴，為了維護中國領土的完整，我們也絕不能喪失一寸中國土地。

釣魚台列島的歸屬問題，國府雖曾表示態度，但卻顯得軟弱無力，琉球暴民扯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美國官員九月十一日曾發表無恥的顛倒黑白的講話，直到目前為止，國府尚未提出抗議，這倒是令筆者感到無限驚詫的。二十年來，在外交上國府都是以忍讓為主，但別人絕不會感激你的忍讓和寬恕，反而視你為膽怯示弱，在領土歸屬的問題上，根本不應忍讓。也不能忍讓。為了台灣的安全，為了反共復國大業，為了維護中華民國的領土完整，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希望國府一反以前的外交作風，採取强硬的外交路線，據理力爭，力爭到底。不要令一千多萬台灣人民失望，不要令二千多萬旅居各的僑地胞失望，不要令七億中國同胞失望。筆者認為，為了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中華民族的尊嚴，不但在外交上要强硬，而且要具有不惜一拚的精神，千萬不要屈服於壓力，倘如日本膽敢以武力奪取釣魚台列島，就要堅決還擊，用武力把他們趕下海去。

【更正】 上期「新聞以外」最末第二行「屆時」，手民誤為「介時」，合更正。

的老朱，聲言替我找到價值千元的禮物，現在雖還未跟他聯絡上，老朱此人做事認眞，相信不會落空。

聚餐地點，本想選擇九龍，因為第一次在香港，這回該在九龍。可是為了方便我們辦事（送幾百份禮物到九龍是件麻煩事，還有事前的佈置等等，都很吃力），我們打算仍在老地方——謝斐道總統戲院附近的梅江飯店。我們在那兒舉行過一次，老闆熟、伙記熟，樣樣事半功倍，不得已，只好委屈一下遠道而來的朋友。反正十一月一日是星期日，郊遊之後，作一次歡樂的聚餐，倒很有意思。

我們打算不搞得太晚，七點聚餐，一邊吃，一邊談話，沒有儀式，自由交際，最好多預備點名片，談得投契，交個朋友，以後多點聯絡，在我們的「萬人俱樂部」還未辦成功之前，可以先作個別聯繫。

雖然「萬人雜誌」暫時不打算加價，可是有目共覩，目前物價漲得厲害，因此我們的聚餐費便無法照兩年前的舊價，酌量加收五元，即每位聚餐費為二十元，橫豎是吃進各位自己肚皮裏，要吃得好一點。

的席金「打因住波」，所有菜金、下欄、酒水、貼士都要包括在內。這樣，老萬需要掏腰包的，只是一些平時領他們的情太多，不能不請的嘉賓。此外，各位讀者、作者，以至執行編輯老張，以及他的「內務大臣」，都非自掏腰包不可，恕我們還沒有能力請得起這麼大規模的客。

為了梅江地方有限，而且場面太大無法控制，因此我們只能容納三百位。待餐券印好，下週再宣佈購券辦法。目前，香港不再有土製菠蘿，不用躭心左仔搗亂。可是「萬人雜誌」是一本戰鬪性的刋物，也許有一些我們的手下敗將，死心未息，乘機整蠱也未可定，我們除了向治安當局依法申請外，還得做一件不太方便卻對大家有好處的事，那就是各位買餐券時請携備身份證，讓我們登記起來，以保證參加者純粹是我們的讀者；同時，我們會發一個名咭，讓各位掛在襟頭，大家不用介紹，便曉得對方尊姓大名，更藉此增進感情。

待和小會商量好菜單，在下一期將會公佈購買餐券的辦法和地點，請有意參加的讀友注意。

日本人

最近由於尖閣列島的主權問題，中華民國與日本正鬧出一連串的不愉快。

尖閣列島本是台灣東北無人的荒島，在主權歸屬上迄未明確，但切近台灣而遠離琉球，久爲台灣漁民停泊歇息之地。

一九六八年，中國石油公司在美國海軍海洋研究所的協力下探測海底資源時，發現尖閣島海域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於是中國石油公司便與若干美國石油公司訂立合同，合作探測和開採該海域的石油。

中國立法院於今年八月二十一日通過一項議案，認爲該列島係大陸餘脈的自然延長，主權應歸中國。九月二日一羣記者乘水產試驗所的船到達尖閣列島的釣魚島，豎立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並在崖石上塗寫「蔣總統萬歲」。想不到此舉竟引起日本人如狂的憤慨。

日本外相愛知揆一九月十四日在參議院中，議員詢及此事，愛知即斷然答道，如果確有此事將派人將之除下。他說此話三天，十六日下午琉球的警察即出動到釣魚島除下該面國旗，並塗去標語。

琉球現雖仍爲美軍的佔領地，但是已決定交還日本，民政機關實受日本的支配。可以說，琉球警察之行動，與愛知外相的發言如響斯應，直接相關的。

琉球警察拔去的中國國旗，爲了嫁禍美國，把它交給美佔領軍的民政長保管，美軍民政長不接受，遂由琉球警察當局保管，計不得售。這還不算，琉球政府的屋良主席，竟將中國國旗扯開招待記者，並將照片在報上發表，這對於中華民國未免侮辱太甚了。

日本這個民族，欺善怕惡，欺軟怕硬。例如它本是受中國文化的涵育而發展立國，號稱同文同種，其關係類似美國、澳洲、加拿大之與英國。但是它搶先一步接受西方文化，國家富強之後，即以中國爲侵畧對象，從甲午戰爭起到七七事變止，肆無忌憚，逞其毒虐；稱中國人爲「搶庫魯」（一種最髒之獸）；抗戰時南京大屠殺，慘殺了十萬人，不分戰鬭非戰鬭員，也不分男女老幼；對於女子姦辱之後，復以最殘忍方式加以殺害。

戰時在佔領區，其憲兵隊和特工，以狼狗撕咬、火燒、灌辣椒水等殘忍絕頂的酷刑迫害我同胞，至今國人記憶猶新。

二次大戰時，長崎、廣島挨受原子彈的懲罰，世人多表悲憫，殊不知正是日本軍人在外窮兇極惡的一種應得之報。

李德生

中共安徽省革委會主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德生，最近被擢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頗惹人注目。本刊一五一期同時刊出待旦先生和曾憲光先生兩篇文字，都討論了這個問題。待文把李德生看成毛派，認爲李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是江青的反攻；曾文則暗示李德生之擢昇，是實力軍人勢力的擴張。這兩個判斷是針鋒相對的。放下具體的判斷，李德生之掌總政，客觀上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那就是調虎離山，明昇暗降。不過這個可能性甚微。可置而不論。

衝擊十二軍事件

待文曾提到一九六七年七月李德生率十二軍入皖支左，所部三十四師曾遭「好派」（毛派）羣眾衝擊。但是待文看重：「江青、康生出面支持李德生，怒責衝擊三十四師的紅衛兵」。未着重毛派衝擊十二軍這一重大事實。須知毛派羣眾之衝擊任何部隊，絕非當地革命羣眾組織的自由行動，一定得到中央文革批准或同意的。對於各地區的部隊的政治立場，中央文革必定事前通知各地革羣組織頭頭的（這是高度秘密一般羣眾當然不會知道）。因此單就毛派衝擊十二軍這一行動，可推斷李德生不是毛澤東司令部的人。其次要注意，三月下旬黃永勝已接替楊成武爲總參謀長，總綰指揮部隊大權，則李德生率十二軍入皖支左，說明黃永勝和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李德生的直屬上司）都已同意。從這可知，李德生是實力軍人集團的一分子。

再看江青和康生對衝擊十二軍一事的發言。

江青：「安徽的情況，我以前沒有怎樣摸，我不知道，聽說××軍去以後，他們不歡迎。」

康生插話：「合肥、淮南好派衝了三十四師的師部，不知道你們知道不知道合肥的事情，你們採取了這個態度，批評你們。」

江青：「不管怎麼樣，野戰軍衝了可不好，可不能開這個頭！連砲彈也搶去了。」

以上三段話均見於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兩派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即著名的「九·五講話」。

江青講這些話時，是七·二〇武漢兵變之後，毛澤東與實力軍人達成妥協，停止造反奪權，實行「鬪私批修」，促進革羣大聯合，由實力軍人負責籌建革委會的階段。而且是當着擁毛和反毛兩派代表之面說的。安徽毛派之衝擊十二軍，已被反毛派及十二軍報告了中央文革、中央軍委及總參謀部。鐵證如山，無可推委，因此康生才輕描淡寫的批評安徽毛派，也僅是：「批評你們」四個字而已。江青也僅說：「野戰軍衝了可不好」，愛惜之意露於言表。絕無一句支持李德生的話。總而言之，安徽「好派」之衝十二軍，是江青同意的，現在被指證出

怕硬

黃漢

經二次大戰的殘酷教訓，日人應有切實、痛澈的反省，改其殘忍與流氓的作風，想不到今天又有老病復發的情勢。以日本與中共的情況來說，中共每天在罵日本政府，不但政府不敢還擊（頂多是答辯），即報紙也裝聾作啞。對中共不利的消息，多不刊登，刊登時亦盡量爲之擦脂抹粉，弄得黑白不明，人鬼不分。

中共與其它國家做生意，都在商言商；唯獨對日本極盡其暴虐之能事。一定要求貿易代表談政治，一定要破口大罵日本政府，並且還以共同聲明方式發表出來。這無異是要日本貿易代表先作反政府反國家的叛徒，然後才能做生意。對於這種違反情理的迫害，日本人都低聲下氣，泰然受之。其含忍力舉世無匹。可是在南京大屠殺時，所表現的殘忍性也古今無對。一方面忍人之所不堪忍，另一方面又殘人之所不能殘。這是日本民族性最突出可怖之處。

對近代日本民族性的塑造，有兩個典型人物。一是明治維新的名臣西鄉隆盛，另一個是開三百年幕府統治的德川家康。西鄉隆盛與明治帝是好朋友，明治得重振皇綱，西鄉出力最多，但是終由於政見不同，西鄉作了叛徒，最後兵敗自殺。西鄉是個陽性人，主張征畧朝鮮，擴張國勢。也是個侵畧主義者。但是坦直慷慨，有濃厚的人情味，代表日本的江湖遊俠、武士精神。而德川家康則是個陰性人，在豐臣秀吉當權時代，他是豐臣最忠實、最馴順的幹部；可是豐臣一死他就運用謀畧，奪大權於孤兒寡婦之手。其手段之冷酷、計策之狡黠，都開啓新紀元。

德川氏統治了日本三百餘年，對日本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的陰柔冷僻的人格和作風，無形中也注入日本民族的血液。史家稱爲「大忍人」。

今天的日本民族，實有陽剛與陰險的兩面性。有些日本人坦爽豪快頗可作朋友，但是多數日本人則陰險老獪，含有德川家康的血分。今天他們對中華民國和中共的兩副面孔，實是典型表現。

最近中共又驅逐共同社記者離境。因爲共同社在發起的一項國際新聞會議中，邀請台灣記者參加。日本記者原有七人駐在北平，文化大革命時被逐了四名，剩下三名；現在又逐走一名，只剩下兩名了。

日本對於此事絕不敢報復，甚至連抗議也不會。無論是政府，黨派或報紙本身，連一個響屁也不敢放。可是對於和善的老實人，他們就會擺出一幅吃人的兇相！

人注目

任主任，在革委會成立公報中有「向江青同志致敬」一句話，有人即據此認爲李德生是江青提拔的人。這實在並不可靠。須知在文革期間，周恩來曾無數次稱讚江青，比這肉麻得多，到了頭來還不是反了江青？試舉最明顯的一件事來看，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江青當面痛罵湖南的革命幹部：「在你們的頭腦裏，根本沒有中央文革，你們是什麼革命幹部？我看是老保幹部！……批『無聯』時你們一定打擊了一些羣眾，你們沒有打擊羣眾，我才不相信呢！」湖南的「省無聯」和安徽的「好派」都是毛派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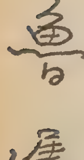
所以江青爲「無聯」受打擊而大動肝火。就在江青發火之後三天，四月一日周恩來打電話給湖南革委籌備小組長黎原：「右傾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形『左』實右也是右的。省無聯是反革命分子操縱的三結合，它更右」。這不是明明與江青對抗嗎？可是周恩來在三月二十七日的北平十萬人軍民大會上，不是還在喊向江青同志致敬嗎？由此可知單憑「向江青同志致敬」一句話斷定就是擁護江青，那就太天眞了。試看文革中反毛的人，那一個沒喊過毛萬歲，就連劉少奇在文上、口頭上不也大喊特喊嗎？在個人崇拜的極權體制下，拍馬屁已成爲家常便飯，以這個斷定是否擁毛，大陸七億人民就會成爲死硬毛派了。

李德生在中共將領當中算是後進，一九五九年才昇任軍長。羅瑞卿任總參謀長時代，李所部連長郭興福，在一九六二年的「大比武」運動中，被稱爲模範，因此有「郭興福教學法」，說明李德生曾緊跟羅瑞卿軍事路線，而且出人頭地。

九大後頭角崢嶸

在去年四月的九全大會中，李德生當選中委，並躋入政治局爲候補委員。對李來說是飛騰的殊遇。九大以後，他與另一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兩人同是地方大吏，可是卻經常在北平露面，參加重要公開集會、外交場合；李德生且隨李先念訪問河內。在各省市革委會主任當中，風頭最健，一時無兩。現在昇任總政治部主任，在留心大陸動態的人看，毫無驚異之感。

李德生之崛起，是在實力軍人集團攬權的趨勢中出現的。如果他不是實力軍人的一分子，而是毛派，那麼他這次擢昇，即表示實力軍人的失勢。從地方人事的演變看，毛派分子正紛紛下台，實力軍人正在風頭火勢。最近盛傳武漢兵變主角陳再道，已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另一主角鍾漢華已證實去年出任武漢軍區副政委），說明反毛將領已大批出籠。這一形勢無法使人相信實力軍人開始失勢。相信，十月一日天安門上的亮相名單，將供給我們更清楚的判斷。






林彪的兩個堂兄



筆者在上期寫林彪的一家人，曾提到林彪的兩位堂兄林毓南與林毓英，這兩人也是中共重要頭目，當時有「黃崗三林」之稱，兩人若不死，今天大概也要爬上第一排交椅，政治局委員應無問題。

林毓南

此人是湖北省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之一，與陳潭秋，董必武地位相等，不過陳、董當時活動範圍在武漢；林毓南則在鄉下。林毓南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就到蘇聯，當時蘇聯大革命剛成功，中共連影子都沒有哩，林毓南去蘇聯大概是以華工身份前往，到蘇聯後自然接受了共產主義，可能是在那時加入了聯共。一九二〇年林毓南由蘇聯回國，與董必武、陳潭秋等人組成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一九二一年中共在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就是由各省共產主義小組推出的代表。所以論資格，林毓南眞是共產黨的開山祖師，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遜其一籌，毛澤東更不在話下了。

林毓南回到武漢後，又轉回本鄉在林家灣子八斗灣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參加的有陳潭秋、林毓英、胡亮銀等人，並辦了一個浚新學校作爲共產黨的訓練機構，林彪卽出身於浚新學校，以後黃崗成爲共黨稱亂的大本營，也是由於林毓南所埋的種籽。

國民黨容共時期，林毓南也隨着其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北伐時擔任工會工作，先後擔任過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執行委員和全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最早的共黨工會組織）武漢區分部的主任，中共中央委員。

一九二七年清黨後，林毓南轉入地下活動，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捕，與一批共產黨人在龍華大

法。

林毓英卽張浩

林毓英的一生，比起林毓南更爲多采多姿，由於林毓南的關係，林毓英很早便加入中共，最初用的名字是林仲丹，大概是林毓英的別號，以後從事地下活動，索性就改名張浩。所以在中共黨史上皆記載的張浩，而沒有林毓英的名字。

張浩在清黨後從事共黨地下工作，在上海及東三省均曾被捕過，但因爲他當時地位並不重要，政府對共黨政策又力主寬大，在辦了自新手續後，均獲得釋放，在中共中央向江西蘇區遷移時，張浩就隨陳紹禹去了蘇聯，擔任陳紹禹的助手。

張浩到莫斯科住了不久，又奉陳紹禹之命返國，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張浩有三件大事應當大書特書的。

第一件是中共發表八一宣言的事，當朱、毛共軍與張、徐共軍在懋功以南會師時，中共中央與莫斯科已斷絕消息，此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出席者都是以後國際知名的「紅星」，計書記長季米特洛夫（二次大戰後保共總書記兼總理已死），主席團書記處書記皮克（戰後東德總統，已故），主席團書記處書記陶格里亞蒂（意共總書記，已故），曼紐爾斯基（戰後任烏克蘭外長，屢次出席聯合國大會，已故），王明當時是執行委員，候補書記。這時正是德意日同盟締結後，法西斯國家東西夾攻蘇聯之勢已成，史達林感到蘇聯處境因孤立而危險，有意聯合共黨以外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結成統一陣線，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遂假共產國際大會名義，向全世界作出號召，王明當時代表共產國際及中共作了一篇「論反帝統一陣線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了統一陣線的建議，並批評中共過去在國內未能推行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錯誤。在大會開會期間，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中共史上有名的「八一宣言」。這個宣言的文字雖然不改共產八股的形式，但是卻提出了具體內容，它提出中共願意與各黨各派組織國防聯合政府，願意將中國紅軍加入抗日聯軍，這兩項原則是以後中共向國民黨投誠時，自動提出的條件。中共到陝北後悄悄收起了「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的招牌，共軍投誠後被編爲第八路軍，皆根據八一宣言而來。此時是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距離西安事變有十七個月，距離七七事變共軍正式投誠改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兩年有多，所以毛澤東在歡迎陳紹禹時，曾提到「飲水思源」的話，不是陳紹禹提出統一陣線，他們一羣人都作了孤魂野鬼，那有後來的事。

八一宣言雖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可是留在毛兒蓋的中共中央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到了宣言發表後的三個多月，陳紹禹始派張浩將宣言帶到中國，此時毛澤東與張國燾已經正式分裂爲二。張浩只見到毛澤東，把宣言交給毛澤東看過，經毛澤東的中共中央追認通過，這是張浩爲中共中央及毛澤東辦的第一件大事。

張浩回到陝北後，中共中央已分爲二，張浩乃以共產國際代表資格致電張國燾、朱德領導的南方中央，自稱接受共產國際授權，調解兩個中央的糾紛，當時提出幾項建議：

第一，兩個中央同時撤消，均不得再行使中央

職權。

第二，改組北方中央為西北局，南方中央為西南局，以地區及所轄部隊為限，分別行使職權。

第三，西南局應包括紅二方面軍的主要同志。

第四，各個方面軍應配合行動，目前以寧夏、甘肅為發展方向。

第五，以前糾紛應在共同行動，共同執行統戰新政策前提下，化除歧見，謀取團結。

這個調處方案，實際上仍然偏袒毛方。因為張毛之爭最大問題在於南進北進，方案規定以甘肅、寧夏為發展方向，自然是以北進政策為正確。但張朱中央在南方也確實走投無路，朱德、劉伯承就主張北上，與張國燾發生過多次爭吵，即使沒有張浩調解方案，張朱一股也非北上不可。張國燾當時唯一理由是等待賀龍紅二方面軍到達後再北上，一九三六年六月賀龍、蕭克一股到了甘孜與張朱一股會師，自然就要北上，所以勉強接受了張浩的建議。在甘孜召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會議，到會委員除原有南方中共中央各委員外（一部份委員遠在道孚、鑪霍，未及到會），邀請了二方面軍之任弼時、關向應、甘泗淇等出席會議。會議由張國燾主持，傳達和討論了共產國際調解指示，並作出如下決定：

一、接受共產國際調解指示，即日宣佈撤消中共中央，改組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和西南地區黨的工作。

二、西南局以原有中央委員十五人及二方面軍之任弼時、關向應、賀龍、甘泗淇、蕭克五人組織之（按：西南局共有委員二十人，如以方面軍區分，則二方面軍委員五人，一方面軍委員亦五人，即朱德、劉伯承、李卓然、邵式平、何長工；四方面軍委員為十人，即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王樹聲、傅鍾、周純全、曾傳六、李先念、何畏、李特）。

三、推張國燾為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郭潛為西南局秘書長（按：郭潛即陳然，陳原為紅一方面軍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彼之被推為秘書長，含有協調各方面軍委員之作用）。

四、西南局之組織宣傳各部，即以原中央各部改組而成，其人事維持原狀。

五、關於軍事行動方針，由紅軍總司令部與二方面軍負責同志研究決定之。

六、有關已往之糾紛，由書記張國燾同志詳電張浩轉報共產國際。

七、西南局之成立與組織報請共產國際核備並通知西北局。

八、目前應動員全黨全軍正確執行我黨之少數民族政策，健全地方黨部及軍中黨的組織，改善與羣眾之關係，通過「博巴政府」與羣眾之動員，解決衣食問題，並應籌足三個月的糧食。

張浩的調處，當時確解決了兩個中共中央的對立，可是張國燾率部竄抵陝北後，始發現毛澤東的中共中央並未取銷，所謂共產國際授權張浩調處的話，徹頭徹尾是個騙局。但張國燾的南方中央已經撤銷，自不能到了陝北再恢復，只有低頭接受毛記中央的領導。這是張浩在中共內部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為毛澤東立下的一次大功。

張浩回到陝北後，中共中央對於統一戰線工作應特別注重白軍工作。所謂白軍就是指的在陝北剿匪的東北軍，乃成立一個白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張浩任副書記，全力向東北軍滲透。由於張浩以前在東三省工作過，與東北軍少數軍人有關係，所以得到相當的成功。

抗戰開始後，中共已經向政府輸誠，聲明放棄過去的叛亂政策。可是張浩在延安抗大講授「中共黨的策畧路線」時，竟然說：

「民主共和國是我們的戰畧口號。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是我們的策畧口號。

民主共和國是我們的戰畧口號，是各黨各派所願意要的，聯合各黨各派，才能孤立國民黨。用民主共和國，才能推翻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利用民主共和國才能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以期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到民主共和國實現的時候，我們黨就可公開活動或半公開活動，以無孔不入的手段來組織羣眾、影響羣眾及爭取羣眾，以擴大強壯無產階級革命的軍隊和後備軍，以待必要時，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以到社會主義之實現。

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救亡，是中國各階層及一部份軍閥，均是願意的。……以抗日救亡的策畧口號來號召全國，是那一個人都不能反對的，就是反革命中的不滿，他也是說不出的。我們黨假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才能停止及消滅蔣介石的向紅軍的進攻，而蘇維埃紅軍才能得到休息、整理、補充及擴大。能得一天的停止進攻，我們就有一天的收穫，我們就強大一天。而反革命統治就削弱一天，就分裂的加劇一天。我們黨在抗日的策畧下，來把持、利用各黨派各軍的矛盾，來分裂他們，中立他們，引誘他們，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面來。我們假抗日救亡的號召，來分化削弱和消滅反革命勢力，等到革命情緒到了最高潮時，我們黨即以迅速的手段，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

中共何以要抗日，張浩這麼說：

「中國共產黨看到現在的事實如下：

一、抗日可以得到國人的同情可以分散和緩和敵人的進攻，在這個條件下，可以爭取廣大的羣眾，可以擴大紅軍，可以進行加強黨的組織。

二、在革命情緒低落及力量縮小的現在的時候，只有抗日才能保存實力，才能擴大實力。

三、只有抗日才能擴大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才能有利中國及世界革命。

四、只有抗日才能保護蘇聯，因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就要保護他。」

這篇講稿被國民黨中央情報機構得到，在重慶發表，全國大譁，國民黨向中共提出嚴厲質問，周恩來再三解釋是張浩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共。以後數年未見張浩再發表意見，此是張浩在中共黨內作的第三件大事。

張浩於一九四二年病死延安，中共中央竟追贈為烈士。世間那有病死在床上的烈士？毛澤東又親臨執紼，題贈輓詞，當時林彪尚未成氣候，決非為了拉攏林彪，而是由於失去一個親密助手悲痛。設使張浩活到今日，葉羣都當了政治局委員，張浩地位應在康生與陳伯達之間。

海外見聞錄

可恥的南非種族歧視

天涯客

南非這個地方的種族歧視，眞可以說是現在「太空時代」的一個奇跡。最可怪的就是：生活在那裏的大多數白人，反把它當做天經地義，一點也不覺得這是文明人們所應當引以爲恥的事。

根據南非的法律：人有兩等，一種是白人；一種是有色人種，其中就包括混血兒，黃種人和一向住在南非的黑人。

任何人的十八代祖宗中間，只要稍微攙合了一點亞洲人，或是黑人的血統，他的「身份證」上，馬上就會加蓋上一個「C」字的圖章，表明他是「有色人種」：既無權和白人坐在同一輛公共汽車裏，也不准坐在公園裏的同一張靠椅上，更不准參觀專供白人欣賞的博物舘，也不准進專供白人使用的教堂，甚至於連大的百貨公司都有兩個入口：正面的一個，當然是留來給白人專用的。「有色人種」只能從後門進出，門上掛着一張注目的牌子：「此門專供有色人種進出，以及裝卸貨物之用」。

據說：有一次，有個白人在路上被汽車撞得半死，但是，附近卻只有「專供有色人種使用」的醫院，而他也寧死不肯降低身份，堅持要救護車把他送到遠路迢迢的白人醫院裏去。結果因爲流血過多，半路上就帶着他「白人的驕傲」，魂歸天國去。

那裏的種族界限，既然如是其嚴，種族間的婚姻和戀愛，自然也就是犯罪的了。根據「不道德行爲治罪法」的規定：犯了這種罪的人，無論是白人也好；「有色人種」也好，都可以判處徒刑七年，而且還要另加二十五軍棍。

約翰尼斯堡大學，有一位四十歲的白人教授，

他們每人四個月的徒刑。犯罪的證據是由兩個警察提供的。他們在衝進門去捉人以前，先撥開臥室的窗戶，在窗帘背後，聽到了床搖動的聲音。在衝進房去捉人的時候，又發現「床單還是熱的」。

另一位南非人，蘇珊秀曼小姐，因爲愛上了一個中國人，而且和他有了三個小孩。所以不但要坐牢，而且在徒刑期滿以後，還被正式貶爲「有色人種」，在「身份證」上加蓋了一個「C」字的圖章。正式結婚，當然是連做夢也不用想。

最倒霉的是一個有印度血統的法國人約瑟夫．甲克森，因爲娶了一位白人太太，因此一到南非，就馬上犯了「不道德行爲罪」，被捉進監獄去，寃枉枉地關了一陣。

其實，這種事，在南非的大多數白人的眼中，眞眞正正一點也不寃枉。他們的那位「種族歧視狂」的前任首相亨瑞克威俄德，就曾經在國會中公開講過：「誰主張不同種族的人通婚，誰就在我的眼中是一個共產黨的特務！」

另一位政府要員——多年來的郵政部長阿伯特赫祖格博士，似乎比他還要澈底一些，簡直連過境的「有色人種」，都不願意以禮待之。在國會上他曾經大肆反對，給一個從新西蘭來的球隊「入境簽證」，理由是：這球隊裏有一些隊員是土生「摩瑞人」人。他理直氣壯地說：「難道我們甘心坐視，這些混血種的球員，來和我們的姑娘們鬼混嗎？」

就是由於隣居們，看見



爲了她有一位中國男朋友，南非的蘇

既坐了牢，又被「貶級」爲「有色人種

察便把他們抓去關起來了。幸虧這個德國人有點錢，而且捨得大把大把地拿出來「上下打點」。因此，在開審的時候，他可以堅持在被捕的那天晚上，雖然和他的女朋友同睡在一張床上，但卻「河水不犯井水」，並沒有和她「鬼混」。而那位被銀彈早已軟化了的法官，也居然接受了這個理由，把他們「從寬」地判爲「驅逐出境」。

他的一個老鄉瑞狄格克瑞普，就遠不及他那麼幸運了。由於愛上了一個印度混血種，而且生了一個小孩子，他就犯了「種族侮辱罪」，一家大小都被關進了監獄。直到他的父親帶了錢，從德國飛到南非去大大地「打點」了一番以後，這才又被減刑爲「驅逐出境」。

其實，「驅逐出境」，對於許多土生土長的「有色人種」，是連求也求不到的。根據那裏的現行政令：出國護照，根本只有白人才有資格申請。沒有護照而偷偷出國的人，不但要坐牢，而且還要挨軍棍。這個「種族界限」，一方面搞得這麼嚴格；另一方面卻又亂得莫名其妙。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日本人明明是黃種人，但卻被官方正式承認爲「白人」，無論做什麼事，都一律享受「白人」待遇。而別的亞洲人，卻毫無例外地被稱爲「有色人種」。有個外國記者說笑話：這也許是因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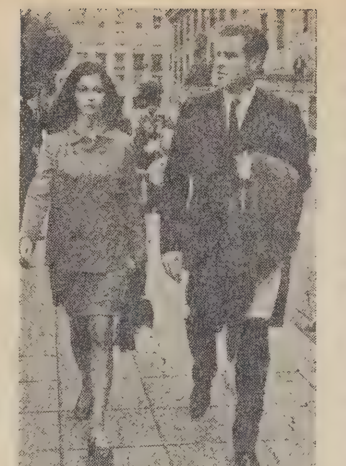
事實上，這個使人莫測高深的「居民登記法令」，在執行的時候，的確鬧了許多笑話，因為它在分別種族界限的規格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具體而詳盡的規定。執行的官吏，很可以根據自己的尺度，來隨意地下決定。據西歐國家新聞工作者們的報導：有時候，一家兄弟幾個，因為住的地方不同，替他們搞「居民登記」的官吏，自然也不同。於是，往往就會出現這種情形：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忽然之間，兩個是白人，另外兩個卻變成了「有色人種」！

南非的中國人，數目並不很多，卻遭受一些不能容忍的待遇。不過某些地方，中國人是被當為名譽白人的。在德蘭士瓦華人跟白人一樣可以參加各種體育活動，但在開普敦，有些運動完全不准中國人參加，有些則要取得許可證才能參加。

至於在講「白人南非話」為主的奧倫治自由省，所有亞洲人（包括中國人），如無特別批准不得在省內逗留超過二十四小時。

在南非，即使是華僑小孩子也受到歧視。由於伊利沙伯港一項匿名投訴後，有八個華僑小孩幾乎被托兒所驅逐。這家托兒所由一個白種女人經營，她同時看管白種小孩。

南非的華僑，他們有開餐館、洗衣店及雜貨店，也有作醫生、律師及科學家。但大多數的醫生，



為了他有一個印度的女朋友，南非的安桑尼布萊肯教授，就犯了「不道德行為罪」，坐了四個月牢。

之種族隔離政策，並非議與南非有商業，體育或其他接觸之國家。」

編者按

南非與香港的貿易關係日增，鑽石、寶石、生菓、烟草、花生醬，是南非輸港的貨物，本（十）月可能有一個由十五名南非商人組成的貿易代表團來香港訪問。本港若干激烈分子，正準備和平示威，抗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杯葛南非貨物。

據悉南非的人口：黑人，一千三百萬。白人，三百五十萬。其他有色人種，二百萬。

五十二歲生子廿個

西班牙的多子冠軍

近十年來，世界各國都在實行節育，以防人口膨脹，香港的「家庭計劃」，也即是宣傳節制生育的「計劃家庭」。人類必須節育，不能任其盲目多產，是連共產國家與部份宗教人士也認為是勢在必行。

但以筆者所見，目前仍有少數國家是鼓勵國民多產的，其中鼓勵得最起勁的便是由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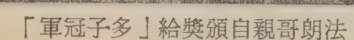
每年過「父親節」的時候，西班牙的元首佛朗哥，都要親自頒發一次「多子獎」，給那些最善於生小孩子的父親。得頭獎的人，不但由佛朗哥親手頒給一張金碧輝煌的多子獎狀，而且還有十萬皮瑟塔斯的獎金。折合起美金來，雖然只不過一千多塊錢。但是，在西班牙那種只勉强夠得上「小康」的國家裏，就也可以算是一筆了不起的橫財了。

今年榮獲「多子冠軍」的人，是坎那瑞施島上的一個農場工人，五十二歲的法蘭西斯寇・歐杰達。他和他四十七歲的太太阿瑪莉亞，一共替西班牙製造出來了二十個小國民。其中只有一個，不幸夭折了。

「多子亞軍」，也是一個擁有十九個孩子的人。另一位十八個小孩的父親，則屈居第三名。到現在為止，「多子冠軍」的家裏，還同住着十七個小孩子。不僅飯要分兩三次開；一天到晚，嘻笑怒罵，也實在熱鬧得要命。



「多子冠軍」的「全家福」



法朗哥親自頒獎給「多子冠軍」

香港閒話

東扯葫蘆西扯瓢(相聲)

趙聰

乙 久違，久違。

甲 幹嘛不說洋文啦？

乙 說洋文？今兒個可就不合時宜。

甲 怎麼不合時宜？

乙 如果你不是裝聾做瞎，你該知道這兒正鬧着爭取中文爲法定語文的運動。

甲 不錯，這運動正在熱烘烘——

乙 轟轟烈烈地進行着。

甲 連洋人都響應，參加了中文講演比賽。

乙 咱們是中國人，

甲 更不該再對中國人說洋文啦，是不是？

乙 如果再說呢？

甲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挨罵有份。

乙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挨揍也有份。

甲 能那麼嚴重？

乙 不信，試試看。

甲 試什麼試？今天我到這兒來的時候，還叫了我的太太一聲「呆兒靈」，她不但沒罵沒打，還微笑着送了我一個飛吻。

乙 那是你私底下的事，誰管得着？我是說，在公開場合來試試，譬如說，就在這兒說洋文。

甲 犯不上，當眞挨了揍，你送我上醫院？

乙 那沒關係。不過，你會落個假洋鬼子。

甲 如果我是假洋鬼子，我兒子豈不成了假洋鬼子子了？這詞兒可錯啦，應該說假洋鬼，兒子才是假洋鬼子。

乙 那末，你兒子是不是？

甲 是什麼呀？

乙 假洋鬼子唄！

甲 有八成是。

乙 怎麼？他同你說洋文？

甲 可不！天天說，時時說。

乙 這是爲什麼？

甲 練習會話，準備到美國去。

乙 去讀書？

甲 讀書是初步，最終目的還不是讀書。

乙 是什麼？

甲 兒子讀書時，設法愛上一位美國女同學，然後結婚，兒子就成了美國人，再然後就把我們老兩口子接去定居，於是最終目的就達到啦。

乙 我就不明白你這是打的什麼算盤兒。

甲 這算盤兒，正是這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

乙 爲什麼不願意在這兒居住？

甲 還用說？誰保險六七年的騷亂不再發生？新界不到三十年就要收回，誰保險收回以後還能安居？

乙 你怎麼打算得這麼遠？

乙 你這兩個憂慮，實在說都不成問題。

甲 說說看。

乙 第一、六七年的騷亂，是港共的無知妄作，使中共受到大害，如今文革已過，中共的外交政策已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會重施故技了。

甲 什麼叫「故技」？

乙 就是老一套。

甲 那末，新一套是什麼呢？

乙 說個比方，老一套是霸王硬上弓，新一套是妓女灌米湯。

甲 不懂。

乙 老一套是要你的命，新一套是要你的錢。

甲 馬馬虎虎算是懂得了，你的意思是說，六七年的騷亂不會再發生了；那末，第二個問題呢？

乙 如今世界的變化比火箭還快，二十九年以後的美國，二十九年以後的香港，誰也不知是個什麼樣子。說不定到那個時候，香港成了世界的樂園，美國成了世界的苦園。

甲 不過現在這兒就不宜住下去了。

乙 怎麼說？

甲 房租這麼貴，物價這麼高，刼殺這麼兇，交通這麼亂，學校這麼少，賭博這麼盛，人情這麼薄，這麼黃……

乙 你這些「這麼」呀，嘿嘿！比起美國的社會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呢！兇麼，那裏更兇；貴麼，那裏更貴；黃麼，那裏更黃……

甲 你怎麼知道？

乙 美國來人談。

甲 來人談，哼！靠不住！

乙 你可別輕視來人談，來人都是在那兒親見親聞的。最近中共要召開「人大」，就是先由來人談出來的，果然不久就由中共的「人民日報」證實。

甲 好了，好了，咱們不談這個，你剛才說什麼「久違，久違」，我覺得也有點不合時宜。

乙 怎麼？

甲 如今是白話文的時代了，言文應該一致，不可再說古文。

乙 那末，就說「有見好耐」吧。

甲 這是廣東土話，應該說國語。

乙 國語？你不知道，廣東話就是國語呀！

甲 第一次聽到這種怪論。

乙 這有邏輯。

甲 說說看。

乙 我來問你：國父是那裏人？

甲 廣東人。

乙 可有啦。聽着：廣東人必說廣東話，這是大前提；國父乃國家之父，當說國家之語，這是小前提；因此，廣東話就是國語。那還有錯？

甲 我說你呀——

乙 怎麼着？

甲 你跟誰學的這樣的邏輯？

乙 當代邏輯學的權威。

乙 別發這麼大的脾氣好麼，他已不在人世了。

甲 I am very sorry!

乙 打！打！打！

甲 慢着，慢着，饒我這一次吧！

乙 這叫明知故犯。

甲 這叫積習難改。

乙 那末，咱們就把「久違，久違」翻成眞正的國語。

甲 翻翻看。

乙 好久不見。

甲 好久不見。

乙 這會兒你幹嘛去來者？

甲 到了北京。

乙 你能去北京？

甲 怎麼不能？哈哈，不瞞你說，還是國務院外交部邀請我去的。

乙 邀請你去幹嘛？

甲 十·一在天安門上觀禮。

乙 呵呀，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你什麼時候搞成了港共的要人的？

甲 你不知道。我不是要人，我哥哥是。哥哥不願意去——

乙 爲什麼不願意？去到北京天安門上，和偉大的舵手拉拉手，還不露臉？去到人民大會堂，讓總理給夾一塊鷄吃，還不是一輩子的光榮？

甲 他怕把他扣留在那兒學毛著，不讓回來過資產階級的生活。

乙 所以派你做他的代表——

甲 不，不。這不能派代表的，他叫我冒充他去的。

乙 沒被拆穿？

甲 拆穿還有命？我就回不來了！

乙 那你怎麼回來的？

甲 你聽我說呀。從深圳到北京，一路未露破綻。可是到了北京之後，我忽然病了。

乙 眞病還是假病？

甲 眞病。

乙 怎麼病的？

甲 氣病的。

乙 叫誰氣病的？

甲 高棉前元首西漢諾。

乙 怎麼他會氣着你？

甲 我到北京新僑飯店住下，招待員同志就送進當天的「人民日報」，我一看報就把肚子氣得鼓起來了。

乙 報上有什麼消息？

甲 登着他的給柬埔寨全國人民公開信，說他的解放軍已經控制了全國的三分之二的土地。

乙 這有什麼好氣的？他不過吹大砲而已。

甲 我想，既然你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爲什麼你現在還寄人籬下，不回去做王？

乙 這也用不着生氣。

甲 老毛、老周這些領導人，爲什麼還不借着他這句話把他趕走？

乙 不趕走干你什麼事？

甲 你倒說得輕省。他這個流亡政府那麼些人，吃喝花用全是咱們同胞的血汗啊！他在北京一天，咱們中國人就得有幾百幾千因他而餓死呀！這些餓死的人，有你的親友，也有我的親友，也有在座諸位的親友啊！你想想，我怎能不氣，我怎能不氣呀！

乙 那末，氣鼓了肚皮怎麼辦呢？

甲 招待員同志送我到醫院，醫生給吃了一點藥，瀉了一次，放了一個大屁——

乙 好了？

甲 好了。可是剛回到新僑，肚子又鼓起來了。

乙 又生了氣？

甲 可不？

乙 這回又是誰氣着你？

甲 還是「人民日報」。報上登着九屆二中全會的公報，說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

乙 這有什麼好氣的？

甲 可是那公報接着又說，對內要深入進行一打三反運動，對外要積極備戰。

乙 這怎麼能算形勢大好呢？

甲 說得是呀。於是乎，我那肚子就又凸出來了。

乙 又給送到醫院？

甲 嗯。

乙 又給打針？

甲 嗯。

乙 又瀉了一次？

甲 嗯。

乙 又放了一個大——

甲 屁卻放不出來了。

乙 肚皮消了沒有？

甲 更凸得大了，比彌勒佛的還大，比懷着十月胎兒的那位孕婦還大！

乙 後來怎麼辦？

甲 我對醫生說，我這是個久病，我家裏有特效藥，忘記帶來，請你轉告上級，讓我回去吧。

乙 他們把你送回來了？

甲 沒那麼簡單，那醫生要向我念咒。

乙 念咒？

甲 咒者，毛語錄也。

乙 念咒之後，

甲 肚子更鼓得大了！

乙 照你這麼說，咒不靈。

甲 靈，靈得很。就像印度人吹出蛇籠一樣，一吹一出，不吹不出。

乙 你是一念一凸，不念不凸。

甲 Quite Right!

乙 打！打！打！

甲 別打，我沒在北京氣死，在這兒給你打死，划不來！

乙 那你別再說洋文了？

甲 不說就是。

乙 這樣，就回來了？

甲 回來了。

乙 回來就不鼓肚皮了？

甲 還是鼓！

乙 不是有特效藥麼？

甲 特效藥有時也無效。

乙 怎麼說？

甲 因我又來了個氣上加氣。

乙 在這兒誰又氣着你？

甲 在北京時，「人民日報」天天報導支持印支半島共軍，支持巴勒斯坦游擊隊，接濟彈藥，援助金錢。這兒的報紙，報導着印支共軍猖獗，巴游刼機；而有些國家卻對印支共軍和巴游的後台表示好感，願意和它建交，互換大使，請它加入聯合國。這不是等於助亂、倡亂麼？你說氣人不氣人？還有，東洋小倭，恩將仇報，强索釣魚台，把我們的國旗扯下，但對北京卻是卑躬屈節，戰戰兢兢，你說氣不氣人？於是乎，特效藥也沒有效了。

乙 後來怎麼好的？

甲 還是我的呆兒靈給我治好的。

乙 打！打！打！

甲 剛好了就挨打？饒這一次吧！

乙 她用的什麼藥？

甲 只兩味：一是「鬼怕惡人」，一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四）

無牌教師



「學究調」便完全不同了，它除了字的音値之外，所有語音上的一切規律，幾乎全不理會。讀起詩文來，因為有一個自以為是的腔調，所以多少篇都是一樣。老杜身陷賊中感傷時事而作的「春望」，居然會和他「陪諸貴公子丈八溝納涼晚際遇雨」，那種輕鬆浪漫的作品同一聲調；王右丞歌頌皇恩的「敕賜百官櫻桃」，唸起來也和元微之的「遣悲懷」悼亡詩半點沒有分別（見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乙）。你若說原作者的哀樂心情迥不相同，唸起來不能一樣，他會說，我唸時本有很大區別，可惜你聽不出。不錯，用「學究調」讀詩文的人，自己對詩文中的喜怒哀樂是有所區別的，可惜這種區別只有他自己才能分辨得出，不能成為約定俗成的「天然的社會契約」。所以它也和詩人的嶺上白雲一樣，自我怡悅是可以的，若和別人共嘗便辦不到了。

經過鍛鍊的國語朗誦（按道理講粵語也應該如此），唸起來是千「遍」一律，這個千「遍」一律和「學究調」的千「篇」一律恰恰相反，前者是一篇詩文縱是唸千百遍也不會走樣（但不會有兩篇相同）；後者是千百篇詩文，唸起來總是一個調子。這是因為一段成功的朗誦，它的唸法，既合乎「語音學」中「語言的節律」，又合乎語言的自然天籟；看似稀鬆平常，而其實每一字都有「嚴格的規律性」；所以該高者高，該低者低，應輕則輕，應重則重，一切都依照語言的自然規律。練熟之後，便和有個譜子差不多（所以非練百遍以上無法達到此一地步），無論唸多少遍，都不會變樣了。

「學究調」的唸法，抑揚頓挫並不是根據「語言的節律」，而是隨着讀者的意思；其中的喜怒哀樂，除了讀者自己誰也無法領會。試問這樣的朗誦怎能傳達出作者的情感來？

朗誦應以一般聽眾作對象的，而且還要假定他們完全不了解內容（有人在勞軍時朗誦自己的創作，內容如何自然誰也不會知道。如果唸古文士兵怎能會懂）；如此，便非儘可能地使聽眾易於明白不可，凡是有助於內容表達的一切方法，都不妨使用。所以那次座談會中的學者們，除了一致主張「口語化」之外，有的人還主張「相聲化」或「表演風味」——雖然那只是對學生朗讀。

「學究調」既然不是「天然的社會契約」，對於作者意見的傳達能力，自必大打折扣，這好像一個不懂英文的人，看沒有中文字幕的荷李活電影一樣，能夠了解三分之一已經不錯了。因此，朗誦不能用「學究調」。

現在我們再舉出二十二屆的幾則朗誦材料談一談。

記得我在比賽目錄初公佈時，曾指出其中三章不容易處理，那便是九〇〇、九一二、九一四。原文抄錄如下：

九〇〇：侍坐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泳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九一二：季氏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九一四：神農章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

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我之所以認為「侍坐」、「季氏」、「神農」三章不應選作朗誦材料，乃是基於古文不宜朗誦的觀點；眞的，筆者過去在大陸、在台灣都聽過不少的朗誦，但以新詩佔絕大多數，散文和舊詩詞較少；而朗誦古文則連一次也未聽到過，這眼界是到香港以後才開的。

一般朗誦者的不唸古文（尤其是四書），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為那是死了兩千多年的人口中說的話，聲調、口氣都不知從何說起；若照讀書的學究調，那麼，人人都會，而且也難分優劣，一個人關起門來可以自己唸，誰還稀罕聽你的陳腔濫調？同時，即令你按照語言的自然規律，處理得很夠標準也無濟於事，因為兩千年前的古人說話的語彙和現代人完全不同，如果讓未讀過四書的人聽起來，仍然莫名其妙。因此，朗誦的人誰也不選古文來唸了。

這三章書除了「神農章」是中學國文第五冊的課文之外，「侍坐」和「季氏」兩章的內容，我相信凡是沒有讀過「論語」的人聽起來都是「一頭霧水」；那麼，這朗誦究竟是為誰舉行的？難道只是為了評判員一個人？

若就該三章的內容論，更不能使用學究調，因為「侍坐」章是孔子師徒五人在開座談會；「季氏」章是孔子在問答中教訓兩個弟子；「神農」章是孟子和陳相的辯論；全是對話式的，都和「子路問津」一樣，想唸得「活靈活現」，非特別借重口氣語調不可。尤其是「神農」章，孟子和陳相針鋒相對，一步緊似一步，明快緊湊，得未曾有；唸的時候必須把兩個人的聲音分得清清楚楚，神情、語氣、氣氛也必須曲曲傳出。試問學究調辦得到嗎？

如果使用「口語化」的唸法，自然也可以，不過，那便無異於自己否定自己了。

這裏還有兩個辦法可以測驗「學究調」的價值：第一個辦法，選一篇古文集體朗誦，讓數十個青年學生一齊拉起腔來在台上「吟哦」，看看聽眾的感受是什麼樣子。第二個辦法，用學究調朗誦英詩，讓外國評判開開眼界，看看他的觀感如何。經過這兩種考驗之後，我想學究調的擁護者，一定會修正他們的觀點的。

朗誦的正確途徑

蘇文擢先生認為朗誦「還沒有嚴格的規律性，也沒有什麼權威人士或專家們去給大家訂立若干標準。」他這話是指學究調說的。眞正的朗誦決不會那麼簡單，因為朗誦唯一的工具是語言，而語言的規律是有嚴格的標準的；一個人假若違反了這種標準，也就是違反了「社會的天然契約」，那麼，便無法收到「聲入心通」的效果，別人自然不能懂得他的意思了。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向「語音學」專家請教，現在且看看羅常培先生怎麼說。

「一篇作品，咱們不單要注意使用語言的正確性，不讓它有語法上的錯誤和不妥貼不適當的語詞，不單要注意推敲文字的意義和用法，還得注意它的聲音和韻律，發揮語言的聲韻節律之美；不單要教咱們的眼睛看起來順當，而且還得讓它通過咱們耳朵的考驗。用詩的語言，音樂的語言，讓語言跟音樂結合起來，加强咱們文字的感人的力量。不但有韻的美文、詩歌戲詞、民間曲藝等應該能『朗誦』，或是能唱，就是散文也該能夠『朗誦』上口。」（見普通語音學綱要第五章）

這段話是羅常培氏就語言的節律觀點，泛對一切文藝活動說的。其中雖非專談朗誦，但關於朗誦的一切訣竅卻都包括在該章之內。因為朗誦離不開「語音」，而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語音，例如：英語有英語的語音，法語有法語的語音，上海話有上海話的語音，福建話有福建話的語音，廣州話有廣州話的語音，國語有國語的語音；甚至貓狗有貓狗的語音，雞鴨有雞鴨的語音，一點也不容混亂，否則便成為「雞同鴨講」，無法「聲入心通」了（學究調不是現代活人的語音，所以無法達意）。

語音學是一種專門學術，誠如蘇文擢先生所言，「倒不願意把它說得過於專門化」，事實上割雞也不必用牛刀。這裏所引用的只是語音學上的一點常識，而這種常識雖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但事實上卻每個人都在實行（這是屬於「不知亦能行」之類，又是「知難行易」的一個例證），所以我們不妨用這種原理原則來印證朗誦之有無錯誤。如此而已。

羅常培氏在他和王均共同編著的「普通語音學綱要」中，一開始談到「語音的功用」時便說：

「語音學對民間文藝的創作和表演、詩律學、詩歌朗誦、戲劇台詞、散文和韻文的創作和朗誦、歌劇的配譜和唱詞都有密切的關係。」

足見只有語音的自然規律才是朗誦的正確途徑。其中有一章「語言的節律」，對中文朗誦有極高的參考價值。該章共分九節，即㈠聲調，㈡北京話的基本調型，㈢調值和調類，㈣聲調相連的變化，㈤輕聲，㈥詞的重音，㈦語句重音，㈧口氣語調，㈨節律。文長數萬言無法抄引，現在只就其中和朗誦關係最密切的㈣至㈨項，摘錄一小部份，藉使對朗誦藝術有興趣的同好共嘗一臠。

一、關於「聲調相連的變化」，書中說：

「漢語裏每一個音節（或者說一個字）都有一定的聲調。但是音節或字在語言裏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單位。連字成詞、成句，字的聲調往往會發生變化。一個字在連讀中的聲調和單唸的時候不同，這就叫做變調。變調在各個方言裏是不同的，可是各有各的規律。……

「聲調的變化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音跟音（寫下來是字跟字）相連，互相影響而發生變化；一種是因為說話時口氣不同、感情不同而發生的變化。我們把前一種叫中性語調，後一種叫口氣語調。……

「簡單地說，聲調相連的變化有兩種：一種是從本方言原有的甲調變到乙調，一種是從本方言裏單唸時的基本調型變成本方言單唸時向來沒有過的新調子。前一種例如：北京話兩個上聲字相連的時候，第一個上聲字就變成陽平……又如北京話重疊形容詞或副詞，第二個字一律變陰平。

……後一種變成另外一個新調子的，例如：北京話的上聲跟其他非上聲的聲調相連的時候，前一個上聲字差不多就只唸了一半……這就是所謂『半上』。去聲單唸是從高降到低，可是去聲後面再跟一個去聲字的時候，前一個去聲就只降到一半，由高到中不再降下去，而後一個字則一直降到底。前一個去聲叫『半去』。……

「北京話三個音節的詞也有一定變調的規律。簡單地說，那就是：(1)當中一個音節的陽平調都變陰平；(2)緊挨着上聲前面的另一個上聲字都變陽平；(3)上聲變成陽平，如果又在第二個音節，再變做陰平；(4)上聲字在第一、第二個音節，如果不變成別的調子，一律變做半上；第二，第三個音節都是上聲字，第二個音節變陽平後再變陰平。……」

二、關於「輕聲」，書中說：

「詞語裏的音節或者句子裏的詞失去了原有的聲調，唸成另一個較輕的調子，叫做輕聲。輕聲也是變調的一種，不過是一種特殊的變調，它不僅受環境的影響，還跟音高有密切的關係，並且跟長短强弱和音色也都有關係（輕聲往往較短，並且因爲音勢較弱的緣故，往往影響到它的韻母，甚至於連主要元音也變質了）。……

「輕聲不僅是一種語音上的現象，同時也跟詞彙、語法密切聯繫着。比方北京話，究竟什麼字唸輕聲呢？大體說來，唸輕聲的都是一些『虛詞』和老資格的詞尾。例如一些助詞，詞尾，方位補助詞，方位後置詞，做賓語的代詞，重疊的動詞及夾在重疊動詞當中的副詞等，往往唸做輕聲。詞裏頭的輕聲字總在一個音節之後，很少在頭裏的音節上的，三四個音節的詞往往當中的音唸輕聲。動賓結構不唸輕聲，除非變成名詞。同時，唸輕聲的多半都是口頭上資格較老的詞，新名詞、科學名詞和所謂雅言等都不含有輕聲字（因排印困難所有舉例均從畧）……」

三、關於「重音」。

重音分爲「詞的重音」和「語句重音」，羅氏談得很多，我們用不着那樣深入研究。這裏只引出他舉的兩個例子，以見一斑。他說：

「把句子的意羣分得不對，會改變句子的意義，或者使句子難懂。比方下面十個音節，咱們用三種不同的意羣和節律重音來讀，可以得到三種不同的解釋：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這是客人問主人留不留他。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這是主人說不留他。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這是客人自問自答，他要留下，他按自己的主觀願望替主人回答了。

第二個例子，他說：

「比方，拿漢語來說，『我不會寫詩』這句話，其中隨便那一個詞都可以重讀（凡有『』號者都讀重音）：

『我』不會寫詩，『你』來寫。

誰說我『會』寫詩呀？我『不』會寫詩。

我不是不『肯』寫，我不『會』寫詩。

我只會『欣賞』詩，我不會『寫』詩。

我不會寫『詩』，寫段『散文』行不行？

四、關於「口氣語調」。書中說：

「跟句子的句型或情感有關的語調叫口氣語調。口氣語調跟聲音高低、强弱、長短、快慢都有關係，而高低抑揚的變化尤其顯著。比方一個人在接電話，你只聽見他說：『啊，啊（中降調），啊（低降調），……啊（高升調）？……啊（中降升調）?!……啊（低降調）！……啊（中降升調）！』你會猜想得着：起先是表示聽懂對方的話了；後來是發問，也許什麼話他沒聽清楚；接着是表示驚訝，大概對方所說的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最後表示他完全懂了，或者有『原來是這樣不是那樣』的意思；末了兒大概他是不耐煩了。從這個例子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語音中的口氣語調跟語意是多麼緊密地相聯繫着的了。……」

五、關於「節律」。書中說：

「語言中聲音的高低、輕重、長短、快慢、間歇和音色造成語言的節律。語言的節律是人們爲了準確地傳達詞句的內容，表現說話人的思想情感，以求達到互相了解的必要手段。同樣內容的詞句，採用不同的語氣，間歇、長短、快慢，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以無論說話、演劇、廣播或是朗誦詩文，都得講究語言的節律，也就是說，得用最適當的聲音來表達詞句的內容和情感。……

「語言中的句子自然而然可以分成許多節落，就是所謂意羣；每個節落又可分成許多小節落，就是所謂節拍羣。節落跟節落之間有長短不等的間歇，句子裏的詞或詞裏的音節又各有不同的高低輕重（聲調、重音和語調）和快慢不等的速度，有時咱們還利用若干句子中的某些地位上相同音色的反復再現（雙聲、叠韻、韻脚、腹韻等），來造成語言的某種氣氛和情調，……這一切就構成了語言的節律。或者說是語言的節奏感。所以語言的節律就是語音和語音的相對關係和組合關係。……」（未完）

索訪憶

訓政時期連任國府考試院長廿年，行憲後始調國史館長的戴傳賢季陶先生，原靠做新聞記者起家。他在廿歲時（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自日大法科學成歸國。可惜當時思想尚未搞通，依然只知攀附權貴，投效江蘇巡撫瑞澂，謀求一個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的主任教

，趕上了國父領導的辛亥大革命。

先生文名譽滿海內，得力於民國紀元前二年（宣統二年），以「天仇」筆名，主撰上海天鐸報社評。先生揮舞激越筆鋒，鼓吹反清言論，煽動力量强大，博得讀者愛戴。至於受知見重於國父，歸功於民國誕生前，以上海民權報外勤記者資格，所作的一次訪問。

那時國父甫自海外歸抵上海，轉赴南京就任開國總統。對先生在訪問中儀態恭謹，提詢肯要，印象最佳。許爲黨中奇才，擢爲機要秘書。從此並將黨的文字宣傳工作，大部交由先生主理。迄後國父逝世，有關三民主義的理論闡揚，仍推先生爲權威作家。這種稀有榮銜，直至先生六十歲（民卅八春）時自殺廣州東園，猶未落

戴季陶揮聯贈烟格

入他人之手。

清末先生在上海報界服務，不免染有那時行家通病，狂嫖濫吹，生活放蕩。宣統二年歲尾，先生至英租界某大烟格過癮，格主正裝修內部，乞先生惠賜墨寶增輝。先生看到格內道友，一個一個橫陳烟塌吞吐；格外大批小販，守候道友出來清理年賬。觸景生情，撰成一聯紀實，用松雪體書寫。聯云：「門外債主雁行立，室內烟客魚貫眠」。格主受之，如獲至寶。請精工裱裝，懸於烟格客廳，以廣招徠。

十八年後，先生當選國府考試院長，擇南京鷄鳴寺旁，明代南雍舊址的關岳廟，設立考試院，大興土木。先生照樣用松雪體，在院內外大寫聯語。如大門外照牆，寫的是：「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財；鼓勵以方，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接待室，寫的是：「入此門來，莫作升官發財思想；出此門去，要有修亡安人工夫」。禮堂楹聯，寫的是：「要恢復固有道德智能，才能把中國民族，從根救起來；要造成眞正平等自由，必須把世界文化，迎頭趕上去」。

上海南京，近在咫尺。那時有人看到南京考試院所有聯語書法，和上海英租界某大烟格一聯字跡，同係出自先生手筆，無異構成一强烈對比。

同時使人對考試院與大烟格，易生一而二，二而一的聯想。先生聞之，亦認係盛德之累。託人商請格主交還原聯，以免貽人口實。格主居爲奇貨，毅然拒絕。後經黃老大金榮出面斡旋，並以銀幣千元爲酬，始獲格主接受。

先生自謂這場慘痛教訓，應可垂爲文人戲弄筆墨者誡！

胡賞

凌霄漢閣體

慶餘

凌霄漢閣是徐彬彬（一八八四—一九六一）的筆名，遠在三十年代，天津「大公報」所辦的「國聞周報」上，每期都有「凌霄一士隨筆」的專欄，很受讀者歡迎，差不多一出版都先找這一欄讀。這就是徐彬彬和他兄弟徐一士合寫的談掌故的文字，當時人們稱他哥兒倆爲掌故專家。

他是江蘇省宜興縣人，因先人在京居宦，以世家子久居北京，對清末民初的掌故，耳聞目睹，所記特詳。同時，他對京戲頗有研究，與伶界前輩多有往還，故亦時寫劇評文字，刋諸報端，但與一般只爲捧角兒或爲伶人作起居注的劇評，如張厚載所作，大不相同。他是針對劇情、表演，以及戲曲音律加以評論，是眞內行，一經發表，劇人欽佩莫名。

北洋政府時代，他和黃遠庸、邵飄萍同爲上海申報和時報的駐京記者，三人所寫北京通訊，全不同流俗，除報導軍事政治動態外，還穿插着社會瑣事，街談巷議，涉筆成趣，引人入勝。由於徐彬彬熱愛京劇，他的通訊，有時亦挿用劇語，形成他的獨特風格，人稱之爲劇體散文。這種凌霄漢閣體的散文，乃以保存語言的自然韻律及滑稽風味爲主。他曾就京劇之道白，解說中國之語言：「劇詞有唱詞與念白之分。技術白即是一種音樂的發音術，介乎歌與話之間者也。其所以成功，乃本於人類氣區之自然及中國之方塊單音字需要而成。自然白即是吾人日常說話之話體，在戲劇中，惟滑稽的場合適用之。」他所說的「技術白」即是「韻白」，一般是唸的；他所說的「自然白」即是「京白」，一般是說的。實則後者即我們所說的國語，不但日常說話時用之，即行文時亦用之。那時在新文學運動後產生的國語散文，羼雜着歐化語法，不能通俗，他的韻白與京白交互應用的凌霄漢閣體，則能雅俗共賞，雖別樹一格，卻爲士林所樂道。

茲摘錄其所作通訊「苦節」之開頭與結尾，以見其文體之一斑（該文乃報導顏惠慶組閣，遇節關無款發薪餉之苦況者）：

開頭說：「顏博士自登台以來，無論台下如何打通，如何不理，從未露過難爲情，只是團城故態，自在優遊。不料節關瞬屆，不勝官僚、羅漢、丘八包圍追索之苦，竟把個養到功深之博士，逼往西山避債，終日未敢出頭；俗云：『一文錢難倒英雄漢』，Money之魔力可畏哉！」

結尾說：「要之，北京之官場，十之八九，皆災官也；而此一節關，實爲從來未有之苦節，按之內務部之褒揚條例，都可以頒給『節勵冰霜』之扁額一方也。」

文壇小掌故

現代中山狼

狼，是哺乳類食肉類動物，性情狡猾、殘忍專吃弱小鳥獸，見了虎豹之類更猛的野獸，便只會夾起尾巴逃竄。牠的外貌和狗十分相似，所以社會上有狼和狗是表親之說。

「中山狼傳」是宋人謝良所撰的寓言故事。大意是說：戰國時，趙簡子獵於中山（太行山區附近），遇到一隻狼，這狼狂妄成性，自以爲天下無敵，不把趙簡子放在眼裏，居然攔住去路用兩條後腿像人一般地站起來，要和他一較高低。簡子大怒，一箭射中狼的屁股，那狼到此才知道原來世上還有比自己更厲害的人；於是夾起尾巴沒命逃竄，簡子帶着將士緊追不捨，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東郭先生出現了。

東郭先生是個兼愛主義的墨家，什麼東西他都愛，無論善惡一視同仁。那條狼眼看無處可逃，只好向他求救。慈善的東郭先生打開口袋讓狼鑽了進去。剛剛扎好口袋，簡子一行人便趕到了，他們問東郭先生看到了狼沒有，回答是「沒有。」於是他們又向前趕去了。東郭先生等到那班人走遠了，才打過口袋放狼出來；不料，這時狼餓了，要把救命恩人當作一頓午餐，辯論了半天，東郭先生也不能把狼說服。後來他們又找第三者評理，但那些狐羣狗黨個個偏向着狼，都說東郭先生應該犧牲自己讓狼飽餐一頓。幸而最後遇到一個人用計把狼哄進口袋，才救回了好人一命。

朋友！不要以爲這只是寓言故事，我們現實生活中也有這樣的「中山狼」，請看下面這一隻：

一個以「抄」起家的文霸，辦了個刋物，常常弄得笑話滿紙，請人校對又捨不得鈔票；於是常常請一位朋友義務幫他校一部份，頭一日送去，第二日取回（有送稿人可證）。過了一個時期，文霸和人辦了個新機構，又請那位朋友去幫他們半天（並有一點象徵性的車馬費），仍義務替他的刋物校一部份文稿（有合股人可證），那位朋友也接受了；不過他校得很認眞，連文霸的稿子也毫不客氣地遇錯卽改。因此，改得文霸大起恐慌，再也不敢拿出讓他校了。現在文霸的文字被人批得半文不值，自己不肯認錯，居然厚着臉皮誣賴那位朋友不盡責，請問這算是什麼話。一個義務幫忙的朋友，竟也成爲藉詞栽誣的對象，其現代之「中山狼」乎！賣油郎乃仿「相鼠」章以諷之曰：

相鼠有筋，人而狼心；人而狼心，血管將爆兮神智昏昏。
相鼠有胃，人而狗肺；人而狗肺，被打落水兮哭天無淚。
相鼠有眼，人而無膽；人而無膽，龜縮穴中兮不敢露臉。
相鼠有膚，人而如豬；人而如豬，身敗名裂兮悔不當初。
相鼠有齒，人而無恥；人而無恥，海可踏而閣可投兮胡不

古調今彈

下等假洋鬼子

葉其珍

初聞港大同學發起爭取中文成爲官方語言運動，爲之歡騰雀躍，爲以鴻鵠將至。可是傳單派過了，會開過了，標語貼出了，印着拳頭的T恤穿上了。所引起的反應只是香港政府繼續裝聾扮啞，保持緘默，把大學生們的行動和三百九十六萬中國人的要求視爲無物。而高級假洋鬼子則急不及待地跳出來，做反對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急先鋒。鼓吹推廣英文，全盤英化，小孩子牙牙學語時就學英文，說什麼倘如四百萬香港居民都能嘰哩咕嚕，這樣就不會感到什麼不便了。其言似乎也有道理，就該高級洋鬼子來說，「鬼話連篇」應沒有什麼不便的，反而祖宗的語言就會大大不便了。

港大同學爭取中文成爲官文語言的運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在下倒想起印度聖雄甘地先生的「不合作運動」。僅是像乞丐那樣請求呼叫，乞求殖民主義者的憐憫和施捨，似乎是太弱了點。殖民主義者大發慈悲的時候，可以擲給你一個「斗零」，「不發慈悲」的時候候，可以高視闊步，把你們的哀求當作蚊叫。堂堂的黃帝子孫在此一行動中，實在也顯得太可憐復可悲了。然而鑑於香港的實際環境，三百九十六萬中國人尙需要此一方圓三百哩的小島遮蔽風雨，既不能採取暴力革命方式「奪權造反」，趕走眞洋鬼子，打倒假洋鬼子，又不好倣做「五四」運動上街遊行示威，火燒總督府。試問計將何出？

在下本想提醒諸位學習甘地先生，發動不合作運動，凡中國人無論在什麼場合，一律講中國話，一律寫中文。收到香港政府各部門的一切函件，如無中文者一律退回。倘若三百九十六萬黃皮膚的中國人一致行動，採取不合作態度，杯葛英文，恐怕不出十日，香港政府就不得不低頭，不得不承認中文爲官方言語了。

可是仔細一想，又覺得不合作運動在印度行得通，在此時此地卻行不通。其原因倒不是擔心香港政府要拉人坐監或罰以鉅款，也不是擔心被高等假洋鬼子反對，而是此時此地的下等假洋鬼子太多了，多得令人難於置信。日前遊澳，乘澳門號歸來，旁邊坐着十多位打扮新潮的年青男女，觀其舉止談吐，既不似滿腹經綸的洋博士，也不像什麼「高級華人」。動作輕浮，談話庸俗，若不是工廠工人，恐怕也只是初中水平以下的新潮人物，聽其領隊點名全是阿尊阿積的洋名。他們用「最標準」的香港語（非粵語也）打情罵俏，每發三五個粵音就夾着一個莫名其妙的洋音，其表情、動作、姿態也作其「高等華人」的洋狀。然而奇怪的卻是，他們也把外籍人士目之爲「鬼」。議論旁邊的外籍人士時，滿口鬼佬乜乜鬼婆物物。在下感到大惑不解的，就是既明知之爲「鬼」，爲什麼自己要弄得鬼態滿身，鬼聲鬼

」。二十年前的西方電影，除非沒有中國人出現，否則總是不恭敬。一般人稱為辱華片。

為什麼要無端端侮辱中國人呢？因為自以為高中國人一等。他們都說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做事只有五分鐘熱度。又說中國人要錢，怕死。可是經過二次大戰，證明西方人有時比東方人怕死。西方人在戰陣上見到無望時可以舉白旗，但中國軍人和日本軍人明知不可為也要打個明白。在緬甸，中國軍隊比英國人打得出色，幾次解了英國軍隊的圍，這是誰都知道的。

近年來，由於中共蠻幹，囚教士，捕外交人員，抓記者，鬧國際磨擦，炫耀武力，西方人見中國人頭痛，以黃禍視之。這種情形，只能使國際更重視中國人的存在，是否眞能提高多少國際地位，實在還有疑問。

不錯，過去西方人十分不講理，在殖民地以主子的身份為所欲為。但現在他們嚐到苦果了，無論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不得不從殖民地退出，而且衰落了。所以比起二十世紀初葉來，現在的人愈來愈趨向理性，愈來愈尊重國際道義。要國際上的人尊重一個民族，必須做些順乎理性的事。要講報復、要講暴力，已經不合時代。因為現在活着的是另一批人，那些殖民英雄都已死亡殆盡了。

向董浩雲先生致敬

在我看來，得諾貝爾物理學奬的李政道和楊振寧用理性的方法增進了中國人的國際地位，楊傳廣以理性的方法增進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而最近，紀政更以在體育上的傑出表現，使一直相信「西方英雄壓倒東方英雄」的國際人士，都睜大了眼睛。此外，中國還有許多為國際所知的重要科學家，他們的成就都為國際所推崇。

這次，董浩雲先生以私人的資產購入伊利沙白女皇號，改建成國際性的海上大學，是一件非常有氣魄，非常明智之舉。這件事不但使國際上對中國人刮目相看，中國人也應以董浩雲先生為榮。同是出七百七十萬美元，沒有遠大眼光的人可能丟進水裏，有眼光的人卻為所有中國人爭取光榮。在這個趨向國際合作，和平共存的時代裏，只有促進國際合作，增進各民族互相瞭解的壯舉，才是眞正的壯舉。

所以聯合國秘書長在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也欣然說道：「我對董先生這個意願，頗有興趣。」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更應該向董浩雲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黃思騁

寬大誰知長寇仇！信是江山容易改，豺狼成性永難收！

敢深信。權威雖然「威水」，但專家有時也並不專，他們往往在不必要的時候搶着發表高見，到要挺身而出的當兒，卻又噤口不言。儘管笑話百出，搶先發言倒也是出風頭的捷徑。在中文合法化運動展開之際，港大校外課程部英語教授D. Mackintosh（以下簡稱麥氏）發表的評論，便是「說了等於沒說，說了不如不說」的謬論。

麥氏說：「中文合法將使香港與世界脫節」。我不知道這說法有什麼根據，大概又是拾「香港乃國際性商港」的唾餘吧？但我卻知道中文不成為法定語文，會使當局與百分九十五以上的市民脫節，不論為官為民着想，中文都應取得法定地位。雖然麥氏說「政府方面，對普通市民日常生活，英文亦行得通」，但市民對政府又怎樣呢？一個不懂英文的市民，政府肯保證他眞的「各事亦可進行順遂」嗎？一封中文申請信跟一封英文申請信、一封中文投訴函件跟一封英文投訴函件是否受到眞正的「同等重視」？據鄉議局指出，有四位貨車司機接到停牌通知書，全部是「英語對白」，那些司機根本不知道那是影響今後生活的重要信件。

教授的「同情」

當局把四百萬人都看做語文天才，這政策行得通嗎？麥氏愈論愈妙，愈使人懷疑他是否懂得中文法定的眞義，且看他怎樣說：「如香港不重視英文，則英文水準低落」，「如認中文為第二種法定語文，則英文會永遠被遺」，這便是反對派的理由！大概中文被遺忘才是理所當然？一位畢業港大的朋友，連寫一張簡單的中文賀帖也要請人代筆，中文水準低落到如此地步，麥氏認為可以熟視無睹？「一如威尼斯城緩慢下陷一樣，沒有什麼大不了」？麥氏又表示同情推行人士，「如中英並重，則我不會反對中文合化法」，看，短短的評論便矛盾百出，虧他還慨然說「香港有很明顯的矛盾存在」！麥氏的同情到底露出馬腳，他終於說出了「本港不需要有兩種合法語文」「港大正推行一項運動，鼓勵更多人士學好英文」的話來。中大畢業生與港大畢業生身價不同，已是有目共睹，我手頭一份「香港公務委員會名表」，雖以字母先後排名次，但還是硬把中大歷在港大之後，這大概就是「鼓勵更多人學好英文」的理由了。麥氏發表高見的第二天，港大學生會便遍貼標語、招待報界，支持中文合法化運動，對麥氏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香港百年圖片展覽」，展出洋人高高在上，華人在下擡行山兜的照片，這是百年前的耻辱，很多人應該醒醒，現在不再是百年前的香港了。

江城子



太平山下的故事【中】

劉人傑

這次打完牌後，老陳和馬敬義一同離開酒樓，忍不住問老馬：「究竟你們剛才爭着做什麼？」

「沒什麼，做些小買賣罷了。」

「每次見你們分鈔票，就是做這買賣賺的錢？」

「當然是一些投機生意，否則怎會這麼好利！」

「什麼投機生意？」老陳好奇地問。引起他興趣的是每次分的鈔票。

「走貨去台灣。」老馬輕描淡寫的道。「光頭馮人事上有辦法，花些使用，關卡等等，什麼都搞掂。這生意我們已做了一年多，每水貨每人也可分得一千八百，好過打份工。」

「靠得住嗎？」

「照這一年多的情形看，是靠得住的。我做了兩萬元股份，一年來差不多分過五萬元了。」

「這樣好賺嗎？」

「走私貨當然好賺，否則誰要冒這風險？」

「有機會，帶挈帶挈好嗎？」

「老馮不大歡喜陌生人加入，因為這生意是賺定的，他寧願自己幾個好朋友多得點利益。」

「不過，我和你們來往時間不短了，漸漸也不再陌生啦。」

「是的，有機會我向老馮提出好了。」

之後，老陳又參加了兩三次他們的集會，對光頭馮特別攏絡，和他拉交情，希望加入他們這集團，從而得到一些利益。

又有一次，另一股友要到星加坡，他打算暫時退出不幹，大家搶着做他的一份。也有人提議照以前辦法，把他估的股份，大家分掉，一時談不出結果。

「我有個提議，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馬敬義說。

「什麼提議呢？」光頭馮問。

「陳先生對我們的生意很有興趣，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擔保他對我們的事守得住秘密；大家和他結識日子也不短，好不好給他機會，把劉老七的一份讓了給他？」

一夥人當中，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只好取決於光頭馮。

光頭馮沉思一下，說：「陳先生是靠得住的朋友，我相信他。我們這一年多來撈了不少，有好處該大家撈，反正我們不過是業餘的，大家找些外快而已。就把劉老七的一份讓給陳先生好了，這對我們大家沒影響。」

光頭馮的主意大家一向尊重，也不再提出異議。

老陳通過了這一關，滿心歡喜，吃完晚飯，光頭馮就叫他三天內，準備好二萬塊錢做本，由他轉還給劉老七，這樣，他就正式佔有劉老七原有的股份。因為不是正當生意，當然不會發股票，連收據都沒有，大家講個信字而已。

加入後的第二個星期日，他們有一次集會。老陳回家時高興得眉開眼笑，除了吃一頓豐富的，又飽又醉之外，麻雀枱上面淨贏一百二十塊；最使他高興的是第一次就分得九百多塊錢利潤，總共有千多元進賬。如果能經常維持，一月聽個三兩千，不到一年，就可還本，這條財路，眞是難得！怪不得上月他去看相，相士說他額鼻運冇得頂，眞是時來運到了。

這事他連老妻也沒告知，他知道太太脾氣不好，若知道他參加「投機生意」，一定反對，這會阻障了他的財運。他想聽個三五萬後，買一層樓，進伙時才告訴她，她會意想不到，那時也不致反對了。

十天後，老陳又分得六百多，顯得神采飛揚，成個生晒。特地請馬敬義吃一頓晚飯，喝其拔蘭地，感謝他帶挈。再下一次集會，光頭馮說：「現在有個好機會，有一批珠寶，要是我們去做，可以聽一個開。」

馬敬義道：「那就做好了，遲疑什麼？」

「做是可以，不過，我們沒這力量。」

「這是什麼意思？」

「本錢不夠，若要做，起碼多一倍本錢。」

「大不了是添股。」余二叔說。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有能力添股，如果添一倍，未必人人都能拿得出。」

「我們大家湊足好了。」馬敬義說。「要添多少股本才可以做得成這筆生意？」

光頭馮默默盤算了一會，說：「至少要再湊個十五六萬才成。我本人可以多拿出五萬，這十萬你們有辦法嗎？」

座中有人說添一萬，有人說添八千，總共加起來有七萬左右，馬敬義問老陳：「你有意思添股嗎？」

老陳問光頭馮：「你說這一水可以聽一個開嗎？」

「這是較保守的估計，我不願股友們認為我說話誇張，其實，如果順利的話，實際利潤，會不只此數。」

老陳一想，自己銀行戶口還有二萬元存款，太太有些值錢首飾，可以拿去典當或變賣，湊個三萬是不成問題。三萬加上原來的二萬元老本，這水貨之後，他馬上可以得到一層樓，眞是個好機會！

照光頭馮估計，這水貨只消半個月左右便可脫手，變了鈔票回來。

他考慮過後，便對馬敬義說：「我可以湊三萬元左右，不過要給我三兩天時間，可以嗎？」

馬敬義問光頭馮：「三兩天遲不遲？」

「我等你三天好了。不可再遲，否則就要失掉好機會了。」

歸聲劍影錄

我和王學長分別幾年，後來我負責戰地服務，勝利之時，王學長任某師的政治部主任，推進珠江三角洲，鞏固廣州的外圍，道出我工作地區，濶別重逢，班荆道故，共話復興關的往事，彼此狂笑。後來我避秦南來，棲遲海角，會於渡海輪上，再逢當年的班長。兩鬢添霜，豪情如昔，知其出生入死，仍効力於敵後工作，我現在只北望山河，祝我們的王學長「安全、成功」！

（九）南丹道上，黑夜飛車衝過火場

那李縣長很健談，聊聊天也可以破除客中的岑寂，他告訴我怎樣從福建起程，經淪陷區，偷渡到贛南，然後到曲江，乘粵漢鐵路的火車轉湘桂路，而直抵金城口。談到偷渡的驚險，繪聲繪影，口沫橫飛，看他認眞的神態，不必理會那眞實性成份的多少，只有讚他的機智，使他眉飛色舞。承他又告訴我一項重要的消息，那眞是一項値得道謝的報導。他說南丹資源委員會的辦事處，每天從河池載滿鎢鑛的運輸車，來到南丹停留，再經檢驗鎢鑛成色後，那車直開貴陽，轉運到昆明，然後將鎢鑛經滇緬公路，將鎢鑛交給美國，換取作戰武器或汽油。如高級軍官或公務員，倘以公務關係，要附搭該資源委員會的鎢鑛運輸車，可往資源委員會駐南丹辦事處登記，即由該辦事處分配乘車，既免候車之苦，還有兩項大大的好處：㈠能獲分配車位，不必購買客票，全屬免費招呼，到貴陽時打賞打賞司機老爺便行。㈡資源委員會的運輸車，全部是以酒精作燃料，比汽油車慢，但比西南運輸公司的木炭車快，從南丹起程，沿途不停，故不須二十四小時便可到達貴陽。這次佳訊，給我莫大的興奮，於是與李縣長道聲晚安，返回房裏，準備以充足的睡眠，來迎接新的希望。

我國艱苦抗戰，能使敵人屈膝，芷江獻降的因素很多，當然以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上下一心，一致對外，為抗戰勝利的主因。此外還有三項政策的成功：㈠白銀收歸國有——使白銀不致外流，貨幣的準備金，有硬幣作基金，可令金融較為安定。㈡實行徵兵制度——使兵源充裕，經得起長期補充，接力戰之下，七千萬的日本民族，當然難以長期支持。㈢田賦改徵實物——不特使軍糈不匱，而且全國的公務員，亦賴公糧而安定生活。軍、警、公、教雖啖糲茹粗，但不匱不乏，便能以臥薪嘗膽的精神，苦幹、苦戰，故抗戰時期克難精神特別發揮。還有未為世人所知的，我國抗戰除了由中華兒女以血肉作長城之外，還是用資源的炮彈去打，一車一車的鎢，一車一車的錫，一車一車的桐油，一車一車的豬鬃毛，由滇緬公路吐出去，軍用的物資才一車一車從滇緬吸回來。後來日寇佔據緬甸，才由喜馬拉亞山的駝峰為吐納路線。廣西的桐油，為全省土產出口第一位。南寧，百色的錫鑛也是馳名。恭城、富鍾、河池、桂平、武宣的鎢產很是豐富。大概桂北的鎢都集中河池，然後用運輸車載運出國，但必須先經南丹辦事處複驗才放行。

一宿無話，翌早爬起床來，自己去拿熱水洗臉，李縣長已梳洗完畢，走過我的房間來，互通早安之後，李縣長說於昨天他已在資源委員會駐南丹辦事處登記，我既然因公赴渝，也應該要求配搭鎢車，今天準備做嚮導，專帶我到該辦事處登記，自己也打探今天能否起程。他盛意拳拳，只好奉陪了，也希望得一條捷徑，能夠依期報到，出席大會。先由我作東道，請李縣長到街上館子吃碗麵，然後兩個人邊行邊講踱往資源委員會辦事處，已有幾個穿軍服的漢子坐在客廳，像在等人的樣子，李縣長直帶引我到主任室，去見那辦事處的主任。那主任是個中年人，戴着副金絲眼鏡，有着江浙人的文質彬彬的氣質，是否為翁相國的同鄉，則不得而知。（翁文灝為我國的名地質學家，戰時出長資源委員會，後為行政院院長，背後人稱之為翁相國，後變節投共，論者惜之！中國文人首重氣節，況以拜相之尊，而受中共渡江前夕所發那分化的甜言誘惑，竟忘記自己的過去，迷夢着新的祿位，這是時代的悲哀，知識份子的可憐！）那主任招呼我倆坐下，看過我的證件，知道我是參加全國代表大會要於黃花節以前抵渝報到，他知道非給我方便不可，大概因為每車只能配搭三四個人，每天能出動車輛的數目，可能他事先也不知道，要等到運輸車到了南丹報到，才可知道出動若干車輛，然後統籌分配。所以，他很客氣的答應一定可以附搭鎢車，但登記的人也不少，能否在兩天內起程，卻沒有把握，希望我留下旅舍地址，一有車位分配，即派人通知。雖有眉目，卻未解決，只好告辭而出，出到客廳見那幾位軍人仍是坐在那裏，橫豎閒空無事，相信他們也是登記候車，不妨和他們搭訕聊天，來打發時間，豈知因此而獲得當天起程，眞是出乎意料之外。當我們打招呼，交談之下，知道他們也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為江西省的代表，惟未得結果，所以，在這裏等候他們已登記乘車，從江西上饒來到這裏，昨天領隊張鎭先生在今午可到達南丹，再向這裏的主任交涉。我聽到了，眼前一亮，因為彼此是代表，我可以參加他們交涉的行列，人多勢壯，或者可能過關。因此請李縣長先行回去，我在這裏等候，並告知李縣長如有好消息，一定替他爭取，李縣長也高高興興的走了。我們當然繼續打開話匣，上饒為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將駐節的所在地，張鎭先生好像是第三戰區的政治部主任（又像是副主任，年久印象模糊了），秉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部要職。我們東扯西談，到了十二時許，來了個身裁魁梧，全身武裝，掛少將領章的軍官，那幾個江西代表立刻向他行禮，並介紹我和他相見，原來他正是張鎭先生。他知道我也是代表，特別親切，緊緊的握手，我告訴也是候車赴筑，希望他交涉成功，我也佔光一份。

（十三）

中國赤禍探源（十二）

·史劍非·

第一個有力的反共行動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件，迄今仍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謎。當時在北方吳佩孚和張作霖兩大軍閥，原是勢不兩立的死敵，現在卻正聯手攻打與廣州革命陣營相呼應的馮玉祥的國民軍。華中方面的孫傳芳，雄據江浙閩贛皖五省，自稱聯軍總司令。鮑羅廷離開廣州到庫倫會晤馮玉祥，胡漢民被放逐在莫斯科。西山會議派則於上海，正積極籌開全國代表大會。就在這個時候廣州發生了中山艦事件。

事變前夕的廣州動態

由於黃埔軍校學生在東征討陳烱明及戡定劉揚（滇桂軍閥）諸役中的驚人表現，黃埔軍校乃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靈魂。欲掌握國民革命必須掌握國民革命軍，欲掌握革命軍必須掌握黃埔軍校。於是黃埔遂成為共黨爭奪領導權的活動中心。

早在中山逝世前，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五日，黃埔的共黨學生即成立了「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吸收軍校及革命軍中的左傾分子，做為篡奪軍權的本據。負責領導該會的常務委員蔣先雲（湖南衡陽人，由毛澤東吸收參加共產黨，聯俄容共後參加國民黨，黃埔一期畢業學生）是黃埔軍校校長的秘書，工作太忙，實際上由執委王一飛負責。六月十三日進行改組，推選李之龍為常委。這個李之龍時任代海軍局長，即是中山艦事件的主角。

幹部陳誠、葛武棨等遂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廿九日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相抗。雙方鬬爭激烈，數次吵鬧到校長室互相告狀。

一九二六年一月，廣東已告統一，蔣中正乃於二全大會提出即行北伐的主張。北伐本是中山的遺志，且當時的友軍國民軍正遭受軍閥的圍攻，戰事日烈，正是北伐的有利時機；故蔣氏主張汪兆銘亦表贊同，鮑羅廷亦未當面反對，但是大會並未採擇為決議。會議結束鮑羅廷離粵去佈置北方的國民軍，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Kissarka），則向蔣氏强烈反對。並諷刺蔣氏，又建議蔣氏去北方訓練國民軍。蔣氏遂於二月八日向汪氏辭職，對此汪既不批准也不挽留。二月廿七日蔣要求汪兆銘撤換季山嘉。汪表示同意，三月八日再做同樣主張，汪仍虛表同意，卻暗中知會季山嘉。並於三月十四日諷蔣自動離粵。蔣在此時自言：「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憂疑不決，進退維谷；但他最後的決定是：「奮鬬決戰，死中求生」。

蔣氏與汪氏、季山嘉的衝突，原因不止於北伐一端。更嚴重的是分化國民革命軍。當時李宗仁、白崇禧等已驅逐陸榮廷所部底定廣西，歸附革命陣營，所部附依次應編為國民軍第七軍；但是汪兆銘（軍委會主席）及季山嘉卻扣住第七軍的番號不發表，使李白猜疑蔣氏；同時卻正拉攏第一軍的第二師師長王懋功，把他的第二師和第二十師編為第七軍，使王任軍長。蔣氏發現此一圖謀，二月二十六日立即扣押王懋功，並派副官押解離境。

產黨員黃埔軍校政治教官高語罕竟公開攻擊：「我們團體裏有一個段祺瑞，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就要先打倒這裏的段祺瑞。」在其他的油印宣傳品中，則指罵蔣氏為「新軍閥」。

以上的情勢說明，在中山艦事件前夕，蔣氏與汪兆銘及蘇俄顧問、共黨皆已處積不相解。或遲或早終必攤牌一戰，勢極明顯。

汪兆銘與蘇俄對蔣態度，當時不謀而合，原因也甚易知。汪氏雖高踞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軍事委員會三主席，但是未能直接控制軍隊，而蔣氏則握軍事實權，對汪氏乃一威脅，雖無除蔣之心，必有制蔣之意。而蘇俄及共黨，則致力於培植工農武裝，多方面佈署軍力，不希望軍權集中一人之手，造成無法控制的情況。所以也極力打擊蔣氏。而拉攏王懋功以分化第一軍（蔣氏當時的心腹部隊），實為制蔣防蔣有力的一着，結果，被蔣氏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打碎，雙方皆不免惱羞成怒。遂由制蔣而轉向排蔣。

一擊而中，嚇昏俄人

中山艦事件的經過，據蔣氏自述：「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命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

艦開回廣州，艦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一直到了這叛亂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强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未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碍。」（蔣著「蘇俄與中國」）。

當時汪兆銘和季山嘉欲排走蔣氏，形勢極明顯，已如上述。企圖把蔣氏送往俄國，也是極可能的事情。但是，十八、十九兩日中山艦的調動，是不是即是實行該項計劃的行動，則值得懷疑。初時蔣氏對此也表懷疑：「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完全要由我一個人來負責的，如果說我欠缺手續，這是我承認的，但是我的本意要糾正矛盾，整頓紀律，鞏固本黨革命基礎，不得不如此的。至於有人說季山嘉（俄顧問）陰謀，預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黃埔途中，想要刼我到中山艦上，强迫我去海參威的話，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過有這樣一回事就是了。」（見張其昀「黨史概要」，五〇八頁）。

蔣氏由於當時判斷中山艦之矯令調動在刼持他謀叛，故於二十日晨採取斷然行動。宣佈廣州戒嚴，拘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包圍所有俄顧問住宅，繳其衛隊槍械；並收繳共黨控制工會的槍械。並逮捕各軍中共黨員五十餘人，及第一軍周恩來以下全部共黨分子。

事變當日下午，蔣氏即往晤汪兆銘，汪稱病不見。翌晚再往晤，汪猶怒氣未消。責蔣氏於行動之前未與商量。此即蔣氏所謂「欠缺手續」。蔣氏事前不告汪氏，據稱實爲汪氏着想：「以爲共產黨之陰險，或有擊而不中之虞，不先告季（汪別名季辛），將失敗時介自負之，季仍可自收其殘局」。說明蔣氏採取行動時，並無必成功之把握。蓋當時廣東各軍皆有共黨政工人員及俄顧問，蔣氏的憑持僅有第一軍。

蔣氏這一行動嚇昏了俄國人。智多星鮑羅廷又不在廣州。季山嘉數派人徵詢蔣氏意見，不得要領；俄使館參議二十二日上午訪蔣氏問，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蔣氏答以：「對人不對俄」。對方始如釋重負，並應承將遣季山嘉離開中國。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汪兆銘在寓所召集政治會議特別會議，政治委員汪兆銘、譚延闓、蔣中正、伍朝樞、朱培德、宋子文、陳公博、甘乃光、林祖涵九人全部出席。俄顧問薩洛威耶夫（Solovyev）、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翻譯張春木（太雷、共產黨員）、卜世畸列席。汪在會議中仍責備蔣氏擅自行動之非，但不得不面對現實，追認蔣氏行動所發生的後果。試看三項決議：(1)工作上意見不同之蘇俄同志暫行離去，另聘其他爲顧問；(2)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3)李之龍受特種嫌疑，應即查辦。

從上述三項決議看，皆依蔣氏的主張行事，但這只是枝節；同時蔣對由上海趕到廣州的張人傑（靜江）談話時稱：「仍欲徹底解決，斷此亡黨之毒腕，以慰總理之靈。」得知蔣之原來計劃，實欲絕俄排共，恢復國民黨之自主權力。當時所以作此讓步，實因事變後黨內多數人仍意見紛歧，例如宋子文、鄧演達、李濟深、譚延闓、朱培德紛往慰問季山嘉等人，並批評蔣氏之行動。但是政治會議決定更換季山嘉，蔣氏已獲巨大勝利。季山嘉與伊萬季洛夫斯等一批俄人，遂於二十四日離開廣州。

中山生前，鮑羅廷猶與中山分庭抗禮，中世逝世後，鮑羅廷大權獨攬，汪兆銘只是他掌上玩偶，俄國人在廣州之氣焰不可一世，試觀季山嘉竟敢建議蔣氏去北方訓練軍隊，即可知其狂妄到何種程度。西山會議在思想上政治上，雖屬軒然大波，但是實際上並未打擊到蘇俄及共黨。

而三月廿日之行動，竟使全部俄人屈志相從，使中共分子亦低聲下氣（周恩來被釋放後仍任職黃埔軍校對蔣氏益恭謹，毛氏亦稱在廣州曾受氣），可以說這是聯俄容共以後，國民黨恢復主權，打擊共黨第一個有力行動。

汪兆銘隱匿失踪

二十二日政治會議之後，汪兆銘即悄然搬離寓所。蔣氏到處找他不到，二十六日乃留書汪兆銘請假，並分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深各軍長及宋子文自請休養，並囑促請汪精衛復出任職。並當天即避居虎門。這時如鮑羅廷在廣州，汪氏可能很快即復出任職，並趁此排去蔣氏。無奈汪氏無此魄力，他之上台是依靠俄國人之支持，鮑羅廷不在，遭此打擊，已六神無主。因此儘管蔣氏如此退避，他仍是隱匿不出來，一心等鮑羅廷回來替他作主。可是他的太上老君遲到四月二十九日才趕回廣州，時機已一去不返了。因爲中樞不能長久虛懸，四月十六日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中，正式推選譚延闓爲政治委員會主席，蔣中正爲軍事委員會主席。

回天無術，汪氏出國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廷偕譚平山、邵力子、陳友仁、顧孟餘與胡漢民（雙方在海參威相遇同船回到廣東）同返廣州。汪兆銘滿以爲只要鮑羅廷一回來問題即可解決，殊不知此時蔣氏已與譚延闓等擬定北伐及整黨方案，已凝結爲一力量，控制了廣州的局勢。鮑羅廷已回天無術了。對汪愛莫不能助，於是汪只好悄然離開廣州去法國養病。五月十一日他自黃埔搭佛山輪（可能即今大的佛山輪？）到香港，而回廣州失意的胡漢民亦正在佛山輪上。兩人是數十年患難的摯友，同舟而異夢，竟各懷心事，互不招呼！一個是因爲親共而下台，一個則因反共而失意。歷史既詭變又無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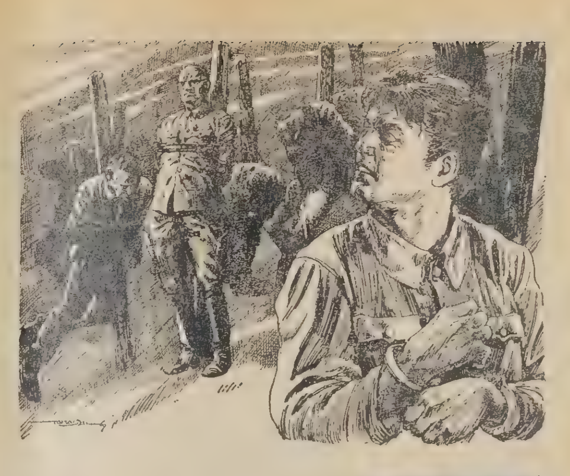
鮑羅廷畢竟是政治中的能手，他雖然無力使他的傀儡汪兆銘復權，但是對蔣氏及張人傑等也不作無限度的讓步。他一方容許蔣氏改造國民黨，迫使任部長共黨分子辭職，又把西山會議派的健將葉楚傖、邵元冲等召回廣州任職；可是又施壓力將中山艦事件主角李之龍無罪釋放，可使共黨分子恢復了活動。而在事變期間，鎭壓俄國顧問及共黨最賣力氣的廣州衛戍司令部主力部隊第十七師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則被治罪扣押（五月卅日起幽禁虎門，北伐軍十月間攻克武昌時始獲釋）。並且將另外兩個反共人物廣州市長伍朝樞，外交部副部長古應芬排擠離開廣州。

共黨的戰術之一是「退兩步進一步」，在客觀不利情勢下縮回貓腳爪，但並不是屈服，而是看準時機再起而反擊。

珠江水猶寒

【37】

馬森亮



第三部　昏天黑地

一　另一種生活開始

不知誰這樣說過：「監獄是培養英雄豪傑的溫床」。我現在正被投倒於這樣的溫床裏，開始接受英雄的教育了。

監獄是臨時的，名義上叫做學習所，過去是一間補習學校。面積並不大，卻容下幾百人。院子中間用籬笆間開兩邊，據說一邊是定了案等候起解的住着；一邊是尚在調查研究階段的人住着。前者的門戶緊閉，連空氣都被控制住，後者門戶開放，有時可以晒晒陽光。院子周圍是一道高牆，每隔一丈就有一個哨崗，好像一條小型的長城。哨崗上經常有一張猙獰的臉孔出現，或傳出一陣輕薄的奸笑。看來，他們不只對付這班「英雄好漢」，可能還要管制蚊蠅的行動。把這麼多人的幸福和希望，封鎖在這個小天地裏。

「好漢們」屈在齷齪的房子裏，每天拜受兩小碗粗飯，一瓢半滾的淡湯。從陰溝裏湧出來陣陣臭味，令人作嘔，床和泥土是分不開的，臭蟲在牆上和板縫裏作了很多窩。一到晚上，大大小小的臭蟲就全體出動，覓取營養。

不到兩晚工夫，我的皮膚已泡起無數斑點，因抓癢得多，斑點間現出一根根白線條，交錯的連繫起來，像畫下許多幅圖案。

唯一可取的是談話比外界自由些，像籠裏的毒蛇一樣，可以自由蠕動，互吐舌頭。除在學習時要裝成嚴肅之外，到生末上是無所不談的，可以鳴不

，故能惺惺相惜，從未見過有誰去做奸細，出賣過人，卻也未聽誰說過要圖謀不軌。

一個星期之後，我再被隔離到一個做過儲藏室的地方住，房子非常狹小，勉強容得下兩個人，和我一起的叫陳少桂，我叫他小陳，二十五六歲，身體相當魁梧，因折磨過度，顯得蒼老，眼大，看人時充滿熱情。他告訴我，他是在中山大學畢業，還沒做過事，因爲父親做過縣長，逃到台灣去，被抓起來替罪，就是所謂人質。他說在這裏已關了兩年，被人遺忘，現在才搬到這裏來，可能有轉圜未定，心裏滿懷着希望。

房裏的空氣很不好，因靠近廚房，整天呼吸着油膩和發霉東西的氣息，白天還能打開門透透空氣，晚上就有人在外面加了鎖，一切在暗淡的燈光下

的躲在裂縫裏，有的不時探出頭來，好似要偵查一下這個小世界是否適宜活動一樣。天花板上斑斑點點，斜掛着幾幅蜘蛛王國的半壁河山，窗戶已封閉了，只有牆角下留出一個拳頭般大的小洞，這是去水洞，我卻把它利用了，憑它向外界的空氣連繫。

我們搬入第二天，便來一次清潔運動。先把牆壁括乾淨，撲滅那些討厭的爬蟲，連蜘蛛都掃蕩盡了。小陳還在洞外加了一道障礙，防備蛇蟲鼠蟻侵襲。

我和小陳已奉命不需參加大組學習了，且送來很多共產黨的著作，叫我們自動閱讀。這樣的待遇是少見的，不知他們弄什麼玄虛。可是我不喜歡翻這類書，只感到需要一副象棋。小陳曾去請示過，結果失望。他們說下象棋乃是有閒階級的消遣，新社會絕不容許這玩意存在。但據我在廣州所見到的，文物宮還設有棋壇，每年來一次全國象棋比賽呢！

一個人遇到了精神無所寄託，思想找不着出路的時候，很容易會偏於憤激。小陳就是這樣的人，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就大發牢騷，或伏在枕上抽泣。初時我以爲他年少氣躁，一時衝動罷了，但聽完了他的自我介紹後，也爲他難過起來，他的身世實在太可憐了。

他十六歲就死了母親，父親娶回了繼母，對他並不好，父子間時常發生意見，他讀大學的費用還是岳父供給的。這一次可算是家門不幸，禍延兒子，父親跑了，兒子被抓起來做替身。目前，他的岳

河自盡，唯一的親人只有一位姊姊。

這種遭遇確慘，有誰會比他更可憐？他已是不爲人愛的孤獨者，像一個被趕出家庭流落在沙漠上的夜行人。

目前只有我是唯一的伙伴，同是天涯淪落的，互憐更需互慰，我盡力設法使他把過去忘掉，希望他能化悲痛爲求生的勇氣。

我很明白，這次被隔離到這裏並不像小陳所說的那樣，有轉好的希望，而是共產黨的一種調虎離山陰謀，想逐一收拾。他們是利用知識份子起家的，深知這些人最會跟政權搗蛋，專制時代的秦始皇如此，遞代以至元、明、清都來這一套，何況在標榜民主時代？把知識份子和羣眾隔離，實是一種狠毒的計劃。

這時，我橫了一條死心，等候魔鬼的安排。再沒有什麼希望，也沒有什麼能使我灰心的了。經過腳鐐、手銬、拳打、腳踢考驗的人，絕不會同情自己，或向人磕頭求饒的，心目中也沒有絕對的可憐，正如那班擅於製造可憐的共產黨員，不知可憐爲何物一樣。

小陳還有一位姊姊，每隔一星期來探監一次，我連半個熟人都未見過。可能有許多眼睛正在找尋這一塊墮地的硯石，但這硯石已消失了光彩，深陷在泥淖裏了。

我趁小陳的姊姊來探監的時候，托她梢個信到香港去，明知這樣會使紹芬悲傷，但總不致叫她絕望。

一個月過去了，小陳的姊姊帶來了紹芬的回音，並有滙款。她寫的一字一淚，覩信思人，我悵然呆望天空。一串酸淚瀉了落來。

一天下午，我被押去問話。辦公桌後坐着一位穿軍裝的幹部，陪坐着的赫然是農會會長李托夫。他們正在說笑話。見我進去，立即把臉孔扳起來，幹部開始訊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像對死囚驗明正身那樣，還朝望我幾下，輕屑而帶侮辱！

他對會長說：「他就是李祥生，你認得出此人嗎？」

會長不出聲，畧點點頭。

「你帶他回鄉處理罷？」

「不必了！」會長連忙說：「現在是農忙時候，開會會妨碍生產。他在鄉間已交代過了，歷史清白，又是僑眷。——農會爲這件事也開會研究過，認爲他沒有什麼問題，也許因一時糊塗，想趕往香港見老婆，因此——，大家同意將他就地發落好了。我可以給你提供他的歷史資料。……」

我把心放下了，知道我的錢在會長身上起了作用。

就這樣，我又被押回來了。小陳也驚奇地問：

「這麼快就審完了？還不到十分鐘。」

「確出乎意料之外，連我也莫名其妙。」

「我以爲把你綁赴刑場的呢。」

「也許他們認爲我的價值不及一顆子彈罷？」

大家會心的一笑。

夜到了，哨子吹過兩遍，燈光全熄了，像過去走警報那樣，全個院子黑沉沉。我和小陳倒在舖上，都睡不着，索性談起話來。

小陳說共產黨好比一個老處女。主觀、善妒、氣躁、多疑。他說這是心理變態。「妄想以一種主義來代替全民信仰，把好好的一個國族社會，搞到支離破碎；把人一個個解剖，運到共產國際市場發賣。是人呀！體內有毒汁，也有蜜！怎可以當他是水，分解成氫氧二氣？」

「所以就得把所有的人性和生活永遠嵌在一個簡單的公式裏了。」我附和着說。

「這公式解決不了問題，永遠不會滿足人民的需要！」

「等到人民的需要滿足的時候，共產黨這個名詞怕已進了博物館了。」

門外有人行過，我立即住口。小陳拿出他姊姊送來的餅乾，大家偸偸地吃着，有一種形容不出的滋味。

半晌，忽然卜卜槍响，朝這裏掃射過來，子彈吱吱的在屋頂上飛過，我忙把小陳一推，伏倒地上。有人哎喲一聲，跟着燈光通亮起來，很多武裝士兵衝鋒一樣跑了過去，有人把門撞開了，叫我們站起來，問我們有沒有離開過房子，我指着地上那個餅盒告訴他，我們正吃着餅，並未離開過半步。他搜查一會才跑出去。

事後，聽說有六個人爬牆逃獄了，一個被亂槍射死。我從洞眼望出去，街上正施行戒嚴，一隊隊士兵在沿戶搜索着。

再過幾天，我和小陳換號了，被編入另一個待解的行列去，即是從這邊移到那邊，從一個可以晒太陽的地方搬到沒有空氣的房子，等於室內旅行。這裏的犯人是案情定了的，等候押解去勞改。這是明確的分界，提心吊膽的人就毋需過度憂慮，長期受那反反覆覆的思想折磨了。

這裏擠滿了人，少長咸集。有過氣的縣太爺、法官、律師、編輯，還有剛抓進來的中學校長和教師。人才鼎盛，儘可以組織一個縣內閣。

這時大家的身份都是一樣，沒有地位的懸殊，貧富貴賤的分別，同樣的待遇、同樣要勞動，一輪到值班，就是縣太爺也要挑糞桶、洗溺器。

現在營裏正流傳着謠言，說這一批人犯要解往新疆去勞改，一去就要落地生根，這是共產黨的强迫移民政策。弄到人心惶惶，寢食不安。

在過慣聚族而居的鄉土社會，每個人都有一種頑固的宗族思想，除非出於自願，誰也不會輕離祖居，遠託異地的，這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頑强堡壘，它經過幾千年的考驗，元朝、清朝沒它辦法，八國聯軍沒它辦法，甚至日本軍閥想分化它，反被埋葬在此堡壘之下。……

房子有兩個大窗，面向大街，雖然釘封住，從板隙還可以望到街外，而且經常有人站在那裏眺望已隔離的世界。如果聽見鼓响或什麼隊伍遊行的時候，這窗子就擠滿了人頭，幾十隻閃閃生光的眼睛，盯住那十字路口。

（未完）

被共特作折垮

王陵基驃悍善戰　對人事跋扈飛揚

除了以上所記在西南川康兩省抗共成仁的英勇人物之外，還有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之死，也是值得一記的。

因爲四川是個內戰最多也最久的省區，天高皇帝遠，在抗戰以前，四川一直是由地方軍閥瓜分霸佔，中央政令鞭長莫及，因此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造成了許多地方將領，專是在抗戰以後，正式做過中央任命的省主席與集團軍總司令的，便有九個之多。他們是：劉湘、鄧錫侯、劉文輝、楊森、孫震、王瓚緒、潘文華、唐式遵、王陵基。

劉湘於抗戰初病死於漢口；孫震與楊森於西南保衞戰未見分曉時已飛到了台灣；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王瓚緒投降靠攏中共；唐式遵戰死西康。剩下一個王陵基，我還未曾向讀者交代過，他在這場西南保衞戰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對中共的態度與結果如何呢？這是要敍四川的人事所不可少的一個「大人物」。

簡單的說，王陵基是堅決反共的，他是國府在四川最後委任的一任省主席，也是四川眾多高級軍政要員中，或國民政府所任命的省主席中，唯一的一個被中共拿去公審殺頭的省主席。不過，要詳細敍述王陵基被俘經過，就不得不介紹一下有關此公的出身、派系、家世、作風。

王陵基是四川樂山縣人，四川講武堂畢業，曾到日本留學習法政，回國之後，在四川軍事速成學堂擔任過教官。論資格，他應是四川速成系劉湘、王瓚緒、潘文華、唐式遵這班大頭頭的老師，但他卻在劉湘手下做事，先任劉湘的參謀長，後來又任師長。劉湘死後，服膺中央，以九戰區副長官兼集團軍總司令身份，牽領基本部隊七十二軍，在湘贛邊區幕阜山一帶之修水、銅皷各縣，對日軍打擊頗大。其後向中央活動，出任江西省主席。王陵基驃悍善戰，跋扈飛揚，殺人不眨眼，翻臉不認人。他在劉湘手下做事時，潘文華、唐式遵這幾個速成系的大將，個個怕他，連劉湘也對他敬畏三分。江西人對他更是極端不滿，但也無人敢與他頡頏。共產黨人對他更是恨之入骨。故此，他的綽號是「王靈官」，也是少了一隻眼睛的「獨眼龍」。四川老牌軍人中有兩個「獨眼龍」，一個是他，另一個則是共軍中的劉伯承。因此劉伯承牽兵進攻四川時，王陵基是四川省主席，人們有云：「這一次是國民黨的獨眼龍鬪共產黨的獨眼龍，不知那一個獨眼龍能鬪勝？」

廿一軍軍長時，他任該軍參謀長。兩個人時時鬧蹩扭，劉湘不接受他這個參謀長的意見，他就公開批評劉湘處事不當。有一天他氣劉湘不過，大白天去軍部，竟要衞士高舉兩隻點着臘燭的紙皮燈籠在前面引路。軍部的人見了，均感奇怪，便有人問他：「參謀長！你爲什麼白天點燈籠？」他說：「這個軍部太黑暗了，不點燈籠見不到路。」其目無劉湘的跋扈狂妄，與刻薄幽默由此一斑可見其餘。以後劉湘迷信一個劉神仙，好似劉備之對諸葛亮，一班趨炎附勢的人，均拜劉神仙爲師。只有王陵基不賣劉神仙的賬，他私下大罵山門：「什麼龜兒子神仙，小心老子的手槍走火，我要他神仙變鬼。」

㈡王陵基在江西任省主席時，更是喜怒無常，目無餘子，使江西老表對他恨得牙癢癢的。他在江西還迫死兩個省政要員，一個是省會所在地的泰和（戰時由南昌遷此）商會主席；一個是省田糧處處長。

他迫死商會主席余潔吾，是用酒迫死的。他於接任之初，在一次地方性的歡迎宴會中，強迫余潔吾飲酒。余潔吾患有嚴重肺病，平時點酒不嘗，但是，王陵基乾了一杯又一杯，說什麼「你不飲，便是不歡迎我來做省主席。」余潔吾被迫無奈，只好勉强對乾，結果吐血而死。

另一個是省田糧處處長程懋×，爲軍糧問題，不顧實情，强人所難，三令五申，嚴厲無比，將程懋×逼得走投無路，最後憤而投江自殺。

總之，王陵基在江西省主席任內，人緣壞透了，除了迫死兩要員之外，與立法要員楊不平，及CC系的李中襄（是由王邀請回江西省政府任民政廳長的），均由友好變成仇人，齟齬時起，既欲置楊不平於死地而後快，又逼李中襄自炒魷魚。

不過，他在江西雖然跋扈飛揚，令人側目，好侮辱他人，以爲樂事，但他也正如「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曾經有一次卻碰了一個硬釘子。事因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介紹一個姓梁的人給王陵基，請他予梁某以縣長任用。介紹函投遞入省府後，王陵基約見梁某，全副戎裝，威儀赫赫，望之儼然。這個姓梁的也是傲骨嶙嶙的硬漢子，對於王陵基這種作威作福的樣子，內心已生反感，也不把他放在眼下，與之對坐，侃侃而談。王陵基對於梁某這種滿不在乎的狂態，內心自是不歡。問過梁某的學歷經歷之後，便官腔官調的想給他一個下馬威說：「你以前沒有做過縣長，怎麼能做得來縣長？」梁某亢聲反問：「你在以前也沒有做過省主席，怎麼能做得省主席？」說過之

西南保衛戰

王靈官殺人如麻　回四川共黨喪膽

不過，王陵基也是共產黨的尅星，他那種硬派作風，共產黨人是聞名喪膽的，這也可列舉數事以資說明：

㈠民國卅七（一九四八）年，他由江西調回四川繼鄧錫侯接任省主席，四川地方情形之複雜，人事派系的磨擦厲害，是他省所不及的。他回桑梓服務，卻得不到任何一個派系的支持，那班地方軍閥惡霸們，人人均想把他從省主席的寶座擠倒下來。他之所以能回四川做省主席，而且一直做到四川陷共，從始至終都是國民黨支持他。他回到四川之初，四川各大學校的左傾學生，就準備來一次遊行示威，想給他一點顏色看看。可是，王陵基的對付辦法簡單明瞭，他公開說：「你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我有開槍殺人的自由，任何人敢於不聽命令而隨便遊行示威，我就下命令軍警開槍掃射！」這種話，別的人說，這班狂熱學生根本不怕。但出自「王靈官」之口，誰都相信，他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因此，遊行的事，也就胎死腹中，被他幾句話便打消了。

㈡中共黨史上，有所謂四川「三三一」慘案，在重慶大殺左派學生，死傷的人很多，中共當時派在四川的負責人楊雁功，也當場被槍殺。這場「慘案」，便是王陵基所指揮的，他下命令重慶的軍警，向集會的左派學生開槍，並找到共產黨的頭目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以後共產黨人便與他種下了血海深仇，誓不兩立。

總之，王陵基的反共意志是異常堅定，反共行動也是異常堅强的。故在戡亂時期的四川，也只有調他做四川省主席，以共鐵腕鎮壓這個亂糟糟的局面。可是，獨木難撐大廈，獨力難挽狂瀾，國府決定放棄四川，退出成都的時候，他本來可以一走了之，但他是四川的大地主之一，捨不得偌大家產送給共產黨人，故未隨國府撤退。等到大勢已去，共軍已壓境之時，他想走也走不成了。於是，帶着四個保安團，由成都而川西，擬從事游擊戰，藉保家財。最後在川西也站不住，又想退到西昌去。無奈兵無鬬志，官有叛心，在撤往西昌途中，發生變化。

大勢已去衆叛親離　分金散伙隻身逃亡

因此共特的拆台工作，雖然知道對王陵基本人是毫不起作用的，可是，共特們對這四個保安團，卻早已下了功夫，拉拆並重，於途中便有兩個團脫離他的指揮，拖着隊伍跑掉了，這當然又是共特的絕作。

剩下一手一腳了。誰知他的慘遇尚不止此，他逃往川西欲去西昌時，是携帶有大批黃金白銀的，剩下的兩個團，也是他的親信，其中一個團，於途中意志動搖，要求他將所帶的黃金白銀，分給全團官兵，否則他們也要散伙。其名是「散伙」，其實是威脅他識相一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不分金便要「霸王硬上弓」，强索硬搶。王陵基雖然一生跋扈，至此也跋扈不起來，只好將一部份金銀搬出來照分。

這個保安團於分金之後，也不跟他去西昌，來一個「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溜之乎跑也！

至此，四個團已去其三，剩下的另一個保安團，知道他的金銀並未分盡，又作進一步要索，要求他將剩下的一批金銀再分！他知道在此窮途末路中，不分是不可以的，否則金銀保不了，恐怕連性命也保不了，於是，他又在被迫中，將所有的黃金白銀全拿出來分了。但是，分了之後，正合上一句「利盡則分」的俗語，這一團人也一哄而散，願留下來與他共生死的人數，少得可憐。王陵基到這個時候，眞似楚霸王被困垓下，在四面楚歌中，進退維谷，想去西昌是決不可能了。既不能去西昌，又不能回成都，前後都有共軍的困境中，正是英雄末路，擺在他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自殺」；一是「被殺」！

有「靈官」之稱的王陵基，他是不會自殺的。他於四個保安團分金散伙之後，雖然人財兩空，還想到了最後一條生路，便是回到他的家鄉——樂山縣去，憑他的聲望地位，家財產業，能夠號召起子弟兵打游擊，與共產黨作最後一拚固所願，萬一不可爲，也可籌錢買舟東下，由廣州逃來香港，再去台灣。

他沒有這個打算之前，感到身邊的人員武器太少；有了這個打算之後，又覺得留在身邊的人員武器太多。於是，他召集留下的親信人等，勸們他各奔前程，不要被他所累，今日大勢已去，非人力所能挽回，要大家就此解散，他個人自有打算。

這班願與他同生死患難的人，都是平日受其恩，感其德的「死黨」，被道義感情所繫而不離其左右的人，聽他這樣說，當然無話可說，除了勸他「爲國珍重」之外，也只好揮淚拜別。好在他們都是一再分金的人，每人的荷包有相當數量黃金白銀，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人，也作出逃亡計劃。最後剩下王陵基一個人，他也化裝老百姓，雙手空空的回到樂山縣家鄉去。誰知他這次亡命還鄉，遭遇壞透了！（卅八）

三郎

萬人意見

讀者紐約來書作出警世通言

張老編：你好！

上次在加拿大曾奉乙函，並得復示，甚感。夏間因為謀生，從北地南下紐約城，人海飄萍，幸獲枝棲。數月未見貴刊，不知香港近情，謹函遙祝反共勝利！

在紐約住了三個月，為謀溫飽，忙得連報紙也無空閑接觸，究竟這世界發生了何事，不得而知。但最近在朋友口中聽到一些消息，值得一記——

某日，朋友介紹我認識一位陳醫生，瘦瘦身材，為人熱誠。過後，朋友補充說：「他哥哥名叫陳厚，在香港是吃電影這一行的！」

「陳厚，於不久前死了，」朋友說：「是患腸癌死的，死在那間著名醫院裏，耗費美金兩萬元。」

陳厚死的日期我沒有問他，但這件事對我誠然是「新」聞，因為一九六八年冬到一九六九年前，我在香港時，偶然閱報，得悉陳厚英籍女友對新聞記者「堅決否認陳厚生癌的消息，喻為惡意中傷。」

生死為平常事，無需要特別寫這篇短稿。但最近朋友又對我說，陳厚的兒子（在紐約）因騎單車從高處跌下來，內出血甚嚴重，一度頻危，經醫生奮力救治後，送入醫院治療中。朋友說這小孩能否活下去，尚在未知之數。

吃電影飯的人新聞最多，服毒、自殺、上吊、重婚、離婚、亂搞男女關係好似家常便飯。居港時，朋友談天，都同意：香港的舞女屬於「三級（她）們看來都是虛虛幻幻。

朋友對我說，陳厚家破人亡（其妻樂蒂自殺於先），他臨終時心情頗為煩躁，他弟弟是基督徒，勸他接受耶穌為救主，認罪悔改。死後留下一堆破爛攤子，要他弟弟去收拾，這就是一個電影明星的下場。

我的感想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作為一個男人，雖不能頂天立地，繼往開來，也應該揀個正當職實，堂堂正正，淸淸白白。對人對事、對家庭，起碼要正正經經。

人沒有兩個生命，就當好好持守自己，不要殘害這僅有的一生，過後再來修補也不及了。

影劇這一類的事，忽幻忽眞，逢場作戲是可以的，男人大丈夫若是將之作為「職業」，將一生投資其上，是花不來的，也不合古人所謂「君子之道」的。

讀者萬仞山於紐約

（八月二十八日）

「文學家之文」不同「科學家之文」

讀李家文「徐速出醜記」而作

「文學家之文」側重「氣充詞沛」，「科學家之文」注重「眞憑實據」；比方「植物談」，怎樣內容呢？「十年樹木和古木參天」，這是「文學家之文」；萌芽、開枝、散葉、年根和年輪，這是「科學家之文」；雖然「文學家之文」幾時可通「科學家」之文；「科學家之文」幾時可通「文學家之文」，並沒嚴格規定，但卻有了分別啊！比方愚公移山有兩句：「山不加高，何患不平乎?!」原來山為地殼的高層，它們內裏是發炎的，家之文」卻妙，「科學家之文」就欠解了吧?!

徐速先生必然是個「敏而好古」的文壇飛將軍，李家文君說您出醜，春聲不附和，且很賞識「眼大如頂」，往往敢下評語；佩服之至！李白無地理常識嗎？姑且勿論，即使對地理常識缺之點，他是寫作「文學家之文」，側重「氣充詞沛」，大告成功了！沒需計較科學與不科學，正如中醫治毒症，他們不管有沒菌類潛伏，可是對症下藥，西醫剜去，中醫倒可內

黃河發源在高山，只要小學課程修畢，便懂得了，憑直覺指責，眞的不如小學生。「天在那裏」？讓春聲告訴您，沒遮蓋地方，頂着頭的就是天。而「我的天哪」！那個「天」便有神秘性，「天上來」一點神秘都沒有，形容概勢如此的。況且這（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將進酒」冠首句。李白為人傲世、玩世，他視吟哦像咳唾，漫不經心的，失平仄、失頂、失韻，很多很多，難道不懂？懶去講究才眞。

又寫作有關應世文章與應制文章，應世文章不必拘泥，應制文章必將嚴格點，相反地，文章任何「標靑」，不會選拔或降級，酉淸何淡如是。至於酬世文章，通俗可以，問世文章，壽世文章，唐宋八大家可受無愧，我們一輩子豈敢擔當。李白「天才橫溢」，從不易瞧起別人文章，但卻瞧起韓崔。

徐先生，當這篇拙作過目時，或許要問何物春聲敢來向我論文？「駁腳教師」是我自道的，為師而要「駁腳」，資格不問可知了。不過，有「自知之明」這一點兒，竊自取吧。徐先生不然，不光要作「通人之患」，更要作李白師。再進一步，豈不是談天文學時將指責「星」為「日生」不對，「日月」也是星球的。

總之「文學家之文」，縱然不盡合科學「邏輯」，不該求全，「科學

，是割至正方形嗎？不，方、圓、片

逃來鄉親談到家鄉事
鄉中缺糧不逃便餓死

——春聲

編輯先生：

昨日又有同鄉鄰居五人，平安偷渡到港。近兩年，家鄉掀起了逃亡高潮，不管毛朝的「南海長城」自稱為固若金湯，如何嚴密，鄉親都戰無不勝。足見毛澤東思想是不堪一擊，就以我們的生產隊來說，從六八年冬，就有三批二十多人先後到港，去年七月，僅一個月就兩批共十多人，今年初有七人，昨天又五人。在這四十多人中，大部份都是青年人，他們都以勇敢、機智來戰勝毛軍的封鎖。同時還打破了「嚮導」「舵手」的框框，以從不識路的情形下，橫渡一望無邊的伶仃洋，狂風巨浪難不了這些健兒，他們避過了虎門、南頭、福永、伶仃、大鏟等毛軍關口。從晚上七時啓程，凌晨五時到港。所以鄉親們常常感嘆道：一夜之間，換了天地。有一個讀壞書的鄉親，還編了幾句順口溜來讚美偷渡者，現抄錄如上：「潮水升，浪花湧，晚霞照碧空，微風輕向孤帆送，銀波笑向海灘冲，奮臂復展足（划艇的動作），男兒當具此心胸，偷渡祝成功。」很像趙樹理作的「李有才板話」，鄉親們都暗中唸着。

為什麼鄉親們都以沉痛的心情離開自己的故鄉！是誰？使他冒着生命危險擠身到四百萬的人羣中？不管左報如何吹牛、韓素英如何說謊。無數的逃港苦難鄉親，就是鐵證。在我的來港鄉親中有各階層的人，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民兵、下放學生、有兇狠的治保主任、有當過毛軍的青年、有生產大隊長、有共產黨員、有公社黨委、支部書記。他們都為了自由、溫飽而到香港，左報竟把這些愛國同胞說成渣滓，請問他們是否中

見到了鄉親，心情十分高興，邀他到茶樓，讓他盡情地吃一頓，不見鄰居兩年，老得很，他告訴我，家鄉吃到八月（農曆）就沒有米了，還有兩個月才割禾，這兩個月怎樣挨下去呀！今年上造每工分只三分錢，每日十分，所得人民幣三角錢。百份之九十五超支，沒有小孩的，就有五至十圓分配，每月一両油都沒錢買。使我聽之淚下。生活在繁華的香港市民，是否知道呢？他還說：農村陷於一片絕望，由於人口激增，而毛共徵收的三大任務卻一粒不減，不管你一萬人，還是收夠餘糧、公糧、儲備糧，才准分口糧。農民雖然把稻谷辛苦地種

後還說：如果不走，有什麼用，好歹還是要死，索性冒死來港。他還說毛共瘋狂鎮壓貪污的人，六月中旬，在縣城一次就槍決五十多人。這次來港的就有一個有貪污的行為，他畏罪潛逃。

不過毛共的貪污罪狀，俯拾皆是，不可避免，正如一個採購員，補助給他的伙食費，在清算時也作為貪污的罪行。

在茶樓聽了鄰居的苦水，心情十分沉重，跟着也拖着沉重的腳步走下平安樓。回家後，一夜思潮起伏，不能入睡，憤然起床把它寫下。

新生於九月五日夜

大陸「文革」期間相對立的兩派剖析（四）

薩赤

當時廣州市區除少數幾路公共汽車行駛之外，絕少見有其他汽車行駛，包括軍車、大卡車、小汽車，為什麼呢？怕搶。搶汽車者一是為了武鬪運兵，二是為了搶刼車上所載物資，三是為了利用汽車去行刼易於散水，四是為了學開汽車好玩兼威水。

一部某工廠所有的卡車在河南鉡片廠提了一車鋁片，沿河南工業大道駛回本廠，突然從路旁竄出幾人，喝令停車，向司機說要借車一用，司機見勢不妙，只好下車，但要求他們簽一張借條，回去好有個交待，怎知搶車中的一人拔出匕首，問司機要前籤抑或後籤（籤、簽借音），嚇得那個司機急急棄車而去，他們則連車帶鋁片絕塵而馳。除汽車而外，凡運有色金屬、（如銅、鋁等）鋼材、生鐵、焦煤、電器、電線、紙張等等統制物資均屬「搶手貨」，運這些而不被搶者可稱是極之僥倖，由於這樣，各大小工廠均陷於半停工狀態，而武鬪激烈的大型工廠則早已全部停工。

至於傍晚商店埋櫃之時遭人入來借「革命經費」、私人單車、手錶被搶則更屬司空見慣。

至於少女出街，一去不回，以後在僻靜地方發現已被姦殺者為數不少。

．在「紅衛兵」大串連期間，除了忙壞各接待站的人員之外，廣州各大醫院的「計劃生育科」可稱是大忙人之一了，所謂計劃生育科者是專搞絕育、避孕、和人工流產的（墮胎）一個部門，因為這一套在大陸不單是合法，而且成為受鼓勵的，費用分文不收，那些女「紅衛兵」經過千里迢迢的大串連之後，很多有了「意外收穫」，紛紛到各大醫院要求施行人工流產手術，可憐在塡表之時對「已婚否」及「愛人姓名」均不敢塡上，可能他們連「愛人」姓甚，腹中胎兒的父親是誰也不知道呢！

當時你在廣州市只要你有門路，無論什麼均可買到，如若不信，請讓我一一述其價格，至於交易地點、接洽辦法則恕不奉告，以免累死別人。

「五四」式手槍連子彈五十發每枝五百元（人民幣，下同）新式輕機槍連子彈二千發售二千元，木柄手榴彈每個二十元，空白邊防通行證一百元，失效邊防通行證四十元，各縣級單位空白證明八元至十元，公社級的四元，純鉛片每噸售八千五百元至九千

三百元，雜銅料每噸六千元，十二號電線每百公尺五十四元，十六號電線每百公尺三十六元至三十八元，每瓩動力馬達售一百元，布票每市尺一元，省糧票每斤二角五分，市票則售一角八分之譜，等等……。

謝天謝地，好在有空白邊防通行證出售，如若不然，筆者想來香港都幾難。（註：失效的證明經「專家」施以脫色手術之後，分不出眞假，而這些「專家」不論是墨、是油墨、是紅印色油複寫紙等，一經過手，尤如新的一般，其化學水平確是登峰造極，可受「專家」的尊稱而無愧。）

由於原料有路可找，因此市區內及附近四鄉的「地下工廠」又再活躍，多數是製毛頭章及鉛質電線，不知「毛伯伯」可知其頭像之章有不少出自地下工廠，而且是用搶來的賊贓，經過「非法」買賣的材料去做的呢？又不知他可知通過其頭像的生產養活了幾許反對他的人呢？告訴你吧「毛伯伯」：單廣州及附近的四鄉地下工廠是生產你的頭的地下工廠，就養活不下五萬人呢！

一些組織的頭頭通過搶奪、出售贓物品分得的贓款確是驚人，有個組織的「頭頭」公開說：「我現在存下的五元面額鈔票幾乎有我個人咁高。」而原來只是任職於一間無線電零件廠當鉗工的某組織頭頭確是五天一大宴，叁叁一小宴，絕無假話，筆者經常在永漢北路野味香菜館見到他。每見必是有年輕靚女作陪，左擁右抱，「馬仔」成班站崗，我雖與他處於「誓不兩立」地位，但由於某種微妙關係，他絕不敢對我有秋毫之犯，還要點頭微笑呢，無他，我掌握了他發「黑」的材料的第一手而已，他還居然自己擁有渣華牌摩托車一部，華沙牌小房車一架，氣煞他的大資本家兼右派家庭出身的老婆呢！而且我臨離開廣州之時他還被任命爲廣州××行動總指揮，大肆鎭壓人民呢！試想他的錢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須知廣州一無馬票、政府獎券可中，二無橫財可以就手的啊！

現在且讓我來報導一件慘無人道而又千眞萬確的事情吧！

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開始總是用那些待罪羔羊——黑七類份子來祭旗的，儘管在這次「文革」中，所有黑七類份子都只有禁若寒蟬，誠惶誠恐，「亂晒籠」的只是那些「革命羣眾」，但是他們仍然不能逃脫厄運，而且是駭人聽聞的厄運。

當充滿血腥味的「七、三」「七、二四」佈告下達之後，「英勇」的「解放軍」在多寶路、長堤、惠愛西路向「毛主席的客人」——「紅衛兵」大掃機關槍，死人無數，連賣雲吞麵的小販也多得「英勇」的「解放軍」贈以子彈，飲恨黃泉之後，各派出所轄下的「街坊積極份子」們活躍了，成立了「人民治安糾察隊」，紛紛押着七類份子去遊街，且看他們怎樣遊法。

以西區爲例，西區法院在荔灣東路體育場開了一個公審大會，是宣判幾名「造反派」的，而下令要所有西區的黑七類份子前往「接受教育」，他們事先在主席台的二旁——「黑七類席位」放下了成尺厚的磚碎、玻璃碎，到時規定凡「黑七類」不准穿長褲、不准穿鞋，在各自派出所集合，一個個以麻繩串縛之下，三步一呼喝，五步一皮鞭地趕到會場，一到會場，將全西區「黑七類」集合於台之兩，碎磚塊之上達二個多小時，一到散會，多數人已無法站起，散會的時候是中午十二時左右，而那時又正當三伏天氣，「人糾」們再押着他們回到各自派出所範圍，着令戴上高帽，每人發給一個牌，寫着××份子×××之類，再給一件爛鐵器，一條爛鐵支，叫他們一邊行、一邊打，嘴裏還要說「打倒×××」（自己姓名），極盡丑化與侮辱，要知道，他們在烈日下、在玻璃碎上已經跪了二三個小時，皮開肉裂，滿腿鮮血，還要在正午的陽光曝晒下，在滾燙的柏油馬路上赤腳遊行，還要挨三步一吆喝，五步一皮鞭，年老者也一律對待，我算他是牛，也會受不住的，更何況是血肉之軀呢？那時有一些人當場暈倒、一些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請求「解放軍」就地開槍把他打死了事，你道那「解放軍」怎麼說：「哼！沒有那麼好的事」，天啊！爾若有靈，就解答我吧！一個人求死能算是好事麼！就這樣活生生地折磨死了不少人，所幸生還者，也由於腳掌是肉做的，其表皮也全被滾燙的柏油燙熟了，以致十

近讀 貴刊始悉張詞長贛萍世誼，擬在近期開個「萬人詩壇」，據說：「正商請對舊詩詞研究有素的黃力行先生主持其事」，誠盛事也；賦此勉之！並祈郢政爲盼。

欣聞附設一騷壇，弄月吟風肯盡刊；
載道佳章應採摘，匡時妙句勿摧殘！
微言深入方爲貴，壯語淺呈或可觀？
[illegible]

出身，我們沒有見到勞動人民的腳掌會給燙熟的云云，確是強詞奪理，八婆們不妨自己試試、看看你的腳掌又熟否？如果熟，你不是勞動人民，又可以請那些經常赤足的農民在三伏天的中午，到柏油馬路行一、二小時，我看他們也一樣被燙熟，光腳行坭路，究竟不同於行柏油路的啊！蠢材若是。

在「文革」武鬥激烈的時候，廣州各大工廠都紛紛製造槍支武器，或者修理搶回來的槍械，如省柴油機廠（前拖拉機廠）、市機床廠和廣州造船廠等工人都有自製槍械情況出現，特別是廣州船廠和廣州鍋爐廠，將搶回來的汽車擇其堅固的，在外面用鋼板焊接，成爲一部裝甲車，在車上再架起一支搶回來的重型機關槍，那就的確很像了，一些較爲小型，其設備不足以製槍械的工廠，則紛紛鑄造手榴彈和燃燒彈的外殼，加入一些化學藥劑，造成土菠蘿、硫酸彈、照明彈等，也有一定效用，由此亦可見當時「兩大派」武鬥之激烈。

讀者們不要以爲「解放軍」內部「十分團結」，現在我告訴你們，在「文革」期間駐廣州地區的陸軍，和駐廣州地區的海軍四四一一部隊有着嚴重的分歧呢！

陸軍是支持總派的，而四四一一部隊到處處維護着旗派，請看以下三件事實：

旗派的紅體兵派人到順德大良搶槍，在回途中被總派圍困在路旁的一座煉奶廠，結果他們派人打電話到廣州求救，由海軍派出一艘炮艇把他們

宣傳車開入市區（旗派範圍）巡邏及宣傳毛酋思想時，總是頭戴鋼盔，全副武裝，嚴陣以待地，宣傳的口號總之有利總派的，但可以經常發現陸軍巡邏車後面緊隨着一輛海軍宣傳車，海軍人員總是不攜帶任何槍械，並且更以強音的喇叭喊出有利旗派的口號，他們可不用怕旗派襲擊。

在接到「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工廠的命令之後，海軍則總是搶先進駐沿江的工廠，如船廠、鋼鐵廠等等，而這些工廠以前多是被總派佔領，海軍之進駐極之妨碍總派消滅罪證，聽說爲此在廣州軍區開會時，劉興元曾大發雷霆呢！

如果用資本主義國家的眼光來衡

人民在受罪二十年之後，在極權專制暴政統治之下，仍然敢於起來反抗的一場實力總檢閱。在沒有統一組織、統一指揮、和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情況之下，那些飽受蹂躪而且惶惶不可終日的人民，居然能發生這麼巨大的反暴力量，這是七億中國人民之幸，是我們偉大祖國之幸。雖然這次明顯的是毛林集團故意放縱的放長線釣大魚的政策，但他們自己也見到這條魚的確足夠巨大的，只要餵養好，一有時機，這條魚是足以推翻專制之江，倒暴政之海的。

誰笑得最後、誰才是勝利者，我們走着瞧罷！

——本文完

從索償舊債想起劣紳判案的故事

孔聖人說：「行有餘力則學文」，余每於工作餘閒必閱讀書報，今繼續按期讀到萬人雜誌一四九期萬人傑先生撰寫「新聞以外」的敵友舊債一文，駁陸海安先生應邀觀光日本歸來發表「日本與香港」文章內容後，引起我回憶少年時在鄉間一則故事：

余鄉世住有何、翁、吳三氏人家，何族較大，讀書人也較多，但寒儒亦不少；翁、吳兩氏次之，然均溫飽，羣居相處，時有轇轕，發生磨擦，引起糾紛，翁、吳兩族，每因細故，積怨而成仇，時起紛爭。樹大有枯枝，何族劣紳六叔者，每從而煽風點火，製造矛盾，居中漁利，貪飲貪食。

有次，翁氏斬伐吳氏林木，又起爭端，翁氏原是無理橫行，但事先有預謀，邀宴劣紳何六叔以酒肉，迨吳氏投訴以請直。劣紳六叔酒意微醒不顧理智判曰：樹長在你吳氏園地上，總屬你樹；但樹陰影掛壓在翁氏地區內，斬伐之尚非無理？你知道嗎？情理、情理，有情有理！哈！哈！我六叔剛喝完翁某的酒，怎可口沫未乾，反面無情？這次算了！下次有什麼你先來對我說說，明白嗎？你莫怪我䏻，大家和睦相處好了。

現在日本外務省授意駐港領事岡

來打轎人家的矛盾去替他說項和宣傳一般呢？

日本二十五年前，是想用武力征服亞洲滅亡中國，經慘敗後的教訓，或許形勢比人強，教他改變政策；想用經濟政策侵畧亞洲、浸蝕中國，其對外野心仍是不變的。我們知識份子，不可被邀宴飽醉後昏迷理智，而忘卻國家民族！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向都是講仁義、重道德、忠恕待人，君子不念舊惡，甚至以德報怨，泱泱大國風度；但日本戰敗勃暴富起來了，竟爾故態復萌，對於在港國人同胞，索債問題竟以「有得傾」賴之，其詞色的凌厲，直視我們同胞狗彘不如！這是對朋友應有的態度嗎？簡直蠻徒暴富的醜像！你想和他做朋友，恐怕他未必以朋友待你呢。

「日本總領事岡田晃私邸的一餐宴會錢別酒是難忘的！」但難道同胞索償千萬寃魂的血債是「有得傾」的了嗎？

唉！我記得我童年投考取入中學的國文試題：「士先氣節而後文藝」卷內有：以有生必死之人，只有以「大義」「正氣」塑成的文章乃能致人於千古，那有富貴百年身？士可殺，不可辱！宋文天祥正氣歌。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諺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士君子豈能以男盜女娼只顧肚皮不要臉皮爲活數十年嗎?!

近一世紀來日本對我國爲患，極盡野心、殘暴、奸毒陰險手段，我們知識份子應隨時隨地喚醒國人同胞警惕！否則，讀書何用？知識份子於國家民族何有哉。何少川（九月七日）

我也來談談：「中文應否成為合法語言」的問題

近日來，無論在報章或雜誌上，看到很多有關這一類的文字，本雜誌在一四六期以「一個百分之百的需要」為題，撰文評論此一事實，「天天日報」更舉辦有關此類問題的徵文，企圖透過年青學生的筆觸，鼓起年青學子對此一問題之認識和重視，事實上，「中文應該成為合法語言」，已經大有成為一「運動」的趨勢，特別是「學聯」，其鼓吹也最力。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尋常而極富歷史意義的運動，尤其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為了爭取基本人權和民族尊嚴，不能再像以往的忍受下去，不能再以忍受的態度，把仇恨沉埋在心底，我們既然沒有辦法不暫時在此生活，我們就得在我們所處之環境下，爭取我們應有的地位與權益。鑑於香港目前的環境，和實際需要，中文之成為法定語言，確是一迫切的需要，而刻不容緩的。

過去，是我們中國人忽視了自己，如今，中國人總算省覺了，中文成為合法語言；其利處最少有如下幾點：

(1)方便於大多數不懂英語之普通市民。(2)使不諳英語而對中文有深湛基礎，對中國文化有深度認識的知識分子，能以中文發言，予執政者寶貴意見。此所謂野無遺賢，延攬英彥之中國傳統美政也。(3)溝通官民之隔膜，使普通市民，不用經過煩雜的方式

再者，承認中文為法定語言，固可提高中文在香港之地位，也是提高中國人在香港的地位，恢復其作一個中國人的尊嚴。作為一個中國人，生活在其所在之本土上，（雖然此地已是英屬）而其文字則不被承認，對於一個有思想、有靈魂的中國人來說，未嘗不是一種沉重的打擊。他們一方面有感於自身無所歸屬，其二，則只有增加其被統治之感覺，在此情形下，只有使被統治的中國人，對於英政府愈來愈仇視，如此，官民之隔膜不但無法解除，反之，只有增加彼此之隔膜與誤解。香港政府既然沒有理由反對中文成為法定語言，就應該盡快承認其法定地位，可逐步進行，否則，只以繙譯人才不夠為理由，無異是推搪塞責，難以使人順服也。使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不但提高中國人的地步，恢復中國人的尊嚴，而且，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是使大多數市民都轉而重視中文，其產生效果有不尋常之意義的；為甚麼這樣說呢？蓋中文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倫理精神，更是維繫一個社會的和平與安定的巨大力量，若香港政府不此之途，只以少數洋人利益為大前題，繼續歧視中文，要知道，歧視中文，就是歧視中國人。在此情形之下，所做成的未來後果，一方面是社會的安定無法維繫，再方面是中國人的仇英情緒，終有一覆舟，此中國幾千年之至理名言，實可以為治者戒者也。英國人統治香港，不止於今日，何以在過去中國人直沒有提出？此固可以說是時也，勢也，而事實上，此乃中國人過去的忽視，過去的中國人在香港，只知道寄居謀生，而不知道人間有平等、有人權、有所謂民族地位，國民尊嚴，甚或人的尊嚴，而今，可以說是大大的覺醒了，而且提出這些呼聲的，多在專上學院中頻頻出現，這種氣象，是很足以令人鼓舞的。這不但證明年青的一代確是比前進步，而且，我中國人確實是由過去的「對政治冷感」，轉而為關心政治起來了，關心政治，便是關心自己的命運，這是合理的、應該的。

過去，英國人統治香港，有以談論政治為戒，特別是一些師範學院學生，為了飯碗問題大家都噤若寒蟬，大有談虎色變之慨，如今卻不同了，事實證明，這是社會教育成功所致。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生活在香港，開始知道有思想了，這眞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一回事。

陳偉

下放青年夜渡鯊魚涌
經驗寶貴生動感人

萬、張兩位老師：

我接受同伴們的委托，把我們來港的艱苦歷程，寫成「夜渡鯊魚涌」一稿，獻給海外僑胞，讓他們了解今日生活在大陸青年的慘劇和希望。

由於我是一個「大老粗」，故稿件寫得很差。然而它是眞實的記錄我們來港的經過。有不妥之處，請修改、請指教。

對於同伴們的委托，我是力不勝任的。我在工作之餘，用了十三個捱更抵夜的晚上，寫成初稿，再用六個晚上修改兩次。為的是在每一個細節上做到眞實二字。

此文若不適合在貴刊發表，請兩位老師修改後，代轉「其他報刊」。望把處理結果，在貴刊代郵欄告知，

（編者覆：寄來的「下放青年夜渡鯊魚涌」，一口氣看完了，寫得非常眞實感人，文字雖然差一點，文氣卻好得很。惟因文字太粗糙，錯別字也不少，還有若干詞不能達意的地方，要經過一番修飾才可刊登，因文長兩萬字，須等我有時間才能「動手術」。此文不僅描寫了偷渡的經驗，可作他人參考；也反應了大陸的農村與城市實況。決定採用，請等待刊出，幷告通訊處。）

代郵

留車先生：不必為那種無聊的東西去花精神時間寫駁斥信，我們自有辦法對付。

你的問題寫信來或電話均可。

一五〇期「香港客」先生：新通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好人有壞

作風，我是大陸仔，不識時務，我卻做不到，以我的業務而言，除按輕重情況之外，貧富不同，而外國人，我卻要加收多少手續費。

一個黃種人，不能去搖尾乞憐討好外國人，何況港九是中國人被外國人强借去的地方，忘卻自己國家的人，比狗不如。

永擁護本刊編作者的長期讀者　黃莊子

民國五十九年庚戌年八月廿七日

女護士的服務態度‧不能一概而論

張先生：

女護士在爭取同工同酬時，鄙人衷心同情，認爲是港九市民的間接福利，她們會給疾病者解除病魔。

本刊萬人意見中，對女護士們的好壞評論，鄙人覺得任何機關團體都有好人與壞人，若一起並論批評，這樣眞正仁慈、愛人如己的護士們會起反感，而埋沒了她們的良善態度，削弱了她們的工作熱情；抑或一起稱頌，也會使不負責任或小姐脾氣的女護士們的壞作風，繼續下去。

一月前，房東連氏伯母，因車禍進伊利沙白醫院，愚因代帶她家信，順往探病，誤聽爲B座五樓，（該處是初生嬰孩），負責該單位的白衣姑娘，態度良好，鄙人感到同酬的成功，眞不負市民大衆同情的祈望。

後至詢問處詢問，姑娘聽不懂我的潮州兼國語的半鹹粤語，我取房東的家信。

姑娘叱道：「叫乜名？我唔看你的信封。」後來有一男職員向她說明，查明在D座五樓，（她也看我的信封查明，卻說你上D座五樓試吓看？）明知確定而未肯確定地址。

愚業務所關，從上水回九龍，剛剛探病時間已過，D座五樓的紅衣姑娘，態度溫和，叫我詢問綠衣姑娘。這位綠衣姑娘，她驕、橫、暴……的脾氣，使我抑不住氣，當時也有一男職員在四號床對面可做證明，我的房東連氏伯母在四號床。

以上的事實，毫不誇大的事實，龍蛇混雜的社會，當時綠衣姑娘在另一場合或不穿着制服，她的口吻，無異是市井的飛女。

四位姑娘，兩種作風，希望護士們要體會到疾病者的痛苦，勿以「善小而不爲；惡小而爲之」的態度去對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對付共黨不能姑息

近日共黨卑鄙醜態，接二連三地表現於世人之前。首先擄劫外交官以交換暴徒；繼之以飢不擇食手段，劫機扣留無辜婦孺爲人質，藉以交換殺人兇手巴勒斯坦奸黨；南越共匪又謀殺我國華文學校校長。綜合共黨各種行徑，已清楚答覆對其企圖「適應」的人士。更使全世界人民認清所有共產黨都是兇殘暴戾，心理變態的人形畜牲。

我覺得應付共黨的最好辦法是「以殺止殺」。共黨膽敢殺害手無寸鐵的人民婦孺，各國政府就應提出處決共黨作答覆，這才能使共黨奸計不售。

各位不要以爲共黨「不怕死」，其實怕得要死。抗日時期，共黨盤據東江部份地區，幹部平日也文也武，一被政府緝捕正法，必嚎啕大哭，因爲他們心中沒有正義感，所以他們怕死程度，比一般人更甚。對付這些暴徒實談不上法律手續，只能以血還血。其實，所謂法律，反成爲對付共黨時累贅，且常給共黨利用。

借用「萬人雜誌」寶貴篇幅，將拙見提出，希望獲得共鳴。

鄭殷上

顧影慨聲輕
儼然華髮增
難酬興國願
不老故鄉情
禍寇終磨滅
黎民半死生
何如臨皓魄
衆志可干城

意義相通口語不合 作者更正罅誤成隙

贛萍兄：

昨晚忽然發覺「法律隙」應作「法律罅」始對。「隙」音「氣」，不合口語，這與許多人將「舔」字作「甜」是同樣的錯誤。弟二十年來翻破了一本辭源，到現在猶犯這種錯誤，眞是可悲極了。請代更正。專此順頌

刻祺

弟思騁拜

爭取中英文合法地位與香港學生運動

卜利生

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今次，香港政府大抵無法再拖延下去了——目前，港府宣佈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這一項問題，便是開始認眞考慮的迹象。

也許，有人認為這只是港府新的拖延手法，故意表示積極，以緩和壓力。實際上，則仍無意眞正的接納中英文並用的要求。

這一種可能性，當然不能予以抹煞，不過，看來港府多半不會如此。

為什麼呢？主要原因有兩項：

一、港府年來的政策是絕對的避免與市民站在對立的地位，多數市民的合理改革要求，能夠接納的話，盡量的接納。

一位絕對可靠的權威人士說：當局只堅持一兩點最後絕對不能讓步的原則，其他都可以商量。

而「中英文並用」並不在這「一兩點」之內，並且，事實上港府內部也有過一個小組委員會對這項問題討論過，研究如何可以使港府與市民之間的來往做到中英文並用的地步，以便利不懂得英文的市民——只可惜許多政府機關陽奉陰違，並沒有切實的執行這一項命令。結果，「中英文並用」的訓令等於一紙具文，假如說港的中下級人員中，又以華人佔多數。

他們並不是反對或不喜歡中英文並用，而是懶得執行。港府的公式函件，大都是已經印刷的中英文對照的格式，只要填上事由、人名以至繳納款項的數字等等就是了，但他們大都只填英文，中文方面則是空白。

事實上，中英文並用確實要官老爺們增加一半工作的。

當然，各機關的主管洋人沒有督促部屬執行「中英文並填」的命令，也該負責任。

大抵，在中英文並用運動愈來愈激烈之際，他們就不會再兒戲從事了吧！

權利，是要爭取的，這一句話，大有道理。假如港府要部屬認眞執行中英文並用的命令的話，只要公開聲明「任何政府公函，如非中英文具備者，市民一律可以不予理會」，那就立即有如響斯應的效果。

罰款的通知、所得稅的繳納……如無中文，不予理會，看中下級公務員還敢偷懶不？

假如做不到這一步的話，縱使港府有此決心，三令五申，還是沒有用處的。

還有一項原因，使得港府非要認眞考慮中英文並用不可的是什麼呢？

二、推動今次中英文並用運動的是青年學生，和過去少數知識份子大聲疾呼，但五分鐘熱度，並且沒有行動，大不相同。

今天，除了共黨國家之外，其他國家——甚至被稱為法西斯的西班牙、葡萄牙等，提到學生運動，就已經害怕三分，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對學生運動最是感到一籌莫展，無法應付，香港當然不會例外。

而香港青年人佔總人口數的一半以上，對青年已經要特別重視了，何況是青年學生？只要他們所提的要求不太過份的話，能夠接納，港府一定會儘快接納，以免多生枝節。

害怕的是：他們的要求不獲滿足，鬧起事來，就會節外生枝，一發不可收拾。

一位對學生運動向來留意觀察的朋友，說過幾句語重心長的話：「學生運動在開始時候大都是純潔的，但演變下去，就會變質，而且一定會為野心家所利用，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的分析是：

A、大多數學生是被動的，他們跟隨着學生羣眾走。

B、學生羣眾則追隨着學生領袖走。

C、學生領袖中間，有眞正熱心公益者，也有別有用心者。

D、學生運動開始之初，一定要拿出堂堂正正的足引起大家共鳴的大題目來，豎起大旗，才可以喚起大家來共同參加行動。

E、學生運動既成為一股足以發生影響作用的力量之後，野心家——野心的政治組織以至野心份子——就會設法加以運用，收買一部份意志不堅定的學生領袖，以至派出職業學生，打進學生組織中去，奪取領導權力，然後，學生運動就成為他們的政治資本，使得整個社會永遠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好過。

以中共來說，就有專門搞學運的部門——另外，還有工運、兵運……等，劉少奇的起家，就是在抗日和國共內戰時期搞學運，他在中國當年文化中心的平津，專搞學生運動，使國民黨手忙腳亂，無法應付，既不能強力鎮壓——怕會惹起眾怒，一句話說：「如狼似虎的軍警，對付手無寸鐵

中秋夜雨

袁暘照

偷閒停筆暮登樓　桂魄遮雲暗度秋
冷落鄉關縈別恨　晦明天氣總添愁
嫦娥已洒思凡淚　志士常懷避地羞
借問邊城今夜月　幾時重上漢山頭

中秋感懷

古鶴翔

兵、反獨裁……」結果，弄垮了國民黨，劉少奇立下大功；到今天，中共掌握政權，就是要以飢餓爲手段來控制學生，就是要徵兵、要獨裁，學生反對？殺無赦。紅衞兵不聽話？趕去開荒。再不聽話，立卽處死，投入江中，漂流出海——不少就流到香港來。這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最大諷刺，最傷心的悲劇。所以，怪不得很多人一聽到學生運動，便十分憂慮，視如洪水猛獸那樣的可怕。

他們認爲學生運動只會做成嚴重後果，而不會對社會有什麼幫助。這看法，只對了一半。

照理，在合理的社會中，確實應該沒有搞學生運動的需要；但在需要改革的社會中，學生運動卻往往是一服必需的猛瀉劑。

分析下來，關鍵似乎應該在：

一、怎樣是合理的社會，怎樣是不合理。

迥異。

二、學生運動一旦捲起，如何才可以避免越出正軌，不致流於狂暴？亦卽是說：怎樣才可以避免不致爲野心家所利用？這一點，可以說是最難於做得到的。很多人聽到學生運動就感到十分憂慮，並非全無道理。

眼前的香港社會怎樣呢？恐怕誰也不能說是合理的社會吧。

但怎樣才合理呢？怎樣改革才不致惹起大家所不願意看到的紛亂狂暴狀態的出現呢？對這兩點沒有一致的結論，沒有一條大家同意的道路，沒有可以規定的範圍的話，前途殊不樂觀。

並不是說要求「中文成爲官方語文」是不應該的事情，而是說中文的未能爲官方語文是不合理現象還是很多。

藉着「中文成爲官方語文」的堂堂正正大題目發展出來的學生運動，

象。這是很自然的發展，也是值得贊成的事情；但問題在三點：

A、學生的要求是否都合理？

B、一個殖民地政府能夠接受改革到怎樣的地步？

C、野心家的控制與操縱狀態是否會出現，並且會利用學生運動到怎

可以說，這都是值得大家三思的事情。假如說學生運動在香港是酣睡的巨人，他正在醒覺中；到他醒來之後，會對香港怎樣呢？改革和發展香港到更合理的地步呢？抑或是大發雷霆，把一切砸碎，要從頭再建立呢？

（原載「眞報」）

香港愛國同胞人人慶中秋 大陸人民吃的是「黃蓮月」

「每逢佳節倍思親」。熱鬧的香港眞令人沉醉，鮮果、花籃、花燈，五光十色，佈滿街頭店鋪。酒樓的櫃內月餅應有盡有。身居自由之土的同胞，在這中秋之夜，誰不思親？然而鐵幕內的人正吃着「黃蓮月」呢！

適逢十月一日是在農曆的八月左近，聽說每年的十月一日左派都在某大酒樓大排筵席招待工人聚餐，吃的是名貴的菜色，飲的是美酒，還有歌舞共歡，眞是其樂無比！

我是剛離開閻王人間不久的再生者，時刻不會忘記那辛酸悲慘的歲月。很多左派人士以爲大陸不用受氣，工人當家作主，知識青年奔向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爲祖國開發寶藏，是多麼幸福啊！形容詞說多少也有，但是事實如何呢？我想就十月一日來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共幹說：「千萬不能忘記階級苦。」於是在節日裏大家都要憶苦思「甜」，吃「階級餐」過節，唉！嗅到那陣味也想作嘔，那是用木瓜心，各種不知名的野草、鷄糠等煲成的「粥」，糟糠打成的餅，酸、甜、苦、辣也難言，吃的時候，誰也不敢出聲。好味？難吃？誰個敢說？那天是不准到其他地方吃東西的，不吃肚餓，有些女朋友借故去厠所也不敢說肚子痛、作嘔等，一些精仔就拿着「餅」大吃一口，轉一個身就放下口袋，（因爲是圍着一枱吃的）大家不敢吃少，不吃又批評你怕苦，很多人就算是肚皮打鼓也得精神奕奕地勞動。這樣才收到階級餐的效果——舊時苦不堪言。長輩們，假如你們二十年前在大陸謀生的話，是否只有這種「糧」充飢，如今下放去農村做奴隸的知識靑年，才眞正嘗到這種「餐」的滋味，他們很多時就是靠它來維持生命，很多是要家庭接濟才能度日。

中秋節，莫說吃月餅，就算提起也犯法。相對一下香港左派爲了收買人心不計代價在酒樓大設筵席請人大吃大喝。其實，當一想到大陸人民辛苦勞動所得的代價全被剝掉，所的財富作如此化費，眞是佳肴進口，淚水出眼。（下略）——自由人上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　下列各書局均有出售

海　印　書　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興　記　書　報　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人　書　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濤　出　版　社　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用　書　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南　書　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麻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淸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夜診九龍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萬人雜誌第一五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二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新聞以外



三個大日子・三種不同心情

「十・一」「雙十」「十一・一」

萬人傑

我們以沉痛心情度過「十・一」；以悲憤心情度過「雙十」，希望以歡愉的心情參加「十一・一」「萬人雜誌」的創刊三周年紀念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使我們讀、作、編者打成一片，反抗毛共暴政，督促國府振作。我們團結起來，一定可以發揮這種力量！

「十・一」暗淡度過

「十・一」「雙十」「十一・一」這三個數字，並非表示什麽人的三圍尺寸，而是和我們有關的日子。

「十・一」是二十一年前毛共「立國」的日子，這一天，香港靠毛澤東吃飯的人忙了一陣，照往年一樣，以文藝滙演和聚餐來「慶祝」這「大節日」。由於毛共外交政策改變，今年的標語，着重於反美；爲了表現對英親善，香港政府的首長，會在六七年被罵爲「白皮豬」的英國人，也被邀到酒會，不再斥使他們回祖家吃薯仔皮，而以最精貴的大陸點心相饗。

不過，在香港市面，由於警方增加巡邏，市民可免則免，減少出門，特別顯得荒涼。事前港共雖用盡方法使這七十年代的第一個「國慶」過得特別熱鬧，事實卻顯然失敗，它不特沒有「特別熱鬧」，而是「特別荒涼」的一次毛共「國慶」。也許，左仔們正忙於撲水，好趕快滙回祖國，救救正在受水災之苦的親友，沒心情「熱鬧」吧？

天災人禍，食難下咽

揭陽横江水壩崩潰，造成巨大災禍，數萬人傷亡失踪，毁家者達數十萬眾。香港揭陽籍的市民，大部份接到家書，親友請求救濟，滙款寄糧，急於星火。香港距離大陸太近，左報雖盡力佔密，可是透過竹幕傳出消息，卻使每一市民都曉得這場巨大災禍，左報即使隻字不提也掩飾不了。

數十萬受災同胞嗷嗷待哺之際，在酒家樓頭舉杯，同祝毛頭萬壽無疆的左仔，念及自己親人苦況，如稍還有些良心，也當食難下咽。

毛共的「國慶」，在一片黯淡中慘然過去，事先雖有發射衛星藉以刺激一下人心的傳說，結果還不過是天安門上毛林的一陣叫囂。

蘇聯送給他們一個「互不侵犯」的禮物，本該是「特大喜訊」，可是毛澤東把它看得比巴基斯坦的芒果更無價值，拒絕接受。看來，和蘇聯老大哥間的彆扭，一時還鬧不清，使這個「偉大的節日」更顯得黯淡了。

掛旗爲了恨毛共

轉眼間，「十・一」過去，雙十來臨。每一年，香港市民是利用懸旗來表示他們的心聲，讓無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映入左仔眼簾，讓他們知道人民如何地反對他們的殘暴統治。

香港市民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相信由於憎恨共黨的成分居多。在兩面旗幟中，他們只能選擇一面，由此，可見共黨在香港失盡人心。

從雙十節的掛旗，我想到釣魚台的拆旗；由釣魚台的拆旗，又想到一九五六年徙置區的拆旗事件。爲了拆一面國旗，引起一場巨大暴動，幾乎把香港鬧翻，死傷不知多少人，可見一面國旗影響之大。

可是，釣魚台的一面國旗，給蘿蔔頭拆下，這奇耻大辱的事，卻「和平」了結，沒有下文。同是一面國旗，同是被無理拆除，爲什麽對釣魚台的一面，我們官與民都可以忍？

我希望雙十節日，市民熱烈懸旗中，國府在港的人員能把實情反映上去，讓國府官員們也曉得如何珍視他們的國旗，知道國旗受辱，應該如何强硬對付，不能委曲求全，一聲不响。

旗海中念釣魚台

去年雙十節雖也如往年一樣，在一片旗海之中，市民還表現了他們熱烈的愛國心；可是這不禁使我想起釣魚台的一面，心坎中不期一陣刺茫，覺得這千萬面鮮明的旗幟，也給釣魚台被卸下的一面弄得黯然無光。

國民政府困處台灣二十一年，民生經濟雖有改進，可是大陸七億同胞，渴望在極權統治下再嗅到一絲自由的氣息，倒懸待解，已空等了悠長歲月。主要是國府無法擺脫美國壓力，仰人鼻息，甚至連美國扶植起來的戰敗國日本仔，也盛氣凌人。釣魚台事件，十足表現其狂妄可惡，得意忘形。經這一事件的教訓，國府外交政策，非改弦更張，採强硬路線不可！否則忍辱偷生，美日合搞的「台灣獨立」一旦實現，也就完蛋。趁現在手上還有若干實力，維持獨立精神，有損國家利益的事，應以武力力爭，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乾坤一擲，忠烈的一頁，也會永留國人心坎；事事屈服，他日勢必成爲日本

經濟附庸。窮要窮得有志氣，不可出賣祖宗遺傳下來的土地，換取强隣的借貸。

日本仔不是好東西，難道經過八年艱苦抗戰，還不能對他們的眞面目認識清楚嗎？

負起「心戰」部分責任

沉痛的度過「十．一」，悲憤的度過「雙十」後，我們來安排一個歡樂的節目吧，現在要談到我們「十一．一」的三結合聯歡聚餐了。

老家沉淪二十一載，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天要回到家鄉重過自由日子。要這一個日子來臨，必須有一股强勁的反共力量，將暴虐的統治者推倒。在大陸人民、海外僑胞心目中，只有台灣國府可領導得來。可是這二十一年來，國府的懦弱，更受到外力影响，眼看反攻復國，遲遲未能實現，實在使人悲憤莫名！

我們棲遲海外的反共人士，無權無勇，老萬只會執筆爲文，無力持槍上陣。我們辦這雜誌，只能在「心戰」中負起部份責任，在海外喚起民眾，推翻中共暴政；對國內策勵國民政府，振作起來，挑負重任，以大無畏精神，排除外國壓力，爭取主動，直接打擊共黨。這是我們辦「萬人雜誌」的目的。雖然我們力量微小，但自問總算盡了這大時代中身爲中國人的一點責任。

「萬人雜誌」從嘗試中即要踏進第四個年頭了。以往三年來雖然說不上有什麼成就，但至少我們已藉此結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的讀者、作者，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結合，完全因爲我們有同一意志。

我們經常從讀者方面得到精神上的鼓勵，因爲大家把它看做自己的刊物，我們也盡量容納大家的意見，使它成爲大眾喉舌。目前，我們雖有「人微言輕」之感，可是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我們不斷耕耘，會漸漸把它壯大起來，使它成爲堂堂正正的權威刊物，和奸邪作戰，發揮羣眾更大的威力。

田鷄東．自掏腰包

心，舉辦一些文娛活動。這主意很好，每一期都有很多擁護的信件。但在目前的財力、人力下，一時辦不到。出版三周年紀念的這個讀、作、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也許可以爲這大目標鋪路，希望把「萬人雜誌」視爲你自己刊物的讀者們，熱烈參加。

許多讀者來信，要在聯歡聚餐會擔任志願工作，有關這些信件，統交老張處理，他自會跟各位聯繫。

照第一次聚餐辦法，我們是「田鷄東」，沒有人請客，大家自掏腰包。不論讀者、作者以至執行編輯老張，一律要買餐券，只有幾位拿「可耻待遇」在社裏幫忙的工作人員歸老萬請客，以謝他們三年來的努力工作。

希望若干年後，生意好景，「萬人雜誌」有餘力大請客，一律不用買餐券，那便皆大歡喜了。

每位廿皮．有吃有拿

老萬和梅江飯店的主事人，也是本刊的作者之一的小鍊曾憲光接洽多次，把樓上地方，全部撥歸我們聚餐之用，這天剛好是禮拜天，禮拜日生意照例好，他寧願不做散桌，專替我們服務，駕輕就熟，有過第一次經驗，相信今回一定辦得更有秩序。

爲了百物騰貴，我們的餐券也要漲到每位兩張青蟹，這筆餐費老萬照數交給小曾，由他包辦，連下欄、酒水、貼士在內，一腳踢，除必要請的嘉賓外，老萬不貼一分錢，也不打一分錢斧頭。我們花的錢在抽獎的獎品上，務使參加這次聚餐的朋友，每人可以拿到一份不低過十元的禮物，大家不落空，其中或者還有些相當名貴的，要看徵集情形如何而定。預算場地可容納三百至三百五十位，老萬設法找三百幾十份禮物，不是簡單的事。除了一些熱心朋友慨然樂助外，不夠的，老萬包尾好了。一年一度，不要太寒酸。

菜單公開

小曾昨天把菜單擬好，菜色如下：

毛思、豐

曾憲光先生在「大陸今夏大豐收揭秘」一文中，以無可置辯的理由駁斥了毛共「豐收」這虛假的宣傳。在這裏，我想追問下去：「毛共爲什麼要宣傳豐收？」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有所謂「豐收成災」這現象。理由是農產品增加了，而商人壓價，因而農人的收成雖然增加，但農人實際的收入反而減少。

在共產主義社會，同樣有「豐收成災」的事實，而且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豐收災害」遠比資本主義社會的「豐收災害」慘痛！

首先，我們應明瞭毛共宣傳「豐收」的原因何在。分析起來，不外下列數點：(一)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證明在毛澤東統治下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以此來鞏固毛澤東的統治，以此欺騙世界的輿論，以此來强姦中國的民意。(二)毛澤東要搜刮人民的財富，剝削人民的口糧，以鞏固其極權統治，以建立戰爭體系。(三)越共、巴游以及世界各地的顛覆活動，均需大量金錢，若不加强搜刮人民，毛澤東怎能不斷地收買世界各地的搗亂分子？爲了實施「以鄉村包圍城市」策畧，戰勝「美帝」「蘇修」，毛澤東必須出賣本國人民的利益，搜刮人民以接濟世界各地的賣國賊和左傾分子！

戰爭，以征服世界。

只有這樣，毛澤東才能壓倒「蘇修」，打垮「美帝」，並且騎在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頭上，成爲「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劉少奇畧爲實際一點，畧爲關懷一點人民的生活，使人民有點喘息的機會，即被毛拉出來鬬爭、清算。

毛澤東何以這樣心急呢？他自己說道：「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

㈡兩熱葷：西芹鷄柳、油泡蝦仁；
㈢鷄絲會大翅；
㈣金牌鹽焗鷄；
㈤花膠燉北菇；
㈥脆皮八寶鴨；
㈦珍珠石斑塊；
㈧楊州炒飯、雙喜伊麵；
㈨杏仁奶露、美點雙輝。

如此菜色，如此價錢，大家是自掏腰包的，可以提出意見，反正菜單雖擬好，還可以改。據小會說，行家都話抵食。同時，李校長捐贈全場水菓，這一頓相當豐富，吃完之後，還有一份小小的禮物，大家覺得並無搵笨，就請熱烈參加。

購券辦法

現在把購買餐券的辦法告訴各位：

㈠名額由三百至三百五十位（因爲該處地方只能容納二十六至二十七桌），欲免向隅，應先購券，額滿即止。

㈡購券日期由十月十二日（星期一）至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止，如果在截止期間前售罄，隨時停售。

㈢發售地點：A、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B、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C、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㈣購券時請携身份證，或持老編的介紹信。

㈤熱心讀者如捐贈獎品供抽獎之用，亦可交到上述三個地方，發回收據。

陸續收到禮券禮物

連日來收到不少讀者朋友送來禮券，打算把這些禮金購買一些實物抽獎，到截止後，我們會把各位的隆情，在本刊詳細發表徵信。

有關三結合聚餐聯歡，如有消息，下期當續發表，要想參加的讀者朋友請留意。

、統帥和舵手；可是他慨嘆於「人易老天難老」，恐心願難酬，因此喜聽「萬萬歲」之聲！

無奈「萬歲」無非空想，所以他便瘋狂地發動「文革」，急於成爲「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急於「增產」，急於「世界革命」，急於奴役、剝削和壓迫人民。

毛澤東恐怕時不彼待，征服世界之夢難酬，因此除了狂和急以外，更加發明了做「扒手」的秘訣。他可以毫不臉紅地吹自己是抗日戰爭的領袖，這不是輕易地便盜竊了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功勳麼？

毛澤東將中國農民以血淚種植出來的農產品徵購盡，使農民本身也吃不飽，這

……與反抗

古鶴翔

品是最重視的，他們決不願意被毛澤東搶去，然而毛澤東有一套絕招，可以使農民任由他宰割，也可以使共幹不能不幫助他搶刦。

毛澤東搶刦農民的手法是有一套辦法的。他首先定下了一個徵購糧食的「政策」，這「政策」「保證」農民種出來的糧食應留下「足夠」的「口糧」給農民。毛澤東表示：他只徵購農民的「餘糧」，而不是搶掠農民的「口糧」。農民有「多餘」的糧食，毛澤東即以「公價收購」。

既然如此，農民應該有足夠的糧食啊，何以大陸農民都吃不飽？毛澤東搶刦農民糧食的手段是：「政策」是騙人的，「任務」是眞的，決沒有一個共幹可以眞正依照「政策」行事。

廣東增城縣曾經有一個共幹在徵購糧食時，在他負責的地區，忠實地依照「政策」執行，留下足夠的糧食給農民，結果是農民暫時夠口糧了，可是那幹部本身卻「不能完成徵購任務」。不能完成徵購「任務」，即是「破壞徵購運動」，即是「破壞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毛主席共產黨」，即是「反革命」。——這幹部終於被打落九重地獄，永世不得翻身。後來毛共另派「積極分子」前往「徵購」，結果這「積極分子」「超額完成徵購任務」而跳加官了。可憐當地的農民，終於只得半年糧！

由這件事，可以知道毛共「連年增產」的眞相，可以看到大陸人民的苦難。只要毛澤東發出「生產指標」，必然可以「勝利完成任務」的。「畝產十萬斤糧食」，「大躍進」和大逃亡就是如此這般造成的，可惜「周總理」後來竟然不得不承認：「估計偏高。」

在增城，曾經有一個農民被「徵購」嚇破了膽，他聽見共幹到該鄉「徵購」糧食，大驚而逃，躲入深山密林中數日，後因天雨，被迫出山，結果跌穿了頭。有人因無法交夠「徵購」的糧食而自殺。絕大多數農民在「完成徵購任務」以後，過着飢餓的日子！

九月二十六日星島日報報導說：「新會人民每月可買人民幣五角豬肉及三角的魚，除棉布、糧食、油類、肉類要憑票購買之外，其他如燈泡、肥皂、煤、柴、紙和鹽也都是配購的，鞋襪也不例外。青菜很難買，連醬酒也要配購。」

最近廣州工人爲了「十．一」國喪日，每日被迫凌晨上班，深夜回家，甚至小學生也要勞動宣傳至深夜。

毛澤東這樣對待人民，人民當然進行反抗，因此在「十一」國喪日前夕，新會縣城舉行「公審」，槍殺兩個「反革命」，以資「鎮壓」。

在九月四日，廣州登峯路附近山麓的共軍兵營發生了爆炸，死傷了數十人。中國人民已經以行動來反抗毛共的極權統治，中國人民不願在「豐收」的宣傳中餓死！

蘇俄的現實主義

魯遲

俄羅斯這個民族，陰沉冷靜有如西伯利亞的冰雪。它與日德是宿敵世仇，可是它卻千方百計達到利用日德兩國的目的。

今天日本的財力和技術正為蘇俄開發西伯利亞。開發規模之大，大到海參威港口已不足以吞吐雙方進出口的需求，日本現正在海參威東北約百公里處建設烏蘭蓋爾新港口。並將修建橫越西伯利亞，貫穿庫頁島直達日本的大油管，天然瓦斯管及輸電線路。二十年後西伯利亞，將成為環繞中國黑龍江省的新工業地帶。

蘇俄容許日本人踏足西伯利亞，不但是為了經濟，也是為了軍事，目標在對付中共，可是卻假手日本人行之；一石二鳥，深謀老算。

中共和蘇俄的軍事對壘，在新疆國境地帶蘇聯佔優勢，在西伯利亞則居劣勢。因為在新疆邊境方面蘇俄的交通便捷，集結兵力容易；而西伯利亞則遠處極東，鞭長莫及。要想轉移劣勢為優勢，必須開發西伯利亞使之在軍事和經濟上成為獨立自足的地區。可是蘇俄自己力量不足，經營不善。第一難於解決的是勞力問題，俄政府雖給予西伯利亞地區員工特別津貼（約為薪額百分之廿），可是俄人仍不願到西伯利亞地區居住。因為消費物資奇缺，有錢買不到東西；尤其是菜蔬水菓，幾乎在斷絕狀態。在毛澤東向蘇俄一邊倒的期間，中共以特廉價格，充分供應鮮菜生菓及加工食品，曾使西伯利亞出現過蜜月時代；可是一九六〇年前後，中蘇共交惡之後，雙方貿易幾陷全面停頓狀態，西伯利亞地區在副食上一度陷飢饉狀態，於是與日本大打交道，原來取之於中共者，改從日本入口。但是日本的東西雖好，價格太貴；於是去年九月十一日，柯西金親往北平晤周恩來，提出五項緩和雙方關係辦法，其中一項就是恢復貿易。事隔經年，這五項建議已

）中共黑龍江省的貿易代表在伯力與蘇方當地代表簽訂了新的貿易協定。

日本開發西伯利亞的計劃完成之後，該區的工業力量將壓倒中共，人口將隨着增加，軍事力量也自然鞏固，到那時候，中共在遠東邊境就失去優勢。蘇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不惜向日本人低聲下氣，為了現實需要又拉攏中共的新當權派。為了現實利益，絕不顧臉面，這種俄式現實主義，不要認為可笑，實在非常厲害。中共儘管罵蘇修，可是蘇修卻繞彎抹角佔便宜。

九月中旬，蘇俄在歐洲與西德簽訂了劃時代的條約。蘇俄在西柏林問題及德國自決統一問題讓步，西德則承認波蘭及東德的邊境現狀。雙方皆保證不使用武力解決領土問題。在這一妥協中，西德答應給蘇俄十五億馬克的經濟援助。大鼻子眞有本事！從這看出來，比列茲涅夫、柯西金之流比赫魯曉夫厲害；赫魯曉夫比史大林厲害；史大林又比列寧厲害。

列寧建立第三共產國際，搞世界革命，勞民傷財，在歐洲碰得頭破血流。史大林搞「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為了民族利益不惜解散第三國際。赫魯曉夫，則不顧及共產主義的面子，大賊向資本主義學習，來改進蘇俄的經濟生產。到了比列茲涅夫、柯西金，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向資本主義國家低頭求援，而且是向蘇俄兩個頭號敵人低頭受援。從

毛共加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青年學生的控制和奴役，今年「六一」前夕，中共新華社並通過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用毛澤東思想佔領校外陣地」的文章。說什麼「校外教育是教育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能不能用毛澤東思想佔領校外陣地，是關係到能不能鞏固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成果，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件大事。搞好青少年的校外教育是當前教育革命中的一個新課題」。又說現在「社會上一小撮階級敵人竭力利用校外陣地，同無產階級奪取青少年」云云。為此，毛共在提出「用毛澤東思想佔領校外陣地」口號的同時，更露骨地聲言：他們「不但要管好校內八小時，而且還要管理好校外十六小時。」在此應指出的是：毛共在此前僅要求「管好課餘八小時」（按：中共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的「人民日報」便發表過題為「校外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陣地」的社論。緊接着「人民日報」還進一步特關了討論「還有那八小時怎樣度過」的問題專欄，討論了二個多月才結束），而今卻延長到「校外十六小時」，由此充分地暴露出今後毛共對青年學生的控制，不僅加強和提高了，且幅度作擴張到極限，此一來，使得青年學生的吃飯、勞動、上課、休息、睡覺，甚至做夢、放屁的自由都失去，蓋因一天二十四小時盡在毛共管制之中了。

至毛共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有其「苦衷」和企圖的，談到其「苦衷」，也卽是迫使毛共如此做的原因，主要是：經過文革「洗禮」後的大陸青年學生，普遍有着濃厚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換句話說今天的大陸青年都嚮往着「逍遙好，逍遙好，不摸黑，不起早，出了事沒人找」的「逍遙派」生活。還有經文革鬬爭「教育」的大陸青年，對過度緊張的「革命」生活和過分單調的「毛語錄」，普遍感到害怕和厭倦。因此，在「文化工作危險論」、「讀書無用論」、「革命到頭論」等思潮到處泛濫的同時，「青年人偷看毒草書刊」，也就成為一時風氣。據說，近年來，大陸各城市的街頭巷尾的舊書攤，也就有如雨後春筍的「應運而生」。正因上面的風氣是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所以毛

，共非常震驚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小撮隱藏的反革命分子、頑固派正在偷

論未免太丟臉，可是就國家而論，則是一種不可侮的「明智」。比死啃馬列主義教條的毛澤東要聰明多了。中共的外交是敗家子外交，自己一窮二白，還要硬充大濶少，動輒以幾億美元援助非洲國家修鐵路，人民連飯也吃不飽，一年化四十七億美元發展核子武器。核子武器還沒造成，美蘇兩個的防禦核子飛彈系統已經搞好了。爲了毛澤東一張臃腫的臉皮，大陸人民卻要吃受不盡的苦！

對於蘇俄西德條約，九月十三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攻擊蘇俄如何出賣人民權利，如何鼓勵和縱容西德的軍國主義。又說：「爲了解脫蘇聯的經濟困境，蘇聯領導集團還在戰敗國西德面前叩頭作揖，伸手求『援』……」。這篇文章不以社論發表，而以評論員發表，說明是毛派的意見，（可能是陳伯達的手筆）而不是新當權派的意見。去年十月號的「紅旗」雜誌刊載一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文章，代表新當權派的經濟路線，文中表示，在平等互惠的立場可以接受經濟援助。與蘇修的作風不謀而合。

毛派大肆反對蘇德條約，有一基本理由沒有公開說出來，那就是蘇俄與西德妥協之後，蘇俄已無西顧之憂，可以全力來解決東方的問題，換言之，可以全力來對付中共。

蘇俄對中共的政策，表面上取守勢，暗中取攻勢。以罵戰而言，毛澤東不罵，蘇俄絕不先開口吐髒字，但是毛派有罵，蘇俄一定還罵。這是守勢。可是蘇俄又暗中拉攏周恩來、黃永勝這批新當權派，不斷的達成協議，政善雙方關係。諸如自邊境撤兵，恢復貿易，互派大使等等。蘇俄這一作法，無疑的加深了中共的內部鬬爭。

俄國和日本是中國兩大世仇。二次大戰把日本勢力趕出中國；可是蘇聯在西伯利亞、新疆以西以及外蒙新疆之間唐努烏梁海所搶去的大片土地仍有待收回。毛派反蘇不從收復失地着眼，而爭奪一文不值的馬列主義正統，徒爲天下笑！

的全面控制

曾憲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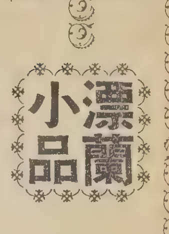
落空，且他們還有起來造反的可能，所以在最近一個時期來便大叫大嚷：「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佔領校外陣地」。而已成爲當前中共青少年兒童工作主要動向的「用毛澤東思想佔領校外陣地」的具體做法，或者說目前毛共用來控制學生校外生活的主要組織形式，便是普建「校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至「校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組成，是按毛共指示：採取學校家庭和社會「三結合」的方針。據說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將分散的過校外生活的中小學生，盡量的納入學習班，使他們過着有組織、有領導的集體校外生活。並強迫他們在校外時間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參加所謂「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至於「校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指以本班或同年級學生爲基礎所組成，但情況不容許時也只好打破班級界限混合編組了，反正是「獨沽一味」的進行「毛澤東思想」教育嘛！因該「學習班」是校外的，故多設在學生的家裏，「學習班」的領導——「校外教育領導小組」，由工人、貧下中農、街道共幹、「革命家長」、「革命教師」等代表組成。而以小學生爲對象的「校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則是由工農兵家長和革命教師組成「領導小組」，領導各個校外學習小組活動。各校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均配有由「革命教師」擔任的輔導員：學習班班長和組長，則大部份由「紅小兵」擔任（而這也是目前毛共正在加強和發展「紅小兵」組織的又一原因）。

或問：毛共此舉，到底包含有那些禍心，即目的何在？簡要說來是：㈠深入開展「鬬私批修」進行「家庭革命」。如所周知，毛共一貫認爲，我國傳統的家庭制度和家庭關係，是封建社會的殘餘，是「私」字的防空洞，是「修」字的溫床，更確切的說是「毛澤東思想」的死敵和「致命傷」。因此，毛澤東比誰都知道得清楚，若要順利傳播和澈底灌輸「毛思想」，首要的是先得破壞改變這種家庭關係，而破壞的工具之一便是「校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了。蓋因按毛經「校外學習班」的主要任務便是「積極幫助家庭和街道另行舉辦學習班」，所謂「一人帶全家，一組帶一巷，推動家庭和街道的鬬私批修活動」也。換句話說，毛共此舉是要組訓青年學生，使他們去帶動，促使「家庭革命化」。

何謂「家庭革命化」？㈠即打破家長權威，樹立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選出「政治家長」（當然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了），開展家庭鬬爭，目的在企圖一舉消滅家庭制度。㈡加強對青少年的毒化教育。由於毛共要求青年學生「要紅在學校、紅在社會、紅在家庭」；由於毛共對青年學生的校外生活，實施了全面的管制，由於毛共不論在校內校外，學期暑（寒）假，白天黑夜，都在不斷的對青少年學生進行填鴨式政治說教和洗腦改造，再明不過，毛共的目的，無非是要把他們變成政治奴才和馴服工具罷了。

總的說，目前毛共加強對學生校外生活的全面控制的做法，不僅剝奪了大陸年青一代自由生活意志，扼殺了下一代身心健康的發展，且也是對我國歷史文化與倫理傳統的摧毀……因此，對吾人說是應予重視的問題。可喜者，從有關資料顯示，毛共此舉——加強校外教育活動，不僅受到家長反對，同樣受到青年學生的反對，因特別受過「文革」洗禮的大陸青年學生，再不會任由人擺佈過毫無自由如同囚犯的非人生活的了。誠然，今天還未曾出現過大規模的反抗行動，但可斷言的是，隨着青學生年齡的增長，環境改變，閱歷增深，以及我國傳統文化所形成的社會意識潛力的影響，終有一天今天「校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學生，會成爲高舉反毛反共大旗的精兵，讓吾人拭目以待吧。



中韓共的幾個頭頭

趙聰

金日成的宮殿

北韓頭頭金日成，今日又成為中共的同志；北韓「國慶」，中共也在慶祝。可是兩年以前，中共大罵北韓是朝修，有份紅衛兵刊物，指責金日成過帝王癮，除正宮外，還有行宮數處。該文說：

「金日成是朝修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又是朝鮮的百萬富翁、大貴族、大資產階級分子。

「金日成的住宅在平壤市普通江區域××山，從他的住宅可以瞭望，整個平壤牡丹峯、大×江、普通江一目了然。住宅區面積達幾萬平方米，四面有高大的圍牆，四周崗哨林立，經過五、六道大門才能進到院內。實在叫人想起歷來皇帝的大宮殿。

「金日成在北朝鮮到處修建了自己的宮殿，第一個別墅在平壤市郊三面區域松林區，第二個在金山風景區，第三個在朱乙溫泉，第四個在新義州地區，第五個在清津碼頭海岸區：……所有這些別墅都是大規模的，雖然一年之中金日成沒住上幾天，然而大批部隊和安全員們卻是忙得不可開交。」

今日既和金日成恢復同志關係，不知他這些宮殿拆毀了沒有？如果未拆——實際上當然不會拆，那末，金

以無產階級先鋒隊自稱的中共，竟和大資產階級分子成了同志，不是比劉少奇的「三和一少」政策更加反動麼？

其實呢，階級和階級鬪爭，只是老毛賣膏藥罷了；中共自老毛以下，那些領導高幹的濶綽豪奢，從文革中反映出來的，也都可以媲美金日成，彼此能再成為同志，並不奇怪。

劉少奇的平凡

這次毛、劉鬪爭，以狠毒著稱的老劉，終敗在以奸詐馳名的老毛手下。有人說毛是「英雄」，而劉不過凡人而已。證以下列劉的語錄，說話並不驚人，的確平凡之至。

劉曾說：「朋友不怕多，敵人不怕少；朋友愈多愈好，敵人愈少愈好。」這話多麼老實，誰都會這麼說的。

又說：「不能沒有個人利益，個人利益集合起來就是整體。」這也是老實話，人誰能不自私呢？好像有句俗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毛澤東提倡破私立公，只是叫老百姓犧牲個人利益，他自己卻不。不然的話，他就不會向劉少奇奪權了。不過劉少奇這句話，是向他的大舅子王光英說的，還沒有公開提倡。

毛派指責劉少奇的剝削有功論，是因為劉在「解放」之初，對資本家和工人說過這樣幾句話：「沒有剝削

個半飽。假如你不被剝削，你就不革命了。」那時他們黨的決策，並不是一下子打倒資本家，要籠絡他們的心，稱他們為「民族資本家」。劉少奇這幾句話，就是根據決策說出來的，既安定了資本家，也安定了工人，話極簡單，卻透着他的聰明。平凡並不是愚。

因愛自己的老婆而誇贊她，這是人之常情。當四清運動時，劉少奇對李雪峯說：「王光美有經驗，只有二十天即打開局面。你們沒有經驗。」正是說的王在桃園蹲點。譽妻不算毛病，毛對江青搞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還不是一樣誇贊？

如想與人鬪爭取勝，做凡人不行，得做「英雄」，出乎人情之常；光狠毒不行，必須益之以奸詐。

彭真的直爽

只高小畢業的彭大頸子，這次在文革中，毛澤東讓他喝了頭一壺。這個人說話挺直爽，心裏有啥就說啥，可與快人快語的陳毅並稱。

六四年文藝整風——是老毛的命令，在進行時，他曾說：

「文化部的錯誤，不能完全由文化部本身負責，主席已經自我批評說，沒有系統管。」這麼一來，所以整風進行得不厲害，老毛不滿也無辦法

上確曾自己承認了錯誤。

彭還曾為那些被指犯錯誤的文化幹部緩頰說：「我們的黨是在民主革命時期發展起來的，許多人缺乏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在進入社會主義後，腦子、思想還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階段，這些人並不是主觀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懶漢，脫離實際，脫離工農羣眾，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因而不可能不講錯話，做錯事，大部份人是屬於好人做錯事。」毛派指劉、鄧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如看彭眞這段話，恰恰相反。

彭在北京市委檢討時說：「文藝、學術、教育、出版問題，這是我的落後的一個方面，我是無知的，落後的。工廠、階級鬪爭我不落後。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我不落後。對地主、資產階級應不應該鬪爭，我不落後。在政治鬪爭領域中我不落後。」可怪的是，中共偏叫一個自承落後無知的人統管文教系統。彭眞確有自知之明，他從來沒有寫過舊詩，做過文章。

雖然如此，在文化方面破與立的關係，他卻講得頭頭是道，六五年九月他對全國文化局（廳）長講話說：

「沒有立，也就不能有徹底的破。你把舊的破了，你又沒有拿一個社會主義的去代替。結果人家那個慢慢地又復辟了。學術、藝術上沒有一個眞正的建設，不能把那個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眞正徹底地破掉它。現在有些批判，我看就是立的這個方面少。把那些錯誤的東西批判了，但是怎麼立呢？在他那個裏面看不出來。我向同志們聲明，我看得不多，我

。沒有立，不能徹底破，不能完成這個破的任務。文化藝術方面的一切批判，最後都要落到文化藝術的建設方面，這就達到破的目的了。批判要使我們的文化藝術繁榮起來，不是使它蕭條。要繁榮起來，關鍵是個立的問題，就是要有破有立。要破，同時要立。」可是後來毛澤東卻主張破中有立，說什麼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而指彭眞的說法爲先立後破。經過四年文革以後，事實證明彭的話對了，而毛的話錯了。

姚文元發表抨擊「海瑞罷官」的文章，毛派的矛頭直衝着老彭來了，他這才說了一些憤激不平的話：

「有人就是借故攻擊別人，自己出名。」

「現在就是要放手的『放』，一個字的方針：『放』。放不放是你的黨性問題、紀律問題；你不放就是違反方針。要混戰一場，越亂越好，越寬越好。」

「放手發動羣眾，大張旗鼓鬧革命，可能出些問題，要打殲滅戰，火燒到那裏就算那裏。」

「錯誤人人皆有，不要抓到一個人的錯誤就死扭着不放，人家改了還不放呀！」

「上海周信芳不是也演過『海瑞上疏』，難道張春橋沒有責任！」

「就說我彭眞說的：學閥沒有具體指是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

彭眞夠生猛，如講鬭爭，一味生猛不行，口快心直更不行，這並非以成敗論「英雄」。

，一直未能證實。不過他在六七年二月確遭紅衛兵揪出公審，已失人身自由，似乎很難逃出北京。如果眞已逃到蘇聯，又何必秘密。王明都爲蘇聯支持，發表反毛文章；則賀龍出面，影響更比王明爲大。可怪的是，賀龍雖遭酷殘鬬爭，紅衛兵報刋亦連篇累牘地攻擊他，但直到現在，「人民日報」並未點賀龍的名。在正式報刋點名，須經中共中央批准，因此點名與否，分別甚大。照此一點看，毛、林對賀龍的處分，必遠較對劉、鄧、陶、彭、羅、陸、楊、彭德懷、譚震林等爲輕。賀龍本一粗人，據說直到一九三七年他才會寫自己的名字——可能言之過甚，但「龍」字的確不好寫，而又非他的本名。他的處世哲學，極爲簡單，那就是「誰對我好，我對誰好」。官高爵顯之後，養尊處優，吃喝玩樂，享受人生，大有「國家事管他娘」之概。不過有時口沒遮攔，常常對比他高的人物滿不在乎，表示他並不怕他們。

據說抗戰時，毛澤東如有指示來到，他就說：「嘿嘿！大帥又來了命令！」有人勸他不可這麼說，他反駁道：「怎麼，我稱他大帥還不好？」

一次，他接見湖南體育工作人員說：「湖南是咱們皇帝的家鄉，也是我的家鄉，你們非搞好不行！」

一個軍事學院，以突出政治著稱，眞正遵照六〇年林彪主持軍委擴大會議製訂的大學毛著的決議實行，並且很有成績，遠近的軍幹部前來參觀取經。據說賀龍乘車前往該校視察時，會用鼻子聞了聞說：「怎麼聞不出毛、林的證據。

賀龍會對人稱讚彭眞道：「這個人很能幹，很聰明，雖是高小生，能文能武。……他在獄中曾絕食二十天，很受華北青年的擁戴。」這是因爲他的第九任妻子薛明，是彭眞介紹給他的，彭眞又使薛明躍升四級。

賀龍提拔廖漢生做北京軍區政委，是因爲廖是他的外甥女婿——廖娶賀龍姊賀英之女。賀龍與楊尙昆親密，是因爲楊尙昆的妹妹楊白林乃廖漢生的老婆。賀龍之做了國家體委主任，原是鄧小平的推舉提名，故他對鄧很好。既和這些走資當權派要好，就不會站在毛、林一邊了。

毛澤東的雙反

在國際上毛澤東有兩大敵人，一是美帝，一是蘇修。就時間說，反蘇乃近十年間事，反美則已達二十年。文革期間，因鬬爭中國的赫魯曉夫，反蘇更甚於反美，寢假而在珍寶島上短兵相接。不過自六九年「九大」之後，對蘇又趨緩和，從一年來的事實看，雙方由談判邊界撤兵而至恢復互派大使，已很少罵「蘇修」而改易以「社帝」矣。至於反美則依然如故，以現階段言，中共反美又甚於反蘇。雙反之輕重交替，視乎老毛策畧之運用——近來論者多以爲中蘇共緩和，乃所謂新當權派周恩來、黃永勝等抑制毛、林之結果，在下未敢苟同，因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此處不辯；但決不會不反美反蘇而與美、蘇和好。這是因爲老毛要進行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而美、蘇全是他進行這一革命的莫大阻力。「九大」林彪建交，主要在於孤立美、蘇，實亦即進行世界革命工作中的一個環節。

也許有人以爲老毛倡言世界革命，未免言大而誇。但他卻是選定這個目標在努力以赴。六七年武漢事變之後，老毛即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教導他的幹部們說，要使中國大陸不但在政治上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並且要在物質上成爲世界革命的兵工廠。他說，除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個別地區以外，其餘全球上的國家，都應該公開地支持，把刻着中國字的武器，送給他們使用。他這話沒有錯，的確軍援亞非國家再不像從前那樣偷偷摸摸了。中共公開支援印支半島上的共黨，包括着非共黨的高棉西漢諾流亡政府，公開支援瘋狂刼機的巴勒斯坦游擊隊，這都是活生生的現實，中共直言不諱。

獨怪現在世界上一些非共國家，全不顧這一眞而又眞的現實，仍一廂情願地對中共存着永不能實現的幻想。有的爭着跟它建交通商，有的歡迎它入聯合國。最可笑的是美國，一直對中共害着單相思，似乎只要中共肯點頭，美國什麼都可遷就。據說美國朝野年來對中共研究的熱烈已經降低，多數再不像從前那樣發生興趣。這種情形，可以說明美國人的心理，他們是想以不繼續反對中共來換取中共點頭，多麼天眞呀，的確可笑之極！

美國人所以有此轉變，新當權派的說法實啓其端。此說追本溯源，乃被北京驅逐的日本記者所創發的「高論」。可憐的美國人乃誤信了此一妄測。將來上大當是誰，請拭目俟之。

悼念陳彬龢先生

岳騫

人生的遇合眞是難言，以區區來說，來港以後能和陳彬龢先生交了朋友，而且還是有相當交情的朋友，是在大陸時萬萬料想不到的。

我所以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和陳彬龢先生交上朋友，係基於兩點：一是輩次差得太遠，彬老的年齡大我二十五歲，他在上海已經成爲舉國知名的人物，我還在讀小學。正如淸代張船山上袁子才詩所說的「人海何茫茫，望公如隔世。」另一點是因爲政治立場不同，彬老大概自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之後，就開始反蔣，數十年如一日，因反蔣不惜親日，抗戰期間又在日本人手下作事；大陸淪陷後，又因反蔣而親共。我則從頭到尾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總統，從上小學開始到今天，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看法，一個人因政治觀點不同而反蔣，未嘗不可，但因反蔣而去親日，而去親共，是萬萬說不過去的。因爲這種原因，我對彬老一開始就懷了一個很大的敵意，更想不到有一天會同他交成朋友。

我對彬老態度開始轉變，始於彬老助亡友汪君的事。汪君在抗戰期間也曾經落過水，在汪政權內作一些小事，他同陳彬老在那個時候可能不認識，因爲雙方地位相差太遠。大概來港以後，大家都是汪政權舊人，加之汪君又會算命，彼此交往漸多。忽然汪害了病，一個時期病得很重，我事先並不知道，有一次偶然去探望他，看見他病得瘦骨支離，完全變了形，當時頗爲吃驚，問起病中情況，他就說多虧陳彬龢接濟，每月三百元，親自送來，日期皆有一定，即有遇風雨也不遲一天。我問到他同陳彬龢的交情，他喟然說道：「談不到交情，無非大家都是個『老漢』罷了。」

我當時未曾接腔，心中對陳老先生有了敬意，覺得其人雖然大節有虧，但是對朋友的這番熱誠，

再後看到朱子家先生寫的「汪政權開場與收場」，其中提到陳彬老兩件事：

「一次，日本人發起捐獻飛機運動，上海的許多名流受到了邀請，許多資本家被內定爲捐獻的對象。那天在虹口公園開民眾大會。淸晨，彬龢匆匆趕來看我，他悄悄地對我說：『請你暗中分別通知別的朋友，不要去參加今天的大會，也不要捐獻飛機。我單獨去，以申報名義捐獻兩架。有事，我來擔當。』說完他匆匆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有說不出的一種驚異的感想。

「又一次，上海民食發生恐慌，配給警告中斷。而米糧又掌握在日軍的手裏，他們把淪陷區最好的產米區，如蘇、錫、松、靑一帶，劃爲日本軍米區，所有出產，都歸日軍收購爲軍糧。那時上海市政府的市政諮詢委員會開會籌謀對策，當場推定我與彬龢負責這一問題。海運既告中斷，唯一的辦法只有向日人手中去索取。在蘇滬一帶日軍中具有勢力的人，是蘇州的特務機關長金子，他剛來滬住在江西路的都城飯店。我與彬龢去看他，說明來意之後，希望於日本軍米中撥出若干噸爲民食配給之需。

金子考慮了一陣，他說：『米倒有的是，但必須有交換條件：㈡米價須以現款交易；㈡負責疏散上海部份工廠，遷往內地；㈢供給民伕兩萬人爲日軍建築防禦工事。』我正預備與他辯論，而彬龢並不曾徵求我的同意，竟爽快地答應了。金子用白紙潦草地寫了一個備忘錄，要我與彬龢簽字，負責履行他所提出的條件。彬龢又迅速地簽了字，簽完，把筆送到了我手裏。對外辦交涉，又不能顯出內部的分裂，我於十分勉强中也只有照簽。接着把交款與交米的日期也都商定了，我們告辭出來，一上車

如何可以答應？我們沒有理由强迫工廠遷往不適宜於生產的地點，我們沒有力量徵集那麼多民伕，去幫助日人建築工事！』彬龢只是笑，拍拍我的肩頭說：『難道我們眞會這樣做嗎？一還價最少時期要拖長了，民食的供應，已到了迫不及待的階段，讓老百姓吃飽了再說，只要米能騙到手，一切責任由我與你共同負擔，你怕被日人殺頭？……』我聽了他的解釋，覺得他和日本人打交道，自有他一套！以後米運到了，而且也向全市配給了，但什麼條件也沒有履行，雖然日人曾幾次來糾纏，我們總是飾辭推諉，如此一直到和平爲止。」

看了這段記載，我益覺此人之可愛。抗戰期間凡是參加了僞組織的人，總愛說「曲線救國」，最引致抗戰陣營人士反感的也就是這四個字。陳彬老所作的事，自然不是救國的事，他也從未自詡過救國，但此事確實救了民，尤其是甘冒被日本人捉去受酷刑甚至喪掉性命的危險，非烈丈夫不可。

到了此時我雖然對彬老沒有了敵意，但也從未想到和他交朋友，甚至於也無意認識這個人。一天，他忽然到我工作的圖書館看館長沈燕謀先生，他同燕老在上海就是很熟的朋友，在燕老房內坐了兩分鐘，燕老陪他出來到了我的辦公室向我介紹說：「這位是陳彬龢先生，他今天特來看你。」我當時連說不敢當，但是事後想想，彬老那次確實是專爲看我而來。大家寒暄幾句，他也就告辭回去，第二天上午打電話給燕老，中午請燕老同我吃飯，記得他第一次請客好似在國賓酒店頂樓，另外還有兩位先生在座，以後大家就變成熟識的朋友，每個月彬老最少請一次客，每次也總有幾個朋友，都是吃西餐，彬老大概已查淸了我的立場，在吃飯時從不談政治，未說過一句反蔣的話，也未說過毛澤東一句好，倒是同他常在一起的一位先生，有時會鼓吹兩句毛澤東的「善政」。彬老對此總是一笑置之，從不接腔，我也只作未聽到，免得大家爭吵起來，使主人爲難。

中間過了幾個月，彬老忽然帶了一位先生到辦公室來找我。這位先生年齡同他差不多大，身材也

定每天抄了交給我。當時彬老還向我說了許多感謝的話。

就這樣抄了一個多月之後，一次彬老又請我吃飯，我當時告訴他，已經抄完了，還抄什麼？請他指定。

彬老笑笑說：「先生（他一直這樣稱呼我，從不冠姓氏）你隨便找一段給他抄算了。」

我大爲奇怪，問道：「這是什麼話？彬老！你不是抄資料嗎，我怎麼知道你需要那些資料？」

他當時笑了一笑，說道：「先生，這位是老朋友，現在情況很差，我必須資助他，否則他生活都成問題。但是，我若按月送他錢，在我則師出無名，在他則受之有愧，因此，我才把他送到貴處去抄資料，他既有工作可做，又有薪水可拿，心安理得，彼此兩不相欠。實在他抄的東西對我沒有半點用處，就放在先生處吧，只是太麻煩先生，於心實在不安。」

我當時頗爲感動，覺得此老作人方法已到了大乘境界，求之今世實不可多得。以後，他又送來兩人前來抄資料，年齡都比他較輕，這次他根本沒有指定抄什麼，只是要他們來找我。我已經明白究竟，當即找出一些不相干的東西給這兩位朋友抄，年輕的抄了幾個月，那位年長的先生抄了有一年多，就這筆開支也不少。到今天這批抄好的資料仍在我處，而彬老聲笑已邈若山河，興念及此，何止腹痛而已！

在我們相識後大約有一年左右，有一次他約我到他家中吃飯，過去都是在外面吃西餐（他似乎不能吃葷，只能吃魚，所以請客皆請西餐）。這次比較特殊，我應約到他府上漢口道漢中大厦十二樓某座，客廳只有他一個人，在等我吃飯。我一到女工就擺飯，飯後坐在沙發上談天，他悄悄向我說：「先生！我有一件事相求，請你務必答應。」

我當時確嚇了一跳，到這時我對他的爲人雖然由衷欽佩，但對他的政治立場卻弄不淸楚。而且從他幾位老朋友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們這批人都是在澤東。儘管彬老對我從未作過「美新」之言，但他的立場確是比較偏左，此時要我答應他的要求，如果叫我去參加「十•一」，我也能答應嗎？因此，我當時只是睜眼看他，未說一句話。

彬老已看出我的心事（此老之工於心計，在老輩中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接着說道：「其實在我是一件大事，在先生則是件小事，就是想請先生替我寫點文章。」

聽後我如釋重負，不由得笑起來，我當時說道：「彬老，我寫的東西都是反共，罵毛澤東的，你要了幹嗎？」

他笑着說道：「我就是要的反共文章，但希望不要專門罵毛澤東，因爲我要的是研究問題的文章。」

我看他不是說笑話了，問他：「你要這種文章作什麼用？」

他這才告訴我，他同一個日本人合作，研究中共資料，那個日本人在東京，他在此地搜集資料及研究文章，寄到東京去。這個日本人是誰？他當時沒有講，直到他去了東京以後，來信要我寄給此人轉交，我才知道是抗戰期間鼎鼎大名的岩井英一。

彬老還恐怕我不肯答應，又拿出兩篇文章給我看，都是我的朋友，也眞是專家，比我要高明若干倍。彬老說：「他們兩人都幫我忙，先生務必要幫我的忙。」

我說道：「我同他們兩人不能比，寫出來未必合用吧？」

他說：「先生再說這話就見外了，以後務請每週寫一篇。」

我當時笑着說：「彬老，你老幹的這件事，在共產黨看起來，罪要比我大得多，我充量是散播反動言論，侮辱了偉大的什麼玩意。你老這是盜賣國家情報，給他們捉住了可不得了。」

他苦笑了一下，說道：「先生！你是聰明人，應該明白我的處境了。」

以後每週他派人前來取稿，一定把稿費帶來，

同彬老交往幾年，表面看來他非常濶綽，我總以爲他的經濟情況不錯。誰知在一九六六舊曆年底，他突然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是無以卒歲，要我代調兩千元。

實在說，我當時也無以卒歲，但彬老向我調款，非盡力不可。當時向一位作書生意的至交前輩處調了兩千元給他，過了年，彬老見了我感激萬分，說出原因是他胡裏胡塗支持了一份雜誌，用掉幾千元，打破了預算，一時接濟不上，幾乎無法過年。彬老在借款之時原說付利息，我代朋友一口拒絕，他覺得無以爲報，送了兩幅日本人所自大陸拍攝出的黃山風景，面積比「萬人雜誌」要大一倍，我裝上鏡框，至今尚懸在寒齋。

一九六七年港共大暴動，彬老可慌了，馬上就找我談，說明他即去日本，希望我一同去。我當時婉言謝絕。彬老苦纏不休，寫了一張卡片，要我去找一名日本領事，也被我拒絕了。最後他十分焦急的說：「先生如果一定不去日本，最好馬上去台灣，事不宜遲。」

我不能再拒絕他的好意，只好說：「你老先走，我就申請去台灣，到地方我們再聯絡。」

他走後我也未申請赴台，因爲當時我已料定毛幫不敢奪取香港，港共更無所作爲。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彬老由於他接近的左派人士多，可能聽到一些「內幕消息」，正如共軍砲艦到了青山灣的一類消息，把他嚇破了膽。

彬老到東京後，經常有信來，還寄來幾張照片，但情況並不佳。到了一九六九年底，他來一封信，說出他同日本人合辦的機構結束了，本來以爲是終身事業，而今中斷，生活大感徬徨。今年春天又來一信，說是患了一場眼疾，寫信都很吃力，夏天以後就未接到他的信。想不到噩耗傳來，遽歸道山！九月二十二日我到跑馬地正蓮覺社弔祭，只見胡憨珠與沈葦蒼先生在座，簽名的人不到二十。想起彬老生平肝膽照人，交遊廣濶，一個最愛熱鬧的人身後如此冷淸，世態炎涼，可怕，亦復可嘆！

海外見聞錄

在美國北達格達州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有一個小得在普通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鎭——瓦爾哈拉。那兒一共只有三十戶人家；但是潛伏在地下整裝待發的「洲際火箭」，卻比全鎭上的電燈柱還要多得多。

就在這塊一向除了洋芋以外，什麼產品都沒有的窮鄉僻壤，白宮佈置了它對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張王牌——一百五十枝最新式的「洲際火箭」。每一枝都有三十一噸重，爆炸力相當於一百萬噸的炸彈。由於它裝了三個核子彈頭的緣故，因此就可以在飛臨敵境上空的時候，分散開來，在三個不同的目標上，同時開花。它的射程有一萬三千多公里；速度是每小時一萬六千公里。當美國總統一旦決心要使用這些火箭的時候，只要向「戰畧航空隊總司令部」打一個電話就行了。在三分半鐘之內，這些伏在地下深處的火箭，就已經全部升空了；只要再等二十七分鐘，遠在八千公里以外的「新西伯利亞」一帶戰畧要地，就會成爲火海了。

像這樣的火箭，到現在爲止，一共有一千零五十四枝。枝枝都對準了白宮想像中的敵人，隨時可以發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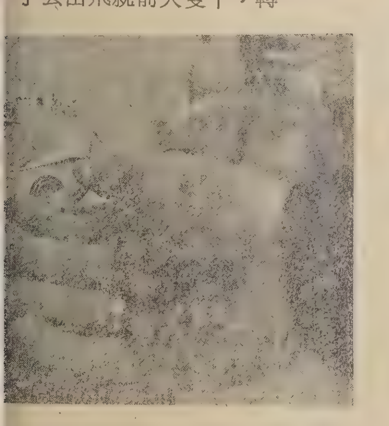
爲了使它們不會臨時發生故障，在保養工作上，不知要費多少功夫和氣力。譬如說吧：對火箭最適宜的保養環境，溫度必須經常保持在攝氏二十度，一點也不能多；一點也不能少。同時，在冷空氣中還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水份，也一點不能多；一點不能少。每枝火箭都有固定的人員，每天用「電腦」來向它「問候」。每一個微小的部份，都要在這「問候」的過程中，受到分析和考驗。一旦任何地方，出了一點小毛病，馬上就會由專家們儘快地修理好。

然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句話，似乎眞有點道理。因此，兩年以前，這些火箭舉行「實彈演習」的時候，一連發射了三次，可是次次都發生了臨時故障，弄得火箭始終沒有離開自己的老家一步。受過這次教訓以後，白宮在保養這些火箭的時候，嬌寵的程度，當

深入地下二十公尺的火箭庫
「指揮所」。為了保護它們的安全
許多雷達。

三十分鐘毀滅

只要四把這樣的小鑰匙
轉，十隻火箭就飛出去了。



爲了保證它們的安全，火箭庫都是建築在地下二十公尺地方的。頭上是一塊八十噸重的水泥蓋子，如果不是中頭彩的話，就連原子彈也炸不垮這種倉庫。在地面上，觸目都是荒烟漫草，掩映着兩三個「通氣筒」和一些雷達。四周是鐵網，上面掛着牌子：「國家產業，閒人免進」。

表面上雖然連一個站崗的衛兵都沒有，事實上每一吋的土地，都經常由一些最精密的儀器和裝置在加以監視。就連一個小白兔偶爾跑過倉庫水泥蓋子的時候，專門負責「外線警衛」的一些電子警報裝置，也馬上就會用紅燈通知倉庫裏的人。同時，駐在附近的直升機也立刻升空，飛到發出了警報的那一小塊區域去盤旋偵察。

如果居然有人會鑽進倉庫來的時候，潛伏在各個不同角落裏的「內線警衛」警報裝置，就會馬上發出緊急警報來。——不過，這種事情到現在爲止從來沒有發生過。理由很簡單：要想鑽進這些裝火箭的倉庫，恐怕比衝進「諾克斯砲台」去搶美國政府的準備黃金還要困難得多。

離這些庫倉不遠，就是火箭的「前進指揮所」，它也是在地下二十公尺的地方埋藏着的。地面上，人們只看見一座孤零零的房子，事實上，這座房子完全是架在一個極富有彈性的「保險杠」之上的，它的唯一任務就是做地下「前進指揮所」的擋箭牌。一旦有原子彈自空而降的時候，可以把爆炸的威力多多少少減低了一些。

到這些「倉庫」和「前進指揮所」來過的「閒人」，到現在爲止，只有幾個新聞記者，而且都是事先經過國防部嚴格甄別和考察過的。

進了「前進指揮所」以後，先要經過七次盤查。每一次都有手槍頂在被盤問的人的心口上。然後又必須用X光來檢查他是不是帶了武器或其他任何可疑的東西。最後才由地面上的「値星官」，用報話機通知地下的「前進指揮所長」，請他把門打開。

這扇門，自然是鋼的，有一公尺厚和十三噸重。只有「指揮所長」一個人才有權力開。開的時候，照例是一槍在手，而且還要在來客面前先約法三章：

一、絕對不許碰任何東西。

二、如果聽見一種帶着「比普——比普」音響的警報的時候，馬上抓緊一些牢固的東西

信到來的時候，要馬上背過身去，眼看牆壁，絕不准探頭探腦。

接着，那位「指揮所長」，就會向來客們解釋：所謂「比普——比普」警報，是只在敵人的火箭在附近地區發生爆炸的時候，才會發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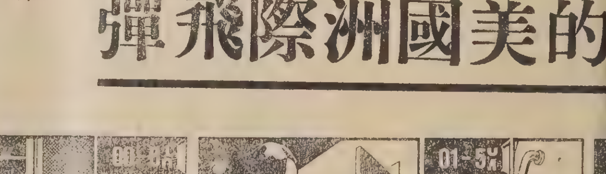
然後，他才會請來客們坐着電梯，到地下去。為了避免任何意想不到的奇襲，用在這裏的電梯，都慢得和蝸牛一樣。因此，即使有些不速之客能夠衝上電梯的時候，地下的人在接到了警報之後，也有充份時間來做對付他的準備。

在這個指揮所裏，最觸目的就是滿坑滿谷的電腦；「發射鑰匙」櫃和一架紅色的電話機。只要電話鈴一響，遠在萬里之外的千千萬萬人的末日就到了。在接到電話以後，指揮所長和他的助手，馬上就從「發射鑰匙櫃」裏，拿出四把安全鑰匙來。然後一人兩把，分插在「發射鑰匙」孔裏去，只要同時轉動一下，十枚火箭就飛出去了。因為在發射的時候，非要四把鑰匙同時插進去，並且非同時轉動不可。所以，單單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使火箭飛出去。為了絕對安全起見，這些鑰匙孔是分成兩起的；一起裝在指揮所長的辦公桌前；另一起裝在他的助手的面前。兩者之間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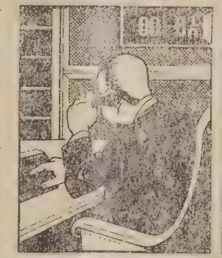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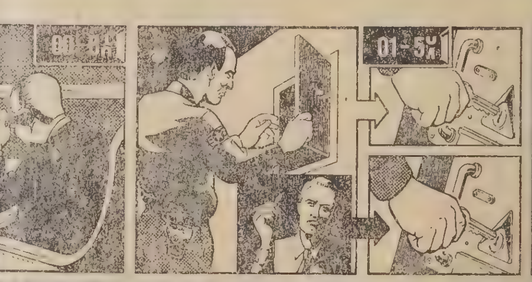
美國戰略航空隊的一位火箭部隊指揮官，福爾上校。他控制着一百五十枚火箭。總爆炸力相等於一億五千萬噸炸彈。

部隊的地下指揮所，經常要有兩位軍官在這裏那長方形盒子上的電話，是紅色的，專門給美來發佈放射火箭的命令。



的美國洲際飛彈







上總統用專用電話，傳達了放射火箭的命令。二、地下指揮軍官，拿出來了開火用的鑰匙。三、插入鑰匙。四、火箭倉開了天頂，使火箭出來。五、火箭在敵人的目標上爆炸。每箭都在三個地方同時開花。（每圖的右上角，標明了所需的，換句話說：從下命令到火箭開花，一共只要三十分鐘。）

是五公尺。因此即使其中的一個忽然發了瘋，把鑰匙塞進自己面前的鑰匙孔裏去，火箭也還是照樣不會飛起來。

一天二十四小時，在指揮所長和他的助手的辦公桌上，都擺着子彈上了膛的手槍。上級給他們的指示，是非常乾脆的：如果兩者之一，在接到了發射命令之後，忽然手顫腳麻，不敢下手的時候，另一個就有權馬上開槍把他幹掉。

凡是和發射火箭有關的人，不但經常受着監視，而且也互相加以監視。這樣一來，就弄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不平常。誰都戰戰兢兢，不敢說錯一句話，或是走錯一步路。夫妻間吵架多的人，有女朋友的有婦之夫，或是喜歡喝兩杯的人，只要一被上級知道，是馬上就會調職不誤的。

這些人，雖然一天到晚都在為了準備隨時發射火箭，而攪得精神上非常緊張。但是，火箭的目標，究竟在什麼地方？除掉他們的司令官福爾上校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也相當富有哲學意味。正像其中的一位萊澤上尉說的：「我們的任務就是發射火箭。所以我們根本也不用費盡心思去猜它們的目標究竟在那裏？即使猜出來了的話，對我又能有些什麼好處呢？」

惟其如此，他也就理得心安了。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五）

無牌教師

【接第四章：朗誦的正確途徑】

前面所談的雖只是語音學的一鱗半爪，但用在朗誦上已是綽綽然有餘裕了；朗誦的人不一定懂得語音學（筆者也不懂），可是決不能違反語音上的原理原則，因為那是「天然的社會契約不容少數人標新立異」；國語如此，粵語也是一樣。

朗誦的方法只有一種，只有依照語言的自然節律唸出的那一種，有人名之為「台詞式」。我以為這名稱並不恰當，不錯，舞台上的對話也是口語化的，但它為了適應環境不得不把聲音提高，把速度拖慢，而使觀眾聽得清楚。所以毛準先生說：「我以為中外的話劇語言，都多少有點不自然。因為要使台下的人都聽得清楚，就不得不說慢一點，或說高一點，或加點腔調。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朗誦則不然，它應以自然為主，不能誇張過甚；我以為與其名之為「台詞式」，倒不如名之為「演說式」還更恰當些（電影中的旁白也和它差不多）。

「台詞式」的朗誦雖然畧嫌誇張，但它用的仍是語言的自然節律，較之「學究調」的朗誦已高出不知幾百倍了。

第五章　怎樣練朗誦

一篇詩文是用書面語寫成的，朗誦的時候則又由書面語變回了口語，也就是由代言人的口裏吐出原作者的心聲。不過，語言是有「自然的音節」的，由於那篇詩文並不是代言人所作，在表達方面自然和原作者有若干距離；尤其是音值、調值、聲調的變化、輕聲、重音、口氣語調和節律各方面，都非細加揣摩不可。所以這種準備工作相當繁重，決不是唸上三遍便可登台比賽那樣輕鬆，事實上，所有的準備工作，完全落在教師們的身上，出賽的學

據筆者數年來的觀察所得，本港參加朗誦比賽的人，除集體朗誦外，只有極少數經過認眞練習，大多數都是聽憑學生自由發展，所以很多賽員連「音值」都唸不正確，更不必說其他了。

這種偏差可能是由評判們養成的：因為有的學校老師費盡心血，依照語言的自然音節練好一則比賽項目，可是比賽的結果，往往會被評判員評得無影無踪；而那些隨隨便便上去唸一遍的，倒可以名列前茅。試問，這樣一來，那個傻瓜還肯絞腦汁、花時間去自討沒趣？於是他們乾脆不來參加了，這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反淘汰！

雖然如此，我以為那些「良幣」的持有者仍不應沮喪，他們應該拿出「愈敗愈戰」的精神，再接再厲地練出幾個精彩的朗誦，讓「學究調」的擁護者多觀摩幾次，藉以糾正他們的錯誤觀點，至於名次的先後，把它當作「攪珠」算了！現在筆者謹就自己對朗誦的一點體驗，把練習朗誦的方法、步驟寫出來，供那些「不以吾言為河漢」的同好們作參考——當然這只是方法之一，別人或者有更好的。

練習朗誦的方法，依先後次序大概可分作下列十項：㈠成立小組，㈡選拔人材，㈢選擇誦材，㈣畫出輪廓，㈤了解內容，㈥熟讀全文，㈦糾正音調，㈧研究情感，㈨配合動作，㈩精益求精。下面再逐項詳談。

一、成立小組

誠如蘇文擢講師所說：「看來，還沒有嚴格的規律性，也沒有什麼『權威人士』或『專家』們去給大家訂立若干標準。」正因為沒有固定的標準，不能依樣葫蘆，所以必須替它創出一個讀法來。這讀法不但要依照「語言的自然音節」，不能破壞「天然的社會契約」；而且還要合乎「語音學」上的一切規律，在這重重束縛之中，還必須合乎[illegible]

，也許有人可以獨力勝任，但大多數人拿到朗誦材料都有茫然無措之感。「三個臭皮匠湊個諸葛亮」，為了集思廣益，便有集體創作的必要了。所以，當學校當局決定本屆參加朗誦比賽之後，校中的主持人便應該就老師中對朗誦有認識或有興趣者，遴選二三數人成一指導小組（不一定限於國文老師，必要時亦可約請校外人士），負責研究、設計及訓練指導工作。

二、選拔人才

顧隨先生在那次座談會中，認為朗讀有三個要點：一要對作品理解；二要好嗓子；三要不怕羞。朗誦更要如此。所以選拔的對象，第一要嗓子好，女生要清脆圓潤，高低自如；男生要音量寬宏。第二要聰穎過人，一個呆頭笨腦的學生，絕不宜於參加比賽。第三要儀表好，大方，不怕羞。免得將來上了台緊張過度而手足無措。

三、選擇誦材

每屆中文朗誦的材料有五、六十項，那不是每一項都適合任何人的，有些含意晦澀的詩詞，連老師們也未必能講解清楚，如果貿然選了該項，將來參加比賽時如何能將其中意境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選材時，第一要顧慮到在設計上有無把握，該項誦材的涵義是否明確易解？讀起來是否易於「上口」？節奏感如何？第二要顧慮到賽員的優點和缺點，一定要取長棄短，爭取最佳的效果。

四、畫出輪廓

老實說，一場朗誦的成敗、優劣，不決定於賽員，而決定於老師，因為一般學生在文學上毫無根基，對社會、人生也一無經驗，對着一篇詩文他們只會照着文字呆讀，那裏能唸得好？所以一切聲調、語氣、動作以及情感的表達，全部需要老師們的

們首先必須研究出個唸法來，例如：聲調之揣摩、輕、重音之研究，口氣語調之摹擬，動作之設計，都必須再三嘗試、修正，共同將一篇詩文的唸法畫出一個輪廓，然後用以指導參加比賽的學生。

五、了解內容

這是朗誦的基本工作。一個人對詩文的內容不了解，便無從表達原作者的意見；假若對詩文的內容有誤解，更會鬧出大笑話。例如：唸周邦彥的「蘭陵王」中的「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時，決不可把汴河的支流，誤解到數千里外的「南浦」去；唸韓北屏歌頌民兵的「鐵的語言」，也不可誤解到「諷刺軍人作福作威」上去；唸「贈白馬王、彪」不能忽畧曹子建所受的迫害，而硬說他只有哀傷沒有憤慨；演曹禺「雷雨」中的周冲，也不應硬改作者的原意而把他當作一個孩子。這都是過去歷屆音樂節評判員們所鬧的大笑話，到今天依然「膾炙人口」。這笑話便是由於不了解內容造成的。但是評判們不解內容，以致評判錯誤還無大礙，因爲他們是「評判」別人的，別人不能「評判」他；最多替他加上個「烏龍評判」的頭銜罷了，車馬費仍然十足照領。如果一個老師誤解了內容，在大會上被評判指出來事情便不簡單了，說不定他的校長會以「有玷校譽」的藉口，把負責指導的老師「炒魷魚」呢！所以，講解時要不厭其詳，務使參加比賽的學生徹底明白而後已。

六、熟讀全文

語云：「熟能生巧」，學生的理解力不高，只有用熟讀的辦法予以補救。所以首先要把所誦詩文唸得滾瓜爛熟，一以加深他的理解；一以預防臨場忘詞。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忽畧的。

七、糾正音調

我們說話的字音很少人能達到不發生錯誤，連北平人也不例外，所以每個字都必須加以校正。首先找出正確的「音值」，其次是「調值」。如果唸的是國語項目，而想避免錯誤，應當求教於兩本書：一本是台灣正中書局印行的「中華新韻」，這本一九六五年四月出版的「詩韻新編」，這本書完全以中華新韻爲根據，也是中共佔領大陸後，所有國民政府時期的官定文書唯一被承認的一本，所選詞語更爲豐富（中華新韻全係單字）。這兩本書，前者用的是注音符號，後者用的是漢語拼音字母；四聲的編排，各自分門別類，絕無一般字典弄錯聲調之弊。可以放心採用。

其次是輕、重音、變調和口氣語調，這是語言的自然音節，亦即徐炳昶氏所謂「天然的社會契約」，應向現實生活中尋覓、印證，不可標新立異。據筆者所知，閩粵籍的青年讀「ㄓㄔㄕㄖ」（即照穿審日四母）四種聲符時，常常誤爲「尖音」（江浙籍亦然），唸「ㄏ」（即曉母）的聲符時，常有少氣無力之感。凡遇此類文字時，指導的人必須嚴加糾正。否則，極難達到標準。

八、研究情感

言爲心聲，一篇作品無論爲詩爲文，都是作者在發抒他的情感。所以朗誦的人決不可以輕快的調子唸元稹的悼亡詩，反之，也不可以沉痛的心情唸王維的「敕賜百官櫻桃」。一篇名作家作品的內涵有時是相當複雜的，如果單從表面觀察不作深入理解，便很容易弄錯了主題；例如：曹子建的「贈白馬王、彪」，表面上他是和曹彪惜別，自然難免「黯然魂銷」的哀傷之感，但他吐露最多的還是滿腔悲憤；所以他在序中用到「意毒恨之」、「憤而成篇」字樣，詩中的「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諸句，簡直等於破口大駡（詳「贈白馬王彪幾個注解的商榷——載「語文研究」第二期）。如果認爲曹子建這首詩只有哀傷沒有憤慨，那便大錯特錯了。

九、配合動作

有些人認爲朗誦不必要什麼動作，唸「學究調」時的確應該如此，因爲他們只須搖頭擺腦便夠了。至於藝術性的朗誦則完全不同，必要時應該用適當的動作以幫助表達。毛詩大序中曾說：「言之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種「手舞足蹈」便是配合表達詩中意義的自然動作。有些詩文尤其非動作不可，例如：辛稼軒的「青玉案」（元夕）下半闋的「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唸到「眾裏尋他千百度」時，一定要左右掃視半週，然後回身注視遠方，這樣，便能刻劃出意中人的所在了。如果一味呆唸，決不會收到這樣生動、鮮明的效果。又如朗誦韓北屏「鐵的語言」寫在牆上的四句佈告時，唸到「骨瘦棱棱的破牆上」那一句，應該向側方一注目，表示那裏有一堵牆；唸過「有錚錚的聲音」時，向側方畧一轉身，仰視，再用堅決的口吻大聲唸出「過往行人」；接着頭稍低唸「聞聲答話」；繼而仰視唸「夜行明燈」；再低頭唸「槍火無情」。觀眾看了這幾個動作，便曉得那四句話是分兩行寫在牆上的了。否則，除了加佈景之外，無論怎樣唸也形容不出一堵牆來。

安排動作要適如其分，不可過多，記得第十九屆有人唸巴金的「繁星」，唸第一句「我愛月夜」時，右手向上一揮；唸第二句「我也愛星天」時，左手又向上一揮；其後每一句都有一個動作。那是幼稚園中小朋友的「唱遊」表演，朗誦不能那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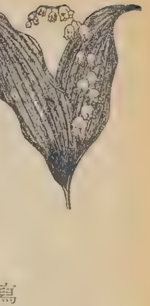
總之，朗誦是可以要動作的，但不可太多，更不可濫用，而且還必須經過「藝術加工」。

十、精益求精

由於朗誦用的是自然的音節，不能違反「天然的社會契約」，而每篇詩文的內容都不相同，所以唸起來每一篇都有它的特色；我們既沒有現成錄音可資參考，只好自己摸索、研究。這工作過程很像塑雕：先製個坯子，然後一點一滴地切、磋、琢、磨，每次發現缺點便立即加以修正；這樣修正、再修正，直到自己認爲滿意爲止（也許仍不夠好，但已盡了全力）。用這樣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研究出來的一套朗誦方式，縱非十全十美，我敢保證決不會貽笑於人。至於能否得到名次，那要看評判員的修養如何了。

不團結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待旦



寫此文時，正是中共「十·一」偽慶的前夕，沒有絲毫跡象顯示「四屆人代會」已在舉行之中，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九大」中委回任。中委們到底留在北平還是已經回到各地方，看來這個謎底恐怕要到「十·一」才能揭曉。

中委的去留問題關係到「四屆人代」的召開問題，不過「人大」的本身並不值得重視。因為「人大」並不是民意的代表機構，而只是中共為了欺騙人民欺騙世界輿論而玩弄的一場選舉把戲。「人大」將要通過的決議，不外是「九屆二中全會」已通過的決議；「人大」將要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不外是「九屆二中全會」圈定了的人選，明知「人大」不值得重視，不會弄出什麼新花樣，但大家仍密切注意着關於「人大」的消息，那是為了知道中共必將揭曉的謎底，希望從這個謎底看穿中共內幕。

就目前來說，誰都不敢斷言「人大」將在什麼時候召開，大體上是在今冬明春之間。一些人因為沒有看到中委回任的消息，認為「人大」已在舉行之中，「十·一」前將發表公報，筆者不以為會這麼早。除了上期所談的一些原因之外，內部的團結問題也將成為重大的障礙。

回過頭來再仔細研究「九屆二中全會」的公報，發覺在短短的二千字的公報裏，有四處號召「團結」的字樣。

第一處在公報的開頭，一開始就引用毛語「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要求全黨、全軍和各族人民貫徹執行「九大」提出的各項任務，繼續搞「鬬、批、改」和「一打三反」運動。

第二處提團結問題是在公報的第二段，號召人民團結起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鬬爭進行到底。

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勝利的保證。」並且還偽稱「經過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第四處是全文的結束處，重複「九大」的呼籲，「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中共的一切公報都是官樣文章，絕不會透露任何真實內容。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在此短短的約摸只有二千餘字的官樣文章中，中共為什麼三番四次地呼籲團結、強調團結？為什麼利用三分之一左右篇幅來談團結？這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倘如實際情況果真如中共毛林集團所宣稱的「經過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那麼在這裏還反復地強調團結，用種種方法來製造團結的假象是完全多餘的，大可以利用篇幅談談其他問題。因而我們只能認為所謂「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是欲蓋彌彰的手法。大肆呼籲團結就是因為內部不團結，就是因為派系鬬爭不休不止。中共一向是「有的放矢」，它絕不會浪費時間去談多餘的問題，它所反復強調的問題必然是嚴重問題。

如「文革」初期，中共再三強調類似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的口號「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這就表示了問題的嚴重性，說明有人要推翻毛澤東，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種看法。有人要搞政變推翻毛澤東，有人要把他轟上名譽主席的虛位。「文革」後期，毛林的寶座坐穩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也不再喊了。

我們不僅可以從「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三番四次呼籲團結看出中共內部不團結，而且「九大」後一年多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個論斷。

「九大」絕不是中共黨全國代表大會，而只是各個實力派系的分贓會議。為了終止日趨激烈的派系鬬爭，「九大」把爭取團結，實現「五個統一」

大」呼籲團結的決議當作一張廢紙，繼續搞明爭暗鬬。「九大」後從中央到地方領導人員的大幅度調動，就是派系鬬爭的結果。

除了爭取內部團結是「九大」的主要目標之外，整黨建黨，建立中共毛林黨自上而下的領導體系，也是「九大」主要的奮鬬目標。可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直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個省建成省黨委。縣一級黨委大約也只建成百分之二左右；省轄市黨委則還不到百分之二。中共任何運動都是虎頭蛇尾，開頭雷厲風行，搞得轟轟烈烈，然後緊急煞車，草草收場。唯獨整黨建黨運動例外，一開始就以蝸牛的速度爬行。整黨建黨工作開展得空前緩慢，絕不是講究什麼徹底，最大的阻力是來自不休不止的派系鬬爭，是因為內部不團結。

從「九大」一年多來的事實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九屆二中全會」公報用接近三分之一篇幅來談團結問題，是針對着「二中全會」的實際情況而言的。「九屆二中全會」依然是一個不團結的會議。正由於對同一問題各派系之間意見分歧，正由於各派系都對重要職位垂涎，你爭我奪，所以會前會後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密斟，進行枱下交易。中委們逗留在北平的時間也不得不稍為延長，可以說各派系在會後的密斟，就是召開「四屆人大」最主要的籌備工作。倘如「四屆人大會」果真如我們所預料的，拖到「九屆二中全會」後三幾個月才召開，則說明各派系之間的鬬爭非常激烈，團結問題不僅成為一個嚴重問題，而且是威脅中共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毛林搞軍事政變的「文革」運動，開了不同派系公開進行鬬爭的先河，在各派系吸取了握牢槍桿子，握牢實力就是握牢政權保持自己地位的經驗之後，誰都不會輕易讓步，誰都不會輕易讓權。歇斯底里地呼籲團結吧！毛林現在嘗到了自已親手種出



這是四十年前，南京一枝園國民黨元老方覺慧（子樵）先生客廳中，爲點綴風雅而懸出的一副對聯。聯語和墨跡，均出自中國文壇名人黃侃（季剛）先生手筆。他們兩位，同籍湖北蘄春，又曾同與辛亥武昌起義，以小同鄉兼舊同志的雙重關係，當然算得是老而愈親的知交。可是上聯所用的「閒」字，對受者的現實環境，似欠恰當。因爲子樵先生那時，一身兼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長，國府立法院委員數職，正是紅得發紫的忙人，那能列爲有閒階級？

方覺慧載行載睡

記得民十九在一枝園偶晤季剛先生，曾以此意請益。季剛先生答謂：「閒」者，指子樵忙裏偷閒而言也。子樵向來好睡，隨時隨地，均見鼾聲大作。這樣的忙裏偷閒，眞是善於打發歲月，所以讚爲人間難得。大文豪的解釋雖近牽强，子樵先生好睡的習慣卻是事實。就是走起路來，也能像夢遊症者一樣（只差沒有平舉雙手）。

關於子樵先生的好睡，原有一段神奇歷史。當在襁褓之年，故鄉突遭長江水患，舉家徙居南京雨花門外牛首山麓。父母均事農，耕作時置嬰於搖籃，推往田畔就便照料。一日，牛首山中躍出一猛虎，嚇得耕作中的雙親，祇顧自己倉惶逃命，忘將搖籃嬰兒抱走。猛虎在搖籃周圍巡行一匝，即掉頭回竄山中。事後雙親大哭大嚎，帶着絕望哀聲，向搖籃所在找尋嬰骸，準備辦理後事。不料「阿覺」正效長板坡前趙子龍懷中的「阿斗」，熟睡正酣，安然無恙。

子樵先生自經這次虎口餘生，即養成一種好睡習慣。北伐前有一次在漢口散步英租界一元路，不覺又是載行載睡。途中將一迎面而來的菜館外賣學徒撞倒，並將所提湯麵四碗傾瀉於地。學徒不甘損失，扭往附近巡捕理論。當時子樵先生睡意正濃，雙目猶在朦朧狀態。巡捕不察，誤爲盲公。痛責學徒行路漫不經心，有意以「光子」去撞「瞎子」。咎由自取，拒不受理。後來子樵先生大夢方覺，自知肇禍，悄悄尾隨學徒返回菜館，賠款道歉了事。子樵先生嘗語筆者，平生祇詐睡一次。就是民廿五在豫魯區監察使任內，訪馮玉祥於泰山五賢祠。先與暢談天下名山大川，不覺精神抖擻。及聞詆譭蔣委員長，即酣睡未語。那次實無睡意，不過詐睡以示抗議而已。又謂平生好睡，也曾收到一次意想不到的調解作用。民廿四參加某次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司法行政部的隸屬問題。行政院長汪兆銘和司法院長王寵惠，辯論甚烈。汪主隸行政院，王則堅持仍應隸屬司法院。雙方爭得面紅耳赤，幾有漫罵決裂之勢。適因子樵先生的呼呼入睡，引起全場大笑，汪、王亦和好如初。以睡調解會場爭端，也可說是子樵先生締造的先例罷。

胡賓

魯迅兄弟何以不和

慶餘

世上事眞不易言，像魯迅與周作人這一對賢昆仲，都受過高深教育，滿腹經綸，學貫中西，應該全是讀書明理之人，卻在中年時代，突然不和起來，甚至打罵驅逐，和那些市井輩竟無分別，實在令人爲之歎惜不置。

照魯迅日記看，他對周作人的愛護，可說無微不至。爲了供給阿弟在日竟其所學，大佬犧牲自己的學業，提前回國教書，以其收入寄日，供給阿弟學費。阿弟學成返國，大佬馬上爲之向蔡元培先生推薦，進入北大任教，阿弟獲此職位，始得登上學壇、文壇，寖假成爲有名的教授。爲了阿弟已有家眷，大佬特在北京八道灣買了房子，兄弟共居，一切家用全由大佬負責。阿弟得了重病，大佬東借西挪，籌劃醫藥費，看視有如慈母。然而就是這麼一對相親相愛的胞兄胞弟，卻忽然成了仇人。

究竟爲了什麼不和的，至今還是一個謎。魯迅在日記裏只記着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他改在自己房裏吃飯，自此日起，他不跟阿弟共食了，可是未說爲什麼。不久，他就在磚塔胡同另看了房子，八月一日和他的太太朱女士遷居新址。據後來魯迅在上海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這次搬出八道灣病得躺下了。不用說，這是給周作人氣病的。一九二四年六月，魯迅到八道灣取書，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打罵魯迅，並且打電話叫了三個人來，兩位是留日同學擔任北大教授的張鳳舉和徐耀辰，一位是日本人重久。羽太對此三人數魯迅罪狀，並且雜有穢語，有不足處，則周作人爲之補充。在此日以後，魯迅至死，從未在日記或文章中提過周作人，二人也一直沒有再見面。

周作人在這以後，也一次沒有公開提到魯迅，直到魯迅死後，他才寫了幾篇關於魯迅的文章；到抗戰後他寫過「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和「魯迅的故家」二書，全未提起弟兄不和的事來。

已故名教授許壽裳是他弟兄倆的好友，曾說這事壞在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身上。這話雖然有理，卻仍然未說出事實眞相，究竟爲了什麼。

趙聰所寫「五四文壇點滴」一書，在「魯迅與周作人」篇中曾提到這事，煞尾有云：「一母同胞，過去非常親愛的，爲什麼突然仇深似海，至今仍然無人能解，除非問周作人自己。」周的在這兒的一位朋友，把這書寄給周，周看後回信——此信曾發表——說，書中所敍還算眞實，並指出日人重久，即是他的內弟，只此而已。

如今周亦死，羽太更死在周前，也許在周的日記中有記載吧，可是周的日記又有誰能給他出版呢？所以謎底仍舊揭不開。

文壇小掌故

取消人造殘廢

九月二十四日香港電台所播出的「空中論壇」中，在討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時，一位代表本港政府的官員提出質問說：「如中文眞正成為法定語文後，對香港一般市民是否會有什麼立刻而又顯著的好處呢？這又是否值得用這麼多的人力、物力去達成其合法地位呢？」黃夢花議員當時答得也很好，但賣油郎認為還不夠有力；如果讓我來答，我會馬上反問該官員一句話：「如果一個更有力的統治者把英文宣佈為非法語文，對於英倫三島的人民是否會有什麼立刻而又顯著的『壞』處呢？」

這個問題，在每個毛孔都充滿優越感的約翰牛看來，也許認為無法想像，體會不出其中的滋味如何，那麼，不妨向那些在二次大戰中被德、日集中營「款待」過的同胞們領教領教——最好問問前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相信以他的「先進經驗」，一定會有一個使全港華人滿意的、或是使該發問的官員「吃驚」的答覆的！

生而為人便有「人」的尊嚴，人之異於禽獸也是由於這一點。一個人活在世上，除了吃和睡之外，還要看、要聽、要說話，這是天賦人權任何人也不能剝奪的。可是住在本港的華人，由於中文不是法定語文，如果不懂英文，在許多場合便成為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聽、有嘴不能講話的「人造殘廢」！相信許多人都有這種痛苦的經驗。

一個人生來耳聾、眼瞎、或不會說話，那是無可如何的事；可是只要有一線希望，他的父母也必定儘可能地為他治療；如果這毛病是突然發生的，那麼，不管怎樣也一定醫療到底，難道還會吝惜人力、物力？一個人尚且如此，現在是差不多有四百萬人都變成既聾又瞎又啞了，而且這並不是不可抗的自然災害，而完全是「人為」的，為了恢復我們看、聽、說的能力，誰還會吝惜區區的人力、物力？該官員問「是否值得？」我們的回答是：「太值得了！」

賣油郎打油曰：

我們是人！我們是堂堂正正的黃帝子孫！

百年的枷鎖把我們弄得耳又聾，

眼又瞎，口不能言像啞吧；

像狗般地被主人牽着跟在他的腳下爬！

× × ×

現在夢醒啦，我們要聽！

我們要看！我們要說話！

有權的人啊！打開這「人為的枷鎖」，

交還我們的天賦人權，

試說交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嬰交朋友，相交愈久也就愈好，這不但是因為他懂得交朋友的道理，而且是因為他待人厚道，以心相交。

觀察一個人，毋須研究太多，只需要看看他交朋友的情況，就可以知道他的為人了。一個不斷地交新朋友，不斷地放棄舊朋友，交完一批又一批的人，不管他自己把自己說得怎麼好，不管他把舊日的朋友說得怎樣壞，用廣東話來說，這樣的人「好極有限」。

朋友相處愈久，也就愈能互相瞭解，既能瞭解彼此的缺點，也能瞭解彼此的優點。雖然每一個人在一生之中，都放棄過一些朋友，失過一些朋友，但只要他與人是以心相交，坦誠待人，把友誼建築在道義的基礎上，他必定能夠保持一批相交愈久愈好，愈互相敬重的朋友，即使朋友在他身上發現了不少缺點，至少也會發現他些許優點，珍視他的優點，原諒或容忍他的缺點，即使曾發生爭執，也能繼續保持友誼。

而那些不拿出心來與人相交，以虛偽的臉孔待人，把友誼建築在利益基礎上的人，與之相交愈久，也就愈發覺他的虛偽和卑鄙，利益一旦發生衝突，他必把朋友視為陌路人，或者視為仇敵，不可能交到一個長久的朋友。這樣的人永遠不會為別人設想，只是把朋友當作上了他的釣的傻瓜，或者把朋友當作獲利的工具。朋友一旦不肯上他的當，或者已失去利用的價值，就一腳踢開。再用他虛偽的笑臉，去交一批不知就裏的新人。這樣的人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過錯，永遠不會承認自己卑鄙的心思。而自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好人，幾乎可以成聖。至於舊日的朋友，舊日的合夥人，每一個都是壞蛋，每一個都是忘恩負義的小人。他一方面用把舊日的朋友都說成壞蛋的方法來為自己遮蓋，一方面又用這種想法來安慰自己的良心。都是別人壞，都是別人錯，反之則說明自己好、自己對。「天下人都負我，獨我不負天下人」。

朋友之相交，不必如影隨形，天天在一塊，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些老朋友，一年都沒有時間見一次面，偶而來一二次電話通通聲氣，但卻「心有靈犀一點通」。彼此十分瞭解，一有困難就全力相助。這樣的朋友才是眞正的朋友。而一些如影隨形的狀似好友，未必就是好朋友，所謂「小人之交甘如飴」。氣味相投，利益一致的時候，親親密密；氣味一不相投，利益一不一致，就互相反眼，視同殺父仇人。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像晏嬰那樣交友，可是只要他是誠實的，他例必有一批舊朋友，例必有二三個知己朋友。反之，沒有舊朋

，推宕下去；只要殖民地的人不提要求，推宕下去。

有時殖民地的人明明已經提出要求，政府還大耍太極，「這件事原則上可行，但技術上有若干困難」，「政府對這件事已作同情的考慮」，「政府已注意到這件事，正在作進一步的探討」……等等。

這時候如果殖民地的人偃旗息鼓，包你沒有下文；如果呼聲一陣高似一陣，他就知道事情沒法拖下去，只好同意改革。我們查查近世英國人在殖民地的種種政治措施，像這樣的例子車載斗量。

[illegible]生活在香港的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因為不懂英文，所受的苦難也眞夠了。我過去經常在許多衙門裏遇到一些手足無措的市民，拿着一封英文公文，求人替他解釋。像這樣的事，不是明明浪費時間，不得民心嗎？

這次不要放過他！

保持現有熱度．爭取中文地位

不但正式的衙門如此，就連郵政局或有些民營機構，都患同樣的毛病。像去申請一個郵政信箱，他就來封英文公函；像去申請裝電話，也來個英文答覆。總而言之，同你搞麻煩，也同他們自己搞麻煩。

照這次的情形看，我相信香港政府得權衡輕重，考慮一下民情了。因為無論如何，一個不得民望的政府，是不會有好政績的。要將中文作為官方語文既然是民心之所趨，而對政府又沒有實質的損害，為什麼不讓香港居民達到這個願望呢？所以照我的預測，這件事必能實現。

但是，大家應該注意，只要我們的熱度一旦冷卻，香港政府就知道雲過青天。那個本來準備要辦的檔案，也就束諸高閣了。

有幾位先生說不達到目的，不惜示威遊行，我覺得說得太嚴重了。因為香港政府只是本乎幾百年來的苟安老習慣，卻從來不想阻止中文成為官方語言。

只因大家冷一陣，熱一陣，不發動輿論，沒有人領頭，你教政府如何打起精神來處理這件事？而這次，領頭的人如此熱心，輿論又一致要求，情況跟過去完全不同。而且，使人興奮的是像香港大學這批學通了英文的學生，居然也如此尊重母語。就從這一點看，中文能成為官方語言，只是遲早的問題。

黃思騁

，肚皮長勒！迫！迫！迫！

見利忘義

得是答非所問。之後，曾有人將英、中文比作家庭裏的一妻一妾，妾侍由於沒有法定地位，永遠被排擠、被抑制，永遠不能平等。這比喻雖不甚恰當，但也說出目前推行中文法定運動已不是為了「方便」「廣泛」那麼簡單，而是為了爭取平等地位，中文一日不成為法定語文，中國人便一日受歧視。中文法定問題既與每一個香港華人有切身關係，身為香港華人自應努力爭取才是，但竟然有人唯恐中文合法化，極力反對，如果反對者是洋人也算了，但「中文不應合法」的呼聲出自中國人口中，出自方塊字報刊上，這就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了。

在「歇斯底里」的西報社評發表的同日，一份由西報發行的中文版報刊也發出了類似的論調，指中文法定的主張是「不切實際」「胡思亂想」的「盲目愛國主義」，理由是「在香港這樣的國際性港口中，他們（推行中文法定運動者）十分不智的設法摧毀我們與三億英語顧客的聯繫」。該報將中文法定與商業利益並提，已經是不倫不類，中文法定運動目的在提高中文地位，使能與英文平等共存，並不是要廢棄英文，這又怎會「摧毀與三億英語顧客的聯繫」？社評主筆人僅僅為了風馬牛不相及的商業利益，而未盡為民喉舌的義務，是見「利」忘「義」，我懷疑那份西報之所以發行中文版，是否也純然為了商業利益呢？至於說中文運動「無疑要我們建築一條通天大道，到達一個既是英國法律亦是毛澤東思想統治的地方」，給中文法定運動扣上帽子，這才是荒謬得可以的「胡思亂想」。

另外，八月二十八日西報的一封讀者投書，也屬見利忘義一類。該讀者自稱是「能寫作中文詩歌、文藝作品，毛筆字流暢整潔」的中國人，說「雖然如此，我仍輕視中文法定的主張」，輕視的理由也是「英文吃香」「香港乃一國際貿易港」，跟着更向推行人士提出莫名其妙的反詰，如「是否所有產業契據都用中文？」如「是否要以中文打字機代替英文打字機？」「是否要以毛筆代替墨水筆？」……這位「毛筆字流暢」的讀者大概腦筋並不通暢，因此以為提高中文地位等於廢除英文——這是「反對派」共同犯的錯誤。他最後還說：「我猜想『推行者』因本身的英文不佳而擬提高他們的地位，故促請政府使中文合法，好讓他們洩憤！」

對這種見利忘義，以英文投書貶抑中文的中國人，我倒想把他們喻為拜金主義的不肖子——極力貶低親母的地位，去認一個有錢有勢的吃香人物為母，然後拿起「第二個母親」的棍子，對準親母腦袋重重地打下去！

江城子

漫談暑期康樂活動

李有光

一九七〇年的學年又開始了，本港的中小學生渡過了數十天並不愉快的假期後，又負荷著沉重的心情，再次踏入本應是充滿快樂而實際上充滿苦悶，死氣沉沉的校門。可憐的兒童和少年，他們並未享受到他們應有的享受，造成他們思想的空虛，乃是將來必然的結果。

自從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風暴後，香港政府已發覺到生於斯，長於斯，育於斯的香港青少年，腦袋空虛，缺之正義感，腦海中有的是如何考試及格，渡過升中試難關，進入政府官立中學、政府津貼中學，或政府補助中學，捱過五年，獲得一紙文憑，能繼續攻讀大學預科班而再考入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的固然拚命向書本中埋頭，不然就找得一司半職，餬口兩餐，做其標準的香港人；而能於兩間大學畢業的青年，其數目與全港青年的人數比較起來，還不是小巫見大巫，而那一小部份大學畢業生，是否會爲香港的安定與繁榮努力一番，抑或憑那學位文憑，獲得較高的入息，對個人的生活享受來得有保障，香港政府教育當局實在瞭如指掌。

香港政府雖然明白當前教育概況的瘡疤，也明白如香港再遇有如一九六七年五月般的風暴，生於斯，長於斯，育於斯的香港土生青年是否支持政府，實屬疑問的道理。但香港政府教育當局從沒有好好地、詳盡地計劃如何去教好下一代，訓練下一代的具有人生正確思想的大方針，只是腳痛醫腳、頭痛醫頭地做一些門面工夫，而對學生壓根兒就沒有半點好處。而沒有好處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說的沒有全面的周詳計劃，只是在每年暑假將開始時由教育司署發出一紙公函，著令屬校於暑假期間舉辦一些康樂活動，企圖由此引導學生不走入歧途。但各學校當局是否著實執行任務，各教師是否盡忠職守，連暑假的時間也犧牲出來，實在存有很大的疑問！

何況，照筆者所知所聞，據說有些學校僅響應一些參觀某機構的活動，其餘的便是舉行一次旅行，高年班更以補課代替活動，企圖於來年會考時獲得較佳成績；而教師們又因平日忙於灌輸課本知識，博取較成好績，以求免除學校當局的責怪及免看校長的灰黑面色；抑且有些學校的教師，據說還要替校長、校監撐門面，倘遇校監所參予的機構有任何慶典，則教師於上課之餘，還要參加這些作布景板的活動。對暑假，又有何心情及精力再認眞負責康樂活動呢？

反而有些業餘機構所舉辦的暑期康樂活動，卻受廣大學生的歡迎，這些活動如浪中暢遊、爬山比賽、象棋比賽、智力測驗、籃球比賽、演講比賽、書法比賽……等，似有供不應求之狀。其中原因，最主要的就是這些活動的本身具有相當的意義，主辦者的職員及活動輔導員又能認眞地執行任務，充滿活力的學生自然易於接受和樂於接受，主辦者也就得到預期的理想和效果。

是開口

中文的成爲香港的法定語言，乃是不可置疑的必然。可是，這個必然，至今仍是一個未然。這是否意味着，長久以來，中文不成爲香港的法定語言，比成爲香港的法定語言更來得方便？這又是否意味着，居住於香港，佔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口的中國人對這個措施感到滿意？這又是否意味着，香港政府擬長久地保存其殖民地制度，不邁向平等、民主的作風？

中文的成爲香港的法定語言，不必找尋很多美麗和顧存香港政府，英國政府的面子的理由，只要一條「香港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國人」就足夠了。只是，多年以來，我們在立法局的華人議員似乎遺忘了這個必然，在香港政府各機構裏工作的高級華人職員又似乎習慣於用英語，而一般廣大市民雖在很多情況下感到不便，卻又能以「容忍」的美德對這個必然採取不關心的態度。至於自命爲市民請命

中英民族平等，中英文並重的義正詞嚴的呼籲，也就沒有人敢提。即使有人敢偶然一提，雖也有人敢於響應，但香港政府似乎認爲這只是三分鐘熱度而已，不理也罷。

可是，如今的中國人再不能那麼容忍了，尤其是年青的一代

由讀經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無論其爲何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他們都要經過一個必經的階段——讀經。

讀經的問題，在民國以前，是不成其爲問題的。民國以後，所謂新文化運動開始，對傳統文化展開毀滅性的攻擊，表面上似乎是激於國勢不振，生民亟困而發，因之對於導致國族衰頹的種種原因加以檢討。檢討的結果，認爲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殆由於科學之不昌明；科學不昌明，由於全國的優秀人才，都集中到研讀經書，及與經書有關的學術途徑去了。因此很多人認爲假如要救中國，要使中國有迅速而足夠的長進，必須首先把人才搶過來，效法歐美，盡量容納在研究科技的範圍上。其次，又因爲看見當時的社會，知識分子熱中名利，人人以做官發財爲目的，表現於政治上的，是貪污無能；影響到社會各階層的，是保守腐化。由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爲經書的內容十分淵博，而且經書裏所教人實行的道理都很正確，這對於一些沒有經過用功研治，身體力行的人是一種威脅，尤其是後者，一般人既習於偷惰苟且，對於嚴正的道理自不免望而生畏。西方學說入侵的刺激，好新慕奇成

的運動；新聞界、輿論界也本其一貫主持正義的宗旨，努力於此一在香港歷史上最偉大的運動。這一運動的能否成功，端的要視乎香港市民的努力及香港政府的態度是否開明和是否有誠意尊重中國人。

李尚義

體發起「促成中文爲法定語文」的同時，我們的「社會領袖」又不知到何處去？當我們的新聞輿論界發表不可置疑的論據，以促成中文爲法定語言時，我們那些平日忙於發表議論的市政局議員又不知身在何處？不知是否又在忙於爲非法阻街的小販而努力，抑又如一九六七年五月風暴時到他方遊埠？

當某些英國人而具有「民族優越感」如香港大學的語言專家，看到此一洪流的銳不可當，誠恐中文眞的成爲法定語言，而甘冒四百萬人的不齒而發出反對中文成爲香港法定語文的謬論時，何以具有較高地位的華人也還不開口呢？

大人先生們！時代不同了，殖民主義，奴役主義的時代也過去了。生爲中國人，卽使取得外國國籍，也實在不能抹殺本身的列祖列宗是黃皮膚的中國人，更何況本身的皮膚和面孔，雖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也是不能改造的呢？

熱血，但名氣響了，生活改善了，地位抬高了，思想的進展趕不上生活的進度，要保存既得的名氣和地位，那只好把思想向現實遷就。向下拉的結果，乃造成無數不學無術，譁眾取寵的文化人。這些文化人，對固有文化並無

褚建中

道，「破」是比「立」容易得多的，尤其是實際上並無眞知的人，一般的新式學者，無不以「破」爲主要手段。由學術的「破」而無「立」，發展到政治上的只「破」不「立」，更影響及於全國老百姓的心理，都只去想辦法「破」，不想辦法「立」，社會風氣刻刻下降，人們都只醉心於改革，醉心於破壞，傳統的一切誠然被破壞殆盡了，但所號召的新的一切只像鏡花水月。這種情況直至今日還沒有改變的迹象，也沒有反省覺悟的朕兆，這不是很可怕嗎？

綜上所敍論不過只就廢置經書以後的發展概畧言之，猶未觸及經學的內容問題，究竟傳統學術是否眞如一些人所批評的無價值？導致近世中國積弱衰敗是因爲讀經還是因爲不讀經？讀經的方法和態度又應該怎樣？這都是值得我們去思索和研究的！

「青年問題」與「問題青年」

穆然

近數十年來，困擾着人類的許多問題中，青年問題佔了相當重要的一席。

青年之成爲問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裏，並不顯得嚴重。我們過去亦出現過許多「問題青年」，但卻甚少發生「青年問題」。「問題青年」之出現，是基於人類天禀的各別不同。智、愚、賢、不肖的距離，剛、柔、勇、怯的參差，都是與生俱來的等別，故然有優秀青年自必然便會有「問題青年」，這種本質上的不同，正如陰晴寒暑之交替互見一般。

「青年問題」的發生，是由於「問題青年」而來，「問題青年」的「問題」解決不了，然後才會演變爲「青年問題」。「問題青年」愈多，「青年問題」懸而不決的愈多，「青年問題」乃愈大和愈複雜。青年是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假如「青年問題」無法消解，則是「問題青年」的無法消解，亦卽是未來社會中堅力量的無法建立！人類變動光明，當然不會甘於自處在一個看不透前途的悲慘境域中，故謀解決青年問題的需求乃日形急亟；但謀解決是一件事，能解決與否是另一件事，謀而不當，或解決而不得其法，結果都只有把問題推衍得更複雜和更棘手！

如上文所辨析，「問題青年」是必然出現的，無可避免的；但「青年問題」卻不是無可避免的，是可以打消的。故謀解決「青年問題」的方針，應該揷在二者之間的隙縫中。換句話說，是應該致力於把「問題青年」的問題剔除，「青年問題」遂可不至於形成。

中國在過去並沒有許多「青年問題」，這是因爲傳統的文化思想、教育重心都放在解決「問題青年」的問題上的原故。智、愚、賢、不肖的距離，剛、柔、勇、怯的參差，都是我們傳統文化和教育的變化對象。所謂「變化氣質」，就是針對此等距離參差處着力。解決了問題青年，便是解決了青年問題，也就是替未來社會安排好中堅的力量。於是政治開明有了把柄；社會風氣由薄轉厚有了把柄；民生幸福安寧有了把柄。

今天我們見到的解決青年問題方法，卻多是把本末倒置了。由西方文化入輸彌漫之日開始，傳統備受歧視，人們都爲好新好奇心理驅使，不惜把西方猶在嘗試階段的理論和思想生吞活剝，盡量容納。另一方面把行之有效，歷久不磨的傳統思想唾罵。雖然負有政教重責的人應司其咎，畢竟老百姓爲好新好奇一念所累，亦是責無旁貸！進一步說，「問題青年」雖與優秀青年相對而言，但問題青年當中，天姿優異的很多，解決了他們的問題一面，便是培養和保留住他們優秀的一面，這就是務本的特別好處，不但使問題青年不至構成青年問題以爲社會大害，抑且把問題青年變化爲優秀青年，增加了不止一倍的中堅力量。「陰陽寒暑，共成歲功」，這才是文化思想的最高峯呢！



太平山下的故事【下】

當下幾個股友有些帶備支票簿在身，認了股，馬上給光頭馮寫支票。

回家後，他本想和太太商量，但知道她一定反對，反正只是半個月時間，就可回籠，很容易瞞過她。因此他沒向太太提出，悄悄打開她的首飾箱，揀了幾件值錢的，拿到押店。

好容易把認股的三萬元湊足，三天後，透過馬敬義，把這筆股本送到光頭馮手上。

光頭馮約他們同在茶廳喝下午茶，收到老陳的股本後，他說：「你運氣眞好，我們做了一年多，也沒碰過這樣的機會；你才加入兩水，便發一注大財，看來我們要靠你鴻福啦！」

馬敬義插嘴道：「可不是？你看陳老兄，紅光滿面，氣色好到冇得頂！此後，我們這小集團一定財源廣進，不久，大家都變成小富翁啦。」

「誠如貴言。」老陳喜孜孜的道：「要是這買賣能賺個二三十盤（萬），我也不再打工，受老板氣啦。」

「你自己成個老板格局，當然不用再打工。」

別了馬敬義和光頭馮回家後，老陳滿心歡喜，發達在即，賺了這一大筆然後才告訴老妻，還怕她不笑甩了牙？

日子過得快，轉眼十多天，老陳估計已接近「收穫」時期。有幾次在電梯和馬敬義碰頭，大家不由作會心微笑。

又過了一個星期，還沒有分賬的消息，老陳心裏有點急不及待。他不好意思催問馬敬義，只是輕描淡寫的問：「什麼時候有局？」

「光頭馮沒有通知我，大概很快了。」

下一個週末，老陳要到馬敬義的

會可大財到手了。

晚上到了酒家，和平時一樣，大家玩牌。老陳心情輕鬆，一改平日死誅爛誅的作風，因此今夜他是個輸家。可是他不在乎，等會兒就有大筆錢到手，一個開，連本帶利，至少可收回六萬，是個相當可觀的大數目，何必計較一點小輸贏？

入席後，喝過兩杯酒，光頭馮這次沒拿出鈔票，面上也沒一絲笑容，沉重地對他們說：「我要向各位報告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們那批東西出了事，已全部被扣掉，替我們帶的人，也送進牢子裏了。」

眾人爲之震驚，訝然叫道：「什麼？扣掉了？豈不是血本無歸？」

「全部化爲烏有了。」

大家嘩然，老陳如晴天霹靂，幾乎昏了過去。這結果他無論如何不會

，都搞掂的？怎會給扣掉呢？」

「這事通了天，由上面壓下來，海關的人也不敢維護，結果只好全部扣掉。」

「哼！我們幹了一年多，從來沒發生過這樣的事，眞是豈有此理，在我們幹得最大宗時才出事！」余二叔憤憤地嚷着。

「都怪我們運氣不好！」另一個在嘆息。

「我們運氣一直都好，最不好是加入了陌生人！」余二叔不留情地的說。

大家把目光向馬敬義和老陳身上盯來；馬敬義怯怯的道：「我介紹陳先生加入，是你們大家同意的，不能怪我！」

「不能怪你，怪誰？」大家的氣無處發洩，罵起馬敬義來。

「這也實在不關他的事，」一個人出面替他說好話。「要怪，就怪這位陳先生。」

「什麼？怪我？」老陳委屈地叫道。

「當然怪你！你搭沉船！」余二叔一直是不饒人。

「我自己也有五萬元股份，還怪我？」

他們鬧哄哄的，最後光頭馮做好做歹的勸住他們。「現在爭論也無益

「什麼事？」大家楞視着他問。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做這買賣？如果繼續做，那就得另行集股了。」

大家在嚕叨着：「做一年，不夠這一次蝕！」

「光頭馮，你看還有可爲嗎？」

「這一次是意外，其實我們十分穩當的。」

余二叔提出：「要是陳先生幹，我就不幹。」

大家附和着，老陳竟成了罪人，好像這次的失手，是他的罪過。老陳在交相指責下，沒有吃飽，就溜了出來。

他懷疑自己中了老千局，可是一切部沒證據，起因只是由於自己太貪，現在眞是貪字得個貧了。

事情至此，他不能不向太太坦白。陳太太知道這事，當然咆哮如雷，和他大吵大鬧，哭得要生要死。老陳答應盡力籌錢贖還她的首飾，才把她勸住。

一向以「精仔」、「叻仔」自居的老陳，碰到這事，金錢上的損失還不及精神上的打擊大。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敢把這次遇騙的事說出，太丟人了！

一切的騙術，差不多都以人們「貪的弱點」爲目標，大部份人免不掉這弱點，因此即使精仔叻仔，也會上當。光頭馮這夥人的騙術十分高明，他處處讓老陳自投羅網，引頸就戮。

太平山上望下來，老襯實在多，要避免受騙，只有不貪；自恃聰明，也靠不住的。

張鎮先生溫厚地連聲說：「我們當然要一道走」。他咨詢那位代表登記交涉的情形，然後偕同我們浩浩蕩蕩的奔入主任室。主任見我們入到，也起身招呼，張鎮先生和他通過姓名後，在衣袋拿出一個手摺給那主任看看，不知那手摺是什麼法寶，果然有靈，那主任一看，面色立即放得更客氣。張鎮先生跟着道達來意，告訴我們一行是趕往參加全國代表大會，要在三月廿九日以前到達。張鎮先生更正容鄭重的說：「關於全代表赴渝的交通工具，中央曾通令全國交通機關，切實予以協助，請貴主任多多幫忙。」那主任皺皺眉頭，沉默了一會，才對張先生說：「如果每位都要坐車頭位，恐怕今天走不了，假使各位肯委屈一點，到車卡的鎢砂上面坐着，大概今晚或者可以統統起程。鎢砂是用小麻包來一袋一袋的裝着，疊得很整齊，在鎢砂上還用帆布平蓋，所以上面很平，坐或躺下都可以，沒有辛苦，只是委屈一點。」我們只求今天有車可乘，那計什麼車頭位抑或睡鎢砂面，大家衆口合聲的表示坐鎢砂面沒問題。那主任笑道：「如果沒有問題，請大家今日下午六時拿行李來碰運氣吧！」我們歡天喜地的道謝，在辭出時，我還要個順水人情，向那主任要求也給李縣長和我們一道兒走，因為他也是要依限往中訓團報到的，那主任都答應了。

我和李縣長吃過了晚飯，叫一個挑伕把行李挑到資源委員會辦事處，那時，正是六時正。那主任告訴我張鎮先生等已於五時半到達，分乘先到的兩輛鎢砂車走了，我們二人和另兩位女性，則分配同乘一車，現在那司機和他的副手去吃晚飯，回來便可開車，因為要日夜開車，司機和副手要輪流休息，抱歉的，車頭位不能讓出我們坐，我們四人要把被舖攤開在鎢砂上面，隨便坐臥。既有車可搭，只有道謝。我和李縣長三手兩腳把行李攤上車卡，解開被蓋，舖好臨時的床，知道還有兩位是女性，我們特地要車卡中部的位置，讓靠近車頭的地於給她們。不久，那兩位女性也搬行李上車了，原來是兩個時髦的妙齡小姐，很是漂亮，服裝摩登，頭上都是包着絲巾。她們上得車來，我告訴她們的位置，知道我們有意相讓，也表示謝意。

暮色漸漸渲染了大地，司機吃飽回來了，手續辦妥了，馬達响了，鎢砂車開動了。幾天來找車，候車的焦急煩惱，一掃而空。東風拂面，振衣飄飄，心情為之輕鬆，乃斜躺被舖上和李縣長聊天，那兩位小姐却哼着時代曲。

夜幕低垂，明月在天，乃躺下鎢砂床，臥看點點繁星，正在陶醉間，忽見紅光閃閃，爆聲拍拍，爬起來一看，天啊！原來我們陷入火海之中，車是奔馳在高山上，因而討給野火大包圍。不知誰人拋下烟頭，留下了火種，給春風一吹，便成燎原，野火燒山，又無人救撲，於是風助火勢，火仗風威，我們的司機在後山轉過前山時，只見一點火燒山，不以為意，及至鎢車衝入火陣，始知被困，退嗎，倒行更慢，而且後路火勢將合，危險重重。我急叫李縣長和兩位小姐起來，他（她）們一見，尤其是兩位小姐，驚至花容失色。正在急惶之際，那司機助手掀開車頭的後窗，高叫我們雙手緊拉車卡的鐵柵，閉着眼睛，準備衝過火場。我們除了祈禱還有什麼？只好照話去做，把心一橫，置生死於度外了。只覺熱風滾滾撲面刮來，身如拋入火燄山中，汗流浹背，車在飛駛，但無一點顚播側傾，約二十分鐘後，車漸慢了，那助手又高叫道：「好了！沒事啦。」睜眼一看，阿彌陀佛，我們平安渡過了。

（十）貴陽關帝廟塑的不是忠臣而是漢奸

險極了，滿車子是鎢，給火燒着時，鎢是金屬中最耐得熱的，不會立刻化為融漿，但會遇火爆炸

而復生，仗其過人技術，飛車衝出。又恐我們目擊驚險，尖聲狂叫，擾亂心靈，影響駕駛，則後果堪虞。驚魂稍定，始發覺那兩位小姐驚至花容失色，相擁而泣，李縣長則正襟危坐，仍是閉目唸經，呢帽底下，一額是汗。

月白風清，有女同車，人生能得幾回見？奈火海驚魂，眞是大煞風景。我稍看行李，有無給火灼焦，然後高呼李縣長看看行囊，有無失落，——他携着一個皮製大公文袋，寸步不離，我取笑他說那個公文袋活像化緣和尚的行囊，他急忙向旁一抓，找着了那大行囊，才鬆一口氣，然後和我打話，我示意要聯同向那兩位如花小姐安慰安慰。別小覰這位道貌岸然的老大爺，哄小姐却有他的嘴頭，二十分後，卻能使玉慘花愁的兩位小姐，都破涕為笑。交談之下，知道她倆是表姊妹（表姊像是姓陳，表妹像是姓劉，年久了，芳名也忘記了）。這對姊妹花，是到成都去讀大學，表姊是高級軍政人員的千金，憑他父親的一封信，也獲得乘鎢砂車的機會，也挨得今晚一場大驚險。幸乎不幸乎，殊難斷論，紛紛擾擾，款款談談，時已深夜，應該休息，晚安一聲，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已是太陽高照，晒炙難耐，原來是日上三竿，巳時一刻。

快慢遲早，為福為禍，似有定數。張鎮先生等一行大衆，早起程一小時，竟一路平安，我慢了一小時，就陷入火陣。我記得第一次赴渝，在貴州的龍里途上，乘搭西南運輸公司的長途客車，那輛木炭車，像蝸牛蹣跚而行，後面一輛貨車，按號長鳴，自然是想扒頭，我們那位老油條司機，只有讓路，那貨車掠身而過，絕塵而去。但在二十分鐘後，我們車子到達一個陡坡，發現扒頭的貨車與另一貨車相撞，兩輛貨車都翻倒在陡坡下面，幾個死屍則拋離車外，曝陳陡坡的公路之下。假使我們不讓那貨車扒頭，而我們的客車開快一點，則陳屍在斜坡之下的，正是我們呢！（十四）

中國赤禍探源（十三）

史劍非

汪、胡離粵與迎汪運動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一說五月九日）左派領袖汪兆銘和反共領袖胡漢民，同舟異夢同時離粵之後，廣州的局勢非常的迷離微妙。也是現代史上最難瞭解之處。如果說，經中山艦事件的打擊，左派已告失勢的話，鑑於[illegible]反共重鎮，被左派放逐去俄，受盡委屈的胡漢民，在廣州仍不能立足？如果說鮑羅廷和左派仍在控制廣州，那麼何以汪兆銘黯然去國，而且蔣中正等提出來的改組方案（顯然對共黨不利）又能通過實行？從以後的種種發展看來，當時鮑羅廷在施用緩兵之計，隱任反共行動的擴大，同時在暗中設圈套陷害蔣氏。當時鮑羅廷手中還握有俄援的王牌，共黨分子又把持着農工羣眾組織，仍有與蔣氏討價還價的本錢。因此胡漢民的離粵，顯然與鮑羅廷的壓力有關。胡氏抵港後曾接獲蔣氏一封信，透露了其中消息。

「展堂先生尊鑒：刻晤哲生兄，乃知先生已於昨晨赴港，不勝悵惘。黨事成敗，在此一舉。如先生不回，則負責無人，弟實無力支持。弟之所以不發表意見者，實未到其時；並非對先生有所不恭也。弟之主張，哲生兄盡知之。如有以爲不然處，請先生指正，一切必能得圓滿之結果。否則黨事敗壞，其咎不在弟一人；而先生居指導之責者，更難辭卸也。其餘未盡之意，統希哲生兄另函轉達。尙祈

1.所說「黨事成敗，在此一舉」，即指國民黨改組方案而言，主要目的在剔出據要路津的共黨分子。此時可能還在和鮑羅廷交涉中。

2.胡漢民四月二十八日返抵廣州，五月十一日離粵赴港，在廣州停留近兩週期間，似未得機會與蔣氏從長交換意見，對局勢的判斷發生了歧見，所以才決然離開廣州。

3.信中所說：「弟實無力支持」，並非客氣話。當時中央執行委員，左派分子和共黨分子佔多數，反共領袖多已離粵，改組方案縱獲通過，在執行上亦勢單力孤，切需胡氏合作。

4.信中說：「尙祈於十五日前回省，不勝盼禱之至。」因爲十五日起召開中央執委會議討論改組方案。

胡氏並未爲此信所動，可能他判斷返粵之後仍難施展抱負。對廣州局勢仍欠明朗，胡氏判斷不錯。其後不久五月三十日吳鐵城被捕幽禁虎門，伍朝樞隨亦被勒令離粵。

排共復權的改組方案

改組方案共有四提案。

第一提案爲「黨事整理案」，主要內容是設立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以解決兩黨之糾紛。會議由國民黨代表及共產黨代表三名組織之。聯席會議並聘第三國際代表爲顧問。

第二提案「國民黨與共產黨協定事項」。目的

民黨者，應將其黨員名冊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備查。，共產黨員任中共執行委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④共黨分子不得充當中央機關之部長。

第三提案爲「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案」，提案通過時改爲常委會主席，並規定於中央執委及監察委員中選任之。並選出張人傑爲主席。

第四提案，舉行黨員重新登記。會加入本黨否認之政治團體者，登記時須聲明與該團體脫離關係。

上述四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對共黨的妥協，但不重要。第二、第三兩個方案是制共和防共的，第四個方案則是增强反共力量的。

上述改組方案，頗引起誤會。西山會議派認爲：「約束共黨則不足，限制國民黨則有餘」，鄒魯甚至說：「十五日之大會，其效等於零。」因爲設立兩黨聯席會議，等於修改了孫中山容共的原則。其實頗不盡然。因爲容共原則，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當時已無意義了。一因爲共黨組織之存在，並且在國民黨組織中起黨團作用，已是公開的事實，換言之早已打破了容共原則（以個人參加國民黨，不以組織參加），如其繼續掩耳盜鈴默認共黨組織之存在，就不如公開承認其存在，並且以具體有効的辦法限制之。

聯席會議以五比三的比例組成，表示雖承認共黨之存在，但並未給予平等的地位。但無論如何，這是對共黨的一種妥協，因爲這是正式承認共黨在

認眞貫徹。但是其它則全部實行。

第三方案，看來平淡無奇，實則另有作用。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不再設總理，中央執行委員會實行委員制無正式領袖。大權集中在政治委員會議，汪兆銘曾任政府、軍委、中政會議三主席，但是爲鮑羅廷所立，故難與鮑抗衡。現在選出一主席，是想擁出一領袖與鮑相抗衡。但是選出的張人傑顯然未得其人。

第四方案，看來好似是針對黨員重新登記而發，其實是便於西山會議派分子重新回黨。因爲多數反共黨員皆擁護上海的中央黨部，廣州的中央黨部所屬組織，共黨分子很可能已佔多數，確立重新登記辦法，對反共黨員大開回黨之門，只要聲明與西山會議派脫離即可恢復黨籍。

依照上述改組方案，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劉芬、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祖涵均被迫辭職。張人傑被選爲中央執委常委主席，葉楚傖爲秘書長，顧孟餘代宣傳部長，原任青年部長甘乃光調任農民部長，邵元冲接充青年部長，蔣中正接組織部長（陳果夫任秘書，實際代理部長）後又兼任軍人部部長（掌管所有軍事單位黨代表任免之權）。其中葉、邵二人皆西山會議派主要人物。

上述的人事改組，顯然是對共黨的嚴重打擊。尤其是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之後，即爲譚平山把持的組織部，收回到國民黨人手中，關係尤爲重大。

鮑羅廷蓄意陷害蔣氏

鮑羅廷對上述改組，似未加阻撓，並且在某些關節上還從旁極力協助。尤其是對張人傑出任中執常委會主席一事，到處爲之游說活動，惟恐張氏不能當選。例如他對陳公博的游說。

鮑：「現在國民黨已到動搖的時期，我個人以爲非找出一個實際領袖不可，陳先生以爲怎樣？」

陳：「黨的實際領袖不是有了嗎？軍事的領袖同志和胡漢民同志。」

鮑：「陳先生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說軍事和政治的領袖，黨自從孫博士逝世了，須得一個人來繼承，所以我主張應當再舉一個總理，如果礙於總章，我們叫他執行委員會的主席。」

陳：「這不是違反了黨的總章了嗎？」

鮑：「總章是法律問題，目前需要領袖是革命的問題，我們爲了革命的實際，不能不犧牲點法律。」

…………

陳：「誰來當這個主席呢？汪精衛同志既蕭然而去，胡漢民同志又怫然而行，北方老同志不肯來，目前只有蔣介石同志可以擔任。然而兩月以來，羣情還是惶惑不定，我想介石同志必會謙退不肯就，那麼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鮑：「我想推舉張靜江先生。」

陳：「張靜江先生的身體不大好，恐怕不會幹吧？」

鮑：「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主席非張靜江先生不可。你知道孫博士一生是不會哭的，孫博士在北京臥病之時，張先生抬上北京去見孫博士，一見他便流淚了！」

陳：「這是什麼解釋？」

鮑：「你不要看輕這一哭，這在革命歷史上是佔極重要的一頁的，陳先生請你注意實際，不要注意虛文，大家都贊成了，請你不必固執。」

經鮑羅廷這般活動，張人傑（靜江）終以十九票當選主席。張人傑當時是贊成蔣氏反共最力之人，鮑羅廷何必要爲張人傑活動主席呢？因爲他要拿張人傑當祭羊來打倒蔣氏。這可以從張氏當選主席不久，共黨即紛肆攻擊：「職務性質上自相衝突」（張是監察委員），指爲違法。後來更擴大爲「驅張運動」，指張「昏庸老朽」，「本黨紀律威信，被張靜江破壞無遺。」

五月十九日張人傑當選主席時，只獲十九票，中央執行委員三十六人（小部分未出席），所獲票數剛過半數。說明張之出任主席很勉强，多半是左子。假使不是鮑羅廷從中搞鬼，故設陷阱，大概譚延闓或蔣中正當選的成分最高。因爲是個陷阱，當選之後立遭反對。乃於七月六日改選蔣中正爲主席（北伐開始仍由張氏代理），相距僅一個半月。

張人傑之出任執委會主席，不但職務性質上自相衝突（自己執行自行監察），而且張氏有一半身不遂的殘疾，又絕不適宜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同時張氏爲理財家，對黨務政治近乎外行，而行政才能甚差，他之出任主席，及其後的代理主席，對蔣氏的幫助力少，而累贅實多。

迎汪運動與倒蔣

藉張人傑問題，鮑羅廷給蔣氏以打擊之後，由於改選蔣氏任主席，風波歸於平息。七月九日蔣氏代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等蔣氏一離開廣州，鮑羅廷的第二個打擊就跟踪而至，那就是掀起迎汪運動。

七月間共黨分子操縱下的浙、皖、鄂、贛、蘇五省黨部及上海、漢口兩市黨部即聯銜電請「汪主席銷假視事」。揭開了迎汪運動的序幕。

十月十八日正當北伐軍緊張之際，在共黨及左派分子的要求和策動之下，在廣州舉行了中央執監委及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由江蘇、上海、安徽、浙江四省市黨部及海外總支部附署的「請汪精衛同志銷假回部主持大計案」。並推何香凝、彭澤民、張曙時、褚民誼、簡琴石五人爲代表，前往巴黎歡迎。

前已述及，在當時的中央執委會（一九二六年一月廣州選出）中，汪派及共黨分子佔多數，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本可聯合一致對付蔣氏，因爲不敢和蔣氏硬拚，遂大步退讓，等蔣氏離開廣州，率軍北伐，在緊張的軍事指揮中無暇後顧之及，他們便在後方造起反來。對七月七省市的迎汪運動，張人傑、陳果夫等沒有提高警覺，或因爲無力制止，遂擴大爲全黨一致的迎汪運動。蔣氏在黨的地位遂呈動搖。其後演成贛鄂對立，終有寧漢分裂，皆肇因於此。

珠江水猶寒

【38】

馬森亮



他們不是爲看熱鬧，也不是好奇，誰都明白這些熱鬧對自己是一種精神威脅，不過在單調的生活圈裏，外界傳來的音响，那怕是呱呱兒啼，亦似夜半鐘聲，發人深省。

因爲人多，空氣非常混濁，一到晚上，蚊子成羣結隊飛來，隨意吸吮，因此病人一天天增加，醫藥又少，有兩名患重病的批准入醫院留醫去了，也有人妙想天開，假裝重病，申請外出留醫，經過醫生檢驗過後，批下來的是重新檢討。

在這幾天內，我多結識了一位青年犯林安民，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是在毛澤東油埕裏浸出來的新知識分子。他犯的罪名也和我一樣，在邊境失手被擒回來的越境犯。聽說他是要去香港見媽媽的，也好奇順便想看看別的地方有沒有太陽，一句話就是想逃向自由。他滿口都是新名詞，罵起共產黨來詞彙特別豐富，他的樣子長得俊俏，頗知情識趣，該說話的時候絕不沉默，不該說話的時候就不發一言，最難得的是對任何人都很和氣，尤其對生病的人，倒茶灌水的工作，他都會不辭勞苦，所以很得大家的信任，因爲他的年紀最輕，大家都叫做小林。

看守的人員亦因他年輕，歷史淺，所犯的罪又非嚴重，便也另眼相看，委爲學習組長。

我初期對他尚未敢說話，經過多方考察之後，才知道他有俠義心腸，沒有奸詐。找到了一個機會向他打趣說：

「在這裏只有你才獲得幹部的信任！」

他一聽，笑了一下，帶着鄙視的神氣回答：「信任？他們怎會相信人的？只有要搬石頭挖糞坑的時候才會信任人。」

「起碼你有上天奏本的資格。」小陳也笑着揷

一天嘴巴會受賄？」

小林這句話很幽默，引起大家笑了起來。這樣，我和他便很快混熟了。

又押進一個人來了，據說犯人工作錯誤，發落這裏來反省的。但經小林去調查過後，才知道這傢伙原來是一個非黨的幹部，犯了嚴重的強姦罪，判處勞改，押進這裏來，候命起解，一樣被剃光了頭。

這傢伙畢竟做過幹部，出身於統治階層，雖然革職查辦，但氣燄尚存，對人還擺出愛理不理的樣子。

小林非常憎恨他，存立要教訓他一頓，看他這副臭架子能維多久。

有一次，剛巧學習毛澤東的反黨八股文件，作

嚴地說：

「……目前有個幹部，不虛心接受黨的教育，自動解除馬列武裝，自以爲超人一等，可以不守紀律，漠視羣眾，違反民意。還斷章取義，歪曲事實，掛起馬列招牌，亂拋帽子，强調個人思想，否定羣眾智慧，口口聲聲說羣眾沒有眞話，從不檢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是否一致，有那一句話是由衷之言！」他故意移過眼珠在那人的身上溜上溜落。「這些混蛋，違法亂紀，强姦婦女，欺淩百姓，吃人民的飯，幹反黨勾當，簡直是禽獸不如，不如禽獸。試問黨綱有那一條賦給你有這種特權？毛澤東的文件有那一句話叫你這樣做？畜生！」

這些話雖沒有指名道姓，但那人的臉色卻一陣紅、一陣白，一直垂下頭，不敢仰視。

散會後，我找個空兒悄悄問小林：

「你行！把新名詞背得這樣滾瓜爛熟。」

「背熟名詞，是表現進步的主要條件呀！」他笑了。

「而且你的神氣太逼眞了，對方被罵得抬不起頭。」

「不這樣，又怎能顯出組長的威風？老實說，我還未學到他們凶狠的百分之一呢！」

「老弟！你不怕過激的話會惹麻煩嗎？」

「有什麼可怕？怕就不說，說了就不怕。我腦袋可以改低，臉譜不能改型！」他還拍了兩下胸，表現剛勇。

很快的，大家都清楚那人的來龍去脈了。全體

討他：「你是當過幹部的，應該知道怎樣去接近羣眾啦！為什麼人家會對你不滿呢？應平心靜氣的自我檢討一番。……」

看他已完全孤立了，困在許多冷酷無情的臉孔之中，備受揶揄奚落。

這時，我反而同情他。年青人是純潔的，給共產黨教壞了，如果沒有甜言蜜語，他不會迷惑於虛無縹緲的幻境，更不敢毫無顧忌的去作奸犯科。許多高級黨員已換掉了老婆，弄到數不清的愛人了，為什麼他們博愛都可以，偏不容年青人有洩慾的自由？難道共產黨就是寺院，大和尚可以置家立業，小沙彌不許惹草沾花！這就是教育嗎？對年青的一代如此折磨，還故意把他摔落這個地方，給人報復，葬送了上一輩還不夠，還要毀滅下一代！……

室內的空氣，和街上的陽光一樣，憂鬱而且酷悶，走廊上擠滿了人，禿光着頭，打赤膊，躺着的、站立的，在聊天、在說故事，還有靠着燈柱在捉蝨子的，很容易使人誤以為這是和尚寺。不知有誰在清理坑渠，搞起一陣陣嘔心的臭味，薰得人人用手掩住鼻子。

我正和小陳盤膝坐在地舖上聊天，把捲烟抽起來，見小林跑過來了，悄悄的告訴一個秘密，他說：

「也許在這十天內，這批人要起解了。」

「是不是勞改？」小陳忙問。

「難道回去當老太爺麼？」小林向他一看。

「什麼地方？」我問。

「我也不清楚，昨晚去彙報的時候，主任向我透露這一點，我不敢問下去，怕會像前次那樣，挑起了謠言可不是兒戲的。這消息只要我們知道就算了。」

大家都不說話了，覺得眼前的陰影和心上的壓力越來越難受。

對面又來了一位土裏土氣，年約四十幾歲的中年人，他走到跟前就不客氣的蹲下來，對我說：

貌！」

我神經一振，打量他一下，見他眼裏充滿熱誠，連忙回答：「別客氣，老伯！我還怕你不是鄉下人哩。」

「請坐罷，老伯！」小陳接着說：「鄉下人不比城裏人那麼奸詐。」一邊讓出位置來。他謝了一聲，也坐下了。

「還未請教老伯貴姓呢！」我說。

「姓蔡，鄉下離這裏很遠。」

「蔡老伯需要我做什麼呢？」

他捲上紙烟，向左右看了一會，說：

「我知道都是好人，所以才敢唐突來請——」

「老伯！你儘管說罷！都是一家人。」小林鼓勵他。

他猛力把烟一吸，好似要這樣才有勇氣。他然後說：

「先生！我的話藏在肚裏已半年了，從不敢對誰說過，不嫌我囉唆罷，我知道我是不會說話的，請不要見怪！我並不是這裏的土生，原籍陽江人，聽聽我的口音就知道。二十年前，鄉下鬧饑荒，我單身逃到這裏，大家見我的活幹得不錯，很同情我，幹了幾年，遇着有人要找承繼人，看中了我，因此我就姓蔡了。

「不嫌我囉唆罷，我沒有唸過書，說話從來是這樣的。我有一位親戚，姓林，是美國華僑，他有錢，幫我成了家。抗戰時，又給我錢去內地販賣故衣，辛苦了幾年，勝利後回來鎮上開了一爿小小的肉店，生活還算安穩，那年，親戚回國了，住了半年，又把他兩個兒子帶到美國去，瞞下他的妻子和一位媳婦。前年土改的時候，他家是地主，老的一個給鬭死了，撇下年輕的媳婦，我見無人敢照顧她，又是自己的恩人，想叫她搬來我家裏住，農會又不准，說她是地主階級，未解除管制。」

他習慣又把臉一擦，繼續說：「這樣，我放心不下，特別叫妻子去陪伴她。後來，妻子生了小孩次，給她買點東西回去。有一晚，因為下大雨，我趕到她家時天快黑了。在門口，忽然聽見屋裏有男女爭吵聲，我連雨傘也來不及收起，一扔就破門入去，見她正被一個男人攬住，上衣扯爛了，露出了肉身，在廊下互相糾纏着，哭叫着。我登時火起，不管三七二十一，搶上去在他背後一拳，那人立即鬆手，反身和我打起來，一看，嘿！原來是那位土改幹部。我大聲叫她快走，她才醒覺，忙把衣服一掩就跑了出去。那時，只膽下我們兩個人在扭打。老實說，我是什麼出身呀！幹活的、殺豬的，他配得上和我較量？於是三拳兩踢，就把他按倒在地，輕輕將他的右肘一扭，他便豬叫似的嚷起來。在平時，我碰見他，心裏還有幾分畏懼，現在我的眼已冒起火，心頭昇起烟，還管你幹部不幹部，拳頭在近，官府在遠。乘機再給他一腳，痛得他不迭的求起饒來。『求饒？好罷！上區裏說理去！』我啐了他一句，一邊解下腰帶，把他反肘綑起。」

「真行，了不起，夠英雄！」小林在旁豎起大拇指讚他。

他咧嘴一笑，接着又說：「恰巧一班鄰居來了，有男有女，我當眾把事實宣佈，到底公道自在人心，上了年紀的婦女開口罵他了，要打死這個王八，還向他吐痰。他這時反嘴硬起來了，還口罵我們侮辱幹部，設計陷害他，他幾次掙扎都爬不起來。一位婦女見他這般强橫，連忙出去拾回來一塊狗屎乾，塞進他的嘴。引得大家大笑不止，那班男女也不值他的所作所為，有一位農民氣憤憤的走過去踢他兩腳，連他旁邊那頂五角帽也扔出窗外去。『媽的，叫你來搞土改，你倒搞起女人來了。』跟着也解下腰帶，連他的雙腳也綑了起來，打了個實結，取過一根粗竹，把他凌空抬起，一直抬到區公所去。」

「是不是那個傢伙？」我指着那位被人冷落的過氣幹部後影問他。

（未完）

被共特拆垮

王陵基逃返樂山　投奔衛家難立足

王陵基雖然化裝老百姓逃離了四面楚歌的危險地，平安到達樂山縣家鄉，因爲是隻身逃亡，不知家裏的情況如何？他不敢一逕回家，便先到一個姓衛的親戚家裏，想藏身匿居在衛家，再打聽家庭情形而定行止。

衛家旣是大富大貴的王陵基的親戚，而且是於落難逃命的困厄途中，第一個去投奔的親戚，在「門當戶對」的傳統下，不消說得，衛家也是非貴卽富的閥閱世家。因此，屋大墻高，氣派不凡是一定的；因此，衛家還設有門房，接待訪客，報告家主人的傳達任務。

王陵基多年在外做官，少有回家；就是偶然回到家鄉省親，以他歷任兩省省主席之尊，當然是親友到他家去拜候，他不會跑到每個親戚家中去回拜的。這樣一來，他與衛家的親戚雖不陌生，而衛家的看門人，對這位封疆大吏於化裝成行商百姓的王陵基，卻生平未會見過。聽他說是來拜訪主人衛老太爺的，當然要問明「貴客的尊姓大名」，以便通報。

王陵基平日雖然心高氣傲，如果在以前他來衛家探訪的話，縱不全家大小出迎十里，也要排列階前，燃爆仗相迎。今日落難投靠，又不能直道姓名，只好慜着一肚皮氣，忍氣吞聲的說：「你去對衛老太爺說，有一個遠道而來的老親戚拜訪他就是了。」

門房見他出語不凡，也不敢慢待，請他在門口稍待，忙進去報告衛老太爺。衛老太爺一聽，也感訝然，因爲那時樂山早已爲共軍佔領，共幹已經開始監視各大戶，準備清算。像衛家這種富貴之家，自是被清算鬬爭的首榜人物，因此，也無不提心吊膽，終日惶惶生活在恐怖氣氛中。乍然聽說一個遠道而來的老親戚，連老門房也不認識，就想不起這親戚究竟是誰？害怕得不敢卽時接見。問門房：「這人是什麼樣子？」

門房把王陵基的形狀描述一番，衛老太爺還是想不起究竟是那一門子的親戚，只好親自步出到大門口來一看究竟。這眞是不看猶好，一看之下，當場嚇呆了，做夢也不會想到，貴爲省主席的王陵基，竟會打扮成這副形像，獨自個人摸上門來。當卽在王陵基示意之下不稱不呼，心照不宣的「呵呵」連聲，把他請到了內面。問明經過之後，衛家也感到事態嚴重，旣不能拒不招待，又不能大肆招待，後來把他安頓在內眷的後進，要他家一個黃花閨女把房子騰出來，委屈這位主席大人的貴親

嚴查密問，監視防範，我看，主席還是卅六計走爲上計，在家鄉不可久留。至於主席想回來號召人民抗共，這是辦不到的，誰也不敢亂言亂動。」

王陵基瞭解家鄉情形之後，知道已不可爲，便決心逃走，要衛家幫他籌措路費。衛老太爺只要他趕快離開，不連累自己，要錢是沒有問題的，請他在小姐的閨房中休息，自去籌劃黃金白銀，好打發他上路。

神秘氣氛神秘客　共幹捕人撲個空

在另一方面，因爲這位陌生的遠道客人到訪，連衛家門房也不認識，經衛老太爺親自迎接進去之後，內堂靜如止水，旣不見客人的面，也不見主人的張羅招待，一種神秘氣氛更增加了這位訪客的神秘性。使門房與左鄰右舍都感到訝異驚詫，自不免議論紛紛，互相猜度。

中共初據一地，在未有全盤行動之前，對於該地的大戶人家，是採取監視辦法的。這樣一來，樂山縣公安局的密探，也就得了消息，知道有一個什麼樣子的遠道客人，來了衛家，馬上向公安局報告。經過共幹的討論研究，知道衛家是王陵基的親戚，共幹們懷疑這個遠道客人，可能是王陵基。再秘密傳訊衛家左右鄰舍中的積極份子，從門房口中打聽出來人的體形相貌，王陵基也是少一目的「獨眼龍」，從種種跡象顯示，此人是王陵基的可能性很大，決定第二天清早包圍衛家搜查捕人。

可是，第二天共幹們將衛家前後門包圍後，再叫門入內搜查，卻不見有戶籍登記人口以外的客人。把衛家前堂後房，內內外外都搜遍了，也不見有一個客人。

共幹把門房叫來詢問，又確實來了一個陌生客人，是遠道來的。只見進去，不見出來。

共幹再把衛家老太爺叫來詢問，他承認確有一個遠方朋友到訪，借了一點路費便走了。但否認這位來訪的客人是王陵基。撒謊說是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在軍隊中做事的，這次部隊打敗了，獨自逃走，跑來借點路費回家鄉去，因此，天不亮便趕去搭船走了。

衛老太爺的謊話，經過思考，經過家庭大小人等開會決定的。因此所言一致，共幹也就問不出所以然來。但仍然懷疑這個神秘客人是王陵基，立卽將此情形往上呈報，通令各縣水陸交通碼頭，注意截查這樣一個人物；這個可疑的人物，很可能是「反動頭子」王陵基，務要嚴查，不可使之逃走。

西南保衛戰

王陵基安江縣被捕　做苦工號稱二老闆

王戚基生於四川，長於四川，發於四川，四川人認識王氏的，沒有百萬，也有十萬，在中共佈下這樣一個天羅地網，要想逃出四川境，自是難上加難了。

因此，當他坐船經過江安縣時，江安縣的共幹，已經找到了王陵基一個舊部，一同上船檢查，終於在大羣乘客中，把王陵基指認出來，當場拘捕。一世之雄，一省之主的「王靈官」，至此已成了階下囚。他雖想跳江自殺也不可能了。

中共對於王陵基被捕的事，特別高興，擴大宣傳，成為轟動全四川省的大新聞。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還組織一個特別軍事法庭負責審訊他。

據說王陵基於受審時，倒也不失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他挺胸昂首，神色自若的說：「成則為王，敗則為寇，自古已然。本人今既被捉，無話可說，由你們槍殺好了。」

共黨翻查他殺害黨員，鎮壓學生運動，如殺楊雁功等人之血債。他也一口承認說：「這是我的職責所在，非殺非壓不可，有如今日你們捉我殺我一樣，這筆帳很難算，你們說我殺了多少共產黨人，我一概承認就是，何必多問。」

可是，中共方面那時因為對地方情況尚掌握不確實，中共中央方面對於這些國民政府的高級人員，也還沒有作出一個全盤性的決策，因此於審訊之後，並沒有馬上把他槍斃，卻把他送到重慶黃山附近的俘虜集中營「將官隊」去做苦工，也卽是所謂「勞動改造」。

王陵基在戰俘營時，有一個綽號，是一個投共的四川高級將領叫出來的，稱他為「二老闆」。

怎麼叫他「二老闆」呢？原來與他同時在俘虜營做苦工的，還有國軍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上將，及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曾擴情，連王陵基在內，是俘虜營中官階最高，官職最大的「大人物」了。但要論資格，王陵基應算第一，宋希濂應算第二，曾擴情應算第三，怎麼也輪不到他是「二老闆」。這個「二老闆」的綽號，原來是投靠將領中根據中共方面的透露資料而取上的。因為中共透露，這幾個在俘虜營做苦工的國軍大官，曾擴情的表現成績最好，他每天可以揹五塊大木板；王陵基每天也可以揹四塊大木板；宋希濂最「水皮」，每天只可揹三塊木板。消息傳出，那班投降靠攏的四川將領，便將這事拿來當作開笑的話題，於是有人說王陵基進俘虜營

然一搜而光，進到俘虜營之後，連換洗衣服也沒有。他會一度寫信請託看管俘虜營的一個衛兵，帶去給重慶聚興銀行的經理楊某，要兩件換洗衣服。楊經理在那時也不敢擔當分毫責任，知道今後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要巴結的已不是王陵基，而是共產黨，為了免得自己受累，擔上一個「暗中勾結反動頭子」的罪名，竟將此信轉呈軍管會，請求批示可否送兩套衣服給王陵基？軍管會的批示兩個字「不准」！

從這兩件事上也可看出，王陵基在俘虜營過的什麼日子。

王陵基在俘虜營是倔強的，他與一班俘虜的想法不同，第一，他不相信中共所宣佈的「寬大」政策，認為這只不過是瓦解國軍將心士氣的一種手段，等到這種手段的目的達到，再一個個施予宰割，被俘的人如此，投降靠攏的人也不例外，問題只是受宰割的遲或早而已。第二，他認為中共不會把他放走，目前將他送入俘虜營，只不過是給予他的折磨凌辱而已，等折磨到某一個階段，他的最後命運當不免一死。第三，在俘虜營的日子，他曾想過自殺，認為這樣受辱偷生，生不如死。

王陵基的看法是沒有錯的，等到中共將四川的局勢全面控制了，七十多縣的農民抗暴行動鎮壓下去了，他的死期也就到來了。

據說，中共於四川民變尚未平定之前，便將王陵基從俘虜營解到「公安部隊」施刑，怕他與農民抗暴軍勾結逃走；等到民變平定之後，又將他押解到重慶、成都、川西各地輪迴公審，毆打辱罵，受盡殘酷刑罰。但王氏倔強如故，死不屈服，最後之死，是殺他以祭「三三一」慘案的中共黨員。他於臨刑時，雖然已被中共折辱拷打得只有半條命，但他視死如歸，其壯烈情形，可與廣東喻英奇將軍受難於潮汕相媲美。

四川將領雖多，在四年戡亂戰爭中，而能忠於職守，不失節事敵，不成功便成仁的貞烈之士則只有三位，一是死守蕪湖，城破殉職的軍長楊幹才；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最後戰死西昌的唐式遵；第三便是被俘不屈，慘受酷刑至死的王陵基。

王氏生前可非議之處甚多，搜括的民脂民膏也不少，但從他最後能不屈節事敵，臨難仍然倔強如故這一點看，此公之強是眞強，非一班在台上是裝模作樣的英雄，下了台便變狗熊的窩囊廢可比。故值得特別一記。（卅九）

三郎

萬人意見

當今教皇保祿六世開明正義 各地教區神權民治大公無私

萬、張先生：

好的讀表，敬如神明，使我更加愛敬，如師如友，對壞的教奸，畏如蛇蠍，盡量要批判，敗類避之則吉也。今天，我參加本堂區的一個例會，席上聽到我們導師的說話，帶來了我們中國人的榮耀，羅馬天主教駐廷宗座的代表，分別訪港先拜候我們香港教區的徐誠斌主教，同時此行負以香港教區的教務，由此種種可以看出第一個中國人徐誠斌主教的重要，同時在招待教廷代表的洗塵上，外國神父所佔的席位，徐主教邀請中國神父列席共同歡宴，當以敬陪末席，我們堂區的神父，亦佔到一點榮光，因爲我們堂區的神長，日常工作紛繁，教務太多負重，同時在這天更要主持例會，他一向都有這點工作責任感，經主教盛情的邀請忙中抽身赴宴，今次在例會上，因這小的事物，都和兄弟客氣中的招待，我們的神長，平日頭腦十分沉着，做事認眞，但是他所談話，都是根據教務爲出發點，無事不談話。有價值談的，要談便談個痛快，老誠持重，是一位典型的神師。我再補述一句，當年在鐵幕大陸上，赤禍蒙害神師的情形，神父被關進監獄，或是[illegible]

們亦可以領導照常舉行，同時所開會議比較開得更好，這是我們神長平日的努力，然後有成，我們堂區的分會，是現任主教徐誠斌主教由羅馬梵蒂岡回港後組織的，當時第一屆的社長，是現在的徐主教所領導。支會骨幹成長，該社由幼年進入現在年富堅強的中年會社，主教當年的努力，可以想像。其次台灣今日對教務的發展，進展甚高，于斌主教，也是我們羅馬紅衣樞機主教台灣教區也是中國人自己當家。又談談非洲的教務，整個非洲，只有五個非洲土人榮鐸神父，今天教皇的處理，全權教授予非洲神父自行主持，以尊重地方爲主，對於羅馬教皇保祿六世的措施，開明正義，超越以往教皇之上，教區神權民治，大公無私，以進大同境界爲宗旨，爲教民謀福利，實在多麼偉大呀，我們的教民，應多以神職界祈禱，爲教會祈禱，使我們教區的教務，大進發展，開啓萬民，將天主的福音傳播整個世界，對教會的教務，發揚光大，國家有賴托福，地方有利，教民所幸。

陳尚夫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

廣州武鬥事

作者有解說

編輯先生：

閱「萬人雜誌」一五〇期刊出秦鏡高照先生大函，提及本人拙作「武鬥紀實」一文之意見，現分別作出答覆，請費篇幅，賜以刊出，勿予遺漏，以免「默認」之嫌。

一、我寫的是「兩次」武鬥紀實，這兩次武鬥是揭開以後廣州更大型武鬥的序幕，本擬一一予以詳細報導，但恐「萬人雜誌」不能賜予太多篇幅，因而沒有寫。其實廣州武鬥大極有限，與廣西、四川、陝西、內蒙等比較，有如小巫之見大巫耳。

二、廣州隨街都有被打死之人係事實，請看本刊一四二期刊於讀者來言闌之拙作。至於衰衰孚晃則係來自

三、如有機會請秦鏡高照先生多向來自廣州的偷渡入境者接觸，定然知道「總派」是在得到「軍援」情況之下，首先向「旗派」發動進攻的；也可知道「旗派」確係深得一般市民之心。

四、「警司」原在越華路，於六七年三月遷往沙河先烈東路動物園斜對面，不信可去看看。五、本人筆名寓義爲何？何需教你。

對別人的一些言論、分析或寫作，稍不如己意的即扣以「大事化小之嫌」，「不是紀實」，「在讀者心中放烟幕」，甚至對別人筆名寓義也加以主觀推敲一番，更而進一步危言聳聽地影射是「共匪投石問路之計」，

毛共分裂，反攻時機不可再失！

近日重讀毛共第九屆二中全會的「公報」，特別注意「公報」中的這句話：「在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由這句話，可以看出毛共內部必然發生重重矛盾，極不統一；要不然，何以要一再呼籲「團結起來」？

遠在蘇聯大獨裁者斯大林逝世的時候，蘇共中央即發出號召，呼籲蘇聯人「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當時筆者即直覺地感覺到，蘇聯內部必然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果然，事後是貝利亞的被清算，馬林科夫的去職，以至赫魯曉夫的清算斯大林。

在「公報」中，毛共還指責「美帝」和「社帝」，事實上毛共恐懼「社帝」甚於「美帝」，因爲「社帝」已陳兵於中蘇邊境，並且不斷的支持、鼓動反毛派活動。在「九屆二中全會」中參加會議的人，究竟有無暗中與「社帝」勾結，是否「打着紅旗反紅旗」？毛共實在也不敢斷定！

本來召開一個御用的「第四屆人大」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可是「公

力，如何「修憲」都是爭論的中心。「文革」以來，「憲法」和「人代」已被踏在地下，如何重整「憲法」，如何劃分勢力範圍，毛共至今仍無辦法！

本來「人大」也者，只是黨的御用機關，「人大」之未能定期召開，實與黨內之分歧有直接的關係。（自「文革」以後，所謂「黨」，實即是「軍」了。）

在軍人割據下，毛共有什麼辦法「團結起來」？甚至表面上的團結，也未達成。即使「人大」能夠召集，也只是表象而已。

可以斷言，自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把黨章和「憲法」踩在地下以後，毛共已注定滅亡了。我這樣說，

(一)九月二十一日星島日報載廣州來人消息說：「進入九月以後，廣州的反共分子開始活躍起來，月初穗市大沙頭曾發生爆炸事件，造成十餘人死傷。……近來廣州街坊間，已經展開了嚴密的保衛工作，工人糾察隊與街坊的治安組，日夜在街上巡邏，並且常常攔截行人，進行突擊檢查，對市民也常常藉故入屋檢查。」

(二)九月十九日合眾社不丹森浦赫電：「西藏首府拉薩中共軍分裂消息通過西藏難民抵達此間，這些難民於兩週前越境逃至此喜瑪拉雅山小王國。消息引述難民之言稱：拉薩週圍反毛軍寡不勝眾，但是最近數週供應將罄前，加倍努力作生死鬬爭。……」

由上述兩項報導，我們即可獲悉想以「人大」來粉飾太平，那是絲毫沒有作用的。

自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那是一定不移的眞理。在反毛反共人士的奮鬬中，在覺悟的共幹或明或暗的支把，毛共之亡是必然的事。

彭德懷、劉少奇、陳毅等共黨元勳尚且不願為毛共效力，中國苦難的人民自必揭竿而起！

近日日帝又活躍起來了，妄想侵畧我們釣魚台地區，中華民國政府必須正視當前的環境，迅即收復大陸共區。毛共已屆末，倘國府伐毛軍與，全國必將響應。光復大陸以後，日帝豈敢再覬覦我大好河山？

機不可失，失機誤國，中華民國諸公勉之哉！

古鶴翔

台北市南昌路一段廿四巷八號之一李宗黃老先生崇鑒：

承寄大著與辯駁本刊一三〇期鐵嶺遺民先生「李宗黃為什麼要苦苦誣蔑蔡鍔」一文之來信均收到。鐵嶺遺民先生已著文反駁。因雙方文字太長，十月份內難調出篇幅刊登，準於十一月份內將二位先生的答辯與再辯信，一次刊出。

本刊對文史上的眞假是非問題，一貫主張追根究柢，如抄襲問題、盜名欺世問題、通與不通的問題、以及中共紅衛兵的兩派成員組織背景問題，過去三年，均一再提出辯論，決不偏袒一方。因眞理愈辯愈明，歷史愈辯愈眞，希望雙方均能心平氣和，不要將筆戰變成罵戰是幸。

編者謹啓十月一日

海員讀者來信要求組織讀者集資辦報

萬、張兩先生：

本人因食就海員生涯，而船公司又各有不同性質，而致不能經常閱讀貴刊，自感遺憾。最近始託在港同鄉直接往貴雜誌社購買近期連號一三四至一四三期十本雜誌，寄航郵來船，作精神食糧。一連幾個工餘全部讀完。其中有數期萬人意見欄，有不少讀者振臂高呼萬人雜誌讀者組織起來之意見，甚為寶貴。因為貴刊經常揭發毛匪嘍囉種種陰謀，及小爬蟲到處鑽營放毒，暨本港社會上之邪惡等等。貴刊面對如此艱巨之正義任務，誠屬必要將貴刊讀者組織起來，以壯貴刊之鬬志，對任何敵人之明槍暗箭及插贓等等之陰謀。其次亦可使讀者與貴刊更加密切之情感而切實之連繫。唯此種讀者之組織，應立一個正確之名義，諸如「讀者擁護會」或「讀友擁護會」。亦須向有關當局備案，以防萬一。首先其組織由貴刊發起，以自願和眞誠眞意擁護貴刊為原則，再由讀者直接郵寄書面報眞姓名職業年齡籍貫，及現在確實地址，集而造冊，以備有意外事故發生時，除貴刊登載所發生事實經過情形外，揀其有須要之讀者加以通訊聯絡。貴刊將封底一版按期只可發表參加讀者姓名，（或用化名亦可）每期發表參加人數並上期累計。能這樣團結起來，對任何敵人，我們都可以戰鬬到底。

再以兩位先生，早均有志創辦萬人日報，諒乃因讀書人窮，未能實現。而個個讀者亦希望兩先生實現辦報。何不將自願擁貴刊之讀者既已組織起來，可以徵求出自願意者每位規定港幣若干元。則本人相信眞誠擁護貴刊之讀者，最低之數不下十萬人，或且尚能加倍，如果每位只用港幣十元，就有港幣百萬元或數百萬元。以個人之微，集而成巨，足可辦個像樣之報社，為正義而服務。萬一兩先生認為無功不受祿，那麼可以作股款，每股十元，多認股與少認股均可。以本人上述兩事之意見，如蒙發表，本人更相信有很多同一意見之讀者互爭發表響應。事雖麻煩而辛苦，不過對兩位先生為正義服務社會以及與邪惡戰鬬，是有益無損。專此順頌

撰安

讀者海員劉盈惠上

一九七〇年八月廿七日於日本

（編者覆：將萬人讀者組織起來之要求，日甚一日，我們正在計劃作初步商議，到成熟階段，自當公開徵求，對敵人的防鑽工作至為重要。辦日報事，我們一直沒有放棄此一抱負，但滋事體大，非百萬元以上不敢動手，這事要慢慢來。）

拍馬吹牛提防拍錯要害 自我鑿大當心笑掉棚牙

讀了胡不羣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徐速先生與王敬義先生在香港作家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因為如文內說「眞正的現役作家只有徐、王兩位先生」，眞使我們這些讀者為香港文壇而悲。香港雖不算大，但號稱有四百萬人口的城市，眞正的現役作家只有兩人，誠可稱為文藝荒漠了。但使我懷疑的是，其他的作家那裏去了？眞的除了徐、王兩位之外沒有其他，抑或其他的都去渡假？

胡先生說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香港區代表團其中眞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極其量只有一半，可是在這一半之中有些則有過份惜墨如金之嫌——也許封筆已久；另一半則從未聽說過。言下之意，這次沒有徐速與王敬義參加的作家代表團，稱得上作家的數量一半也不夠，全是由所謂政論家、畫家、教育家等濫竽充數。可見假如當代香港作家的文材僅一石的話，徐、王兩位已至少佔八斗了，足以當年七步成詩的曹植媲美。

我不知道本屆香港區代表團內有多少人出席，正如胡先生文內說「由那羣政論家、畫家、教育家組成非驢非馬的代表團」，眞使香港文化界面目無光。然而由此我才知道政論家、畫家、教育家與眞正現役作家有那麼遠的距離，有那麼大的區別。然而我改稱為政論「匠」、畫「匠」、教育「匠」而將稱為香港區作「匠」代表團，而以正視聽，使濫竽充數者無一所遁形；否則彼等因能躋身於作家羣中，便名正言順受稱為「作家」了。

本人不知此次作家會議的主要內容，如果是純粹文學探討，當然沒有眞正的「現役」作家不行，招待會議當局雖不以三顧草廬，那麼隆重來邀請徐、王兩先生，也應維恭維謹地去迎接，否則該罵，請不到更該罵。但若以反抗殘暴與奴役，維護人類民主自由而鬪爭作為亞洲文化鬪士當前急務的話，那麼我以為具有抗暴精神的「匠」出席，並不比空談民主自由的「家」有所遜色。嘗聞慷慨激昂之士每多屠狗之輩，壯跡之興常起於閭巷，自古行俠仗義，反抗殘暴之士常寓於名聲不响，甚至藉藉無名之之士，也許如胡先生所指那些未能成「家」的「匠」，因為「家」多是識時務之俊傑，名聲响亮，縱然不趨炎附勢而權勢趨人，籠絡以高官厚祿，捧之為天下無雙，故當代的紅太陽也要為權勢而折腰，況眞正的「作家」無動於中乎。故當前亞洲陷於自由民主將要被絞殺殆盡，人民將全陷於被奴役的邊緣，我以為更需要具有抗暴精神的文化戰士，不論他是「家」抑或「匠」，一樣令人欽敬。目前大陸人民過着

所賜，如近被鬪爭的北京副市長吳晗，及當年所謂大右派的章羅聯盟的章伯鈞、羅隆基，雖然他們均終被羞辱清算，沒有一個好收場。但當年他們均高叫民主自由，甘願為一個部長或市長，而出賣了全國人民的自由，所以今天遇到那樣的家，我們不退避三舍，也要將他們認個清楚。

最後我不知徐速先生與王敬義先生曾讀過胡不羣先生這篇文章否？若然讀了而覺得飄飄然的話，那想我本文失敬之處；若然未讀過而讓它刋了出來，那麼請原諒我有失言之處。因為這樣的吹捧文章，不但沒有抬舉徐、王兩先生的身價，反而令閣下的同行貽笑過於自大，令讀者的我也覺得過於肉麻。正如曹操當年與劉備煑酒論英雄所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來這一句話是過份自大的，但出自蓋世之雄的曹操口中，便成為千古豪語，此話若由別人代說，比不上曹操本人說出更能刻劃其豪邁氣概；反過來口出此語者不是曹操，而所說的對象亦不如曹操，則不令人反胃者幾稀矣！

奉告拍馬屁或捧大腳者，應知力求恰當，否則拍馬而拍到胯下，被拍而不知痛者，其人當已麻木；而拍者有意或無意拍到其要害，險些會危及生命——事業生命——如此之拍，不如不拍。如拍痛了被拍者，反遭被拍者回一記耳光，豈不由贈慶而被誤為擺景？眞寃枉也。正如當年陶鑄之捧紅太陽，將紅太陽首級放在長江波浪之上，揚言八十長翁渡江仍勝於十八歲之少年，紅太陽愛拍如命的，也嫌拍得過份，可能被拍得疼痛了而清算他——當然被清算的原因多得很——此為拍者之殷鑑。

一讀者

報導大陸情形不可以偏概全

編輯先生：

讀了近數期「萬人意見」欄中諸位難兄往來辯駁的文章，深有感觸。諸君關心國事，立志反共，猶令人可喜可敬。但對諸君往來答辯，小節紛爭，在下也想畧談淺見。

生，殘酷的現實，使得我這個貧農的兒子，天生的紅五類，响噹噹的革命小將在醉夢中清醒，幾個月前，我冒着死亡，迎着寒風，步着無數逃亡者後塵，走上了徹底的解放道路，逃出鬼域，來到香港呼吸到清新的自由空

城下也曾記下我浴血拼死的一頁。我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旗派頭目，對泛濫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說是瞭如指掌，也勉強可以說是畧知一二。

對於諸君爭論「地富子女有沒有參加旗派」的問題，我倒贊成紫楓君的意見。他的見解合符事實，也較全面。田韋、新生諸君的意見似乎太片面了。這也難怪，他們身居農村，對變幻莫測的文革風雲，就只能「只顧一點，不及其餘」「只見樹枝，不見森林」。這可能有點言過意重，但為了求證事實，追覓眞理，就請諸兄多多恕諒了。

的確，這場驚震中外的文革運動，眞如蜘蛛結網，千頭萬緒，錯綜複雜。每個省市縣都有它地區、環境、政治集團內部的特殊情況。而每個參加者也有他出身、環境、地位、學識等等差別。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村；出身好與不好，工人與學生，農民與幹部等等，諸如此類，確實構成紛繁絮亂的糊塗醬。如海豐的「大聯合」的「一、二五」奪權是「老保」奪權，後來蛻變成東風派。而博羅縣的「縣革聯」的「一、二五」奪權是造反派奪權，後來蛻變成紅旗派。同樣在「一月風暴」影响下的奪權，其性質就迥然不同，這就是每個地區的特殊性。而被捲入文革潮流者，也因他們環境、地位、遭遇不同而決定他們的立場，態度和對羣眾組織的取捨。就是黑七類子女，何嘗又不是如此呢。事實上無可否認，文革初期，曾公佈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

鬬和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在內的十六種人（因篇幅所限，恕我不明述）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因此，在農村和一些保守勢力尚佔優勢的地方、單位，這十六種人，確實不敢「郁郁動」，但在造反派佔勢力的單位，像博羅宣傳毛思工作團（原四清工作團），十六類中的許多人，確實參加了造反派「縣革聯」。（後來改名博羅紅旗）。也許你們不信，為了說清這個問題，還要畧談何謂「老保」和「造反派」。一般說，造反派者，其組織成份都是平時受壓制的學生、社會青年、下鄉青年、普通工人、下級幹部、農民和一些知識份子。由於貫受歧視和壓制，所以不滿現狀，敢於反叛，表現了激烈的摧毀一切的「革命性」、「造反」。保守者，其組織成份較為「純潔」，多是所謂「紅五類子女」和一些歷次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們安於現狀、力保現狀、表現忠於現狀的保守性。這也是後來蛻變成「

到了文革中期（即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動盪、大分化、大組合的歲月），紅旗派的敢作敢為，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廣大人民羣眾（包括地富子女在內）的意願和欲望。並激起他們强烈的共鳴。因此在這時，不但許多「紅五類」子女都退出「老保」，參加紅旗，甚至許多大小幹部也亮相，表示支持和參加旗派。那些平時受盡壓制、迫害的「黑七類子女」都有投身文革運動的要求和欲望，想借此平憤雪恨，於是紛紛參加旗派，血戰街頭，確實為旗派助長聲威，我在廣州、惠州、博羅、龍門、河源目睹這類人戴起紅旗袖章，奮戰「老保」，又何止千萬呢！今「惠陽高中紅旗」戰士大有人在民主之窗，出身不好，又那能抑制他們長期蘊藏着對共黨的仇恨怒火呢？而新生君卻閉着眼睛在那裏起誓：「我保證：五類分子兒子，是絕不會參加旗派。」未免太幼稚、片面和武斷了。新生、田韋兄又可能給我帶頂。「聽信『中共問題專家』

當然，我不敢武斷，在全大陸會沒有一個地區如你們所說的情況。但這個地區是指一個省、市、縣、社、隊抑或三五戶的小村?!

另外，對於「難胞」兄所寫的短文，我也覺得有點武斷和片面。紫楓君的原文是：「如惠州市高級中學為例，高中在學學生，有百分之三十人出身於地富家庭和迫害家庭。」這裏的「迫害家庭」是指在歷次運動中受迫害人家的子弟，如果連同「黑七類子女」在內，數字還超過百分之三十。我的說法，可能會使諸君驚愕，說實在的，二十年來，那一天停止過鬬爭、清算?!我的天，受迫害的人何止千萬萬呢?!也許你又會說別的，不錯，應該肯定，「毛共的教育政策是極端走階級路線的。」但你卻忽視了文化大革命是那年開始的？那些高中學生是那年入學的？你不可忘了，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是劉少奇教育路線的全盛時期。那時地富子女的入學，主要看成績，其次看在校的表現。並不是像你所說「到高中絕無僅有，到大學也找一個也難」。你只在那裏想當然罷了。說了許多話，手也寫累了。你們可能會駡我「喪盡天良」「為中共搽脂抹粉」或「老左記」，這樣一來，我就「啞仔吃黃蓮」了。其實，我比你們更是傷痕纍纍，仇深似海。我早就下定決心，不滅毛共，死不瞑目。

諸位難兄，我們今天同是一代天涯淪落人，而對着多災多難的古老家園，我願與你們携手合作，共同奮鬬，為消滅毛共拯救水深火熱的大陸人民而貢獻出一切！

藍天（八月二十八日）

為聚餐會出力讀者願做跑腿

萬先生：您在一五二期中，帶給我一個特大喜訊。就是我渴望久了的「萬人雜誌創刊三週年慶祝宴會」。先生明確地表示態度，宴會一定舉辦，但欠缺人手。我相信，先生一提出，無數讀者都義不容辭。我眞像小學時候聽到老師宣佈下週到黃花崗旅行一樣，好幾晚不能入睡，我這幾晚心情卻十分興奮，一直不能好睡。我想着，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共聚一堂，多溫暖的一個大家庭啊！

小弟是個小學還未畢業的農奴，口才、文化均後於人，未能助先生（亦是自己）司儀及應酬，但卻能助先生「跑腿」，出力搬東西，執頭執尾均可，只要能為慶祝會出點力，就是我這個農奴的光榮。只要先生需要，我便「召之即來，來之則做」，每天五時放工後，及星期日均可，請萬先生不要客氣，況且雜誌是我們讀者、作者、編者的，不屬於某一個人的，我們有義務承擔一切責任。

新生敬上（九月二十九日）

讀者介入長髮之辯
入境問禁理所當然

讀了萬人傑先生和何水申先生大作，有關强剪長髮之爭論，可說是針鋒相對，各有千秋。我本來是個忙人，但也忍耐不住要加把嘴，參加這場筆戰。

何水申先生歷向主張「髮型和服裝是屬於個人的自由」，禁止是無理的舉動；最近還引用「大馬對星加坡的抗議照會」來支持他的意見，理由似頗充分；而萬人傑先生則認為「入境問禁」，星加坡的措施是合理的。

關於髮型問題，我早在「極權與教育」拙文中說過，這次我要說的是就是加坡對執行入境法令和大馬的抗議照會的問題。

我約略還記得從前中國人到美國去，如果穿中國服裝是不許入境的，只有梅蘭芳一人特許穿長衫馬褂進境，凡往外國的中國人，了解到這一禁例，必穿西裝。時至今日，中國人已等如同化了，對這一禁例早經遺忘。

又如從前上海租界公園門前掛着一個

國人只好逆來順受，何曾有見反對的照會？外國人公然運毒入我國境，引起林則徐焚燒鴉片，不是很合理的施政方針嗎？但所得結果招致國際進軍我國，使國運一再衰微。古而遠之的問題，恐怕何先生還年輕，許多使人氣結的事還未親身體會，讀歷史如講故事，很容易使淡忘；但扯近一點來說，你或不致完全麻木吧！當大陸紅衛兵造反時，旅客去大陸旅行，如穿尖頭鞋、窄褲腳，鞋要斬掉頭，褲要剪破腳，以後要去大陸旅行，不得不從新改裝，香港鞋肆也來一次大改革，今天淋漓滿目都是平頭鞋和濶褲管，為什麼要斬腳趾避沙蟲呢？何不去一個照會「我愛人身自由」呢？談到中共施政，何先生一定說這是極權統

前本港有人向日領事要求戰時損失的賠償，戰敗國賠償，相信是國際公法吧，但慷慨不要是英國人是我們殖民地的保護者，而受害的是中國人被保護者，做人情慷他人之慨是不恥，何況將別人的生命財產來作慷慨？

又如我們有錢要買樓，要到律師樓交易，當師爺們拿出一張白紙黑字全用英文要你簽字的話，任你百萬富翁，如果你目不識A的話，只好以大無畏精神把名字簽上；如果你要考慮這樣盲目簽署會不會弃害而猶豫，你雖有家財也無做業主資格。現在股票市場，已成為大衆市民的活動場所，股票再不是財主佬獨佔的傲物，只要你有一萬八千的現款，不論你是斸木佬賣菜婆，裸姆三嬸，傭人四姐，唸經師姑，打齋和尚都有在股票市場買賣資格。但當交易時要你簽上名字的話，你只好不理會那些ABC說什麼，如你怕會是寫着要你上斷頭台而不敢簽名，你只好放棄這行買賣，有錢存銀行。打官司更不在話下，我們目不識A的中國人，只能求上帝保佑，求那些識雞腸的執事先生不會騙我而已。

香港四百多萬人口，中國人佔了四百萬有奇，為何要以多數服從少數呢？儘管那些大學講師、社會名流，極力主張以中文為法定文字，歷時數載，得不到當局接納。

又如香港本來是禁賭的，但為什麼禁狗而不禁馬，狗也是跑，馬也是跑，難道賭馬就沒有因輸光而自殺嗎？在本港公共場所，有寫着「衣履不整，恕不招待」；但有些任由你牛記

，更應有我的自由，不應受營業商人對顧客施以限制才對，否則便是一個執政者反不如一個商業機構那麼權威了。

從上述的例子，何先生認為大馬抗議是合理的話，則對上述一連串的問題，又作何解釋呢？我覺得世界上有强權的地方才有真理抬頭的機會。

以我管見，星加坡此次執行入境禁例只是技術上的錯誤，而非所訂法例不當；大馬所以抗議，也並不是贊成嬉皮士的滋長，而係國家面子問題。

至於台灣當局也因此修改了對「外國籍」的長髮型旅客入境禁例，更不用說了。國民黨執政，歷向媚外，畏強苟安。這樣做並不等如證明禁長髮型旅客入境為不合理措施，而係避免引起國際間的麻煩吧！否則他也不會只限於「外國籍」為然了。此種無可奈何的措施，何先生還引以為支持己見的鐵證，未免過於牽强點吧？

萬人佳作如林 讀者由衷讚賞

寄萬人雜誌：

本來我以為，謙虛——總是好的，但我記得有人說：無論演講或作文，都不必——自貶——一番，即是說你有什麼材料便說什麼話，有什麼學養便寫什麼文，好醜人家會知道的，並不以為你謙遜了幾句，人家會同情你、原諒你，要說就直截了當的說下去，要就不說。

九月十七日星期四，是萬人雜誌一五一期的出版日，看了一些內容，好像要寫一些話：我對這份雜誌擺在案頭是殘缺的，有的給人拿去，有的寄贈了人家。但可能有二三期了吧？不見岳騫先生的文賽馬，姑無論什麼名駒也好，千里馬也好，馬要歇暑，是不是岳、趙兩先生要歇暑了呢？猛記着八月中秋已過，歇暑的名駒千里馬都出來了，岳、趙兩先生不要再休息下去。

岳騫先生是寫「紅朝外史」的，他寫瘟君夢，工商日報連載，我有幾個朋友，有的以鋤頭為活，有的以雀牌遣興，他從懶於寫文章發表什麼意見，但要每天一份工商日報，是雷公打不脫的；買了必看「瘟君夢」，好像是斷不得癮似的。彫金影有一個老難婦，她看到我時總是說你看過工商日報的瘟君夢沒有？真有趣呀，她笑得眉開眼跳的。岳先生的文章，是人所愛讀，但本刊一四一期李皦生先生與岳騫先生「論新疆的未來」一文發表後，也有許多人說是李皦生先生這一篇文章也是要得的，無懈可擊，相當「犀利」！

趙聰先生寫「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出了第一集單行本，相信銷路可觀，最近三兩期吧，趙聰先生的「點將錄」缺席了，代之而起的有待旦先生的「詩人楊騷之死」，珠黃先生的——最早被清洗折磨的文化人沈達材，文筆清麗緊湊，知道的事情很多，看來能引人入勝（恕我知道什麼就說什麼，並不算是評語）。

再想談談的，古鶴翔先生的文章要得，本刊一四四期斥向共產黨投降的「談判」論者，來引蘇洵六國論，歷萬世而常新的警惕文章，是的確對投降的談判論者，應當三服斯言的！古鶴翔先生對為文落筆，語重心長，我很讚賞！最近一五一期古先生「對共鬬爭的金尺」一文，詞語洗鍊，意興波瀾，我以為文雖短而意甚長，于長城兄弟案與雷震十年期滿出獄事，我人今日在自由天地尚忘切反攻復國的自由人，有什麼感想呢？望中華民國當局有以副我人之望，這些「對共鬬爭的金尺」，應如何靈活並恰到好處的運用？這一類反共文章的刊物，值不值得大量入台？給我們形雖港台兩地，而實則氣血相連的反共同胞作精神上與力量上緊密的團結。

近來港台的明星與歌星，通力合作，彼此往還，無論電影或唱片，都在香港風起雲湧，街頭巷尾歌聲嘹喨，把左仔「紅太陽」的電影院壓得黯然無光，門可羅雀，這貴台灣與香港沒有「鐵幕」，也沒有吹毛求疵，或者因噎廢食，否則就沒有這長足的進展與輝煌的成就！

最後，方程先生的「青年園地」，都播種得灼灼其華，離離其實，阿方的文章，依個人的欣賞看來，都可以說才思泉湧，筆調輕鬆而時帶詼諧，這樣的文字能不時與讀者見面，我無意中會叫一句：真不愧青年人寫「青年園地」！但香港的青年多着哩，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來間或客串這一園地吧？

讀者余達（九月十七日）

調寄長相思

鄭秀堂

唱歌聲，聽歌聲，高歌激發眾心靈，邦國復中興。

此時情，那時情，自由自在樂盈盈，笙歌頌太平。

吳興記書報社

NG HING KEE NEWSPAPER AG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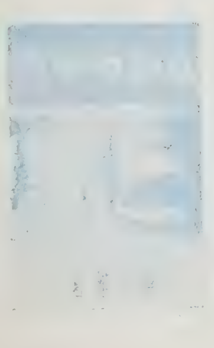
新進女作家羅小雅新作簡介

崛起香港文壇的新進年青女作家羅小雅，在短短的三幾年間，已出版了十多種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家作品的特點，也是她的成功處，無怪受到年青人的熱烈喜愛了。

NO. 11 JUBILEE STREET, 1st FL.
HONG KONG
TEL. H-450561

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仙島是個美麗的小地方，位於台灣石門水庫南岸，這裏發生過一段平凡而動人的故事，這部書是作者羅小雅旅行回來，第一部以台灣作背景的小說，親臨其境，寫來細緻動人，是一部不可多得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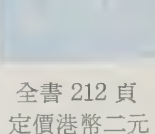
定價港幣二元六角

「十二月之歌」是一部涵意深刻，構思嶄新，主題正確的作品，讀後發人深省，寓意深遠，扣人心弦，是一部清新的作品。



全書 228 頁
定價港幣三元

「冷暖情心」寫一個荏弱無依，患上心漏症的美麗少女的故事。在浪花衝擊，環境靜謐的縈廻灣別墅中，有感人肺腑的戀愛，矛盾衝突心理的刻劃，入木三分。曾在西點連載，甚受讀者歡迎。



全書 212 頁
定價港幣二元



全書 188 頁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魂夢依稀」寫一個患了小兒痲痺少女的故事，「愛情愈追之則愈遠，愈遺之則愈近。」命運往往在播弄人……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她意外地獲得愛情和健康；最後她又甘願放棄它，爲了什麼？是書充滿人情味，是一部感人的作品。



全書 218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人是感情動物。雖然說理智可以戰勝感情，但卻不是絕對的。羅小雅小姐創作的「感情的節奏」，是一部敲擊着每個讀者心房的小說，故事是那麼動人，感情是那麼豐富，說出了金錢不能買到一切，你要愛一個人，就必須付出你的全部感情去愛他的眞理。的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明眸」在暗藍的海上，海水暢快飛濺，我們的心靈自由，我們的思想無邊，迢迢的地方，風能吹到，海濤飛沫……她安息黃土裏，她的明眸卻永遠照耀，她給予書中女主角光明，帶給人們快樂，是一部盪氣迴腸的小說，女兒家的纖細心理，活現書中。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杜鵑殘了」，杜鵑花是美麗而使人傷感的花，我們古代詩人常有詠杜鵑鳥杜鵑花的詩詞，無非寄托哀思和悽怨心情。杜鵑花壽命最短；在香港，每年正月開花，歷時三月，燦爛奪目。人的生命悠長，但很多人不懂利用時間，發揮其生命力，令她的生命變得黯淡，儘管生命是長久，沒有美麗的時光使人懷念。

全書 198 頁
定價港幣二元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萬人雜誌第一五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一九七〇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創刊三週年
三結合聯歡聚餐會
欲免向隅從速購券

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創刊三周年紀念之日，我們決定再來一次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目的要使我們的讀、作、編者不祇在文字上相交，還可藉此機會，在感情上相交。

許多讀者寫信和打電話來，表示熱烈支持這聚會。這是「萬人雜誌」把讀、作、編者打成一片的特色，以後希望每一年都有機會舉行，更希望由此發展爲「萬人俱樂部」，使「萬人雜誌」成爲包容三者的一個大家庭。

三年來，「萬人雜誌」與讀者已經建立深厚的感情，所有「萬人雜誌」的讀者，都把這本刊物視爲自己的，同享榮譽，也分擔了憂患。尤其海外讀者，「萬人雜誌」惹了什麼麻煩，他們立刻表示精神上和經濟上的支持。藉着三周年紀念的日子，大家聚首一堂，倒是很有意義的一回事。

「萬人雜誌」的讀、作、編者彼此志同道合，大家交個朋友，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大家都來參加這聚會吧。這聚會純粹聯絡感情性質，爲了使它無拘無束，沒有儀式，沒有冗長演說，大家把自己姓名牌子掛在襟頭，不必介紹，看牌知名，一見如故，大家自由交談，這方式對友誼的增進很有幫助。

有些讀者經常在雜誌上讀到某人的文章，神交已久，只恨沒有機會結識，藉這機會，和你傾慕的作者交談，倒是一大快事。

張老編已設法盡可能使全部作者參加，因爲大家要自掏腰包，二十元聚餐費等於白寫兩千字，很難勉强；不過東西是吃進自己肚皮，這時候，辛苦聽來，可不要太薄待自己。

許多朋友聽說今年要舉行聚餐，並且像第一次一樣，設有抽獎，每個參加的人都不落空，熱心的給我們捐獎品，除禮物外，有五六百元禮券已收到手，相信這半個月內還會續有收穫，到時我們全部買了實物，作爲紀念品，大家參加，人人抽得一份，永不落空。同時，還有一些作者的作品，由俊人書店及湘濤出版社捐出，雖然是秀才人情，卻很有紀念價值。

因地方所限，只容三百至三百五十名，要參加的，欲免向隅，最好及早購券。餐券賣光，不能再添，要見面，得等四週年了。

菜單上期已公佈，似乎沒有人提出異議。雖然大家目的不在吃一頓，但希望大家吃得好一點，不宜太省。至於每人廿皮抵食不抵食，讓大家吃過後評評，相信會憲光與梅江的老闆，一定支持到底。

本期出版日期是十月十五日，我們的餐券已經在十二日開始發售，各位看到本期時，已發售三天，如果搶手的話，可能已賣了不少。現再提醒各位，如要參加，馬上買券。

還有，我們是一個很輕鬆的集會，有許多人最怕「執到正」，因此，服式不拘，西裝禮服固然可以，夏老威亦無問題；至於太太小姐，不管是迷你裙，密實、中庸裝，皆所歡迎。

「萬人雜誌」是個大家庭，大家是家庭的一分子，一切不必拘泥。

買券的辦法，上期已發表過，因爲從現在到二十七日截止期還有兩週時間，特地將辦法重登一次，請各位踴躍參加。

㈠聚餐地點：謝斐道梅江大飯店（總統戲院附近）。

㈡日期：十一月一日下午七時。

㈢名額由三百至三百五十位（因爲該處地方只能容納二十六至二十七桌）。

㈣購券日期由十月十二日（星期一）至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止，如果在截止期間前售罄，隨時停售。

㈤發售地點：A、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七三四五六四二六）；B、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C、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㈥購券時請携身份證，或持老編的介紹信。

㈦熱心讀者如捐贈獎品供抽獎之用，亦可交到上述三個地方，發回收據。

新聞以外

死不得！死不得！

為「五色困擾」慰徐教授

萬人傑

徐教授近來為紅黃藍白黑五色困擾，發了大篇牢騷；而且認為「這個世界實在沒有甚麼可留戀的」，自知不能永壽。許多文化界朋友讀罷徐文，異口齊聲叫道：「徐教授死不得！死不得！」為了打消徐教授的消極念頭，老萬特為文慰之。

籌備聚餐·懷念斯人

再過半月，就是「萬人雜誌」出版三週年紀念。今年徇讀者要求，再來一次三結合聯歡聚餐。老萬由此想起一週年時的盛會，更想起第一次聚餐時，徐速教授伉儷在百忙中親來參加，使我們的集會增光不少。

韶光匆匆，兩年過去，今次的聚餐，恐怕養病大埔的徐教授不可能再來，這是今次盛會中最使人感到遺憾的事。

老萬和徐教授私交一向不錯，以往代登廣告、發出版消息，雖舉手之勞，徐教授也必請飲咖啡，非常客氣。近來他廣告不登了，出版消息不發了，這一來老萬便連這一杯咖啡也揩不到。

近來朋友告訴我，徐教授受到很多困擾，使老萬不勝關懷，不免查根究底。朋友說，你讀讀他的「在五色旗下」便曉得，並蒙他將該文見示，一口氣讀過之後，深覺徐教授滿紙悲鳴，作為以往私交不錯的朋友，實有加以安慰勗勉的必要。

眾矢之的·五面圍攻

徐文的所謂「五色旗」，是指紅、黃、藍、白、黑。據說，他現在正受到紅、黃、藍、白、黑這五種惡勢力的圍攻，紅是共產黨；黃是色情販子；藍是國民黨；白是港府衙門，黑是黑社會。

這麼說來，徐教授豈不成了眾矢之的？這還了得！他們何以都要和徐教授過不去？徐教授怎會有這樣多的仇敵？實在使老萬大惑不解。

細讀徐文，才知道共產黨對他還好，並沒有露出猙獰面目，只不過每隔三五天就在左報上捉捉字虱。

國民黨方面，則派幾個文化打手，暗中搗鬼，徐教授認為這更「陰險可怕」。

色情販子方面，因為徐教授要拔除三面黃旗，因此販子恨之刺骨，正加緊向他進攻云云。

徐教授花了大段文字訴說的是白色的迫害。怎樣迫害？稅吏查稅是也。

至於黑色方面，黑社會怎樣向徐教授為難，文中未見詳述。

五色齊來，也太難為徐教授了！

十萬甲兵·何畏五色

不過，徐教授雖然訴了苦，卻表示「決不屈服」，這使我們關心徐教授的朋友寬心了，胸中擁有十萬甲兵的徐教授，別說五色齊來，再加個五色十色，也不愁頂唔住。

其實，紅、黃、藍、白、黑並沒什麼可怕，老萬胸中一個甲蟲都沒有，也從來沒有為這「五色旗」擔心過。紅色勢力，天天寄恐嚇信，以林彬下場為恫嚇，給我寄子彈，我也沒給嚇倒；捉捉字虱，只要當做沒看見，也便沒事，不必重視。

黃色色情販子，根本不能成為「力量」，如何可以「進攻」徐教授？徐教授既有拔除三面黃旗的勇氣，主動在你，何必怕人反攻？

至於說國民黨要和徐教授過不去，那也許是作賊心虛罷了。徐教授主編的刊物可以內銷，徐教授也到過台灣多次，而且還是被邀請去開會的，所受到的待遇，比老萬好得多。我們出版三年，一直在拖，過得僑委會的關，過不了內政部的關，至於老萬、老張，更不知北投風化區風光如何，阿里山姑娘是否美麗可愛，我們正羨慕徐教授之獲得國民政府另眼相看呢！

賺錢納稅·市民義務

至於稅吏查稅，在政治上軌道的社會，是很尋常的事，用不着大驚小怪，更不必怨天尤人，如果處理得好，根本不會有絲毫麻煩。

賺錢納稅，是市民的義務，否則政府政費從何而來？稅務局鑒於許多人瞞稅，特地從澳洲聘來一批查稅專家，這些稅務專家八寶甚多，因此他們來港後，連破許多宗大瞞稅案，有些貴為港督嘉賓的大亨，一樣要被控被罰，一百幾十萬稅款，乖乖照繳。

香港的稅，比起世界其他地區並不重，而瞞稅的花樣卻比別的地方多。舊式商店的帳目，漏洞很多，稅局查不勝查，有些私人生意，根本沒帳，因此非查不可。最聰明的辦法是註冊有限公司，帳目全交會計師辦理，每年多花一筆理帳的費用，省卻

「萬人雜誌」是小生意，卻是有限公司，報稅一點麻煩都沒有，也絕不會有稅吏「迫害」情事。聽到徐教授惹來這煩惱，除深表同情外，還望不要因小失大，這一筆理帳的錢省不得的。

何者為虎·何者為倀

本來，正當做生意的人不怕查帳的，同時，也不能怪稅務局的公務員，他受政府薪水，職責就是查稅，如果他拿了薪水不做事，豈不白拿公帑？

徐教授說，也許這些稅吏的子女們，正受到「當文」的哺育，何苦「為虎作倀」？何者為虎？何者為倀？這句成語用得對不對？恐怕又要勞無牌教師商榷一下了。

其實，即使稅吏的子女正受「當文」的哺育，也不能就叫他不查帳，公私分明，才是一個好公務員。

讓我告訴徐教授一個故事，一位有名的醫生，動了一次手術，挽救了一個孩子的生命，這孩子的爸爸，就是負責查稅的，他認為這醫生有瞞稅嫌疑，結果由稅局估計，這醫生要分期繳納幾十萬元稅款，那麼說，這個稅吏豈不太「忘恩負義」？

白色迫害·身受其苦

說到白色「迫害」，老萬也身受過的。徐氏伉儷分頭帶了西人幫辦，賁臨小店，老萬剛剛上班，未及迎迓，把店裏一個小職員嚇得牙齒打戰；沒有付任何代價拿走了一批雜誌（這些雜誌如何報帳還未請教會計師），過兩天還要「傳訊」老萬。

可是老萬並不怕官，也不怕麻煩，因為我們正當做生意的人，虎也不怕，狐也不怕，倀也不怕，事實上是「老虎吊頸」，我還叨光喝了一杯便宜咖啡。

有過這次經驗，我可奉勸徐教授，一切不用緊張，不用躭心，大不了是破財，自己既沒有瞞稅，讓他查好了，要是他不相信，要估計，任他估計，到時照付錢，什麼事都沒有，何必要千請托，萬請托，希望讀者中有跟稅務官認識的代為解釋，這根

嗎？

再說，在香港納稅人是夠威水的，如投票權之類，都是納稅人的權利，何必怕納稅，還為此攪到人命關天呢？

一首小詩·人命關天

說到人命關天，從徐文中了解到徐教授近來健康不大好，因此把每月跑二十趟，賺的錢恰夠看醫生的「教授」職位也辭掉不幹了，跑到大埔政府賠給船灣六鄉的徙置村民住的唐樓，受到風吹屁股之苦。他發出夢囈似的一大堆話，什麼……人生總不免一死，如果殺了徐某而能使社會認識這般牛鬼蛇神的眞面目，說不定文藝運動因此開展起來……大概後人可以贈以一個「殉文」的銜頭……什麼近來痼疾不癒，自知不能永壽……徐某距離「知命」還有四五年，細想起來，這個世界實在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從一首小詩弄到人命關天，想起來也有點好笑……

讀到這裏，老萬不禁大聲叫道：「徐教授死不得！」

一來，當前的文藝運動，需要徐教授來領導，主流一斷，將是不堪設想的事。

二來，徐教授夢寐以求的諾貝爾文學獎還未到手，現在死去，未免遺憾終身。

今年的諾貝爾獎由於「政治作用」頒給蘇聯作家，再等幾年，中國作家仍然大有機會，徐教授何必這麼快便灰心離去？

雖然，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但想到那麼多人的「子女」要等待着你「哺育」，又怎可半途捨棄他們？

死不得！徐教授萬萬死不得！

大動肝火·等於自戕

徐教授提到以周揚為首，迫死魯迅的「四條漢子」，隱然以魯迅自況。

其實，徐教授這話未免太委屈了自己，雖然，徐教授和魯迅同被列在南大的「十大」名單內，但

我還記得徐教授說過，魯迅的文章他要修改。如果徐教授不能永壽，誰有資格擔起修改魯迅文章的重任？

其實，徐教授患的不是什麼痼疾，這種病，老萬也有過經驗，血壓高一點，完全是情緒和心理作用，如果把事情看得淡一點，凡事不要太衝動，血壓自然會降下；相反的，如果動不動發脾氣，大動肝火，就等於自殺。徐教授聲言「絕不自戕」，最好不要自己困擾自己，自己激惱自己，這樣做，和自戕沒有兩樣。雖然說「不論徐某在什麼方式下離開這個世界，絕不代表敵人的勝利」。可是如果徐教授離開這個世界，就不能和敵人交手了，那多麼可惜？

因此，徐教授仍然是萬萬死不得！

親友借貸·可以不理

徐教授的文章由人命關天談到借錢問題，本來人命與金錢不容易拉上關係，但老家有句俗話說：「錢是命根，命是泥沙。」世界上有不少人視財如命，因此，拿人命和金錢拉在一起，用這句話便順理成章。

徐教授說，因為有人造他的謠，說他發了大財，因而令到親友向他告貸，給他惹來麻煩，台灣的親友也聽到了，借貸求助的信件，如「雪片飛來」，一開口就是上萬美金，勉强寄去三兩百港幣，還落個「六親不認」的惡名。我的老天，他們那裏知道辦刊物寫文章的生意經，一萬美金要賣多少雜誌才能賺到？千字十元，就是將方格子一個接一個排過台灣海峽，也不會換到四十萬台幣。

徐教授這一段家醜外揚的話，讀起來如見其人。本來，能夠幫助貧困親友是件好事，可惜徐教授的親友胃口太大。三幾百，小兒科，適可而止，無所謂；論萬美金，那是太過份了，以為現在賺美金，還像從前有美援那麼容易嗎？

徐教授雖然不是慷慨得視錢財如糞土，但也不會吝嗇一百幾十，否則不會搶着請老萬飲咖啡；不過借錢的事，你不借，人家也不能迫你，可不必介懷，更不必見之筆墨，這究竟是尋常事耳。

海外見聞錄

美·蘇兩國海

俄羅斯民族，一向是個陸上動物。它的海軍，除掉在革命的時候，鬧過幾次兵變，向冬宮開過幾炮以外，似乎只是在對馬海峽，被劣勢的日本艦隊風捲殘雲似的，打得全軍覆沒的那一天，才在世界史上出過一些歪風頭。

因此，英國的一代名相邱吉爾，才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說過這樣一句話：「俄國想和英美爭霸的話，就等於一頭大象，想和一條鯨魚見個高下。」

誰知，他的話說了還不過二十多年，這頭大象卻已經學會了游水了。換句話說：現在的蘇聯，在航海方面，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捕漁艦隊和海洋學實驗艦隊；全世界第二的海軍；以及在全世界佔第六位的商船隊。

這也就是說：蘇聯海軍的艦隊，現在已經遍佈於大西洋、太平洋、白令海、北極海、日本海、菲律賓海、黑海、北海而這些遼闊廣大的海域。

蘇聯的捕魚艦隊，一共有四千多艘新式漁船，每年的捕魚量，已經遠遠超過了五百四十萬噸。比美國漁船的海外捕魚量，要多到一倍以上。

蘇聯的海洋學實驗船隊，也是質量俱佳的，一共有兩百多艘。其中最著名的是「克尼波維奇科學院」號，不但可以持續航行三萬海哩，而且在船上擁有十三座非常現代化的實驗所。

蘇聯的商船隊，擁有一千四百艘大大小小的貨船。總排水量是一千零四十萬噸。經常航行於九十個國家之間。

可是，比起海軍艦隊的陣容來，它們就眞的都是小巫見小巫了。美國海軍總司令莫瑞爾上將，就曾經老老實實地承認過：「今天的蘇聯，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個海上強國了！」

因爲她現在所擁有的各式戰艦和快艇，一共有三千零四十八艘。其中有：潛水艦三〇二艘，原子動力潛水艦五十五艘，火箭巡洋艦十艘，巡洋艦十七艘，火箭驅逐艦二十六艘，驅逐艦七十二艘，登陸艦一百一十五艘，掃雷艦三百二十艘，魚雷快艇七百三十五艘，補助艦三百一十八艘，直升機母艦二艘。

從這個統計數字中，可以讓西方的海軍聊以自慰的地方，似乎只賸下了兩個：

第一、因爲「先天不足」的關係，所以蘇聯海軍始終還沒有一艘主力艦。第二、蘇聯海軍也沒有航空母艦，而只有兩艘聊以解嘲的直升機母艦。

然而，根據美國國會中，一個由美國海軍專家，和對蘇聯

艘的艦齡，已經超過了十九年以上。但是，在蘇聯海軍的一千五百七十五艘戰艦中，卻只有兩艘的艦齡超過了十九年；十五年以上的，也只不過是六十九艘而已。乙、海軍造艦計劃的規模，蘇聯至少比美國大三倍。丙、美國只有一百四十六艘潛水艦，而其中艦齡超過二十一年的，也是一百四十六艘。在蘇聯海軍的三百五十七艘潛水艦中，艦齡超過十四年的，簡直是絕無僅有。

因此，就連一向被視爲英美海軍禁區的地中海，現在也有了一支强大的蘇聯艦隊，經常擁有六十幾條戰艦，其中至少有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十三艘，掃雷艦十一艘，潛水艦八艘，載有二十架對空火箭的直升機母艦一艘，登陸艦四艘（其中兩艘屬於「鱷魚型」，可以各載機械化步兵一營，在敵前登陸）。

同這支艦隊互相呼應的是蘇聯在埃及境內的空軍和其它部隊。在開羅的西機場，經常停着九架蘇聯的TU16型重轟炸機；沿海也由蘇聯建立了雷達網，在埃爾阿拉敏還駐紮了一支蘇聯的海軍陸戰隊。——這個兵種，在蘇聯還只有三四年的歷史，全部官兵都是志願兵，頭上戴的也是和美國特種部隊相彷的軟帽，只不過顏色是黑的，在軍中是被公認爲「最精銳部隊」的。

就連在敍利亞和阿爾及利亞，蘇聯也建立了不少軍事基地。光在阿爾及利亞的布里達和蒂比薩兩個地方，就經常駐着三十七架巨型軍用運輸機。敍利亞的拉塔克亞港，也成了蘇聯海軍的軍港。至於埃及的塞德港與阿歷山大港，當然就更不消說得了。其實，蘇聯海軍的現代化，只不過是在十年前才開始的。但它的成就，卻大而快得驚人。例如：H型的潛水艦，曾經在海底繞地球一週，一次也不用升到海面上來換空氣和補充給養。另外一種「蚊型」的魚雷快艇，被西方的軍事家們，讚爲「袖珍主力艦」，因爲它只有二十七公尺到四十公尺長，卻裝了幾具「斯特克斯」型的火箭，射程是二十哩，艇的速度又極快，所以戰鬪力非常强。

又像「肯達級」和「克雷斯塔級」的巡洋艦，排水

↑蘇聯海軍在作「海戰演習」。美國的空軍（右上角），卻可以在上空毫無阻礙地盤旋。

在埃及的塞德……些埃及女人，到蘇聯軍艦上……問「老大哥」

大的比較

為了眞正能夠把海軍「多，快，好」地建立起來，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是絕不在「省」字上費心思的。每個海軍中尉的月薪，折合美金是五百元，在蘇聯的薪給條件下，簡直有點近似於天文數字，比起一個普通兵的月餉來，幾乎要超過了一百倍。因此，海軍才一點不費勁地就找到了四十六萬五千人來志願服役。尤其是在潛水艦上服務的人，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受過了專門訓練的技術人材。

在這支新建的海軍中，除掉每天要上政治課以外，共產主義一向大力標榜的「平等」和「博愛」精神，幾乎連個影子都找不到。官兵間的階級區分，比任何其它國家的海軍都要嚴格。當官的人，不但吃得好，住得好，而且具有絕對權威。士兵們唯一的額外享受，就是每星期可以在船上免費看兩次電影；可以到圖書館裏去借書；在航近海岸的時候，只可偶爾看看當地的電視節目。在外國海港登陸的當兒，水兵們的除了志在潛逃以外，要想單獨行動，就是替自己在找麻煩。只准規規矩矩地排成隊伍，在軍官的領導下，走馬看花地參觀一下各種名勝、古蹟和博物館。——絕對不准去的地方是：酒吧和妓院。

據專家們的報告：蘇聯的新海軍，在海軍總司令戈施格夫大將的指揮下，一共分為四個艦隊和一個遠征隊：

A、北海艦隊。司令官：羅波夫上將。根據地：瑟維若摩爾斯克港。實力：潛水艦一百至一百五十艘。魚雷快艇六十至一百艘。驅逐艦三十五至五十艘（護航艦在內）。破冰船二十八艘。巡洋艦三至五艘。B、波羅的海艦隊。司令官：米柴林上將。根據地：皮爾勞港。實力：魚雷快艇二百艘。潛水艦七十至九十艘。驅逐艦三十五艘。巡洋艦三至五艘。登陸艦若干艘。C、黑海艦隊。司令官：瑟索耶夫中將。根據地：塞巴斯托波爾港。實力：魚雷快艇一百五十艘，驅逐艦與護航艦五十艘，潛水艘四十艘，巡洋艦六艘，直升機母艦二艘。D、太平洋艦隊。司令官：斯米爾諾夫中將。根據地：海參威。實力：魚雷快艇一百五十艘，潛水艦一百至一百二十艘，驅逐艦五十艘，巡洋艦六艘，登陸艦一百艘。E、遠征隊。由北海艦隊、波羅的海艦隊、黑海艦隊各抽調一部分實力，遠征「地中海」。為了支援這些艦隊，還成立了「海軍航空兵團」，每艦隊都配備有一個兵團，各擁有飛機二百架以上。例如：在北海和黑海沿岸，就經常駐有五百架「TU16號型的重轟炸機，以及一些「TU22號型的超音速重轟炸機；三百七十架IL—28號型和TU—20號型的戰鬪機，魚雷驅逐機和偵察機。

在這方面，比起美國來，當然是相形見拙。美國海軍中現役的航空母艦，一共有二十八艘，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搭載飛機九十架之多。一旦有大規模海艦給敵人帶來的威脅，是會比以陸上飛機場為根據地的「海軍航空兵團」，要大得多的。

同時，在訓練和航海技術方面，西方的海軍，也要佔很大的上風。今一九七〇年四月底，蘇聯海軍在各大洋與地中海上，同時舉行規模空前的「海戰演習」的時候，一連發生過好幾次軍艦互撞事。最糟糕的是：一艘原子動力的N級潛水艦，在演習剛才開始的一剎那，就在芬尼斯提爾角西北四百哩的地方，忽然自己沉下去了。事實上，倒霉的還不只這一艘潛水艦。凡是被美國的人造衛星或是軍用飛機發現了的蘇聯潛水艦，都會在最短期期內從附近趕來的美國軍艦，緊緊地壓在頭頂上，絕不讓它有機會透出海面來。然後再用一種強力的海底播音機不停地播送「沃爾加船夫曲」，使藏在海底的潛水艦，有山崩地裂的感覺。過不了幾分鐘，這艘閃耀着紅星的潛水艦，就會開足了馬力，抱頭鼠竄而去了。





蘇聯新海軍的建立者戈施格夫大將

林彪折斷了右臂

——記李天佑其人其事

待旦

十月四日北平透露，中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天佑「因病久治不癒」，終於九月二十七日去世。終年五十七歲。這個消息，中共封鎖了整整七天，待「十・一」喜慶過後才予公佈。李天佑之死對林彪來說，簡直是折斷了一隻右手。因為李天佑不僅是林彪最忠實的支持者，而且是林彪手下最善於攻堅的悍將。從延安到北韓，林彪所遭遇的每一個艱巨的戰役，最堅固的堡壘都是由李天佑攻破。李天佑對四野來說，簡直成為無堅不摧的尖刀。

在平型關戰鬥中，李天佑任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六團團長（副團長兼政委楊勇），擔任主攻任務。當時林彪的一一五師隱蔽於興庄到老爺嶺一帶。以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副團長梁興初）監視隘路的西出口，對日軍三蒲支隊的左翼大隊；以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田守堯團和一一五師獨立團（團長楊成武）擔任阻撓任務，佔領隘路東出口的東北地區，監視靈邱的日軍；以六八七團（團長韓先楚）一部監視隘路的西出口；以六八六團（團長李天佑）擔任伏擊的主攻任務，主力則策應六八六團的攻擊；由三四三旅（陳光、羅榮桓）直屬部隊支援。

在這場戰鬥中，李天佑團也付出負傷，團參謀長鄧克明，營長劉德明，王盧永，劉振球以下官兵傷亡一千餘人。二營五連一百餘人打剩三十人，三營九連一百五十人打剩十八名。平型關戰鬥絕不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樣取得重大勝利。

據彭德懷說俘虜一個也沒有抓到，全部勝利品，還不足一百枝不堪用的步槍，而林彪當時只不過是伏擊了由靈邱出發支援日被國軍包圍的三蒲支隊的「新庄輕重隊」而已。該隊總兵力只得六七百人。而阻堵日軍板桓師團的重擔則落在國軍的身上。可是中共對此卻絕口不提。國軍的重大犧牲換取了林彪的取巧勝利，但從李天佑團的戰鬥情形，可以看出李天佑的苦戰精神。

平型關戰鬥後李天佑升三四三旅副旅長。抗戰勝利後，李隨林彪入東北，任東北聯軍第一縱隊司令。在「四平攻堅戰」中擔任主攻任務，攻佔四平。在「瀋陽戰役」中也擔任主攻任務。所部最先攻入瀋陽，整編後任三十八軍軍長。在「平津戰役」中任攻城「西集團軍」指揮，率三十八軍（劉震）三十九軍（吳法憲）攻佔天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任十二兵團副司令員，開進廣西，兼任廣西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司令員張雲逸），一九五〇年任十三兵團司令員。韓戰期間軍隅里、清川江、德川地區，分割穿插伏擊聯合國軍華格上將，指揮第八軍團主力，嚴重打擊美軍第二師，突破聯軍臨津江戰綫，攻陷漢城。在韓戰初期擔任最主要的攻堅任務。

李天佑起於百色暴動，歷任紅七軍的排、連、團長、師長。入「抗大二期」學習後才轉歸林彪指揮。以勇敢善戰著名，一九五八年李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六一年黃永勝回任，李任第一副司令員。六二年調升副總參謀長。六六年升入第一副總參謀長（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楊成武垮台時，不少人有疑問，為甚麼李天佑不升上去，要從廣州把黃永勝調來，並由吳法憲升任第一副總參謀長呢？當時只認為可能因為李天佑與林彪的關係太親密，而與老毛毫無淵源，老毛信不過，才調曾經是老毛「三灣子弟」的黃永勝任總參謀長，現在看來，除了此一原因是可能的原因之外，也可能因為當時李天佑已經是久病垂危，不能負擔繁重的工作。要不然北平不會宣佈他的死因是「久病不治」。

「文革」以來，李天佑一直很少露面活動，近一年來，僅今年「八一」出現，排名在政治局委員之後，不與其他副總參謀長排在一起，相當突出，當時筆者還以為他遠赴東北負責對付蘇修，不料他原來是病倒了，「八一」時是拖病亮相。李天佑在中共的將領中是相當傑出的一位，在韓戰

為的年紀（五十七歲）就死了，林彪的哀痛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黃永勝未必忠心耿耿的為林彪，而李天佑對林彪不但忠心，而且能幹，打得。「文革」以前，林彪、黃永勝系統的少壯軍人都如日人東上，紛紛升拔，而林彪的最親信部下李天佑反而不如以前，至今我們才明白，他一直都在臥病之中。

李天佑死了，他的遺職將懸空抑或是由別人接替？到底由誰接替？目前尚不得而知。倘若由江青的文革系統的人接替，對林彪來說誠然是一個大打擊，不過即使由林彪的嫡系老部下來接替，對林彪來說也依然是一種損失。忠心這一點姑且撇開毋論，就以驍勇善戰來說，林彪的部下是沒有幾個可以與李天佑相比的。將才絕不是在和平時期所能培養出來的，必須經過戰爭的考驗。今後若爆發戰爭，林彪靠誰去攻堅呢？

韓先楚在四野之中，也是比較能戰的一員猛將，尤其是熟悉現代戰爭的打法。韓戰期間指揮西路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七各軍和炮兵部隊對抗聯軍的秋季攻勢，佔領月夜山、天德山、馬良山、高旺山一帶高地，與火力強猛的聯軍拉鋸戰三個月，建立中共第一次打現代陣地戰的範例。可是韓先楚卻一貫擔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兼福建前綫部隊司令員，擁兵自重。「文革」期間非常明顯地與廣州軍區的黃永勝、南京軍區的許世友、濟南軍區的楊得志、瀋陽軍區的陳錫聯結成對抗中央的聯盟。在未來的派系鬥爭中，他絕不可能像李天佑那樣毫無保留地支持林彪。所以李天佑的死，對

再觀察中共二中全會

並覆藍海文先生問



承藍海文先生問：一根據哪點理由推測郭沫若有幾分可能出任『國家主席』」，（編者按：藍信刊本期第二十九頁）敬答如左。

1.今年三月郭曾代表中共往尼泊爾，參加尼王子大婚，被待以國家元首禮節。這雖為普通國家禮節，但頗值得注意。表示中共對郭的重視和信任。

2.今年以來，周恩來、李先念等會見外賓時，郭沫若多陪同接見，這是以往沒有的情形，說明郭在紅朝政治市場上，身價上昇。

3.外國記者曾預測郭沫若有出任國家主席的可能。

4.英國駐北京代辦丹遜返國述職過港時，駐本港外國記者拍出的電訊報導，某國駐北京外交官透露，康生與郭沫若未來可能出任「國家主席」。

以上是筆者推測郭「有幾分」出任「國家主席」可能的資料。此外筆者逆料，當新當權派爭奪「國家主席」僵持不下，人選發生難產時，郭可能被擠出來。因他之上台，無羣眾，無實力，不威脅任何一派，任何個人。做一個跳加官的丑角，恰如其份。

推測不是肯定，只是一種根據資料所做的推論。而一五二期拙作「觀察中共二中全會」一文，在推測「國家主席」人選時，把郭沫若列在最後，已充分表示其可能性最小。

推測更絕不是贊成和擁護。郭沫若是一名符其實的文丑。對此筆者一位老師曾講過一個故事。抗戰期間，郭沫若曾要求國民政府簡派他為雲南省教育廳長，被政府當局拒絕。由於做不到國民黨的官，他才寫了那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壞文章，以明崇禎帝影射政府當局，以中共比之於李自成、張獻忠（譽之為農民革命）。從那以後他就積極靠向中共，做統戰工具。

關於「國家主席」，僅是「文革」爭權的一部分，這個話不錯，不過「國家主席」並沒有什麼重大實權。中共實行一黨專政，而黨的組織系統，又須「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實際上操持大權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在一九五七年八全大會以前，毛澤東曾兼任五個主席，一是黨主席，二是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三是政治局主席，四是中央書記處主席（此事知者很少），五是「國家主席」。八全大會，遭受蘇聯清算史大林個人崇拜的衝擊，劉少奇和鄧小平從黨章中，刪去「以毛澤東思想為全黨工作指針」的話；同時取消了書記處的主席制，實行總書記制。鄧小平出任總書記。毛只剩下四主席。

一九五九年「三面紅旗」潰敗，毛澤東見勢頭不對，打算以退為進，辭去「國家主席」，仍兼有三主席。他辭「國家主席」，但不辭軍委主席，並使林彪，彭德懷為國防部長，為他掌握軍隊。已預伏下發動文革的遠因。軍委主席就地位論遠較「國家主席」為低；但掌握軍權，故遠較「國家主席」更為重要。

因此「國家主席」之爭，所爭重心不在實權，而在地位。這個職務給董必武、朱德之流的老頭子或四處不着邊的宋慶齡，都不起什麼大作用。如果給林彪或周恩來情形就大不相同。因林周二人都擁有實力，得此地位便如虎添翼（劉少奇當時得此職位意義相同）。

以林彪論如得到「國家主席」，可鞏固其繼承人之地位，周如得到，則可增加爭奪領導權的份量。毛如兼任「國家主席」，則黨不但權勢依然無對、無人可與爭衡。

「觀察中共二中全會」一文，因篇幅所限，有未盡之意，茲再稍作補充。「人代大會」除了「選舉」主席之外，可能還要改選人代會本身的人事。人代會委員長朱德年事太高，很可能改選，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眞等，在文革中已遭算清，勢必補選。假使改選委員長的話，康生和郭沫若二人當選的可能性頗高。因為他二人都是現任的副委員長。

蘇聯的統治層實行三頭馬制，一是黨的書記長比列茲涅夫，二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三是蘇維埃主席波哥尼，並稱三巨頭。中共在文革前則是四頭馬，一是黨主席毛澤東，二是國務總理周恩來，三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四是人代會委員長朱德。這次人代會，可能仍照四頭馬制來安排，如果沒有權力鬪爭，順理成章是毛為黨主席，周為總理，林為「國家主席」，朱為委員長。現在由於權力鬪爭仍在進行，如何安排就很難斷定。但毛、周二人原來職務變動性甚小，問題是在國家主席和人代會委員長。朱德如果原職不動，林彪出任「國家主席」最符合四頭馬的安排。問題在於毛林集團，究竟能否控制局勢，至少是否能迫使新當權派妥協讓步。這是實力問題。倒過來說，新當權派對毛林的鬪爭，是否已到寸土必爭的地步。是否已到必須阻止林彪增加權位的程度。如果不到此地步和程度，那麼在毛澤東活着之日，也許不會硬扭斷毛的脖筋，不致破壞毛終林繼的體制。因此可以得一結論，照毛澤東的本意，林彪應該出任「國家主席」。如果林彪得不到，就是毛澤東的失敗。在林得不到「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毛澤東極可能自己挺身出來兼任，在目前情況下，新當權派似難為這個問題與毛直接衝突。

假使毛自己也得不到，如落在康生、陳伯達手中，毛的「威信」總還可維持，假使落在非毛或反毛派的手中，那就證明毛澤東成了大[illegible]。他的權力已臨近蠟燭成灰了。

對任何事情的預測都是危險的事情。尤其是對凡事保密，一切都在不見天日的漆黑中進行的共產黨，推測更是危險的。因此任何推測，只是推測，目的在供人參考，並非供人相信。這是研究者和觀察者所必須有的基本態度。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以「鬼戀」成名的作家徐訏

趙聰

在「解放」前的大陸文壇已經成名，來到香港仍然寫作不輟，更獲得廣大讀者熱愛和文藝批評界之一致極讚的作家，當以徐訏先生為最。

書局和刊物，都以能夠出版和刊登他的作品為榮；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出集子，無論在香港、在台灣的和寄居美國的如於梨華、吉錚、聶華苓等，也都以能夠請到他給作一篇序文增光，好似一經品題便身價十倍一樣。

徐訏成名在四十年代，可是在成名之前已經嶄露了鋒芒。

一個作家的創作活動並不止局限於短短的十年之內，所以對於「卅年代」這一詞兒，不可死看成只限於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九年。猶如說「五四文壇」，不可只限於一九一九年是一樣的。

本欄這個「三十年代」的總標題，如今可以公開給讀者，原是刊出第一篇巴金那篇小稿時，饒莽老編給加上的，並非在下之本意。以後在下所寫，卻並未受此約束，所以寫了許多五四時代的老將。實在說來，這也不算錯誤，因為五四時代的一些老將，在卅年代這個十年之中依然活躍於文壇。今把徐訏列在卅年代中，應該也不算錯誤，因為他那時已經在上海過着寫作生活了。

徐訏——這是最初發表作品時改的一個名字，在學校攻讀時的學名早已不用了；不知何故，近來他的名刺又把這個單名的「言」字旁去掉，成了「徐于」——生於民元前三年，浙江慈谿縣人。他在國立北京大學讀的是哲學系，一九三一年畢業；雖然讀哲學，可是雅愛文學，在校即試寫新詩，曾得到教授們的稱讚。這大概是因為一來那時新文學運動的高潮還未過去，青年學子大都想在這一方面有所貢獻，二來他在十幾歲時就喜歡讀小說，讀了很多有名的中國小說。不過這只是興趣之所在而已，最初並不想以寫作為職業，他的志向還是鑽研哲學。在哲學系畢業後，還以為未足，又留校轉到心理學系，讀了兩年。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新詩和小品往往有些含蘊着哲理的篇什，他的小說也頗多心理分析的描述之緣故吧。哲學是萬學之祖，而一個優秀的文學作家，更必須先是一個博學的通才，然後始得發揮文學的專才。徐訏在文學上的造詣，不能不說與他先在哲學和心理學打下基礎有莫大關係。蓋有哲學上的修養，才能目光敏銳，觀察細微，解悟深到，而不為事物的浮象所愚，深入接觸內在的真相。這些文學作家所應具備的本領，全得力於哲學的修養功夫。

一九三三年，徐訏離開北大，可能因為找不到適宜的職業，只得在上海從事寫作。那時林語堂博士正在辦「論語」和「宇宙風」，相當暢銷，雖然這兩個刊物，一在提倡幽默，一在提倡小品，但執筆人卻全是當時文壇上的知名人物。大概就在一九三三年吧，「論語」上出現了兩個陌生的作者，文筆都極秀麗，有一種清新之趣，不同於那些大牌的老氣橫秋，一望可知出自青年之手。

這兩位都才出大學門不久，一個是李長之，一個就是徐訏。李為魯籍，卻生得瘦矮，徐為浙人，卻生得高大。一個北人南相，柔弱溫婉，一個南人北相，英俊軒昂。他們當時的作品，記得似乎都在談論女人的美，或者正如哥德所說的哪個青年男子不慕少艾吧。

林先生教過北大，徐進北大時，林已到厦大，論起來總是未及門的學生。這時由於徐在林辦的刊物上發表作品，徐的才華就很快為林所發現與賞識。所以不久之後，林又創辦「人間世」半月刊，就聘請徐做了編輯。這個刊物的文章，全用仿宋字體排印，頗為秀雅，所刊散文比「宇宙風」更富文學性，卻不是中國傳統散文的寫法，比較接近西洋雜誌中的散文；徐氏後來的一些散文，甚至他寫文藝評論文字，也還是那時的作風，雖然在文藝見解上已有了很大的轉變。之後，他又主編過「天地人」「作風」等期刊。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讀書，一九三六年到了法國，想繼續深造哲學，旋因抗戰爆發，未竟所學而賣棹返滬，重度其埋頭寫作的生活。這時他寫出了至今已銷售五十餘版的成名作中篇小說「鬼戀」。

「鬼戀」只一男一女兩主角，故事的詭譎離奇，使人驚異於作者的想象豐富，把兩個虛構的人物，寫得栩栩如活。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稱，但這個人物卻只是一個陪襯，他真正用以表現他的理念的，並且猝盡心血來寫的，卻是那個美麗的「女鬼」。在月夜無人的上海街頭，迥然遇到這麼一位黑衣白臉、行動言談迥異於「人」的「鬼」，多麼可怕，然而這個「鬼」卻是十分可愛，她的魅力竟使「人」對她生了顛撲不破的愛情。她在還未做「鬼」而做「人」做到厭棄人世的時候，即決志做「鬼」；可是等她做了「鬼」以後，雖然堅決已不再做「人」了，但還不能完全忘情於人世，仍想以「鬼」的身份看看人的世界。作者的主旨在諷諭當世，可是他發掘到人性的繁複深細處，已經無以復加。表現手法是嶄新的，浪漫氣息很濃，描繪、刻畫，雖說寫實，卻都透着空靈，說句比方，直是一塊透明溫潤的玉。他脫出過去一切寫愛情小說的窠臼，給人一新耳目，所以出版之後，立時震驚文壇，成為那一年全國出版界三大暢銷書之一。

珍珠港事變後，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他跑到重慶，除了寫作外，還擔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的教授。長篇「風蕭蕭」就是在抗戰時期的後方完成的，後來曾拍成電影，大概是李麗華主演的吧，十餘年前在這兒公映過。前幾天李秋生先生在台灣出席亞洲作家會議歸來，說是台灣的電視，正在放映這部片子，還是極受歡迎。徐訏的著作那時由成都的東方書店出版，風靡一時，當時重慶有人以一九四三年爲徐訏年來稱譽。一九四四年，被「掃蕩報」聘爲駐美特派員，在那兒寫了不少的詩，抗戰勝利回國。到了中共政權在大陸建立，沒有和那些賣身投靠的作家同流合污，毅然於五〇年逃亡到香港。

就中國社會言，以寫作謀生是艱苦的，人而不幸選這一行爲職業，那就保險一生離不開窮困。何況二十年前的香港，文藝作品沒有出路，作家都感無用文之地。徐訏很想改行，可是一時尋不到什麼職業，沒有辦法，還是得寫文章向各處投稿。他自己曾說：「十篇之中，六篇被退了回來，三篇就此遺失，祇有一篇被登出來的，而且那一篇總是因爲我上面附註着『不計稿酬』的一篇。」（見「序皇甫光『無聲的鋼琴』」）一個成名作家投稿都這麼難，就遑論其他了。這當然不能生活，於是就自己辦刊物，這就是十幾年前出版的「幽默」半月刊。徐在這個刊物上寫的一些幽默小品，如以質言，實在說遠超過當年的「論語」時代；可是「論語」曾經洛陽紙貴，「幽默」卻是銷路不前。何以故？在下看來，不是由於香港人不懂幽默，而是時移勢異，人們皆抱着切膚的喪家之痛，謀求溫飽之不遑，哪有那種閒適的心情來欣賞幽默呢？

由於大批逃亡的知識分子由大陸湧來，衝擊着香港的文教事業迅速發展起來，新的報刊的出版，新的學校的建立，安定了文化人的生活。二十年來，徐訏除在這兒和馬來亞等地的大專學校中擔任教職外，還主編過文學期刊和報紙的副刊，而對於寫作仍在持續努力，未稍倦怠，各大報刊時有他的新作發表，也常有新輯的單行本出版。雖然實際年齡已逾花甲，但精力充沛，外表看來不過五十許人。

他現在擔任浸會書院的中文系主任，還在中大各學院兼課，忙是夠忙的了，可還寫作不停。據說已經着手編著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巨構，但願他老當益壯，早日使它面世。

在文學上，徐訏是一位多面手。詩、劇本、小說、散文小品、文藝批評全來得；又是一位多產者，印成單行本的不下五十餘種。近年他把所有著作重行編定，交由台灣正中書局印行全集，現在已經編到第十七集，已出版了十五集。而他的近作長篇「時與光」和正在一個刊物上連載的「陰森森的世紀」還未編入。對於他這幾百萬字的著作，在下自然不會有一一遍讀的時間，所以也就沒有資格加以月旦，前面提到的「鬼戀」，乃因在該書初版時曾讀過兩遍，愛之不忍釋手，如今記憶猶新，以故寫了幾句讀後的感受。他的長篇「彼岸」，是作者自己頗爲滿意的作品，在抒寫他對過去的反省和將來的希冀，但在下沒有讀過；另一六十餘萬字的輝煌長篇「江湖行」，同是他來港的巨構，曾在港台各大刊物先後連載，分作四冊出過單行本，如今也收在全集裏去，這是以抗戰時期爲背景所寫社會上的眾生相，據說曾構思三年，又經過五年的寫作與修改，然後才定稿的。當這部稿子的一部分在「祖國周刊」連載時，在下曾任該刊編委，因得先讀爲快，覺得委實不凡。徐訏雖是多面手，但在文學成就上還以小說居首，因此，這部「江湖行」應是他的代表作，遠遠超過以前的「風蕭蕭」。

徐訏在文藝理論批評方面，有很多發前人所未發的卓越創見。來港後用「東方既白」的筆名所寫「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一書，公認爲在反共文藝理論上最有建樹的著作，記得該書出版之後，丁文淵先生（已故）特別向在下介紹，拜讀之後，覺得從文藝理論上批判黨化文學，在中文寫作中此書至今還是第一部。後來收到「懷璧集」中的一些理論批評文字，也全極有份量。他在「從文藝的表達與傳達談起——謹獻給台灣文藝作家與詩人們」中，提出了文學創作的三個程序，見解不但獨到，而且還是衡量文學與非文學的標準，這三個程序是：「第一是有『感』，道『感』，可能是隱諱的、混亂的、模糊的，但確是忠實的『感』。第二是表達，是從作者下意識的我傳達到意識的我，這可說是一種反芻。所謂歪曲的心靈——受過創傷壓抑驚嚇的心靈——是我們下意識的存在，傳達到意識中時，那就可以讓我們反芻，我們已經可用自己的言語文字或其他符號來訴述了。第三是傳達，是從意識的我傳達給讀者，這就是說，要運用一種共同的媒介能感應你所感的效果。」以此爲原則，那些沒有「感」、沒有表達而只有傳達的「遵命文學」就不是文學了，傳達得再好也仍然不是；相反，那些雖有『感』、有表達而傳達不出，或雖經傳達而收不致傳達的果效之一切自以爲是新派的文學作品，同樣也就難得稱爲文學。所以他在一九六二年批評台灣那些連他也看不懂的新派詩時說：「一個詩人，當讀者們說：『我看不懂你的詩』時，不肯反省自己傳達的技藝之低劣，還狂傲地說：『我的詩就是詩，不是爲你懂的！』『我們的詩是有美學上的新價值的文法的話啊！』『我是詩人，有權說不合，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懂的。』甚至以爲是有上帝的特權似的看輕一切想讀你的詩的人，這實在是非常可恥的事情。」接着他申斥這樣的「詩人」道：「我們不要忘記，蘇格拉底是在街頭講他高深的哲理的，耶穌是在凡夫俗子販夫走卒間傳道的，釋加牟尼是在窮鄉僻巷裏說法的，我們是什麼人？才學了寫幾句詩就以爲讀者們不配了解我們的詩了！」

其他如談創作中的個人與民族特性，傳記文學、紅樓夢裏的對白、創作裏的兩性問題等文，立論皆極超凡，雖然在哲學思想上他是提倡凡人哲學而鄙棄所謂「英雄」的人。

此外，在下獨愛他收在「傳杯集」裏那些幽默小品，不是魯迅式的冷潮，接近老舍式的熱諷，對話之流利風趣，不讓侯寶林的相聲，只沒有侯的滑調油腔。

大陸在「解放」後即禁絕了徐訏的著作，除判爲毒草外，還在學校裏加以批判。編寫新文學史稿的人，都沒有列他名字，好像在「解放」前的文壇根本沒有這一個人一樣，這也就是在下所以要把他寫在卅年代文壇裏的主因。

龔澎之死

岳騫

中共一位出色女幹部龔澎於九月二十日病逝北平，新華社祇報導簡簡單單的消息，中共大小頭目並未參與龔澎的「告別式」，甚至其夫喬冠華也未見公開露面，祇有周恩來在龔澎患病時，曾去醫院探望過，新華社特地發表這一條消息，究竟是為龔澎增光，還是向周恩來擺景，也頗值得玩味。

龔澎原名龔倩萍，是安徽省合肥人，生於中華民國四年，與妹龔普生皆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龔澎加入共黨是在民國二十五年，當時是中共在北方作學運最成功時，最高領導人是劉少奇，實際指揮者則是彭眞，彭眞當時就住在清華大學學生宿舍內，指揮學生滋事。其中出名的左傾學生領袖，後來在中共黨內飛黃騰達的就有陸平（北大），蔣南翔，喬冠華（均清華）李昌（師大）等人，龔澎當時自然也出了一份力，她可能在那時認識喬冠華，但關係不深。

喬冠華在北平作學運暴露身份逃去了日本，由日本又去了德國。當時還在德國男少於女的時代，許多在德的中國人皆娶有德女，周恩來在德國即娶妻生子，留下苗裔。喬冠華當時也許還不認識周恩來，但卻走了周恩來的路線，在德國也娶了一個老婆。喬冠華娶的這位德女，富有而且賢淑，喬冠華拿了她的錢去巴黎消遣，德女不但不敢呷醋，反而去信安慰喬冠華，要他在玩夠之後早點回家。兩人也生了一個孩子，但是到了喬冠華返國時，就毫無留戀遺棄了。由毛澤東遺棄元配陶斯咏、楊開慧、賀士珍起，周恩來也遺棄了德婦，郭沫若遺棄日婦，再加上喬冠華，可證明所有共產黨人皆毫無心肝。

喬冠華回國後，加入中共工作，在重慶中共辦事處作事。龔澎當時也在中共辦事處工作，不久兩人結為夫婦，以後又同來香港，在大陸淪陷時，喬冠華當時是在香港主持中共宣傳工作。中共政權成立後，喬龔夫婦皆進了偽外交部，當時兩人官銜喬冠華是部長助理，龔澎是情報司（後改新聞司）司長，其妹龔普生也在「外交部」工作，妹夫章漢夫是「副部長」，在北平中共政治圈子內，稱章漢夫、喬冠華、王炳南（時任「辦公所主任」）、陳家康（時任「亞洲司幫辦」，旋升「司長」）為周恩來系四大金剛，四人中間龔門佳婿佔了兩人，算來夠風光了。

龔氏姊妹花在國際上出風頭各有一次，一九五〇年中共偽政權剛成立，忽然向聯合國控告美國侵界，聯合國准許中共派員陳詞，中共就派了當時任「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的伍修權率代表團前往，龔普生作了伍修權的隨員，那次控告，使中共在國際上丟了臉一次，但龔普生卻出了風頭，她在紐約買了兩件價值美金萬元的貂皮大衣，把美國人也嚇住了。在過去，美國人總以為中共頭目都是一羣工人農民，平時生活十分簡樸，誰知伍修權一夥人在紐約見什麼買什麼，最受人注意的除去龔普生兩件貂皮大衣外，伍修權又買了幾部電視機，也把美國人搞胡塗了。因為人所共知中共區沒有電視台，當時又沒有衛星電視轉播，在中國大陸決不可能收到美俄兩國的電視節目，伍修權究竟買電視機幹甚麼，美國人以後很久時間還傳為笑談。

龔澎出風頭是一九五四年隨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當時去日內瓦採訪的各國記者在重慶時都同龔澎在一起打情罵俏過，龔澎就靠了一副嗲勁，利用這批記者把有利於中共，不利於國府的宣傳轉播去世界各國，所以大家同龔澎熟到不能再熟。此時看到龔澎閉着嘴，瞪着眼，對西方記者完全不理不睬，大家又好氣又好笑，就有一位同龔澎最熟的美國記者故意湊上去請教尊姓大名。龔澎傲然答道：「我叫龔澎。」接着又閉上嘴不說話了。

這件事給西方各國記者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纔了解共產黨不能作朋友，過去實在怪自己天眞，中了美人計。中共政權成立了二十年，龔澎始終未離開過偽外交部，由司長升為部長助理，喬冠華則由部長助理升為副部長。到了文化大革命一發生，龔澎開始走了厄運。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偽外交部已經成為目標，加上龔澎與喬冠華之子喬宗淮又是紅衛兵組織「聯動」的首領，以後中共文革小組宣佈「聯動」是非法反動組織，所有頭頭全部被捕，重要者皆是高幹子弟，有李井泉之子李黎風，董必武之子董銀戈，陳毅之子陳小魯，賀龍之子賀鵬飛，因為孩子反動，就禍延考妣了。龔澎本身已成為問題人物，又加上另一項壓力，當時成為重要對象，受盡凌辱，龔澎如何受得了，大概從那時起就病倒了，直到現在纔死，也算拖得久了。從龔澎之死，發現一項事實，就是中共這個黨對知識分子有絕對的排斥性，在江西突圍時把一些知識水準較高的瞿秋白，何叔衡留在蘇區，先後被捕處死。以後到了陝北，中共中央曾檢討過這種「吃知識分子」的錯誤，結果拿當時政治保衛局長的鄧發頂了缸，免去局長職，由王首道繼任。

這次文化大革命又把知識分子吃光，這是人所共見的事，但是大家卻忽略了一項事實，即在平時，知識分子在中共黨內也缺乏升遷的機會，喬冠夫婦即是鮮明的例子。以喬冠華來說，在中共高級頭目中，可算是一個眞正的人才，不但學歷、經歷非一羣土包子可及，即卜度，談吐，學識，文筆都是第一流。但浮沉紅色宦海二十年，政治方面未當到部長，黨職方面連候補委員也未幹到。而中共黨政人員不僅爛羊頭之類，有些根本不成人形，如這屆中委有名王八蛋（玉白旦）者，喬冠華尚不能入選，龔澎亦是佼佼者，徒以出身資產階級家庭，本身又是知識分子，雖得周恩來寵愛，充其量也祇當到部長助理，又被凌辱以歿。

觀乎兩人的遺際，一些有心回歸中共的知識分子，可以休矣。（附：上期「悼念陳彬龢先生」一文，末段胡憨珠丈與沈葦蒼先生之「丈」字漏排，謹此補正並致歉。）

多彩多姿的新疆各地民謠

金千里

很高的意境，讀來回味無窮。少數民族本身就具有自己語言的特色，所謂語言的民族性，因此，在新疆各地流傳的歌謠俚語，確實獨具風格，是現實的反映，同時也表現一定的思想內容。筆者在一九六〇年前後，「下放」西北各省，就記憶所及，將新疆各地的一些民謠寫出，以饗讀者：

新疆哈薩克族一首古老民歌，至今仍廣泛為牧民傳誦：

走不盡的草原，　望不到頭的天邊；
草原盡頭是天邊，　天邊過去是草原。
太陽出來溫暖，　月亮出來明亮。
流淚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流淚。

哈族牧民形容春季風雪的對句更維妙維肖，這眞和恰到好處：

三月的風雪是草原的火焰，
四月的風雪是殺羊的刀子。

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的風雪更驚人，實在太荒蕪了，這裏的民謠寫道：

只見風吹草　　不見牛羊跑
只見娘懷胎　　不見兒叫娘

四句形容，尖銳深刻，可謂慘絕，這些地方儘管在「紅太陽」照耀下，可是也只有娘懷胎的事，而沒有兒叫娘的踪跡，其荒涼景象令人心寒！

甘肅的民勤縣也一樣，雖說中共一再吹噓已築起「綠色的萬里長城」，在黨的領導下，戰勝風沙，廣種沙棗和紅柳，可是天災到底防不勝防，騰格里沙漠颳過來的飛沙，照樣淹沒莊稼和牛羊。至今民勤縣人多數逃荒在外，把戶口遷到新疆或河西走廊。這裏有兩句歌謠，與阿克塞的「不見兒叫娘」，有異曲同工之妙：

天下都有民勤人，民勤沒有天下人。

看這兩句的氣魄及引人深省的意境，眞個可說是「胸懷世界」了。但民勤縣人卻跑光了，外地人則從來也不會到民勤去安家落戶。所以「民勤沒有天下人」，你說可憐不可憐。

民勤人稱飛沙爲「黃龍」，暴風爲「黑虎」，這簡直出神入化，喻風沙爲「龍虎」，世界上還有

維吾爾語稱戈壁爲「死亡之海」，洪荒古漠，一片「烏瓦」，就是荒鹹灘，新疆皮山縣又有兩句歌謠：「一年兩頭旱，逃荒人不斷。」

這裏種植一種世界上最低產量的玉米，譯音叫做「永定皮滴」，意謂出土就熟，生長期短，產量特低。爲耐寒耐旱的劣等玉米。

皮山縣人說：「種一口袋，收一褡褳」。可見這種「永定皮滴」，永遠無法豐收，這就拆穿所謂新疆各地普遍豐收的西洋鏡。

因而，西北到處流傳兩句更眞實的民謠：

凍不死的一張破羊皮
餓不死的一把塔爾米（糜子）

哈薩克族人通常只說「一張老羊皮，一把塔爾米」。比較含蓄些，但細想下去，自然得出結論：

凍不死和餓不壞。就算富饒的伊犂河谷，公社的農民也只是過着「半年桑杏半年糧」的生活。至於皮山縣的老百姓，那就更慘了，歌謠唱道：

衣着不蔽體，桑杏塡肚皮！

這兩句歌詞並不形容過份，而是眞實反映了當地的窮困生活，任你怎樣宣傳「豐收幸福」，也只能自欺欺人。

貧窮和落後，根本原因不在於背熟「語錄」所能解決的。道理很簡單，自然環境，地理條件，到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人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環境，如果在荒漠的戈壁，那就困難得多了，正如西伯利亞，蘇聯也一再移民，至今效果如何，還不是鳥絕人烟稀，逃回去的正不知凡幾哩！

伊犂農民在播種時，手托帽子，內放麥種籽，邊走邊撒，叫做撒種，這種原始粗糙的耕作法，加上「水缺沙瘦」，怎能增產豐收呢？那眞是奇蹟。

騎馬撒種，帶草收割」。比起伊犂農民手托帽子的播種，蒙古人更懶惰，乾脆騎着馬去撒種。或許他們精通騎術吧，對於兩條腿走路的撒種，又如何習慣？可以想像，原始粗耕的方法，或騎馬種地，當然只能「帶草收割」了。

廣東人的水稻，在收割時不是連稈子也一起割回來嗎？否則，何來畝產萬斤的數字。

最有深刻意義的錫伯族兩句民謠，便充分反映當前黨羣關係的鮮明對比，及尖銳矛盾。同時說明西北廣濶地區，文化落後，竟達到何種程度，反正「讀書無用論」，有沒有學校，畢竟無所謂。

新疆的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全縣六萬二千多人（包括維、哈、回、漢族）錫伯族只佔六分之一，共約一萬多錫伯人。該縣從前根本沒有中學，中共統治二十年，現在辦有三所中學。

錫伯族是少數民族中的少數，不爲人注意，當然有三所中學已不簡單，事實上，錫伯人子女難於入學，往往都是漢族、維、哈族的黨員幹部子女，才能讀中學。於是，錫伯人唱道：

「黨的人子女進學堂，窮的人子女放牛羊。」

少數民族不懂什麼政治名詞，更不瞭解其他大道理，只會分別兩類人，一類是跟共產黨的，或黨員幹部，這類人當然稱「黨人」及「黨的人」，其他便是本族的窮人。

這兩句錫伯族的民謠，還不夠鮮明突出嗎？正是針鋒相對地暴露了共產政權的階段對立面。紅五類可以直接保送讀中學、甚至大學，窮人呢，或許是黑五類吧，當然不是所有窮的都是黑五類，但黑五類則肯定屬窮人了。他們的子女能進學堂嗎？注定只能乖乖地放牛羊。

儘管大陸各地的情形，不盡相同，錫伯族未必有太多的黑五類。總之，歌謠在一定程度上，眞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這是不容懷疑的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六）

無牌教師

第六章　為什麼練朗誦

蘇文擢講師在「暑談朗誦」一文中說：

「在上屆朗誦進行中，一位記者朋友曾經對我說：『他們（指參加的同學）花上兩三個月的時間，來熟習一篇為時三分鐘的讀物，有此良好的表演，應該是意料中事。』是的，表演之良好與否，是另一問題；而這位朋友言外之意，正如我心中之所欲言。假設，一位同學的朗誦技能，只能局限於比賽中所指定的短篇讀物之中，那末，就我剛才所提出朗誦的基本意義而言，顯然是用力多而成功少了。」

學究調的朗誦的確是「用力多而成功少」，甚至可以說根本無「成功」之可言。但藝術性的朗誦便完全不同了，它恰是「用力少而成功多」的一本萬利，和當年淳于髡所笑的穰田者恰恰相反，他所操的雖只是「一豚蹄、酒一盂」，而居然也可以「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據筆者所知，從未聽說有人「花上兩三個月的時間，來熟習一篇為時僅兩三分鐘的讀物」的。也許有些人準備得很早，「比賽目錄」剛剛公佈，便決定了某幾個同學參加某一項目，要他（她）先把該項作品熟讀；但也只是幾個學生「熟讀」而已，連負責指導的老師也不把它當做一回事。因為準備得太早既無好處也無必要。開始準備大概都在下學期開學之後，這時距正式出賽還有月餘，老師們的指導「腹案」也在假期中完成了，於是利用課餘時間開始練習，但每次也只是一兩個小時，練習、改正十幾次便可以出場了。只是學生自己每天早晚需要在家練習三五遍，合起來也不會超過三十小時，不過相當於一天而已，用力豈能算「多」？說到他們的收穫便大有可觀了，從練習朗誦中至少可以得到下述各種好處：

一、深入理解文學作品　一般青年人讀書很少能夠深入的，五柳先生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是他們最好的藉口；所以中學國文雖有八十二篇文言文，可是眞正有心得的可能連一篇也沒有。至於朗誦過的詩文便完全兩樣了：第一：他已唸得滾瓜爛熟；第二，老師們已為他週詳講解；第三，作者的身世、處境、情緒，以及作品中的一切事物，他都設身處地地仔細研究過，在精神上他已與作者合而為一，他的理解程度和在教室中「填鴨」式的注入比較起來，相差簡直不可以道里計。有時甚至還超過評判員（此類事例過去甚多）。

二、練習說話能力　有些人在和朋友「擺龍門陣」時，會談得天花亂墜，口沫橫飛，可是，一旦要他在大庭廣眾中正式講話，卻會窘得面紅耳赤，甚至變得口吃起來；其原因，便是由於不習慣之故。說話是人的基本技能之

誦等於練習演說，練得次數多了，演說的各種條件也隨之具備了。

三、培養良好姿態　許多人到了台上常常感到手足無措，踧踖不安，令人看起來非常不舒服。經過嚴格指導的朗誦者便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他的一切老師們早替他安排好了；無論是抬頭、轉身、舉手、凝視，甚至是喜、是憂，都有規定，而且又經過相當時間的練習，到了台上只是又一次的照樣搬演，怎會感到手足無措？參加的次數多了，自然會養成一種美好的姿態的。

四、精研國語、增進知能　練習國語朗誦為學習國語的最佳捷徑。因為練習朗誦時，舉凡音値、調値、輕重音以及語調之要求，都較一般會話更為嚴格，抑揚頓挫也更鏗鏘動聽，而且簡短、固定容易學習。如能練好十則以上，舉一反三，即於不知不覺中將國語學好了，那是多麼便宜的事？

學會國語，不但對自己的寫作大有幫助，而且也多一種生活技能，可以在廣播、電視、影劇方面謀發展，將來就業的機會更多。不管從事那方面工作，會講國語總會有莫大便利的。

五、寓教育於娛樂　由前述種種看來，可知朗誦這玩藝兒，與其說是學習，毋寧說是娛樂，只是娛樂中仍具有教育意義而已。它的功用是多方面的，並不是蘇文擢講師說的那只是「中文學習的一種方式」。

至於朗誦應不應該「依附着音樂活動來進行」的問題，我的答案雖然也是「應該列入音樂活動的範疇之中」，但和蘇文擢講師的觀點完全不同；雖然他花了不少功夫，從周禮、禮記、爾雅、孝經、說文中「編」出「周代朗誦和音樂取得合作的證據」，可惜這些「證據」早被他說的「朗誦隨着新文學活動了幾十年」那句話推翻了。

我之所謂朗誦應列入音樂活動範疇之中，並非三千年前的證據，而是現代「語音學上的證據」。據羅常培、王均二氏分析「語音的物理的性質」時說：

「人的發音器官是一個巧妙的樂器，可是它跟一般的樂器是不相同的，因此，人類的語音跟一般的樂音也有所不同：……從它們不同的地方來說，語音的目的在乎眞，在乎把每個音發準確了，使人聽了可以懂，這樣才能使語言起交際工具的作用；樂音的目的在乎美，在乎調諧悅耳，使人聽了愉快感動。……

「在唱歌時，從這一個音移到另一個音，除了用滑音的場合，它的經過幾乎完全是在音階上一跳，中間並沒有過渡音。在語言裏聲音卻並不粘着在一定的音符上；它並不直接從某一音轉入某一音，而只是沿着音階滑動，是在不知不覺間漸漸地變。因此，咱們可以認定：樂音是跳的，語音是滑的。」

之邀請，於八月六日往星洲作語言教學顧問。文後並附有黃氏以小提琴教語音學照片一幀。這是語音可以配合樂器的一個現成例子。另一個例子是王殿玉的「單絃」問答。抗戰前凡是在上海住過的人，大概都認識在大世界獻藝的王殿玉。這人是個瞎子，山東人，生得高大黑胖，拉得一手單絃墜子，他不但拉梅蘭芳、露蘭春學得維妙維肖，還會用一根絃子拉出各種地方話的問答來。這便證明語音都富於音樂性，由於「語音是滑的」，所以奏的人只能用絃樂器，如果換上「跳」音的管樂器或鋼琴之類，他們便無所施其技了。

他們又分析元音和輔音說：

「人類的語音可以分做元音和輔音兩大類。……當聲帶放鬆，聲門敞開，氣流能從聲門自由通過的時候，聲帶是不顫動的，發出來的聲音就是不帶音的噪音；當聲帶靠攏，氣流從聲門的狹縫擠出的時候，聲帶就發生顫動，發出來的聲音就是帶音的樂音。一般地說，平常說話，元音總是樂音，只有耳語的時候元音才完全不是樂音。」

由此可知，我們說話的聲音大半屬於樂音，而四聲的高低變化，有的竟差到八度之多，所以他們能在琴絃上像音樂般地奏出來。音樂節的朗誦評分表上「發音」一項，註明就是元音及輔音；而第一項的「聲調與音高」也是屬於「語音學」範圍；足見英國人最初的評判設計便是以語音學為依據的。歷屆的評判先生們放着現成的語音學不研究，卻偏向相去十萬八千里的中國古籍中去鑽研，這種作法，簡直連「緣木求魚」都不如！語音學專家們說：

「用詩的語言，音樂的語言，讓語言跟音樂結合起來，加強咱們文字的感人力量。不但有韻的美文、詩歌戲詞、民間曲藝等應該能朗誦，或是能唱，就是散文也該能夠朗誦上口。」

這便是我主張朗誦比賽應在音樂節舉辦的理由。

第七章 怎樣評判

關於這個問題，我於兩年前（一九六八年十月）已在「改善中文朗誦評判芻議」一文中談得很多了；現在檢出再看一遍，覺得一點未失時效，一切問題依然原封未動。所以不必另寫，就把原文移來塡補本章罷。以下是原文：

關於本港中文朗誦不進步的原因，我在「與姚克先生論中文朗誦」一文中（見六月二十二日華僑日報），雖已談了不少，但因篇幅所限，有個更重要的問題——評判問題卻還未能深談。現在願就這個問題再來作一補充。

每年中文朗誦比賽的評判結果，常常發生許多不可解的現象：例如上屆全港朗誦總冠軍傅莉蓮同學，和上屆一日之間連奪「華僑杯」與「蘇浙杯」的「雙冠軍」張美娟同學，今年竟一同名落孫山，連個季軍的名次也沒有爭取到手。這現象是非常奇特的。因為凡是一種藝術成就，都是天才和功力的混合，有相當的持久性；不像身外之物得到以後還會失去。譬如任何一位第一流的畫家、歌唱家、音樂家或舞蹈家，只要不遭到意外，他的藝術水準決不會突然退到第三、四流去。所以過去殷巧兒同學每戰皆捷，從來沒落第過，便是這個道理。張美娟同學在國語朗誦中的成就，較之殷巧兒同學在粵語朗誦中的成就，有犯的「望人——在大北」那種句讀上的小毛病也沒有。然而依舊得不到評判員的靑眼。筆者參觀中文朗誦比賽，時常遇見散場出來的學生們，在馬路上邊走邊談地大發牢騷，認為某一項目評判不公。不要以為學生們的意見無足輕重，須知道一個人參加某一項目之後，為了爭取榮譽，大多數都會作程度不同的深入研究（當然也有連字也認錯的懶鬼），他們的見解，有時會超過毫無準備的評判員。而且這種牢騷，較之鋼琴、歌唱……或其他任何比賽都多得多，再證之許多事例，誰也無法否認中文朗誦評判的確是問題重重。

「當局者迷，旁觀者淸」，依我們這種旁觀者冷眼看來，中文朗誦評判之所以不能獲得公正的結果，毋寧說那是必然的。其中癥結乃是：一、評判的尺度不夠標準。二、評判的組織不夠健全。茲根據事實分述於後。

評判尺度不夠標準

凡是一種分別優劣的比賽，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的標準，而衡量這種標準的尺度還必須是固定的，絕對不能有絲毫彈性。否則，一定得不到公平的結果。例如：衡量競選世界小姐的「三圍」，決不能用橡皮尺，不然的話，一個「三六、二二、三六」的標準身段，也會被彈性極大的橡皮尺量成一枚「橄欖球」的。不幸，本港中文朗誦的評判尺度，恰是一根彈性極大的「橡皮尺」！

我說這話是有事實根據的，最好的說明，便是評判員手中那張評分表。評分表的評判內容，共分「技巧」、「藝術」兩大類，各佔五十分。屬於「技巧」方面的，計有：

呼吸，聲調與音高；發音（元音及輔音）；句法；節奏；速度。

屬於「藝術」方面的，計有：

想像力；主題之集中；聲音之表達；精神與動作之配合；性格表達。

不管這張評分表出自何人之手，但此君對中國語文毫無認識則是可以斷言的（我懷疑可能是抄自英語朗誦評分表）。因為這許多項目差不多完全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抽象多於具體、主觀重於客觀，用這些標準來評判朗誦的優劣，恰像用一根橡皮尺去量美女的三圍，合格與否，自然要依評判員的愛憎而定了！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一下這張評分表，就會發現不僅那些所謂「藝術」方面的項目都是些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東西，就連所謂「技巧」方面的項目，用於評判中文朗誦也未必適宜。例如「發音」一項居然講究到「元音及輔音」上面去。我不曉得這裏所說的「元音及輔音」是何所指；如果指的是屬於研究聲韻、語音方面的「元音及輔音」，那麼，單是這兩種音便可以寫成一本書，「割雞焉用牛刀？」這種專門學問，固然和朗誦也能拉上一丁點兒關係，可是那關係太輕微了，似乎不應鑽進那隻牛角尖兒去。假若指的是聲母和韻母（子音和母音），那麼，何不乾脆寫作「聲母及韻母」？何必玩弄名詞故作神秘，讓外行人莫測高深（事實上恐怕連評判員也同樣莫測高深，因為他在評判時始終不敢觸及這個項目）？

（下期續完）

現代父親

梁人傑

上一代的人，對子女教育的處理，和今日的父母大不相同。過去，許多富有的人，不願供兒女唸太多的書，在私塾唸了幾年，普通信札可以應付，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店子裏，讓他從最低層做起。不少大舖頭的後生，卻是太子身份。

以前這一套，是自私的做法。做父親的未必爲了節省一點教育費，卻爲了自己的事業設想。讓兒子由低層做起，一來他對這門生意能徹底明瞭；二來店子裏多一個免支薪水的伙記，十分上算。

兒子自小熟習這門生意，將來一定可以繼承他的事業，不會有二世祖氣習；他的業務，也可繼續維持於不墜，或者還可藉下一代發揚光大。

現代的父親，要是家境稍爲富裕，一定讓兒女受到高深教育，有能力的，必送兒女出國深造，他們明白，有好的學歷，就有了基礎，到社會上做事，樣樣佔便宜，不愁沒有好職位。

不特富有的人如此，一些受薪的白領階級，也往往節衣縮食，讓兒女出國。以我們敝行來說，用八元一千，十元一千捱來的血汗錢，供兒女留學的大有人在，而且他們的兒女不少在學業上有很大成就，拿了博士銜頭回來的，有數不清的那麼多，這十分難得。

做父親的心理，感到自己因學歷不好，在社會上混，處處吃虧，不願兒女蹈自己的覆轍，所以傾其全力，投資在子女教育上，使兒女們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不像他本人那樣捱一輩子的苦。

有錢人送兒子出國，有些是爲了輔助自己的事業，譬如一家大印刷廠的老板，送兒子去德國，專攻柯式印刷分色工作，因爲分色技術日新月異，他學好最新技術，成爲最佳的專門人才，可以成爲公司的忠誠工作人員，永遠不會有跳槽別家的危險。又有一個紡織廠老板，送兒子去英國專門研究這門學問，要使他的紡織廠追得上現代化。一個糖果餅乾廠的老板，讓兒子到英國學習最新技術，準備將工廠改革。他們培養自己的兒女成爲專門人才，對已有基礎的業務，往往有很大幫助，他們的投資，非常值得。

不過，有時送兒女出國唸書，也會造成有錢人的煩惱，往往，兒子的興趣和老子的希望背道而馳，他希望兒子學工商管理，兒子卻對電子、電腦特別有所偏愛。他學成歸來，老子的商業機構也留不住他。

一個百貨公司的老板，希望他的獨生兒子學點管理百貨公司的知識，異日可以將他的事業發揚光大。不料兒子卻要學醫，老子感到後繼無人，心中焦急。兒子既沒興趣，他也無可奈何，追悔不學上一代的父親，讓兒子在孩子時候就到公司裏見習，要能這樣的話，他一定順其自然，成爲他的後繼人。

家境不好的學生，總希望考取獎學金，可以不花錢，完成學業，甚至有些富有的父親，也鼓勵兒女考取獎學金；不是他希罕這筆錢，而是要藉兒女炫耀一下，能夠考取得獎學金，功課當然相當好，兒子讀書成績好，父親與有榮焉。

我見過不少父親，兒女能考到免費，他將那份學費贈給他，甚或加倍，以資鼓勵。也見過一個獨持異見的現代父親，他本人經濟環境不好，兒子唸書很用功，他有資格考取若干項獎學金，且自信有這能力。但父親不贊成，提議他申請貸款。這種貸款須在畢業有了工作後，免息分十年攤還。這位現代父親說：此舉目的是爲了兒女的自尊，也養成他們不依賴的心理。使他感覺自己求學，用不着他人幫助；目前雖沒有這能力，將來可以憑自己的能力，清理這項債務，他會感到自傲。

這位現代父親的見解，有他獨到之處，是許多愛誇耀自己兒女成就的父親所沒想到的。我有位朋友的女兒，學業成績很好，年年考第一，本來有資格申請免費或半費；父親也幾番催促，可是女兒遲遲不進行，直至父親忍耐不住，與她攤牌，女兒才說：「我申請是可以的，不過在我的同學中，許多比我家境差得很遠，我希望不致奪去他們的機會。以我們的家境，我的學費不愁負擔不來，何必跟窮人爭取呢？」父親聽了女兒這大番道理，不但不再催迫她申請，且對女兒大爲嘉許。

我的老板汇先生，對兒女教育的作風最特別。他一向在股票上發財，早幾年股票飛漲，他的家產也迅速增加若干倍。他爲人孳孳爲利，對兒女教育亦同此作風，他和兒女訂好，只供兒女唸到中學畢業，會考之後，如要升學，費客自理。

他的大兒子唸完中學，只好考了公務員，盡力節省，積了三年，積得一筆旅費，然後申請在美國學校入學；到了美國，用半工讀辦法，完成大學課程，因時間就得太久，學成回來時，已二十六七歲，他的求學，算得煞費苦心了。

另一位父親更妙，從兒女開始唸書，就把花在教育上的錢，記在每人一本的帳簿上。兒女要唸中學、大學甚或留學都可以，但有一個條件，在他身上用掉這筆教育費，等他在社會上做事，有了入息時，就要分期歸還，直至全數還畢爲止，兒女同一待遇。女兒出嫁前，如未將款子還清，他會對求婚的未來快婿說明，除非能清理這債務，否則他不同意他們的婚事。這位現代父親，把鈔票看得重於兒女，實不足爲

人海百態



武漢名記者詹大悲

湖北蘄春詹大悲質成先生，爲清末民初武漢三鎭的名記者。幼年就讀廣州學府，倡言革命，被校方開除，乃西走武漢，另打天下。適黃梅潤步胡雨村，來漢投考湖北文普通，和質成相遇，一見如故。質成以辦報反清進說，雨村深爲所動。返籍自父窖中，竊出大元寶七枚，換銀七百兩，携漢先創大江報資金。雨村自任經理，質成專任主筆。大江報面世以後，專以反清爲言論方針，頗受讀者歡迎。

川路國有風潮發生，質成撰一社評，題爲「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意謂中國非闗到天翻地覆，不足以振弱爲強。廿年後，毛澤東喊出「要搞得天下大亂，越亂越好，治在亂中」。可說就是對質成這種思想，作了一次巧妙的活學活用。當時該篇社評刊出，讀者皆爲咋舌。湖廣總督瑞澂看到，大爲震怒，下令將大江報封閉，並逮捕質成入獄。直至武昌起義，始復自由。

民元質成得國父助，留學日本，並正式加入國民黨。民三返國，又在漢創震旦報，成爲國民黨華中宣傳機關。袁世凱稱帝，質成著論駁斥，又被下令緝拿，聞訊逃滬倖免。自後屢奉黨命，在長江上游從事反北洋軍閥活動。湖北督軍王占元查悉，列爲武漢亂黨黑名單中的首犯，密令抓到就地處決。民十一質成在華中已難立足，亡命廣州，寄居華甯里一旅店。那時北方南投黨人，幾以華甯里爲住宿中心。因爲該里密邇大元帥府，往見國父較便；同時該里所有旅店，比較取費低廉。每日房租伙食，僅需小洋六毫，極合一般窮苦黨人的經濟條件。無奈質成當時困難已極，寄居旅店二年，積欠竟達五百毫銀。店主本小利微，受累無法周轉。初則停開伙食，繼又宣告停業。質成無處可棲，賴住不走，儼然成爲霸王旅客。店主同情異鄉窮途落魄，並未下令驅逐。及後旅店出頂，店主另貼一筆遷移費用，始將質成請出。質成變更居住環境，居然否極泰來，當選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候補執委。同年隨軍北伐進抵武漢，又任湖北財政廳長。店主欣聞騰達，北上討債。質成相見，不計資歷，破格派爲財政廳視察，以報舊德。店主自知一介商人，不懂做官，懇切請辭。並謂此來非爲求職，只想招股重振舊業。質成聞言，知爲催索房租伙食賬而來，便慨付銀幣二千元清數，並張宴送別。質成爲人宅心仁厚，可是在財廳任內，爲應付武漢赤色政權需索，竟不擇手段，舉辦苛雜捐注。更異想天開，又有所謂肥料捐之設，因而引起鄉人憤怒。當時武漢三鎭，遍貼「自古未聞屎有稅，於今祇見屁無捐」的標語，以示抗議。質成從前罵慣了清廷和袁世凱，現在自己反遭人民痛罵，只有引疚辭職。民十六冬赤色政權崩潰，桂系勢力繼據武漢，質成以庇共禍之罪名，被捕閃電處死。

胡賓

魯迅二三事

慶餘

壁虎，能吃蠍子，俗以爲牠有毒。但魯迅卻說，壁虎無毒，有毒是人們寃枉牠的。孫伏園說，魯迅才到北京，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還養過壁虎，把壁虎養在一個小盒裏，天天拿東西去餵。

在筆者家鄉，壁虎叫做蠍虎，據說牠的尿如果滴在食物上，吃了決死無疑。魯迅畢竟博學，讀得書多，知道牠是無毒的。照「漢書」顏師古注，壁虎本名守宮，如果把牠養起來，餵以丹砂，盡七斤之後，把牠的血滴在女孩子身上，永洗不掉，但一經與男子交合之後，即行脫去，故古人嘗以此試女子之貞潔與否，魯迅餵壁虎，不知是否用丹砂。

漢初，傳「詩經」的轅固生，因和道家黃生公開辯論湯武革命，駁倒了黃生。這一下，可把左袒黃生的竇太后氣壞了，她罰轅固生和野豬決鬬。幸虧景帝偸偸遞給轅固生一把匕首，當野豬撲上前來時，轅固生衝着牠的喉子眼就是一刀，結果又勝了，竇太后把他無奈何。不想魯迅生前也鬬過豬，他說：「在厦門，那裏有一種樹，叫做相思樹，是到處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見一隻豬，在啖相思樹的葉子。我覺得：相思樹的葉子是不該給豬啖的，於是便和豬決鬬起來。恰好這時候，一個同事的教員來了。他笑着問：『哈哈，你怎麼同豬決鬬起來了？』我答：『老兄，這話不便告訴你。』……」究竟他勝過豬沒有，魯迅沒有說下去。

魯迅難得理一次髮，日記裏有時記着「剪髮」「濯足」的字樣，把這事看得很重要。因此他的平頂式的頭，往往髮生得很長還不理。有一次，他在上海街頭走着，一個挑着擔沿門剃頭的人，望望他頭，便問：「你剃頭不剃頭？」

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抄寫「六朝墓誌」，劉半農問他目的安在，他說：「這等於吃鴉片而已。」那時他在教育部做僉事，閒得無聊，故有此牢騷。可是錢玄同問他：「你抄這個做什麼？」他卻答：「不做什麼。」此阮步兵青白眼之運用也。

孫伏園談：魯迅的母親周老太太，喜讀章回小說，舊小說幾於無書不讀，新小說則喜李涵秋的「廣陵潮」，雜誌則喜歡「紅玫瑰」。一天，周老太太問魯迅說：「人家都說你的『吶喊』做的好，你拿來我看看如何？」及看畢，說：「我看也沒有什麼好！」

筆者記得魯迅給他母親買過張恨水的小說，從北京寄到紹興。

文壇小掌故

無賴與鬼蜮

華北社會中流行着這樣的兩句諺語：「山上老虎可怕，地上不要臉的人可怕！」眞的，一個人連臉都不要了，什麼事還作不出來？這又正如華中的諺語：「人無廉耻，百事可爲。」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文中說：「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靑皮——就是「無賴」——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一個旅客不幸遇到這種無賴，除了掏出兩元自認晦氣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靑皮」，也即是無賴的「潑皮」，是無知識的野蠻人，向人恃強勒索也只是兩元的損失；如果一個「大作家」也具有靑皮那種無賴精神，便更可怕了。譬如你說他「文字不通」，他說：「我是大作家！」你說他「故事不合理」，他說：「我是大作家！」你說高山大河不能搬來搬去，他說：「我是大作家！」你說陰曆除夕不能出月亮，他仍舊面不改色地說：「我是大作家！」最後雖已被人打得棄甲曳兵狼狽逃竄不敢再辯，他依然得意揚揚地大叫：「我是大作家！」這種人的臉皮早已被整形醫生替他揭去，換上一張尼龍假面具，永遠也不會臉紅，你說可怕不可怕？

還有一種比不要臉的人更可怕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祖先在兩千多年以前所發現的「鬼蜮」了。據說蜮是一種小蟲，又名射工、水奴、射影、短弧、祝影蟲等。背上有甲，頭上有角，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如角弩，聞人聲以氣爲矢，因水而射人，或曰含沙射人，中人即發瘡，中影者亦病。這種東西在暗中向人偷襲，眞是防不勝防。不過，我以爲蜮之爲物，並不像古人說的那樣可怕，因爲即令被牠射中，充其量也不過是生個小瘡，害場小病罷了，不會有什麼大不了。

最知可怕的是一個堂堂的人類竟也玩弄鬼蜮伎倆，這種人據說還是所謂「高級識分子」，正由於有知識，他就利用知識爲非作歹，例如：他想誹謗某人，因怕觸犯法網，自己不敢出面，於是用金錢僱個「替死鬼」來爲他犧牲。如果惹出官司來，吃皇家飯的是別人，自己依然可以逍遙法外。賣油郎在家鄉曾見過這種人，有形的法律雖然被他逃過了，可是無形的報應卻更慘：他的老婆替別人生的兒子都很正常，替他生的不是白痴便是胎死腹中，最後自己也成了癱瘓。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啊！有詩嘆曰：

一、含沙射影血噴人，　龜縮殼中似不聞，
　　縱是刑責逃得過，　應知天譴已臨身！

二、過橋抽板中山狼，
　　狗落水中狂更狂！
　　眼內全無法律在，

娼妓乞兒的先前

中國人的世襲觀念似乎特別強，帝王的兒子坐龍庭當天子，諸侯的兒子做諸侯，大夫的兒子當大夫，讀書人的兒子中進中舉，都被認爲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事。反之，如帝王之兒子當不成帝王，進士舉人的兒子不能列名翰苑，則被認爲是不甚正常的了。都要爲這些人的兒子大嘆不值，對他們寄以十二萬分同情。

而農夫的兒子倘如當了官，窮人的兒子發了財，則被人目之爲暴發戶。認爲他們的當官發財是不守本份，不安貧樂命，甚不正常。

這種風氣，似是由周公倡導漢代後才逐漸固定下來。春秋戰國時代，帝王、諸侯、大夫雖然世襲了，但不少人今日貧無立錐之地，明天還可以大富大貴，當其一國之宰甚至六國封相。百里奚、蘇秦、范睢等都是一夜之間發迹的。可是後來不知怎的，逐漸認爲與理不合，認爲當官、讀書、耕田、織布、做奴隸都應該世襲。這種觀念傳到共產黨手裏又有了新的發展，變成「老子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兒子，被培養成「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接班人，世世代代握牢印把子、槍桿子。地主、反革命的兒子，也就被規定要當地主、反革命的接班人。世世代代居於十八層地獄之下。做爲頭上帶有「革命」兩字的人的專政對象、奴役對象和「反面教員」。

外國人在封建時代，爵位雖然也世襲，但其世襲觀念卻遠比不上中國的世襲觀念牢固。因而伯爵、公爵的後人如果「潦倒仆街」，對先前的事大都諱莫如深，絕不會公開宣稱我先前如何如何，因此來獲取別人的同情的，因爲即使把祖宗十八代的光榮史陳列出來，也沒有把握能獲得別人的同情。中國人則大爲不然，除了阿Q的「先前闊」不知是眞是假，未能獲得末莊居民的肅然之外，其餘「先前闊」而如今潦倒的人，大都能夠得到人們一杓廉價的眼淚，或一聲廉價的嘆息。所以秦淮河畔的娼妓，蹲在街頭告地狀的乞丐，也就大肆利用「先前闊」這套招術了。娼妓在龜婆處學會彈兩首曲子，誦兩首詩詞，就裝其名門閨秀後裔的模樣，在秦淮河上混飯吃了。嫖客一問起「先前如何」，馬上用塗上藥油的手帕拭眼淚，擠出兩滴如珍珠那樣難得的眼淚。淒然哭訴妾身先前如何如何。先父是某州太守啦！如何遭兵匪之禍以致淪落此地啦！言者淒淒，聞者戚戚，大抵是要多掏出三幾兩銀子相贈的。

街頭告地狀的乞丐，也喜歡伏在地上大作文章，列舉十八代祖宗的光榮史。太公如何、先祖如何、先父如何，敝人在先朝又如何如何。路人睹之，也不禁要多擲下兩個銅板的。此處的人，似也牢牢守住中國這種古風，也就難怪交際場上，歡樂窩裏，街頭巷尾居然有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神泣！日軍屈，共軍奪，念年竊據，殺殺殺殺！殺！殺！殺！

五百美元），居然有人上當，騙子騙取了一千美元之後，到今年四月間才被當地警方拘捕。打動人的貪念行騙，騙徒罪有應得，被騙者咎由自取，這種騙術可笑。

。言外之意也就是說，中文是比英文差一級的語言。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籲請這位先生指出那些英文不能用中文表達，但沒有見到答覆。

中文拙劣嗎？

最近因爲寫一本有關語文的書，愈來愈覺得中文的偉大，愈來愈覺得中國人說話之巧妙。中文裏面的幾十個修辭格，豈是英文所能及的？我們說一句「坐吃山空」、「孤注一擲」、「米珠薪桂」、「騎虎難下」、「鶴立雞羣」，翻英文的人就要翻到屁滾尿流，而且意義絕對不能像原文所包含的那麼清楚。而像這樣的語彙，至少有六千個。有人說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寶貴遺產，沒有一個民族的語言能有這種表達力量，能有如此强的概括力，實在有道理。

外國人說考不上就是「肥老」。我們直接表示出來時說「考不上」，文一點說「榜上無名」，講修辭說「名落孫山」，何以說中文不能替代英文？

瑞典漢學家卡爾格倫先生，見到中國人用「青州從事」作好酒的代名詞，用「平原督郵」作劣酒的代名詞，就去尋找它們的出處。原來這是桓溫的一個主簿官，是個酒的鑑賞家，他認爲好酒喝下去能及於臍，劣酒喝下去僅及於膈。「臍」與「齊」同音，齊屬於青州治下，所以稱好酒爲「青州從事」。從事是一個官名，是爲了便於說出口而加上去的。「膈」與「鬲」同音，鬲屬於平原縣治，所以稱劣酒爲「平原督郵」。督郵是官名，也是加上去的。這種修辭格，在中文裏是最起碼，最拙劣的一等，但這位卡爾格倫先生已經大爲讚賞，認爲中國文字精巧。如果他能學會中文裏的全部修辭格，不知要佩服到什麼程度了。我曾經說過，中文好不好我不便說，這是因爲我是中國人，又靠語文吃飯，難免有賣瓜人說瓜甜的嫌疑。但英文有許多地方拙劣，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舉例來說：

我的三舅打四叔

這句話在中文裏十分明白，就是母親的第三個兄弟，打了父親的第四個兄弟。但在英文裏，就得用幾倍的文字，而且還不能表達得像中文一樣清楚。

此外，人類喜歡用十進位，因爲人有十個手指。中國的幣制，滿十就給一個單位名字，稱分角元十元百元千元萬元。但英文裏沒有角，又沒有萬，所以要把一角三分稱爲十三分，一萬三千說成十三千。如此語文，要稱優良，殆矣，殆矣！

黃思騁

「職業」騙子

香港一騙子指使孩童假扮孤兒，在通衢大道上串演「苦海孤雛」，藉以斂取路人善款，騙取人們的同情，這種騙子可惡。

最不可饒恕的騙術之一，是藉「聘請」烟幕向求職者行騙，很多年來，本港旺角區某機構職員之中，有不肖之徒冒充僱主，以一種舊騙術施行欺詐，莫小看這種騙子是微不足道的蒼蠅，他們吃人不吐骨的胃口有時比老虎還厲害！他們專引誘一般中學畢業生入彀，筆者朋友中被騙者不可勝數，雖然報刊上屢有受害人爲文揭發，不幸仍有不少青年朋友上當，照筆者估計，只一個學校暑期之內，他們「吃人」的目數便在千數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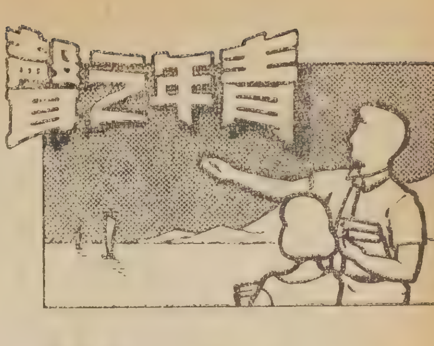
冒牌僱主先在報端刊登招請廣告，「羊牯」上門時，不問其爲張三李四，一概錄用爲「外勤營業助理」，然後鼓其如簧之舌，以「升職」、「佣金」等等美麗遠景爲餌，慫恿他們說服親人購買該機構的人壽保險，等羊牯們鞠躬盡瘁，拉到相當生意之後，馬上被一腳踢開，佣金悉數由冒牌僱主袋袋平安，被騙的失業者在「僱用」期內得不到一文錢薪水，還要白賠車馬費，這還是小事，精神上的打擊和親友的恥笑，決非不勞而獲、中飽私囊的冒牌僱主所可能想像！

其實這種騙術並不聰明，從刊登廣告到面洽，在在都露出馬腳，只是青年朋友求職心切，才會誤投黑店吧了，請看他們的破綻：

第一，應徵者的年齡和學歷並無限制，「十八歲以上」、「普通學歷」、「中等程度」，這正好是一般中學生的條件，雖然廣告上有時會將年齡一項擴寬至「四十以下」，但這只是掩眼法，成年人不容易受其愚騙，行騙的對象還是以青年爲主。第二，廣告閃閃縮縮的掛上「某大華資機構聘請職員」名義，以「擴展業務」爲名，騙財爲實，不過堂堂一家大機構，豈有應徵函件不直接寄公司的人事科，而要寄去私人信箱之理？冒牌僱主甚至連函約面洽也不敢爲，往往囑應徵者「附上電話號碼」，面洽時「僱主」對學歷根本不重視，連證件也不看，我的一位朋友去面洽時，甚至被約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室商談。

現在我每天只要翻看分類廣告，一眼便可認出這種所謂聘請廣告，一種騙術用上這麼多年依然「生效」，我奇怪該機構的主事人竟然眼開眼閉，容許屬下職員繼續冒名欺詐下去！

—江城子



我們這一代！

李尚義

「徬徨」、「失落」、「迷惘」，是現代年青人慣用的字眼。假如我們打開任何一本雜誌或報刊而又有年青人執筆的文章，這些字眼已成為見慣不怪的字眼。

其實，年青人自我標榜為「徬徨的一代」，「失落的一代」，以及「迷惘的一代」，只是自我迷惘，自我失落，自我徬徨而已。青年因為充滿熱血與理想，一心以改革社會，領導時代為己任，滿以為這個世界就只屬於自己的一代，可以為所欲為，硬要少年的一代、中年的一代以及老年的一代跟隨自己的目標走；那知道，青年的一代有的僅是活力而已，沒有人生經驗、知識未豐，而徒有領袖時代慾，又那能成功呢？

以自我的理想為出發點去改革社會，領導時代，改革不來，領導不來，就只有兩條途徑可走，其一是走入激烈的反叛行為，任意找些藉口，到處示威，盲目抗議，甚至演變成殺人放火的搗亂行為；其一是醉心於享樂的頹廢行徑，吸大麻，留長頭髮，標奇立異，以性享樂為自樂，不知復有人間世。假如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事實上，這一叛亂與頹廢的模式行為，正在世界各自由社會發展得如火如荼），十年後的自由陣營將必成為亂七八糟的社會，而結果將必為共產邪說所乘，整個世界也將必陷於赤禍的浩劫，世界的末日也就將來臨。

我們不妨靜心坐下來想一想，在中外的歷史上，那一個社會制度是最理想？那一個政府是最受歡迎？那一個時代沒有青年問題？我們很容易瞭解到，時代的巨輪永遠向前轉，社會的制度永遠在改革中，人類的知識永遠在進步中，青年和長輩之間的歧見因為生理和心理生長過程的不同而永遠存在。明白這一點，我們就要找出問題的重點在何處？我們今天要做的，一方面是如何去充實自己，不要盲目亂撞，不要夜郎自大；一方面是如何在合理的情況下去幫助時代的巨輪向前推進，理智地瞭解上一代，消弭與上一代間的必然歧見，然後與上一代同心合力地改進社會，使人類獲得較為幸福及和平的生活。

在這青年之聲的園地裏，我們這些執筆人是來自本港不同院校的大專學生，年齡在二十四歲至二十八歲間，有在學的青年，有剛畢業而一方面執教，一方面繼續深造的青年，我們的志同道合，願意以我們的誠意，以全人類的利益為大前提，與熱血的青年們共同討論世界的、中國的、社會的、青年的問題。今後，我們將讚揚合理的，摒除不合理的一切事物，我們一定敢作敢為，但絕不贊成和鼓勵激動的暴亂行為。

青年們，讓我們除卻一切失落、徬徨、迷惘的心理，而代之以積極的，有擔當的，有勇毅的行為。讓這大時代來考驗我們，也讓我們並肩來創造這大時代！

香港是文化沙漠？

褚建中

香港的「文化人」有一句口頭禪：「香港是文化的沙漠」。尤其是接近西方文化較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簡直就把這句話作為金科玉律。

文化而竟會出現沙漠，那是沒有文化存在的意思。這句話本身就缺乏義理根據。因為文化不是物質，物質可以存在或不存在者，文化是一抽象體，其存在與否，可憑「知」去察識而不能用觀感去鑑別。這是頗為高深的學問，譬如香港人有接近統一的語言，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文化；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多姿多采，我們也不能說這並不是文化的特徵和表現之一。假如只以出版刊物的數量，藝術欣賞的普及與否之類作為衡量的指標，那只能夠獲得局部的「殊相」而不能得其「全相」，如果由此而遽稱香港為文化沙漠，那更是笑話而非真話！

中共竊據大陸垂二十年，香港除了成為避禍的桃源外，更負有作為重建中華文化的基地底偉大使命。因為香港人口中，我同胞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來自「五湖四海」，南北西東的都有，經過二十年的生聚，雖有殖民地教育的諸多限制和壓迫，畢竟此彈丸之地萃集了許多中國的優秀人才，一方面把傳統的文化保留下來，一方面更吸取西方文化的精華以補充其缺陷，所成就的是中華文化的新面目。足以與自由中國相呼相應，與世界各地僑胞精神血脈相觸相通，作為香港人是應該自豪的！

西方國家在政治上能夠統一，其文化的發展自然易趨盛大。幾十年來我國國家民族均處於內外相煎的狀態中，一切的學術發展，自然談不上「比美舶

自從數年前的暴動發生後，香港人已看清楚中共的猙獰面目，數年來，他們不惜犧牲了無數的人力物力財力，企圖把瘡疤粉飾偽裝，但効果是幾等於零的。至於小部份甘心為其蒙騙的群眾，執迷不悟，卻是惑於一句口號，這句口號就是他們口中的所謂「民族大義」。

假如撤除了中共的立場不去追究，這「民族大義」四字，的確十分能夠激發起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的感情。但此四字若出自中共之口，則其內容早已完全變質。因為「民族大義」所在，第一是要驅除我們國家民族的共同敵人，尤其是當此敵人之勢力業已長成，足以絡吾國家民族於萬劫

由

危害我國家民族的元凶巨憝，是企圖徹底毀滅我固有歷史文化的劊子手，故不談民族大義猶可，要提起民族大義，中共是在必誅之列！今彼乃利用此人生上的憂點，去為其毒害民族的

「義」說起

穆然

中國人，就不問其是否曾經殺人放火，都去幫他，中國人這樣做算是民族大義，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也可以認為這是民族大義而不顧一切，結果非「世界革命」不可！這是鼓勵徇私，與「大義」恰好背道而馳！所以中共的「民族大義」，在理論上既不能成立，在現實生活裏又被否定，他之所以仍然能夠欺騙一小部份人，是因為這些人頭腦比較簡單的原故，欺騙頭腦簡單的人，與成年人欺騙小孩子一樣，是最無耻的！何況他不止是騙財騙色，他是要騙掉我們的靈魂和生命！許多有頭腦的朋友都說：「共」是不必反的，因為並不是我們要去反共，乃是共產病毒要侵蝕我們，有此種病毒反共。又甚至中共本身也沒有例外，他們說的與做的不同，召號的與享受的不同，「民族大義」是假的，「萬萬歲」也是假的，總不成有個共幹傻得去希望毛澤東的活到千秋萬歲，都是鬼話連篇而已！

吃飯也是在反共——因為我們吃的是中、英、美、法，甚至是蘇的食物不是蕃薯食譜；我們住的地方也是在反共——因為我們住洋房（住木屋的朋友也是希望住洋房），鋼筋水泥都是外國貨。我們睜着眼睛在反共，閉着眼睛也在反共，因為同胞們做夢中政府獎券的遠比夢想成為什麼勞什子模範英雄的為多，這一項，香港的「新左」「舊左」也沒有例外！反共的例子說也說不完。任何人只要把我們的生活情況生活條件與中共號召的一比擬比擬，立刻就發現原來是兩個極端。所以反共實在是人類的天性使然，是人類的生理需求使然，並沒有什麼希奇古怪或堂皇冠冕，只要是活着的人，就會

共意識之堅決，決不亞於自由世界的任何反共國家，只此一點，即足以證明香港非文化沙漠而有餘。

假如以媚外自卑，以支離破碎的西方思想為文化代表，香港誠然是不及格的，因為絕大部份的香港人，「中國味」甚濃，中國人愛護中華文化是天公地道的事。中國人而對西方文化認識淺薄不是耻辱，只有作為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全無認識才是耻辱！一般的「香港是文化沙漠」論者，假如能反省一下，究竟自己讀過多少本中文書？究竟自己對中國的認識為何等？恐怕他也要覺得負疚於心！

今天我們所目擊的年青一代，誠有令人痛心的地方，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宣告放棄，因為國族榮枯的擔子就落在我們這一輩的肩頭上，幾千年歷史文化，就看我們能否把它繼承下來。雖然我們僑居於香港，但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絕不能忍受任何對中華文化的汚蔑！

掌握自己的命運

黎仁傑

人們面對着現實的成敗得失，各人有各人的境遇；理想與幻想的交織，使人得到從未想象到的成就，也得到難以逆料的挫折。人們徬徨於現實中，但總要找個理由，人們就以「命運」作為體驗人生的心得，把一切委諸冥冥，由是「命運」一詞，在人心中的概念，是一種超自然力量對人事的安排，是好是壞，你也不能不欣然接受。無疑，這是一種對人生頗為消極的思想態度。但叫人積極談何容易，誰沒有一股萬夫莫當的勇氣？然而，憑着年歲的消逝，與現實爭戰的事實數字以正比的加增，不覺到了白頭搔更短的時候，回首故往，使人滿意的固有，但使人不勝唏噓的不少；大數而言，不論現狀，或是一生的回顧，總多是現實銷磨了壯志。

中國人多是現實主義者，行事總能盡力而為，但多是消極裏的積極。可不是嗎？從人們的「還好」、「好呆」這慣用語見到：假使你不幸交通失事，以致雙目失明，包括你在內，會不期然說：「好呆，死唔去！」假使你的家園失火，人們對着孑然一身的你，會說：「老少平安，還好！」這一二例子，見到人們安於境遇的態度，也是運用命運一詞的時候了。但畢竟，這世俗的反映不能成為定律，在人生的旅途、功業的成敗，我們總不可以如水上飄萍似的隨水浮沉！這是人們常在現實裏苦惱地被困擾着的問題，人們希望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找不到掌握的方法，是因誤解了命運的意義。

簡易地說：命，是一種自然的安排；運，是指動態變化的規律。在宇宙裏，任何事物都依隨着各種自然法則而有他們的變化規律；變化的規律是因各個而參差，這參差的現象，繫夫各個的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二者間的際遇而構成。在大地無善惡可言，萬物的誕生與毁滅，其價值相等，但在人類的感受則有善美醜惡好之別，這是人類立場與以宇宙為立場之大別了。進而言之，則是宇宙對一切的變化無可無不可，而人類的存在則要有所趨避才能適合地存在。是以，首先可以肯定，人是不可以宇宙的立場去處事；於個人而言，亦當以適當與不適當的宗旨，而不可以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徒以風尚而行事，那麼你的存在是在人格上肯定的。立場是人生命運的關鍵。時勢是客觀條件，立場是主觀條件，主觀條件除立場之外，包括你對現實的認識和處理現實的能力，當你的主觀條件置於客觀條件之下，客觀條件的需求，若個人的主觀條件的充實，其興盛是必然的；主觀條件正當而處理現實的能力充實，但客觀條件則以虛偽姦詐為是，其不得志是可理解的。若勉强伸張個人的主觀條件，其挫折是可預知的。但也許可把整個客觀條件徹底為之改善，若隨波逐流，會有一定的「成就」，但其人生是可悲的。我們已可以認識命運的所以然了，從這理解中，我們會掌握到操縱自己的人生命運的方法。

青年之聲

中國赤禍探源（十四）

史劍非

張、譚失機・贛、鄂對立

人多知道一九二七年四月胡漢民、蔣中正等在南京主持清共造成寧、漢分裂；很少人知道一九二六年冬天，由於鮑羅廷、徐謙、宋子文等在武漢建立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所造成的贛、鄂對立。贛、鄂對立實是寧、漢分裂的直接原因和前奏曲。贛、鄂對立是鮑羅廷和汪精衛的左派，對以蔣中正爲中心的反共派之總反擊，迫使蔣氏在北伐中途即提前與共黨總決裂，使中國現代史上掀起萬丈波瀾。

倒張迎汪與反蔣

在前篇「汪、胡離粵與迎汪運動」中，我們已說明了鮑羅廷和左派於一九二六年十月發動全面的迎汪運動，在國民黨內打擊和孤立蔣氏，從那時開始反共派就步步陷於被動。這因爲反共派的重心蔣中正，自七月初率軍北伐離開廣州，已無暇過問黨事。黨務乃分別交由張人傑（代中執會主席）及譚延闓（代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代理。

張人傑身有殘疾，行動不便，又缺乏領導黨務的實際經驗，譚延闓是一雍容寬和的長者，適於高高在上，調和眾見；見機應變，處理非常局面則絕非所長。其次當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選出的，經已排除西山會議派，共黨分子和左派分子佔大多數。三・二〇中山艦事件，蔣氏以背水陣，奮力一擊，嚇昏了蘇俄的顧問團；由於俄國人的低頭退卻，依附俄人的左派分子也就跟着低頭妥協，但是他們心有不甘，隨時伺機反撲則形勢極爲明顯。

四月廿九日鮑羅廷回到廣州，將計就計，維持了既成爲妥協的局面，並且故意抬出張人傑爲中央執委會主席，使之成爲眾矢之的，做爲驅張打蔣迎汪的伏線。蔣氏率軍離粵之前，鮑羅廷的反擊行動僅止於倒張，蔣氏一離開廣州，便使出反蔣迎汪的第二步招數。

鮑羅廷在施展上述謀略的同時，對國民黨的右派進行了分化，對中派則進行拉攏。例如孫科原是西山會議派的分子，曾擔任上海黨中央的商人部長。可是後來卻被鮑羅廷拉去，成爲武漢政權的骨幹分子。宋子文、徐謙在廣州時，都算是中派分子，後來也都成爲武漢政權的重要人物。鮑羅廷特別拉攏這三個人用心非常深刻，顯示他看透了宗法社會的意識當時在中國人當中仍有極大影響。孫科是中山的哲嗣，宋子文是中山的姻親，而徐謙則是北方國民軍馮玉祥的代表。拉住孫、宋二人可以擾國民黨員的視聽（當時的宋慶齡及廖仲凱的未亡人何香凝等已是當然左派無須特別拉攏了），拉住徐謙足以安定馮玉祥的立場，可藉國民軍的勢力來牽制蔣氏指揮下的國民革命軍。另一方面在國民革命中又進行分化，重點則置於第八軍軍長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原是湘軍一師長，北伐前夕投向革命陣營，並無充分的革命意識。北伐時奉命爲前敵總指揮，乘革命軍的銳氣，克長沙，下武漢，忝居戰功，受鮑羅廷的挑撥，野心日熾，欲取代蔣氏革命軍總司令的地位。此外復極力拉攏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暗中進行張發奎等及革命軍的主力第四軍將領反蔣。因此，在贛、鄂對立前夕，鮑羅廷已在黨內軍中，完成了反蔣的佈置。而張人傑、譚延闓等則已被鮑羅廷弄得手忙腳亂了。

中央北遷武漢的失機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共黨和左派分子發起的迎汪運動在廣州達到高潮之際，鮑羅廷一天晚上就對張人傑和譚延闓二人說：「外間對蔣先生的空氣很壞，不如勸他辭去黨政工作，專理軍事。」張人傑氣憤的反唇相譏：「空氣不好，不就是你們造成的嗎？」並且曾向鮑警告：「在前方戰爭緊張之際，要蔣先生辭去黨政，無異反對中國革命，我們請你做顧問，並不希望你這樣做。」鮑則答以不明白中國國情。在這時期，共黨和左派分子則流言議論，「蔣先生不懂黨政，應該請汪回國主政」，更大肆宣傳「汪之於中山艦事變後赴法」，係受蔣氏逼迫。

從上述情況得知，在十月中旬，廣州的反蔣空氣已相當濃厚。張、譚二人既無力阻止中央執監委員及各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的召開，又無力打消會議所通過的「請汪精衛同志銷假回部主持大計案」；自然也就無法維護蔣氏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了。換言之，反共派已由優勢轉爲劣勢。所以鮑羅廷才敢公然表示，要蔣氏辭去黨政的職務。藉三・二〇事件奮力爭回的領導權，到此已搖搖欲墜了。可以說十月中旬的迎汪運動是轉捩點，從此共黨及左派對蔣即開始處處抗拒，公開作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革命軍克復漢口、漢陽，武昌之克復僅時間問題，蔣氏知武漢形勢重要，即電張人傑、譚延闓，要求中執常務委員到武漢主持政務。張、譚此時在廣州被鮑羅廷搞到頭昏眼花，

對蔣氏電報自不能作有効的決定，因爲當時的中央地方聯席會議正大搞迎汪運動。十月十八日，聯席會議通過「國民政府發展案」，竟決議國民政府仍設立廣州，蔣氏遷鄂建議遭挫折。

蔣氏於十月二十二日再電譚、張，要求中央遷鄂。

「武昌既克，局勢大變，本黨應速謀發展，中意中央黨部與政府機關仍留廣州，而執行委員會移至武昌爲便。否則政府留粵，而中央黨部移鄂，亦可使黨務發展。」

對蔣氏這一建議，廣州中央尚未正式開會討論，革命軍十一月九日克復南昌，鮑羅廷則突於十一月十六日偕外交部長陳友仁，司法部長徐謙，交通部長孫科及財政部長宋子文離粵北上去武漢。這說明鮑羅廷看到時機來了，就搶先而行。而他帶這四個部長同行，顯然已有預備了。

鮑羅廷偕四部長離穗十天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會議才算通過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北遷武漢的決議。這已經成爲馬後砲，有利時機已告消逝。假使武昌未攻下之前，張、譚之中任何一人偕一部中執委員先到漢口佈置一切控制局勢，則武漢底定之日，政府立刻即遷武漢，鮑的陰謀就無所施其技了。可惜張、譚等無此覇才，在戎馬倥偬中的蔣氏只有乾着急。原來武昌光復後，唐生智在總政治部顧問鐵羅尼（Teruni）的策動之下已開始進行反蔣計劃；鮑羅廷偕四部長抵達武漢後，倒蔣機運就已經成熟了。

妙計篡奪領導權

十二月一日鮑羅廷一行抵南昌，七日蔣與他們在廬山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中除決定北伐的軍畧（聯張作霖打孫傳芳），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等政策外，並決定取消主席制（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及電請汪兆銘速回復職等案。從會議內容看，蔣氏顯然已不能控制局勢，而遭受了打擊。因爲主席制，是蔣氏所提「改組方案」的一項主要內容。

上述的逆轉形勢已經夠險惡的了，不料張、譚二人再給鮑羅廷製造良機。

當時廣州中央雖已決定北遷武漢，但未遷至武漢以前，張、譚等中央首腦仍在廣州，廣州自該仍爲中央所在地，繼續行使中央職權。即使北遷到武漢，他們在北上途中仍可行使中央職權；不料他們於十二月五日自行宣佈廣州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停止辦公，並於十一日啓程赴南昌。鮑羅廷何等機警，他們於十日到達武漢，第三天即十月十三日即宣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簡稱「武臨時聯席會議」），以徐謙爲主席，正式通告：「本會議已於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昌成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以前，執行最高職權。」

聯席會議的「最高職權」毫無法治根據自不待言，但是在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停止辦公的情況下，實給予有力的藉口。而鮑羅廷迫不及待成立「聯席會議」，目的顯然在打擊和排擠蔣氏。徐謙在報告成立聯席會議經過時說：

「到武漢後，因廣東已宣佈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於十二月七日（按：前文爲五日）起停止辦公，而武漢方面又未能開會，政治已有中斷之象。在談話會中，由鮑顧問提議在武漢成立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未來之前，不能不執行最高職權」。

須知在聯席會議成立之前，蔣氏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廬山會議是談話會決定取消主席制仍待中執會批准，並未生効），又是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軍事委員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黨權軍權皆在握，鮑羅廷縱欲排蔣，亦須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才能解決。在未推翻蔣氏的領導權之前，仍須尊重蔣氏職權，不能爲所欲爲；現在既成立聯席會議，實行最高職權，則蔣氏必須服從聯席會議了，道是篡奪領導權最機智巧妙的一着，但借給此機會者則是張、譚等人冒然宣佈廣州中央停止辦公。

鮑羅廷故激蔣氏

十二月三十一日，張人傑、譚延闓及中央執委顧孟餘、丁惟汾、何香凝等抵達南昌。中央政治會議已可在南昌召開。鮑羅廷惟恐中政會議一開，聯席會議即失去憑藉，於是再耍花招，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竟以聯席會議名義，於三月一日在武漢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這就是說，中執委會議召開以前，聯席會議可執行最高職權。着着進迫，氣勢凌人。無奈南昌方面已看透了鮑羅廷的西洋鏡，中政委員一月三日在南昌召開了第六次會議，並決議：「現爲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此項決議傳抵武漢，鮑羅廷、徐謙等竟拒絕接受。一月六日曾電南昌：「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宜照已定策畧來鄂。」同時提議在武漢成立中央政治分會。七日南昌再舉行政治會議，仍決定中央在南昌辦公，但委派宋慶齡等十三人爲政治委員在武漢成立政治分會。表示對武漢的容讓和妥協。

在贛鄂的緊張對立之下，爲避免決裂，蔣中正於一月十一日乃親往武漢一行。不料蔣氏到武昌當天，在歡迎宴中鮑羅廷即諷責蔣氏壓迫工農羣眾和共產黨。蔣氏自述稱：「最後警告我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工農反對ＣＰ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他講完之後，我本想當場起來質問他，不料主席徐謙宣佈散會了。」

從上述情況可知，鮑羅廷似有意故激蔣氏之怒，加深贛鄂對立，以孤立打擊蔣氏。

蔣氏在武漢停留一周之久，雙方意見毫未能接近，並受到不少難堪。十八日蔣氏離鄂返贛，二十一日中央政治會議遂致電武漢：

「前由中央議決設武漢政治分會，於中央與政府未遷以前，武漢分會應即成立，聯席會議勿庸繼續。」

遂即接到武漢的答覆：

「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在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未開會以前，暫不取消。」

雙方對立已到決裂地步。可是在鮑羅廷及左派分子的策動下，南昌的中央政治會議終於二月八日決議：「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至武漢」。說明蔣氏再遭挫折。但是更猛烈的政治風暴，還在後頭。

珠江水猶寒

【39】

馬森亮



蔡老伯說：「不是他，那個比他高得多！」——這樣一來，農會也特別准許他搬來跟我家一同住了。一直平安無事。到了去年底，鎮上又搞什麼三反五反，我雖然出身是無產階級，但現在起碼是一個小老板身份，聽說是清算的對象。當時我想，什麼清算不清算，我日捱兩餐，夜捱一宿的，有什麼可算呢？實在也沒有什麼可清了。可是，米糠也要榨出油，不知是那個缺德的，向區裏告密，說我歷年專賣瘟豬肉，大秤入，小秤出，中間剝削，損害人民健康，又挑起舊事，誣我包庇地主，毆打土改幹部。同時抄出一大疊賬簿給我看，說我瞞了政府五千元稅。天哪！我根本不識字，怎知這彎彎曲曲的黑點是什麼鬼符。這樣，紅帽子一祭，就把我的腦袋箍住，被抓到這裏來了。

「快半年啦，和家裏斷了聯絡。所以，特別請求各位，做做好事，幫忙我寫幾個字設法遞出去，免使家人掛望，也好給我的兒女知道他們還未變為孤兒！——我真不敢像家裏現在的情況了！」

說到這裏，他眼眶漲紅了，十分難過，還向我們作揖懇求。

我連忙安慰他，說：「蔡老伯！你放心好了，我給你寫，給你設法遞信出去，把地址告訴我罷！」同時告訴他，小陳的姊姊經常來探監，她一定會幫他做好這件事。

「看來，蔡老伯的案情並不算什麼回事。」小林說話了。「既不是地主惡霸，又不是政治問題。——這樣罷，蔡老伯！你不用躭心，待我給你設個辦法。和你寫一份報告書，今晚去稟報的時候，我順便向主任反映上去，相信沒有什麼問題！」

「那太好了，太好了。一於拜託各位，希望各位！」

他歡喜得什麼似的，把地址告訴我。臨走的時候，還特別關照叫我要寫上這幾句：「孩子們不要盼望，爸爸很快就回家了，回來的時候，會給你們買些玩具，一隻馬，兩架飛機……」

二　起解

半夜裏，我給惡夢驚醒，再也睡不着，心潮翻湧，陷入半失眠狀態。灰暗的牆壁，四週死一樣的寂靜，覺得陰森可怖，朦朧中看見各種奇形怪狀的睡相，在慘淡的燈光映射，似擺列一具具待檢驗的屍體，我就是這死亡世界中唯一復活的人。

這羣人雖然得不到上帝的憐憫，但天邊的殘月對我們尚未忘懷，它爬過窗子，悄悄的進行撫慰。院子裏有人說話，原來是站崗的換班，街上的雄鷄已叫過幾遍，天也快亮了。

這裏雖沒有太陽，卻有早晨，而且很熱鬧，這是每天例行的所謂「放風」時間，在短短的一個鐘頭內，各人要做完日常生活的起碼工作，洗臉、洗衣服、倒糞便等。

但今天的情況有點異樣，「放風」的時間延長半個鐘頭，看守的人增加了，連平日很少露面的督察也大駕降臨。門口停放着幾輛軍車。

收「風」了，大家又規規矩矩的回來，很多人正在交頭接耳的在議論什麼，忖測着會有什麼變化。

不一會，那位督察又出現了，後面跟着三名解放軍。他一進來，就叫各人回到自己的舖上，人數點過了，然後宣佈今天有一批人要搬家，接着一口氣唸出四十三個名字，我和小陳、小林都卷上有名。

點中的人馬上要收拾行李，準備啓程，因爲每個人的行李太簡單了，除了盌子以外，最多一個包袱。

哨子一响，我們很快就齊集在院子裏，經過一番交代驗收手續之後，在武裝人員監視下，魚貫地上了軍車，大家回頭揮手向伙伴們告別，見數不清的手在窗口亂搖，黯然魂消之色，我發覺蔡老伯正倚着窗柱飲泣。

車廂限載十六個人，加上四名警衛員，勉强可以擠得下，四週用帆布密封住，只在蓬頂上有個小窗子，好像特別開恩，故意給我們一個望天打卦的

車子開行了，坐在司機旁邊的領隊探過頭來說，早餐要到下午才有着落，目前每人只可吃兩個硬麵包。

我們的腸胃，早已鍊就了抵餓本能，餓一兩餐又算什麼？

我們困在車廂裏，像貨物一樣給人運走，對外界一無所見，搖搖幌幌的，不辨東西南北，也不知車子在爬山或過橋，只可以從蓬頂得到一點模糊的印象，天空是灰暗的。

因爲有人監視，每個人都很規矩的不說話，連眼睛也閉起來。

車子突然停了，由於煞掣過急，把正在瞌睡的搖醒，靠近車沿的還碰了幾個响頭，雪雪呼痛。

領隊的下令，要全部落車，警衛員也疾言厲色的吆喝着。我們很快的跳下來，圞集在一個牆角上。

這是一個碼頭，正泊看一艘拖船，準備開往廣州的。這時上落的人非常之多，一片混亂。我們生怕碰上熟面孔，都把頭垂下或用包袱把臉遮起來。警衛人員把我們包圍起，像趕鴨子一樣。

船快要開行了，鑼聲敲過第二次之後，才把我們這一羣差不多被遺忘的人趕落艙底，又怕我們有飛天遁水本領，把所有的窗子釘封緊，還用粗繩子把我們一個個連綁起來，說是聯防計劃。

大家默默的躺在板上，有的很快就睡着了，警衛員在外邊守住各要道，讓我們在這黑暗大地鬆懈一下精神。

我和小陳小林是同一條繩子，成了三位一體，不管吃飯、睡覺、甚至大小便，都是同進同退。我們踡縮在一個角落裏，反正睡不着，乾脆談起話來，推測此行的命運。其實這個問號早就哽在每個人的心坎上，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是向北押解的，究竟是那一地區？東北？西北？或是少見人類的沙漠地帶？如果要選擇的話，東北是比較理想些，他說：「東北的文化程度高，工業發達，而且交通便

小陳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說：「地區的繁華，全與犯人無關，正如埃及的金字塔沒有刻上奴隸的名字一樣。以其在都市裏受繁榮的威脅，不如窮處僻壤，過清淡無爲的生活舒服些。」

我同意他的話，還補充了一句：「就是去東北，不見得會留我們在城市裏修馬路，萬一塞你進北大荒時，比沒有水草的沙漠更苦！」我不禁嘆了口氣。「到處是一樣了，由得人家擺佈罷！」

聽船底下的流水拍舷聲，知道船已開行很久了照計明天早上就可以到廣州。我是熟悉這航程和沿途一切的。過去坐船，這時候我必站在船旁上，瀏覽岸邊的晚景，讓海風吹滌心胸。農村的景物是幽美的，一縷縷炊烟，一聲聲犬吠，很易觸起讀書人的遐思；現在不行了，被困在這個黑洞裏，外面的一切已和我絕了緣，何況農村會不會有炊烟昇起，鷄犬不敢狂叫也成了問題，就是能憑窗遠眺，也不外荒涼一片！……我瞑目細思，反問自己算不算一個人。

大概是黑夜了，船上的一切活動都已停止，樓上的喧鬧聲也寂寂無聞，船底的水聲特別清晰，一切浸在靜寂裏，艙內充滿鼾聲、夢囈、和不着邊際的希望。

船抵達廣州，很快就秘密地把我們送到火車站，驅上密不通風的鐵廂裏。再經過一整天的困憊，才到達英德縣，領隊這時才向我們訓諭，說目的地就在離這裏不遠的山區。勸大家在路上守規矩，一直到交接完竣之後。

這時我們才把心放下，什麼東北、西北、沙漠地帶的顧慮完全消除，像浮萍被沖落一個死水池，雖一樣沒有活動力，都能避免了顛波流離，暫時得到安定！

在車站旁露宿了一夜，天微明就催起程，遇上毛毛雨，氣壓甚低，山頂上不見陽光，浮雲疾馳如電，這是暴風雨的預兆。任何一個行人，遇到這樣的天氣，都會等候風雨過後才上路的。但受過共產機會，革命意志會戰勝惡劣的氣候。——這倒像騙人入虎口去研究老虎的胃會不會反弱一樣。我暗笑這批人過於幼稚、狂妄。

「狗屁！」小林也血脈僨張地咒罵起來。「這完全是趕任務思想，想早點推脫押解責任！」

「當然囉！只有數目不錯便可以交差了，並沒有規定接收的是活人或死人呀！」

小陳這麼一說，大家會心的苦笑起來。

行列編排好了，每隔十個人犯中間就插入一個警衛員。爲了要照顧年老人犯的體力，特別廢除了所謂「聯防計劃」，給我們鬆了綁。於是巉岩陡削的崎嶇山路裏，立即就竄出了一條蜿蜒的人龍，像螞蟻在牆上結隊爬行一樣。

這幾個月來，我過慣了盤膝打坐的生活，練成了一副老鼠眼睛，怕見光。今天忽然要冒雨爬山，這樣的突變，似一個病疲的人走路一樣，一種不可言喻的痛苦。

我們在吆喝怒罵的催促下，好容易才翻過了兩座山，腳底起繭了，仍一攢一跌的前進。

太陽一直未露過臉，沿路的石頭給露水噴過油。一陣狂風捲過後，雨點便箭也似的射落來了，頓時白茫茫一片，大家沒有雨具，變成了幾十隻落湯鷄。連警衛員在內，都在埋怨領隊做事太主觀。

「爬過前面那座山就到了！大家努力，頑強前進！加——油！」這是領隊的聲音，野獸般吼叫着。

「加油？水太多了！媽的！」在我前面的警衛員低聲罵。

一陣暴雨過去了，天還是哭喪着，空氣依舊潮濕，頭上還被濕霧壓着。顯然，地也不願支持我們了，一潭潭的水窪，一淌淌的泥濘，好似佈下重重陷阱，一個不留神就給滑倒，落湯鷄變成炸子鷄。

這樣的掩撞跌跌，捱足兩個鐘頭，才爬過那座山。即是說，我們已抵達勞改場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已爲我們安排好，教我們今後要怎樣去做人！

被共特拆垮

王瓚緒投靠最早　爭功勞結果徒勞

王陵基已死，另一個與王陵基作對最厲害的投降將領王瓚緒又如何呢？

在四川向中共投降靠攏的國軍將領中，一般人的看法，都認為王瓚緒最有辦法，可能在紅朝要出人頭地。因為據他自己向外人所說的，他的投靠中共，並非事急馬行田，等到共軍打到身邊，招架不住了，或西南大勢已去，無能為力了才投降靠攏的。他是中共尚未渡江，將總統尚未下野，西南保衛戰根本不見影子之前，便已經與中共當局接洽好了，共特人員，也早就在他的身邊，從事各種地下工作。由此可見，他是識時務最早「俊傑」，其中似乎少有投機取巧，見風駛帆的成份，是出自眞心效忠共產黨的。

再說他的表現，也比一般降將幹得有色有聲。首先，他與曾慶集拍檔，拆垮了胡宗南早期所欲成立的羊仁安等幾個軍師的裝備計劃，使之國軍防守西康第二線的新軍編組不起來。後來，等到胡宗南的部隊撤出成都時，他又與曾慶集兩人狼狽為奸，搶先掌握成都，自動警備，召降了許多小單位的武裝，如省會警察局、憲兵團等等機關部隊；又在成都搜查了許多軍用物資，如卡車、汽油、輪胎等，這些東西，都是中共急於需要的，他將這些東西於賀龍率部入城之後，「點滴歸公」，一齊移交給十八兵團接收。

專是憑這幾件事，王瓚緒的功勞，便要超越過其他的投靠將軍了。因此，他人看好王瓚緒，認為他在紅朝有辦法，能出人頭地，並非沒有根據。可是，等到後來中共當局對這班國民黨的降臣叛將，在功名上的安排發表之後，卻大出意外。

首先，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均被派為「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的特邀代表，這次卻沒有王瓚緒的名字；後來，中共成立「西南軍政委員會」，劉文輝是副主席；鄧錫侯、但懋辛分別委派為水利部或司法部長，王瓚緒也榜上無名。

這兩次人事上的安排一出來，不但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也使王瓚緒的一鼓子勁道洩盡了。

但這只是沒有獲得紅朝的功名利祿，有道是「苟全生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最多不做紅朝的官，只要能保產保命，保住他以前在國民政府時代刮來的民脂民膏，亦不愁不能過下半世優哉遊哉的園林生活。因此，如果僅是官場不如意，他還能作退一步想，從此不過問政治，自動退休，隱居泉林也

黨為官為吏的一切舊賬，而能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相安無事的，那也只是不明瞭中共本質的一種天眞想法。

罰跪抄家姨太太改嫁　秘密逃亡在深圳被捕

王瓚緒在紅朝官場不如意是一定的，連他想逍遙自在，吃一碗安樂閒飯的想法也落了空。因為共產黨的一貫作風便是要利用你的時候捧你；把你利用完畢的時候便打擊你。王瓚緒所受的第一個打擊，便是當街罰跪。

中共把王瓚緒拿去當街罰跪，是藉口重慶人民要向他算舊賬，說他在國民黨時期——也即是對日抗戰時期，他曾擔任過重慶衛戍總司令的職務，在任期間，曾迫害人民，為着要他表示向重慶人民低頭悔過，經過一次人民淸算鬬爭大會，指訴他的罪狀之後，在「人民大翻身，翻身做主人」的「人民世紀」，人民的要求大過一切，中共當局表示「愛莫能助」，便服從人民的要求，將他拉到重慶通輴門外去當街當眾罰跪。這一跪並不是「象徵式」的，而是跪了三小時之久，把他折磨得腰痠背痛膝頭僵，還要受盡羣眾的唾罵，等他們罵飽了才准他站起來。其實，他經過這三小時的屈膝下跪，受辱挨罵，人也昏迷過去了。

等到他甦醒過來回到家裏去一看，情形更慘，家中凌亂不堪，他做官時刮了不少地皮，他自己家裏的地皮，也被共產黨人剷起來了。他秘密埋藏在房子地下的黃金白銀，全被中共派人挖掘出來拿走了。王瓚緒所受的打擊尚不止此，他除了大太太住在家鄉之外，他身邊還有一位艷名聞川康的姨太太，這位姨太太別號「銀蝴蝶」，也於他失勢失財之後，向他提出離婚要求，而下堂求去改嫁了。

一心想投機的王瓚緒，到了這個人身受辱，人財兩空的時候，才省悟自己搭錯賊船，他知道自己留在大陸，不但決無好日子過，遲早是要被困受辱而死的，不如化裝逃走，只要能逃到香港來，尚可打發餘年。

於是，他決心逃走，經過周密計劃，他終於逃離四川，來到廣州，滿以為可以逃出天生，只要一過深圳「奈何橋」，便可還我自由，過其海外寓公的生活了。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逃離四川不久，便被中共當局發覺了。廣發照片，下令通緝。中共斷定他必取道廣州，從深圳逃來香港。因此，當他到達深圳，正要過界來港時，被共幹發覺，當場拘捕，再解回原籍，名正言順冠以更嚴重的罪名，打發他去見閻王爺報到。

西南保衞戰

慘呢？這事直到後來由中共特務人員的口中透露出來，才知是另有別情。

據說：王瓚緒與共特接洽靠攏於中共渡江之前是不假的，不過，對中共所賦予他的任務，並未達成，因此以後警備成都，搜查物資這些工作，都是補過圖功的做法，中共並不領情，更莫說是「論功行賞」了。

原來中共對西南局勢的策略，是計劃用特務手法「拉、拆」並重，以不用武力而能「和平解放」整個西南，尤其是四川境內的數十萬國軍爲理想。因爲據中共的分析，貴州兵力單薄，不成問題；雲南雖然有李彌與余程萬的部隊，但是雲南省主席盧漢，他們早就通過在香港的龍雲，已經密斟談好了「和平解放」。比較成問題的是四川與西康。

中共對川康的分析，國軍兵力雖眾，但人事方面矛盾重重，就他們特務工作已經做好了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有把握聯合「起義」；羅廣文、郭汝瑰、郭勛祺等不成問題。這幾個「地頭蛇」均已掌握確實。而劉、鄧、潘、羅、郭之間又有着互相衝突矛盾，中共正好運用這種矛盾而分別掌握統一指使。眞正的國軍部隊，只有胡宗南的李文兵團，與宋希濂的鍾彬兵團。如果能使地方勢力於適當時期投降起義，做成一個「形勢比人強」的態勢，胡、宋的勢力是可在整個態勢的壓力之下，迫使其退出四川，放棄西康的。可是，地方勢力中唯一使中共感到頭痛的便是王陵基，他是四川省主席，全省的行政機構與保安部隊均掌握在他手中。中共認定王陵基本人是死對頭，他不會與劉、鄧、潘等人合作；也不會與羅、郭等人同流，在國民政府勢力仍控制四川之時，他必然是死硬反共的；就是國府勢力退出四川，他也要頑抗到底。如果是這樣，「和平解決」四川的策略便要受阻，雙方必然要在川康發生惡鬪。

因此，中共認爲是否能「和平解決」川康的關鍵，完全落在王陵基一個人身上。但是，只要王陵基受到某種壓力，迫使他能與劉文輝和鄧錫侯合作，到時便不由他不同流合汚了。

於是，這個向王陵基施壓力的任務，便由中共賦予王瓚緒。指示王瓚緒，務必多方設法，盡力聯合劉、鄧以外一切反對王陵基的人，堅決而猛烈的攻擊王陵基，以動搖王陵基的省主席地位；迫使王陵基爲了應付王瓚緒的攻擊，不得不與劉文輝、鄧錫侯等人合作以抵制王瓚緒。中共認爲，只要王瓚緒攻擊王陵基的工作做得愈好，迫使王陵基與劉、鄧的妥協性也愈大。只要王陵基能與劉、鄧同流，即可合汚，到時一同「起義」也就不成問題。反之，如果王瓚緒的攻擊力量，不足以迫使王

陵基作對，想盡一切辦法，或明或暗的在各處煽風點火，扯王是拉攏熊克武成立所謂「川康渝民眾自衞委員會」，分散王陵基的保安部隊力量，與王陵基唱對台戲。

可是，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之後，雖然陷於多方「作戰」狀態中，要應付共特與地方勢力，及王瓚緒等人的攻擊，但他仍以鐵腕政策，硬來硬去，始終未進入中共設計好的圈套，走上與劉、鄧妥協携手的路子。

以後，儘管整個川康局面雖然沒有發生過激烈的戰鬪，也實現了「和平解放」的理想，但中共認爲這不是王瓚緒的功勞。反之，王瓚緒因爲沒有堅決徹底執行中共的最高指示，迫使王陵基就範，這就是沒有達成任務。

王瓚緒大概也知道自己所負的任務沒有達成，便在最後關頭想亡羊補牢，想以警備成都，搜查物資，迎接賀龍入城等表現將功折罪。可是，中共卻認爲王瓚緒這種做法是捨本求末，不知切實掌握策略，奉行指示，一味的搶爭表面功勞，其實這根本無功勞可言。第一，國軍是自動退出成都，並不是你王瓚緒打下來的；第二，警備成都的任務，中共的部署是由郭勛祺擔任的，即是說，你王瓚緒不自動警備成都，也一樣「解放」，有郭勛祺負起這個任務。第三，至於搜查封存物資，根本就沒有意義，只要國軍未帶走的物資，中共就不愁搜不出，問題只是遲早而已。

中共對王瓚緒不滿的事還不止此。跟隨王陵基出走川西的四個保安團，使其脫離與分金散伙的工作，盡是共特們做的，王瓚緒既達不成迫使王陵基向劉、鄧妥協的任務，又沒有對王陵基身邊的人做好半點拆台的工作。因此，中共認爲王瓚緒在整個拆垮國軍保衞西南，以及「和平解放」川康的一系列工作中，毫無功勞可言。

再其次，王瓚緒在川康兩省是起不了偶像作用的。既無偶像作用，也就沒有利用價值。因此，第一步便是抬高鄧勛祺，使王緒瓚難堪；第二步便是淸算，把他拉去當街罰跪；第三步則是抄家沒籍，使之家破人散，連姨太太也改嫁了。只給他一個「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參議名義，最後終於迫他逃出四川，想來香港，在深圳將他捉到，解回四川去殺鷄做猴子，先把他開刀，以鎮壓其他不滿現實。後悔投降靠攏的國軍將領，不敢起逃走念頭。

這樣的下場，眞是自作自受。（四十）

三郎

啼聲劍影錄

又我在抗戰的第八年，主持戰地服務，組織地方武裝團隊，與日寇作戰，一次和日軍在圓螺山徑鏖戰至黃昏，仍是膠着；我爲了改觀戰局，打算把西鄉的自衛中隊調上馬山左翼，以側擊敵人，掩護正面出擊，便叫一個後備隊長來跟隨我下山，以便傳達命令，我倆剛走下山麓，忽見一個炊事兵跑下來，要擔架兵上去，並向我報告：在我離開之後，一個班長爬到我站的位置，不料一隊日軍迂迴到對面的高山，密襲的機關槍，便把那班長打傷了。我離開了那位置，跑下山來，前後不夠十五分鐘，那班長就受傷了，假如不是心血來潮，要親自下山調兵，天啊！那不是我要血灑山頭，早走了便免傷，豈不是有定數嗎!?

中午時分，已到馬場坪，日夜飛車，絕不停站，故速率甚快。我等四人爲了表達對司機的謝意，特聯同在馬場坪請司機及助手到館子午飯，因繼續駕車的關係，只畧飲一點茅台酒，大家一致讚頌他在昨夜高超的表現。原來那司機是湖南人，以前本是一位老闆，在長沙開設車行，故駕車的技術很是精巧，因張治中「三個頭顱一把火」，誤解焦土政策，火燒長沙，把他的車行財產付諸一炬，幸賴一身技術，當回一名司機。

飯後，登車繼續出發，車過貴定、龍里，也不停留，直奔貴陽，於下午四時，已過圖雲關，在斜陽晚風中，車子已進入筑市。李縣長是中正大學出身的，他到貴陽要找同學，那兩位表姊妹要在貴陽找親戚，下得車來，握手道別，各奔前程。人生聚散無常，筑市一別，這三位同車之誼，在人生路上悠悠將滿三十年當中，竟未一遇。

張鎮先生在貴陽也未碰頭，直至重慶馬家寺的大會場上，始又聚首。但今後南返，既無音問，且府遷居台灣，幾年前曾任金門防衛司令部的政治部要職，太武山、古寧頭，車笠緣慳，亦未相逢，是眞是假，亦難證實。

以資源委員會南丹辦事處之助，使我縮短行期，時間鬆動，決在貴陽逗留一天，以遊花溪。貴陽的風景，首推甲秀樓和花溪，甲秀樓的清麗，據當地人說總比不上花溪，所以，我兩次赴渝，道出筑，還未一遊，但貴陽的關帝廟我卻遊覽過。

談到貴陽的關帝廟，和別的關帝廟有一點不同，它的不同，不是廟貌特別的莊嚴，也不是規模特別的富麗堂皇，而是關帝像與別不同，雖仍是面如重棗，但臥蠶眉、五綹鬚、丹鳳眼卻和一般關帝塑像有點異樣，尤其面部輪廓與及眼部神氣，雖同是威猛，但露兇暴，與說部中的關壯繆氣概不同，但這神像會使匠工不知流盡幾許無辜的血。

孫可望是流賊李闖部下的頭目，李闖陷北京，把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據爲己有，於是衝冠一怒爲紅顏，吳三桂開關迎敵，借清兵入關，擊潰了李闖王。這個獨眼龍，逃到五里山爲農民殺死，樹倒猢猻散，羣頭目各領小嘍囉，流竄各地，孫可望則率眾入黔。這時明末的永曆帝爲黔國公迎入雲南，孫可望爲求生存，向永曆帝投降，永曆帝給予官爵，使守貴州，後封公。孫可望擁兵自重，雄據貴陽，表面以關壯繆自命，力扶「漢室」，以自高聲價。特在貴陽建關帝廟，以表崇祀之敬，宣召貴陽名塑匠，爲塑關帝神像，孫可望必親來督塑，如不合意，即推出斬首，匠工無辜喪命者，不下十人。有一塑匠，幼年喪父，由母親撫育成人，故事母至孝，連晚夢境中有人在其耳邊頻說「回頭望」，他不明所以，百思不得其解。但公府軍校突到其家中通知，要其到關廟塑像。塑匠有去無還，無人不知，一死，翌日與其母哭別，拿了用具，無精打釆的到關帝廟，勉強運泥塑像，但耳邊又像有人說：「回頭望」！他猛一回頭，見孫可望端坐虎皮椅上，虎視耽耽，他福至心靈，就對着孫可望，依其面貌，塑成神像，完工之日，孫可望對鏡一看，高興異常，捋鬚大笑，重賞那孝子匠工。故貴陽關帝廟的關帝像，實是孫可望的模型，故與天下的關帝廟，迴然有異。那匠工大難不死，都以爲是孝子的報應。

實則，孫可望爲反覆小人，後來，又到長沙，向漢奸洪承疇投降，做進攻雲南的嚮導，爲民族的罪人。所以，貴陽的關帝廟的神像，應拖出來粉碎重新再造。

（十一）由花溪閒筆談到政學系

花溪，這個詩意的命名，大家都以爲是充滿詩情畫意的黔中勝地，但比諸濃抹淡粧總相宜的西子湖，或九溪十八洞的仙霞嶺，則相去很遠。不過，在「地無三里平」的貴州，而能在盆地中有清溪、小橋、松峰、翼亭，點綴着綠柳、江欄，也値得爲黔中諸公，休沐流連，看雲吟咏之所。

遊花溪，卻有一宗深烙腦海，使人不能忘懷的，就是花溪道上，鞭絲鬢影，遊人多乘馬車前往。不，是驢車罷，「黔之驢」，柳宗元在唐代早已吹噓了，這龐然大物，拖着壁油輕車，益見有古色古香的雅逸。

走出貴陽城門，在柳陰之下，散列一排驢車，車夫黑布纏頭，穿一件舊夾襖，腰束一條黑腰帶，插一枝旱烟管，紮了褲腳，腳踏一對布鞋，拉着繮繩，高叫：「咱們是走花溪囉，坐車吧！」議好了價，登上車來，斜靠車廂，那車夫吆喝一聲，一鞭拉下，蹄聲得得，輕車轔轔，款段於垂楊古道；「天無三日晴」，黔境多雨，絕少車塵，可減風塵撲面之苦。車夫高踞御者座，啣着旱烟管，吱吱作響，像是欲解乘客寂寥，手持長鞭，指點遠山近水，拉長貴州腔，高談那是什麼關，那是什麼樓，到頭來，還是

萬人意見

一位有遠見的讀者提出

有限度的杯葛日貨 促使他們償還戰債

萬人傑先生：

昨拜讀 先生在報上所寫專欄，獲知有國際法專家認為「英日和約雖已簽訂，香港人在戰時遭受的損失，仍可提出要求賠償。日本人要賴，香港人可追問英國政府（大意）。」如果此語屬實，則香港的索償協會一方面可依法向有關各方面提出要求；而另方面香港人一定要以行動支持，因為這個時代是最講現實的時代，沒有現實的利害關係，日本人一樣可以走法律（國際法）的罅隙，把你的要求推擋得一乾二淨。那麼我們要作什麼行動？答案是抵制日貨。當然，今天不同三十年代的「抗日運動」，對日貨作無原則的抵制；事實上，今天我們也不是對日本人存着當年一般的敵意，而是要他們盡盡應履行的道義而已。今天，如果人家的出品於我有實際的用途，而我卻要杯葛他的出品，那麼吃虧的將是我而不是他。記得若干年前中共跟日本的吉田政府關係鬧得最兇的時候，中共一方面把日政府罵得狗彘不如，一方面卻向人家商購整個塑料製造廠的設備，連同技術人員的僱用。

我在上次給 先生的一封信裏，曾建議香港中國人應改變一下吃的習慣：除消耗本地的出產外，多光顧海外的冷藏食物，一方面可免除連「吃飯」這樣要緊的事情也要受毛共制肘，同時可使國內同胞吃到多一點；另方面我們跟那些糧產過剩的國家多做點生意，也使別人對香港更為關切，提高香港的國際地位。中共用來賺香港人的錢的大部份是開門七件事上面的東西，而我們一樣可以杯葛得了（至於東江水和大閘蟹，就屬於不應杯葛的一類），日本人在香港推銷的，除了電飯煲比較有實際用途，普遍地是香港人所少不了的東西之外，其它大部份不是高級的奢侈者，就是有別國的產品可以和它媲美。台灣出產的電風扇質素不下於日本的，價錢比日貨還要便宜一點；德國的照相機在價格和質素上，都和日貨不相上下；冰箱和洗衣次可以用意大利的；音響器材方面，德國的出品雖不如日本多姿多采，但也可以取代日貨；至於汽車，許多人都認識到日產的除了外表新穎，花式繁多之外，在實用和耐久上是不及英國和德國出品的。

我以為，如果港人能在上述貨品中做到「儘量不用日貨」，則日本對港的貿易額必定大打折扣，又假如，香港人不會像三十年代時被譏諷的「五分鐘熱度」那樣，則日本人為了長遠打算，將會乖乖地履行他們對港人的賠償義務的了，但我們應當記着：日本人對外來事物的虛心學習（包括精神和物質），自己獨具一格的創造能力，都是我們所亟應向他們看齊的。今天到香港來的日本人中，就有很多不放過向本地的中國人學習書法和太極拳的機會。我通過「萬人雜誌」建議大家抵制日貨（一如抵制毛共），並不是毫無原則的抵制，也不是對日本人表示敵意，而是想表示今天香港中國人不再像過去一盤散沙般任人宰割，而是有了共同意志和團結力量的一羣。

尉遲原（八月廿七日）

年青讀者認為

長髮青年對現代藝術設計有貢獻

人傑先生：

閱讀貴雜誌第一四九期後，其中一位袁暘照先生講及他對長髮青年的意見，覺得袁君其實對長髮青年的認識和他們長髮的意義，不大明白。

我承認香港時下很多青年留了一把長長的頭髮是象徵追上新潮流，他們只是從外表上追得新潮流，但是在新的學術和新的思想，這些長髮青年感受到嗎？如果是有的不多，但是留長髮的青年並不是代表罪的表示，甚至影響到國家民族的復興。

如果閣下的兒子正受着大學教育，請問問一下上個月中的亞洲學生會中，有沒有蓄鬚留髮的學生代表出席？難道袁君話這樣的裝束和髮型不能出席嗎？

留長髮是各人的意見，好像你的兒子也不喜歡留長髮，他們是青年，這是他們的自己意見去生活。

關於服裝問題這方面，我想問一下各位由清末到現在的時裝改變，由長衫演變到西裝，在這段演變期間有沒有受到上一輩的批評，這便是等於現在服裝的演變一樣。

像思想方面也是一樣。青年人們談什麼自由、自由的口號，當時也受到老一輩們抨擊。

關於你提及學校要穿校服上學，只是在小學和中學，這是表示每個人在這段期間是在學習基礎的事物，但是一到大學生活或完成了這段中學過程後，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理。論在大學有沒有規定穿校服呢？袁君你認為怎樣呢？

這封信不是存心針對袁先生，我只希望一般人們對長髮青年的認識，正宗的長髮青年對於現代的藝術設計方面，有很大的貢獻，從設計的線條方面，和色彩的運用是創作的表明，新的思想、藝術、文化、服裝等等，是在改革過程中，當然有好有壞，會受到別人批評，但批評者不能似蓄鬚留髮和奇裝異服為大前題的。

小張上

（七〇年九月五日）

掃蕩文丑有如當年抗暴
讀者促老萬勿再持緘默

萬人傑先生：

我是貴刊的長期讀者，也是當代文藝及其他刊物的長期讀者，甚至最近出版的××也以先睹為快。看到最近文壇父展開筆戰，本來為求眞理，為討論問題而爭論，為文壇可喜之事；但不幸由爭論而漫駡，此為其本人的風度，在此不敢置評。最令我驚奇的是，「當代文藝」八月號中，竟刊出一篇署名木棉的「學貴有恆」的文章，文內一段「揚言半桶水的作家，也有半桶水的讀者捧場；胸無點墨的作家，也會有文盲的讀者捧場」，此言眞令人費解。難道喜讀自謙半桶水作家的文章的讀者，全都是半桶水嗎？本人可能不夠半桶水，甚至全桶無水，但我知道很多學問淵博的讀者，一樣喜歡自謙半桶水作家的文章。木棉先生欺人太甚！可是全桶水的讀者，凝於風度，不屑於爭辯；我這個可能近乎文盲的讀者，非請教木棉先生不可。作家有半桶水、全桶水、權威、文豪，這些在木棉先生文章中領悟多少；但讀者是文盲、半桶水、全桶水、權威又如何區別呢？希望萬先生為弟撰文，請木棉先生覆我，俾能使我作自我鑑定。不過我以為一個謙為半桶水而具有抗暴精神，威武不能屈的作家，當較那些平時高呼民主自由，在動亂時候，龜縮啞然更受人尊敬。一位文人自謙半桶水當較那些站在木棉樹上夜郎般的作家，更令人喜愛。

近來文壇出現一些狂妄自大之徒，為什麼閣下竟默不作聲，當年抗暴精神何處去了？相信閣下以抗暴精神來對付這羣自高自大的文醜，讀者是你的後盾，我當然是其中一個，是一個有眞實姓名地址，而與閣下素未謀面的讀者，免被說成是虛構的。

為了青年一輩，為了祖國，為了反抗殘暴，希望閣下不要再沉默。當前文壇出現的動亂，正如六七年的暴亂一樣，使青年們不被迷惑，望閣下以一貫的精神，作出貢獻！

讀者呼聲敬啓

（一九七〇年九月三日）

尖鋒答覆老順德人
表示多謝希望說明

老順德人先生：

首先本人表示衷心感謝您對劣文提出寶貴的意見，對老先生表示多謝外，現作幾點簡覆與說明，若有不是之處，仍希多多指正。

本人寫廣東特產「香雲紗」的衰落，出發點是說明廣東絲綢業在毛共統治摧殘下，已走進衰落的悲慘情況。

本人確非內行，只不過曾經與絲綢業在某種業務上有過幾年接觸，所以對絲綢質素等還不夠深入的了解，因此也難免有不夠詳盡之處，例如紗與綢的分別，熟絲有花紋，生絲有各種花紋等，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我所寫的有關「香雲紗」的生產過程以及用塘坭染色，並沒有絲毫錯誤之處。

有關名稱問題，是「响雲紗」還是「香雲紗」？據了解，在一般外省人都稱為「香雲綢」，這是不是語音之誤呢？但據廣州毛共絲紗公司品名標稱，也是「香雲紗」，這是否將「响雲紗」改作「香雲紗」使貨名更具優美呢？還是寫錯了呢？就不得而知，事實上，就廣東人來說，對「香雲紗」這個名稱是感到陌生，但若說黑膠綢是普遍都能認識，也有人叫做紗綢的。這也可能是一般外行人所不了解的，例如對「香菇」與「香信」（編者按：廣東人指開盡人的香菇，價廉。）使外行人難以分別一樣，老先生想必是老行尊，若可能的話，很希望能把「响雲紗」與「黑膠綢」的分別與生產過程加以詳細介紹，以增見識為盼。

尖鋒九月十日

秀明道是一條殺人路
整條馬路沒有斑馬線
八歲小學生慘死輪下
傷心的父親追究責任

編輯先生：

我以沉痛心情寫下這血的教訓，請求你幫忙刊出。因為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小事，而且還關係到今後千千萬萬人的安全。

我要說的這一悲慘的事實是發生在官塘秀茂坪新區。

秀茂坪新區有一條由東至西長達幾千呎的秀明道，在這條漫長的道路上沒有敷設一條斑馬線，沒有設置一個交通警察，沒有架上人行道的鐵欄

附近，也沒有豎起一個「學校慢駛」的標誌，於是這條漫長的道路便成了駕駛者的天堂！他們常常以四十咪至五十咪的速度行車，某些駕車者逞一時之快，卻完全不考慮到行人的安全。在這條漫長道路上行走的人，跟死亡如隔一線。

最奇怪的是：在這條路上的人行道還成了免費停車場，一輛輛汽車停放在人行道上。使得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們由於那些停在人行道的汽車所

更使得他隨時會成爲駕駛者的輪下冤魂。

我的八歲女兒李錦宜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被一輛雙層巴士輾死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那天是今年九月十八日，時間是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我的八歲女兒李錦宜在天主教秀茂坪小學校下課回家的時候，跟着她的同學一起走着。突然由她背後飛快地駛來一輛雙層巴士，路線是十三號C，車牌號碼AR七五××，在她背後撞來，把她撞倒，跟着將她的左手輾斷，血肉模糊；而且腦部受到震盪。在中午一時三十分，才由救傷車將她送到伊莉莎白醫院C四病房急救。把她的左手齊肩切去，還將腦袋鑽了兩個孔來檢查受震盪的情形。並且爲她輸了血，情況並不見佳。到了下午七時〇五分，她就不治逝世。眞想不到她在早晨還歡蹦亂跳地去上學，在下課時候便成了駕駛者的輪下寃魂！

我不知那些駕駛者是否沒有子女，不知道喪子之痛？假如這被輾得血肉樹糊，肢體折斷而死的女孩是他們的兒女，請問他們又有何感想？

寫到這裏，我已淚如泉湧，盡了最大的努力，提起最大的勇氣，才能把淚忍住，繼續寫下去，先生，我誠懇地希望你能替我向交通部、教育司署和保護兒童會提出呼籲，請他們密切注意秀茂坪新區的交通情況：

第一、請在這條漫長的秀明道上敷設斑馬線。

第二、請設置兩三個交通警察，防止危險駕駛。

第三、在人行道旁邊架設鐵欄柵，以保行人的安全。

第四、在小學校和幼稚園附近應該豎起「學校慢駛」的標誌。

第五、把停放在人行道上的汽車駛開，免阻行人。

當然，如果交通部和社會人士能鑒於我的女兒李錦宜死得這麼悲慘，激起義憤，正視這件命案，把責任追究清楚，使這可憐的孩子不致成爲寃死無告的寃魂，我和我一家都會深深感激。——不過，不知有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或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能給我援手？

李國柱敬上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九日）

讀者不同意作者的看法
郭沫若不能繼任劉少奇

張老編：

一五二期「觀察中共二中全會」一文讀後，產生疑問，不知魯遲先生根據那點理由推測郭沫若有幾分可能出任「國家主席」一職的？

如眾週知，郭沫若並無實力地位，也沒有「光榮的歷史」，郭之所以能在「文革」倖存者，完全因爲曾替毛澤東解釋過歪詩，否則按照他的歷史，應早就倒在周揚等人的前面了。一個被毛澤東點名指出是知識分子兩面性的代表人物的人，竟有可能繼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嗎？

大家都以爲中共的「憲法」將予信改，「憲法」修改後，「國家主席」祇是一個空銜，而毫無權力了。因此，這個「主席」的職位應該由中共各派都能接受的而又有國際聲譽的人物來出任。即使如此，郭沫若算老幾？就算沒有董必武、宋慶齡等人，即使輪到姚文元也未輪到他吧？或許魯遲兄有自己的見地，但我希望他能將支持他這一推測的理由說出來，以增加文章的說服力。

以我的看法，「國家主席」一職，仍屬「文革」爭權的一部份，毛派是志在必得的。中共「憲法」即使修改，而對「主席」職位的權力不會有多大的改動，而毛澤東之所以要鬬垮鬬臭劉少奇，目的是要奪回被劉少奇剝奪去的「國家主席」的職位，以及「憲法」賦予這個職位的一切權力。因此，我認爲，如果毛澤東自己仍兼「國家主席」一職的話，則「憲法」有關「主席」權力不致被修改。也即是說，如果「憲法」有關「主席」權限沒有被修改的話，即意味着毛澤東或者是林彪任何一人將兼任「主席」職位。

由此假設，如果「憲法」的修改，使「國家主席」喪失了原有的實際權力的話，這個職位將由董必武或宋慶齡出任。

但是，無論如何，「國家主席」一職必然是具有資歷的人出任。誰人出任「主席」的着眼點在於「憲法」關於「主席」權力的修改。

「文革」奪權的最後階段，就是奪取「國家主席」的職位，當毛澤東或他的代理人重新獲得這個職位的時候，這時可以在天安門宣佈「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了，「文革」至此

弟藍海文敬上

（編者按：魯遲先生的答覆文，請看本期第七頁「再觀察中共二中全會」。）

聚餐時願出力
又一讀者請纓

張老編：

貴刊籌辦三週年紀念聚餐工作，如有用得着小弟效勞的地方，當義不容辭，願助一臂之力。請先以電話聯絡，不遇可留言，小弟電話H×五一六七四。我幹大事或不能勝任，但跑腿，我想，尙可應付得來，請勿以效毛遂自薦爲嫌。異日有緣，定當面聆教益。草此，即頌

刻安

弟袁×上 九月廿九日

（編者覆：謝謝您自動請纓，需要幫忙時，另有通知，聚餐之日，請早到，並自我介紹，雖未會面；我們是文字之交的老友了。前寄之通訊處遺失，請補告。）

雙十節感作

劉耀

開國迄今五九年，欣逢大慶歡無邊；
國父遺言如日月！主義三民萬古傳，
寶島頒行驚異域！西方明哲同稱賢；
倫理民主科學好，萬邦同踐如堯天。
世和促進如循序，儒家學說真安全；
赤魔主義善殃民，邪說眞如毒霧烟！
人若貪渠財與色；賢愚遲早皆熬煎；
世上時賢多了解，齊望除魔總動員。
反攻復上吾儕責，依仁由義樂相肩；
聞說華僑千百萬，廿願隨時出力錢！
眾期剋日動三軍；滅暴安良信有緣，
光武中興當效法，外攻內應凱歌旋。

讀『從「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談起』有感

駁脚教師讚無牌教師

春聲

開場白：曾子作大學，朱子作大學章句序並作小學，從前大學修習，純然「大人之學」，即今政治大學本質，而小學為基礎教育，恰與現在小學相同。當時「人之患」，大抵「求過於供」，所教、所學，專攻語文，無需有牌才可任教，更無需倩人臂助減輕工作；是以沒無牌教師與駁脚教師的產生。今日兩樣都有啊！君我是「是耶？否耶？」自己默認的。假設君是曾子，而我是朱子，因為大人們君有資格獻議，我僅小民們升高、行遠一助。

關於中國語文教學，在殖民地——香港研討，會不會不合「地道」？「地道貨」是要英國語文教學的。不錯，英專學校要得這樣，但中文學校必得講究中國語文教學，差不多個個全是博士所以開研討會研討啦！中文大學校長和一些金字塔院（校）長所發表意見，全可贊同。至於「脫節」問題，不但對中學「脫節」，連入學資格與考題都「脫節」，豈不難為了大學考生？

或說：「難為了大學考生嗎？大學資格等如我國科舉時代的進士。」對！如果能讀通所準備範圍以及所應考各篇，那就對國學造詣「進士」！「進士」！可是強讀、強記、「一知半解」，有何用？有何用？不承奉的說，比「八股文」更臭啊！

「中國文選」的評價一則，十居其九中肯，請日本人參加意見，我以為很好，「道失求野」，而況「異書來日本」？不過選材的程度，簡直濟貧設宴同看。

升高、行遠，升高可以一拾多級；行遠可以大步走；為學態度，絕對無可能的，除是定要如此，可從小學教起和學起。如果說從小學教起和學起是開倒車，從高中和大學教起和學起，就更會翻車呢！

「關於寫作技巧培養問題」一則，我們該知道文字不外是表情達意的工具，工具是成器的所利用器皿，例如泥水木匠的繩、墨，「學師仔」，跟師傅學師，「教者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如果規矩都不先教、先學，先教美術，先學美術，是「捨本求末」。語體尚且寫不通，寫文言，豈不兩頭落空嗎？由於兩頭落空，便陷「二不管」。至於輕視中文；重文言、輕語體；不懂國語；總是障礙，能「上行下效」，自然超速地可改變風氣。

「關於應用文問題」一則，應用文首推書信文，無牌教師提出「八行書」的時代背景；古人的書札；前者為虛偽堆砌，像「秋水軒」，「雪鴻軒」等因為身在官僚，還情有可原，而「管可壽山」，明是商場用的，用文言可庶幾，當時沒語體文可用啊！「咬文嚼字」幹什麼的？淘汰這類應用實不應用文吧?!

又至於今昔環境不同，所以用字眼可減少用典則減少，何必援用什麼「昨接朵雲」，「鴻雁鮮通」之類，不可以「直截了當」用「昨接來信」，「音問少通」嗎？雅啊！「附庸風雅」的，並非「雅俗共賞」的雅。還得留神古人說時徊像棵葱（通），時至於今等如藕（半通）了！「登泰山而小天下」，說時通，今時半通，因為那時期總叫海內為天下，豈知海外更有喜馬拉雅山？又「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驛站啦，傳佈政府文告最迅速機構。可是今日沒論怎遙遠，拍個電「傳命」，不外需時若干秒。

「關於不切實用」，無牌教師「言之詳也」！駁脚教師在上文也談過，從略。

「關於國文月刊與語文研究」，周教授建議，竊舉脚贊成，「予日望之」！本港教育當局對課本的編纂豈不想審定妥當才准出版發行？可惜「管材」非管產，一向又不肯任「用『楚』材」。我愛第二故鄉——香港，是以再進芻言，望當局考慮先起用「楚材」，否則「空言白也」！

「關於揭發課本中的謬誤」，舉出的卻夠滑稽、夠荒唐，但讀者或不甚了解，讓「狗尾續貂」說個謬誤情形，五年級下學期用某出版社國語課本中有一首選自陶淵明名著「桃花源記」的，「落英繽紛」，「落英」作「落花」解，試問「落花」怎見「繽紛」？原來「餐秋菊之落英兮」！出

大廈落成」，這一落」完全相同。

「關於批改不通的課文」，大膽作風不要緊，但小心地批改，改壞還閒事，切忌謬誤，例如：唐人詩句：「來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有些刊物就把「倚」作「綺」，雖差可通，「推敲」如何？

讀者贈送禮物十份 每份十元老編代墊

贛萍兄：

「十一．一」三結合聚餐，我必抽暇參加，至於事前購買餐券，我恐怕無空前往，可否代我事前預購一張？那天筵席，我擬捐助禮物十份，約費一百元，連餐券在內一百二十元，當不日寄上，希查收代弟辦妥，不勝感激之至。（十月二日）

贛萍兄：

欣聞擬增設萬人詩壇，不勝感快、並擁護之至，共產黨極力摧殘國有古老文物，我兄……頓分，忠奸立辨，着實正義可風，令人衷心敬佩。特草就鶴頂格以「恭祝萬人詩壇增設」爲題作目，以壯詩壇觀瞻，更請我兄及董公力行費神粲正潤飾之，以臻完善。

又，前函擬請兄代購聚餐券一張及代辦禮物十份，每份約費十元，共款一百二十元，不日再行付上一節，倘希允諾代爲妥辦是幸，實緣誠恐工作冗繁，未許事前妥善安排而已。此祝

編安

弟鄭秀堂再拜十月五日

（編者覆：所囑遵辦，並致謝。十月八日）

讀者捐贈上好毛襪兩打抽獎

萬叔叔：

您好！拜讀一五二期「萬人雜誌」新聞以外關於「萬人」三周年紀念」，讀、作、編者聯歡聚餐一節，本人舉雙手贊成。又關司儀一節，本人自認口才並非出眾，不敢請纓，正一「心有餘力不足。」但對禮物一節，因本人是百貨店職員，因是之故，本人願奉送上好尼龍襪或毛襪兩打，（貨値保證起碼五十港元，兩打計。）作爲幸運抽獎。另者，現各物具漲價，「萬人」又非賺錢，各事實應歡悅而不舖張，節約爲要。

因本人是一店員，工作時間長，又沒空親到貴處取券及送上禮物，所以懇請叔叔託人到取及順付餐券二張。（最好到取前三天，先來電話H：六×三〇九三以便取貨及候駕。）特此祝叔叔

編安

晚蕭××

（編者覆：你的電話打不通，請於下午六時半以後，給我電話H：六一六二一一轉二七二分機。）

雨淋鈴

淑英

欣獲「戰地春夢」再版，故事感人，閱後愴然掩卷，倚此以誌共鳴。

營房寒徹　有溫馨夢一枕香雪　春宵敢問何短　安留住
沙場風月　捨死隨征翠袖竟如此痴絕　願比目同止同游
愛海無波永相悅　誰知浪起分鰜鰈　變參商數載音
塵沒　多情自古多恨　郎負妾合歡他結　刼後重逢　眞
是憐新惜舊難決　幸煉石猶有媧皇　補那情天缺

何謂物質的主人？奴隸？

馬崇銘先生：一五二期刊出的問題，謹此作覆。

筆者認爲人應支配物質，要做物質的主人，而不要做物質的奴隸。例如自己沒有足夠的金錢，則不宜向人借款購汽車，否則就被債務纏身，日夕不安，成爲物質的奴隸了。有人爲了結婚時充潤綽，使自己債務纏身，影響婚後的家庭幸福，這不是成爲物質的奴隸麼？

倘若國軍反攻大陸的號角高鳴，我們把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奉獻給光復大業，這樣做的人就是物質的主人了。

此覆，祝好！

愚古鶴翔敬覆
九月廿六日

「十·一」少樂「雙十」衆樂
民心背向對比强烈

「臉是人賞的，架是自己丟的」這話一點兒都不錯，且看有文錢做喜事，總想親友多些光臨，是以請帖上多寫「闔府統請」，可是來頭必先考慮親疏，同時考慮人情，是以「有做酒容易請酒難」這流行語。怎的主人家要請這麼多人吃酒？「少樂」不如「衆樂」呢！一家如此，一國何獨不然，孟子齊宣王章早已說明此理。

「十·一」毛慶，大陸雖有有七億萬民衆，是不是七億萬個心同慶？抑或光一小撮自我瘋癲？「雙十」國

連華僑也同慶。遠地姑且勿論，就以當地——港九觀看「十一少樂」，「雙十衆樂」，好不是個强烈的對照？

或說：「港九居民思想落後，不肯研讀「無雨落」聖諭，他實在像宗教（假）默西亞啊?!」不錯，他是假基督，所以和宗教「背道而馳」，博愛與鬬爭，其一主張保存，另一主張毀滅，三年前的風暴，尾巴尙且這樣，心腹可想而知，「牛鬼蛇神」的「鬼」與你同樂，中華兒女懶「睬」的。儘管無宗教信仰的人都曉公元祗個。如果有兩個，後來的一個是僞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建立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明在「雙十」。至於「十·一」正是反賊出頭「慘無天日」的日子，移「弔古戰場文」弔大陸，還恐要贊詞，才能盡訴積悃。傳說：「獸相食，且人惡之。」江山是打倒來的，我中華民族開國五千年歷史，除堯舜禪讓，而堯舜禪讓，史家或認爲堯舜實「無是公」，「烏有先生」，且信其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那個不是征誅而得。但卻馬上可得，馬上不可治。不過得來不大光明也不爲患，大宋王趙匡胤原爲禁軍首長，什麼「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光明的嗎？「勝利爲王」吧?!

「十·一毛慶」，這「慶」使我毛孔竪立，人海戰用了多少枯骨栽培

大革命，殺了幾多人命，想秦始皇也要讓「毛」爲雄長啊！說文「十一」爲土，「入土爲安」，「十一」曷喪，七億萬民衆始有安居樂業，「禍國殃民」的「毛幫」，「將自及」，試拭目以待。

再者第二故鄉——香港，誰都知道屬英國殖民地，常趨西北風的，早已承認中共政權，華僑本當慶祝「十一」，但反而慶祝「雙十」，可見衆志依然向慕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有些人會怨懟他，「怨慕」的「怨」，而對毛共「人民正苦」，「恨之刺骨」啊！

又再看彼竪的是一面紅膏藥旗，我竪是一面青天白日。大抵紅膏藥將要貼上毒瘤，青天白日快要飄揚每個領土，甚至海外。

老教書匠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開場白

鄙人姓董，草字力行，不學無術，丘八出身。一知半解，喜愛詩文。黃君篤修，當代詞人，淘大宴客，名家光臨，各報主筆，鼎鼎大名，羣賢畢集，縱論古今。萬君人傑，久已識荊，欣然握手，款款情殷，相與暢敍，論及詩文，希望提倡，莫教沉淪。各報地盤，皆有主人，雖有佳作，無處刊登。老成凋謝，後起無人，青年學士，難得門徑。才如李杜，漠漠無聞，任由中斷，損失非輕。大家有責，理應關心，提高文化，使之復興。萬君同感，極表讚成，囑再約晤，張兄贛萍。張兄答曰，實獲我心，特別高興，計劃實行。詩壇開闢，號召萬人，指定在下，負責其成。開場有白，以作序文。

自我介紹

本人最忙，商業經營，氣功研究，寒暑無更；明日黃花，正待付印，稿件整理，頗費精神；眾多朋友，應酬頻頻，閒空極少，麻煩上身。不比大陸，服務國民，文有秘書，武有小兵。忠貞南下，孤家寡人，生活方式，美國精神，女工難搵，且傷腦筋，活學活用，勞動健身。

利用家務，當作晨運，陰晴風雨，不必出門。空手之道，快速如神，先倒痰盂，後洗澡盆，廚房厠所，兩地飛奔，抹桌掃地，清潔無塵，光輝齊整，學自軍營，洗衫縫紉，丘八萬能，污賤工作，獨自擔承，遍身大汗，閉目養神，精神煥發，朝氣騰騰，報紙細讀，股票行情，清茶一盞，烟斗不停，神仕模樣，一表斯文，須臾之間，判若兩人，岸然道貌，神聖難侵。

香港寓所，五頭畜生，狗三猴二，親愛精誠，狗名「黃耳」，猴曰「阿孫」，頑皮活潑

，秘書二人，到月出糧，做事生嗔，兼管猴狗，皆不奉行，沖涼飼養，全仗鄙人。新界別墅，只有老林，事多人少，花木凋零，若購生菓，無人看門，猴狗下放，小命不存。

人與動物，上帝子孫，應加愛護，一視同仁。眾生平等，待遇均衡，同工同酬，人畜不分。狗吃牛扒，猴吃花生，香蕉水菓，金山之橙，生活高貴，超過本人。工作分配，亦頗公平，猴當勤務，狗充衛兵，「阿孫」爪利，「黃耳」猙獰，小偷驚到，不敢入門。狗領牌照，猴亦打針，訓練有素，不咬佳賓。

本人外出，「黃耳」守門，一犬當關，肖小逡巡。若干小事，囑咐「阿孫」，點頭示意，最知人情。忠實可靠，服務主人，只供食住，從未支薪。毛兄辦法，施諸畜生，活學活用，偉大發明。深夜歸來，恭候成羣，一呼即至，爭先來迎，承歡膝下，頗足娛情

世間最苦，算是鄙人，忙忙碌碌，牛馬精神，五官並用，手腳不停。所求何事，自笑莫明。山珍海錯，醇酒美人，吃喝玩樂，樣樣皆精。軍人習慣，飲食單純，豆腐白菜，四兩雙蒸，營養豐富，體健身輕，津津有味，滿足此生。好酒好菜，招待來賓，鹿尾魚翅，極少沾唇。不重口腹，志在精神，肚腩吃大，有礙長生。

大陸同胞，衣不遮身，生油四兩，大米十斤，飢寒交困，痛苦呻吟。偉大舵手，盡喪良心，肥頭大腦，充耳不聞。身在香港，祖宗有靈，享受過份，心不安寧。

值此亂世，生不逢辰，堅苦卓絕，事業飄零。華年虛度，尚是獨身，百年之後，拜山無人。並非相醜，儒雅溫文，潘安舊貌，風度猶存。並不孤寒，一擲千金，汽車洋樓，已不算貧。其中奧妙，似有前定，茫茫人海，難得佳人。高懷雅論，賓客如雲，賦詩飲酒，談笑風生。一遇小姐，面紅頭昏，出言訥訥，難表深情。介紹多次，高低不成，焚香頂禮，豬頭三

秘書也者，學問高深，口如懸河，滔滔不停。雲鬢覆額，半掩朱唇，奇裝異服，不讓明星。ABCD，不懂詩文，莎士比亞，崇拜極深。中國杜甫，未知何人，字體新潮，尤難辨認。中文抄寫，笑謝不能。一氣之下，不必求人，奮然執筆，捲袖開燈，春蠶食葉，鋼筆有聲。半宵不睡，丟稿已成，明朝寄與，張兄贛萍，維持信用，以免丟人。

投稿文友，女士先生，我有秘訣，奉上清聽。詩文之事，在於性靈，執筆苦思，反而不成，靈感一至，滔滔不停，萬言倚馬，流水行雲。用字宜簡，造句要新，壓倒「元」「白」，氣死「朱」「程」。文言白話，不分古今，「之」「乎」「底」「地」，各有發明。創造花樣，道理說清，韓愈復活，胡適再生。糊塗大眾，稱你聖人，甲說不通，乙說能行，紛紜聚訟，千載難明。五十年來，文字翻新，前車有轍，大可跟行。字數雖多，被捉莫驚，膽大皮厚，不懼批評。有人笑罵，也算成名，許多作家，如是云云。

以上瑣屑，大雅難登，身充壇主，自介生平。似詩非詩，似文非文，別開生面，簡而易明。白話太淺，古文太深，折衷辦法，老少歡迎。既不復古，亦未非今，用字通俗，韻味保存。中國偉大，文字精深，平平仄仄，一字四聲。博士結舌，嚇倒洋人，放棄可惜，望在諸君。有人反對，當我神經。

各大文豪，各位詩人，海外各地，女士先生，大家努力，同振精神，闡揚詩教，眾志成城。如有大作，賜與刊登，詩詞歌賦，一律歡迎，來稿地址，謹此告明：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萬人詩壇董力行收」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號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內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三週年三結合聚餐會
讀者熱心獎品源源來……本社
加拿大與中共建交・替
美國搞「兩個中國」鋪路……萬人傑
擁毛軍人失勢……魯遲
巴金與「英雄兒女」……詩旦
十個國家集中專家研究
冰天雪地的南極試驗站……天涯客
鄉土文學的作家魯彥……趙聰
致美國土生華僑的一封公開信……岳騫
薛岳大敲貴陽竹槓……胡實
周作人評阿Q正傳……慶餘
罔民要不得……賣油郎
關於警民合作……黃思騁
答讀者問……張贛萍
青年之聲……李有光・繆然・馬鳴
萬人詩壇……董力行
何不雙槳齊發？
嚴以敬作
香港
HONG KONG
ENGLISH
中文

·萬人雜誌第一五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三週年三結合聚餐會

讀者熱心獎品源源來

歡聚餐，由十二日開始發售餐券以來，反應十分熱烈，相信定會在未到截止日期便售罄。

讀者反應的熱烈，表示大家眞能把「萬人雜誌」視爲自己的刋物，重視這每年一次的聚餐會。

尤使人感動的，來自各方面的禮物、禮券及禮金，源源不絕，以供抽獎，增加集會的歡樂氣氛。許多讀者是工業界人士，把他們的產品送來，有襪子、麵、牛奶、手錶、聖誕樹架子等等；還有名家字畫；又收到差不多一千塊錢的禮券和禮金，遠在加拿大、英國的讀者也寄來滙票，這種熱情，非常難得。

老萬可以保證，三百多位參加聚餐的朋友，每人都可得到一份價值十元以上的禮物，全不落空，且有些是價值二百多元的，大家有吃有拿，值回票價有餘了。

各位的二十元席金，全數交給曾憲光兄打骰，菜色、酒水、下欄、小帳包括在內；作者、編者一律自掏腰包，部份對「萬人」幫過忙的朋友，歸老萬請客。全場生菓，亦有李校長認頭。不過，小曾包辦的酒水，只限啤酒，有些讀者可能嫌分量不夠，老萬還有幾瓶白蘭地酒，到時實行「共產」，拿出來給宏量的朋友共謀一醉好了。

現在要向大家解釋一下，各位買到的餐券，下半截有針孔，針孔之下有一個小框框，印着「姓名」兩字，請各位在框框內寫上自己的姓名（作者寫筆名），到聚餐時，上半截餐券拿來換取抽獎證，下半截撕下，掛在襟頭上，這一來，大家碰頭時不用介紹，便知對方大號，隨便交談，一次生，兩次熟，下回聚餐，彼此便成老友記。

同時，在換取抽獎證時將發給各位席次號碼，每一個號碼有十二張咭紙，每一桌上編有號碼，如果閣下拿到「1」號，便坐在「1」號的桌上；「2」便坐「2」號桌。

情歡樂。

讀者及老萬的朋友們送來的禮券、禮金，拿來買了實物，都是有用的東西，如袖珍收音機，日常用品等，還有一批青山、姚蘇蓉、鄧麗君、楊小萍等大歌星的唱片，代理商半賣半送，各位可大飽耳福。

有很多年青熱情的讀者，不但買餐券參加，還要出力，幫忙工作。希望這些熱心的朋友到時幫忙招待，及處理場面的工作；老萬忙於找三百五十份禮物，這些事情，歸老張辦，熱心的讀者，可在下午六點卅分以後，致電H六一六二一一，第二七二號分機找老張，和他聯絡，到時由他分配工作；同時，抽獎也需要人手幫忙。

這純粹是一個交際聯歡的場合，絕對沒有又長又臭的演講，大家輕鬆談笑也可，談談國家大事，亦無不可。

開席時間是下午七點，因爲已回復標準時間，七點已很晚，各位可早點到來，在開席之前，利用這段時間，交際交際，聯絡感情，最好不過。

有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讀者，除了買餐券外，送來兩張紅底，叫老萬買禮物抽獎。

想到「老娘」給我們二十元喝咖啡，尚且有人不相信，這位讀者大手筆，送來兩百元，且不要出名，小家種更不會相信了。

這次三結合聚餐，除了大家得到一次歡樂的敍會外，另一個意義是讓那些五面是敵的人瞧瞧，我們的朋友如此眾多，我們的擁躉更多，我們的敵人只有殘民以逞的毛政權，只有做美日政客走卒的新左派小爬蟲，只有頌揚血肉衛星的文丑，正邪不能並立，這些敵人也就是我們和我們讀者的共同敵人，我們一定要對這些敵人作戰到底。

老萬是個窮光蛋，「萬人雜誌」是一份窮刋物，但銀彈打不倒我們，我們有很多朋友，我們得到讀者支持，永遠不會倒；同時，窮光蛋也不怕稅局查帳，因此心安理得，歡歡樂樂的慶祝我們的創刋三週年。

新聞以外

加拿大與中共建交
替美國搞「兩個中國」鋪路

萬人傑

中共急於要取得聯合國的席位，放棄堅持二十個月的「原則」，沒有要加拿大承認他對台灣的主權，草草「建交」。意大利、西德、比利時及奧地利等國繼而「建交」也必同樣不堅持這原則，這無異替「兩個中國」政策埋下伏線。

美國本來反對加拿大和中共建交，現在這事已獲順利實現，不消說，杜魯多已取得尼克遜的默契——只要中共不堅持對台灣的主權，便可接納，這個默契，當然也有助於他們搞兩個中國，更多的西方國家承認中共，而中共沒對他們堅持台灣主權的話，搞兩個中國就順理成章了。

犧牲友誼何足惜？

過去一週值得一提的大事，有加拿大與中共建交，被中共民兵殺害的流浮山蠔民曾牛父子三人的追悼會，以及中共宣佈恢復接受香港市民投寄的包裹。

這三件事，看來是風馬牛，卻都是市民們共同關心的。

先談談加拿大與中共建交。遠在杜魯多競選時，已開出這張支票；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建交談判，談了二十個月，現在見之事實，並不突然。

在談判進行中，中華民國駐加大使薛毓麒曾多方活動，企圖使杜魯多打消這主意，維持中加間的友誼。可是這努力終於失敗了，薛大使黯然下旗離境，加拿大華僑送別時，爲之淚下。

薛大使再三向杜魯多強調，中共統治者並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可是國際政治家都十分現實，在利害權衡之下，怎麼深厚的友誼都可以犧牲。

中共放棄原則

中共與加拿大建交談判之能急轉直下，是因爲中共終於放棄最初堅持的原則——要加拿大承認他對台灣的主權，並支持他進入聯合國。

放棄原則是表示中共急於打開談判的僵局，讓加拿大的承認引起帶頭作用。正在談判中的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西德等國，便會步其後塵。和這些國家建交後，聯合國的席位還有問題嗎？

是正統，對方是「僞政權」，在正僞之爭中，當然不容許有兩個中國存在。中共喊了二十一年「解放」台灣，國府也喊了二十一年「反攻」大陸，其實也不過大家叫叫而已，如果眞有決心，二十一年已不是短的日子，不論「解放」或「反攻」，都該有所表現了。

美國的政策——搞兩個中國

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分裂了，一分爲二，一左一右，如東德西德；南韓北韓；南越北越，他們本身並未否認兩個德國、兩個韓國及兩個越南的事實，唯一不能並存的是中國。

可是，在中共掩有大陸後，美國的政策就一直致力於搞兩個中國，也因爲恐怕國府破壞了這個政策，用防衛協定來約束國府，使他沒有出擊機會，因而使國府喪失許多反攻的機會，最顯著的是韓戰、五



新左派的小爬蟲說：「祖國」强大了。他們爲血肉衛星呼，可是，他們也該到郵局參觀一下，香港人節衣縮食，友；衛星、核彈醫不好他們的肚皮，絕不及香港四百萬市

聯國席位；國府感到沮喪，也是為了聯合國席位問題。如果意、比、奧等國步加拿大後塵，國府失掉聯合國席位似是無法改變的形勢了。

其實，從一九四五年成立到現在的聯合國，已逐漸走向舊國聯的覆轍，對國際間紛爭的調處，事無大小，可說沒一次成功過，徒然成為供那些徒託空言的外交家發表冗長演說的場所。

是聯合國的會員抑或非會員，除「面子」問題外，對中華民國沒有多大影響。中國既不能像蘇聯那些爛仔會員，可以不交會費；省了這筆錢作別用，有什麼不好？

國際間以利害結合的多，以道義結合的少，希望國際朋友幫助，主持正義，那是夢想，一切必須求其在我，自力更生，當你有了實力，國際朋友自然另眼相看。

一切講實力

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家德、意、日三軸心，現在又成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這是因為一切講實力，慘勝的英國，卻是窮佬，在國際上的地位，反不如三個戰敗國。今日國家多難，我們不必氣餒，如果我是國府決策人，會面對現實，放棄對「友邦」的幻想，埋頭於政經改革，把這小小的根據地，發展為富裕國家，自己有了實力，國際朋友自然跟你打交道。日本資源並不比台灣好，日本可以從廢墟中重建起來，台灣的發展豈是難事？

不造火箭，不造核子彈，全力在工農事業上發展，建立一個自由安定，民生康樂的社會，有了這個根據地，仍然有極大的機會。

核爆與電燈泡

中共在加拿大宣佈建交之際，試爆了核彈，似乎是很「强大」了，可是，各位只要跑到各區郵政局瞧瞧，就曉得中共的强大，實則是外强中乾。每一間郵政局都擠滿了寄包裹回大陸接濟親友的人羣，投寄的包裹，堆積如山，這把核彈試爆的威風抵消淨盡。

[illegible]如果中共是强大，人民就不用親友接濟；現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幸福人民，連一隻電燈泡（在禁止之列）也要由香港寄回去，政府卻去爆核彈，眞是强烈的諷刺。為什麼不拿造核彈的錢多造電燈泡，讓廣大人民有得應用，不必求海外親友幫忙那麼丟臉？

許多人說台灣怎樣怎樣不好，大陸怎樣怎樣進步，可是，單是寄糧包這一件事，就足以戳穿一切虛偽的宣傳。香港四百萬市民，那一個寄過糧包到

香港漁業工商總會舉行追悼會，公祭被中共擄入大陸加以殘殺的曾牛三父子。曾牛的第三子身上披了永誌不忘的誓言：「父仇不共戴天，血債必須血償。」在公祭台上，置有一個豬頭，頭上寫了一個「毛」字。這樣殘暴不仁的政權，不講道義的杜魯多竟然和他「建交」了。

飢餓與恐懼

中國有豐富的資源，大陸並不窮，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是因為中共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刮削人民口糧，運出海外，爭取外滙，製造核彈、衞星及買豪華的外國汽車，給領導階層的大人物享受，因此，人民只好求海外親友接濟。二十一年了，香港的中國人節衣縮食，都為了毛澤東使他的人民長陷飢餓中，救濟的責任，落在香港親友身上。為什麼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香港人不用寄糧包，現在也不必寄糧包去台灣，卻二十一年不停的接濟大陸親人？

大陸的同胞不但吃不飽、穿不暖，還生活在恐懼中，因為中共暴虐政權是殺人不擇日的，批鬥、下放只是等閒事，而且動不動大開殺戒。

為香港人所目覩的事實，五花大綁的海上浮屍，以及最近給中共越界抓了過去，用最殘忍的手段殺害的流浮山蠔民曾牛及其兩子曾炳南、曾早興，他們的死，引起了香港四百萬市民的憤慨，港府也向中共提出强硬抗議。

據說，中共已把四個兇手民兵扣留；可是，另一方面，蠔業公會的主席又受到恐嚇，要像對付曾牛父子那樣把他抓過去。這事「偷蠔」無非是藉口，主要是因為他們反對毛思想講習所，兇手實則是毛澤東，扣留四名民兵，不過做戲給香港四百萬毛貨的主顧看。

由毛澤東以至手下的毛子毛孫，都是殘暴不仁的傢伙，殺死曾牛三父子，算得什麼回事？在大陸，這些事是家常便飯，只因曾牛父子是香港市民，這樣被殺，才會引起香港人的注意罷了。

共產黨雖然每天拍着胸脯宣傳：「戰無不勝」、「天下無敵」，可是他們的實際行動卻鬼鬼祟祟像深夜裏的老鼠，見不得光天化日。因爲幾乎每件事都保密，不像自由國家，敞開大門任人觀察。外人要了解大陸的眞相，必須經過研究。而每年十・一是觀察研究最好的機會。因爲僅在這一天，毛鬼蛇神才都出齊，在陽光下亮相。

從中共有關今年十・一的報導，發現了很多問題，本文限於篇幅，只要摘其要點逐一來談，這裏先談擁毛軍人的失勢。

去年四月「九大」以來，人人皆知中共局勢是軍人干政，今年八・一（建軍紀念）以後各地部隊更高唱「長期支左，永遠做軍代表」的觀念。暗示軍人將長期把持政權不放。問題是控制政權者是那些軍人？用毛共的術語來說，是那個司令部的人？是毛林司令部的人，或者不是？

從十・一活動的報導名單來看，發現擁毛軍人正紛紛退潮失勢。

目前中共的廿九省市革委會，其中僅有五省市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時期誕生的，它們是山西、貴州、黑龍江、上海、山東。其餘二十四省市，都是改變方針後，以各地實力軍人爲中心任命革委籌小組，以「三結合」的方式建立的。因此前五個省市的革委會，是照毛澤東原來計劃，以羣眾暴動及軍隊支左配合奪權建立的。可以說都是由擁毛軍人支左建立的。現在證明這五個軍事負責人都已垮台了。

山西省

革委會副主任張日淸（原山西省軍區副政委），已自去年秋天起消息杳然，證實已經垮台。負責主持太原十・一活動則是軍區負責人謝振華。

貴州省

革委會主任李再含（原貴州省軍區副政委），也與張日淸一樣，證實垮台。這次貴陽的十・一慶祝活動中，在新華社報導的名單中，帶頭的是藍亦農。此人原是重慶警備區司令，在文革中是鎭壓毛派的悍將。由此可見他可能已是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或代主任。

上海

建立革委會時，張春橋數次公開承認是由於駐軍的支持，當時上海的警備司令是廖政國，政委是李世焱。革委會成立時，廖李二人曾爲革委會副主任。此二人去年下半年即不公開露面，今年五・一及十・一均無亮相，失勢已極明顯。

黑龍江省

之建立革委會，是由於軍區司令汪家道之鎭壓「榮復軍」。當時黨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正被「榮復軍」（保派組織）所困，幾遭揪鬬，在關鍵時刻汪家道派兵鎭壓了「榮復軍」，遂合力建立了革委會。潘爲主任汪爲副主任。而且是「三結合」方式的首先發明者，毛在造反奪權頓挫之際，遂藉獲得靈感，以「三結合」方式向實力軍人妥協。可是這兩個傢伙上台後，與毛派「革命羣眾」相處不好，

擁

巴金與 」

爲了證實在左派戲院上演的「英雄兒女」，是不是根據巴金先生的短篇小說改編的電影，我去看了。雖然開頭只映出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演員表、原著、編劇、導演的字幕都被剪掉了。但在我的記憶中，那確是根據巴金先生的短篇小說改編的，名字似略有改動，恐怕記憶錯誤，我曾設法去找巴金的原著，可惜沒有找到。

我不想否認我是被這電影濃烈的人情味所感動了。一九六三年間在大陸看時，似乎並不太感動，七年後的今日流落到異族統治的孤島，看了這部影片卻倍覺感動。倘如我沒有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渡過十八年，親身體驗過「社會主義」的生活，瞭解到被美麗的革命外衣掩飾下的醜惡面目，也許單單爲了看過這部影片，我就會上共產黨的當回去祖國參加「抗美援朝」。幸而十八年的現實生活，賜予我「免疫力」。我雖然被影片所感動，但離開戲院頭腦就回復冷靜，明白共產黨的一切宣傳，包括藝術宣傳，都是欺騙人民的謊言。

「英雄兒女」雖然有一些地方重新剪過，但它畢竟是文革前的作品，仍未被江青的「樣版」所强姦。人物性格的刻劃非常細緻，對話非常個性化，人情味非常濃厚，畫面音響都非常講究，其藝術性絕不是一般粗製濫造的影片所可以相比的。幾位主要演員都不是名演員，但卻演到相當成功，恰到好處，沒有毫絲的誇張和做作。可惜演員、導演、編劇、原著、以及其他拍攝工作者，在「文革」後的今年，都只能做「無名英雄」，他們的名字都被剪掉了。

這部影片藝術的感染力是很強的，對海外的僑胞，特別是對那些二十年來未涉足中國大陸，對大陸的現實生活一無所知的人，是具有巨大的蒙騙力的，也許這正是中共願意把「黑幫」的作品推出海外的原因。雖然沒有什麼證據，但我確信這部影片絕對不會在大陸重映，因爲影片裏有許多地方在江青的眼裏將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1)影片裏有軍長、團長、副團長、排長，可是卻沒有一位政委。主角之一的王文淸雖然是軍政治部主任，但政治部主任只是政治行政幹部，不能代表黨委，更不能代表黨。如果硬要說有政委，那只是王文淸在前半部曾以師政委的身份出現過。而他的戲的重要部份，卻是他出任軍政治部主任期間。用中共死教條的框框來說，就是抹煞了黨的領導，抹煞了黨在戰鬬中的指導作用。

(2)在長達一小時五十五分鐘的影片中，毛澤東相片的出現只有兩次，而且是中景，相片既小時間也短暫。全片在對話中提到毛澤東也只有兩次，而且總是跟黨字連在一起，根本沒有突出毛澤東的思想權威。

(3)影片一開始就把人引進人情味的迷魂陣裏了，全片由開始到結束都沉浸在人情味裏。影片開頭寫王成與妹妹王芳

副司令張萬春，則以顯著地位被報導，其中變化，大可玩味。

失勢

山東省

山東省的情況很特殊，軍區司令楊得志，是當今新當權派的台柱之一，在「一月風暴」時，他左右逢源，一方面支持左派王効禹，一方面袒護右派譚啓龍（山東省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成立時王効禹出任主任，譚皆爲副主任。可是「九大」以後新當權派佔了上風，楊得志便開始鬪王効禹，毛澤東親自向楊得志爲王効禹講情，也沒奏効。王効禹自去年下半年便從舞台上消失了，迄今再無消息。

山東自建革委會起，無論是五．一還是十．一及八．一，楊得志照例到北平去登台亮相，顯示這個傢伙，很愛出風頭。今年十．一他依然上了天安門，山東老巢則交給大右派譚啓龍領銜主持慶祝。

以上照毛路線所建五省市革委會全部變了顏色，除了山東（自行轉右）之外，所有擁毛軍人都已垮台。底下再看其它各省市情況。

在以「三結合」方式所建的二十三省市革委會當中，一般說來新當權派佔絕對優勢，但是在「大聯合」的形勢下所建立的革委會，也容納了一部擁毛分子。茲摘其重要者，畧作說明。

北平

革委會主任謝富治，是個中間偏毛的兩面派，副主任傅崇碧是毛派，常委牟立善（林彪系三十八軍軍長，「北京市軍管會主任」）是毛林司令部的人。謝富治已垮，傅崇碧則於一九六八年三月，牟立善於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都已垮掉。在這次十．一活動中衛成司令溫玉成竟未露面，看樣子也凶多吉少。關於溫玉成情況複雜，下期將以專題說明。

湖南省

革委會主任黎原，是江青親自擇定的，現在證實已經垮掉。黃永勝從廣州軍區調卜占亞出任湖南軍區政委，與軍區司令楊大易拍檔控制革委會及軍隊。

四川省

革委會中，有兩個副主任顯明是毛派，一是劉結挺（成都部隊副政委）、二是張西挺（原宜賓市黨委書記），此二人自去年下半年起即不再露面。成都軍區司令梁興初原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四川革委會主任張國華原是西藏的軍區司令，這兩個人都是「易地革命」。但都不是毛林司令部的人。

內蒙

軍區司令滕海清，在今年五．一及十．一兩次集會中皆不見露面。慶祝活動由吳濤（自烏蘭夫時代即任軍區政委）領銜主持。關於滕海清，大體知道他是毛派，但是目前還沒有充分資料證明他是毛派。不過從吳濤和高錦明（原內蒙黨委書記）兩個地頭蛇的抬頭看，滕海清則應是毛派。吳高二人在文革中，均被毛派指罵爲走資派，劊子手，情況與黃永勝類似。

魯迅

砲，六十米、五十米、四十米、三十五米。但作爲指揮員的

「 旦待

張團長和作爲師政委的王文清，雖然明明知道堅守住無名高地就是獲得勝利，明明知道這場戰鬪對整個戰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場仗打勝了，大戰役也將穩操勝券；這場仗打敗了，被敵人佔領無名高地，則整個大戰役也將失敗。可是由於溫情主義的作怪，他們只關心王成的掩護所堅不堅固？爲了不讓王成在自己的砲火中犧牲，遲遲沒有開砲，最終沒有開砲，讓王成的戰友趙國瑞率領兩名戰士支援四號山頭，解決這個矛盾，成全了溫情主義。這在共產黨的理論裏，王文清和張團長都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但他們的錯誤沒有得到應有的批評和懲罰，反而被影片所大力歌頌。

作爲英雄形象的王成，在他身上所表現的人情味也是非常濃厚的，他在戰鬪最爲激烈，敵人即將衝上四號山頭的時候，還坐下來掏出父親的相片來欣賞，還要抽出筆來在相片背後寫遺言，告訴王文清他的女兒王芳就在這個軍裏。這在中共教條主義者看來，卻是歪曲英雄人物形象的地方，教條主義者不允許英雄人物有絲毫弱點，江青的樣板戲，就是抽掉戲劇中一切表現人性的內容，使戲劇變成毛語的朗誦。

假如說「英雄兒女」也有什麼地方是符合中共死教條的文藝理論的，那就是極力丑化敵人，把敵人都寫成不堪一擊的濃包，從而突出所謂「英雄形象」。其實，倘如敵人果眞都是草包，不但不能表現出戰鬪的艱巨性，不但不能表現出雙方的鬪智鬪力，而且恰恰是削弱了「英雄形象」，使觀眾感到，面對着如此無用的敵人，我也能行。

我們說「英雄兒女」之所以感人，就是因爲它有濃厚的人情味，就是因爲在幾位人物的身上除了表現出一定的階級性之外，還表現出人性。可是中共教條主義者卻認爲「人情論」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毒素。江青的樣板戲就是按照這套理論去改革的。換一句話來說，在七十年代，中國大陸不可能再出現像「英雄兒女」這類具有藝術性和眞實感的電影、戲劇、文學、音樂、美術。假如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百花凋零，「歌功頌德」派一枝獨秀的年代，七十年代將是雪冰覆蓋，草木皆死的沉寂的年代，這是我們中國的悲哀。二十年來，巴金甚少寫東西，他的創作激情已被中共教條主義者冷酷的臉孔冷卻了，他唯一動筆的時候，就是五二、五三年訪韓歸來之後。那時他寫了不少通訊，但是小說似乎只有「英雄兒女」一篇，那段時間，在當代文學史上，可以稱爲「抗美援朝」文學，愛國主義成爲文學創作的源泉，許多作家都在作品裏，表現了「愛國主義」的感情，這也可以說是「國防文學」的延續。那時中共的醜惡臉孔尚未暴露，知識分子對中共仍存有滿腦子的幻想。可是如今江青對一切都不能容忍，當「英雄兒女」拿出海外大肆宣傳，騙取中國人的感情的時候，演出者和製作者的名字被剪掉，原著者巴金卻被打下十八層地獄。

海外見聞錄

十個國家集中專家研究

冰天雪地的南極試驗站

天涯客

南極，這塊冰天雪地的地方，廣袤有一千四百萬平方公里，比美國還要大一倍。除掉五十多公里高的羣山以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區，都掩在白得發藍的冰雪積層之下。這積層有時竟厚到幾千公尺，其堅固的程度，也要比鋼還大十多倍。

據專家們的估計：這一些冰山，如果一旦融化成水的話，地球上的海平面，就會在轉眼之間，漲高了七十公尺。無論是紐約也好，巴黎也好，莫斯科也好，都會在這場大水中，沖得無影無踪。

這種突然而來的天氣變化，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幾百萬年以前，南極的氣候，溫暖得和現在的地中海區域差不多，植物動物，無一不有。現在滄海桑田，賸下來的只是冰雪積層下的煤礦和動植物化石而已。每年到十一月，這裏不分晝夜，都充滿了陽光。一到二月，就變成了漆黑世界，一直要過八月底，才能再和太陽見面。最可怕的是：晝夜都刮着時速三百二十公里的颶風，溫度也降到零下四十三度。有些地區（例如蘇聯的瓦斯托克試驗站所在的地方），甚至於降到零下八十八度以下。

南極儘管比北極還荒涼得多，但科學家對它，卻有着濃厚的興趣。其研究的項目，包括這裏的冰和其對世界別處氣候的影响。因爲北半球的冰河，正在縮少，它們要知道這裏的冰河是否也在縮少中，如果是的話，那將必影响到各大陸的天氣和海平面。

目前南極，還沒被任何國家所佔有。由各國科學家組成的國際地球物理年，已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其結果之一，爲由參加的十個國家簽下一重要的協定，要在未來三十年內，把南極留做各國自由研究之用。

因此，這地方也有它值得稱道的優點。——它也許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個，東西方國家眞正開誠佈公地合作的地方。精誠團結，和平共處，至少在志願到這裏來工作的科學家中間是做到了的。

在這裏建立了試驗站的國家，一共有十個。那就是美國（六個試驗站），蘇聯（四個試驗站），英國（三站），澳洲（三站），阿根廷（兩站），日本（一站），法國（一站），智利（一站），新西蘭（一站），南非（一站）。

它們訂立了一個「爲全人類利益，和平使用南極」的君子協定。禁止在這裏有領土要求；或是進行核武器試驗，或是建立基地。——每個在這裏工作的絕不會受到任何限制或是歧視。

每年「夏季」到來的時候（十月底到二月），這裏的溫度，有時可以暖和到零下八度。那時，冰下的電影院、健身運動場、圖書館，也都整日開放了。人們往來熙攘，彷彿已經忘掉了這是大地的盡頭一樣。

食堂裏的菜，也都是第一流的。雖然任何東西，都要從幾千里以外，用飛機運來。但還是做到了要吃什麼就有什麼的地步。尤其是在美國試驗站裏，在吃的方面，講究的程度，簡直像在大都市的第一流旅館裏一樣。什麼大龍蝦、洋莓雪糕，瑞士乳酪，匈牙利香腸，眞是應有盡有，就連最奇怪怪的各國名酒，也無一不備。此外，除掉寫航空信和打電報以外，每個在美國站裏工作的人，每星期還可以同家裏人打兩次長途電話。

但是，一到了二月底，情形就完全變了。太陽看不見了；飛機不來了；家信根本來不了；電報聯絡也因爲暴風雪而中斷了。所有的人，都只好擠在深入冰下的「地下室」裏，苦渡光陰。這一段時光，一般地講來，是最不好過的。吵架的人特別多；大部份人都是一天到晚懶洋洋地，連飯也不想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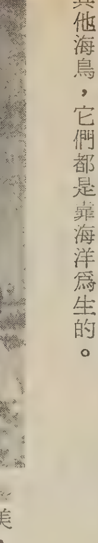
就因爲生活太單調，在整個冰雪漫長的大陸上，找不到一個異性。所以這裏不但到處都可以看見裸體照片，而且還有一個聊以解嘲的「玩家俱樂部」。更特別的是：每過不久，就會舉行一次化粧舞



在南極的大陸上，一共分佈着二十二個試驗站，分屬於十個國家。

他們深怕這些遊客，會破壞了這裏的天然環境和原始狀態，因而影響到他們的研究工作。所以，從此以後，大概再也不會有任何旅行社，能夠兜攬「到南極去觀光」的生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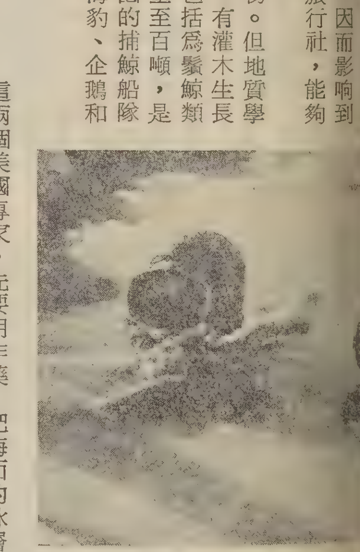
南極大部分地區沒有植物，只大陸邊緣有着苔類的植物。但地質學家曾發現到樹木化石的痕迹，顯示南極從前氣溫比較溫暖，有灌木生長着，故有這種化石留下。南極海洋，富於浮游生物，其中包括爲鬚鯨類主要食物像小蝦（KRILL）的，吃這種生物的鬚鯨，重至百噸，是地球上哺乳類最大的，其油和副產品那麼有價值，世界各國的捕鯨船隊都到南極捕這種鯨和別的鯨。這裏除了鯨以外的動物，有海豹、企鵝和其他海鳥，它們都是靠海洋爲生的。





正在加工趕造中的一座新的美國試驗站。基礎已經在開始了，正式建成要一九七二年。

冰下的小型試驗室之一。



這兩個美國專家，先要用炸藥，把海面的冰層炸穿，然後再穿着耐寒的橡皮潛水衣，跳下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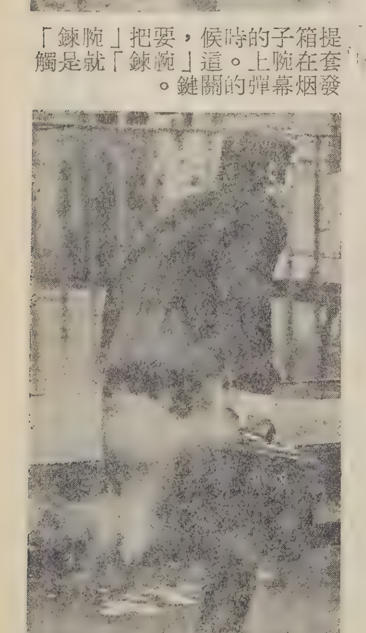
在大食堂裏。那時外面的溫度是零下八十度，如春。吃的菜也很好，除掉羅宋湯、牛扒、有雪糕，雖然比美國人的「晚餐」，要少好。在食堂的牆上，卻多掛着一張馬克思的像。

匪徒的剋星——防盜手提箱

倫敦現在出現了一種最新式的公文箱，無論是放錢也好；放秘密文件也好，只要有人來搶的話，馬上就冒出一股很濃的黃烟來。這烟不但越冒越濃，經久不熄；而且可以把搶犯的頭髮和皮膚都馬上染得很黃，在八日之內絕不退色。公文箱裏的鈔票和文件，也會被這黃色的烟幕彈，染得像塗了層金一樣，任何人一看見它們，就知道是「來路不明」的「賊贓」。

這公文箱的提手上，有一根腕鍊。被搶的時候，「腕鍊」當然非斷不可。而這「腕鍊」卻正是使箱內黃色烟幕彈爆炸的鎖鑰。從此以後，銀行當然會用這種公文箱，來運鈔票。想搶它的人，可眞要大費一番腦筋的。

提箱子的時候，要把「腕鍊」套在腕上。這「腕鍊」就是觸發烟幕彈的關鍵。



搶了這種公文箱的人，因爲已經扯斷了「腕鍊」，所以一邊跑，一邊就有大股地黃烟冒出來，使追踪的警察不會迷失。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鄉土文學的作家——魯彥

二十年代中期，北京晨報副刊是唯一有稿費的副刊，因此，一些窮苦的大學生，往往向它投稿，以期獲得一點稿費，補助生活之資。在它上面因投登小說而成名的，除馮文炳、胡也頻、劉大杰外，還有湖南的黎錦明（黎錦熙、黎錦暉之弟）、貴州的蹇先艾、浙江的許欽文和魯彥。（魯死於抗戰時；大陸「解放」後，黎任中學教員，蹇做貴州省文聯主席，許曾任杭州文化局副局長，均久不寫小說。黎已寂然無聞，許在五七年整風反右時即被打人右派，甕在這次文革被關埼。）他們當時所寫的小說，大都以鄉村爲背景，取農民故事爲題材，一如魯迅之寫阿Q、閏土、孔乙己、愛姑、祥林嫂那樣，所以魯迅在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時稱他們爲鄉土文學的作家。在四人之中，許與魯皆受了魯迅的影響很深，許更有意摹倣魯迅，但以小說的成就言，魯迅則在許欽文之上。

魯彥（一九〇一——一九四四），姓王，本名「忘我」；他在北京時非常窮困，想在某部謀一小位置，但那個部限的資格是大學畢業，非繳驗文憑不行，於是他就多方託人設法，借了一位名喚「魯顏」的大學畢業證書，這樣就冒名「魯顏」進去任職，等寫出了名後，也就不再改回本名，只在「魯彥」之上又加王姓而已。

他是浙江省鎮海縣人。鎮海舊屬寧波府，府治即今鄞縣，因他自己常說是寧波人，有人就以爲他是鄞縣人，實則非是。祖父是一位中醫師，父親做了一輩子商店店員，遠在外地，他和母親在家勉强溫飽。他只在故鄉楊家橋附近的靈山小學讀過幾年書，還未畢業，父親就送他到上海去做商店學徒，希望兒子仍走自己的老路。

魯彥很想出外見見世面，當他十七歲離家到上海時，心裏十分高興。然而他卻不願意做學徒，打算繼續讀書。家裏的經濟情況既不容許他升學，他聽說北京有個工讀互助團的組織，便寫信去申請，結果得到那邊的回信准他加入，於是到了北京，愉快地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

在互助團裏，接觸許多經常來往的大學生，得到他們的幫助，進入北京大學文學系做旁聽生。此後他就在

在上海加入了「文學研究會」，小說刊於各大雜誌上。爲着衣食，他歷遍大江南北，在浙江、福建、湖南、陝西等省都做過中學教員。他曾大力提倡世界語，從世界語譯出了一部「世界短篇小說集」，還有「波蘭小說集」「世界的盡頭」「顯克微支小說集」及果戈理的「肖像」等。

翻譯之外，魯彥最大的成就是在短篇小說，他曾先後出版了「柚子」「黃金」「童年的悲哀」「屋頂下」「小小的心」「河邊」「鼠牙」「傷兵旅館」等集。長篇只有一部，在巴金主編的「文季」月刊初次登載時，題爲「野火」，一九三七年出單行本又改名「憤怒的鄉村」，寫得並不成功。另外，他的散文也很著名，輯集的有「魯彥散文選」。

抗戰發生後，他參加了「文協」，除教書外，還曾在桂林、昆明等地主編過「文藝雜誌」。他的寫作態度極嚴肅，寫不出時決不勉强寫，所以有好幾年他沒有發表作品。他憤世嫉俗，卻同情弱小和受迫害的人，在作品中時時表露着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嘲笑。他從世界語譯出的小說，大多屬於弱小民族國家的，他在「世界短篇小說集」的序文中說：「正因爲弱小受壓迫被損害，它們的靈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從這裏所發出的呼聲愈

我常常看見有比大國更好的鮮花。世界語還只產生了四十年，而它的花圃竟已開滿了這樣的鮮花，超過了許多別的花圃，因此我願做個採花的僕人。」這就可以看出他的旨趣所在。

魯彥的短篇小說，如以量言不算是位多產作家，但若以質言卻是篇篇可讀。他試驗着各式各樣的形式技巧，造句佈局皆煞費心思，小說裏反映出的問題值得讀者思想。有人嫌他用歐化句子，但這類句子他用得並不生硬；有人嫌他在小說中好發議論，實則他的議論部分在全文中非常和諧，不足爲病。從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出他對人與人之間的一些不能調和的矛盾，因無法解決而陷於苦悶、悲觀、厭世。他在「秋夜」中曾說：「咒詛着社會，又翻不過這世界；厭恨着生活，又跳不出這地球。」正寫出了他的心情。他的痼疾久而不愈，他的短命而死，與他心中解不開的結有很大關係。

魯迅評魯彥道：「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詼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爲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爲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詼諧。」又說：「然而，人的心是究竟還不盡的，『柚子』一篇，雖然爲湘中的作者所不滿（黎錦明），但在玩世的衣裳下，還閃露着地上的憤懣，在王魯彥的作品裏，我以爲倒是最爲熱鬧的了。」

「柚子」刊於「小說月報」，魯彥即以此篇成名。寫湖南斬決罪犯，羣眾看熱鬧的情形，寫得非常逼眞，

一祇見——祇見那禿頭突然跪下，一個人拔去了他的旗子，刀光一閃，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見『好！』的一聲，禿頭像皮球似的從頸上跳了起來，落在前面四五尺遠的草地上，鮮紅的血從空頸上噴射出來，有二三尺高，身體就突的往前撲倒了。

「『呵，咳！呵，咳！……』我和T君戰慄的互抱着，彷彿我們的頸項上少了一件東西。」

他把這砍下來的人頭比作柚子，着實挖苦了湖南幾句，如：「眞眞感激湖南人，到湖南纔一月，就給我們看見了這樣希奇的一幕，在故鄉，連聽一聽關於殺頭的新聞也沒有福氣！」「看見這樣燦爛的湖南，誰敢不肅靜迴避！」「看東洋景——不，湖南景，殺人！」「湖南的柚子呀！湖南的人頭呀！」「這樣便宜的湖南的柚子呀！」這樣，又怎能不使湖南籍的作家黎錦明勃然而怒呢？他的處女集收入了此篇，卽以「柚子」命名，他自己曾說：「寫那些文章的時候，我的年紀還輕，所以特別來得熱情，呼號，咒詛與譏嘲常常流露出來。」雖然自承「非常幼稚，沒有技巧，不成爲小說」，但也頗爲自負，他說：「在那裏有天眞的孩子氣，純潔的靈魂與熱烈的情感。文筆是直率的，有時也有點詩似的美句。」在這以後，自從「黃金」集始，他這種熱情漸漸消退，勉强給予醜惡的事物以美善的希望，添上不眞實的尾巴，而也喜歡用曲筆了。

茅盾曾寫過一篇「王魯彥論」，誇贊他「在描寫手腕方面，自然和樸所寫人物亦同，但茅盾卻看出兩者的不同來，茅盾以爲魯迅所寫是本色的老中國兒女，而魯彥所寫卻是多少已經感受着外來工業文明的波動。後來大陸出版「魯彥選集」，周立波爲之寫序，就拾取了茅盾的牙慧。總之，在三十年代，能受到魯、茅兩位老將的稱譽，必須在作品裏確有値得使他倆稱譽的地方。

在下頗爲偏愛魯彥的散文，其描寫景物的細膩深刻，有時尙在他小說中刻畫的人物之上。今人每多鄙薄三十年代作品，實則不可一概而論，三十年代也有一些傲視今人的美文。現在可以看看魯彥所寫旅途上的夜景和黎明：

「夜是美的，黑暗與沉寂的美。從蓬隙裏望出去，看見一幅黑布蒙在天空上，這裏那裏鑲着亮晶晶的珍珠。兩岸上緩慢地往後移動的高大的墳墓彷彿是保護我們的堡壘，平躺着的草紮的和磚蓋的棺木就成了我們的埋伏的衛兵。樹枝上的鳥巢裏不時發出喊喊的拍翅聲和細碎的鳥語，像在慶祝着我們的遠行。河邊一片白茫茫的光微微波動着，船像在柔軟輕漾的綢子上滑了過去，船頭下低低地響着淙淙的波聲，接着是咕呀咕呀的前槳聲和有節奏的喊咄喊咄的後槳潑水聲，淸冽的水的氣息，重濁的泥土的氣息，和複雜的草木的氣息在河面上混合成了一種特殊的親切的香氣。」

「一小時以後，天色漸漸轉白了，岸上的景物開始露出明顯的輪廓來，船倉裏映進了一點亮光，稍稍推開蓬，可以望見天邊的黑雲慢慢變成了地脫下衣衫似的，按次地露出了山腰和山麓。」

「白光像凝定了一會，接着就迅速地揭開了夜幕，到處都明亮起來。現在連岸上的細小的枝葉也淸晰了。星光暗淡着，稀疏着，消失着。白雲增多了，東邊天上的漸漸變成了紫色，紅色。天空變成了藍色。山是靑的，這裏那裏迷漫着乳白色的烟雲。」

「完全是個美麗的早晨。東邊山頭上的天空全紅了。紫紅的雲像是被小孩用毛筆亂塗出的一樣，無意地成了巨大的天使的翅膀。山頂上一團濃雲的中間露出了一個血紅的可愛的緊合着的嘴唇，像在等待着誰去接吻。兩邊的最高峯上已經塗上了明亮的光輝。……」

這是寫他十七歲時初次被他父親從故鄉帶赴上海時，在蓬船上的觀感。那時他非常高興，所以對黑暗可怕的夜也看成是美麗的，對墳墓棺材也毫無恐怖之感。正如大衞的詩篇所說，心裏快樂，看着靜寂的山峯都在跳舞。再舉一個例，他寫在南普陀山海岸聽潮時的情景，眞是有聲有色：

「海在我們腳下沉吟着，詩人一般。那聲音像是朦朧的月光和玫瑰花間的晨霧那樣的溫柔，像是情人的蜜語那樣的甜美。低低地，輕輕地，像微風拂過琴弦，像落花飄到水上。」

「遠處一個寺院裏的鐘聲突然驚醒了海的沉睡。它現在激起了海水的興奮，漸漸向我們腳下的岩石推了過來，發出哺哺的聲音，彷彿誰在海裏吐着氣。海面的銀光跟着翻動起來，銀龍似的。接着我們腳下的岩石就像

「沒有風。海自己醒了，動着。它轉側着，打着呵欠，伸着腰和腳，抹着眼睛。因爲島嶼擋住了它的轉動，它在用腳踢着，用手拍着，用牙咬着。它一刻比一刻興奮，一刻比一刻用力。岩石漸漸起了戰慄，發出抵抗的叫聲，打碎了海的鱗片。」

「海受了創傷，憤怒了。」

「它叫吼着，猛烈地往岸邊襲擊了過來，冲進了岩石的每一個罅隙裏，擾亂岩石的後方，接着又來了正面的攻擊，刺打着岩石的壁壘。」

「聲音越來越大了。戰鼓聲，金鑼聲，槍炮聲，吶喊聲，叫號聲，哭泣聲，馬蹄聲，車輪聲，飛機的機翼聲，火車的汽笛聲，都摻雜在一起，千軍萬馬混戰了起來。」

大陸易手後，中共給魯彥出了好幾種選集，這是因爲魯彥在上海時加入了「左聯」，周揚等人一直拿他當做同路人看待。他那部長篇小說「野火」，就已經摻入了「普羅」文學的教條，不過他在結尾時，把那些「革命分子」全讓「反動派」給逮捕了，沒有寫他們上山打游擊去，因此這部小說沒有得到中共的稱許。但也因爲其中摻入教條，寫得不及他的那些短篇。

抗戰結束的前二年，他因躲避敵機轟炸，携着妻兒逃難，引致肺病復發而逝世。他在「童年的悲哀」裏曾說：「我過的艱苦和煩惱的日子太多了，我看不見幸福的一線微光。」魯彥的一生是可悲的。

趙聰

泛論香港中文朗誦（七）

無牌教師



（接第七章：怎樣評判）

正確地說用「元音及輔音」來解釋中文發音也有問題：既以「元音及輔音」的正確與否衡量發音，那麼，如果一個人的「元音及輔音」沒有錯誤，他的發音自然不能算錯。但是有人把「骨肉滿眼各自他」的「他」字（ㄊㄨㄛ）唸成「ㄊㄚ」了；「歸騎」、「胡騎」的「騎」字（ㄐㄧ）唸成「ㄑㄧ」了；「ㄊㄚ」和「ㄑㄧ」的發音都沒有錯，但他根本讀錯了字音，或者唸錯了「調值」，難道我們能說他「讀的對」麼？所以這個項目應該寫作「讀音」，而衡量「讀音」的正確與否，只要調值不倒，發音不錯便夠了，不必架起顯微鏡分析得那麼精微，貽人以「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之譏的！

評判中文朗誦用到「呼吸」這個項目，似乎也有點小題大做。朗誦者能懂得呼吸訣竅固然最好，但不懂也無關重要；因為朗誦和歌唱不同，歌唱有時一個長腔很久不能換氣，對呼吸運用必須下一番功夫（但那非數年莫辦）。朗誦則不然，即令是最長的句子，中間也有許多小空隙可以偷偷換氣，五分之一秒的時間便夠了。只要有人稍加指點或多讀若干遍，自然便能找出，用不着苦練。所謂「運用丹田氣」、「橫膈膜發音」云云，是把學童和職業演唱家同等看待了。如此講解，只會使青年人越聽越糊塗！

「速度」一項，我看也沒有必要，因為朗誦詩文太快太慢都不適宜，不會相差太遠的。

所以我以為這個評分表所列的許多項目都是不必要的，而許多必要的基本項目反被略而不列，以致弄得彈性過大，漫無標準，用它來判優劣，有如「韓夏是容[illegible]」，由會[illegible]到評判可以隨心所欲。因[illegible]孫山之外（實例甚多姑不列舉）。何況事實上評分表上的項目，只是一種「聾子的耳朵」，評判員根本不據以評分。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觀感，給個總分和若干評語。而所謂「評語」也者，完全是評判員自己做文章，和朗誦的優劣並無多大關係，不過是替他所給的分數湊些或褒或貶的理由而已（如此評判遠不如「搞珠」公平）！

根據歷屆音樂節中文朗誦的評判情形看來，本港教育當局直到今天，似乎還未物色到對朗誦有研究的人，但我相信在本港大專學院和社會上無數的名師宿儒中，必不乏此項人才。現在筆者願就自己年來對中文朗誦的體驗所得，根據實際需要，大膽地試擬一份中文朗誦評分表，一以供教育當局的參考、採擇；一以向文教界的耆宿們拋出一塊「磚石」，希望能引出他們的「珠玉」來！

中文朗誦評分表

依照中國語文的特殊結構，我以為這種評分表應分讀音、語調、聲調、情感表達、動作配合、其他六項。茲逐項分述如下：

一、讀音（佔四十分）

讀音正確是中文朗誦的起碼要求，也是它的基本條件，所以要佔百分之四十的高分。其中細目再分為：

1字音讀錯：如「痴痴憨憨」誤為「痴痴敢敢」，「蓬蒿」誤為「蓬高」，「輩」誤為「輩」，「蘸」誤為「瞧」之類。此係嚴重錯誤，每字應扣三分。

2字音讀別：對一字數音之字，而讀不應讀之音者，如讀密藏（ㄗㄤ）為密藏（ㄘㄤ），商賈（《ㄨ）為商賈（ㄐㄧㄚ），誤騎（ㄐㄧ）為「ㄑㄧ[illegible]」，誤也（ㄊㄨㄛ）為「ㄊㄚ」之類。此種不由字值」讀錯的，每字扣一分。

4發音不正：如國語對ㄓ、ㄔ、ㄕ與ㄗ、ㄘ、ㄙ混淆不清的，粵語發音不正的，每字扣一分。

二、語調（佔二十分）

包括口氣語調、輕聲、重音、變調、句讀（如將「謁帝——承明廬」讀為「謁帝——承——明廬」「望——人在天北」讀為「望人——在天北」之類）、段落等，視錯誤程度酌情扣分（以下三至六項均同）。

三、聲調（佔十分）

包括高低運用、句法變化、聲音配合（集體的）及節奏感等。

四、情感表達（佔十分）

包括面部表達，語氣表達及聲調表達等。

五、動作配合（佔十分）

包括手勢、動作及姿態等。

六、其他（佔十分）

包括不屬於上列各項之事項。

以上六項共為一百分，評判時採扣分辦法（不用彈性太大的給分辦法），按照固定標準逐項扣分。一百分減去所扣分數即為朗誦者實得之總分。此種辦法，既具體，又客觀，過去所有浮泛不實，彈性過大之流弊，必可一掃而空！

評判組織不夠健全

中文朗誦比賽，不僅擔任指導的教師和出賽的學生要有充分的準備，連手操取捨大權的評判員也非加倍準備不可。因為一間學校參加中文朗誦的項目，大都不會超過五項，那麼，他們準備的範圍便不會超過五篇詩文。評判員則不然，根據最近兩年的資料看，每屆的朗誦詩文都在五十則以上，每則平均讀二十遍（最起碼的準備），便是一千遍。有

溝裏也會翻船」——一個普通詞句也會使他「丟醜」的（如誤認別浦即南浦之類）！尤其是不深入研究便無法知道應該怎樣唸。

所以這種評判工作，其繁重的程度恰似一輛拋了錨的貨車，合三、五個壯漢之力也未必推得動，現在竟讓一個力量微弱的病夫獨力去推，又怎能不鬧得笑話百出呢！

也許有人會問：英語朗誦評判不也是一個人獨力擔任，而且是來自外地的陌生人，事前毫無準備，居然也能勝任愉快麼？中文朗誦爲什麼不能照樣做？

我的答覆是：

第一、中文的讀音較英文複雜，韻文和散文的差別很大，唸法也無成規可循，較之英文朗誦評判難得多。

第二、中文朗誦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過所謂「專家」（像趙元任、羅常培那樣的人才，全中國也找不出幾位），擔任評判的人必須對所選詩文深入研究，然後對區別優劣才能勾畫出一個腹案來。所以需要相當的準備時間。

第三、「能勝任的評判員」物色不易，不能每年換人——尤其是來自外地的陌生人。

第四、評判全部朗誦項目，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擔當得起，必須集多人之力，分工合作（是指國、粵語的分工和評判項目的分配而言，不是中、小學分工——那是大貓、小貓分別開大洞、小洞的笨辦法；其實大貓既能通過，小貓還會成問題麼），才能勝任。

基於上述原因，所以中文朗誦評判便不能像英文朗誦評判那樣每年向外地請人來港客串，而必須就地取材。又因爲這種工作相當繁重，所以他的起碼條件必須：

一、對新舊文學都有深湛的修養，才能應付得了那些包羅萬象的項目，不致再鬧過去「學生唸對、評判評錯」的大笑話！

二、精通國語或粵語，並能說得流利、正確，能作示範表演，才可以糾正學生們的錯誤。

代表政府大公無私的超然立場。

四、有一顆愛護青年的心，對優秀的學生扶植、獎掖；對落選的學生慰勉、同情。絕不可利用職權任意打擊。

五、有虛懷若谷的風度，自己錯了能接受批評，不可遷怒學生藉機報復。

六、有敬事的精神，工作認眞；決不可像過去比賽成績宣佈一日之後，又在不相干的場合宣佈補列某隊爲另一季軍。視工作如兒戲，騰笑社會。

按照上列條件選聘三至五人，組成中文朗誦評判小組。他們的任務是：

一、選定材料：根據本港中、小學程度，選擇詩文；以淺近易懂、內容健康者爲主。

二、研擬讀法：自己先研擬一套讀法出來，然後才能據以判定別人的優劣。否則，連自己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唸，怎樣批評別人？

三、糾正錯誤：舉凡字音、語調、聲調、表情、動作各項，必須逐一評加糾正，才能使他們的藝術水準逐漸提高。

四、評定優劣：比賽時全組人員用扣分法共同評分，其平均數即實得分數，如此評分最爲公允，因扣分必須根據具體事實，彈性極小。評判員之觀點彼此縱有距離，亦不致相差太遠。雖不一定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相信必能使「不平」事件減至最低限度。

筆者是熱愛朗誦藝術的，而且也希望每個參加比賽的同學年年都有進步，不要永遠停留在「起步」階段。尤其不願看到一些別有用心者爲了個人的利益，對中文朗誦這棵「藝術幼苗」橫加摧殘，使它永遠不能長大；對那些潛心研究並獲有優異成就的人，肆意打擊，使她們心灰意冷對朗誦望而卻步；這種惡風不僅斷送了中文朗誦的光明前途，而且也是對青年影響極爲惡劣的一種「反教育」！爲了糾正此種積弊，筆者敢以芻蕘之見，向教育當局提出上述改善辦法，不知袞袞諸公以爲然否？

第八章　總結

我們把以上七章的資料綜合起來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

一、甚麼是朗誦？

這個問題，我們在未見到「專家」或「權威人士」的更適當的答案以前，只好暫時用無牌教師「杜撰」的定義來塡補空白。那就是：

「朗誦是用正確的語音、優美的聲調、豐富的情感、深入的想像、細膩的表情，以及美化、合理的動作，把作者的心聲重現於聽眾之前的一種藝術。」

二、朗誦與朗讀

朗誦與朗讀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前者爲表演性，是對大家的；後者爲學習性，是對自己的。一個是爲了娛樂，所以要求的標準特別高；一個是爲了讀書，所以只要求讀音正確、語調自然（學究調連這點也不管）。朗誦在集會時舉行，朗讀則在教室中，甚至在一人獨處時。二者涇渭分明，不應混爲一談。

三、怎樣朗誦

朗誦是代言人把作者的書面語（意見）變爲自己的口語，用生動的語言向聽眾表達出來。因爲語言是唯一的工具，所以他必須使用「一般民眾的口語」，完全依照「天然的社會契約」而「忠實的」、「藝術的」純客觀地表達；也就是說他一定要依照語音學中關於「語言的節律」各種原則向聽眾表達。決不能使用「學究調」，因爲那不是「一般民眾的口語」；也不是「自然的音節」；那種怪腔怪調完全違反「天然的社會契約」而無法把作者的意見傳達出來。

四、怎樣練朗誦？

由於朗誦是一種新時代的玩藝兒，既無成規可循，又因中國語文的性質特殊，也無法把拼音文字那一套搬過來。所以必須自行摸索——依照「天然的社會契約」慢慢摸索。於是「設計」、「練習」

最近本刊收到一位留學美國的青年讀者來信（見本文末），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有部份土生僑胞，不明眞象，以爲中共無論怎樣不好，總替中國爭了口氣。因此，這些人自然而然對中共表示好感。這位青年朋友是從香港剛去美國，對中共暴政，香港的民心，均有深切了解。因此他就提出這個問題，要求本刊與以解答，以釋僑胞之疑，而正內外人心。

編者因爲太忙，就把這項任務交給我。我只能就自己所想到的寫出來；深願本刊作者、讀者能繼續發表高見，擊破中共的虛僞宣傳。不過，筆者要建議的是，寫這類文章要心平氣和說理，不可感情用事，一涉謾罵，就沒有說服力了。

首先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中共是不是替國家爭了光？

我們中國在世界上有最悠久的歷史，最深厚的文化，中國人在世界上爭光的事，幾千年中指不勝屈。但是，無論是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任何方面爲國家爭光，都是一種王道的，使受者心悅誠服。不必說中古時期的絲綢出口；元明時代的印刷術與火藥輸出；就連漢唐時代以武力開疆拓土來說，也是本之興滅國，繼絕世，扶助弱小民族獨立，故西域各國畏威懷德，至今漢、唐人之名遍世界，這才是爲國爭光。

再看中共怎樣爲中國人爭光？說穿了就是發窮惡，自仗一窮二白（毛澤東語）空無所有，因此就四處惹事生非。由於二次大戰之後人心厭亂，各國皆走向和平，只有中共要戰爭，向全世界進行搗亂，陳毅更以「外交部長」身份，公開聲言，歡迎英、美、日、印一齊進攻。因爲中共擺了這樣一副打仔格，許多不願打仗的國家，對它也只有避之則吉，不願惹它，中共的國際地位是靠此建立的。

大家都知道，國王出街，人民一定遠遠避開。可是我們在馬路上有時會遇見一種癲佬，滿面污泥，全身發臭，行人見到也沒有不遠遠避開的。像這種人的「威風」與國王相同，但是不是在社會上有了地位？毛澤東今天扮的就是一種癲佬的角色，若以爲他是受到尊敬那就大錯特錯了。

從美國到香港，都有黑社會的組織，黑社會的頭子，在自己勢力範圍內，固然威風凜凜；就是走出了自己轄區，善良人民知道你是黑社會首領，大家也不願惹你，恐怕事後尋仇報復。不但黑社會的頭子無人敢惹，就是黑社會人家的子弟，走在馬路上大家也側目而視，若到商店買東西，店夥也會笑臉相迎。這是眞歡迎嗎？當然不是的，而是畏其父兄之惡，恐怕得罪了小的，惹來了老的，將會鬧出人命。

請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是這麼一個黑社會首領的子弟，對於本身所受到的「禮貌」，內心是感到光榮還是恥辱？凡是僑胞如果以爲自身分擔了中共的光榮，就要想到一個黑社會子弟在馬路上高視濶步的神態，他所得到的光榮，實際上是市民背後的詛咒與辱罵。這不是光榮，而是恥辱，百分之百的恥辱！一個重禮尙義的民族，沒有人肯作一個黑社會首領的子弟的。

其次再研究中共所給予中國人的禍害。

翻開歷史看看，任何一個朝代，在對內安定了政權，對外沒有戰爭，經過二十一年而沒有獲得民生定安的，實在史無前例。世界人士看到香港每年雙十節大街小巷、窮鄉僻壤

致美國土生

萬的大陸難民偸渡入境；只見碧海浮着綑綑鎖綁的屍體飄流；只見到尖沙咀火車站堆積如山的糧包待運；只見到中共民兵越界掠走曾牛三父子（眞正的無產階級）予以殘酷虐殺；只見到二十一年來的家書訴不盡的寃叫不完的苦……，這皆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擺在人們的眼前，港九市民又怎能對毛澤東及其政權表示半點好感。

稍微懂得政治的人，都應該明白政府是爲人民而存在的，老百姓才眞正是國家的主人。英、美等國的政府一旦不愜民情，老百姓就可以憑手上一張選票把他們趕下政治舞台。只有在三千多年前的封建時代，才會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illegible]

這兩項準備工作，便成了將來成敗的關鍵。這種工作具體說來，大概包括下列各項：㈠成立小組，㈡選拔人才，㈢選擇誦材，㈣畫出輪廓，㈤了解內容，㈥熟讀全文，㈦糾正音調，㈧研究情感，㈨配合動作，㈩精益求精。

五、爲甚麼練朗誦？

人們不惜花費時間練習朗誦的原因，是由於除了自娛娛人的娛樂目的之外，還可以得到下述各種利益：

㈠深入理解文學作品。
㈡練習說話能力。
㈢培養良好姿態。
㈣精研國語、增進知能。
㈤寓教育於娛樂。

六、怎樣評判？

本港的中文朗誦已有了十年以上的歷史，它之所以依然未能納入正軌，全是由於評判人員對朗誦缺乏認識之故。所以，今後要使朗誦進步，應從㈠確立評判標準，㈡健全評判組織入手。徹底取消「橡皮尺」的評判方式。關於㈠項，應從速另訂一種評分表，內分：1讀音，2語調，3聲調，4情感表達，5動作配合，6其他。採用「扣分」辦法，使能做到大公無私。關於㈡項，應成立中文朗誦評判小組（現在就朗誦顧問委員會加以改組即可），其人選第一要對朗誦有相當認識——詞章家不如語音學家或戲劇家，舊文學家不如新文學家。第二要對新舊文學都有相當修養。第三要精通國語或粵語。他們的任務是：㈠選定誦材，㈡研擬讀法，㈢糾正錯誤，㈣評定優劣。使以個人好惡決定取捨的評判方式澈底根絕，將朗誦活動納入正軌。

以上種種，只是語文方面的一些普通常識，算不得什麼「高深的藝術」，也說不上什麼「專門化」；我想，本港教育界具有這種常識的人士多得不勝枚舉：例如黃勵文、馬蒙、周法高、龍宇純、李伯鳴這些「專家」們固不待言；甚至連本港幾所中、小學的某些老師們，對於朗誦藝術的造詣也比過去的評判先生高明得多，否則，他們怎能訓練出那

[illegible]

人民的腸胃？今天在大陸的老百姓，不但沒有不作工（或想作工）的自由，沒有飽暖的自由，也沒有不背誦「毛語錄」的自由。

海外的僑胞們！當大家滿意於毛澤東爲國家爭得了地位，爲自身增加了光榮時，你再瞑目想想整個大陸七億人民在衣不蔽體、面黃肌瘦的情況下，正在對着毛澤東的像喃喃讀其語錄，這是何等悽慘的景象！一想到此，就算毛澤東有一天當了聯合國的國王，他所帶給中國人民的也只是更大的災難，更荒唐離奇的折磨與迫害。這份表面的光榮，是七億人民血淚交織成的，誰分擔了這份光榮，誰就在精神上作了毛澤東荼毒大陸七億人民的幫兇！想到此地，稍有理智的人，也許都不願分擔這份光榮吧？

或者有人說，中共無論怎樣不好，畢竟製成了原子武器，使中國進入了原子俱樂部。不錯，當筆者寫此文時，中共剛試爆了一

的一封公開信

「美帝、蘇修」的侵略。這話乍聽起來似乎很動聽，實則强詞並不能奪理。

首先我們要弄清一件事實，美、蘇對中共的政策如何，姑且不論，但是決沒有一國有意派兵去打中共，更沒有一個國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向中國大陸丟下一枚原子彈。因此，以原子彈抵抗美、蘇之說，純粹是謊言，再退一步說，即使美或蘇會向中國大陸擲原子彈，試問中共那種小量的又是雛型的原子彈又有什麼用處？既不能起半點抵抗作用，只有成爲敵人率先轟炸的目標，早一點毀滅而已。

再換一個方式來說，就算製造原子彈爲了爭大國的地位吧，總也要自己國力確實可以負擔時再行製造。哪有在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全國人民皆在忍飢號寒中，去製造絕對沒有用處的原子武器！毛澤東此種視民命如草芥，任意浪費國家財富的作法，無論從那個角度看，皆不是光榮。就中國所處的環境來說，即使確有力量製造原子武器，亦不應該製造，以免謾藏誨盜，何況「寧要核子，不要褲子」，世界哪有這樣不恤民命的政府。

僑胞們遠處美洲，受不到中共迫害，再加上一貫受到當地的種族歧視，覺得中共能出來撐撐腰也是好的。不知道中共的力量，來自七億人民的血淚，無衣無食，不眠不休，更嚴重的是不知道命盡何日？一想到大陸人民的慘狀，對毛澤東的好感自然也就一掃而空。

中共常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可是，凡與中共交過朋友的國家，落到什麼下場？緬甸是共產集團外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現在只落得中共支持緬共叛亂，奪取緬甸政權。印度是爲中共出力最大的國家，結果又如何？損兵折將，問題至今尙未解決。最慘還是印尼的蘇加諾，柬埔寨的施哈諾，這兩個一向對中共諾諾連聲的人，結果又如何？所以無論中共怎樣强大，皆不能視作中國人的光榮。中國人眞正需要的是和平安定，而不是耀武揚威。毛澤東這樣作法，只能爲僑胞帶來無窮禍患，有何光榮之可言？（下附美國讀者來信）

岳騫

逕啓者：本人乃今年八月才離港來美升學者，在港時，我亦萬人長期讀者之一（從第一期訂到第一三七期），現在有一個問題，希望你能爲我解答。到美國後，每與美國土生華僑或童年時便到美國的華人談及國事，（我有一堂兄約九歲左右到美）他們每每會說：「你看，中國在近代數十年內，全是四分五裂的，全不像一個國家，現在世界上有誰不知有中國（指中共）這個强大的國家，就是美國亦要怕毛澤東，這中國（中共）又有什麼不好？你看台灣今日在世界上能否爲我們中國人爭到一點面子？」每聽及此（美國很多土生仔都以身爲中國人而驕傲，實比他們父執輩的滑頭態度好多，但可惜的是他們卻引中共爲榮），我雖明知其論點不確，但又不知該如何反駁，此爲我想向你請教者。

我雖然到明尼蘇達只有個多月，但如果你想知道一些有關這裏的中國學生的情況，我會盡力而爲的。我現在讀大學第一年，是主修生物化學的。祝撰安

朱華煦上（五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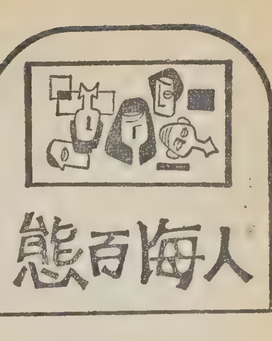
，道並行而不相悖，又有什麼關係？」對於這種人我只想告訴他以下幾點：

一、學究調的歷史大概不會少於兩千年，兩千年來唸來唸去還是那種怪腔怪調，一點進步也沒有，我相信再這樣唸兩千年仍是如此。所以我建議對於該調有「嗜痂之癖」的人，乾脆閉起門來自己執卷吟哦好了，不必肉麻當有趣地糟蹋青年人的時間。因爲這樣用廣州話高聲讀書，人人都會，不必大人先生們提倡也。

二、如果某些國粹派人物堅持他們的觀點，一定繼續下去的話，那麼，我建議他們應該脫離「音樂朗誦節」單獨舉行，並正名爲「學究調中文朗讀比賽會」；因爲那只是高聲讀書，根本不是現代的朗誦。又由於「讀者可以自出心裁去處理任何讀物」，無法評定優劣，所以凡參加的人都是「冠軍」，每人給一隻杯；使那些浪費時間、精力的「新學究」多少得到些精神安慰。

三位評判之一的何沛雄先生，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特別指出本年集體朗誦的成績，平均較個人朗誦的優勝。他說：「個人朗誦多少依靠天分與才華，而集體朗誦則全憑良好的訓練。」我以爲這只是表面觀察，眞正的原因是由於怪聲怪氣的學究調根本不能用於集體朗誦，所以它脫離學究調之後，再壞也壞不到那裏去；而個人唸的學究調再練一千年也好不到那裏去；這才是「集體勝過個人」的根本原因。我之主張用集體朗誦來考驗學究調的原因也在此。總之，中文朗誦是一種最富於教育意義的活動，遠非學究調的「朗讀」所可比擬；用於輔助推行國語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且它是最廉價的娛樂，既不花錢也不費事，簡單時，隨時隨地三五人也可舉行；隆重時，也能在豪華的舞台上配以音樂、燈光、佈景公開表演。朗誦家黎鏗在廣州的吸引力竟會超過粵劇名女伶紅線女，它的藝術價値如何，於此不難想見。

經過十幾年比賽、選拔的本港中文朗誦，本該有無數個黎鏗出現的，可惜一個個都被「橡皮尺」和「學究調」扼殺了！但願今年是最後一次。（全文完）



生仔不如生女

梁人傑

中國人大多數歧視女兒，生了男孩，歡天喜地；養了女兒，苦眉愁臉，有些地方更加殘忍，生了女嬰，可能把她淹死。

不過，這種事情，今日已甚少發生，因為大多數人都開通了，除宗嗣的蕃衍外，養女兒並不見得比不上男孩，在積穀防飢，養兒防老來說，男孩也強不過女孩。

一般來說，兒子能照顧雙親的極少，女兒卻大多數辦得到。

一個男孩，當他念完大學（到海外去深造更不必說了）至少已二十三四歲，開始在社會上做事，同時也開始戀愛；他學歷好，開始就有不錯的入息，月薪兩千。有這入息，本可照顧雙親，可是蜜運期間，男孩不免多花點錢，吃喝玩樂，照例男子用錢，過不到一兩年，大功告成，結婚了，婚後他有家庭負擔，兩千元入息可能不夠開銷，不要老子津貼，已算幸運，等到他們有了孩子，開銷日重，便更難指望。

養的女兒，一樣供她念書，她在大學畢業，當然也有不錯的職業，或者也有忙於蜜運，可是與男友拍拖期間，不用花錢，只多多少少買些衣服，有時還有男友餽送，所賺的錢，可全部節省下來，要津貼家庭大可辦到。將來，她出嫁，有這樣學歷，自然要嫁個比她能幹的丈夫。她大學畢業，要嫁個碩士；她是碩士，要嫁博士，這是人情之常。丈夫既是博士、碩士，當然有相當入息，有能力養家，太太賺的錢，留歸自用，她用不了這許多，也可幫父母。單看這些，已證明生個女比養個仔好得多，而且女子對娘家總是眷念，對弟妹的照顧，也不忽視。

了，當女兒出嫁時，大多數酒席費都由男家睇數，所謂嫁粧，不過多做幾套漂亮衣服而已。

我認識一位丁先生，膝下無兒，只養了三個女，太太很早就去世，父愛母愛兼集一身，他對三個女兒，自小疼愛，家境雖然不好，他節衣縮食把錢都用在女兒們身上。

女兒長大後，不能不考慮到出嫁問題。丁老先生是舊式人，當然也用舊式方法將女兒出嫁，大女兒嫁到加拿大，是親戚介紹，據說男家在加拿大開了家雜貨店，生活還安定。

為了減輕父親負擔，大女兒雖然不願離開家庭，到底答應了這頭婚事。到了加拿大，才知道所謂雜貨店，其實是百貨公司，而且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同時，不祇溫哥華一間，在魁北克，渥太華，多倫多等地都有分店。

更難得的，她丈夫是家翁的獨子，家翁七十多歲，是個守舊的人，一定要兒子討個「唐山」太太，兒子不但唯父命是從，而且對這位唐山來的丁大小姐十分敬畏。

丁大小姐入門後，家翁還未去世，她已受到尊重。不久，家翁長逝，她更大權在握。雖然商業由丈夫經營，但經濟在她手中操縱，每月匯返唐山供養老父的錢，例在一千元加幣以上；過時過節，或父親生辰，更是加倍匯來，丁老先生的生活，過得十分豐裕。

不久，第二個女兒又出閣，一如大姊一樣，二小姐嫁到美國，丈夫更巴閉，是拉斯維加斯賭城幾家大賭場的大股東，每天殺進大把鈔票；這位二姑爺也敬畏太太，她要匯錢給父親，他怎敢說個不字？因此，丁老先生每月從次女方面又得到一大筆鈔票，數目還多過大小姐。

兩個女兒出嫁，他感到寂寞，本不願讓小女兒地，可以常常見面。

幼女十八歲就自由戀愛結識一位年青英俊的男友，不久雙雙墮入愛河，談到婚嫁問題，男家並不怎樣富有，女婿卻聰明過人，年青有為，這頭婚事，丁老先生怎會反對？未來快婿要求先行訂婚，等學業完成，然後舉行婚禮。這一點，丁老先生也沒異議。

訂婚後不久，女婿小楊前往美國深造，這關乎他的前途，丁老先生與三小姐不便阻撓。小楊和三小姐依依惜別，三小姐矢誓等候個郎回來，不管十年廿年，矢志不移。

小楊念的是高級物理，料不到他學問有這麼大成就，連教授都大為賞識，認為他是罕有的人才。在大學念完書，小楊再進研究院，得到博士學位不打緊，而且由學校推荐入太空發展部門，作高深研究。

他得到一份高薪工作，可是，美國政府不放人，不讓他離境；這一來，急壞了小楊和三小姐，他們的佳期拖延了六七個年頭，還沒達成夙願。丁三小姐十八歲的大姑娘變為花信年華，丁老先生不願他們再蹉跎歲月，雖然不忍分離，也只好把她送到美國，讓他們了卻多年來的願望。

他最愛幼女，幼女也最能盡孝，在慈父與愛人間，不知流盡幾許酸淚。

三個女兒出嫁後，丁老先生物質上的享受眞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只是生活上感到寂寞而已。三個女兒不斷寫信勸老父續絃，可是丁老先生行年七十，那還有這心情？

丁老先生七十二歲那年去世，三個女兒和三個女婿趕着從外國飛來，辦理他的喪事，極盡哀榮，三小姐更抱棺慟哭一番，這場面眞是感人肺腑！每逢想起了丁老先生，我不由興起「生仔不如生女」

廣東樂昌薛岳將軍，抗戰之前，曾任貴州省政府主席。以組「竹槓團「主治省會貴陽人民的晏起惰性，轟動全國。軍人主政，總是帶點蠻幹作風，表面上不免幼稚，實質上卻具灼見。

當時貴陽人民的晏起惰性，說來有一段古。遠在民國十五年北伐時期，周西成任黔軍總司令，兼貴州省政府主席，發覺貴陽軍民，都以抽老刀牌香烟為時髦。老刀牌係英美烟草公司出品，每日軍民的消耗，數量龐大，不免利權外溢。周西成為了挽救這種財政危機，乃喊出「要愛國就要抽鴉片烟」的口號，鼓勵軍民棄老刀而改抽鴉片。因為鴉片是貴州土產，本省人抽本省烟，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周西成為了强制推行這個口號，便將軍人中抽老刀的，故意拘捕數人，以令箭揷耳，使血流滿面，遊街示眾。讓人民看到知所警惕，而迅速改變嗜好。貴陽人民在周西成如此誘導之下，不期而然，都養成了抽鴉片的惡習。周西成並且發明一種抽鴉片新法，提倡坐而抽，反對睡而抽。所以那時我們到貴陽遊歷，每能看到坐抽鴉片的新型姿勢。凡是抽上鴉片烟癮的，不管姿勢如何，都有一種貪睡晏起的惰性。因此日上三竿，貴陽城內還是一片蕭條，無人開業應市。薛岳上任之初，看到貴陽城內暮氣沉沉，不但有碍省會觀瞻，而且損害民族健康，决心進行改造。下令所有省會黨政人員，組織竹槓團，在日出之前，分隊挨街挨店，敲擊人家門戶。必待戶主應聲起床，開市營業而後已。同時又印發告貴陽人民傳單，隨敲隨散。

傳單內容簡要，說明省會之所以名稱貴陽者，指此地陽光的特殊珍貴也。只有人人早起，才能多多接受珍貴陽光的恩賜。想不到竹槓團出發工作未及三日，即將貴陽人民貪睡晏起的惰性，一掃而光。變為家家早起，朝氣勃然。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是那時外省人遊罷貴陽的評語。貴陽一年少見陽光，四周盡係山岳，說他天氣不晴，地勢不平，確未離譜。只有說貴陽人民貧窮，連三分銀都拿不出，似乎有點寃枉。貴陽人民苦幹硬幹，謀生能力既强，賺錢機會亦多，那能說盡是窮鬼？只是貴陽人民懂得享受人生樂趣，賺到錢不為錢所使，反能善於使錢。單是每人每年抽鴉片的消費，就為數可觀。再加上愛吃本省正統的宮保鷄，更是所剩無幾。

自經薛岳將軍大敲竹槓，不覺驚醒了十年的惰性迷夢。鴉片烟癮，隨着必須早起而告解除，就是小吃的習慣，也由較昂的宮保鷄，改為平價的腸旺粉和牛肉粉。所以，當年貴陽人民在個人經濟狀况改善之餘，對薛岳將軍的去思，是「一敲之恩」。

「綠洲」十五篇，雜文二十篇，乃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北京晨報社出版。後於一九二七年又重行編訂，「自己的園地」和「綠洲」兩部分仍舊，刪去雜文，補充「茶話」二十三篇，改由北新書局出版。

文壇小掌故

其中「自己的園地」十八篇，原在晨報的星期附刊發表時（一九二二），本為十九篇。到他編輯單行本時，卻刪掉了一篇，這一篇就是「阿Q正傳」。何以刪掉，非常顯然，一九二三年七月，他已和魯迅鬧了別扭。雖然這事看來，知堂老人有點小器，但也可知哥兒倆仇隙之深了。

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的晨報附刊，周作人未收入單行本，卻給編「新文壇祕錄」的阮无名收進去了。魯迅寫「阿Q正傳」時，哥兒倆還是非常友愛的，所以魯迅寫作的意向，他可能知道得比別人更清楚，何況魯迅寫的是他們故鄉裏的人物呢。所以要想研究「阿Q正傳」及魯迅的寫作，這篇文章還是非常的重要。

周作人評阿Q正傳

他說「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不過作者的諷刺手法，在中國歷代文學中最為少見，因為它是「冷嘲」。中國的「鏡花緣」和「儒林外史」，都只有一小部分與之相近。據他所知，這種筆法的主要來源，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其中以所受俄國果戈理、波蘭顯克微支、日本夏目漱石、森鷗外等人的影響最為顯著。

魯迅發表「阿Q正傳」時署名「巴人」，當時人人不知巴人是誰。周作人在這篇評論文章中首次指出巴人與魯迅本是一人。

對於魯迅塑造的阿Q形象，他極口稱讚，認為可以媲美果戈理在「死魂靈」裏塑造的契契珂夫。他說：「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他像神話裏的「眾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煉精粹，凝為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為痛切，因為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

不過也有貶詞，他以為這篇小說的藝術還是幼稚，而在煞尾把阿Q寫成「正法」而邀人同情的人物，是魯迅失敗的地方。

他也曾提到阿Q的活模型，即未莊的阿桂，當時還健在。

慶餘

罔民要不得

一個政府管理人民，第一件應做的事，就是告訴人民那些事可作，那些事不可作，這就是法律。一個國家政治的好壞和罪犯人數的多寡恰是反比例，所以一個地方官的理想政績，便是「政簡刑清」，決不以捉得犯人多為榮。中國古代的仁政，是「愛民如子」，任何人也不希望他犯罪；萬一犯了罪，問明案情也只有同情，而不會藉以自炫其能。孟子認為所有法律應該事先詳細告訴人民，不可「不教而誅」，如果事前不說，犯罪之後又用刑罰去處治他，那叫做「罔民」（罔同網）——像用網捕捉鳥獸一般地陷人於罪。他以為一個好的政府不該如此。

英國號稱民主法治國家，香港在它的治理之下，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可是直到今天連一套中文本的法律都沒有，英文本當然很完備，可惜能看得懂的人畢竟太少了，我們所耳熟能詳的只有「隨地吐痰有被罰兩千大元之可能」那一條，此外便一無所知。於是全港四百萬居民，除了極少數人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暗中瞎摸，不幸，誤觸法網，便有被罰或判監的危險——本來這是可以避免的。

賣油郎雖不懂法律，但中國的法律常識還有一點，那是拜「六法全書」之賜，常常翻翻該書便知道某些事情應不應該做了。可是在香港住了十多年，仍然是兩眼漆黑；我想其他不諳英語的華人，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政府公事使用中文研究委員會」已經成立了，這個名稱很奇怪，也夠嚕囌；大家爭取的是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和英國語文在法律上有同等效力；現在這個機構只是研究「政府公事使用中文」，似乎並未包括法律在內，這一點我們千萬不能忽略。

馮秉芬議員說：「在法庭應用中文的問題，首先要研究引用法例等方面有無困難。」賣油郎以為這問題很容易解決，只消多用幾位華人法官便行了。辦法是：華人案件由華人法官審理——西人法官如精通華文華語當然也可以；西人案件由西人法官審理。直截了當，根本不必翻譯，豈不快哉！賣油郎有詩曰：

入境先問禁，入國先問俗；何以要如此？法網免誤觸。
香港百年來，中文無律書。案例盡蟹行，宛如鬼畫符；
雖欲守法令，奈何不解讀！不幸蹈法網，徒將冤枉呼。
受罰錢財破，判刑牢獄入；在位非仁人，罔民不教誅！
中文成法定，漢字寫律書；華人審華人，不須再譯述。

從資格說到冒充資格

香港是十分重視學歷的，儘管有一些學徒出身的技術人員，無論在知識和工作能力方面，都遠超過一些剛踏出校門的大學生，但他卻永遠別想爬頭，因為香港的薪俸是由多少元起至多少元止的。一個小學畢業的人，即使他已具有大學畢業生的知識，也永遠爬不上工程師的寶座。也許正因為這樣，所以香港人十分重視資格。而一些沒有資格或資格不足的人，為了職業或為了面子，也就喜歡買假文憑報假資格。其中猶以冒認大陸名大學出身最為省力。既不需要花錢去買一紙文憑，又無案可查。於是碰面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生，我是北大的，你是清華的，他卻是復旦的，反而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是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者，就成為「絕無僅有」了。

冒充為大學生，提高自己的資格，也許在某些場合是有作用的，我不願加以深究。但我卻認為在寫作這一行中最起不了作用。因為文章的本身就會表示出你有多少知識，這是假不了的。高爾基並沒有唸過中學大學，但相信沒有人敢認為他沒有學問。儘管有些人大叫我是北大的，我是清朝翰林院出來的，可是倘如你的文章滿紙高山滾鼓或狗屁不通，人們絕不會因為你是北大或翰林院出身而折服於你，從事寫作的人冒充資格實在是一件多餘的事。

喜歡冒充資格的人，往往是對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缺乏信心，希望用假資格來嚇唬人，認為別人一聽到他的資格就先敬畏三分，不敢在他的文章中挑剔。這種心理與陳涉朱元璋不願聽人家提起他的出身，不願人家談及他的往事一樣，完全是自卑感在作祟。起初我以為喜歡這樣做的人，多數是閱世不深的年青小伙子，想不到一些幾十歲的人也竟然「唔化」至此，學習起淺薄小子的行徑來。冒充翰林院出身，冒充北京大學畢業，實在是可笑復可憐。

信口說來我是某某大學畢業的，似乎十分容易，誰都不會不識趣到立刻要你掏出文憑來，可是要冒到底不被人揭破，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自己就碰過這樣的趣事。在某一個交際場合，有人介紹我與某一位教書先生認識，談起來他竟是我的「同學」，學校這麼大，人這麼多，同學而不相識絕不出奇，出奇的倒是在細問之下，他竟是我既同系又同屆的同學，範圍狹得多了，即使不認識，見了面至少也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可是我對那位先生卻沒有絲毫印象。在認了同學之後，照例會談及母校的「當年事」。在一連串的支吾聲中，我才注意到那位先生額頭汗粒如豆，尷尬萬分，因此連忙轉換話題不再憶舊了。我無意令那位先生難堪，在此提及，只想說明這個世界是太窄了。我曾在

，結果遭警署人員辱罵。記者親聞官要求受辱的人與該區警司韋士信君聯絡，以便徹底調查。

記得一兩個月之前，觀塘警司李長安，要求市民與警方合作，遇事向警方報案，不可隱瞞了事。如果這種關係搞不好，警政就會癱瘓。因此警方處理案件，最重要的是各種資料，而這種資料，有一部分要靠市民供給。

關於警民合作

然而事實上，警方是不是每個人都樂於與市民合作，這件事不但全體市民知道，相信觀塘警司李長安先生也知道。香港的小市民（大市民例外）在與公務員接觸的時候，受斥喝是常有的事。因此一般小市民只要能夠不與公務員接觸，誰也不願意自討沒趣。這種避之則吉的態度，相信由來已久。

猶憶來香港的第四年，與三家人合住一層房子。忽然有一天，我看完兩點半鐘的戲回家，發覺大門鎖損壞，推開門一看，幾家的房門都已撬爛，什物傾於地上。不用說，有賊進來過了。不過小市民類多身無長物，就算有賊進屋，損失也不大。我們本不想報案，但是不知道這件事是否違法，只好向警署報案。警方人員來了，在竊賊接觸過的物件上查指紋，另一個警員要每一個住在這一層樓裏的人，蓋上十個指紋。我當時以為警方懷疑是同屋居住的人所為，所以有這個措施。等到那個查指紋的便衣人員以同情的臉色望着我搖頭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蠢事。警方要每一個人蓋指印，就是要給你一次侮辱，叫你以後害怕報案。

自從這次以後，如果不是大事，我就決不報案，也叫朋友們不要報案。老實說，財物損失有限，做人的尊嚴卻值錢。有誰願意為了幫助警方的理由而遭受侮辱呢？

這兩三年來，因為社會上風浪多，警民關係已經比過去改善許多。警方人員不會不明白，如果有市民的合作，那末他的佩槍被奪，在肚子上被轟一槍的機會就會相對減少。休班警員被箍頸和圍毆，也可因市民的合作而不會被打倒仆街。

所以我在這裏勸那些深明利害，要求市民合作的警司，憑空向市民呼籲合作是無用的，最有效的辦法是發給每一個警務人員一本袖珍手冊，上面列明警民之間的利害關係。

因為，風浪還會有呢！

黃思騁

未了情，坐花廳，三年兩載好輕鬆，出來小富翁！（按：因判刑三年後，其剩款八萬餘元未見下文，故有「出來小富翁」之咏。）

答讀者問

街，刊出來有貶身價，我認為對潑婦不必以牙還牙。惟其中有幾個關於我個人的問題，特在此作一次公開的總答覆：

㈠問：對方除了罵你自己早已寫出來的「加強連長」之外，為什麼再不見他們罵你別的事？

答：我自問身家清白，頂天立地，誠以對人，忠以對事，嚴以修身，來去光明，當然是找不到可罵的他們才不罵。

㈡問：徐速的「傳令兵」沒有發表完畢，你憑什麼說他「從頭錯到尾」？難道真能「未卜先知」，連他尚未刊出來的文字也知道是錯的？

答：這種文章是只要看其頭，便可斷言其尾必錯的。好比一個人穿衣扣鈕扣，他將第一顆鈕扣扣錯了，其餘的鈕扣無論他怎樣扣也是錯的。因為他將「勤務兵」寫成「傳令兵」，題目都搞錯了，那有不錯到底的？再說，一個根本不懂軍事的人，寫軍隊為題材的文章，又那有不錯到底的？這與老師出的作文題是「除夕」，他一開頭便寫「今晚月亮掛在天邊」。除夕晚上有月亮的文章，還用得着再看下文嗎？這是邏輯的必然，當然可以下定評「從頭錯到尾」。

再說徐速有本事的話，他總可將我寫的「評星書戰場描寫」與「徐速又錯了」兩篇文章，寫出有根有據的反駁文來，百元千字在本刊發表的承諾，永遠有效。這要比登在他自己刊物上罵街的那些文字，威風千倍。

㈢問：張夢還先生的「緊急啓事」也還是「重要聲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答：在他的啓事或說明未刊出之前，我不擬說話。不過，我不會卑鄙到擅自改竄任何人來信或來文的內容，去捧自己或罵別人；更不會不經他人許可，而擅自將私人信件刊出。一四八期發表張夢還先生來信的原稿仍保存，到必要時，可將原信製版刊出，到時是非自明。

㈣問：你何時寫「徐痴十八拍」？

答：要寫就不止「十八拍」，寫「一百零八拍」的題材也俯拾皆是，必要時我會「拍」的。

㈤問：為何不見你在本刊寫文章？

答：我說過只要有好文章，我自己決不霸佔地盤。因為現在本刊各作者的文章，都比我寫得好，所以我用不着寫。等到缺稿的時候，我會寫的，我要將自己的力量，留作「預備隊」使用。這個框框下期仍請江城子登場。（江城子！請勿斷稿。）

張贛萍



惡性補習又開始

李有光

開學至今還不夠兩個月，但若干小學的惡性補習已在九月份開始了，這對弱小的心靈來說，不免使其對學業感到厭倦，間接地傷害其德性。

據筆者所知所聞，有些津貼小學校長為了使學生獲得良好的「成績」，為了獲得社會人士的讚美，更為了獲得校監的嘉許，特別在學生應上課的時間表外，加上早會或晚會。所謂早會，是以上午校而言，在正式時間表前加一節，每日加一節，一星期共加六節，六節分配給中、英、數三科要科，由任課教師特別加以補習，由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均不能倖免。而晚會則是在下午校正式上課時間表後加一節。

加這額外的一節，校方以為可使學生成績較佳，其實適得其反。上午班的學生可能於清早上課精神較好，這額外一節或許有多少補助，但上至第八節時，精神一樣散渙，最末一節通常如同虛設。加上教師在一點一的制度下，不加節數已「上到索氣」，再加此一節，自然「條氣唔順」，於是陽奉陰違者有之，敷衍塞責者有之，總之盡「偷雞」之能事；至於下午班則更甚，學生在上完七、八節之餘，又那能專心向學，教師於筋疲力竭之際，又那能再額外向學生「打樁」，於是有良心的教師，此時總不忍教學生再受「填鴨」之苦，而僅教其做家課算了。但做家課後，學生回家再沒有家課做，學生於休息後，精力回復原狀，向何處發洩，於是自然而然地或聽收音機，看電視，學些三姑六婆的口吻，或看公仔書，學些摔角，武俠伎倆，回校與同學「實習」一番。這情形尤以三四年級的學生為然。

六年級生的命運更慘，有些學校除了已實行上下午班的加班制之外，還將一切坊間出版的練習試題，中、英、數三科應有盡有地加以購買，不理學生明與不明，總之以「多做有益」為原則，校方希望教師為學生「操熟」，獲得中學學位，那麼，教師便是好教師，學生便是好學生。校長便獲得校監稱讚，社會人士便力讚某校監某校長真能致力教育，栽培下一代，校監校長的面目自有光采。至於教師的為牛為馬，學生的是否真正得益，那是天曉得的事。

中學教師於接手教升中生時，每感到學生一無是處，這些升中生僅能填數目字或單字，不論中、英、數，僅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除中、英、數三科外，其他知識均無所知，其原因就是在此。

升中一關能渡過的，所得的知識也不過如此而已；不能渡過的，思想一片空虛，不知如何是好。讀私校未必能負擔得起，唯一的途徑自然到工廠謀生，但由於在學時缺乏德性的培養，很容易便走上歧途。我們的青少年犯罪紀錄之所以直線上升，這樣的呆板教育，實在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時常聽見大人先生們呼籲救救下一代，但有那位大人先生注意此一問題呢？

新漢奸又

新漢奸的爪牙又將鬧珠海書院，這是新漢奸的爪牙自己招供的。可是，今非昔比，新漢奸即使再出盡八寶，出盡再無恥無良的下流手段，也一定枉作小人的。這原因很簡單，珠海書院的同學早已明白到，要救中國，要救全人類，一定要站穩立場，打左仔、抓漢奸，不論新漢奸、舊漢奸、蒙面漢奸，都要一律予以肅清，中國才有得救，人類才能過和平的日子。

珠海書院當局去年着十二位同學轉學時，社會譁然，以為學校當局無理，獨本刊萬人傑先生力排眾議，舉出事實，使聰明的讀者一讀便一目了然，知道此班同學的來龍去脈，有正義感之士，感到非常痛快，力讚珠海當局做得好，幹得對！

其實，即使不大明其中因素的人士也應該明白，正如最近出版的「學生新聞」創刊號在評論該事件時所云：「該校絕大多數校內組織，都發表了相反的聲明，譴責部分同學搗亂，這就不得不令人感到奇怪了。照理，對此事了解的程度，校內的同學應比外間的更深刻，但何以發生在珠海內的事，參加示威的珠海同學反為極少，校外支持的反為眾多？

不錯，這其中實在另有文章，珠海同學的支持學校當局，原因是不願這所中華文化海外第一轉播站被搗亂。至於說怕學校當局開除，那簡直是笑話。該校學生會自成立以來，屢與學校當局交涉，爭取配給學生會會所、取消考試卷費、擴建圖書館、添置儀器、桌椅、參予校政、酌減學費、增聘有學識之教授……等，一一均能成功，這在僅成立還不足二年的學生會來說，實在是難能可貴的。而珠海當局的開明，也可見一斑。

事實上，新漢奸的爪牙出事後，大頭頭，小頭頭均心有不甘，小頭頭及其爪牙企圖以恐嚇來阻止珠海學生會幹事們的伸張正義。卻不料因此而暴露出自己的全盤陰謀，也因此而促起珠海同學的醒覺和團結，更因此而顯出新漢奸爪牙的無恥無良，低能下流。

今年八月至九月間，大部分珠海學生會的幹事都接到恐嚇信，內容都是差不多，畧謂：「你以為我等解散，可是，到了今年，我等組織又再重整起來，再由陳××同學領導我舊成員，新成員則由就讀新聞系之陳××領導，陳××同學是英勇有為青年，足魄力指揮我新弟兄。我等

我等暗襲毆打的第三目標，×××是第一目標，×××是第二目標，我等會經常潛伏在你的住宅及其他出入地方，在無人或黑夜之適當時機地點，閃出多人突襲圍毆痛打你至半死，並用利器狠刺他，使你飽償肉體之痛楚，傷臥地上，以償去年你等對我等之迫害，你逃避也逃不掉的，我們會耐心地長期等機會下手，以償我等之整年宿恨。」

新漢奸爪牙以為用此卑鄙手段便可嚇倒珠海學生會的幹事，但事上珠海學生會的幹事卻因該等恐嚇信而獲得如下的結論：

一、新漢奸乃左毒的分支，自一九六七年港暴失敗後，被港共壞頭頭派出滲透各學校，以珠海為打擊的第一目標的假定是正確的。

二、新漢奸在珠海有秘密組織，企圖於去年擾亂學校，破壞中華文化海外第一轉播站的假定已被證實無訛。

三、新漢奸在珠海的蠢動被全體有正義感的同學所瓦解後，不能向壞頭頭交代，心有不甘，重新建立其組織，企圖藉任何事故搞事，乃是必然的後果。

四、要搞事必定要先打擊負領導作用的學生會，在不能唆使其爪牙滲入學

！

馬一鳴

升級，以中立姿態出現，對左毒小罵大捧，對國府小捧大罵；而以謾罵式的僞言圍攻珠海當局及學生會，乃是必然的趨勢。

然而，珠海的同學都能深明大義，他們就讀於珠海，目的不是為了那在本港不被承認的學位，而是深覺到作為今天的中國青年，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都要負起相當責任，因而他們樂於接受中國文化的陶冶，樂於沐浴於具濃厚中國文化色彩的珠海書院；他們也明白到何以他們的學位不被承認，以及身為中國人，不能馳騁於中國大陸錦繡河山的理由；他們更明白到那麼多中國人不願跟著「偉大的舵手」走，願侷促於彈丸小島的香港的道理。因此，他們之憎恨左毒，不容新漢奸及其爪牙的搗亂，乃是不能懷疑的。

至於學生會幹事們的勇於任事，可從學生會自成立至今不足兩年而有不可抹殺的成就，便可見一斑，難道新漢奸及其爪牙的狗眼（借用新漢奸輩的術語）看不到嗎？

如果新漢奸輩還不知趣，則他們定必要吃盡苦頭的。

道德以外‧無所謂政治！

穆然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商業化社會，對現實政治感興趣的人多，對國際政治，或政治原理感興趣的人少，即使是參與現實政治的人，亦走不脫這個巢臼。

其實亦不止於香港一地為然，自由世界各地莫不皆然。因為自從工業革命後，工商業在歐美獲得高度發展，給他們的社會，帶來無窮無盡的物質繁榮，由歐而美，而亞洲、非洲，都嚮往於商業化、工業化的成績和理想。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太過注重物質繁榮的關係，使原來的政治方針受到極大的撼動，特別是屬於精神方面的政治道德的維繫，隨工商業的蓬勃而被忽略、被遺忘而幾陷於崩潰的地步！多年前曾經有人在聯合國發起一個所謂「道德重整運動」，但效果之微，頗出意料之外。大概因為人們都已經習慣於講求現實，對現實生活以外的一切，不是下意識地漠不關心，就是有意識地排拒。我國數千年來，均以德治為致治的最後理想，但在世界潮流的波濤洶湧下，亦不能再度堅守着這個精神堡壘，由領導講求德治的大國，降至去德治最遠的地位，我們身為中國人，對於此點，除了恥辱的感受外，更有難以形容的悲痛！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上這幾句話，支配了我們中華民族兩千年的歷史文化，亦為天地間立一萬世可行的致治原則。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得出，與這個原則愈是接近的，其社會亦較為昇平；與這個原則違悖愈甚，則其人民的生活也就愈是痛苦和困阨。雖然我們從事文獻的考索不會發現很多以德禮治國的例子，但須知就是治以刑政，亦須以德禮為本。所謂取法乎上，然後可以得法乎中，此亦為何以以刑政著名的法家思想，在我國政治傳統上沒有地位之故。

道德並不是一種法制規條。道德只是一種天然的條理和秩序。所謂道之以德，其意思只是教人要依着人的本性去辦理眾人的事，中庸所謂「以人治人」，就是這個原則的最佳注腳。譬如「夫婦有別」，這並不是人為的「吃人的禮教」，乃是人類自己的要求。因為假如亂搞男女關係而不設法制止，父子的關係便跟着發生問題，朋友、兄弟，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亦會跟着發生問題，那就是亂而非治。又譬如自己希望吃得好，住得舒適，疾病獲得料理，就應該知道他人亦希望獲得這些好處。因為既然「以人治人」，我是人；會這樣希求，別人也是人，當然他亦會有同樣地希求。假如我獲得了而別人不能，別人必定會覺得不平，從而發生怨怒；此正等如別人獲得而我們不能獲得，則我亦會不平，會怨怒一樣。能夠隨事反求諸己，便是「以人治人」，便是德治的目的，德之見於文者為禮。

故質言之，齊之以禮的禮，亦是德，合而言之是為道德，所以說：「道德以外，無所謂政治！」



中國赤禍探源（十五）

史劍非

俄人眼中的政治「娼婦」

在中國現代史上，提到有野心的軍人，無不知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但甚少人提到唐生智。其實無論野心之熾烈，禍國的程度，唐生智都要數第一。更有一出類拔萃為馮、閻、李所不敢為者，那就是勾結蘇俄和共產黨，做了赤化中國的有力工具。若論親共軍人，陳烱明是急先鋒；若論幫共產黨的忙最大，則為唐生智。

倒戈起家的叛將

唐生智原為湖南督軍趙恒惕屬下一師長，因想驅逐趙恒惕取而代之，招兵買馬，進攻長沙；趙恒惕雖然被他趕走了，可是湘軍另一師長葉開鑫不服氣，向吳佩孚求援，將唐生智部擊潰，一九二六年六月被迫至湘北，幾乎就殲；唐生智急中生智，乃向廣州的革命陣營輸誠投靠。恰趕上國民革命軍於七月初誓師北伐，當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與唐乃保定軍校前後期同學，認為北伐軍出師首戰要打湖南，如得唐部為開路先鋒，必可事半功倍，於是乃收編唐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為顯示重用降將起見，並委他為前敵總指揮，將第七軍及第四軍交其指揮。就公的一方面說，蔣是唐的長官，就私的一面說，是救他於危難之際，引導他入革命陣營的恩人，卻想不到唐日後竟成為革命軍的叛徒，蔣氏的心腹大患。

其實從湘北到武漢，一連串之勝利，多賴第四軍（號稱鐵軍）及第七軍（號稱鋼軍）之浴血奮戰。他在俄人調唆之下，乃欲謀奪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成為反蔣的闖將。當一九二七年八月底九月初，張宗昌支持孫傳芳自江北反攻南京，展開龍潭大戰之際，他竟勾結孫傳芳合攻南京，因為臨事膽怯，未及時出兵（或因為欲坐山觀虎鬬，俟勝者之疲弊然後出兵撿便宜），致革命軍於數日之間將孫部完全殲滅。同年九月寧漢復合，國民黨由分裂重歸團結，他仍然割據兩湖，以支持汪精衛為藉口，進行東征，欲以武力推翻南京政府。卒被李宗仁率領之西征軍潰擊，而下野出國。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討伐桂系軍人，因唐的舊部由白崇禧統率北伐，駐守山海關附近，蔣氏不念舊惡，起用唐生智，使往唐山收回舊部，逐走白崇禧，統其舊部，再握兵柄。可是一九二九年馮玉祥二次謀叛時，唐生智率部駐鄭州，竟響應馮玉祥再次倒戈，終於被中央軍擊敗，全軍繳械。自此唐氏實力全滅，再不能復起了。

鮑羅廷兩大台柱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赴武漢解決鄂贛對立問題，在歡迎宴會上鮑羅廷為什麼敢以決裂的態度公開抨擊蔣氏呢？因為當時鮑氏後面有兩大實力，一是唐生智，二是馮玉祥。

「聯席會議」主席徐謙原是馮玉祥的代表。他八月抵達廣州，遂即出任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十一月間隨鮑羅廷抵達武漢，被推為臨時會議主席，全

唐生智的第八軍在北伐期間急遽擴增，並收編投降的北洋軍，當時歸其指揮的部隊番號計有李品仙的第八軍，何鍵的卅五軍，劉興的卅六軍，劉佐龍的十五軍，陳銘樞的十一軍及張發奎的第四軍。此外還有賀龍的二十軍，葉挺的獨立師。合唐、馮兩部已足以對抗蔣氏麾下的國民革命軍了。但是馮部遠在西北，實際控制兩湖及武漢的則是唐生智，且唐部實力遠較馮部強大。因此支持鮑羅廷肆無忌憚的實是唐生智。

關於唐生智在武漢期間的陰謀和野心，以及勾結蘇俄及中共的情形，歷史資料頗多，僅摘述數條如左。

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蘇俄顧問鐵羅尼(Teruni）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給鮑羅廷的報告中曾有如左記載。

「十月二十八日，我們計劃對江西開始總攻勢。依戰畧言，必先進兵長江北岸，同時還要肅清湖北武穴敵人（在長江北岸，距九江六十里），只要唐生智和劉佐龍的軍隊即可完成此一任務。但唐和劉並未打算這樣做，他們明知這樣可助蔣在江西獲得勝利。他們不僅不希望蔣獲得勝利，反希望他被擊潰。唐好幾次向我這樣說：『蔣介石已疲憊不堪，他最好休息，因他在江西不會有什麼成就。如果我取得指揮權的話，我不僅要攻下江西，同時還要攻取南京』。直到十月二十九日，唐並不想攻擊孫傳芳，因為此時蔣、孫之間的勝負尚難預測。

「唐為取得總司令的地位，決心不惜採用任何

上的支持，並向他表示友善。……他所表示的願望和要求多不勝計，有如：(1)鮑羅廷或加倫（Galen）做其顧問，如鮑不可能，但做其顧問者，其地位不能低於鮑、加；(2)凡有武器之供應，蘇聯須直接與其本人聯絡，不必經過國民政府；蘇聯須給其經濟援助（唐九月在漢口作此要求）等等。

「上述要求，前已數次向你報告。唐知道我故意控制援助，防範其擴張，……最近他不再提起顧問的事，卻另尋新的朋友去了。於是唐在漢口，便開始和日本措商（甚至一位日本砲艇艇長去拜訪他，唐也會回拜）；他也同孫傳芳商談。……因此我們猜測，唐之所以不沿長江北岸進攻孫傳芳，就是這個原因。簡言之，唐像一個娼婦，擅於炫耀她的妖艷，凡給她最多的，她就以身許之。近幾天，唐慢慢看出孫傳芳的失敗趨於必然。他雖然很愼重，但又同我們打交道了。……唐告訴我：他要去會陳獨秀，並希望同我們列一個省政府人員名單。我對此人已無信心（人員名單我已向你電告）。三天前，我見唐時，向他推荐一位軍事顧問，我告訴他我所推荐的只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並非政治顧問；一位高級政治顧問已向莫斯科請派，且不久即可到達。唐亦同意。江西戰役後，我想派奧利聶甫斯基（Orisheoski）給唐。倒不如派希那尼（Sinani）去做政治顧問，但是北京希望希那尼必須隸屬加倫之下，我同加倫商量過，他已同意此事。如果你也同意的話，可否即派他前來？

我同這兩位將軍的關係如下：我正同蔣一起工作，同時也操縱了唐。加拉罕對此關係的維持深表贊同。」

鐵羅尼這段秘密報告透露很多事實。

(1)唐生智攻下武漢即按兵不動，坐視蔣氏指揮的革命軍與孫傳芳部殊死戰。並且希望蔣氏戰敗，他好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革命軍之北伐，初期之進攻兩湖所以進兵神奇（從七月初到十月初即解決了吳佩孚二十萬兵），因為吳佩孚自一九二五年冬起即集中全主力。當北伐軍攻下長沙，吳佩孚始自華北調兵南下，倉促應戰。所部精銳遠征經年已疲憊不堪，且新由華北戰場撤回，立腳未穩即當疾風烈火的革命軍，形勢不利，自極顯然。而汀泗橋仍能打成三進三出的拉鋸戰，說明吳部軍隊戰力確不可侮。當此時也，孫傳芳坐山觀虎鬬，如果及時出兵助戰，則革命軍能否底定兩湖，實乃疑問。孫傳芳之五省聯軍二十餘萬人，為北洋軍隊中之精銳。蔣氏直接指揮之朱培德的第三軍，程潛的第六軍，魯滌平的第二軍，都是革命軍中最弱的部隊，因此自九月中起與孫傳芳部接戰，屢進屢退，後來自武漢調第七軍及第四軍增援，才於十一月中始攻克南昌，到十二月始定江西，擊潰孫傳芳的主力。假使蔣氏所部與孫傳芳部接戰之初，唐生智即揮軍合戰，則戰局決不會如此艱苦和驚險。

(2)說明唐生智已直接向蘇俄顧問要求軍事經濟援助，急於獨樹一幟，與蔣氏對抗。

(3)蘇俄方面鑒於解決蔣氏時機未熟，不能即時答應唐生智的要求時，唐便去拉攏日本人，與孫傳芳勾結。日本人是中國的宿敵，孫傳芳則為革命的主要對象。唐生智與他們通款，不但是背叛革命，而且是背叛國家。難怪鐵羅尼罵他是「娼婦」了。只為爭奪總司令的權位，不惜做出這等事來，權力慾之瘋狂與可怕，發人深省！

(4)鐵羅尼在政治立場上已對唐絕望，但是絕無意與唐斷絕一切關係，透露了俄國人的陰毒與狡猾。蓋他們欲利用唐以制蔣。而且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對這種分化、利用、控制「深表同情」，足以說明當時蘇俄援助中國革命的眞意。概言之：分別控制，各個擊破。

逐陳銘樞唐生智鬧帳

蔣氏早已發覺唐生智的不可靠，故於一九二六年九月間革命軍攻下漢口、漢陽時即屢次電催張人傑、譚延闓，速往武漢控制大局。結果張、譚失機，鮑羅廷着了先鞭，在武漢依恃唐生智建立了聯席

就是擴增第四軍的實力。將第十師分出建立第十一軍，由第十師師長陳銘樞任軍長，兼任武漢警備司令；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兼任第四軍副軍長（軍長李濟琛在廣州領第四軍一部留守）。以第十一軍及第四軍這兩部革命軍基本部隊，控制武漢，可以防制唐生智的異變。殊不知這一佈署，在鮑羅廷、唐生智等分化和破壞之下完全瓦解了。

第一，在鄂贛對立最緊張的階段（三月初），鮑羅廷等以聯席會議擅自召開三中全會打擊蔣氏。唐生智乘機以部隊包圍第十一軍，迫陳銘樞辭職離開武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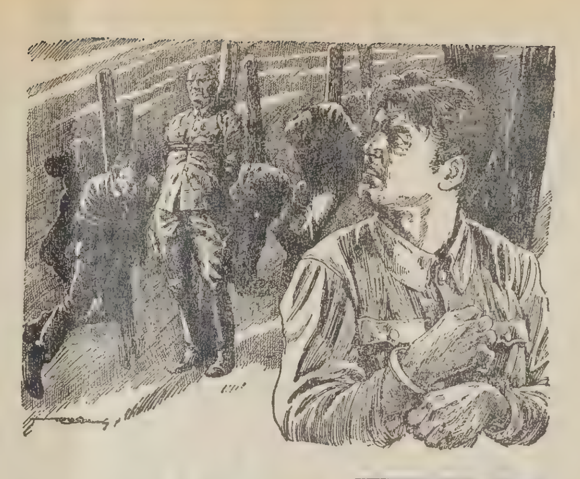
第二，負責指揮第四軍的張發奎，當時因同情汪兆銘（汪當時正在返國途中），在陳銘樞離武漢之後，又兼領第十一軍，因此亦不能對唐生智發生牽制作用。

在解決陳銘樞時，唐生智曾演「鬧帳」活劇。三月七日部分中央執行委員正在籌備三中全會，唐生智急排撻而入，報告：「武漢衛戍司令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同志昨日忽離職他往，衛戍司令由參謀長代拆代行，第十一軍軍長由第四師蔣師長暫代」，唐即時提出陳的辭呈，大叫請求「公決」。

據有關記載說：「三月六日那天晚上，鄧逆（演達）的辣手拿出來了。他預先約好了唐生智，把兵遠遠的將十一軍圍在核心。馬上以開會為名，迫陳氏表明態度，並說：『你如果不贊成我們的，就請滾開去，免妨碍我們革命！』陳氏寧死不從。又以四軍與十一軍是姊妹軍，若是決裂，即刻便要手足相殘，為大局計，他只得犧牲個人而去了。」

唐生智是個怪物。既親共又迷信佛教。據俄顧問帕夫羅夫（Povlov）說：「第八軍中實在沒有國民黨的工作，……唐生智相信佛可以指示他戰爭的目的，因而，孫文主義不過是作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

唐之接近共黨又早在參加革命陣營之前。湖南在驅逐趙恒惕時中共分子夏曦、王基永都已和唐生智接過頭。



珠江水猶寒

【40】

馬森亮

三　一種成就毀滅另一種成就

在南方來說，英德的勞改場是出名的，也是一個談虎色變的地方。它是一個可以不設防的天然監獄，崗丘起伏，給高插雲霄的巒峯包圍住，山深林密，水道縱橫。因爲土地肥沃，到處亂草叢生，也因爲交通不便，歷來的地方官就忽畧了這個地方。聽說在不久之前，這裏是匪盜的大本營，現在這班土匪都有了出路，相率當幹部去了。沒有了主人，土地就這樣荒蕪下來。

從這裏，我得到了一個啓示：中國的農民才是世界上最忠實的人類，他們熱愛自己的土地，不惜自己的勞力，在土地上紮根，創造事業，鋤地耕種，疏河導牧。這塊肥沃的土地，如果落在農民手裏，它早就成爲富庶的小盆地了，可惜歷來的社會不會有過好秩序，做官的只曉得剷地皮，坐以待斃；而不想深耕細植，把荒野變成良田。因此很快就給那班投機家盤佔住，作爲打家刼舍的山寨。到了農莊變成匪巢以後，自然就出現有田無人耕，有人無田耕的現象了。土地，對農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對官僚則缺之興趣，除非瘦田變成了富庶！

這裏的環境雖荒僻，卻處處能給人一個新鮮的感覺。尤其對久不見天日的犯人，不管是澗裏流泉，林間淸風，樣樣都會使他們凝思神往。大自然之所以偉大，就是它能無條件的施與，也不分賢愚貧富。只可惜目前是地靜人不靜，幽美的環境，無法洗滌他們的愁思！

房子是現成的，幾間茅房，破殘不堪，低而狹

道小河，不很深，水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清澈見底。過了河，就是廣濶的丘陵地，梯田一級一級的，阡陌已給蘆葦遮蓋了，顯見荒蕪已久。這麼好的一個地方，若稍加整理，不難變成幽美的風景區。——可惜我們不是來這裏頤養天年的。我心裏這樣盤算。

我們休息了一會，就動手修理房子，該掃的掃，該補葺的馬上補葺，好在就地取材容易，人多手快，晚飯之前已完成了工作，大家可以安躺下去休息，欣賞屋外的風奏了。

明天，工作隊已編排好。隊長以下，共分成三組，每組十四人，指派一名爲組長，名義上是民主

功勞了。

我被編第二組，除小陳小林外，大家都上了年紀，有家室的人，而且全是腦子有勁，四肢乏力的。組長還是小林充當。

我們的身份被看得太低，而勞動力卻估計得很高，想憑這班五穀不分的人，把荒山拓爲良田，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可是，共產黨的幹勁是舉世聞名的，既然强調可以用血肉長城能嚇阻原子彈了，那還有什麼困難不可以克服的呢！所以，不上一星期，我們的每隻手掌都鼓起了水泡。

因爲交通不便，除米糧由外面輸入外，副食品要自供自給，我們的膚色在風吹日炙之下，已逐漸由蒼白變紅，由紅變黑，到無可再黑的時候，手背上就露出一條條綳筋。

我們習慣了呆板的生活，生命漸漸被消蝕下去了，除感到荒涼悲戚之外，再沒有什麼心思去回憶過去，幻想未來，或動念創造一點可供後人憑弔的資料。這是說，我們現在是牛，只可供鞭策驅使，不敢再動腦筋了。

勞改場的環境比牢獄好得多，但在管理方面並未見得有什麼改善。而且因爲地僻人稀的緣故，山高皇帝遠，管理人員更容易作弊放肆。初到此地的時候，很多人還戴有手錶金戒指的，不久，這些東西卻套在幹部的手上了。家信可以統一代發，郵費相當驚人。他們把每個犯人的家庭打探得很清楚，

這就是共產黨的所謂人情[illegible]

這時，小陳的姊姊每隔兩星期來探望一次，每次帶來我和小林的家書並很多食品，這些東西雖然不會全部享用，但隊長對我們卻特別好感。我還把這些食物分給同組難友，因此一團和氣。

有一次，小陳會過姊姊之後，回來對我說：隊長叫他姊姊下次來的時候帶幾支口紅和雪花膏，說是準備在演戲時打扮用。

「她答應了沒有？」我笑問他。

「怎能不答應呢？好在姊姊已搬到廣州住，方便得多！」

「他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又沒有家眷。」小林說。

「不是說過準備演戲時打扮用的嗎？」小陳重複一句。

「狗屁！」小林嚷起來了。

「何必要說穿呢！」我說：「狗上瓦坑必定有條路。管他是誰用的。這些東西花不了幾個錢。」

「有錢難買笑臉孔。小弟！這點人情不怕做。」小陳連忙輕拍小林的肩膀，幽默的說。

很快的，寒冬又溜走了，春風吹臨山區。但春天帶來的是什麼呢？樣樣東西都有了變動，只有犯人的一切沒有變，一樣的臉孔，一樣的心情，一樣要勞動，一樣受呵叱。……

春色是惱人的，特別在陰陽失調的環境裏。這是一種經驗，凡有軍號吹的地方是不會寧謐的。每天一早，這裏的軍號便打打達達吹起來，驚醒了一切動物，揭開黑暗的秘密，鳥兒一隻隻的飛跑了，人也一個個像豬玀樣跑出窠來。

這時，葱綠的原野上放着一朵朵鮮花，淺紅的、白的、紫的。遠望過去，像舖着一張張綉花的絨氈，微風吹來，隱約嗅到幽香。

這一天，我們要集體去運糧。一隊隊人翻過了山崗，穿過叢林，傾巢出洞去了。這可算是一種幸運，每個月只有一次，大家可以趁此機會鬆一鬆勁[illegible]

[illegible]組是要輪到最後的，於是大家都躺下來。小林給隊長叫去了，我和小陳也揀了一個隱蔽地，坐下來談天，我還特別去攤子買回一包花生，兩人一邊剝，一邊聊起來。

小陳告訴我，說他姊姊想申請去香港，如果批准的話，就沒有人來探望了。

我當時一愕，覺得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確太嚴重了。連忙就問：「她不來怎得？她就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呀！」

「我也是這樣想呀！所以現在才說出來。——最好能夠找到第二個親人。」

「你知道啦！我和小林的是沒有可能來的啦，又還有誰願來這裏長途跋踄呢？」

「這也沒有辦法，我姊姊已守寡六七年了，她要去香港結婚的。雖然她不願丟開我，但時間對她比我更寶貴。」小陳的說話很是痛苦。

我困惑住了，一時拿不出主意來。

「可不可以在廣州找一個知己朋友幫幫忙？」小陳提出了意見。

「也非常不容易，男的不敢來，女的不願來。」

「那只有聽天由命了。」

「不過，也姑且想想辦法，看這樣行不行得通。在廣州，我倒有幾個知心朋友，我自從失手被擒之後，一直不敢把消息告訴他們，為的不想他們難過，現在既然這樣，就告訴他們代想想辦法好了。你姊姊還會來嗎？」

「她就是批准了起碼還要來兩三次！」

「那就這樣好了，下次她來，我寫封信給她去見見他們，看看我們的命運吧！」

小林匆匆回來了，氣喘未定，見了面就問我：

「你身上有錢嗎？」

「要多少？」我以為他要買零食的。

「起碼要兩十元。」

「兩十元？」我奇怪起來了。「要做什麼用途[illegible]人攔道需要買路錢？」

「差不多。」

小林也蹲了下來，喘過氣後才告訴，說是隊長想順道去見一個朋友，向我們挪借多少。

「是不是馬上要？」我問。

「當然囉。」

「這是變相的勒索！」小陳加重了語氣說：「小林！你說是嗎？」

「這還用說？」小林也憤然起來了。「不過，他既然向我們開了口，在此情況之下，瞪開眼也得撒一次尿了！」

「老李！你看這次值不值得賄賂他一下？明知借者給也了，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

「可不是。」我冷笑一聲，說：「財入光棍手，還想望它回頭？錢倒還小事，二十元，也不過五十元港幣，給他沒問題，最怕會招來一頂腐蝕幹部的帽子，這可吃不消的。」

「這倒不怕，牛不飲水怎撳得牛頭低？」小林快口答。「我所躭心的還是老虎吃開了，此後會貪得無厭，難以應付。」

小陳也有這種顧慮，並且懷疑：「說開又說，他怎會知道我們身上有錢呢？」

「這還不簡單？」我說：「你姊姊前幾天來過呀！他這種人對行情最清楚不過的，怎會放過這個機會呢？相信已不是第一次了。」

「他媽的！」小林光火了，罵了起來。「什麼共產黨員，比土匪還不如，隨時隨地可以使每一個人變成叫化子。」

「算了，小林！使脾氣有什麼用？既然大家都有企圖，何妨互相利用一下？反正這裏有錢沒處用，上次帶來的四十元還原封未用過，孝敬他二十元，當五折收便是了，這種人惹不得，盛怒之下什麼都幹得出來，豈不是因小失大？目前方便他一下，將來求他方便的地方正多着。」

被共特拆垮

鄧錫侯受辱最早　請教師講解馬列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屈節事敵的叛臣降將，其所以會變節的原因，總不外乎貪生怕死，想苟全生命；或藉以賣主求榮，保產保官。存有這種想法的人，在別的改朝換代中，還不難如願以償，惟有由國民政府叛到紅朝去的那班文臣武將，除了絕少數尚有利用價值，或確曾為毛政權立過大功勞的人之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沒有獲得好收場的。能夠苟延殘喘，保到一條老命而壽終正寢的便算是不錯了，除此以外，是連妻子兒女與家財也難以保全的。

像在四川投靠中共的鄧錫侯，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有「水晶猴子」之稱的鄧錫侯，他那一套圓滑的官僚作風，在中共統治之下，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他對中共的失望，始於賀龍進入成都的初期。自從在「成都市人民座談會」上，當眾受過一次口頭上的攻擊；接着又在成都東門口，被中共士兵當眾打了一頓，將他的面子威儀打得一點不存之後，他就感到自己未來的命運，是非常可悲的了。

可是，他也想到既已搭錯賊船，便只有將錯就錯的以順賊意，他再不作保官保產之想，只求能保到一條老命，不受辱挨打也就心滿意足了。因此，他在挨打以後的言語行動，特別小心，不但取消了數年如一日，風雨無間的清晨跑馬散步的「早課」，為了討好中共，以示自己願意虛心學習，努力改造自己，他還自動的向中共川西統戰部提出一項請求，請統戰部介紹一位老師，替他私人講授「馬列主義」與「新民主主義」。並自認一切都是落伍的，不能適合新社會的要求，樂意在「毛主席領導之下，做一個小學生」，一切從頭學起。

中共統戰部接納了他這個請求，派了一個公開身份是「民主同盟」的會員，其實是中共的特務，每天到鄧錫侯公館——慶東街「潔廬」，講解兩小時的中共黨八股。鄧錫侯不僅洗耳恭聽，而且寫筆記，做心得，裝成很用心思在研究這一套替他洗腦的東西。

除此之外，他還以行動來表示自己一家人接受改造，一方面將僕從遣散，一方面帶着他的兒子鄧亞民（原任國軍九十五軍參謀長，官階是少將。）實行勞動服務，自動將公舘花園中的花花草草剷除，改種蔬菜，並計劃養鷄餵豬，將資產階級的消閒生活，改變為勞動的生產。

這還不算，他又要兩個媳婦（一個是寡婦，一個是鄧亞民

中共進入成都之後，百業蕭條，大的公司商號都陷於停頓狀態，根本沒有生意，因為大家都窮了，畸形的地攤，反而一枝獨秀，很多人都在靠擺地攤，賣家中舊有東西過活。因此，原日熱鬧繁榮的街道，都成了擺地攤的陣地，如成都從春熙路到東大街，至祠堂街，這幾條綿亙數里的道街兩旁，都擺滿了地攤。這許多地攤上的貨色，奇奇怪怪，什麼都有，從價值連城的古董字畫到破銅爛鐵的鍋、罐、碗、盞；由綾羅綢緞，到棉胎草蓆，應有盡有。如鄧錫侯家中收藏着一個全省上層社會聞名，平時連看一眼的機會也不易得的拿破崙當年賜予功臣飲酒，是出自法國皇宮內院的一隻巨觥，也擺在地攤上以廉價出賣了，其餘的東西，也就可想而知。

鄧錫侯眞個一下子便窮到要媳婦孫兒拋頭露面，靠擺地攤才能生活嗎？當時是很多人談論的話題。有人說他故意裝窮，企圖避免中共的鬬爭淸算；有人說他確實窮了，非擺地攤不能生活。不管是眞窮或假窮，由於這個「水晶猴子」平日慣於「做戲」，人家總是帶着懷疑的眼光來看他的一切作為。

不過，鄧錫侯在一班四川軍閥之中，他是比較不富的一個，他的不動產，便少於劉湘、王陵基、劉文輝等人，據調查，他在成都附近只有二千畝田產；在他家鄉——營山縣，也只有三千畝田產，這與劉、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房屋也不多，他的錢多投在生意上面，如銀行、鹽井、木廠等。故在先期減租、退押那一段中共搾取地主錢財的時期，劉文輝等人，都被搾乾吸盡，叫苦連天。他雖然也將許多金銀交了出去，但比較起來，日子是不十分難過的，把所有的存金搾盡了，這一關也就打發過去了。

一九五〇年，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離川北上參加中共在北平召開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那時，中共政權未固，也是統戰政策仍然吃香的時期，中共中央至各省，對於有聲望，可以發生利用作用的一班降臣叛將，及各地方上的「開明士紳」與工商界人士，均還要利用來作為安定社會，號召來歸，打擊國府的工具。因此對鄧錫侯也頗為優待，見到毛澤東、周恩來、李維漢這班新朝頭頭；及由各省到來的一班老友，在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的這頂大帽子壓制之下，也只好三呼萬歲，舉手表示擁護到底。

他參加「政協」回到四川，發表他做「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水利部長」。那時他還天眞的以為「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從北平朝了聖回來，可以改變一下中共地方幹部對他的態

西南保衛戰

北上朝聖四川　推荐三人都不准

可是，他將牛範九正式寫好推荐書送去，統戰部卻不同意，要他多推荐兩個人，一共三名，由統戰部考慮決定其中一個。他想這也沒有問題，還可討好其他兩人，推荐由他，人情也歸他，批准不由他，不准的人不但不會怪他，反而會對他感恩知己。於是，他在牛範九之外，又將以前任他的副參謀長萬克仁，經理處長張民岩這兩個追隨自己半輩子的親信推荐上去。

誰知統戰部所謂請他們這班降臣叛將推荐人民代表，乃是一種表面文章，故示「民主」，其實，究竟什麼人有資格做「人民代表」，他們早已有了一定的標準，合乎這個標準的人則要，不合乎這標準的則不要。鄧錫侯不明白這種情形，一再把自己的舊屬親信推荐上去，當然是不會准的。

因此，統戰部對他推荐的三個人還是不如意說：「萬克仁與張民岩都是青年黨的黨員，青年黨是與國民黨勾結在一起的反動黨派，並非民主黨派，這兩個人的資格不合做一位人民代表。」

鄧錫侯還不識相，又堅持說：「那就決定牛範九好了。」

統戰部的人說：「牛範九好聲色犬馬，還有不良嗜好，私生活之糜爛，人所共知，如果這種人也做特邀代表，對成都市人民代表大會的視聽上，是不太好的，你還是另推別人吧，這是顧全大局，並非吹毛求疵。」

鄧錫侯見到自己推荐的人，一個也不合格，內心當然也免不了反感。像他這樣一個指使他人，玩弄他人幾十年的老官僚，今日完全不能照自己的心意做事，讓他人牽着鼻子當猴子玩，便畧表心意說：「這個不合格，那個又不好，我再也推不出適當的人選了。」

統戰部的人見他這樣頑固不化，便開門見山把早已內定了的人說出來：「那麼，你就推荐你的小同鄉某人如何？」

鄧錫侯說：「某人雖是我的同鄉，與我毫無關係，據我所知，某人並不比牛範九高明，與其用某人，那何不用牛範九，他的私生活縱有可非議之處，論能力與人望，均在某人之上，還是用牛範九吧？」

統戰部見他這樣不識相，最後說：「好，明天我們會把你推荐的人備好文件送來，請你轉交給他。」

第二天特邀代表的文件果然送來了，可是，打開一看，並非牛範九，而是他那個小同鄉。原來此人是一個老共產黨特務。鄧錫侯至此才恍然大悟，所謂「民主」與「推荐」都是騙人

鄧錫侯經過這次事件後，情知不妙，於是決定兩事：㈠自己在成都日久，與各方面的人事關係太多，尤其一班舊屬，日後非吃虧不可，自己無力擔保，必然要引起許多麻煩，趕快離開這是非地，舉家遷往重慶。㈡水利部長只是一個空頭銜，并無權力決定任何人事，與其多事，不如明哲保身，好在副部長陳離是一個老共特，也是他的老部下，不如將一切實際責任，概交陳離負責，自己落得一個淸靜無爲。

因此，鄧錫侯遷居重慶之後，除了參加中共有通知的會議，平時深居簡出，不問外事。誰知在共黨統治之下，是決不可能做隱士的，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意外事太多太多了。鄧錫侯便是坐在家中，麻煩還是找上門來。

四川通惠銀行是他的長子鄧華民創辦，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七年去世，銀行董事長就由他的次子鄧亞民繼任。中共入川，通惠銀行與其他民營商業銀行一樣，奉命停業，職工們便向鄧亞民索取遣散費，還要淸算舊賬，瓜分財產。這事鬧了很久，鄧亞民無法應付，便請示鄧錫侯。

本來銀行職工，都是鄧錫侯的親友族戚或部屬，平日都把鄧錫侯看成嚴儀赫赫的大人物，眞能說一不二，唯命是遵。他認爲這不難解決，以他的威信只須一番話便可打發。便約定與職工代表面談，殊不知此一時，彼一時，這班職工見了他的面，言態前後兩樣，對他既不尊敬，也不畏怯，開口是錢，閉口是錢，鄧錫侯說的話等於放屁，根本不聽。鄧錫侯見到人心變得如此快，弄得下不了台，老羞成怒，談判破裂，不歡而散。

這班職工敢於不把鄧氏父子放在眼內，當然另有所恃，暗中有共特煽動撐腰，談判破裂之後，就在成都與重慶兩地同時發出「快郵代郵」的「控訴書」，向鄧錫侯開砲，除了淸算通惠銀行的老賬，還對鄧錫侯作出人身攻擊，說他利用職權，借公濟私，開設銀行，搜括民財……罪名一大串。

鄧錫侯見到來勢洶洶，知道非自己的力量可以解決，便去請統戰部幫忙。結果由統戰部作好作歹，第二次再舉行談判，還是逼鄧氏父子拿出一筆錢來瓜分，才了結這事。

一班人問他：「你是部長，爲什麼這樣怕事，向這班小嘍囉低頭？」

鄧錫侯說：「什麼龜兒子部長！今日是人在屋簷下，那能不低頭。」

其內心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十一）

三郎

歸聲劍影錄

談到花溪，想起「花溪閒筆」，那時吳鼎昌治黔，這位北洋實業鉅子，才氣縱橫，爲經濟界權威人物。南黃北馬，北方的馬寅初，南方的黃元彬，是經濟理論人物，不是經濟實權人物，只不過是書獃子，以自由思想的經濟學家，去瞎捧中共的場，一廂情願，受人利用，拆國民政府的台，向中共投靠，滿以爲身躋高位，誰料暗受整肅，不知下落，是時代的悲哀，抑或知識分子的可憐!?則有待後世的評論。

吳鼎昌比他們靈活，當北洋政局變化，不亂闖不亂進，他看準了時局的需要，才挾策軍門，縱談天下大勢，不久即爲政海紅員，衡掌實業，位列尚書，抗戰方酣，建設大西南，發展大後方，倚重鴻才，又開府黔中。

吳鼎昌主席，於籌擘建設，安定大後方，挽粟飛糈之餘，公務倥傯之暇，約集三五高級僚幕，或專家者流，仿蘭亭雅集，討論時政，研究發展，並集思廣益，策劃工業，旁及古今中外，無所不談。將擷英存菁的讜論，煑酒談梅的雅事，鑄以文章，用雋穎的筆調，抒經世的卓見，刋稱「花溪閒筆」。或如呂氏春秋，並非一人主筆，惟珠玉紛陳，堪足爲施政圭臬，人生指南者，則其傳誦一時，爲政海瑰寶，自有其獨到之處。然則吳公鼎昌，果眞爲政學系中傑出之士矣。

政學系，五十年來在中國的政壇上影響太大了，稍涉政海的人，無不知政學系的名詞。尤其自楊暢卿（永泰）以十二字秘訣：「財政化零爲整，軍政化整爲零」統一了中國，殊得最高當局的信任，有如劉皇叔之待諸葛亮，言聽計從，如魚得水。但楊暢卿或自負過甚，聞對劉峙、顧祝同兩員大將，且不假以辭色，[illegible]

當楊暢卿以南昌行營秘書長，榮遷湖北省府主席，不久，於漢皐江干爲人行刺，橫死漢口，後認爲是西南政府劉蘆隱派人逞兇。是乎？否乎？亦古疑案。

惟買兇者逞一時之憤，卻貽國家萬世之憂，蓋蔣委員長西安蒙難之前，已接陝西不穩的消息，假如楊暢卿不死，決疑定策，旌麾入陝，楊暢卿必加勸止，則華清池之槍聲不響，統帥不被刼持，毛澤東早已被包圍殲滅於延安山洞，何致於紅潮淹陸，七億倒懸，楊暢卿之死，天意乎!?刼數乎!?

楊暢卿雖遇刺漢皐，但政學系整個系統，絕不因此而萎落，反光芒萬丈，重要分子，均高踞要津。政學系的人物，在政海歷三四十年仍爲不倒翁，在北洋政府、在國民政府，均炙手可熱，甚至政府遷台，仍是輔弼。可知其潛力之大，幅度之深。

其實政學系整個集團的活動，乃依管仲與鮑叔牙的故智：春秋時代，齊有管仲，才華奇雋，但以家世清貧，未爲當世所知。其友鮑叔牙卻爲鮑氏的貴族，素知管仲的才能，不以其家貧而疏遠，常加資助，或出資本給管仲爲商賈，每有盈餘，管仲取利得的七八，只給鮑叔牙二三而已。有人向鮑叔牙揭發管仲的侵吞，鮑叔牙漫不經意的，對揭發者說：「管仲家貧，是我所深知，且他是一個懷才負氣的人，如果我常常明顯的送錢給他用，他會自覺不好意思，但他在做生意的獲利上取多一點，那豈不是大家都心安理得嗎?!」鮑叔牙這麼一說，倒是封了揭發者的口。

後來，管仲知道了這件事，很感激的說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這當然是鮑叔牙「燒冷灶」政策的成功，做得天衣無縫。後來，管鮑二人都從事政治活動，[illegible]

約，不論所輔的主公，誰的成功，誰的失敗，但他們二人必須互爲拉攏。

結果，兩公子爭齊，公子糾自魯返齊，公子小白自莒返齊，莒近而魯遠，管仲趕截中途，夜伏公子小白帳外，飛箭行刺，誤中公子白帶鈎，小白乘勢倒地，管仲以爲得手，施施回魯，而小白即躍然而起，夤夜星火入齊，即登大位，是爲齊桓公。管仲爲行兇正犯，乃桓公的大仇人，本使鮑叔牙的拉攏策畧，大受打擊。但鮑叔牙卻從側面入手，鼓勵桓公必須富國强兵，挾天子以令諸侯，稱霸天下。惜乎他自己的才調，不能匡輔之職，如不欲一霸天下則已，倘欲爲諸侯之長，則必須以才氣縱橫如管仲者爲相。況仇人當不念其舊惡，拜爲上卿，則懷才之士，將望風而歸，儕儕多士，人才鼎盛，齊豈有不雄視天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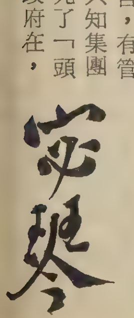
這碗迷湯把小白灌得飄飄欲仙，中聽到極。於是用强硬的通牒給予魯國，限即殺死公子糾，並以囚檻把管仲送歸齊國。管仲一返齊國，由檻車的囚犯，一變而爲齊相。

政學系仿管鮑之故智，運用得更出神入化。北洋軍閥之倒也，北伐之國民革命軍中大有人在，互爲援引，三五年間，盛極一時，又冠蓋滿京華矣。當徐蚌會戰之後，毛澤東露面石家莊，又如李闖入京，箭射大安門矣。

此時張治中、黃紹雄，陽爲和談代表，一去不返，翁文灝投靠紅朝，靦顏事敵，此爲張、黃、翁利祿薰心，而忘恩變節乎？抑又是管鮑之故智乎!?只有上帝知道。

詎料梟雄毛酋，心腹如劉少奇，打仔如彭德懷，尚鳥盡弓藏，豈能讓非井崗山之「死黨」，闖入其政治圈內。利用則有之，一旦利用已完，非死而何？豈能如國民政府唯才是用，不念舊惡者乎!?

在政治集團而言，有管鮑之存心則不可，只知集團之利益，「頭頭」死了「頭頭」在，政府倒了政府在，那豈是國家之福！



支持萬人訟費 一千增到一萬

教訓史筆不要搞搞震

加拿大讀者林更生

自從我曉得閱讀和寫字以來，除了激於義憤投函「萬人雜誌」支持打官司而被「史筆」說是僞造以外，這一次是生平第二次寫信給一本我閱讀的刊物。

幾十年來雖在商場浮沉，對許多報紙雜誌從未間斷閱讀，暫時寄居外國，海空報紙雜誌也供應不缺，對香港實際情形，和數十年來的經驗，對各種報刊立場，雖不能一目瞭然，絕對不會被欺騙而「矇查查」。本人是「欺惡怕善」的「傢伙」，對於黑白不分，指鹿爲馬，眞惡僞善的下流壞蛋最痛恨，勢不兩立，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因此對「萬人雜誌」萬主編等，才會傾力支持。

自閱讀「萬人雜誌」以來，覺得它名符其實的萬人雜誌，中國實在需要一本這樣的刊物，每當接到寄來的「萬人雜誌」，幾乎什麼重大事務都放下，如獲至寶，先睹爲快，當夜必三翻四讀，慢慢消化它，直至眼睛不能掙開才在矇矓睡去，其感人之深，得未曾有。百餘期以來，從未間斷，也從未發覺編輯人或投稿人有一丁點爲己爲私的表現。香港是個俾錢俾面的社會，就算你是鴉片白粉大王，也有許多如某新雜誌的主筆爲你寫文讚美，抄襲盜稿芝蔴小事更無論矣，惟「萬人雜誌」期期以切中時弊的文章，揭破牛鬼蛇神的黑幕，無不眞相大白，大快人心！我眞佩服他們的毅力，和不畏權勢的精神。

剛剛相反，才出版了幾期的「××」主編就是那不相信我投書支持「萬人雜誌」的「傢伙」。這裏有幾個朋友買它來看，有的看了一期說要作嘔；有的說好像狗放屁，那些朋友不會再買。第三期有一篇「密碼人的來龍去脈」，和一篇胡不群的「從徐速拒絕參加亞作會議說起」。照本人的意見，第一篇與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是不是抄襲的」根本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暫居海外的人不理密碼人是張三李四，只要老徐站出來說「是」或「不是」抄襲。一聲老徐你抄襲了沒有，那時台灣一定挖出許多煤油，因爲老徐不知道要挖幾多幾深的地洞。本人敢預言，徐速以後不敢公開跑碼頭了。

本人寫此書的目的，第一要證明「萬人雜誌」張老編的朋友會來證實，他是我的老朋友；第二是要再問徐速：你的「星星月亮太陽」是不是抄襲？爲什麼不控告萬人雜誌？

至於說到加金一千元，你史筆以爲了不起，如果能力所及，加金一萬元又點話？

寄語史筆，要知天地之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要爲少少金錢而用攪屎棍攪攪震，只要叫你的波士徐速回答：「是抄襲的」，或「不是抄襲的」，不就風消雲散？絞白你少年頭，何苦來哉！

寄語徐速，抗戰時我讀小學五年級，已知「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解說，你身爲「教授」，還誤解至此，眞是叫人笑掉棚牙！

林更生（於加拿大多侖多）

怒斥新漢奸台獨份子

浩氣長存，風飄舞，青天白日，鮮旗幟；堅强反共，永不褪色。亟表全球人景仰，任教小丑心仇敵，喪祖宗哭唱泣悲歌：「台獨立」。

思賣國，心肝黑，身附共，軀膚赤。詎陰謀敗露，令人指髮，北望中原家國恨，東媚西婚邦宗賊，是軒轅後裔志不凡；皆怒斥！

反攻復國正斯時

蝈螗國事惹縈思
曉曙東昇旭日遲
海外遺民祝國慶
中原父老盼王師
閒時細檢征衣襲
指日欣聆號令施
千萬健兒呼振臂
反攻復國正斯時

鄭秀堂

職業學生滾出去！

[illegible]三名外國人——美國、西德和瑞典——講師和學生，在居留香港期滿之後，不獲延長，分別離境了。

這一類事情，在香港來說多得很，但這三位仁兄卻不同了，甚至惹起對香港指責的小風波——他們離港後，是否會在國際間搞起大風波來之還是未知之數。

這三個人，都曾經參加過在汎美公司門前抬棺材反越戰示威行動，於是，就認爲不許延長留港是政治迫害了——大抵，他們認爲既然參加反越戰行動，就有非獲許延長留港不可的特權，否則，就是「政治迫害」吧！

其實，單是爲了保持香港的繁榮與安定，這種人早就應該在未滿期之

前「請他們離境」；等到滿期，就已經很容忍、很客氣了。

這幾年來，香港的大學生們，受到外地來的講師與學生們的煽動，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甚至可以說受盡他們的氣！

怎樣受氣呢？

他們罵香港學生「不長進」、「保守」、「落後」……。

港大就有一位講師，上課時，把上堂的時間就用在斥罵學生對社會問題不採取行動。

他說：「在沒有自由的地區，學生們不畏壓迫、不畏警察、不怕坐牢，站出來鬪爭，爲民前鋒，你們全香港學生，並沒有遭受到政治壓迫，應有自由，可以行動，但你們卻偏偏膽小如鼠，畏縮怕事，太沒有出息了！……」

足足罵了四十分鐘之久，到下課，才住口。

也有外國來的學生，應邀到電視去，參加討論，事後，對和他們一起辯論的香港學生大加嘲弄，又是「爲什麼香港學生運動這樣沉寂」的一套！

學生，是否非要搞學運、搞風潮不可呢？

對他們來說，學生不搞運動、不罷課、不示威巡行，就是落後腐化。

不少「開明的自由主義人士」也顯然的同意他們的觀點，可是眞的如此麼？

過去，學生運動搞得最刺激的是中國大陸，結果[illegible]亂、社會不安的地區。

今天的美國，學運已蓬蓬勃勃，但會把美國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可以說，學生運動往往就變成爲野心家所利用的「政治資本」。積極搞學生運動的，也往往是「職業學生」。

什麼是「職業學生」？就是以學生爲職業的人。

前天被通知要離開香港的那一位瑞典籍的學生，他在新亞書院研究言語，年齡已經二十八歲了，但他還稱爲學生。

誰來供養他呢？

我們所組成的社會。

他要搞什麼呢？

推翻我們現在這一個社會。

而因爲他是學生，我們就要特別尊重他。

在香港，十多歲的[illegible]太不長進吧！

他們舒舒服服地，過無憂無慮的學生生活，寫寫文章在新左派的「七十年代」上刊出，隨意罵罵社會，博得前進積極的名氣，發表演講，叫香港學生去鬧事……。

這一切，不僅是香港人所看不慣，更接受不了。

若是大家都像他們那樣的話，誰去工作？

我們辛辛苦苦，賺錢納稅，建立發展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卻招來這樣的一羣唯恐天下不亂的「職業學生」，又豈是公平與合理的事情。

假如納稅人可以有權說話的話，實在就應該告訴這兩家大學的當局，不要再招納這種學生。

煽風點火的講師更是要不得，每月拿待遇優厚的薪金，卻在課堂上不教書，而大罵學生不搞運動，這[illegible]運動的這一點，就已經絕對不應該了。

大學當局怎麼會聘請這種人來當講師？

最可惜的是：香港納稅人沒有一個團體，沒有表示意見與發揮作用的組織，稅金用得不適當，也沒有發言的餘地；否則的話，對這類問題應該大張旗鼓來撻伐，不僅是不讓他們延長留港期間，而且是未滿期就請提早離去，更應該的是：根本上一開始就不讓他們到香港來。

當然，在學術自由的觀點看來，這是非常反動與保守的做法；但眞正的老百姓，絕大多數並不管這一套，尤其是今天的香港，大家所希望獲得與保持的是：安定與繁榮。

他們要搞事，可以到容許他們搞事的地方去，請勿前來香港。

知識分子的幻想與眞正老百姓的期待，本來就有很大的距離，香港和歐美也依然有很大的分別，爲什麼一定要大多數人屈從少數人的意向，爲什麼一定要盲目追隨歐美？（原載眞報）

卜利生

殺風景樓詞稿

不速客

（一）念奴嬌（東坡韻）

開元之後，曾照過、千古顏色是物。深鎖重門，人道是、跌望觀音背壁。是烏是魚，非魚非烏，老倦風霜雪。如斯佳作，一時多少詩傑！遙想作者當年，可憐纔綠了，神經初發。最是教人啼笑處：「人散五侯烟滅」。神秘纏綿，多情應笑，妾爲誰結髮？歪詩讀罷，滿天星斗明月！

（二）聲聲慢（易安韻）

尋尋覓覓，剪剪抄抄，歡歡喜喜「得戚」。春暖花開時候，乍窺消息。文章天成妙手，可奈他、求名太急。成名作，看從頭，卻是舊時相識！謬誤連篇堆積。十八載，而今有人敢摘！爲問名家，面厚如何心黑？墟居只今無趣，記前塵、點點滴滴。這教授，只一個愁字了得！

有車開不得難道要劃了它

一位有車階級提供建設性意見

萬人雜誌萬人傑先生：

在一個文明社會裏，批評政府或政府其中一個機關，我想是任何一個市民都有權的吧！

我對於交通部近年來所提出而未執行及已執行之設施，總覺得有一些是很不合情理的。要是 閣下看過下文而認爲與法律沒牴觸的，盼能在貴刊與讀者見面。

我知 閣下亦常爲車而煩腦，祈蒙不棄，參加意見充實內容，更希讀者們支持多發高論，使當局能從善如流，毋使有車市民惶惶不可終日，是所盼也。

對於一個進步的時代城市，私家車毫無疑問是會日益增加的，只有毛匪殘暴統治下的亞洲最大的中國，他的交通部才永遠不會爲了車多擠塞道路而煩惱，亦夢想不到會有車多擠塞路上的一回事。但我們是在非共地方，也不須爲暴政激沒有代價的工作。我們有能力便可賺取買車的錢，有錢便可買車繁榮我們的社會，社會進步繁榮，當然享受繁榮進步的人更多，社會越時代化，私有的車會更多，社會也因此更進步、更繁榮，車多了，交通部遭遇困難在所難免。但政府當爲社會進步感到光榮，交通部也分享一分光榮，那是市民給與的權利，既有權利，當有義務，義務便是針對現實環境，替市民解決困難。怎樣解決因車多使道路擠迫的困難呢？怎樣使社會進步？

①從速與工務局合作，增加或增濶道路，主要通道增建天橋，增開隧道，應有長遠計劃方可。

②爲免私家車隨街停泊，阻碍交通，應大量增加公共停車場，同時亦應由工務局嚴令所建樓宇，必需附有足夠樓宇用戶停泊車輛之車位。

③因第一、二項計劃未克立即解決，應暫時停發車牌，市民買新車，需用原有車牌更換，該建議也許引起部分市民反對，亦僅爲部分而已。

④嚴格檢查車輛，如發現有毛病，尤其是機器發生毛病，可吊消牌照，這可使超齡車輛不再佔用道路。

⑤停泊公共道路邊免費停車位多時不開動或不能開動的車輛，一律拖走。如當局不從以上各點推行，施用片面消極辦法，實爲進步城市之恥。

如依當局建議，有私家車者將車留下，改乘公共車，可使道路暢通，請當局派員在上下班時到各公共車站看看，便知此議不通，因目前私家車在上下班時全部出動，公共車輛乘客仍要排長龍，假如私家車立遵從當局建議，我看乘客在車站輪候一小時，也未必能登上公共車；或謂屆時公共車可增加，但要多少時日才能達到供求飽和呢？同時，如達供求飽和時，道路擠迫情況定當不比目前好，因私家車多是直達目的地的，公共車還多了停站上落客，不會更糟嗎？而且，交通部既發了執照給私家車，當有它合法容身處，它不給開動，仍然要有地方泊的，它是不能給搬入室內，而全港私家車有它合法而不佔道路邊之車位仍屬少數，多數私家車又泊去那兒呢？當局更說減少路邊停車位，使道路擴濶及暢通，那麼，私家車更無容身地了，當局如何處理？我想，一般有車之人都想得到解答的一大問題，當局有何良方？

最近交通部又稱公共停車場收費增加若干倍，可免市民駛車上班云，正如上述，私家車既沒足夠合法泊車[illegible]車上班，更將減少各區道路旁泊車位，那麼，車子放去那兒呢？眞的要劃了它嗎？那如當局眞的依議執行，那車的最後歸宿便只此途了。

最後，如當局能客觀處理，未嘗不可照上述各點按步實施，立刻執行③④⑤項，及盡速進行①②項，社會的繁榮將不至受影响，否則變成了一個不知飽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去制止他濫食，而不許他嘔吐或生病，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吧！

讀者們！你們以爲對嗎？應該如何協助當局解決他們的困難呢？有何高見呢？盡量提供出來討論吧。我希望這問題及解決辦法，有一天會佔盡萬人雜誌讀者版的篇幅，使當局有更妥善的辦法去挽救那阻塞社會繁榮的「交通」吧！

鈞普（七〇年九月廿九日）

萬人讀友大團結 毒草也要變香花

編者先生：

本刊一五二期萬人意見欄新生讀友所提之意見：香花毒草實難辨，組織起來要提防。

我以爲萬人讀者要組織起來，這是好事，要得！新生讀友的意見，也不能說是沒有價値，警惕、提防是應該，然絕不能因噎廢食，而就不接納諸多青年讀者「要組織起來」的寶貴意見。

不過要談組織，也並非一件十分輕而易舉的事。以萬主編張編輯的辦事才幹該是精明强幹，無往不利的；但兩位長才，身負編務重任，兼忙宣傳作戰，萬、張有筆如刀，可說是最犀利的文化戰將，再要談到組織事宜，是否分身有術？

至謂香港的社會環境，是否適宜於有形式的組織成立？這倒是多餘的顧慮。香港各種會社的組織，可說是種種色色，不是好東西的飛黨黑社，也是消之不盡，何況堂堂正正的組織，更是造福世界人羣、消滅洪水猛獸的中流砥柱。

所擔心者，正擔心中國古話一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遑蒽蒽過慮「香花毒草實難辨」嗎？難辨，而就灰頹了組織反共人士的決心，這多麼證明了老朽昏庸。台灣以彈丸之地，先年對反共人士的入台，聽取了小報告，拒絕了幾多有志投効或歸隊的反共人士，引爲詬病，尙無足怪；若說是今日匪共竊踞的莽莽大陸，凡是中國人，鬼門洞開，除開因政治作用，如年前拒絕電影黑星傳奇夫婦入大陸的故意做作外，只要你敢於來，不怕你什麼「奸」、什麼「諜」，是所謂送肉上砧，何懼之有？

我因新生讀友投文的意見，誠恐阻惑了一向對反共組織無銳氣的當前現象，再加澆一勺冷水，因不忖固陋或文字的笨拙，率爾投函貴刊，以台灣大陸入出境爲例，是比方組織的事，亦如是耳。芸芸衆生，良莠不齊，人不可一日無友，然於愼防損友之外，固應廣交益友也。總不能因爲世多損友，而就怕到交友，所貴乎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我最後要鄭重的講一句：反共的萬人讀友大團結、大組織起來！

讀者：歐陽信之上

（請告通信處——編者）

「神父」與「傳道員」

「神父」與「傳道員」，一如唇之於齒，車之於輔，很密切的，是以該和平共處，互助互惠，一心一德，專務神功，榮主救靈，對肉身方面，更該多盡點神貧之德，光照世界，防止腐化。要享受嗎？請別做「神父」與「傳道員」吧?!

當我閱讀本雜誌一四一期「萬人意見」欄，署名「天主教區傳道員」的一封公開信，會投過一篇叫「神貧與享受」，卻不見「表而出之」。及閱讀一四五期同欄刊登劉健君的公開信，內容分三段駁斥，大有見地。

迨至一五一期，又在同欄發表鄭安當公開信，同情那傳道員，反多責高高在上而要托其粗腿。鄭君之言過了！讀者且看下文：

山中聖訓「眞福八端」是全部聖經果實，特別第一端——神貧，願跟隨耶穌者當履行。但神貧要走上造極那峯，必得先棄家室和財物。神父做到獨身，對財物呢？「惡藏於己」，恐怕沒有幾人？那就算不守神貧的嗎？得毋穿鑿福音精神？神父是人不是神，要享受點難怪的，過份不可，以現在物價論，食用月約一百八十元，並不算過份享受，「安車當步」，也不算過份享受，彌撒金月入三百元，多不除少補足，生活相當餘裕，要是自私不分施貧困，淸可以說，苦從何又神父之間有沒互相傾軋一層，在善會間有沒獨裁一層，至好「閒談莫說人非」。劉君爲神職們粉飾、受託，大抵是鄭君想象太壞的。至於貴方參與傳道員的集會所見聞，某神父可能是「後生仔」，出言不愼，所以使人不大舒服，神父非神，是人，該原諒點。

做到傳道員「角色」，非僅限於講授教理，兼任文書，跑差（非客串而是基本藝員）。勞苦嗎？可以轉業，何苦吐苦水？五百元月薪，一家兩口不敷，怎開支法？我以爲四口子之家可敷的：租金一百元，食米六十元，魚菜一百八十元，油、鹽、醬、醋、茶以及燃料合四十元，共三百六十元啦，還有一百四十元，一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以及零用、甚至「弔死問疾在其中，執涼茶、看醫生可以」。

身爲教友，教會內幕如一家，向社會暴露，以批評社會批評教會，豈不是「教會與社會觀」？觀點雖異，道理卻同。取銷傳道員，更行不通，教會傳道，目的是使人歸向大主，神父工作幹不了，才要人助，善會會友多有職業，萬不能專責，請別進此言。

韓然

出版消息

本刊青年讀友，辦了兩份不定期的非賣品刊物，歡迎索閱：㈠青鋒文社出版的「時代先鋒」。通訊處：九龍青山道三弍一號五樓。㈡中國青年聯誼會出

徵求下聯 酬「萬人」一年

張贛萍先生：

毛共血腥統治大陸二十年矣，悠悠歲月，民不聊生。我台灣袞袞諸公躭於偏安之局，不伐不戰，反攻復國，徒托空言；而逃亡海外人士中，率多醉生夢死，樂不思蜀者久矣。瞻念前途，悵惘何似！茲仿昆明大觀樓長聯體，擬得上聯一則，錄呈斧政，倘荷同意，可否刊在「見人意見」欄內，向讀者徵求下聯。其對仗最工穩而具有意義者，願以本刊全年一份相贈，藉文字遊戲，以激勵人心，先生不以其為無聊乎？

讀者許恨紅上

上聯（仿昆明大觀樓長聯體原聯另抄奉）

二十年流光，避秦海角，離鄉背井，悵茫茫歸去無期。嘆田園寥落，大陸沉淪，赤熖囂張，生靈塗炭，王師東望，徒勞秋水為穿。看蕞爾山城，充滿瘡金迷紙醉，便偏安寶島，更點綴歌舞昇平，莫辜負黃花熱血，先烈頭顱，七億遺民，八年抗戰。

昆明大觀樓長聯原聯

五月滇池，奔來眼底，披巾岸幘，喜茫茫空濶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南走蜿蜒，北翔縞素，騷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海嶼螺洲，梳理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四圍香稻，萬頃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臨風，嘆袞袞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績豐功，費盡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祇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曾牛父子血腥事件

對共黨存幻想的人該醒覺了！

讀者要求由言論化為行動

謹以沉痛哀悼心情，向曾牛、曾炳南、曾祖與三位反共烈士致無限敬意。

我覺得恭稱曾氏父子為烈士，他們眞是堪當無愧。以他們所處環境，竟能一直不向惡勢力低頭，曾炳南烈士甚至於去年八月間幾為共特擄去，在如斯惡劣環境下，他們仍能忠於自己志願，不屈不撓，堪為今天反共同志模範。

曾氏父子犧牲於毛共「與民爭利」政策下，共黨懦夫們以為藉着謀殺手段可以嚇阻中國同胞反共意志，眞可謂白晝造夢。

共黨佔領我國土已二十一年，對

，以圖維持其統治權，然而有骨氣的中華民族，並未因共黨兇殘而有所畏懼。反之，一直流血反抗，這確是給我們間接或直接受共黨迫害的人士以莫大鼓舞。我們不反共就不能生存！試想：曾氏父子為蠔民，亦即共黨口稱之「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尙

鑒於曾氏父子被害，港府實應賦予邊界鄉民自衛能力，人人都有生存權利，政府既無法保護鄉民，就應讓鄉民自己保護自己。

最後，希望萬人讀者對曾氏遺屬有所救助，由言論化為行動。

鄭殷敬上（十月七日）

大家要有共同目標 為祖國的前途奮鬥

朋友！你我不相識，但你和我都是海外中華兒女，大家應有共同目標——為祖國美好的將來奮鬥！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女兒，不能袖手旁觀，眼巴巴看着七億同胞被共魔奴役，過非人生活，因此必需團結組織起來。

朋友！是聯合起來的時候了！讓我們結束那些頹廢、荒唐的生活，投進神聖偉大的救國救民工作，讓我們在這洪爐中鍛煉！

朋友！祖國在喚呼，七億同胞在等待，你忍心看着同胞屍體一羣羣從珠江河口漂來？辛酸血淚的家信在求救，難道充耳不聞？凡是有血性青年，都不該逃避。祖國有難，我們每個人必須盡一切力量，為國家効忠！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是急不容緩的時候，讓我們海外中華兒女團結起來，推翻獨裁暴君！

在此我願獻出生命，為七億同胞我願與志氣相投的青年結為朋友！

流涙者上

附——

萬先生：

自從梅江飯店見到你的風采，至今難忘。我是華南工學院學生，一九六二年來港。暴動時我認識了你，你的胆量眞不小。但為什麼廣大的讀者叫你組織他們，你卻不敢？你的胆色跑到那裏去了？我眞不明。萬先生，如果你認為人手缺乏，不小看我，我願協助出力，搞好一切工作。

流涙者啓

作者更正「雨淋鈴」

安留得住沙場風月 得字跑到那裏去了

贛萍先生：

今天翻閱萬人雜誌一五五期，發覺所題「戰地春夢」之「雨淋鈴」第四句「安留得住沙場風月」之「得」字漏去，別人讀來簡直不知所謂。詞章不同散文，雖屬一字之微，亦影响甚大，我寫得如此清楚，怎麼也搞錯，未免太過疏忽。請於下期補及之，為盼，因不欲讀者損失故也。

交末淑英十月十五日

釣魚台列嶼主權是屬中國的！

實現三民主義，捍衛國土！確保主權！

憤怒！憤怒！我們極端憤怒！無比憤怒！日本竟漠視公理道義，又張牙舞爪侵略我們領土——釣魚台列嶼，破壞我國主權獨立，凡有血性的中國人民，都會感到無限激憤，無限憤怒！

根據國際性大陸礁層公約規定以及相沿的歷史，釣魚台列嶼從來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每一個國家都有着其獨立主權行使於自己國土及領海，我國政府爲發展經濟建設，開發台灣省東北部海底蘊藏石油，日本政府橫加千步，居心叵測。九月十五日琉球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更嚴重的是琉球巡邏艇公然在該島海域附近武力驅逐我國漁民，破壞我國漁業發展，琉球政府更聲言於十月派遣更多武裝巡邏艇到該島附近活動，視釣魚台列嶼爲其屬土，琉球政府大膽狂妄舉動，顯然是受日本幕後指使，日本野心完全暴露出來。

我外交部曾發表聲明，釣魚台列嶼主權是我國，然而日本竟於事後指使琉球當局有所不友好行動，更聲稱要與中國談判該島「主權」問題，完全不把我國聲明放在眼內，藐視公理大戰無條件投降時，中國的寬大恩德，更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幌着所謂「政經分離政策」暗中摸黑與毛共勾結，實令人痛心疾首，令人憤怒異常！

對於國旗被移去及漁民受逐兩等不禮貌行動，我國政府迄未見有任何聲明或行動，眞教人費解，需知民心決不能坐失，我們謹以誠懇態度籲請祖國當局以鐵腕立場，堅拒任何破壞我國獨立主權的要求，確保中國領土完整，國家主權所在，決不容有絲毫示弱的表現。

青鋒文社暨　曾冠華　劉伯灌　李國民

劉志遂　劉劍峰　李天信
黃權才　潘東元　鄺耀文
黃志權　何根成　歐陽可祺
曾淑儀　全敬啓

大隻佬請纓任國語司儀
保證莊諧並重笑口常開

張先生：

貴雜誌一五二期載，關於三週年聯歡會司儀一職，如是用國語的話，在下絕對可勝任愉快。在軍中，由師、軍、軍團全擔任過這一職；在民間，由千人至萬五千人的集會，亦擔任過此職不下百次，（如是晚會報節目更能引人笑口常開）您認爲我夠資格麼？

張先生：您別忘了轉告萬人傑先生，我是個六尺一寸的大男人，更不是「靚仔」，是否受人歡迎？

祝好

馬影上九月二十七日

（編者覆：您任司儀是理想人選，問題不在是否「靚仔」，而是說國語，對廣東讀者搞不搞得通？最好是能國語粵語並用。到時再說吧，請早到。）

旅日讀者來柬

萬人雜誌社、萬先生、張先生偉鑒：

鄙人千方百計託人煩人訂讀貴刊，拜讀至今，深爲榮幸，有時感動的痛哭，把萬、張先生當作恩人，在替我說話，替我喊冤！遙居異邦，爲二位先生祈禱健康，永久安寧，是鄙人之至頌。

今春託友人，友人又託人代訂貴刊時，請其奉　先生喫杯茶資（日幣五千元）先生收到否雖不詳知，但收到惠來數冊書籍，深謝深謝。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感時

董力行 （先自登場）抛磚引玉

攬轡澄清事業空，高樓望眼惜殘虹！
台灣歌女年年好，大陸兒童漸漸紅，
坐看黃巾稱太祖，行教文獻頌沙蟲，
神州正統今誰是？史筆從來即此風。

自註者，以免有「密碼」之譏也。

攬轡澄清　後漢書「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言初任官者，即以天下為己任，喻有志之人也。

黃巾　東漢末，靈帝時，張角組一匪黨，頭帶黃巾，領導農民暴動，殺人奪財，為皇甫嵩討平，當時人民呼為「黃巾賊」。

太祖　中國每一王朝，開國之君，皆稱為「太祖」高皇帝。

文獻　國家之文書典籍也。

沙蟲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軍中有君子，亦有小人，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沙蟲，見「抱朴子」。毛澤東本是沙蟲，後世史家，在文字上，必有歌頌，為之預抱不平。

神州正統　中國合法王朝也。

唐末，天下大亂，匪首王仙芝黃巢等，荼毒生靈，殺人如麻，唐亡，中國分為五個政權，史家名為「五代」，曰「梁」、「唐」、「晉」、「漢」、「周」，擾攘四十餘年，後分十國。

五代之君，以「梁」為首，梁太祖「朱溫」，原為黃巢匪部，小股匪首，滅「唐」為「梁」，自稱太祖，建都洛陽，統治十有七年，國亡。

宋，歐陽修撰五代史，對朱溫處事，窮兇極惡，不値其為人，心恨之，終以「興亡繼絕」之事實經過，又不得不承認其政權為合法，下筆時祗有承認其為繼唐朝亡後之「接班人」。

朱溫，大盜也，自山東河南，隨黃巢殺人，一路殺到廣州，搶刼財物，奸淫婦女，在廣，洋人婦女兒童一律殺光，時在西曆八七九年，秋七月，唐僖宗，乾符六年，陰曆七月之事。黃巢賊黨，無法無天，滅唐竊國，統治十有七年，是為事實。

以歐陽修之賢，明知朱為盜匪，惟以事實俱在，無法抹煞，只有尊之曰「梁太祖高皇帝」，繼唐而為正統矣，史家筆法，皆是如此。

今毛澤東，僭竊二十年矣，天怒人怨，罪惡甚於朱溫。台灣雖屬正統，但播遷海島，久不反攻，後世史家，亦將愛莫能助。何如奮起興師，不計成敗，鹿死誰手，尚未可料，否則按兵不動，坐以待亡，歲月逼人，「兵」新「將」老，「黃巾成太祖，史筆頌沙蟲」，能不懼乎？

× × × ×

年來台灣，歌舞昇平，爭官選美，將復國反攻之事，置諸腦後，朝野上下，緘口不言，大陸兒童，漸漸長大，現在年已二十，受赤化教育，自稱「新社會」，與「新時代」，生活雖苦，然日久亦成習慣，生於共黨政權時代，視國民黨為前朝矣，該等兒童，因與國民黨無關係發生，遂致毫無情感，一旦反攻，其內心觀感，將視同「張勳」復辟，伊等可能忠於本朝，非但不起響應，且可從事反抗，理由何在？從何證明？舉例如下。

清人是為滿族，古書所云，「非我族類」，初入關時，人民不願異族統治，各處起兵，誓死抵抗，反清復明，不共戴天。迨至統治日久，而安於習慣矣，漸漸忘懷，思想變更。洪楊之役，生於清代之漢人，轉而效忠滿人，擁護異族，此何故歟？即愛其本朝也，安其習慣也，及異族政權所給予功名祿位與關係也，以「曾」「左」「胡」「李」之賢，尚不能明大義，而有覺悟，將來討伐共黨，「反正來歸」、「棄暗投明」，能寄望於大陸兒童乎？用政治瓦解手段，能策反淪陷後所生之青年共幹乎？非特不能，伊等可能以毛朝忠臣烈士姿態，

人類情感，由雙方關係而產生。因關係情感之不同，遂有親疏之別，「敵」「友」之分，「關係」「情感」，皆由時間所造成，毛朝統治時間愈長，共幹與毛朝關係愈深，斬盡殺絕勢不可能。反正來歸，愈為不易，鄭成功反攻未成，敗在關係不多，無人響應（遲至順治十六年，明室遺臣，多半老死，響應無人也），吳三桂反清，亦復如是（清人入關統治三十年矣）。

蓋生於民國之人，絕不擁護滿清；生於國民黨時代，絕不同情北洋軍閥；生於共黨時代，亦不會効忠於國民黨。何故？無關係，無情感也，人類習性如此，不可不知，遲遲而不反攻，「大陸兒童漸漸紅」，復國前途，能不憂慮乎？

台灣歌舞，年年進步，歌星美麗，蓋世無雙，與復國前途，毫無裨益。近且風靡香港，結隊前來，有李華君，寄詩本壇，詠台灣歌女，詩意極佳，頗資警惕，錄之云：

游台北聞歌有感

李　華

忘卻河山與舊仇，台灣歌舞幾時休！
觀光引得游人醉，老去三軍白盡頭。

該詩與「山外青山樓外樓」詩，有異曲同工之妙，宗旨純正，有心人也。日來收到稿件頗多，按期發表，未能一一覆信，尚希見諒。

又有王世軍先生，來詩一絕，附函云：小弟原為大陸教師，廣東人，五反以後，冒死逃亡，自梧桐山入境，家有薄田二十畝，老父自耕，終日辛勤，僅堪溫飽，竟被共黨指為地主，沒收勞改，出獄後，隻身逃港，現在同鄉某工廠任總務，妻子在鄉，生活艱苦，每月尚須接濟。詩云：

人為謀生方作客，投荒並未迫飢寒，
房田籍沒身何罪？竟與充軍一例看。

（欲知後詩如何，且看下期登載）

三郎改寫的：

「陳寒波生前死後」出版

一九五二年九龍黃大仙發生一宗政治謀殺案，被害人陳寒波先生，是一位由中共特務轉變的民主鬬士，在港從事文化反共工作，著書暴露中共的兇殘醜惡，故被共特殺死以滅口。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陳氏死後，激起海外反共人士强烈的反感，一個陳寒波倒下去，千萬個陳寒波站起來，其影响力，與六七年林彬烈士之死相同。本刊應廣大讀者要求，請三郎先生將一切有關資料整理，包括陳氏全部遺著，從新改寫，去蕪存菁，縮龍成寸，這是一本用血和淚寫成的書，眞人眞事，生動感人，幷附相片與原稿眞蹟，在本刊連載時，曾激起讀者[illegible]

張贛萍繼「歡場兒女」「終身大事」出版後

「戰地春夢」又再版發行

「戰地春夢」是張贛萍的所有著作中，唯一的一本自傳小說，[illegible]的[illegible]，由動亂不安的大陸，寫到繁榮安定的香港；由當[illegible]的[illegible]，寫盡亂世男女的悲歡離合。人物[illegible]，[illegible]，蕩氣迴腸。[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另換封面，美觀大方，全書四百三十二頁，定價六元。[illegible]球大廈五〇一室，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 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自下列各書·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域**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八七二。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親友的溫情、毛澤東思想的大豐收。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月廿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觀察加拿大與中共建交

對於加拿大與中共之建交，台北外交當局早有所準備。半年前已訓令駐渥太華大使館的館址，隨時準備撤離。因此這次加拿大宣佈與中共建交，薛大使立刻即聲明與加斷交，撤離加拿大。非常俐落。毫無一九六四年法國承認中共時，巴黎大使館所發生的狼狽現象。

加總理杜魯多，是一個少不更事，喜歡立異的人。他上台以後就急於與中共建交，表示外交獨立，不與美國同。其實與美國又何嘗有什麼大不同？華盛頓不也在等待中共的馴服和妥協嗎？古云：「有俠客無俠國」。國與國的外交，原是純粹的利害。在這裏我們也不必以自由、正義等觀念，來責備加拿大。

今天聯合國一百二十個會員國，原有六十八國與中華民國有邦交，五十二國與中共有邦交。加拿大承認中共後，雙方有邦交國家的數字變為六十七與五十三。以這個情況，今年中共仍難闖入聯合國。但是對於中共入聯合國提案的表決，差距數字必然拉近。而加拿大承認中共會影響若干國家採同樣行動，尤其是歐洲國家及美洲國家。

如此發展下去，中華民國的外交展望，無可否認，已不容樂觀。尤其是這次加拿大與中共建交，中共放棄了鐵硬的原則，給其它國家承認中共開了門路。這是一條狠毒的陰謀。當加拿大宣佈與中共建交前夕，渥太華外交當局宣佈了一個消息。在雙方建交談判的最後階段，中共忽然表示了柔和與讓步。某外交官說：「原來堅持三個原則，最後只堅持兩個。」

所謂三個原則是什麼呢？

(1)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2)中共進入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時，加拿大必須保證支持。

(3)必須聲明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

最後一項，是中共及加拿大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外交談判最大難題。加拿大堅決拒絕這項要求。理由是台灣的領土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加拿大無權過問，也無義務作此聲明。絃外之意，是不承認中共對台灣的領土權。

雙方針對上述一焦點，經過近一年的交涉，加拿大始終不肯讓步，可是中共到最後階段突然改變了態度。同意了加拿大的滑頭辦法。即在雙方宣佈的聲明中，中共可自行宣佈：「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加拿大在宣佈聲明，則只表示對這一聲明表示「留意」。

就這項聲明說，中共驟然犧牲了第三項原則，也就是容許加拿大不承認中共對台灣的領土權。這是中共從來未有的讓步。這項讓步，使意大利、比利時等急於和中共建交的國家，開了方便之門。因為這些國家，都欲承認中共，但皆雅不願替中共爭對台灣的權利。中共既容許加拿大免於這項麻煩，等於掃除了這些國家承認中共的障礙。

過去二十年來，中共始終在國際上居孤立狀態，始終無機會闖入聯合國。主要因為中共的行為太窮兇極惡。諸如協助蘇俄侵略南韓，參加韓戰；支持各國的紅色暴亂，以及文革以來的打人外交。在各國心目中，中共簡直是野蠻部落，無現代文明國家資格。現在突然大轉變，表現了妥協的態度，說明中共對外路線的重大轉變，不可諱言對自由國家是一大誘惑。這一形勢，顯然對中華民國不利。

台北外交當局，這次對中共與加拿大建交，表現的態度意外的鎮靜。近日外交人士並宣佈，意大利可能於本年內承認中共，比利時也在與中共進行建交活動。對這一逆轉的國際局勢，能夠鎮靜應付，是好事，慌張毫沒有用處。而在外交上，也沒有好的辦法來挽救這逆勢。今天中華民國的外交，決定於內政。換言之，決定於中共問題的解決。能解決中共，外交自應會有康莊大道；不能解決中共，則外交絕無好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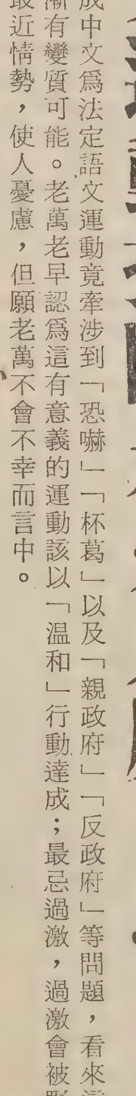
因此，今後中華民國的對策，不是以外交對付外交，而是在內政上打開外交。具體言之，必需積極設法光復大陸。即使不能很快光復，亦要力求打破現狀。不能再讓中共在大陸風平浪靜。台北當局必須幡然猛省，痛下決心了。時間是這樣迫切，往長了說，也只能看五年。過了五年，再圖光復大陸，就非常困難了。為什麼呢？因為一九七五年中共將擁有中程核彈頭飛彈，到那時候要反攻大陸，就要冒打核子戰爭的危險了。

如趁中共尚無核戰能力之前，反攻大陸，只要在一省或數省建立了橋頭堡，引起大陸人民內部的揭竿反抗，外援是不需愁的。依照中美安全條約，反攻大陸是要知會美國，美國可能反對此舉，但是如果進攻成功（在大陸立住腳），美國的政策也會變的。其它的盟國也會施以援手。但是如拖到一九七五年以後，美國怕打核子戰爭，就難以獲得外援了。其實有外援與否，並不是反攻成敗的關鍵。只要樹立政治號召，團結所有反共力量，提民主成色，自由質量，使海內外聞風興起。則光復大陸絕非一句口號。政治是活的東西，歷史絕非命定，事在人為。昔文王「百里而興」；清末孫中山先生千餘志士竟推翻滿清，開建民國。今台灣有軍民千餘萬，海外愛國同胞兩千萬，大陸七億日夜思與中偕亡的同胞。只要能做到順乎天應乎人，則中華復旦，自由重光，絕非夢想。（漢）

新聞以外

恐嚇……杯葛……力爭到底

語文運動提防走火入魔



萬人傑

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竟牽涉到「恐嚇」「杯葛」以及「親政府」「反政府」等問題，看來這一項運動漸漸有變質可能。老萬老早認為這有意義的運動該以「溫和」行動達成；最忌過激，過激會被野心者利用。最近情勢，使人憂慮，但願老萬不會不幸而言中。

「恐嚇信」的玩兒

黃夢花議員是「香港各界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聯合工作委員會」的主席，他接受新聞記者訪問時透露：日前曾經接獲一封「恐嚇信」，據說，這信指責他「利用工人進行其運動，這是共產黨的做法。」同時，又斥責他「利用市民來達成一小撮人的政治野心。」

黃夢花又對記者說，這一封「恐嚇信」署名「一羣工人」，他接到恐嚇信後沒有報案，且表示「不能動搖決心」。

黃夢花主席既沒報案，也沒把恐嚇信公開，內情如何，沒法知道。老萬並不懷疑黃夢花主席這封恐嚇信是無中生有，藉收宣傳之效；但覺得「促成中文官用」的語文運動，竟有人用到「恐嚇」手段，真是匪夷所思的事。顯然，如果真有這麼一封信的話，寫信「恐嚇」的人是浪費信封、信箋和一角錢郵票了。

豈可估價太高

據說：「恐嚇」者要黃夢花主席「立即退出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否則便對他不利。

信上如果真有這麼一筆，他們對黃夢花的估價未免太高，不是說黃夢花搞不出什麼名堂，而是說，即使黃夢花退出，還有很多很多人出面領導；何況，事實上他現在不過跟着學生哥的步伐走，「領導」地位很有疑問。

自從兩個學生團體與黃夢花的團體合流，到處只見長髮巨拳的青年活動，黃主席除了談談話，顯

我們曾經指出：語文運動該採「溫和」辦法，切忌「過激」。如果使這次有意義的運動變了質，那太可惜。現在情勢，「促成」「爭取」「研究」三個組織中，「促成」在一些報紙中已成為「爭取」；即是說，這組織已不是初時人們期許的那種做法，而是跟着過激者的步伐走。

市民的願望

三個組織發動這次語文運動前，許多政府機關與市民間來往的公文函件，已做到「中英並用」；尤其和市民接觸最多的稅務機關、警務機關及法院等，都很普遍地使用中文；且還在不斷改進中；可見「中文官用」「中英並用」這一趨勢是必然的，因為多使用中文，對政令的推行有幫助，有利於政府。即使這些人不「爭取」，政府也要實行「中英並用」；不過，各界「促成」，也可以使它早日實現，更廣泛的使用中文。

在一般市民來說，不識英文的，和官府來往時，一切可用中文搞掂，便感滿意；至於「明文規定」與否，實際影響不大。如果責以「民族大義」，自然人人舉手；其實，問問那些巨拳長髮青年，「民族大義」是什麼？恐怕他們「擘大口得個窿」而

老萬老早提醒搞手們，提防被人利用，現在已有明顯的跡象可尋。

「親政府」與「反政府」

港府最近組成「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委員會」，由馮秉芬任主席。未待開始從事研究，「促成」團體已聲言杯葛。為什麼杯葛？據黃夢花主席說，因為這委員會的成員，都是「親政府」的，因此斷定委員會將採取「拖延政策」。

黃主席這說法令人大惑不解，他領導的團體是「促成」中文官用，並非「反政府」組織，語文運動也不是「反政府」的運動，又何有「親政府」與「反政府」的問題存在呢？

在該委員會未開始工作前，怎曉得它是存心「拖延」？

不要說「法定」，有時中英文「並用」也產生許多困難。我想請教黃夢花醫生，當你處方的時候，會不會「中英並用」？在你的職業上也有技術困難存在，在公事上產生的困難，是不是需要「研究」呢？

不斷搞「運動」的人

社會上有些人要不斷搞「運動」來出風頭的。譬如，一個在尖沙咀碼頭掛了一塊牌子在身上，抗議加價而出名的青年，在珠海學潮中，也見到他掛牌抗議；反越戰同樣有他的份兒，彷彿「抗議」就是他的職業，他靠抗議吃飯似的。

[illegible]的中國人，誰敢說個不字？萬一不幸「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委員會」果眞研究出爲市民所接納的辦法來，那時，什麽「促成」「爭取」「研究」的組織都已瓦解，作爲搞手的便將失掉一個出風頭的大好機會，杯葛了這個委員會，才可繼續搞下去；如果接受下來，或等待他們研究出結果，他們還有什麽事可做？還有，現在大拳頭的團體決定籌募經費了，一定有許多具「民族正義感」的市民支持，這樣，更應長期搞下去，也可長期的有機會在報紙上刊出名字，在螢光幕上露面。

盡量使用中文

「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委員會」主席馮秉芬否認該會的設立是政府的拖延手法。他說：政府對此事具有誠意，他本人也準備開心見誠，接受大眾的意見。他認爲：中文終可成爲法定語文，但必須顧及技術上的困難。一夜之間使之成爲法定語文是不可能的，那只會造成混亂。

馮秉芬對「中文法定」的意見是：「我們應該盡量使用中文。」

這和老萬上面說的正相吻合。「盡量使用中文」是一般市民的要求，拿中文可以到處搞掂，他們便感滿足；如果再進一步，可能牽涉到中文本身的問題。中文有什麽問題？下列兩點是犖犖大者：

①中文的水準；②用那一種中文。

提高水準需要時間

香港的青年，長期以來，接受英文教育，父兄因爲要使子弟適應環境，將來覓食容易，大部分送他們進英文學校念書，因此一般中文水準很低，中學畢業能寫得通中文的固然不多，就是譏老萬爲「半桶水」的大學生，也有不少還未把中文搞通。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連日到處派發爭取中文合法的傳單，上面寫的中文字，使人到「吃驚」程度，相信他日爭取成功，他們也要埋頭苦讀若干年，才能眞正享受他們爭取得來的成果。

日前公務員中，中文程度能達到「並用」程度的恐怕不多，要將他們的水準提高到可以運用到公事上，恐怕是更大的一個「拖延」。這事需要一個長遠時間逐步推進，的確不可能一夜之間實現，甚至應該從教育政策的基本上做起，不要將中學會考劃分爲中英文，合併舉行會對提高中文水準有很大幫助。

另一種中文

有人懷疑，爲什麽會有「用那一種中文」的問題？香港的市民，還未接觸到這問題，不會注意；其實這問題比中文得不到「官用」更嚴重。

近半年來，星加坡中文報紙已使用一部分中共的簡體字，老萬初時以爲是星加坡報紙迎合當地大部華人的左傾思想而改用的；後來一經調查，卻是星加坡教育部的命令。這些簡體字像中共一樣，分批公佈改用。因爲是政府命令，報紙不能違抗。現在，我們拿起一份星加坡報紙，就和大陸報紙一樣，只差還未改爲豎行罷了。

如果香港政府採用的也是這一種中文，那豈不十分丟人！英國是承認中共的，如果連文字也承認了，香港大部分市民豈不又要從頭學習他們不懂的中文？如果爭取中文官用的成員中也有爭取星加坡官用的這種中文，四百萬香港市民吃得消嗎？

「萬人雜誌」三週年
聚餐會反應熱烈
表示我們朋友多

本期出版日期是十月二十九日，出版之後的第三天，就是我們的三週年紀念。

這一天，我們假銅鑼灣梅江大飯店舉行盛大的敍會，就是我們的第二次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所有的聚券，在預定截止日期前已售罄，反應的熱烈，一如我們所料。

除了購買餐券參加外，不少讀者送來禮物，供抽獎之用；本港、英國、加拿大等地讀者送的禮金，共有千多塊錢，我們買了大批禮物，使到每一位參加的都得到一份，且每份都在價值十元之上，其中有四套「中華國寶」，每套值二百四十元，還有二十架收音機，五隻手錶，以及套裝犀非利筆襯衫等名貴禮物，共有三百五十份，總值超過四千元。讀者這麽熱烈，老萬只好「包尾」，不足的份數，由我搞掂，使參加者大家高高興興。相信大家也志不在東西值不值錢，無非增加一點熱鬧氣氛而已。

發稿時是二十四日，還有好幾天時間，陸續有人送禮物來，要在下期才可以將這些送禮者的名單發表，因爲這是大家的東西，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這次的聚餐，相信向隅的人不少，因爲梅江只能容納二十六七桌，只好額滿見遺。小曾是「自家人」，而且有過第一次經驗，不顧改換場地。希望他年由小型的聚餐變爲中型，更由中型變大型，眞的做到名符其實的「萬人宴」，那氣氛會更熱鬧。

老張在他的文章「三年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有些人會替「萬人雜誌」算命，認爲是「短命」貨，認爲三期，最多三個月就要關門。在創刊三週年紀念的今天，老萬感慨良多。「萬人雜誌」雖然哺養了三年，未致夭逝，但三年來花的心血實在不少，出錢出力，爲的什麽？從參加聚餐反應的熱烈，我們可找到答案，我們已藉着「萬人雜誌」結交了許多朋友，這些朋友，都是和我們志同道合的，我們會由此結成一股力量，到適當時候我們會發揮它。

希望我們能夠支持下去，我們的朋友就愈來愈多，我們的力量也愈來愈大。「萬人雜誌」是我們大家的，希望每一位讀者都愛護它、扶植它，使它一天一天壯大起來。

算命者跌落眼鏡　由三期辦到三年

記得本刊創刊號發行之後，外界卽有人替「萬人雜誌」算命，說它的壽命長則十期，短則三期便要執笠；等到第三期決定爲週刊之後，算命的人又說，長則半年，短則三月便要關門。

這些話，是在本刊二週年前後，兩位至好的朋友告訴我的。

我聽了這些話之後，便追問他人憑什麼說「萬人雜誌」是短命雜誌？希望能知道他人之所據，以作自己的警惕。

據告，他人所據的共有四點：㈠萬、張都是寫小說的報紙佬，從未辦過雜誌，尤其是這種偏重於政治的綜合性雜誌，兩人一點經驗沒有，這玩藝不比分工合作的報紙，更不同於面壁虛構的小說，是要挑大樑打眞軍的，萬、張不是這塊料。㈡在香港辦政治性的刊物，沒有一本能打開銷路，維持長久，連有背景、有津貼的刊物都是如此，何況「萬人」是沒有背景，沒有津貼的「孤軍」。㈢今日在香港辦內容嚴肅的雜誌，無論偏重於政治或人物掌故，最困難的是稿源，他人辦半月刊或月刊，無不爲稿源發愁叫苦，萬、張兩個人竟膽敢將「萬人雜誌」確定爲週刊，不出三五個月，必然會感到稿源枯竭，而無以爲繼；或人手不足，而搞得一榻糊塗。㈣編輯方針的「高調低彈，大題小做」便是錯誤，結果下來必然是「高不成，低不就」，弄成一個非驢非馬的刊物。

靜靜的將以上四點加以檢討，不能說這些「算命先生」是胡說八道，毫無道理。但今日事實證明，這些算命先生是跌落了眼鏡，我們由三期、三月、而三年了，並未在他們所定的「大限」內關門，也未脫期，這又是什麼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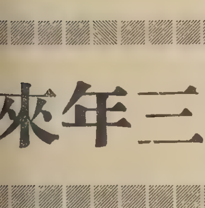
先說經驗問題，人家是學好了某一種學理技術才去工作，我在香港廿年，不同性質的工作也做了好幾種，我都是工作責任加在身上之後才去學習。說經驗，我除了帶兵作戰之外，可說毫無經驗。但我能虛心力學，在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中，勤以補拙，經驗也就來了。我常認爲與其用一個有經驗而抱殘守缺，不知長進的人，則不如用一個沒有經驗而能虛心力學，努力不懈的人。三年來我與親友見面，總是請他們提出對本刊的意見，並說明好的不必講，我只聽不好的。因爲「好」是應該的，「不好」才是我所希望聽到，以便改進的。因此，無論是善意或惡意的批評，我全盤受落，再加思考衡量而定取捨。我就是這樣一個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的人，充滿着信心，腳踏實地的幹着我份內的事。

誠然，辦雜誌不同於辦報紙，但也不是全不相關，比如萬人傑憑他在報界卅多年的經驗，將「萬人雜誌」訂出「雜誌報紙化」的原則，便是他人少有的見地。尤其我們用大篇幅開闢的「萬人意見」，是最具特色的設計，連許多原來對此欄「不以爲然」的朋友，到今日也承認這一欄是成功的。

些打不開銷路，辦不長久的政治性刊物，其原因便是由於有了背景與津貼，說話既不能暢所欲言，內部又爭權奪利。所以我們堅持走讀者路線，不受箝制言論的政治津貼，雖是「孤軍」，我們相信只要奮戰到底，必然會得到廣大讀者的擁護，自助天助而「吾道不孤」。因此，三年來萬人傑雖然是名義上的老闆，實際上的老闆卻是讀者。我們對任何重大事件的決定，必然會顧慮到「不知讀者贊不贊成」？或「讀者意見中有很多人會經提到這問題」……等。今日事實證明，我們已獲得廣大讀者羣的支持，我們不是「孤軍」。

說到稿源問題，不說假話，確是我一直擔心的一樁大事。我說過編輯手邊沒有稿，比家庭主婦沒有米下鍋更爲着急。這點困難，我在承乏編務之初便想到了，在創刊號上也說明過。但我又一直認定香港是藏龍臥虎之地，人文薈萃之所，能寫出好文章而從不見有其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的人才多的是；我又認定青年一代中必多可造之資，他們的文章可能還不十分成熟，如果能有耐心的予以誘導發掘，必能人才輩出。而且只要有好文章，我自己決不貪圖稿費，霸佔地盤，盡量將地盤讓出來給比我寫得好的作者寫。三年來我就是本着這種信念、耐心與作風，向外求稿，不厭其煩的看稿改稿。三年來，承幾位台柱作家與字房、印刷、裝釘等各部門的朋友始終支持，使之每期內容能保持一定的水準而不脫期，再不斷注射新血，發掘人才充實內容。有目共睹，「萬人雜誌」的內容，是一年比一年更爲充實，水準也在不斷的提高。我這編輯不但沒有爲稿源發過愁，一直是積稿如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迄至今日已出版到一百五十七期，我不是「有什麼稿就用什麼稿」，而是「想用什麼稿就有什麼稿」。

我於創刊號訂出「高彈低彈，大題小做」的取稿方針，當時有人把這兩句話拿來當作笑話傳播，今日卻成了他人口服心服的「不移之論」。這兩句話我不是隨便寫出來的，是我在香港十多年，默察各種刊物成敗的一點心得。尤其當我發現「萬人雜誌」的讀者是如此龐雜，身份不一，知識與興趣相差懸殊的時候，我更堅持這個原則不變。除了內容方面能萬古常靑，或有永久參考價值的文章，不厭其「高調」與「大塊」之外，對於一般性的文章，我要求作者盡可能做到通俗精簡，寧可一事分數題，不要拖泥帶水的長篇大論。



在戰火中誕生　在戰鬪中壯大

任何一本能長期生存的刊物，必有它的獨特風格，而爲喜愛這種風格的讀者所擁護。「萬人雜誌」最顯著的特性，便是「勇於戰鬪」。因爲這是一本誕生於一九六七年殺聲震天，土製炸彈遍地，當時的目標，便是專門指向囂張狂妄的左派而發刊的雜誌，因此，它的先天性便是「戰鬪」的。

當時，我們在創刊號上也說過，等到對左派的戰鬪勝利之後，我們的攻擊箭頭便要指向香港社會的黑暗面，向爲害社會的一切牛鬼蛇神開火。我們要攻擊他人，也隨時準備接受他人的攻擊。不過

界的許多缺點，但我們與受批評的人並無私人恩怨，甚至和作者與受批評者均不相識，我們刊出這一類批判性或建議性的文章，是因見到作者在文章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據，我們希望有關當局或當事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原意不過盡到我們辦雜誌一點應盡的「言責」而已。

在這許多學術性的批判文章刊出之後，有的人能從善如流；有的人能默然接受；有的人一笑置之。可是，我們連做夢也未想到，會為一首「密碼詩」，引起一場連續兩年由筆戰而轉變成的罵戰。

這場筆墨是非之爭，在三個階段中只有以下三個問題：㈠像「曉鏡」這樣的密碼詩，是不是通的？應不應該提倡？㈡「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㈢本刊的讀者投書是編輯假造的嗎？我所指出「星」書的戰場描寫與「傳令兵」的謬誤，是不是對的？

人格風度原形畢露　瘋狗入籠作法自斃

第一個問題，說來非常簡單，像「曉鏡」這樣的詩，既然連作者與主編都解不通，自是不應提倡。我們既未說明此詩引自何處，由何人所作，對方總可不予理會，或向我打個招呼，以後不要把他們刊物上不通的作品拿來出洋相便可以了。無奈該刊主編人在連自己也解不通之餘，卻一味橫扯，扯出許多節外生枝的是非。一開頭便要拉要鎖、要打官司、要炒魷魚的陰謀陽謀手段出齊。那種凶霸霸的橫蠻之態，實在令人反感。可是，在這一回合中我始終抑制，沒有正面介入，還雙方勸阻，以免親痛仇快。

誰知我的忍讓，在對方眼中卻成了畏怯，到後來連我與所有投書讀者都罵起來了，這才引起第二次的「戰火」。這次的問題說起來也很簡單，只要對方承認一句我們的讀者投書並非編者所造，或所罵「托大腳的軟體動物」是罵錯了，也可無事。至於後來弄到「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以及「星」書的戰場描寫與「傳令兵」所犯的謬誤，是不是事實？大可寫文章逐點批駁，或公開回答一句「是」或「不是」，照理也就可以結束。無奈對方對此等問題，從不作正面回答，竟老羞成怒，想出許多憑「錢」來報復的怪招，還辦一個專門作人身攻擊的罵人刊物以洩憤。這期間對方無所不用其極，凡是能置本刊於「死地」，置我們幾個當事人於「絕地」的陰謀活動，都施展盡了。所取手段之卑鄙，用心之狠毒，說出來簡直令人髮指，真是不說也罷。

一個人在打敗仗的逃命途中，是可以不顧風度的，但總得顧到人格。要看某人的風度人格，決不是在他平時的表現，而是處逆境困境的表現。我們的對手其人格風度如何？在這一次筆戰敗下陣去的罵戰中，有目共睹，已經表露無遺了。至於第三者對這場筆戰的觀感如何？這只要看雙方力量的消長，也可由一斑而概見其餘。這種眾叛親離與得道多助的尖銳對比，決是不臨時抱佛腳求得來；也不是花錢買得到；更不是一味以阿Q精神，可以自解自慰的。

瞻前

不過，自從由筆戰轉為潑婦罵街之後，我有一個不同的看法，雖然對方一個人化多個名在自稱「教授」的橫扯潑罵，看起來正如俗語所說「橫人有橫理，說到直人冇道理」。但這種無恥無聊的捧自己罵人家，是起不了半點作用，得不到第三者絲毫同情的。就以我來說，到今日罵了半年，除了在我的「彈雨餘生述」中斷章取義，找到一個「加強連長」的綽號之外，就別無可罵的了。像這種我自己寫成文章在星島晚報上發表，又已出了單行本的過往荒唐艷事，一而再、再而三的拿來作為罵我的題材，這到底是捧我，也還是罵我呢？因為朋友中早就有人說過了：「這樣看起來，老張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硬漢子，他的死敵辦一本罵人刊物，除了他自己早已承認了的『加強連長』之外，他的敵人就再也找不出可罵的事實，可見他受得起考驗。」這，就是對方罵我半年所收到的效果。

因此，我對這事有一個比喻，對方辦這本罵人刊物，原意是想做好一個鐵籠子罩住我們，結果我們沒有罩到，卻把他自己套上了，現在大家都見到他在這隻鐵籠內面亂跳亂叫，他越是跳叫不已，越是自暴其醜。等到他跳到精疲，叫到力盡的那一天，他的下場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寧使壞人懷恨　莫讓好人寒心

再因為我們是投泥報石的「加倍還擊」，如果他不這樣瘋狂，他人可能會說我們還擊太重，對他還有三分同情。這樣一來，不但沒有人同情他，連一貫勸我們克制忍讓的朋友，也認為這條瘋狗非打不可。其實，事到如今，這條落水狗已經用不着打了，他已陷身在自己挖好的深潭泥沼裏不可自拔，他越是跳叫，越是深陷。如果一旦筆下觸犯刑章，因為它是無限公司，傾家蕩產亦有可能。我們只要拭目以待，看他自己挖坑躺下去的那一天到來好了。

讀者或者要問：三年來經過這樣多的大小戰鬥，渡過這樣多的風險難關，以後是不是要改變作風，收斂鋒芒，不再挑戰應戰呢？

我的答覆還是那句老話：我們辦的是戰鬥性的刊物，我們敢於挑戰，更勇於應戰；我們虛心接受他人理性的批評，我們也以理性去批評他人；我們可以在情理中低頭讓步，但決不屈服於任何權勢。共產黨是我們戰鬥的主要目標，香港社會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是我們要戰鬥的次要目標。「萬人雜誌」存在一天，我們必然戰鬥一天。我們深知強敵四伏，恨不得將我們打垮；「萬人雜誌」在不斷的戰鬥中，也可能會有失着的一天，被敵人裝弓彈而惹上官非。我們註冊為有限公司，便是準備隨時上法庭；我們除了嚴於防範之外，也可以明告「敵人」，「萬人雜誌」這個星期被判停刊的話，「萬人週刊」又要在下個星期面世。總之，我們寧可使壞人懷恨，決不讓好人寒心；樂於與邪惡為敵，要維護正義到底！

這，就是我們今後的決心與態度！

張贛萍

紐約通訊

加拿大承認中共以後

本刊駐美通訊員 李士諤

去年的雙十國慶，本刊的第一〇二期，刊登了我一篇將近萬言的「從國府對加外交關係的檢討說起」的長文。經過了一年〇三日——今（七〇）年十月十三日，加拿大外交部長索甫（M. Sharp）於上午十一時，在議會重開中正式宣佈：加中（共）正式建交；並在六個月內互派大使。

加拿大熱衷和中共建交，從醞釀到成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在該文曾將其發展過程概括寫出，復嚴厲地批評了「國府的外交政策與外交官」，最後還提出個人的國是意見。可是，一年以後，憂慮的不幸終於成了事實，加拿大今天承認中共了。

在以後的六個月內，中共龐大的代表團將浩浩蕩蕩開到加拿大來了。十多萬旅加的華僑，今後的遭遇是怎樣的呢？沒有人能逆料。最低限度，眾多熱愛自由祖國的僑胞，他們已成了被遺棄的一羣。

薛大使於是日上午十時（比加政府宣佈承認中共提前一小時），已乘機離加來美。一羣送行的男女僑胞，有的忍不住掩面流淚；他們代表了被遺棄的一羣（見附圖：柯京僑民送大使離加。）

這是一件不爭的事實，國府在對加的外交戰線上，已黯然失敗了。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令所有擁護政府的旅加僑胞，都感到悲憤與沉痛。

政府當局的反應怎樣呢？檢討振作乎？麻木不仁乎？還是自我安慰一陣又忘記了！

成了事實，對這一外交上失敗，再批評已無補於事。特摘譯幾項對該事件的意見，給國府參考。而提出這意見的人，都具有它的代表性。幸勿再河漢斯言，而招致更大的挫敗，則國家幸甚！僑民幸甚！

聯合國的秘書長宇丹（U. Thant）爲此事表示：歡迎加拿大是項決定，將給與中（共）國參加國際性組織的機會。

聯合國的發言人補充說：秘書長熱望兩國關係良好。

（筆者按：宇丹身爲聯合國秘書長，對會被譴責爲「侵略者」的中共竟露骨支持，究竟有無把中華民國放在眼內？我們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先生應否緘默呢？）

在羅馬的意大利外交部長（Aldo Moro）對意大利議會說：對中（共）國的新轉變，意大利已有「新的計劃」。他並在當晚說明：意大利對「加」「中」的成功談判感到「興趣」，「意」「加」曾經爲此密斟過。

（筆者按：一丘之貉，誰繼加拿大之後承認中共呢？意大利似乎呼之欲出。）

意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比利時現在進行和中共建交關係中，[illegible]：比政府曾經向加拿大「詢問」承認之事。

（筆者按：中華民國目前仍與意大利、比利時維持外交關係，應知道不能再渾噩下去了。）

馬來西亞新總理上場後，已宣佈準備改善和中共外交關係了。會不會因加拿大之承認而變爲急劇的進行呢？也是一個問題。



←薛大使下旗返國，與僑民含笑握別。僑民揮淚相送，有的人泣不成聲。

日前與中共正式建交的有四十五個國家，包括西歐八國在內：英國、丹麥、法國、芬蘭、挪威、瑞典、瑞士和荷蘭。

北美洲兩個大國——美國和加拿大。加拿大承認了，正在美國北面。承越中共後的加拿大會怎樣？

外交部長索甫興沖沖的準備先和中共商談，向中共討取一千多萬元的費用，那是加商建造的八艘商船，在一九四九年爲中共所封佔。

增加對中共的輸出，當是商談的主題，尤以小麥的交易爲最重要。

但另一個角度去看呢？

前總理戴芬碧架（J. Diefen Baker）說：台灣的被放棄令我震

黨，這等於承認共產主義呵！

多倫多市的華區議員懷恩（P. Ryan）說：承認中共，將多倫多市轉變為毛思想放毒溫床，將來的麻煩，要比滿地可市的獨立分子更壞。（筆者按：懷恩本為自由黨議員，以該黨執行承認中共政策，憤而退黨，現轉入保守黨——在野。曾訪問過台灣。）

負責加拿大情報的騎警（RCMR）總監挺傑（L. Higgitt, Com-missonek）在訪問中說：中共的外交人員，將成為共產黨的當然特務。

十一月聯合國開會表決中（共）入會，會不會因加拿大的及時聲援，而助長其入會的聲勢呢？即使今年可保，以後又如何？環顧世界各國，又有幾個迂腐得不垂涎大陸的市場。道義！道義！在國際利害關係中究竟一幾多錢一斤」？中共在「文革」亂後甫定的今天，擺出一副楚楚可人的姿態，西方的狂夫們，誰不怦然心動？

願謀國事者，如何籌措應付？願深思熟慮，拿出行動來！

從呂相絕秦說到弱國外交 請國府作出乾坤一擲決策

·范貢·

春秋時，晉文公死後，四傳至厲公。其時晉國霸業已衰，而處在晉國的西方正是強大的秦國，因此晉國當時局勢已是衰落，又加以秦國歷來對它發動侵犯，所以晉國是十分希望與秦國簽訂和約。時秦國的君主為桓公，他曾與晉厲公會盟於令狐，但可惜一返回秦國，便立即聯絡楚、狄二國，共同攻晉。事洩，晉厲公遣使呂相往秦，歷數秦國之不是，並準備如果秦國仍不肯簽訂和約，則要與秦斷絕邦交。由於呂相外交詞鋒凌厲，咄咄迫人，因而迫使到秦桓公不能不向晉國屈服，最後終於與晉國簽訂和平條約。而這一件事，也正是歷史上有名的「呂相絕秦」。由此可知，「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幷非絕對。一個國家雖是衰弱，但這並不等於它便不能與強國談論外交，只要它的外交人才是優異的，那麼它也可以在外交上成功。然而，數千年後的我們中華民國——手上握有六十萬大軍的國家，它的外交卻使人感到失望和可悲。

本年十月十三日，加拿大正式宣佈與中共偽政權建立外交關係，而國府亦已同日宣佈與加拿大斷絕邦交，並關閉其駐渥太華的大使館以及駐溫哥華的總領事館，及撤回駐加國的大使。這事的發生，根本是不足引以為奇，因為國府的外交素來都是軟弱無能，一直都是處於被動。其實關於加拿大與中共偽政權建交一事，早在一年前已被透露，但國府的態度卻只是密切注視。終於在密切注視和不大理會中，失掉了一個友邦。

而在事後，國府只是表示遺憾及對加拿大說，要其負責一切後果。這種做法簡直是賊過興兵。再看，國府竟然還要等到加國正式與毛共偽政權建交後，才悄悄然的離開加國。台灣諸公，你們會否感到羞恥及面目無光？你們有否想到國人及海外僑胞是何等的悲痛！

國與國的關係，其實是最現實，或可說是只基於一個「利」字。此次加拿大之所以與中共偽政權建立邦交，究其主因，不外是因為中共是它的小麥主顧。其實此種情形早已在中國數千年前曾發生：春秋戰國時，各國互訂的所謂「盟約」，也不外是基於互相利用。就如今天的美國，它之所以與我國友好及肯為我國巡防於台灣海峽，究其主因，也正是因為這樣做會對美國本身有利益，而並不是真的特別有愛於我中華民國。在政治上而言，中、英、美、法、蘇是聯合國的五強，又是安全理事會的五個永遠理事，所以美國便想獲得我國的一票附和票，因此它便與我國友好；在軍事上而言，若台灣省守不住，則菲律賓、關島、沖繩等地的美國軍事基地便會失去屏障，因此它便肯為我國巡防台灣海峽。由此可知，國與國的關係，若對己國有利可圖，便與其稱兄道弟；若對己國不利，便掉頭不顧。

此次加拿大與中共偽政權建交，很多人都以為加拿大是違背道義。其實加拿大此次的做法，雖有些不對，但我則以為它亦已盡了一些國際道義，因為它已等了廿一年。如要責怪和怨恨，我以為只好怪自己的國家不爭氣，因而受到他國對我國輕視。

一九四九年，共黨正式建立偽政權，而國府則遷退至台灣省。當時，政府曾說過：「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但現在已過了四個五年多了。國府究竟做了多少反攻的工作呢？我想只有一樣，就是每逢國慶日、農曆新年或重大節日時，喊出「反攻復國」的口號，而且又說在儘快的將來，反攻大陸便可成事實。但年復一年，口號儘管仍是照樣叫喊，但仍始終居守台省。國府所開出的支票究竟達到了何時才能真正的兌現呢？五年後？或十年後？或百年後？

此外，當國府遷台時，蔣總統曾在金門題了「毋忘在莒」四個字，意思是希望國人要抱着越王勾踐的復國精神。但可惜現在的台灣卻是夜夜笙歌，因而產生了如「今天不回家」、「恨你入骨」、「我還是永遠愛着你的」等靡靡之音。難道他們已忘記了共匪的仇恨嗎？忘記了要反攻復國嗎？忘記了七億多同胞仍處於水深火熱中嗎？忘記了國父的遺志嗎？如果他們仍是繼續這樣下去，我相信共匪偽政權不但不能被推翻，七億苦難同胞不但不能被解救，就算連中華民國的最後基地——台灣省是否保得住仍是一個疑問。

台灣諸公，振奮吧！不要再沉迷於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我們應該為推翻中共偽政權及解救七億苦難同胞而奮鬥和努力！



我所見到最英雄的以色列

天涯客

接編者飛函催稿，據說筆者報導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幾篇見聞，頗受讀者歡迎，要我繼續寫這一地區的見聞錄。

其實，我最近一次到中東，是停火之前的數月，這些資料現在寫出來，不免有明日黃花之感。

既然編者飛函相催，我也只好搜索枯腸，將我記得起來的一些特殊見聞寫出來，以供讀者談助。

舉世公認以色列是一個英雄的國家，台拉維夫是一個英雄的城市。雖然並不是每個以色列人，都像電影裏的英雄一樣地英俊；每一條街道和每一座公園，都像開羅一樣地堆上了沙包，或橫七豎八地挖了無數戰壕。

台拉維夫雖然是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在風格上，很像一座中型的歐洲城市，霓虹燈遠不及馬路邊的樹多。有些咖啡館，簡直像在巴黎一樣，把茶桌放在路邊的行人道上，好讓茶客們一面呼吸着新鮮空氣；一面可以東張西望，品頭論足。——不同的是：這裏的年青小姐們，大半都穿了軍裝，頭上斜戴着軍帽，肩頭掛着軍用的揹包，三三兩兩地，翩翩過市。在英武中還流露出來了無限的風韻。

以色列是一個人口不多的國家，所以，每一個年青人，不分男女，軍隊都需要。這些「花木蘭」們，非但學會了放手提機關槍，投擲手榴彈，開裝甲汽車；而且也懂得不少「白刃戰」的招數。這與香港學過柔道的女警一樣，個個都有三幾度散手，要是對付一兩個想「吃豆腐」的索油色狼，那是綽綽有餘的。

人們雖然似乎都很忙，但卻絕沒有過度地加速「生活的旋律」。站在百貨公司的窗口，仔細端詳窗中展品的人，依然還是很多。小啤酒店，小飯館裏也擠滿了人。肉的供應，和以前根本沒有什麼分別，牛扒的價錢也一點沒有漲。根據過去的經驗，在以色列最上算的食品，是雞和雞蛋。一隻烤雞，只要三塊錢左右，吃的時候，再加上一瓶一塊錢的

縮消耗量，不再像從前那麼大口大口地豪飲了。

在大的餐館裏，怕吃流彈的外國遊客，已經比過去少一些。不過，昇平的氣氛還是洋溢在每一個角落裏。菜單子上的東西，也依然像往年一樣的多彩多姿，要吃法國飛來的「白蘭地泡蝸牛」；德國飛來的「滷青蛙腿」；意大利飛來的波隆挪「驢肉臘腸」；美國飛來的「T字牛扒」，都是要多少，有多少，無限量供應。

最奇怪的是：在大街上還有些小攤子，在賣中國的花生糖和芝蔴糖。生意反倒比賣巧克力和太妃糖的要好得多。散步的人，和下了課的學生，常常一面吃，一面逍遙地走着。似乎絕沒有想到在一兩百里以外的地方，隨時都有些火箭炮和戰鬪機，在捉對兒斷殺。

每一個飛過中東，到了以色列的旅客，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除掉黎巴嫩之外，幾乎每一個阿刺伯國家的首都，都緊張得「如喪考妣」。晚上常常實行「燈火管制」，弄得到處都像他們的政治一樣地漆黑一團。反而倒是在他們重重包圍中的台拉維夫，依舊不減其「歌舞昇平」的景象。——然而，直到今天，也從來沒有一架阿刺伯國家的飛機，能夠飛近以色列的首都。兩個月前，在大風雨中，曾經有一架埃及的軍用機迷了路，胡裏胡塗地向這個方向飛來。就在以色列的戰鬪機正要起飛迎擊的時候，它的駕駛員忽然發現了這個錯誤，連忙掉轉頭，開足馬力，一溜烟似地逃回去了。

在台拉維夫的海邊，天氣不好的時候，呼嘯而來的海濤，掀起了幾尺高的海浪，大聲地拍打着崖

海燕似的，掠過水面。它們很寂寞地在波濤中繞着圈子，怎麼樣也找不到一艘埃及的軍艦。納塞爾在世時雖然吹過許多次牛皮：他的海軍如何雄大；他怎樣把以色列從海上封鎖了起來。事實上，我在以色列居留近半年之久，他就從不敢把軍艦冒險開到那一帶來過。他知道得很清楚，一艘艘以色列快艇上的那八支火箭，都不是太好說話的東西。

在靠近海灘的地方，一對羅曼締克的青年男女，坐在那裏野餐，一面吃，一面要用手抓牢電唱機的盒子，和放了兩塊三明治的盤子。不然，海風馬上就會把它們捲走的。

附近有幾個小孩，在玩打仗。一個看來最可憐、最髒的小鬼，忽然哭起來了。——原來，在這場



以色列全國皆兵。上月女總理梅爾（中）赴美與尼克遜總統商談中東局勢，曾到前方觀察，此圖是攝於她視察歸來

熱狗」來讓大家分着吃。

在「熱狗」攤的旁邊，我碰見了三個黑人。他們雖然來自美國和非洲這兩個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們的感受卻是一樣的。一隻手摟着他們的以色列女朋友，一隻手向嘴裏在塞「熱狗」。只是在停住吃來換口氣的時候，才和我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起腔來。他們都是海員出身，很跑過一些國家。不過，他們認爲：天下最沒有種族歧視的地方，實在要算是以色列了，誰也不注意你的皮膚什麼顏色；誰也不會嘮嘮叨叨地追問：「你的祖先是一國的血統？」最了不起的就是：連阿刺伯人在這裏也不曾受到什麼歧視。不說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國土上，是住着許多阿刺伯籍以色列人的，他們多住在海法一帶。在耶路撒冷的舊城古蹟旁邊，我就碰見了一隊這樣的中學生，他們的先生，跑在最前面，不停地手講指畫，進行着「現場教育」。

「你們不是阿刺伯人嗎？」我輕聲地問一位長髮、大眼睛的姑娘。

「是呀。我是阿刺伯籍的以色列公民。」

其實，我這個問題眞是多餘的。在她那充滿了曲線美的身上，不是明明穿着一套「婦女輔助隊」的軍裝麼？

一看見外國人，她們的話也多起來：「你喜歡以色列麼？——歡迎你有空到『海法』去看看。」

以色列大兵沉着應戰，將攻擊到陣地前面的阿刺伯軍殲滅，地下躺着的都是屍體。

「那太好了。——你們都是從海法來的麼？」

「是呀。你眞應當到海法去一趟。誰都說那裏是以色列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一談到這裏，我忽然又好起奇來了：「阿刺伯人要是打到了海法，你們怎麼辦？」

「什麼叫怎麼辦？」她們似乎有點生氣，覺得我這個問題實在太笑話了。因爲她們有絕對的信心：「第一、他們絕對打不到海法，就是再打一百年，也沒有希望。第二、就算萬一打到了的話，……」她們一面說，一面用手做了一個掃射的姿勢：「你以爲我們都是些布做的洋娃娃麼？」

阿刺伯籍的以色列人，對於自己的祖國，這樣自豪。如果納塞爾一類的「阿刺伯救星」，親眼看見了的話，豈不應當連打自己的嘴巴？

從耶路撒冷回到台拉維夫的時候，一路上，都不斷地有一兩個全武裝的兵，在小站上等着上車。他們大部份都坐在最前面，和最後面。一直到了我們從萬山叢中，望見了台拉維夫的輝煌燈火的一刹那，他們才忽然輕鬆了起來，笑呵呵地把手提機關槍倚在牆上去。

我旁邊坐的那一個，也客客氣氣地請我抽起烟來，從他歪戴着的軍帽上，可以看出來：他是個「特種部隊」的人。這些人是有名的「鬼見愁」，在「六日戰爭」中，有一次，曾經用兩個連的兵力，猛打硬衝，衝垮了埃及一個師團，而且俘虜了師長、參謀長和一位還穿着睡衣的「軍代表」。以色列的人，一提起他們來，就眉飛色舞，講得他們活像三頭六臂的金剛一樣。

「眞可惜，又白白的緊張了一次。」他抱歉似的吁了一口氣。

原來他們這一趟是來「執行任務的」。在耶路撒冷有人報告：巴勒斯坦的游擊隊，準備在山間的公路上，伏擊黃昏時開向台拉維夫的長途汽車。爲了怕打草驚蛇，他們才故意分成兩個三個地，在不同的站上上車。滿以爲這一次可以將計就計，找到一些游擊隊，誰知又撲了個空，言下頗感失望！



酒渦、笑嘻嘻但戰志昂揚的以色列
集訓時興高采烈練習朝天放槍。

以色列軍俘虜的巴勒斯坦游擊隊，舉手面壁受檢查，一個個都在扮蟹。

車裏的空氣一輕鬆，他就從上衣口袋裏拿出了個口琴來，悠揚地吹着。後面坐的那些武裝同志們，也輕聲地用鼻音和着。

我的腦裏忽然閃過一個啓示：這個正在打仗的國家，卻逍遙和鎭定得像沒有打仗一樣。這也許就是以色列最英雄、最了不起的地方吧。

國粵語・曾牛・杜魯多

趙聰

國語粵語

中文法定，雖然然港府尚未正式點頭，卻已有即將成為定局之勢。而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特別是大中學生，已經表示不達目的勢不罷休。縱有一二反對者，大都皆是西人，所持理由，不攻自破，起不了什麼阻撓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法定尚未實現之時，已有國粵語之爭的苗頭出現。其實這本不成問題，用不着爭論。切不可因此問題得不到解決，而影響中文法定。

無論怎麼說，所爭法定者乃中文，而非中語。不過如今通用的中文，乃是與國語一致的。粵人說雖說粵語，寫卻是國語。如果說這裏居住的中國人，以粵人佔壓倒多數，應以粵語為正宗，可是到寫的時候還是以寫國語為準。這在中文還未法定之前，已經如此實行了。很難設想，把中文法定之時，要指明這所謂中文是照粵語寫的。如果這麼一來，豈不是連過去用國語寫文章的人，也要改用粵語為文？

所謂國粵語之爭，是無理取鬧，可以不理。

不過就這兩種語言來說，還是應以國語為主，以粵語為副。粵語總是只限於廣東省和香港澳門流通的一種地方方言，在其他省份和海外華僑社會並不通行，這一如其他省份之方言省方言，但與外省人講，在正式的公開場合，如發表演說，宣佈政令，學校講課，牧師傳道，仍應一律用國語。這不是什麼尊國抑粵，而是迫於事實，因為你講國語，多數人懂——中國二十八行省，只江蘇南部，浙江、福建、廣東的方言與國語不同，其他二十幾省的方言，全與國語接近；你講粵語，則非粵人全不懂。這兒因為粵人多，外省人不得不學習粵語，以適應環境。實際上用不着提倡粵語，粵語已經自然通行。但到中文法定後，似乎應該國粵語並用，只會粵語的——現在已不限粵人，其他省的人亦已通用粵語了，宜學國語。因為外國華僑社會皆通用國語，大陸各省亦皆通用國語，如果你不願老死此地，而想到海外謀發展，或升學，或是大陸重光後返回祖國，那末這時學會了國語，實有其必要。再一個原因是，學會了國語，寫文章省事大，說什麼就寫什麼得了，用不着先把粵語在肚子裏翻成國語再寫。聽一些中小學老師講，學生之所以寫不好中文，就是因為不會國語，連肚子裏翻譯都辦不到，只得把粵語寫進去了。

如果在公眾場合發表演說，要想人人都聽得懂，還是講國語好。你若講粵語，人家會笑你，身為中國人，連中國國語都不會講，只會講自己的方言。

頭會子，中文大學圖書館奠基，文，而他講中文是講的國語，而不是粵語，他卻是粵人，以故邀得全港輿論界的喝采。李政道是上海人，他這次來港，接受中大榮譽法學博士，講演時用的是國語，未用上海話，也贏得滿堂紅地叫好。國父孫中山先生是粵人，他講三民主義時用的卻是國語，這有他的留聲片可證。孔子講「詩經」「書經」及行禮時，沒用山東土語，用的是國語，這有「論語」的記載可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就是那時天下通行的普通話。

十幾年前聞王載博士言，他一九二五年來香港佈道，他會說英語、國語、閩語——他是福建人，但不會說廣東話。那時這兒基督教的聖經，還沒有國語譯本，只有粵語譯本。如：Our father in heaven，不是像國語譯為「我們在天上的父」，而是粵語譯為「我地格父在天」。王載講道，於是只得用英語，另由傳譯譯為粵語——找一個懂國語的傳譯都找不到。他講完了道，偷偷落了兩行淚，因為他想到，國人向國人傳道，卻借用英語，自己的語言彼此不通，這樣的國家，咳，又焉得而不……據他說，就從那時這兒才有了國語的聖經。距今已經四十五年了，可是這兒傳道，通用的還是粵語，甚至有些傳道人讀聖經，雖然拿着國語聖經讀，卻還是把「我們在天上的父」改讀成「我

可是，你如果以為粵人不懂國語，那就錯了。近幾年來，由於京戲、國語電影、時代曲之受人歡迎，粵人大多數懂了。如果不懂，他不會去看去聽，更不會學着唱，而且唱的幾可亂眞呢。

曾牛父子

中共民兵越境，把流浮山蠔民曾牛父子三人綁架了去，更予以槍殺，如果在世界別的地方發生，必是大可震驚的事。然而在這兒，卻是平常事一端，港府只不過發出一通照例的抗議而已，既不責成廣東當局引渡凶手法辦，也不要求賠償曾家損失。

而這兒的曾氏父子的同胞們，也只不過為之歎息扼腕，輸款撫恤曾氏遺族罷了。

因此，中共民兵覺得這兒的政府和人民好欺負，又派來汽輪，與港府的水警輪，在流浮山海域相持了數日，造成了一種紅色恐怖。

實在說，曾牛父子之被綁被殺，港府的失職，似乎不能推諉。政府之所以為政府，政府之收取居民納的稅，就在能夠保護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借曰不能，那還要這政府作甚。更不能原諒的，中共在流浮山擄人的事，在曾氏父子之前已經發生了多次，政府應該懲前毖後，妥為設法，起碼要多派巡邏艦艇，不使中共得逞才是。不此之圖，竟使中共民兵得意再來，如入無人之境，始有曾氏父子三人慘遭殺戮之事發生。如果港府仍然不問不聞，漠然置之，不為亡羊補牢之計，則除流浮山外，其他新界地方，甚至港九市內，中共民兵亦可隨時偷入抓人，到那時人人自危，恐將無法

，這總是殖民地，不是他們英人本土，何況擄人及被擄皆華人，你們自己的事，我們不管也罷。如果被擄的乃是英人的話，你看他會跳起來的。第二、中共正在實施微笑外交，對咱們假以辭色，剛剛釋放格雷，千萬不能因爲曾家之事，觸中共之怒，致使剛剛和緩了的局勢，再度緊張起來，於是忍辱負重，馬馬虎虎算了。因此，國人殊不必對這殖民地政府，存有奢望，以爲它也和你一樣地反對中共；亦因此，對於曾家父子一案，也不必深責港府。

雖然如此，對於曾氏慘案，我們應有所表示，使中共知道，不能趁着與英國親善之便，屠殺中國人；使中共知道，這兒的中國籍居民，絕大多數反對你們這種野蠻暴行，不容許中共這樣做。我們應當揭發：你們口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卻實行中國人殺中國人；你們民兵是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子弟兵，可見這所謂毛澤東思想正是殺害本國同胞的思想；你們在國內，連走資當權派，地、富、反、壞、右分子、叛徒、工賊都不殺，而在已不屬你們管轄的地方，卻任意抓殺無辜。我們要正式宣佈：中共是集黑暗、醜惡、瘋狂、殘暴、野蠻、泯滅人性之大成的劊子手，曾氏三人慘死，這事已經撕開你們的僞裝面具，你們不配再做中國人！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曾牛父子三人屬於前者，因爲海外同胞以及外國人從他們的慘死看到了中共的兇暴，給那些對中共存有幻想者當頭一棒。

加入彀中

加拿大承認中共，論者已多。今願指出，這位花花子型的王老五總理杜魯多，不悉中共內情，貿然答允締交，實已入中共所張之彀中，他自己卻得意洋洋，而不自知，亦何可笑。

二十個月之前，加拿大主動提出，與中共建交，在西歐展開談判。加國之所以如此，乃因它第一年售給中共小麥時，中共曾嫌其量少，謂如再多一些，中共還能買，如今這數量未敷所需，還得向他國購買以補足之，希望今後能多賣給中共一些。加國聞之色喜，以爲中共胃口甚大，誠一大顧客。於是在第二年，下令全國多種小麥，產量甚豐，等待中共前來購買。誰知中共對外貿易人員非常之壞，他們無視加拿大，竟改向澳洲購麥，以致該年加國的小麥賣不出去，損失甚大。這麼一來，因思與中共建交，拉攏關係，俾便自己做這筆大生意，用條約固定，免再蹈以往覆轍。但那時中共知道加國的用意，故意提出對台灣主權的事以難之，這就拖延下來。現在之所以談判成功，並非加國放棄成見，乃是中共改採和平外交政策，急於爭取國際承認，不得不對加讓步之故。這個二十個月的談判，最初是加國採取主動，勁頭兒頗大；最後卻是顚過來，一變而爲中共採取主動，勁頭兒更大。其中變換的關鍵，乃在中共外交政策之轉變。

實際上，中共的外交政策，一向就是互左互右，並不是什麼轉變。它的原則，只以利益爲準；如果左的政策於它有利時它就左，右的政策於它有利時它就右。所謂外交五原則，在五六年「八大」劉少奇作政治報告時即已提出，經過大會通過，老毛亦是贊成的。十年後文革爆發，主要是鬪爭劉少奇，六七年把駐外使節調回，參加文革，外交活動迫於停頓。那時批判劉少奇的「三和一少」，就是指的外交五原則而言，名異而實同，這倒，林彪在政治報告又重提外交五原則，會後即逐漸恢復外交活動。至於外交五原則的眞正意義，毛在六二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說的非常淸楚，他說：「在國際範圍內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士，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講什麼團結。只要有可能，我們也要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係，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範疇的兩回事情。」這也就是說，中共和阿爾巴尼亞、中共和加拿大，雖然都互相承認而締交，但基本上是迥然不同的。

不同之點何在？對聰明人就不必細說，可惜像杜魯多這樣的人糊塗透頂，你就是向他細說，他也未必肯信。印尼是個剛過去不久的實例，如非蘇哈圖，恐早已畫入共產世界。南非有些國家，因爲知道了中共的外交人員，唆弄本國的壞分子從事顚覆活動，才斷然與之絕交。杜魯多一心幻想吃，承認中共的甜頭，恐怕甜頭沒等吃到，就會先嚐到苦頭。



中共地方小工業存在的一些問題（上）

六八年冬六九年初，毛澤東似有趁着「文革」的「勝利」，一鼓作氣，再發動一次「大躍進」運動之意。「大增產」、「大豐收」、「大飛躍」之字眼不絕於紙。但這種瘋狂的將會導引中共經濟全面破產的「大飛躍」，也與毛澤東的農村改革運動一樣，在保守勢力的阻撓下，畢竟發動不起來。仍然只喊「抓革命、促生產」，採取穩健的態度。七〇年代而起之的，是地方小工業。要求省、專區、縣、公社一級都建立一套以煤、鋼鐵、石油、機械、化肥為中心的「小而全」的小工業體系。中共的宣傳機器也不遺餘力地大肆宣傳，以作配合。筆者以前曾經指出，中共搞地方小工業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備戰，是為了萬一戰火燒到大陸的土地，可以堅持長期作戰。絕不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支援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大搞地方小工業叫了也將近一年，從各方面觀察都看到中共愈來愈注意抓生產，這幾乎可以說是每一場大運動後必然出現的場面。經過「文革」這個史無前例的大破壞運動之後，中共自然要「亡羊補牢」，大抓建設。所以「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和「十・一」「兩報一刊」社論以很顯要的位置提到這個問題。「我們要進一步……奪取工業生產的新勝利，為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而奮鬥！」不管中共毛林集團搞經濟建設為的是什麼，只要它踏實地搞，能夠提高生產力，增加物質，都是我們所歡迎看到的。但中共目前大搞的「小而全」的地方體系，筆者卻發覺存在的問題實在不小。但願毛林按步就班地來，慢慢地搞，不要因成績不大而發動瘋狂的「大躍進」，那麼大陸人民又遭受一次浩劫。「小而全」的地方工業存在較大的問題如下：

（一）只講數字不顧質量

一下提辦他一百幾十個小工廠再算。這樣自然會出現一些有名無實的所謂小工廠。三二個修理犁耙的木匠合起來，成了一間七七農械廠，三二個鐵匠合起來成為物物鋼鐵廠。小工廠的數字雖多，但實際能夠出產品或者服務於農業的卻絕無僅有。紅旗雜誌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現象，就以中共搞地方小工業最有成績的黑龍江海林縣的情況來說也是如此。全縣一下子辦起四十五個小工廠時，「出現了加工工業多，原料工業少；為生活服務的工業多，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少；在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工業中，製造小木農具和舊式農具的多，修造大中型農具的少等現象。」追究其原因，不僅是沒有全面的規劃，不顧原料的供應情況，不顧工業技術基礎，不顧實際需要，而且是形式主義浮誇作風作怪。因為加工工業、為生活服務的工業、製造小木農具和舊式農具的工業容易辦起來，而其他的則不好搞。農村本來就散佈着一些工匠，三五個石磨三五隻驢弄到一塊，磨磨麵粉就成了一間糧食加工廠；一二部縫紉機合在一塊，為人縫製或縫補衣服，就可以稱為縫紉廠；修修犁耙的木匠合起來可成農械廠。這類所謂小工業有基礎，容易辦起來，所以大家都依樣畫葫蘆，大搞特辦，忙着向上頭邀功，但辦了起來實際等於沒有辦。於提高生產力，於支援農業毫無裨益。應該辦的有作用的工業沒有辦起來，不應該辦的

在這「十・一」活動中，有很多中共要人沒露面，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司令」溫玉成。

觀察一般中共高級幹部，不能只根據一次不露面即推測他已失勢，但是溫玉成大不相同。因為他是「首都」的衛戍司令，與「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一樣，是「首都」的文武總管，是地頭主人，在盛大公開集會場合別人可以不露面，這兩個傢伙可不能不露面，其不露面等於發了貼子請客，到時候主人不露面，即使另請別人出頭打招呼，那也是十二分不禮貌，不成體統，不成話。

溫玉成並非政治局委員，就是說，並非第一級頭頭。但是他的職務有特殊重要性。因為衛戍司令，直接關係中共中央及毛林的安全，這個職務是不能隨便更換的。如有更換，必定有重大原因。文革以來「北京衛戍司令」換了四次，原來的衛戍司令是曾美，一九六五年換了李家益，一九六七年四月換了傅崇碧，一九六八年三月換了溫玉成。曾李二人目前仍公開活動，傅崇碧則隨楊成武垮台。現在溫玉成是不是已垮台了呢？如果垮台了其意義和影響如何？

一

到目前為止，只能推測溫玉成有垮台的可能，還不能斷定已經垮台。垮台的可能性已如上述。現在談談，此人在文革期間的表現。

以往筆者認為溫玉成一直是黃永勝的死黨，現在重新看了一遍有關材料，發覺此人相當複雜。

當黃永勝和溫玉成在廣州軍區時期，雙方的關係非常密切。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廣州出版的「三司戰報」，曾揭發一兩件秘密。「去年（一九六六）八月十三號，軍區展開『四大』，當時軍內一個會計寫了張小字報，揭發在五×年我情報

小」

、溫玉成都不領回，繼續存放在香港，用每年這筆款的利息給自己買生活用品，或買東西送別人（這件事當時只有溫、黃、會計知道）……」。軍區內的造反派，就根據這份小字報寫了一份大字報「打倒小霸王溫玉成」！從這份材料看，黃、溫二

而全」工業體系中普遍出現的現象，所以中共不得不通過紅旗雜誌指出來，不得不要求各單位要「根據當地資源、加工能力、技術力量、社會需要和輕重緩急，對哪些該辦，哪些不該辦，哪些先辦，哪些後辦，哪些下邊辦，哪些上邊辦，哪些集中辦，哪些分散辦，哪些列爲重點，哪些相應發展，積極進行全面規劃，減掉一些不應該辦和暫時沒有條件辦的項目，增添一些急需而又有條件辦的基礎工業、原料工業和爲農業生產服務的工業。」紅旗雜誌似乎尙無意指責形式主義和浮誇作風，免致影響大辦地方小工業的積極性。但筆者卻認爲，光是號召很難扭轉這種趨勢。因爲形式主義和浮誇作風是產生這個現象的根源。而在重視統計數字的官僚制度下，即使像六二年間那樣大反浮誇作風，也不容易把這種不切實際的歪風壓下去，更何況現在只是一紙號召！

（二）「抓政治保險、抓生產危險論」影響深遠

中共搞任何工作都必須依靠領導幹部，這是自不待說的，因爲一般幹部和人民羣眾永遠是被動的，拉一把動一動，推一把動一動，不推不拉就躺着不動，所謂「發揮人民羣眾的積極性」云云，誰都清楚這是騙人的鬼話。由於「抓政治保險、抓生產危險論」普遍流行，領導幹部爲了保險，大加抓「鬬、批、改」、「一打三反」等政治運動，對於搞「小而全」的地方工業卻不怎麼着力。認爲只要抓好政治就行了，抓不抓生產沒有關係，或者認爲在農村，「把農業抓好就行了，抓不抓工業沒有關係」，消極鬆勁。更有一些領導幹部認爲缺乏原材料，工業技術薄弱沒有啥搞頭。所以中共一方面大批「抓政治保險、抓生產危險論」，大批「入黨危險論」、「當幹部吃虧論」，一方面厲聲指責：「有些地方的領導，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羣眾，對發展縣、社、隊工業，不去積極主動地加強領導」。

（未完待續）

待旦

中央軍委方面蕭華和劉志堅打電話到廣州，說「軍內游行是錯誤的，要防止壞人搞鬼」。下午「××（按：可能是江青）林彪同志電話說，溫玉成有缺點、錯誤，可以批判，不能罷官。」蕭、劉的意思支持廣州軍區，江青、林彪的意思，則是慢慢泡製溫玉成，不要一下子搞罷官，震動太大。廣州造反派之打擊溫玉成，目的在搞垮黃永勝。當時黃、溫的命運可以說是不可分的。

成沒亮相

黃永勝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垮台之後內調中央的，而溫玉成早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就調任副總參謀長了。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傅崇碧隨楊成武垮台之際，溫玉成就兼任了衛戍司令。

中共宣傳機關公開報導溫玉成調任副總參謀長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實際上早已內調，大約在八月到十一月之間。當溫內調之際，楊成武還是代總參謀長。而楊是毛林路線的軍中執行人，曾同王力、關鋒（同年九月垮台）、戚本禹（一九六八年二月垮台）等合力搞各大軍區首長（王關戚等指揮紅衛兵衝擊軍區，楊成武、余立金等則調動支左部隊支左，及伺機調動軍區負責人易地革命），武漢七・二〇事件以後，「紅旗」停刊，王、關垮台，毛派正在風聲鶴唳之際，爲什麼把溫玉成內調，讓他與聞許多秘密呢？爲毛林計，當時內調溫玉成可能有兩種情況兩種企圖，一是溫玉成已經靠攏毛林，內調輔助楊成武，較易進行廣州軍區的工作（目的搞垮黃永勝中心的實力軍人）；二是調虎離山，削弱黃永勝對廣州軍區的控制力。如果是前者，溫玉成已是毛林司令部的人，如出於後者，則仍是黃永勝的人。

仔細考慮，發現後者的可能性較少，如果純出於調虎離山，「易地革命」，可以把他調往其它軍區，如梁興初（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間調任成都軍區司令。不必內調中央，使黃永勝在中央多一雙眼睛。如果是基於前一原因而內調，溫玉成顯然是出賣黃永勝，如此的話，兩人便由密友變成了仇敵。

三

自一九六八年十・一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政治局止，在這個期間，凡是公開集會場合，陪毛澤東同時亮相的有十三太保，他們是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汪東興、溫玉成。以這十三太保而論，無疑的毛派佔了絕大多數。這是毛澤東的疑兵之計。因爲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實力軍人派兵掃蕩紅衛兵武鬬據點，七月二十七日毛澤東下令「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宣隊在軍隊支持下進駐學校及其它文教單位。毛的命令是對軍人行動的追認，軍人行動是先斬後奏。那是軍人對毛澤東直接的挑戰，毛被迫妥協，因此九月七日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毛林連參加的興趣都沒有，毛婆江青被拉去參加，她一上講台，連同志都不稱呼，就發牢騷，是臨時被通知到這個會上講幾句話。都說明一九六八年十・一以前，毛派正處於慘痛的失敗中，十・一出現的十三太保新陣容，是實力軍人對毛派的安撫，是毛路線失敗的掩飾，在使人感到毛路線確已勝利，總言之是一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政治佈景。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之後，十三太保中，唯溫玉成一人沒有選入政治局。九大之後是新當權派得勢的局面，這說明溫玉成不是新當權派的分子。

以上只是對溫玉成初步的分析。以現在的資料，既不能斷定他已失勢，也不能斷定他是毛派。最後的結論要等更多事實的證明。





可敬的女人

黎人傑

不久前我寫了一篇「現代父親」，有位讀者對「送兒女出國念書」頗不以爲然，說應該把他們送回「祖國」，（我不知他指的「祖國」是「大陸」抑或「台灣」）對於這點，我倒沒有意見，因爲我文中的要點，並不帶有贊成或反對的意思，旨在說明今日的父親，對兒女的教育，往往作超出他們力量以外的供給而已。對於祖國文化，或者我比那位讀者更熱中，否則怎會把女兒送進中文大學而不讓她進香港大學？儘管香港大學是吃香的學府，而中文大學在某些人眼中仍然被歧視。

不過，我以爲「把兒女送到外國念書」並沒什麼不對，我們不能否認外國的科學要比中國進步，要學高深的科學，只有到外國深造，這不能說他們忽視了祖國的文化。那位讀者偏見太深，相信稍爲明理和了解時代需要的人，都不會同意他的看法。

作爲知識分子，固然對自己兒女的教育十分重視，使他們成才；勞動階層的人，也不少已了解這一點。所以，一個老粗或目不識丁的人，他家的兒女，也可能是大學生。

我們住的一幢大廈，有一個年已五十多歲的垃圾婆，專門負責大廈清理垃圾工作，雖然有點龍鍾老態，動作也緩慢，但她得到管理員和住客、小業主的尊重，並沒因爲她工作能力不如人而開除她。原來這有原因的，誰都不會想到，她的兒子在香港大學念醫科，而且已念到第四年。

這垃圾婆三十歲時便守寡，她的兒子是遺腹子。孩子出生後，她千辛萬苦做工把孩子撫養，不但在小學、在中學都考到半費或免費學額，因此中小學十一年課程中，花的錢不多，還可以騰出時間爲低年班學生補習，賺些外快。

兩年預科後，順利考進大學，且因他功課好，家境貧困，得到獎學金幫助，使他雖在母親那樣艱苦的經濟情況下，仍能完成學業。

大厦的管理人常說：「阿婆不會再苦多少年了，過幾年，兒子做了醫生，可以享福了！」

另一個值得我尊敬的女人是我叫她「馬票婆」、的中年婦人，她經常到我們公司兜售馬票，據說她是被丈夫遺棄的女人，和她相依爲命的，是她一個二十歲左右在大學讀書的兒子。

兜售馬票，每張只賺一角錢，一天跑到晚，所賺也不足維持母子倆的兩頓一宿，所以，她實際的生活方法是靠做狗馬外圍帶家，賺點佣錢，藉以解決母子倆的一切開銷。

馬票婆省吃儉用可以從她那頓中飯看到。每天，公司中飯後就見她來到，兜售馬票之餘，揩油一些剩餘飯菜，草草便當是一頓。

雖然說外圍狗馬有時在佣金之外還得到些賞錢，但供兒子在大學念書，究竟要相當一筆開銷，她一定要把可以節省的錢都省下來。

不但如此，她還有個較長遠的計劃，把省下來的錢積起來，打算兒子大學畢業後，有筆旅費送他出國深造。

可是這計劃已經告吹，廣東信託銀行關門時，她哭喪着臉對我們的同事說，她積了幾年的五千元存款，化爲烏有！

馬票婆不識字，帶外圍狗馬有時要憑電話聯絡。這項工作不能不借助她念大學的兒子。落外圍狗就如他熟記課本上的物理定律或化學方程式似的。

我不知他心裏怎麼想，他可能想到自己靠這些畜牲才能完成學業，心裏一定非常難過。

無論如何，一個不識字的中年婦人，失卻倚靠，能夠養大兒子，還供給他念大學，不管用什麼方法賺錢，這女人仍是十分可敬的；何況，即使說外圍狗馬是「罪惡」，這「罪惡」又不是她發明的，她只是適應香港這個社會而已。「適者生存」，也唯有能適應這社會才活得下去。

另一個可敬的女人是賣菜婆阿三。阿三每日天還未亮，就挑了蔬菜上街市，風雨無間。她這樣艱苦奮鬪，除了爲生活外，還要照顧兒子，供給兒子念書。

可是在街市賣菜的滋味，局外人不會知道。有沒有生意是另外一回事，最痛苦是受差人、販管隊的氣，一個月當中，往往抓進差館三四次，兩筐蔬菜固然蕩然無存；還要應付罰款。有時簡直叫她以淚洗面。

沒有其他生活技能，她最熟悉這一行，要不幹，眼前生活成問題。當她的菜筐被那擦得發亮，又笨又厚的大皮靴踢倒時，她曾含着眼淚發誓道：「不管再吃多少苦，將來一定要讓我的阿斌做到幫辦。」阿斌，就是她唯一兒子的名字。

她含辛茹苦，把孩子養大，送他進英文書院，念到中學會考畢業，然後一力鼓勵兒子考公務員，做警官。這苦心的母親在十年後終於達到願望，兒子不負所望，果然當了幫辦。

可是幫辦又不是警務處長，在警察中地位不見得怎麼高。作爲幫辦的母親，在街市買菜，還是可能受到不知她身份的警員干涉。做幫辦的聰明的兒

他在清末留學日本習法政，歸國後，任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翻譯官，才混入丘八行列。清末各省所辦的陸軍速成學堂，名雖速成，實非粗製濫造，必須受足三年完備教育，始能正式畢業。

他爲日籍軍事教官從事語言文字的翻譯工作，超過速成學生的受業期限。經驗積累，自然畧通兵法，不過只可稱爲半桶水。劉湘因係出身該校，曾霑春風化雨，所以尊爲「方師」。他受到劉湘禮遇，投桃報李，助以統一四川臂力，使能躍登四川王寶座。

王陵基拜錯馬歇爾

他活躍四川軍界，固然依靠翻譯官做資本；而嶄露頭角，還是起源於民十的守備重慶。當年重慶由黔滇客軍控制，姦淫擄掠，秩序紊亂。劉湘那時只不過是川軍中一個師長，也駐防重慶。爲了不忍家鄉糜爛，和黔滇軍商定，推他爲重慶城防司令，負責整飭軍紀。就任之初，適一黔軍旅長，醉後在金沙崗妓館行凶。他不管三七念一，即將該旅長問斬，梟首行凶現場示衆。接着又有一川軍師長的胞弟，仗勢在妓女家鬧事，他又將之當衆責打手心二百示懲。從此重慶秩序，肅然安堵，市民譽爲王靈官。意即崇他是道家廿六將中的第一位，能除一切妖魔鬼怪也。抗戰軍興，四川王劉湘，還是採用「左聯共產黨，右拉日本人」的故智，以與國府周旋。他認爲劉湘不顧民族大義，耻與繼續合作。武漢吃緊之際，乘機自請率軍出川，參加抗戰。他的部隊，受編爲第卅集團軍。由他任總司令，劃歸第九戰區戰鬬序列。防守贛北修水武寧五年，並無赫赫戰功。勝利後卻調充江西主席，居然位列封疆。（繼又調主四川，共軍來犯，化裝鹽商脫逃被俘。）

民卅五，馬歇爾元帥奉使來華調解國共糾紛。那年暑期，國府蔣主席移節夏都辦公，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等仍留南京。馬帥被他們當作皮球，踢來踢去，因而寫出八上廬山史話。馬帥第五次由周恩來自南京踢出時，他以地方主管官關係，也到廬山請示。聽說馬帥上山，爲盡東道之誼，率領轄屬的管理局職員，列隊牯嶺街頭迎接。其實馬帥初次上山，牯嶺市民，早已懸燈結彩，作過盛大歡迎。他要再來一次，雖云禮多人不怪，終不免畫蛇添足之嫌。那天他僅着一套灰色中山裝，貌頗恭順，狀類特工，毫無封疆大吏氣概。

馬帥每次上山，例必與往迎夫人，分乘特備肩輿，進入牯嶺街中。途經他的行列之前，已有人在旁以手高舉名片，操流利英語，朗誦「江西省政府主席在此歡迎」。馬帥竟視若無事，並不下轎答禮，任令輿夫抬着疾馳而去。歡迎行列看到馬帥如此傲睨，當場嘩然。旁觀記者開他玩笑：王靈官法力本已無邊，何必再拜番神？他受人幽了一默，只好報以苦笑。

胡實

胡適不能學農業

慶餘

一九一〇年，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曾做了一首題爲「孟夏」的舊詩——那時他還未提倡新詩，中有句云：「榆錢亦怒茁。」當時他的一位朋友見了，就說：「你弄錯了，榆錢是榆樹的果實，不是榆樹的葉子。」

適之先生在都市中長大，只從書本上看到「榆錢」兩個字，並未見過榆錢究竟是什麼東西。經過這事以後，他談詩每勸人應以實際經驗做底子。可見做爲一個詩人，也應該見多識廣，如果亂寫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是難免鬧笑話。

因爲適之先生不熟悉農村的植物，不但做詩用「榆錢」弄錯了，也影響了他在美國所學的科系。據說，他留學美國，最初是學農的，一天上課時，教授拿了許多種類的蘋果，叫學生加以分別。適之先生竟然分辨不出，在他看來，這許多蘋果的顏色都是一樣的。因此，他覺得自己的性情同農業不近，後來便改學哲學了。這和魯迅留日最初學醫一樣，他拿起聽筒聽人的肺，有病的和無病的並無不同，以後才放棄了醫學而改弄文學。

一九二〇年秋，適之先生正在北大任教，住在鐘鼓寺，庭前養了幾十盆菊花。他的姪兒胡思永天天拿水澆它，澆了幾天，菊花的葉子都漸漸爛掉了。一天，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先生去看胡先生，在庭前見了這許多爛掉的菊花，突然想起適之先生留美時不能分別蘋果的故事，便嘲笑他說：「蘋果有色辨不出，園裏那配種菊花？」

隔日，適之先生做了一首題爲「失望」的新詩，寄給蔣先生解嘲，詩曰：

菊花葉上沾着點塵土，
永兒嫌他們的顏色不好，
他就用水來灑他們，
說，「給他們洗一個澡！」
過了幾天，夢麟見了大笑，
他說，「適之家裏那配種菊花！
把菊花的葉子都爛掉了，
這難道是種花的新法？」
我也有點難爲情，
便問，「這是誰幹的事？
怎麼把水淋菊花，
教葉子爛成這個樣子！」
永兒有點不服氣，
他說，「菊花不是能『傲霜』嗎？
怎麼連這幾滴水都禁不起？
這不是上了詩人的當嗎？」

文壇小掌故

註冊專利

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一個名字，論理是不該相同的，可是由於人太多了，中國人的名字只有一至二個字，而且大家選擇字又都是「趨吉避凶」，能用的字有限，因而常常弄得姓名完全相同。據說吳國楨當年作上海市長的時候，發現戶口册中竟有十四個「吳國楨」；如果其中一人鬧出糾紛，那便成了十四包案，比我們常見的雙包案熱鬧多了。但吳市長決不能强迫其餘十三人另改名字而讓他專利，因爲人家的名字也是註册了的，名字雖同，年齡、籍貫、經歷不會完全一樣，因此，在法律上不會成爲問題。

至於筆名相同更無關宏旨，一篇文章的價值全在內容，一個冒牌作家即令用李白的名字作詩，蘇東坡的名字作文，不通仍是不通。如果觸犯了法律，也是責任分明，因爲作者可以龜縮殼中避不露面，但報、刊是無處躲的，俗語說，「逃了和尚逃不了寺」，仍然可以依法追究。例如最近本港發現兩個「退職記者」，一旦對簿公庭，自然是「寃有頭，債有主」，決不會鬧「雙包案」的。（編者按：在本港第一個使用「退職記者」筆名的是「戎馬書生」朱振聲先生，已有電話說明未嘗該刊寫過一個字。我當時說可惜他未「註册專利」，否則也可提出控訴。）

最近還看到一位「？」作家將筆名註册專利，這一偉大發明，斯德哥爾摩當局眞應該頒給他一份「文學發明」獎。

這位「作家」雖然不准別人轉載他的文章，但卻特別喜歡轉載別人的文章，例如：他的「佳作『釣』沈」一欄，便經常如此。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風不愧一霸！另一本罵人刊物，爲了拉生意，不惜扯謊欺騙讀者，說是台灣著名散文家柏楊，兩年前以匪諜罪名被捕，有人自台灣携來他的舊作，特爲他「公開發表，以饗海外讀者」。該刊先後發表的計有：「詩人國」、「西崑國」、「飛帽國」、「官崑國」四篇。其實這全是搵讀者老襯，這些游戲文章，柏楊早於四年前便在「陽明」雜誌發表過了，時間爲：「詩人國」載民五五年三月（四期）；「西崑國」載同年五、六月（六、七期）；「飛帽國」載同年十至十二月（十一至十三期）；「官崑國」載民五六年一、三、四月（十四、十六、十七期）。而且也有單行本，海外各地都有分銷。該刊竟厚着臉皮說「公開發表以饗海外讀者」，不知此一「海」究竟是苦海、福海，還是雲海、學海？這是以舊充新的賣假貨。賣油郎眞希望姚雪垠、柏楊來港一趟，看看他們的未來遺產究竟是如何被人繼承的。詩曰：

一、釣字如何能代鈎？口中筆下兩不羞；
私家塘裏敢垂釣，釣去釣來最會摟。（註）

貓兒與叫春貓

小貓兒是可愛的，大大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圓圓的臉孔，毛茸茸的身體。有時溫柔文靜地依在人的懷裏，任你撫摸；有時靈利敏捷，撲蝴蝶抓皮球，弄得人欲捧腹大笑；有時被人打了一下，卻顯得可憐兮兮，「咪！咪！」地求饒。

貓兒是可愛的，孩提時代也着實喜愛過小貓，會讓牠分享我的牛奶，會掏出自己的零用錢爲牠買魚，可是近來對貓兒卻愈來愈討厭了。

我的左鄰右舍都養貓，每當握管舒紙的時候，包租婆的花貓，就在對面的花架上「苦——噢——苦——噢」地叫春。一貓叫百貓應，於是滙成了一片「苦噢！苦噢——」的叫囂，其聲音既像小孩子的嚎啕大哭，又像即將斷氣的人淒厲的抽泣。令你文思頓斷，半天也寫不出一個字來。尤其是夜半時分，當你正欲朦朧入睡，一陣「苦噢！苦噢——」的叫春聲驟起，睡神全被嚇跑，你又要挨一個失眠的夜晚，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小貓兒是可愛的，因爲牠只會「咪咪」而不會「苦噢——」。但叫春貓卻是絕頂令人討厭的，這不僅因爲牠叫春的腔調討厭，不僅因爲牠擾人清夢，而且因爲牠那種「高視濶步」的神氣，和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你把牠從這邊花架趕跑了，牠又跳到那邊花架上，仍然高視濶步地「苦——噢——」。

本來公貓母貓也是有權利享受牠們的性生活的，倘如牠們也像別的動物那樣靜悄悄地幹，不要擾人清夢，不要打斷人的文思，自然不會有人出來干涉，不會有人覺得討厭。可是牠們在幹那勾當的時候，偏偏要大叫大嚷，這簡直是囂張了。

從貓兒的叫春，也使我想到人們的叫春。每當夜闌人靜，單四嫂將要朦朦朧朧地入睡的時候，紅鼻子老拱就從咸亨酒店踉踉蹌蹌地衝出來，提尖了喉嚨唱他的春曲：「我的寃家呀！——可憐你，——孤零零的……」單四嫂的感受如何？魯迅先生沒有寫出來。不過我想，絕不會比我聽到貓兒的叫春聲有更多的好感。倘如單四嫂喜歡的話，紅鼻子老拱早就姘上了，用不着夜半在街頭叫春。由此，我又聯想到那些抱着三弦琴在他所愛的人的窗下大唱情歌的大情人。倘如樓上的少女並不喜歡他，也許會把他的歌唱當作貓兒的叫春吧！

我討厭叫春的貓，那是討厭牠的高視濶步和牠的囂張。可是一些無知的人竟然要學叫春貓兒的囂張，爲了性需要而偸漢的婦人，要在別的問題上大叫大嚷地囂張；爲了發財而做無恥勾當的無賴，也要在別個問題上大叫大嚷地囂張。而且還要作高視濶步，旁

司，既未登記，亦未繳保證金，只求一旦見到利益，就宣告停業。這陣風後來總算被抑制了，因爲實在太不成話。

在一個文明社會裏，保險本來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的好制度。可是社會上的人散處四方，沒有組織，因此就有所謂保險公司出現，成爲居間人。可是這些保險公司，都以賺錢爲目的，是一種商業機構，欠缺替社會人羣謀福利的心腸。

十萬劍橫磨！天助還須先自助，莫奈人何！

不買無中文條例的保險

香港保險公司很多，較大的都由西方人經營。幾年前有一家叫做××保險公司的跑街上門來兜生意，勸我保點人壽險。我憑我的經驗作證，這個世界上騙子比誠實人還多，因此不作考慮。可是仔細想想，女兒太幼小，而人生的事情又很難說，在妻的勸苦下，投了五千塊錢保（五千塊錢在二十年後可能買不到一包香烟，因爲貨幣可以貶值，社會可能動亂）。我那時情況不佳，每個月要繳出四十塊錢十分吃力。不過那個跑街說是繳足五年就可以得到五千元，我想我或者可以熬得過去。那知繳了十個月，忽然打聽出並無此事，所謂五年，實在是二十年之誤。我停止再供，保險公司派了個較爲高級的人來向我解釋。

我告訴他，保險公司不將附有中文的規章供投保人參閱，實在犯了「天譴」之罪。已繳的幾百塊錢既然不能追還，就算我前生欠下番鬼佬，這生來還他們的好了。只問你身爲中國人而做幫兇來殺我的血汗錢，於心何忍，何安？

所以我勸大家未看到保險公司的中文條例之前，千萬不好投保。而二十年的投保，等於向火星買土地，全不着數。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將五百塊錢投於物業，六年有一個對開，十二年再一對開，十八年再一對開。所以以儲蓄的方式來投保，是非常不合算的。

政府之於保險業務，對市民只有一項沒有承擔的承擔，就是繳足一定成數的保證金，其餘保險公司如何做生意，政府一概不管，比管制銀行還要寬容得多。而事實上，政府所徵的保證金，對市民毫無益處。前幾年一間銀行倒下來，虧空上億，影響市民達十萬之衆，試問幾十萬保證金能有什麼用處？

在自由契約的社會制度之下，擸笨的事幾乎到處都存在。保險公司要得市民信任，必須將條例譯成中文，隨時任市民參考，否則的話，誰來相信你們？

黃思騁

謂文偷，原來文偷這一行並非新興事業，而是古已有之的「傳統」。不過文偷既有古今之分，偷的手法必然有高低之別，偷的作風也必然古今不同，「風尙愈變愈下」，這是可以斷言的。君不見古之鷄鳴狗盜只能摸黑出動，踰牆鑿壁，今之慣竊匪則武裝起來，三角銼、百合匙、電鑽、手槍、甚至出動汽車，全部科學化設備、機械化行動，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世界」乎？

文偷古今談

昔日的文偷雖然欺世盜名，但是「盜亦有道」，可惜膽子太小，頭腦太簡單，所以只敢原封不動的偷，偷了也只能一字不易的變賣，絕不致於改頭換面，竄改原著文意，否則便成了「既盜其物，又傷事主」的兇手盜，而爲世人所不齒了。南史徐廣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賴有著述傳後，宜以爲惠。」

這文偷老實得很，欲將未經發表的晉中興書據爲己有竟然坦白得向原作者表明心意，被作者拒絕，才「直入竊書」，然後將原著一字不易發表，當作自己作品。何法盛是厚顏無恥了，但卻不夠高明，如果這中興書給現代文盜去偷，決不會那麼天眞的去央求作者，只消等原著發表之後，或者由香花變成絕版的毒草時，花它一年半載「學習書中語法、筆法」，再去改頭換面，即使改得不倫不類，只要厚着面皮說是反映時代寫實之作，不是一樣可以由無聞於時的寒士，搖身而變爲有著述傳後，名滿「海外」的大作家嗎？

唐摭言載有文偷一則：李播典蘄州，有李生者，以詩投播，覽之，駭曰：「此僕舊作，何乃見示？」生愧懼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乞見惠！」

小偷竊物之後，居然還有膽量把賊贜送呈物主，「行江淮已久」，一旦被人揭發，竟又坦率自承，面皮厚則厚矣，其奈心未黑何！其實李生如果生於今日，不但不必直認剽竊成名，連愧懼也不必，只要忸怩作態，放放烟幕，若有其事的寫其「寫作經過」，或者寫寫匿名信，給對方扣帽子，再不就將偷來的贜物當作商標登記，將「老奸計滑」「眦着大黃牙」之類的文章申請專利，在「專利」之下，管他是「舊作」還是創作呢？

綜觀古今文壇的盜竊檔案，在下雖然無心厚古薄今，也不禁三復顧炎武斯言，擲筆冷笑曰：「此誠風尙之愈變愈下也！」

江城子

青年之聲

國府再不反攻，休矣！

李尚義

當加拿大政府與毛共偽政權於年餘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進行建交談判時，我們已斷定其談判成功乃時間性的問題而已。這並非意味我政府的外交政策失敗，實在是形勢的使然，因為，加拿大政府的主動與毛政權進行談判以至建交，乃純粹基於利益的關係。

如今，加毛的建交，將促使義大利與毛共的建交談判提早成功，雖然，義大利當局表示：「彼等不相信倘與北京建交，蔣介石總統將與義絕交，不論如何，義大利早已聲明，彼等將不接納中共之要求，亦即堅持義國與國府絕交，作為建交之條件。」義當局的聲明是一回事，現實的貿易利益又是另一回事；退一步來說，即使毛共並不堅持建交的條件，但當任何一國與毛共建交時，我政府的斷然宣佈與該國絕交，乃顯然和必然的事實。

今天的問題是，我們應如何挽回國家的面子，挽回國家的面子並不單憑當某一國家與毛共建交時，政府即宣佈與之絕交，各首長發表指責的聲明和談話便能做得到。很明顯，現今世界上很多人都具有恐共病，再不能以仁義道德的大道理去說服人家了；而且，國與國間的相處祇是利害關係，根本上就沒有道義的存在。

我們現在要挽回國家的面子，我們現在要中興國家，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回大陸去。到我們打回大陸去後，一切姑息主義，恐共病，定必不期然消滅。

當然，我們很明白，現代的戰爭並不如古時那麼容易，也並不如古時那樣的片面性；我們也明白，即使我們能在一夕之間反攻大陸，後方補給問題的能否順利進行，將是此戰爭的能否徹底勝利的重要關鍵；我們更明白，目前的國際形勢以及美國對我國的阻梗政策，定必使我們的反攻復國的神聖戰爭遭到相當的困難。

但，假如我們不再把握時機反攻，則從此休矣！

復興基地經過二十一年來的生育聚訓，民生安定，反共士氣激昂，海外的絕大部分正義之士也緊隨國府，倘國府再不反攻，寶島居民的戰意定必跟隨時間的消逝而相應低沉，海外的愛國志士亦可能由反共而恐共。時間愈拖長，反攻大陸便愈難成功，此乃必然的事實。

今天的空氣非常沉悶，我們寧願在國府即刻反攻，成功與否，在所不計。即使因此犧牲，也勝於現時的在受人譏諷下苟且偷生。

方言問

我們在大專研究文史的同學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中國的文字，表達能力極強，辭彙的豐富，亦超過其他國家的文字之上，只可惜我們的國家太大，方言太多太雜，故用言語表達意思，常比不上用文字來得方便，也推行得更遠。

這個感覺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由於教授們的方言，複雜難懂。雖然大致而言，教授們都是用國語講授，但因為籍貫的不同，教授們的國語，標準不一。我們都知道國語有所謂南腔北調，南

大，更遠一點的不用說了。京片子比較好一點，但東三省與京滬蘇杭的聲調差別，在我們這些「小廣東」聽起來，亦很難獲得同等效果，能夠說得一口流利漂亮的京片子，或字正腔圓的南方官話的教授不是完全沒有，但為數不多，相反地，夾七雜八，滿口土話，含混不清的倒是多得很。尤其是近無錫、武進、或江西、鄂北等地的鄉音，與標準國語的距離，簡直比廣東土語有過之無不及，這些四不像的方言，在閒扯時還勉強可以將就將

嬉皮士

據說嬉皮士的始源，是由於部分的美國青年讀了一些古古怪怪的哲學書而獲得「啟發」的。這些是什麼書我們且不必去理會他，但嬉皮士也有「思想基礎」這一點頗令人有觸目心驚之感！

今天的漫夢，嬉皮士已經成為社會所唾棄的代名辭，雖然還有人不以為恥，儼然以新式嬉皮士自居，但這畢竟是極少數。尤其是在香港，「長毛」雖有很多人擁護，但他們只是「潮派」，算不得「嬉皮士」，因而我們見

論深度，新潮派遠不如嬉皮士，因為前者是缺乏內容的，像上面所提及的「思想基礎」即為顯著之點。新潮派只知趨新，有人呼打倒左仔，他們也跟着呼幾聲；有人呼台灣獨立，他們也趕着扮應聲蟲。最近爭取中文法定地位的運動展開了，新潮派馬上搶着大出風頭，而且聲色齊全，好像這個運動是該由他們獨佔首功似的，一臉孔領袖姿態，其實他們口裏喊什麼，心中想的可全不是那回事。老實說，此等新潮派認識的中文字還遠比

，都補償不了這分損失，要是立志去迎頭趕上，則除非先變成一位方言專家，否則永沒有這個可能。但教授們既照講如儀，聽講的同學亦只好裝聾扮啞，這是今天本港專上學校的怪現象之一。

既然講學的目的不在乎「揚名立萬」，則視乎聽眾所需，盡量予以方便，實爲學者們的天賦義務。尤其是處於香港這樣特殊的環境，同學們籍貫之複雜，正不亞於教授，同學們年紀輕，學習方言的機會少，能夠兼通廣東話與國語的已頗難得，因爲到了大學程度，則必兼通英文，實際上是經研習了

問題之一

若訥

如果說學者的派頭必須這樣擺，才顯得出眾，這是脫離了學術立場的見解。一個以傳道、授業、解惑自任的人，當其傳而不達，授而不受，解而愈惑的時候，良知上是應該覺得負咎的！文、史、哲都是大門頭，比之學好一點國語，其難易是相差太遠了，難的都做得好，易的當然更可以做好！竊以爲許多成了名的學者，假如能費上三數月的時間，習好一點國語，應該是件極容易的事，而其效果，則比之埋首撰作一本皇皇鉅著還要偉大。做學生的都已經學懂了幾種語言，做老師的還好意思只能說土話嗎？

知。社會上就多的是這種人，年紀大一點的，生活經驗豐富一點的，可能他們的表現會好一點。青年人由於先天性的衝動、幼稚，極容易被有豫謀、有用心、有目的的人所蒙騙，實際的利益，無論如何輪不到急先鋒們的分兒！一個人，由新潮派開始，逐漸變化爲保守沉着，其實並不是這個人有些什麼特別的智慧，是他吃的苦頭多了，被蒙騙的次數多了，再也不肯去上當而已。因爲無論個人的事業成就也好，社會上的興革創建也好，乃至整個國家民族的盛衰榮枯也好，都不是憑一鼓氣焰可

運動

黃鍾

如一「大東亞共榮圈」；殘忍至如「共產解放」；瘋狂至如「文化大革命」，都有死心眼的支援者。其實我們假如能撇除一切成見，埋掉一切花言巧語，平心靜氣地，檢討一下種種所謂運動——尤其是運動的後果，我們就會發現這都是陰謀家攪出來的勾當，運動由開始就沒有一點兒誠意。

在爭取中文法定地位運動展開得如火如荼而且成功在望的今天，筆者無意逆潑冷水，更一千萬個不是反對這個運動，只是在閙熱的當兒，忽來感觸，信手書之，希望大家能對前車之覆轍，有些警醒，不去重蹈這些覆轍而已！

星期六

·亦凡·

中國人沒有所謂「星期六」；短暫的日子，排一個次序，讓人事在時間得一個段落，中國人以月圓月朔爲依歸，那個叫「初一」、「十五」。自從西方文化流入，中國人也懂得以七天爲一星期了，「星期六」是週末，也成爲人們的好日子。

香港的中國人是最趕得上時代，在人事上的活動，除了極少數的華人小生意尚保留着「初一」、「十五」的使用，但無論如何，並不會沒有「星期」的觀念，也不會不以爲星期六在七天之中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大致上，在人們的心中，那是理所當然的，星期六的工作應是半晝，星期日雖是全日假期，但還可以暫不理會，而星期六的下半天和晚上，則非要痛痛快快地消遣一番不可了，否則，一星期裏的辛勞工作似乎都失去意義。

所以在星期六的中午及黃昏以後，你會發覺市面上的人比以往數天來的多，也美麗得多，公共場所也熱鬧得多，甚至公園、山上、郊外的人也比平日多。人們多是雙雙對對的，週末嘛，難道是可以不會面的日子？

但在週末的晚上，許多以爲「不賭博不是男人」的好漢子，在一輪電話「落纜」之後，整晚，卻可獨坐，坐在收音機旁候聽派彩數字，其中喜、怒、憂、懼、愛、惡、欲的享受，非旁人所能盡言，樂在其中，也不由你說合法不合法，至少，香港部份的電台電視，也懂得履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古訓啊！

秋風起，不給香港帶來黃葉，但帶來「馬季」；賽馬的日子，很少不排在週末。南國之秋，特別在香港，秋風起，不帶來黃葉，但人們的鈔票有如黃葉，在賽馬的日子，飄個痛快，其中喜、怒、憂、懼、愛、惡、欲的享受，非旁人所能盡言，樂在其中，是合法的。合法的事，執法者當然要予以保護，社會公共事業，多少也須予以支持，所以到了賽馬的星期六嘛，公共巴士有開到馬場的專線，十四位小巴也局部地掛上去馬場的牌標，送你去發財（收財當然要加倍了），的士上客，似乎每輛都非要去馬場不可；交通的要衝，都有特別派置的警伯，市民該衷心的致謝……。

輸了是兵家常事，贏了是多麼的大快活！當然，最大的贏家不是投注者。祇苦了在星期六下午還要上班的勞苦大眾、還要上學的下午班學生，這一羣，似乎沒有什麼人會予以理會了。

青年之聲

中國赤禍探源（十六）

史劍非

「神經病才子」徐謙

在「赤禍探源」的研究中，已揭發了很多助長赤禍的人物，不過這些人物，助長赤禍各有原因，，別之有：①是拯救國家而聯俄容共者如廖仲凱，②是為了個人權力慾而投機聯俄親共者如汪兆銘、唐生智，③是因為知見不足、思想糊塗而為蘇俄共黨利用者如徐謙。第一種人可原諒，第三種人可憐憫，第二種人則無法寬赦。徐謙是屬於可憐憫的一類人，他在武漢政權前期，是親俄助共的急先鋒，但是一經發覺共黨的本來面目，即奮起反共。策動馮玉祥領軍反共并驅逐鮑羅廷，瓦解武漢政府，穩定南京政府，挽救一九二七年中國提前赤禍者也正是徐謙，功可補過，未可厚非。

徐謙是否共黨尚無定論

關於徐謙是否參加過共產黨，到現在為止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參加過共產黨，二說他絕非共產黨人。

老報人龔德柏在所著回憶錄中力言徐謙是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二月，徐謙就任北京俄文專門學校（蘇俄吸收中國青年赴俄的統戰機關）校長，在就職講詞中曾言自己是共產黨（或言信仰共產主義？），龔氏在所辦的大同晚報上痛罵徐謙，國民黨名筆吳稚暉則於邵飄萍所辦的京報上大罵龔德柏，為徐謙辯護，[illegible]，得到徐謙[illegible]報上撰文痛駁吳稚暉，打得吳氏啞口無言。當時孫中山正臥病北京，吳稚暉等國民黨要人皆來京探病。徐謙也是國民黨員，且為中山的親信，吳氏為徐謙辯護實義不容辭。

近年來風頭最健的中國現代史學家吳柏湘氏在所著「民國政治人物」（第一集）中，則力言徐謙並非共產黨。「自民國十三年以後多數書刊甚至官文書中都指徐為共產黨員，實際上是不符事實的。並且他對於馬克斯唯物史觀的詳細研讀也是流寓九龍時期（按：一九二七年以後），他認為這種說法的神秘性和佛教所謂離開肉體另一種意識之存在，同為不可思議……」。

徐謙是否為共產黨員實在無關重要，但他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確一度為共產黨的同路人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司法改革的先驅

徐謙在清末民初，也算是一激進的政治改革運動家。他是清末的進士，與譚延闓同科。入仕學舘卒業，在清廷籌備立憲時期，曾任北京高等檢察廳檢察長，為清廷擬定新刑律，為改革中國司法之先驅。辛亥革命以後，組織國民共進會，一九一二年八月，與同盟會聯合建立國民黨，徐被推為參議之一。從此成為國民黨的活躍分子。

一九一七年曾隨孫中山南下護法，一九一八年春，護法政府改組，實行七總裁合議制，中山被迫離粵去滬，委徐謙代理總裁[illegible]。[illegible]月北京、廣州兩政府各派代表團赴歐參加巴黎和會，徐謙亦代表孫中山偕陳友仁前往巴黎，遊說美國勿助北京政府。同時三中國代表團到巴黎成為國際佳話。結果，廣州政府由伍朝樞率領的代表團及徐謙的代表團等，皆不得要領（因當時只承認北京政府）失敗而回。

一九二〇年九月，馮玉祥率軍北上（附吳佩孚倒段祺瑞的皖系政府）過漢口時，徐謙與鈕永建奉中山之命前往宣慰，從此結識馮玉祥。一九二四年贊助馮祥發動首都革命；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庫倫，勸說馮玉祥參加國民黨。使馮之國民軍參加國民革命。對國民黨及北伐都是巨大貢獻。

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徐被選為十六名國府委員之一。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任國民政府司法部長。當時徐謙挾馮玉祥自重，成為鮑羅廷爭取的對象。而當時廣州的革命軍及馮玉祥的國民軍又皆仰賴蘇俄的援助，徐謙之接近鮑羅廷，亦時勢所趨。但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隨鮑羅廷去武漢，非法建立「臨時聯席會議」，甘做鮑羅廷分化國民黨及倒蔣的工具，就太離譜了。

心中猶有國家同胞

武漢的「臨時聯席會議」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成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舉行三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排除了蔣中正的權力）即自動撤銷，實際存在了不到三個月。但是[illegible]不到三個

而現在共黨及左派再度當權得勢，迫使蔣氏及胡漢民、吳鐵城等不得不採取斷然行動，在南京另成立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實行反共清黨，遂有寧漢分裂。這一不幸局勢，雖然主要是由於鮑羅廷的謀畧所造成，但徐謙一馬當先的反蔣助共，實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因爲他背後有馮玉祥及馮的國民軍。對整個形勢舉足重輕。

鮑羅廷操縱下的武漢政權前後存在了八個多月。從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四月六日汪兆銘返抵武漢，以徐謙爲重心；自四月到八月則由汪兆銘負責領導。

當徐謙負責的階段，雖然作了不少會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但與汪兆銘比較仍有很大區別。有左列三事可供了解。

①在四月二十日的一次會議中，鮑羅廷提議對英美絕交一致罷工五項辦法，賦予共黨控制下的工會以審判權及刑罰權，徐謙認爲此舉破壞法律統一，司法權應操之政府；汪兆銘則偏袒鮑羅廷的提議，較輕案件由工會處理，重的案件應交政府機關處理。

②五月初，計劃成立黨員志願兵團，限定在湖南召集一千七百人，湖北召集八百人；這因爲湖南、湖北爲共黨工農羣眾工作最成熟之地區，成立這個兵團，實際即是成立共黨武裝。徐謙反對，認爲各省黨部即可介紹審查，結果汪兆銘照共黨原案，撥發步槍二千五百枝。

③應莫斯科的要求，武漢政府加強農民暴動政策，任命譚平山、徐謙、顧孟餘、鄧演達、毛澤東爲土地委員會委員。四月十九日舉行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徐謙批評共黨分子提出的方案，不顧及事實，沒有規定沒收土地的標準，認爲「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燒到敵人抑或燒到自己。」又說：「沒有統一的指揮下進行革命鬬爭，只能說是暴動。」而汪兆銘則完全支持共黨的方案。

④五月二日，徐謙在中央政治委員會議提議制定「禁止民眾團體及民眾自由執行死刑」的辦法。皆表明他對於共黨的農村暴動政策的不滿，而擬加羅廷牽着鼻子走的情況大不相同。

關鍵時刻轉變反共

徐謙不但是成立武漢政權的關鍵人物，也是武漢政權垮台的關鍵人物。可以說是解鈴人原是繫鈴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寧漢分裂，由於雙方劍拔弩張緊張對峙，北伐軍事一度頓挫。武漢方面本欲東征，擊滅南京政府，恰巧此時馮玉祥的國民軍（已改編爲第二集團軍）已出潼關進攻河南，正遭遇强大奉軍的壓迫，軍情緊急，連發電報催促寧漢雙方出兵，並分向雙方索取軍餉。雙方爲了爭取馮玉祥，爭予馮軍餉，並暫息內爭，分路繼續北伐。六月初南京方面的北伐軍攻佔徐州，武漢方面的北伐軍則與國民黨會師鄭州。

六月六日汪兆銘偕徐謙、顧孟餘、孫科等往鄭州與馮玉祥會談。當一九二六年冬，贛鄂對立之際，鮑羅廷即極力拉攏馮玉祥，希望他支持武漢反對南京。但馮氏態度曖昧，意存觀望，並以此自重。寧漢分裂時，馮玉祥依然實行兩面政策，派劉驥爲駐武漢代表，同時派李鳴鐘爲駐南京代表。及至鄭州會議時，汪兆銘對馮百般敷衍，將馮之第二集團軍擴編爲七個方面軍，並任命馮爲河南省主席，馮部劉郁芬爲甘肅省主席。汪作此讓步意在換取馮對武漢的支持，以便協同唐生智東征寧滬。馮只是虛與委蛇，鄭州會議結束即赴徐州與蔣中正、胡漢民、吳敬恒、李宗仁會議。會後蔣馮發表聯合聲明：「中正、玉祥與數十萬將士爲三民主義信徒，謹偕全體革命軍誓爲三民主義而奮鬬」，這是針對武漢宣揚的「三大政策」而發，立場已極明顯。馮玉祥更單獨於二十一日致電武漢汪兆銘、譚延闓等請其驅逐鮑羅廷並與南京合作。這不啻是青天霹靂，對汪鮑等人的打擊太嚴重了。在寧漢分裂形勢下，加上馮玉祥所部本是鼎足而三，現馮玉祥站到南京一邊，形勢就變成二對一了。武漢大勢已去。已趕上內部發生長沙駐軍許克祥部自動反共，繼之是江西朱培德實行分共，唐生智部下何健之武漢反共，武漢固然有鑒於當時共產黨那種暴力階級鬬爭路線之可怖，武漢政府內部的紛擾，以及南京方面慨予六筆軍費（當時武漢政府財政情況極困難），決定性的因素則是徐謙的建議。因此汪兆銘把徐謙恨透了。而徐謙在鄭州會議之後，即不再返武漢，因爲他已看透鮑羅廷和共產黨那一套了。

左右兩面不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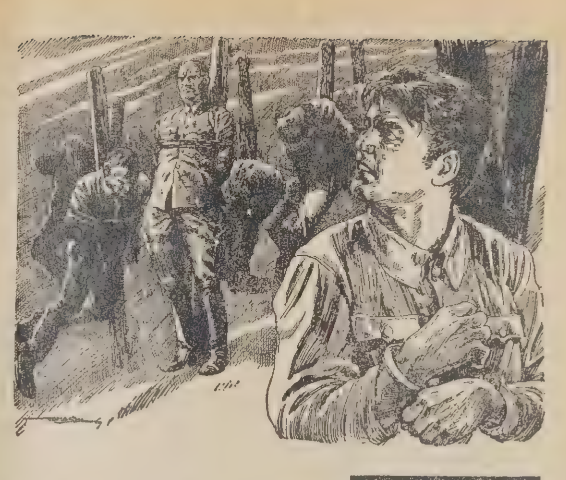
徐謙協助鮑羅廷搞臨時聯席會議，分裂國民黨是出於一時糊塗，一旦清楚就勸馮玉祥反共。其固執與糊塗雖可悲，但是其幡然改悟，毫不拖泥帶水，亦頗爲可敬。不失爲一誠實的君子。但是因爲糊塗、固執、狂熱、輕舉妄動，遂鬧了不少笑話和悲劇。

南京方面罵他是投機分子，蘇俄罵他是革命叛徒，兩面不討好。英國記者主遜(Arthur Ranson)則說：「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有神經病的才子。」又說：「這種人是不利於他所擁護的任何黨派」，倒確是的評。

因爲徐謙得罪了汪兆銘，因此當一九二七年九月國民黨三派（寧、漢、上海西山會議派）復合時，受汪的排擠不得復起。自此即脫離了政治生涯，初隱居上海，教書賣字爲活，後來香港，在九龍閒居。可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間，竟又不甘寂寞，竟參加陳銘樞、李濟琛等所搞的福建人民政府。可是閩變曇花一現即被敉平，他只好敗興回到九龍的寓所。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發生，九月二日由港去南京，共赴國難。由於戰局的發展，隨政府由南京到武漢，由武漢到重慶。一九三九年十月因病飛返香港醫治，迄未痊癒，一九四〇年逝世於香港。

徐謙善詩詞，書法遒勁。曾一度執教廣州嶺南大學，講詩詞，據說其「論詩思、詩境、詩草、詩法多前人所未發。」一九四三年九月夫人沈儀彬集徐詩一百三十五首，以「安廬吟草」問世。胡適之題簽封面「徐季龍先生遺詩」。



珠江水猶寒

【41】

馬森亮

我當卽解下腰帶，取出二十元來，交給小林去行賄，並叮囑他：

「在他面前要裝豪爽些，就當是買元寶送瘟神罷，這個賬終有一天會本利追還的。」

小林離去之後，小陳幽默的說：「這才是共產黨員的本質。」

回去的時候，日已開始西斜了，每人揹上三十斤米，很感吃力，好在是早春天氣，寒意未消，走起路來不致太累。

這一條人龍好似運糧的螞蟻一樣，有走得快的，有走得慢的，本來是拉緊的隊伍，這時已漸漸地化整爲零，分成一截截了，押後的三名警衛員，亦等得不耐煩，大踏步趕到前面去，留下隊長和小林殿後，再轉過一個山凹，只賸下小林一個人了。

「眞的走了？」我問小林。

「當然囉！」他把嘴一撇。「這是春天嘛！」

「他回不回來？」

「怎麼會不回來？他還要我們沿途慢慢等着他呢！」

「想得倒很週到。」

「狀元才，賊公計，未學刁皮先學壞。既然要我們等他，索性休個息罷！」小陳說完，把米袋摔落地，坐在石上休息起來了。

我們這樣邊行邊歇的，很快就越過了幾個山頭，再落了山坡就到家了。這時太陽已失了威，山林露出幽鬱的面貌。

轉過彎，我發現有一個人倒臥在路旁的竹林邊，穿藍制服，身邊還有一袋米，不用說他也是我們的同路人了。忙跑過去把他扶起，坐地在上，問他苦笑着說：

「沒什麼，也許累了！你們有水嗎？」

小陳立卽打開水壺遞給他，他毫不猶豫的張口將一壺水倒下去。

看樣子，他起碼六十歲了，連鬍子也滲了灰白色，聲調雖然有勁，神色卻表現出十分疲乏沮喪。

「不要緊，飲了水就沒事了。上燈之前我總得要回去！」

「你是那一隊的？」

「山左那邊。」他用手一指。「離這裏不到三里路。」

「我送你回去好嗎？」小林指着米袋說：「這麼一大袋，你怎麼揹得起呢！我給你揹。」

他覺得奇怪，把小林端詳一番。說：「不必麻煩了，大家有工作，同樣要歸隊，天也快黑了。」

一種階級友愛呀！」

小林說了，大家笑起來。小陳加上一句：「我們都是同志嘛！」

「同志？」老伯開口了，滑稽地說：「同志這個名詞是個註冊商標，冒認不得！」

大家休息了一會，小林揹起米袋，要扶那位老伯回去，剛啓行，忽聽見背後有人哼着小曲走了過來，原來是我們的隊長，看他已春風滿面，步調輕鬆，見了我們就問：

「還沒回去嗎？」

說罷，順手將我的米袋使勁一提。「咦！相當重呢。」

小林乘機說：「隊長！你回來得正好，我要請個假，送這位老伯回去就來。」

「他怎麼啦？病了，還是累了？」隊長問。

「他的腳底起了泡，走不動，我決定幫他揹一程。」

隊長好似靈機一觸，馬上堆下笑來，向小林說：「你還是先回去罷，讓我來幫他揹，我比你方便得多。再說，我們大家是同灶吃飯，應該打成一片呀！」

他把米袋接過去，和老伯慢慢轉過彎去了。

小陳笑了一下，說：「豈眞是啞崩養狗，轉過性了？他居然有這副好心腸？」

「這是做作。」我說：「故意做給他的同夥看的，自己製造成績。」

「他媽的！」小林又罵起來了。「貓哭老鼠，

四　律師、百事曉夫

足足下了三天大雨，太陽躲避了五天。春潦成災，農作物受到嚴重的摧殘，低陷的窪地汪洋一片，一切的工作停頓了，除每天循例在室內舉行兩個鐘頭的小組學習外，什麼工作都不能安排，只有自由活動，看書、寫信、下棋、縫補、唱戲，各適其適。這是共產黨一貫來的管理原則，凡過集體生活的，平時連空氣都監禁住，要工作的時候才把門開放。目前，我們這種消遣雖說很無聊，但因緊張過久了，也可算作起碼的享受。

我同組裏有一位做過律師的，姓夏，已五十多歲了，很健談，一開口就有一套理論，他什麼都懂，上至天上的星宿，下至地理尋龍追脈，對自然界的變幻，社會的變遷，以及人類的心理變態，一說起來便繪形繪影，有色有聲，頗有自負神氣，大家給他一個綽號叫百事曉夫，他對軍事和政治雖不是專長，卻也有一套見解。他認爲任何一個社會不能沒有法律，有法律，律師制度就不能廢除。他的意思已暗示着他終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尤其是他的經濟學，更見卓越老練，很懂得錢的作用，深知鈔票不是容易得來，所以從沒有誰承受過他半粒花生米的恩惠。

由於他好賣弄聰明，自炫過甚，漸漸的除我之外，很難鞏固已結下的人緣。但他並不感到孤獨，因他另存希望，心有別嚮，他雖已發現了別人不很關心自己，可也知道自己也沒意思去關心別人，因此便這樣的不聲不响地過着自己的生活，最多會找我聊一回天，或下一兩局象棋。

說到下象棋，他的棋論確非常精闢，但棋術卻平平無奇，最難得的是他有屢敗屢戰的勇氣。我的棋術又是眾所公認低能無比的。

在這幾天內，大家都在好整以暇，料理私務，或者擠在一塊，互相講述自己的光榮歷史和願望了？其中必有原因。

我好奇的跑過去，把他的被子揭開，見他眼巴巴的正在想心事，很懊喪的樣子。

「病了？」我問。

他霍然坐起來，說：「我沒有病，心裏有些難過。」

「怕又要來個心理建設了。」

「還建個屁，快要家散人亡了。」

「怎麼啦，是家裏起了變化？」我驚奇起來。

他壓低嗓子，附耳告訴我說：「怎麼不是呢！不瞞你說罷，我有一個妻子跟人跑了，你說氣不氣人？」

「你共有幾個妻子？」我和他耳語起來了。

「一共三位，就是第三個跑了。」，

「那還未成問題，還有兩位呢！」

「老弟！這是名譽問題，面子攸關呀！何況她又是挾帶逃跑的呢，可以說是人去財空了。」

我同情他，無可奈何地勸他：「在現在，她要跑也沒有辦法，急也急不來，她不把你反口一咬，還算有點良心！」

「一口已夠受了，還想吞了我！」

「這很難說了，例子多着呢！」

他垂下頭去，沉思着，還用手按着前額，想在腦子裏抓出一點辦法來。好一會才說：

「老弟！我想寫信叫她們來見見我，你可以給我想個辦法嗎？」

「是怕春寒了罷！」我打趣笑問他。

「別尋開心了，我有要事交代她們。」

「那倒可以，只要用得着我，我可以做得到的，無不效勞！」

「我也想過了，在目前的環境，兩個女人同來是不方便的，若要她們輪流探問，又怕上級起疑心，所以要你們幫幫忙，叫小林在隊長面前給我說幾句好話，把我的家庭情況反映上去，免得臨事費唇會沾酸呷醋。」

他很高興的拍一拍我的肩，說：「一意拜托你了！」

我根本連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幫得忙，爲不使他過早失望，竟這樣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下來。

「還下象棋嗎？」我順口問他。

「我要馬上寫信呢，明天和你較個高下罷！」

過了兩天，雨停了，天也開朗了，潦水反而高漲起來。白茫茫一大片，很多橋樑亦被衝坍。我們的突擊工作展開了，全體總動員，要又搶救農作物。

我們這一組負責編造了三隻竹筏，作爲臨時的交通工具，把人渡往對面的山崗去。

這是一個充滿刺激的活動，在水面上撐來撐去，飄浮顛蕩，像坐在搖籃裏，水花濺在身上，一種說不出的清涼。

崗田上的東西被山洪破壞了，一塌糊塗，豆苗被泥漿埋沒，紅薯露出了根，瓜棚已打得東歪西斜，南瓜陷入泥淖裏。……

大家謹愼地移開從山上冲下來的石塊，清理淤泥亂草，使埋在土裏的綠苗重新抬起頭來。工作進行得很慢，每個人手上的老繭又浮起紅色來了。

我的手指割破了，流着血，乃乘機休息，把血止了，坐在石上抽起烟來。眼看山上山下全是水的世界，人們都赤着身子在泥淖中蠕動，太陽已無顏面正視這個滿目瘡痍的局面，一堆堆黑雲給它鑲了花邊，慢慢的壓落來，把山頭逐個吞噬，更顯得陰沉邃遠。

夏律師不知有什麼藉口，也放下鐮刀走過來，問我取烟抽。他乘機在我耳底問：

「我已去信叫老婆來了，不知來到時會逗留多久？」

「你想要逗留多久？」我反問他。

「起碼要兩三天才行。」

被共特折垮

民變是叛將救星　劉文輝北上朝聖

在四川這班降臣叛將，至今日仍在北平任中共中央水利部長，於「破舊立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暴動中，不但沒有破，也沒有倒，而且還會跟隨毛澤東出現在公開場合檢閱過紅衞兵的，劉文輝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

這個集地主、官僚、軍閥、惡霸於一身的劉文輝，他憑什麼能夠如此「威水」？他個人能始終在紅朝做部長，他的家人是不是均能托庇而平安無事？這是值得一談的。

照賀龍在四川初期的表現，鄧錫侯在成都城門外挨了一頓打之後，第二個下馬威的對象，本來是輪到劉文輝的，一般人是這樣預料，劉文輝自己也惶惶不可終日，好像大禍將要臨頭，顯得週身不安樂。

因爲賀龍以下各中共要員，無論在公開的場合或書面上的表現，對劉文輝等人一直就沒有稱過是「起義人士」或「起義將領」，而是說他們「脫離國民黨的反動陣營」，否定了他們「起義」的「功勞」。從種種跡象看來，他們是無功可恃，有罪待辦的「罪人」，絕對不是「功臣」。因此，鄧錫侯挨了打之後，劉文輝便感到情勢不妙了。

賀龍想整治一下這班投機份子也是事實，結果只整到鄧錫侯爲止，劉文輝卻免了這場早期的羞辱又是什麼原因呢？說起來是七十多縣的「民變」救了劉文輝及所有的降臣叛將。

因爲農民暴抗發生的初期，成都、重慶都謠傳說這一次民變是劉文輝與鄧錫侯在暗中鼓動的，鄧錫侯不甘受辱，劉文輝怕受辱，他們後悔「起義」，要把中共趕出四川去。

這個謠言在當時傳播甚廣，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加油添醋，越說越像。中共方面當然很快便聽到了，對劉文輝等人的態度也馬上有了改變，改變的表現是有事實根據的：（一）原已準備即要進行調查官僚資本的決定，押後進行；（二）賀龍與李井泉這班頭頭，對他們也口稱「起義將領」了；（三）在成都馬上成立一個「起義將領高級學習班」，調集少將以上的投降將領進行訓練，說是進行安撫可，說是集體監視，以防止他們參加民變亦無不可。

可是，這班降臣叛將，居然因此「學習班」之成立，而高與非凡，凡是少將以上的國民政府時代的軍官，人人爭先，個個恐後去該班受訓。那種將受訓看成是未來可以做紅朝官員的可笑情形，有如抗戰時的軍政幹部爭着到廬山軍官訓練團，與

。其實，中共是用調虎離山與釜底抽薪的辦法，防恐劉、鄧與民變勾結。不過這也把劉文輝這班人估計得太高了一點，七十多縣的農民抗暴運動，不但不是他們這些降臣叛將鼓動起來的，抗暴軍的攻擊目標，是連他們這班反覆無常，變節屈膝的韲攏份子，也都包括在內的。如果抗暴軍成功了，中共實力固然要被消滅，劉文輝等人也沒有好日子過。

當年救毛澤東的命　今日得做紅朝部長

但這次民變救了劉文輝等人當時處境的狼狽則是事實，以後，又發表劉文輝爲「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則是由毛澤東面授機宜，利用他來收拾四川的殘破局面，承諾他將來調中共中央的「部長」職位。

可是，等到七十多縣的民變平定了之後，這班降臣叛將所受到的「優待」，也就開始變成「虐待」了。就以劉文輝來說吧，他所得到的「副主任」銜頭雖仍然照舊，已經在各地展開鬬爭清算的駭浪驚濤，卻一次又一次的向着他的身前身後，或左或右的衝擊個不停，與其他沒有任到紅朝官銜職位的人的遭遇，只是大同小異而已。

從表面上看來，劉文輝做紅朝的「部長」，至今未垮，連前兩年「文革」的「紅衞兵」，在「破舊立新」與「剷除大毒草」中，也無損於他這個舊得不能再舊，毒得不能再毒的「階級敵人」分毫，這是因爲他將毛澤東當年二萬五千里長竄時，於損兵折將，潰不成軍中，被劉文輝的部隊擋住了去路。毛澤東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向他求饒放生，誓言此恩必報，有生之日，必與他明勾暗結，間接支持他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官位；有朝一日大志得伸，必待以救命恩人的「國士」之禮。希望他高抬貴手，讓出一條逃生之路，放他的殘兵敗將過去。

劉文輝就在毛澤東這封利害相結的煽動信到達之後，改變決心，將可以一鼓將「紅軍」殲滅的機會放過，讓出一條路來給毛澤東，有如割鬚棄袍的曹操，通過華容道一樣，而能夾尾逃去。

以後，毛澤東在陝北延安建立基地，眞個與劉文輝是遙相呼應，劉文輝也將這封叫饒求救的信，當成無價寶一樣的保存。直到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到北平出席「政協會」，於「朝聖」時見到毛澤東，他卻雙手奉上一件可爲毛澤東遮羞的「大禮」，那就是老毛這封乞饒求救的親筆信。毛澤東一見此信，當時一個大哈哈，在劉文輝肩上拍了一

西南保衛戰

不過，在他由北平回川之初，劉家還是顯赫一時的，除了他本人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之外，他的子姪們個個都做高官，原在他手下當師長的姪子劉元瑄，是成都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原在他手下當師長的另一姪子劉元琮，也是「人民解放軍」十八兵團第六十軍的師長；原在他手下當副軍長，指揮兩個團攻打西昌機場胡宗南部隊一個營，被胡部打得焦頭爛額，潰不成軍的女婿伍培英，也做了「人民解放軍」十八兵團六十一軍的師長。就以劉家這四個主要人的官銜地位來說，與在國民政府時期，是沒有多大分別的，但在所有投降靠攏的將領中，他們劉家到是「一門俊傑」，足以炫耀他們同路人。可是，這種「榮耀」只是中共利用劉家的人來安定民變期間的「民心士氣」，恐怕劉家鼓動廣大農民，甚或將他們的子弟兵投入到七十多縣的抗暴戰爭中去的一種手段。等到民變平息，他們劉家的人，也就走上了自取滅亡的死路。什麼「副主任」、「人民代表」、「師長」等官職，不但不能保家保產，連命也保不了。等不到「土改」等大清算鬬爭的驚濤怒浪到來，劉家在中共竊據大陸最早向地主開刀的那個「減租退押」的「第一號風球」才掛出來，便弄得家破、財盡、人亡了。

今日在海外經常留心大陸動態、左報報導，或常到香港左派書店走動的人，可能還記得一九六七年左派報章與書店中，均有過「收租院」的塑像圖文陳列發表過。這個「收租院」的塑像圖，便是中共在大陸宣揚地主罪惡的一個「典型教育」材料；這個「收租院」的罪惡，也即是四川劉家的罪惡，因爲「收租院」的主人劉文彩，他就是劉文輝的兄弟。此人在四川田地之多，收租之廣，從中共用來塑成形像，繪成圖冊，作爲全大陸的階級教育材料看來，自是有其可予攻擊的罪惡事實在內的。

劉文輝一知道中共要實行「減租退押」政策，他就開始感到不安，他將這份有關文件看了之後，知道這一關難過。因爲他們劉家是四川的最大地主，還獨資經營了滙通、成益、聯成等幾家銀行，專是散佈四川境內，土地肥沃，收穫豐盛的田產，便達五十萬畝之多。在大陸的地主，田產是批租給佃農耕種的；佃農向地主承租多少田地，必要立契簽署，交出多少錢作爲「押租」，（這種「押租」，很似香港的屋宇業主，以前將店舖住宅租予人時所收的「按金」。）這種押租你除非退租這些田地不再耕種了才可退還。否則，永遠由地主收管。劉家單要退出一千萬元銀洋。照中共的規定，退押只是第一步，等到押租退好了，還要清算歷年受地主剝削的舊賬；這種舊賬是「累進」式的，其數字當然比押租還要多。如果平均以押租的兩倍計算，劉家五十萬畝田，連同押租便得拿出三千萬元銀洋來，才可過得這一關。這筆錢，劉家是絕對拿不出來的。

因爲劉家的幾家銀行，在大陸變色前後的幾個金融浪潮中，庫存的金銀便所剩無幾了。最多是一些房產與物資，在那時也很難變賣，此外。劉文輝在成都新建的那棟華麗大厦，特別築建的秘密銀庫，其中埋藏的大批金銀（據說是黃金十噸，白銀百萬両）卻於他在彭縣通電「起義」時，被胡宗南的城防部隊，宣佈爲叛徒的逆產而挖取出來運走了。

劉文輝自己心裏有數，他所剩下的金銀，決負不起這次退押的需索，而中共的所謂「減租退押」運動，其目的是除了以此討好廣大農民外，便是要利用這個藉口搾出全大陸地主的現金；將這些現金由地主散發到農民手中，然後再從農民手中，流入到中共將來張開的大口袋中去。

劉文輝看了中共中央發下來的「減租退押」文件，深知這一關難過，他自作聰明想出一個「先發制人」的辦法，與其將來被迫「退押」，不如現在自動「獻產」，他不等這個運動正式展開，便去找賀龍。

他說：「現在是人民世紀。我是一個四川大地主，現在在毛主席領導之下爲人民服務，我應該率先躬行，自願將老玉沙街所建的住宅，與兄弟子姪的全部田產獻出來，一律交人民政府處理。」

賀龍卻說：「人民政府做事是有計劃，有步驟的。政策由中央厘行，政令由地方執行。要做的事，誰也不能冒頭或落伍；不要做的事，誰也不能自作聰明的去獨斷獨行，你又何必這樣早就把房屋田地獻出來？還是等到正式『土地改革』時再說吧！而且馬上須要『減租退押』了，你現在早交出來了，也還是要退押的。那又何不照正規的步驟來做呢？」

劉文輝碰了這個軟釘子，知道這一步行不通。連忙寫信到北平向毛澤東求救，說明他個人的錢財，全被胡宗南的部隊搶去了，他無論如何拿不出錢來退租，請求准他自動獻產。

（四十二）

三郎

蹄聲劍影錄

（十二）黔中道上目覩的小奇事

花溪之遊，把金城江的煩躁，南丹的驚悚，都在青山、綠水、紅橋、小溪之間，洗滌得一乾二淨。

在貴陽，因鎢砂車折赴昆明，不往重慶，因此要找西南運輸公司的客位，幸而，由筑往渝的客車，一找即得，不知是否又是由張鎭先生做開路先鋒，抑是筑渝之間的車輛較多，客運方便。當我遊罷花溪回來，天色尚早，便趁時到西南運輸公司貴陽站接洽，那站長看過了公文，表示明日便可以起程，乘搭清晨第一班的客車，我急忙交付客票的車費，拿到車票，一身輕快的返回旅店。

因為明晨要乘第一班客車，平明便要起床，不能貪睡誤點，所以，不宜太晚入睡，故在貴陽市中心稍蹓蹓躂，即返回旅店，不敢在鬧市多事留連。我在第一次赴渝，道出貴陽，也因時間關係，僅有一個晚上，縱使遊興大發，其奈以時間限制，不能暢與漫遊，殆佛經所謂「緣」乎!?

平明時分，茶房來拍門，叫我起床。我翻身爬起，盥洗一番，昨晚約好那個挑伕，也依時來到搬運行李了。離了旅店，逕奔車站，街上的豆漿攤子已開市了，於是做其小東道主，請挑伕吃兩碗豆漿，送其葱油餅。對北方的早點，我很欣賞豆漿，兩碗落肚，煖騰騰的，很是舒服。甜的，有清潤之感，有廣東的「糖水」之妙，送以油葱餅或油炸膾，甘香濃膩，並有「水火既濟」之益。油炸膾又作油炸檜，北方人痛恨秦檜夫婦誤國，矯殺岳飛，因以油炸檜而洩心頭之憤。廣東叫為油炸鬼，人間並非

椅子，我磅過了行李，交給儎運，給了伕力工資，也登上客車，找個靠近窗口的位子坐下，其後客人也紛沓而來，不久，「高朋滿座」了。先由「蛇仔」搞紅了木炭爐（抗戰時期的木炭車，也須木炭爐着了，才能開車）。司機老爺才施施然而來，恰好到開行時間，客車慢慢的開出，但駛到城門外，於昨天我遊花溪停驢車那地方，客車便停了下來，我們正在感覺奇異的時候，兩條「黃魚」跳上車來，坐在車頭位，那名「蛇仔」拿張小竹櫈，則退踞「屈蛇」在車廂中的行人路上，司機老爺的財源廣進，笑眯眯的眞正開車了。

可能因為大家都由於早起，漸漸的打盹了，夢入睡鄉。迷朦中忽然聽得「蛇仔」高叫到了，睜眼一看，果然是息烽在望了。我回憶第一次赴渝，道出息烽，已是薄暮的黃昏，要在息烽留宿一宵，同車有兩個「白話佬」，一個是廣東人，是廣東某團管區司令的上校；一個是桂籍的軍人，是白副參謀總長崇禧的副官，我們談得甚攏，一齊到旅店投宿。那團管區司令雖行伍出身，且是一員驍將（記憶好像是曾任生張飛張瑞貴麾下的團長），卻精於烹飪，會炒兩味可口的粵菜，由他提議是晚不上館子，由他親自下厨，借旅舍的厨房一用，炒兩味「撚手」菜，請我們吃一頓晚飯。但我和副官老爺都反對，認為我們同是出門人，不能讓他一個人花錢，要仿我們廣東人「田鷄東」的方法，大家共同科款，共同享受。結果他只有接納我們的辦法，把錢集中副官老爺處，一齊做採買，同時趁華燈初上，在息烽城的鬧市，巡禮一周，我們首先要買豬肉，其時夜幕低垂，恐豬肉店早已關門，幸而還有一兩間

，我知道必有蹊蹺，把話嚥着了。副官老爺給錢了，離開了肉店，才告訴我們那豬肝是贈送品，是不要錢的，在我們廣東的習慣，豬肝是屬於豬肉中的値錢部份，價錢較高，大送豬肝，在廣東人的眼中是一件奇聞。那團管區司令知道貴州佬那末「老襯」，還要到另外一間豬肉店買些瘦豬肉，希望再送來大塊豬肝，以便專做一味白菜炒豬肝，結果，沒有使他失望，貴州的肉店老板又是大贈送。但我們卻買不到一條魚，只得買些牛肉，這晚，上校司令大演身手，熱騰騰的幾道粵菜，我們吃得讚不絕口。（編者按：華中各省的豬肝也是不賣錢的。）

因在息烽買不到魚，使我想起在都勻有人承受臭魚的奇事。亦是在第一次赴渝，乘西南運輸公司的客車，由金城江直奔貴陽，這段路還未遇上上校司令和副官老爺，（由貴陽到重慶這段路，始與他們同車）在都勻停車進午飯。我走進館子，見牆壁上貼有「紅燒桂魚」的菜牌，像是特別廣告，我聽聞桂魚鮮美可口，那時還未嘗過，因此便點了這道菜，當時菜價定得很貴，為了嘗試，毫不計較，另外還隨便要一個菜，打算匆匆吃了午飯，便立即返站登車。但到跑堂捧上「紅燒桂魚」，我用筷夾了一塊，送進口裏，突覺腥臭難當，立即反胃，大嘔特嘔，眼淚鼻涕，交併而來。我大光其火，指跑堂大罵，為什麼要拿臭魚奉客？幸那跑堂是老油條，毫無火氣，諸般解釋，說這是難得的海鮮，只此一家，別家所無。這些「難得海鮮」，獨有他們的酒家才能具備。聽得我火上加油，正要發作的當兒，忽然鄰座有一個中年斯文的人走過來，先賠一個笑臉，很禮貌的說道：「老兄！不喜歡這個菜，沒關係，我來要。」我睜大了眼睛問道：「這臭魚你要？」他很誠意的答道：「是的，請讓給我！」我認為難以下咽，但他人卻要，還好意思罵人嗎!?只有以奇異的眼光，望着跑堂捧了那碟臭魚過鄰桌，那中年漢子微笑表示向我致謝之後，坐下去據案大嚼

意見

加拿大杜魯多政府於十月十三日上午宣佈與毛共建交。此媚共行為，醞釀已久，雖經我政府及旅加華僑提出抗議，仍置諸腦後，一意孤行，將中加歷史友好毀於一旦，全世界酷愛自由之人士，莫不指責，引以為憾！一國之外交，雖各有自由，但一向在自由世界之加拿大，竟瞎眼睛，抹良知，認賊作友！吾人除惋惜之外，由此更可進一步認識國際間之矛盾，同時是痛惜自由世界之矛盾，只有利害而無道義可言！

杜魯多已明白無恥地承認：「加承認中共，欲『維持太平洋和平』和小麥買賣」。此即為加拿大杜魯多見利忘義之自招，而「維持太平洋和平」一語，誠不過為自欺而欺人，企圖掩飾之詞，足見其靦恥與醜惡！

在自由與極權兩大壁壘分明之今日，毛共「建國」已二十一年頭，一直被摒棄於聯合國之外，乃因毛共殘暴卑鄙，侵畧成性。有毛共一日，世界即無寧日，於是被自由世界各國所共棄。何期時至今日，尚有孜孜唯利是圖者，置今後世界安危於不顧，竟然承認為中國人所惡而世界大多數國家所不恥之毛共偽政權，豈非咄咄怪事，可謂為自由世界之不幸，而為歪風！此歪風如繼續滋長，不特中華民國受到精神打擊，同時亦將予自由世界帶來災禍！

眾所週知：今日自由世界有許多地區之動亂，無一非毛共所策動，企圖達到其「世界革命」之目的。所謂「世界革命」，即為將全世界清一色毛主義化、全人類奴隸化。一旦毛共「世界革命」成功，則與其建立邦交之國亦在打倒之列。

毛共自「文革」事起，其猙獰面目益暴露，自由世界各國，論理自應團結一致，以對付毛共，以消弭危害世界之蟊賊，而今，加拿大之杜魯多政府，反事仇讐，寧不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杜魯多利令智昏，犯近視而與世界亂源之罪魁毛共建交，吾人深知此為毛共從後門進窺美國之陰謀。今後毛共在美洲已有立足點，既可以顛覆加拿大，亦可對美國加強滲透，製造美國更多之叛亂，已無可避免！不特加拿大將自食其果，而其開門揖盜，足以引起整個世界之動亂，可為預言。

至我中華民國，自當痛定思痛，急起直追，為自救，救世界計，懲前毖後，絕不能再事因循！須知「弱國無外交」，而外交須有自強以為後盾。在國際間能強，自有趨承，不強，雖有外交亦必被棄，況國際間只有利而無義可言者乎！

大陸淪失，轉瞬又二十一年矣！過去坐失甚多之時機，而不揮軍北指；徒言反攻，實於事無補！此次加毛建交，棄我而去，今後是否會影響姑息主義者踵其後塵，殊值得吾提高警惕！我國如欲挽救外交之惡劣趨勢，則非及時振作，發憤圖強不可！與其因循苟全而不能瓦全，不若以破釜沉舟之大決心，以作孤注之一擲，反攻大陸，以顯我之力量；則國際姑息份子，見利忘義之歪風，自可戢止於無形。兵法有云：「遲疑不決，甚於錯誤之行動」，何況「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之，孰與伐之！」事已燃眉，時不我予，幸我政府當道有以及早圖之！

要支持政府 力爭釣魚台

萬、張二位先生：

弟是貴刊忠實讀者，每期必看。二位先生筆鋒墨利，台獨份子、大抄家、港共暴亂份子都被二位先生及林眞、齊又簡罵得狗血淋頭。希望「萬人雜誌」繼續揭發賣國賊、假教授及共黨的罪惡。

近月來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鬧得風雨滿城，其實釣魚台主權屬我，毋庸爭議，從歷史、地理，國際大陸礁層公約規定，都表明是中國領土，日本強指釣魚台為其屬土，實在荒謬。與美國私相授受，竟連豎立該島的中華民國國旗也除下，在岩石塗去「蔣總統萬歲」標語，對中華民國太侮辱了！陸海安說中國人對日本要多親近，忘舊債、忘血[illegible]不可忘記日本侵畧我領土的野心，更不可忘記美國日本製造台獨的陰謀，更加要認清楚那些軟體動物的賣國賊，不要被他們蒙騙利用！

釣魚台雖是一列小島，但即使只是一方寸領土，我們也不能拱手讓與他人。釣魚台是我們的土地，任何中國人也不能推卸責任。中華民國政府更要表示態度，立即採取行動，向日本交涉，表明立場，保護國家尊嚴。我們要支持政府，據理力爭，切勿屈服！

萬、張兩位老師，我是第一次寫給貴刊，如有不對，請代修改。

吳國泰（七〇年十月五日）

集中反共力量 讀者組織起來

萬人傑先生：

閱近幾期「萬人雜誌」，好多讀者向您們要求來一個「萬人組織」，我們讀者是反共的一羣，現在各處一方，各自為戰，力量分散，如將這些反共青年組織起來，就成一支反共新軍，給共匪迎頭一擊。大陸同胞不滿毛共暴政，紛紛逃亡，難道讓它繼續下去嗎？答案是：絕對不！在大陸青年所受的教育，全不適用，以至知識閉塞，誤盡一生。年青一代是未來接班人，國家支柱，豈能讓共黨亂搗？赤禍不除，難有好日子過，共黨就是人民最大的敵人，祈望來一次反共革命，把共黨暴徒革掉！

周健民上（九月十五日）

沒有身份證與住在新界的讀者想參加「十一·一」聚餐而不可得

請與老編連絡，以便設法補救

萬先生、張老編：

你好，勞瀆清神，先此謝罪。

我是 貴雜誌長期讀者，很想參加十一·一聚餐會，但因爲還沒有身份證，無法買票，我無法領到身份證的緣由已在 貴雜誌一五一期以「無國歸者上」登出，其內容想兩位先生已知，長久以來，欲一睹二位 先生丰采而未得，今次又過一次機會，惆悵已甚，祈 先生有以教我。

閒言不贅，就此打止。

耑此，敬候

撰安

擁躉黃×上

（覆：即與編者電話聯絡。）

萬先生：

自第六期刊出一封請膺信後，又蒙 先生親筆函覆，我感到無限欣慰，滿以爲我能爲萬人雜誌貢獻一份力量是一種榮耀，因爲萬人雜誌是我們心聲，是正義的尖兵，但是和先生通電話之後，一方面是執行編輯給一個無言的冷落；另一方面也是實際困難無法克服，（我住在沙田）所以我默然了，只是每一期都買本來享受它所給我的。

第一次編、讀者聚餐，小兒和我都渴望能有參加的機會，仍然是住新

港銅鑼灣，與我們住地相距，路途上須兩句鐘，散會晚一點途中更加不便，只有望會興嘆了，萬般無奈，謹此向萬老板致敬賀之至誠

讀者楚×上十月十七日

（編者覆：楚×先生，這信你雖說不必刊出，我還是稍改將之刊出了。原因是我想與你連絡，不知什麼時候在電話中「冷落」了先生，這眞是罪過。我想可能接電話的不是我，是我決不會「冷落」任何一位讀者。因爲讀者才是我的眞正波士，哪有職員敢冷落波士的？請告通訊處或來電話，但請勿撥H七三五〇三三，因我很少去金鐘大廈。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冷落」了先生，統此道歉請罪。）

海員讀友趕回參加聚餐 願跑腿打雜出力是光榮

萬先生：

我很高興這次能有機會參加萬人雜誌創刊三周年「三結合聚餐聯歡慶祝宴會」，因爲我已爭先購到一張餐券呢！又因爲我是個海員，在您舉行第一次聯歡會時，我船正航行在太平洋上，我就沒緣份參加。第二次，我在香港，可惜您沒有舉行「三結合聯歡」。今次，我剛巧放船回港休息中，因此，我夢寢以求的「三結合聚餐盛會」，總算給我實現了。

舉辦宴會，您就心欠缺人手，可是事實證明已有無數讀者都已響應了，何況每天空閒的我，爲了我們的「大家庭」，我豈能落後?!不過，我亦是個文疏學淺的平凡海員，如果先生不嫌棄的話，我也給您做一個「跑腿」或雜務工作。只要爲慶祝會出一份

福體安康

讀者：常思鄉頓首

（七〇年十月十二日）

日本欺人太甚 國府應與一拚

萬先生：

晚輩乃貴雜誌忠實讀者（自一期迄今未有間斷），自六五年抵港後，便在「星晚」副刊上成了您的學生。

離鄉背井，遊子天涯，骨肉離散，每當更深夜靜，總是感念萬千，難以安眠。所有這些，皆日本侵華所造成——可不是嗎！倘非日本侵華，八

然地會使我對日本人憎恨萬分。有人問我最恨的是那些國家，我答道：「日本、蘇俄。」

現在，日本非但不知恩圖報，反而覬覦中華民國領土釣魚列島，眞教人怒火萬丈！這事件萬先生已下了中肯的評論。（見「星晚」副刊）

但是萬一國府因爲某些原因，忍辱讓步，豈不使國人更失信心？所以晚輩大膽建議，以我們萬人讀者爲單位，大家簽名上書蔣總統，爲捍衛領土，爲國家尊嚴而與日本人一拚，以八年抗日之精神，需出錢的，我們極力貢獻，需要人力我們將生命獻出。

萬先生，晚輩年輕學歷淺，祇憑一股熱血，所言或太幼稚，然而天涯遊子，可不能無志，不能不愛國！

晚輩惠生上（七〇年十月七日）

毛與劉的路線 同是一丘之貉

張先生：

看到藍天先生在一五四期說我武斷，爲了伸辯，不得不麻煩先生了。

關於藍天先生談及「迫害家庭」問題，的確！這詞的解法是無止境的。因爲七億同胞都受到迫害，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都受迫害，毛澤東也很難說是否受少壯軍人迫害。那麼藍天君何須引述惠州中學佔百分之三十呢，索性說百分百還好。如果藍天君堅說大專院校仍有地富兒女的話，我相信有些讀者是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中山醫學院的學生，請問

較仁慈路線。這樣會使很多讀者同情劉少奇，親共者更振振有辭了。請看劉少奇的「溫和路線」，六四清、工作團，不是劉少奇得意之作嗎？害死多少人民！六五年，劉少奇的四清工作團在番禺縣的沙灣（聽說是何東的故鄉），作番、東、中、順的重點，專門殺害五種份子，姓何的死人無數

天君，不要為醜惡的暴政辯護了。事實勝雄辯，你我不用爭辯，大多數讀者會知道的。

我最不同意藍天先生是旗派人員就偏袒於旗派，還不好好悔過，還說旗派是反毛，說地富兒女參加旗派，這便順理成章無可否認了。實在兩派都是鬼東西，在文革期間一樣去打家

眞正反毛？羣眾自會知曉。

請問最終的勝利者是旗派，在大陸當了權，那藍天君是否承認旗派是有地富兒女參加？相信藍天君會說：我們這支「革命」隊伍，是純潔的隊伍，出身都是紅彤彤的。而藍天君亦不會來港，可能已到天安門三呼萬歲了。

一難胞謹上（十月十日）

誰是殺害曾牛父子的主使者？

從多方證實，一個多月前被大陸民兵擄去的曾牛父子三人，已遭殺害了，而且是未經任何法律手續（盡管這對毛共來說是虛偽的）於擄去當時遭到槍殺，活生生地摔死，甚至凌遲殺戮的，眞是慘絕人寰。

今日接觸了一些人，他們以為這是區區幾個民兵，山高皇帝遠所幹出來的勾當，其實，稍明內幕的人都知道，主使策劃這場屠殺的人，正是毛共本身。

公社裏有個武裝部，是專管民兵的，其部長全是「解放軍」擔任，上級是縣武裝部及兵役局，其首長也全是大尉級甚至少校級的軍官，因此，所謂民兵也者，其一言一行，俱受當地政府及駐軍管理，沒有其上級主使，區區幾個民兵能殺人麼？

嗜殺成性的毛共，利用「羣眾」的美名殺害人民的例子，罄竹難書，竊據大陸以來，數十次運動當中，不正是它們「發動羣眾」鬬爭別人，迫人跳樓投河自殺，以至先殺父母妻兒，最後自殺，以至「冚家剷」的麼？不正是它們叫囂「文攻武衛」，「越亂越好」，甚而在背後煽風點火，輸送武器，以致在「文革」期間死人盈野，血流成河的麼？不正是它們教唆「羣眾專政」，以致出現廣州活生生地吊死一百四十六人的麼？

應該清楚地看到，利用一部份盲從的嘍囉、暴徒，打着「羣眾專政」的旗號，殺害異己份子，恰恰是它們的手段，這樣，既可達到殺戮的目的，又絲毫不用負責，何樂而不為？

它們加給曾牛三父子的罪名是「偷蠔」及「破壞毛思學習班」。

是否「偷蠔」本人無從知悉，就算「偷蠔」吧！又根據毛共的什麼法例幾條幾款要當場凌遲處死的呢？假如說別人破壞「毛思學習班」，那末，在此自由之地，你既可強拉別人學習毛思，那麼，別人也當然有拒絕學習，或勸止別人學習這些邪思的自由，在香港，拒學邪思及勸止別人學邪思的人多着呢！你殺得完麼？

這些劊子手也愚蠢得可以了，放着一個竊國辱權的賊政權而不去殺，卻偏殺些「偷蠔」的。

二十年前辱國喪權的「中、蘇友好條件」簽訂之後，將東北整條中長鐵路以及旅順口海軍基地拱手送給蘇聯凡七年之久，在毛酋叫囂「向蘇聯一邊倒」的口號之後，竟然心甘情願付出比國際市場價格貴五倍半的價錢購買蘇聯鋼材，用四川全省一年的水稻收成，換回一套克拉瑪依石油礦的裝備，（這套裝備僅裝滿一艘八千噸貨輪）盲從蘇聯「專家」，以致廣東新豐江水電站攔河壩地基下沉，發電量僅得設計數字的一半，盲目信任蘇聯「專家」的意見，壓制以致打擊本國地質學家的反對，在粵、湘、贛三省交界的羅家渡大肆採煤，結果一無所有，僅一九六〇至六一年就浪費一億多人民幣，（施工的死傷數字不少）東北和西北的幾十萬平方公里領土一寸也沒有從蘇聯手中收回，强搶了七億同胞的勞動果實，在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情況下去發展核武器，去大手大腳地「援助」別人，這才是最大的竊賊、强盜，你們為什麼不

近來，那些左道旁門的畜生們，又像是蠢蠢欲動了，筆者所在的公司內一位好心的同事告誡我說：「我們公司的畜生對你（指筆者）好像個個欲得而誅之」，筆者在這裏公開聲明如下：一、非常感謝同事們的好心的告誡。二、我的人生的算術公式是：一個夠本，兩個有利。三、我的宗旨是奉陪到底。

那些畜生們的意圖是殺掉幾個，警告一下反共的義士，其實，這正如你們的毛酋所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只有促成人們更鄙視你、更憎恨你，使你更失盡民心而已，難道忘記了「五月暴動」時放菠蘿殺小孩，放火燒死林彬烈士兄弟的千夫所指的尷尬情形了嗎？

我認為：凡有正義感的人都應該擦亮眼睛，口誅筆伐這些畜生，制止這些暴行的重演。

附致老編：一、這拙作是義憤的心情驅走了睡意之後執筆寫成的，有不妥之處，煩代修改。二、如蒙刊出，稿費煩轉曾牛遺孀，聊表寸心。（按：萬人意見無稿費。）

薩赤

更正

上期（一五六）第三十一頁，「徵求下聯」文所引用「昆明大觀樓長聯原聯」，第一句應是「五百里滇池」，誤植「五月里滇汝」，五個字錯了三個。謹此更正，並向作者與讀者道歉。

——編者十月廿二日

中文合法化勢在必行 推行國語應齊頭併進

為了「中文合法化」，香港四百萬僑胞，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贊成，而作出促使達到這目的的團體有主張「促進」、「爭取」與「研究」，誰都曉「及其成功一也」呢?!況且香港又是我們第二故鄉，一向民主，「民之所好好之」，必能達到目的的，指望「促成」，要是不能「促成」，日久丟淡，或許會像打鐵般，好趁燒得「滾熱辣」，打啊，打啊！至成器為止。冷卻了，再起爐火，雖鎚鎚在乎，總有點躊躇，生鐵燒過，便叫熟鐵呢！

好，讓我先哼兩句北調「通通火，坐上鍋」：

中國人該用中國語文，猶英國人該用英國語文，彼此都叫「母語」，彼母語聽彼話，此母該聽此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所以中國人要「中文合法化」，民族尊嚴，又在其次，主要是方便。不過，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文成為官方語文，理當如此。但中英文並重、並用，對「上行下達」，省卻不少痲煩，多好，不是少好！

我的筆名叫「駁腳教師」，失禮！計自從逃難此地二十有一年來，曾經義務替親友作口頭英譯漢者過百餘起，而十居其九是商肆的營業稅通知書，連繳納日期都寫「雞腸」，方便

了」！對嗎？當然不止此，還有許多窒礙，「豆腐蒸魚——免炒」！

總之「中文合法化」該「促成」，別以為我們「欲速」，彼人卻「慢吞吞」，於是乎「爭取」，「爭取」字面已經強硬，不幸弄出不愉快事。至於「研究」，實不必要。我也同意萬主編用「促成」，在情好過，在理所應，「坭水匠開門口」——過得自己，過得人啊?!

又「中文」該作「中國語言文字」或簡稱「中國語文」縮寫。且看西方後進國家（落後社會），早已言文一致，更改良象形字為字母作出音標，日本模仿推行五十音，也大告成功了！我中華民族，開國最早，文化進先，何以落後？狂妄份子或認為知識不及人，思想不若人，再加聖賢經書桎梏，其實主因由於語言分歧，光讀「中文」一科，消磨十年光景，不易做到「知書」人兒，何況生長在今日中西交流的社會，那裏有工夫去學？所以要促成「中文合法化」，要是不先提倡國音、國語，成功之日，很可能是失敗之時，「中文」艱深，誰都承認。假如將來「中文合法」了，中譯英，英譯中，會不會「發現如要停車，乃可在此」，「沿步路過」，「農村貯藏所」之類「中文」？推行國語，採用注音符號（字母）代表漢字，固然是好，即使未能即行，仍舊用漢字，一律用白話，沒論語言文字一致，好不清楚了利，萬望參加這運動人物留意這一點兒。人材是有的，只要求取，不患供應。

——駁腳教師

「死黨」中的「死黨」 十二人參加聚

編輯先生：欣逢「萬人雜誌」三週年到來，作為長期讀者的我，感到無比的欣慰！今年聯歡聚餐，我們一班你的擁躉，反應非常熱烈，眞是一呼百應，單是同一起工作，又是近期抵港的同鄉，達數十人，因「萬」先生有言在先，人多場面大，難以控制，故我們特民主通過，抽出部份貴刊的基本讀友參加，人數仍然超越「一打」。奈何?!這次聯歡聚餐，是以熱鬧輕鬆為宗旨，故我們擬

，以免破壞愉快的氣氛。不過我們在歡樂中，要隨時提高警惕，嚴防敵人進行陰謀破壞！

關於「萬人組織」，編者更要慎重處理，狡猾的敵人頭子，往往是身邊的忠實僕人。共特的卑鄙程度，連枕邊人的「胴體」也在所不計的！

丹心上（十月十三日）

萬張筆伐奸邪 讀者又請飲茶

雜誌言論正確，不畏兇暴威脅，勇於筆伐奸邪，揭發共匪禍國殃民之暴行，揭露左派在港之陰謀，以筆當槍，痛擊文醜敗類無處容身，海外僑胞，每期閱讀，皆為欽敬，齊聲稱賞，「萬人雜誌」眞確是反共文化堡壘之良好讀物，付上之款，除去訂閱「萬人雜誌」六十期應支付之數之外，尚餘美鈔一十二元之數，敬贈兩位先生撰餘茶資之費，區區不成敬意，尚希笑納是盼。

訂閱讀者梁景蔚敬上（美國）

（一九七〇年九月廿四日）

曾牛三父子是毛共以殺立威犧牲者 企圖懾服流浮山鄉民成為赤化基地

九月一日流浮山蠔民，曾牛三父子與另外四位蠔民在蠔田作業中，受到毛共民兵海盜式的越界擄去。直到本月七日才證實曾牛三父子遭到毛共慘無人道，用生劏、活撻的殺害確實消息。

廣大正直善良的香港居民無不為曾牛三父子的慘死流下同情淚，同時也對毛共卑鄙殘酷手段表示無限的憤慨。

據報載曾牛三父子是未經審判而遭到殺害的，事實上毛共根本就沒有什麼法律可談，以前的所謂法律也在文革時被廢除了。

有人以為這次被擄七人，只殺害

第一、越界擄人與殘殺這是重要事件，曾牛是香港居民，而香港是國際性區域，影响非常大的，如果這一事件不是毛共指使下面幹部民兵幹，下面的幹部民兵絕對不敢如此凶悍，同時毛共也決不會用正式公文通知港府有關曾牛三父子死亡消息。

第二、毛共爲什麼不通過審判手續去處決，而任由民兵任意殺害？事實上曾牛三父子何罪之有？毛共這樣做法不外是爲了逃避直接殺人罪責與輿論抨擊與掩飾其眞正目的。

第三、七人被擄只殺曾牛三父子而另外四名卻得到優待釋放，這也是毛共愚弄人民的策略以表示毛共並非無辜濫殺，所殺的只是一些與港英有聯繫的叛國份子。

那麼毛共殺害曾牛三父子目的是什麼？明眼人是不難看出的，大家知道流浮山與大陸蛇口咫尺之距，一水相隔，毛共爲了要使流浮山一帶成爲毛共在港訓練幹部的基地，首先必然要把流浮山一帶對毛共不滿份子尤其

一貫所用的攻心戰術，使流浮山一帶人民心裏受到威脅，不敢理事也使港府失去在流浮山一帶的耳目，這樣毛共就可以毫無顧忌的建立它訓練幹部的基地了。

流浮山是香港法治區域，爲何毛

造成結果，倘若港府不及時吸取這一血的教訓，採用强硬政策有力的保護當地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結果必然搬石頭打自己的腳，等到見着棺材時那就太遲了。

（尖鋒）

何地獄之有？修院之門數仞

門外漢要窺別人好室之美，門牆低的，還可看個大概，要是門牆高些，那就連怎樣佈置，也不容易瞧去。外貌且如此，而況內容？

讀何水申先生拋磚集有「修院門外說風涼」一則，刊於星島晚報，時維九月十二。按修院有男修院和女修院，何先生所說的是女修院。女修院俗叫姑娘堂，修女俗叫姑娘，爲神修一塊乾淨土，等如佛教的庵堂與尼姑，但卻性質相差很遠，修女懷抱積極，而尼姑懷抱消極，這非「入主出奴」，事實可見，是以修女必得服務社會，不像尼姑「獨善其身」，不但「兼善天下」，尤其榮主救靈的志，「死而未已」，好不偉大！爲院長者若慈母，修院大家庭了，修女們若姊若妹，起睡定時，作息定時，規律生活完全團體化，怎可說地獄？專制啊，縛束啊，沒人叫誰進去，且非有了聖召別混進，修院之門數仞啊！而且雖進了去，還沒發終身願以及轉衣，大可出院擇配，修院並不若宗法社會侯門，「一入深似海」的，誰以爲天堂者，誰就會得天堂大部份產業，聖教會從來沒勉强過誰加入的。

按聖教會規誡該守的貞有三——童貞、鰥寡和夫婦，而以童貞比金，

，因爲進了修院，俗人俗事，大可少見少聞的，修院正爲了專務修道而設，何地獄之有？

——春聲

爲「萬人雜誌」面世三週年紀念作此賀之七絕二章

（一）萬人雜誌萬人意，大有文章言爾志；不傍權勢引自榮，風狂暴雨時豎幟。

（二）三歲孩兒愛小謳，迨天未雨豫綢繆；補苴植桑防穿漏，敷獻芻蕘佈善猷！

獻拙者春聲

緊急通告

㈠請持有二九四號餐券的朋友即與本社聯絡。因爲這個號碼的餐券是由金鐘大厦送到俊人書店二〇一——三〇〇一百張內不見的號碼。不知是遺失，抑或在金鐘、俊人賣出去未登記姓名，請持有此號碼者，補辦登記。

㈡凡樂意幫忙的讀友，十一月一日那一天，請於下午五時以後，五時半以前，到達梅江飯店，聽候本人「發號施令」分配工作。恕不一一通知，統此相請，切盼切盼。

編者謹啓

加拿大讀者 贈二十元加金 請各位喝老酒

萬人雜誌張主編大鑒：

閱「萬人雜誌」第一五三期，知道十一月一日你們將有一次三結合聚餐，可惜我暫居國外，沒有法子和你們一起歡聚，可算是生平大憾事！

現在寄上加拿大銀行滙票一張，面額二十元，請代買幾樽老酒，請大家賞臉賞臉，特別是一代大儒齊又簡先生，請他多飲兩杯；至於那個史筆老弟，若願賞臉，則給他添個座位吧！耑此敬祝各位

健康

加拿大多侖多林更生上

聽台灣時代歌有感

胡實

偏安了廿一年的台灣國民黨政權，是否已作好生聚教訓的復國準備，我們海外愛國僑胞難悉其詳。但是放出了一批一批的時代歌星，以浩浩蕩蕩陣容，殺來港九及東南亞開拓市場，卻是有目共覩的事實。這批時代歌星所唱的主題，不敢說盡是靡靡之音，至少可說沒有配合當前時代的需要。更談不上將復興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帶進了音樂領域。其中雖然有一場類似凱聲或前程萬里的合唱，以作序幕或壓軸；就整個歌唱程序的實素而言，那祇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幌子。無非利用僑胞愛護台灣心理，爭取旺場而已。

記得抗戰時期流行全國的歌曲，對鼓舞士氣和振奮人心，確已盡到音樂報國的偉大使命。現在來自「毋忘在莒」，仍滯戡亂時期的台灣歌曲，卻反其道而行之。將過去唱的「打回老家去」，改唱「今天不回家」；又將「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改唱「家在台北」。抗戰時我們係以必死決心，必勝信念，從歌聲中表現要收復失地的共同願望。因而獲致最後勝利，重整破碎河山。戡亂中的歌聲，祇知唱些沉醉愛情，迷戀寶島的低調，毫無鬪志遠謀。這樣的自甘沒落，那能期望什麼凱聲？又有什麼前程萬里？

我不否認台灣出征的歌星中，有不少傑出人才。以哀怨言，酷似喊天叫寃；以抒情言，令人迴腸盪氣；以急智言，快過「七步成詩」。可惜台灣現有的歌詞作家（包括部份編劇），多數患了短視毛病，也像過去京劇界的專以公侯將相才子佳人爲主角一樣，祇知在風花雪月悲歡離合的框框中找題材。沒有珍惜寶貴的自由環境，將視野放濶，對國家分裂，民生疾苦，多發感興。累及台灣時代歌壇傑出之輩，長才短用，不能將他們天賦的美妙歌喉，唱出全國人民共同迫切的心聲。

話又說回來，藝術應由政治掛帥，係中共的看家本領。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乃世界反共盟主，當然不會隨聲附和。我們絕對不能以視中共御用劇團或文工組織的眼光，去衡量過往台灣出征的時代歌劇團體。因爲他們全由民間組合，不過是一班江湖賣藝者的跑碼頭，僅以尋求較佳收入爲目的。並未負有什麼政治使命，更不能代表台灣。祇求他們此行不丟台灣的醜，已算叨天之福。

或謂今日台灣的歌詞作家既然短視，國民黨中央何不加以指導？誰不知國民黨對音樂部門所採態度，不管香花也好，毒草也好，祇要不背最高國策，一向聽任自由發展。萬一歌詞[illegible]曲眞能配合時代要求，祇有靠歌詞作家的自奮自發了。

現世詩詞

鄭秀堂

（詠郵寄大陸包裹者眾）

投郵包裹似長龍
急濟家人漲此風
食物但求塡肚飽
粗衣應視暖袍同
神州美好嗟還慨
祖國豐收說怎通
可奈六親人本性
橫加抹煞豈能容

（譏加拿大與虎謀皮）

調寄菩薩蠻

建交重大非兒戲
加國人民死光未
今與虎謀皮
他朝悔恨遲
敗德無道義
伊人頂滋事
香餌且頻施
[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魯連王粲走南天，浮海登樓似偶然，
洋近九洲環座右，窗開五嶺落樽前，
詩吟有憤緣憂國，人到無聊欲問禪，
豪氣于今消未盡，反攻猶自望年年。

＝自加註解，以避「密碼」之譏。

魯連，即魯仲連，戰國時，齊人，品格高尚，不願做官，喜爲人排解糾紛，秦打趙，仲連勸趙抗秦，不可屈服，齊王請他回國，以爵士相封，仲連鄙視勳銜，辭不就，秦滅六國，仲連浮於海上，反對暴政，足跡不履其地，吾人旅居香港，不回大陸，類似魯連浮海也。

王粲，三國時人，有才識，富文學，爲漢末建安年間，七大文人之一，三國紛爭，天下不靖，粲，避亂荊州，在今日湖北當陽縣，城樓上作賦，賦中有句云：「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流亡在外，思鄉而有所感，遂作登樓賦，該賦爲歷史名作。所不同者，粲爲城樓，余爲洋樓耳。

九洲：香港附近，有九洲洋，又名九星洲，在中山縣東南大海中。

五嶺：南中國大陸，有五大山脈，每脈之最高峰曰「嶺」，五嶺者，「大庾嶺、越城嶺、萌渚嶺、騎田嶺、都龐嶺」。余之樓窗北向，面對五嶺，每當小酌，五嶺恍落樽前。

問禪：求籤問卜也，九龍青山之杯渡山，今名青山寺，爲香港歷史悠久之古廟，悶極無聊，携愛犬「黃耳」往游，輕車直上，抵達山門，「黃耳」爲前驅，余隨其後，至廟上層，縱目四矚，青松蒼翠，碧海波平，寺有杯渡和尚及韓愈遺跡。杯渡和尚，用木杯渡河，河者，黃河也，並非小河，水急河寬，由十里至二三十里不等，一杯可渡，法力驚人，洛際孟津，亦有杯渡僧渡河遺聞，事載「傳燈錄」，余至河上，但見黃流滾滾，其寬

僧之法力，大矣哉。

韓愈做潮州刺史，自西安南來，長途萬里，可能自廣州乘船，去潮洲，經青山屯門，遊覽該寺，書「高山第一」四字。該寺住持，夢生法師，蘇北人，佛學頗深，暢談許久，余至大殿求籤，叩詢國事而回。

作詩，讀之必須易解，白居易之「元和體」，婦孺皆懂，律詩若祗知對仗，辭意模糊，不解何意，造句雖工，亦非佳作。

余作詩，粗淺平庸，注意寫實，避雕琢而重天籟，靈感一至，摭筆立書，先成兩句，棄置案頭，初不經意，事後偶而檢出，補綴成詩，認爲可取，方始留稿。

前日，曾教授履川先生，駕臨敝寓，告以萬人雜誌，新闢詩壇，提倡作詩之事，並可唱和，以增雅興。曾先生當代名詩人也，極爲贊成，余出示感懷詩，廻環二字，選用其一，請其代爲決定，他指以環字爲佳，相談大悅，贈余「頌橘廬手抄近詩」一本，筆法秀勁，讀其詩，渟厚樸實，而具古意。館閣之體也，曾先生若生於「明」「海」科舉時代，論其作品與書法，入翰苑，得朱紫，如拾芥耳。可惜者，生當民國，冬葛夏裘，不逢其時耳。

頃接吳怒紅女士函稱：小妹原籍湖南，寄居廣州，高中畢業，父爲國民政府屬下官員，退伍之後，回到家鄉，務農爲業，不問世事，既非土豪，亦非劣紳，爲人正直。湖南紛亂之時，父逃廣州經商，不料一九五六年，被共幹查出身份，廹令還鄉生產，用公私合營方法，先將商店沒收，然後解回原籍，唆使共幹，以地主身份，加以鬭爭，鬭到死去活來，送去勞改，後又調去東北邊境，消息不明，又三年，同鄉傳言，被折磨死在吉林，我並有兄弟二人，至今生死不明，母親於父死之後，亦因氣憤而病，遂至不起，小妹於次年逃港，依靠姨母

開闢詩壇，本人不會作詩，而非常愛詩，因詩能說出胸中怨恨之事，所以不怕獻醜，寄上一詩，並請董先生加以斧正，十分感謝，詩云：

土改

吳怒紅

祖遺薄產罪滔天，良善鄉農最可憐，
勞改死刑無「赦」宥，祗因家有半莊田。

力行評注：吳女士之詩極佳，明白易解，一氣呵成，所云不會作詩者，乃客氣之言耳，以後盼繼續寄詩。「原宥」二字，代爲改作「赦宥」，蓋「原」字爲平聲，在「十三元」不能使用，應當用仄聲，「赦」字仄聲在禡韻，因爲下句第六字的莊字是「平聲」，凡第「二」「四」「六」諸字，上下句聲韻不可相同也，一平一仄，其音響亮。故代爲換成「赦」字，請勿見怪，必須如此，始有進步。即古人互相推敲之意也，我作詩，亦常有平仄不調，及出韻之事，最喜他人替我斧正，詩是愈改愈好，惟改字宜少，尤應保留作者原意，否則不曰「斧正」，而爲「代作」矣。

本雜誌撰稿人岳騫先生，工商報「瘟君夢」作者，寄余一詩，極佳。

台灣歌舞團來港

岳騫

檀板金尊子夜歌，中原消息近如何！
遙知父老燈前淚，仍盼王師早渡河。

岳騫先生，雖在歌舞音樂聲中，家國之情，時刻在念，關心中原消息。大陸國民，受共黨蹂躪，無衣缺食，家破人亡，遙知父老流淚燈前，仍盼王師，早日反攻。詩中用字之妙，是爲「仍」字，仍者，仍然也，含意有曾經失望，並不灰心，尚存希望，未至絕望也。「仍」字又可作「二次」解，「重」字解，並含有事屬渺茫，其心不死之意。該詩有放翁筆意，至爲佩服，畫龍點睛，「仍」字之謂歟？

古龍著

滄桑閒話汪政權

每册定價 三元六角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illegible]「前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漢目下的[illegible]獨[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二十[illegible]年，仍為[illegible]族所不[illegible]，[illegible]新漢起而[illegible]尤，令人百[illegible]解。

[illegible]濤出版社出版之「[illegible]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illegible]身經目覩[illegible]，[illegible]汪偽政權[illegible]來龍去脈原原本本[illegible]台灣「新漢」猖[illegible]之時，眞[illegible]得所有[illegible]之士。

[illegible]經銷：⑴中[illegible]輔中[illegible]環[illegible]五[illegible]一[illegible]湘[illegible]出[illegible]社」電話[illegible]四二六。②灣仔芬域[illegible]金[illegible]厦[illegible]。[illegible]H七[illegible]五[illegible]三 ③[illegible]龍旺角[illegible]B俊人書[illegible]。電話K八[illegible]六[illegible]

為什麼世界偉人

都愛讀偵探小說？

因為偵探小說構思最精密，最科學化，多讀可以增長人們的智慧，啓發思想。世界偉人如邱吉爾、羅斯福、艾森豪、馬歇爾等，都是偵探小說迷，雖在百忙之中，也必抽暇閱讀，而且每每由偵探小說而觸發起他們處理國家大事的靈機。你要成為一個具有超人智慧的人，從今天起，也要多讀偵探小說。這裏，讓我介紹一批最新出版的偵探名著給你吧！

血刀	三元五角
血染金剛鑽	三元五角
火車謀殺案	三元
驚險重重	三元五角
失踪的美人	二元二角
捉姦記	二元二角
碧湖沉寃	二元五角
無敵殺手	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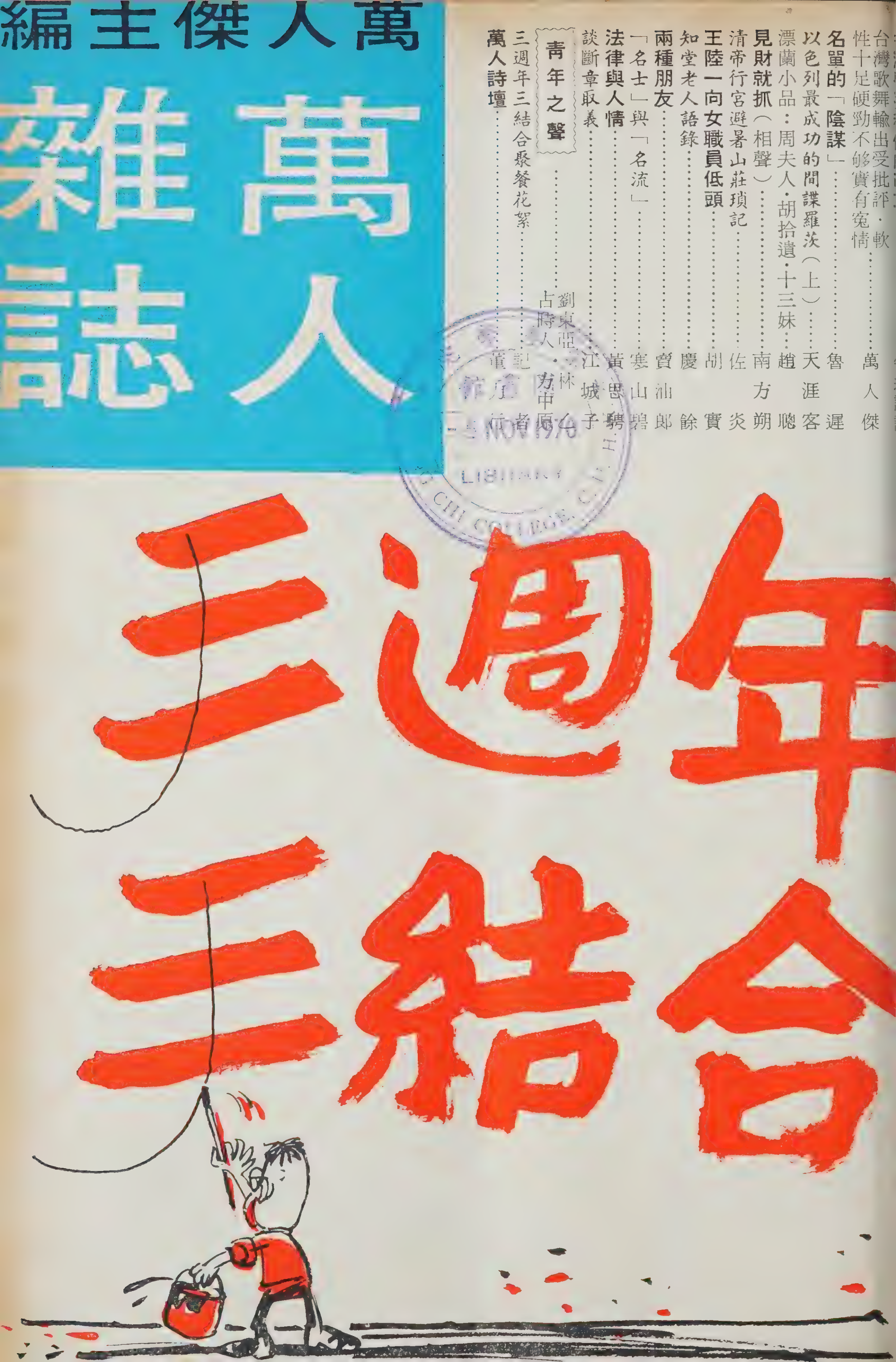
上述是「世界偵探名著精選」，尚有數十種陸續出版。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illegible]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册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盪氣迴腸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册五元。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二室；㈡中環德輔道中五一號環球大厦五○一室；㈢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台灣歌舞輸出受批評・軟性十足硬勁不够實有寃情……萬人傑
名單的「陰謀」……魯遲
以色列最成功的間諜羅茨（上）……天涯客
漂蘭小品：周夫人・胡拾遺・十三妹……趙聰
見財就抓（相聲）……南方朔
清帝行宮避暑山莊瑣記……佐炎
王陸一向女職員低頭……胡實
知堂老人語錄……慶餘
兩種朋友……賈沺郎
「名士」與「名流」……寒山碧
法律與人情……黃思騁
談斷章取義……江城子
青年之聲……劉東亞・林
占時人・方中原
三週年三結合聚餐花絮……記者
萬人詩壇
三週年三結合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一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香港需要穩健的改革

繼續存在。(2)以彈丸之地聚居着四百萬人口，居民大致都能足衣足食，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爲二九八美元，在亞洲居第三位，僅次於日本和星加坡。高於台灣（二四六美元）和中共（九九美元）。(3)戰後二十五年香港人口增加了兩倍有多，且已由商港過渡爲工業城市，可是政制法令很少改革，基本上仍襲用戰前的舊制。雖然舊制度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但是居民迄無自發的有力的改革運動，迄最近大專學生起來掀起採用中文爲法定語文運動，才打破了長期以來的沉寂。

香港在制度方面之落後是驚人的。例如保障受僱員工每星期有一天休息，最近方告實現。過去二十五年，極多受雇者在無保障下，曾終年不獲有薪休假。在亞洲的近代化地區這是獨一無二的奇聞。至於其他勞工保障法令之不夠完備不待多說。再以政制言之，戰後從大陸來港的中國人（約佔香港人口百分之六十），雖依法納稅，但是迄今尚無公民權，香港政府對這些人都有權驅逐出境。此外，香港政府仍然是原封不動的殖民地政府，四百萬人口仍無權選舉一民意的立法機關監督政府。

再以教育來說，所有私立學校只准商業登記，在法律下是一間商號。起碼有半數的私立學校是名符其實的學店。大專學校不設政治學系，中學校不授中國現代史（一般歷史課程皆授至辛亥革命爲止），政費雖年年有盈餘，但迄未推行普遍義務小學教育。以上所列舉的雖極粗畧，但是已經足可看出，香港切需改革的情況了。香港地位特殊，居民情緒不安寧。尤其是從大陸來的人，在香港只求自由呼吸，不再他求。因此社會始終未產生推動改革的力量和運動。現在進行中的要求中文列爲法定語文運動，可以說是戰後香港第一項改革運動。是一個重大的開端。

這裏說的開端非一件事之開端，而是一個新形勢的開端。有如一塊巨石，從山峯上掀動，開始往下滾，將一路向下滾，滾到底爲止。具體的說，繼爭取中文爲法定語文運動，將是一連串的改革運動。因爲民意、民氣、民力一經發作了，它就會自然的繼續蓬勃。

就爭取中文爲法定語文運動而言，已勢在必成。香港政府表示設專門委員會研究於前，市政局會議通過議案於後，迄今爲止尚未發現正面的反對和阻撓。只要推行運動的人們穩健不懈的堅持下去，一定可以成功。此事一旦成功，維時不久，將必有第二個改革運動發生。我們作此預言，是希望政府當局要作客觀了解，香港民眾要有心理準備，希望都能了解這一新形勢，早作因勢利導之計。

事業，長期的奮鬪，必須有穩健的領導人，和具有民主習性的羣眾。這是在任何國家的改革運動都需具備的條件，但尤以香港爲最。因爲香港的環境太特殊太複雜。一九六七年的港共騷動就是一大殷鑒。在這裏絕無意說正當的改革運動，一定會引起騷動，或者說目前的爭取中文爲法定語文運動有什麼不妥當。而是說我們不能不提高驚惕。

據我們所知這次爭取中文爲法定語文運動，如果不能以宣傳方法達到目的，可能有羣眾示威發生。如果一旦發動示威遊行，那麼問題就比較可慮了。儘管絕大多數的示威者，是穩健和平的分子，可是其中只要滲雜三、五個別有懷抱的人，在示威途中擲石頭砸商店的破壞，或扔土製菠蘿擊傷警員或行人，馬上就會引起大騷亂。如果示威的組織者，事前不嚴密作的佈署和防備，不能及時制止或事發時即刻檢舉害羣之馬，那麼就最好不發動示威。否則你的滿腔正義，偉大抱負都將被血汚染，是非莫辨了。

所謂「別有懷抱」、「害羣之馬」不一定是港共分子。港共目前正忙於做生意，經濟任務第一，一時還不會搞風搞雨。而港共之外有兩種人，都可能成爲害羣之馬。一是受法、美、日各國暴力主義者的感染，想在香港吹起暴力旋風的人；二是心智失常的狂人。前者是思想惑亂造成的。他們身在自由社會中，對自由感到飽膩了，以流血暴亂來尋求刺激。並且多多少少沾點毛澤東思想，臭不可聞。後者是受壓抑，遭遇不幸的個人，在他們胸腔埋藏着不計時的炸彈，一受刺激和激動，就盲目發狂，什麼激烈的舉動都幹得出來。

從事改革運動的要穩健，另一方面政府當局要有見機而行的聰明，因勢利導的遠見。不能再株守殖民地的老傳統死把住不放了。如其到了頭來被動的進行改革，何不主動的採取行動。我們認爲香港當局，應該設立一專門機構，研究應行改革的陋規弊政，同時廣開言路接受各階層的改革建議，擬定一長期的改革計劃，逐步的有秩序的付諸實行，引導自發的改革運動，成爲建設進步的力量。過去二十一年，在中國動亂的大風暴中，香港成爲選擇自由中國人的避風塘。這一葉扁舟，目前坐滿了四百萬人，在紅色王朝的髑髏之旁的海面上飄搖動蕩。現在小舟裏的搭客開始要調整一下秩序，使每個人更舒展一點，更合理一點。風雨同舟，安全第一！但是日子是漫長的，生活的要求不止於安全，那麼改革就是不可避免了。

以上這些話，現在說仍嫌早了一些，許多人還沒覺醒新形勢的來臨，如果是眞知灼見，早點說倒也無妨。（漢）

新聞以外

台灣歌舞輸出受批評
軟性十足硬勁不夠實有寃情

萬人傑

有人批評台灣藝術歌舞團在港演出的節目不夠淬勵民心，老萬亦有同感。但，「大陸人民生活圖片展覽」不發「拉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幾次被除下，而五星旗則不受干擾，從這些事實可領悟到香港「環境特殊」，絕不讓你高歌「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雄心消沉

一五七期胡實兄在「萬人意見」發表了「聽台灣時代歌有感」一文，他說：「記得抗戰時期流行全國的歌曲，對鼓舞士氣和振奮人心確已盡到音樂報國的偉大使命。現在來自『毋忘在莒』，仍滯戡亂時期的台灣歌曲，卻反其道而行之。將過去唱的『打回老家去』改唱『今天不回家』；將『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改唱『家在台北』。抗戰時我們以必死決心、必勝信念，從歌聲中表現出收復失地的共同願望，因而獲得最後勝利，重整破碎山河。戡亂中的歌聲，只知唱些沉醉愛情，迷戀寶島的低調，毫無鬬志遠謀，那能期望什麼凱聲？又有什麼前程萬里？」

對胡實兄這一番話，老萬深有同感。老萬雖未親遊台灣，但從朋友口中，知道台灣一片歌舞昇平，人人耽於逸樂，個個講求享受；所謂臥薪嘗膽，生聚教訓的鬬志，一無所見，打回老家去的雄心，似乎日漸消沉。

反映社會風氣

在這種心情下，作曲寫詞的人，當然大量造出靡靡的產品。什麼「負心的人」、「恨你入骨」、「不要拋棄我」等等一大堆，這些作品，全是適應聽歌者的口味。有心情上歌廳的人，他會喜歡聽「打回老家去」、「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嗎？

曲，做生意的歌廳就大量把這些貨色拿來應市，形成一時的風尚。什麼「打回老家去」、「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他們不但不願聽，而且怕聽。

許多從大陸逃來香港的人，初時不習慣香港生活，無時無刻不希望回到老家；經過若干年，在這兒落地生根，又滿足於現實生活，不作重返故園之想；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人，經過二十一年的偏安日子，產生這種苟安心理，自也必然。

靡靡之音與激昂歌聲

年來，台灣的藝術、歌舞團，純粹商辦性質，在台灣的歌廳中物色人才，七湊八湊的湊成一個團，其實多是臨時組織，烏合之眾，並未經過合作訓練，也未特別編排適合海外市場的歌曲，將台灣人們所歡迎的全搬到海外，因此來到香港一樣是「恨你入骨」。

不過，有一點胡實兄是「寃枉好人」的，胡文說：「其中雖然有一場類似凱聲或前程萬里的合唱，以作序幕或壓軸；就整個歌唱程序的質素而言，那只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幌子，無非利用僑胞愛護台灣心理，爭取王場而已。」

場，他們該多唱一點，那自然會更旺，對他們是有利的）可是，香港「環境特殊」，這願望無法達到。因此，我們所能聽到的，只是有限度的激昂。

演不出的節目

就以最近來港表演的「藝霞歌舞團」來說，在台灣看過的人都知道，她們有很多愛國節目，而且都十分精彩，令人振奮。可是，今回在香港表演，這些節目一個也沒拿出來。什麼緣故呢？不是歌舞團本身不肯拿出來，而是「環境特殊」。如果這些節目可以表演，相信賣座情形更加熱烈。在生意上言，也是最高的一籌。所以，胡實兄的「掛羊頭賣狗肉」只是不明實況的看法，如果曉得他們所受到的限制，會稍爲同情他們。他們要在這裏唱「打回老家去」、「我的家在中國大陸」，審查會通過嗎？

最近的一個例子，中國文化協會要舉辦「中國大陸人民生活圖片展覽會」，從九月一直搞到十一月，當局一於大耍太極，「拉臣」一於拖住不發，使到這個展覽會胎死腹中，他們怎會讓你高歌「打回老家去」！

香港爲了除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已有多起，最杰一次是一九五六年雙十節引起的暴動。

可是，中共五星旗在香港被斥過嗎？

再舉一個例，張帝唱的「急智」歌，是任由觀眾發問，他唱出來作答的。第一場唱的時候，一位觀眾提出的是「中華民國萬歲」，這題目本來可以大做文章，但張帝身為團長，當然明白是個「難題」，幸虧他是「急智」歌王，運用急智，唱得非常得體，只是勗勉同胞努力，觀眾已感動得淚承於睫；如果胡寶兒見到這場面，也會覺得張帝的急智，確是叻過「七步成詩」。也幸虧他有這急智，否則即使不被在場的政治部人員抓去，以後表演也必須取消這節目了。

許多人都有胡寶兒那種感覺，台灣來的藝術團、歌舞團，都是軟性十足，硬勁不夠，志切復國之士，不免大失所望。但他們不曉得此時此地是硬不得的，尤其到了星加坡，他們刊登廣告，也要用毛共的簡體字，各位看了，豈不是更覺丟人？

東南亞許多國家是「反共」的，但他們反得非常膽小，絕對不敢刺激共產黨。因此，「萬人雜誌」在這些國家都列為「禁止入口」的刊物，反共是很多人怕的，何況香港就在中共的大門口，香港政府實在十分難做。

台灣蟹

術團和歌者出國為不智，因為二十多年來，台灣和海外的僑胞愈來愈隔膜，賴這些藝術團溝通一下，倒也多少發生一些作用，即使不能高歌「打回老家去」；但「凱旋歌」也可振奮人心，否則，人們漸漸連台灣也忘懷了。

這篇文章激怒了一位讀者，他說：香港的鹹濕報已經登了那麼多「台灣蟹」的小廣告，再放多些藝術團出來，不過使香港的「蟹」市多添新貨色而已。

自從台灣的藝術團相繼來港表演，左派報紙和以聳動聽聞爭取讀者的小報，就不斷講及歌星們的「艷聞」，並且替她們開出盤口。其實，她們唱歌的收入，動輒一萬八千，何需賣蟹？這些「艷聞」可信程度甚低，這位憤怒的讀者，未知他曾否親嘗過台灣蟹，而且有證據證明真是台灣蟹？否則完全信晒左報和鹹濕小報，無非以耳作目罷了。

台灣小姐與阿里山姑娘

如所週知，香港有「台灣」女子理髮；有「阿里山」酒帘，如果說在「台灣」執剪的都是台灣小姐；在「阿里山」陪酒的都是阿里山姑娘，那就大錯特錯。

有些人誘拐台灣女子來香港賣淫是事實，可是

有台灣的女子都賣淫是說不通的；香港也有不少女子被誘到泰國、菲律賓等地賣淫，那麼說，香港女人也個個賣淫？

其實，在香港人肉市場中，各國的貨色都有，那位讀者單獨指出台灣蟹，而無視於其他品種的蟹，這也是由於對台灣愛之深，責之切的原故。

移風易俗・奮發圖存

不過，胡寶兒的話，也實在是一番金石良言，值得台灣當局仔細咀嚼的。尤其今日世界形勢對我不利，加拿大和中共建交後，智利、意大利、比利時等國也將步其後塵，今後，最可靠的夥友，看來只是我們自己，非奮發無以圖存；移風易俗，有賴政府大力提倡。我們不要再生活在那靡靡之音中，要醒覺起來，要振作起來！胡寶兒說得對：「台灣現有的歌詞作家（包括部分編劇），多數患了短視毛病，只知在風花雪月、悲歡離合的框框中找題材，沒有珍惜寶貴的自由環境，將視野放濶，將國家分裂，民生疾苦，多發感興。累及台灣時代歌壇傑出之輩，長才短用，不能將他們天賦的美妙歌喉，唱出全國人民共同急切的心聲。

其實，未必「不要拋棄我」才收得；「快樂的人生」一樣受歡迎。

我要衷心說聲：謝謝！

從今期起，「萬人雜誌」已踏入第四年。三年來，我們的熱情沒有降低，我們的鬪志仍然昂揚，今後，我們還是貫徹不懈，繼續朝我們的大目標走——與邪惡作戰！

讀者對三週年聯歡聚餐反應的熱烈，使我們一班工作人員非常感動。數天之內，把三百五十張餐券搶購一空，使到許多向隅者苦苦懇求；同時，他們還送來大批禮物、禮金，供抽獎之用，三百五十份禮物，每份超過十元，共值五千元以上，都是來自讀者的樂捐，出乎老萬意料之外，幾乎不用掏腰包包尾。不但如此，還有一位醫生多買了兩張餐券，指定送給老萬和老張，不讓我們花錢買券，這樣的老板（老萬一向說，讀者就是我們的老板）的確難得。

老萬、老張和社裏同人，以及一批志願讀友大家出點力，就把一個三結合的聚餐會弄到有聲有色（熱烈情形以及花花絮絮，另有文章記述），大家酒醉飯飽之餘，還拿了一份禮物，歡然歸家。

關於送禮物、禮金的熱心讀者名單，因需時整理，這一期趕不及發表，下期當詳列徵信。

最難得的是來自海外的溫情，他們雖未能躬自參加，卻也戳我們高興。老萬說，「萬人雜誌」是一個大家庭，一點不錯。海外的遊子，惦掛他們的家庭，家裏有什麼喜慶事，他們人不能回來，也不忘送一份禮，這確實使人感動。

三年來一直替「萬人雜誌」絞腦汁的作者們，一律要「自己顧自己」，大家拿出二十元席金來參加餐會，這一點老萬最感不安。如果不是為了全力搞掂三百多份禮物，本該由我請客慰勞，現在只表現一派孤寒相，可說現了形！今年對不起，希望明年能償這心願。今回我不但沒有請客，還有熱心讀者代我付錢，在此，我要衷心的說一聲：謝謝！

中共地方小工業存在的一些問題（下）

有一些地區的領導幹部，認為上頭既然有任務壓下來，不能不搞。可是由於思想抵觸和不知從何抓起，所以提倡「羣眾願意搞什麼就搞什麼」。美其名曰「發動羣眾」，實質上是「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而下面的羣眾和一些積極分子也就亂搞一通。這樣也就使「地方工業的發展形成無政府狀態，給社會主義建設帶來損失」。有些工廠今天辦起來明天就砍掉；有些「辦辦停停，發展不起來」。這類領導幹部最反對全面規劃，認為「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是劃框框，潑冷水，限制羣眾積極性」。因而中共一再強調要照「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這就是我們的方針」的毛語辦事，一方面大力批判尾巴主義，指責領導幹部「他們把加強領導同放手發動羣眾對立起來，這實際是一種否定黨的領導作用的尾巴主義」。號召各級領導幹部「站在運動的前面，放手發動羣眾，加強調查研究，掌握客觀規律，搞好全面規劃，綜合平衡，促進縣、社、隊工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前進」。指示雖然不錯，但下層領導普遍患上「抓生產恐懼症」的今天，實在不是容易按照這個指示辦事的。

三　缺乏資金，沒有設備

中共急於要搞起來的不是「濫竽充數」的小加工廠，為生活服務的小手工業，而是原料工業，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工業，能夠修造大中型新式農具的工業，因而強調「全面規劃，加強領導」。要求縣一級有一套全盤的計劃，分別輕重緩急。然而即使有了計劃，而無足夠的工具和原料也是白搭。因為搞地方小工業必須就地取材，自籌資金，自己解決設備。國家既不作投資也沒有設備供應，百分之百地依靠「自力更生」。中國大陸的工業基礎本來就薄弱，農村的地方工業基礎更加薄弱。三個五年經[illegible]實上既沒有並也沒有舉。經過大躍進失敗的教訓，曾經來過一次全國性的工業大下馬，不僅小廠被砍掉，連大工廠不少生產項目也被砍掉，陷於半停頓狀況。要說地方小工業有什麼基礎，那只是「大躍進」期間亂七八糟建起的一些簡陋的、荒置已久的廠房，如土高爐，農械廠之類。原有的一些簡單設備，由於下馬已久，被搬走的搬走了，生銹毀壞的毀壞了，現在可謂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從頭搞起。

要搞原料工業，要修造大中型新式農具，多少是需要一些現代化的設備的。可是由於各地都一齊搞地方小工業，供不應求，上頭根本沒有機器設備供應，下面自然是「算機頭，算料頭，算來算去皺眉頭」。啥也沒有莫非單憑一雙空手就可以搞起來？在一些有資源的地方還好辦，比方該地有煤礦，就發動羣眾揮動鋤頭鐵鏟開小煤窰，儘管人力是大大地浪費了，但畢竟有煤挖出來，搞出了「原料工業」，沒有資源的地區卻不容易搞了。可是一提出困難，提出缺乏資源沒有設備，就被上頭責備，認為「只看到生產的現代化、自動化、流程化，偏偏忘記了人的思想革命化」。認為這是一種「見物不見人，信物不信人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這種情況下，下層領導也就只好打羣眾的主意，從公積金提出錢來作為資金，叫一貧如洗的羣眾投資。「利用農副產品，廢舊物資，就地取材，就地製造」。把破銅爛鐵用手鎚鎚打打，造成所謂設備。並美其名曰：「發揮廣大羣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掘資金、設備潛力。」在整個大搞地方「小而全」的工業過程中，中共都是希望「一不向國家要錢，二不向國家要糧，三不向國家要設備。」

就以廣東省陽春縣的小煤窰來說，「沒有斗車就靠一雙肩膀來挑，沒有抽水機就從家裏拿來水桶用人力吊。」所有的設備只有「五百斤稻草，九把鐵鎬，十把鋤頭，五十擔竹箕，十根鐵釬，十五斤麻繩，九立方米木料」。就這樣進行採煤。上海市的小化學纖維工業也是這樣，「從豆腐店裏借來石磨，用廢碎木，棉短絨作原料」，製造化學纖維。不管「勞動強度大，有害氣體大，勞動生產率低，成本高，產量低」。反正就是蠻幹，既浪費大量勞動力和原材料，又嚴重損害了勞動者的身體健康。這樣蠻幹的結果自然是得不償失。

四、原料不足又被浪費

中共本來就有許多工業原料深感供應不足，每

陳伯達果然未露面

對中共的十·一活動，筆者已寫了兩篇報導和分析，第一篇是擁毛軍人的大勢，第二篇是關於北平衛戍司令溫玉成的斂跡，本篇則談一下出席十·一活動名單的離奇變化。

數月以前筆者即分析，陳伯達露面越來越少，恐怕出了問題。十·一果然不見他露面。當然還不能憑這個斷定他已經罷官，不過，出了問題則斷無可疑。今年七月一日，中共在紀念建黨四十九周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與「紅旗」聯合發表的社論中曾強調「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有關黨員條件的一段話，要義是「要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社論中還勸說有些人犯了錯誤，也經承認和改正了錯誤，就不要再死抓住不放，批判起來沒有完。筆者敏感，這是陳伯達被批判得挨不住，告饒求情的話。這篇社論雖不一定是陳伯達親自寫的，但是必經他和毛澤東看過和改過。

今天中共兩派鬥爭，焦點在政治局。而糾紛所在則是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毛[illegible]（一九六九四月廿八日），在什麼條件和情況下產生了這樣一個常委會，是頗值得[illegible]

照顧大廠老廠的正常生產，不得不砍掉一些與大廠老廠爭原料的地方小工廠。有些不敢砍掉，也就停停辦辦，有原料時開工，沒有原料時停工，保持小工廠的名稱，但卻發展不起來。更有一些地方的領導幹部，由於認爲地方小工業是「新興事業」，把它當作政治任務來抓，結果壓縮對大廠老廠的原料供應，引致生產減少。而小廠又由於設備差，技術低，缺乏生產管理經驗，「原材料的消耗率往往很高，大材小用，優材劣用，甚至把有用的原材料當成廢物，白白浪費掉」。這樣也就變成既減產，又浪費。經過反覆考慮之後，結果也是只有把小廠砍掉這一個辦法。地方小工業仍然是辦不起來。

工業原料供應不足，在目前來說已經成爲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中共雖然提出要「開源節流」，但開源無力，只好從節流着手，結合「一打三反」運動，大反浪費。並且自我安慰說什麼這是暫時的困難。紅旗雜誌說：「當前原材料的某些『缺口』，是在工業生產迅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這是一種前進中的暫時困難，它可以推動我們進一步搞好增產節約。」鼓勵從「清（淸倉查庫）、節（降低消耗）、代（改制代用）、利（利用廢物）、革（革新技術）等五個方面，挖掘物資潛力，不斷解決原材料的『缺口』。」說來說去只是節流而不談開源。工人說「原材料有『缺口』，就沒法增產」被指責爲懦夫思想，要求在原材料不足的情況下也要大增產。從各個方面觀察，我們對中共的「小而全」的地方工業體系都不敢表示樂觀。我們不但看不到地方小工業有迅速發展的趨勢，而且發覺他遭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綜合平衡」不但不能很好地做到，而且即使做了也未必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最値得令人感到憂慮的，就是違反科學違反生產發展規律的謬論愈提愈多，形式主義和浮誇作風有增無已，頗有五八年間「大煉鋼鐵」初期的氣氛。中共毛林集團很有可能要把「小而全」的地方工業體系作爲變相的「大飛躍」，導引經濟全面的太破產，把七億人民再次投入大饑餓的深淵。

待旦

相當於原來的中央書記處）則似由少壯軍人所控制。就是說，握有最高決策權的政治局，及實際辦事的「精幹機構」由新當權派控制，而毛派佔絕對優勢的政治局常委會，則成爲架空的機構。而這一安排是兩派的一種妥協。毛得名與位，對方則握

「陰謀

的協商，就是毛澤東面對一個握有實力的非毛派。

「常委會」可能發生問題

從上述得知，政治局常委會如無根之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懸在半空裏。其地位之不穩定可想而知。因此這次十・一慶祝活動中，關於常委會就出現了奇怪現象。九月三十日周恩來主持招待會時，「新華社」報導出席名單時稱康生爲政治局常委；可是在報導十・一天安門名單時，則破例畧去政治局常委，將周恩來、康生以筆劃爲序，平列於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本港左報摸不清頭腦，大概怕暴露疑竇，擅自加上政治局常委字樣。十・一晚上焰火會，「新華社」在報導名單再畧去政治局常委不提。本港左報這才照改，不再擅爲掩飾。

據以上的情況，可做兩個推測：(1)爲了掩飾陳伯達之不露面，故意不提政治局常委會；(2)政治局常委會發生了嚴重問題或是暫不能執行職權，或正在改組，或已暫時取消。

筆者推測第(2)點可能性較大。

常委一共才五個人，有一個垮下去，就要牽動全局。而這個常委會是支撐毛澤東體面的必要條件，陳伯達之垮台，乃毛個人體面之粉碎，是毛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事情。

漏掉黃永勝的「陰謀」

十月二日本港左派晚報，根據「新華社」一日電，報導十・一之夕焰火大會時，在出席名單中不見總參謀長黃永勝。後來從外國電訊中得知，十・一當夜北平電台報導焰火會現場情況時，也漏掉黃永勝。在北平的外國記者及外交官之間，流言四起。認爲這絕不是無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陰謀」。

四月三日本港左報，在報導十・一之夕焰火會情況時，黃永勝的名字又赫然出現了。據說，在十月二日北平電台廣播時，已將黃的名字加上了。

據知「九大」以後，中共原來的中央機構，在「精幹機構」的規定下原來的各部改爲「辦事組」，而陳伯達是文教組的負責人，報紙、雜誌、電台等宣傳工具，當然都在陳伯達的控制之下。現在陳伯達出了問題，毛和陳的嘍囉仍在控制着這些機構。他們很可能在陳被打得抬不起頭的情況下，自動起來與黃永勝對抗，也可能是奉毛的命令，故意來這麼一手（鑒於一九六五年毛在上海唆使姚文元發表評吳晗的「海瑞罷官」掀起文革，毛很可能出此）給黃永勝一點顏色看。

到此爲止，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周恩來和黃永勝是一直陪同一起接見的。可是十・一之後，毛在十月十四日接見法國前總理穆維爾時，僅偕周恩來、康生接見，黃永勝未露面。可能不是偶然的事情。對於黃永勝在名單中被漏掉一事，大概北平「謠言」四起，人人皆知了，黃永勝偕同葉劍英，特於十月四日接見「港澳愛國同胞」參加十・一活動的代表。

共軍總參謀長特別接見海外代表，是史無前例的。如果是黨政最高領袖，商業部門負責人，僑務部門負責人接見海外代表，卻貼邊，總參謀長則一點邊也沾不上。而「新華社」的電訊報導說：「黃永勝同志代表政府和祖國人民」如何如何，就更耐人尋味。如果是單純爲了慰問「海外同胞」，可由周恩來或李先念出頭可也，何必要穿二尺五的總參謀長來叫唬人呢？因此黃永勝此舉顯然是對「陰謀」的反擊。表示黃某人仍然健在，「槍桿子」在握，小丑跳樑，勿庸理會可也。此外，實在想不出有何必要。

魯遲

海外見聞錄

威震阿拉伯與達揚齊名

以色列最成功的間諜——羅茨

台拉維夫有兩個最出名的人物。一個是百戰百勝的國防部長達揚，另一個就是以色列最成功的間諜羅茨。

羅茨這個名字，在幾年前，曾經當過世界上許多報紙的頭條。就是因爲有了他，埃及的參謀本部和特務機構，被打得稀巴爛；也就是因爲有了他，埃及始終造不成功自己的飛彈，直到今天，還要靠「蘇聯老大哥」的「森姆二號」，來替他們在蘇以士運河上撐腰。

這也就難怪，納塞爾總統在捉到了羅茨以後，堅持非給這個「替以色列當特務的西德人」，判無期徒刑不可；就連他的太太韋爾桃，也被判三年。

可是，這一對夫婦，坐了還不到兩年半的牢，納塞爾就發現自己又上了他們一次當。——原來這位金黃頭髮藍眼睛的羅茨，雖然沒有黑頭髮黃眼睛，但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而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少校級」以色列情報軍官。

直到以阿戰爭結束了半年以後，埃及還有四千四百八十一個士官將校，被拘留在以色列的俘虜營裏。以色列對於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再加多幾個放回去也不會有什麼作用。只要大炮一響，十有八九，他們又會爭先恐後地擠到俘虜營裏來做客人的。因此，他們向納塞爾提出來的「換俘條件」，表面上看來，的確非常寬大：

「以色列釋放這四千四百八十一名士官將校。

與此同時，埃及釋放在他們手中的兩個以色列

，多疑的阿拉伯人又開始猶豫了：爲什麼這對「西德人」夫婦，要以色列政府那樣關心呢？他們認爲：有朝一日，西德政府是會用高價來向埃及政府換取這對夫婦的自由的。那又何必急急地把他們交給以色列呢？

這樣一來，就逼得以色列不能不攤牌了。——他們馬上無條件地釋放了五百名「戰俘」，而且在官階最高的埃及坦克將領法梅將軍的口袋裏，放了一封以色列特務機關首長，寫給納塞爾總統的親筆信。

在信上，他用很簡短乾脆的語氣，告訴那位「阿拉伯民族救星」道：「羅茨是以色列的公民，所以一定要放在換俘之列。否則，還留在以色列戰俘營的那四千名士官將校，也都會人人得到無期徒刑的。」

阿拉伯人向來是吃硬不吃軟的，一接到這封信以後，納塞爾總統馬上就通過聯合國的中東代表，秘密地通知以色列：他同意馬上釋放羅茨夫婦。不過爲了顧全埃及特務機構的面子，以色列必須答應他兩個條件：

㈠以色列絕不能公開宣佈：羅茨是一個以色列的公民，或是以色列情報機構的一個少校。



羅茨在以色列軍中當營長的時候。

由以後，第一站不是以色列，而是西德。

納塞爾堅持這一套打腫臉充胖子的步驟，是有他的道理的。直到收到那封信以前，始終認爲羅茨是一個被以色列的特務收買了的「西德人」。羅茨自己雖然口口聲聲地說：「我是德國的公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隆美爾將軍的非洲兵團中當過上尉。

「戰後流亡到澳洲去，在那裏住了十一年，完全靠養馬與販馬爲生。回到德國去以後，也再沒有改過行。

「在西柏林，有一個以色列的特務，用高價收買了我。而且在慕尼黑訓練了一個時期。

「從一九六一年起，我就在『百萬富翁』和『愛馬狂』的僞裝下，開始替以色列政府做情報工作。」

不過，埃及的情報機構，卻自作聰明地一口咬定：

「這個德國軍官，在戰時一定是當年希特勒SS『黨衛軍』中的上尉。

「戰後因爲被以色列的特務，抓住了小辮子，所以才賣身投靠，替他們搞情報工作。」

其實呢？羅茨倒的確是在德國生的，所以，他的德國護照也並不是假的。不過，問題就在於：他是個雙重國籍的人，對於他來講：他的祖國，並不是西德，而是以色列。

在那裏，他上過一個農業學校，養成了自己對馬的熱愛，同時，在德文之外，又學會了英文，猶太文和阿拉伯文。從十七歲起，他就參加了猶太人的「青年團」，拿起槍桿來，爲反抗阿拉伯人的侵畧而鬬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起，他馬上就志願從軍，在駐埃及的英國軍隊裏當了四年兵，而且在蘇以士運河沿岸，學了一口埃及的土話。

戰爭結束以後，他也解甲歸田了。最初是在一家煉油廠裏做事。白天工作，晚上就替「猶太青年團」私運軍火進來。

在第一次「以阿戰爭」（一九四八年）中，他投筆從戎，重新穿上了軍裝，成了新成立的以色列軍隊中的中尉。而且從此以後，就變成一個職業軍人。

一九五九年的時候，他正在一個步兵部隊中當少校營長。以色列特務機構的首長看中了他，認爲他是一個很理想的「坐探」人材。如果他願意以「德國人」的身份，到開羅去做地下工作的話。

特務首長的理由是這樣的：每個出色的間諜都必須具有三種必要條件：㈠會演戲的天才；㈡鐵一樣的神經；㈢富有冒險精神。這幾樣東西，在羅茨身上，都是要多少就有多少的。

同時，羅茨又具有許多一般人公認爲是德國人特有的氣質：實事求是，



羅茨在台拉維夫的大街上，一個女警察正請他在她的紀念册上簽個名。

在訓練期間，他不僅學會了怎樣使用化學墨水，秘密信箱，微型收發報機；而且也學會了怎樣講自己過去的經歷；怎樣在說話上、舉動上、思想上，都完全像一個地地道道的德國人。

爲了要製造他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五九年這中間的一段歷史，他必須熟讀和背誦數不清的材料。從中學時代的「同學」名單開始，直到隆美爾將軍麾下的非洲兵團一一五師的大小將校的「人名錄」，個個都要背得滾瓜爛熟。當年的戰史和「陣中日記」，也不知看了多少。所以，一談到當年的戰



埃及的坦克將軍法梅，就是把他釋放羅茨的要求傳達給納塞爾的。

一陣，羅茨把整個時間，都放在看書，看報和看電影上。不消說得，那當然都是和澳洲有關係的。

訓練了半年之後，以色列特務機構又把他送到德國去「留學」。

在那裏，他首先以「德國父母，在德國出生」的資格，取得了他的公民資格和護照。然後又把全付精神，都放在「德國化」上。學習他們最新的口語，記住那裏一點一滴的典故和珍聞，而且還大交其朋友，尤其是那些喜歡寫信的朋友們。這一點，看來似乎是小事，其實卻很重要：在開羅的時候，從德國來的信和朋友越多，當然就越能證明他眞眞正正是個德國人，否則的話，他怎麼會有這樣多的德國朋友？

整整過了一年，沒有一個德國人能看出他的破綻。特務機構也認爲他的「火候已經差不多了」。於是他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一個晚上，坐在一艘豪華的意大利船的「大餐間」裏，夾在許多西德遊客的中間，來到了開羅。

他在頭等的大旅館「沙哈拉」裏，開了一間房間。他的任務也很輕鬆：只不過是在兩個月中間，熟悉一下開羅。然後再決定他最好用什麼方式，來長期潛伏下去而已。（一）

瀟蘭小品

周夫人・胡拾遺・十三妹

趙聰

羽太信子

許廣平死於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周作人死於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而周夫人羽太信子更先周作人而死。

許廣平於五九年，應茅盾之請，寫「魯迅回憶錄」，其中有「所謂兄弟」一章，對作人、信子大罵。當時周曾寫信到「北京晚報」，提出抗議，指許爲誣衊。那時周正爲周揚等借重，讓他翻譯日本及希臘的文學名著，故許只得忍受他的攻擊。

文革之後，許爲批判周揚等人，又對作人、信子破口大罵，罵得痛快淋漓，可是作人已死，聽不到了。

綜合許廣平兩次的罵，可知魯迅兄弟兩人之失和，乃由信子而起。

據說信子在北京八道灣管家，過着奢侈的生活，自己從不勞動，日用品都要向日本商店購買，有病必須請坐汽車的日本醫生來診，並從容傭人偷盜。因此魯迅每月將收入六百元悉數付她作家用，卻是月月不敷。後來學校欠薪，收入減少，信子便吵鬧，對魯迅不滿。終於周作人面交一信給魯迅，內云自今日起，請不要再到後院來；等魯迅問作人這是什麼時，周竟不顧而去。周事後曾對人說，爲了老婆，只有犧牲大哥了。

許還說信子常往日本使館跑，每以日本征服者的態度對家裏的人。一有風吹草動，她就在門口懸出太陽旗，並把「周寓」的牌子換上「羽太寓」。信子還有一個毛病，爲着嚇唬周作人，每遇有

久，識穿信子的詐僞。

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到北大教學，住在魯迅八道灣的住宅。愛氏會說日語，有時魯迅、作人都不在家，便和信子閒話，愛氏教導說，就家庭婦女也應找點事來做，你們院裏不是有水池麼，幹嗎不買些鴨子養着？信子聽得不耐煩，便悻悻離去。愛氏目盲，還在滔滔不絕地講，不知信子已經不在這裏了。後來因爲愛氏常常問，鴨子買了來未？這只得叫傭人去買，但總沒好氣，每日總說鴨子是北平最貴的北京鴨，買花的錢比買鴨子還貴。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裏曾說，許廣平之所以恨信子，是因爲信子同情朱夫人——即魯迅的太太，對許廣平予以不名譽的稱呼。這大概就是稱之爲妾了吧。我想這事不近情理，因爲魯許同居，是在這以後的上海，這時信子又怎麼能稱許爲姨太太或小妾子呢？難道已預知魯迅在幾年後會討許廣平作妾麼？如果這書在六二年出版的話，六七年許廣平第二次的罵，恐怕又要再加上一條了。

知堂老人的確有些敍述失實的地方，譬如他記，抗戰勝利後，他被捕繫南京老虎橋獄，後來南京危急，得蒙釋放，他乃由友人送到上海，住在某人處，迎接「解放」云云。但許廣平在批判周揚等人的那篇文章中，卻說「解放」後，周仍在獄中，由劉少奇示意胡喬木、周揚等，將之保釋出獄。若照金雄白先生所寫「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繫獄之漢奸，國民黨退卻時並未釋放，等於無形移交於中共，像陳璧君，五九年死於獄中。那末，還是許廣平說的對。

怎樣的一個人了。

許廣平筆下的信子，可能近乎眞實。

悼胡拾遺

今年三月，本港專欄作家安徽胡叔五（拾遺）先生，病逝瑪麗醫院，心裏不懌者有數日之久。

在下認識拾遺，乃近數年事。因爲素鮮交遊，這裏報紙太多，不能偏讀，所以像他這樣的大手筆，竟然一點也不知道。數年前，某次友人請至其家小酌，客人僅我與他兩個老頭兒。經主人介紹，說他乃一翰章家，曾爲杜月笙的秘書。於是我們就暢談起來。他個兒不高，背有點駝，眼大而珠凸出，聲音吵啞，看樣子比他實際年齡還要大，健康情況顯然不佳。雖說初次見面，談得頗爲投機，他縱論本港報刊，批評名家文章，有其獨到之見，甚是佩服。當時剛有一家報紙創刊，他說可卜暢銷。我問何以知之，他指着該報某人的專欄說，有此一篇連載，即足打開銷路而有餘，後果不出其所料。

某次，在下同數友在某樓飲茶，拾遺適在鄰座一桌，我沒看見他，他跑過來和我談。那時有一期刊新面世不久，他說你如果認識那編輯時，可否爲我介紹一下，我也投稿試試，這樣，我好多一個地方售稿，多弄一點果腹的錢。因爲我確跟那編輯熟識，便滿口答應爲之介紹，並說像您的大作，求之不得，怎麼還要試試，您就寫吧。

之後，在下所熟識的一位上海老英雄同我提起拾遺投稿的事，我說已經辦好了，對方甚爲歡迎。我接着問他，你跟拾遺相熟？他說：「豈止相熟？

着窮苦、淒涼的老王老五生活。

再後來，我們三人就在一間餐廳裏又聚了一次，拾遺談到某一作家的文章，伸出大拇指來讚美不已。在下和他說的這位作家認識，只是從未讀過他寫的文章。實在說，就連拾遺所寫有名的杜月笙傳我也沒有碰過。有一位朋友保存着近年來港九的各報刊，我特別找出他倆的一些舊作來讀，包括着一些舊詩詞，覺得眞是名不虛傳，吐屬典雅，在運用文字的技巧上俱臻上乘，如非在這上面有根柢的話，決不會有此造詣。只不過微微覺得，他們的文章，無論用詞綴句，無論行文氣勢，都有點不合時宜了。文章是隨時代之前進而更新變化的，他們的技巧雖然熟練，可總是過去的那一套，在現在言，不能不說是落伍了。徐凌霄、一士談掌故的文字，在三十年前曾膾炙人口，但到今日若再是那樣的寫法，就未必仍然受人歡迎，至少是三十歲以下的人不會愛讀的。在下這個看法，卻從未和別人談過，當然更不好對他倆講。此後隔了許久，他還未有稿子投到那期刊，我問他，他說仔細讀了讀那刊物的文章，他覺得他是寫不來的。所以我雖然給他介紹了，他卻始終沒有寫一篇去。

這事未成，我們並沒有斷了見面。日子長了，我直覺得他這個人忠厚老實，有他自己的做人態度，所謂人品、操守、學問全在交往中表現出來，求之今世，已屬罕見。再說他在杜幕中數十年，杜盛時炙手可熱，如果他不是狷介自守，剛直不阿的話，斷不會老年淪落到這個樣子。

在此賣文，以稿酬太薄，維持最低生活，已大不易。何況是衰病之軀，又營養不佳，已經絞不出出那麼些腦汁。聞另一友人言，他死前因思路無法集中，作文久久不能成篇，可見勞累已經過了頭，到了油盡燈枯之境。而死後還存有二千餘港幣的棺材本，大概他不欲再連累友人吧。

悼十三妹

十三妹之死，卻在報紙上少見到報導。在下實不解這是什麼緣故。她的死訊，我還是讀到時報副刊上金聖歎先生的追悼文字才知道的，至於新夜報則我從未訂閱，這是因爲這兒的晚報太多，實在無法徧閱。

據說她死得非常慘，正寫着稿子就暈倒了，送到醫院去時已經不治。因爲她在這兒孤苦伶仃，無親無故，又不喜與外界交往，所以死了都無人知道。新夜報收不到她的稿子，查問時才知她已死去數日了。單就她死的這情景看，已足使操筆耕的朋友們灑一掬同情之淚了。

差堪告慰她的在天之靈的，是尚有新夜報諸君子爲她辦理喪事；是尚有文化界諸君子向她的遺體致祭、追悼、爲文哀念；是尚有些她的忠實讀者在她的靈堂裏啼淚悲歎。

十三妹是在下的老鄉，但我不確知她是哪一縣的人，也不知道她的「方丹」這個名字是否她的眞姓名。記得一九五三年時，她從 New Yorker 上翻譯了一篇題爲「畫像傳奇」的小說，署名「方達」，投登在「祖國周刊」上，文分上下，兩期登完。不久，她被介紹到在下做事的機構裏來，這才和她認識。她辦公的地方，就在我的辦公室的隔壁，有一個門可以來往。那時我們一起辦公的同事有十餘位，她很少和別人說話，也許她聽說我是她的老鄉的緣故，獨獨常到我的辦公室裏來閒談。當時我只知她是方小姐，從她口裏才知道那篇「畫像傳奇」是她譯的。

我們做同事的時間很短，大約也就是兩三個月吧，她就離開了。想來這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她留存給我的印象早已模糊。只記得是個矮個子，臉也不白淨，有三十來歲，說的是普通話，作爲一位小姐來說，長得不能算美。當時我的工作很忙，她每次來閒談，總是說起來沒有頭兒，到我實在不能忍耐時，我就低下頭只顧做我的工作，她卻不管你聽不聽，也只顧說她的。偶然一抬頭，又不知她什麼時候走了，方自慶幸釋了重負，一轉臉的功夫，勁兒地跟老趙嘰咕呀？

如今還記得的，是她曾對我說，她小時在青島，那兒的氣候風景都好，她說「你去過麼？」她父親是個探花——她說了這句以後接着問我：「你知道什麼叫探花麼？」她說她從前住太子道，也接着問我：「你知道那是高尚住宅區麼？」她說她給一位外國人做過秘書，工作清閒，也不過向他讀讀英文報刊而已，接着說：「那辦公廳和客廳都很大，還有冷氣，得穿毛衣，不像咱們這兒——」因爲這些話全都俗氣的很，和她後來在報上所寫的專欄，迥乎不同，所以雖然她還說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話，我都不耐而沒有聽下去，再除掉忘掉的以外，如今無論如何回想，也只能記得這一點了。

她的專欄在新生晚報出現的時候，我也成了一位忠實讀者，但決想不到就是她。因爲傳說她非常神秘，不見外人，更引起人們的好奇心。以十三妹的文字來說是那樣的才情豐茂；但以方丹的人來說，卻又是那樣的庸俗平凡；兩者怎樣也連不起來。

其次，她在她的專欄裏提到要研究紅樓夢，想找一本王崑崙寫的「紅樓夢人物論」看，卻找不到；恰巧我手邊有這麼一本書，我就給她寄了去。後來這書她未看，據說不想研究了，又寄還給我。有一年聖誕節，她給我寫了張賀卡，倒是價錢頗爲不菲的一種。又一年，她給某報寫專欄，對我的「五四文滴點滴」作了批評，有讚有彈，她剪下來寄給了我，並寫着「我怕你見不到」。從她這些筆迹——不像女子的字，大而有力——來看，她不是別人，的確是方丹，因爲方丹的字和十三妹的字一模一樣。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和十三妹通信來往的我，就是以前方丹對之閒談的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已知道十三妹就是以前的方丹。

然而，如今她死了，死得那麼淒涼悲慘可憫，恐怕使我的不懌比拾遺之死更要久久不能釋然。

早知如此，我應在她活着的時候，寫信向她說明，我是誰，她是誰，邀約她見面談談了。咳！如今伊人已杳，夫復何言！

見◎財◎就◎抓（相聲）

南方朔

張龍：鬪爭過了已五年，今日杯酒共聯歡，一波剛平一波起，起因還是爲了錢。

趙虎：三哥，好久不見了，最近好似有點描頭。

張龍：別提了，嚕嗦事可多啦。

趙虎：還有什麼嚕嗦事，今年國慶掛旗的雖然越來越少，但客人卻比去年增加了。

張龍：你是說……

趙虎：今年不是連白皮豬、黃皮狗都請來了？

張龍：這……這……這是上面的指示，要擴大國際統戰，不管什麼人，一律照請。

趙虎：抗暴死難的烈士家屬請了沒有？

張龍：這個未聽過，愛國報紙也未提到，大概是沒有請。

趙虎：組織上安排倒是煞費苦心，如果抗暴烈士家屬在筵席上與白皮豬、黃皮狗見面碰杯時，不知應該說什麼？爲了遷就貴賓，祇好冷落烈士家屬了。

張龍：老四，你善於自說自話，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組織上今年國慶[illegible]

趙虎：啊！這話怎麼講？我們不承認抗暴而死的人是烈士了嗎？

張龍：你越來越渾，烈士身份怎能變更？

趙虎：這樣恐怕是你渾不是我渾了，文革以來被褫奪烈士頭銜太多了，像瞿秋白、項英、王若飛。

張龍：那是祖國方面，我們是談香港。

趙虎：就談香港吧——烈士家屬怎麼不見了。

張龍：不是不見了，他們仍住在原處，祇是同組織割斷關係，不但不肯參加我們的國慶，有些還等到十月十日參加了國民黨的國慶。

趙虎搖頭：這可眞奇了，這可眞奇了，眞是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了。

張龍：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奇，烈士家屬因爲得不到組織照顧，有些已經沒有飯吃，他們祇得找工作，但是愛國方面的位子有限，無法安置他們，他們就投入了反動資產階級的工廠、商業機構作事，思想自然也就變了。

趙虎：這也就怪不得他們，死的[illegible]

張龍：這件事說起來眞怪我們，你還記得十幾年前國民黨一個工人孔松因爲在工廠保護國民黨的國旗被愛國工人打死，台灣馬上把他的弟弟妹妹接去，一直供給到大學畢業，等他們結了婚，才卸下責任？

趙虎：所以上次抗暴鬪爭，國民黨工人都奮不顧身鬪爭，他們就是有這點倚靠。

張龍：唉！我們對工人同志，用得着的時候，好話說盡，要天也許了半個，但是一旦用過，馬上就似爛草鞋一樣扔了。

趙虎低聲：三哥，反動份子們常說共產黨是三頭主義，用着你的時候向你磕頭；用不着時，你去找他他就搖頭；最後就是殺頭。

張龍：這話一點也不錯，我現在就覺得組織遇事就在搖頭，祇不知何時會殺頭了。

趙虎冷笑：眞到了可以殺頭的時間就不知誰殺誰的頭了。

張龍：你這句話太反動，在外面可不要說，若被組織上知道了，可是不大妥當，說不定會像明星夫婦一樣，送回國休息一段時間。

[illegible]

張龍：這就奇了，有什麼可以說的？

趙虎：可說的太多了，三年前那一筆抗暴捐款幾千萬港幣，錢呢？

張龍：錢不是用了，你也不是沒有分到。

趙虎：用是用了，但是無論如何也用不了這麼多，可以指着手指頭算，無論怎樣報花賬，應該還剩下一千萬，這筆錢哪去了？

張龍笑笑：老四，有些事你也是知道的，亞光哥買了十幾層樓，娶了兩名舞女；亞添也從慈雲山搬進了大洋房，還有房子收租，這錢是從哪裏來，你以爲他們都中了馬票？

趙虎：其實你說的還不夠，亞光、亞添這些小玩意搞的有限，最多每人不過搞到個三十萬、五十萬，已經把他們樂死了，但是不見的錢上千萬，去了何處？

張龍：你是說大頭都搞到？

趙虎：當然，祇有大頭頭才有這個氣魄，像社長，在馬場下注一出手就是萬兒八千，一場馬跑下來，輸上十萬八萬連煙灰都不掉，祇有那種氣概，才敢搞個千兒八百萬。

張龍：你說到這裏我想起一件事，這大一筆錢社長一個人也吞不下，再說他也不是科班出身的黨員，怎敢獨吞，一定上邊還有人。

趙虎：你是說通訊社的一羣頭頭。

張龍：他們當然也有份，但是也搞不到太多。

趙虎：你這樣說我可眞不明白了，再向上還有誰？

怕不敢。

趙虎：就要說到北京了。

張龍點點頭：差不多了，你祇管向上猜。

趙虎：向上猜，還能猜到正宮娘娘的頭上。

張龍笑笑：祇有猜到她的頭上，這個謎才能揭破。

趙虎：這就奇了，正宮娘娘富有全國，怎麼還會打我們這一點殘羹剩飯的主意。

張龍：錢是不厭其多的，在過去我也不懂，爲什麼鬭爭費一千多萬沒有下落，反動報紙天天嚷，廣州方面也眞的派員來查過，結果還是一張白紙，什麼也查不出，誰有這大力量。

趙虎：確實沒有這大的力量，不必說社長，就是通訊社的一批頭頭，也抗不住的。

張龍：可是我再向深處一想，這次文化大革命許多長征老幹部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祇有咱們這位社長，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又同國民黨有這麼深的關係，在香港過着比港督還要舒適的生活，文化大革命竟然革不到他的頭上，你說怪不怪。

趙虎：這可眞是怪。

張龍：我再想想娘娘托他在瑞士銀行開戶口存款的事，就可以恍然大悟，原來他已變成了娘娘的心腹。

趙虎：這些事情我們也知道一點，這與貪汚鬭爭費有什麼關係呢？

張龍：當然有關係，他因爲有了這樣的靠山，什麼都不怕，剩了這一千多萬，他可能向娘娘建議，也存入瑞士銀行戶口了。

趙虎：存入娘娘的戶口？

趙虎：不是這個意思，他存入娘娘戶口對他自己有什麼好處？

張龍：好處可大了，他從此與娘娘關係更進一步，祇要娘娘不倒，他的地位就穩如泰山，誰也扳他不倒。

趙虎：如果娘娘倒了呢？

張龍：到那時的他又有辦法了，過去誰都知道他是廖公的耳目，南霸天的心腹。但廖公同南霸天都垮了，都以爲他逃不掉，他卻攀上了娘娘。眞的娘娘垮了，他又會找到新主的，我們不必替他擔心。

趙虎：你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件事，最近籌集五百萬建校費，好似也不見了。

張龍點點頭：我也聽說。

趙虎：五百萬若交給資產階級分子去辦學，可以辦十所津貼學校，最少也容納兩萬人，再有抗暴運動發生，兩萬人你說能發生多大的力量，可是，現在錢呢？

張龍一攤手：你問我，我問誰？

趙虎：五百萬不是一個小數字，存在那間銀行的？

張龍冷笑：不知道是那間銀行，但可以斷定的，不是存在愛國銀行，說不定一開始就折合美金存入美國銀行了。

趙虎：這麼大一筆款總要有個人經手保管。

張龍：當然有，還是一個重要的銀行家。

趙虎：這個人呢？找到他就行了。

張龍：就是找不到這個人，聽說是投奔自由了。

趙虎：捐了錢再被人拐跑了怎麼辦，還能再捐嗎？

張龍：再捐了錢當然就會存入愛國銀行，不會再給人拐跑了。

趙虎：那可不見得，也許會整座銀行都會送進美國銀行都說不定。

張龍：這些事管不了這麼多，火燒眉毛祇能且顧眼前，如果這樣就把建校問題不談了，對外界怎麼交代？反動報紙不是又要罵得一場胡塗，不理會也不成啊！

趙虎：捐了錢若是辦不了學校，反動報紙更要罵反天，到那時又怎麼辦？

張龍：這些事不必談了，組織上的事我們管不了許多，熬到那一天就算那一天吧！

趙虎：毛病就出在祇顧眼前，大家都覺得搞不久了，人人都想抓錢，抓不到就出花樣，這樣下去，再捐一億都沒有用的，什麼學校都辦不成。

張龍：搞錢，實在不應當搞這筆錢，太不應當了。

趙虎：唉！好漢愛財自有**方，吞了學費何處藏，縱然一時找不到，以後報應也難當。**

中一定有陰謀。

張龍：你看是什麼陰謀？

趙虎：我記得廿多年前在上海看過一部電影，一個經理貪汚了巨款，無法報銷，卻嗾使他手下一名心腹潛逃，向那個人身上一推，一切都完了。

張龍：差不多，你現在思想眞的進步了，照我估計，也是這一條路，但是人已經不見了，變成死無對證，究竟錢在誰手裏，也沒有人知道。

趙虎：別人沒有這個妙計，我看十之八九又是社長幹的，這五百萬大概又變成他的建築公司資金了。

張龍：他一個人吞不了的，這裏的頭頭不分一點他們絕對不肯，娘娘那邊若不報效一部份也不能平安。

趙虎：這眞不成話，究竟建校還建不建呢？

張龍：當然要建，不建校這那多的前進青年去哪裏讀書，下次再抗暴時又從哪裏去找人。

趙虎：如果建校，錢從什麼地方出呢？

張龍：捐，再捐個一千萬，好在有這麼多的愛國商人，還怕捐不出

清帝行宮避暑山莊瑣記

佐炎

筆者在二十年前所見承德的清帝行宮——避暑山莊，這一幅毓秀獨鍾的洞天福地，仍似一名潦倒鐵漢，屹立於風沙滾滾的塞外邊荒，雖遭時代淘汰，被人淡忘，但它還有一述價值。

承德是熱河省會，四面環山的盆地。在居民市街東北角，有四方宮城一座，即避暑山莊，始建於滿清康熙帝，迨高宗乾隆帝再加擴建，爾後各帝均經秋獮巡狩駐蹕，尤以文宗咸豐帝崩於此地，梓宮運回北京。宮之四面，每面十里，牆高四丈，垛堞俱全，正門一座爲午門，門外左右有石獅兩隻高兩丈餘，獅旁各豎石碑一面，上刻「文武官員至此下馬」之漢文；旁綴滿文。碑旁有古炮兩尊，土人稱爲大將軍與二將軍，平時臣輔宮眷出入例行東西二華門。

宮內湖光山水，亭臺殿閣，極盡半屬人工半天然之奧妙，其較著者，宮內景六，宮外景二，分記如下：

煙雨樓： 爲古老式兩層建築，頂蓋黃琉璃瓦閃灼放光，夏日急雨鏗錚作响；四面環水，中有橋焉，直通外界；內有以人工砌成海礁石假山數座，高大等如小丘，山孔有花，自謝自開，晨間烟霧迷濛，因以名之，聞爲清帝讀書之地。

如意洲： 在湖山之間，曩年作養蜂之所，廣場前方有漢白玉牌坊一座上鐫地名，右方靠山，山頗險峻，蒼松翠栢野草閒花，一場豪雨蕩後，峰岩競秀，澗壑爭流，大千世界蔚爲奇觀。附近有梟鹿千百隻，歷任主管均經下令保護，冬日降雪，並貯食料飼之，鹿極馴良，有人在前行，牠們很頑皮的亦步亦趨，你如不觸及牠的皮毛，牠是不會逃走的，深得「毛與鹿」（毛語錄）之眞諦，「人不犯我，我即逼人，人如犯我，我急鬆人」。

金山： 在銅殿後方，乃以青銅鑄成之假山，高約數丈，凹凸不等，青中透黑烏光錚亮，人對照之鬚髮畢現，想古代所謂之青銅鏡，即此質料也，其他無什可誌。

銅殿： 高約五丈，四面見方每面約四丈，殿頂四面起脊，脊上有金龍四條，門窗，佛像，供俱全係以紫風磨銅鑄成，奇在偌大物體，天衣無縫，夕陽西照，金碧輝煌。四方簷角綴以銅鈴，微風動盪，鏗鏘作响，如絲竹，似金石，清脆悅耳，人立其下輒助遐思，要講眞富貴，還是帝王家！誠不誣也。民初有日本浪人，勾結當地無賴，往盜銅瓦，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鑿了一夜，始揭下銅瓦一塊（迄今後補之瓦，色素不同）。然聲震遐邇，

覽會上，是否見到此瓦展覽？及怎樣註解。）

萬壑松風： 面積廣濶，寬敞殿房十間互連，畫棟雕樑，背後溫泉迴盪，旁有虬幹松柏，夏日四面窗開，清風習習，松濤波韻，蝶影蟬聲，使人聯想昔咫尺天顏，加以大自然之肅穆氣氛，益增神秘。人在其間身心舒暢，在無電力時代，的是炎夏午憩好地方，此乃清帝午睡處。

溫泉： 在宮之東北角，乍看只一普通泉源，奇在無論天旱或霪雨，水量一直正常，並且永遠是冬暖夏溫（熱河省名緣此而起），溫泉左近十數丈內，雖最寒不結冰，晨間白氣如絮，蒸蒸上浮，水流四週湖沼，宮牆下邊有閘，可以排洩多餘水量，夏有荷蓮，可以盪舟其中，水內魚種分鮭、鱖、鯽、青、泥鰍等類。民國十幾年時駐宮內之醫務人員，洗滌藥器，不悉何種藥物含毒，以致二日之間，死魚無算，清理不及，腐臭薰人。後據清理工人云：十餘觔重之大魚頭掛金牌者很多，上鐫咸豐、同治年號，可見當年帝王奢侈之豪，那知若干年後抬魚苦力，倒發了一筆意外小財，這也是當年帝族意料所不及耳。

以上是宮內六景，以下是宮外二景：

大佛寺： 在宮之東北方約八里，建在一山腳下，前爲大佛寺；後爲關帝廟、土人稱爲後殿關公。週圍建兩丈高圍牆以圈之，牆爲紅牆綠琉璃瓦頂，淸時除本寺喇嘛外，例爲禁地。所謂大佛廟其高未計，最特殊的，是先有佛而後蓋廟，佛之肢體是株大樹，緣枝幹雕塑成形，周圍建三層樓殿而存法身。人如瞻仰佛像，必須繞樓扶梯環登而上；一層及佛膝；二層及佛胸；三層達佛頭，樓較普通樓高兩倍，憑欄下視，得睹全身矣。佛爲千眼千手菩薩（實際不足千數），曾有人以繩誌佛小指，直徑爲一尺餘，由一小指，可知全身之大也。民國十三四年間，東北軍閥朝璽主熱政時，禁賭極嚴，闞之綽號名閻鍘刀，動輒鍘人，民皆畏之。傳有幾名賭鬼，竟於夜間秉燭鑽進大佛耳內賭博，話雖離譜，然亦足證佛身之巨也。

說到大佛寺：內中有段神話：據熱省土著沿傳，當年高宗乾隆齋戒夜宿大佛寺，晨起散步，行逕後殿關帝廟前，適天欲雨，隨駕太監奏請取傘，餘帝一人，俄頃，忽聞身後濃霧內嘩郎作响，似甲冑與刀環聲。帝驚問：身後何人？答：二弟雲長！帝問：三弟呢？答：鎭守遼陽！欲再問時，適監返，聲寂矣。事後高宗急欲會晤這位轉世桓侯，以金牌調遼陽總兵晉京。該總兵平日酗

……也不能說事出無因，姑言之，姑聽之可也。

喇嘛廟：在宮之西北約十六里，民二十前廟有喇嘛六七百名，均皆不事生產，生活方面，只靠有限廟田種植罌粟。還有一筆外快，該廟各殿佛像，均與他廟無異，獨有三間後殿，名歡喜佛殿，平時固封，隔窗窺之只見黃幔下垂而已。如得喇嘛特許入內焚香，掀帳視之，赫然為各式各樣之性交塑像，如健壯牡牛及巨齒獠牙魔鬼，或白面書生等人畜形，與全身亦裸長髮披肩俊俏女郎性交，標奇立異塑成各種花樣姿式。如有達官富賈晉香時，尤其女眷太座們，名雖晉香，實際渴欲一睹佛像，而備回家大參其歡喜禪。（據聞咸豐曾攜蘭兒慈禧后觀過此像，右銘紀於心，迨秉政時，擬在北平北新橋雍和宮喇嘛廟，雍正帝為王子時舊邸，增塑此像，被某親王諫阻云：祖宗舊邸一切設置，兒孫輩不能擅增擅減而破家法！拋大帽子一壓致未果。）參觀者臨行大佈香資，動則數百圓，但仍難維持幾百人的皮費，虧空時，竟以出售廟內古董、金、銅佛、供俱及名貴佛之畫像而彌補之。

湯玉麟為省主席時，廟內有一幅畫像，為千佛朝拜西方二聖（準提、接引），識者鑑別，此像為宋徽宗御筆丹青，價值連城，為鎮廟之寶，後被湯之長子佐榮偵知（佐榮時任熱省禁烟督辦），強取豪奪弄到手即不歸還，主持的喇嘛曾為此事自裁而死。

其後湯氏失勢，蟄居平、津，斯時熱省被日本佔據，該廟第二三代喇嘛窮極無聊，想起前賬，至北平具狀地方法院，控湯佐榮侵佔廟寶逼死主持。時華北環境特殊，由察省主席宋哲元出長華北政務委員長，何應欽將軍為軍事委會行轅主任，尚未南旋，對湯氏父子均不齒之。湯見勢不佳，煩人疏通，謂像已售與美商，銀洋五拾萬圓，今款已用去半數，願回半數以作賠償。該喇嘛等亦未意料有此收穫，今憑一紙控狀而能換回鉅款，喜出望外，事遂寢焉。

該廟歷年於農曆二月初八日，為傳統性打鬼，又稱跳鬼之會。市內居民男女老幼，羣往進廟，焚香虔拜後，遂集廟前廣場。是時廣場上已被轎車圍滿，（按：轎車即為車頂加篷，以一騾或馬駕之，北方慣見之物），婦孺均立車上，待觀盛典。中午時，有喇嘛二三百名，身披五彩花戰袍，或作獸皮模樣，手持各式千奇百怪之木製兵刃，頭戴斗大面具，有醜有妍，或男或女，是名副其實的「牛鬼蛇神」，魚貫入場。旁有蒙古樂隊口吹長約丈許之大喇叭，其聲沉悶悲壯淒涼；敲動狀若海中浮泡之大皮鼓，其聲沉悶咚咚遠聞數里；喇嘛則在場內環繞旋轉，婆娑起舞，行前退後，動作遲緩呆笨可笑，但舉手投足，均有纙規及節奏，惜吾人為門外漢，不能領畧佳趣。隨後即有一馬面牛角巨齒獠牙血盆大口之魔，脫列跳出，獨立中央，飛揚跋扈似挑戰焉，旋有他神諸將十數餘名，直前與戰，拳腳齊下，兵刃紛施，此時並有逛會青少年們加入戰團環攻之，該扮魔者，乃千中選一之身強力健者，初時以一敵眾，打至面具破裂，戰袍扯碎，木刃折斷，仍然力戰，迨後力竭，繞場奔逃。後邊諸神諸將，好事青

嘩一片。可是該扮魔者，很少有被追上可能，繞場二三匝已筋疲力盡，方始拋掉兵刃仰臥中央，不許再打矣。

某次扮魔之小喇嘛，在追打時被人將褲子扯掉，但他還是仰臥地上，婦女們一見高聲喝叫，還要揍他，喇嘛們是遵規不前，但青少年們趨前拳腳齊下，小喇嘛心想，不好！再不犯例逃跑，有被打死可能，急急爬起手提褲子，一溜烟跑回廟裏去了，弄的全場大笑：這也是打鬼中之小插曲。打鬼之舉，據謂是象徵擾人魔鬼，已遭擊敗而被殲滅（北平雍和宮亦有此典）。這是給一方祈福，祓除不祥的。然打鬼儀式與高潮，亦至此為止矣。

此外尚有三大奇景，為哈蟆石；僧冠帽子；棒捶山：

哈蟆石　距行宮二十里，在東南方山下有灤河，河旁有大石，而此大石像隻青蛙作欲撲跳奔河飲水狀，形甚逼真。

僧冠帽子　與哈蟆石隔山對峙，有山似一頂僧帽，中凹兩端有尖翹起，也正似我國軍抗戰時所戴之美式軍便帽一般無二。

棒捶山　與上二景鼎足而立，山下為直通平泉公路（按：平泉即京劇玉堂春有云：「往八溝熱河喇嘛廟拉駱駝去」之八溝），山高約四五十丈，直徑約十餘丈，下細上粗，筆直豎立於山巔之上，石質光滑（按：棒捶乃北方鄉間婦女們洗衣之工具）。

熱省土著有數句歌謠：「棒捶倒，哈蟆跑，僧冠帽子掛開草」。意指在此情景下，則世界末日來臨，宇宙混沌矣。

民初軍閥王懷慶為熱都時，王甚迷信，深訛自己慶字與磬字同音；棒捶是敲磬的對己不利，擬欲摧毀，曾命炮兵以數門山炮集轟之，但命中率很微，有時命中也只落些小石片而已，棒捶山本體絕未受到損傷。土著者稱：上帝造留古蹟，不容人類加以後天性摧殘也，允為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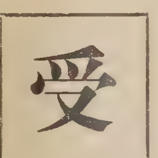
其實一些不奇，試想以山炮炮彈就使正面命中，如此石質堅硬龐然大物，也等於持小刀挖石柱，充其量也不過掉下些少石粉灰罷咧，如再偏差少許，石質炮彈，均屬滑體，勢將一擦即過。彼時軍閥老粗對武器性能，分析不清，就知大炮萬能，其愚殆亦甚矣。

遠望棒捶山頂叢草內，恍存廟壁，傳乾隆曾經綁架雲梯，命人攀登，均難達頂。帝以萬乘之尊，自擬登臨，但為羣臣力阻始罷。訛傳嶺廟存登雲履、靈芝草。帝嘆曰：縱有神物而難得，此之謂緣乎？

如在今日以直昇機登臨，當無困難。但大陸變色及今，尚未聞報導過，不知橫渡長江之健將，與天比高之狂夫，曾經試過否？數十年來，山河依舊，人事全非，回首前塵，倍增惆悵！避暑山莊，內外情景，大致如斯，謹介紹於南方讀友之前。



人海百態



享受

劉人傑

有個朋友患了鼻癌，躺在醫院等死，醫生給他注射了長時間沉睡的針藥，這對他的病症沒好處，只是減少他的痛苦。據說他在清醒時疼得無法忍受，幾次要爬上窗口跳樓。

我們幾個同事去醫院探病後出來，大家心情顯得非常沉重。病人黃君，和我們都有了十年以上的交情，一個老朋友患了不治之症，正在死亡邊緣中，天堂之門已為他開啓，着實使我們感到難過；心情更不安的是：黃君的年紀不過四十剛出頭，猶在壯年，患此絕症，難怪令人惆悵。

我們見到黃君時，他只沉睡床上，沒有知覺，也不會跟我們打招呼。我們見到他潰爛得失了原形的鼻子就覺心酸。

才步下醫院石階，光頭劉就嘆息道：「老黃辛苦一生，一點沒享受過，這樣死去，太不值了！」

「照道理，他的經濟環境，並非不容許他享受，聽說他房子就買了三四層啦。」周二叔答腔道。

「可不是？他就只知道省啦省啦的去買房子，這些房子得來不容易啊。」

「可是，現在他要死了，房子怎帶得落陰司？」

「平時，老黃連中飯也捨不得出去吃，每天上班，用一個塑膠手抽，拿了熱水瓶，一包自造的三文治，就解決了一頓。」

「還有，」光頭劉說：「他從不進理髮室。」

「不進理髮室？他不像你光頭劉，這麼多頭髮不修怎成？難道自己動手？」

「不是自己動手，我只說他不進理髮室；並沒說他不叫人修髮。」

「不進理髮室怎樣修髮？」

「他經常到街邊檔口修髮的，光是修髮，只收七毫，回家自行洗頭，這是最省錢的方法。」

「咳！要是他知道自己這麼早死，就不會那麼

一下，死得不值！」

「二叔，你只會說別人，自己何嘗有什麼享受？香烟抽七毫一包的；喝酒是土貨，白蘭地也捨不得喝，每月賺二千多元，豈不太對不起自己？」

「對呀，聽說香烟沒有濾咀，容易患肺癌；喝土酒也有損健康，你不怕患老黃這病症嗎？」

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周二叔渾身不安。

「二叔，明天起你應該講究享受啦！」光頭劉說。

「何只二叔？我們大家都一樣。」我說：「我們做人都很辛苦，有得做無得嘆，究竟為了什麼？」

我們欷歔着，走上巴士；在車上還拿這個做談論的題目。

人的生命有時十分脆弱，別說這種可怕的病症會要人的命；就算健康正常，十分壯健的人，也說不定那一分鐘會突然結束性命。譬如：交通意外；警察追賊，流彈可能無辜將你打死；樓上掉下花盆，剛跌中你頂門，也會一命嗚呼，就算開庭研究，結果也是「死於意外」而已；甚至，你偶然吃一頓雞泡魚，都能把你送往西天極樂。

所以，每逢有朋友死去，就會慨嘆「人生如朝露」，也必然想到「做人不必認眞」，和「要好好享受」這兩件事；不過，眞能做到的卻沒有幾人。

我有一位身為名小說家的朋友，他的做人作風我最佩服。他的八字眞言是「拼命工作，拼命享受」。拼命工作，是因為人的壽命有限，精力更有限，要在有生的一天，盡力量做事，即使不能做到流

友不斷寫作，不斷進修。忙碌工作剩下來的時間，則不忘享受，凡最新的物質，只要他經濟能力辦得到，都要享受到。

十幾年前，他就懂得在睡房裝冷氣，那時冷氣機一匹的要二千多元；他並不吝嗇。在家中裝一部立體聲電唱機，花了二千多元；心愛的長壽唱片二百張以上。電唱機已換了四次，現在用的是身價一千九百五十元的廿三吋機。他的汽車，兩年一換，務要追上時代，不讓它變老爺。家中還備有照相機三四部，活動攝影機、放映機、自動換片的幻燈機、放大機及全部沖洗用具。

這不能說是「豪華」，不過以一個千字十元的作家來說，支持這種生活，每天非寫十個鐘頭以上不可。有人勸他，何必寫得這樣辛苦？少玩一兩樣就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開銷。但他有他自己的道理，也並不放棄「多工作、多享受」的原則。

最近有個朋友告訴我：「阿高轉性啦，你知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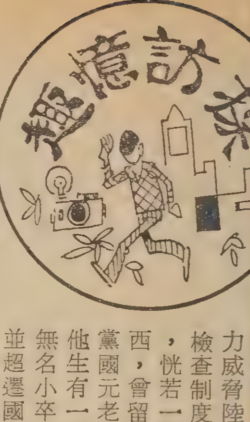
阿高是我們這一行的狀元，搵錢之多，無人能出其右。但過去他的「孤寒」也是出了名，飲茶我未見過他掏腰包；如果他要自費飲茶，例只幫襯四毫一杯的咖啡，多一毫都捨不得。

朋友說他轉了性，是近來他不但有時請飲茶，而且不是高貴地方他不去。每次到最高貴的餐室茶廳，非最特別最名貴的東西不吃，和以前的作風，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這看來眞是轉了性！

不但如此，他還在半山區買了一幢十幾萬的洋房，花幾萬元裝修，全屋鋪滿地毯；書房設計，尤其舒適，成為最豪華的「文章工廠」。

有人問他為什麼忽然轉性？他笑道：「今年已經五張，再不享受，來日無多了！」

我的朋友輩中，轉性的不只阿高，大概是人同



陸一擔任。當時該報發生一樁差女職員，以武力威脅陸一收回成命的驚人消息。南京各報受檢查制度約束，均未及時刊出。這條漏網新聞，恍若一幕諧劇，值得作一追記。陸一原籍陝西，會留學蘇俄。文思敏捷，才氣洋溢，極得黨國元老于右任賞識，任爲私人記室。也許是他生有一副五短異相，回國不到五年，即由一無名小卒，躍居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候補執委，並超遷國府監察院簡任秘書長。

王陸一向女職員低頭

陸一得意之餘，撰聯自況：豈有秘書成簡任？居然中委出恩科！意近戲謔，殆亦寫實。因爲一個向無從政資歷可作銓敍的私人記室，驟然位列簡任，能說不是豈有？至於他的第四屆中央候補執委來頭，係由汪精衛領導的改組派，在上海大世界所選出，經南京在謀求黨內大團結的口號下所追加。比爲恩科出身，也是用典恰當。不過陸一雖署長文采，卻只能做幕僚，不能當主官。從他初次擔綱掛帥，就發生慘受女職員威脅的笑話，可以得到明證。陸一接長中央訓練部時，適有貴州佳麗王沉魚小姐，原任部內幹事。恃與陸一爲留俄同學，且係舊好，要求晉升爲總幹事。王小姐儀態萬千，人見人愛，早有中央黨部皇后之譽。陸一覺得貿然予以升遷，偏憐紅顏知己，恐遭黨中物議。強王小姐須有五位中央常委保舉，始允所請。王小姐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公然取得鄒魯、孫科、何應欽、李文範、葉楚傖五公聯名薦函，終償所願。王小姐晉升總幹事不久，奉派視察西南黨務。領到一筆旅費後，竟暗邀部中一男幹事，暢遊上海杭州，遲遲不肯赴命。部中另一追求王小姐未遂青年，在陸一的私家汽車，貼一標語。文爲「男幹事，女幹事，男幹事幹女幹事，男女幹事」。意在揭發王小姐隱私，觸起陸一的妬念。陸一看到，果然酸性大發，下令將王小姐撤職洩忿。王小姐聞訊，急回南京向陸一撒嬌，未荷諒解。後悉陸一在安樂酒店宴請貴賓，突然出現席前，大發雌威。以手槍向陸一，迫令立刻收回成命；否則，願與同歸於盡，效作薄命鴛鴦。陸一受槍威脅，復經在座貴賓斡旋，只好低頭認輸，當場頒發復職手令。一場流血慘劇，始告倖免。

又一狂戀王小姐失意的某報記者，事後打油一首，寄贈陸一：「陸而再加一，王之數爲七，王其愼之哉，不可再加一」。陸一爲王小姐迭受冷嘲熱諷，似有所悟，不得不作急流勇退。介紹王小姐改事程天放，隨使德國，不幸在柏林玉殞香消。

同時陸一經一任中央訓練部長考驗，自知無主官之福，從此以監察院秘書長終其身。

胡賓

知堂老人的語錄

慶餘

自林彪印毛語錄以來，語錄之風大行。周作人因中年失足，總算背時人物，但他生前說過一些很有意思的話，頗值得人們咀嚼，願不以人廢言，爲老人選一些語錄於此。

寬容決不是忍受。不濫用權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發展是寬容，任憑權威來阻遏自己的自由發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當的規則是，當自己求自由發展時對於迫壓的勢力，不應取忍受的態度；當自己成了已成勢力之後，對於他人的自由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態度。

文學固然可以成爲科學的研究，但只是已往事實的綜合與分析，不能作爲未來的無限發展的軌範。

平常人的談話不能算做文學；文學須有豐富的情感，敏銳的思想。有豐富之情感，敏銳的思想，而無表現的手段，不能謂之文學家。是則文學家在情感上，思想上及藝術上，全都要超出常人。所以，文學家實際上是精神上的貴族，與乎社會制度上之貴族迥乎不同。

文學是表現思想與情感的，或者說是一種苦悶的象徵。當我對於社會不滿，或社會加諸我不快，我對準這一個和我相反的對象來表現我所想到的思想，所感到的情感，這一種反映的苦悶的象徵，就成爲文學的立場和背景。

我們反對模仿古人，同時也就反對模仿西人；所反對的是一切的模仿，並不是有古今中外的區別與成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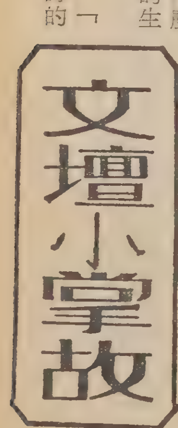
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並不是注射到血管裏去，就替代血液之用。

倘若把社會上一時的階級鬬爭硬移到藝術上來，要實行勞農專政，他的結果一定與經濟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種退化的現象。

我始終承認文學是個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說而苦於說不出的話」，所以我又說即是人類的。然而在他說的時候，只是主觀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客觀的去體察了大眾的心情，意識的替他們做通事，這也是眞確的事實。我曾同一個朋友說過，詩的創造是一種非意識的衝動，幾乎是生理上的需要，彷彿是性欲一般。

文藝是人生的，不是爲人生的，是個人的，因此也即是人類的；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離而非合併。一切主張倘若與這相背，無論憑了什麼神聖的名字，其結果便是破壞文藝的生命，造成呆板虛假的作品。

以上所選分見「文學的貴族性」「文藝上的寬容」「國粹與歐化」「詩的效用」「文藝的統一」諸篇。



兩種朋友

賣油郎讀「史記」，每次看到「管晏列傳」，都要爲管仲和鮑叔的眞摯友情深深感動。他們之間的相處情形，我們可自管仲讚美鮑叔的一段話中看出來，管仲說：

「當我沒辦法的時候，和鮑叔合夥做生意，結賬分紅時，我總是多要一些；但鮑叔不以我爲貪財，因爲他曉得我家裏實在需要錢。我曾經爲鮑叔辦事情，弄得一團糟；但他不以我爲無能，因爲他曉得那是機會不好。我曾在政府機關作過三次小官，但三次都被『炒魷魚』；鮑叔不以我爲低能，因爲他曉得我的運氣太壞。我曾經參加過三次戰役，也敗了三次，每次退卻都是我跑得最快；但鮑叔不以我爲怯懦，因爲他曉得我不放心老母。我擁立公子糾失敗後，召忽殉君而死，我卻甘心忍辱偷生；鮑叔不以我爲無恥，因爲他曉得我不肯爲一人犧牲，而要留着有用的身體作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眞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所以太史公讚美鮑叔說：「天下不多（稱譽）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眞是一點不錯。

這是朋友中最好的一種。另一種是賣友求榮的朋友。

據「漢書」酈商傳記載：酈商的兒子酈況和呂祿是好朋友，呂祿是呂雉（漢高祖后）母家的親屬。惠帝死後，呂后取後宮子爲帝，自己臨朝稱制；違反高祖非劉氏不得封王的規定，封呂產、呂祿等四人爲王。呂后死後，遺詔以呂產爲相國，呂祿爲漢上將軍，軍政大權完全落在諸呂手中，眼看漢家的天下就爲呂氏篡奪。大臣謀誅諸呂，但呂祿坐鎮北軍，周勃身爲太尉（相當於國防部長）亦不得入。於是劫持酈商，要他的兒子酈況設法把呂祿騙離北軍，周勃乘機進入，奪得軍權，一舉而殺盡諸呂。當時人士都罵酈況「賣友」，瞧不起他。

按照老毛「槍桿子出政權」的說法，呂祿是有資格作皇帝的，但在封建社會中，無疑地他是亂臣賊子，酈況用調虎離山計使周勃奪得兵權，讓漢室危而復安，應該是大功一件，可是因爲出賣朋友，人們還是瞧不起他。現在竟有人爲了一點點利益或一個空洞洞的頭銜，而出賣朋友，那更是無恥之尤了！賣油郎有詩曰：

一、千古相知說管鮑，窮通貴賤總如膠；
人生得一已無憾，狗友豬朋糞土拋。

二、賣友求榮世所稀，鑽營不惜作階梯；
誰知梯子搬離後，又被豪門棄若遺。

三、友朋用作敲門磚，

「名士」與「名流」

名士，顧名思義，就是指聞名於社會之人士，本來是指那些德高望重，才飽學博的人。可是長期來由於昏君當道，饞臣貪官滿朝，這些人不願與之同流合污，「隱居而不在位」、「王者不得臣」使「名士」變成「不仕之士」。於是落魄秀才，老童生，也就趁便而利用，故發狂言，佯作豪態，作其名士狀。於是眞名士假名士也就混淆不清了。

中國人對於名士是甚爲俯慕和尊敬的，村嫗田叟自不用說，就是當朝大臣或豪富之人家，對名士也是慕而敬之的。聞其大名，不辭千里而來，只求聽其一席話。既得官宦人家垂青，「名士」自然也是身價百倍了。其實這倒也是一針兩頭利的事情。臣宦鄉紳只須一訪「名士」，贈以銀兩，就可以得到一個「禮賢下士」的美名。而「名士」一經豪門垂注，也就鞏固了「名士」的地位，而且還可以得到銀兩使用。

「儒林外史」裏有一個叫做權勿用的，雖然世代務農，到了他父親手裏，掙了幾個錢，送他去讀幾年書，他就變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又不曾種田，又不會做生意，只會坐着吃的人。家產喫光了，考了三十多年試，連一個秀才也中不了，只好靠行騙度日。偶然遇見與他一樣潦倒的楊執中，聽君一席話，頓悟做名士高人，是比中秀才容易得多，也着實受用得多。於是從此罷考，大叫「我和你至交相愛，分什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作其不分你我的高人了。而權勿用除了渾身酸腐氣之外啥也沒有，提倡「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共產主義理論，吃虧的絕不會是他自己。然而就這麼一個人，倒也引起相府的婁三、婁四兩位公子的俯慕。千方百計與之結交，大宴「名士」於鶯脰湖。眞是一時盛會，令人側目。

想不到婁府這三位「名士高人」，倒也不怎麼高，也無怎麼名。張鐵臂原來是一位把豬頭說成仇人頭，騙走五百兩銀子的所謂「俠士」。權勿用這位「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的共產主義提倡者，只因好友楊執中的兒子拿了他枕頭下的五百枚銅錢去換酒喝，就罵楊執中是獃子；楊執中也罵他做瘋子，互揭瘡疤。倒也不怎麼共產主義。結果權勿用也因拐騙案發，被公差鎖了去。婁家公子也就一場高興換來二瓢冷水。從此再不去做尋訪「名士」「高人」的傻事了。可惜孔乙己生之也晚，否則以他那般善於惹人發笑的本事，大可以做做「名士」「高人」的。

時下「名士」逐漸變爲「名流」。若顧名思義，以爲名氣全是「流嘢」，那是犯了「大不敬」罪的。「名流」故未必全是「流嘢」，但也有不少實是「流嘢」。像權勿用、張鐵臂那樣

了，立法精神從報復一變而為教育式的。有的國家為了顧全人道，還取消了死刑，載於憲法。從此就算有人在井裏下毒，謀殺一個村子的人，也得以在牢裏終其天年。譬如像那個用鶴嘴鋤擊穿托洛斯基頭蓋骨的兇手，坐了三十年牢，出了獄。從種種方面看，人類眞是文明異常，沒有洞穴氣息了。

照西方的法律觀點，年輕罪犯應該法外施恩。因為一個人在那種年齡正是人生的精華時代，將他投之於獄，難免於心不忍。

但是任何事物有其正的一面，必有其反的一面。有時正的一面起不了作用，反的一面卻起了大作用。

法律與人情

我有時覺得法律這東西實在奇妙。譬如說，我就說不出在我十九歲甚至十六歲的時候，從行為能力上說，跟二十歲有什麼差別。而從法律上說，十九歲十一個月零二十五天，跟二十歲是全然不同的。

我又記得當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對於什麼事可做，什麼事不能做，差不多已經分辨得清清楚楚。因而在中國，一個滿十六歲的人已算成丁，就是死了，也有棺材可躺，還可以立個神主牌位，受祭饗了。

然而在香港，一個十八九歲的彪形大漢，力足以搏牛，卻當成未成年的人看待。又因為這種年齡在法律上享受優待，因而這批年輕人也果然不辜負它，好好加以利用了！

昨天，今年來第五十六個人被法律優待的人殺死了。當然，相信還有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只是不知道是誰。

本來，法律不外乎人情；使守法的人覺得生活不安全，這就是不合人情。叫人不去殺人，不去搶劫，不是一件難以辦到的事。既然容易辦到，立法不妨從嚴。

在春秋戰國時代，老百姓有個惡習慣，就是喜歡將灶肚的灰燼傾倒在大路上。以致影響交通。執法的人為了扭轉這種惡習慣，便立了一條嚴厲的法律，凡傾灰燼在路上的一律斬首。當時的老百姓對這條法律頗有怨言，認為太嚴了。有的人便求教於孔子，請他發表意見。孔子就說，斬首是一種重刑，但不將灰燼倒在路上，卻是件極容易辦到的事。所以將重刑加諸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身上，倒也不為太過。

難道不殺人是件難以辦到的事嗎？

黃思騁

針

作編者一條心，合成十字軍！

談斷章取義

原文涵義，這作法未嘗不可。

但若摘取原文句語之後，擅自強加己意，甚或妄加曲解，以達到栽贓誣衊的目的，這便是寫作立論的大忌，是最要不得的不負文責的態度，而且這種自暴其醜的鬼蜮伎倆只能偶然得逞，每不值識者一笑。因此除了一些喜歡硬滑稽和喜歡設計栽贓的小丑流氓，任何稍有識見的人決不屑出此。

宋人小說有笑話一則：唐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伽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又曰太上老君何人也？曰「亦婦人也。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又問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為？」

請看，李可及這小丑將金剛經、道德經及論語分別斷章取義，歪曲原意，便輕易的把釋伽如來、太上老君與文宣王都指證為「婦人也」，藉以符合自己的「推論」，因而弄得龍顏大悅，賞賜有加，這是斷章取義的極佳例子！不過他除了硬滑稽之外，能騙得過曾讀金剛經、道德經和論語的人嗎？

小丑明知金剛經、道德經和論語那幾句話的原義，他之故作歪曲，只為了博得唐懿宗一粲，博得「賜予頗厚」而已，尚可原諒。

可笑的是，有些人偶然抓着別人的片言隻字，自己看不懂，聽不明，竟然強不知以為知，斷章取義的胡說八道，抓着「嫖不損德」四個字便指證別人誨淫；看見「賭能贏錢」四個字又會得到誨賭的「推論」，並且作為攻擊別人的口實，這就等而下之，連小丑也夠不上了。

笑笑錄：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至少陵妙處，輒醉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殺人。」或問所殺為誰，曰：「杜少陵。不知是何處人。」

俗子傖夫不知杜少陵，不知「可殺」兩字本義，居然斷章取義，指證宋人謀殺唐代詩聖，這與動輒罵人誨淫誨盜，動輒栽贓誣衊的人可謂「後先輝映」了。

如果有人偶然感慨地說一句「殺人放火金腰帶」。讓這等俗子聽了，不知道會不會給加個唆使犯罪、傷風敗俗的罪名，然後封屋拉人？

江城子

青年之聲

談談中國政治的接班人問題

劉東亞

近幾年來，毛澤東想盡辦法培植他的紅色接班人，可是無論如何都培植不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爲他作惡太多，青年人不願爲虎作倀，不願同流合汚。例如在文化革命中，他授予紅衛兵無上權威，諭准鬪倒一切，造反有理。以爲這樣紅衛兵就會跟他走，就會忠實於他了。事實正恰恰相反，紅衛兵不僅不忠於他，反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展開猛烈進攻，到處散播「反動」言論說：他推行的社會制度違背了生產力的發展，必須推翻；說他統治下的社會裏新形成的特權階級，就是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主階級，這個階級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還要反動千萬倍，必須打倒；說他把知識份子變農民，工業變農業，城市變鄉村，是歷史的倒退現象；又說他統治下的國家只是表面上的强大，實際上比任何國家都要衰弱……

毛澤東看到紅衛兵對他這樣不客氣，極爲光火，大罵紅衛兵是現行反革命，命令槍桿子把他們鎭壓下去。紅衛兵由於沒在工農羣眾中扎根，沒得到槍桿子的支持，所以一下子就垮了。毛澤東的紅色接班人又變成鬼胎，死在肚裏，不能產生。

在自由世界長大的青年，大部分不願做政治接班人，認爲搞政治沒前途，太危險，不如搞個人發展，找目前享受好。所以很多人拚命掙錢，成了金錢的奴隸，很多人醉生夢死，成了不理凡間的「超然」之士，偶而有幾個關心這方面事情的青年，也被人譏爲「搞搞震」的「懵仔」。由於社會輿論的諷刺打擊，使得意志薄弱的青年對政治越來越冷感，「搞搞震」的人也越來越少。

從大陸逃到海外的青年，親身經受過毛共的殘酷迫害，有着滿腔怒火，要打回老家去，消滅共產黨！可是時日一久，怒火就慢慢熄滅了，很有希望的政治接班人，也告流產。眾所周知，中國的問題必須中國人自己解決，而且必須青年人解決，如果青年人不願做接班人，不願搞政治，中國問題將永遠不能解決，怎麼辦呢？我認爲首先應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有人說，天下最偉大的慈善家是政治家。又有人說，世上最有志氣的青年，是參予政治的青年。此話很有道理，因爲政治工作搞好了，天下才能太平；天下太平，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各項事業才能飛速發展。所以政治工作對人類的貢獻比任何工作都大，青年們如能搞清這一點，肯參予政治活動，老一輩肯熱心輔導，接班人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密碼」文

不知是否這年頭的怪事特別多，還是標奇立異的事物容易爲人所接受，抑亦以譁眾的手法容易成名。五十年前有些人爲了一舉成名，提出打倒孔家店，果然名成利就，今天竟亦有人以密碼文字寫人所不能了解的詩及不能了解的小說，不知是否也是爲了成名的原故。

年來有人爲了一首密碼似的詩，被「萬人雜誌」作者宋逸民先生批評而鬧出孩兒般的意氣用事，用盡一切八寶企圖鬬倒「萬人雜誌」，誰知自食其果，幾乎把命丟掉。萬人傑

不過，値得那位「文壇前輩」、「學院教授」稍感安慰的，卻是密碼文字之道不孤。

最近，那位教授曾經執教的書院的學生報，就刋出一篇其高足所作的類似密碼的小說，該篇小說自譽爲實驗小說，題目爲樂韻三部——第一部 錁幣 綠箱內那剎。單是題目，也就夠似密碼了。且再看其內容的首數段：

「蠕動——靜和；綠箱滑翔於軌；內有：血肉，靈慾相擠，呼息可聞。

「鳥鳴，風曳。又一早上

「是非」與

口是用來說話的，什麼不可以說？面對現實的人要說話，韓昌黎說「人有不得已而後言」；人不會自己對自己說話的，也不會在沒有事物面臨的情形下說話，除非：他是靑山精神病院裏的病者。因人是有是非之心，因人是一種有感情的動物，得到外面事物的刺激，刺激超過了自己的容度，所以要說話了，這就叫做「不平則鳴」吧！

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是與生俱來的，說話表達了心意，則心意的表達必然是充滿了是非

其實，說話和是非是兩回事。凡人都說話，凡人都有是非之心；然而說話不一定要出自是非之心的，有是非之心的人亦不一定會說話。香港地有許多不停地說話的人，名譽地位都來自說話，不說話的時候也還是在找題材去說話，但不必有是非之心。如嫖、賭、飲、蕩、吹的壞事，我們以爲壞嗎？不！好壞都是次要的問題，只要有說話的機會，只要多說，到頭來就或可變爲「合法化」；話儘管多說，千萬別有是非之心，否則名位利祿都要和你絕緣了。

』，欲止於停頓；輾側，剎：翩來有別囊物，是較前者奇特，疊形疊家侵擾。

「雙手緊扣圈套——是黑獄裏，（自由埋沒。）緊扣，以整體穩固，屹立如巖石之無畏，這瞬息傾變。」

不知各位青年朋友讀了這篇小說的頭數行後能領畧出什麼來？筆者愚昧，把整篇小說讀之再三，也不能加以欣賞，正如該學生報的編者按語一樣「……可能由於編輯部的同學程度未逮，沒有人能欣賞××同學的大作，但為了公平起

孤

乙林

但筆者很懷疑，能夠欣賞這篇類似密碼的實驗小說的同學竟有幾多，大概除了教他新文學的教授能夠欣賞外，相信沒有幾人了！

但無論如何，由此則可證明密碼文字之道不孤，最低限度，那位教授的高足也能領畧寫密碼文字的好處。

相信那位教授讀了這篇類似密碼的小說後，消極的悲觀情緒一定消失，且還可振振有詞的說：「老萬、老張、老宋，你們瞧吧，青年學生也跟我走，此足證明吾道實在不孤！」

樂，人們也樂於給你名位利祿了，不能全得，也會得到其中的一份吧，——總是好事。不過，也不由你說話，聖人的訓言，在今天已沒有受人重視的現實價值，以為「無是非之心」是「非人」，何謂「非人」？總是欠解得很。非始在今日了，世人以名位利祿為人生第一目的，自古皆然，祇不過今天反對這目的的人不多罷了。在位的、控制言論的、做父母的把握了時代，也遺下、創造了新的一代。你要說話，可以！你要不平則鳴，有時可以！你要有是非之心，則無疑是

古時人

竟是什麼的一回事；找不出倫理教育影片失去銷路的原因；不明許多言論中肯、以明辨是非為立場的雜誌在市場消失的緣故。

筆者從事教育事業（二十多歲的中學國文教員），喜教青年人明辨是非，以古知今，以今知古，說話很多，但不說時代興趣，人們一面詫異竟有學生喜歡我，另外給了我一個「古時人」的別名；也有二家長來信，罵我浪費了其貴子弟的「學習」時間，——這是職業上的小事，但於時代的風貌，則可見一斑。

愛護作家

——悼十三妹

方中原

十三妹死了！死得那樣悲涼！

「文章滿紙書生淚」！「千古傷心文化人」！這是的而且確的。在中國大陸，眞正的作家都受到政治迫害，他們的命運的可悲可憐之處，我們自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在這個所謂「自由」社區，一個像十三妹這樣有才氣、才華和才能的作家，卻偏偏就要死得這樣的悲涼；這個文化圈到底是怎樣的文化圈？這個「文化花園」到底是怎樣的「文化花園」？而這個社會到底又是怎樣的社會？難道不一淸二楚，難道還不能引起我們的警覺嗎？

是的，十三妹並不是沒有缺點的。她有「家世之隱」？她孤僻、她恃才傲物，她愛駡人，她看不開等等。但誰又能否認，她所駡的大抵都是駡對了，她具有着作為一個眞正的作家所必須具有的良知和愛心！

她知識廣博，學養深厚，才氣縱橫，性靈洋溢，周身傲骨，她的文章沒有半點媚俗之氣！

這不是眞正的作家又是什麼？

但她竟不見容於這個文化圈中，無以為生，貧病而死！有人說：她曾替十多家報紙寫過稿，但都嚇怕了人！這說法未嘗不可。但我們又是否可以這樣的說：是「人」嚇怕了她！嚇死了她！

我並不認識她。我只是她的一個讀者。在海外的許多所謂專欄作家中，我既愛而且敬的數不出幾個人來，而十三妹，則是其中之一。如今她死了，這種愛和敬也許將是永遠的。而且，我深信，我們還能從她的死亡的悲痛裏，獲得了鼓勵和力量。

我也不曾見過她。但作為一個青年作者，我們也曾有過一個眞實的體驗。她對於年青人是眞眞正正的關心、愛護和鼓勵的。但她還是講眞話，從不謬讚、瞎捧。卻眞眞實實的指出你的優缺點，你的處境和命運、與及年青人所應努力奮鬬的正確方向。

是的，十三妹是死了，但我要說，我愛她、敬她！

十年以前，為了一個青春時代的朋友的悲涼的死，我感到了難耐！我失去了朋友、友誼和青春的夢，但卻使我認識了某一個社會的罪惡本質！

十年之後的今天，一個我所敬愛的作家的悲涼的死，卻又使我認識了到底怎樣的作家才是一個眞正的作家；怎樣的社會才是眞正的社會；怎樣的人才是眞正的人……

愛護作家！

十月二十日夜

青年之聲

中國赤禍探源（十七）

史劍非

共黨和左派的復辟

以上各篇，我們說明了很多助長赤禍的關鍵人物，本篇將說明一件助長赤禍的關鍵性事情，那就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

一九二六年十月，鮑羅廷及左派所策動的迎汪運動已告成功，這時候只要汪兆銘一回國，馬上郎可復出當權；以蔣中正爲中心的反共派已經無法阻擋。蔣本人也曾三次電催汪返國復職，表示並無異議。十一月汪在巴黎啓程回國，因欲先往莫斯科請求指示和支持，故未至馬賽上船直航回國，而繞經德國去蘇俄，中途在柏林病倒。鮑羅廷有鑒迎汪運動雖成功，但拖下去夜長夢多，可能中途有變；因爲跟着北伐軍事的進展，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氏的聲望正如日東昇，如不及時削奪蔣氏權力，將來汪兆銘即使回來亦難與蔣氏對抗了。所以迫不及待搞出一個「臨時聯席會議」來，自蔣氏手中奪去黨政的領導權。等中央政治會議在南昌開會時，他又先發制人，以「聯席會議」名義召開三中全會。中央政治會議有權取消聯席會議，但是難以抗拒三中全會，雖然聯席會議召集三中全會是非法的，但已把問題弄得極複雜，水已經攪渾了，使黨內人士一時分不清是非了。

南昌方面原有決定於三月一日在南昌召開三中全會，二月八日復決定，黨中央及政府先行遷武漢[illegible]定之前，或馬倥偬之際召開三中全會。但武漢方面仍堅持三月一日在武漢召開三中全會，係故意否定蔣氏的職權。南昌方面不得已，再示退讓，三月三日決定，中央於三月六日遷武漢，三月十二日舉行三中全會。可是武漢方面逕自決定七日開會，經過折衝，仍決定十日開會。照南昌要求之十二日只差兩天，總之，絕不尊重南昌方面任何決定。這是故意激迫蔣氏。武漢方面故與蔣氏爲難，一方面又派人活動留在南昌的中監委去武漢，三月七日譚延闓、丁惟汾等一到武漢，他們就宣佈開會了。譚延闓、李烈鈞反對皆無劾，於是蔣氏就決定不赴武漢出席會議。

向左轉的三中全會

在武漢出席三中全會的人名單如左：

中央執行委員十八人：譚延闓、孫科、徐謙、宋子文、陳友仁、陳公博、顧孟餘、宋慶齡、何香凝、紘享頤、丁惟汾、王法勤、柏文蔚、彭澤民、于樹德、林祖涵、吳玉章、惲代英。

候補中執委員十一人：毛澤東、許甦魂、周啓剛、夏曦、鄧演達、詹大悲、陳其瑗、丁超五、董用威、朱霽青、王樂平。候補監察委員四人：謝晉、鄧懋修、江浩、李宗仁。

二屆中執委員爲卅六人，候補廿四人，故出席委員未過半數。遂予首五名候補中委毛澤東等以表決權。會議從三月十日到十七日，共開了七天。

[illegible]、蔣中正、孫科、顧孟餘、譚平山、陳公博、吳玉章、徐謙。這九人中譚、吳二人爲共黨分子，汪、顧、徐、陳爲附共的左派分子，孫科立場不明朗，反共者僅譚、蔣二人。

㈡中執會所屬各部，組織部長汪兆銘，宣傳部長顧孟餘，農民部長鄧演達，工人部長陳公博，商民部長陳其瑗，婦女部長何香凝，青年部長孫科，海外部長彭澤民。

㈢中央政治委員十五人，共黨分子三人：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左派分子八人：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徐謙、宋子文、宋慶齡、陳友仁、鄧演達；反共派僅蔣中正、譚延闓二人，餘孫科、王法勤則立場不明。

㈣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七人：汪兆銘、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譚平山、宋子文。將蔣氏排除於主席團之外。

㈤軍事委員會十六人，主席團七人：汪兆銘、唐生智、程潛、鄧演達、譚延闓、蔣中正、徐謙。

㈥國民政府委員二十八人、常務委員五人：孫科、徐謙、汪兆銘、譚延闓、宋子文。蔣氏不在其內。

從上述名單看，各機構曾皆採取委員制，實際上皆以汪兆銘爲中心，唯汪一人兼四委會常委會（或主席團）委員，並兼任組織部長。當時汪猶未返國，所有職務皆由共黨及左派分子代理，在黨爲吳玉章，在政爲徐謙，在軍爲唐生智、鄧演達。

兆微出任勞工部長。

②掀起「提高黨權運動」，指蔣氏以軍侮黨。③宣傳實行聯俄、聯共、輔助工農「三大政策」。並說這是孫中山手訂的政策。其實中山在世時，從未提到上述「三大政策」，僅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及重視工農利益以及事實上實行聯俄容共而言。把它揑成「三大政策」完全是鮑羅廷的杜撰。

此外為削奪蔣氏的權力，並通過一項「修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案」，將軍事幹部任免權及指揮權集中於軍事委員會。規定：「作戰動員令須經軍事委員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核准，由總司令執行之。」又規定：「總司令，前敵總指揮、軍長等，由軍委會提經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免之」；而這些規定都為了「防止軍事獨裁的傾向」。

總括起來說，二中全會是共黨及左派聯盟復辟的會議。蔣中正於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後，自共黨奪還的黨權，到此已完全復被奪回。

武漢的反蔣空氣

三中全會是在反蔣的氣氛中召開的。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本是蔣氏的得力幹部，對黃埔軍校學生有甚大影響力，當時竟成了反蔣的急先鋒。

周佛海在回憶錄中曾寫幾個反蔣人物：「彭澤民因為被免去農林部長，於是倒戈，這是當時許多人所知道的。鄧演達是因為不得志，才去投降。尤其可笑的是徐謙，因為蔣總司令不和他詳細談話，竟引起他的反感（這是他親自對我說的）。……」又：「蔣先生於民十六年一月中旬到鄂巡視，抵達武昌的那一晚，就在總部行營開盛大歡迎會，我因當天奔走疲勞，沒有赴宴。次日晤鄧演達，他對我說道：『昨晚你怎麼不去，鮑羅廷顧問有極重要的演說，這篇演說，極有價值，對於革命，有很大的影響。』……後來才知道這一演說，完全以教訓的口吻、侮辱並且威嚇蔣先生，使他對於共產黨，不「護黨運動專號」，諷刺蔣氏破壞黨權，發到全軍宣傳。

至於要人們私下談話間，發牢騷罵蔣，已成為共黨和左派分子的家常便飯。

對於蔣氏拒絕三中全會，周佛海有如左記載。

「武漢反蔣的空氣，被共產黨造得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了。然而還不敢提出倒蔣的口號。文白（按：張治中）因蔣校長電召赴南昌，數日後，即行返鄂，並云校長決定來鄂，出席第三次中央執行會議，並決定下榻武昌軍校。……然而以後竟因為中央執行會議為共產黨所操縱，李協和（烈鈞）先生中途退席，蔣先生遂因之不願出席了。」

「原來中央常務執委員，在南昌議決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之日，在鄂開第三次全體會議，以紀念總理；而共產黨徒及徐謙等，堅持十日開會。……況且十日和十二日，中間只隔一日，當時又非當前不得已的時候，……為什麼不延期兩天，為什麼一定要堅持早兩天開會，以引起黨內的分裂。這是鮑羅廷在內主使，共產黨在內作祟，……」。

當時蔣氏拒絕出席三中全會，心情之悲痛與嚴重可想而知。比中山艦事件前夕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蔣氏固明知，共黨將操縱此會議，出席與不出席都是一樣（因二屆中委共黨及左派佔大多數，尤以在武漢的執委為然），如其到武漢去受氣受侮辱，就不如不去。三‧二〇事件時，蔣氏為廣州衛戍司令，軍權在握故此迫共黨及左派讓步，而當時武漢在擁共反蔣的唐生智手中，如貿然前往，實有不測的危險。同時蔣氏當時胸中似已有成竹，不管武漢如何囂張，只管揮軍進攻滬寧，打下上海南京，有了根據地，再解決武漢的問題。

革命軍的分裂

當時鮑羅廷雖然控制了武漢，但是大部分革命軍仍在蔣氏的控制之下，他何以敢這樣逼使蔣氏呢？原來他在政治上孤立、打擊蔣氏的同時，在軍隊內也展開了分化、反蔣的活動。除了拉住馮玉祥的樞前一天）蘇俄一項機密文件透露：

「蔣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量已喪失大半，福建和浙江的軍官們拒絕支持他，且與第二軍、第三軍、第四軍、第七軍、第九軍、第十軍結為盟友。在他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按：李烈鈞）之後，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也不支持蔣了。……第四軍和第十一軍已被唐智生說服而背叛了蔣。現被視為十一軍核心的第十師，在未改編之前，原屬第四軍，當時由陳銘樞所指揮。蔣曾要第四軍（按該軍第十師及第十二師在攻江西時，由李宗仁指揮）不再附屬第七軍軍長李宗仁，藉以減弱唐生智的軍事力量。由於唐和第四軍軍長李濟琛的反對，蔣的計劃全盤失敗。結果在九江的李宗仁態度不穩，……當他到了漢口之後，唐生智和其他人士，對李勸說成功，加入了反蔣陣線，對蔣便公然採取敵對態度。」

上述情況雖未必完全屬實，但共黨及左派分化革命軍的情形則歷歷如繪。

第八軍及第四軍是武漢的基本兵力，當時已很顯然。第二軍由軍長譚延闓在武漢，實際上難於支持反武漢的蔣氏亦可想見。朱培德的第三軍及程潛的第六軍則於四月初晚離蔣氏的指揮而支持武漢，亦係事實。北伐軍基本隊伍八個軍，已有八、四、二、三、六這五個軍支持武漢政府。實力最弱兵力最少的李福林的第五軍無足輕重。實力最强的第一軍及饒勇善戰的第七軍，當時雖已受武漢方面的策動，但是態度尚未明朗，直到武漢政府分共，寧漢復合之際才表露出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蔣氏即因此被迫一度下野。革命軍這些內部矛盾，可以說多是共黨造成的，因此，國民黨全面反共清黨後，蔣氏便很快復職。

其中第三軍和第六軍之脫離蔣氏節制，都是在戰事進行之際發生的。朱培德從安徽前線調回第八第九兩師，曾將擁蔣的第九師師長曾萬鐘免職。第六軍則是於攻下南京之後，急忙將已渡江的部隊調回，向武漢開拔。由於這些分裂行動，遂使北伐軍事陷於頓挫。

珠江水猶寒

【41】

馬森亮



「那就要看你自己有沒有辦法把春天留得住了。」我故意賣弄神秘。

「怎麼啦！要自己想辦法？」

「這還用說？自己不想辦法還有誰給你想辦法！何況這件事旁人是無能為力的。」

看他正在鎖緊眉頭，又用手敲着腦殼想出辦法。我有點不高興，他是故意詐呆扮懵。於是再給他暗示：

「哎呀！我的聰明律師呀！難道這個問題都想不出？不要再蒙頭睡覺了，得睜開慧眼看看周圍的變化才是！別人都能把春天留住了，你眞的不知這個竅門？這個——」我把兩指一揉，給他一個手勢。「還不是這個！」

「眞的？」他驚叫起來，好似茅塞頓開了，接着感慨地說：「看不出弄錢的手法，竟也會一代勝過一代。」

「這可以說是人類的進化論罷？」

「不，是人種的優生學。」

隊長出現了，他也捲起了褲管，一滑一跌的從泥淖中爬上來。他每到一個工地，必指手劃腳了一番，看來，他是來遊山玩水的。

最後來到我們的工地，小林照例要陪他去巡視，他問起我們辛苦不辛苦，我立即攤開粗糙而沾滿泥土的手給他看，連老繭都紅腫起來了，好似變成手的外殼。夏律師可能因為老婆就來了，心裏興奮過度，順便溜出一句：

「隊長！我的手指已沒有控制力了，連字也寫不出來。」

個眼色，加上一句：「書獃子！」

一會，隊長對我們說：「剛才接到上級命令，過幾天，我隊裏增加十多名新人。可惜房子不夠用，擠不下去。」

小林好像神經過敏了，跟着就問：「要不要蓋多間房子？」

「最好是這樣，不過時間怕來不及了。」隊長說，同時睇着向小林打量一下。「看來，你倒有此興趣呢！」

「不是興趣，這是對革命的熱誠！」小林表現出大無畏精神，說話時眼光灼灼。

隊長登時笑了起來，問：「你敢應戰嗎？」

「當然！」小林毫不猶豫地拍拍胸，說：「交

「當眞。」

「好罷，這任務就交給你，看看你們的本領如何！」

「我們要找機會來考驗自己呢，只要隊長能信任。」小林補充一句。

「什麼時候動手？」

「隊長決定好了。明天怎樣？」

「好，就是明天。」

「隊長！這裏的工作怎麼辦？」我乘機問。

他立即回答：「就交給第一、第三兩組負責好了！」

說完，拉着小林的手朝山上去了。還回頭向我說：「你們好好去幹罷！黨所需要的就是對革命的熱誠！」

他們去遠了，夏律師忙問我：

「怎麼小林會自動要求這種工作呢？蓋房子並不容易呀！」

「你還看不出小林的心事？這是避重就輕呢，你以為蓋房子比在這裏掘泥巴辛苦嗎？」

「可是我們組裏有誰做過工程師，蓋過房子的呢？」

「做一行，熟一行，又不是建洋房大廈，蓋一間羊棚豬欄有何困難？告訴你！就算你是工程人才，但這裏並不需要知識的。」

我這番話，他顯然不服氣，卻也不說什麼，閉

打幾個寒噤。

我們又抽起香烟來了。夏律師製造烟幕的本領比我高明，他吐了一口氣後，忽又向我提出問題來。他說：

「老李！照你看，共產黨將來會不會建立律師制度呢？」

我知道他這話的意思，卻很難回答。照我的認識，共產黨員眼中的知識分子，最不受歡迎的是政客和律師，尤其是後者。政客雖擅於搗鬼，多少還有一套理論，有起碼的羣眾基礎，有點剩餘價值可以利用；律師，習慣上已認為是包攬訴訟的所謂「訟棍」了，這些人如果受到歡迎，毛澤東就不算風流人物。另一方面來說，現在是無法無天的時候，如果法庭上有律師出現，豈不增加權力的困擾？起碼那些胡為亂作的黨員就不能任所欲為，橫行無忌了。

我不想他的興緻減低，不使他的話落空，只淡淡的說些圓滑的話：

「這問題，我完全是外行，律師制度會不會建立，相信誰也不能肯定，因為目前還沒有整套的司法理論，各種律例遲遲還不見公佈呢。」

他乘機又搬出那套理論來了，我雖勉強裝出恭聽樣子，卻一句也聽不進去。

「沒有律師是不能維護法律的。」他激昂地加重了語氣。

我見他實在狂妄得可以，便向他捉狹一句：「究竟維護法律是靠律師還是靠公理？」

「當然靠公理。律師就是主持公理呀！」

「可是請律師要花錢的呢？」

「那是知識的代價！」他忽又感慨起來。「可惜這知識現在不值錢了，比不上一個文盲，還落在——」

「律師！」我打斷他的話，向他打趣着說：「又何必計較小得失呢，蜜蜂佔了花朵的便宜，花卻因此而結果。公理始終不會湮沒，律師就永遠存在」

我這一拍，果然奏効，他笑了，奉還我一句：

「你果然有一套！」

軍號響了，我們收隊回去，這時回窠的鳥兒羣聚在樹上，吱吱喳喳的，好像也學會了我們這一套，在林間開起羣眾大會展開了批評或提出控訴。

五　春歸何處

不到一個星期，我們的任務完成了，蓋成的房子十分簡陋，但出諸我們的雙手，不算奇蹟，亦屬難能，小林還特別在門前一個小花圃，作為點綴，標示出工作的藝術。

小陳的姊姊又來探問了，她說已被批准，不日要往香港去了。這不啻一個响雷，把我們呆住。小陳的眼淚像崩堤一樣，不住的流出來，她本來想竭力忍耐的，卒至也哭了起來，這一下，我也忍不住了，舊愁新恨，一齊湧上心頭。一片淒涼景象。

我把寫好的信交給她，要她去見黃錦娟商量聯絡等事，同時囑托她到香港時去見紹芬。

她想起了一件事，連忙告訴我說：「現在從香港回廣州的已不需要人擔保了，回鄉探親的很不少，何不叫嫂子回來見一見面？」

我當時被小陳的難過擾亂了心，沒想到這些，只淡淡地回答：「回來又什麼用？我又不能回廣州去！」

「可以叫她到這裏來呀！」

「這地方不是她應該來的。而且孩子還小，她怎可以長途跋涉？」

「姊姊！你還能來看我一次嗎？」小陳的話哽咽了。

於是兩姊弟又對泣起來。那種依依不捨的苦情，勾起我當年在碼頭別妻時的傷感。

晚上，全組人都受到小陳的眼淚感染，大家陷於煩惱裏，悲戚籠住每個人的心房。

看來，只有夏律師一個人的心情不被波動。因別准許她留宿兩天，他也第一次慨慷把香烟分贈各人。

收工後，夏律師捲起被蓋外宿去了。我取笑他：

「律師！今晚開庭，可不能濫施體罰呀！」

小林也說：「要不要找替工？」

他滿臉春風的捏住嘴笑，對我眨下魔術眼，歡天喜地的朝那塊「聖地」跑去了。看他的後影，起碼他已年輕了十年八年。

所謂「聖地」，就是叢林裏那間破廟，可能過去是綠林好漢伙義發誓的忠義堂，現在用來專作家屬歇宿地。雖狹小，打掃得很乾淨，誰的家屬到來，獲准逗留，就有暫做主人的資格。在那裏，已變成了一個伊甸園，存留着旖旎風光。一提起它，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有好事人給它起個雅號，稱之為聖地，很快就傳遍開來。

這稱謂很適當，而且意義深長。偌大的山區，不管是川流細石，或花草樹木，全部翻騰着，起了根本上的變化了。只有這一小幅密林仍然保持着原始狀態。留得住人間春色。

說來奇怪，以習慣冷酷，殘忍成性的共產黨，居然會照顧到人犯的人性，確匪夷所思了。這是對一羣開拓者的關懷，略施小恩惠？還是有意鈎上甜餌，想在這裏埋葬他們？

小林聽到的消息，說這「聖地」之所以保存的是別有緣故！上級有意思想在這裏建立一條新村。

建築監獄我倒無所謂，這是有流動性的；但建立了新村，那是象徵着要長久，落地生根的，一旦被土地束縛住的時候，想飛也飛不出去了。我很耽心這個計劃會實現。

「是不是要在這裏成立一個集體農莊呢？」小林提出疑問。

我答：「看情形有可能，共產黨員對蘇聯的盲目崇拜，已到了瘋狂進步。蘇聯有集體農莊了，中國沒有那才怪事！……我們快要變成莊員了。」

被共特拆垮

劉文輝獻產保了自己　劉文瑄擺出全部家財

劉文輝與毛澤東的關係，我在上文已有說明。毛澤東初竊國，對這「救命恩人」的請求，不得不照顧三分。好在劉文輝的家財，於彭縣「起義」時，被胡宗南的部隊挖走，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結果，中共中央准許他個人獻產獻地的請求，不將他個人「一視同仁」於「減租退押」的運動中。至於他的兄弟子姪輩名下的減租退押問題，則仍按規定辦理。這樣，劉文輝才算逃過了「減租、退押、土改」這幾道關口。

可是，輝文輝的兄弟子姪輩，在退押這一關，便弄得一個個家破人亡了。

因為劉文輝獻產之後，退押運動便如火如荼的在四川全省展開。劉文輝的兄弟輩中，劉文彩是最大的地主；劉文輝的子姪輩中，劉文琮的金銀最多；劉文瑄的金錢比較少。這裏不必談劉文彩「收租院」的故事，只記敍一下劉文琮與劉文瑄這兩個「人民解放軍」的師長遭遇，便可概見其餘了。

退押運動展開之後，劉文瑄倒也知道厲害，他來一個乾脆痛快的處置，將所有的黃金白銀全部拿了出來說：「我的財產都在這裏，你們說怎樣分都可以，田地我不要了，房屋也不要了，聽任處理。」

主持退押的共幹，是一板三眼的照數清算，一算之下，將他的全部金銀抵數，仍然不足，非要他照數補足不可，否則不准「過關」。

劉文瑄沒有辦法，只好向存金最多的三哥劉文琮去借。劉文琮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當然不會把金銀借出來讓別人過關，所以一口拒絕。

劉文瑄借不到錢，共幹又逼他要錢，在憤然中說：「我是沒有錢了，你們再要，只有鬬爭我們三哥。」

於是，劉家兄弟之間，便展開了一場「關門賊殺賊」的鬬爭清算。結果當然是兩敗俱傷，一併榨盡，才將退押這一關渡過去。

可是，中共的退押是分兩個步驟的，退還了佃農的原始押金之後，接着便是追退歷年來的剝削賬。劉文琮有錢是眾所週知的，共幹認為退押並未把他榨乾敲盡。於是，又唆使他家鄉——大邑縣的農民，通知他回鄉出席農民大會。

劉文琮還天真的以為這真是農民的意思，在他想來：「押租既然退清了，我現在仍是解放軍的師長，對政策並無違背，軍軍部，一定要他出席農民大會。

劉元琮肉瘦血乾　被迫回鄉受公審

六十一軍軍部將此事轉告他，他還是不理。那時，各縣農會為退押的事，把許多地主趕得雞飛狗走，膽戰心寒，一些拿不出錢來退押的人，均紛紛逃到大城市來，躲在親戚故舊的家裏逃避鬬爭。各縣農會，則組織認人捉人隊，到成都、重慶等大城市來坐探認人，只要認出了某人是某縣鄉的「逃走地主」，他們就可把此人捉回鄉下去鬬爭清算。那種橫行無忌，可以隨街打人捉人，用五花大綁將地主捉解回鄉的情形，不但四川如此，可說全大陸皆然。就有如一九六七年前後，紅衞兵可以隨便捉人抄家，亂打亂殺的情形是一樣的。因此，凡是被劃為地主階級的人，無不人人自危，提心吊膽，被鬬被迫而自殺死去的人，也就不計其數。總之，地主的生命財產，是沒有絲毫保障，要完了錢，便是要命的，不死的人等到正式「土改」，也已經肉瘦血乾，不過是「掃地出門」做乞丐或勞動改造而已。

劉文琮不理會大邑縣農民的通知，六十一軍的政委卻為「農民」說話了：「我看你還是回大邑去吧，我們希望你在四川做一個減租退押運動的模範，為所有地主的表率。」

劉文琮說：「我還有什麼可以表率的？在退押運動中，我已經盡其所有把押租退清了。至於減租，根本不必減，我不要這些田產了。」

政委說：「你既然是如此情形，那又為什麼不回去家鄉，對你的佃農當眾說明？我告訴你，你不回去，他們是會來軍部要人的，如果農民進城來要人，我們可不能保護你。現在是農民大翻身，翻身做主人的時候，任何人均不能不接受農民的要求。」

劉文琮一聽這種含有恫嚇意味的話，內心說了一聲「大事不好！」第一，他原先以為可以仗軍隊的勢力，師長的聲望，逃避開這一關。這樣看來軍隊不可恃，他這個所謂「師長」，既得不到政委的支持，便成了「一長」，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家寡人，農民「大佬」，可以跑到他的師部來登堂入室，來一個霸王硬上弓，正式捉他回鄉。第二，就已經發生過的農民入城認人捉人回鄉的事件，都是捉回去清算鬬爭，公審公決；其中十之八九，又是活的捉了去，死的放出來，很少有人能逃出公審這一關，而不被折磨至死，或「公決」槍殺的。

政委已經說得清楚明白，「如果農民進城來要人，他們是

西南保衛戰

風光，以前回鄉，威風架勢，因為他們劉家田產遍連數縣，凡是劉家子姪經過之地，其佃農無不奉承有加，縣長以下，無不出城郊迎。這一次卻冷冷清清，不但無人迎接，連農民也遠遠走避，不與招呼。這種情勢，已經顯現得非常不妙。

等到他到達祖居，共幹便踵門「拜訪」來了，所談的總離不開「減租退押」之事，清算舊賬的問題，而且言態踞傲，根本不把他這個「師長」放在眼內，大有「你是什麼東西，今天你非聽老子的話不可」之勢。於是，共幹與他約定了召開農民大會的時間，並叮囑他，作出如何向農民交代的準備。最後，把早已發動農民向他提出的控訴清算資料，給他畧為過目，這無意是說：「你的罪惡可大可多啦，看你如何向農民交代？」

劉文琮分析當前情勢，綜合各方見聞，深知自己這一次是送肉上砧，凶多吉少。他將許多問題作了一次安排，然後才走去出席農民大會。農民大會在共幹的操縱指揮下，會場上密密麻麻的，站滿了男女老幼，一個個眼光光的望着他進入會場，全場靜如止水。這是一種快要爆炸之前的沉寂，也是一種令人窒息的肅靜。因為這只是表面的沉靜，每一個人的神經都像拉滿了弓弦，每個人的血液都在急速的奔流。善良的人，暗中為劉文琮在擔憂掛慮；受着共幹唆使安排的所謂「積極份子」，則在等待台上的共幹發號施令。

因此，整個會場上便成了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劉文琮一見這種情勢，內心也早已作出了打算，他反而鎮定的走到台子上，挺胸昂首的站着，對共幹表示：「我來了，你們要把我怎樣？」

大會是以「農民協會」的名義召開的，各地都是一樣，那個時期的「農會會長」，必然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平日最好「搞搞震」的不法之徒；或小家小姓的，平時受了大族大姓的欺壓，祖宗三代都未任過一官半職的土包子，他們一心以為真個「解放」了，鴻鵠將至交上了翻身好運的「積極份子」。在共幹的擺佈下，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因此，照例由「農會會長」首先發言；繼之便是共幹「唱戲」，鼓動農民「有苦訴苦，有冤伸冤」，要向大地主劉文琮進行清算。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台子下面的農民，爆發出聲勢駭人的叫罵！劉文琮頓時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但他成竹在胸，要求發言。

要求發言破口大罵　自殺被殺劉家完蛋

公審大會的。他大馬金刀的往台邊一站，胸膛高挺，虎目圓睜，不但不似一個畏罪求情的受審「犯人」，仍然擺出他那威儀赫赫的師長派頭，一開口便是大罵。他罵共產黨是匪性不改，一切都是騙人的。最後他說了四句斬釘切鐵的話：「共產黨要老子的錢，老子偏不給他錢；共產黨要老子的命，老子偏不給他命。」說完之後，將手中揑着的一包烈性毒物（可能是山埃）往口中一塞，當場服毒自殺。共幹衝前來制止已來不及，很快便死了。台子下的農民當時哄動了起來，誰也沒有料到劉文琮會來一手，在威武不屈中，保留着一分正氣，在這污濁局勢的四川中，成為大邑縣人永遠傳誦、慨嘆、暗讚的人物。

可是，川西日報將劉文琮自殺的消息發表出來，卻加上了一大串罪名，說他頑劣成性，在中共寬大政策之下，仍然不知悔改，不肯向人民低頭，這是畏罪自殺，以身殉封建，死有餘辜。並將其「解放軍」師長職務解除。此事當年在四川是轟動遐邇的大新聞，也是任何人所料想不到的一件大事。而在中共當局的人看事，則是一件頗為頭痛的怪事。

劉文琮的情形如此，文輝的家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兄弟劉文彩，成為全大陸「收租院」的「教育典型」人物，洋相出來港澳皆知，其下場是最悲痛的。他的那幾個姪子與女婿，除了一個離開軍職多年的劉元瑭，是被中共送去勞動改造外，其餘的在「土改」前後，不是自殺便是被殺，可說無一倖免。

那麼，劉文輝目前仍為中共中央的「部長」，他自己這一家子，又是不是「人宅平安」呢？他雖然獲得毛澤東的御筆批准免除一切清算鬭爭的公審，但他的「皇恩」卻僅及於身，並未惠及妻子兒女。他有幾個兒子的年紀都很輕，也沒有做過什麼事，下場雖然比劉文琮等好一點，也於那個時候便家破人散。因為劉文輝要「明哲保身」，他不僅與兄弟姪子等分家拆伙，並將妻妾子女遣散，將僅有的一點存金拿了出來，全家不論老幼男女，每人分給二兩黃金，來一個「大難來臨各自飛」，妻妾留去自由，子女各奔前程，他沉痛表示，無力庇護，跟着他也沒有好日子過。結果，他身邊剩下一個妾侍，連他最心愛的小兒子，也離開身邊，一九五〇年便流落街頭成了「小癟三」。這就是今日活在北平行屍走肉，連妻子兒女也顧不了的劉文輝的現世報。

（四十三）

三郎

啼聲劍影錄

是晚，我在席間把這宗請讓臭魚的事告訴這兩位客途良伴，大概那位副官老爺跟白老總跑地方多，見聞較廣，告訴他的見解，我才知其所以然。原來，廣東吃魚容易，但有很多地方吃魚並不容易；廣東吃蟹容易，但有很多地方根本無法嘗到蟹的滋味，於抗戰期間，在重慶，連上將銜的將官，也無力享受一隻蟹。有的地方，有病時，才肯出錢買條小魚乾，煎點魚湯來喝，那中年斯文人可能誕生於有熊掌而無魚的家鄉，所以，連臭桂魚也表示「我所欲也」。

那次，在息烽還見一次奇風異俗，我們在吃炒豬肝的翌晨，八時許吃過早餐，便和上校司令、副官老爺踱往車站，因為客車是在上午九時啓行，但在路上，忽聽得小銅鑼一路敲來，定神一看，原來一個男漢擔着一枝長長的鮮竹竿，竹枝端還留很多綠色竹葉，但卻縛着一個雄雞，竿下掛一塊繡紅花金邊的小旗，旗後又掛一面小銅鑼，一路敲着小銅鑼，走在前頭，在那裏引導，後面跟着長長的一隊人，樣子很像我故鄉出殯的行列，走在前頭的則像那個擔招魂竹幡的開路孝子，所不同的，息烽所見擔竹竿之人的後面，不是穿麻戴孝的人，而是兩個人扛着一個大竹筐，絡繹的跟着，一隊人，大約扛着十多個竹筐，但竹筐裏，盛着的不是綢緞、布疋，便是牲口、酒、餅。但我心裏總認為這是喪事的儀式，在大清早便碰到它，恐是不吉之兆，在山嶺上翻車失事，日有所聞，撞了這個心卦有點悶悶不樂，走路懶洋洋的。副官老爺覺得有點不對瞄頭，拉着我問是什麼緣故，我指那隊行列，告訴他恐是烏忌白忌。副官老爺啞然作笑，但他也求釋疑，便向路旁一個老者詢問這隊人幹啥？那老者打着貴州腔答道：「他們去迎親拉一！副官老爺指着引發的長

不懂事的小孩，拉長着臉道：「這是取鳴鳳在竹的好意，千字文也有說過啦，難道你們不知道？」使我們聽得有點不好意思。天啊！我真是神經過敏，把吉當凶，給人教訓一頓，活該！但話又說回來，這種迎親儀式確也少見，也難怪當為出殯。後來，我在重慶代表大會席上，詢問貴州代表，承他告訴我，那扛着竹筐所陳列的，乃炫耀聘禮的豐厚，表示家財的富有，往日，還公然陳列鴉片烟土呢。

（十二）從息烽車塵中，憶戴雨農與張學良

客車漸漸慢駛，一刻間已駛進息烽，息烽比黔南的獨山，都勻更為熱鬧，是在貴州中較為繁盛的城市。客車在西南運輸公司的息烽站停下來，讓我們吃午飯。我因在車上沒有熟人，只獨自的隨便走進一間館子，正坐下時，同車有三位軍人結伴的一齊走入，他們都是佩着上校的領章，找了桌子，圍圓的坐，跑堂忙着招呼，我要了一位客飯——外省館子，都設有客飯，一菜、一湯，三碗飯或幾個饅頭。那三位上校卻點了幾個菜，大家談笑中。那司機老爺偕「蛇仔」又跑進來，喝東呼西，但跑堂卻嘻嘻笑笑，一副恭順的臉口，大概知道富客臨門，擺出逢迎的姿態。結果，還是跑堂的眼光夠，那司機老爺所點的菜，擺滿了桌上，三位上校雖點有幾道菜，但相形之下，就感寒酸了。難怪那司機市井俚語，縱聲高論，旁若無人。三個上校比不上一個濶司機，這就是抗戰後半期的怪現狀。

吃過了午飯，返站登車，車子繼續啓行，穿過鬧市，見馬路上有幾個軍校學生，三兩一隊，聞是特別班的學員。談到軍校特別班，尤其在息烽，便想起兩個與中國國運有關的人物：

校的步、炮、工、輜重、裝甲等正科，而是特種工作訓練班。民國十七年以後，中央陸軍學校，為繼承黃埔的精神，仍由今 總統蔣公兼校長，而設教育長負實際責任。各地陸軍分校，均設主任，以主其事。設在息烽的軍校特別班，名義上屬於陸軍軍官學校的系統，實則是受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節制，而由戴雨農先生兼主任。在軍事方面的調查統計局，一般人簡稱「軍統」，與在黨務方面的中央調查統計局，一般人簡稱「中統」，同為中國特種工作的兩大支柱。中央調查統計的局長，先後更換過幾人，徐恩曾擔任過，在香港給中共殺死的陳寒波的內兄葉秀烽也擔任過。但軍事調查統計局，在戴雨農先生未撞機殉難以前，由職掌特種工作的康澤先生所創立的別働大隊，蛻變為軍事調查統計局起，一直是由戴雨農先生所主持，權職之重，信任之專，使人聞而敬畏。

戴雨農（笠）先生，在黃埔系統上，不算是老大哥，而是軍校第六期的畢業生。關於戴先生能獲得為中國特務首長的過程，一如其人，神秘而傳奇：當戴先生畢業於黃埔軍校後，並未能如一期大哥關麟徵、黃杰等扶搖直上，叱咤風雲。但他有抱負，也有眼光，深知決勝千里，除了運籌帷幄，揮軍作戰，以求戰場勝利外，但不費一兵一彈，而屈人之兵者；或打入心臟，探知高度機密，以出奇制勝者；或故佈疑雲，使互相猜忌，挑撥離間，以坐收漁利者；均以特種工作人員達成之。況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孫子十三篇，以用間為壓軸，可知特種工作，關係於軍國者極大。爰草擬建立特種工作的實施計劃，準備條最高當局，但按級呈遞，恐受壓抑，如逕呈軍事委員會，亦恐幕僚核閱，留中不發。適有同鄉為最高當局座駕車的司機，因請托該同鄉俟機把計劃放置於座駕車的椅上，倘受責怪，獨受其罪，決不連累，苟富貴，毋相忘。

該同鄉以自己擔當不大，而助人成功亦屬好事，況鄉誼情重，乃答允幫忙。（十八）

△老萬於下午四時，即帶着楊奕美、陳雷夢押着一汽車獎品到達梅江飯店，由總管理處裏理兼公關主任曾憲光(小鍊)接應，工友幫手一箱箱抬到樓上去。三百五十份獎品，份份用彩紙包紮，按照價值多少編號，專是這項工作，便忙了兩個星期。爲着「以資熟手」，又要楊、陳二位負責拿送獎品給每一位來賓，等到抽獎完畢，一個個都只有「一條氣」。可是笑容不減，問他們辛不辛苦？他們答非所問說：「高興高興，值得值得。」

△張老編四時卅分單槍匹馬向老萬報到，兩人密斟三五分鐘之後，一個管內，一個管外。這位出身軍佬的老編，指揮若定，將自動早到幫忙的「義勇軍」，一個個安排做招待，簽名、收餐券、發抽獎號碼、佩姓名牌、引領疏散到各座席的工作，並不見他裝腔作勢「發號施令」，只見他這個拍拍肩，那個拉拉手，便將這三百多人的場面「搞掂」了。有人向他翹大姆指說：「老兄，確有一手。」他不知是自謙也還是自誇說：「小玩意，算不得什麼。」

△訂明七時入席，從六時開始，讀友們便如潮水般湧到，有的是一週年來過的老友，有的是第一次參加的新丁，各人胸前均掛有姓名牌，讀者見到作者入場便起哄。七十九高齡的馬老太太，由一位小姐護駕；有兩位不良於行，要人扶持上樓的讀友；有一位耳聾讀友，由他太太陪同而來說：「我先生聽不到你們說話，他就是要來看看大家。」

△丁星五先生一到，老張馬上揚聲大呼：「中華國寶到！」原來丁先生是「中華國寶」的編纂人，此次聚會，他獻出價值不菲的「中華國寶」作獎品，怪不得老張要大呼「中華國寶」到了！丁先生簽名後，萬人傑開玩笑說：「希望你抽到一部『中華國寶』。」一位負責迎賓的隨應道：「還是留給我們抽吧！」

△老萬、老張忙於招呼各讀友，忙得團團轉，好似滿場飛。第一週年參加的朋友，隔別兩年，這個說：「老萬！風采依舊。」那個說：「老張！肚腩是不是大了一點？」老萬笑得見眉不見眼說：「老友記！今日是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老張故意把肚皮縮進，胸膛挺出說：「請看上圍，勿看中圍。」

△參加的三百數十人，男女老幼中，有千萬富翁與大老闆、有中西醫生、探長、幫辦、社團首長、學校校長，諸色人等到齊，但以青年與壯年人佔多數。有遠在元朗與西貢的，也有父子、夫妻、母女、兄弟一齊參加的，我看逃港的「紅衛兵」也不少。

△劉偉軒先生，他雖然買了餐券，卻沒有把握可以參加，早兩天親自跑到梅江找曾憲光說：「這裏四十元，請轉交萬、張，他們兩位的餐券我買我請。」昨晚小會將此款交給萬、張說：「這種熱情讀友實在可感，我不得不受，你們就收下吧。」後來這位劉先生又抽身參加了，老萬說：「不好意思。」劉先生說：「聊表敬意。」有人叫：「寫出來讓史筆看。」

△又有一位葉先生，也即是送二百元抽獎不願出名的讀友，他見萬、張都沒抽到獎品中的筆，又沒有見到宋逸民，特意臨時去買三支CROSS，每支價值廿多元，寫明送萬、張、宋。他說：「這是砲彈，多轟擊牛鬼蛇神！寫壞了，我再送。」又有人大叫：「寫出來給牛鬼蛇神看看！」

△邵氏性格演員馬影，牛高馬大聲音更大，由他用國語司儀，先請老萬出場，掌聲雷動；次請張老編出場，在一片掌聲中，張老編介紹各位作者與讀者見面。岳騫、趙聰、嚴以敬、黃思騁、曾憲光、董力行、林眞、方程、江城子、待旦、寒山碧、金千里、葉其眞、焦毅夫、古鶴翔、藍海文、李銘輝（有光）、褚建中、黎仁傑等。每出來一位，拍掌一陣，因事不克參加的有宋逸民、齊又簡、無牌教師、史劍非、魯遲、賣油郎、天涯客、戎馬書生、宓琴、三郎、縉山、黃敏、佐炎、丘國珍、齊武，更不見馬森亮，同感美中不足。

△最後一位出場亮相的作者是胡養之，由馬影與老萬分別用國粵語介紹，他能吞吃整副魚骨鷄骨。胡養之表演時，卻是用一根竹筷子，斬成兩頭尖的竹釘五根，當衆用半杯清水一口吞下肚去。這不是魔術，是湘西的幻術。任何人如果不愼將魚骨鷄骨梗在喉管中不上不下的話，只要找胡養之，輕的一個電話（K六二九六四一）一找」，這種古老相傳的湘西幻術，與趕屍、召蛇術是一脈相傳的，不親眼見到，難使人相信。

△今年餐券暢銷，向隅的讀友百數以上，經售餐券的九龍俊人書店的老闆鄧少卿，連留着自用的一張也被朋友硬要去了，他只好「無券入場」。老張說他「姜太公封神，忘記了封自己」。

△各作者出台亮相之後，讀者蜂湧而來，分別包圍，請簽名留念。記者冷眼旁觀，最忙的是嚴以敬，個個都請他畫「毛頭」相，只見他手不停揮，三筆兩勾就把一個「毛頭」畫好，起碼畫了一百個上下。在讀友的獎品書或日記本上，老萬與各位作者也忙於簽名。最苦的要算張老編，他的字是出了名的「鬼畫符」，過了三天原稿紙上的字，連他自己也識不完全，坐着都寫不好，叫他站着簽名，簽出來的實在不成玩意。他的遮羞話是「意思，意思。」

△梅江老闆謝與濟先生，親自臨場三次，第一次叮囑曾憲光與周世堯經理及所有工作人員，務必招呼週到；第二次是巡視桌上的菜，夠不夠吃；第三次特向老萬招呼：只聽到他兩人都說「多謝」。老萬是多謝「價廉物美」；謝老闆多謝老萬什麼呢？

△本聚會有四大特色：(1)沒有遲到；(2)沒有雀戰；(3)沒有拘束；(4)沒有左仔。

△到會人數超出餐券人數，老張帶着工作人員，要到樓下另開一席。這種盛況實在少見，場面之熱情洋溢，尤爲感人。看來明年非辦「千人宴」不可。尚有聚餐圖片，下期刊出。

萬人意見

司鐸狠斥老萬 吐苦水傳道員 被喻為茹達斯

萬人傑先生：

閣下主編的「萬人雜誌」，本人雖非訂戶讀者，但經常購閱。閣下敢說為，評理論事，深為欣賞。惟最近有關教會之一兩篇文章，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如一三九期之「新聞以外」，「教區會議垂下小型鐵幕，代表要憑證入場，堂堂會議何須在暗中舉行」等，本人忝為司鐸代表之一，覺得會議絕對公開，歡迎各界人士參加，每次均有非代表出席，沒有什麼秘密之處，不過他們只能作旁聽或發表意見，無表決權罷了。閣下若有興趣，本人隨時奉陪。

「萬人意見」欄成了讀者互相駁斥發洩之園地，如一四一期一位教區傳道員大發牢騷，學了左仔的一套，罵臭香港也不願返大陸；既然不滿現實，為何不另謀高就，還要在教會混飯吃呢？劉健君在一四五期說了幾句良心話，卻有鄭安當君於一五七期指他「癡人說夢，做了神職界的傳聲筒個茹達斯，而百餘傳道員中只有一個，不足為奇。但為讀者免被蒙蔽起見，敬希借出貴刊一角，俾資解釋一下是幸。

月支二百餘豈算過多？

原文所稱「所有受主教府直轄之堂區，均由教區財務負責其一切開支」一節，誠然不錯。凡港九堂區均直屬於主教府管轄，但經濟方面，未可一概而論，即如本人堂區，從未受過教區的津貼，惟有求助外國的教會。受主教府資助的堂區，只限於神父的伙食，屬下職工的薪金，以及聖堂的大修支用而已，其他的一切，便要「貴客自理」了。試問一位神父每月約有二百多元的收入，是否過多？況大公會議經有提及：「司鐸除了合理的用途外，餘資應用在福利方面（司鐸生活法令第三章第二節）。但當賑濟的時候，不會在他人跟前吹號角的」（瑪竇第六章第二節）。修會司鐸要說神職人員守神貧就要應該變成乞丐一樣，一身寒酸相；所以耶穌說：「要洗面，頭放香水，別使人認出你是守神貧的。」（瑪竇六章十二節）

買汽車無非為了方便辦事

至於「本港神父，多自置汽車，出入的士代步」之事，未免言之過甚，即使有少數神父備有汽車，並非為着享樂，更非屬意炫耀，而純為應付繁忙緊急的職務所需，迅速行事而已。若果聖保祿大宗徒生活於今日，相信他也許會購用一架直升機呵！本人因工作關係，亦曾購置一架「錢七」代步，如有人以為是「享受」，本人願意免費贈送給他。

原文上說：「今日之神父對主教如不陽奉陰違，便是公開抗命」。本人倒有興趣想知道究竟有那位神父公開抗命？何日何事？是否也曾公開刊登在「萬人雜誌」之上？我們的主教召開教區會議，難道還不夠民主作風嗎？

若言「昔日神父株守聖堂，為教友服務；今日教友若有事求於神父，非跑幾趟不可」。此或者是事實，就以本人來說，本堂區在十多年前僅有教友九位，工作清簡，當然可以「株守」聖堂。而今教友增至五千餘，要管理的學校也有三幾間，另又有診所和縫紉部及其他教友福利工作等，更要管理善會，此外每週常會三幾次，即使有三頭六臂，也會感到分身乏術，那容許株守聖堂而不四周走動呢？神父多的聖堂，則除有特殊事情外，通常必有一位神父留守聖堂候接見教父難於應付，即使多跑幾趟也是徒然的。

神父與女教友接觸何必大驚小怪？

談及「神父與女教友在街同遊，已司空見慣，老教友輒為之搖頭嘆息」一節，有這樣的頭腦，未免太陳舊一點罷！難道神父不能接觸女教友嗎？偶然在街上遇着她們招呼幾句也有罪過嗎？吾主耶穌不是在聖女瑪爾大家裏吃過飯嗎？她的妹妹還坐在主的膝下，訴心傾談哩！（路加十章三十八節）如果認為過獨身生活的神父，偶與女教友接觸，就會向壞的一方面想，這未免自欺欺人太不公道了！

不穿長袍是與教友打成一片

至說「在街上難見穿羅馬裝的神父了」。大公會議曾有明示「神職人員的服裝，應當簡潔樸素，適合時代與地方環境，若不合乎以上者，則當改之」，（修會革新法令十七節）昔日我們的祖父着長衫馬褂，為何今天我們要穿起西裝來呢？宗徒的衣着不是與俗人無異嗎？現代的神職人員不過想跟教友打成一片，易於接近，故除舉行聖祭，有關禮儀盛典或重大公眾機構聚會公宴之外，也常常戴上白領，以表身份，其餘普通活動，主教有權准予免着長袍（聖教法典一三六條）。

司鐸也不知有「補水」一回事

論到彌撒奉獻，眞佩服他是個通

台「補水」四元港幣，相信計起來數目會有很可觀。有時有也教友樂意特別資助神父，會多奉獻三幾十元，言明請神父為之開一台彌撒的，則神父亦會樂意「照收如儀」，否則神父就要為他開足十台八台彌撒不可，那有這麼容易「袋袋平安」的？

他又說：「神職罔顧下屬生活，以致傳道員生活不足。」教會的經費由教友樂捐而來，這是教規第四條所定，不知道他明白這條教規否？全港九的堂區只有幾間收支平衡，其餘多是入不敷出的。故對傳道員的薪金調整，相信難能一致，並非不想調整，他們生活的清苦，神父不致全不理會的。數年前本堂區兩位傳道員不幸相繼去世，所花醫藥費及殮葬費不少，均由本堂全部負責，只棺木一副，已時值一千元，（單據仍存）殮日均為之開大彌撒，時有數百教友參禮，極之榮哀。本人將來蒙召時，不知能有這樣福氣否，年來仍常有資助他的遺孀（另一傳道員則係獨身），相信對得起他們在天之靈了。

神職人員應互相諒解

神職界不是「超人」，也有軟弱的肉軀，難免有自己的個性與缺點，應互相諒解才是。年青的一輩，比較好動，則說他們「腐敗貪圖逸樂」。年老的一輩，處事係較為嚴謹，而鄭君又說「獨裁與世人無異」，眞不知，要神父如何做作才好？希望他能去參加教區「司鐸生活組會議」，大發偉論能！身為教友或傳道員，非但不尊重神長，反而公開妄加批評指責，

「萬人」誕生三週歲說幾句

何少川

未說正經話之前請恕我多嘴，我雖會說多種方言，但說話技術未夠，所以對於當你三歲敍餮司儀工作不敢學樣毛遂，可是要負其他能做的工作都是樂意的。萬人！你誕生至今已三週歲了，愧我尚沒有點點為你致賀，但無限的希望你快高長大，聲播四海而靖邪說，名垂千秋而存正氣；諺云：「三歲定八十」，我相信，你自少而老，都能秉着你剛正不阿的性格，高瞻遠矚的眼光，眞知灼見的思想，做個立地頂天負荷起復興文化改造時勢的擔當者哩！

正當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港共暴亂後你就呱呱落地，乍聞啼聲，我就喜知其不同凡响，非池中物；你的爸媽，當然也希望你早日成材成龍；你誕生於患難重重的時代，似是應時代需要而來，也許是你要來改造這個時代的偏差，所以全中華民族——毛賊共匪或者除外——的人們都在翹首渴望着叫呼：「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我也應當借前人句：「生兒當如孫仲謀！」向你的爸媽——創造者萬、張兩先生讚賀一聲！

現在你開始茁壯，當然更能一鳴驚人，一飛冲天，我尤相信：你是中華民國的維護者，凡有損及中華民國者，無論毛賊共匪，台獨漢奸，你都必登高一呼，喚醒國人奮起抵抗推倒的；至於那些為害地方道德，破壞民族文化的罪惡者，你也必口誅筆伐，挫奸除暴，糾正輿論，肅清妖氛，安定社會的！我想：倘若你早在三十年前降生，則中原七億同胞必不如此慘狀，我們也必然不寧棄家國遠走天涯，中國歷史當另寫新篇。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禍源，都是日本導起的！也許中國有漢奸，中國有漢奸是國人——尤其知識分子失去氣節；設你早來三十年，依照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囑去「喚起民衆」砥礪正氣，鼓舞大義，斥辟異端邪說的共產主義，那麼侵略我國的日本軍閥，殘虐我民的毛賊共匪，都無所施其陰謀伎倆，同時自不會產生無恥漢奸，愚昧軍人，智昏學者，人人明恥，步步行義，社會風氣，當不像今日之壞的！今日中原大陸，父不父，子不子，五倫破滅，道德淪亡，古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毛賊邪說，愚迷吾民，不愛爸爸，不愛媽媽。他未想到：應親者而不親，當愛者而不愛，而想親愛其他他疏者未之有的；古有：「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毛賊不揣其本而持其末，何只愚不可及？且殘暴有餘呢！所以造反、鬬爭，永無止境。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族能垂五千年歷史而尤繁衍不替者全賴五倫人性之維繫，否則與禽獸無異。早為遼金、元、淸時期，異族所征滅了！毛賊思想毀滅人性而行愚民政策，不要夫妻關係而亂倫濫交，不要父子關係而泛呼同志；可是他的小同志毛岸英戰死朝鮮，本是：『天厭之！天厭之！』必然報應絕後的因果律，他卻慘叫：「始作俑者，豈無後乎?!」的悔嘆！這只暴露其毛賊之奸之僞的「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毒心罷！其實那有其心不正的人能夠正天下國家呢？

現在邪說盈天下，罪惡滿人間，造成黑暗時代，人類遭浩刼，固然是「馬」「列」「史」「毛」賊等共匪相繼作亂為源。但是我們知識文化界，不能像孔夫子那樣存心行仁，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亦不能夠像孟夫子那樣，以義導世，「攻異端，辟邪說」，為因果哩！萬人！你的虎父創造你出來，相信你必是虎子！文字能禍人——像馬克思資本論；文字亦能福人，——像羅貫中三國誌劃出忠奸臉型，使千秋萬世人認出邪正的眞僞面目。

萬人！你也許是時代急切需要你出來的，你就積極的負起德性文化改造時代的責任吧！我還希望你的爸爸是羅貫中的後起者寫一本新三國（？）誌，把毛賊之奸之毒，尤勝于曹操萬倍呢！好了！祝你健康快高長大，名垂千秋！

五十九年十月四日

從左派戲院放映「英雄兒女」

看共產黨的虛僞醜惡嘴臉！

日前本港左派戲院放映「英雄兒女」，此地大小左派報刊文丑，極盡吹捧能事，把該片狂吹爲天上有，地下無的「大香花」。一篇篇的影評和一封封的所謂「觀眾」來信，天天刊於左報和泥巴報。我眞可憐那一小撮抹着良心寫稿的文丑，我又替那一小撮最沒有出息的，看主子面孔執筆的文丑擔心。他自以爲盲目替大陸狂吹，就是「進步」，殊不知，那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大陸定會記上了這筆賬，以便日後清算他們，到那時，後悔就晚了。

我這樣說：並不是嚇唬他們，我說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講假話，非但沒有說服力，而且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其實，該片在大陸早就被打成「大毒草」，非但不能公開放映，而且被「批垮、批臭」了。

因爲，該片是根據我國當代傑出作家之一，愛情三部曲「家、春、秋」和激流三部曲「霧、雨、電」的作者巴金的短篇小說「團圓」改編的。筆者早於一九六四年在大陸已看該片，但現下左派戲院放映時，已把「本片是根據巴金短篇小說「團圓」改編」的膠片剪去。難怪那些寫影評的左派文丑矇查查。

巴金先生在大陸已被中共鬬垮、鬬臭、鬬到了，其所有的作品，徐徐

數十次，個人財產全部被沒收，其一生創作所得的稿費亦被沒收。由毛娘娘江青控制下的上海「文滙報」曾出過鬬批巴金的專刊，上海電視台也在曾搞過電視鬬批巴金大會。力求把巴金先生鬬垮、鬬臭、鬬倒，使其永不翻身之日。

中共給巴金扣上如下罪狀：㈠反共老手，說什麼巴金早在二十年前就刻骨的仇恨中共，在中共所謂三年經濟困難期間，瘋狂的煽動作者向黨進攻等。㈡說巴金先生是我國無政府主義的始祖，數十年來在青年中傳播無政府主義「毒素」來對抗馬克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共說：巴金兩字，就是取自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和克魯泡特金兩人。

在文革中期，越來越多的羣眾眾織，看透了毛共的反動性，並借着「造反」的大旗來反抗毛共的統治，各地紛立山頭，根本不聽中央命令和指示，故有一個時期毛共把反、無政府主義作爲首要任務。

因此，被扣上無政府主義始祖，並在青年中具有影响力的巴金所受到的批鬬是難以形容的。

現在被扣禁在大陸的巴金先生，發夢也想不到自己的作品竟能再次同讀者見面，並且受到「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香港文滙和其他左大派贊特贊。

在中共的近五十年歷史中，充滿着虛僞和兩面派手法。

他們的政策，從來就是口講一套，實行時又是另一套；對外一套，對國內又是另一套。

生活在大陸的同胞，在那專制和極權的統治下，爲了生存，也學會了兩面的做人手法。

生活在那沒有法制保證，朝不保夕的社會裏。人們也只有在會上講一套，背後又講一套，對上級一套，對下級和同事又另一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建築在今天我鬬你，說不定明天你來整我的基礎上，誰講眞心話，誰就先死得快。

已故的蘇聯名作家，斯大林文學獎金多次獲得——愛倫保先生在臨終前寫了一本回憶錄名叫「生活、歲月、人」，他描寫在斯大林恐怖時代，人們早上去上班，誰也不敢保證晚上能否有命看到家人。又說：只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才敢對妻子講眞心話。這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供招，相信有助於人們認識共產黨。

——黃河

士多老板忠貞感動一讀者

訂萬人雜誌相贈以表崇敬

寧、張甫先生：

不，應該稱萬、張兩家長。因爲我們編、作、讀三者的確結合爲一家；當然的家長，捨你兩人莫屬。

信內附入港紙廿五元，定「萬人雜誌」三十期，寄「九龍城賈炳達道一五〇號啓明士多收」。

我居址與「啓明士多」望衡對宇，但與該店人員無一相識。此次定「萬人雜誌」三十期，完全被該店

，照耀門前。到了國慶日，一面巨大無比的國旗，橫跨賈炳達道的馬路中間，見者肅然起敬，年年如是，未嘗稍間。我有理由相信店主對暴政深仇大恨，作無言反抗，不同於徒然着眼於生意經者而已。

我自信抽不出時間參加「十一．一」三結合聚餐，因把買餐券之資，改定「萬人雜誌」三十期，贈與「啓

線的人，增加熱力，必須供給燃料，而「萬人雜誌」，是增加熱力的最好燃料也。

甚望能把國慶前出版的第一五四期開始，按上址寄出，最好並夾入雜誌社一函，說明該三十期雜誌，係「一讀者」寄贈，以免店主收到，莫名其「土地堂」也。

麻煩你，謝謝！

長期讀者林邊客（十月四日）

香港的兩種醫生要錢與濟世
一個活生生的喜怒哀樂故事

張先生：

每期均看到您的文章，等於每星期見您一面了。對於反共的人，我都眞摯的敬愛他們。

前得鄭先生介紹外子工作，未暇致謝。暑假忙於加工製衣，賺了數百元也足夠一對兒女剛入中一之用了。那些錢經過個多月的非十二時不睡，我這個當母親的辛勞，非外人所知。常從報章或電台上看到描述女性：「只知取得長期飯票與奴役丈夫」，極盡嬉笑怒罵的能事。其實不少女性母兼父職，有些為父的因身體不濟或其它原因；最令人不平的是那視賭如命，把家庭拋諸腦後的男性了。（幸而我丈夫是屬於前者）外子因為曾患肺病不能操勞，所以把鄭先生介紹的工作辭掉了，又未有轉知您一聲，請您及鄭先生見諒。他離職後曾到某大酒店任雜工，一月後照肺，該酒店醫事顧問要他到某肺科研究他的肺是否徹底痊癒，該處答覆是肯定已痊癒了（當然有疤）還叫他安心。但那醫事顧問（西洋人）卻吩咐要重新照肺，手續費是八十元，這八十元不用說是「黑錢」。那份工月薪只不過三百五十元還吃自己的，又要捱更抵夜，為什麼要用八十元給他呢？所以不給，也就被迫辭退了。這只不過是小事，但是由此可見不少富貴人家擇取窮人的血汗錢，是無孔不入的，這也就是他們造成了共產主義的溫床（使不少人向共產黨投靠——上當），您以為我這樣想法對嗎？

「十一．一」的慶祝請您先代我買一張餐券，到時才給錢您，我一定來的。

最近被共匪殘殺的曾牛父子，實令人悲痛，毛共比野人還殘忍得多。這裏有一難胞逃亡來港的事，也令我非常感慨，終日為以上兩事耿耿於懷。現將後者告之諸位讀者：

那位從大陸逃亡來的青年，是位痲瘋病者，他拼港逃亡，毛共對他捉

加上痲瘋病菌的侵害，當他「最後勝利」抵達這自由之區時，要在政府醫院施行鋸斷雙腳的手術，因為雙腳已殘廢恐影响生命。

如果以「喜怒哀樂」來形容這位難胞：①毛共是迫害，使他產生無限的憤「怒」，拚死逃亡以示抵抗（消極的）。②當他死裏逃生抵達自由港時，當然帶來無限的欣「喜」了。③誰知毛共的狠毒陰影不止永烙他的心，還殘殺了他的雙腳，那不是他的悲「哀」嗎？④這裏本着人道的醫生，用科學技術把他的義腳（由腳眼起）接起來，還準備替他治療從未有人理會的痲瘋病。今後他得償所願的在這「避難所」好好舒一口氣，雖未算幸福之人，也該自得其「樂」了吧！這又是我誠心祝福他的。

最近大陸消息，在城市的技工或教書文員之類，年紀比較大的或是無皇親國戚的人，都强迫回鄉間，以生

但是毛賊公說過「不餓死一個人」，沒有那麼容易。供給幾両米，叫他們慢慢死，連最後一滴血都搾乾了才肯罷手，毛共政權好比一架蔗汁機呀！

總之說來話長。匆此祝您及各位反共好國民　康健

小萍敬上十月九日

喜聆讀作編者「十一．一」三結合聚餐有自

鄭秀堂

回首江山尙惘然　韶華冉逝若輕烟
忠臣未許捐軀血　義士何曾卸仔肩
臥虎有心今怒嘯　蒼龍無首總難前
欣聆快訊從天降　盡現精誠在喜筵

擁護增設「萬人詩壇」

淵源文化力尋追　純潔恰如雪裏梅
有幸千年仍健在　豈容一旦受殘摧
忠奸善惡人分辨　良莠吉凶你棄隨
好個高懸澄妖鏡　魑魅魍魎化成灰

爭取中文法定不可過激　提防瘋獸小鼠伺隙而動

筆者身爲中國人，又是一個中文教師，對於中文應成爲法定語文運動，自然無條件的擁護。

近日有人主張港府應在三年內使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分期實施，在開始的一年先指定十個政府機構去行，務須在三年內使中英文獲得同等的法律地位，這建議是很明智的。

其實若果使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對香港政府並無損害，反之，可以減少本港華人與港府的隔膜，對香港政府有百利而無損害。我們深信香港政府不會愚蠢到拒絕接納中國居民合理合法的要求。

我們必須堅定地、有效力地向港府爭取我們正當的權利，但我們同時要提高警惕，我們必須注意，在香港旁邊有一隻瘋獸，在香港內部也有些老鼠，牠們都伺機蠢動，我們應盡力提防！

在大陸淪共前夕，不少青年，甚至老年人都在毛共的甜言蜜語底下反對國民政府，當時毛共提出「爭自由」、「求民主」、「反飢餓」等十分漂亮動人的口號，共特利用青少年反對中國政府，結果毛澤東竊奪了整個中國大陸，奴役了整個中國大陸。現在大陸人民回想起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時期，特別是抗戰前的中華民國政府

毛賊公開參與的大暴動了！一

港共暴動失敗了，但牠決不甘心就此失敗，牠正在戴上笑面殼，重新組織力量，伺機而動！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嚴密注意！

在九月廿八日，某報消息說：「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日昨就當局將三名外籍人士列爲『不受歡迎』人物，而不准在港居留事發表如下聲明：

「本會對港府最近拒絕三位外籍學生居留香港，理由是他們曾於本年三月間，在泛美航空公司門前作和平示威，反對越戰。本會對越戰，不予置評，並承認此次示威，爲非法行動，惟和平示威，乃自由社會表達意見的一種方法。

「本會認爲港府之項行動，無疑是對學生運動的一種警告，惟本會決不因此而被嚇，反之，更會努力促進本港社會之改革。最後，本會認爲港府如能重視社會輿論，以後則可避免因對本港問題而發生同類行動。」

該會要港府重視輿論，想促進本港社會的改革，這目的是絕對正確的，正如大陸淪共前夕中國人民要求「自由、民主和溫飽」一樣正確。

然而，我們必須十分小心，切勿使今日的香港成爲「新大陸」。

要求中文成爲法定語文，那是百

至於港府將那三位外籍學生列爲「不受歡迎」人物而不准繼續居留一事，我們善良的中國人在飽受共禍，痛定思痛之餘，我們絕對擁護港府這正確的措施！

在現實的情況下，善良的中國人目前願意與香港政府合作，香港政府也應主動爭取反共人士的支持！

我們必須警惕！瘋獸在旁，鼠類在內，牠們正在千方百計的想破壞香港的安寧，我們切勿採取任何過激的行動！

古鶴翔

旗派順德搶槍被困　眞實情況有所補充

張先生：

讀者在一五三期中看到「蓬萊」君所提到的，旗派在順德縣搶槍被困一事，就弟當時所知，補充一二，給大家參考。

當時，旗派不是單搶順德縣的，先搶中山縣，後在回程中再搶順德。因爲廣中公路是連貫中山、順德，而達澳門。所以旗派在搶石岐時，大良的東風已有思想準備，準備把旗派困在順德的羊額一段公路上，以便全殲。

旗派正當滿載而歸之際，沿着廣中公路返回羊城，沿途要經倫教、羊額，過海而到三洪奇，然後經陳村，地總，控制了渡車船，把渡車船停在三洪奇，使旗派在羊額不能過海；另一面把倫教至羊額那段公路兩旁的油加利樹斬斷，倒在公路中心，爲旗派「斷後」，使旗派前無去路，後退無能。黃昏時一擧而殲之。

那時旗派仍不覺，還高唱着「語錄歌」在公路上奔馳，他們到了海邊，呼喚渡車船過海，但任他們聲嘶力竭，對岸之渡車船無動於衷；他們又見公路兩旁的樹木紛紛倒下，才知中計。

旗派惱羞成怒，同時爲了報復，即向對岸開火。那時渡車船索性向下游開航，駛離現場，免受旗派火力威脅。旗派當時威風銳減，再不哼語錄歌了。還好，他們帶有收發機，連忙向廣州海軍部求救，後來海軍開來一艘砲艇，把他們載走，他們登上了砲艇後，指着大良那個「番塔」臭罵一頓，咬牙切齒，悻悻而去。

後來旗派還到過順德兩次，但他們彼備了，採用水路，坐電船而來，把船停在容奇對岸三沙頭，步行到大良。

有一次他們搶了槍正要逃時，東風不捨，緊緊追來，他們趕忙登上了船，即刻返航，但機器突然壞了，（後來有人說，地總預先把他們的機器破壞）連忙停在海心修理。順德精敵及追來的東風派，用砲轟擊他們，但因不是神砲手，所以無一命中，旗派一面還擊，一面加緊修理，修好後才開足馬力，挾着尾巴逃回廣州。

不過在廣東的兩派鬥爭中，順德縣是較爲平靜的一個縣了，當比不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憂傷國事，有感而云。

歌舞頻頻結隊來，可憐心死最堪哀！
金陵王氣從消歇，玉樹庭花向外開。
舉國無聲忘討賊，此身有恨未歸台，
陽明山上千官塚，異地啾啾泣草萊。

註解

心死：「莊子」，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金陵：南京，首都。

玉樹後庭花：樂府，歌曲之名，陳後主所發明，唐代詩人杜牧，有「泊秦淮」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陽明山：在台北，上為公墓，大陸撤退到台灣諸要人，多葬於此。

草萊：荒蕪而生野草也。

啾啾：鬼哭之聲。

台灣歌舞，出國演唱，本人非常讚成，並不反對。但歌舞者，昇平之事也，在昇平之世，視為一種高尚娛樂，不妨欣賞，況祖國聲樂，遠道而來，地主之誼，理當捧場，何能加以批評，豈非不通世故者乎？

然在憂心國事之人，見歌舞到港，內心中則另有特別感想，台灣訓練歌舞人員，出國遠征，何不將此精神，訓練武裝游擊，拯救大陸國民，雖不成功，亦有價值，更足以表示，未忘復國之志，對士氣民心，均有裨益，而乃不此之圖，苟安消極，近十年來，朝野上下，偏重於投資觀光賺錢事業，對反攻復國之議，默無一言，「舉國無聲忘討賊」，寫實之句也。

歌舞娛樂，飲食徵逐，最足消磨志氣，由歷史所知，偉大人物，多半不喜娛樂，而且不愛金錢，不講飲食。例如劉備在東吳，新婚駙馬，玉食錦衣，養尊處優，繁華歌舞，念及漢室未興，奸曹待滅，捨棄夫人，決心而去。關羽身陷曹營，丞相賞賜金銀，封存未用，不顧而走。王安石吃飯，不講口味，充飢即可。岳

茶，摒除煙酒，生活樸素，飲食簡單。

以上諸人，其志不在於物質享受，凡求口腹之奉，享耳目之娛者，均非有志之人也，今日台灣，臥薪嘗膽，誓復大仇，艱苦自奮之不遑，何能提倡歌舞，鴆毒宴安？此皆台灣，糊塗小官，盲目亂幹，管理部門，不知禁止，而有歌舞遠征，予人以不良觀感，決非政府賢明長官之意也。

南宋遷都杭州，秦檜當權，反攻復國，緘口不言，詩人林洪，游西湖見到歌舞昇平，有詩諷刺朝政云：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煖風「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詩中用字之妙，不用「吹」，而用「薰」，薰昏了游人頭腦，使無知的旅游客人，一致交口稱譽，一杭州建設進步，二杭州經濟成功，三杭州社會安定，四杭州女人美麗，五杭州歌女明星最靚，六杭州最宜觀光。吹字則無他解釋，薰字含意深遠，不但薰醉了游人，也薰醉了政府官員，忘其所以，自我陶醉。煖風者，指好聽之話也，例如「金人暴政，一定垮台，不必興師，即可復國」。提前委派縣長專員（縣令知府），等待回去接收政權，不須討賊，不必反攻，歌舞昇平，吃喝玩樂，等待金人自己滅亡，定可還都復國。當時南宋，即是如此天眞想法，愚昧到可愛程度。林洪見到還都無望，官員貪污，醉生夢死，朝野苟安，並無恢復大志，「直把杭州作汴州」，「直」字用得更好，直者，俗語「簡直」也，又作「眞正」解，翻成白話，「這一羣糊塗官員，眞正把杭州當作當年的首都開封了」，語極沉痛。

天下興亡，詩人無責，因詩人之身，多半在野，並無政治權力，「無權，無兵，無錢，無勢，無職，無位，無黨，無派，無野心，無所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以天下興亡，詩人毫無責任，當日林洪，亦未負責。洪字

但詩人大多有學問，有志氣，有智慧，有勇畧，有理想，有是非，有見解，有人格，有口誅，有筆伐。當時林洪見到杭州歌舞之盛，煖風薰人，搖頭長嘆，而有此作，詩人自古即是膽大敢言，不懼斧鉞，緣讀書之人，有一股傻勁，考之記載，各朝皆然，林洪之詩，在專制政體時代，譏諷朝政，可以殺頭，但當時政府官員，未聞加以罪責，或用「思想有問題」加罪者，良知未泯也，官員之中，不乏明達之士，見林洪所說，均是事實，內心愧赧，不忍文字之獄也。

余自經商以來，作風更改，由英雄氣概，一變而為卑鄙小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信陵君醇酒婦人，史有榜樣，大學之道，所謂修身者，放棄已久，窮極奢靡，行為放蕩，嘗資產階級之味，與趣盎然。前年在台灣設廠，為煖風所薰，醉心歌舞，朝朝賞美，夜夜聞歌，眾人皆醉，我亦不醒，眾人皆濁，我亦不清，沆瀣一氣，與世浮沉。朋友未解其意，曰：「閣下當年，一本正經，張口國家，閉口民族，近來國家大事，漠不關心，將來復國反攻，豈眞置身事外乎？」余笑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昔為國民黨員，於今不復存在，置散投閒，經商自給，蠅營狗苟，匹夫一人，國家大事，負責有人，何必自作多情，而自謂其為有責者乎？是故國事不談，吟詩喝酒，安其本份，學做良好商人。」聞者大笑。

台北陽明山，上有公墓，入台名人，病故多葬於此。有長官數人，昔年曾蒙提拔，感念舊恩，特往弔奠，香燭紙帛，肅立焚燒，閉目回思，音容宛在，今則異鄉孤鬼，尸骨難歸，仰首長空，心傷淚下，「陽明山上千官塚，異地孤魂伴草萊」，當時寫實之作也。回香港後，改為「異地啾啾泣草萊」，身死不能歸葬故鄉，焉得不泣。「狐死首丘」，人死不能歸鄉，古人列為悲哀之事，魂若有知，定當日日大哭，設想之辭耳。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三週年三結合大聚餐「萬人」大家庭一片歡樂……萬人傑
中共暗中與日本進行軍備競賽……待旦
中共空軍最新調動……金千里
毛林蜜月還有多久？……岳騫
聶榮臻和李富春復起……魯遲
黃卓明先生對「當文」的「歉意」……半牌教師
「十一·一」三結合聚餐側記……方
黃毛丫頭戲弄楊森……胡
左聯成立大會……慶
黃色作家……賣油郎
「文章是自己的好」的例外……寒山碧
為胼手胝足的曾午哀……黃思騁
關於中文沒落……江城子
青年之聲……李尚義·褚健中 丹心·黃中
萬人詩壇……董力行
無情海！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五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中共與日本軍國主義

自從今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那篇打倒「美帝」及其「走狗」的聲明，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成為中共的主要宣傳口號。其實毛那篇聲明，有陰陽兩面的意義。陽一面的意義是集中打擊美國和日本，陰一面的意義則是取消反美反蘇的兩面作戰路線。換言之，是由於新當權派的壓力，不得不緩和與擱置反蘇修的鬭爭。

中共為什麼把日本提高到重點來攻擊呢？據中共的宣傳說，一因日本依附美國，是「美帝走狗」；二因日本的軍國主義已經復活，正在威脅和侵畧亞洲。實際上究竟如何呢？先看看日美關係問題。

近年以來，日本和美國的關係正日漸疏遠，而並非加强。由於日本要求收復沖繩，以及棉織品輸美問題，曾使華盛頓當局大感頭痛。感到日本的態度越來越硬、越來越不好對付了。

眞正使中共痛恨日本的有兩件事。一是日本與蘇聯的接近。二是日本在東南亞的經濟發展。

在中共和蘇聯的對立形勢中，中共對蘇聯的最大制裁是斷絕貿易，尤其是西伯利亞地區的貿易。由於西伯利亞地區，每年有八個月冬季，水菓菜蔬，向依賴中國東北地區供應。而蘇聯的工業心臟區距西伯利亞又太遠，坐火車要走數星期。一般消費品供應，也賴與中共的貿易。中共斬斷對西伯利亞的貿易，曾使該地區居民的經濟生活陷於半癱瘓狀態。當蘇聯正感狼狽，中共正感快意之際，日本對蘇聯伸出救援之手，日貨源源滾入西伯利亞，佔領了中共留下來的經濟市場。

其次，在中蘇共的對立形勢下，蘇聯的弱點是西伯利亞。因為該處地曠人稀，駐軍的補給線太長，如果中共集中重兵，進攻該地區，使蘇聯有鞭長莫及之苦。因此蘇聯在長遠的戰畧上，必須儘速發展西伯利亞，使之成為自給自足的經濟地區，以便大量移民實邊，消解其對中共戰畧上的弱點。可是蘇聯既缺乏資金，又缺乏人力。於是日本又出頭拔刀相助，擔負起開發西伯利亞的重任。目前雙方已簽訂了一連串的合同，其規模之大，由一件事可以看出來，那就是自西伯利亞輸出的木材可償套，原來的海參崴港口設備已不敷需要，已由日本出資另在海參崴之東，另建一新的商港，吞吐量在海參崴之上。在計劃的項目之一，是開發地下天然瓦斯，敷設地下的管道，將從西伯利亞海岸直達日本。

日本投資西伯利亞，表面是為了經濟利益，因為日本有工業和技術，但極端缺乏資源，開發西伯利亞如獲成功，可使資源缺乏問題得到永久性的解決。而骨子裏則是一石二鳥之策。因為西伯利亞開發之後，蘇聯實行大量移民，使西伯利亞成為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獨立戰畧地區，到那時候西自新疆，中經外蒙，東達西伯利亞，就可形成一馬蹄形的大包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必益趨緊張。中共、蘇聯都是日本的主要假想敵人，這兩個赤色勢力如果長期仇視對立，自然無暇對付日本，日本的政畧、戰畧都可立於主動地位。東南亞本是中共傾銷輕工業品的主要地區，現在由於日本的經濟滲透，使中共遭受嚴重威脅。而東南亞國家，除少數左傾者外，幾無一不接受日本的經濟援助。今天東南亞國家商場的輕工業品，尤其是電器、汽車等工業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日本貨。中共的製品價格雖廉，但是品質太差，難與日本貨競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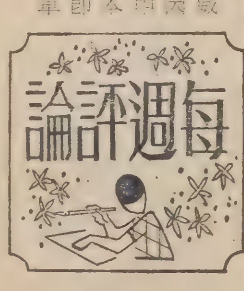
上述兩大原因是中共把日本提高到重點目標攻擊的主要原因。

其次，談談日本的軍國主義問題。究竟日本的軍國主義已否恢復了呢？這個問題難以作簡單的回答。可以這麼說，目前日本的軍國主義尚未恢復，但已有恢復的跡象，並且大有恢復的可能。而促進和加速日本恢復軍國主義的主要因素，則是中共的好戰政策及核子戰畧。

日本軍國恢復的跡象，有左列各點。

①若干有權威的學者開始替日本侵畧戰爭辯護。例如著名的史學家貝塚茂樹在所著「中國歷史」中，寫到七七事變一節，竟說是中國軍隊先開槍。還有很多參加七七事變的軍人、特務機關的分子寫回憶錄，也作類似的顛倒黑白的辯護。顯然有意抹殺日本侵畧中國的眞相，這無疑的會鼓舞軍國主義思想的抬頭。②最近在尖閣列島的紛爭上，公然侮辱中華民國的國旗，露出了軍國主義的舊態。③日本的「自衛隊」的實力經過逐步增加，已到達不可侮的地步，最近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強調自立防衛，不再需要美國保護。

日本所以加速重整軍備主要是受中共的威脅，尤其對中共之製造核彈有深刻的恐懼。因為他們是唯一嘗過原子彈滋味的民族。而且中共成天在喊要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在日本人看來是要消滅日本人。中共這樣搞下去，即使沒有軍國主義，也要逼出軍國主義。況且軍國主義的根苗，始終並未徹底剷除。（漢）



新聞以外

三週年三結合大聚餐
「萬人」大家庭一片歡樂

萬人傑

「萬人雜誌」創刊三週年舉行了三結合大聚餐，三百多讀、作、編者就像一個大家族，這別開生面的集會在香港還沒有過，三小時的歡敘，使人畢生難忘。大家都要求，每年來一次，更好是組成一個永久的家庭。

會見了大批老板

十一月一日，對我們來說是個大日子，這一天，在梅江樓頭會見了許多我們的老板，從老公公到小伙子；從老太婆到小姑娘，有遠道從元朗而來的；也有耳朵失聰，不良於行，從不參加任何宴會的，全都來了，且都是自掏腰包，買餐券來參加的。

這些人，都是每週付出八角錢支持我們這刊物的老板。被斷為「短命刊物」的「萬人雜誌」不致夭逝，維持到三週年，且更漸漸壯大起來，完全得力於這一班老板鼎力支持；否則這一份硬繃繃的刊物早已倒下來。

各位老板的興趣能維持三年，仍是我們的忠實讀者，可見我們真是志同道合；我們之繼續存在，就靠這一點維持下去。

我們一班工作人員和作者見到各位不相識的老板，心中有說不出的一種感受，雖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見面，卻一見如故，彼此交談有如兄弟姊妹。

老太太與小妹妹

七十多歲的馬老太太，因身體不好，多時來就不出夜街；胃不好，也不能吃膩滯東西，但她買了兩張餐券，請一個親人陪着她同來，破例到十點多才回家。她說，目的是想見見她平日崇敬的幾位作家，每期讀到他們的文章，看到他們的漫畫，早已心儀其人，渴望一睹他們廬山。她老人家參加了這

先生，還認得我嗎？」

「怎會不認得！你就是一週年聚餐時要我把名字簽在你掌上的那位淘氣姑娘，對不？」

「很高興你還記得我。」

不過，這位小妹妹更成熟了，也沒兩年前那麼淘氣，她對「萬人雜誌」的熱情卻有增無減。

耳朵聽不見的那位朋友，見着老萬一味翹起大拇指，這代表了他心裏要說的一切話。

有這樣一大羣老板，使我們工作和執筆的人有什麼辦法不鞠躬盡瘁，盡其所能呢！

萬人文章篇篇可讀

三年來，除了幾位大牌作家岳騫、趙聰、胡實、魯遲、崔羽、馬森亮是我們的支柱外，新人輩出，他們雖不是職業作家，而且許多是從未在報刊上發表過文章的，但他們今天也成為萬人的基本班底，大受讀者歡迎。

老練的宋逸民與史劍非，年青的方程、待旦、金千里、寒山碧、江城子，見聞廣博的迢迢與天涯客，敢向大學教授挑戰的無牌教師，把「名著」批

的稿酬，卻買來一流貨色，這全是因為我們志同道合，大家都把最稱心的好文章拿來「萬人」發表。

不但如此，許多响噹噹的作家，也替我們不設稿酬的「萬人意見」投書，如胡實、古鶴翔、李曼石、方向明等，這表示他們對萬人的熱愛，根本沒有把稿酬看在眼內。我們敢說，包括「萬人意見」在內，萬人的文章篇篇可讀，都是言之有物的。

俱樂部與辦報

在三週年三結合聚餐會接觸的許多老板中，他們普遍提詢着兩個問題：

㈠萬人俱樂部；

㈡萬人日報。

他們認為萬人的讀、作、編者間該有個經常聯繫友誼的會所，只靠一年一度的聚餐會實在不夠。因此，「萬人俱樂部」有促其實現的必要。

「萬人雜誌」現在每週出版一次，許多擁躉是認為不夠癮，同時，因為排印方面要提前多天，許多萬人獨有的內幕報導，在刊上發表時，已成明日黃花，如果這些資料能在報紙上發表，就可彌補時效上的缺憾。同時，香港人習慣讀報紙，對雜誌興趣不濃，如果「萬人日報」面世，一定更普遍，也更能發揮「萬人」力量。

先決問題是鈔票

出鈔票，空有一個計劃。找一個會所，畧加裝修，購置一些傢具書籍報刋，非有一兩萬開辦費不可，以後每月還要一千八百去維持，雖然許多讀者很熱心，認爲這些開銷，可以由參加的人繳納會費搞掂，最困難的還是籌集一筆開辦費。不過，雖有困難，我們還沒有放棄，繼續想辦法。

辦「萬人日報」本是我們原始的計劃，因爲老萬報人出身，幹了這一行三十幾年，敢說內行，反而辦雜誌沒多大經驗。當時因爲經濟能力不逮，只好退而求其次，辦不成日報姑且辦個雜誌，一萬元登記費，萬多元開辦費，兩萬多就可使「萬人雜誌」面世，以後即使賠一點，也不過一星期一次，大不了一個月賠四期；如果辦日報，天天賠本便不是玩兒了。

不過，現存的發達報紙，都是從艱苦中捱出來，問題是捱也要有一筆巨大資金賠得起，否則未到發達的日子便沒命了。這些情勢，我們不能不顧慮到，因爲報紙愈來愈成爲企業化，小資本辦報加倍吃力。

「萬人日報」仍是我們的目標，待我們用「萬[illegible]的資金，這些力量是我們隨時可以動用的。

換個更大的場地

現在，還是談談三結合聚餐罷，每一位參加過的朋友，大致都表示滿意；美中不足的是梅江地方太小，只可以開二十八桌，容三百三十六人，那天我們一班工作人員要等各位老板盡歡而散才有得吃，尤其管獎品的兩位同志，大家抽了獎，他們「有份」；大家吃飽肚子他們才有得吃，那時已幹累了，吃不下咽，老萬只好代表各位老板給予他們精神獎。

許多老板認爲，小曾雖是死黨，明年要再辦，一定要找個較大的場地，容納更多人參加。因爲今年有幾百人向隅，對我們的老板，豈能摒諸門外？即使不能全部容納，也要盡量容納，愈熱鬧愈好。

把規模擴大，老萬原則上也同意，但這卻引起一個難題，就是獎品問題。今年三百五十份獎品已很傷腦筋，若再增加，可不是簡單的事。原則上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雖然價值有限，每一份十元八坪，但份數多了，數目便大，且其中一定要有些較好的，才可增加熱鬧氣氛，如果增加到五百份，分得更薄，不成其爲獎品了。

大手筆嚇昏小家種

提到今年的獎品，我要感謝熱心讀者。二十元請飲咖啡不過小兒科，已使我們的行家眼紅，硬說我們僞造投書，又說我們的讀者是托大腳的軟體動物，如果他看到我們的讀者送來「大牛」，給我們買獎品，那小家種可能氣昏。

除了購券表現得一片熱烈，許多讀者還送來大批禮物和禮金（詳細另列），不但人到而且禮到，他們把「萬人雜誌」當做一個大家庭，禮不可廢。初時老萬最躭心的是這三百五十份獎品，但卒之輕易解決，爲免使人家說我們僞造，只好把這大羣「托大腳」的「軟體動物」開列名單，同時也藉此向各位徵信。

明年四週年紀念若是擴大舉行，得請各位老板大力支持才成，否則其中會有一部份人有吃沒拿，便太掃興了。

敬領，謝！

下面是我們收到的禮物及禮金：（爲了省筆墨，一律不稱先生、太太、小姐，請諒！）

禮物：陸奎生木刻公仔一個、馬毛毛珠皮銀包一個、胡昌漢犀飛利墨水筆一套、亞洲製乳工業香港有限公司煉奶一箱、同樂公司聖誕樹架兩個、陳文强太卒原子筆一枝、榮興麵廠全蛋麵三十盒、蕭文翔男裝原子襪兩打、黃先生太太牌洗粉二十包、萬人友麥片三罐、周士心名畫一幅、浩華廣告公司小型座錶三個、趙聰「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魔影的浮現」各十本、陳文强555牌香烟兩條、孟生派克鋼套原子筆一打及派克墨水筆一套、香港紗廠中袖文化恤一打、大新銀行日記簿一百個、何冬青派克墨水筆一套、封雪梅名畫兩幅、宋德科酒具一套、鄧少卿「毛澤東出世」二十本及月曆牌六十個、鍾允文台灣象棋盤一套、關麟徵題字三幅、黃夢晞高級香片茶葉一包、牛肉乾一盒、鐵觀音茶葉兩罐、肉鬆三罐、豬肉絲兩罐、沈魯陽星辰手錶一個、霍少鈞原子粒收音機一個、范子登名畫一幅、朱振聲雙喜漆盆連架一套、美國粟米產品有限公司糖菓五包、藍海文「我是風」三百五十本、孔雀毛二百五十枝、董力行禮物三份、胡實禮物一份、劉梅軒男女庄手錶各一個、高一瞻糖菓一盒、嚴以敬水彩速寫一幅、丁星五「中華國寶」一套、鍾梁秀英白蘭地兩瓶、來利烟廠健牌香烟試用庄五百包、李世昌全場水菓。

禮金：吳先生五百元、黃先生一百元、陳括五十元、陸奎生一百元、張迺文一百元、梅江大飯店謝興濟二百元、劉先生二百元、吳興記三百元、林更生（加拿大讀者）一百一十元、葉先生一百元、劉不奇二百元、陸重光（英國讀者）五十六元、鄭秀堂一百元、鄭安常二十元、老娘二十元、順德老人二十元、兆華二十元、丁星五一百元、萬人讀者二十元、柯先生二十元、黎嘉潮十六元。

中共暗中與日本進行軍備競賽

待旦

近幾個月來中共對日本的攻擊愈來愈猛烈，其攻擊的焦點是關係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最近日本發表國防白皮書，也引起中共一頓咒罵。我們即使反共，但也不希望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成爲事實。不希望美國退出亞洲之後由日本的軍事力量塡補眞空，因爲人們還未能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鐵騎蹂躪中國的大片河山，屠殺一千多萬中國人民，東南亞的菲律賓、越南、寮國、高棉、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印尼的人民也與我們有同感，他們也有過被日本侵畧殘殺的經驗。戰後日本人的表現也不令人滿意，他們缺乏與其他亞洲國家眞正親善的誠意，只圖掠奪工業原料和傾銷日本的商品。因而大家對日本民族是否眞正悔改都表示懷疑，對日本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日益壯大存有警惕。因而對日本到底是否已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軍國主義是否已復活都表示關心。對中共與日本的關係更是感到興趣。筆者也趁此談談自己一些膚淺的看法。

目前按照公開的資料，日本在經濟上雖然躍上了第三强國的地位，但其軍事力量還是不足畏的，也就是說日本現有的軍事力量距離軍事强國的地位還相當遙遠。日本目前總兵力只有二十餘萬，根本不是大數字，列舉數字似嫌枯燥，就拿台灣與日本做一個比較吧！

日本總兵力與台灣相若，雖然在軍隊人數方面日本比台灣爲少，但海軍與空軍力量卻比台灣稍强，而陸軍力量卻比台灣稍弱。基本上還是一個屬於四級軍備的國家。

中共的軍事力量在亞洲是無可衡比的，總兵力三百多萬，除海軍稍弱之外，空軍和陸軍都是非常强大，足以與美蘇相抗匹的。日本在經濟上是第三强國，中共則是軍事上的第三强國。除美蘇這兩個超級强國之外，尙沒有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可以與中共相匹比。卽使擁有核武器的英、法兩國，也根本不能與中共相抗衡。

既然中共在軍事上遠比日本强大得多，爲什麼對日本軍事力量的增長那麼敏感呢？這除了歷史上的經驗之外，主要是因爲中共現有的軍事實力是其經濟力量所能支持的最强力量，也就是說中共已發揮了最大的力量建軍了，雖然中共現時開始走上第二級軍備的道路，但只能緩慢前進，不能突飛猛進。這種情況與台灣、北韓、南韓、北越、南越相似，這幾個政府都維持着最高的軍力。日本的情況則不是這樣，它的潛力還大得很，必要時它可以維持六百萬軍隊，可以迅速建立强大的空軍和海軍，可以在三二個月甚至一二個星期之間，由四級軍備躍進二級軍備。這也就是令中共不能不感到害怕的，必須認眞對付的。

日本現時的軍事力量雖然不値得重視，但是，它除了這個公開的班底之外是否空空如也？抑或另有一套班底呢？這誠然是屬於日本的軍事機密，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也許中共最高層會比較淸楚，不管日本現時有沒有秘密班底，之外別無秘密班底，雖然國防預算增長率愈來愈高，但按照這樣的速度去擴軍，那麼距離足以威脅中共安全，或足以阻遏中共力量向外擴張的水準，仍相當遙遠。倘如日本現時已有一套秘密的班底，或者着手建立秘密班底，那麼很可能在一夜之間突然變成軍事强國。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缺之的是石油和鐵礦。第二次大戰前，日本擁有中國東北取之不盡的鐵和煤，直接在中東開採石油，目前日本卻是要花大量金錢去購買鐵砂和石油，但仍不能忽視的卻是日本鋼鐵的年產量仍保持世界第三位。這說明它雖然要比以前花費更多金錢，但其原料供應還不成問題，除非日本主要工業原料供應的國家，也感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拒絕與它做生意。

中共目前軍備競賽的主要對手是蘇聯，競賽的結果已使中共感到不勝負荷，而現時又潛伏着與日本競賽的危險，卽其經濟力量來說，中共是無法與日本相抗衡的，因而中共的當權者不能不感頭痛，那麼最佳的策畧就是設法阻止日本軍事力量壯大，撇開這個可能是勁敵的競賽對手。中共近月大肆攻擊日本軍國主義的目的也基於此。一口咬定日本的軍國主義已經復活，誇大日本的軍事實力，說成日本的軍力對東北亞地區以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已構成嚴重的威脅。中共這套策畧是有其重大的政治作用的。

㈠由於宣揚日本的威脅，中共與北韓的友誼已有新的發展，雙方各種代表團特別是軍事代表團頻頻相互訪問，北韓已被中共縛上同一戰車之上。對日本軍事力量的增長，北韓比中共更加敏感也更加害怕，因爲北韓畢竟是小國，它現有的四級軍備可說是它的最高力量，根本沒有可能朝第三級或第二級軍備發展。日本的壯大不但妨碍北韓武力統一南韓的願望，而且威脅到北韓的生存。北韓的領導人絕不會忘記韓國淪爲日本殖民地的歷史，爲了對抗日本只能借助中共的力量，一面倒向中共，與中共結成對日同盟，這樣中共就多了一個衛星國。

㈡中共希望藉「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復活」的宣傳，激發起日本國內左翼力量反政府的運動。日本的左翼力量是相當强大的，他們反政府活動的中心內容，就是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反對日本的建軍，完全環繞着反軍國主義復活這個中心。左翼力量雖然未必能遏止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但左翼不斷的騷動至少可能減緩日本軍事力量發展的速度，這樣對中共自是有百利而無一弊。

㈢誇大日本軍事力量及其力量增長的速度，至少可以造成許多國家的心理威脅。使這些國家特別是日本主要工業原料供應國保持警惕，倘若這些國家與日本的經濟貿易減少，減少以工業原料供應日本，那麼日本的軍事力量發展速度勢必緩慢，這就是爭取時間，只要日本軍力發展速度不夠迅速，中共就可以把日本遠遠抛在後頭，造成懸殊的優勢。只要中共的軍事實力可以威

中共空軍最新調動

金千里

以吳法憲為首的空軍領導機關，基本改組完成，各軍區空軍的人事調動亦較為穩定。

三年來，中共空軍變異甚大，先後被批鬪下台者，不知凡幾。尤以元老派的前任第一副司令員劉震（原軍銜為空軍上將），第二副司令員徐深吉（原空軍中將，與吳法憲同軍階），還有主管防空軍之成鈞副司令員及參謀長劉秉彥少將，原空軍第四副司令員張廷發五人，至今下落不明，可見垮台之慘，內鬪之烈，實古今罕有。

元老派劉震、成鈞、徐深吉、張廷發等人，對中共空軍的建設，厥功至偉，可是終無法與毛林、黃永勝、吳法憲的集團搏殺，不得不敗下陣來。

其次，六八年三月的楊成武事件，空軍政委余立金（南京空軍政委提升），被牽入漩渦，此案包括原南京空軍之主要負責人：司令員聶鳳智中將，政委江騰蛟少將，副政委王紹淵少將，政治部主任高浩平上校，現四人均不再露面，估計全部撤職或他調。

至於中共空軍領導機關的人事變動，幅度亦相當大，據初步統計，舊領導班子的人馬，至今不明去向者，共有左列六人：

周彪（原空軍副政委，中將），朱云謙（原空軍學院副院長），黃玉崑（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原副政委，少將），王平水（原空軍政副主任），何廷一（原空司副參謀長）。

不難想像，文革的激變，使中共空軍也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鬪爭。一朝天子一朝臣，迄今上調的新負責人中，多數與毛林、黃永勝關係密切，或在奪權支左的過程，表現突出。這以新任空司領導機關負責人的胡萍，最為標青。

今年六月，吳法憲在接待巴基斯坦空軍司令的

某飛行團團長，今突升空司，正好說明飛黃騰達的原因，係全靠當年為老毛駕機之功。

新任空軍領導機關的負責人，名單如下：梁璞、何振亞（關任瀋陽空軍副司令員）、廖冠賢（原任武漢空軍副政委，鎮壓武漢七・二〇兵變有功）、楊勁、郁文（原任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劉錦平（原任廣州空軍副政委，後升民航局政委，主持空運部隊實際工作）。

上列人事更動名單見今年五月二日及十月二日「人民日報」，諸頭目均在天安門集會上出現。

中共各大軍區的空軍人事更易，亦隨着文革以來的國際形勢，作了較大的調動，這與北方防俄，南方防美、台的軍事對峙有關，老毛稱為全國戰略佈署。儘管近年美蘇都不主張熱戰，蘇軍沿邊境後撤，美國亦按越戰越南化計劃，準備「班師回朝」，不是勝利結束，而是悄悄逃避。

這等形勢，並未引起毛林放鬆戰備，相反，空軍的佈署及調動，不斷加强，或許在一年前已經作好調整，但至今才透露若干變易的負責人，故從中扼要摘錄，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以便進一步透視中共空軍的全面佈署。已知的資料不錄，只錄最新調動。

現任南京空軍負責人周建平、于應龍、魯珉、蔡永（見今年五月廿三日及六九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報）。查周建平原任上海空軍司令員，今調南京，估計亦出任司令員之職。于應龍，原新疆七三三五部隊領導人，現可能出任南京空軍政委。魯珉，原上海空四軍副軍長，升南京空軍副司令員（按

為打一偏刀」機能手。）蔡永，原軍銜大校，空軍二七四一部隊長，估計升任南京空軍副司令員。以上四人為改組後南京空軍的最新領導班子，其主要防務係針對冲繩及台灣。

新疆最突出的空軍調動，經人民日報今年五月廿三日的透露，主要人物為吳勝凱。此人來頭不簡單，原任中共志願軍空三師師長，二級英雄，該部培養出著名空軍英雄王海、焦景文、張滋等人，為一英雄飛行部隊。吳勝凱調新疆，意味着加强七三三五（一說空九軍）部隊的領導，擴充空軍隊伍，任務重大，與俄共戰略空軍相抗衡。另外，因吳勝凱在新疆出現，也可能由他親率一支飛行師調防新疆，或者原空三師一分為二，發展隊伍。

廣西空軍在今年九月五日，出現兩名新人：王萬玉、宋中文，據判斷起碼應為主管廣西空軍的負責人，或飛行師的正、副師長。

查王萬玉，原出身中共志願軍英雄，特技飛行員，一九五七年任上海空軍飛行大隊長，軍銜少校，至今十多年，無疑應提升到至少師級幹部。現在調防廣西，主要任務當與美國空軍對抗。

排名在王萬玉之後的宋中文，原出身上海空廿一師大隊長，空軍一等功臣，曾擊落三架敵機，東北人，貧農成份，多次被人民日報記者撰寫專文表揚，五七年時軍銜大尉，現與王萬玉拍檔，估計升任飛行師副師長。

空降兵的調動，有著名空降師副師長魏來國，原南京空降兵團級幹部，一級戰鬪英雄獲特等射手稱號，今年八月五日在北平出現，發表為某部副師長。

新任武漢空軍副司令員為李政海（據武漢電台錄音），按此人過去經歷不詳，疑為三六五〇部隊首長。

毛林蜜月還有多久？

岳騫

最近有許多跡象可以看出，毛澤東與林彪之間逐漸發生裂痕，這對「親密戰友」，不但不親不密，已經又疏又遠，不久必然會演出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除非兩人中間在短期病死一個。

談這個問題還是要從歷史方面着眼，就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來說，林彪一生確實未反過毛澤東，不似朱德、劉伯承、周恩來等人都同毛澤東作過冤家。但是林彪也並未幫過毛澤東的大忙，毛澤東一生幾次重要關頭，林彪都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

最重要如遵義會議，毛澤東是在那次會議中「鹹魚番生」，但那次全靠了彭德懷與劉少奇一文一武，左輔右弼，向國際派與周恩來開了砲，把原有的當權派轟垮，結果秦邦憲的總書記讓給了張聞天，周恩來的軍委主席讓給毛澤東。就當時情況來說，共軍主力是林彪的第一軍團，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如果林彪也挺身出來站在毛澤東一邊，則毛澤東的勝利一定更要輕鬆，也許那次就把總書記職位也奪過來了。

第二次是毛澤東鬥爭張國燾時，也是毛澤東一生事業中的一場艱苦戰鬥。那次林彪也是袖手作壁上觀，眞正幫助毛澤東的是賀龍、彭德懷、以及與張國燾一度合夥南下的劉伯承，還有國際派的秦邦憲、張聞天。

第三次是與國際派陳紹禹、秦邦憲的鬥爭，這是毛澤東爬上第一把交椅的最後一戰。因爲牽涉到共產國際，在當時許多人都不敢介入，眞正幫助毛澤東整風的是劉少奇、康生，林彪也置身事外。了解中共問題的人，都認爲周恩來最善於應變，所以能歷事五朝，歷久未被整肅，不知道林彪應付之道，有青出於藍之勢，周恩來雖然歷事五朝，卻始終爬不到第二把交椅，林彪今天則「坐二望一」矣。

現在再說目前情況，林彪因這次文化大革命以槍桿子支持毛澤東獲得勝利，在九全大會上被定爲接班人，此事究竟是福是禍？目前亦正難言。

這個問題分兩方面來說，毛澤東受阨於劉、鄧若自一九六二年算起（實則還應提前），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有四年時間，林彪既然「無限忠於毛主席」，何以在此四年中不出兵勤王，解毛澤東之危，一直要到毛澤東許爲副統帥與未來的接班人，始肯出力支持，未免有要君之嫌。這段經過，頗類於韓信屯兵三齊，坐視漢君困阨不救，要挾封以三齊王始出兵。雖然劉邦當時封了

因韓信祇想當三齊王而已，林彪今天已經是王儲，再進一步就要奪位了。毛澤東身旁養了這一隻老虎，他如何能安心。

其次再說這個接班人的問題，翻遍共產黨史，一個渠魁未死之前，指定某人爲法定繼承人，且載之黨章，前所未有。列寧之於史達林，史達林之於馬林可夫，祇能說有這種暗示，並未公開指定，更不必說載之黨章了。

就以毛澤東個人來說，平生絕不相信任何人，即使他過去同劉少奇最親密時，盡量提拔劉少奇，使之坐上第二把交椅，但毛澤東無論人前人後，也從未說過劉少奇就是接班人。從這一類跡象來看，可知林彪這次被立爲接班人，絕非毛澤東心甘情願，而是形勢所迫。以毛澤東爲人來說，決不能守此城下之盟，有機會一定要自行推翻的。

再從歷代皇朝來看，皇帝與太子之間因爭位而鬧出流血事件的，約畧計算總在十宗以上，唐太宗曠代賢君，尚有逼父奪位之嫌，至於隋煬帝、劉宋太子劭、朱梁均王友珪更無論矣。此數人皆親父子，因攘奪大位，不惜以子弒父，何況毛林之間沒有半點血緣關係。

清代自雍正以後不立太子，雖然有許多奇異傳說，眞正原因恐怕還是鑒於歷代皇帝與太子之間，發生許多流血事件，而不敢再立太子。清朝家法素嚴，尚不免有此顧慮，要說毛林能以全始全終，是不可想像的。

談古之後再論今，毛林二人雖然一開始就是各懷鬼胎，但初期因互相依存的關係，確實還能表現一些眞誠的合作，但到了本年八、九月間召開二中全會之後，衝突就逐漸表面化了。究其內因，當然是由於大陸局勢漸定，已無外患就展開內爭，歷代賢豪尙有共患難易共安樂難之感，何況這是一對虎狼之輩。

毛林衝突在二中全會表現出來的是在公報中，有關林彪部份如「三支兩軍、四好五好」等問題，在過去是共黨宣傳的主要根據，林彪也就靠此起家，但在公報中卻隻字不提，顯見毛澤東是有意在貶低軍人的重要性，間接當然是對付林彪。

這一點還是比較隱晦的，最重要之點是毛澤東着手在共軍中扶植起反林派，而且還不止一派。在文革期間毛、江兩人就有意拉徐向前以抗林彪，因爲今日共軍中存在的山頭，也祇有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系與新四軍系可與林彪的紅

軍計劃並未變更，祗是將目標由中央移到地方，首先被看中的是出身紅四方面軍悍將，有「火車頭」之稱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文革初期，許世友是反毛的，不但命令南京軍區幹部學習劉少奇的「修養」一書，還閉門大殺過「革命羣眾」。在毛江的法條來說，是屬於十惡不赦之類，替他出謀定計的譚震林已經打入十八層地獄，何況擔任劊子手的許世友。但許世友並未受到處分，毛林最初電召許世友到北平開會，許世友竟然抗命，後經江系大將張春橋（兼任南京軍區政委）親自到南京來勸說，許世友始勉强成行。到北平後，江青會去說服動員三個晚上，個中經過如何，不必深究，但從此之後，許世友變成了毛江的忠臣。

其次要說到李德生，此人也出身紅四方面軍，但地位甚低，不能與許世友、陳錫聯等人相比，在文革前也祗是四十七軍軍長，原有的軍銜祗是少將，文革後因為與江青發生聯繫，一路扶搖直上，由安徽省革委會主任而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現在又一躍而為總政治部主任。此職過去在共軍中地位之重要，僅次於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毛澤東自己擔任過總政治部主任。以後換過王稼祥、李富春。共黨據有大陸後，總政治部主任一直由毛澤東親信，「三灣子弟」羅榮桓擔任。羅死後由當時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也是湖南人）繼任。譚政犯錯誤被黜，代以林彪心腹蕭華。蕭華被江青擠垮後，虛懸數年，竟然換了李德生，相信事先誰也料不到。羅榮桓是「元帥」、譚政是「大將」、蕭華是「上將」、李德生僅是「少將」。雖然共黨功名是爛羊頭，但像這樣一步登天的也前所未有。可見毛江大力提拔李德生，必有陰謀。目前劉鄧已倒，再要佈局鬬爭奪權，祗有對林彪了。

林彪也久經大敵，而目前又處於進得退不得之境，再想照過去舊例，以緘默過關，勢不可能，因此林彪也就對毛江展開反擊。

在理論上，林彪乘建軍節之便，推出了兩個文件要全軍學習，一是毛澤東在一九二九年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一是林彪一九六〇年發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議」。這一個事情的重要不在這兩個文件的本身，實際上都是陳腔濫調，了無新義。值得重視的是林彪藉這個文件把自己提高到與毛澤東並肩，並且開始為自己製造理論的根據，在過去祗有毛澤東才有權力發表理論性的文件，而今林彪也能了，可見接班人的條件已經具備，隨時可以接班了。

不特如此，最近對林彪的宣傳文件也出籠了。筆者就看到兩種，都是六十四開本的小書，一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副統帥」；一是林彪幾名忠實部下周赤萍等人寫的歌頌林彪的文章（總名已記不得）。兩本小書都把歌頌毛澤東的詞句，逐漸轉移到林彪的身上，而且發到海外要幹部工人學習。這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也不是普通幹部能決定的，一定是林系頭頭有計劃的安排。

還有一件小事，兩年前在本港的人都知道左派書店、百貨公司毛像章之濫成災，據說種類超過兩千，蹧蹋的錢難以數計。當時左派人士上班時都要戴毛像章，有的不止戴一個，一位女明星被遞解時，身上竟然佩了幾十個，宛如盜

一回事？始終沒有人用心研究過。最近據日本通訊社發出的消息，在火車又見到幹部戴毛像章，但不是毛澤東一人，而是毛林合像。如果此說屬實（按理應該不假），則林彪奪位之心，已迫不及待了。

毛林鬬爭不但在中央，就在地方上也有許多處短兵相接。例如湖南軍管會主任黎原，本是林彪部下卻投向江青，得江青全力支持，壓倒當時的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出任湖南革委會主任。這件事林彪始終存有芥蒂，一心一意要對付黎原。九全大會黎原祗當選了候補中委，副主任華國鋒卻當選中委，已見惡兆。從今年四月起，黎原即不知去向，湖南革委會主任調了原在廣州軍區任職的卜占亞接充，林彪終於奪回了湖南的控制權力。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毛林火拚是必然的，除非兩人中間短期死掉一個，否則火拚之事即將出現。一旦發生毛林奪權鬬爭，無疑是中共建黨以來最大的一次戰鬬，也是最狠的一次戰鬬。究竟誰勝誰敗？事情也難說得很。就實力而言，自然是林彪佔先。但在聲望方面仍然是毛澤東勝一籌，尤其林彪過去捧毛澤東的肉麻話全說盡了，此時突然要來一個大轉變，指毛澤東是「工賊、叛徒」或「國民黨特務」，畢竟有點說不出口。為林彪計，最好辦法仍是步隋煬帝與朱梁均王友珪的後塵，明明一刀把老子穿死，然後再來一個大出喪，尊之為太祖高皇帝，比較順理成章。但目前天下已不是林彪一人的，到時會不會有勤王之師出現，取林彪而代之，亦難斷定。如果毛澤東在與林彪鬬爭中仍然獲勝，則可以斷言也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是替周恩來舖路，就是替黃永勝打天下，江青繼承的可能性則微乎其微。

北方有句俗話：「要得刼數回，必須賊殺賊。」歷代流寇皆以合夥始，而以自相殘殺終，赤眉、黃巾、黃巢、張獻忠、李自成莫不如此，這是流寇必經之路。毛澤東不能跳出歷史圈子之外。

預　告

台北李宗黃先生駁本刊一三〇期鐵嶺遺民先生「李宗黃為何要苦苦誣賴蔡鍔」之來信，及鐵嶺遺民反駁李宗黃之來信，三篇針鋒相對的辯論文，準於下（一六〇）期一次刊出。本刊為文史上是非眞僞之爭辯，一貫主張辯論到底，這一次由香港爭到台灣，最為熱鬧，敬希讀者注意。

紅朝外史

聶榮臻和李富春復起

從十・一活動情況來看中共動向，已連寫了三篇，這是第四篇，以作結束。

在十・一活動中，値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兩個非毛派人物的復起。一是聶榮臻，二是李富春。

李富春原是毛澤東的死黨。早在中共建黨初期，毛澤東和蔡和森等就搞過小組織，蔡和森是毛澤東的湖南同鄉又是長沙第一師範同學，而蔡和森是中共留法分子的頭頭，當時周恩來等都在他的領導之下，蔡和森的妹妹蔡暢和毛澤東也是故交，在法國期間與李富春戀愛，嫁給了李富春。蔡和森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共清黨之後，被逮捕處死，蔡暢和李富春仍與毛澤東保持密切關係。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搞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時，李富春開始與毛背離，他是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主任，毛澤東搞的那一套，他首當其衝，對「三面紅旗」的荒謬他知道最深切。他於是從一個擁毛者，變爲反毛者。

一九五九年九月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迫於形勢在政治局中退居第二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決定，廬山會議正式批准），由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黨務，收拾「三面紅旗」的殘局。但是實際負責執行則是掌管經濟工作的李富春，及財政部李先念。因此在「三面紅旗」破產，毛澤東倒霉養晦的時期，李富春和李先念則成了當紅的人物。換言之，二李是執行劉鄧緩和路線最主要的負責人。

因此，在「文革」掀起之後，二李都成爲毛派紅衛兵的揪鬪對象。李富春帶着病被鬪爭，幾乎被鬪死。後來他與李先念、聶榮臻三人，都經周恩來力保才得過關。可是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事件發生之後，聶榮臻遭毛澤東女兒蕭力的砲轟再度跌落，被指爲搞「多中心論」的典型分子。而李富春於過關後，在公開露面場合，排名第六位，僅次於毛

間，排名突然暴跌，九月「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更是一落千丈，被擠出「十三太保」的班底，後來就幾乎完全不露面了。九大之後，仍然是若隱若現，奄奄一息。可是在這一次十・一活動中，卻列爲顯著地位報導。在報導名單裏，中間突出，另起一行稱：「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聶榮臻本來也弄得面目晦暗，消聲歛跡，這次也以同樣突出方式報導，稱之爲「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發展經濟・保證供給」

自從去年十月，「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道路」，筆者即判斷，新當權派在恢復劉鄧舊當權派的經濟路線。因爲在那篇文章中透露，要學西方的科學技術（一反毛澤東打倒「洋框框」的主張），要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接受外國援助（明顯與毛的「自力更生」對立），而總綱領則是：「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先導」，正是劉鄧在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五期間所領導，二李所執行的那套「恢復、調整、鞏固、提高」政策方針。

既要恢復劉鄧的舊經濟路線，那麼不如把執行舊路線的識途老馬請回來。這大概是李富春復起的主要原因。如果推論不錯的話，今後李富春的露面機會必將越來越多，且越來越顯要。北平十・一遊行一個口號是「發展經濟，保證供給」。已可知其中消息，顯然與毛澤東所喊的「一不怕苦，二不怕

黃卓明先生

最近看見聯大書院的校慶特刊，刊登了黃卓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記一幅小山水」，該文在附記中說：

「**本文曾在某文藝月刊發表，唯刊出時錯漏頗多，且誤刊了另一文作結。故特將原稿重刊一次，以表歉意。**」

筆者閱讀了這篇文章以後，覺得它描寫的手法有點近似朱自清先生的「一張小小的橫幅」，寫得相當細緻，歷歷如繪。這篇文章所記雖然是山水，可是也隱約的暗示了中國人厭惡暴政的呼聲，文章說：「畫上沒有題識，許是碍於文字獄所致，使一般文士，不輕言志。」至於本文在修辭鍊句方面的成就，亦造詣甚高，這兒不想一一列舉了。爲什麼作者要將該文重刊一次呢？作者所指的「某文藝月刊」是「文壇」？是「純文學」？抑是「當代文藝」？筆者想瞭解一下眞相，原來卻是「當文」！

筆者將「當文」所載與「聯大特刊」對照一下，發覺黃卓明先生的原文確和「當文」所載相去甚遠。據筆者判斷，「當文」編者必然將原稿擅自刪改甚多，使原稿面目全非，故原作者黃卓明先生不得不將該稿重刊。本來一個編輯，應該有權刪改作者的稿件的，但必須刪改得比原文更精彩，而且絕不應喪失作者的原意，更不能把佳句改爲劣句，或加「蛇足」。昔人有句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有人將「德」字改爲「風」字，由於這一改，使全句生色。這種刪改，確實令人拜服。據說梅蘭芳崑曲之辭句，是由羅惇曧鑒定潤色，然後演唱者。一夕，梅氏演唱嫦娥奔月一劇，曲辭引用李商隱詩：「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時龍陽才子易實甫適在座，大喝倒采，抗言曰：「嫦娥焉能自稱嫦娥？」梅氏自稱不才，低首求教。易才子命將「嫦娥」改作「而今」。後梅氏將此事告知羅惇曧，羅亦拍案曰：「如此一改，乃天衣無縫矣！」至於有人將「迅雷不及掩耳」一辭，改爲「疾雷不及塞耳」，這一改，就是「點金成鐵」的工夫了。蓋「掩」且不及，何有於「塞」？

裝扮全黨全軍一致擁毛，而內裏又實行與毛思想背道而馳的政策。這種酷似劉鄧當權時期的情況，毛派的術語是「打着紅旗反紅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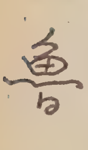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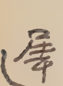
毛、林頭痛的地頭蛇

林彪在文革期間曾說過：「最頭痛的是北京軍區和武漢軍區」。武漢軍區爆出七·二〇事件，事實俱在，容易了解。「北京軍區」何以使他頭痛呢？這因爲「北京軍區」的部隊，即山西、河北兩省，北平、天津兩市的部隊，多是聶榮臻的舊部。在抗日戰爭期間，聶榮臻即負責晉冀察邊區的軍事指揮，戰後的內亂時期，他是華北野戰軍的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他又出任第一任總參謀長。一直是華北的第一號地頭蛇。

目前「北京軍區」代司令鄭維山，總參謀長黃永勝都是他的舊部。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澤東、林彪發動軍事政變時，曾從東北矯令（？）調來牟立善的第三十八軍。牟立善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出任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他又出任常委；可是不久即消聲歛跡了。從一九六八年起，即不見他出頭露面，顯然已被撤換了。這說明，駐華北的共軍部隊，根深蒂固，自成一個山頭，排斥外來部隊。這個大山頭的頭子則是聶榮臻，難怪要被指爲「多中心論」的典型，而使林彪頭痛，束手無策了。

聶榮臻自從一九六八年春天被轟失勢，去年四月「九大」雖然被選爲中央委員，但可能是與陳毅、徐向前一樣都被當做「反面教員」。現在突然以軍委會副主席銜頭重新亮相，表示他已恢復了若干軍事權力。

舊當權派第四號人物李雪峯之出任河北省革委會主任，以及河北省軍區的人事如軍區司令馬輝等幾乎未受文革影響，全部留任，皆說明這個山頭非常堅固，仍在使毛澤東、林彪頭痛。聶榮臻之起，可能正是「頭痛」無法醫治的結果。

的「歉意」

半牌教師

動而且鮮明耀眼的佳趣便喪失不少了！聯大特刊：「水面泛着一葉扁舟，隱約看見一人披着簑，彎着身，在努力馭楫，欸乃之聲，由遠而近。山的鬢邊，有一行白鷺，飛向青天：……」「當文」在「披着簑」的簑字下面加上了「衣」字，這雖無大碍，但在誦讀時，顯然比原作遜色。又「當文」在「欸乃之聲」上面加上「彷彿聽到」四字，這更犯了王國維所說的「隔」字的大忌。又原作「山的鬢邊」一句，「當文」改爲「山頂上」。這一改，不但喪失了原意，更證明了改文者的文學修養十分低，正所謂「點金成鐵」！一個小學生可以這樣改人的文章，一位「教授」，「當代的文豪」怎會如此？實在使人奇怪！至於原文「右手拄着扶杖，左手向前搖擺，似向舟中人招手」這一句，「當文」改爲「右手扶着杖」，這一改，也遠遜於原文。「拄着扶杖」的「拄」字，多麼傳神！改過以後，文字仍通，但僅似小學生的文句了，不似「教授」或「當代文豪」的手筆！

原文：「葉叢中藏着鶯兒，在那裏聲聲求友？」「古人以『咫尺千里』，形容畫工之妙，這畫實在當之而有餘！」這些句子，「當文」改爲「似在嚶嚶求友」，改爲「實在當之無愧」。這一改，也就暴露出「教授」兼「文豪」的底子了：不准自鑄新辭，改得很糟！

更妙的是：在原文以後，「當文」竟然加了一大段「蛇足」說：「看完這幅畫，眼睛有點發疲，但心情卻爲之開朗曠達。拉開百葉窗，驀的抬起頭來，接觸我的視線的卻又是一幅現實的畫面，一排排火柴盒似的高樓大厦。：：」這一大段蛇足，我不便全部引錄下來，我只想指出一點：這一段話，有點文不對題。怪不得黃卓明在附記中說：「錯漏頗多，且誤刊了另一文作結」了。

據筆者所知，黃卓明先生現任聯大書院教育系代主任，「自封教授」擅改其文，黃先生祇自表歉意，可謂忠厚了。其實黃先生大可不必更正，因爲「自封教授」可以修改魯迅的文章，也可以修改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故其擅改其他作者之文章，擅畫蛇足，曾何足怪？須知改寫文章，實爲「自封教授」的拿手好戲，也是「當代文豪」成名的絕招！

這幅小山水，是畫在碟上的，面積圓形，直徑十吋四分，碟底鑄了「雍正年製」四個篆字。畫的幅度是六吋五分，狀如滿月。其餘的位置，色澤翡翠鮮明，鑲著暗條花縷，朵朵瓣兒半露，非常悅目。

畫上沒有題識，許是礙於文字獄所致，使一般文士，不輕言志。然畫的每一丹青，或隱或現，或深或淺，都玲瓏有致，曲盡其妙。畫面的上方，祇是輕輕一抹，橫著如眉似的青山，隱隱地浮在迢迢的水面，迂迴縈遶，襯託著燦白的行雲，湊成了水天一色，掩映成趣。水面泛著一葉扁舟，隱約看見一人披著簑，彎著身，在努力馭楫，欸乃之聲，由遠而近。山的鬢邊，有一行白鷺，飛向青天，鑽入了乳骼般的雲端。

下方的中央，是一幅平坦的陸地。地上鋪了綠草，疏落地俯伏著，無盡的白水，把它重重圍住——髣髴是一個小島。島上有屋椽兩間，是茅草木塊蓋搭而成；一草一木，清晰明辨。兩屋斜斜並列，面水背山，中間隔著一條橫巷，柴門深鎖，各自成家。左屋的邊旁，遍植了新篠嫩柳，丰姿放浪地搖曳。枝葉像剛洗過似的，也許雨過新晴，故樹梢枝頭，尚有殘痕殘滴，晶瑩可見。

屋的右側，堆滿了花青。一條曲折的小徑，蜿蜒地沿著岸邊。低窪處雖滿是泥濘，但卻有人行走：一個是老翁，青衫黃履，鬚髮皤白，有微鬚，宛如一勾新月。右手拄著扶丈，左手向前搖擺，似向舟中人招手。他的步伐穩健，精神矍鑠，那喜悅的情懷，全無半點老邁的神態。一個是男童，年約十來歲，衣褐藍鞋，雙手抱琴，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匆匆地向前走去。

屋角的右邊，泥巖亂疊，形成一個小岡：岡上有樹三株，右邊是淺綠的槐樹，左邊是蒼勁的棉樹，中間的是杏樹，散亂地吐著春蕾，紅紅的，紅得像一爐火堆。它們分別盤踞著，互不相干；唯枝柯交錯，樹影婆娑。葉叢中藏著鶯兒，在那裏聲聲求友？花下底有蝶兒飛舞，燕子裁衣：……

最右的轉角處，是一列高山，石青色的，山坡連著屋脊，峭壁陡起，懸崖尖啄，形勢極其雄壯。山上一片白雲，沒掛戀地飄浮著。雲的潔淨、柔軟，如美人頸上的輕紗，格外覺得純潔、和平、清朗。

這幅畫，雖是畫在碟上，面積祇有六吋五分高，但布局的經濟，線條的細緻；色調的柔和，情韻的濃厚，在在引人入勝。古人以「咫尺千里」，形容畫工之妙，這畫實在當之而有餘！我看了這幅畫，頓覺觸懷析醒，恍如身在蓬萊，優游自在。留戀之餘，乃將畫意細細寫出，以供眾覽，並志不忘。

這是聯大校慶特刊上黃卓明先生的原文，原擬照排，故將標題與附記劃了。

海外見聞錄

威震阿拉伯與達揚齊名

以色列最成功的間諜——羅茨

天涯客

到了開羅的第二天，以色列的情報軍官羅茨少校，就向旅館裏打聽：「這裏最大的跑馬場在那裏？」

人們告訴他：除掉最大的「賽馬場」以外，開羅最講究、最高級的跑馬場，就要算是那有名的「騎兵俱樂部」了。

提起「馬」和「跑馬場」來，羅茨當然是個大行家。站在欄旁，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滿場都是些賽馬名駒，而最出色的一匹，卻是那個又高又大，毛亮如油，英挺無儔的火炭棗榴馬。

當此馬的主人，穿着英國最漂亮的騎裝，最高貴的馬靴，鏗鏗鏘鏘地走過他身旁的時候，羅茨馬上就用一種帶着濃厚德國口音的英語，向他說道：「好一匹神駒！我從歐洲、美洲到澳洲，這樣的馬，還是第一次見到！」

這一個「馬屁」，馬上就拍到了最合適的地方。馬的主人停下了腳步，友好地微笑着走向他的身邊，非常客氣地做了一個自我介紹：「敝姓戈若布。——是埃及的警察總監。」

羅茨也馬上背了一通他的履歷。什麼「德國人」呀，在「慕尼黑有個很大的飼馬場」呀，「現在到阿剌伯來訪求名駒賽馬」呀……。說得個天花亂墜，不亦樂乎。

分手的時候，兩個人還交換了名片和通訊處。只不過那位「警察總監」在走路的時候，覺得有點飄飄然比別人又高了一截。——一位從德國來的「飼馬專家」，向他保證：像他的火炭棗榴馬那樣的龍駒，恐怕是走遍天下，找不到第二匹的！

交上了朋友，這到底是運氣呢？還是天才？無論如何，坐在台拉維夫軍事「情報局」的那一批人，總會嘆口氣道：「羅茨這小子，眞行！」——說不定還會從此以後把他當一個範例。動不動就會向別的間諜說：「什麼叫困難？在開羅替以色列當間諜算不算困難？——可是，我們在那裏的人，頭一天就變成政府大亨的密友。這不是天才，又是什麼?!」

當天的傍晚，羅茨正穿好了白色的晚禮服，準備到樓下的舞廳裏，去和那些埃及大人物的妻女和情婦們，鬼混一番的時候，茶房忽然告訴他：「樓下有兩位高級警官想見你。他們有一樣東西，非要面交你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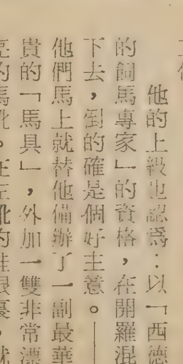
羅茨最自然的一個想法，就是：他們發現了我！眞糟糕，頭一天到開羅，就進了他們的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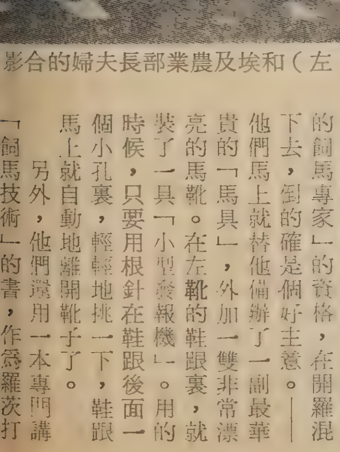
可是，六分鐘之後，羅茨又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那兩位高級警官非但沒有替他戴上手拷，反倒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道：「警察總監戈若布將軍，派我們恭請先生去參加我們的招待會。請先生務必賞光。」

一到了那裏，羅茨才知道：這個雞尾酒招待會，原來是爲了歡迎他才開的，主人當然是戈若布將軍。不過，羅茨在他的嘴裏，已經變成了「一個非



羅茨太太（左）和埃及農業部長夫婦的合影





就在這一天晚上，羅茨接到了十三位高級軍官的邀請，而且也馬上變成了那個「騎兵俱樂部」的榮譽會員。——從此以後，他白天是「騎兵俱樂部」跑馬場上的明星，晚上就和埃及的一些高級軍官，在女人的大腿和香檳酒之間鬼混。沒有多少時候，就成了開羅「上流社會」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德國馬迷」。

這樣混了兩個月，羅茨已經在埃及打好了很好的基礎。「朋友」要多少，就有多少；宴會和應酬，也是要多少，就有多少。開羅有地位的人，非但對他沒有一點排斥和懷疑，而且還多多少少以能夠和他交往爲榮。

按照他和特務機關的約定，羅茨又從開羅回到了歐洲。先在西德慕尼黑辦了戶口登記，然後又在瑞士租了一所房子。繞了好幾個大圈子以後，才跑到巴黎的以色列特務機關去「彙報」他的工作。

他的上級也認爲：以「西德的飼馬專家」的資格，在開羅混下去，倒的確是個好主意。——他們馬上就替他備辦了一副最華貴的「馬具」，外加一雙非常漂亮的馬靴。在左靴的鞋跟裏，就裝了一具「小型發報機」。用的時候，只要用根針在鞋跟後面一個小孔裏，輕輕地挑一下，鞋跟馬上就自動地離開靴子了。

另外，他們還用一本專門講「飼馬技術」的書，作爲羅茨打

唱機、錄音機、沖拌機一類的東西，好讓他能送給那些在開羅的新「朋友」們。

在從巴黎回到慕尼黑去的路上，羅茨在火車裏遇見了一位金黃頭髮的美人。不過三分鐘的功夫，羅茨就已經有了一種「一見鍾情」的感覺，忙不迭地告訴她：「我住在慕尼黑，不過馬上就要搬到埃及去了。——因爲『馬的生意』在那裏最容易賺錢。」

那位「美人」，是個小時候就流亡到了西方來的東德難民。二十八歲了，不過還沒有結婚。一向在美國邁阿蜜一家大酒店裏當「交際科長」，現在是回來休假和省親。

五天以後，他們倆又碰頭了。從此，也就再沒有分開。——到了羅茨非要動身回埃及去不可的前兩天，他左思右想，實在找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索性把心一横，沒有向上級請示，就先向韋爾桃——那位金髮美人——求婚了。而且也告訴了她：自己在開羅的眞正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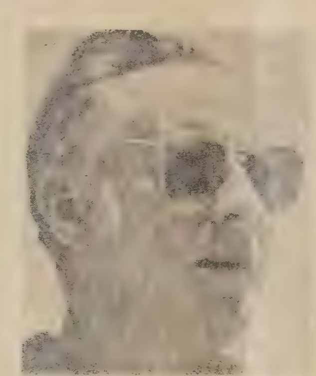
這也許就是西洋女人最值得讚美的地方：一朝愛上了你的話，只要沒有人闖進來搞三角戀愛，她對你眞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因此，爲了愛情而殺掉自己的父母；爲了愛情而心甘情願地去當野雞養活丈夫；爲了愛情而跟着男朋友去搶、去偷、去殺的西洋女人，實在是比比皆是的。這位韋爾桃也


羅茨的上級——以色列的特務首領密爾上校

當了間諜，就不敢愛你了。——你就是個銀行搶匪，殺人兇犯的話，只要我愛你，我就跟着你走到天涯海角！」

他留在歐洲的最後兩天，就成了他們倆的「蜜月」。然後，羅茨帶着十七口大皮箱，一部新汽車，浩浩蕩蕩地回到開羅去了。

那位「愛交朋友」的警察總監戈若布將軍，親自跑到碼頭上來接他，當着許許多多的人和他很熱情地擁抱了一番。他的十


以色列的英雄——「最成功的間諜」羅茨。


的羅茨夫婦——在台拉維夫

過「從德國帶來的一點土產」之後，他和開羅那些「老朋友」們的交情，當然就更深了。跟着又是一個接一個的酒會和「派對」，更使他交了不少新的朋友。——久而久之，他在台拉維夫的以色列總秘密機關裏，就有了一個外號，叫做「香檳間諜」。

他在開羅做的第一筆「馬生意」，就是他的「老朋友」戈若布將軍介紹的。埃及的農業部可以代他買一批「名駒」，每匹的價格是埃幣一百二十鎊。不過，翻譯的人卻故意向羅茨說：「你的運氣眞不錯，每一匹只要一百七十鎊。」羅茨雖然阿剌伯話說得和阿剌伯人一樣，但卻一聲不响地讓他敲了竹槓。——反正過了不久，以色列的特務機關就拿着這個「把柄」，去找了一次那位翻譯。一點事也不費，幾句威脅利誘的話，就使那翻譯成了他們在農業部裏的「坐探」。（二）


羅茨的好朋友——埃及的警察總監戈若布將軍

戈若布將軍和羅茨夫婦

「十一·一」三結合聚餐側記

·方程·

△十一月一日是萬人雜誌三週年紀念日，宴，編、作、讀三者台齊歡聚餐的大日子，是天下午四時卷定，阿方便急不及待的翻出手套舊軍服西，乘的士上頭等，還未到已是趕到現場。阿方少去飲宴應酬，不熟地頭，幸而在街邊道口下了車，一眼便看見「海江飯店」的大字招牌，「海江何海，江海海江何江」，正是一臺萬人會」的所在地。

△踏上海江二樓，一手拿着「迎賓」牌，跟阿方年齡不相上下的小伙子早已迎候恭候，接收了餐券，發回抽獎證，又親手替我扣上姓名牌片，其與三落力之周到態度，眞可以說萬人是迎賓之。簽名之後，抬頭便見到長老編，「如張達長」不自先說，出其克難手法，牛老公請便把阿方「拉」了進去，原來頭頭老萬一干人等已經「逢到必至」，阿方未見過萬人傑其人，此際「萬」「方」環目，見面不如聞名，大概互有同感。

△六點半鐘左右，讀者先後到齊，羣賢畢集，男女老少，濟濟一堂，年齡由十多歲到七、八十歲；身份由老闆、工人、社團首長、醫生、護士、職員、小販、校長、學生、有年教員、半唐教員、教育教員到剛從大陸偷渡來港的同志；服裝由「短打」、夏老衣、畢挺西裝到唐裝、迷你裙、中山裝、名貴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儼然一個大型聯合國。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總統而言之，都是萬人傑心中的死黨，毛共港共眼中的死敵。

△一位男讀者老遠從石崗趕來參加，熱誠可感。另一位聽覺不便的老讀者見了老萬，激動得難以說話，握手後只會翹起大姆指，讀老萬了不起。「半唐水」的老萬，不知幾時學會了「手語」，也翹起手指跟那位讀者交談，姆指毛指一來一往，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此之謂歟？

△這邊廂青年漫畫家蕭以敬身陷重圍，被讀者左右夾纏，求他即席揮毫。小蕭一揮而就，毛、林之流當場現形。有位讀者拿了本矢自鳴的「臺王圖香江」求得小蕭在扉頁上畫上毛丑的醜態，再請萬人傑簽名。老萬鐵畫銀鈎，一筆直貫毛頭腦袋，毛頭若有第六感，相信此刻一定在大感頭痛。

△萬人傑說了短短兩句開場白，隨即開始介紹作者羣像，由於「舊馬」馬森亮去了三藩市，司儀一職轉由大隻佬馬影擔任，由老萬鑑譯，「新馬」聲如洪鐘，挨次點將，只見鐵嶺遺民岳騫一馬當先，登台亮相，此公一派學者風度。趙滋先生卻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大概他在說「香港閒話」或者說「相聲」起勁了，聽翁道貌岸然，笑起來像一尊彌陀佛。台柱登台，掌聲雷動。接着上台的是不修邊幅，據說那天還梳了頭髮的蕭以敬；溫文儒雅，一表斯文的黃思騁；一點也不似丘八的壇主董力行；其人並不小的小鍊曾憲光；（曾憲光剛好名門，笑不攏！這一笑老，藉上數紋、最尾魚紋，真手假手，原形畢露，千奇百怪，歎爲觀止！

△部分作者因爲另有事，未能分身參加，因此很多讀者想聽聽高雄的林佳慧、魯迅的新聞事故、古馬書生的「老吳人語」、史達天的評論、老李的評論精彩、黃燦的「時聞雜話」、香叉鄉的「比較古注」，只創辦的近代史實，[illegible]的海外見聞，無辜教師的成語註釋……，都是老吳未能回國，完讓之餘可惜，萬人傑笑着說：「三師教師大奇仁着改三毫子的作文算去了。」阿方心想：還有黃海照呢？莫非仁着改青治要唱和打油詩去了？二知又是不是跟三樓去答去了？

△大家都希望見見引起一次「嘉大」的「老張」讀去，據司馬長風說，「老張」是某報社公司的專欄作者的太太，他已做了「張」，其人並不「老」，這次因事不能參加，唯有他道歉，這造了十位來老賓。大家未見「老張」出場，頗感失望。

△宴會快一「開」時，[illegible]，大家[illegible]向萬人傑要讀這作品的讀者，[illegible]。萬人一[illegible]，求着不拒，一個筆走龍蛇，一個如張天師畫符，應接不暇。有位小姐牢牢着請老萬簽名，老萬手已無措，忙說「平身」不迭。

△獎品琳瑯滿目，堆積如山，手錶、墨水筆、收音機、唱片、書籍，精神糧食與狀元糧食應有盡有，據說總值超過五千港元，其中最有價值的是蕭醫生贈畫的萬寶和丁毛丑先生的中華名畫，其次是士心、范子登、封[illegible]的水墨丹青，都成了衆「望」所歸。阿方如入寶山空手回，幸而抽到老萬簽書一本，還給老萬順手牽羊，奪上大名。阿方所獲獎品總值超過十元，總算值回票價。

△酒菜上桌，編作讀濟濟大嚼，有的說什麼「風捲殘雲」之食；有的說「無幾近其」；有的說曾憲光一盤讀者的「[illegible]」，是耶非耶？小蕭則心自謂可也！「油泡蝦仁」上席時，阿方忙於接領獎品，回座時已是「蝦去油空」，徒呼荷荷！爲免蝕底，跟着的這道金錢雞燒雞，阿方搏命起筷。同席的萬夫席可謂不要腹，食無求飽，團團轉忙着敬酒、簽名，老萬吃進肚子裏去的究竟「是魚是鳥」？相信他自己也矇查查！

△頭頭敬酒回歸，鄰桌忽然有人霍然起坐，舉杯疾呼「萬人雜誌萬歲！」「爲編作讀三結合乾杯！」一鳴驚人，跟着一呼百諾，聲震屋瓦。十點鐘左右，三百多人先後飲飽食醉，在「大開門」唱片聲中紛紛道別，期以明年再見。

△老張急性子慣了，遞了兩張白紙給我，喝令阿方一邊吃一邊寫現場花絮。阿方既無七步成詩之捷才，又無張帝之急智，立即以太極招數化解，只答應

週年讀、作、編者聚餐聯歡紀盛



老張宣佈：「請各位作者出台亮相。」此話一出，便獲得一陣喝彩，掌聲雷動。



餐會開始，各就各位。老萬在說：「各位！今是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在四面掌聲包圍中，這位向讀者作揖打拱的青年作者，你猜是誰？



司儀馬影在宣佈：抽獎開始，請各位帶着碼到前面來領取獎品。



老萬率領編、作者向讀者敬酒說：「小姐！乾杯！」三位小姐飲的都是可口可樂。



老萬向抽得「中華國寶」的讀友握手道賀：「老前輩，你買馬票的話，實中。」



不忘本業

萬人傑

有朋友告訴我這麼一個故事：一個開小酒家發跡的財主，現在的財富，已有五百萬以上。五百萬的財主，在香港不算甚麼；不過有了這麼多的錢，照理可以嘆世界，過優遊歲月了，可是這位六十多歲的老頭，並沒忘記他的本業。

老頭以前是在小酒家燒臘檯中工作的，一天燒鴨、油雞、叉燒的斬個不停，斬了幾十年，對這些燒鴨，油雞，叉燒大概也有了感情。現在發了迹，手上的小酒家，在港九新界至少擁有十家八家，生意都十分興旺。這些小酒家，每天給老頭賺進大把鈔票。但老頭不回去享福，每天還到中環他發迹的老號，在燒臘檯中工作一兩小時，然後，到一家數十年來常去的茶樓嘆其一盅兩件。

如這老頭，可謂不忘本業。和另一個人們慣常講及的故事剛剛相反。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苦力買了一張馬票，馬票放在他挑擔用的竹升裏，牢記了馬票號碼。到馬票開彩之日，他的號碼居然中了頭獎，一百五十多萬，頓成巨富。苦力高興得要發狂了，把與他爲伴多年的竹升往海裏一丟，得意洋洋的道：「媽的，今後還用給人挑東西嗎？」

竹升丟掉以後，當晚才記起馬票放在竹升內，要回頭找，已不知去向。馬票雖中，他還是依然故我，仍舊要靠竹升討生活。

燒臘檯的老頭和這苦力，情形剛剛相反。在這兩個人物中，我頗喜愛老頭子的富有人情味。

不少朋友問過我：「老萬，你中了馬票，還寫東西嗎？」

但我說：「中了馬票，我仍然要寫。」我認爲手上有了錢之後，寫作是一種發洩感情的消遣，不再是苦事。

那時，在一個幽靜的環境中，仔細構思，想到週詳，然後下筆，絕不用像現在這樣，在排字工友再三催促下才執筆草草書成。現在這種寫作方法，簡直是一種債務，永遠付不清的債務，那得不苦？

凡是做手作的人，多數難忘本業。不少理髮店老板是親自動手，而且比伙記們做得更賣力。當然他們大半目的在賺錢，但也有興趣和不忘本業的成份。

發了迹能不忘本業的人，是值得敬重的，這是他忠於某一種工作的表現。

我有一個朋友，他家裏有各種各式的老爺錶不下二百個，這位老先生有空時就把百多二百個錶拿出來對時間，校到它們一律爲止。

這位老先生現在是千萬富翁，但三十年前卻是街邊的小修錶匠。

不賭馬的會員

賭馬，在香港是那麼狂熱，莊先生卻是不喜歡的少數人之一。不但甚少進馬場，連買三二十元外圍也少之又少。他對兩隻腳的動物比四隻腳的動物興趣濃厚得多。可是，他最近竟加入香港賽馬會爲會員了。

莊先生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物，大機構經理，所有香港有辦法的人他都認識，所以，雖然加入馬會爲會員被認爲最困難的事，他也有辦法搞掂。

感到奇怪的朋友，見了他不禁問起。莊先生笑說：「我之加入馬會，完全是爲了太太的原故，此莊先生未成爲會員前，每次賽馬，她都出盡辦法撲馬牌。她的「天地綫」十分多，貼士滿天飛，賽馬前夕，家中電話是她專用，一晚講個不休，第二天用一隻大手袋，携備所有貼士資料進場。莊先生自己雖沒興趣，爲了太太的愛好，特地運動加入馬會，無非爲免太太每次撲馬牌的緊張。這樣的丈夫，總算不錯了。

朋友和莊先生談起，莊先生拈鬚微笑道：「這叫做一則爲神公，二則爲弟子。我加入了馬會，兩家好。」

「你又不賭馬，有甚麼兩家好？」

「太太進了馬場，我還不等於『放假』？」莊先生笑道。

這次賽馬，一連三個星期六，莊先生等於放了三天假，十分輕鬆，司機送了太太進場，他開始活動起來，這三天的活動，肆無忌憚，在收音機裏聽到尾場跑完，就及時趕回家去，擔保不出事。

這是第一點好處；第二點，莊先生雖然不賭馬，平日卻頻頻到馬會，每次來，携同女伴，在餐廳喝酒吃餐，價錢便宜，簽單賒賬，身爲馬會會員，更可在女朋友面前威水一番。

莊先生加入馬會爲會員後，心情顯得特別輕鬆，認爲花這一點點的錢，有此收穫，十分値得。雖然不賭馬，別方面的收穫卻大。

但事情往往不可逆料，有一次莊先生樂極生悲，莊太太進場後，他在淺水灣頭，正跟一位長髮小姐，言笑晏晏，突然母大蟲出現跟前，嚇得他魂不附體！

原來這天莊太太携備三四千元現款進場，賭完第四場，已經全軍盡墨。她出來吃中飯時，要找莊先生撲水，打電話到公司他不在，起了疑心，親到公司向秘書小姐查問，秘書小姐亦不知老細行踪；再向司機追究，司機說老板沒坐他的車，莊太太更覺可疑，馬上叫司機開車送她到山頂、石澳、淺水灣等地搜索，果然在淺水灣找到他。此後，莊太太後事如何，讀者可以意想得到。

黃毛丫頭戲弄楊森

胡實

有爲，有守，有功國家。」這是民國五十三年，湖北軍界耆宿賀國光，恭祝今日台灣體壇盟主，四川名將楊森將軍八十大慶的壽聯。

依該聯寫作時間推算，楊森將軍今年的高壽，應該進入八十有六了。抗戰時將軍任第廿七集團軍總司令，曾駐防湘北五年。筆者每往訪問，必先接受楊漢域、楊幹才諸兄提示，應對間萬勿觸犯總司令所忌。第一，不可稱爲惠老，祇可尊爲惠公（將軍號子惠）；第二，不可問及年齡，祇可譽爲英壯。否則，休想嚐到楊總部的拿手川菜。將軍統兵參加抗戰之初，適屆五十三歲。所謂春秋鼎盛，正立功立勛的大好年華。稱爲惠老，似有譏爲腐朽無用之嫌。毋怪當時外來文電，上款凡稱惠老者，很少得到回復。聽說頂頭上司第九戰區薛岳司令長官，也因誤觸其忌，受過問而不答的沉默抗議。至於不肯問及年齡，無非受了「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的影響。其實上將退役，通常都在六十以後。當時即使公開眞實年齡，也不致妨碍勳業前程。不過筆者一向通情識趣，從未有負漢域幹才諸兄關照，明知故犯。因而楊總部一切馳名川菜，無不盡快朵頤。尤以那籠香而又脆，肥而不膩的粉蒸肉，迄今未遇任何川厨名製，堪與媲美。終八年抗戰，將軍雖因戰功升至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但所率基本部隊第廿軍的實力，迄未擴充，且見縮小。追隨將軍多年袍澤，以出路有限，發展無由，常向筆者大發牢騷。喊出惠公官階越做越大，部隊越帶越少的口號。國府似有所察，在勝利前後，令離軍從政，先後任爲貴州省主席及重慶市長。好像特爲將軍舊部，另闢園地安置。將軍在從政期間，又像一生多妻多子，和寧漢分裂時期進攻赤色政權一樣，產生過兩條轟動全國的花邊新聞。在貴州主席任內，看到參加軍訓的學生，依然保持淸末民初風氣，好穿長衫出操，不倫不類，擺出一派少爺兵姿態。曾下令必須一律改着校服受訓，表現尙武精神，發揚青年朝氣。可是學生仍有不少視爲具文，長衫出操如故。將軍大爲震怒，親持較剪巡視。凡見出操的長衫學生，一律代爲剪短。堂堂一省主席，不惜降充改裝裁縫，一時傳爲趣談。

在重慶市長任內，誤信鄉愚傳言，謂有一年華二九的楊妹，出生以來，未親人間烟火，僅賴生菓充飢，發育健壯如常。特接往市府招待所，待爲上賓。並向報界介紹，推爲重慶市寶。勸大家向楊妹學習，專吃生菓，當可爲國家節省大宗糧食。後經市轄衛生醫院醫生檢驗，發覺楊妹偸吃厨櫃預置有數的紅燒豬肉，騙局遂告揭破。百戰軍家，竟上黃毛丫頭的大當，祇好以驅逐出招待所了事。

文壇小掌故

左聯成立大會

慶餘

左聯的全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它是三十年代，中共上海地下黨爲進行文藝統戰所成立的一個秘密組織。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聯在上海北四川路竇爾安路中華藝術大學，秘密地召開了成立大會。據蔣光慈主編的「拓荒者」一卷三期（一九三〇年三月號）所載，當日到會盟員共有五十餘人，但列出名字來的，只有以下三十人：馮乃超、華漢、龔冰廬、孟超、莞爾、邱韻鐸、沈端先、潘漢年、周全平、洪靈非、戴平萬、錢杏邨、魯迅、畫室、黃素、鄭伯奇、田漢、蔣光慈、郁達夫、陶晶孫、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鏡我、柔石、林伯修、王一榴、沈葉沉、馮憲章、許幸之。

上列三十人中之華漢即陽翰笙，孟超姓袁，莞爾即佘懷，沈端先即夏衍，錢杏邨即阿英，畫室即馮雪峯，柔石即趙平復，徐殷夫即白莽。

大陸易手後，中共從國民黨檔案中，獲得最初參加左聯的盟員名單，計列四十八人。拿這個名單與「拓荒者」所載三十人對照，則沒有潘漢年，而多出以下之十九人：王潔予、馮潤璋、顧鳳城、許峨、馮鏗、王任叔、杜衡、蓬子、侍桁、吳貫中、魯史、劉錫五、葉靈鳳、戴望舒、徐迅雷、程少懷、陳正道、郭沫若、沈起予。

十九人中的王任叔即巴人，蓬子姓姚，傳說即姚文元之父，侍桁姓韓。

其實，這兩個名單所列諸人，有些當日並未出席成立大會，如郭沫若當時還在日本，郁達夫是魯迅提名，把他列爲發起人的，成立大會他未到。據說發起人中有茅盾，亦因時在東京，未列名。夏衍會說：出席大會的還有潘漢華，爲了安全未列其名。這樣看來，作爲發起人或最初加盟的，可能有五十餘人，而當日參加成立大會的則只有三十餘人。以潘漠華、茅盾未見名單之例看，胡也頻、丁玲、胡風等人，全可能參加大會或最初加盟而未出席。

這些人大部分是創造社、太陽社、我們社、引擎社、藝術劇社等左翼文藝團體的成員，不少是共產黨員與共青團員。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他們已開始籌備。成立大會時，首先推定魯迅、夏衍、錢杏邨三人爲主席團，繼由馮乃超、鄭伯奇報告籌備經過，魯迅、彭康、田漢、華漢，相繼演說，然後通過議案，成立常務委員會，選定夏衍、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非七人爲常委，蔣光慈、周全平爲候補。

一個生來兔唇、獨眼的醜女，去相館留影，洗出之後，她一看大發嬌嗔，認爲這家的攝影技術太壞，把她弄得七分不像人，三分倒像鬼。一氣之下，又去光顧人像寫生家。這次她學乖了，用手掩住她的兔脣（馬蹄）形嘴巴，擺出明星式的姿態讓人寫生，可是畫好之後，依然大發雌威，口口聲聲說畫家把她一對迷人的眼睛畫壞了。像這樣的無理取鬧，難道能怪那些攝影師和畫家嗎？

最近「當文」有一位××（××者人所共知之人也）說賣油郎在「曉鏡秘記」中，對林筑小姐那首密碼詩的解釋「淫褻不堪入目」，也有人罵賣油郎是「鹹濕作家」。這些人的論調簡直和那位醜女完全一樣，她不知道檢查一下自己的尊容如何，而只知一味責怪別人。

賣油郎雖然不寫鹹濕文章，但年青時看的鹹濕小說卻不少，許多禁書如金瓶梅、燈草和尚、痴婆子、肉蒲團之類通通看過；可是我以爲曉鏡的淫穢程度，不讓其中任何一本專美於前，只是她用了密碼遮蓋而已。因爲該詩成了雙方辯論的重心，不僅主編解不出，連林筑小姐也沒有膽量說出謎底，所以，賣油郎才自告奮勇，從旁揭開她的心底秘密（此事本不願再提令林小姐難堪，無奈當文非「掏糞坑」不可，所以只得奉陪到底）。如果用寫實手法敍述，其淫穢之處，一定會觸犯刑章，所以才借用歷代膾炙人口的詩詞點到即止。不信，請看那些詞句的來源：

黃色作家

「香冷全猊，被翻紅浪」，是女詞人李清照的原句。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白居易句。

「寶髻鬆鬆挽就」，是司馬光「西江月」的原句。

「輕烟散入五侯家」，是韓翃的「寒食」詩句。

「此楊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是齊武帝的名句。

「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是秦少游的大作。

「細草春香小洞幽」，是韓翃「同題仙遊觀」詩句。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白居易句。

「一日看遍長安花」，是孟郊「及第」詩的名句。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元稹詩。

如果指爲「淫褻」，那是林筑小姐的責任，否則，中國詩詞豈不都該燒盡？詩曰：

一、句句千秋絕妙詞，卻云騷客太鹹濕；
冬烘頭腦昏如此，合是窮鄉牧豕兒。

二、才女寫成秘戲圖，反誣觀者眼睛污；
從來自侮人方侮，今日蒙羞應悔初。

三、黃色作家何處尋，
諸君應往訪當文；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老婆是別人的靚，文章是自己的好」，這幾乎成爲古今中外不變的，顛撲不破的眞理。可以把自己的太太貶爲殘內、黃臉婆、煮飯婆、老虎乸，不但嘴巴這麼說，內心也「的而且確」地認爲確是如此。故聽到人家說，自己的太太不好或不美，多數人不以爲忤。至於文章嘛，雖然嘴巴上也稱之爲拙作，但心裏卻認爲是「絕作」——絕妙之作也，只許讚而不許「彈」。

讚他才高九斗，學富十車，沒有人會嫌多了一點點。可是若批評他的文章不好，那就不得了啦！爲此而發動一場筆戰以至罵戰，要把批評者罵到、罵垮、罵臭者有之；甚至企圖花錢買兇手，花錢買對方的相片，要「砌死佢」，讓他知道老子除了文筆厲害之外，手段更加厲害者亦有之。不管罵也好，砌也好，不外乎是爲了維護「文章是自己的好」。可見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視而且珍視自己的文章，甘願爲了維護自己文章而「搏命」。

不過也有一些例外。

有的人自視甚高自信心很強，確信自己的文章天下第一，任何批評都動搖不了他的信心，斷定一切批評不是忌妒、惡意中傷，就是缺乏欣賞能力。確信任何讀者都不會相信這些批評，也就懶得置辯，「睬佢都多餘」，只是一笑置之。

有的人則是「文章是自己的好」的例外，虛懷若谷，歡迎批評，引人指出的缺點自己仔細檢查，以圖提高。

「文章自己的好」的例外

我寫文章的時間不長，也常聽見人家當面說或背後說，我的文章好，或我的文章狗屁不通。起初聽到人家讚揚自己的文章好，照例像阿Q聽了那句「阿Q眞能做」的話一樣，總要飄飄然地得意一陣子。聽到人家罵自己的文章狗屁不通，雖然不至怒髮衝冠，暴跳如雷，但也要難過好幾天。可是近來不知怎的，聽到別人讚自己的文章好，沒有了那種飄飄然的感覺，聽到人家罵自己的文章不好，也沒有了那種難過的感覺。聽罷之後，唯一的反應，竟然只是發出一連串含糊不清的，連自己也不知道意義的聲音：「啊……啊……啊……」。用此來表示自己是聽到了，聽得一清二楚了。

也許由於快樂和難過的感覺都驟然消失，所以也就特別害怕別人談起自己的文章。一些不常見面的朋友和同學，一有機會碰頭，即使是在輪渡上，在街頭，往往一開口就是「我在某某刊物看到你的文章。」然後自然是發揮他的批評，或讚或彈。迫得我又要艱難地發出一連串「啊……」。其滋味眞不好受。

我自知，自己既不是涵養好，虛懷若

：你不嗜蠔，少一個蠔民與你何干？對曰

：心有不平也。

爲胼手胝足的曾牛哀

曾牛被槍殺和剮屍，我事前絕未想到。因爲無論如何，曾牛是個胼手胝足的無產者。以無產階級的急先鋒殺一個無產者，不怕引起政治影響嗎？

再退一步說，就算曾牛有破壞學習「毛思想」的事實，那只因他無知，沒有階級意識。沒有階級意識聽說可以教育，使他有階級意識。現在不加改造，一捉到就殺，豈非說明人類無法改造？

老實說，像曾牛這種人，論重要性，恐怕連尖沙咀的蘇珊黃都比不上。像這樣藉藉無名的人，殺了他又能起什麼作用？

同時，曾牛父子手無寸鐵，就算在那個小圈子裏造反，對一個擁有核子彈的政權，能起何種影響？

現在殺了曾牛父子，從政治觀點上說，這是個大大的錯誤。香港的無產者當然也會想一想，衛立煌殺了幾十萬共產黨員，還能受毛澤東的禮待；而曾牛只不過破壞學習，何以就落到慘死的下場？這不就說明在這個世界上，只要你有名氣，有地位，爲人所知，就算你的階級敵人也得尊重你。如果你沒有名氣，沒有地位，不爲人所知，你的命就可以隨便處置。照這樣看，這個世界並不是什麼無產者的世界，而是有辦法的人的世界。有記錄爲證：

衛立煌：資產階級，腰纏數十萬美金，曾殺共產黨三十萬人。得毛澤東禮待。

曾牛：無產階級，胼手胝足的蠔民，破壞小組學習。處死，分屍，還揚言要滅其族。

曾牛的次子，相信與破壞小組學習並無多大關係，但因爲是曾牛之子，不可留。父兄犯過錯，禍延無辜，這就是滅族，就是封建作風。如果說父兄反對共產黨，其子或弟必反對共產黨，這是唯心。

共產黨有許多不成文的鬥爭守則，譬如不暗殺。因爲列寧反對暗殺，認爲暗殺就是自己無理的表現。而實際上，殺死任何個人，對全面鬥爭形勢不但無絲毫影響，還會引起相反的政治作用。

曾牛死了，使人想到小人物的悲哀。記得「戴大兒子案」發生時，左派漫畫家畫了一幅畫，上面是一架吉甫車，標題是「燒給你一架吉甫車，你自己去追兇手吧」。

現在我向曾牛的鬼魂建議，將來在陰曹見到毛澤東和衛立煌，你們三方面去弄弄清楚吧！

黃思騁

最怕等閒白了少年頭！

關於「中文沒落」

發現不少「中文沒落」的笑話。

最近聽到一位節目主持人進行訪問的實錄，接受訪問者客氣了一番之後，主持人突然說：「這不是你的榮幸，而是應得的榮譽！」乍聽之下，以爲主持人在說怪論，細心想想，才知道他把「幸運」與「榮幸」混淆了；幾天後又在同一節目中聽到「造詣甚深」這句話，說者把「造詣」兩字讀成「造紙」，詣與旨讀別了。

或曰上述只能說是某一人的中文程度不夠，不能作爲中文沒落的證據，那麼試看看中文報刊的中文程度吧。中文報刊誤用字句已達到叫人吃驚的程度，譬如「離鸞」這個詞兒本指夫婦失偶而言，但竟然有人用作「拆夥」的代名詞，而拆夥的幾個人都是女性，標題上赫然出現「共賦離鸞」四個字，一個報刊編輯或主筆如果連分手與離鸞、欣賞與欽佩都弄不清楚，或者寫出「多多舉行」、「一踢立蹴」之類不通的句子，我們能要求一個中學生有怎麼樣的中文程度？

最令人痛心的是，本港大量出現了一種用英文句法寫的「混血中文」！始作俑者實在是那些官方翻譯人才，「沿步路過」雖已成爲過去的笑話，但代之而起的如「汝曾被警告」、「瞞騙或企圖瞞騙」仍有不少。筆者最近得閱一份官方說明書的中譯本，其中妙句如「車站的位置在於此區之南」、「爲居於區內之居民而設」之類，無一不是叫人噴飯的混血中文。

這次當局成立了「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據說五位委員都是經過審慎挑選的知名人士，該會還刊發了一項通告，籲請市民提供意見，可惜細看「通告」的行文修辭，依然脫不出「混血」的窠臼，請看其中最末一段：「本委員會並已請各區民政署主任就近代表本會聽取市民對公事上使用中文意見，然後轉達本委員會。凡願意使用此項便利者，請逕與各區民政司署約定會見時間」。「凡願意使用此項便利者」這一句顯然就是生硬的譯文，令人莫名其妙得可圈可點！筆者不敢對知名人士的中文程度有所懷疑，不過在「中文沒落」聲中，老是看到一大堆的混血貨色，總不免有點不舒服罷了。

昨天在朋友處看到一本中學生的作文簿子，文題是「談交友」，文內出現一句：

「朋友會給你慰藉，當你失意的時候。」

連在「哺育」中的中學生也寫出英譯中式的混血文章，中文眞的沒落了嗎？余欲無言！

江城子



埋葬灰白的念頭

李義尚

第二卷第七期的「中大學生報聯刊」，以兩版不大重要的篇幅（第八及第九版），刊出了本年度的「國慶特輯」。除刊出六幅圖片及一幅漫畫外，只刊出八篇散文，一篇散文詩及兩首新詩，內容貧乏得可憐。也許，在我們的準知識分子們的腦海中，壓根兒就沒有「國家」這兩個字。

筆者細心閱讀那八篇散文，那篇散文詩及那兩首新詩，讀後似乎感到如沒有讀過一樣，也似乎感到缺乏一些什麼，因爲滿紙幾乎都是「哀嘆」、「慨嘆」、「搖首太息」、「國慶？實在有什麼值得慶祝？」、「我們都是無國籍的人」、「覺得自己無所屬，無所歸！」、「斷腸人在天涯」、「也許我們有而且僅有的是四月廿一日裏放一天假。」以及「十月死了」等消極的文句。

在一部分準知識分子的腦海中，沒有「國家」的存在，乃是非常合理的事，因爲他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育於香港，受的是填塞腦根的教育，他們的不能明辨是非，分別黑白，於國家立場上無所依歸，經不起大風浪，眼光短視，活在世上，亦毫無人生意味……等，乃是非常容易加以理解的事實。

不過，這班準知識分子在本質上並非完全不愛國，他們之所以感到「生娘不如養娘親」，完全是因爲他們未明共產黨的本質，易受共黨的宣傳伎倆所蒙騙，因而產生恐共病；卻又不虛心地去檢討及研究中國百年來的歷史之所以產生大混亂，國民政府何以於民國三十八年退守台灣的原因；何況，他們又不能平心靜氣地去認識台灣二十年來的建設成就及當前世界的形勢，以及反攻復國的關鍵所在。滿腦充滿頹喪的念頭，卻又掩蓋不住熱愛國家的情緒，這是多麼可憐！

我們生長在這一個大混亂的時代，雖然可說不幸，但也可說是夠幸運；假如我們的國家不是在多災多難中，又何必由我們這一代去多操心！如果嬰孩不哭的話，任何人也可以做褓姆了。

「哀嘆」、「慨嘆」、「搖首太息」，對救國救民並無補於事，反而窒息國運的重興。讓我們埋葬一切不必要的灰白念頭，讓我們行動起來，勇敢地接受大時代的衝擊；從眼前的一事一物做起，爲重建新中國而努力！

談「學風」

者

香港的大專學校非常多，學生的數字，學科的系別，學校的規模，師資的完善，都可謂相當鼎盛，但畢業生的成績卻殊不符理想，即使是著名的學府，亦不例外。以文史哲等學科爲例，今天的大專畢業生，文章做不好還在其次，其閱讀能力之差，常出人意表，一篇很普通的八家文，假如沒有老師朗誦過，就不但字音弄不清楚，斷句亦成問題，此等情形，不獨遠及不上從前國內的大學水準，而且未必及得上從前在國內的高中畢業生。也許有人認爲這只是香港輕視中文的結果，其實並不盡然，因爲香港的大學生英文水準之差，正復不亞於中文，尤其是自從時興了「簡便英語」以後，英文文學修養已被認爲奢侈品，教者學者都不再以爲時尚，結果做成文學士寫作鬧文法笑話，閱讀能力薄弱的種種弊陋。故就學術而言，今天的情況事實上是在着着倒退，所以致此的原因很多，然重要性則無過於學風的缺乏培養；學風的不能養成，則在於師道之不能確立，「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

的內容和方法講授，實則莘莘學子，對學問之道，茫無所知，老師的責任，在乎繩之於正，是着重於「匡救其惡」而不是着重於「得順其美」，假如學生能有資格與老師互相研究相提並論，那是學成已後事。這個大前提一錯，老師在學生的心目中的分量立刻就減輕；再循此發展下去，就會變成對老師的不尊敬，以及養成自視過高的弊病。對老師不尊敬，那是老師的訓誨不須聽從了；自視過高，那是畫地自限了，這種內外隔絕的學習態度，當然不能獲得什麼高深的學問。

其次，從前的老師，最低限度都能做得到敬業樂羣。今天的許多老師，爲了要討學生歡心，同時也爲了要使自己得到較多的閒暇，對一切課程盡量苟簡，表面上振振有詞，說當前的學生水準太低，不能遵隨傳統的講授進度，其實只是不負責任，尸位素餐而已！因爲學生們的水準低，正要爲人師表者想辦法去提高，做老師的推卸責任，難道希望學生自修成功？

更甚的是師資的質素問題

東

國府播遷台灣二十一載，年年反攻，歲歲復國的口號，海外僑胞，幾已認爲是「陳腔濫調」。事實上，中共自「大躍進」失敗而演變爲六二年「大逃亡」，大陸民心劇變，而國府則好整以暇，輕易錯過反攻良機；直至六六年「文革」，中共內部天翻地覆，但國府仍袖手旁觀，未動一兵一卒，以挽七億同胞於水火。時至今日，「廐馬肥死」，將軍亦垂垂老矣！何日光復大陸？寧是言之痛心。

能徵得美國同意前，不能進軍大陸。但我們必須知道，這種無可奈何的所謂聯防協定，是遠在十六年前我國與美方所簽定，當時我們由大陸撤退台灣不到五年，無論軍事、政治、經濟，都未能培養充實，壯大到足以反攻大陸。而美國亦以韓戰爲前車之鑑，深恐中共出兵攻掠台灣，以擊破美國之遠東連環防衛，這是美國利用我們以牽制中共，而我則利用美國爲屏障，充實反攻戰力。一旦時機成熟，就當

保護。我們不可否認，現在國府若不能履行中美防衛協定的義務，而貿然進軍大陸，則美國權衡利害不願惹起核子大戰，而一任國軍自行負責後果，如國軍一旦大舉登陸，可能即被中共核武器消滅，所以一提起軍事反攻，有人便期以爲不可。

國府雖歷年整軍經武，但原則上，反攻的策略乃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記得總統曾經表示：台灣的國軍實力是「靜如山嶽，動如火發」！國府進行敵後政治策反經已廿一年，當其臻於成熟階段，則大陸遍地義旗高舉，國軍大可從容渡海或空降，佔領大陸各省戰略要津，完成光復大陸任務，而中共雖然掌握核子武器，亦無從施放，除非將全大陸軍民殺光，別無他途。我們不知道這個「反攻大陸」藍圖是否擬自國府最高當局？姑勿論大陸政權是否能於一夜之間覆滅，但七億人民的倒懸，還要忍受若干時日吧？

徵諸我民族光輝的歷史中，反侵略，反暴政的戰爭，以少勝多的戰例不勝枚舉。時至今日，反共戰爭的有利形勢，可憑藉的更勝於歷史戰例，悠長歲月，大陸人民在慘痛生活中，深切體驗到的共產制度本質——欺詐與暴力，階級鬥爭的互相殘殺！因而人無分男女老幼，業無分士農工商，地無分東西南北，均已對歸向於政府，嚮往三民主義自由社會，隨時爲迎接國軍反攻而準備着。然而，我們確知[illegible]雖熟，不會自掉；火車雖立，不會自燃，由純戰爭觀點來看，也是

一年

丹心

指示，加强內線的政治攻勢，和展開外線的軍事攻勢，建立新的戰術觀念和新的戰鬬方法，即可促中共死亡在人民共棄下。可是，人們以往曾寄望於韓戰、越戰、匈牙利及黎巴嫩事件，認爲是國際局勢的發展，而生得救之機，但不意「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失望之餘，哀痛之深，迥非鐵幕外人所能想像於萬一的。

再說，時至今日，即使是政治反攻重於軍事的形勢已成定局，則爭取僑胞以團結於反共大纛之下，自成當務之急。總統亦曾於本屆華僑節，特頒訓示勗勉海外僑胞們，應匯合力量，意志集中，行動一致，邁向光復大陸，重整河山，具見當局重視海外僑胞的鉅大潛力。可是與台灣隔海相望，港九無數嚮往自由的反共僑胞，尤其是青年們，希望返回自由祖國，提供反共力量者，而竟請纓無路；而老一輩的僑胞，願意返國定居者，亦需要在台有親友之切實保證，才有資格申請。如此，試問港九四百萬僑胞，有親友在台者，能有幾人？相信一百人中可能沒有一個。

因此，千千萬萬嚮往自由祖國的廣大同胞們，是否便註定了應該被摒諸國門之外？言念及此，不禁熱淚盈眶！

筆者讀了本刊一五七期范貴及李尚義二位先生大作，不禁有感而發，草此蕪文，敬希「萬人雜誌」更多有遠見的讀者，從現在起，多多提供寶貴意見，督促國府，重新改善對海外僑胞們返國之不合理措施。

，不露倦容的亦甚難得，其爲學生所輕視固理所當然，至其本人亦恬不以爲難堪。學校當局，則以教席爲奇貨

該對其所應負責任，有起碼的認識，若棄富貴，則大可從商從政，正不必守此理當淸淡之業，以誤蒼生！

歌舞昇平

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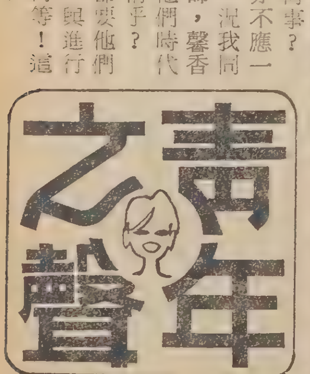
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故事，當一個政權朝氣勃發的時候，民風、士氣，都顯得特別高漲，表現於社會上的，必然是一片勤奮振刷的氣象；反之，當朝氣不再保得住的時候，民風士氣固習於淫靡閒逸，而透發於社會各階層的，不是縱情聲色，就是痲木無聊。知者論世觀風，每於此等細微處悉之，而口號、宣傳，及種種裝綴門面的工夫，是不在考慮之列的。

所謂國之將興，必有禎祥。民間的生活風氣，勤奮振刷，便是所謂禎祥。反之，則所謂妖孽，並不是真的有些什麼八腳鷄之類的東西喚作妖孽，只看社會風尚，縱情聲色，痲木無聊，即此便是妖孽。勾踐沼吳，得力的並不在有個西施去媚惑吳王。全國軍民，上下一心，同甘共苦，無一刻忘懷於沼吳之事，然後才能具備用間、用智的基礎。若民心士氣都已萎靡，則再多一百個西施，再多十個范蠡都是無濟於事的。

一般老百姓懂不得許多，因爲他們不一定讀過很多書，更不一定能識得榮枯存亡之理。知識分子的責任比較重一點，但言論也不一定發生力量。故能實際把握政治權柄的人，應該負最大責任——如何去改良風氣，如何去振刷精神，如何去曉喻啓廸老百姓，使能分別義利。簡言之，就是民風士氣的是否勤奮振刷，所賴於在朝執政者甚大，假如老百姓的思想發生問題，趨向發生偏差，則糾正之責，政府實責無旁貸。譬如今天在復興基地流行的時代曲，受歡迎遠逾於軍政巨擘的歌星，聯羣出征，成功載譽榮歸的歌舞團之類，對於一個臥薪嘗膽，吊民伐罪爲當前大職的政府，對於一個受強敵環伺，危機四伏的政治環境，其影響爲何等？有責於民風士氣的人，能顧左右而言他乎？能視而不見乎？有人會以爲這是民間的自由行動，與政府無關，誠然，則民風士氣的盛衰，亦將謂與政府無涉，然則政府所司者何事？

平情而論，就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亦不應一任此等長[illegible]的靡靡之音，充斥洋溢，況我同胞，呻吟塗炭以待斃者垂六億人，望王師，馨香禱祝者亦不計其數，假如國府只能供給他們時代曲，只能供給他們歌舞團，試問能慰其情乎？

漢光武中興之後，期門羽林之士，都要他們讀「孝經」。可見光武在進行革命之前，與進行革命的時候，其見識修養與所崇尚者爲何等！這些道理，本來甚淺，識者當知其非迂也！



中國赤禍探源（十八）

史劍非

汪兆銘回國與寧漢分裂

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中正拒絕出席共黨及左派（國民黨）把持下的三中全會，同時並沒有辭職離開革命陣營（當時武漢的反蔣空氣已極濃厚），顯示蔣氏已有計劃重新改造國民黨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當共黨及左派發動迎汪運動之際，反蔣企圖已昭然若揭。當時蔣氏在前方由於軍事緊急未能作有効的應付；但是從他數次致電汪兆銘，促其返國復職之事看來，蔣已決定放棄黨政權力，擁戴汪兆銘領導，收拾局面。可是鮑羅廷等抵達武漢之後，迫不及待搞出「臨時聯席會議」來，對蔣氏步步逼迫；贛鄂對立之後，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蔣氏親往武漢調處，又當眾遭受鮑羅廷的抨擊（跡近侮辱），當時蔣氏爲國民黨的最高負責人，鮑羅廷竟敢這樣放肆，任何人處此亦感忍無可忍。是以蔣氏一月下旬從武漢回到南昌之後，即作萬一決裂的準備。當時蔣氏採取的步驟是迅速攻下上海、南京，然後以滬寧爲根據地，再圖與武漢赤色勢力攤牌。這可以從二月二十一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見之。依照該決議，設立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任命吳敬恒、蔡元培、鈕永建、楊樹莊、蔣尊簋、陳其采、何應欽、陳果夫、郭泰祺、葉楚傖、楊銓、林煥廷、楊賢江十三人爲委員，以吳敬恒爲代理主席（按：因吳氏爲監察委員）。吳氏接奉上項決議之後，即與鈕永建等秘密佈署清黨。

時，蔣氏離南昌進駐九江，指揮第二、第六、第一各軍全力進攻安徽、江蘇，向寧滬進軍，並於三月下旬攻克上海、南京，底定東南。蔣氏旋於三月二十六日馳往上海。三月二十八日留滬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敬恒、張人傑、古應芬、李煜瀛舉行監委預備會議，由蔡元培主席，通過糾彈共黨分子，展開「護黨救國運動」，並推舉吳敬恒擬定檢舉共黨分子草案。四月二日正式召開監委全體會議，除上述五監委以外，更有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出席，仍由蔡元培主席。由是吳敬恒提出懲辦共黨分子議案，內中包括「中國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之證據」等九項文件，決議照吳氏所擬辦法，咨送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復決議：「待決裂後發出。」

計劃清黨　程潛告密

正當留滬監委準備清黨之際，武漢方面也採取了急遽的反蔣行動。即在同一天的四月二日，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作了三項決議：

①訓令蔣中正尅日離滬赴寧，專任軍事；並嚴斥蔣氏違反中央決議。

②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劉峙免職查辦；

③上海交涉員郭泰祺永遠開除黨籍，着國民政府明令拿辦。

第一項決議，顯示武漢已得知蔣氏在滬清黨佈署，乃直接對之加以打擊。但此時武漢方面仍不敢即時免除蔣氏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四月十二日始下令免職），因在軍事上還沒有把握，而且正與蔣氏舉行會談）。

第二項決議，所免職的第二師師長劉峙，乃支持蔣氏反共的核心力量。第一軍另外兩個師長薛岳和嚴金，共方認爲仍可離間、爭取。此舉在打擊蔣氏基本部隊第一軍的反共士氣。

第三項決議，所懲辦的郭泰祺，係二月二十一日南昌中政會議決議所任命的上海政治分會委員之一，積極從事反共活動分子，且任對外交涉主要負責人。

在這同時，第一軍屬下第一、第二兩師中的共黨政工人員，假黃埔同學會名義發表宣言擁護武漢反蔣，蔣氏乃於四月二日下令解散第一第二兩師政治部。軍中的共黨及左派分子，依恃總政治部駐滬辦事處（當時總政治部在武漢，主任鄧演達已成反蔣激烈分子），於四月五日召集「駐滬各軍、師政治工作人員聯席會議」，決議向蔣氏提出「質問」。蔣氏乃於四月六日下令查封總政治部駐滬辦事處。

從上述情勢得知，在寧漢分裂前夕，武漢方面對反共派之打擊從內外兩面着着進迫，搞得上海的北伐軍中風聲鶴唳，危機四伏。

在上海之北伐軍是第一軍、第七軍，在南京方面則是第二軍和第六軍。早在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之後，共黨即對二、六兩軍下功夫，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都是共黨重要分子。極力拉攏第二軍代軍長魯滌平及第六軍軍長程潛。

，下令二、六兩軍於四月六日前全部渡江，迎擊沿津浦路南下敵軍，該兩部軍隊竟觀望不前，暗中改電請示在武漢之程潛，程竟覆電「不許渡江」，幸該密電爲總司令部人員查獲，二、六兩軍無奈只好渡江。（僅留下第六軍第十九師張振武部留守，四月中，被蔣氏下令解除武裝。）於是蔣氏乃於四月九日進駐南京。假使當時如不能查獲程潛密電，二、六兩軍戍守南京不去，則汪精衛、鮑羅廷即將於九日趕往南京，寧漢分裂將無由發生，反共清黨之計劃亦將歸爲泡影。歷史重大關鍵的變化，往往決定於偶發的小事件，於此見之。但二、六兩軍主力，後來終接受程潛命令，調回江南，靠向武漢方面。但南京落入反共集團手中之後，寧漢對立形勢已成，整個局勢已對反共派有利。駐上海的一、七兩軍，第七軍也幾乎發生問題。

三月上旬，蔣氏指揮軍隊進兵安徽之際，由於蔣作賓的策動，防守安慶的陳調元率全師投誠，北伐軍兵不血刃而下安慶。蔣氏爲安定形勢乃以陳調元爲安徽省主席，電蔣作賓、朱培德等爲政務委員。武漢接獲蔣氏這項報告時，竟否決了蔣氏的任命，改以李宗仁爲主席，並任命一批共黨分子高語罕、朱克靖等爲政務委員。武漢當局這項新任命，目的在拉攏李宗仁。因既已任命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爲江西省主席（取代蔣氏所任命的李烈鈞），而又以李宗仁爲安徽省主席，使三、七兩軍皆有地盤，死心塌地跟着武漢這項任命，在到達安慶時，李宗仁已奉命赴滬參加反共清黨會議去了。鮑羅廷的毒計遂不得逞。但李宗仁事後知道此事，未免抱怨蔣氏，種下日後迫蔣下野的遠因。

第一軍雖爲蔣氏基本部隊，但是下級軍官全屬黃埔軍校畢業生，其中近半數是共黨分子，而各師的政工人員則多數爲共黨分子，因此在四月十二日進行全面清黨時，第一軍反倒使不上力量，因爲一時分辨不出誰是共黨分子。反之第七軍，因是廣西土著部隊，共黨分子很少，所以成爲反共清黨的生力；而投誠不久的孫傳芳舊部周鳳岐的第二十六軍，亦成爲清黨的最可靠的部隊。

放棄領袖　甘爲小丑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當南京與武漢雙方的決裂一觸即發之際，汪兆銘恰於四月一日返抵上海。此時的汪兆銘，可以說是一身繫黨國的興亡。南京與武漢雙方都緊緊拉住他，在當時的情況下，汪如果站在南京方面，則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及中派分子（譚延闓、于右任等）皆將傾向南京，附隨武漢的二、六、三、四各部革命軍，將幡然來歸，武漢政府勢必立趨瓦解。反過來汪如果站在武漢方面，則大多數中央執行委員將繼續留在武漢，同時擁有二、三、四、六、八大部分革命軍，而使南京方面陷於孤立和劣勢。

去武漢還是南京？何去何從？歷史在拷問汪兆銘的良知。以當時的情勢來看，武漢是黨統及法統所在，而南京則是護黨救國的大義所在。二者各有千秋。但是仔細研究，則知武漢的黨統和法統，已由於共黨的篡奪，俄國人的控制而失去其客觀意義；南京方面的行動，就形式言雖屬於叛黨和分裂，但是大義所在，亦爲權宜所許。如果汪氏有謀國之誠、効黨之忠，其正確的選擇是一方面要挽救分裂，同時要清除蘇俄的控制與共黨的篡奪。換言之，在保持全黨統一的基礎上，來結束聯俄容共政策。汪氏果有此決斷，在實行上絕無不可克服的困難。可惜，汪氏徒有拔羣的肆應之才，而無起碼的度量和骨氣。他大概只斤斤於三・二〇事件的舊恨，伺機進行報復。而當時正是報復蔣氏的絕佳機會。假使當時他能不念私仇，決心結束聯俄容共，維持全黨統一，不但蔣氏對他感激無量，同時也必能獲得全黨一致的尊敬，無人可與爭鋒。如此的話，在全黨團結的基礎上分共清黨，與蘇俄及共黨可以好說好散，共黨根本無坐大的機會。（中共之坐大由於國民黨的內爭與內戰）則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歷史要全部改寫。可惜汪兆銘既無此明智，又無此胸襟，不但使自己淪爲一政治小丑，並且使黨國都蒙受了深刻入骨的損傷。種下赤禍滔天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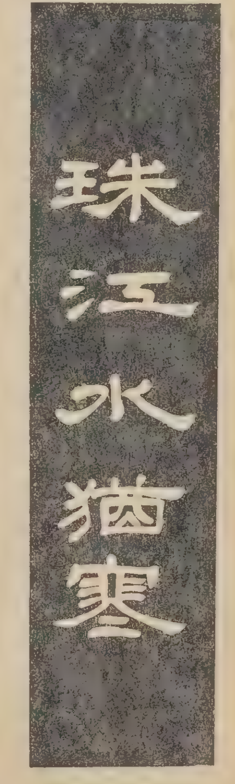
四月一日汪返抵上海。吳敬恒告訴他：「陳仲甫（獨秀）他說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成共產國了」元培說：「我去過莫斯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而變更的。」吳敬恒在四月二日監委會議中報告稱：「汪委員兆銘頃已到上海，渠本即赴漢，因爲蔣總司令在此，特留滬一晤。本席亦會與汪委員談話。據汪委員說：『共產黨素來不輕變更所定政策，共產黨實以本黨爲利用品。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且據本人觀察：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易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蓋汪委員初自外國歸來，尚不知目前共產黨種種情形也。汪委員聞武漢方面欲罷免蔣總司令，且謂『倘事果實現，我亦與大家共同反對』。本席聞汪委員言即告以：『我亦甚願先生能負調和之責，但須有切實辦法，彼此能行。』並向汪委員要求三事：㊀倘武漢方面竟免蔣總司令職，望先生能實踐所言；㊁能否負責阻止上海發生暴動？㊂倘雙方不能維持，請先生中立。無論我方失敗或勝利，以後大事請先生主持。」

蔣汪二人亦會談數次。蔣堅決要求：「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來，那時你想不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可能了。」當然汪絕不會聽這個話。因爲南京武漢都需要他，他豈肯放棄武漢自貶身價！臨行他與蔣吳等相約，四月十五日前後，在南京召開四中全會，來解決一切問題。可是他不待四中全會之召開，四月六日（起身赴武漢之日）竟與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宣言說：「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眞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這表示汪已完全站在武漢立場，將蔣吳等的護黨護國主張棄如糞土。

他到武漢之後，十五日召開四中全會之事不但毫無下文，而十五日在他主持的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解除了蔣氏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

四月十二日上海開始了清黨行動。吳敬恒、蔣中正等拼力邀請足以與汪對抗的胡漢民出山，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了反共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原來是革命與軍閥的戰爭，現在革命陣營分裂爲二開始了內爭。對這一幕，史稱「寧漢分裂」。





【42】

馬森亮

「做莊員？恐怕連做農奴的資格都沒有哩！」小陳斜睨着說。

小林馬上接嘴說：「農奴與莊員有什麼分別？你看過有關於集體農莊的蘇聯小說沒有？」

「俄國的小說倒看過不少，蘇聯的我根本沒有翻過，正如我熟悉過去的作品，不曉得今日中國的所謂作家是何許人一樣！」

「你越說越糊塗了。」小林不服氣嚷起來。「俄國還不是蘇聯？我說的令尊難道不是你的家父？」

「有分別。」小陳沉住氣向他解釋。「所謂俄國是指沙皇時代的舊社會，蘇聯是列寧以後的什麼新社會。」

小林理屈了，乃轉問起我來：「你看過蘇聯的小說沒有？」

「和小陳一樣。」我說：「看蘇聯作品好似看天方夜譚或童話。酗酒、強蠻、絕情、寡義，這就是蘇聯人民的特性，你可曾見過史大林有過笑容？」

「讀過蘇聯小說的人，他就不會到這裏來了。」小陳說完，反問小林：「你呢？看過沒有！」

「當然看過，就因爲看得多了，才有不可動搖的懷疑。」小林調整一下嗓子說：「我的懷疑是這樣：既然共產主義這麼好，集體農莊的制度這樣優越，人民又那樣的服從領袖了，爲什麼史大林死後要被清算？政局搞到這麼亂？這是共產制度不適合人性，還是史大林不曾笑過？——」

「哈哈！眞意思。」我笑起來了，跟着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這就是現實問題，在小說裏找不到的。首先，要從基本上找出問題，才可以堅定自己的主觀。蘇聯這一次政變，是高層人物的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狗咬狗的結果，還是狗的世界，對

烏龜一樣，縱死了軀殼還在，除非用大石把龜殼敲碎。史大林的被清算，屍體被掘出紅場，這是罪有應得，而且理所必然。不過，由共產黨人來鞭屍，不外是小丑自掌嘴巴，博觀眾笑話一陣而已，豺狼罵老虎，到頭來還是血腥薰天。如果這次史大林的屍由人民來鞭，那才見熱鬧。——」

「小林！不要相信集體農莊怎樣好。」小陳不等我說完，插嘴就說：「未解放前，蘇聯人民的生活，是再苦沒有了，像一個貧血的病鬼一樣；但一旦得到了中國，能支配中國的一切之後，他們就馬上過着幸福的生活。你說，這是一個什麼道理？還不是靠中國這條輸血管，吸去了我們的血去養肥他們！再想想，我們東北所有的機器何處去了？牠在史大林格勒旅居了多少年？歸還的時候，又換走我

中國收穫。中國人改變了蘇聯人的生活，中國人的血肉養肥了蘇聯人。我相信，就算中國整個變成了集體農場，來收割的也不外是蘇聯的拖拉機。」

小林準備說話，忽見夏律師施施然走過來了，連忙把舌頭收起，若無其事的，換了一副笑臉，向他打起招呼：

「律師！你怎辦啦？這一次春風吹過玉門關沒有？」

律師一邊舉手向我們示意，一邊說：「年青總愛說笑話，老夫年紀大了，還管得着什麼春風不春風？」他的臉上雖嚴肅，卻掩不住心頭的喜悅。

律師跑來搭訕是有目的的，除向小林道謝之外，特別想向我們訴寃，說及他的家庭變故。他這樣說：

「第三位夫人雖然跑了，家庭間反減少了爭吵。教人喪氣的，是她好嫁不嫁，偏嫁給一位復員軍人！」

「說起來，她這傢伙還算得上能文能武哩！」小林開他的玩笑，挖苦他。

「別尋開心了，老弟！」律師一時尷尬起來，但發作不得，只噘着嘴巴，抓了幾下頭皮。

我怕他下了台，順口勸告他：「我早就向你說過啦，這筆債越早勾銷越好，還喪什麼氣？她能自動疏散總比强迫疏散來得和諧，你還有兩位呢？尚可以左擁右抱，比起一般春風獨擁，待字獄中的人你還算艷福無邊。但不知下一次又輪到誰送春天來呢？」

一口烟，聳了一下肩膀，說：「這不外張口之勞，談得上幫忙？這也算功德的話，我可要成仙成佛了，是嗎？」

「我問你，律師！這次要不要破費呢？」我說。

「多少都要了。你不是說過，要這樣才可以留得住春天嗎？主要還是小林肯賣個人情！」他又奉承小林一句。

這時小陳正交叉着雙手，啣着香烟，一直在聽我們的談話。他好似想和律師開個玩笑，瞇着眼問起來：

「喏！律師！老實不客氣說句，你過去和人家談話，規定要收律師費，現在，小林給你賣了這麼多力，又要怎樣繳付他的人情費呢？」

「律師請客好了！」我很快就說，爲的怕他太難堪。

「好罷！只要各位肯賞臉。」他勉强說出這句話。

包圍着我們的空氣，水份相當濃，沾落皮膚，有一種快涼感覺。

好天氣配合律師的好心情，他的興緻要找出路，便繼續說出他的心事來。他與逃妾的戀愛史，怎樣的愛她，怎樣爲她犧牲等，結論是「原來卿負我」。

其實他所認爲的秘密，早已暗裏公開了，而且經過大家的嘴嚼後變成了渣滓。因爲我們這批人是同路來的，對他的底細最淸楚。據說在八年前，共產黨未來的時候，他是縣裏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他的第三夫人本是一位年僅二十歲的僑眷。她有一幢樓，在抗戰時被人霸住了，不肯交還，要打官司，便請到了夏律師。結果官司贏了，他也就贏了她，弄上了手，財色兼收。後來給她的丈夫知道，索性把她休了。因此，她就做了他的第三夫人。

他這次被判勞改，是不是因此問題呢？沒有人就心。

六　環境迫着要認親

潦水退盡了，遺下滿地泥漿，似一面模糊的鏡子，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來不及撤退的魚兒，被困在窪地裏，正好給我們享受。

他們乘機突擊工作，開邊、拓地、下種、插秧。不到兩個星期，深溝高畦的耕地越來越廣了，阡陌錯雜縱橫，從四面八方伸展出來，像無數個矛頭，指向一個心臟——大圍塘。

工作把每個人思想栓在泥土裏，日日夜夜，受陽光的蒸捽，受星星的冷覗，如果遇上黑夜，還要挑燈夜戰，零零落落的燈火，像螢火蟲一樣，發出時隱時現的幽光。人的野心在土地上奔馳，沉重的鋤頭一下下要把地殼敲破。種子一撒，很快就茁長一根根綠苗，這是工作勝利的標誌。人把泥土控制住了，泥土也把人縛得緊緊的。

枯燥之味的生活，大家已習慣了，像豬玀適應污泥的環境一樣，喪失了想像力，沒有了時間的感覺。這裏和外界好似絕了緣，莫說外面的變化無從知道，就是同一地區發生的事也不容易聽到，一切消息被封鎖了，每天做着同樣的工作，走着同樣的路，看着同樣的臉孔，同樣的山峯。……

小陳的姊姊終於又來了，並且帶來學校的校工林潔芳，刧後重逢，不勝難過。她給我帶來了很多東西。小陳和姊姊轉往別處談話去了，賸下我和她，她抖過了氣，緊張的情緒安定下來，才問我的身體好不好？我伸出粗糙的手掌給她看，她 的一聲笑起來，又難過的說：

「倒像兩副龜壳了！」

「所以我不敢和你握手！」我苦笑着答。

「人也像一株枯樹呢！」

「所以我不敢驚動你們了！」

她把眼向我一翻，似驚訝我在這個時候還有心信息，把我們急得什麼似的！」

「自己的不幸，又何必傳染別人呢？」我感慨地說：「墮地的硯石，再沒有什麼價值了，無聲的毀滅，不會再惹麻煩！是不是？」

「又何必這樣悲觀？你還年青呢，況且兒子又小。」

提起兒子，我又悲從中來了，覺得世界上最殘忍的莫如小孩子的父母被奪走。最可憐的莫如沒有父母的孤兒。

她看出我的心事，便把話說開去，她告訴我說：「本來黃校長要親身來探望你的，大家說她年輕，路上不方便，還是由我來了。這些東西都是她給你買的！」她一邊指示給我看。繼續說：「李先生！不是我多嘴說你，你也做得太過了。好歹總得告訴我們一聲呀！黃校長自從你失踪之後，好似失了三魂七魄一樣，到處去打聽，又到你的住所去過，就料定你偸關去了，卻總接不到一點信息，同時上級又問她要人，她急得慌，暗裏哭了幾晚，那時胡老師又留在區裏。——」

「老胡到底怎樣？」我搶着問。

「他是沒有事的，等會再告訴你罷！那時，大家都在學習，誰也沒有空去打聽，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可，急也急不來。胡劍峯和張小姐也算有心，每天要學習，晚上還要回校辦公，也到處暗查你的行踪，沒有那一天不失望的。

「兩星期過去，學習才算完了。黃校長一回來就病倒。休養了三天才勉强回到學校來，剛巧胡老師也放回來了。眞是，一場狂風暴雨把一羣雞打散了，天晴才又跑回來，只是少了一個你。我的若梅時時問起你到那裏去了，我唯有哄她，說你回鄉去了。黃校長天天等你的消息，又想起你有一位表弟，找他時連他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眞如泥牛入海，連影都不見。胡老師還準備回鄉去走走，但學校快又開學了，要集中小組研究教材，走不得！」

被共特拆垮

哀莫大於心已死　投降將領都死心

鄧錫侯與劉文輝是在四川的降臣叛將中，資格最老，官階最高，實力最大，財產也算得上是最多的。他們兩個人的下場尙且如此，等而下之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另有幾個人是値得一提的，那就是像羅廣文、陳克非、董長安、李振、裴昌會等幾個兵團司令級，實際掌握着兵權的所謂「起義將領」，他們的下場又如何呢？他們的部隊又如何呢？

我在文首說過，在四川的國軍，是號稱六十萬人的。專是在川西陣前起義的部隊，也有四十萬人之衆。可是入川的共軍，包括其他種類的工作幹部，總也不到三十萬人。中共當局要以少數控制多數，無論在管理與糧食的供應上，都煞費周章，甚感頭痛。尤其是七十多縣的農民抗暴戰爭發生之後，如何防止投降部隊的響應民變，參加民變，來一個「起義再起義」的轉變等問題，更使中共當局傷透腦筋。平心而論，那次七十多縣的民變，如果這班起義將領所率領的部隊，眞個來一個「再起義」的轉變，與七十多縣抗暴農民結合在一起的話，縱然不能一鼓而將入川的共軍殲滅，也可使全四川陷於不堪設想的混亂，使中共遭受到嚴重的損失則是可以斷言的。

但「哀莫大於心死」，這班掌握着槍桿子在手中的高級將領，他們的心都死了，氣都餒了。因此，民變的過程中，除了羅廣文兵團由川西開到內江時，有少數誓死抗共的下級幹部，軍校學生帶了一萬多人脫離部隊，自動參加抗暴軍行列之外，就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敢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將整個兵團或軍師投入到抗暴軍的戰鬪中去。這是什麼原因？綜合分析，就是老大無能，錢多怕死，志衰氣餒，恐共成病；對中共仍存有幻想，對未來仍寄予希望，以圖個人與家庭的苟安。總括一句便「心死」了，再也提不起毁家亡身以紓難的勇氣。

因此，他們不但自己不敢出來倒戈相向，反而對中共奉命惟謹，嚴厲約束下級幹部與士兵，不讓他們個別的，小組的去加參抗暴隊伍。說起來，是非常可嘆可悲的事！由這事也可見出這班高級將領的無能無耻！因爲他們都甘心做奴才，奴才所能做的，便是搏取新主子的歡心。其中唯一再起義敢與中共對抗的，便是唐英。有關唐英再起義的經過，我在下文另作報導，現在專章報導以上各兵團的下場。中共當局於民變發生之後，雖然沒見到有投降部隊營團以上的去參加民變，但對這許多

中共爲了調散這四十萬投降部隊，方法是漸進的，第一步以川西缺糧爲藉口，將他們分別調到川東、川北、川南各縣去。在這次調動中，各部隊雖然有一部份官兵脫離隊伍開小差走了（有的回鄉，有的參加了農民抗暴軍），但爲數不多，集體脫離，如一連一營以上的拖走者更少，總算達成了分散目的。

第二步便是調出四川，分別調到武漢、南京、鎭江等地去正式改編，中共對這班叛將的面目，馬上轉變，經過這一次的調編，上層人事便開始有了變動，而且是受中共「解放軍」的包圍監視下改編的，這班叛官降將，也才知道自己上當了。

如：陳克非兵團，一到達武漢之後，陳克非便失了兵權，將他本人調到「中南軍政委員會」做參議。羅廣文兵團調蕪錫改編時，發生問題，羅本人想討價還價，部隊中有一部份情知改編後要完蛋，曾經發生局部的抗命拒編，企圖「再起義」。但在中共軍的包圍下，抗拒的部隊很快便解決了，殺的殺，禁的禁，羅廣文也被囚禁了一個時期，才釋放出來擔任一個空名義的職位。董長安兵團調到常州改編，董本人進「華東軍政大學」受訓，部隊也發生局部抵抗，命運與羅廣文兵團相同，不聽命的一概殺無赦，悔不當初也遲了！董長安後來又從受訓中放出來，派爲「政協代表」，那是另有利用目的，藉他們向海外與台灣施行攻心戰的工具。

除了以上三個投降國軍的完整兵團，於調離四川境之後，被改編得肢離破碎，人事全非之外，劉文輝與鄧錫侯掌握了幾十年的子弟兵，其命運也是大同小異的。劉、鄧的基本部隊，表面上看來似獲優待，既未離開桑梓外調他處，又是以「解放軍」的名義就地整編的，而且像謝堪德、劉元琮、劉元瑄、伍培英等人，也都仍是師長，但這是在民變時一種安定軍心，籠絡人心的手段，等到民變平定，他們也就「好夢由來最易醒」，除了上面所述敍的劉元琮於「減租退押」時自殺死去，其他的「師長」，也是下場悲慘的。

還有潘文華的兒子潘清洲，原在國軍部隊當師長，隨其父親「起義」之後，先調「川東軍區副司令員」，官位尙未坐穩，不久即被撤職。後來又想到他還可利用一下，才給了他一個四川「政協」代表的名義。此外，還有李振兵團也被改編了，連賀龍當衆稱讚的裴昌會兵團，也逃不出改編的命運。

中共對投降的國軍改編與調動上層人事，是一定的措施，其實，這並不能說是投降部隊的悲慘下場，乃是必然遭遇。他們的悲慘下場，是在改編之後不久，一齊用政治壓力，以「志

西南保衛戰

公務員先用後踢開　追遣散費多破產

中共對投降起義的部隊概如上述，對一般公務人員又如何呢？

中共初到一地，對一般公務人員的政策都是一樣，惟有在四川的情形不同，所以值得一記。

中共因爲幹部少，知識低，軍事發展太快，政治跟不上軍事，尤其對城市工作毫無經驗，一個個都是從山林農村中鑽出來的土包子，見到電燈、電扇、抽水馬桶都口呆目瞪，不知是什麽玩藝，所以他們不得不借助原有國府公務員的人力經驗，每到一地，首先便是「安定人心」，要原有的公務員安心工作，以少數共幹去接管一個機關部門，他們只掌握政策。然後採取一步緊一步，找出其中可以利用的「內鬼」，再用「鬼打鬼」的辦法，一個個開刀。重要的人員拘禁集訓，淸算審訊；次要的人員遣散回鄉，勞動改造。

其中最慘的是各金融機構的公務員，中共知道國軍撤退前，曾對他們發過一批遣散費，以成都中央銀行爲例，年資淺、職位低的人員，每人發給黃金一條（十兩）；年資老、職位高的人員，每人發給黃金六條（六十兩）不等，當時這班人雖感不足，但比起其他機關的公務員，他們又可說是得天獨厚。這些得了遣散金的人，有人趁便宜買房子，置東西，總以爲自己今後縱然不在中共的銀行做事，也可安居樂業，做點別的事。誰知中共派來接管銀行的軍事代表，查出庫無金銀，再追查知道每一銀行職員均獲得數字不等的金條遣散費，便雷厲風行要向每一個人追回這些遣散金條，理由有二：

㈠其人既仍然在銀行工作，並未遣散，何來遣散費？

㈡這是國家資金，怎可非法處理，隨便給予私人？

因此完全無效，發給六條黃金要退回，發給一條黃金的也要退回。這可把中央銀行的職員搞苦了，結果當然是將買的房子再便宜賣出去，把用去的錢再設法湊起來，一點不少的繳回去。在當時人人羨慕獲得金條遣散的銀行職員，也就成了「塞翁得馬」，不少人因此破產，反不及那些沒有遣散費的機關公務員，來得「窮快活」。不過，一般公務員的「窮快活」，也只是指不必追繳遣散費而言，他們在整體的「必然淘汰」政策下，最後都逃不了悲苦的下場。四川公務員比較特別的，則是在民變時期，吃過一陣子香。

敢，也沒有幹部再派到鄉下去工作。但各地的軍糧與城市的民食需要緊迫，對催糧與收糧的工作，是不能停頓的。中共在沒有辦法中，便想到可以利用的舊公務員，把他們召集起來，由各單位的軍事代表加油打氣，威脅利誘，說什麽「人民政府爲了考驗你們是不是效忠爲人民服務，現在特別給大家一個受考驗立功的機會，選派你們下鄉去催收糧食，你們人地相宜，只要有誠心爲人民服務，自可設法達成任務，立功者必獎。」

這些公務人員，爲了要保持飯碗，當然不得不冒險去賣力氣，雖然也有若干人下鄉後被反共農民游擊隊打死，但比較起先期被趕盡殺絕的情形是要好得多的。因爲他們去的鄉鎮，都是沒有大股游擊活動，且有共軍在附近駐紮的鄉鎮，早去晚歸，比較平安，故此這一辦法比較收效。

這批公務員一直到「川西軍政大學」訓練出來一批一批的新幹部做「接班人」，才被裁撤，遣散回鄉勞動改造。

此外就是任何金融財政機關的「人欠與欠人」的處理，中共的決策是：凡是「欠人」的一律無效。理由：人民政府不能替反動政府還債。凡是「人欠」的財必須追繳付淸。理由：這是國家的資產，也卽是人民的資產，非追繳不可。

中共這個「輸打贏要」的流氓政策一經決定，便是三令五申，雷厲風行的追查逼繳。在四川也可舉出兩則事例：

㈠自貢市鹽商王思儉，欠了國民政府一個機構的錢，被中共接管的軍事代表查出來了，息上加息，利上起利，加成一筆巨大數字，要他淸還。王思儉將全部家財拿出來還債仍不足，將他吊起來追逼，說他的親友都是鹽商，可以借錢借鹽還淸此筆欠債。王思儉受不起吊打酷刑，四處向人叩頭求乞，將求乞所得還債，最後終被逼死自殺而死。

㈡成都交通銀行於陷共前數月，曾委託「德華汽油公司」代購一百桶汽油，限期交淸。但在陷共前只繳交六十桶，還欠四十桶；存在貨倉中的三百桶汽油又被查封。軍事代表接管交通銀行查出這筆賬，查封的「國民黨軍用物資」不能作抵，要另外淸償。當時汽油價每桶漲到二千銀元，還有價無市，後來以八萬銀元折抵四十桶汽油。德華公司固然破產，所有股東的私人財產包括房屋，都交了出來抵償這筆欠債，逼死人的慘事，也於此時相繼發生了。

（四十四）

三郎

啼聲劍影錄

一次，最高當局赴某地主持會議，途程較長，在途上當局悠閒，自爲披閱文件的最好機會，戴雨農的同鄉便把計劃悄悄放在車廂椅上。

車既啓行，最高當局見身旁有一本文件，順手拏來一閱，乍一看，愛不釋，針對需要，設計周詳，大加激賞，乃問司機，是誰教他放下的。司機見最高當局面無慍色，知無大碍，便將戴先生報國有心，請纓無方，因此將其個人志願托他上達。最高當局點點頭便命司機通知戴先生晉見的時間，這一次召見，便決定了戴雨農先生一生輝煌的事業。

我和戴先生素無淵源，亦從未一瞻風采，戴先生踣身顯貴，是否像司馬相如賴楊得意之助，始得漢武帝的賞識，則不得而知。上面所述，恐道路傳聞，未必盡實，僅堪供夜雨剪燭的資料耳。

但我對戴先生的敬仰，是十年如一日，我和他連面也沒有見過，更談不到關係，我是敬仰他對國家的貢獻，純屬公誼的愛戴。珍珠港事變之前十日，我國已通知美國，週內日本會突襲英美。可惜英美的自大狂，忽視我們的情報，結果，在珍珠港沉下了美國龐大的艦隊，始震驚中國情報的準確，佩服中國間諜的高明，而有後來中美合作所的產生。南北韓戰事未爆發之前，我國又通知麥克阿瑟總部，北韓將於十五日內向三八線進攻。盟軍駐日總部，也不置信。果然炮聲一响，金日成揮軍南下，美國佬始迷夢一醒，乃有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麥帥訪台之出現。此事雖距戴先生殉難多年，但亦是戴先生一手佈署的收效。有人說：假使戴先生不死，決不讓毛澤東得志，蓋戴先生是共產的最大尅星，毛澤東當年由美國大使做保鏢，由延安赴渝，就是怕戴先生的「手下無情」，才在酒會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所以，戴先生的飛機失事，一直就有人懷

命運，那是「死有重於泰山」啊！

據曾任軍統局西北督察組主任，法國於抗戰勝利即交回廣州灣，改爲湛江市，又出任第一任市長的郭壽華兄告訴我：戴雨農先生律己甚嚴，從不於公開場合攝過一張照片，工作認眞，冒險犯難，抗戰時期，常常親赴淪陷區，飛將軍從天而降，每每使人有神出鬼沒之感。對下屬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而紀律似鐵，部下如有觸犯紀律，必嚴加懲治，但又厚卹其家屬。故人甘爲之効死，赴湯蹈火，必完成其任務。且戴先生只問成績不問關係，懿親毛人鳳與華僑出身的鄭介民，同爲左右手，更令人佩服。故戴先生在生之日，軍統從無發生內部的派系之爭。

在息烽，還有一個人大大的關係於國家的命運，那是少帥張學良了。閻馮稱兵，隴海線及中原大戰，張少帥奉令率領東北軍，開始進入關內，在政治上、在軍事上，都給予閻馮莫大的打擊，而結束了中原大戰。中共在江西突圍，奔到陝北，殘部所餘無幾，而剿匪軍事的部署，一天比一天加緊，包圍圈，一天比一天縮小，東北軍全部開進綏遠、陝西、甘肅、寧夏、河南一帶，擔任圍剿部隊，張學良也身居剿匪副總司令，國家之寄重，由此可知。但自「九、一八」事變，日軍進攻瀋陽，不旋踵而使張學良失了老巢，東三省出現了僞滿傀儡，使張學良已極度沮喪。加以一般好事之人，不知內幕眞相，妄加抨擊：「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舞郎當」的冷嘲熱諷，益使張學良內心苦悶，滿腹牢騷。其時毛澤東身臨絕地，漸成甕中之鼈，乃於死中求生，運用「統戰」魔棒，派人混進東北軍，高唱「打回老家去」的口號，一面鼓動上海學潮，以「一致抗日」，對政府加以抨擊，要求「槍口對外」

進步份子，在張學良身邊散佈毒氛。張學良內心既屬苦悶，又不了解「安內攘外」策略的重要，外受羣小包圍，這個少帥眞個少不更事，一時衝動，受中共利用而不自知，竟冒天下大不韙，演出驪山兵變，刼持統帥。這張學良從　蔣委員長日記中得知國策所在，抗日準備，統帥愛護等眞相，霹靂一聲，從夢中驚醒，但形勢已成，萬罪難贖。後來　蔣委員長脫險歸來，張學良待罪京都，國法雖已伸張，但一着之失，使大陸七億庶黎，頓成今日之刼火沙蟲，張學良於今皓首台灣，縱萬言懺恨，何補於天慘地愁。倘無西安事變，則中共無解救之機，則準備完成始行對付日本，不致提前焦土抗戰；倘不是提前抗日，不會使中共坐大，禍之源，罪之始，張學良何以對國人!?我非落井下石，徒算舊帳，但國恨家仇，痛定思痛，撫卷之嘆而已矣。

由南京而息烽，由息烽而新竹，翩翩少帥，於三十年歲月中，於岑寂中度過，今亦垂垂老矣，家屬四散，身邊只趙四小姐，長伴不渝，試問摩登女性，能做到海枯石爛，如趙四小姐，又有幾人!?

（十四）地無三里平，卻鍾靈六個風雲人物

貴州古稱黔中，地處於雲貴高原，交通不便，耕地不多，比諸天府之國的四川，自然較爲貧瘠，故民諺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形容。而且由民國初年直至抗戰前夕，軍閥割據，搜刮民膏，眞是苛「徵」猛於虎了。提到「雙槍將」，老百姓都搖頭三嘆！所謂雙槍將，就是軍閥所帶的兵，除了揹着一條步槍，還帶一條鴉片烟槍，在賊過如梳，兵過如篦，老百姓便一窮二盡了。我第一次赴渝，親眼所見在貴州的小墟集，路邊的賣飯攤子，所賣的飯是七成輾碎的玉蜀黍，和着三成粗米所造的稀飯。四碟小菜，那就是酸辣椒、酸豆角、酸芥菜、酸蒜子，趕集的鄉人，卻吃得津津有味，由此可知貴州老百姓的生活。

安琴

萬人意見

日本讀者對釣魚台島提意見 吵鬧徒增紛擾應由專家談判

編輯先生：

近來由於釣魚台的爭端，鬧得本來就先天不足的中日友誼，又開始緊張起來。這種不幸的現象，使我們這一般向來對中日友好有興趣和有信心的人，尤其有惶惑之感。

不久以前，我曾經向日本報紙寫過一次「讀者投書」。我個人認爲：釣魚台究竟應當屬誰？是一個應該由多方面的專家、學者們，根據公法、學理、慣例，來共同公平解決的一個問題。吵罵其實只能使雙方更加摩拳擦掌，意氣用事，各走極端。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納粹的戈培爾雄辯天下，卻依然救不了「第三帝國」的覆亡；諸葛亮雖然一頓臭罵，罵死了王朗，「中原」也依舊還是沒有「盡入版圖」。——那麼，在學者專家們尚未討論得水落石出以前，又何必在輿論上大打其「神經戰」，搞得連客客氣氣，和和平平在一起談的氣氛，都不夠了呢？

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在擴張主義者的影響下，對中國犯了許多錯誤，非但引起了兩大民族的多年戰爭，而且也間接地替別人造成了「打天下」的好機會。這種歷史的悲劇，使中日兩大民族都付出了空前未有的代價。年青一代日本人的政治血統，基本上是純潔的。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是和平友好的。因此，中日友好是應當而且必須永遠繼續下去的。

事實上，在釣魚台成爲資源寶庫以前，二十多年來，任何政府都沒有關心過這個小島的主權問題。今日會開展成爲爭端，雙方的執政者似乎都應當負一部份道義上的責任。但是，

地向對方大開其炮，弄得民情激昂，鋌而走險，使中日關係史上的「抵制」、「排斥」、「示威」、「搗毀」、「鬪毆」、「流血」一類的事件，重演於今日。日本既會失掉二十多年來中國人對他們的寶貴友情；以反共爲職志的那些中國人，大概也會失掉他們在東南亞最有實力的一個盟友了。那麼，這些事先搞臭了談判空氣的人，在釣魚台事件中表現過的「愛國精神」，眞的對得住自己的民族，自己的良心麼？

這就是我向日本報紙寫過的「讀者投書」，先生同意我的話嗎？敬頌

編安

池田八千代敬上

東京，池袋十月二十一日

聚餐會上「最頑皮的小妹妹」，有兩張你的相片，笑得見眉唔見眼，告我通訊處或電話，以便寄給你作紀念。——編者

加拿大洪門民治黨達權社支部 爲慶祝毛加建交懸掛出五星旗

萬、張先生：

我是一個書院仔，現在加拿大讀書，中文程度很差，如有別字、錯字請原諒！

一四三期，梁莊先生，岑××先生的信中，有關洪門宗旨是反共，似是而非。據一般老華僑說，加國華人組織都有共特滲入，尤其多倫多、滿地可、溫哥華等大城市，共特非常活躍。

岑××先生說Beaver lodge alta的洪門是反共的，但多倫多的洪門是共特組織（有報紙爲證），乃眾人皆知的事。我對加國洪門來歷不大清楚，我想岑××先生所說的洪門未必是反共的，加國華人百分之九十是反共，可惜華人社團，百分之九十都有共特滲入。

據一位反共的朋友說，加國洪門全是共特組織。至於岑先生所說的洪門是否反共？我非常希望岑先生能拿出事實報告萬人讀者，如洪門是假反共的，那麼新來的華僑被人帶進黑店也不知。



圖爲加國洪門組織懸五星旗祝毛加建交

我不敢武斷岑先生所說非實，我以爲反共人士處處要小心謹慎，因爲共特在加、美人數實在不少，最近共特偷運大批毒品、玉等到加國，作活動經費。多倫多的「中加時報」、「商報」的創辦人，大多數從大陸到占米加，再移民到加國的。共特的活動現在是公開，將來加國華人的前途實在可怕。

華僑對加政府和共匪建交，表示冷淡，極少數人參加慶祝。這張蚊形共報可以證明我所說全是事實。如國府不能早日反攻復國，我們這一班恨毛反共的流浪者，又不知要逃到那裏了！敬祝

編安

萬人讀者上

十月十五日深夜於加拿大多倫多

日本人是餵不親的白眼狼
本刊讀者願與狂夫硬碰硬

萬先生：

日本人又開始「侵畧」我們了！我這句話並不見得言過其實，日前琉球島的人竟把我國民間揷在釣魚台的國旗拿走，前日又逐走了我們的魚船！這已是一而再的開始欺負我們了。本人係一介平民，希望透過萬人雜誌，促我國政府可不能馬胡，根據任何理由，釣魚台是我們的國土。奇怪的是在我國探察那裏是否有油源時，日本卻是悶聲不吭，我們要正式開採時他們且說話了。

這個「白眼狼」的民族，永遠是餵不親的，本人因工作關係，曾交了不少日本人，在少年求學時也和日本人在一齊讀過書，迄今仍有不少日本和我住在一塊，我曾三度去過日本，從北海道——大板，還去過不少鄉村，我的觀點是日本人應是「狼」後代，並且還是「白眼狼」。

我記得在抗戰勝利的那年冬天，在北平東方銀店有一個日本人叫大倉的，談過這麼一句話：「日本在二十年後將會重打中國」！這個人那時大約有五十歲左右，是開洋行的生意人，這句話我永不會忘記的。

不幸的很，二十年後的今天果然開始了，釣魚台很可能是引發點？

萬先生，我非常同意您在萬人雜誌一五〇期內，對日本人的觀點，那立陸先生只去了一次日本，而是日本眞正了解些什麼？

本人認識的日本人不下兩百個，但我就沒有找到一個是可交的朋友，還有一個有相當地位的日本人，他一再鼓勵我去日本發展，只要我去，一切由他負責安排，我考慮再三，還是謝絕了。有人說美國人不可靠，我覺得日本人更不可靠。

萬先生：如果您不討厭的話，我還想談些，關乎那位「大作家、名教授、史筆」這「三個一體」的人物，（畧）

誰都知道，一個人要是不要臉的話，鬼見他也會發愁。我忘記是誰說過這句話：「上帝要毀滅一個人的話，要他先發瘋！」顯然的，徐教授已在發瘋了。（畧）

對於我們這些萬人讀者，是不是軟體動物？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只要萬人雜誌有興趣，安排好時間地點，一個電話，送萬人傑先生二十元飲茶的讀者——老娘，及我本人在二十分鐘之內即可趕到這個盛會，就我們這些軟體人物，會使你大作家吃不完拿着走，現在的問題是你敢不敢來見我們？你這個欺世盜名的作家、教授，說我們萬人讀者是軟體動物，那你是硬體囉，有種的話公開碰一碰。（畧）

徐「教授」：教授兩字是多麼清高，多麼能使人尊敬啊，有些眞材實料的學者，奮鬪多年，還難得比釘，而自封教授之後就應一面教學，一面進修，好自爲之。可是你不但不好好幹，反而你以爲眞的是教授了。現在可夠你自作自授（受）了。大概是林肯說的吧，「你只能欺騙人於一時，且不能欺騙人於一世」。醒醒吧，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一味胡來，只爲毀滅自己！（畧）

馬力高敬上七〇年九月廿五日

致電台節目主持人書

「××××」節目主持先生大鑒：

我愛聽廣播，但有匕時間聽，故此非有份量之節目，請勿搞我。

先生所主持之「××××」討論節目，爲我所選擇收聽節目之一，甚少錯過，蓋先生提出討論之問題，皆爲當前社會要解決之問題，就節目性質而論，可謂有益世道人心焉。

我想寫幾句讚吓你，只爲讀得書少，唔知點落筆，如果滿紙讚美之語，係人都會寫，與其肉麻當有趣，不如慳番好過，同時我只想到寫到，內容固然語無倫次，抑更有辭不達意之處，尚望神而會之。

先生每次所邀約者，皆爲社會上有地位之人，私以爲（仿『萬能作家』語）討論學問，吟詩作對，應搵此輩人氏，但唔知先生有冇想到，彼等爲了珍惜地位，顧全聲譽，未能暢所欲言，而祇會「兜圈運徑一，敢汀

大凡討論一件事，除非不知，知——便應盡言，不應隱約吞吐。唉！此亦難怪，兩杯茶唔飲，飲一杯乎！是故翻翻覆覆，皆是題外之語，全搔不着癢處。

每每聽到發言人提議之前，必有『本人以爲』，『本人意見』……等，雖然偉論連篇，查實言詞閃爍，並不中肯，此無他，恐妨失言也。

倘該等發言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對於此類問題，絕無認識，或者僅知一二，便應獻醜不如藏拙，敬辭邀約，莫發謬論爲佳，所謂寧俾人知，莫俾人見（聽），就是這個道理。

好似先一排，談禁毒問題，該等發言人之「驚人」言論（所謂『驚人』也者，只是自暴其醜），確使天下中國人爲之同聲一哭！在下請問一句，請問何爲毒？毒從何來？毒從何時而有？誰人毒害吾人？每念及此，不禁頓哭家仇國恨！該等發言先生，豈有不知乎！無非避重就輕，亂「車」一頓而已，要知「毒」曾爲「英皇御准」發售；其爲道友者，便是「英皇御准」其爲道友也。今日一聲禁毒，萬般罪惡，皆推在道友身上，猛叫道友浪子回頭，何以唔叫販毒者放下屠刀呢？何以唔叫禁毒者眞正禁絕之呢？

發言諸位先生：在下僅是一隻井底之蛙，亦復一介鄉愚，讀書甚少，見識唔多，有一個故事，許多人知之甚詳，我「井底蛙」亦知之，相信諸位先生亦非「盲眼者」，當會比「井底蛙」知得更清楚也，故事如下：

某烟檔老闆想收山，大有洗手不幹，立地成佛之意。但有人唔肯，語

騷我地現手足嘆吐！」烟檔老闆聞言頗爲躊躇，蓋其做此行已多年，正所謂搵夠，同時做此等有陰功之生意，刻薄講句，乃係折墮祖宗，冇後代之事也，所以一味搖頭。

「喂，唔好咁冇義氣好卦！」

「係咧，我……」老闆大感進退兩難。

「唔！咁樣——」此人沉思一會：「你唔做都得，不過咁，有兩條路你行：第一、你係咁倚俾二十萬嚟，我就唔理你；第二、你搵人頂手，否則，哼哼……。」

後果如何，我們不必理會，値得一談的是，上述對白，細味其中意思，當不難發現其來龍去脈，現時所謂「撈家」爲誰辛苦爲誰忙，採得百花成蜜後，其中所佔幾何，說穿無非爲人作嫁衣裳而已。

以上故事，參加討論諸位先生，如果話未聽過，即是對問題絕冇認識，若然冇認識，出席討論嚟做乜？又討論得乜野出樣？知之「僞」不知，又何貴乎諸位先生討論，此豈非「多餘」個個「多餘」。

尤其可笑者之言論，更屬妙不可醬油，「行吓公園」、「撚吓雀」、「養隻番狗」……等便能代替「毒品」、「小販」、「娼妓」……等，有時聽到人家媽媽連聲，諸位先生知乎？

我地有時得閒，聽完你地討論後，我地幾人執着你地先生之「口水尾」，繼續談論（請恕不用「討」而用「談」），每次之結論，雖不敢謂佳，但相信唔會比你地差，此無他，一來我地冇時間限制，唔似你地咁掊頸

唔似你地有名譽、有地位，所以唔駛考慮後果，大可以講完而鬆人；三來呢句最眞，我地乃係勞工階級，對社會大眾切身之事，我地唔識唔講。

主持先生及諸位參加討論先生以爲然否？

先生：容許我講句「亂話」，私以爲（再仿「萬能作家」語）邀請參加之對象，並非一定要什麼名流、什麼賢達，事實上：他們日夕所處聲色犬馬、夜夜笙歌之生活，討論此等問題，相信並不比一般勞苦大眾見識爲多。須知道愚者千慮，亦有一得；名流賢達所慮者，恐妨影響身份，得罪有力者而忌於言，所以我謹希望先生邀請各階層人士出席，共同討論。

可能——貴電台在商言商，在下此項建議（根本無甚建議可言），與你們之營業方針有所違背而不能接受的話，作爲聽眾的我，確相信先生此項「×××」討論節目，乃求其打發數十分鐘，塡滿節目時間而已，是否？

若然如此，此項節目似屬可有可無，又如上文所述——「多餘」個個「多餘」。

即如有次所論刧案事，講鬼講馬咩！若不從民生着手，始終得一講字，所謂「衣食足、知榮辱」，試問誰願無父母家庭？誰願鋌而走險？「魚豈安沸水、鳥思靖飛塵」，昔年張保仔亦有此言，先生思此亦可過半矣！

再者：談到難民問題，在下聊作一詩（說打油詩固可，甚至說是打詩油亦無不可），乃是獻給講難民的先生看看，希望他們有機會再談到此問題時，會有更好之內容。

大家同是個流人，先生唔該做好心，休以早來三幾日，賤視遲來當難民。

專此，即祝

聽眾井底蛙敬上十月廿一日

（**編者覆**：來信悉，連載稿目前沒有篇幅刊登，請來以前所寫那一類性質的短文。）

應徵長聯來了 請許恨紅黨評

雙三週慶日，觴魯梅江，別廟拋家，寧遠遠跑來守候。趁萃薈鼎盛，文壇崛起，發瞶震聾，拯溺救民，領導先鋒，督促伊人早幹。念宏哉港九，很多呢耿介清高，曾侷處難營，願串連策勵赴義，奚須怕綠柳愁牽，贛萍俊傑，三更爬格，夜夜圖強。

上錄是學習續許恨紅先生下聯的，如堪斧正請便交徵聯主管，否則投籃可也！

贛萍先生賞神

舒濟濤街十七號一樓潁川鶴拜上

十月二十五日

又一應徵長聯 請出對者評鑑

（出）二十年流光，避秦海角，離鄉背井，悵茫茫歸去無期。嘆田園寥落，大陸沉淪，赤焰囂張，生靈塗炭，王師東望，徒勞秋水爲穿。看蕞爾山城，充滿着金迷紙醉，便偏安寶島，更點綴歌舞昇平，莫辜負黃花熱血，先烈頭顱，七億遺民，八年抗戰。

（對）數千載文化，被毀紅朝，破舊立新，眼巴巴欲挽不能。噫廬舍爲墟，神州浩刼，羣魔亂舞，餓殍遍野，義旗北指，不難犁庭掃穴。下故都燕趙，塡盡了毒沼妖泉，收江南塞北，即穌解涸鮒倒懸，將重見靑天白日，永照人寰，萬邦垂拱，一統河山。

荃灣張伐十月二十五日

（編者的話：此一徵聯之截稿期，現訂定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底止，海外讀友也來得及應徵。何人入選？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份出版的一六八期公佈，有興趣的朋友，可在年內將應徵稿寄來本社發表；幷請出聯人許恨紅先生剪存應徵聯，評定後告知本社公佈。）

與賣油郎論「以德報怨」書

賣油郎文友：

讀第一四七期「愛你的敵人」大作，議論透闢，中庸之道，世俗凡人能做到「以德報怨」，可及格了，但卻要登極峯，「以德報怨」，纔是成全的。要求過高嗎？「高矣、美矣，擬若登天焉？似不可及也！」眞的，光明之子要得登天，雖不能做到成全，總要勉力而為，光仗人力，一點也不可為，仗神力，再加自己勉力，甚麼可以做到。

什麼叫做神力？神力是宗教信仰的一種力量，這力量「白刃可蹈」，且看二十個世紀殉道多少？咱們至死愛敵，心裏總念念不忘師傅基督在十字架上「父寬宥彼罪，彼實不識所為」的，所以要求並不過高，從地起瞧上二十多層大廈樓宇，高啊，高啊，要是住在那裏，甭擔心上落辛勞，會有電梯（神力）升降的。是以「以德報怨」，肯做能做，這是「金律」"Cold Rule"，不肯去做就是「以德報德——銀律」"Silver Rule"，也會難做，「鐵律」"Jron Rule"，「以怨報德」，倒很多人做了！

賣油郎文友，大作舉出的例子，好像公私不多大分明，愛敵範疇是指私怨，所謂「寃家宜解不宜結」，公敵豈可同時而語？比方誡殺人，殺人者死，大條和物議，可不一樣，但卻兩國交兵，在戰場置敵方於死地，是犯殺人罪嗎？至於天主教——公教（彼視我（天主教）為敵，我卻視彼（基督教）為友，合一運動，最為顯明啦！

又賣油郎文友，想您對公教這征服世界的信仰這龐大組織不甚清晰的，連公教人士稱造物大主為天主，所以別開異教徒叫上帝（天主教叫上帝也可以的），則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人，當改為天主的「選民」——以色列人。以色列十二枝派蒙主特選，他（她）們卻聖駕光降不曉迎迓，駕崩不往吊死，直至今日還有不少信從猶太古教，不信耶穌為降生眞主的。「哀莫大於心死」的啊！

考「以德報怨」這金律——愛你的敵人，並不是先出自金口，紀元前中外都有人倡導過，且看論語記有門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孔子主張「以德報德」作答案，於是儒家視為中肯，「以德報怨」，那就超乎水準，論高難行。後世學者更或許以為愛敵思想溯源宗教說教，不！不!!普及萬世、萬國博愛精神最高峯的。

賣油郎文友，聖經是一本天書，它從天國帶到世國的，一撇一畫，質量都不能增刪，信徒們做不到，或做得不徹底，要怪人的軟弱，責難天書要求於人定出太苛條件，過了吧?!

總之愛敵並不條件太苛，報德呢，法利塞人能做到，而法利塞人所指的是一總的人，甚至可指沒宗教信仰的人，無神主義的人。

——春聲

順德老人將餐費捐出抽獎 提意見幷答覆响雲紗詢問

張老編文席：

本人係萬人雜誌長期讀者，下月一日三結合聯歡敍餐未暇參加，謹附呈港幣二十元助抽獎，聊表微意，希為察收。

前曾函達時對「香雲紗」之名稱及解釋有所辯正，目的在提醒外行人不可隨便發表以淆亂社會視聽，蒙在雜誌發表，又得作者尖鋒君在一五五期虛心賜函垂詢，茲畧為簡答，點到即止，另紙夾寄，請代轉。

再者萬人雜誌宗旨純正，祈珍愛篇幅，非關反共復國大計，及正人心當輒止或盡量少登，是所至禱。

尖鋒先生：

萬人雜誌一五五期發表尊函，謹奉覆如下：

鄙人對「香雲紗的沒落」一文，有所辯正，不外欲表明下列兩點：㈠响雲紗是廣東地道產品，只有這一個名稱。外省人誤「响」為「香」因係國語注音相同（ㄒ一ㄤ），至於毛共匪幫明明把人民奴役和殘殺，也自稱為「解放」，可見毛共商店之貨品名稱，全不標準。㈡响雲紗和黑膠綢，不是一樣，只要往紗綢店取貨一看便知，不必查其生產過程也。

謹表謝意，順頌

時祉

老順德人啓 十月廿六日

雖是傳來之言 不妨姑妄聽之
二月政變始末與葉群的身世

關於中共狗咬狗骨的內部權力鬪爭，互相傾軋的二月政變事件，在本港報刊也有過一些觀察與分析的報導。但根據大陸流傳的有關二月政變而引起文化大革命卻與本港報導有些不同，大陸流傳中的二月政變根據分析是較有眞實感並非空穴來風，這是值得有關研究毛共問題的人員參考與研究的。

根據大陸的傳說始尾是這樣的，毛魔為了他統治世界的野心，擺脫蘇聯獨當一面且樹起了所謂世界革命中心在北京，世界人民領袖是毛澤東之後，引起蘇聯老大哥的不滿，因而蘇聯授意與支持劉少奇與鄧小平打垮老毛，建立一個絕對親蘇的中共政權。

劉少奇、鄧小平以及中共中央絕大部份高級人員與將領本來對老毛獨斷獨行之所為已感極端不滿，早有倒毛存心，現又得到蘇聯支持，於是信

在參加這次政變籌劃會議的核心人物中除彭眞、羅瑞卿、賀龍等之外尙有楊成武。當楊成武在開完籌劃會議之後，卻跑到其老上司林彪處，向林彪透露出這次的會議的內容。

林彪原來也同樣不滿老毛的，但是這次彭眞對這一會議沒有邀請自己參加表示不滿。但認為既然劉、鄧要對付老毛到底鹿死誰手尙且不知，既然自己沒有份兒參加也樂得置身事外，坐山觀虎鬪也是上策。但後來林彪將這一情況告訴他的老婆葉群，葉群認為劉、鄧、彭這一班人對於這一重要事情尙不讓林彪知道，證明劉、鄧派對林彪不是不信任即是有成見，若果劉鄧派反毛成功，將來對林彪同樣不利。

經葉群對這一問題分析，才點醒了林彪，為了自身利害的關係，葉群要林彪設法解救老毛，這樣不但可以救人更可以達到救己的目的，而且可以使老毛感他救命之恩從而掌握大權再控制老毛。

林彪與葉群商討決定後，林彪連夜通知老毛並秘密護送老毛離開北京到上海避難。林彪在安置好老毛之後即迅速將其四野親信部隊秘密調往天津一帶把北京包圍，在一切佈置妥當之後又再由林彪把老毛護送返北京，同時首先把彭眞、羅瑞卿等政變集團的核心人物一網成擒。老毛知道劉、鄧派分佈在各地區心腹爪牙不少，為了要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反對派的勢力，於是即藉口掀起了殺人無數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來。

林彪因救駕有功，又因掌握了全口宣佈林彪為最親密的戰友和繼承人，但這也無非是老毛害怕老林做他的世界以安定老林的心，暗示老林別心急，我老毛死後皇寶座留給你，在我老毛未死之前別起野心下毒手。但是老毛是不是安份守信用呢？當然老林也並非一個大懵人，任由老毛擺佈，等待劉、鄧派下場的來臨。事實上老毛已指使其臭婆娘江青培植與操縱權力與老林在暗中勾心鬪角了。

林彪在自己掌握了大權升了官之後，認為楊成武這個心腹這次通消息有功，因此為表彰他的功勞也提升他為參謀總長接替羅瑞卿職位。但是老毛一生是曹操性格猜疑心最重的人，楊成武既是兩面派的卑鄙小人，可以出賣劉、鄧派，當然也難保不會出賣老毛，更何況又是林彪的心腹，對林彪經已無可奈何，若果加上楊成武豈不是使林彪如虎添翼壯大林彪勢力，

身了。今後毛林是不是最親密的戰友呢？可能好戲就會上演了。

對於蘇聯，由於蘇聯支持老劉要打垮他，所以老毛對老大哥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不但用最惡毒詞句咒罵甚至以反蘇重於反美，把一邊倒的蘇聯老大哥當作天字第一號敵人原因基於此。這就是大陸中人民所傳說的二月政變及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後果。

另外有關大陸毛共內部權力鬪爭，在大陸許多被毛共清算過的知識份子早已預料到毛共內部會起變化，尤其是毛澤東在三面紅旗慘敗被貶之後，在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和郭沫若的一首七律詩詞中，肯定了毛澤東對於被貶失去權力是於心不甘，定會組織力量東山再起暴發一次爭權的大火拼，但卻沒有料到會搞出這次文化大革命來。

該詩詞是這樣的：

成災。金猴奮起千斤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最後岳騫先生在一五二期「林彪的身世」一文中，提到林彪老婆葉群究竟是誰的女兒？對葉群身世提出問號。但根據一九六七年間紅衞兵要揪鬪陳毅、葉劍英之時，廣州市一些羣眾在私下議論時，說葉劍英問題不大，再大的問題他的女婿林彪都會給他照起，保證他安全過關。根據這樣的傳說，葉群可能就是葉劍英之女，但是否正確是可作再深入調查研究的。

（尖鋒）

狐狸尾巴

人傑先生：

中共竊國二十一周年「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想你已於十月一日本地的左報上看到了。其中有所謂「一打三反」者，此「三反」乃指「反貪污、盜竊以及反投機倒把」等等。在中共統治下的政治社會，居然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風氣，並且想來應該是相當普遍猖獗，故必須出之於「反」。——哀哉！希望你有以揭發之！

知名（七〇年十月三日）

覆九龍黑布街陳科先生

十月十四日 大函敬悉。謬承獎飾，愧不敢當。所詢「蝶殘」二字，自屬欠妥，大概係「葉殘」之誤（蝶與葉形近似可能誤植），因以該文作者之文字修養論，不應出現此種錯誤也。偶然筆誤，是任何寫作人所不免的。

無牌教師敬啓十月二十四日

我們應該更堅强地對付匪幫！

古鶴翔

近日世界各地很盛行擄人勒贖這勾當，强盜們刼持飛機，擄刼外交官員，脅迫各國政府釋放犯人。

約旦的大戰，也與擄人事件有關。最近加拿大一再發生擄人事件，繼英國駐加貿易專員羅斯被那些「解放陣線」的盜匪們擄去之後，魁北克勞工部長賴伯特於本月十一日又被匪徒綁架，刼匪們竟然要求加拿大政府以五十萬元現金作爲贖款，還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並開放一條安全去古巴的路，加拿大政府似乎不願接納盜匪的勒索，結果竟慘遭撕票。

我們認爲，各國當局必須保持政府的尊嚴，不可在刼匪的威脅下屈服。誠然，人質的處境是可憐的，必須盡力拯救，然而，對刼匪的任何屈服，結果都會造成更多的不幸。

倘若各國政府能堅決地不向刼匪屈服，刼匪們擄人勒贖的勾當即使不會絕跡，至少也將顯著的減少。

近年的擄人事件，其發端始於中共。遠在一九五〇年時候，中共即曾在中山與澳門的邊境，以强力綁架了一個教師返回大陸，判處死刑。這件事是前中共「中山縣代法院院長」蔡慶權透露出來的。

在香港，中共屢次越境擄人的事實，更是指不勝屈。不久以前，中共强行捕去本港蠔民七人，最近已放回四人，但曾牛三父子則已慘遭殺害。據說曾牛三父子於九月一日下午五時」即開槍擊中其右脇，曾牛受創後被拖上船。曾炳南則在木棍飛舞下被拖上船，當即遍體鱗傷。曾牛被擄後，尚未死去，「民兵」在船上再向他發射一槍，曾牛才喪生。曾炳南被擄上船後，「民兵」始開槍向他射擊，他胸部先中槍，「民兵」繼用三角銼向他手部及胸部亂刺。曾炳南遭此酷刑，已奄奄一息，「民兵」還再施毒手，揮刀將其兩手掌砍去，然後割開其腹，將腸臟挖出。至於曾牛之次子曾楚興，雖未抗拒「民兵」，但亦遭木棍亂毆至重傷，上岸時，再遭毒打，然後被囚禁於一小石屋內，數日後死去。日前曾牛之孀妻，一家六口，前路茫茫。

中共此種無法無天的行爲，在文明世界中實不多見，可是在毛澤東共產黨「教育」下的「新中國」卻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在港共暴亂期間，殺害林彬之兇手尚未正法，而中共又向曾牛下殺手。我們要求香港政府，必須認眞的負起保障市民安全之責。

林彬死了，曾牛三父子也慘死了。我們會爲此而屈服麼？我們會因此而怯不敢言麼？不，剛剛相反，中國同胞將爲林彬、曾牛三父子之死而更加了解毛澤東共產黨的眞相，凡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必然會更加緊密的團結起來。我們將加强維持香港現狀的決心，我們將加强反共救國自救的決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教我們成仁，孟子教我們取義。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他們都堅持着自己的理想，願意犧牲一己的生命以拯救國家民族。我們決不會在暴力下低頭！

我們必須認識「毛澤東思想」的眞面目。「毛思」的本質是：「你軟我硬，欺善怕惡」。倘若對手可欺，毛幫必然得寸進尺，永不休止，直至全人類匍匐在毛澤東的腳下爲止。倘若遇到强大的對手，毛幫即會展開笑臉攻勢。澳門向共產黨低頭，香港安然無恙，即是證明。如所周知，巴游擄人勒贖的祖師爺是毛幫，當英美政府向巴游哀求釋放人質時，巴游即諸多威脅，並炸毀刼去的航機。可是當美國的艦隊在地中海上耀武揚威時，巴游卻乖乖地把人質釋放了。

近日自由人士想舉辦大陸圖片展覽，這本來是對香港政府有利的，因爲人們看了這些圖片後，將更願意維持香港的現狀，以避免受到毛幫的奴役。不知香港政府，何以至今仍阻止這次展出？由越南以至中東，毛共都在放火；全世界擄人勒贖的勾當，都直接或間接受「毛思」影響。——毛共不滅，世界大亂不止！

一位曾任傳令兵的讀者主張
對既抄又錯的徐速再打下去

張先生：

我是不會客套的人，我是萬人雜誌的忠實長期讀者。

前期先生的「徐速又錯了」一文，我認爲還不夠尖刻，像徐速這樣的不知羞恥，不知自愛的人，應該毫不保留的打擊他！

「傳令兵」，這種膽大心細的工作，在他筆下成了什麼？國軍中什麼時候才有士官制的？他都弄不清楚，他還大言不慚的說：他肚裏還有十萬甲兵的浮稿。不寫出來還好，寫出來將更會使人抓把柄。

我曾以少尉的軍級，擔任過傳令兵的職務達四個月之久，自駕吉普車，車上還配置有五二八式的無線通訊器，每當部隊宿營之後，連、營、團長的指揮所，我總是先走一

是一種侮辱，而且對各級軍官也是一個莫大侮辱！

他這些文字是寫在香港，如是寫在台灣，那就不堪設想了！

張先生，用您那正義之筆，對這種邪惡之輩，採取您那帶兵作戰時，死纏爛打的戰術，一步也不要放鬆他，給他一個永世不忘教訓，免得他以後再抄偷別人的著作，更使他自愛自覺不要再胡說八道。祝

好

高山九月二十九日

（高山先生：等到當打的時候我會再打的。你給三郎先生的信已經轉交了，他囑我代致意，請勿誤會他，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萬人詩壇開，雅士手加額，壇主的詩文，目標誠坦白。早聞董力行，實是文章伯，詞長太謙虛，知君有氣魄。衆深慶得人，讚成渠決策，先生翰墨佳，每創新風格。

賀萬人詩壇

亦　龕

萬方多難登高望，人海茫茫幾直言，詩本性靈抒蘊藉，壇前廣植百花蕃。

詠風姐

春　聲

㈠出盡風頭卻是雌，何曾宋玉藺相如，女人世界洵威水，力拔山兮一彼姝。

㈡雄風虎虎竟何之，視彼雌風總不如，孟子批評爲婦道，公孫衍也與張儀。

㈢急驚爲颶慢驚颱，之子于歸嫁禍災，大抵巫山神女類，司空見慣雨雲來。

㈣禍水而今更禍風，分明雌物卻爭雄，面臨霜降交遲暮，笑爾依稀在夢中。

祝萬人詩壇誕生

澄　之

萬人詩壇誕生，壇主董君力行，我讀開場有白，也自點頭讚成。更看自我介紹，可算四字之經，自身先說清楚，接着大談家庭。中有一事最奇，狀述狗相猴形，讀之眞要噴飯，細想頗近人情。因此勾起詩興，也寫一篇刊登。本港詩壇久廢，鄙人還有感想，順此特爲說明。今日可望振興，主張詩格不拘，免用仄仄平平，形式任人自選，但要功力精深，大家努力創作，自可精益求精。不須幾多歲月，重見李白杜陵。謹以數言賀祝，喚出我之心聲。

遊臺灣橫貫公路風景攬勝詩稿

黃家強

一、蓊萊雪峯

蓊萊山巔，一片皚白銀光，於日輝之下，映幻出萬千色彩，一分一秒，皆在變化之中，雪光雲色，令人沉醉。

皚皚銀光耀，日輝幻彩霞，彌大飛火鏡，漫嶺[illegible]

[illegible]

二、關原雲海

雲濤如海，起伏浮漾，而時見峯巒突出，叢林簇簇，如海上仙山，飄渺在虛空之際，尤其日落時分，霞光反照，倍覺迷人。

波濤起疊嶂，霞海泛奇峯，爽氣光搖玉，清暉陰映松，素娥憐獨影，玉兔迷孤蹤，縹緲淸虛府，雲深路幾重？

三、碧綠神木

樹爲杉木，約二千歲，周十一公尺，直徑約三公尺半，牽手圍之，需七、八人方能繞樹一周。

一柱擎天兜，凌雲勢未休，龍姿驕日月，虎態傲洋洲，勁節經千雨，翠容歷萬秋，頑根挺古榦，壽與衆峯儔。

四、鶴壽居

在西寶蘚家場，有逾百齡山胞夫婦居此，民國四十九年夏，故陳誠副總統過此，題匾「鶴壽居」贈之，以示敬老，「鶴壽居」之名，蓋因此而得也。

夫婦百齡餘，逍遙鶴壽居，朝聞山鳥唱，夕對松風舒，春夏靄雲繞，秋冬烟雨疏，山中無甲子，明月入蓬廬。

五、西寶豁然亭

亭屹立山際，四周羣峯疊障，崖奔石走，雄奇之姿，盡收眼底。

屹立蒼冥際，奇峯眼底收，崖奔翻蟒起，石走轉龍虬，伊啞號鳩鳥，喧豗湍瀑流，晴嵐天外合，腳踏白雲頭。

六、九曲洞

以人工鑿穿石崖而成，兩岸爲峻峭危巖，谷底爲萬丈深豁，攝人心魄，風景極雄，極秀，極幽，極奇。

危崖穿石竅，九曲路迂迴，入洞沉雲黑，出峯障霧開，隱聞谷澗水，遙對嶺頭梅，山色初含霽，輕風送晚雷。

[illegible]，下[illegible]深淵，上[illegible]千仞峭壁，遠眺成一線衝天之勢，有「一線天」之美名。

蜀棧通雲巔，遠看一線天，峯螺千仞壑，水鍊百重泉，猨止愁攀度，鳶飛難轉旋，砯崖激石湍，不見赤松仙。

八、燕子口

兩岸如斷，壁立千仞，峨巒直聳雲宵，深谷水石奇秀，隧道之多，爲公路全線之冠，殆爲五丁神斧之工歟？

巒直聳霄漢，雁高橫晚曦，廻風松勁挺，倒影樹參差，路入雙峯斷，泉冲水石奇，溪雲生起處，鴉落野籐垂。

九、長春祠

由長春橋側，有小棧道穿巖臨溪，直通祠前，祠面臨瀑布，遠屏青嶂，置身其間，如在瑤台之上。

巖屏不著埃，絕徑臨溪廻，石老滋青蘚，堦深染碧苔，嶂高斜澗窄，雲起掛屏開，泉韻松風嘯，飛鴻天外來。

十、魯閣幽徑

魯閣峽口，峭壁崢嶸，斷崖迫峙，翠谷飛瀑，惹人遐思，山花紅葉，燦若流霞，面臨一泓清水，直有不食人間烟火之想也。

天淡白雲輕，碧峯翠谷瑩，瀑飛流湍急，崖斷石嶙峋，路轉山花倚，荊叢野鳥鳴，綠蕪迷夕照，猶有踏歌聲。

評註： 黃先生台灣攬勝詩稿，描寫山川景勝，頗有唐人風格，對仗工穩，允稱佳作。本壇主逐字推敲，爲之擊節！第二首玉字當同未改，祗有第三、五首，各易一字。第九首「靑」字當同，代易四字。第十首「石」字當同，代易二字。第十一首限於篇幅，以後有空再登。好詩不敢妄改，所以如此者，表示壇主細心，未敢疏忽耳。是否有當？敬希　玉裁

力行附意。

張贛萍著：

抗日名將關麟徵

馬森亮的創作

「從下流到上流」出版

左拉說：「下流是髒的，上流也是髒的，世界都是髒的。」這種憤世嫉俗的說法，未免太過。馬森亮的「從下流到上流」，卻是本着「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而構思的。從上下流社會的黑暗面，反映其中的光明面；將此兩種社會中的人物，刻劃得栩栩如生。在本刊連載發表時，曾獲得讀者普遍歡迎，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五元二毫。經售處：灣仔芬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九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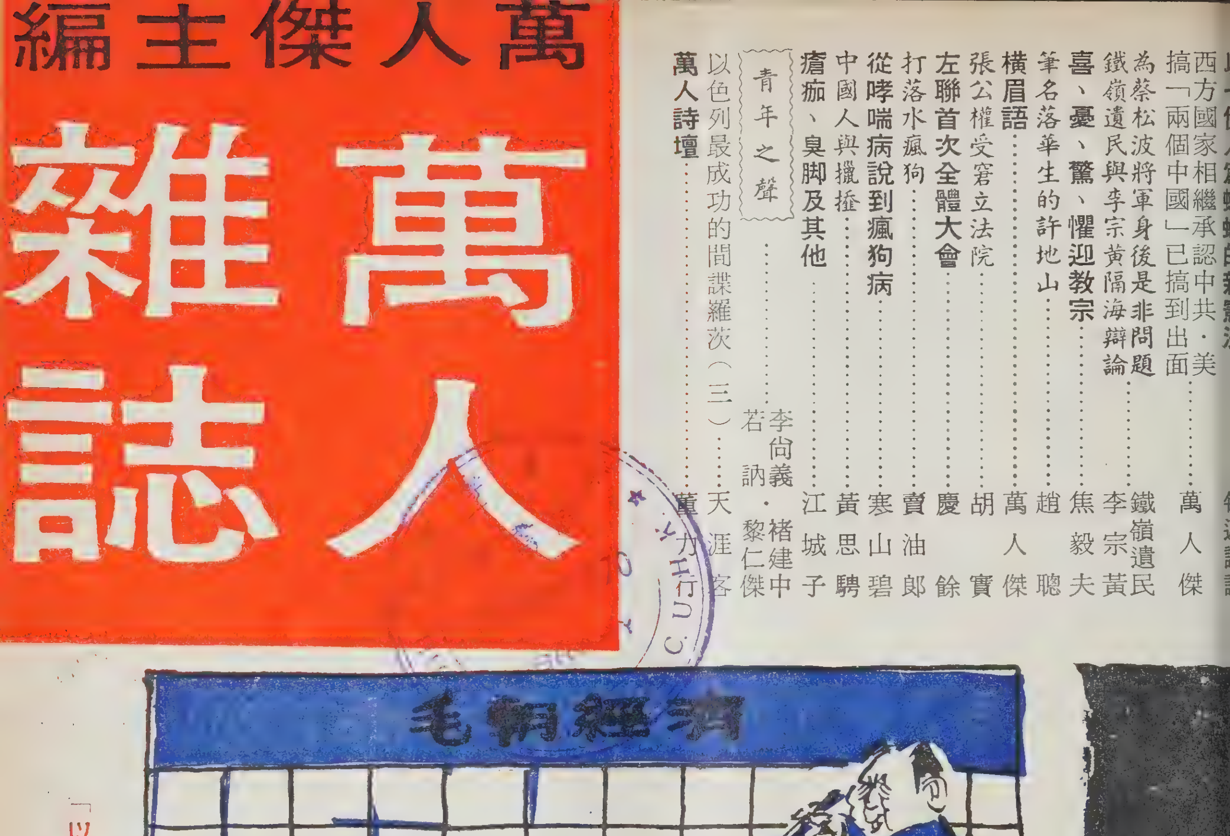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為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暴為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以前大豐收是假，這回大豐收是眞啦！」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〇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每週評論

以七億人爲螻蟻的新憲法

從八月起，卽在大陸各地方進行學習和討論的中共新憲法草案，終於最近揭露出來了。這份新憲章如果也可以稱作憲法的話，那將把整個的憲法史弄得腥臭。孔子曾痛恨以紫亂朱，而這是以黑混朱。

憲法本是保障人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最高法律。而中共這部新憲章，則是保障毛澤東個人獨裁，剝奪民權的黑文獻。

二次大戰前是獨裁主義的鼎盛時代，蘇俄的史大林與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莫索里尼鼎足而三，叱咤風雲。史大林的極權獨裁以無產階級專政做幌子，他訂立的憲法仍然模取西方民主的形式。而莫索里尼和希特勒則公然宣稱獨裁，否定民主。例如莫索里尼就曾大發獨裁的謬論，他說政治統治系統有如一個金字塔，照獨裁政治，獨裁者在上民眾在下，正合乎物理力學，△形的金字塔才能擺得平穩。所謂民主政治，多數民眾在上，統治者在下，把金字塔倒置成爲▽，那一定要動搖倒塌。他這種似是而非的謬論實不值一駁，不過他總還有一說法。而中共這次的新憲章所透露，則是赤裸的極權專制，赤裸的以七億人民爲奴隸的宣言書。由此證明，毛澤東實是歷史最無知最蠻橫的獨夫！

口說無憑，試看新憲章的白紙黑字。

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法，都將人民的自由權利列在第一章，因爲那是組成國家的最高目的，政府的機關和職權，都不能損傷和抵觸人權和民權。但是中共的新憲章，居然把毛澤東的地位放在前面（第一章第二條），把毛澤東規定爲「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元首」、「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同時還將林彪規定「副統帥」和「接班人」。將具體人事問題列入憲法是史無前例的大荒唐大笑話，有起碼政治知識的人決不會作。這樣做固然是侮辱憲法和民權，而在技術上也極爲愚蠢，因爲毛一死勢必要修改憲法，林死也要修改憲法，憲法成了隨時要修改的具文，將憲法的尊嚴和權威毀滅無餘。

人民的權利義務被放在憲章的尾巴部分，這還不算，且看內容：「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是：擁護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這段話無異宣告自由和人權的死亡。試看公民對統治者僅能擁護和服從，還成什麼公民？所謂公民，照自由民主的意義，應是國家的主人，統治者和政府、黨派都要受民意的批評和反對，要受公民的監督，公民有權通過選舉撤換統治者，現在本末倒置，統治者成了主人，人民成了只能擁護和服從的動物。人只有對牛馬猪狗可作這種要求，因爲牠們沒有思考，是蠢然一物，可是人是有自覺意識的，每人皆有獨立人格的，把他規定成只知擁護和服從，不知批評和反對，是把人動物化，是要抹殺人的思考力和人格。中共在實際作爲上雖然向來如此，可是現在把它列入憲法，取得法律形式，表示形實一致，毫無保留了。今後中共無論怎樣蹂躪人權，摧殘自由都合乎「憲法」了。寫到此處，不禁毛骨悚然，深切爲七億大陸同胞感到無邊的悲痛！

中共憲草第廿五條對司法機關的規定：「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羣眾路線，對於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發動羣眾討論和批判。」中共的「人民公審」本是慘絕人寰，蹂躪人權的一種野蠻的恐怖行動。中共從前這樣做，猶是懷抱琵琶半遮面，現在完全合法化了。

新憲草第二十八條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和公安機關批准，不受逮捕」。這條規定本在所謂「保障公民自由」，可是卻透露了毫無保障的眞相。除法院以外無權捕人本是任何文明國家的通例，警察逮捕現行犯，也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可是中共新憲草竟規定，公安機關可以捕人。公安機關包括很多機構，如警察、公安部隊、民兵、駐各地的警備部隊，都是公安機關，也都可以捕人。其實有無這條規定都是一樣，憲法在共產黨眼中原是騙人的玩意兒。捕人在他們根本不算一回事。

君不見文化大革命，國家主席劉少奇隨時無罪可被揪鬭，何況是尋常小百姓呢！

最近由於意大利中共建交，一些海外的中國人，不禁對中共的看法有變。以爲中共縱然不使人滿意，國際地位則抬高了。現在由於「新憲草」的揭露，對這些人是一沉重的打擊，國際地位抬高不等於國際觀感抬高，新憲草暴露了中共是一最落後最野蠻的統治集團。而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我們無須重視什麼「國際地位」，要重視中共怎樣對待大陸的七億同胞。現在他們以憲法的形式，把大陸同胞規定爲只能擁護和服從的螻蟻，我們豈能被不相干的事情所惑？

（漢）

新聞以外



西方國家相繼承認中共
美搞「兩個中國」已搞到出面

萬人傑

一六五期老萬說過，加拿大和中共建交是替美國搞「兩個中國」鋪路。現在，美國在聯大不再反對中共入聯合國，但堅持保留台灣國府席位；加拿大支持中共入聯合國，但贊同美國立場，這分明是為搞「兩個中國」扯貓尾。

並坐會議席上？

正當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席位問題前夕，加拿大、意大利先後宣佈和中共建交。無可否認，這一形勢對國府極其不利，在此消彼長下，國府獲得支持的票數會愈來愈少，中共今年即使進不了聯合國，明年後年，最多再拖一兩年，也終可達到目的了。

因此，中共進不進入聯合國已不是問題中心，重要的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情勢會怎樣呢？近幾天來，許多朋友見面，都在談這問題。

現在的情形是：贊成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將佔大多數，即使目前不能達到三分之二的票數而獲通過，漸漸，和中共建交的國家增加了，也終有實現的一天。同時，反對將中華民國逐出聯合國的，也將佔大多數，這一來，問題就在中共和國府身上了。

如果中共說：有國府代表在，我不入，那麼，問題會再延擱若干時間；如果國府說：中共入，我便退出，問題就簡單了，不久，中共可順利的取代了國府在聯合國的地位。

正統地位面子問題

這些話說出來似乎使人喪氣，但情勢如此，不必諱。保持不保持聯合國的席位，現在要看國府

嘍囉扮演，如果國府決策者認為不應放棄在國際間的發言權，至少可以在聯合國席位上發生一些牽制作用，那未嘗不可以週旋到底。

不過，照老萬看法，如果面臨這一形勢，國府退出成分較高。因為他們堅持「正統」地位，怎肯和中共的代表並坐會議席上？

其實，除了面子問題，聯合國席位的得與失，關係並不太大。中共二十一年來也沒法進入聯合國，他到處搗亂，韓戰時和聯合國軍作戰，今日，那麼多聯合國會員國還不是拚命要拉他進去，往事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嗎？

今日的聯合國，已變成舊國聯一樣，只供各國代表發表又長又臭的演講，和狂人赫魯曉夫脫下皮鞋表演敲桌子的狂態，此外，能做出些什麼有意義的事來？

席位得失不足為病

尤其親共產國家的宇丹任秘書長以來，處處偏袒共產國家，聯合國更失卻當年五強建立時的原意，現在的聯合國，只是個沒價值的組織，有不少國

作會員，又有什麼損失？

因此，即使國府真要退出聯合國，實際上沒有吃虧，問題卻是：中共目前的外交策略，是要盡力孤立中華民國，如果因中共的進入而自動退出，豈不正中了中共下懷？因此，國府也有在任何情勢下仍然保留聯合國席位的理由，除非聯合國以大多數票通過「逐出」。一個愛好和平的會員國被逐出，是聯合國的不對，不是中華民國的不對，用不着認為是丟臉的事。

目前，國府對聯合國席位的患得患失心情是可以體會得到的，他們每一年都為這事情挖空心思。老萬認為，這大可不必，與其希望人家友誼支持，不如自己振作爭氣。聯合國席位的得失，聽其自然，埋頭苦幹，竭其全力，向經濟建設方面發展，到自己的力量壯大起來，誰都不可能出賣你。

參考日本以色列

台灣國府今日的處境，應該拿日本、以色列作參考。日本是一個戰敗國，地方小，資源更少，戰後二十幾年來，他們埋頭苦幹，努力復興，今日已成為經濟強國，小小日本，經濟力量卻僅次於美國、西德；台灣資源勝於日本，二十年來農業建設等，突飛猛進，要是加倍努力，未嘗不可以像日本一樣，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出賣以色列換取中東的和平；可是以色列人鬪志昂揚，上下一心，阿拉伯國家固被打垮，列强也不敢動他分毫，爲了對阿拉伯作戰，已不知被聯合國「譴責」多少次，還勒令撤兵；但聯合國何嘗有辦法「制裁」以色列。

一切是講實力的，國府看看今日日本和以色列在國際間不被人欺負，該明白自己要怎樣做。聯合國席位不是不該去爭取，但不必那麼認眞爭取，最基本的是如何把自己國家弄得富强，有了實際力量，可以不受人支配，不怕人出賣。

中共不再堅持原則

加拿大和中共建交之日，老萬在「新聞以外」作過分析，指出杜魯多此舉是要替美國搞「兩個中國」鋪路的。當時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事情經過這段時間的發展，迹象已愈來愈明顯。

加拿大和中共建交的談判能夠急轉直下，是因爲中共不再堅持要加拿大承認其對台灣領土主權的原則，只以「注意到」來代替。這個例子打開，以後和中共建交的國家，自然也同樣「注意到」便算，意大利建交的照會中如此，其他談判中的國家也不會例外。

在聯合國大會中，美國不堅持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但要保留台灣國府席位；加拿大雖支持中共入聯合國，卻同意美國的立場。這一場「扯貓尾」的活劇，給老萬在一五六期「新聞以外」作出的評論予以「事實承認」了。

美國不忘一台一中

一台一中的政策，始終是美國念念不忘的。自中共建立了政權以來，他們一直沒有放棄過這方面的努力。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名爲保衛台灣，實則也保衛中共。既不許中共打台灣，更不許台灣反攻大陸。只有這樣「不准郁手」，才可以使他們「兩個中國」的政策實現。

……志堅強，隨時有不再聽命美國，作乾坤一擲的決心，因而使美國顧慮到讓大小二蔣控制下的國府存在，兩個中國的計劃就永無實現可能，從那時候起，他們就極力培植台灣人力量，企圖以之取代現國府，成爲台灣國。在一台一中的情勢下，就可達到他們多年來的夢想。我們只消小心的觀察一下美國這麼多年來的所作所爲，企圖已非常明顯。美國幕後拚命搞台獨，原因在此。

台獨頭頭彭明敏能夠從台灣安然逃出，雖然至今仍是一個「謎」，但誰都了解，沒有外力協助，他不會這麼神通廣大。目前，傳說他已在美、加活動。

中國人豈甘受人擺佈

美國豢養的小爬蟲，在香港報刊中發出的論調，幾乎是一致的。「台灣不民主」，「台灣不自由」，「無力反攻論」，「中共成就偉大」，蔣總統要用鐵板撐腰之說，也是從這些論調中產生出來，目的無非打擊國府威信，使人產生一個印象，要用一班新人來取代他們，不用說，這班「新人」是美國培植出來的「新漢奸」。

如果一台一中政策成功，便不會再有「反攻」那一回事，台灣既然成爲「台灣獨立國」，中共也沒理由再談「解放」。美國認爲這樣就可使亞洲達到永久和平。

姑勿論美國這天眞的想法是否可以如其所想，作爲一個中國人，絕不甘心受人如此擺佈。台灣是中國領土，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來自大陸的和台灣土生土長的，都是中國同胞。所謂「台獨運動」，等於戴高樂煽動魁北克獨立，十分不合理的。

國府兩面受困擾

國府一方面受中共在外交上的孤立，一方受美國大搞台獨運動的困擾。反攻大陸，眼看已坐失許多機會。如何應付這些形勢，非急起擬訂新的國策，不可。

近期，許多憂時愛國之士，紛紛向國府當局有所提供，歸納起來，是希望國府振作自强，埋頭建設。這意見雖然好，但美國一方面卻大搞台獨，這使台灣無法安心去發展。看來，國府對美國太過馴善，是招致這困擾的最大原因。以色列接受美國援助，但不完全聽命美國。在台獨運動沒有搞成功之前，國府該拿出鐵腕來，和美國攤牌。如果等到他們樹植的台獨傾覆活動成熟，政權推翻，便連說話機會也沒有，大陸同胞，海外華僑的希望所寄，便宣告幻滅，中國人爭取自由的一絲希望也沒有了。

台獨分子要認真對付

台灣國府當局對付台獨分子的寬仁是好的，卻也留下不少禍根。譬如對彭明敏的疏於防範，是無可補償的過失。彭明敏本身或者起不了什麼作用，但背後的美國把他豎起來作招牌，情形便不同。今天在美國和加拿大，台獨的力量非香港人想像的那麼簡單，美加的小爬蟲也比香港的更明目張膽。香港人大多明白他們的野心，而在美加年青一代的華僑，很容易接受他們的宣傳。

槍殺蔣經國的事件發生在美國紐約，可以看得出台獨分子在美加活動程度。現在，這一宗轟動世界的事件，似乎已沒下文，國府也沒有追究，這都是對台獨分子軟弱的表示。

國府一直把台獨分子視爲不足重視的一小撮，最初或者是這情形，但因爲美國人在幕後支持，發展到今天，已是個重大陰謀，難道等他們到足以威脅國府的存在時才動手嗎？老萬認爲，國府該以爭取保有聯合國席位的精神去對付台獨份子，聯合國席位喪失無所謂，台獨分子非認眞對付不可。

三週年聚餐讀者贈禮物遺漏了兩單

上期所刊徵信錄，「萬人雜誌」創刊三週年三結合聚餐，讀者贈送禮物有兩單未列入，茲特補錄：㈠唐海軒先生襯衫兩件；㈡李治魯先生西餅十打。並向唐、李兩先生致謝致歉。

爲蔡坡松將軍身後是非問題
鐵嶺遺民與李宗黃隔海辯論

鐵嶺遺民　李宗黃

編者按

本刊一三〇期發表鐵嶺遺民先生「李宗黃爲甚麼苦苦誣衊蔡鍔」一文之後，於九月底接獲李宗黃先生從台北來信，指鐵文「顚倒黑白」；鐵嶺遺民先生看過李信，又再提出辯駁，指李文「歪曲史實」。

本刊對文史是非問題，一貫主張提出辨論，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無論見仁見智，概予發表，決不偏袒一方，以往三年先後刊出此類文章不下百篇。今爲使讀者能明白此事之前因後果與是非曲直，除將李宗黃先生之來信及附件，與鐵嶺遺民先生之辯駁文及附件全部刊出外，並將一三〇期已發表之鐵文，亦再重刊一次，讀者可按三文之先後次序閱讀，究竟誰是誰非？自可作出結論。

李宗黃爲甚麼要苦苦誣衊蔡鍔

動機何在？良心安忍？

鐵嶺遺民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份台北出版的「中外雜誌」，刊登了曾任雲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黃大文，標題是「擁進不成，厠身護國，梁啓超如何利用雲南起義？」開端先說：「筆者於民四護國之役中，擔任雲南督軍唐繼堯駐京、滬代表，受命聯絡各方，共同討袁。曾歡迎　國父自日回國主持大計於上海，復與陳英士、鈕永建、梁啓超、孫洪伊等切取聯繫，安排種切，並冒險乘日艦兩度入京，勸說袁系大將馮國璋響應義舉，故於護國史事、密勿自信瞭如指掌。謹撰本文，爲歷史作一見證。並就教於中外雜誌讀者諸君。」

看到這段話，凡是對現代歷史有興趣的人，皆十分欣慰能讀到李先生所寫的第一手資料。但是讀過之後，發現李先生此文根本不是談歷史，用意只是在吹捧唐繼堯，誣衊梁啓超與蔡鍔。吹捧唐繼堯及攻擊梁啓超部份，暫時放下不談，只有誣衊蔡鍔各點，非予以指出不可。當年蔡鍔在雲南起義時，自稱爲國民爭人格。筆者今日草此文，亦爲國民爭人格，使蔡鍔眞如李宗黃筆下的人物，民國尚有完人無法容忍者有兩項。第一，指蔡鍔贊成袁世凱稱帝，不但贊成，而且還參與宮廷奪嫡，因事敗出走，此項分段述之。

李宗黃氏大文轉引葉夏聲「國父民初革命紀畧」一書，指「北京將軍團之勸進，松坡尚有參加。」此事自是事實，但從無人指蔡鍔爲帝制派，何故？因爲人所共知蔡將軍有意誑袁。在蔡鍔入京之初，本意要幫助袁世凱作一番事業，及至籌安會起，蔡鍔在京勢難獨全，如果不隨聲附和，則不爲段祺瑞（被軟禁），也將爲吳祿貞（被刺死），林述慶（被毒死），蔡鍔決不願步三人後塵，他自有一番抱負。

如果說蔡鍔曾經在將軍府簽名勸進就是帝制派，則段芝貴聯合十四省將軍共勸袁世凱速正大位，唐繼堯就列名其中，又將何說？蔡在北京，處於袁世凱掌握中，尚有不得不低頭之苦衷，唐繼堯身處天南，手握兵符，應有反對之自由，何以也要隨俗浮沉。又如以後選舉國民大會代表時，完全由北京中央選舉事務所發蹤指使，雲南省就由將軍唐繼堯但後人從無人責備唐任二公爲帝制派，相信他們是虛與袁世凱委蛇，而密謀大舉，蔡鍔之處境難於唐任，唐任在雲南尚不敢最初反對帝制，怎能責備身處樊籠的蔡鍔。

上面這一段，李氏雖然是違心之論，但總算有點影子。下面就更荒唐了。其中最妙的一段是說梁啓超、蔡鍔有意擁袁世凱四子克端奪取皇儲，在新華宮中佈置行刺袁克定，不意密謀敗露，被誤認爲刺袁世凱，於是閉宮大索，捕獲袁英，牽連到蔡鍔，軍政執法處長雷震春派兵大搜蔡宅，蔡鍔眼見所謀不成，懼爲袁克定所害，不得已倉皇出走，逃到香港得到雲南即將起義的消息，受到國民黨在港人員資助，乃去雲南參與雲南起義。

這一段話其離奇之處，簡直令人難以看得下去，目前先不必辨此事之有無，只說一說各事發生的間時。

蔡鍔在北京住宅被軍政執法處搜查在民國四年九月中，蔡鍔由北京赴天津是十一月十一日，由天津動身去日本是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九日抵達

乃寬字紹明，是河南信陽人，與項城袁家並非一支，但自袁世凱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時，就追隨左右，認為叔姪，平日頗見親信，如同家人，大典籌備處成立，朱啓鈐任處長，袁乃寬任庶務課長，實際掌管大典籌備經費出納，為第一肥缺，係出於袁克定所支持，袁乃寬亦傾心事袁克定。因此袁英始得出入新華宮。

袁英當時計劃在乘袁世凱登極時，剷斷新華宮電線，斷絕內外聯系，以炸彈炸死袁世凱，其動機如何，以後傳說不一，或謂由國民黨人主使，或謂激於義憤。案發後，袁乃寬魂不附體，去見袁世凱，自行請求重辦，袁世凱倒看得很平常，認為小孩子荒唐，何必介意，當時囚禁一個時期也就放了。因此袁系報紙皆指袁英為荒唐鬼，此案也就不了而了。

由上列經過可以看出，蔡鍔寓所被搜早於新華宮炸彈案四個月，怎能說因新華宮謀逆案牽連蔡鍔而搜蔡之寓所，實際上到了一月十七日，蔡將軍統率之護國第一軍已攻入四川境內了。

李氏大文指袁英之案「係由袁克端主使，目標在於袁克定，因為袁克定是袁世凱的長子，克端排四，卻又俊逸機警，平時最獲袁世凱的歡心。袁世凱常說：『這孩子將來一定可以光大我家門楣。』袁克端恃寵而驕，他原是袁世凱三姨太太何氏所生，跟同父異母，袁氏正室于氏所育的袁克定，平素勢同水火。」

李先生所談袁克端奪嫡事，筆者實在孤陋寡聞，所見當代史料中未曾見過兩次，即李先生所引棄夏聲之作，也只說「次子多才，允文允武，燃萁煑豆，不讓皇兄」，李先生硬將此事安在袁克端頭上，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李先生之說雖新奇，卻實在站不住腳，首先要指出的，袁世凱姨太太共計九人，依次排：大姨太太沈氏無出，以克文過繼；二姨太太金氏（韓人）生克文、克良；三姨太太白氏（韓人）生克權、克齊、克堅、克度；四姨太太季氏（韓人）生克端；五姨太太楊氏生克桓、克軫、克久、克安；六姨太太葉氏生克捷、克有；七姨太太邵氏無出；八姨太太郭氏生克相、克和；九姨太太劉氏生克藩。可知袁世凱姨太太無何姓者，克端生母亦非三姨太太，此一誤也。

袁世凱有沒有說過克端將來一定光大門楣，目前已事無佐證，但李先生說克端俊逸機警，卻頗為可疑，據袁克文「洹上私乘」諸弟傳載：「四弟克端字誠齋，號充四，先四庶母所出也，魯而勤學，讀書强記，性純孝，有至行，娶何炳瑩女。」魯而勤學與俊逸機警是絕不相同的，尤其袁克文著書時，克端尚在，若非眞「魯」得可以，克文絕不至筆之於書。

袁世凱諸子是不是有人得其歡心，欲立為皇儲以代克定呢？傳說中老五克權頗有希望，據陳宧在四川告訴左右，克定將封蜀王鎮守四川，太子是老五，因為袁老頭子（指世凱）以克權肖己，有立賢不立長之意。但此亦傳說而已。

總之，無論克端、克權，皆不可能發動刺袁克定之事，新華宮炸彈案，與袁氏昆仲絕對無關，硬把克端說成李世民，此二誤也。

李氏大文又引用了新華宮謀逆案發生後袁世凱御用亞細亞報的一段消息：「沈勾（竊出機密外交文件，售予外人），與袁四（克端）無涉，沈勾係有人誣指其有嫌疑事情，遂行傳訊，並非被捕，現已訊無他，故即於昨日釋出。至袁四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時與劉積學相往來。其致函某將軍煽亂一事，查係劉某筆跡，迨經執法訪緝劉某，早已遠颺，既無佐證，故政府對於袁四，亦不復究，但均與犯上作亂者不同。」

下面是李先生的大文「一項巨案，便這麼用『素有荒唐之目』，作為袁氏家事自了，然而新聞中畢竟也承認『致函某將軍煽亂』的事，宜乎雷震春派人搜查蔡松坡寓『文豪定策』，『將軍預謀』，一着錯全盤輸，於是梁、蔡、戴急急走避，南下徘徊於上海、台灣、香港之間了。」

蔡、戴出走，距離新華宮謀逆案有兩個月，雷震春搜蔡寓相距有四個月，上次已經談過，不再說。可笑李先生抓到這一項證據，硬栽誣當時已在四川率護國軍與袁軍作戰的蔡鍔，竟然又去新華宮協助袁世凱的四子奪嫡，事之可笑實無過於此者。

關於李先生引用亞細亞報一段新聞，實在是兩件事，完全與蔡鍔無涉，茲分別說一說：第一件關予沈勾竊出機密外交文件，售予外人事，沈是沈祖憲，此人是袁世凱侍從秘書，對袁世凱執弟子禮，袁世凱罷職居洹上時，沈祖憲隨侍在側，與吳闓生（吳汝綸之子，世號北江先生）合撰「容菴弟子記」，記述袁世凱的德行學問，至今仍流傳，為研究袁世凱歷史的重要書籍。勾實為瞿之誤，名瞿克明，係袁氏世僕，其母即為袁世凱諸子褓姆，瞿克明自幼養在袁府，如同家人。當袁世凱要派周自齊赴日賀日皇加冕時，本有一項秘密文件，預備簽訂密約換得日本承認帝制，此項密約底本存袁世凱私人辦公室中，英國公使通過國民黨人假手沈瞿竊出拍成副本，英國公使據以與日本公使交涉，始發生拒絕周自齊赴日事，袁世凱聞悉之下，大為震怒，逮捕沈瞿兩人訊問屬實，但也無可奈何，旋亦釋放。

第二件袁英致函的某將軍則是段芝貴與張作霖，經兩人舉發，袁英被捕，炸彈案並未成事實，李先生以為某將軍定是蔡鍔，不知袁世凱時代，京內外將軍共數十人，不能完全記在蔡鍔頭上也。至於李先生所引亞細亞報原文袁四下面括弧內「克端」兩字，我敢武斷說是李先生所加。因為這件事與袁克端根本無關，當時報紙不可能有此大錯。

關於李先生引用的亞細亞報一段文字（見前），余生也晚，洪憲稱帝時尚未出世，無緣看到當時的亞細亞報。但是對於這段文字的眞實性則不能無疑，這段文字最可疑之點是其中用了兩個「袁四」，如「與袁四無涉」，「政府對於袁四，亦不復究。」我所以懷疑這段文字，倒不僅是因為此事眞的與袁四無涉，而是在當時官場上，袁四已成為袁世凱的專有名詞，袁世凱御用的亞細亞報不會不知此忌，而刊之報章。

袁世凱行四，自登仕版後，其長官尊長呼以袁四，朋輩呼為老四或四哥，但無論高低尊卑，背後皆呼為袁四。就目前所見到的記載，慈禧太后自西安回京後，特別重用岑春煊與袁世凱，一次向左右談起，自我解嘲說道：「庚子年我雖然一時胡塗闖

下一場大禍，但也提拔了幾位忠臣，像岑三、袁四皆是。」此袁四之見於慈禧太后之口（見劉厚生著張謇傳記）。王闓運入京就國史館長職時，袁世凱盛予招待，王闓運醉後倚老賣老說道：「袁四的是可兒」（見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至於朋輩中間有資格當面叫老四的就有于式枚、李經羲等人，故當時在京內提到袁四必是袁世凱，亞細亞報決不能左一句袁四，右一句袁四，何況此事根本不是袁四（克端）所為，因此，對於李先生所引亞細亞報這篇文字，除非我能親自看見，否則是不能相信的。

照李先生所說，蔡鍔是因為在北京走錯了袁克端的路線，參與新華宮炸彈案，受到軍警搜查，倉皇走避（此點經筆者將三件事時間列出，已證明是個笑話），並非有心反袁，既然如此，蔡鍔正可安居日本，為什麼要從日本間關經上海、台灣、香港冒生命之險入滇呢？若說蔡、唐之間事前沒有聯絡，蔡鍔又怎能信得過已經封侯的唐繼堯，如果到了昆明，唐繼堯捉住送北京又將如何？

李氏在台北誣衊尚感不足，又移師在香港三〇五期「春秋」刊出一文說蔡鍔在取銷帝制前後，私自同意擁袁為總統，且舉「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為證，讀後使人髮指。對於此種厚誣前賢的行為，若知而不辯，作為一個中國人，就愧對良心了，現在先把有關文字抄下來，請讀者諸公都憑良知來判斷是非。

李文：關於這一件與敵求和，駭人聽聞的大事（鐵按：係指蔡鍔與張敬堯在撤銷帝制後，前方協議停火），閻錫山先生在其遺著「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的第四章「袁世凱稱帝過程中我的處境與觀感」一文中，曾有較詳的敍述，閻先生在寫這一章回憶錄時，曾經強調說：「我所以獲知此種內幕，是因為李烈鈞、唐繼堯均與我為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所以閻先生的記述，當然是信而可徵的。閻氏曾這樣寫着：袁氏撤銷帝制之後，滇、黔復提出總統退位的請求，接着廣東上將軍龍濟光在革命軍勢力內脅自下宣佈獨立，浙江將軍朱瑞在軍民的事

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一、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鐵按：餘七項因與本文無關，將來當另述，故不錄）。……閻氏又寫道：「據馮國璋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鍔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覆電表示同意。」

李宗黃在下面接着寫道：「蔡松坡同意袁世凱仍居其位，此一出爾反爾，置天下公論於不顧的駭世驚俗、親痛仇快的主張，出之於蔡松坡之口確使大義凜然的唐繼堯尷尬萬分，為之進退失據，因為蔡松坡既已同意了如此這般的停戰協議（請讀者特別注意李宗黃這一句話），卻始終不曾向唐氏報備所以唐氏一本初衷，仍然保持其漢賊不兩立的嚴正態度。」

馮國璋的通電指蔡鍔與黎元洪同意袁世凱續任總統是絕對沒有的事，只是藉此混淆視聽，現在這一點都不必爭，只看閻錫山回憶錄是怎麼寫的，李宗黃又是怎麼抄的？

關於李宗黃舉出的文字，閻錫山回憶錄實在是兩段，第一段是敍述蔡鍔與張敬堯停火經過，原文載於五十九頁：「蔡鍔率師北進，與對方曹錕、張敬堯軍戰於四川的重慶、瀘縣、宜賓之間，一則後方彈藥不濟，一則曹、張軍頑強抵抗，蔡軍因糧彈不濟，已入困境，因其參謀長與張敬堯有舊，乃派其前往試謀停戰，張彼時亦不願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戰，正合張意，乃允其請，但提出袁倒之後，蔡須出面擁段，以此密契為停戰之條件。起初蔡不願承認，後經人勸說段之出處並非一擁而定，何必斤斤計較於此，蔡始權予承認。比至袁氏薨折，蔡鍔果與張敬堯等聯名拍發庚電，主張由段出任總統，以挽危局。」

另一段是敍述馮國璋通電談和的經過，載於六十二、六十三頁：「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㈠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㈡慎選議員，開設國會。㈢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適用民國元年約法。㈣懲辦禍首。㈤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㈥去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悉仍其舊。㈦滇事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㈧開赦黨人。據馮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鍔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復電表示贊成。正在策商期間，北京以段祺瑞為國務卿的所謂責任政府於四月廿三日宣佈組成，而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馮乃對原件條畧加修正，要在使袁暫負維持責任，迅籌國會銳進辦法，一俟國會開幕，即行退職。」

閻錫山明明寫的是兩件事，且在擁袁為總統一件事上，又特別寫明「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白紙黑字清清楚楚，閻錫山回憶錄到處有售，現成的文字，李宗黃竟敢竄改以誣蔡鍔，他到底當年同蔡鍔有什麼冤仇，倒值得治近代史的人來研究了。

李宗黃來信指鐵文「顛倒黑白」

萬人雜誌社台鑒：敬啓者，　貴社於四月廿三日出版了一三〇期，載有鐵嶺遺民所作「李宗黃為什麼要苦苦誣衊蔡鍔」一文，無端施於本人以良心安忍，違心之論，更為荒唐等等誣衊，構陷、攻訐之詞，揆諸中英法律，實已涉及人身攻擊，妨害名譽之罪嫌。

都督唐繼堯先生代表。與蔡鍔先生曾經共事，迭有往還，毫無恩怨之可言。對彼遠道來滇赴義，及奉滇軍一萬餘人在川南苦戰數月之汗馬功勳，未嘗不在台港兩地同時刊出之拙作「雲南首義身歷記」之中，據實報導，備加揄揚，連他在盛年，即病歿於日本福岡醫院

之可言，自不應貪天下之功，以為己力。乃蔡先生自始至終皆蓄意抹煞唐繼堯都督發縱指使，首舉義師之功，更不應急功進利，作欺世盜名之行為。若細閱蔡先生所遺「松坡軍中遺墨」，乃斑斑可考，歷歷不爽。國人震於虛聲，未加審覽，甘受欺騙，而不自覺至為不幸。治史學者及編教科書者，亦難例外，往往謂蔡鍔在雲南起義，並無唐繼堯之名。其實唐係雲南都督兼軍務院撫軍長，蔡僅係唐之屬下，幫同起義之一員，絕非主動起義之元勳領袖，此乃千眞萬確之歷史非任何人所能淆亂。余為明是非，嚴功過，別善惡起見，不能不加以指出，以正視聽而存信史。不料鐵嶺遺民先生，連松坡軍中遺墨，亦未看過，竟絮絮叨叨，顚倒黑白之處，指不勝屈，茲從舉舉大者，予以駁正如左：

一、關於蔡鍔先生與北洋軍閥私自和談，妄作主張，除閻錫山早年回憶錄所載外。據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七十五頁所載「袁逆被護國軍所迫，不得已而退位後，仍有戀棧之企圖，唐繼堯主張袁已喪失大總統之資格，應田黎副總統繼任，不意黎於七月六日就職後，竟有蔡鍔領銜由護國各軍與北

（松坡軍中遺墨六頁）

為大總統。唐公即飛電蔡公及諸將領，並致電中外更正。……」

又據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五十四頁所載：「馮國璋、張敬堯等有電致未獨立各省，派代表赴寧。開南京會議，並傳蔡總司令允許協議八條。其第一條，謂袁受清室委託，組織民國，雖因帝制波瀾，民國業已中斷，其從來之地位，亦已消滅，然若據法律的理論，則自約法既廢以後，吾國實早已陷入無政府無法律之地位，不獨大總統，即副總統之資格，亦當然同時取消。故大總統去職，副總統繼任一說，實屬不成理由。為今之計，不如仍據清室交付原案，暫請袁負責任，庶副總統之職，亦得同時恢復，共出任事。首先由袁下令，召集國會，速行選舉，方為合法云云。滬上來電質問，有無此事，唐公一面電港，令轉達滬上人士，勿聽謠言，一面電由軍務院全體撫軍名義，致馮上將軍電云，庚電佳電敬悉，息事寧人，禦侮急難，僕等夙志，寧讓我公，東日通電，未審內容，不敢懸答。惟以本院同人所見，非項城退職時局斷無以解決」。此為蔡鍔先生與北洋軍閥私自和談妄作主張之又一鐵證。

二、據「松坡軍中遺墨」一一六頁，蔡鍔先生親筆擬稿，與張敬堯支電，竟僭稱滇黔軍總司令（附影印親筆原稿）。依當時軍制，並無滇黔軍總司令之設置，而蔡先生竟敢如此僭越，依照軍事刑法，實犯冒用職銜

（松坡軍中遺墨一一六頁）

個人人格，大成問題，何能為國民爭人格，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妄想借蔡先生之名，以成自己之名的人，無異自取辱耳。研究近代史者，不可不察也。

三、又「蔡鍔先生於民四、十二、十九，始行到滇，雲南早已開秘密會議三次，一切準備停妥，（見雲南首議擁護共和始末記十四頁至十六頁時間為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三日）故於廿五日即行起義，此為第四次會議，蔡先生到滇不過一週，邀天之幸，加入已成之局，暴得大名應該知足。乃於一月五日，親筆致梁啓超先生一函，大吹大擂的說：「蓂（繼堯字蓂賡）以未得吾人意嚮（可見事前與雲南毫無接洽）：一意靜聽，荏苒數月，莫得要領，（唐大權在握，早已自作主張，豈有一意靜聽於無拳無勇之人的道理），暨聞敝寓被搜：：王伯羣到滇（與蔡同時到滇，未發生任何作用）蓂意遂決：：：」（見松坡軍中遺墨六頁附影印親筆原稿）。竊蔡之意，以為沒有他到雲南，就沒有雲南起義，昧着良心，將唐氏與雲南事前準備齊全的起義之功，據為一己所有，而將其在阿迷（今開遠縣）遇險，唐氏救命之恩，及委為第一軍總司令的特達之知，竟忘得一乾二淨，人之無良，一致於此，對長官為不忠，對朋友為不義，欺世盜名，莫此為甚」。

四、新華宮炸彈一案，本人所引者，係葉夏聲先生所作民初革命紀略及丁文江先生所作北洋軍閥史話與袁政府亞細亞機關報所載（蔡東藩作民國通俗演義）外，梁啓超先生信中，亦有：「……新華宮炸彈事起後，見影怖魅，左右近習，株連無算，人不自保，四也。家庭內訌，樹黨紛爭，慶緒朝義之變，或將驟發，五也。」即梁氏亦自認有此事實，佃不得嘵嘵不休的廢話來談論。

至謂本人用意，亦在吹捧唐繼堯云云。唐繼堯再造共和，功高泰岱，如經國民政府褒揚和國葬，亦係吹捧唐繼堯嗎，此類無聊卑劣之詞，竟形諸文字間，更不足

駁也。

以上犖犖大者均係鐵的事實，雖游夏復生，不能再易一詞，即起蔡先生於地下，亦當理曲詞窮，無言以對。

溯宗黃自人世以來，一本文化傳統，革命精神，一言一行，均有本源，學術事功迴不如人，而心地光明，行爲磊落，絕不讓任何人，且極重公是公非，對於蔡先生之是之功之善，自應備加揄揚，之非之過之惡亦毫不應予以姑息，所謂：「苦苦誣衊」，實以不仁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宗黃前著述凡六十餘種，一千一百九十二萬言，（民廿八年統計）從未遇鐵嶺遺民之惡意橫加誣衊，濫施攻訐者，爲個人人格尊嚴計，理應訴諸於法，蘄求公斷。惟念在鐵嶺遺民年事尚輕，知識尚未成熟（據其文中自承雲南首義護國之年尚未出生），而貴社素爲輿論權威，對於本案必有公平合理之處置，切望即藉貴社一角，披露是函，俾公是公非得以大白，自可大度包容，不予深究。總之目前大事，復國第一，有良心及有血性之人，絕不願浪費時間精力，與任何人作無意義無價值之爭論也。區區微忱，伏祈亮詧，耑此奉達，藉頌　撰安

並候覆示　李宗黃拜啓　五九年九月廿四日

鐵嶺遺民指李宗黃「歪曲史實」

宗黃先生：萬人雜誌轉來你的大札，關於我在萬人雜誌一三〇期指出你誣衊蔡鍔的事，你不服，來信辯護，信中罵我「無聊卑劣」「知識尚未成熟」，官威十足。假如你眞能提出有力證據，使我心服，不必說罵我兩句，你見面打我兩巴掌，我都沒有話說。可惜你寫了這麼長一封信，「嘵嘵」不休的「廢話」（引號中均是先生罵我的話，下同），根本與我的原文不相干，因爲我指出你的四項重點，你完全未敢觸及，說的全是「廢話」！例如你寫了一千二百萬字也値得說一說。實話告訴你，我雖然尚未成熟，我二十年來在香港發表的文字超過兩千萬字。我寫的雖然不成東西，卻從來未有一次被人抓住辮子像你這次脫不掉身的。現在閒言少敍，我除去要求萬人雜誌把我以前發表的一篇文字，加上你的大札一起排出來，讓讀者看看，誰卑劣、誰無聊？現在爲了使讀者容易明白內情，我再將原來所寫的四項重點，提出來向你請教。

先生在台北出版的中外雜誌第六卷第六期發表了這麼一段文章：

『葉夏聲先生駁斥康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事有實據，義正詞嚴。其中最大關鍵，厥在梁

明爭暗鬥，兄弟鬩牆之際，錯走了克端的路線，幫袁克端策劃弒兄，取得太子地位。因爲事機不密，「人謀不臧」而遭破獲，經江爾鶚通風報信，力爲搭救，蔡松坡方始逃出了北京。

葉先生的這個說法，當然有所根據，而新華宮裏也確曾鬧過炸彈案的。主角是袁世凱愛姪袁乃寬的次子袁瑛，號不同。案發後，袁瑛被捕，他曾供認係由袁克端主使，目標在於袁克定。因爲袁克定是袁世凱的長子，克端排四，卻又俊逸機警，平時最獲袁世凱的歡心。袁世凱常說：

「這孩子將來一定可以光大我家門楣。」

袁克端恃寵而驕，他原是袁世凱的三姨太何氏生，跟同父異母，袁氏正室于氏所育的袁克定，平素勢同水火。所以新華宮裏的炸彈案破露以後，道路相傳，議論紛紜，袁世凱爲免家醜外揚，他命承辦該案的軍警執法處長雷震春不再株連，免興大獄。只是後來爲平息揚揚沸沸的外間流言，方在袁氏御用的亞細亞報，登了這樣一段新聞：

「沈勾（竊出機密外交文件，售予外人。）與袁四（克端）無涉，沈勾係有人誣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傳訊，並非被捕，現已訊無他，故即於昨日經執法訪緝劉某，早已遠颺，既無佐證，故政府對於袁四，亦不復究，但均與犯上作亂者不同。」

一項巨案，便這麼用「素有荒唐之目」，作爲袁氏家事自了。然而新聞中畢竟也承認有「致函某將軍煽亂」的事，宜乎雷震春派人搜查蔡松坡寓，「文豪定策」、「將軍預謀」一着錯全盤輸，於是梁、蔡、戴急急走避，南下徘徊於日本、上海、台灣、香港之間了。』

先生這一段文字存在了三個問題，前面已經提到，現在再說一遍。

第一，先生說蔡鍔因爲參與袁克端奪嫡密謀，事敗被雷震春搜捕，倉皇逃到香港，無路可走了，跑到雲南去起義，實在是投機。蔡鍔雲南起義是不是投機，不在本文範圍，我不同你扯到別處去，我只問你一點，雷震春派人抄蔡鍔的家是民國四年九月中旬，蔡鍔十一月十一日逃到天津，十二月十九日抵昆明，雲南起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在昆明出發去前線是民國五年元月十五日，而新華宮炸彈案發生在民國五年元月十七日，此事怎能扯到蔡鍔頭上？我在上文提出後，你來信不敢正面答覆，拉了梁啓超的信爲證，說我「値不得嘵嘵不休的廢話來談論」。梁啓超的信只說新華宮發生炸彈，有沒有說此事與蔡鍔有關，你賴不掉的事，就輕輕罵一句「値不得以嘵嘵不休的廢話來談論」，就輕易過了關，看你這付形象，我不由得想起舊時縣大老爺坐堂審老百姓，一言不合拍案大叱「胡說，拉下去打。」

但是李先生，時代不同了，今天不容你放肆，我根據你的文章同你講道理，你有理由請提出來，究竟蔡鍔有沒有分身法，他何以人在昆明會參加新華宮炸彈案，你非交代不可，否則就是「無聊」「卑劣」。

第二，先生無端端替袁世凱娶了一個三姨太太何氏，又命令這個三姨太太生出一個四子克端，又要克端去奪嫡。經本人在萬人雜誌列出袁世凱家庭妻妾子女之名，證明克端是四姨太太高麗人季氏所

「洹上私乘」都要買了讀一讀，否則以後像這類笑話還有得鬧哩！

第三，你把袁英致函彰武上將軍段芝貴的信，又拉到蔡鍔頭上，十分得意的寫道：「然而新聞中畢竟也承認有致函某將軍煽亂的事。」以為可抓到了蔡鍔的把柄。我雖然無緣拜識尊顏，但對先生寫此「二十字」時之得意神情，猶可彷彿得之。可是很抱歉，鄙人在上函指出某將軍是段芝貴，因段芝貴之告發，此案始破。想先生看到拙文時，一定如同兜頭澆了一盤冷水，此先生所以要痛罵區區也。

其實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袁世凱任總統時將軍有幾十人，唐繼堯就是開武將軍，陸榮廷是耀武上將軍，龍濟光是振武上將軍，蔡鍔是昭威將軍。先生何以特別厚愛蔡鍔，遇到壞事一定要安到他身上？如果當時有個消息，某將軍刺袁未成逃亡，先生會不會說是蔡鍔幹的？我所以推測先生與蔡鍔有私仇，決非無的放矢也。

以上三點雖為先生無可原諒的行為。但是還念及先生作官太早，讀書太少而今又年紀太老，對於史料鑒別不精，誤上了葉競生的當。只有下面一件事，先生用心太巧，任何人也不能曲予維護了。

第四，先生在香港春秋半月刊三〇五期發表大文，指蔡鍔與敵求和，同意袁世凱帝制失敗後仍為總統，先生說：『關於這一件與敵求和、駭人聽聞的大事，閻錫山先生在其遺著「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的第四章「袁世凱稱帝過程中我的處境與觀感」一文中，曾有較詳的敍述。閻先生在寫這一章回憶錄時，曾經强調說：「我所以獲知此種內幕，是因為李烈鈞、唐繼堯均與我為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據筆者所知，閻先生和唐將軍在日本士官私交彌篤，時常共同研究。……

閻氏在其回憶錄中又說：「……且一向過從甚密，這些情形，他們與我有多次的電報往返。」

所以，閻先生的記述，當然是信而可徵的，閻氏會這樣寫着：（以下見影印原件）

「袁氏撤銷帝制之後，滇、黔復提出總統退位的請求，接着廣東上將軍龍濟光在革命軍勢力的脅迫下宣佈獨立。浙江將軍朱瑞在軍民的事變中突告失蹤。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

一、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

二、慎選議員，開設國會。

三、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之前，適用民國元年約法。

四、懲辦禍首。

五、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

六、去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悉仍其舊。

七、滇事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

八、開赦黨人。

閻氏又寫道：

「據馮國璋的巧電（四月十八日）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副總統）、徐世昌（國務卿）、段祺瑞（參謀總長）、王士珍（陸軍總長）以及蔡鍔（護國一軍總司令）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復電表示同意。」（註：括弧內官銜，均是筆者所註）。

蔡松坡同意袁世凱仍居其位，此一出爾反爾，置天下輿情公論於不顧的駭世驚俗、視痛仇快的主張，出之於蔡松坡之口，確使大義凜然的唐繼堯尶尬萬分，為之進退失據。因為蔡松坡既已同意了如此這般的停戰協議，卻始終不曾向唐氏報備，所以唐氏一本初衷，仍然保持其「漢賊不兩立」的嚴正態度。』

先生明白說出是根據閻錫山回憶錄了，但是，奇怪得很，先生見到的閻錫山回憶錄不知是不是殘本，我們見到的回憶錄在均覆電表示贊成（先生誤將贊成抄成同意，此亦無關大體，因承接下文，故特提出）下面還有這麼幾句：「正在策商期間，北京以段祺瑞為國務卿的所謂責任政府於四月二十三日宣佈組成，而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見影印原件）

李先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閻先生明明寫出「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你怎麼可以剪掉，加上自己的議論指蔡鍔同意袁世凱為總統，

袁氏撤銷帝制之後，滇、黔復提出總統退位的請求，接着廣東上將軍龍濟光在革命軍勢力的脅迫下宣佈獨立，浙江將軍朱瑞在軍民的事變中突告失蹤，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㈠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㈡慎選議員，開設國會。㈢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適用民國元年約法。㈣懲辦禍首。㈤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㈥去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悉仍其舊。㈦滇事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㈧開赦黨人。據馮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鍔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復電表示贊成。正在策商期間，北京以段祺瑞為國務卿的所謂責任政府於四月廿三日宣佈組成，而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

李氏原文（刊於春秋三〇五期）

你這是什麼樣的歷史研究法？

在這裏我想說一個笑話你聽聽，民國三十八年盧漢在昆明叛變時，先生假如當時在昆明，有外國通訊社在昆明發出一個電訊稱：「此次盧漢叛變，並邀請黨國元老李宗黃氏參加，對外宣稱已得李氏同意，實則李氏大義凜然，堅拒所請。」這個消息經香港報紙發表後，如果台北某報館有閣下一個仇人，看到這段消息把後面兩句剪掉發表，而在「已得李氏同意」下面加了大篇按語「人之無良，一致於此，對長官為不忠，對朋友為不義，欺世盜名，莫此為甚」（以上均先生罵蔡鍔話）。及至先生脫險到了台北，看到這則新聞作何感想？反過來說，如果蔡鍔尚未死，看到先生割裂閻錫山回憶錄，誣他通敵擁袁世凱為總統事，他又作何感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作人的起碼條件，除非本身不是人，才不會為人着想。

此事經本人指出後，先生來信改說蔡鍔與張敬堯合議擁段祺瑞為總統。擁段與擁袁是十萬八千里的距離，先生想藉此脫身，你走不了的。

先生此文用心太巧，因為表面看來是引用閻錫山回憶錄，讀者若相信先生大文，先生就達到了誣衊的目的。讀者不相信，也只怪閻錫山造謠，以為他兩人在民國元年當都督時結的仇，怪不到閣下身上，最多不過說你對史料鑒別不精而已。但是人有千算天祗一算，先生絕未想到海外有一個尚未成熟的後生小子，會拿着先生大作與閻先生回憶錄對照着看吧？

先生肆無忌憚誣衊蔡鍔，無非是因為蔡鍔親丁無人流亡海外，無論怎樣辱罵，也無人敢多事與先生辯論，因此一看到鄙人寫文指出你的錯誤，頓時憤火中燒，指鄙人「妄想借蔡先生之名，以成自己之名的人，無異自取辱耳。」這一點先生以己之心度人了，蔡先生死去五十四年，已為國人遺忘，鄙人之名，原不必附蔡先生以成，凡是有心攀附蔡鍔或唐繼堯以成名的人，這人就是無聊、卑劣的小人，願與先生共勉之。

，鄙人已將萬人雜誌寄去，若兩老閻公子要為其先公雪身後不白之寃，延律師提出告訴，先生將何以自處，不妨早為之計。

再退一步說，先生就算要作手腳，也應當找一些世人見不到的冷僻書，怎可用閻錫山回憶錄，此書行銷半個世界，隨處有售，你竟敢割裂以誣蔡鍔，李先生，你欺負天下人都是瞎子，你的膽太大了，怪不得護國之役，你敢單槍匹馬入南京，運動馮國璋起義。可惜你這次英雄卻選錯了用武之地。

李先生，你是黨之元勛，國之大老，官歷特任，壽過八旬，際此耆舊凋零之際，國人對先生誰不視為泰山北斗，尊如魯殿靈光，鄙人第一次讀大作時，確是抱着虔敬心情讀的。誰知你竟作出來這樣的事，你不但對不住蔡鍔，對不住閻錫山，你何嘗對得住自己！一個人名譽聲望的建立，非數十年不可，要想毀掉一天就行了。

以上四點是鄙人對先生請教之點，除此之外，無論唐繼堯功高泰岱，蔡鍔盜用滇黔軍總司令，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萬人雜誌篇幅有限，不能作學究式辯論。先生如有賜教，仍以上列四點為主，否則區區縱願奉陪，恐怕萬人雜誌也沒有篇幅登也。

最後我還有兩點意見貢獻於先生：

第一，不要想改變歷史，中國五千年來最有權力的頭號妄人要算毛澤東，當毛朝建立之初，毛澤東曾指示毛家史官廢棄歷代王朝紀元，代以赤眉、黃巾……張獻忠、李自成、太平天國九個朝代。毛家史官奉命之後，也曾認眞討論過，最後無聲無息，自動取消了。

不但改變歷史不易，就是翻案也不易，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曾替秦檜翻過案，結果受到各方責難而作罷。其實呂先生所引史料全是宋金史及當時的私家著述，既未自造史料，亦未割裂別人文字以證己說，雖然如此，還是無成。

以先生的史學功力想改已成之史，翻久定之案，最好還是留點力氣，頤養天年吧！

第二，不要有優越感，先生不要以為我是黨國

的告訴你，你今生今世是難以達到目的了。

鄙人平生無他長，就是不畏惡勢力一點，是有自信的。自大陸逃港二十年，就在報紙上罵毛澤東罵了二十年，寒暑風雨未間斷一日，先生大作在工商日報發表時，下面一篇「瘟君夢」即出區區之手。一九六七年大暴動時，港共先寄一警告信來，要以「民族紀律制裁」，區區當時不僅一笑置之，還寫了兩首詩分別刊在是年八月份的工商日報與香港時報上，勸他們反正，飛向台灣，有報可查。共產黨能不能殺我？隨時隨地，方便之至。會不會殺我？只看當時燒死林彬、林光海烈士兄弟，最近殺死蠔民曾牛父子，應該會的。我怕不怕？人那有不怕死的，既然怕，為什麼還要罵？因為「事之所惡有甚於死者」，為了公理、是非、正義，我早把性命豁出去了，一天不死，一天就要撰文揭露毛澤東醜惡，為數千萬死難同胞復仇。同樣地，此次出來為蔡鍔執言，動機也是為了公理、正義、是非，不能坐視一個再造共和的元勛受人造謠誣衊。雖然我也知道惹了你這位黨國元老，將有麻煩，但毛澤東能殺我，我尚且不怕，你充其量不過告我而已（寫文章，照我估計你不會再寫了），官司打敗了，也不過罰款、坐牢，尚不至死，但你誣衊蔡鍔這件事將要大白於天下，我所求者如此而已，豈有他哉！為了應付先生的訴訟，我已申請人境證，雖在海外，決不逃避國法，法院下傳票，即傳即到，也絕不拖延。今後如何演變，任憑先生選擇了。

編者按

編完以上三大篇辨論文之後，尚剩下一小塊空白待補。偶想起蔡松坡將軍推翻袁世凱帝制，袁死之後不久，蔡將軍亦於民國五年溘然逝世。全國朝野，莫不痛悼！特選出當時德高望重之翰苑淸才張季直與譚組安先生所作之輓聯，對蔡將軍之人格與功勛，所表之哀頌。

張季直的輓聯：

「國民賴公有人格；英雄無命亦天心。」

譚組安的輓聯：

「心事如白日青天，[illegible]以貞成回劫運；

喜、憂、驚、懼迎教宗

焦毅夫

政府大球場，主持一年一度慶祝耶穌君王瞻禮大彌撒，爲全港區教友降福。這在香港天主教會是件天大喜事，也是本港二十四萬多教友的殊榮。

從傳統上說，教宗是不大離開梵蒂崗的，教友想參加教宗彌撒和接受降福，機會非常之少，就是神職人員到羅馬去朝聖，也很少有參加教宗彌撒機會，美故總統肯迺第覲見教宗，也只接受她的降福而已。

十二月四日這天是本港天主教光明的象徵，充滿着幸福和希望，每一教友都以「迎聖」的心情，歡迎我們最崇敬的教宗蒞臨。然而想起十月二十五日紐約「新聞週報」的消息，不免使欣歡蒙上一層暗影，覺得這份殊榮會給我們帶來最大不幸，「新聞週報」說：「預料教皇在他下月訪問遠東時，會對中共表示友好姿態」。自見這則消息，我們一直耿耿於懷，好像聖教會將會遭到極大意外似的。

該刊專欄作家所持理由，是「美國主教華理柱由中共獲釋而得到鼓勵，促使教皇採取這種行動」。又說：「但這種姿態，或將引起複雜的反映」。

然則華理柱主教開釋好像中共對天主教有了好感，或者說是恢復天主教在中國大陸傳教的一種預兆。中共的用意非常明顯，主要華理柱是外國人，而且是美國人，中共買好對象是他所指的「紙老虎」——美國，是對全球的四億多天主教友，是整個自由世界，並不是梵蒂崗，他把梵蒂崗壓根兒就不放在眼裏。

「文革」前北京還有一些宗教組織存在，「紅衛兵」認爲他是紅色版圖上黑釘釘，那些招牌早被砸爛。聽說一些名勝地區還有廟宇存在，而且還有和尚、尼姑唸經。誰又知道那些僧人都是演員，遊客來了，他們披上僧衣，手敲木魚，口中唸唸有詞，唸的什麼，遊客不懂，也許反復在唸「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哩！

天主教早被中共列爲禁教，迫害教友，鬬爭傳教士，囚禁神職人員，僅外籍神父、主教就有好幾百人分別判處徒刑。在那種面臨殘酷鬬爭情形下，即或有可以望彌撒的聖堂，誰人敢去；年輕的一代，把宗教視作「鴉片」，他會「愛天主萬有之上」？那些想「探討與共黨接觸之可能性」的人，茫然不知中共政策，可憐亦復可笑。

十一月四日教宗親自澄清外間謠傳：「他未來前往遠東十天訪問，決不超出宗教旅行範圍」。否認此行爲政治因素與向中共作新試探的廣泛傳說。但他談話卻流露濃厚的政治意味，但屬宗教範圍內的，他說：「他將有機會向偉大宏揚天主愛德——愛人如己，要從另一角度看，含意頗堪耐人尋味，這句話要是教宗站在台灣而不是站在大陸邊沿的香港說，那就符合中國教友的冀求了。

教宗之來香港，已經決定，來的目的似乎已經表明，是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表示友好關係」。

作爲一個虔誠教友，這時不能不表示一點意見，希望教宗就此「轉**達**」即止，再不要在香港橫生枝節，要是再進一步向「中共表示友好姿態」，其後果相當嚴重，把魔鬼視作朋友的路線萬萬走不得。天主教會是超然的，當然不會影響本身，但足以影響教友信心，特別是從中國大陸逃出天生受盡折磨的教友的向心力。

我們熱切歡迎教宗蒞港訪問，但反對與中共接觸或再發表與中共表示友好談話。令人躭心的是本教區已出現一股親共暗流，半年前發生的「宗教社會觀」事件，並非完全無因，他們正受魔鬼的包圍，一種魔力在侵襲着他們的心。

誠然，兩千年前的社會與今日太空時代的社會大不相同，天主教會若干陳規需要改革，也是事實。不過今天的魔鬼，比一千九百七十年前的魔鬼，還要猙獰，還要可怕，他們把天主教比作「鴉片」，只要中毒，就無可救藥；如把親共視作教會中「新潮」，那就中了魔鬼圈套，自斷教會的生命。

聖經上說：「只有與魔鬼不能打交道」，魔鬼指什麼？凡是破壞聖教和引人犯**罪的**就是魔鬼。中共據中國大陸二十年，囚禁、勞改和殺害了多少神職人員，鬬爭了多少教友，沒有人知道。以前中國大陸有十九個大主教區，八十九個主教區，三十四個使徒區，六千多位神職人員，現在沒有一個教區存在，沒有一個主教或神父能在本教區執行神權，目前賸下只有台灣一個教區。香港雖非中國教區，但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國籍教友，尚有人不甘教會保持這塊乾淨土，還在穿針引線，冀圖送給共黨，居心不言可知。天主是講懲罰，最公平的懲罰，把他們靈魂打入地獄，受烈火焚燒。

教友的本份，是「愛天主萬有之上，愛人如己」。但，破壞聖教會，引人犯罪的魔鬼除外。如果有人鼓勵和魔鬼打交道，那末這個人就是我們眼中的魔鬼。

讓我重申一句，我們熱切歡迎教宗蒞臨香港訪問，反對再有親中共言論，反對與中共有任何接觸，來自中國大陸的教友，對任何與中共的友好態度都反對到底！希望教宗的顧問們以聖教會爲念，一旦等到教友有所反對的行動時，那就晚了。

筆名落華生的許地山

趙聰

許地山是「文學研究會」十二位發起人之一，也是該會初期三大小說家之一，那兩位乃葉紹鈞和王統照，但許的小說，無論在思想、題材和藝術上，都與葉、王的顯然不同。葉、王多取材於知識分子社會來表現人生，是寫實主義的；許卻是在宗教和異域中尋求題材，來表達他對人生的看法，是浪漫主義的。三人在運用文字方面，都很講究，惟葉、王致力於詞句的華美，許則比較明淨淡遠，更受讀者歡迎。

他本名贊堃，地山是他的字。因爲小時候愛吃花生，母親倡導，在他們屋後半畝隙地上，自己兄弟姊妹一齊下手種花生，到收穫的時候，大家都述說花生的優點，最後父親做了結論，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爲他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他說：「那末，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了。」父親說：「這是我對於你們的希望。」所以到他發表作品的時候，就取了「落華生」做他的筆名。

關於這件事情，他曾寫了一篇題爲「落花生」的散文，也許因爲它有教育意義——即是做人要像花生，重實際而不務虛名，所以在中學課本裏，一直選它做教材。這篇文章意味深長，作者自己看得甚重，但卻爲想做偉人、英雄而不甘於老老實實地做個

他的原籍是福建龍溪縣。不過在他幾代以前的祖先，就已遷到臺南落戶，住在城內武館街。祖父在城南窺園教書，父親許南英是一位詩人。在許地山出生的第二年，甲午中日之戰爆發，我國敗績，清廷派李鴻章赴日議和，訂馬關條約，把臺灣割給日本。許南英反對這件事，秘密組織民軍抗日，事敗遷回福建，旋又移居廣東，所以許地山的小學是在廣東讀的。

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藝術上可以說是多才多藝，在兩廣讀書時就喜歡音樂，會彈琵琶，也會唱粵謳。他也眞個記牢父親的話，做一個像花生的人，溫柔敦厚，腳踏實地。十九歲，到南洋各地，在緬甸、新嘉坡，教過五年的中小學和師範。

在下常說，作爲一個文學家，必須情感豐富，異於常人才行。一個冷酷無情、處處講求現實利害的人，趁早別妄想做什麼詩人和作家。除了宗教的眞誠外，許地山還極易動情。他曾追述自己幼年的故事道：「八歲時，讀『詩經凱風』和『陟岵』，不曉得怎樣，眼淚沒得我底同意就流下來。九歲讀『檀弓』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一段，伏案大哭。先生問我，『今天底書並沒給你多上，也沒生字，爲何委屈？』我說：『我並不是委屈，我只傷心這「東西南北」四字。』第二天，溫書念『晉獻公將

無父之國哉？』又哭，直到於今，這『東西南北』四個字還能使我一念便傷懷。我嘗反省這事，要求其使我哭泣底緣故。不錯，愛父母底民族底理想生活便是在這裏生、在這裏長、在這裏聚族、在這裏埋葬，東西南北地跑當然是一種可悲的事了。因爲離家、離父母、離國是可悲的，所以能和父母、鄉黨過活底人是可羨的。無論什麼也都以這事爲準繩：做文章爲這一件大事做，講愛情爲這一件大事講，我這才理會我底『上墳瀍』不是我自己所持有，是我所屬底民族自盤古以來遺傳給我底。」（見其三十二歲——一九二四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所寫「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一文。「芝」書乃顧一樵所著中篇小說。在許地山的文章中，「底」「的」兩字分得很清楚，他從不亂用。）

二十四歲他到北京，考入匯文大學（即燕京大學的前身），與瞿秋白之遠房叔父瞿世英（菊農）同學，讀的是宗教和國文。那時瞿秋白就讀於俄文專修館，鄭振鐸就讀於鐵路管理學校，同住在東城根，常常見面，所以「五四」之後，「文學研究會」成立，他和世英、振鐸全做了發起人。到茅盾接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時，他就用「落華生」的筆名在那上面發表小說，處女作是短篇「

個短時期的助教，幫助周作人和俞平伯改革該校的中文系。

不久，他即遠渡重洋，到美國留學，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碩士之後，又去英倫就讀於牛津。在那裏，和在倫敦東方學院教中文的老舍住在一起，因爲老舍的經濟情況欠佳，又有寫小說的天才，許就慫恿他寫，寫出了他的處女作「老張的哲學」後，許給他介紹到上海的「小說月報」，從此老舍一舉成名。

他在哥大、牛津時，都曾對宗教史、比較宗教學、印度哲學、梵文、佛學等等，下過功夫。爲着研究佛教，曾兩次到過印度。一九二七年歸國，歷任燕大、北大、清華、中大等校教授，教的有比較宗教學、中國文學、印度哲學、人類學等。一九三五年，由適之先生介紹，到香港大學任教，對港大中文系的改革，貢獻甚多。

太平洋戰事爆發，他熱烈參加了抗敵後援會，並主持香港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工作，寫抗戰文章，發表抗戰演說，晚上還到深水埗義務地給幾位流亡在這兒的知識青年補習功課。別人都在爲着自己的安全，準備遷地爲良，他卻爲着國家的事，爲着抗敵的事，終日奔走號呼，忙得食不安席，忙得生了病，不幸於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永別了人世，年僅四十八歲。

他的著作很多，有關道教、佛教的，有關史實的，這裏沒有列出的必要。在文學方面的著作，生前輯印的只有「空山靈雨」「綴網勞蛛」「換巢鸞鳳」「勝利者」「無法投遞之郵件」「危巢墜簡」「命命鳥」幾部散文和短篇小說集，其中有重選的作品

加拉民間故事」。生前未發表和已發表未收集的著譯，據說還相當豐富，只有少數曾在「和平日報」刊登過，其他都在戰亂期間散佚了，非常可惜。他的太太周俟松，也能寫作，生有一位女兒。

包括在下在內，很多人很欣賞他的散文小品。過去在下曾寫過一篇有關許地山小品的文字，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空山靈雨』共收有四十四篇作品，差不多我篇篇愛讀，覺得篇篇都美。它們有些是寫人生哲理的，有些是寫宗教思想的，有些是寫閨房之樂的，都是那麼含蓄，那麼耐人尋味，而文字又是那麼明麗，風格又是那麼淸雅。」還曾因他而談到其他人的同類作品，而加以比較道：「新文學散文中的小品文，在林語堂辦『宇宙風』時，曾經大力提倡過，也眞有效，當時效顰而專登小品文的期刊，直如風起雲湧，的確熱鬧了一陣子。記得推波助瀾的還有知堂老人。他們似乎有計劃地形成一種小品文的運動，一面推尊西洋雜誌散文，一面讚許公安、竟陵、張宗子、王季重等的明末小品。魯迅雖然也在『申報：自由談』上寫些小品，可是因爲他討厭林語堂和他的『老二』，曾爲文譏刺。誰知這一個時期的小品文，我卻看不上眼，一般的毛病是：缺乏文學氣息，讀來總覺得不脫雜感隨筆之類的窠臼。後來倒是巴金主編『文藝叢刊』時，出版了幾本頗爲不錯的小品集子，像陸蠡、何其芳、麗尼等人的，都很有味道。雖然如此，若拿它們和落華生的『空山靈雨』來比，還遠遠不如。原因是後者爐火純青，前者則有些嫌晦澀生硬，句子歐化得過甚。」（見拙著「五四文壇點滴」）

他的小說差不多都有一個傳奇的故事，有一種使人不讀到終篇不能放下的魔力。「命命鳥」寫一對篤信佛教的印度支那青年男女的戀愛悲劇，含有宿命論的意味。「商人婦」和「綴網勞蛛」的女主角，也全抱着隨遇而安的人生觀，走到那裏說那裏，聽其自然；不過她倆都很堅强，只是沒有逃過命運的擺佈。「女兒心」裏的宜姑還是這種類型的女性，但她只是一位作爲陪襯的角色，麟趾就頗爲不同，她敢於闖世界，實行自己之所是，作者著力寫的就是麟趾。這一敢於闖世界的思想和行動，實際上是由於親情的激動。她抬起父親的兩個斷指，一生思念父親入迷，忍受一切危險、磨折，目的只在能夠找尋到父親，與父親相依爲命。關於這一點，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就中西文學之比較，發表過他的宏論。對於這一方面的研究，的確是一種創見。他說：「讀中國底文藝和讀中國底繪畫一樣。就拿山水——西洋畫家叫做『風景畫』——來做個例，我們打稿（Composition）是鳥瞰的、縱的，所以從近處底溪橋，而山前底村落，而山後底帆影，而遠地底雲山；西洋風景畫是水平的、橫的；除水平線上下左右之外，理會不出幽深的、綿遠的興致。所以中國畫宜於縱的長方，西洋畫宜於橫的長方。文藝也是如此：西洋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女人』或男人』爲主，故屬於橫的、夫婦的；中華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父母子女』爲主，故屬於縱的、親子的。描寫親子之愛應當是中華人底特長，……」又說：「愛親底特性是中國文化底細胞核，除了他，我們早就要斷髮短服了！我們將這種特性來和西洋底對比起來，所以說中華民族是愛父母底民族；那邊歐西是愛夫婦底民族。因爲是『愛父母的』，故敍事直貫，有始有終，原原本本，自自然然地說下來。這『說來話長』底特性——很和拔絲山藥一樣地甜熱而黏——可以在一切作品裏找出來。無論寫什麼，總有從盤古以來說到而今底傾向。寫孫悟空總得從猴子成精說起，寫賈寶玉總得從頑石變靈說起；這寫生生因果底好尙是中華文學底文心，是縱的，是親子的，所以最易抽出我們底情緒。」

「女兒心」是他的後期作品之一，寫於一九三三年，正是寫的這種義諦。所以他寫麟趾姑娘，是從辛亥革命時廣州大殺滿洲人寫起；對於爲保全名節而殺死全家的父親，還如此思念，就更加看出他是强調血緣的親情了。

後期作品中的「鐵魚的鰓」，寫一位會設計製造潛艇的專家，正在國家需要這種武器，竟沒有「用武之地」。這位老人雖然迍邅坷坎，卻仍抱着信心，毫不動搖，讓讀者覺察出他的蒼涼的心情。他的代表作則是那篇「春桃」。文字技巧超過了以前的作品，題材雖說現實，而仍具有誘人的傳奇性。他寫一位在北京檢破爛換「取燈兒」（即火柴）的少婦春桃，潑辣、能幹、豪爽，敢於在自己生活中不爲世俗所縛，實行自以爲是的創舉。春桃本在故鄉結了婚，婆家、娘家都還是中康之家，不幸在結婚的次日，丈夫即被軍隊拉伕拉走了。她跟隨家人逃離故鄉，以避兵亂，中途失散，輾轉逃到北京，自個兒就拾垃圾爲生。後來遇到一個曾幫她忙的同鄉，二人便同居起來，分工合作，由她拾，由他賣，提高了生活。不巧，有一天春桃在大街上，遇到一位沒了腿的討錢的乞丐，一看原來是她的丈夫——因爲他打仗時兩腿被炸掉了。她可憐他，把他帶回家中，這樣就一女兩男共居起來。本來丈夫一見她已有了男人，就想離開；那男人因知她的丈夫已回來，也想離開；但到頭來都順從了她的主張，三人同吃同住，因爲任何人一離開也不能維持生活。她對那男人道：「若是人笑話你，你不會揍他？你露什麼怯？咱們底事，誰也管不了。」又說：「以後不要再提這事罷。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她對她丈夫道：「我還是你底媳婦。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動，不能幹大活，我就不要你，我還能算人嗎？」

在香港時，因爲他熱心抗戰工作，中共想拉攏他，只是還未拉攏到手，許地山就已去世了。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張公權受窘立法院

民國廿四年冬，出任國府行政院鐵道部長的張公權（嘉璈）先生，原爲一祇知實事求是，懶得繁文縟節的銀行家。他不懂做官，又不善詞令，以與才華縱橫，鬭志激昂的張君勱先生相較，使人幾不信爲同胞昆仲。

國府未實施幣制改革之前，他原任中國銀行總裁，在國內外金融圈內，樹有不可輕侮的廣泛勢力。中國銀行，係民國開元時，由大清銀行所改組，和稍後成立的交通銀行，同稱國家銀行，負有發行貨幣特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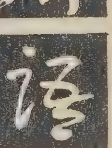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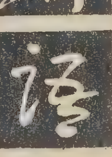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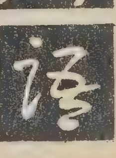
同時這兩間銀行，在軍閥紛爭時期，始終處於超然地位，不受任何武力刼奪。國府定鼎金陵，雖然忙於除舊佈新，但是在金融事業方面，祇將廣州的中央銀行北遷，對中國交通兩個原有的國家銀行，一仍其舊，未敢接收改組。一直拖到改革幣制，才附帶加以整理。嘉璈先生，就是在這個整理期間，脫離了中國銀行而走入政壇。那時有人傳說，他的轉任鐵道部長，乃國府施的調虎離山。現在想來，似有幾分理由。

他在鐵道部長任內不久，爲了加强平綏鐵路歸綏至包頭段的工程，奉准發行平綏鐵路建設公債法幣一百萬元。事前擬定公債條例草案，呈經行政院轉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立法院開會審議該案時，他好像要表現個人尊重立法權的誠意，特親自到院列席陳述意見。依筆者當年任立法院駐院記者所知，行政院的財政部，是奉准發行公債最多的一部。立法院審議所提公債條例時，從未看到財政部長宋子文或孔祥熙，親自到院作過報告。鐵道部偶而發一次小小公債，嘉璈先生不惜御駕親征，可說是多此一舉，也可說是自討無趣。

關於發行平綏鐵路建設公債的用途，老實人說了一句老實話，引起全院譁然。他指出這一百萬元之中，必須撥出廿萬元，贈給平綏駐軍首長宋哲元，作爲鐵道部對地方的一種敷衍。當時立法委員中的鄧哲熙、戈定遠，算是宋哲元系人馬。聽到他揭穿公債用途的底牌，相率面紅耳赤。其他委員，同將視線，集中鄧、戈兩人，報以噓聲。

鄧哲熙比較臉厚，還起立質詢。堅稱鐵道部應允撥給宋哲元的廿萬公債，係供充所部將來以軍工協修平綏鐵路的報酬。張部長卻稱爲敷衍費，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他聽到鄧委員的質詢，自知一時失言，竟無詞以對。

接着另一雲南籍立法委員張維翰（現任台灣監察院副院長），也起立發言。請求張部長發展西北鐵路網之餘，對西南鐵路建設，似應兼籌並顧。建議張部長，另發一宗滇越路建設公債，作爲改善該路工程之用。讓雲南駐軍首長，

勒緊褲帶顧外人

香港市民不忍見大陸親友捱餓，拚命投寄糧包，好使他們苟延殘喘。香港糧食大部份靠中國大陸供應，香港人寄糧包，成了倒流現象，寄回去大陸接濟親友的糧食，十九是大陸運來香港套取外滙的。香港市民把這些東西寄回去接濟大陸人民，已是一大笑話；更可笑的是這些東西運入大陸後，還要付出百分之數百的稅款，才可以吃到口。

如果毛澤東讓他的幸福人民吃飽肚子，或者需要時可以用人民幣買得到，那便省事得多了。現在，東西要到香港遊埠，才又回到大陸，幾經轉折，人民才可吃得到。中共所以這樣做，目的只爲刮龍。把東西運到香港，做香港人的生意，換了一大筆外滙；香港人買了東西，寄回大陸給親友，中共又重重抽稅，再刮一大筆，出也刮，入也刮。

爲了攪好「國家」經濟，應有盡有的把國內東西運出國外換錢，都是合理的，甚至把人民的褲帶勒緊，也都說得過去。國家需要外滙，人民只好少吃一點，只能把希望寄在未來，將來情況改善，肚皮也得充實一點。可是「解放」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還是一樣捱餓，「國家」經濟顯然一直沒改善。

命而已。

有人說：毛澤東年年說大豐收乃是最大謊話，不過用來騙人民的。這話說來似乎有理，如果眞的大豐收，人民的口糧該多加一點，沒理由還滯留在二十多年來只能吃半肚的階段。

但，大陸人民雖然吃不飽，中共卻有餘糧接濟外人。菲律賓風災，中共以值價五十萬港元罐頭食品相贈。雖不是大手筆，可是既有食物贈給外人，自己家人一定已經吃飽；何況，菲律賓並非中共的朋友，是一個反共國家，毛共不會那麼好心，予以幫忙，卻讓自己人民捱餓。

這是什麼理由？只有毛澤東可以解釋。毛共的不顧人民死活，於此可見！

意報的內幕新聞

意大利甫和中共建交，意大利報紙就出現許多「內幕新聞」，不知眞有其事；抑或意大利新聞記者故意弄些中共新聞應應景，提高讀者興趣？

內幕新聞之一是：毛澤東的勢力已減弱，他每事均須向周恩來請教。據說，意大利到北平談判建交的代表注意到，中共已漸少談及毛澤東。

內幕新聞之二是：中國人喜愛美國人多於其他西方人，因爲西方人以鴉片毒害中國；而美國人則派醫生及親善代表團到中國。

他們指的中國人當然不是共產黨，而是中國大陸人民。其實中國大陸人民較喜愛美國人是因爲共產黨宣傳反美，人民也學懂毛澤東「敵人反對，我們擁護」的一套，更寄望於美國

文壇小掌故

左聯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舉行成立會之後，到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又在上海福州路某處召開了第一次全體大會。出席盟員三十餘人，並不多於成立大會時，另有南國社、自由大同盟的代表和同文書院日籍學生加籐榮太郎等參加。

宣佈開會後，即是政治報告，主要是說：資本主義的崩潰現象，一天明顯一天；中國的革命工農勢力，一天膨脹一天；日、英、美三帝國主義爭奪商場的結果，造成了國內軍閥的混戰；因此號召：「革命的文學家在這個革命高潮到來的前夜，應該不遲疑地加入這艱苦的行動中去，即使把文學家的工作地位拋去，也是毫不足惜的。」這幾句話已明顯說明，左聯並不要作家寫作，而是要他們「投筆從戎」——放下筆桿去參加工農暴動。胡也頻等人的被捕處死，不是由於他們的作品有毛病，乃是因爲他們參加中共的地下活動，追溯禍始，就在這次政治報告的號召。

接着常務委員會秘書作會務報告，他不客氣地作了自我批評，說成立後近兩個月的工作，可以用「鬆弛」和「無效果」兩個名詞把它包括起來。

十餘位盟員及參加的三位代表，在會務報告之後，相繼發言，對聯盟意義、聯盟刊物的編輯方法、盟員的行動、連絡其他團體以及參加革命工作等等，都熱烈討論，結果成立了以下十一個議案：

(一)綱領執行檢討
(二)出版週刊機關雜誌
(三)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的連繫
(四)組織蘇聯觀光團
(五)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
(六)反對軍閥混戰
(七)反取消派理論的鬬爭
(八)派代表出席社會科學家聯盟
(九)公開演講會及辯論會
(十)批評的批評會——自我批判
(十一)組織地參加五一並發動羣眾

第五項所云蘇維埃代表大會，是指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大會，左聯的代表行前即遭逮捕。第七項所謂取消派，乃指退出中共的陳獨秀、彭述之、王獨清等人，也被指爲托派，當時他們有理論和主張發表。

決議讀完，已到六時，即宣佈散會。到五一節，左聯刊物登出這次會議的消息，自己承認沒有開好：出席盟員不多，討論沒有充分展開，會前準備不夠，檢討不徹底等等。消息沒有列出參加人的姓名。

主席而「歸附」中共，眞是匪夷所思的事。他現在的地位，中共沒法動他分毫，「解放台灣」叫了二十一年，吃過古龍頭的敗仗後，不敢再動；隔天打炮，變成例行公事，妄想用個「主席」頭銜叫人「歸附」，毛澤東也明白沒可能的，只有天眞的意大利人才會想出這「內幕新聞」。

李宗仁曾「歸附」中共，落得如此下場，最愚蠢的人也不會走這一條路。

內幕新聞之四：中共瞧不起西方國家共產黨的擁毛派；而擁毛派也使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陷於十分尷尬的地位。

這一點卻是事實。外國共產黨的擁毛派則是一班托大腳主義者。對托大腳的人，誰也不會瞧得起。共產黨中有擁毛派，也就造成了他們內部的分裂。

意報內幕新聞較可信的是中蘇共的鬬法。越戰是中共的芒刺，蘇聯靠害，極力鼓勵戰事，戰事不能結束，美國軍就要留在遠東，中共的芒刺一天不能拔除。

中共目前雖全力展開國際統戰，爭取朋友，但蘇聯的搗蛋，始終是中共一大威脅。

掩飾不了的事實

海上浮屍日有進帳，不但在香港，澳門海面也撈到。這是最使毛共感到尷尬的事，儘管說盡好話，做了多少宣傳工夫，爲了這一大批浮屍出現，全部破產。一個富强康樂、民主自由的國家，絕不會那麼多人民爲了要達到「非法出境」目的，而致命喪龍

個流到港澳，就少一份羞恥。

毛共這兩個遮羞辦法十分可憐，香港大大小小，中文英文的報章共有幾十種之多，聽從毛澤東最高指示的不過六七份，在這六七份「愛國」報上看不到這項新聞，絕無影響，因爲「愛國同胞」也不大看「愛國」報的，一條條鹹魚，天天在報上出現，瞞他們不住的。

毛共以爲派船出海打撈，就可減少浮屍，免他們在港澳同胞面前獻醜，這也行不通，極其量減少一點，勢難使浮屍絕迹。

現在雖已是初冬季節，不適宜泅水逃亡；可是據逃到香港的大陸青年說，數以百計的下放青年，現在都匿伏適當地點，伺機下水。

逃亡季節早已過去，水中寒冷，長途泅泳，很少人能支持；但爲了爭取時間，寧願冒險一試。近來的滾滾浮屍，正是這樣造成。

還有那麼多青年伺機要逃，其中自難免有一部份失敗者，這批失敗的人會變成浮屍。等如海中的魚，中共派出的船隻，有什麼辦法一網撈盡？

不管有沒有浮屍漂來，香港大部分人對大陸同胞的生活都已瞭然，派船撈屍，向港澳同胞遮羞其實是多餘的，這些浮屍斷不會漂浮到加拿大、意大利，毛共的新朋友不會看得見的，何必多此一舉？

毛澤東僞造圖片，提倡泅泳，不知是不是方便今日人民逃亡。年邁的毛頭也可泳渡長江，後生仔泅游來港，半途氣力不支，成爲浮屍，顯然沒有攪通毛思想，否則一定可「戰無不勝」！

打落水瘋狗

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談到「落水狗」時說，「落水狗」之是否該打，應看狗的態度和牠如何落水而定。對於自行失足落水或被別人打落的，自然不必理牠，「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因爲無論牠怎樣狂嗥，其實並不解什麼『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牠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洒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夾着尾巴逃走了。……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牠在岸上或在水中。」

魯迅所說的「落水狗」，指的是普通狗類，也許並不咬人，爲害不會太大；倘若被打落水的是一條爲害甚烈的瘋狗，那情形便嚴重了，牠爬到岸上時，不止是「聳身一搖，將水點洒得人們一身一臉」，而是紅着眼睛（瘋狗的眼睛是紅的），張開血盆大嘴，見人卽咬。這一咬不打緊，牠唾液中的「狂犬病菌」便順着牠的牙齒滲入人體；於是被咬的人便聲門痙攣，呼吸迫促，胸內苦悶，見水必恐（故又名恐水病），如果不能及時治療，就會和一條瘋狗般地瘋狂死去。那情形太可怕了，而且那樣的瘋狗決不是一根竹竿所能制伏得了的。

不幸，賣油郎最近遇到一條瘋狗，而且那條瘋狗不顧一切後果非要咬上一口使我染上「狂犬病」不可。

賣油郎在社會上混了許多年，見的狗類也不少，但像這樣的瘋狗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這條狗從前似乎並不瘋，而且還出過一陣風頭，有一次因向我狂吠不休，被我當頭一棒打得夾尾而逃，從此再也不敢露面了。大概是在野狗羣中被瘋狗傳染上了「狂犬病」，因而瘋得連「狗」性也失去了，只記得我那一棒之仇，所以要「得而甘心」。人和人起了爭執很容易解決，上等人之間可以講道理，論是非；遇上流氓、無賴也只是物質方面吃點虧，都沒有什麼大了不起。只有書生遇到狗才最感狼狽——尤其是瘋狗！

如果我們遇到的是一隻豪門的「看門狗」，有鐵閘可以阻止牠；如果是一隻兇神惡煞的大狼狗，有鐵鍊在拴着牠，所以都不可怕。只有這種藏在暗處的瘋狗，時時刻刻向你散播毒菌才最難應付，因爲竹竿、棍棒牠都不在乎，而你手中又沒有槍刀！想來想去只有報警一法，讓捕犬隊的勇士們用「捕狗套」來對付牠去罷。詩曰：

一、惡狗瘋時似虎狼，潛藏水內更猖狂；
勸君遠遠早迴避，滿嘴毒牙切愼防。

二、有理難同瘋狗談，

從哮喘病說到瘋狗病

現代醫學雖然昌明，但畢竟不能消滅所有的細菌，世界上既然有細菌存在，無論是誰都有可能生病。這既不值得詫異，也用不着害怕，有病嗎？找醫生醫治好了。

在下去年確實患過支氣管哮喘，也曾刋登啓事鳴謝。這倒沒有什麼不可以對人說的，因爲這種病並不是去逛窰子，尋花問柳惹出來的。如果一定要找原因，賬恐怕要算到共黨頭上，被共產黨折磨了十多年，身體素質差了。大可以光明磊落地說，與我無尤。而且這種病又不是傳染病，更不是人見人怕的大痲瘋。那位詛咒我的先生，也幸災樂禍得太早了。卽使再詛咒，不斷地詛咒也不會令我的朋友與我疏遠的。

病，有千千萬萬種，人們絕不會把生病當作一回事，有病就醫，醫好就恢復健康。在各種病之中，人們常常諱莫如深，諱疾忌醫的，大概要算花柳、梅毒了。因爲這種病多與風流行徑有關，多是從窰姐們的身上惹來的。一承認有花柳、梅毒，也就等於承認逛窰子，嫖娼妓。那副假學道的臉孔也就撕破了，再不能作其正人君子狀嚇唬後生小輩了。於是咬緊牙齦來忍，或者偷偷摸摸地找黃綠醫生扎盤尼西林，結果也就只好帶着滿身毒瘡進棺材。

西風東侵，在此性解放的呼聲愈來愈高漲的年代，卽使是風流一點，實在也不是一件大了不起的事。逛逛窰子，惹上風流病，只要不騙自己，不擺一副正人君子臉孔去嚇人，趕快就醫，別人也不至於幸災樂禍或者退避三舍的。

世界上最可怕的病莫過於瘋狗病了。狗的本身已夠可惡了，正常的狗倘且「狗仗主勢」、「狗眼看人低」、「狗咬狗骨」、「嗜屎如命」、「搖尾乞憐」，甚至隨街追逐狗姆，當衆幹起那「狗勾當」，而且狂吠亂叫。狗而竟至於瘋，其可惡也就可想而知了。瘋了的狗不但全無人性，而且喪失狗性，狂吠亂噬也就成了牠的拿手好戲，逢人都要咬一口，逢物也要噬一啖。

魯迅先生曾經主張打落水狗，因爲落水之狗，其狗性仍然不變，上得岸來，縱使不咬你一口，至少也會濺得你滿身水花。對落水狗已是要堅決地打了，對瘋狗還能客氣嗎？唯有舉起棒棍敲落牠的狗牙，打得牠夾着尾巴掉頭而逃。

也許有些仁心之人認爲對付狗用不着這麼大陣頭，還是留着一點力氣去對付老虎猛獸吧！這話狀似有理，其實不然。老虎猛獸還只是擇人而噬，瘋狗則連擇也不擇，逢人就咬，你道可不可惡？可不可怕？誰不忍心舉起棒棍，

的見解，何以對於處理攞摙卻如此無能？

（註）：中共有計劃地產銷毒品，要毒化自由世界，所以要掃毒，就決不能放過毛澤東！

中國人與攞摙

記得在戰時的重慶，有個英國議員訪華團到來，在參觀一番以後，發表了一些觀感。在提到衞生問題的時候，老實不客氣拿印度來作陪襯，因爲印度以髒著名。

可是，我來香港一看，覺得若以此地相比，中國的城市實在不算髒。在中國的城市裏，怎會有熟食檔邊的那種令人作嘔的臭味？怎會有如此多的紙屑和廢報？怎會有隨街丟棄的五花八門的攞摙？

我在香港住了二十年，對於攞摙的問題足夠寫成一本專書。

有一年住在土瓜灣某樓宇，那裏的天井彷彿就是住戶的天然攞摙桶，不論是從廚房裏扔出來的魚臟菜根，不論是從屋子裏丟棄的破碎，統統滙集到這個容量甚大的攞摙桶裏來。因此從早到晚，你都可以聽到從上層窗口扔出來的東西，撞響牆壁或窗子，直跌到底層。而最奇的景緻，無過於在你的窗子上掛着婦女月經帶。如果連這東西都丟得出手，試問還有什麼東西不能丟？

又有一年我住在底層，那裏有一個後院，每天都有各種攞摙拋下來。住在下面的人每次淸除這些東西，都要朝樓上咒罵幾句。可是罵的照罵，拋的照拋。我眞奇怪何以香港人有如此的忍耐力，從來沒有人提到「相隣權」的問題，或爲此而鬧上法庭。試想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要爲樓上的人掃攞摙，這是多麼不公平的一件事。

現在聽說有糾察隊了，這不啻是香港人的福音。因爲人類既然早就與禽獸劃分界限，自有劃分界限的理由。誰都知道生活在香港的多數是中國人，香港街道髒，是中國人愛髒。因此僅僅爲自身的面子，就應該把這種舊習氣改過來。

只是直到現在爲止，糾察工作還未見到全面的效果。而據我所知，有幾條街道一到晚上就有舊報紙包着的攞摙，以加速度從樓上飛下來，發出很大的聲音。像這樣的住戶，罰錢實在太輕了。

最近我聽人說，新加坡已經變成十分淸潔的城市，台北、上海也很淸潔。那末爲什麼同是以中國住民爲主的城市，香港就應該骯髒？

今天見黃篤修先生在一篇報導裏提到，英國某報因不滿前首相威爾遜的政績，主張和新加坡對調，讓李光耀作英國首相。

現在我倒有個建議，讓香港的衞生局長和新加坡的衞生局長對調，看看是個什麼情形。

黃思騁

瘡痂、臭脚及其他

所以凡是鼻子機能正常的人，都能淸楚分辨香與臭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氣味。人大抵是愛香惡臭的，此所以先生小姐們愛用香水以吸引異性，有「臭狐」則唯恐人知，遇千方百計去求醫覓藥；我們只會看到那些公園遊人見香花而欣然色喜，遇狗糞而掩鼻廻避。如果有人相反地見香花而掩鼻，遇狗糞而作深呼吸，這便成爲咄咄怪事了！

然則人都是愛香惡臭的嗎？那又未必盡然。有兩種人是「趨臭若鶩」的，第一種是對臭味有特殊好感的人：

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南史：「劉邕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牀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

世有大臭之人，偏有逐臭之夫；瘡痂不是下酒物，偏有人嗜痂如飴。這些與常人喜惡迥異的逐臭者，除了說他們癖好特殊，嗅覺器官不與人同之外，實在沒有其他解釋。

另一種人有正常的鼻子，却故意顚倒香臭，人家都說臭不可當，他們硬說其香如麝，這些人不是鼻子有問題，而是其腦子出了毛病！

玉芝堂談薈：「宋彭孫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首曰：奴不亦諂乎？」

可以肯定的是，李憲的脚一定是穢臭的，否則便不必勞煩彭孫去洗，彭孫的嗅覺也與常人無異，但捧着李憲的脚時，卻把明明是臭的說香的了！我們平常譏笑那些只知奉承諂媚的人曰「托大脚」，但他們只是托而已，比起彭孫洗脚還要遜色百倍，彭孫奴顏婢膝替老闆洗脚之餘，更要欺騙自己的鼻子，脅肩諂笑的硬將臭脚說成香趾，難怪李憲也忍不住要踢他一脚了。爲了諂，多少人降格由托而洗，這實在有他們不得不爲的苦衷，正如有人把狂人說是「偉大的舵手」，有人把明明是「差多了」的文章硬說是「爐火純靑，與原著各有千秋，比原著境界更高一等」，硬把「閃爍着一點點閃爍的燈光」這類文句的作者比作「文章的導師」，把充滿消極的文字說是「苦心疾呼」……把臭的說是香的，把黑的說是白的，這不是正如彭孫之替李憲洗脚嗎？可惜說一句「足何香也」，中尉的臭脚始終是臭脚。肯說眞話，不肯脅肩諂笑的人，嗅到那股中人欲嘔的氣味時，仍舊會照說一句臭不可當的。但竟然有人不特不會蹴彭孫一脚，還沾沾自喜的飄飄然以爲臭脚果眞香起來了，寧不可笑？

江城子

青年之聲

港大「康寧堂」事故

李尚義

據報載：約有百餘名港大學生，在一次毆鬪及搗亂中，毀壞學校大批傢具及陳設。割裂梳化椅，毀壞冷氣機，扯脫電話機，打碎錄音機，撕毀書籍及重要文件。

又據悉，港大學生集體搗亂事件，乃香港大學自成立以來所未嘗有者。此事之肇起，據說是由於港大各堂舉行話劇比賽而起。十月卅一日晚，話劇比賽在康寧堂舉行，至晚上十一時，評判員宣佈康寧堂獲得冠軍，有等學生認為評判不公，大表不滿，經過三小時後，即該晚夜深二時，突有港大學生百餘名，聲勢洶洶闖進康寧堂，肆意破壞及搗亂云。

報章報導這件港大新聞，已算非常客氣和客觀，不但沒有半點誇張，而且有「緊縮」之嫌。雖然如此，我們已可看出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眞正面目了。

讀到了這則港大新聞，使我想起在鄉下時，鄰村與我村為了爭奪一條河流的使用主權，為了墳墓的風水問題，時常出動兩村的男女老幼，或用明鬪，或用暗鬪的手法，鬪個不停，一直鬪到大陸淪陷給共匪，才能稍歇，但據說在一九五〇年，兩村為了舖張「慶祝國慶」，各組成一隊話劇團到府城演出，事後，我村的當事人受了「人民政府」的獎賞，好不威風。鄰村的父老「條氣唔順」，突於該晚深夜，出動全村壯丁，摸索入我村，肆意搗亂放火，見人就打，造成兩村鬪爭以來，我村受到最嚴重的損失。第二天天剛亮，我村召開緊急會議，準備全面「反攻報復」，但此事為共幹所悉，即報告最高峯知道，高級共幹即派出「解放軍」荷槍實彈，加以制止，一場大決鬪，才能停止。

事後，共幹頭頭獲悉兩村的宿怨，特從廣州派出數名頭頭，組成「調查小組」，召集兩村的老父，追究長期以來械鬪的眞正原因。原來在清乾隆以前，兩村非常和睦，及後我村村長的兒子與鄰村村長的兒子為了爭奪另一村村長的女兒而引致桃色械鬪，此後，兩村成為世仇，什麼河流使用主權，墳墓風水問題，以至大陸淪陷後的話劇比賽結果所引起的械鬪，只是藉口而已。兩村經過「調查小組」的大力勸解和鎮壓，至今似能相安無事，但據鄉人來信云：兩村至今不通婚的習慣，仍然存在。

我村與鄰村的長期械鬪，乃是由於村人的無知，他們之中，絕大部分都是老粗，胸無點墨，才有百餘年來的愚昧宿怨，想不到我們的高級知識分子，飽讀詩書，學貫中西，卻為了「評判員的評判不公」而引起那麼「大陣仗」的報復行動，我眞為香港的納稅人叫屈了。

舊式的章回小說有句很妙的話：「天下人管天下事！」當一些不平的事件出現後，英雄俠客遇上了，伸手就要管，更不問利害，只問是非，因此而亡命天涯也在所不惜。小說之所以能使人神馳，最大的原因就是它能把讀者帶到另外一個世界去，暫時忘記了繁瑣醜惡的現實社會。

年紀輕的時候，很希望有天成為小說中的主角，武藝高强，柔情俠骨，見義勇為，挫强扶弱，以為平生快事當無逾於此。年紀漸長，懂事漸多，然後知道所謂「俠情」，能在現實生活中出現者少而又少，而一向佩服

」的思想剝落得七八，甚至開始對與「俠客」對立的奸賊欣賞，不是欣賞他的作惡，而是欣賞他作惡的本領。作惡不是件容易的事，須要有本領去支持它，惡人的本領一般都要比好人高强，「俠客」往往要在惡人手上栽跟頭，這才顯得惡人的本領更大。雖然到頭來惡人必被好人或俠客消滅，但當他作惡的當兒，簡直就像能呼風喚雨似地，好人的「好」，俠客的「俠」，就在惡人的惡的凸出下顯得更為凸出，這就是小說情節中最引人入勝地方。假如惡人不是本領高强，好人就不至這樣難做，俠客也不至這樣

概論—

大學教育的制度，批評的人很多，呼籲改革的建議也不少，但卻罕見眞能具體地提得出辦法的。以中國文史哲等科為例，一般都認為學生的程度日趨淺薄，遠比不上昔日。師資的難得，則為導致此問題的發生及使其日形嚴重的主因。我們都知道，未來的師資的培養，其成敗亦正有賴於今天的大學教育，假如不從當前的大學教育制度想辦法，下一輩的程度低落，必將尤甚於今日，不惟像今天現有的師資不可復得，甚至像今天的學生程度亦必保不住。這是一個最現實，最急亟的問題，可惜我們的專上學府的負責人

理的，似乎佔有更大的多數；用功的同學，以能應付功課為能事已足，懶惰的同學，還希望有更進一步的偷懶機會，餘下來的精力，不是虛擲於吃喝玩樂，便是人云亦云地攪什麼活動運動，更不肯撥出一分精神去想一想學術的前途，及其對社會，對國家民族應負的責任！這樣的學風，不但文化永不能由此復興，即欲保存現狀亦未必能辦得到！

在專上學校，「概論」之學是很受歡迎的捷徑，文科固有概論，史、哲等科亦全以概論為中心，讀概論的好處是眼光開得濶大，但壞處卻是讀了之後等於未

則我們當會發現，即使在現實生活裏，亦離不開這個原則。一切的人情事變，都離不開好惡兩面，我們置身其中，强而賢者，則扮演「管天下事」的俠客；强而不肖的，則去扮演「反派」，剩下的便是好人和庸人。其實俠客和奸賊都不會太多，最多的是庸人；好人也不會太多，因為假如好人多，奸賊便作惡不得，庸人多才給予奸賊更大的「羣眾」力量。因此庸人最使人傷腦筋，俠客行俠仗義，壞事的最多是庸人，當然這批壞事的庸人，也有勉強去扮演好人的

褚建中

，一向都被學者們看不起，因為近史與近俠，都似乎太器小了些，器小則易盈，最大的毛病在走不遠。例如蘇子瞻譏張良博浪擊秦是由於眼光短少，這個批評實在不錯。但我們也要知道，張良後來能有那樣成就，畢竟亦由博浪擊秦的一股英氣脫胎而來，先有了俠骨，然後才可以希望他作仗義扶傾的事。俠骨是本，作事有頭腦與否，則視乎其人，推到大處，則「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庶幾乎命世之才無以異。

史學的博士不會讀好一部通鑑，文學博士寫不好一手文章，哲學博士辨不清朱陸異同，這些學士、碩士、博士卒業以後，又拿出他們所得，向下一代灌輸，由於他們做的完全是概論之學，未嘗徹徹底底研究過一門功課，故也只拿得出概論來教授下一代。古人做學問是愈做愈精密，今人則愈做愈粗疏，由於基礎全未打穩，後來雖弄些什麼專題研究的名堂，而骨子裏仍然是在做概論。譬如開詩經研究，學生連字音也弄不清楚，研究什麼呢？又譬如開新舊唐書研究，學生們連通鑑

二

若訥

過去大學教育辦得有成績，是叨了私塾的光，因為私塾出身的學生，自小即踏實做工夫，研究詩經，他是眞正的懂詩經；選四書，他是徹底理會過四書來。自從這一脫「祖宗遺產」花光以後，同等程度的學生便再也找不到；學生找不到，老師難找。於是一切都只好因陋就簡，概論是愈弄愈「概」，以至視人名、書名、作者生平等為大學問，又焉能培養得人才出來？「概論不廢，國學不興！」有志於復興文化的人，相信對這兩句話都有同感吧？

長髮青年

黎仁傑

在美國有一位大學生，因父母侵害了他的個人自由，禁止他蓄鬚留髮，他寫下抗議的遺書後，飲彈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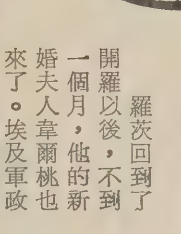
其實蓄鬚留髮是小事，自殺的行為，是把小事化大了。但在許多青年的思想中，蓄鬚留髮的自由保衛戰不能不算是新時代裏的大事。歐美說得太遠，就香港言之，很難有一天不在雜誌報章出現攻守性的爭辯，報紙也懶得看的，也有忍不着動筆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我反對長髮，但不反對那一派以身是「希癖事」為榮的，或徒以外表「證明」自己是把握了時代的一類青年蓄鬚留髮。那是他們必然性的「需要」，反對他們，無疑是叫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也不反對歐美的青年人蓄鬚留髮，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一般的生活水準對進理髮店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另者，是他們多有洗澡必連洗頭的習慣，髮身光潔且曲服，面部的輪廓也較顯明，故長髮在歐洲本有美的過去，在未改革為短髮的十九世紀前，經已存在了。今天復古，何有不可？

從長髮演為短髮，是近世紀歐美文化突進的時代裏，人們的儀容也從而轉為明朗英偉的表現，符合了儀容上要求實用、美觀、便利的原則。今天青年人要復古，是有其簡單的原因的，部份的成年反對，也有其理由存在；我反對一般無知好奇的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青年，無目的地把明朗英偉的氣質形貌薇棄！中國人，重視男子應有英偉的本質，也重視男子漢要有明朗的形貌，況不男不女的既黑且長的頭髮，一旦疏於洗擦，則使人有骯髒之感。我們的髮身是直的，不每天吹燙，長髮一如瘋漢，這種「東施效顰」的模倣，其難看及處理的麻煩不亞於滿淸時代的留辮子！

我是一個青年人，是一個長髮青年；白天教書，晚上改卷、自修，天天平凡地渡，忙碌地過，四十多天沒到理髮店了，但每天上學前必刮鬍子，把髮梳個光亮，然而，從未得人因長髮而抨擊過，也並非以長髮為「青年」的特色，回到學校，除了授課，就是指導學生的儀表和秩序，正視長髮青年的問題是少不了。

不少批評長髮青年的人，多把長髮的外形拉到人格品行的問題上。然而，從接觸所見，長髮的外形與人格品行是不能串通的，但可以說，若求學心重，心理上並不會以為徒以外表可以得人敬重的學生，經過解釋勸導，改天就會把長髮剪去。反之，諸多理論，寧退學也不剪髮的大多是學習成績不理想的青年；若否，也必在校外多有「敢作敢為」的荒唐生活。惟不論是前者後者，其有必然的共通點，就是慣引某些長髮青年的成就為自辯的話兒，沒有明顯的倫理觀念和社會共衷的觀念，但面臨這一類的青年人，若把論題放在長髮的外形上，實是不明問題重點所的在了。



威震阿拉伯與達揚齊名

以色列最成功的間諜——羅茨

天涯客

羅茨回到了開羅以後，不到一個月，他的新婚夫人韋爾桃也來了。埃及軍政界的一般「老朋友」和「好朋友」們，開了一個非常盛大的晚會，用歡迎外國宮主一樣隆重的儀式來招待這位金髮藍眼的美人。

羅茨夫人也的確是一副天生的間諜材料，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和什麼樣的人都交得上朋友。——沒有過幾天，她就成了開羅「上流社會」中最受歡迎的一位外國太太。埃及將軍們和部長們的女眷，都對她「一見鍾情」，把她完全當做「自己人」來看待。

羅茨夫婦在開羅最華貴的住宅區——默罕謨德大街，租了一套絕頂漂亮的房子；又在郊外買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別墅；在金字塔的旁邊也買了一座富麗堂皇的馬廐。這些都成了埃及的高級軍官們最喜歡消磨時光的地方。主人是那麼好客，女主人又那麼和靄可親得使人心醉，酒和香檳，就像流水一樣地吃都吃不完。羅茨的幾個佣人，都穿着晚禮服，戴着白手套，客氣和週到得像宮廷中的「內侍」一樣，使得每個到過那裏一次的人，都不想再走；走了也拼命盼着有再回來一次的機會。

埃及雖然是個口口聲聲嚷着「社會主義」的國家，那些特權階級們的生活，卻十足是一種「封建式」的。身為「德國百萬富翁」的羅茨夫婦，當然也非如此生活，不能和「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們打成一片。因此，他們每天的日程，就是：上午，春郊試馬，馳騁一番，然後，在「俱樂部」的游泳

翔一類的消遣。然後，在日落的一刹那，灌上一兩杯鷄尾酒；再換上夜禮服，去參加「派對」。——他們這一對夫婦是外國人，是有錢的外國人，又是很逗人愛的外國人，所以，個個和大人物們有關的「派對」，差不多都有他們伉儷的踪跡。

「派對」完了之後，剛好也差不多是羅茨要向台拉維夫總部發報的時間了。那時，他每天早上六點鐘，都要和以色列聯絡一次。埃及因為「蘇聯老大哥」在特務工作上還沒有插手，所以連個像樣的「秘密發報調查」工作，都根本還找不到。

半年之後，羅茨又跑到巴黎去做了一次「彙報」。不過，去的時候，他的心理很有點七上八下。理由也很簡單：他和韋爾桃結婚，並沒有事先徵求到以色列特務機構的同意，萬一他們堅決反對的話，那又怎麼辦呢？

幸虧他的上級非常富有「人情味」，他們了解：一個深入敵境去孤軍奮戰的「坐探」，如果有個可以信任的異性助手的話，是可以減掉許多心理上的壓力的。同時，事實證明，韋爾桃也在工作上成了羅茨一個非常得力的助手，對情報工作的供獻實在很大。所以，他們馬上就批准了這件婚事，而且也正式地把韋爾桃吸收到以色列的特務組織裏來，做為特別分配給羅茨的一名助手。

羅茨的情報越來越多，馬靴底上的小電台，已經再也不夠用了。於是，


羅茨夫婦在開羅當間諜的


埃及的「征服者」火

騎馬的人，所不可少的東西，因為體重的問題對於愛好騎馬的人，就像對一個當紅得令的電影明星一樣的重要。

有時，羅茨也真的會賣出去幾匹馬，買主自然都是歐洲人，價錢也挺不錯。就憑着這一點，那些埃及人都相信，他花的錢，的的確確是正正經經來的。通過了警察總監戈若布的介紹，他和蘇彝士運河區的總督，也變成了好朋友。三個人一道去參觀了運河區的各個軍事基地，到處都受到了當地司令官的熱烈招待。此外，他又認識了埃及的「後勤總司令」，聽到了許多從沒有被別的外國人聽到過的牢騷。那位「後勤總司令」，也始終認為羅茨是個地地道道的納粹老軍人，所以什麼話都不瞞他。妙的就是：羅茨還常常裝腔做勢地勸他少說一些，免得被外國間諜聽了去不好。

這些情報，都是以色列的特務機構認為是無價之寶的東西。——有了一個羅茨，坐在那些埃及將軍們的鷄尾酒會上，以色列還沒有放一槍，就已經打贏了整個阿以戰爭。

速率要比音波還快兩倍半。

二、替埃及製造一種「中距離火箭」，有效射程要在六百公里左右。換句話說，如果從尼羅河上發射的話，無論是以色列的那一個角落，都完全可以打到。

這些專家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曾經替納粹製造過不少火箭和飛機，投降以後，根本就投置閒散，二十年來，沒有什麼機會去幹自己的本行。因此，每個人的牢騷都很多，眼見得全部學歷和經驗，都要付諸流水了。忽然看見埃及來「重金禮聘」，當然十有九個都馬上來了。

西德政府並不是不知道這回事，而且在埃及徵聘專家的時候，還幫了一點忙。理由其實也很簡單，只要埃及找得到西德的專家們，來幫他製造火箭和飛機，他們也就不會再讓蘇聯派專家們來幫忙了。更何況這些火箭，非有「原子彈頭」，不會具有什麼戰略價值。因此，即使有了火箭，也根本不能改變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在軍事上的均勢。

然而，以色列的執政者，卻對這個問題有另外一種看法。他們認為：如果埃及真的能夠大量地生產火箭的話，當然會大大地提高納塞爾總統在阿拉伯人中間的威信，而這位納塞爾又特別喜歡使用毒氣彈來對付敵人。在也門，他的部隊就曾經不斷地使用過「神經瓦斯彈」，來對付「保皇黨」的游擊隊，現在又誰能保險他不用毒氣彈的火箭，來襲擊以色列呢？因此，以色列政府就給他們的特務機構，下了一道簡單明快的命令：

「無論使用任何手段，都要使這些專家無法完成任務！」

羅茨也就是執行這個命令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那時，在以色列當「客卿」的德奧專家們，一共分成了三組，其中的絕對多數，都是從前替納粹出過死力的人物。

第一組包括二十五個專家，負責人是有名的火箭專家皮茲教授。他曾經替納粹造過火箭，而且和美國現在的「火箭權威」韋納豐布朗教授，同過許多年事。——他替埃及設計的火箭，一共有兩種：百公里。兩種都先在開羅近郊的「三三三號軍事工廠」裏試過。

第二組的負責人是德國有名的飛機設計師斯唐博士，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成了一個權威，在納粹最倚重的「梅瑟史密特飛機製造廠」裏，擔任設計工作。而且在西班牙戰爭中，設計過一種最輕型的高速度驅逐機，可惜那時的許多客觀技術條件，都還配合不上他的主觀設計。所以，這種最輕型的高速驅逐機，就一直停留在設計圖上，始終沒有正式生產。

三十年後，他要替「沙漠怪傑」納塞爾製造的「HA三〇〇」型驅逐機，也就是根據當年的草案發展而成的。

第三組的負責人是奧國的工程師布瑞德勒爾。他在開羅近郊的「一三五號軍事工廠」裏，替「HA三〇〇」型驅逐機，製造一種噴汽引擎，使這種飛機的時速，可以大到二千三百公里。

以色列對這種驅逐機，並不太放在心上，他們最怕的是：能夠把「神經瓦斯彈」傳送到以色列去的火箭。因此，他們的破壞工作，也是集中在火箭製造這一方面的。

他們的步驟是雙管齊下，一面由以色列的特務們，在德國境內，對那些專家和他們的家屬，來一套有系統的恐怖活動，「殺雞給猴子們看」。一面又由羅茨夫婦滲透到專家們的私生活圈子裏面去，隨時報告他們究竟在搞些什麼？

皮茲教授和他的重要助手克蘭威希特，在西德的慕尼黑，合開了一座「英特若公司」，來替埃及搜集各種製造火箭用的零件。他們的股東和總經理克魯格，也是一位百萬富翁。有一天，忽然有人「急着要脫手一批零件」，樣品他也看過了，非常地道；價格，更是老老實實。這樣的生意，他當然不肯放鬆，「賣主」叫他到什麼地方去談判，他就到什麼地方去。——結果，一去就再也不見回來。直到今天，他在西德警察的檔案中，還是一個「偶然失踪」的人。因為他的尸首根本就沒有找到。

皮茲教授的女秘書涵德，在私生活上是他的愛人，所以特別親信，有權「代拆代行」。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封掛號信，收信人是皮茲教授，發信人是一位西德漢堡的「律師漢德克」。她剛把信一拆開，就聽到了一聲爆炸。從此雙目失明，一臉瘡疤，成了個廢人。

這樣警告式的恐怖行動，不止此，很多有關人員都在羅茨所列的黑名單上，次第的吃夠了苦頭。（三）


的「勝利者」火箭

奧國工程師布瑞德勒爾是負責製造噴氣飛機引擎的

專門替埃及火箭找零件的「英特若公司」總經理克魯格已失踪。

德國火箭專家——克蘭威希特教授

中國赤禍探源（十九）

史劍非

武漢政權瓦解

一九二七年四月寧漢分裂當時，從各方面看，武漢的赤色政權都佔優勢，誰也料不到它會垮得那麼快。

從軍事實力而言，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八個軍，附從武漢者有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八共五個軍。南京方面僅有第一第七第五共三個軍。而李福林的第五軍，僅兩個師，兵員既少，戰鬪力又差，不起多大作用。

從政治方面來看，武漢方面是黨的正統，政府的法統所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屆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大部分皆在武漢；而汪兆銘又是當時最有聲望的領袖；當時聯俄容共政策雖然已經弊端百出，禍亂已萌，可是因爲乃中山所立，無人敢正面說它不是。汪氏抓住這一點，認爲自己是繼承中山遺志（宋慶齡等人也如此想），南京方面是背叛中山遺教的。此外更加上蘇俄的援助，聲勢之大，實非南京方面所能比擬。

但是南京方面也有若干優勢，最顯著的就是所控制的地方比較武漢方面爲多。當時武漢政權所能號令的僅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而南京方面則擁有廣東、廣西、福建、江蘇、浙江、安徽六省。而上海爲全國金融中心，在財力上較武漢爲優。武漢方面雖有蘇俄的援助，但是金額有一定限制。

決定雙方勝負的還是人心趨向。四月十二日南

而響應。

寧漢雙方於四月十二日決裂，到了七月下旬，武漢方面即被迫「分共」，大勢已去。分共之後，九月與南京復合。前後存在不過四個多月。

李濟琛功不可沒

當寧漢對立之際，有兩個人的動向足以左右大局，一是奉國民革命第二集團軍，從陝西向河南進攻的馮玉祥，另一個就是在廣州負責後方留守的李濟琛。關於馮玉祥的轉向反共，對武漢政權打擊之大，人多知之；但是對於李濟琛在廣州的反共行動和影响，則很少人注意，其實影响較馮玉祥有過之而無及。吳鐵城在回憶錄中，指責李濟琛在北伐前就親共，並且向鮑羅廷告密，致使他被捕幽禁虎門云云，顯然與以後的事實不相符合。

李濟琛當時是第四軍軍長，兼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而第四軍是當時北伐軍中最驍勇善戰的部隊。李氏因負留守廣州重任，未能隨軍出征。他所負的任務，一方固守廣東的革命根據地，一方面又擔負革命軍總後勤部的任務，更重要的任務，是接受海參威船運來的蘇俄軍援物資。當時自海參威到廣州是與蘇俄唯一的海上交通線。

假使寧漢分裂後，李濟琛站到武漢一邊去，不但可使武漢方面多得廣東一省地盤，連帶所及廣西亦勢必被歸附武漢。這樣一來，可使武漢政權源源得到蘇俄的軍事援助，形勢將大不相同。武漢政權所以很快失敗，主要原因之一是失去廣東的根據地線，在汪兆銘和共黨的眼中，都認爲祇要佔據廣東一省，獲得蘇俄軍援，「革命」縱然一時失敗，仍可從頭作起，再來一次北伐。明白這一點，才能了解，爲什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軍在南昌暴動之後，不去攻打反共的總根據地南京、上海，也不回兵去打武漢，而全軍南下廣東。其目的在得到廣東爲根據地，從頭積蓄實力，再度北伐。

從這也才可以了解，爲什麼在寧漢復合，汪兆銘失權（復合時蔣中正被迫下野，大權落入西山會議派及桂系軍人李宗仁、白崇禧之手，汪氏亦被排擠）再度叛離南京，回到武漢之後，一方面唆使唐生智率軍東征，進攻寧滬，一方面則令張發奎率第四軍南下直趨廣東，並於十一月發動政變奪佔廣州。當張發奎率部南下之際，李濟琛以爲他是自己的舊袍澤曾積極表示歡迎。可是當他離開廣州赴上海（目的在撮合汪、蔣合作全黨團結），竟被汪派奪佔廣州，乃趕回廣東，率軍與張部死戰。從此與汪派成爲勢不兩立的政敵。

從共軍及汪派對廣東的軍事企圖得知，可知當時的廣東何等重要；而寧漢分裂時，李濟琛之率部贊助反共清黨，是何等重要。

四月十二日，上海首先展開反共清黨之後，各省紛起響應，但反共行動最成功最徹底的則是廣東。就連上海計算在內，都不及廣東成功。例如當時上海中共首要分子周恩來，在被捕之後，又被其脫逃。據說是由一個黃埔軍校畢業生把他釋放的。因爲當時在第一軍中，下級軍官幾全是黃埔畢業生，

行動又極迅速。中共分子方預料四月十六日將有大變動，而李濟琛等卻於十四日夜裏展開閃電行動。據當時廣州的共黨首要分子韓麟符說：「他們是用學生抓學生，工人抓工人，一直大肆逮捕。……總計被捕同志二千餘人，都被禁錮在南關戲院」。十五日開始解決黃埔軍校中的共黨分子，再捕二百餘人。李濟琛自一九三三年搞福建人民政府，開始勾結共產黨，一九四九年更靠攏中共，成爲紅色王朝的點綴品，自絕於中華民國、自絕於自己的歷史，成爲政治小醜」，固然是可悲歎的事情，但是在寧漢分裂時的反共行動，則不能因此而一筆抹殺。他所以後來有親共的表現，固然由於思想糊塗，意志不堅，但現實政治的風浪對他的打擊也不無關係。

反共好漢許克祥

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往往由寂寂無名的小人物幹出來的。一九二七年武漢政權由動搖而瓦解，許克祥五月二十一日在長沙發動的反共「苦迭打」，是武漢控制地區內最有力的一次反共地震。

許克祥當時僅是三十五軍（唐生智第八軍發展出來的部隊，軍長何鍵）三十三團的團長。原是無人注意的一個小人物。當時他率部駐在長沙，但是他並非長沙警備司令。當時長沙戒嚴司令是尹東旭。許克祥的發難，雖會受軍長何鍵的策動，但是主要還是出自許氏自己的決心和勇氣。何鍵原來促駐長沙的第八軍一師長張國威領導起事，張畏懼竟率所部開往湖北。而當時的長沙戒嚴司令尹東旭也未採取積極行動。但許克祥竟以一個小團長擔起苦迭打的重任，可見其勇敢和氣概。

據他在回憶錄中說，他之毅然奮起制裁共產黨，是因爲共產黨搞的工農運動，擾民不堪，連革命軍人和軍人家屬都不能倖免。「因爲那個時候，國家的財政還沒有統一，各軍的薪餉有時由政府發一紙提款命令，交給各部隊自行派員向稅收機關提款。共黨想四處製造糾紛，並想迫使國軍自行瓦解。故意縱使各地的農民協會赤衛工會糾察隊等出面阻

伙食幾至無法維持。」又：「又因那時國家的兵役制度，還沒有採徵兵制，兵員的補充，都是由招募而來。各軍招募人員，在鄉間召募新兵時，共匪動輒嗾使赤衛隊毆打招募人員。甚至各軍請假回籍省親的官兵，本來服裝整齊，准假的證明文件完備：而赤衛隊與兒童隊常常沿街藉故阻攔，硬說他們是逃兵：……。據聞第六軍有一位營長，由前方請假回醴陵原籍省親，帶有兩個隨從和兩枝短槍，請假文件均極完備，乃當地的農民協會赤衛隊，全不講理，竟將他們三人扣押：……」又：「不僅官兵本身受此煩擾凌辱，而官兵家屬在籍者，包括師長以上的高級軍官在內，亦同樣遭受共黨之迫害。如長沙戒嚴司令部參謀長兼戒嚴司令尹東旭之母與弟，在邵陽鄉間均遭赤衛隊拘押拷打，駐常德第一旅旅長熊震之岳父也曾被綑綁遊街。」

當時各地農民協會赤衛隊之擾民確係事實。就連中共要人李立三的父親，在湖南鄉間竟遭赤衛隊活活打死。

許克強之決心反共，可謂出於義憤。他所部一團兵力當時在長沙發動反共苦迭打，實在相當危險，因爲湖南全省各鄉已佈滿武裝赤衛隊。因爲共黨事前完全料想不到，他會出這一遭，因此損失異常重大。他在五月二十一日一夜之間，搜捕共黨各機關又逮捕了三千餘人，除徐特立，柳直荀等少數人免脫外，幾將共黨分子一網打盡。給共黨的打擊，至深且鉅。

第一、當時中共作亂的本錢有兩個，一是北伐軍所佔領各大城市中的武裝工人糾察隊，二是各省的農民協會武裝赤衛隊。而農民協會的工作可以湖南爲重心，這由於毛澤東是全國農民協會的總幹事，湖南是他的家鄉，是「農運」的發祥地，當時湖南農民協會會員達四百萬人，工會會員達三十一萬人。結果由於許克祥的一擊，全省反共行動風起，四百萬農民協會遂由此陷癱瘓，趨向瓦解。

第二、許克祥是何鍵的部下，何鍵是唐生智的部下，許克祥反共行動的成功，鼓勵了何鍵的勇氣，何鍵支持許克祥，造成鮑羅廷和唐生智之間的矛

的反共行動，造成了武漢內部的裂痕。

除上述之外，武漢政府瓦解的原因還有很多，茲列述如左：

1. 六月以後，馮玉祥部支持南京，反對共黨及鮑羅廷，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因素。經過已詳見以前各篇所述，此處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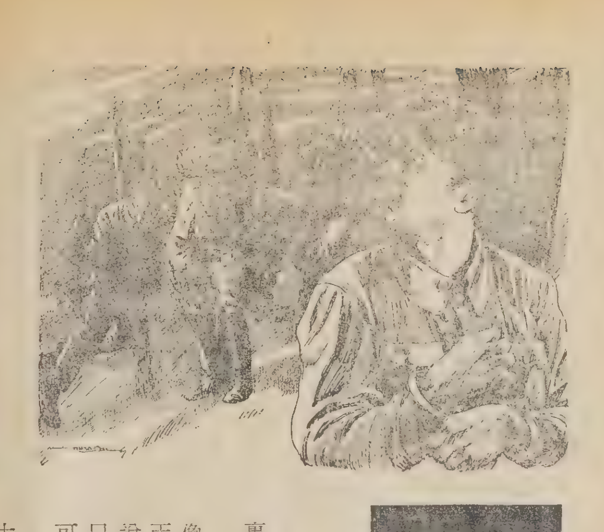
2. 夏斗寅之進攻武漢。當六月初，武漢政府應馮玉祥之請，由唐生智指揮第八第四各軍主力部隊，北上會攻河南之際，武漢城防空虛。駐宜昌由夏斗寅指揮的獨立第十四師及駐川東由楊森統率的第二十軍，奉蔣中正氏命令於五月中旬進攻武漢。此一軍事行動，雖然功敗垂成，但是兩湖震動，鼓舞了許克祥五月二十一日在長沙的發難。

3. 經濟的崩潰。據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報告，湖北財政收入銳減，原因有三：㈠是軍隊管理後一部分財政機關，政府無法過問；㈡工潮不斷發生，武漢人心慌惶，資金外流上海；㈢是對外交通阻隔，商業冷淡。宋氏並透露，由於工潮原因而致資本家將現款運往上海者，數逾一千五百萬，實湖北財政上的致命傷。

湖南的財政情形更爲惡劣，湖南財政廳長張鋌報告，因共黨農民協會，大殺「土豪劣紳」，「富戶因此逃去，無人納田賦」，致湖南省的收入自每月三百六十萬銳減至七十萬。江西省原是貧瘠省份，經共黨農民協會一鬧，財政情況更爲惡化，每月虧累七十萬，不但不能輸將武漢，而且向武漢伸手要錢。

武漢政府控制的三省情況如此，經濟一籌莫展。蘇俄雖有援助，但限於一部分軍費，大部分軍費及政費須由貴客自理。

4. 在上述情勢之下，駐江西的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五月二十九日勒令共黨分子自動離境；終導致駐守武漢的第三軍軍長，於六月二十八日率部發表反共宣言。要求「剷除屠殺農民的暴徒」，「剷除蔑棄人倫發展獸性的暴徒」，要求汪兆銘和唐生智「明令與共黨分離」。到此汪氏依靠共黨爭權的夢幻乃告粉碎。



珠江水猶寒

【43】

馬森亮

她說得口乾了，連忙呷了杯茶。我一直在沉思傾聽，心裏很是難過。她繼續又說：

「這幾個月來——怕有十個月了罷。大家都掛念着你，像居喪的家人一樣，繃起臉孔守下去，特別是黃校長，一天天的消瘦下去。從前，放了晚學之後，大家會聚在一起，有說有笑，今日，一切都變了，大家一放下書卷就各走各路，只撇下我一個人看守學校，冷清清的，陰氣森森，比荒廟還可怕。——爲的是你，沒有你，大家都沒有好神氣。

「直到前幾天下午，陳小姐帶來了消息，大家才恢復了生氣，學校又忽然熱鬧起來。」

她朝我一望，看我的反應如何。老實說，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她又說：「那時，陳小姐到學校來，適巧黃校長上大課去了，信是胡老師接到的，他認得你的筆跡，急忙拆開來看，樂得他叫了起來，大家立即圍攏過去，讀你的來信，才知道你的下落。雖然在勞改，還留得一條命，希望尚在人間，不致盲公放風箏，沒得眼看。

「胡老師問陳小姐關於你的近狀，她畧畧報告一下，又說要見黃校長的時候再談，於是約好在晚上再見。

「眞奇怪，那天張小姐的歌喉特別响，也許太興奮了。一直等到晚上，大家都不願回去，這頓飯是胡老師請的，連那位新來的老師也參加了。」

「新來的老師是誰？」我忙問。

「一個女的，姓周，校長說過是你的朋友，你在她家裏住過的。」

「我！是她？那太巧了，又是自己人。她是長

「對了，她的兒子是姓張的，在唸一年級。——唉！我說到那兒啦？」

「說到晚上放了學的時候。」我笑了，她也笑起來。

「眞糊塗，我的記性比過去差得多了。——六點半鐘了，大家等得很焦急，眼巴巴望住掛鐘。黃校長回來了，一入門，見此情形，不禁一怔，心想問發生了什麼事，胡老師很快走過去，把你的信在她眼前一幌，她一瞥這封信不是公事，才定下心來，順手一搶，一看，也驚叫起來：『是老李的！』忙打開逐字唸着。臉色漸漸開朗起來了。

「跟着陳小姐也來了。一入來，我就把門關上，黃校長迎她進去，客氣一番後，便問起你的情況來。陳小姐把你在縣裏坐牢時怎樣和她的弟弟認識

大家聚神傾聽，似聽西遊記一樣，覺得你的驚險行程和當年唐僧的遭遇差不多。黃校長忽然嘆息說：『他這樣的身體，怎捱得這許多風浪呀！』陳小姐笑起來了，答：『你猜錯了，更大的風浪他都捱得起！相信你們沒有誰比得上他那樣結實。手又粗又黑，捱得熱，受得冷，種田、建屋、開山、砍柴，樣樣都行，如果再去學學做生意，那就士農工商，樣樣內行了。』這話引得大家笑了起來。

「過了一會，黃校長問起她是不是要去香港？她點點頭，有些難過。『你還要去見見令弟嗎？』黃校長再問一句，她忽然眼眶紅了，答：『誰不想呢？可是，多一次見面，多一分悲傷。』『陳小姐！你還再去一次罷，幫我忙，把我帶去見見他！』黃校長瞪大懇求的眼望着她，她愕然向黃校長打量一下，說：『你怎麼能去？這條路不是你應該走的！路又遠、又崎嶇，再說，路上也不太平，有怪禽惡獸，也有衣冠禽獸。』我立即插嘴說。『我去好了，我什麼都不怕！』這話一出，胡老師馬上贊成。他說：『最適當是她去，主要是我們無法分身，行一步都要請假，何況這件事是不能公開的。』因此，我便來了！——唉！李先生，爲什麼你這般倒霉，會被趕到這個地方來？」她說到這裏，不勝唏噓。

我只可告訴她說：「沒有什麼可說了，橫豎已到了這裏，就得隨遇而安。」

他不停向我打量，以要看我的形象是否變了。

年紀反輕起來，穿的雖然樸素，卻透露出少婦那種誘惑的風韻。

我定睛的看着她，也不覺得失禮不失禮。她似乎發覺了，羞得把頭轉過去。

「你有沒有對我上級說過你的身份？」我忽然想起這個問題來。

「沒有。」

「那是不方便的，來探問的規定是家屬才行。」我這樣想，這話始終說不出來。好一會才對她解釋。「本來，這裏你是不應該的，但來的必然要一種關係。可惜——你和我只是朋友！」

「朋友不可以來的嗎？」

「不行！起碼要查問你的底細。——這樣好嗎？爲了避免麻煩，大家方便，你——可否認我做表哥，從現在起，我叫你表妹！這是環境需要我們認親。」

她臉上突然飛起紅暈，靦顏地點點頭，垂下頭去弄衣襟。

「其實我有這樣的表妹是不錯的。」

「……」她飛眼向我一掃。

我見她太不好意思了，便說開去，問起學校的情況來。「黃校長她辛苦不辛苦？」

她才掉回頭告訴我，說：「工作倒沒有什麼困難，只是日夜惦念着你，此後也許不會再這樣了。」

「她的應酬不大罷？」

「應酬？」她興奮起來了，告訴我一件事。「李先生——」

「叫表哥！」我立即糾正她。

她很難爲情，吶吶叫不出口，含含糊糊的說下去：「那個混蛋派出所長已撤職了，現在在街邊擺貨攤，賣雞蛋。沒有他糾纏，黃校長還有什麼應酬呢？眞痛快，我覺得共產黨第一次做了這件好事！」

她機警地做下手勢，低聲問：「外面沒有人竊聽罷！」

「麼撤職呢？」

「當然囉！行多夜路必遇鬼！像他這樣天殺的，早就該槍斃了。聽說又是亂搞男女關係。……」

「還算他運氣好，撤職不會查辦。」我自言自語說。

「你又怎知不查辦？先查辦後革職不行嗎？」她天眞的一笑。「所以，黃校長現在解放了，可以單獨走路了。」

「這個傢伙，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個善類了，可恨他快了一下手，先把我摔到這裏來。當初，黃校長也太懦弱，不敢斷然對付他，讓這個寃鬼纏起來。——還有，副科長黃子湘還到學校去嗎？」

「很少了，聽說他經過那次運動後，也整得一身蟻呢！」

「你還沒有告訴我關於胡老師的事呢？」

「我差點忘記了，他沒有什麼事，聽黃校長說，幸虧得副科長幫忙。你不知哩，原來他們兩人以前是同學。現在，他還是那樣樂觀，倒是那位會看相算命的劉先生經常到學校來，胡老師也跟他學了兩手，動輒給人看氣色。」

「你給他看過沒有？」我笑問她。

「那能不看過？胡說八道！」

「胡說些什麼？」我故意逗她。

「我不說——」她把頭擰了兩下，一副羞態，更加迷人。

「可能說及婚姻問題了。」

「你又來了，李先生！」

「叫表哥！」

「嗯——」她輕啐一聲，向我努一努嘴。

「這個蘋果也熟透了，一搖準會落下來。」我心裏這樣想。

小陳回來了，他和姊姊的眼已擦到紅腫。一見面，陳小姐就說日已斜了，要趁早趕回去。

大家於是硬起心腸，壓住悲傷，邊走邊談。我再三叮囑陳小姐，到了香港去見見紹芬，千萬不要

她苦笑一下，說：「我一定將你的話告訴她！但她來不來，已不干我的事。勸得過，你休歡喜；勸不過，也休煩惱。唉！那個做妻子的不關心丈夫的呢？……」

在路上，望見隊長在閒行踱步。我們便分手了，行不上幾丈，林潔芳忽然回頭，故意高聲向我打招呼。

「表哥！我有空下星期再來探你。」

說完便轉後山去了。

「你幾時有了這樣一位漂亮的表妹？」小陳追詰我。

我把他的大腿一擰，低聲警告他：「別管閒事，快去拿回帶來的食物罷！」

他向我翻了一眼，忽又狂笑起來，我忙把他一推。

「你癲了是不是？我們還未領到歡笑的執照哩！」

七　生爲賤夫，死作英雄

人，有能力支配看得見的一切，卻沒有控制得住季節的變幻。春天要來，誰也拉不住它的後腿；要走，任何節令亦沒法迫它回頭。

森林裏，經過狂風暴雨蹂躪過的樹木，已恢復一切生機了。野花反開得更嬌艷，綠草也乘機擴展地盤，從山頂一直伸延到河邊，青葱一片，到處樹立它頑强粗壯的勢力。

我這一天起得特別早，獨個兒在草坪上做着輕柔的晨操。早起的人，是有機會優先享受大自然的賞賜的。我吐出滿肚子的骯髒氣，盡量把迎風飄盪的香氣吸進去，舒暢極了，一股淸輕飄忽的感覺！

小林也走出房子來，一見我，便叫喚起來，一邊揉着惺忪的雙眼，問：

「咦！老李！恁早起床，眞是破天荒，你不是習慣了被動起床的嗎？」

被共特拆垮

唐英在草地　起義再起義

在西南保衛戰的川康之役中，「起義」與被俘將領之多，爲大陸各省之冠，華北傅作義之「局部和平解放」，徐蚌會戰之近百萬國軍瓦解，論投降中共或被中共所俘之將領，無論官階人數，均不及川康兩省的衆多。在這許多投降起義的將領中，無論他們是自願或被迫，難道除了一個劉元琮於退押減租看清中共猙獰面目而自殺之外，就再沒有人敢挺身反抗，能與中共作最後一拼的嗎？

在七十多縣農民的抗暴時期，本來是這班被迫投降的將領一次最好的高舉義旗良機，可惜在這次機會中，竟沒有一個將領能有此勇氣與抗暴軍相呼應。反而在民變發生之先後，遠處西康與青海邊境的一個四川將領唐英，他卻來了一次「再起義」的壯舉。

唐英的再起義，並不是想乘民變之勢，而能有所作爲，而是遠處邊陲，聽到中共進入成都之後的種種表現，越來越厲害，對於他的將來，只有危險，沒有好處，這樣才於「起義」之後「再起義」，將收藏了一個時期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再次插在川、康、青邊區。但也只是曇花一現，很快便被中共解決了。沒有與農民暴抗運動相配合，可以說沒有發生絲毫作用。不過，他是整個川、康區絕無僅有的一個由通電投降而再起義的川軍將領，對於其人其事，倒也值得一記。

唐英是四川仁壽縣人，與劉文輝在保定軍校同學，由於同鄉同學的關係，他一直在劉文輝手下做事，追隨劉文輝近三十年，抗戰初期，他便在劉文輝手下任師長。但他雖然是劉文輝的同學，卻不是劉文輝的同宗，劉文輝的部隊高級主管官，他是要用成清一色的子姪女婿的，因此，等到劉文輝的幾個姪兒子劉元瑭、劉元琮、劉元瑄都成人成材可以「接班」做師長了，他這個老牌師長也就明陞暗降，調到劉文輝的川康邊防總指揮部去當副總指揮。

兩省邊防副總指揮的官職可不小，怎麽能說是「明陞暗降」呢？因爲唐英的副總指揮部的駐在地，是在一個交通不便，荒僻不堪，遠在西康所屬，接近青海省的一個荒蠻之地，該地名爲「草地」。歸他所指揮的部隊有多少呢？說出來眞難以置信，他這副總指揮所指揮的部隊，連劉文輝總指揮部直屬部隊的人槍一半都不足，僅僅是一個步兵團而已。

因緣際會而升官的。這班所謂官，其中就有不少是昏庸老朽，胡塗透頂的混賬王八蛋，這種人，在亂世既無勇，在治世又無能，尸位素餐，一無是處。這種人，無論是做文官或武將，在一定的制度下，應應卯，畫畫押，穿起制服大褄，掛着胸符領章，騎在高頭大馬上，看起來倒也似模似樣，其實是滿腦子的豆腐渣。像這種吃「資格飯」或「裙帶飯」的官兒們，十九貪生怕死，怯懦無能，庸庸碌碌，胡裏胡塗。他們只要離開官位，膽識智能，可能不及一個市井之徒。這種將官，一九五〇年前後流亡在香港的難民中，筆者便見到過十個以上，原來抱着「素仰大名」之念頭去與他們相談，經過接觸觀察，問題討論，事實考驗之後，發現他們那些中將少將思想之庸俗、作風之低下、見解之幼稚、眼光之短淺，簡直無以名之，只有慨嘆：「我不知他們以前的官是怎樣做的？」

唐英——這個被劉文輝充軍一樣，派駐在西康與青海邊陲草地，以一個邊防副總指揮而帶領一團人長駐這樣的一個荒僻之地，可想而知也是大草包一隻。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帶領這一個邊防團，既不是防匪，也不是防賊，而是在那草地做鴉片烟生意，擔任種植、收購、運輸鴉片之責。看在錢的份上，可以坐地分肥，他也就安於現狀，不與劉家子姪輩爭官位權力，獨自帶着一團人在草地做其土皇帝去也。因爲在那裏天高皇帝遠，自己總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一地區之長，不必大夥兒在一起，看劉家晚輩們的顏色，仍可發號施令，過其官癮。

劉文輝等人在彭縣通電「起義」的時候，唐英也是名列其中之一的。他的「再起義」，是共軍進入成都之後的數月。那時共軍雖然在向康藏兩省進軍，但共軍並未到達草地。因此，唐英的「再起義」，並非受到中共的迫害，也不是秉於忠貞黨國大義，個人大節，而是聽到從成都傳來種種不利的消息，認爲中共不足以「共安樂」，與其將來受辱，不與現在反抗。

那些消息使唐英「再起義」的呢？除了中共進入成都的一般情形，是他認爲共產黨這班人「穿起龍袍不像皇帝」的下三濫之外，還有便是鄧錫侯在城門口挨打，劉文輝在人民座談會上受辱，調查官僚資本，賀龍等高級共幹一直不承認他們是「起義將領」，只說是「脫離國民黨反動陣營」……等等不利的消息。再加上那時四川、西康各地正風傳美國即將出兵干涉國共之爭，要共產黨退回長江以北，兩黨劃江而治。

唐英就是根據這些消息，促使他在草地帶領的一團人，通電「再起義」的。在他想來，只要美國眞的出兵介入這場戰爭

西南保衛戰

區綏司令，中共便責問劉文輝，這是怎麼一回事？劉文輝無詞以對，只好說這事他全不知情，請中共用武力解決。中共當然不會客氣，得知唐英不過是一個團的兵力，本不足爲患，但這種「再起義」的事，在西南地區是絕無僅有的第一次，唯恐其他「起義」部隊羣起效尤，認爲此風不可長，就在農民暴動的期間，派出部隊，間關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萬鈞之勢，從青海與西康兩地出兵，雙方連絡確實，急速行軍，秘密抵達草地外圍，一鼓而將唐英的一個步兵團包圍，很快便將這個再起義的部隊解決，唐英也在不壯烈中犧牲了。

以草地位處兩省邊境的地理環境來說，唐英如果是個有頭腦、有辦法的將領，他於「再起義」之後，照理是應該可以支持一段時間，沒有那麼快就被中共軍解決的，過後檢討，他不能持久的原因有四：

㈠他不應該將部隊再集結在草地，應該於宣佈「再起義」之後，即把部隊拖上山去，伸張觸角，與土人聯合一起，作出長期打游擊的準備。這樣就不至於被青海與西康來的夾擊共軍，一鼓包圍而被殲滅。㈡他高舉義旗之後，滿以爲其他已經向共黨投降的部隊，也會受到他的鼓舞，看透共產黨的陰險而再起義。可是，其他的部隊並未學他的樣，對他毫無聲援。㈢草地距離四川民變的七十多縣非常遙遠，不能發生彼此呼應的作用。㈣最要命的是他這個團是劉文輝手下在川康做了十多年鴉片生意的武裝護毒部隊，這種部隊自民國廿一年由四川進入到西康起，在種毒、販毒的十多年之中，一部份官兵都習以爲然，染上了鴉片烟癮；另一方面則是發了財。劉文輝的部隊中，一個連營長擁有幾十萬銀元財富的人，簡直不算一回事；就是一個普通士兵，也都成家立業，生活不愁。像這樣一個吸毒，有錢，有家室之累的部隊，又怎麼能夠打仗？又有誰願犧牲已經獲得的利益去拚命？由於這四種原因，所以唐英的「再起義」，只以曇花一現，義旗舉起之後，很快便被共軍解決了。

青年黨與民社黨　黨員參加抗暴軍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記的，便是隨同政府撤退入台，至今仍與國府患難與共的兩個在野黨（一是青年黨，二是民社黨），他們的黨員幹部，都有不少人是在四川境內參加七十多縣農民抗暴運動而壯烈犧牲的。

國民黨無論以前在大陸或今日在台灣所受到若干人士的抨擊是「不民主，獨裁專制」。發出這種抨擊之所據，則是國民

[illegible]七殺碑」，在「鎮壓反革命份子」的名義下，國民黨人員固然殺，與青年黨、民社黨有關的人員也是殺，把一班手無寸鐵的民、青兩黨，殺得雞飛狗走。

由張君勱先生領導的民社黨；由曾琦先生創立的青年黨，同是國民黨以外歷史悠久的在野黨。尤其是青年黨，其中好幾位重要領袖都是四川人。因此，青年黨的組織，在四川發展頗大，與社會各階層的人事淵源特別深，今日在港的川籍人士，就有不少是青年黨的黨員。先期海外號稱的「第三勢力」，也即是以民社黨張君勱，青年黨的何魯之與左舜生爲領導人物。與台灣青、民兩黨仍然互通聲氣，他們雖對執政的國民黨各有不同的意見，但有一點則是絕對相同的，那就是要求政治民主與生活自由。如民社黨先期在香港的代言刊「再生」半月刊；與青年黨的代言刊「自由陣線」週刊，都是站在反共的立場，闡揚民主自由的主張。不過，這兩個都是由學者專家所創建的黨，他們都是非武力的，因此，數十年來在這弱肉强食的中國政壇上，也就成了「書生論政」。國民黨雖有扶植成爲一個能發生監督競爭的在野黨，無奈其內部又四分五裂，缺乏强有力的組織與領導，不能團結發展，也就一直成爲政壇上的點綴品，在中國政治上，從未造成過可歌可泣的歷史，惟有在四川七十多縣的農民抗暴戰爭中，有一部份青、民兩黨的黨員，都表現得有聲有色，茲選其最值得一記的幾位青、民兩黨人士之抗暴情形畧爲之記。第一位是四川省參議員青城烈，是青年黨人。他在川康陷共前後，與地方袍哥，現役軍官連繫在一起，在川康邊區組織了幾支游擊，與共軍展開戰鬬，後來壯烈成仁。第二位是夏騎風，他也是青年黨人，原在劉文輝手下做過副師長，後來退休，他沒有與劉文輝投靠中共，在民變中老當益壯，重披戎衣，率領武裝在成都與灌縣之間的公路上予共軍嚴重打擊，一直戰鬬至死方休。

至於民社黨的人員，像川康袍哥領袖羊仁安，他就是民社黨黨員；還有一位在邛徠一帶率領農民武裝打游擊的陳志武，他也是民社黨黨員，這兩位抗暴英雄，都曾有過壯烈的表現，以明知不可爲而爲的大無畏精神，在川康邊區與共軍奮戰到底。雖然後來都不成功便成仁的犧牲了，但比投靠中共受辱而死的人，其死的價值則要高出千萬倍。（四十五）

三郎

歸聲劍影錄

別具以爲貴州是地瘠民貧，其實地下所蘊藏的爲西南各省之冠。獨以鐵礦一項，分佈全省六十多縣，爲大西南的首屈一指。貴州的煤田，分於黔西、黔北、黔中三區，亦爲西南地區之特產，可惜全未開發。有資源未成財源，仍爲落後地區。當薛岳未追毛澤東進入貴州之前，在貴州卻盛開罌粟之花，那是老百姓在軍閥槍桿下，土霸鞭子下，在烏江之濱，黔嶺之原，大量的開發了鴉片之「鑛」。但自薛岳揮軍入黔以後，剷除烟苗，厲行禁烟，不遺餘力，後任幾位省府主席，也徹底推行，「福壽膏」才漸見絕跡。抗戰軍興，國府遷渝，貴州爲大西南之中心，萬商雲集，工業突飛猛進，老百姓生活水準大加改善，故民國三十二年我第二次赴渝，道出黔中，深感昔之貧瘠，變了今之繁榮，也有「苦了前方，益了後方」之嘆。

貴州雖未雄於資財，卻富於人才，參謀總長何應欽，一人以下萬人以上，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之尊，受岡村寧次簽降於南京。何敬公之雍容雅度，儒將之風，爲國際人士所欽敬。中國軍人，一談到何敬公，無不肅然起敬，尤其是黃埔軍校出身的將軍，除了崇敬校長外，第一個奉命唯謹的恐怕就是何老師了。貴州還出過兩個立法院院長，一個是劉健羣先生，一個是張道藩先生。凡是廣東的高級黨務人員，一提到劉健羣，相信無人不知。當陳濟棠「機不可失」，藉名出兵抗日，欲舉大事，詎李漢魂封金掛印於前，余漢謀大庾回師於後，西南塌台，還政中央，蔣委員長親蒞粵海，重遊舊地，於黃埔設置行營，劉健羣卽爲黃埔行營政訓處處長，並於廣東設立黨務人員訓練班，由劉健羣兼任班主任，其時劉健羣紅極一時，炙手可熱。劉健羣先生能操縱聽者感情，爲其演辭所動。昔年上海各大學的學生，受中共地下份子所煽動，鼓動學潮，上京請願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發生了臥車軌，搗鬨教育部等非法行動。而各大學之中又以復旦大學的學生較爲活躍，似是羣龍之首，政府特派劉健羣先生前往復旦大學對學生演講，宣示國策，說明「未到最後頭關，決不言犧牲」的苦心。復旦大學的學生，一聞此訊，準備以不禮貌的行動來對待這位「說客」，預備好汽水樽、臭蛋、爛番茄等東西，等候一聲暗號，便迎頭「痛擊」。但當劉健羣抵達現場，對學生打開話匣，如長江大河，或激昂、或低嘆，將政府陽爲忍讓，陰爲準備，以報「三世」之仇的苦心，慷慨陳詞的縷縷分述，同仇敵愾的情緒，蕩漾全場，使聽者動容，忘記動手。迨劉健羣先生走後，大家對着那些汽水樽、臭蛋、爛番茄等，啞然作笑。由此可知劉先生演說的成功，影响力的潛大。抗戰不久，劉健羣先生突然退出政壇，銷聲匿跡。但到民國三十二年，此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先生又突然出現，參與大會，又活躍一時，使人有來無踪去無跡之感。惟在會場中有人私下背稱他爲「劉和尙」，他雖有光禿的頭，但無袈裟披身，何來此雅號，我則莫明所以，近年來讀他所寫的「銀河憶舊」一書，才知道他突然退出政壇，是到滇西養病，而且寄身於雲深古寺，日與老僧梵經爲伍，難怪有人稱他爲「和尙」了。他突然出現，則與國軍入滇，雲龍赴渝，出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有關，而劉先生又立了一次化干戈爲玉帛之功。劉先生參與此次大會，卽當選爲中央常務監察，又爲政海紅員了。

張道藩先生是留法學藝術的，但卻爲政治人物，和陳立夫先生原是學工科的，卻當起國民黨的組織，而卻是用非所學啦。這兩位卻是老搭擋，陳立夫先生不論主持教育部或組織部，張道藩先生就是他的副手。

張道藩先生雖爲政海紅員，但仍不忘藝術，也曾寫過一部劇本，拍成電影，聞說這部劇本，是夫子自道，原來張道藩先生學成歸國，卽參加革命，運用機智，從事於地下工作，故劇本的內容，便是他個人的寫照，在抗戰期間，張先生也主持過文化宣傳工作，所以文化界人士不少知交。張先生文質彬彬，是一個內向的人，在貴州諸傑中，較爲沉默。

在貴州，値得最誇耀的，還是谷家一門三部長，也是一門三中委，兄弟同時貴爲中委、部長，眞是天下無雙。淸代合肥李鴻章的太夫人，自誇一腹之翰林，比諸貴州谷家，仍有遜色。最難得的，谷家三兄弟，既不是互相援引，也不是互相憑藉；而是各奔前程，各有政治路線，而其成就也各有千秋。老大谷正倫，以憲兵的前輩，而拜命甘肅省主席，繼而糧食部長，風聞此老威猛好殺，但從未一瞻風采，不敢妄加評論。老三谷正鼎，是一個漂亮而活躍的人，一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雖曾於復興關上獲瞻風華，但所知不多，敍述從簡。還是談談老二谷正綱先生吧！

谷正綱先生在廣州誓師北伐時，不過是中央黨部一位幹事，但在抗戰期間，谷正綱先生已貴爲社會部長，以精敏幹練，爲政海中之傑出人才。民國三十二年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馬家寺，谷先生被選爲主席團主席之一，在羣英會上以靈敏手腕，過人記憶，處理會場井井有條，同時表現得有聲有色，爲全體代表所佩服不已。有一次會議，由財政部長孔祥熙出席報告，孔部長一進會場，噓聲頻頻，報告後質詢四起，孔部長頗用雍容態度處理應付，當時，有一位代表寫張便條送來給我一看，寫着：「扮聾詐憒孔庸之，張牙舞爪谷正

萬人意見

三週年聚餐讀者指出缺點希改善
地方小時間短司儀要能南腔北調

我是一個守時者，但卻又是一個遲到者，當我在七時正踏進梅江飯店大門的時候，裏面是黑壓壓的人頭，轉了好幾個圈子卻無法找到座位。據張老編說，我是最後到幾個人中的一位。但座位是不用愁的，一定有得坐有得吃。

我不想誇張聚餐怎麼熱鬧，這是與會者有目所共睹的，沒有一個空的位置，許多人要買餐券而無法買到這是鐵一樣的事實。

在三十多席中，最熱鬧最風趣的要算著名漫畫家嚴以敬先生那一席，許多讀者圍着他要他即席揮毫。而他也信手在報紙上、在餐紙上畫上許多毛頭的滑稽相，惹得笑聲四起。

這個聚餐會是成功的，既熱鬧又輕鬆，大家隨便交談，一點拘束也沒有。我感到有點不滿足的，就是時間太短了，萬先生講話，老編介紹作者，抽獎之後就是忙着吃。要是時間稍長一點，能讓安排一段短短的自由談話的節目，或者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指名要求編、作者作答，相信聚餐會將會開得更生動，更加有意義。大家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開頭熱鬧是熱鬧了，但結束卻感到缺少了什麼似的。相信，在未來的四週年聚餐中會搞得更好。

待旦

參加「三結合」聯歡有感

十一月一日下午五時許，我們一行十四人，浩浩蕩蕩，由紅磡過海，直奔梅江飯店，參加三週年的「萬人」聯歡。因所乘之小輪遲遲未開，在急不及待的我們，如熱鍋中的螞蟻。小輪接近灣仔碼頭時，爲了等開出的小輪離開方能泊岸，故所乘之小輪再度在海中停留約十分鐘，使船上乘客「媽」聲四起，我們亦不例外，眞是「心慌村越慢，性急步偏遲」！

船未泊定，第一個搶閘的是小李，他施展輕功，一躍而着地，不過他「如此」不怕犧牲，大家爲他的「勇敢」捏一把汗；有些橫跨馬路時不留心，而險被市虎所噬。我們有說有笑，經過一陣急行軍，終於「梅江」在望了。

燈光燦爛的梅江飯店，這次還是首次光顧，甫進店門，不見「萬人」會址所在，故直闖二樓，其時，在場之賓客已到十之七八，執筆提名後，便擠身進入中堂，窮目搜索，仍然未覩萬、張兩位「愛人」的廬山眞面。正熙攘間，適有一面圓圓之健碩軀體擦身而過，細看其胸前所懸掛的大名，原來並非別者，乃我旦夕所想的抗暴英雄——萬人傑先生是也！此時我即刻立正彎腰，厚顏伸出粗笨的劣手與對方力握，興奮到不知所言，還承萬先生百忙中坐下寒喧數語。如此俾面，使我感到莫大的光榮。至今想起，仍覺面紅耳熱的！

稍後，裏面有一彪形大漢，聲若洪鐘，疾徐而來，我注目而觀，喲，我的天！原來這位昂藏七尺，正是我神交數載的張老編贛萍先生！我隨即表明讀者投書——「軟體動物」的賤號，方如故友重逢，心中的喜悅難以言宣，並蒙他熱情地介紹幾位年青讀者相識，眞是感激之至！於此，多年的夙願，總算如願以償了！

不久，大隻佬（司儀）宣佈節目開始，首先介紹各位大作家給讀者認識，接着就是抽獎遊戲。在作者羣中，我的印象是：趙聰、岳騫、董力行三位先生老當益壯，精神奕奕；林眞先生神高神大，儀表大方；黃思騁、曾憲光先生爲白面書生格，文質彬彬；待旦先生結實高削，而有翩翩學者風度；嚴以敬先生是筋骨形的年青藝術家……。餘皆不一一列舉了。

在每位作家出場的時候，如雷般的掌聲，以及圍得水泄不通的人牆，盛況之熱烈，可見作者在讀者的心中是如何崇拜了。

席間，我們一班年青朋友，爲了請作者簽名留念，而竟坐不暇暖，捨卻桌上佳餚，到處找作者簽名，跑到身水身汗，氣喘如牛，那種外苦內樂以敬先生賜給他們的「毛頭」漫畫，更加樂得手舞足蹈，拍案叫絕！

這次的「萬人」聚餐，所美中不足者，乃場地太小，無法容納更多人，使很多讀者向隅。司儀先生不能南、北腔並用，使廣東讀者聽來有「不順耳」之感！還有馬森亮先生遠在異邦，宋逸民、胡實、戎馬書生、三郎等諸位先生沒有參加，使我們無法一覩丰儀！

是晚七時入席，八時開食，九時半結束，不但秩序井然；在時間上確能掌握很好，使遠道的讀者有從容不迫之感；近路的還可睇埸九點半電影啦！

三週年的「三者」聯歡，在愉快歡樂的氣氛中閉幕了，希望明年、後年，繼續進行千人聯歡……！

（十一月五日）丹心

宋逸民受領葉先生的砲彈
齊又簡多謝林更生的老酒

葉先生：

張老編轉來的CROSS原子筆已收到。無功受祿，眞是卻之不恭，受之有愧，既承　閣下厚愛，只有「恭敬不如從命」了。謝謝！

你說：「這是砲彈，多轟擊牛鬼蛇神！」誠然，但我還要加上一隻落水的瘋狗，讓牠再嘗嘗新砲彈的滋味罷，謹在此一併致謝。

宋逸民敬啓十一月九日

加拿大多倫多林更生先生：

謝謝您的酒。但您所送的那頂「一代大儒」帽子，卻非原璧奉還不可

。半年前，避秦客先生曾送了一頂「當代大儒」帽子給宋逸民，被狗輩罵為「自稱當代大儒」；現在您又送給我，牠們豈不要罵得更兇？事實上我也只配替小學生改改錯別字而已。「大儒」之稱，則吾豈敢？

齊又簡敬啓十一月五日

萬人雜誌三週年聚餐記

十一月一日那天，將要做的事趕好，晚上六時十分抵梅江，距開席尚餘句鐘，但早已高朋滿座，熱鬧非常。我正想找號碼入席，即有兩位先生喜孜孜的對我說：「不用找了，這裏有空位就坐這裏吧」。我一坐下彼此互通了姓名：便東南西北的談起來，大家都是萬人雜誌的擁躉。都以萬人為自己的刊物，談起來特別投契，無拘無束暢所欲言。萬人雜誌的讀者，來自各階層，就我們這一席裏，就有：教書先生、學者、機器工人、塑膠廠老闆、印刷工人及小販等。當我們談笑得正濃的時候，距我們十碼間的那席突然轟笑起來，還挾雜着熱烈掌聲，人愈圍愈多，不知玩什麼遊戲？逗得大家狂笑。坐在我右側的那位小姐，看了後回報說：「原來嚴以敬畫公仔」。提起嚴以敬，相信大家都不會覺得陌生，因他的作品，早已膾炙人口，但認識其人的總不會多。我喜愛嚴先生的作品，因其公仔生猛，主題獨特，看了提神醒腦。記得馬森亮在萬人雜誌寫過關於嚴以敬先生的一點點：說他的人和車都充滿漫畫味。所以我對他很感興趣，我在人叢中見他不斷替人畫毛頭。有位穿着漂亮而又生得挺美麗的小姐，幾經辛苦才擠了進去，決意要他畫一張。嚴先生說最憎恨的毛頭」，毛頭這個傢伙本來已經面目可憎，再經嚴先生的醜化工夫，使人看了倍加憎恨。人愈擁愈多。擠得水洩不通。萬人傑見了，像煞有介事的提高嗓子說：「嚴以敬阻塞交通，要抄牌」。嚴先生亦乘機罷寫，交通才恢復正常。這是當晚酒會的第一個高潮。

跟着就是作者介紹。當萬人作者一一亮相時，即響起歷久不過的掌聲，掀起另一高潮。可見萬人讀者對萬人作者，多麼擁護與感激。只可惜我心儀以久的無牌教師及魯遲等作者，始終沒有亮相，後來才知他們沒空來參加。作者介紹完畢，司儀宣報入席，並同時舉行抽獎，當上第一個菜時，有位先生起立舉杯，對大家說：「我們起來敬萬人傑一杯」。語猶未畢，已經全體起來，請萬人傑飲杯之聲不絕於耳，不時還有人喊，萬人傑萬歲！繼之以熱烈鼓掌。想不到一個執筆寫文章的人竟能受讀者這般狂熱愛護，文章的感染力豈可低估！萬先生中等身材，生得白白胖胖，儒雅瀟灑，眉宇間孕着英氣，無愧俊人。他給的印象是平易和靄，想不到他的文筆如此辛辣。萬人雜誌的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其文章雖洋溢着豐富的情感，但觀其對敵作戰的文章有時毫不妥

我與張老編，素未謀面，問諸隣座的歐先生，他指着對我說：「他就是張贛萍先生了」，我循着他的手勢看去，只見其人高頭大馬，表情嚴肅，不時與來賓握手聊天，是十足的江西老表型。從他的外型，給我的印象是「鐵面無私」格。張先生今日雖棄武就文，但我覺得他仍有濃烈的武夫味。我建議明年十一月一日聚餐時，張先生應全副戎裝參加，俾我們有機會一睹張先生昔日的英姿。

今次宴會，是我平生參加最無拘無束的宴會，因為大家都自覺是主人，誰都不用向誰客套。所以大家高談濶論，談笑風生，氣氛熱烈。論菜色質量俱佳，招待週到，確有得彈。唯一的缺點是少了一個會說廣州話的司儀，及一般的助興節目。希望明年在這方面加多一點點，使我們的聚餐會更多彩多姿。

簡博仁

恭祝萬人詩壇增設

鄭秀堂

恭迎新氣勢如虹
祝禱永恒表至衷
萬刼全消民有幸
人心叵測志難同
詩涵豪邁匡家國
壇集高賢立論公
增進何多鮮血脉
設成園地樂無窮

加國讀者許周二位又寄錢請飲
報導美加僑胞對「名著」的識嘲

張老編：

久疏問候，想　貴體定必安康，工作愉快。寄來「是抄襲的嗎？」已收到了，謝謝。時間過得眞快，萬想不到我們（讀、作、編者是一家嘛！）的雜誌又勇往直前，踏上第四個年頭了，它沒有被人聲言用數十萬元來辦一刋物而打垮，關門大吉，我們讀者有幸。三年來，「萬人」橫掃牛鬼蛇神、小爬蟲，可算筆掃千軍，對學術上的研究與批評，針針見血，令擋者抱頭鼠竄，還招之力，快哉！

時值我們的雜誌三週年紀念，特付上加幣五元作為祝賀，（此為祝賀，讀、作、編聯歡或作其他用途均可

他的「鼠筆」寫出叫我報出眞實姓名地址，豈不大鑊？）小弟身居海外，對「萬人」無貢獻，不過，靜告老編，我在此也盡了忠誠讀者的義務，向各朋友推介「萬人」，尤其由台灣來的朋友，他們在台緣慳一面，經我在此介紹（小弟經營中西雜貨店，異地顧客甚多），他們亦已成為「萬人」的一員了。不但如此，本人的雜誌被他們借來借去，破的破，失的失，現已實行「孤立主義」——不借，吊他們的癮，迫他們去買。他們看得「斤斤」有味，也不「津津計較」（借用名作家教授佳句）一毫幾分了。據「萬一駐加多倫多老記許先生相告，唐

華僑計，此量不算太少了），反觀以「文藝主流」自居月刊，滯市不前，成强烈對比。可能讀者們已認淸名作家教授的作品，原來是如此東拼西揍，像兒童玩積木一樣攪出來的。我還有數位朋友在美國，他們對名作家教授是崇拜的，尤其是對那本拆房子用舊材料重建的積木名著，看了書，又去看電影，讚美極了，崇拜極了。現經我一點（在美國有些地方買不到，我就將舊的寄去），他們醒悟了。來信對我說：「我也想當作家去了，翻翻數本外國小說，左抄右抄，用來騙騙一些讀者，刮刮龍，揚名聲（萬一被揭破示眾，揚名聲的目的也已達矣），不亦樂乎。」眞被他吹脹；還好，他的大志止此，假如他學足名作家教授的狂想，要續寫紅樓夢，又想染指國際諾貝爾獎，他不發神經、完蛋才怪呢！亞門！

十月十三日加拿大政府承認中共，此地華僑的反應怎樣？朋友王先生現正伏案爬格子，脫稿即付郵。

另付上許老記加幣五元，連小弟五元爲「萬人」三週年祝賀，祝「萬人雜誌」萬壽無疆，人人快樂。

小周十月廿三日多倫多

（編者覆：許老記、周小弟！你們的錢本來來得正是時候，恰於聚餐前（十月卅一）日到達，因係掛號信，那時恰好我與內子出街，孩子上學，無人簽收，直到今（十一月二日）日才到，這十元加幣沒有趕得上作聚餐抽獎用，此款暫存我處，等我與作家們在一起時，請作者飲茶好了。

林先生要我寄的書，日內即可寄出。我會通知經理人，將他列爲長期寄。謝謝您們如此熱誠捧場，我們的戰鬭精神，就是由於您們不斷加油打氣而鼓起的，請繼續鞭策我們。）

長髮長鬚乞人憎 天下父母同此心

萬人傑先生：

我是貴刊長期讀者，關於日前貴刊何水申先生對青年長髮的立論，我認爲十分不正確，要我決定誰對誰錯，我是站在你的一方。現欲舉幾件事例和我個人觀感，希望閣下能轉載。

我是個中年人，孩子在大、中、小學唸書的都有，今年夏天孩子從美國回家渡假，在機場第一個印象是他的頭髮剪得很短，精神、整齊、淸潔，一點也沒有染上時下靑年的長髮和滿面于思的壞習，心中說不出的快慰。天下父母心，我想爲人父母的永不欲見到自己的兒子長髮披肩，滿嘴張飛鬚的；如眞的有兒子如是而還說不要緊的話，簡直是違心論。

孩子告訴我：每到一年放暑假前，許多鬼仔都把長髮修短，尤其是畢業班。初時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把數年心愛長髮剪短，後來才知到他們去找事做，去見工的話，短髮是佔了莫大的便宜，以免被人誤會爲嬉皮士而到處碰壁，甚至連接見也不獲准，違論取錄了。這說明了什麼呢？連最開通自由如美國的社會，人們對長髮留鬚的青年人多不表歡迎的，爲的是們絕不會對這些正嬉皮士或外表似嬉皮士的人有絲毫好感的。

拿我個人來說，我是在一大機構裏獨當一面，招請新人時有一項是給與儀態分數的，如碰上有「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長髮青年，他們幾難過得我這一關，謀到職位。說我偏見也好不公平也好，我總覺得男孩子把頭髮修短，更顯得精神奕奕，英俊不凡。孩子更告訴我一件事，在今年四月尾美國爆發全國學潮時，他宿舍鄰未剪髮，以致髮長垂肩，警察在加州大學校園追捕那些滋事學生時，他避免無辜被捉，狂奔回宿舍，恰巧有美聯社記者把他跑姿攝入鏡頭，登在當天報紙上，轉載在新德里的印度報，給那差哥的父親見到了，不禁大怒，不是怒他參加暴亂，是見到他長髮長鬚而不順，連夜打長途電話，叫他剃掉長髮長鬚，再拍個照片回家。這眞可說是全世界的父母都有同樣觀感也。

一讀者上（七〇年十月四日）

政治滲入旅行隊 青年不可不小心

萬人傑先生：

我是您忠實的讀者，我每晚都有看您的文章，而對您敢言的精神，更爲佩服。但我發現一件事情，想請您留意，也想請您向讀者提醒一下。

我本是一個愛好旅行的人，因香港人口太多，假日很多人到郊外遊玩，所以產生很多旅行隊，每逢假日，我便跟旅行隊到各處旅行。參加旅行的人，都是一些青年。旅行本是對身心都有益的運動，又得報紙贊助（如星島晚報、華僑日報及左派新晚報、商報等義務登載旅行消息），所以參加的人數愈來愈多，稍爲有名的，有山海之友旅行隊、山川、精武、金釗、金青、工遊會、白象、友誼、行運、運行、華豐和左派人士所攪的業餘旅行隊等。因旅行人士日多，都屬於青年，所以某些別有用心的分子，便以旅行爲藉口，想將這些青年拉入他們的圈套，因而在平常旅行時，給這些人常在隊中發表一些親共的言論，現在他們的野心漸漸顯露出來了。兩個多星期前，新晚報發表一篇說什麼旅行界週年大敍餐，訂在九月廿八日在土瓜灣的雲慶茶樓舉行，每人只收十元，是由什麼業餘旅行隊的領隊××所主持，又拉了幾隊旅行隊贊助。果然，在敍餐時，人數非常擠擁，表面看來只是敍敍餐，放放幻燈片；但骨子裏卻利用了這班無知青年。這班青年給人利用了還懵然不知，有幾隊旅行隊也以此領隊所言是實，我恐怕不久便會形成一股旅行界的逆風，近看雖是無關重要，從遠處看，卻非常令人擔心。這些青年都是富有朝氣的，能走入正途，當然會給社會極大幫助；若走入歧途，後果非常可怕。所以，我希望萬先生能爲我們青年着想，替我們想出一個好辦法，我在此先向萬先生致謝，因本人讀書少，所寫出的是一些不通的文句，請萬先生多多原諒。愛好旅行者敬上（十月二日）

讀者自己在傷病中不忘救濟會牛遺屬

萬人雜誌編者先生：

本雜誌一五六期三十頁刊出本人意見，囑以告知通訊處，祇以本人遺難來港，時間太久了，現年近六十，十月五日因搭車不慎，被人碰傷，正在醫治中，每間日去取內服外敷藥一次，每次醫藥費十元。歐陽信之，係變更不定之筆名，不時感到一些什麼意見，便直書投寄而已，通信處，本可奉告，但以本人年歲多了，近更意外受傷，看來我是沒有什麼作用的，[illegible]次三週年，我亦會來，屆時或會與先生等打一招呼。我誤過了二十年光陰，在此仍是孤獨的一個，近來仍每月都會滙點款往大陸接濟家人，自身的血淚斑斑丟開吧，附函此港幣五元，給最近被毛共殘殺的曾牛父子家屬，祈費神收轉！

歐陽信之上十月二十四日

（覆：款已交星島日報轉曾家，收據〇一五七號等聚餐時面交。）

「共通、共同」與「統共、總共」

「共通」與「共同」為近義詞；「統共」與「總共」，也為近義詞。究竟那兩雙近義詞怎近的呢？上的一雙，恐怕許多通人，還悞會以為同義詞的。好，讓我分析說明如下：

「共通」——並不管其出發，中[illegible]共通」。

「共同」——必得從起點至結點，同一路線，中間不得繞個彎子，這叫「共同」。

「統共」——祇是概括其大畧，並無縝密稽核其「和」或「積」。

「總共」——[illegible]乘至總計（The Some）纔「四捨五入」結算的。

國與國之間所謂「共存共榮」；至人與人之間，所謂「同進同退」；要好是有足夠或很多「共同」要求的條件，而最低限度也得有若干「共通」要求的條件，纔會合起來，各走前程，怎可同舟共濟？像日敵侵華，會發美夢要做東方盟主，高唱大東亞共榮圈，而其所約德、意締結軸心，一在東、二在西，路線距離，縱使德、意告捷於西，不外「聲援」，是以西園寺公早有遠叔見解，奈何軍人「趾高氣揚」，所以失敗。

「事過情遷」了，為何「舊事重提」？日敵對華血債，就算不究，但卻因為全民抗戰，惹起紅朝坐大，「統共」和「總共」喪失三十八省，七億萬民，我中華民國光據守台峽一隅，首都賴它，牧民賴它，復興也賴它[illegible]。「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步董壇主力行先生感懷原韻

葉其真

江山如畫自由天　淪與萑苻血在然
大陸寃魂新易舊　台灣歌女後推前
瘟君正作千秋夢　大盜惟知一字禪
殺罷人民相互殺　王師不渡更何年

壇主評註

萑苻：春秋時，鄭國地名，又名「萑蒲」，該地蘆葦叢密，國之大盜，多藏身其中，是為盜賊之藪，又名匪窟，類似當年井崗山。

血在然：熱血騰沸，等於燃燒。

一字禪：指「殺」字。

相互殺：言共黨內部爭權，互相整肅也。

葉先生所和之詩，與鄙人有共鳴之感，翻成白話：

中國錦繡河山，自由政體，淪陷於萑苻匪盜，眞令人熱血騰沸，被共黨所殺之寃魂，舊上加新，新舊相易，台灣歌女，前批未已，後批續來，毛澤東這個瘟君，心想統治世界，是作千秋迷夢，大盜之禪，惟有一字，「殺」字而已，初殺人民，現在又互相殘殺，如此情形，台灣尚不乘時反攻，更待何年？全詩一氣呵成，首尾相顧，對仗頗工穩，是為佳作，特加評註，以饗讀者。

步放翁家祭原韻

鄭秀堂

澎湃心情願未空，匡扶有志古今同，
何時策杖歸林下！笑看兒童迓老翁。

秋思，寄給母親

錦江

秋風蕭蕭地飄入我的臥房，把我的魂夢送回了久別的故鄉！我依稀辨認出那荒涼的庭院，破落的茅屋裏，點着豆大的燈光，夜風掠起她銀樣的兩鬢，朦朧的燈影映着她悲涼的淚光，衰老的臉頰充滿了辛酸和淒涼。

為待罪的羔羊？是誰拆散了你的天倫之樂？是誰迫走你的愛兒逃亡異鄉？是誰害你家破人亡？啊，母親，是那千仇萬恨，帶給了你不可磨滅的創傷，國恨家仇，海枯石爛，你那能遺忘，啊，母親，一別又是三年的時光，似水的年華，冲不掉情深的骨肉，萬里關山，隔不斷母子的情長。

啊，母親，祝福你別來無恙，祝福你老如松柏，四季常青。慈愛的母親啊！如今是豺狼當道，魔鬼橫行的年代，不知何時啊！母子才能歡聚一堂！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於荃灣斗室

錦江先生所作新詩，達至極高水準，思母之情，頗足感人。新詩體裁，每有三四個字，即佔一行者，本壇地盤，方圓有限，橫寫，則無法容納，直行寫下，讀之等於書信，又像筆記，並不似詩。棄不刋登，則有負文友投稿之雅意，又未能達成提倡之目的，本壇主有愛才之心，來詩既佳，放棄未免可惜。

新詩，是民國時代發明，可稱「民國詩」，舊詩，是唐朝盛行，故稱「唐詩」，實際說來，民國詩並不新，唐詩亦未舊。字句構造，雖然不同，所費腦力精神，並無二樣，若將「民國詩」每句字數，加以限定，即是「宋詞」，宋詞再補足五字或七字，即是五言七言唐詩。故民國詩，宋詞，唐詩，三者大同而小異耳。言志抒情，毫無分別。

壇主對詩，一知半解，發現「民國詩」，五十年來，極少佳作，辭義淺顯，難以表達入微，至相當水平時，即無法再有進步，俗語所謂「老鼠入牛角，愈前進，則範圍愈小」，唐詩則不然，廣博精深，永無止境，壇主當年，頗具探險精神，一度深入，牛角之尖，發現此路不通，行動敏速，一個「向後轉」，飛身跳出，否則窒息其中，不能自拔。

牛角設計人，敝鄉親胡老師適之先生，他本人立於牛角之外，並未進入，打開牛角之門

。大家好奇，信以為眞，爭先恐後，魚貫而入，初不知也，及至發覺，方才知難而退，大悟恍然。半世光陰，白白空費矣。

壇主曾游角中，深知底細，退出後，尋得正確途徑，海闊天空，縱橫不羈。十餘年後，在南京友人家中，偶見胡老師，詢以當年牛角設計之動機？胡大笑曰：「時值年青，急於成名，花樣不新，難出頭地，好在，入者自入，出者自出，雖攘臂相招，然並未强迫，汝能由角尖跳出，未遭窒息，聰明人也」。余笑曰：「非能自出，賴孔家店孔老二；工部杜老頭；供奉李大哥；山陰陸大叔，指點迷津，帶我而出也」，相與大笑。此為當年，學詩故事，錄之以供參考。

茲就來詩之言，原意不改，原字採用，湊成七絕三首，以為示範。

秋思，寄母親

力行改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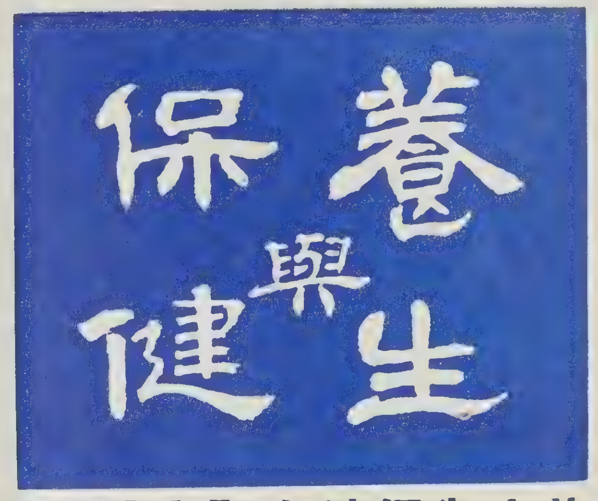
颯颯秋風入臥房，夢魂久別到家鄉。
依稀辨認茅廬裏，慈母辛酸兩鬢霜。

拆散天倫待罪羊，愛兒逃死實悲傷，
千仇萬恨何時報，國難家愁永不忘。

關山回首望家鄉，一別三年引恨長，
似水光陰思母淚，如今當道是豺狼。

若設一例，如同厨司做菜，用民國材料，作唐朝酒席。雖作唐式烹調，但保存原味。又如裁縫工人，用你之布，代為製衣，質料未變分毫，用字簡練，意味比較深長，保留精華，摒除「了」「的」，如果細心體會，立刻明白。以閣下「民國詩」之才，轉「唐詩」造句之法，一指即通，非常容易，跳出角尖，將來詩詞造詣，未可限量。可買「詩韻集成」一本，費洋二元；及唐詩，千家詩，各一本，所費不出十元，如同厨司，手有食譜，照譜做菜，不會撞板。此為壇主不傳之秘，因閣下確為可造之材，謹以奉告。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廿元

生與保健合訂本
列各書局均有出售

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濤出版社
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天書業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07號二樓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瘻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藥補　食補與補藥　虛不受補怎麼辨　疲勞與疾病　體弱的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第六集已出版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癲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淸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樂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袪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厦十六樓一五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宗教領袖與政客作風……每週評論
如果在大陸舉行公民投票 查良鏞不應該投空白票……萬人傑
下放青年二男一女夜渡鯊魚涌歷險記實……三人行
再談流亡青年問題……待旦
從法國前總理穆維爾訪問中共說起……魯遲
談中共這部怪憲法……岳騫
陳博生計給李德全……胡實
茅盾與「文藝陣地」……慶餘
敝蹝天下的戴高樂……賣油郎
名作家與詛咒藝術……寒山碧
市民要香港節？……黃思騁
作家的雙重人格……江城子
青年之聲……李有光・方中原 駿馬、若訥
寫在教宗訪港之前 會與魔鬼打交道嗎？……劉健
不堅持反对中共入联合國
堅决支持中華民國
兩面手法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一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宗教領袖與政客作風

一般人都瞧不起政客，倒不是因為他們熱衷權力，而是由於他們那種無主張無定見、譁眾取寵、投機取巧、油頭滑面的作風。政治家所以被人尊重，因為他們有確定不移的政治主張，有實現政見的條件才上台當權，政見不能實行卽悄然引去。而大政治家，必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氣概。

一般人都崇敬宗教家，不論是宗教徒或非宗教徒，對於宗教領袖多自然的存有敬意。這因為宗教領袖，超然於現實的競爭之外，不沾惹現實的是非，被視為最接近上帝的人，他代表公正和仁慈。其次宗教家有其虔誠不二的信仰，是寧死不屈的，絕不與侮蔑上帝的人妥協。

基於上述的觀念，我們對於任何宗教家都持有一種虔敬，對佛教如此、道教如此、回教如此，對天主教也如此。但是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打擊了我們對天主教的觀感。

本月十六日羅馬教皇保祿六世，在聯合國農業會議上致詞時，竟發表政治見解，「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不久將來能夠加入聯合國」。任何國家的政客說這個話，都不會引人注意，羅馬教皇說這個話就太不像話了！保祿六世這個話，違反了宗教領袖不介入現實政治的崇高原則，由聖潔的神職，墮落為世俗的政客。他的話逾出了本份。他不配做三億天主教徒的領袖。

其次他說這個話是對上帝的背叛，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也是反神論者。而各國共產黨中，中共是摧殘宗教最殘暴最徹底，是千分之千的魔鬼。例如在蘇聯、在波蘭今天都容許人民進教堂崇拜上帝，這是拜修正主義之賜；而中共則沒收教產，拘押神父、修女，蹂躪教徒，種種摧殘天主教的暴行，罄竹難書。而且被監禁十二年的一位美國人主教，最近被釋放，並飛往羅馬向保祿六世陳情，而保祿六世卻在這個時候為中共講話，作跑政治龍套，這算什麼！上帝果有知，必當涕泣無從了。

保祿六世這番話是對所有中國人教徒的摒絕與蔑視。因為每個華人天主教徒，都直接間接受過中共的迫害。從大陸逃出的天主教徒固不用說，卽是在海外領洗的，他們在大陸的親友，也在受中共的迫害。他們對於中共摧殘天主教，迫害天主教徒，都有血淚的經驗。現在驚聞教皇主張中共應該入聯合國，顯然漠視華人教徒的被迫害的事實。這算是什麼教皇？他只配做意大利人的教皇，因為意大利新近承認了中共。不配做華人教徒的教皇。每個虔信天主的華人教徒都應該挺起胸膛對保祿六世提出嚴重抗議！因為他已不能代表上帝，也不能代表教會，而是背叛了上帝，背叛了教會。

如果是普通的政治問題，例如說，希望各國能夠尊重宗教自由，希望戰爭早日結束，達成和平（其實類此的話，安份的教皇都以少說為妙，因為這不屬於宗教範圍內的事情。教皇唯一能做的，只有虔誠為人類的和平與自由祈禱，談政治根本就是逾份。）就無傷大雅。但是直接觸及某一國家的內政問題，就絕不能發表意見，尤其不能信口開河。保祿六世應該知道，今天中國局勢，中華民國政府仍在台灣，而且羅馬教廷在台灣設有主教，並擁有廣大的信徒，而在大陸天主教活動已完全停止，何以能和其它國家的政客一樣，為中共說話，將中華民國一筆抹殺？因此保祿六世這番話，不但是干涉政治，而且是干涉中國內政，每一個反共的中國人都應提出抗議。究竟保祿六世為什麼要替中共說話呢？實在值得推敲。往好處說是想感化中共，把魔鬼引向上帝之門。其實關於這一點，誰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其次是想討好中共，希望中共善待留在大陸的天主教徒。稍知中共情況的人皆知道，這也是幼稚的幻想。對政治如此有興趣的保祿六世，更應當了解。那麼，保祿六世究竟為了什麼主張中共應該進聯合國呢？無非是不甘寂寞，在歐洲國家紛紛圖與中共建交的氣流中，也順着形勢幫幫腔，表示合乎政治時尚，以提高教皇的地位（？）。果如此的話，那就更為可悲了。想不到在教皇史上添了這麼卑俗的一頁！

目前的世界是國家本位的世界。國家自私對國民是公誼。為了國私而承認中共，站在反共中國人立場縱然不快，但猶且可以了解，而保祿六世以教皇身份為中共幫腔，不但是逾份和錯誤，而且是不可了解的。

保祿六世下月四日卽將訪問本港，希望誠實的天主教徒應該當面問問他，請他在主持彌撒時解釋一下，究竟是怎麼回事。

（漢）

新聞以外

如果在大陸舉行公民投票 查良鏞不應該投空白票

萬人傑

明報查社長說：如果大陸舉行公民投票，他會棄權，投一張空白票。他並且預言，如果發出六億張票子會有五億九千萬張是空白的。因爲他反對中共，也不滿國府。不過，老萬認爲查良鏞先生不應該投「空白票」，爲什麼？請看下文：

席位仍可保持

聯合國十九日對中國席位問題舉行了表決，結果仍拒中共加入，國府又鬆了一口氣。今年這個關過了，以後怎樣，明年再說。

不過，今年情形相當險惡，當表決此一議案是否應作「重要問題」處理時，投票結果六十六對五十二，七票棄權；中共進入聯合國的表決，贊成者五十一票，反對者四十九票，二十五票棄權。

這兩個關過得很險，如果中共的笑臉政策、國際統戰續有成就，形勢可能有變；不過，無論如何變，國府都該作好心理準備。

在未投票表決前，中華民國大使劉鍇最後發言說：中共敢否接受沙地阿拉伯的建議，在中國大陸舉行一次國民總投票，以決定誰可代表中國？他認爲中共必將拒絕這一建議，因爲「他們非常淸楚，如果舉行此一投票，他們必將被壓倒多數的中國人民所擯棄。」

雖然「國民總投票」這方法很難得在毫無影响力之下公平進行，但老萬也認定不失爲「誰能代表中國」這一問題的最好判定方法。

查先生一篇「社評」

本月二十一日，查良鏞先生在明報發表了一篇題爲「如果在大陸舉行公民投票」的社評，對這問題有他「獨到」的看法。

他寫道：「我們如果很客觀的作一種估計，認爲即使在這樣情形下投票，結果也未必能對台灣有

二十一歲的青年對國府一無所知，三十歲以下所知十分有限，四十歲以下的不見得會留下什麼良好印象，五六十歲、六七十歲的，要說如何擁護國民政府，那也不見得。……如果眞的舉行自由公平投票，如果筆者（老萬按：這篇雖是社評，但可能查先生的意思是代表他個人）身在大陸，只好棄權，表示：『目前並沒有一個眞正代表全國人民利益的政府。』絕大多數中國人民不免都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發出六億張票子，投在票櫃中的，或許有五億九千萬張是空白的。」

代表「絕大多數」的個人意見

查良鏞先生的社評很有獨特風格，老萬一向非常欣賞。不過有時候細讀之下，卻會發現一些小毛病。以這一篇來說，它的毛病是以查先生個人來代表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國民總投票是民意的測驗，在未測出結果前，誰都不能妄下斷語，認爲人民會擁護誰。否則，這一次的投票可以不舉行，請查先生投一張票，代表大陸七億中國人，以及台灣一千四百萬國民，那更簡單了當。

白的，那當然不過是推測之詞，如果眞的舉行投票，也可能大出查先生意料之外，只有一張查先生的票是空白。因爲，查先生思想不是毛先生思想，不可能叫五億九千萬人也和他一樣想法。大部分在水深火熱中生活的中國人不會放棄選擇的權利——如果他們眞能得到這機會的話。

國民總投票的建議

中國大使劉鍇的話也許被查良鏞先生誤解了，一來，這個主張是沙地阿拉伯代表提出的，劉鍇不過同意這是解決「誰能代表中國」問題的最好方法，同時，他還表示國民政府願意接受這一投票的結果。

二來，劉鍇只說「他們（中共）必將被壓倒多數的中國人民所擯棄」，並沒有說「我們（國府）必將受到壓倒多數的中國人民所擁護」。因爲聯合國有一班柴娃娃的代表，說中共政府是代表七億人民的政府，只有國民總投票可以用事實推翻這一說法。

人民可以投票否決了中共政府，當然也可以用投票方式來決定他們擁護的政府。查良鏞先生既然擁有五億九千萬空白票子，在這「公平」的投票選舉中，查先生很可能成爲查總統。

應由中國人民來決定

不過，中國大陸目前雖尚未舉行國民總投票，但投票前的民意測驗已舉行過了不少次。

六二年的五月逃亡潮，中共損失了幾十萬選票

些人都是對中共投反對票的。

老萬一直感覺到國民政府的外交人員低能，他們老早就該把這些「民意測驗」的資料——大逃亡潮的人羣，最近的浮屍，以至老炳燊、潘宛莊這一對生死鴛鴦的動人故事，我們資料室都有足夠的圖文，將這些東西送給聯合國的代表們看個明白，問問他們；這個政府是否能代表人民，叫他們作出答案，這不是比千言萬語的辯論有力得多嗎？

中共政府是否能代表中國人民，該由中國人民決定，不該由聯合國代表決定。如阿爾巴尼亞、坦桑尼亞、贊比亞、巴基斯坦這些國家，受了中共的施與便替中共說話；甚至加拿大、意大利，也不過看在生意利益份上，不過是一羣「猪仔」而已，不能代表什麼「公正」意見的。

「一無所知」的大陸青年

有一項事實不知查良鏞先生有沒有注意到，許多投函本刊的青年讀者，說明他們剛從大陸逃出來，來到香港後，請纓無路，感到精神苦悶，要求替他們想辦法加入台灣的反共行列。照查先生的分析，「二十一歲的青年對國府一無所知，三十歲以下的所知十分有限」，這些逃亡大陸青年該「一無所知」才對，爲什麼他們知道這一條「請纓之路」呢？可見，查先生的推測不過「想當然」，也和五億九千萬張空白票一樣而已。

相信精明如查良鏞先生，並非不明白這個眞實情況，而且，他本身又是對共產黨投過「反對」票的，他毅然退出共產黨控制的商報，不再替他們撰寫「射鵰英雄傳」之類的武俠小說，和左派報紙大吵了一架，這可見得共產黨之不能容人，連查先生這樣的開明分子也沒法獃得下去，自然難怪有那麼多的大陸青年冒死逃亡。

良心與立場

查良鏞先生說的未必一定是良心上的話，可能是立場上的話。這毛病許多政治家都會犯上的。

在香港和海外，許多「苦悶」的中國青年寄希孕育中的第三個中國。他們不滿於中共的殘暴統治，但因爲中共控制嚴密，不能動他分毫，他們只好把矛頭指向台灣。

要具備人民、土地、主權才能成爲一個國家，他們腦子裏的第三個中國，只是空中樓閣，在目前來說，還是三者未備。

不過，在美國政客心上，已構成一個藍圖，等待八十四歲的蔣總統一旦百年歸老，由美國培植的政府，就會取代國民政府，成爲一個合乎那些苦悶青年要求的「國家」了。今日在海外批評國府如何不民主、如何不自由，全是基於這個立場。

期望改善何必逃亡？

查良鏞先生社評中的一段說：「大陸人民在中共統治下受苦甚深，那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他們最熱切的期望，一是改變目前中共所執行的政策，使人民改善物質生活，有多一點個人自由。恐怕甚少有人盼望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恢復從前的統治。」

查先生的意見，說得明白一點，是大陸人民寧願受共產黨統治，也不願國民黨重返大陸，所求的只是共產黨能改變政策，對人民的腦子和肚皮控制稍爲放寬一點。

這是否代表了大陸人民的意願？因爲還未舉行過國民總投票，只能說是查先生個人的見解。個人的看法，有時對，有時不對。

老萬以爲，願意不願意國民黨恢復從前的統治是一個問題，但他們的「熱切期望」並不是中共「改變目前政策」而已。如果他們寄望於中共的改變政策，儘可等待，等到七十七歲的毛澤東去世，修正主義分子抬頭，不是就有好日子過了？何必冒生命危險逃亡？

懸旗表示意向

每一年，十月一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和十月十日的中華民國國慶，是一個很好的民意測驗。查良鏞先生是新聞記者，當然也了解「掛旗內幕」的，及左派的銀行、工會、學校、商店、社團等等，都非掛五星旗不可。因爲，左派勢力在香港是有組織的，既是同路人，就不由你不掛。

右派的人，在香港只是一盆散沙，但每一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個別的懸掛，卻比五星旗不知多若干倍。這是有目共覩的事實，如果查先生不是躲在家裏，那一天也一定看見，同時也明白爲什麼這麼多人懸旗，他們是藉以表示對兩個政權的選擇。如果查先生有第三面代表中國的國旗，而又得到他們的擁護，或者他們會改懸這一面新旗也說不定。不過，在目前來說，還只有這兩面可供他們選擇。

人民所求如此而已？

或者查良鏞先生會說：這並不是代表大陸人民的民意，不過是香港一小撮的意向。但，香港市民大部分是從大陸逃亡而來的，今日他們雖身居殖民地的香港，仍然心懷祖國，仍然希望有重返家園的一天。

這些人不一定是國民黨的「死黨」，他們身受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統治，對這兩個政權有所比較，因此知所取捨。查良鏞先生在國民黨統治期間也許受過不少烏氣，因而對國民黨「深惡痛絕」；不過，他對共產黨也該沒有好感，否則不會有「拂袖而行」的一回事。

不過，在香港雖可以像周榆瑞那樣，「徬徨」中有了「抉擇」，在大陸，卻沒有抉擇的自由。也許查良鏞先生未受過共產黨的「眞正統治」（他只是受過左派老板的「統治」），所以不了解到人民眞正的願望，以爲只要「改善物質生活」，「多一點個人自由」，人民就會很幸福，大家都心滿意足。——如果是，目前台灣的生活，查先生應該很滿意，物質享受不用說了，個人的自由，比起中共，何只「多一點」而已。爲什麼查先生還這樣「大力反台」呢？

限於篇幅，還有許多話想說，下次有機會再談吧！

下放青年二男一女

夜渡鯊魚涌歷險記實

·三人行·

編者的話

本月份內從大陸漂流逃亡來港不遂，死於驚濤怒浪中的數十具青年浮屍，成爲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一九六八年文革武鬪，五花大綁浮屍之後，第三個坍中共「國泰民安，豐衣足食」的台的國際大醜聞。到本月十二日，一對亡命鴛鴦，因男主角老炳粲體力不支，中途溺斃，由女主角潘宛莊拖着愛人屍體，游抵香港，是這次浮屍新聞的一個高潮。老炳粲這種不自由毋寧死，明知不可爲而爲的奮鬪精神，與潘宛莊一個弱女子，這種奮不顧身，也要把愛人屍體拖到自由世界下葬的偉大愛情表現，將是歌頌自由，咒罵暴政，而能千古流傳的故事。

本文是兩男一女三個下放青年，夜渡鯊魚涌的逃亡經過，他們三人因爲配合好「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雖然吃了一番苦頭，幸而如願以償，平安到達了香港。本文所記人、時、地都是眞實的，作者雖然從沒有寫過文章，由於眞情的流露，眞實的記敍，不誇張渲染，亦能引人入勝，而且經驗寶貴，故特刋出，以供後繼者參考。

死亡飢餓嚇不倒爭自由的決心

位於寶安縣坪山公社大鵬灣的鯊魚涌，不但海面寬濶、風浪巨大，而且常有鯊魚出沒。故在那裏偷渡來港，不僅需要有强壯的體格和良好的游泳技術，更重要的是需具有一顆衝出鐵幕，嚮往自由的決心和信心，才可能衝破毛共佈下的重重封鎖和自然界障碍，勝利的游抵自由世界。

儘管有不少青年的偷渡勇士，由於體力上的不支和掌握潮水不準及其他原因，在這個衝出鐵幕的最後一關中，犧牲了寶貴的生命。但是，死亡並沒有嚇倒大陸千百萬決心衝出鐵幕的男女青年，一部份人倒下去，卻有更多的人跟上來，爭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是前仆後繼的。他們踏着前人走過的路，總結和吸取前人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終於一批一批的到達目的地。

今年五月上旬，我和同伴小江，被毛共驅使去做一輩子牛馬的所在地——惠陽縣淡水公社××大隊之後，再回到渡過我們童年和少年的故鄉——廣州市。即向親人話別，購買我們唯一需要的逃亡用具——指南針。

小江和我，原來均在廣州某校讀書。「文革」剛開始，我倆均受毛共利用和欺騙，參加紅衞兵，光；甚至使到一小部份青年成爲殺人放火，打家刼舍的兇手。使到他們毀滅了我國珍貴的歷史文物和悠久的文化；更使他們敗壞品德，殘害身體和白白斷送幼小的生命。毛共犯下這種糟蹋青年一代的滔天大罪，傾盡長江之水也洗不淨。

當我倆和其他廣大紅衞兵看透「文革」的罪惡性時，當我倆和廣大紅衞兵再不聽毛共指揮時，他就調來軍隊和大批所謂「工人宣傳隊」，對我們實行殘酷的迫害和鎮壓。把我們驅使到農村做牛馬，企圖使我們累死餓死，其用心何其毒也。

但是毛共任意主宰大陸青年命運的時代，已漸漸消失了。三年多的「文革」，使我們有機會在祖國各地看到人民的疾苦，也看透毛共的反動本質。

現在大陸廣大青年紛紛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形式反抗毛共的專制政權——在廣東下放到靠近邊境的青年，則以逃亡到海外，來表達他們對毛共的反抗。

甚麼地方可以買到指南針

我和小江回到廣州後，亦即分頭購買指南針。說來奇怪，這類物品，在數年前，只要五角錢就可以在一般文具店買到，但近年來卻很難買到。因偷渡之風有增無減，偷渡的人如雨後春笋，使毛共大[illegible]青年人，而事實不可能對每一個偷渡者給予刑事處理。因此，毛共除對小部份「出身不好」，或認爲政治上有問題的偷渡者，加重判刑，作爲殺一儆百之外，對於大部份出身較好的偷渡者，一般則採用飢餓政策，以關在收容所個把兩個月，每天只給半斤米充飢，以期達到「嚇阻」的目的。另一方面，則在各城鎮禁售各種偷渡用具，特別是指南針，企圖以此來減少偷渡人數。故我們找遍廣州也無法買到指南針。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道高十丈。我們終於在離廣州三十多公里的順德縣大良鎮一間賣錶帶的商店買到它。不明內情的海外僑胞，一定會感到奇怪：爲什麼指南針會在鐘錶店出售？原來大陸同胞生活水平極低，在農村能戴有手錶的人屈指可數，故買錶帶的人，也就少之又少。於是那間商店爲了完成上級規定的營業定額，就硬性規定：凡買指南針一個，也必需買錶帶一條。因此，原來只值幾角錢的指南針，這時得付四元六角才能買到。我和小江由廣州騎自行車至大良鎮買了三個，其中兩個讓給另外一些同路人。

在動身前的一個寧靜的深夜，我來到慈母的床邊，把明天要奔向另一個世界的實情，告知她老人家。我極力克制生離死別的痛苦心情，安慰她、吻別她，感激她二十年養育之大恩。年老的慈母，默默無言，辛酸的淚水，像斷線

現在剛把我教養成人，又要離開她到一個無親無故的地方生活，怎能使母親不傷心呢？這個晚上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嘗到生離死別的滋味。

毛共這個萬惡的政權，不知拆散多少人的家庭，不知使多少人骨肉分離，現在輪到我了。

離鄉別母開始逃亡

五月九日，我和小江購買了由廣州直至淡水的「水陸聯運」車船票，我們拜別了家人，告別了故土，來到大沙頭客運站，坐當日十二時正由廣州開往惠州的內河客輪。

大沙頭客運站，是廣州開往省內航渡的唯一客運站，每天來往的客人很多。經由東線偷渡來港的人，也多數從這裏坐船到惠州，故檢查極嚴。站內除設有公安派出所外，還有大批正規軍隊、武裝工人糾察隊和便衣特務，整個客運站猶如一座兵營。他們嚴密監視來往的人羣，也隨時有權檢查和拘留他們認爲「可疑」之人。

中共明文規定，凡購買到惠州、淡水的船票者，必需具有省一級機關革委會或縣公社級革委會證明才能購票。那些售票員檢查證明亦相當老練，一般僞造的和翻新的證明，很難逃得他們的眼。我和小江的證明是被派下放的「正斗貨」，故十分順利。在落船時，又有工人糾察隊再一次檢查各人的證明。毛共總以爲有了暴力和嚴密的制度，就可以杜絕人民的反抗。但大陸同胞並沒有被刺刀和集中營所嚇怕，投奔自由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們絕大多數年紀都不超過二十五歲，都是在毛共紅旗下長大，受毛思想教育的青年人；都是毛共認爲可以培養和做成爲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工人和貧下中農的子女。

他們寧願離鄉別井，冒着百分之五成功希望之險，到資本主義社會來「做牛馬」，卻不願在「社會主義祖國」做「主人」，不願做毛澤東所講的「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這是什麼道理？一言以蔽之，便是毛思想破產，他不能在長遠的時間中騙取大陸青年人的信仰。

、增城縣的新塘、東莞縣的石龍鎮、博羅縣城等。

本來珠江和東江兩岸，風光明媚，土地肥沃，但廣大的勞動農民，在毛共殘酷的壓搾下，生活極度貧困。儘管每日早出晚歸，有時基本口糧也不夠，大部份生產隊，每個農民每月只有三両生油；沿岸看到農民身上所穿的衣服，破爛得不堪入目。

面對着人民的疾苦，以及我們此次逃亡的命運，我和小江的心情也十分沉重，彼此默默無語。

船過了石龍鎮後，天就開始入夜。但擴音機不斷播出毛語錄歌，加上駐在船上的便衣特務常常往來監視，特別注意行李較多的青年搭客，故使我們無法安靜入睡。

檢查嚴密過了一關又一關

船在第二天零晨二時左右到達惠州市，依照船上的規定旅客要在五時後才允許上岸。因爲在這段時間內，大批惠陽地區的工人糾察隊又要登船檢查各人的證明和行李，他們特別注意下放青年的隨身行李。我和小江早把指南針收藏在鞋底，又沒有什麼行李，故沒有受到麻煩與阻難。

因爲我們買的是聯運票，所以，在五時三十分上岸後，就直行去惠州市汽車總站，以便搭上七時十五分開往淡水的頭班客車。

惠州市，是東江最大的一個水陸交通和出入口商業中心，也是偷渡者的一個中轉站。市內有一個風景如畫的天然西湖和一些古代文物，蘇東坡一位愛妾的陵墓也在西湖邊。

自經過「文革」的破壞，市內一片蕭條。毛共爲了強使大陸同胞學毛著，下令市內所有茶居，早上一律不准飲茶。「文革」前，在西湖內設有一個紀念中共新四軍軍長葉挺的紀念館，也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扣上種種罪名，給予搗毀。至於蘇東坡愛妾之墓，在南霸天陶鑄當政時，爲了顯示他敬重「士大夫」，曾撥了數千大元重修一次，現在也被紅衛兵扣上「四舊」而摧毀稀爛。

由惠州至淡水有四十三公里，途經陳江公社、鎮隆公社、秋長公社等地，我和小江搭上七時十五

這裏將接近邊防地帶，故防範比廣州更嚴，不單在購車票和上下車時，反覆檢查證明，特別對持有廣州和外省證明的搭客則更嚴，這類人除被嚴查證明外，還要出示工作證，接受盤問。我和小江所持的是淡水公社的證明，而且又是地道的下放青年，所以順利通過。

通常由惠州至淡水車行一時卅分便到，但這天不知出了什麼事，當汽車行至離淡水約十二公里的公路旁邊，臨時設的一個武裝檢查站，他們是惠陽軍分區正規軍人和基幹民兵組成的。所有來往車輪，一律停止行駛，接受檢查。他們叫旅客帶着自己的行李下車，一些人就上車來檢查汽車，另外一些人則逐一嚴查和盤問旅客，頓時顯現出一片緊張而又恐怖的氣氛。我們車上有兩位青年乘客，被檢查人員認爲可疑而扣留下來。我估計他們是同路人，他們的不幸，引起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汽車總算九時二十多分到達淡水墟了。在步出汽車站閘口時，又受到一次嚴格的檢查，由於我和小江下放到這裏務農已有一年多，情況熟習，因而又順利通過。

淡水墟是惠陽縣最接近寶安縣的一個大墟，它控制着進入寶安縣坪山公社、惠陽縣澳頭魚港的公路，也是很多偷渡者，必經之路，所以範防非常之嚴。在墟內設有公安派出所一個，有大批脫產的民兵和半脫產的工人糾察隊。此外，又有一些僞裝成單車運輸工人的流動檢查人員，嚴密注視一切來往人羣，特別是外地來的陌生人。在墟內設有一個專門關扣偷渡者的收容所。

收容所是人間地獄

講起這個收容所是人間地獄，沒有半點誇張。我的一位同學，因偷渡失敗，被關了十天，據他講，收容所裏的囚室，只有七、八平方公尺，往往扣押五、六人，一天廿四小時不准出門半步，大小便也得在囚室裏的馬桶解決，臭氣沖天，晚上就睡在坭土地上，非常潮濕，大蚊蟲之多，使人無法入睡。日間由早上八時至晚上六時則強迫被關押者學毛

著、唱毛歌，美其名向毛請罪。至於吃方面，一餐只有四両發臭發酸的飯，他在收容所被關了十天，輕了五市斤。我曾看過不少中共出版和拍攝有關描述國民黨囚禁中共政治犯集中營的書和電影。例如：囚禁新四軍的江西上饒集中營；囚禁中共高級幹部許雲峯和江姐的重慶中美合作所。即使按照中共所描述國民黨對中共政治犯的暴行，完全是眞的，也不及中共現在用來對付普通平民的所謂收容所殘忍。況且中共口口聲聲說：偷渡的人，絕大部份是人民內部矛盾，採取說服、教育方法處理。毛共從來就是口講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邊境地區人去屋空都逃走了

由淡水墟至我們下放的生產隊，步行需要兩小時，是最靠近寶安縣坪山公社的地方。在寶安縣以及淡水附近的農村，與其他縣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奇特之處：第一，就是在田間工作的人，絕大部份是婦女和老頭，甚少青壯年人；其次，村中空屋很多。原來由於這裏靠近香港，當地青壯年人就利用這個近水樓台的有利條件，紛紛偷渡來港了。所以，這一帶地方，是廣東最缺乏勞動力的地方，也是空屋最多的地方。

毛共爲了解決此地缺乏勞動力的困難，就從廣州選派一些出身和思想比較可靠的知識青年下放到此間。認爲那些思想比較紅的青年，能頂住「資產階級妖風」的侵蝕。但毛共的如意算盤又一次打錯了，那些下放青年再不賣毛共之賬，他利用這個靠近香港的有利因素，紛紛偷渡來港。不但自己來，而且有一些更帶同好朋友或兄弟、姊妹一同偷渡。據我所知，下放到寶安縣橫江公社、龍崗公社、惠陽縣淡水公社的知識青年已大部成功的到達香港。

五月十號中午，我和小江就回到了生產隊。我們的另一個同伴小玲，早已把我們行動所需要的乾糧與水泡，秘密的搞妥了，我們決定當夜出發。

當地的基層幹部和村民，對待我們下放青年絕大部份是同情的，和我們處於敵對的少之又少。只

廣州等，都一於少理；甚至對我們偷渡也隻眼開，隻眼閉，事前不管，走後才向公社報告。一般的村民，則更希望我們都走光，好使他們每人多分一些原來是我們的口糧和食油等。晚飯後，我和小江分別把在廣州用黑市價錢買來的火石和打火機用的汽油，送給生產隊長、民兵隊長、貧協小組長，這些東西農村是沒有得買的，他們的經濟都很困難，黑市價格又買不起。爲了和他們拉好關係，我們每次由廣州回來總送些東西給他們。而生活之困難又使得他們十分樂意的接受我們的賄賂。

離開公社爬上山頭

這天晚上我們三人沒有睡，一直等到午夜，村民們都睡入夢鄉的時刻，我們輕輕的開了門，帶上早已準備好了的水泡與乾糧，離開了村莊。由於我們的生產隊近山，故很順利上了山。

這時我們的心情十分高興，因爲在滿佈叢林的大山中，除了偷渡者之外，是沒有任何人的。只要乾糧充足，體力上能支持的話，成功希望極大，我們對成功充滿着信心。

根據我們的估計，大約行兩個晚上，就可能到達下海之目的地。我們借着半明半暗的月色和指南針之相助，向着東南方向而行。我們像一匹野馬一樣，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一顆爲生存、爲自由之信心和決心賜給我們力量，使我們完全忘記疲勞，越行越有勁。尤其是小玲，這位只有十九歲的小姑娘，毫不落伍於我和小江。

在整個下半夜，我們也數不清翻越過多少高山。在黎明前，我們越過坪山至葵涌公路。越過了這條全長十三公里的公路，使我們非常興奮。根據我們早已打聽到的逃亡資料，這不但表示我們方向沒有錯，而且還表示快到下海之地。

見到海面不禁歡呼

終於在東方將要發白之時，我們在一座高山上看到一望無際的白茫茫大海，衝擊着沙灘的巨浪所發出的聲音，彷彿向我們三人招手，歡迎我們來到

跳躍，我們離自由之路不遠了！

這時太陽亦高升了，在山上能淸楚的看到一些漁船在海上打魚，也看到共軍的炮艇來回在海上巡遊監視各漁船的活動。此時，我們感到肚餓和疲勞，吃了由小玲做的甜炒米粉，每人兩隻鹹旦，飲了一些山坑水，就在山上的岩石中入睡了。由於疲勞的關係，這一覺睡得很甜，當我們醒來時，太陽已西下了。經整日休息，我們精神百倍，如虎添翼。

根據我們計算，上半夜才退潮，我們只有在退潮時，才能下水。現在離我們下水時間仍很長，在趁天未入夜時，我們在山上觀察好下海的地點。我們決定由一條直通往海灘的水坑作爲下海的捷徑。

爲了使到我們有足夠的體力在茫茫大海中搏鬬，我們盡量的多吃東西，把帶來的三斤糖和拾隻蛋全部吃光。我們一邊休息，一邊閒談，從兒童談到未來，從學校談到農村，從家庭談到個人，但更多的談到未來的理想和希望。我們三人和絕大數青年一樣，希望過着自由的，和平的，有正當工作和正當娛樂的生活。

睡足吃飽準備下海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終於等到皎潔明亮的月光，開始從頭頂往下落了，這就等於告知潮水也開始退了。我們再一次吃些炒米粉，將多餘的乾糧和衣服放在山上，沿着水坑往海灘走，大約行了三十分鐘來到海灘。

正當我們想發力跑去海時，突然發現在通往海灘的右面有一間小石屋。由於這一發現太突然了，把我們三人嚇了一跳，心情也緊張極了，我們馬上伏在禾田上，一方面觀察動靜，另一方面也考慮怎樣辦？眼看成功在望，大功將要告成的最後關頭，在這個決定我們是自由人還是奴農的十字街頭上，我想起俄國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的一句名言：「決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成功」。在這個生死關頭，我們三人下定了決心往海上衝去！

我們寧願做自由的水鬼，決不做毛共統治下的農奴

。隨即下水往香港方向游，在深更夜靜的晚上，除了巨浪的聲音外，海面一片寧靜。皎潔明亮的月光照射在海面，好似一面明鏡，幫助我們認淸方向。

由鯊魚涌下水游至本港吉澳島，足有一萬多公尺距離。平時在水中游一萬多公尺，我們三人是沒有任何困難的，在未行動前，我們為了練好本領，不管是夏日炎炎或寒風陣陣；也不論是烈日當空，還是狂風暴雨，我們照樣浮沉在廣州石門反照至珠江大橋這段長達八千多公尺的江水中。

但在此時，我們經歷兩日兩夜的翻越崇山峻嶺，大家的體力消耗很大。而且現在面對的是無風三尺浪，一望無際的大海，海水又鹹又苦，不比珠江的淡水，這個自然界的障碍，嚴重的威脅着我們的生命。我們都知道，就是在這個大鵬灣，不知有多少個我們的同路人，由於體力上的不支和掌握水流不好，在衝出鐵幕的最後一關中，失敗了，甚至永遠安息在海洋。我們三人相信，最困難的時候，也就是離成功不遠的時候了。雖然疲勞和又鹹又苦的海水給我們很大的困難，但我們的精神是飽滿的，我們對成功充滿信心。

高呼毛語錄，奔向自由地

在海上我們不斷的互相鼓勵，互相幫助。故在前三個小時總算順利，吉澳島的影子也看到了。但在這時，我們的體力開始支持不住了，風浪越來越大，大家都不停地吐出肚中的食物和酸水，又不斷的飲海水，辛苦極了。

就在這個處於生死關頭的時刻，我們三個人團結像一個人一樣，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理想，把我們三個的心與身都聯結在一起。小玲不顧自己的安危，把她的水泡給小江。

在最困難的時刻，我們大聲的高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自由」。這是人類最崇高的境界，她重於愛情和生命，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有名和無名的壯士，為了自由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犧牲了甜蜜的愛情。

我們的口號衝破海洋的寧靜，她使我們增添了力量，使我們忘記疲勞和辛苦，精神百倍的游向自由的海岸。經四個多小時同大自然搏鬬，我們終於勝利的到達吉澳島！這時儘管精疲力倦，但我們全無倦意，大家在海邊歡呼，慶幸能衝出毛共的魔手。

此時東方已發白，我們透過初升的陽光，回望大陸，感慨萬千，今天我們向她「拜拜」，我們相信，終有一天我們會回來的。這時我們迎着初升的太陽，離開了海邊，準備接受新的生活。

再談流亡青年問題

待旦

跟一些文化界的老前輩「飲茶」聊天的時候，每每聽到這樣的嘆息：「如果能像你們這樣年青就好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唉！現在老了！」而我們也有同樣感嘆，希望自己年青十年八年，認為此時倘若如是十來二十歲就好了，菱角會更銳利，勇氣會更充沛，也會少沾上一些世故，顯得更加純潔。

我們確是比老一輩的人年青，但三二十年後，我們會不會發出同樣的嘆息呢？老一輩人的年青時代，曾在北伐、抗日、或內戰的年代，有過一番作為，年老了，雖然對很多事都感到力不從心，至少回憶起來尚不至是一片空白。而我們，不少人最寶貴的青春，是在大陸的土地上白白浪費了，而今也是毫無作為，老年回憶起來，恐怕要感到更加空虛。「想當年」不但不能感到慰藉，可能會覺得倍加羞愧。萬里行程，始於足下。等到三十歲左右才邁開第一步已是遲了，試問，像法國的聖女貞德、我國明末的夏元淳，他們多少歲就肩負起國家與亡的責任？多少歲就做出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了？難道還有時間讓我們猶豫？難道我們甘願永世過着流亡的日子？難道聲、色、犬、馬就是我們冒死逃亡所追求的目的？難道似霧非霧，似花非花，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就是幸福？

不可否認，反共救國的重擔，的確落到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我們這一代即使未必成功，至少也應該是先驅，應該在黑暗的原野上，播下革命的火種。正因為我們這一代人責任的重大，所以我們應該正視自己缺點。

流亡青年共有的優點，是富有反叛精神，機智勇敢，敢於反對不合理的事物，敢於與惡勢力作鬬爭。有頭腦，有智慧，對生活有深刻的認識，對中共毛澤東集團的本質有深刻的瞭解。但我們也有很多缺點，最突出的缺點，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我們從完全否定個性和否定個人作用的社會裏反叛出來，幾乎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是極端個人主義者。（我自然也是如此）假如沒有個人主義沒有個人奮鬬的精神，我們也許根本不會逃出來。個人主義在大陸裏，用來反對中共毛派集團對青年人的愚弄和欺騙，那是很有用處的。但在最適合個人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裏，讓其繼續發展，並寄望於用個人主義反共，那將必定是沒有成效的。因為極端的個人主義，妨碍了我們彼此之間的相互瞭解，妨碍了流亡青年的團結。而中共毛派集團卻是一個極權的用集體主義蒙蔽了不少羣眾的强大集團，任何天才的個人，休想以自己的力量去動毛共的一根毫毛，我們要想在反共事業上作出多少貢獻，首先要抑制或改造個人主義，樹立集體主義的精神，結成一個堅强的整體。流亡青年的個人主義，突出表現在這幾方面。

(1)個人英雄主義，自視過高，不憑事實而單憑個人的經驗去判斷一切。不放過任何個人出風頭的機會。正由於自視過高，也就把別人看得太低，只看到別人的缺點而看不到別人的優點。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在文化圈中活動的流亡青年，尤為突出。自己的文章必是經典之作，別人的文章都是狗屁不通，忌妒成績比自己好的人，老忘不了別人當年如何不懂不通，又如何潦倒，完全看不到別人現在的成績，看不到別人勤苦奮鬬的過程，以為有成績的人全憑運氣，因而也就憤世疾俗。同時又瞧不起成績比自

己差的人，認爲這些人啥都不懂，根本不配和自己做朋友，以爲和這些人做朋友就會降低自己的「身份」（？）似的。

文化圈子之外的流亡青年，有的人認爲自己反共最堅決，最具有耐心和魄力，而把其他人統統視爲機會主義者或投降主義者。

個人英雄主義，不但妨碍了思想交流，而且局限了自己的活動範圍，轉來轉去轉不出自己的小圈子。與其他圈子的人打交道，不考慮到眞正的大聯合，只想用自己的圈子去併呑別的圈子，當別人的領導。除此以外還會危害到小圈子的團結，無論搞什麼都不能向大處着眼，動不動就要爭着當頭頭，稍有不如意就鬧分裂。

(2)搞内部鬬爭的惡習不改，在大陸生活的日子裏，我批評你，你批評我，我鬬你，你鬬我，這是司空見慣，習以爲常的。中共就是用這套方法分化羣衆，以利於它的統治。不少流亡青年，不自覺地把這種習慣一塊帶到這自由世界來。在一個小團體裏，我找你的岔子，你找我的岔子。今天我在上級面前告你的狀，明天你在上級面前告我的狀，爲了鷄毛蒜皮般的事情也要大吵一通。然而吵來吵去，鬬來鬬去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誰都不會因爲鬬爭告狀而得到什麼好處，徒令他人覺得我們是一班不可理喻的，不好打交道的「大陸仔」而已。

這種風氣，可說是很普遍的，不僅在文化圈裏的流亡青年有這種毛病，在工廠，在其他行業裏的流亡青年，也有這種毛病。而更惡劣的是「鬼頭仔」作風，這類人多數在大陸已是以搞垮搞臭人家，卻不知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耳朵軟的，背後話說得太多了，反而顯得自己人格低下。

可以肯定地說，每一位流亡青年都具有個人主義的缺點，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表現得那麼惡劣，上述所指出的，只是少部份人的嚴重缺點，更多的人的個人主義尚未達到損人利己的程度，只停留在不利人的階段。

初抵自由世界的流亡青年，由於驚魂未定，由於對周圍的環境不夠瞭解，普遍患上政治恐懼疾，神經過敏，認爲公開反共的人都是特務，認爲一談起大陸的情況就會洩露國家機密，被特務利用。一提到政治或反共的字樣就害怕。過高地估計共黨的工作能力和勢力。既害怕連累留在大陸的親友，又害怕被共特綁架或暗殺，同時還擔心被國府特工或美國特務欺騙利用。終日提心吊膽，疑神疑鬼，顧慮重重。希望避開一切是非，過着不過問政治的生活。

等到對環境熟悉了，膽子大了，有的人就不願踏踏實實地做一份自己所應該做的工作，在反共事業上盡自己一點力，而是走上政治投機甚至是政治欺騙的道路。政治投機，政治欺騙的方式方法是很多的，爲避揭人私隱之嫌，畧而不談。

還有相當大部份人，從初期的政治恐懼疾轉爲政治冷感病，挨了一段時間牛工，挨出一些成績來，被提升到較好的位置，或者當了小老板，娶了老婆，生了孩子，於是把自己關在家庭的小圈子裏，動不動就「在商言商」，把政治撇開一邊，出到外面拚命追求金錢，只求賺錢，啥都不管，卻又感到無能爲力。還是做聰明人，共由你們反，我則等着分享一分反共成果。

更有的人由於不踏實，不能吃苦，狂賭狂飲，沉迷於聲色，月月入不敷支。有的則因爲投機失敗，受不住經濟的重壓，精神陷於崩潰狀況，頹廢厭世。有的鋌而走險，加入黑社會

從法國前總

十月間法國前任總理穆維爾訪問中共，可能是爲戴高樂訪問中共鋪路的。中共爲了答謝戴高樂於一九六四年建交之惠，對於這位無官一身輕的在野人物，給予不同尋常的接代。毛澤東也特別見面和他週旋。

穆維爾離開大陸之後，曾在本港稍作停留，對晤毛經過守口如瓶，一個字都不肯透露。大概覺得香港這個地方情勢複雜，如果言多語失，招惹中共不高興，戴高樂來訪就麻煩了。當時還想不到戴高樂會突然作古。

再度「大權旁落」的跡象

可是穆維爾返抵巴黎之後，則謹慎的吐露了訪中共的印象。談話內容特須注意的要點如左。

(1)周恩來已嚴密的控制領導政府。

(2)毛澤東身體健康，對歷史和理論有特別強烈的興趣。

(3)中共並不太反美，將來（五年後）可能和美國携手對付日本。

第(3)點意見，可以說是驚人之論。這反映了中共對日本的敵意正急遽提高，對美國則正準備妥協。不過中共與美國於五年後即携手對付日本，未免過於敏感，使人不敢相信。

第(1)點意見說，周恩來已完全大權在握，這與筆者的觀察中共的結論若合符節。已與前期「聶榮臻與李富春的復起」一文的論點接近。聶、李二人都是周恩來留法時代的老搭檔，是一九六七年春，周恩來力保過關的兩個人。

第(2)點意見說，毛澤東對歷史和理論的興趣特强。無意中透露了重大消息，這說明毛已再次疏離實際權力，可能又「退到第二線」去了。這使人回想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廬山會議之後，陳毅對外國記者透露，毛澤東不再候選「國家主席」，今後將多從事共產主義的理論研究工作。從文革期間大字報的揭露得知，廬山會議正式批准了毛不再任「國家主席」，政治局劃分第一第二兩線，毛退到第二線，不再過問實際的日常工作。從此投置閒散，見人就說自己快要見閻王了。如陶鑄所說是「大權旁落」。

從另外的一些事實也可以佐證上述的觀測，那就是毛的第一心腹陳伯達自八月一日在「建軍節」露面之後，於今踪跡渺然。江青的同鄉康生則露面越來越少，與文丑郭沫若同爲人代

的，可是正由於抱負大，韌力不足，就會感到懷才不遇，進而憤世嫉俗。對周圍的一切都不滿意，只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缺點，而看不到它的優點。有不少人就是因爲這樣而走回頭路，投入港共的懷抱。

我不想否認香港社會對流亡青年的排斥，前幾個月會在某「新漢」的雜誌上，看到咒駡流亡青年爲人渣，叫流亡青年滾回大陸去或乾脆自殺的文章，據該雜誌說，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流亡青年，這恐怕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這篇文章不但表示了「新漢」對流亡青年的深痛惡絕，而且說明香港青年與流亡青年的隔膜是很厚的。由於閱歷、認識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彼此都覺得對方不順眼。隔膜是免不了的，但我們的責任不是加厚這種隔膜，而是要設法消除這種隔膜。因爲反共事業絕不是任何少數人所能包辦做得到的事情，我們必須學會眞正的存異求同，容忍不同的意見，擴大團結範圍，倘如把自己關在一個小圈子裏，那必定是一事不成的。然而這絕不是任何單方面的努力所能夠做到的。不管是否會成功，我們都必須加以嘗試，學會容忍不同的意見，不主動去排斥他人，這樣至少會有助於流亡青年間的相互瞭解與團結。

流亡青年所共有的感覺，就是不被有關方面的信任，受到這個社會的排斥，受教育越多的人，這種感受也就越强烈，學歷不被承認，在應徵信中提到在大陸受教育，一百封沒有一封有回信。吹牛在香港受教育的應徵信，情況就完全不同。跟香港長大及受教育的人做同一樣工作，自己只能

還是發揮在大陸時那種耐苦精神和堅持不懈的奮鬥精神，從頭做起，從最低層做起，做出成績來，讓別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我知道，這是一篇極不討好的文章，很多人可能因爲這篇文章而駡我，我之所以敢於指出流亡青年的缺點，那是因爲我本身也具有這些缺點，我不想教訓人，也沒有資格教訓人，我只是自我反省，也希望其他人能自我反省，瞭解自己的缺點，雖然未必能夠完全改正過來，變成一個十全十美，具有偉大人格的人，但最少也比不瞭解自己的缺點爲好。

搞反共革命在許多人的眼中，認爲是一件傻事，但正是因爲這是一件需要獻身，需要無我精神的傻事，才具有它偉大的價值。聰明的人做聰明的事，做有利於自己的事，並不顯得偉大，只有聰明的人去做傻事，去做必須獻身的不利於自己只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才是偉大的舉動。

目前，立志要獻身於反共事業的人，實在是不多的，但並不是沒有，我知道一些以反共爲目的，以聯絡感情爲活動方式的流亡青年組織，已經成立（並非眞正的組織），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只要能撇棄個人英雄主義，打破狹隘的小圈子，堅持不懈。眞正把反共引爲己任，擯棄利己的打算，我相信他們是會做成績來的。不過倘如借此爲個人出風頭的機會或借此做政治資本，從事政治投機，那必定也像其他政治投機者那樣，不是碰得焦頭爛額，就是被人收買而變質，做出出賣自己的靈魂與國家民族利益的事來。

訪問中共說起

陸各地進行討論和學習，似乎尚未獲中央委員會的通過。莫非是中途起了變化？否則「國家主席」即將廢除，在廢除的前夕，何必大捧「代主席」呢？

第三個緩和時期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竊據大陸，政策一馳一張几數變，概言之如左。

㈠自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三年是鞏固政權時期，一般說來政策比較緩和，到了一九五五年由於毛澤東的强橫要求，加快農業集體化的速度，曾一度發生緊張和震蕩，但是在劉少奇等阻止之下，並沒有發展爲全面的冒進。大體說來是平穩的。

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吃了赫魯曉夫的霉頭回來之後，十二月發動「大躍進」，一九五八年五月搞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八月再搞出「人民公社」，於是「三面紅旗」出齊，進入全面冒進的階段。結果「大躍進」跌斷了腿。毛澤東被迫自動下台。由劉少奇、鄧小平出頭收拾殘局。乃有第二個緩和時期。從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大陸局勢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下，逐漸恢復。

㈢毛澤東不甘大權旁落，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掀起「文化大革命」，經四年的混亂，爲中共第二個大震蕩。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毛澤東在文革後期失勢，從當權派手中奪來的權力，大部被實力軍人集團所據。他們和周恩來、李先念等携手，於是產生了新當權派。去年九月十一日，周恩來、柯西金會談以後，路線益趨緩和，但仍時受毛派牽制與破壞。到了今年五月路線才趨於穩定。在經濟上不避資助「軍國主義」之嫌，與日本大作入超買賣，與毛的死對頭「蘇修」恢復互派大使，最近更以「放棄台灣」的條件，與加拿大和意大利相繼建交。積極想加入毛澤東所公開否定的聯合國（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對美國左派記者艾德加·史諾說，中共本身包含很多少數民族自治區，已經是聯合國了，還有亞洲新興國家運動的集團，也等於聯合國，而侮蔑聯合國是美蘇的工具）。

以上種種跡象顯示，中共正進入第三個緩和時期。這個緩和時期能繼續多久，毛澤東什麼時候再發神經，都不得而知。很可能毛澤東在去見閻王之前，已經沒有機會發神經了。因爲有前車之鑒，新當權派不願再作劉鄧之續。

到今年二月，毛派還顯示了相當的攻擊力量。這包括一部分共軍，一部分幹部，一部分羣衆。這些死硬的毛派力量是否已被打碎，是今後新當權派能否大步緩和的關鍵。

今年「十·一」的「亮相」情況，已透露了很多消息，進一步的判明，須待更多事實的揭露。



紅朝外史

談中共這部怪憲法

岳騫

中國敵後工作人員最近携出一份中共「憲法修改草案」，經中央社發佈之後，已經舉世皆知。本港報刊對此論述已多，筆者並非憲法學家，對此一門學問不僅一竅不通，而且從來也不注意，只有這次看了中共憲法修改草案之後，以說笑話的心情，來談談這部怪憲法。

中共僞政權建立之後，共起草了兩部憲法，第一部是由劉少奇主稿，經中共中央通過，於一九五四年公佈的。那部憲法是一部賣國憲法，因爲它的序言中，曾有這麼一句話：「我國同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同各人民民主國家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

翻遍中外古今的憲法，也沒有任何一國憲法把與隣邦友誼載入的，世人皆知日本現行憲法是在美國佔領下完成的，許多日本人稱之爲麥克阿瑟憲法，但該憲法也並未規定美國與日本的關係牢不可破。

至於最近發佈的這部怪憲法，則是一個害民的憲法。本來中共自創黨以來，無時無刻不是作的害民生涯，只是力量小時爲害小，力量大時爲害大，但在表面上總是好話說盡，例如中共大小幹部經常掛在口上的「爲人民服務」就是滔天謊言。可是，這部怪憲法卻揭露假面具，不再爲人民服務，而說明要人民爲毛林服務了。其中第二十六條載明：「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是：擁護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無產階段專政，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世間任何憲法都是付予人民權利，沒有限定人民要把擁護當政者作爲權利和義務的，這是赤裸的害民苛例。

這次憲法之怪還表現在元首世襲上，第二條就規定毛澤東是領袖、元首、全軍最高統帥，林彪是親密戰友接班人、副統帥，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人民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根據這一條就看出幾個問題，憲法的頒佈主要是賦予人民選舉權利，讓人民自行選出一個政府。現在把元首先規定了，人民連舉手表決的權利都沒有，世界上那有這樣怪的憲法？其次，還有一個使人不解的事，憲法規定毛澤東爲元首，毛澤東死了怎麼辦呢？必然要修改憲法，把繼任「元首」名字再寫上，以後死一次「元首」就改一次憲法，世界上竟有這樣的怪事！

再如擁護毛澤東林彪爲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一旦毛澤東死了，這個權利義務是不是中止了？又如毛澤東思想爲一切工作指導方針，一旦毛澤東死了，毛澤東思想也可能同時入土，到那時又用什麼作爲工作指導的方針？這一切一切眞使人越想越覺得奇怪，毛澤東的腦筋可能眞的鏽了線，否則都不會弄出這麼一個怪玩意來。

不過，這部怪「憲法」也暴露了中共內部一些嚴重問題，毛澤東對局勢不僅未能控制，而且也缺之信心。最顯著之點就是把毛澤東載入「憲法」，定爲「元首」這一點。按照情理推測，目前中共眞的召開人代會選舉「國家元首」，除非毛澤東堅決不幹，或者事先安排好由某人擔任，否則出席代表不選他又選誰？但毛澤東可能並不是這樣想法，他自從一九五九年通過選舉，把他推下了「主席」寶座之後，毛澤東已經沒有膽量再「競選」，雖然選票上候選人只有他一人的名字，又是記名投票，這原是萬無一失的事，可是毛澤東對自己失去信心，恐怕在選舉中會有變故，因此乾脆載入憲法，一勞永逸。

從這一點看，中共內部問題正多，不說別的，單是各地推選來的「人代」，其立場就很難把握。雖然「人代」也是由中共中央圈定交下面選舉，但毛澤東決不可能認識所有的人，這批「人代」名單實際是由各省革委會提交中共中央核准，再交由人民選舉，問題就出在提名人代的省革委會，屬於毛江直接控制的省份並不多。如果非毛江派各省革委會主任受到林彪、周恩來指示，提出一批反毛的「人代」埋伏在會場，必要時突然反叛，使會議流產，則第二次政變卽會發生。當然就目前情況看實無此可能，但這次沒有問題誰又敢擔保下次沒有問題。一九五四年中共第一屆第一次人代會選出毛澤東爲「政府主席」，何嘗不是一致投票通過，但到了一九五九年第二屆人代召開時，所有的票都選了劉少奇。過去的一段慘痛經驗，使毛澤東感覺寒心，對人代會不能相信，當然他也許還有其他的情報，證明人代會的忠誠有問題。西諺說「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毛澤東在「憲法修改草案」尚未發佈時，就先鬧出這麼一個鬼打鬼的事，壞的開始，是不是失敗了一半呢？

其次，還有一個怪事未經報刊提出，就是中共這個憲法上的元首究竟幹什麼事？

根據中共憲法第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修改憲法、制定憲法，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家的領

使的其他職權。

第十八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它的職權是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解釋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國全權代表，接受外國使節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罷免。

以上這些職權都是屬於國家元首的，尤其是提名國務院總理，接受外國使節國書，批准或廢除對外條約，都是元首的特權。不必說有實權的美國總統，就是實行君主立憲的英國和日本，儘管一切均經內閣安排，但最後接受國書，發佈詔書，還是君主特權，內閣總理決不能代庖的。目前這一切權力都歸了人代會或人代常委會，這個機關只等於外國的國會，由立法機構代行元首權力，在外國也並非沒有先例，美國憲法就規定總統，副總統死亡，由眾院議長（美國副總統例兼參院議長）代理總統。但這是在總統缺位時，不得已而爲之，斷沒有載之於憲法由國會代行元首職權的。如此以來，就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毛澤東這個「元首」幹什麼？

中共政權初成立時，當時尚未公佈憲法，是根據「新政協綱領」爲依據，當時的最高行政機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個「政府」的權力有類似美國政府，不但是國家元首，也是最高行政中樞，主席毛澤東，下設六個副主席，依次是朱德、宋慶齡、劉少奇、李濟琛、張瀾、高崗。這個「政府」下面並設有秘書處及各直轄單位。「中央人民政府」之下有一個「政務院」，下轄各部會，秉承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去辦事。既不似我國的行政院，也不似美國的國務院，地位很特殊。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發佈「憲法」，重新選舉，毛澤東、朱德分別當選正副主席。但這次的官銜變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減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則改爲國務院，註明是「中央人民政府」，原「中央人民政府」內的機構，秘書處裁撤了，禮賓司及各直屬機構都移到「人代常委會」去，毛次憲法出劉少奇之手，他已內定爲人代常委會委員長，所以開始就把人代常委會的權力定得特別重，把「元首」權力削減得若有若無，雖然如此，比起這次憲法修改後的元首權力還大一點。

這次的變動把毛澤東元首的職權全部剝奪，當然其中一部份可能是出自毛澤東本意，因爲毛澤東年來精神太差，行動不便，實在不願接受外國使節的國書，在過去也多由「副主席」接受，目前元首只有一人，想賴也賴不掉，乾脆推給「人代會」算了。

但是，元首連宣戰，批准廢除條約的權也移交給人代會，恐怕就不是毛澤東本意了，其中一定經過一場劇烈鬬爭。詳細情形目前雖不得而知，但到了毛林火拚時，還會暴露出來的。

再其次一個有趣問題，林彪何以不當副元首，不論總統，主席都有副的。當代國家稱元首的，只有西班牙的佛朗哥，但西班牙也有副元首，曾來台灣訪問的已故慕義師元帥就是副元首。以林彪今天地位來說，既是黨的副主席，又是軍中副統帥，又是親密戰友接班人，何以獨缺一個副元首的名義？又其中情形絕不簡單，大概毛澤東任「政府主席」時，屢次受到副主席劉少奇之迫，創鉅痛深，不願再有一個副元首在旁邊提前接班，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毛林之間的親密實在也有限得很。

毛澤東不肯讓林彪當副元首，根本也就沒有副元首之設，此事決不簡單。因爲林彪雖然規定是接班人，但接什麼班？卻沒有說明。以林彪現在地位來說，接黨主席及軍隊統帥也許沒有問題，但要接國家元首都不同了，因爲「憲法」上並未明確規定林彪可以接元首的班，所謂接班人到時可能變爲接黨主席之班，毛澤東故意留下這一根絆腳繩，是對付林彪的一根伏線。有一天兩人鬧翻時，就靠這一條曖昧不明的條文，將會有一場劇烈鬬爭。

至於未來的人事安排，一般相信國務院總理仍是周恩來，因爲周恩來對此席已不能丟棄，而毛林也確實找不到一個能代替周恩來的官僚。副總理能留任的恐怕不多，靠得住的大概只有李先念一人，去了，唯一例外的是林彪，但林彪恐怕不能再當副總理了，如果林彪仍當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可以看出林彪距離副元首更遠，爲林彪計，應該不會再兼此職，除非也是找不到接班人，對黃永勝又放不下心。如果中共國務院仍有十幾名副總理，相信江青裙下的新貴張春橋、姚文元都可能入選。

現在比較值得注意的倒是人代常委會主任，這個職位原來叫委員長，可能因爲名義是劉少奇訂的，第一任委員長又是劉少奇，所以把委員長的名義廢了，改爲主任。

人代常委會的主任可不是一個小角色，他實在是一名元首，除去沒有元首之名，所有元首權力皆移交給他，所以此缺決非普通人可以作得的。人代常委會主任將來究竟由誰擔任呢？依筆者推測，應不出三個半人，第一個是陳伯達，第二個康生。這兩人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論誰幹，與林彪、周恩來都可以並駕齊驅，變成了林彪的軍，周恩來的政，江青的人代會，鼎足而三。

另一個可能人物是江青。讀者看了這句話一定大笑我寫「怪論」，但我確有這個想法，對毛澤東不能以常情度之，例如他敢在「憲法」上規定自己是元首，尚有何事不敢爲，何況江青事實上也成爲中共黨內三大要角之一，與其要兩個馬仔陳伯達、康生出馬，又何妨自取之。如果江青當了人代常委會主任，我們萬不要驚奇，因爲確有其道理在。

這次中共公佈的憲法修改草案，除去內容怪誕之外，還給人以不祥的感覺，毛澤東在黨章與憲法都規定接班人，顯然自覺到了油盡燈枯之境，非要人接班子不可了。然後這部憲法修改草案，可能變成了毛澤東的輓歌，也許人代會還未開成，毛澤東就去朝見馬克思列寧去了。如此一來，不但毛澤東元首幹不成，「憲法」又要修改了。

更正

本刊一六〇期第六頁標題「爲蔡松坡將軍身後是非……」，誤植「爲蔡坡松將軍身後是非……」，特更正並向讀、作者致歉。

海外見聞錄

威震阿拉伯與達揚齊名

以色列最成功的間諜——羅茨

天涯客

以色列的特務人員，還展開了如下一連串的恐怖行動：

只過了一天，「三三三號軍事工廠」的廠長阿查布少將，也接到了一包從漢堡寄來的「科技書」，這些書都是他一向感到興趣的。可是，剛一打開包裹，就在辦公室裏炸開來了，當場死傷了十一個人。

就連火箭專家克蘭威希特，到瑞士去休假的時候，也免不了要受點教訓。三個人擋住了他的私用車，要想把他綁走。雖然終究沒有成功，但卻把這位專家嚇得一天到晚，心驚肉跳，再也沒有心思放在火箭的「電子操縱裝置」問題上。

過了不久，另一位火箭專家果爾克教授的兒女，也在西德的福來堡接到了一個警告：「你們的爸爸，要是再替埃及製造火箭的話，以色列人的一個組織，可就要對他不客氣了。」

然而，那些德、奧專家們，卻有另一種想法：在埃及，多多少少還受到特務們的保護，吃不了什麼大虧。一回到歐洲去，可就眞的慘了，無論以色列的特務們怎樣搗蛋，他們都只有束手待斃。所以，以色列的恐怖活動鬧得越凶，他們也越怕離開埃及。既然不打算離開，當然也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這樣一來，打翻了以色列特務機構的全盤計劃，連累得負責特務工作的人，也辭了職。繼任的首長，心中另有一套；他把重點不放在恐怖活動上，而集中在羅茨夫婦的「社交生活」上——原因也很簡單，羅茨夫婦，這時非但已經成了一般德奧火箭專家們的「膩友」，而且連西德駐埃及的情報工作

在他們碰頭的時候，這些向來直心直腸的德國專家們，都很喜歡像個受了委曲的孩子一樣，在羅茨的面前嘮嘮叨叨。不是抱怨埃及人的無能和幼稚，就是對這些自稱爲「革命家」的阿剌伯人的官僚主義，以及材料供應上的種種困難，大發牢騷。

因此，當他們在羅茨家裏作客的時候，主人連個「開場白」都不用講，他們自己就嘟嚕起來了，而且一說就說個不停。

倒是羅茨還要假裝正經地勸他們：

「唉，別再發牢騷了，老兄！幹什麼老是講這一套枯燥無味的技術上的東西？反正說了誰也不懂！今朝有酒今朝醉，還是少談國事，多來點風花雪月吧？」

可是，一到了夜闌人散的時候，這位「只談風花雪月」的羅茨，就坐在洗澡間裏發起報來了，——以色列的特務機構，不但知道埃及人在造火箭和飛機上的計劃，有些什麼技術上、材料上的困難，而且也把專家們的人事調動，以及他們和埃及當局之間的摩擦，了解得一清二楚。根據這些情報來加以判斷，埃及要想製造出來一架「HA三〇〇」型的快速驅逐機，還不是短期間就能夠實現的事。火箭的問題更糟糕，專門爲它製造出來的那副電子控制裝置，根本就一點都不可靠。

這樣一來，以色列的特務機構，就把整個注意力，都集中到在開羅的德國「控制裝置」專家斌德爾的身上了。——因此，羅茨夫婦和斌德爾夫婦，也就成了莫逆之交。

有一天，斌德爾博士忽然氣急敗壞地來找羅茨。劈頭一句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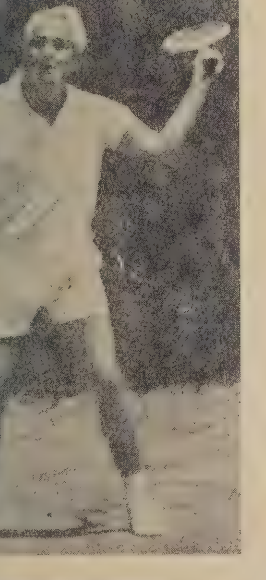
「唉，眞糟糕！我的朋友圈子裏，有了以色列的間諜了！」

「你怎麼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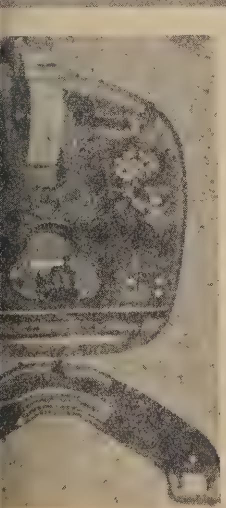
「我當然知道囉。——我的太太親眼看見了她嘛？」

「她是誰？」

「就是那個德國考古學家的太太——。昨天我們從『赫里坡里斯』運動俱樂部回來以後，我的太太順便請她進來坐坐喝杯茶。誰知她一溜就溜到了我的書房裏去，對我書桌上的藍圖，不客氣地拍起照來……。」



▲火箭專家皮茲教授



◀羅茨浴室中的「體重磅秤」，裝了一副秘密發報機。

一接話，我是應當報告埃及特務的。可是，我又不願意惹那麼多的是非……。」

「我看，你還是先不要太聲張的好，否則，倒會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好在我認識些埃及有地位的朋友，我可以請他們對那位考古學家的太太，多注意一下。有一天，他們抓了她，你這問題當然也就不了自了。」

斌德爾博士也覺得這樣做，是再好沒有的。所以，他就再沒有向第二個人講過。

而羅茨呢，也馬上在當天夜間，就向台拉維夫開發了一通相當不客氣的電報道：

「這位女士很可能是個外國間諜，但如果也是替我的同一公司服務的話，就請你馬上把她召回去。否則，一定會影响到我在這裏的成就……。」

第二天，那位「考古家的太太」，就從德國接到了一封「孀母病危，速來」的電報，馬上搭了飛機，離開了埃及。

這時，以色列對於埃及的一些火箭基地，還多多少少有點懷疑。他們弄不清楚，那些佈置在那裏的火箭，究竟是眞的呢，還是些僞裝的「舞台道具」？從空中偵察攝影，既然看不清楚，那就只好由羅茨用「現場觀察」來解決了。

羅茨夫婦馬上在自用車上堆滿了「野餐」用的東西，出發到那個火箭基地的附近去偵查。他故意讓他的太太開車，所以，站崗的衛兵跑上來查問的時候，他立刻就像煞有介事地，對他太太大發脾氣道：「你這個婆娘眞笨！叫你不要開車，你拚命吵着要開，可是，一開就開錯了路，居然闖進禁區來了！」

然後，又轉過頭來，向衛兵客客氣氣地打個招呼：「實在對不起，我的太太沒有認清楚路，所以我們撞到這裏來了。——我們馬上就掉轉車頭開出去。」

可是，那個衛兵並不聽他這一番解釋，反倒把他解到排長那裏去了。

見了排長，羅茨夫婦還是那一套。排長是個年青人，又沒有什麼經驗，眞不知拿這一對「德國人」如何是好？

羅茨就在他沉吟的時候，乘機說道：

「我其實可以找幾個埃及的將軍們來擔保。——不過，你如果自己眞的不能決定的話，最好還是帶我去見見你的上級罷？」

那位排長果然落了他的圈套，把他帶到基地司令部去聽候發落。用不着說，在路上他當然看到了他所想看見的東西。——原來那些火箭，都是地地道道從蘇聯來的進口貨，並不是什麼只能用來嚇人的紙老虎。

一到了司令部，羅茨馬上就把他的看家本領拿出來了。在他的筆記簿裏，除掉有許多部長的電話號碼以外，還有埃及警察總監戈若布將軍和埃及特務機構的幾位高級首長。

一看見這些姓名和電話號碼，那位司令官馬上冷了半截。和那些「大人物」在電話上談了幾句之後，他的脊椎骨就變得更軟了。連忙打躬作揖地請羅茨夫婦到他們的「軍官俱樂部」裏去，「隨便吃點東西壓壓驚」。而且還親自把他們送上汽車，請他們「有空的時候，常常來坐」。那位扣留他們的排長，也連忙搶上去替他們打開車門，一叠連聲地道歉不迭。

當天晚上，他們又在警察總監戈若布的酒會上，會見了那些替他們擔過保的「大人物」們。戈若布還大聲地說：

「你這個德國佬，可別太小氣，幫了你這麼一個忙，至少也值杯香檳吧？你什麼時候請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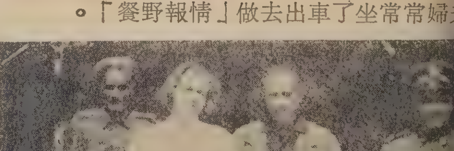
羅茨夫婦當然做得再漂亮不過，他們馬上就打電話從家裏送來了十幾打香檳酒，讓大家喝得個爛醉如泥。

——就是這樣，這位「香檳間諜」羅茨，直到他被埃及特務們鎖上了手銬的時候，還是開羅上流社會中，最吃得開和最討人喜歡的一位「外國百萬富翁」！

（完）



夫婦冒險去親身偵查的一個埃及火箭基地



夫婦常常坐了車出去做「情報野餐」。



羅茨夫婦重新獲得自由的那一天

矇查查的英議員

英工黨議員藍金在下院宣稱：英美兩國的特務們，正在利用香港作爲刺探中共情報的間諜基地。他並暗示說：英國政府如果眞欲與中共改善關係，就應「減少英美兩國在香港的特務。」

英國竟有這麼一位矇查查的議員，難怪他的話一說出來，立刻受到保守黨議員的猛擊。藍金不但不負責任，而且十分愚蠢幼稚。

何以說藍金矇查查？他認爲香港是英美的間諜基地，而事實上適得其反。香港實際是中共最大的間諜基地。據加拿大通訊說，加拿大宣佈和中共建交之日，潛伏加拿大的共黨分子馬上由地下露面，這些從事間諜工作的中共分子，很久以來就潛伏在加拿大，而這些人都是來自香港的。

中共利用香港爲橋樑，派遣特務人員滲入西方國家，加拿大不過是例子之一，歐洲，甚至美國，都有他們的人，如果沒有香港這基地，他們能直接從大陸滲入這些國家麼？

在美國若干大城市的華埠，隨處有中共宣傳品，也可以買到毛語錄，這些東西，都由香港運入；大家都知道，經由香港到美國的「移民」，許多是毛澤東的信徒，他們不但從事「間諜工作」；還進行「顚覆活動」。

因此，如果藍金認爲英美利用了香港作爲間諜基地，他該曉得，香港同時也是中共的間諜基地。滲透東南亞國家的中共特務，全是利用香港作跳板，如果藍金不是矇查查，就是故意替中共掩飾。

、美、中共的間諜基地，蘇聯、日本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都派遣了特務人員在香港，從事種種活動。反正間諜沒有字鑿在額上，如果想知道一點大陸消息，就稱之爲間諜，那麼，香港四百萬市民，有絕大部分都可以扣上間諜的帽子。因爲來自大陸的家書，往往是中共情報的最好來源；許多重要的中共內幕消息都是從這來源得到。

同時，大陸逃港的難民，口中所述，也有不少彌足珍貴的資料，在藍金議員眼中，這又是打聽大陸情報的間諜工作了。

横眉語

有問題的紀錄片

前週晚上，無線電視新聞節目中，播映一段大陸紀錄片，字幕上寫着「大陸農產大豐收」，畫面上的公社農民，個個衣履整齊，肥屍大隻，充滿歡欣情緒。這一段紀錄片使人生出很大懷疑。如果大陸人民公社的社員都吃得這樣肥大，生活過得這樣豐裕，那又何致有那麼多浮屍從大陸滾滾而來？

如果不是這部紀錄片騙人，就是那些浮屍用死來醜化大陸人民公社。他們寧願做海上浮屍而不過公社美滿生活，是沒有人相信的事！

最耐人尋味的是，這段紀錄片不遲不早，偏在大陸逃來港的生死鴛鴦老炳燊遺體在自由土地下葬之時播映

的宣傳？如果是後者，我們對無線電視主持人實感到十分遺憾。

據無線電視宣傳說，香港人四個中有一個看無線電視，如果這是事實，香港就有上百萬人看到這段令人難以置信的紀錄片，他們心裏會有怎麼樣的反應？無線電視當局有沒有考慮到這對他們的信譽將有所影響？

老一輩的行家對大眾傳播本着「有聞必錄」的宗旨，但這觀念早已過時，作爲一個大眾傳播的從業員，該注意到報導是否正確。他們該憑常識和良心判斷，盡量減少歪曲不正確的報導。中共的國際宣傳品，無所不用其極，毛頭泅渡長江的照片也可以僞造，何況區區美化一個人民公社，自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過，電視諸公不要疏忽，香港電視觀眾中不少曾經在這些公社生活過多時的，他們在螢光幕上看到的情形，和本身曾經歷過的距離太遠的話，他們會指責電視台故意爲中共塗脂抹粉。

如果無線電視主持人定要替中共幫忙，一定要指出他們大豐收的事實，其實也輕而易舉，只要派出外勤組，拍攝港九新界各區郵政局內堆積如山的包裹，一個月內十七萬包，供螢光幕前的觀眾看看，毛共豐收實況，這才是千眞萬確，無法僞造的事實。

我們不是要求無線電視改變政治立場，只希望他們報導事實，不要做中共的義務宣傳員。

梁人傑

墮落的美國青年

自從嬉皮士出現後，美國青年造成了社會上一股歪風。他們以「自由」和「人權」作掩護，實行造反，要推翻社會現狀；美國的所謂「開明主義分子」更鼓勵他們，認爲一個人有喜歡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只要不侵犯別人；這理由表面冠冕堂皇，實際上，美國的社會已開始被腐蝕而日趨墮落。

不久前美國青年的反越戰示威，居然把自己國旗扯下，升上北越旗幟。他們侮辱了本國國旗，簡直是美奸的所爲。就算對美國政府政策如何不滿，也不該辱及國旗。政府不好，反對政府，還說得過去；如果覺得美國不好，儘可脫離國籍，做北越人民。自己不肯做北越人民，卻侮辱了美國國旗，這種人，莫名其妙！

十七歲的美國少女馬泰．美耶絲因爲在一次學生示威中焚毀了美國國旗，因而被拘捕提控。法官佛蘭陶香塞羅作出兩項判決，任由她選擇：入獄或舉起法庭的國旗，在哈佛廣場巡行一匝。結果美耶絲選擇後者，由法庭官員陪同，舉起國旗走到廣場去。

美耶絲受到這一次懲罰後會怎樣？從此悔改了？抑或更恨那一面星條國旗？

對美國今日的青年來說，不容易找出答案的。她既能動手焚毀自己的國旗，自然極可能因爲受到懲罰而更恨這面國旗。

美耶絲的事件僅是美國青年狂妄行動的一個例子，今日美國青年問題太多，歸根結蒂，都是由於美國「開明主義分子」倡導的個人極端自由所



陳博生計紿李德全

胡實

陳博生先生，是我國新聞界近代傑出的政論家。他以文章名滿海內，導源於北伐前的主編故都晨報。

當時用「淵泉」筆名，每日寫一言簡意賅的社評，對北洋政府的腐敗，痛加攻擊，博得廣大讀者的熱烈擁戴。晨報因係政學系的機關報，有時也唱出反國民黨的論調。民十四國民黨人朱家驊領導的倒段祺瑞運動，曾遭譏諷漫罵。某次故都大專學生，在天安門作示威性集會。有人持一標語牌，上書「晨報是輿論的蟊賊」，遊行會場。學生看到，大動肝火。一部私自相約，同往宣外大街，憤將晨報搗毀。他受過這場教訓，才決心改投三民主義懷抱。他主編晨報期內，偶刊一「馮玉祥為夫人剪頭」的花邊新聞，引起李德全的興師問罪。老馮原配，係河北鹽山劉家的閨女，教養甚佳，有賢德夫人之稱。老馮自宣統年間當管帶起，到民十三官至陸軍檢閱使，劉夫人均係節儉持家。並將歷年積餘，在故都購置房屋七八棟，儲為養老之用。老馮未經夫人同意，擅將所有房屋，白白送給愛將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孫連仲諸人。劉夫人蒙此損失，鬱悶病死。當時有人說老馮寵妾殺妻，似係存心中傷。老馮既適鼓盆之痛，不甘寂寞，在故都旃壇寺軍中，娶李德全為續配。

李德全是一個基督徒，婚前服務教會。頭上髮髻，猶後垂作燕尾，不改中國婦女舊風。老馮對這種式樣，有點看不順眼，親操德製較剪，為之割斷此萬千煩惱絲。老馮一生多異行，向為花邊新聞的製造廠家。例如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大慶，只送一壺白開水做壽禮；又如，好穿半截長衫，特意裝成是一個不文不武的半吊子。這次再以堂堂陸軍檢閱使，在閨房甘充理髮師，幾可媲美張敞的畫眉。事為記者所聞，當然不會輕輕放過。爭相訪問老馮伉儷，懇作剪髮姿勢，影相製版，附在花邊新聞刊出。只有晨報編者，標作：「馮玉祥為夫人剪頭」，實在大有語病。老馮新夫人雖自幼歸主，悟道並不高深。蜜月期中，被晨報開此不吉利玩笑，依然迷信未除，深慮將受斷頭之慘。邀老馮軍中精通法學的薛篤弼代向晨報交涉。提出兩個條件：一為登報更正；一為嚴懲編者。博生先生親自接見，只接受所提條件一半。隨於翌日在晨報原刊該條花邊新聞地位，登一啟事聲明昨載「馮玉祥為夫人剪頭」的標題，係由編者一時疏忽，採用北京方言所致。因北京人理髮俗稱剪頭也。晨報認錯啟事見報，李德全仍不滿意。親率娘子軍數人，到晨報找博生先生理論。並令即將主辦編者交出，由她當面懲罰。記者遇到女人，也是有理講不清。他處此尷尬場面，靈機一觸，忽然請出上帝來解圍。詐稱編者自知過失嚴重，已赴教堂祈禱懺悔去了。

李德全聽到，果為所紿，欣然自動鳴金收兵。

文壇小掌故

茅盾與「文藝陣地」

慶餘

抗日戰爭期間，有兩個比較著名的文學期刊在後方出版，一是「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機關刊物「抗戰文藝」，一是為中共經營的「生活書店」出版的「文藝陣地」。前者因「文協」中有非共作家，共黨只用以進行統戰；後者則純為共黨的喉舌，不過主編人是茅盾，所約撰稿人多港滬兩地左翼大牌作家，文藝氣息頗濃。

一九三八年二月，茅盾由上海逃到漢口。那時「抗戰文藝」已在籌備，中共要單獨出版一種文藝刊物，便透過生活書店的徐伯昕，商請茅盾主持其事。郭沫若時新任軍委會總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廣延左翼文人，因與茅盾過去有芥蒂，茅被排拒在外。在這種情況之下，茅就答允了徐伯昕，由漢口南來廣州，於四月十六日由穗「生活書店」印出了「文藝陣地」的創刊號。

為了擋國民黨人的眼睛，「文陣」標明生活書店總經銷，編輯及發行人為茅盾，因茅非中共黨員。其實，茅只管編輯，其他一切皆生活書店的事。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說：「朋友們有這樣的意見：我們現階段的文藝運動，一方面須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戰鬪的單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個比較集中的研究理論、討論問題、切磋、觀摩，……而同時也是戰鬪的刊物。」又說：「擁護抗戰到底，鞏固抗戰的統一陣線。」這些話都在聲明，並非與「抗戰文藝」分庭抗禮；而多刊理論文字，也正是為普羅教條宣傳。

在廣州出到一卷八期，因敵機轟炸，印刷機器被毀，一九三八年八月，遷到香港繼續出版。十月，廣州淪陷於日寇。雖說在香港出版，實際上卻是在上海租界印刷，那時滬租界未被日寇佔領，稱為「孤島」，國共兩黨人物仍能在那裏活動。

一九三九年茅盾赴新疆，「文陣」改由樓適夷編。樓因共黨色彩過濃，不能公開活動，秘密逃滬，「文陣」亦被查禁，在四〇年出了兩期後，即於八月停刊，又先發出了兩冊「文陣叢刊」。等茅盾回到重慶，中共派了七位編委，除茅外，還有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華、歐陽山、葉以群，因於四一年初復刊。皖南事變發生，左翼文人分赴延安與香港，因又停刊。後於四二年四月，由生活書店委託孔羅蓀主編了三期，旋又由以群編，到四四年改出「文藝新輯」，旋又改出「青年文藝」，這兩種刊物全是「文陣」之續，為防查禁始一再易名，但內容已不足觀矣。

從前，孟子的弟子桃應問他說：「大舜作皇帝，皐陶掌司法，如果舜的父親瞽叟犯了殺人罪應該怎麼辦呢？」孟子說：「當然要逮捕他。」「那麼，舜是有名的孝子，難道看着自己的父親被處死而不加以阻止麼？」「舜有什麼理由能阻止？那是皐陶的職責所在啊。」桃應又問：「那麼，舜應該怎麼辦呢？」孟子答道：「舜對於皇帝的寶座，看得像破草鞋那樣不値錢，隨時都可扔掉它；父親既然犯了殺人罪，又不肯讓別人枉法，只好放棄皇位，背起瞎了眼的父親，逃到人所罕到的海濱，父子倆快快樂樂地過一輩子，再也不必爲國家大事傷腦筋了。」

這雖然是一種推論，事實上也確可以做得到，因爲那時的皇帝，義務多於權利。「史記」秦始皇紀說：「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用瓦器飲食）。」夏禹更是自己掘泥土，連腿上的毛都被磨得精光；那情形簡直像西部片中印第安人的酋長。所以這樣的皇帝沒有人爭，堯想把帝位讓給許由，許由聽了馬上逃往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後來才讓給舜，舜又讓給禹。足見那時的國家元首並不是個舒服差事。

後來社會漸漸進步，物質享受也日漸提高，自從夏禹首創「家天下」的惡例之後，天下成了皇帝的私產，因而誰也不肯讓利權外溢，霸住寶座死也不肯下來。其他的野心家要作皇帝只好拿起槍桿子取而代之。中國——甚至全世界——一部歷史便是他們爭奪帝位的戰鬪紀錄。

敝蹝天下的戴高樂

近代的大人物肯把國家元首的寶座拱手讓人的，似乎只有華盛頓和孫中山先生，他們兩位都可以繼續連任總統，但爲了國家利益而甘心放棄。可以和他倆後先輝映的，只有一位戴高樂將軍。

最近戴高樂將軍逝世了，報紙上頌揚他的文字很多，最使賈油郎衷心敬仰的，是他那種「敝蹝天下」的洒脫風度，當去年他的改革法案付諸全國公民投票表決而失去人民支持時，他突然辭職了。事實上他的總統任期還有一年多，如不自動辭職，沒有誰可以趕他下來。然而他畢竟辭職了，這在熱中權位的人看來，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有詩弔之曰：

一、元首紛紛集法京，飛來飛去御風行；
匆匆往返緣何事？爲向禮壇弔老兵。

二、信任不成未足哀，塞翁失馬休疑猜；
當時若使貪高位，那有鴻文傳世來？

三、爭權奪利鬧紛紛，血濺宮廷時有聞；
肯把王冠敝蹝棄，而今惟有戴將軍！

詛咒可謂是一門歷史悠久的民間藝術，二千多年前的「詩經」，就已有詛咒統治者的篇章。然而詛咒藝術卻不爲士大夫所重視，因而沒有發揚光大，只是悄悄地在民間流傳，於是八卦婆八卦公之類成了詛咒大師，懷恨誰就詛咒他「絕子絕孫」、「咸家鏟」，甚至把詛咒術與巫術相結合，剪一個紙人，寫上他所懷恨者的生辰八字，在紙人的心口扎上鋼針，詛咒他「不得好死」。於是乎也就精神勝利地舒服一陣子。以爲被詛咒的人果眞要「絕子絕孫」、「不得好死」，可以這樣輕而易舉地除掉眼中釘，腳底刺了。而八卦公八卦婆則可以長命百歲，萬壽無疆，子孫滿堂了。

詛咒這門藝術八卦婆八卦公之所以最優爲之，就是因爲除此之外，無別法可以洩心頭之恨。

有權勢者不必詛咒，大可以吆喝！一聲「殺」教左右把他所恨的人「驗明正身，縛赴法場，斬首示眾」。有武功者也不必詛咒，大可以拔劍相向，來一個白進紅出，徹底解決。有知識者，卻不屑於詛咒，因爲明知道詛咒是不濟於事的，咒語絕不會變成事實。

未莊居民之中，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趙秀才，固不屑於詛咒，甚至連王鬍子、小D也不屑於詛咒，一言不合，大可以與阿Q互拔辮子，進三步，退三步地演一場龍虎鬪。只有可憐的小尼姑被阿Q摸過頭皮扭過面頰，卻又打不過阿Q，無可奈何只好連哭帶罵地詛咒「這絕子絕孫的阿Q！」惹得阿Q十分得意地「哈哈哈！」酒店裏的人也九分得意地「哈哈哈！」

名作家與詛咒藝術

在下一直以爲詛咒是弱者八卦者之所爲，想不到自誇胸中有十萬甲兵，揚戈躍馬到處挑戰的名作家，竟然也出到此一招，詛咒起在下的病來，亦可謂黔驢技窮矣！

對着這位揚言一槍刺敵於馬下的名作家，在下本來不敢輕敵，但想不到他只是揑着一雙空拳，邁着台步，作其手持丈八蛇矛的趙七爺，十八般「文」藝使不出，結果出了詛咒這門怪招，可憐兮兮，倒令人看見了不禁要惻惻，不忍出手太重了。

在下不敢自比爲匕首，一向只視拙文爲荆棘。看來日前連扎數刺的倒沒有白扎了，即使不能刺敵於馬下，大概也刺中了他頭上的疥瘡，令其膿血四濺，既痛且癢。痛極癢極之時，跳跳而發出一聲凄慘的詛咒。

詛咒吧！再發出幾聲詛咒吧！

揑着一雙空拳，邁着台步，作其手持丈八蛇矛狀，還可以嚇唬嚇唬八一嫂，可

古調今彈

鄭秀堂

港節籌備組織之人士，應改爲研究發展香港旅遊娛樂事業，可使市民閒暇或假日，有地方消遣。

本人對於他所建議的改香港節爲研究發展旅遊娛樂事業沒有意見，因爲市民所持立場不同，觀點不同，反應自然就不一樣。不過他所說的勞民傷財，這一點相信大多數市民都會同意的。在一個缺乏社會福利的地方，如果拿大量的公帑來粉飾太平，製造垃圾，簡直是一種罪惡。那些有頭腦的市民，看到醫院門前的病龍，就會記起花在香港節上的金錢——它實際上以垃圾的方式消逝，什麼都不會留下。

我們應該記得，日本人戰後不斷發展商業，賺了許多錢。有人以爲日本取得太多，給得太少，應該多做點幫助落後國家的事。但他們卻振振有詞，說是日本雖然是世界上名列第三位的經濟强國，可是平均國民所得只是世界第二十二位，他們在國內要做的事很多，許多城市的下水道待修，抽水馬桶也急待增加。這也就是說，日本不要空頭名義，也不想在國際上裝濶，他們想做點對自身有實際利益的事情。

市民要香港節？

我覺得這該不無道理，一個人能夠在餓着肚子的時候，來炫耀他的衣衫嗎？

有人以爲香港節成功，最具體也是最不具體的一點，就是市民能夠得到免費的娛樂。可是，什麼叫做免費呢？在現代的財政制度之下，幾乎每一個市民都是納稅人。我們看一場戲，就納了四角錢稅。那末在香港節中除了不用公帑，否則就不可能免費。

如果大家能冷靜想一想，那些事後以垃圾姿態消逝的香港節，是奪去了爲香港市民所亟需的病床，亟需的兒童鞦韆架，就會感到索然無味了。而且，那些所費不貲的會景巡行之類，多麼千篇一律，多麼沒有娛樂性。如果眞要說有什麼人歡迎，恐怕是裝飾公司，乘機爆竊者，以及向婦女非禮的人！

廿地說過，我答應你們替我建銅像，不過要等到印度每個人都吃飽肚子的時候。香港的有錢人也應想一想，窮人在你們看來是天堂的地方，活得多麼淒楚！

如果有人不相信，那末，我這裏有十月廿三日的星島晚報，在該報的第五版有香港兒童遊樂場協會秘書廖國夫人的一則啓事，其中有這樣一段：我們極願意換上新器材，但本會是慈善機構，雖有政府津貼及捐款，每年仍不敷甚巨！

黃思騁

鑼

圖強為上計 騰龍有日 鳳還巢

有一位頗受人尊敬的商店女老闆亞比拉尼蘭絲，這位獨身的女人在海牙以行善著稱，過捐一大筆善款給孤兒院，而且每週都到當地的醫院巡迴訪問，探視毫不相識的傷殘病人，還經常免費給貧者贈送詩集書籍等精神食糧。與此同時，海牙卻有一個名妓白朗德桃莉，此人的身份與人格和那位女老闆比較起來，可謂雲泥霄壤，一個是獨身、行善；一個是淫蕩、違法。後來那妓女在風化區被謀殺勒死，警方根據兇手的口供及死者的指紋，才證實死者原來就是那獨身的老闆娘，她日間以「名媛」姿態出現，夜間卻偸偸摸摸的化名幹其醜業。這事似乎不可思議，心理學上卻有踪跡可尋，「變態心理學」書籍上也不乏這種雙重人格的實例。一個雙重人格患者，早上矜持愼重，到晚上可能會變成放浪形骸；今天溫文和善，到明天會變成兇殘暴戾。兩種完全相反的人格交替出現，難以捉摸。

作家的雙重人格

心理學書籍上似還沒有關於雙重人格的作家的病歷記錄。作家以寫作爲職志，除了一貫、立場鮮明，尤其以交有獨特風格，棒子、哺育後最重要的是人格統一、思想輩爲己責的作家，人格萬萬分裂不得。一個普通人如上述的名媛患上雙重人格已夠駭人聽聞，名作家而雙重人格，該是何等可怕？

但，雙重人格的病患者，因常由於一己熱烈的慾望受到長期壓抑，因而尋求相反途徑來反抗自己，以期獲得衝動的滿足，作家也是人，我們不能擔保作家在生理上不會患病，心理上亦然。

例如有位以抄襲、摹擬而僥倖成名的作家，長期爲了先前的抄襲感到不安，一旦發現別的作者有盜作嫌疑，他必然會以打擊文章扒手的文藝警察自居，大肆抨擊以獲取滿足，以抵銷自己的痛苦。在心理而言，他是藉此反抗自己；同樣，今天說「中國文字怎能隨便調轉，以履代冠？牙刷和刷牙，一調轉就意義全變了」，明天又會自己以冠代履，囁嚅、咽哽、揄揶之類大量湧現筆下；今天說成名學者有權創造新詞彙，明天卻把不算新的「山鬢」改爲山頂……如果不是雙重人格的病者，怎麼會如此自摑嘴巴？怎麼會不斷地反對自己，使自己變成自己理論上的敵人？

據心理學家說：雙重人格的人往往同時患上嚴重的記憶失常、衰退，這一點可作我的旁證。若非記憶衰退，那會有時空觀念模糊、混淆地理、顚倒軍職、自負有豐富生活體驗而處處體驗錯誤的作家？根據種種迹象，名作家心理之趨於變態，果眞爲在下不幸而言中耶！

江城子

學生爲甚麼吸毒？

「學生吸毒，在香港已不是新聞了！」

上面的句子，是醫務衞生處最近爲了勸告學生不要吸毒而發出的傳單所指出的。學生吸毒的普遍性如何？筆者沒有足夠的資料去估計，但既然醫務衞生處能夠指出學生吸毒在香港已不是新聞，則學生吸毒的人數，相信已非一二學生而已，否則醫務衞生處也不會小題大做，大量寄發傳單至各學校了。

學生爲什麼要吸毒呢？

據醫務衞生處指出：「主要還是爲着好奇，毒販們就利用青年的好奇心理，將毒害伸展到學校裏，有些無知而意志薄弱的學生，就想試試，結果，使到清白無辜的學生，在不知不覺中上癮，以後就成爲毒販們的『忠誠』顧客，永遠不能自拔！」

筆者以爲，學生之所以吸毒，除了好奇心外，還有很多其他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他們感到苦悶，感到人生空虛，對教育制度不滿，對社會不滿，對長輩不滿，對一切不滿；於是，逃避現實，不敢在惡劣的環境中奮鬭，消極的，便以種種頹廢的行徑作爲無聲的反叛，吸毒便是這些無聲的反叛之一種。

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我們的接班人有如此不合情理的頹廢行爲呢？長久以來，不少有心人士也曾不止一次地作出嚴正的呼籲，指出應從速從各方面去搶救下一代了。這些有心人士，從教育制度、社會現象、政制改革……各方面作過有力的批判及富建設性的建議，但有關當局似乎仍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這些年來，我們的教育制度依然故我，學生仍然在金字塔式的制度下掙扎；社會風氣越來越壞，電影片的「脫」風有增無已，報攤上絕大部分盡是黃色刊物，小報上引人犯罪的廣告滿目皆是，外圍狗馬的賭博檔攤幾乎五步一閣，十步一樓，貪污的怪現象依然存在……

我們眞不明白，有關當局是否有如瞎子，僅能聞而不見？如果是瞎子引路，那就太危險了！

其實，有關當局並非瞎子，祇是不大理會吧了，得過且過的苟且偷安心理，深深地種入執政者的腦海，偶爾良心發現，或因輿論的猛烈抨擊，才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敷衍手法去畧作更改。但，這也僅是曇花一現吧了！

假如有關當局不立下決心，從根救起，社會的壞風氣將一定壞下去，到較年青一代長成時，香港將自食惡果。

青年之聲

海燕與黑鰻

——悼老炳燊烈士

有誰不熱愛自由？愛自由，這是人類的天性。但能勇敢地去追求自由，甚至不惜犧牲最寶貴的生命去肉搏自由，則只有眞正的人才能有所作爲。

自由，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切身熬受過不自由的酸楚，才能眞正領畧到自由的甘美。

廣義地說，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從不自由的必然的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爭取奮鬭的歷史。我們可以說，自由，這是人類永恆追求的永恆眞理，也是作爲人類的文學的永恆的主題。

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抛！」這是大家熟悉的。

高爾基的「海燕之海」，則是更形象的對於自由的禮讚：「白茫茫的海面上，風兒在收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的中間，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好像是深黑色的閃電。」

但我還是更愛於艾青，他根據舟山羣島的民間傳說所寫成的長詩「黑鰻」，這是自由和愛情的讚歌。女主人公黑鰻和他的情人陳栓，爲了反抗殘暴漁王的壓搾與凌辱，得到老婦人的幫助，雙雙從絕壁高山之巔的黑牢裏逃跑，向他們所日夜嚮往的東海上的自由樂土游弋。漁王發覺了，派出爪牙駛艇追捕。陳栓不幸給捉住了，在最嚴重的時刻，他卻把「魔笛」交給了黑鰻，就靠了它的護衞，她終於脫險地奔向了自由的海洋……。

多年之前，我還欣賞過一幅更富於現代意義的雕塑藝術照片。作品的名字叫「牆邊受難者」。畫面簡單極了，在東柏林「恥辱之牆」之旁，一個年青人死了！但他們仍斜斜地彎身用雙手攀伏着牆頭。他是剛才被槍彈射中而還未完全撲倒下來的。這是千千萬萬東德人民追求自由的悲劇的典型。西柏林年僅二十歲的雕刻家何柏斯，就這樣透過雕塑藝術的特殊技巧，極簡鍊、深刻、眞實、感性而又藝術地表現了「自由」這偉大的主題，曾給我以深深的感動。

上面這些話，都是我對於自由的聯想。這是因爲，在日來的香港海面上，從祖國大陸那邊，不斷地漂來了用生命去肉搏自由的浮屍，而在這如許使人靈魂顫慄的屍體之中，赫然卻有一具是由他的情侶從洶湧而又寒冽的波濤之中給抱了回來。他爲了救護情人而使自己氣絕身亡；她卻爲了愛人的自由的熱愛而保衞了自由的靈魂。在古今中外的自由與愛情的詩篇中，難道還有比這一個眞實的故事更其哀感頑艷，更其可歌可泣的麼？我又想起了詩人周良沛的詩句：「只有折斷的羽毛，沒有折回的路程」！

[illegible]

氣的事。第一是國府放棄其應有的强硬態度，與日本妥協，聯合開採釣魚台列島的海底油鑛。第二、三是加拿大政府與義大政府在一個月內先後承認萬惡的中共。

對於這三件事，雖然丟盡了我們的面子，但加拿大與義大利承認中共是他國的內政問題，我們無法挽回，也無權過問，我們所能做的衹是進行外交性的交涉，但事實顯明未收任何效果。可是與日本妥協合採海底油鑛的確是傷了我們中國人的心，因爲我們可以說是喪失了主權。失去友邦，對面子雖有影響，但事實上所損失不大；喪失主權，不但丟人，而且影響甚大，所以是令人最痛心的事。

由於此三事件的發生確實丟人，所以每一個中國人都希望國家能夠中興，揮兵打回大陸去，以挽回失去的面子，甚至有人認爲五年內國府再不反攻，就會從此完蛋。

雖然我也認爲挽救目前的頹勢，唯一辦法是靠我們自我努力，中興國家，揮兵中原。但是觀察目前的形勢，我以爲在五年內，國府不會反攻，也可以說絕不應反攻。

支持國府經濟與反攻

雖然目前國府有着强大的軍力，可以在一刻之間登上大陸，揮軍北上，逐漸光復大好河山。但是要知道，台灣的經濟情況在當今仍未非常發達，經濟既未能發展，就不應發動反攻，否則就算光復了大陸，情況也會是一片混亂。所以刻下國府將全副精力放到發展經濟方面去。我有理由相信國府所以與日本妥協，是因爲不願放棄可資發展的一億美元貸款。在一九七五年以後反攻，固然要冒打核子戰的危險，但到時，外援反而會增多，美國不但不會害怕，反而會迫使英、葡、蘇、日等國出頭。

現在有很多人都在大罵國府無能，久久不發動反攻，但我希望他們撫心自問自己究竟爲國家做了些什麼？美國已故總統甘迺廸說得好：「別埋怨你的國家，你應自問對國家有什麼貢獻」。讓我們大家來反省一下：日常用的、吃的，究竟是共貨多，抑或國貨多？既然我們知道經濟發展是反攻要素，那麼我們有責任去發展國府的經濟狀況，有錢的應儘量投資祖國，無錢投資的，最底限度也應多用「台灣貨」。

駿馬

青年之聲

[illegible]

會的，差不多都是思想家。因爲有了思想家的思想指導，然後一切的興發創建才可納諸正軌，否則科技落後固足以影响民生的幸福；科技發達，亦不能保證其必能用諸正途，此本爲人所共悉之理。

惟自從新文化運動出現以後，幾十年來的大學教育，卻似乎最不重視思想訓練。即以今天的香港專上學校而言，講思想問題的課程，不惟少如鳳毛麟角，即偶有涉獵，亦但同於「告朔餼羊」，將中外思想家的姓名著作生平事畧之類，整理一番，即告交待完畢。甚至昌言整理國故，復興文化者，皆不外盡瘁斃力於「辭章」「考據」而止。不知「辭章」因缺少了思想指導，雖極深造亦不過是雕蟲小技；「考據」沒有了思想中心，更浸假而流爲「發塚」盜名。不談思想而談學術，那完全是埋首沙堆充耳不聞的鴕鳥政策，謂用此而可以養出可以「興」，可以「繼」的眞才，那更是應了和尚罵人——「驢年出」了！（註：十二生肖無驢）

思想上的真空

——專上學校問題之三

西方的大學教育不盡適宜於國人，言者已繁有徒。但主政專上學校諸公，卻似乎最不明白這番道理，西方因有宗教作爲思想中心，其他各種學術，都圍繞着此中心運行，所以他們有連貫性，發展的時候不至個別孤立。我國過去以儒家思想爲中心，一切的學術發展，亦團結在此中心之下，因爲儒家思想本身卽爲一偉大的學術，故其團結連繫的力量視宗教尤爲强絕，此殆爲華夏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的優點。新文化運動成功了，我們的思想中心被打倒了，社會道德立刻相應地迅速崩潰，於是研究科學的可以殺人爲目的——因爲儒家思想的「神武不殺」的觀念被揚棄了！研究醫學的可以純粹牟利爲目的——因爲儒家思想的「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的觀念被揚棄了！研究經濟及工商管理的可以絕對自私——因爲儒家思想的「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的觀念被揚棄了！推及社會，乃視貪墨爲當然，視詐僞爲警敏。國家要練兵；馬上藉以培植私人軍隊。國家要頒行新的土地政策；立刻想法先行壟斷。國家要辦城市建設；招標獲利的盡是親戚朋黨……種種因缺乏思想指導而生的罪惡，亡國敗家而未能見底者，主學政的人能夠說不知道嗎？可是我們的專上學校的課程，包括台灣在內，還是拚命去叫學生吟詩作文，去叫學生考古發塚，去叫學生謀食不謀道，去叫學生浪廢光陰……，唉！對國家民族而言，這已經不只是「問題」了，這是生死關頭了！

若訥

空穴來風　疑慮重重

近年來，國際間部份天主教人士對中國問題、中國前途的看法，諂俗媚世，隨波逐流地掀起了一股邪風，使廣大的中國人民對天主教本身所操守的信仰與原則，產生了曖昧模棱之感，幾乎達到屏息靜待，側目相看的地步。

同時，這一股邪風更深深地影響到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使他們也感到莫名其妙，頗有撲朔迷離之慨。因此，對教宗保祿六世決定前來香港一行的佳音，採取嚴肅、觀望與可疑的態度。

雖然香港天主教當局有關人士，不斷發佈聲明，答覆詢問，澄清宗教駕臨只是教宗性的牧民使命。可是，並沒有稍減外界人士的疑慮和擔心。

對本港中國人士所持的這一嚴肅、觀望和可疑的態度，我以一個中國天主教友的身份來看，並不引以為怪。事實上，他們確有其所以置疑的理由。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翻閱一下最近數月來的外國電訊報導，國際間部份天主教人士所發表的意見，以及敏感外訊記者筆下的報導，使到閱讀過這些消息的香港人士，總會疑慮重重，甚至也會捕風捉影起來。

外電消息　教區會議

先是美國主教團上書該國總統尼克遜，建議政府對中共採取進一步的友好表示。消息刊登於紐約時報。這點，台北總主教區羅光總主教會就此事件，公開向美國主教團提出抗議。理由是美國主教團這一行徑，事前沒有徵詢中國主教團意見，有違本屆大公會議商談精神。按該商談精神指示：各地主教團應就彼此有關事務先行交換意見，以免影響各該地區傳教工作，於取得彼此協議後，始能公開發表決策。消息見於香港英文公教報，中文公教報卻付諸闕如。

其次，教廷派駐聯合國觀察員，在慶祝聯合國成立二十五週年前夕，信口雌黃，發表贊成中共入聯合國私見。由於他身份特殊，人們竟以為來自教

寫在宗教訪港之前

會與魔

再次，年屆七十九歲的美籍華理柱主教，被中共無理監禁十二年後釋放，在香港短期休養後前赴羅馬謁見教宗。不久，來自羅馬的電訊中，盛傳教宗遠東之行，有意與中共作親善試探。該電訊竟繪聲繪色聲稱：預料中共將開啓天主教進入大陸之門徑，可能允許天主教教士前赴廣東地區傳教等。這則由香港中國郵報轉載的消息，顯然是外國通訊員的過份敏感，亦或是別有用心，更或是受到國際政治情勢歪風影響，企圖將教宗遠東之行程，政治色彩化，而後有所利用。

再次，在教宗尚未決定前來香港逗留之前，台灣中國主教團呈函教宗而發表聲明，不贊成教宗有香港之行，理由是怕此行會被人曲解和被人利用，恐對整個中國教會產生不必要的惡劣影響。這一聲明相當有見地，惜乎未能奏效。

最後，不能不再談到本港天主教教區會議第七組「教會之社會觀」中「政治情況」一章的草案內容了。（筆者在此鄭重聲明：香港教區會議一共分十一個小組，第七組只佔十一分之一而已，絕非香港教區會議的全部。）

當然，這「政治情況」內容，雖然在五月五日本港教區徐誠斌主教下令，禁止再在會議中討論，並飭令重新撰寫。可是，本港報章雜誌經已前後將該章內容載轉，特別是有關與共黨商談部份，陰陰森森，記憶猶新。教區會議第七組與會人士，早已「雨過天青」，不再矚目，然而，這一草案內容在香港各階層中，成為茶餘飯後的言談資料，所發生的普遍影響，不一而足，到現在還沒有停息呢！因此，也就急轉直下地，間接影響到對教宗保祿六世這次決定光臨本港，所反應出來的嚴肅態度。

淡的陰影。我們不妨平心靜氣地反問一下：究竟這是誰的過錯？應該由誰來負責？無怪乎十月三十一日「快報」社論就指出：「此次教宗訪港，我們教外人士，無法預知其影響，但是站在市民之一的立場，卻有些意見需要在此表達。香港天主教區會於本年夏間舉行會議，有少數教友認為：大陸中共並不敵視宗教，天主教可以和它『和平交往』。自此項驚人之論提出後，曾經引起過該教教友極大的爭執，報章喧騰，社會注目，後由其中一些教友修改這些意見，這場風波才告寢息。」

三天後，星島日報十一月三日以「歡迎教宗保祿六世訪港」為題的社論，歷數教宗保祿六世就任以來的改革與事績，推崇備至，特別指出：「香港天主教的信徒歡迎教宗保祿，自不待言。但香港非天主教信徒的民眾，也歡迎他的訪問，因為他在最近七年內的事績，使他越出狹窄的宗教畛域，而成為人類的偉大領袖。」然在最後一段中，提出了忠言：「這位年逾古稀的教宗，不憚跋涉，而謀消除自由世界、共產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猜疑仇視，以促進和平。這是一崇高的目標。不過教宗保祿與共方談和平，眞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意，誠恐偶一不愼，則和平未臨，而戰禍先降矣。我們在此預表歡迎之餘，不揣冒昧，晉此忠言，望垂鑒焉。」

可是，是否天主教最高當局，眞的會像美國主教團，聯合國教廷觀察員，外國電訊記者以及香港天主教某些子民，一如他們所想像、所表露、所希冀的一般，設法適應大陸政治情況，來與之談和平、論交往呢？非天主教人士總會感到這確是一個最機密的謎底，到時或許才能揭曉。然忝為一介中國籍天主子民的我看來，照常理推斷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對這謎底的答案是肯定的，並且也充滿信念。我所持的理由大體上分為四端。

改革枝節　本質不變

一、雖然目前全世界的天主教會在步入改革的浪潮，不時出現偏激孟浪，走火入魔的情形。這在

時代是進步的，一切事物都在演變之中。可是有多少人仍還相信教會所訓示的眞理本身，不僅千古不變，而且仍萬古常新的。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六四年首次發表「祂的教會」通諭裏，曾經對這方面慨乎言之，並給予諄諄訓示：「這個現代主義使出各種企圖，不時發生有異於天主教固有本質的言詞，節外生枝地濫行其事，以打擊天主教友，反對其教義的純眞傳達，並以鄙俗世界的心理力量及文化力量，來攻訐基督的教會。現在據我們看來，爲要遏制這壓迫性與復性的危險，從許多方面來的危險，則爲教會有一個良好而顯著的補救方法，那便是要加深她的認識，洞識她在基督的心思中眞正是什麼，有如在聖經及傳統中所保存的，也有如被教會的固有傳統所詮釋而發展的；…：就是那些甚至流傳在教會內的錯誤，也是那些對教會本質和使命只有片面瞭解的人所犯的錯誤，他們對於天主啓示的證件，對於基督所建立的訓導制度的證件，沒有予以足夠密切的注意。」（見該通諭第一章）

同時，在該通諭的第三章，保祿六世更引用他所服膺的主保聖人號稱「外方宗徒」聖保祿的話强調說：「你們與不信之徒，切勿共負一軛，因爲正義與邪惡，怎能相容？光明與黑暗怎能並存？信者與不信者，怎能相交？（格後，陸，14－16）。」

很明顯地，從天主教教義的本質上，絕對不可能與共產主義相容，那會進一步去向思想適應與妥協的路途呢？幸勿爲「窮則變、變則通」的理念在此端所誤。除非那些無知無識，誤信所知的人，才會抓了雞毛當令箭地招搖過市。到頭來受損傷的還是天主教！

和平理念　人性尊嚴

二、在今日的世界裏，太多人誤解了天主教所倡導的和平理念。要明瞭教宗保祿六世所倡導的世界和平原則不太困難；但想要更清晰、更明確這一原則的根據的話，那就得對天主教歷代教宗有關和平問題的文獻加以探索。在這篇短文中，當然無法廣泛深入的追尋。然而，就近五十餘年來各任教宗的文獻中，由教宗良第十三、本篤第十五、庇護十

道嗎？

劉健

天主教方濟各會安道社會學社所出版的「論和平問題」和「論社會問題」的歷代教宗文獻兩巨冊，香港公教進行社有售。這裏亦不多贅言。

不過，我可以用幾句話，簡明地對教宗保祿六世所倡導的世界和平主旨闡釋一下：這一和平理念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聖經上記載耶穌誕生時，天使們所唱的那首歌的歌詞：「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路加，二，14）。「良人」按拉丁文原意是「心地良善者」（BonaeVeluntatis）；其次是達到這一和平的方法，教宗保祿六世强調「人性尊嚴」、「人權」之受重視和促進「整個人」、「整個人類」的發展（見一九六七年民族發展通諭）。教宗本人至今對這通諭仍特別重視！

對於導致世界和平的方法，他不斷地大聲疾呼：反對世界任何地區的統治者否認「人性尊嚴」和壓抑「人權」的政策。同時，他也反對那些過份調强物質需要，超越精神需要的努力。他說：「物質進步不能產生精神的進步，爲這唯一的解釋是因果的不同。技術的成功，無論其如何奇妙，不能帶來道德的進步。科學雖然突飛猛進，但其用途的利害，仍然繫乎操縱科學者的天良。」（見一九七〇年十月四日教宗保祿六世致聯合國宇丹秘書長公函）

中西有別　事實俱在

三、有人懷疑教宗可能由於天主教對東歐國家的宗教關係，或許會在香港對大陸進行試探。這一推測或許有其道理，但如對歐洲過往歷史和宗教發展史作一廣泛地瞭解的話，覺得也並不盡然，這裏我只舉一個例子：本年八月十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上，刊登了一篇有關宗教在羅馬尼亞的報告文章載稱：目前羅馬尼亞藉宗教以自存。按羅馬尼亞全史，社會的宗教習俗已經成了傳統的風俗習慣，根深蒂固，羅共政權無法將之消滅。反觀天主教傳人中國三百餘年來的經過，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交流的情形，天主教在中國澹淡發展的歷史，以及最近大陸連傳統中國文化和天主教一齊被摒棄的實況，二十餘年來中共迫害天主教的事實，又歷歷在目，教宗保祿六世會否甘冒這大不韙呢？

更況，傳統的中國文化觀念，在廣大的中國人民中，早已根深蒂固，共產邪說與高壓强制的共產政策，很難長期逞兇的，再加上違反人性的種種措施，遲早要在「人性尊嚴」和「人權」的覺醒上，以及中國淳厚文化的復興上，共產邪說謬論，不敗即亡。竊以爲，爲目前的天主教最高當局計，應極力與淳厚的中國文化相結合，溝通中國的天人之道，爲拯救人類文化、人性尊嚴、基本人權而努力，掃除一切牛鬼蛇神、旁門左道的烏烟瘴氣，中國幸甚，天主教幸甚。保祿六世就曾在他就職後第一次通諭「祂的教會」第二章中强調說：「教會不能與人類社會脫離，反而必須在人類社會中生活，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教會子女也受人類社會所左右，必須吸收這社會文化、服從這社會的法理、適應這社會的習俗。…：一方面聖教會是在維護和推進基督信徒的生活，應廻避那些能欺騙、傳染和窒息它的一切，像是躲避傳染菌一樣；另一方面，教會不僅要適應現今那些不違反教會教義和倫理的生活與思想方式，且要設法去接近、更正、提高、推進並聖化它們。」

神聖邪惡　不能並立

四、目前國際政治上，似乎對中共的外交承認頗感興趣。這些國家只是爲了現實利益，而不惜與虎謀皮。有人也以這一觀點來推測這次教宗訪港，頗有對中共送秋波之嫌。這方面我所知不多，不敢在此肯定或否定。不過，就以我淺薄的宗教知識來推測的話，大概否定的成份多。固然，天主教教會，不能不受社會習俗和政治氣候的影響，可是，天主教有其必然超越現世政治的本質。近兩千年來，天主教本身有過太多與政治糾纏的痛苦經驗，致使

天主教教會在歷史上所受到的責難亦復不少，這方面天主教本身是該知道深切反省的。可是，天主教會之所以能在迫害壓抑，風雨飄搖中屹立至今，端是有賴她那些超俗世、超現實的本質。所以耶穌曾爲其門徒所做的禱詞中說：「我不求祢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但只求祢保護他們脫免邪惡；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若，十七，15—16）

聖經上特別記載了耶穌受試於魔的事蹟，四部福音中，三部都記載了這一件事，這爲明瞭今天天主教的處境，頗爲重要，我在這裏特別鄭重地引出：「維時，聖神引耶穌入野曠，受試於魔。嚴齋四十晝夜，始饑；誘者乃進而謂之曰：『爾苟爲天主子，盍命斯石變餅。』耶穌曰：『經云，人生非專恃飲食，惟恃天主口中所發諸命。』魔乃攜之入聖邑，置之殿頂而謂之曰：『爾苟爲天主子，盍一躍而下。』經不云乎：『主將叮嚀衆天神，左輔右翼免爾傾；惟恐爾足觸蹎石，天神親手托爾身。』』耶穌曰：『然經亦云，莫試上主爾所天。』魔又攜其至高山撒巔，示以天下萬國，及其光華繁榮，而謂之曰：『但須向我屈膝，悉當以此畀爾。』耶穌曰：『沙殫，去無留！經云：「爾主天主，汝所宜欽，翼翼奉事，無貳爾心。」』魔退，天神進而侍之。」（瑪竇，四，1至11，吳經熊譯述新經全集）

如果能夠反覆地閱讀一下這段聖經，對天主教的精神就會更加淸楚。背棄這段福音精神的教會人士，才會以現世的現實利益爲前題而有所轉移的。教宗是天主教的領袖，也是耶穌在世上的代表，相信他是不會像其他歐西國家一般，爲現實利益而有所動心的。

教宗談話　尊重人性

本月六日出版的公教報，以「歡迎教宗駕臨」爲題的社論指出：「教宗宣佈，他將在訪問澳洲雪梨的回程中到香港逗留數小時。我們對此消息不禁爲之歡呼。我們衷誠感謝教宗的盛意。當然，我們不免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本港是一個交通中樞，我們無其他特別因素足蒙宗座特地駕臨。我們附近的澳門，當地教會有悠久的歷史，而台灣的教會更是中華教會的象徵。因此我們覺得，教宗今次選擇香港，其理由也僅限於交通和統計數字而已。」

這段社論所表達的理由具體而明確。這點，教宗最近在聖彼得教堂接見信衆時，也親自說了出來：爲的是對所有中國人民表示尊敬與愛護。這一消息也引起了本港人士的推敲和疑慮。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假如能夠參照一下最近教宗保祿六世於十月四日爲慶祝聯合國成立二十五週年寫給秘書長宇丹的公函內容，這疑慮或許就能冰消瓦解了。該公函頗長，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聯合國制定人權憲章已逾二十餘年，但在我們的心目中，它仍是最急切的課題。不分種族、男女、老幼和宗教信仰，爲全人類呼籲，互相尊重人性的尊嚴，和表現人性尊嚴的條件，這就是替全人類表達至高的心願，和天良的呼聲。任何暴行不能强制否認這個不可讓與的基本人權。但是長期受着反人性要求的壓迫，誰能使那些受壓迫者不陷於絕望的深淵呢？……但是，悲哉，這一人權中神聖權利（筆者按指信仰自由），往往受到無情的譏笑，而使千千萬萬的人，成爲迫害宗教的無辜犧牲，我們懷着熱望轉向貴會，希望它能在人生的基本領域內，推動順應天良內不可抑制之呼聲的措施，而排斥與人性不相容的行爲。」

從這段公函內文看來，教宗這次的東來是「爲全人類呼籲，互相尊重人性的尊嚴，和表現人類尊嚴的條件，替全人類表達至高的心願，和天良的呼聲」而四方奔走了。

教宗東來　眞理象徵

周如所知，香港的中國人民一半以上或大多數是一九四八年以來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難民。他們爲了自由、爲了生存、爲了人權保障而不惜背井離鄉，受盡磨難而前來香港。經過二十餘年的辛苦努力，使到香港也由此漸趨繁榮而世界知名。我以爲：除了英國殖民地政府，在中國人的合作下妥善地治理外，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絕大多數是香處逢生的狀況下堅毅勤奮，任勞任怨的精神，難道不是値得尊敬和愛護的嗎？

惜乎教宗此次東來行程短促，否則的話，能夠前往自由中國台灣一行，看看由中國人自己組成管理的政府，在國難期間所創造的自由、和平、正義和繁榮的成績，更會加深對中國人民的尊敬與愛護的！

據聞教宗於十二月四日蒞臨後，要乘坐直升機由機場飛臨港島。敬希陪同教宗的人士，順便指一指建在銅鑼灣山麓上的木屋區，住在那裏的中國同胞二十多年來寧願過着「非人生活」而不願離開香港這塊自由天地，他們不是更値得尊敬和愛護的中國人民嗎？

身爲全世界天主教領袖——教宗保祿六世的駕臨，是香港開埠以來的首次，當然是香港人的喜訊，除了宗教禮儀外，他更是社會正義、宗和教平與眞理的象徵，是憂者之慰、苦者之安、勞者之息、涕者之樂和被迫害者的告訴。因此特撰拙文，以表衷心的歡迎。

脫稿於國父誕辰紀念日（卻酬）

編者的話：

本文發排之後，又見外電發表教宗「願見到中共不久將來能加入聯合國」的談話。在這次談話未見教廷當局否認之前，我們對教宗保祿六世所代表的，究竟是神聖、眞理、人性？頗感懷疑。大家請看看外電的全文：

『（東京電台十八日廣播）據本台駐羅馬特派員報導，羅馬教宗保祿六世十六日出席在羅馬舉行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儀式時表示：「本人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不久將來，能夠加入聯合國。」

據一般觀測，羅馬教宗這種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近的態度，今後對於中南美等天主教國家的中國政策，將會給予微妙的影響。』

附告：

「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暫停一期，從下期起，報導共特在雲南省的拆台情形，及盧漢叛變，國軍第八、第廿六軍圍攻昆明

蹄聲劍影錄（二十一）

日寇迴光返照，豕突狼奔，由桂柳大戰，進犯黔南，側脅陪都，其時，社會部在貴州展開服務，疏散難民，辦理救濟，做得甚有成績，全國對谷正綱先生所領導的工作，均致好評。

徐蚌會戰之後，中共展開心理戰，挑撥離間，無不用其極，散佈打倒CC系的口號，使國民黨內部發生失調。但谷先生的社會部長卻兀然不動，中共渡江，保衞大上海，谷先生慷慨的大聲疾呼：「寧爲史可法，不作洪承疇」，爲中共視爲死硬派中之死硬派。而在保衞大上海戰役中，谷正綱先生助湯恩伯上將的政治工作，也給予中共有力的打擊。

政府遷台，谷先生所主持的大陸救濟總會，亞洲反共同盟，均是對中共的心理作戰的機構，年來谷先生僕僕風塵，展開國際的反共活動，其成就又駕乎兄與弟之上了。

（十五）黔中三寶——茅台酒、化風丹、雄黃精

人傑地靈，地靈亦產人傑，故貴州雖地無三里平，卻鍾靈毓秀，竟誕育了出將入相的何敬公，還出過兩院長，一門三部長，爲世所羨，視之文化鼎盛，人才濟濟的江浙，不遑多讓。

一般人都知道貴州是玉蜀黍多、菜油多、辣椒多、驢子也多。貴州山地多而平地少，耕地不多，稻產不豐，小麥也少，山坡坎田最宜種玉蜀黍，我曾目覩貴定、龍里、息烽一帶的農村山莊，在院子的坪地上，攤曬着一堆一堆的紅珠顆——玉蜀黍。沿公路的小市集，所見賣飯的攤子，飯桶所載的稀飯，是七成玉蜀黍和三成米碌所造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普遍用到玉蜀黍，可知玉蜀黍的產量之多。

至於菜油多的事例，想戰時到過貴州的人，大概是無人不知，館子裏弄的菜，一片油膩，但卻是帶着濃濁濁的菜靑味，吃不慣的人，入口便覺一股濃濁，難以下咽。

在田隴上，不論是黔南、黔中，菜花開的時候，一望金黃，隨風波動。這一切的一切，都顯出菜油的豐產。談到辣椒，廣東人是不吃辣的，平日吃的辣椒，都是靑椒，廣東人叫做燈籠椒，不論是炒牛肉，或是炒鷄絲，並不怎辣。但在貴州那就不同了，吃的是紅色指天辣，點的是紅色指天椒油，我初到黔境，吃得我「滿天星斗」，嘴如火灼，但後來吃慣了，又非此不足以爲歡。貴州紅辣椒之多，不止在村莊屋子的前後，都曬滿了地，在門首還掛着一串一串的紅椒子。那足以表示貴州人的嗜辣之甚，貴州產辣椒之多。

中國的驛站制度，是中國交通史上的偉大成就，在廣大的土地上，除了東南地區，河流交錯，沼澤羅布，而平原漠漠，故水陸交運很是方便，運輸亦不困難。但西北一帶及雲貴高原，地勢高兀，河床甚淺，支流不多，水流湍急，舟楫不易，況山道崎嶇，絕嶺棧道，水陸交通，均屬困難，運輸不便。故各地物資交流，貨運暢通，有賴於特種方法，於是驛站制度，在中國乃因需要而產生，爲世界交通運輸之別開生面。其制於五十里或一百里設一驛，驛設驛丞一人，以掌驛務，並設驛卒若干，控驢驅馬，以運糧精、官書、物資，及商人之托運的貨物。由南而北，亦由北而南；由西而東，亦由東而西。這一個運輸系統，在唐、宋兩代，發揮很大的功能，尤其是唐代的對外征戰，軍運頻繁，驛站的貢獻很大。淸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征新疆、征西藏、征大小金川、平苗等諸役，也靠驛運挽糧飛粟。

抗戰軍興，幾個舊的制度，有利於軍國大計者都恢復實施，如田賦徵收實物，壯丁服役，驛站等

隊的馬羣，一隊隊的驢子，馱着物資，魚貫而行，秩序井然，一隊馬羣或驢子，僅隨驛卒一人，持鞭吆喝，而馬羣必有一匹較駿者在前爲領隊，驢隊亦然，此爲首之馬，在牠的頭上豎有紅纓一把，後隨之馬，見此紅纓的方向指示，而遵循走去，領隊之東，馬羣亦之東領隊停止，馬羣亦停止，絕不混亂亦絕少發生離羣落後的毛病，驛卒控馭馬首，即可以控制全隊。

我目覩實況，才了解中國有一句詞語「馬首是瞻」的作用。貴州的驛運，既用馬匹，也用驢子，從黔山苗嶺的茅店驢栓，便可知黔之驢的多，且經柳宗元早在六世紀時代已大吹大擂：「黔之驢，龐然大物也」，聞名全國。

玉蜀黍、菜油、辣椒、驢子，是貴州的產品而已，不是貴州之寶；茅台的酒，板橋的化風丹，思南的雄黃精，才眞是貴州人眼中的三寶。

茅台酒是產自貴州的茅台，茅台原爲遵義局，距遵義市不算太遠，但地偏黔西，倘與息烽爲底邊，便成三角形，而遵義則爲頂角了。但茅台酒釀造主人的華家，卻自資築一條由茅台通到遵義的公路。所以，由遵義往茅台的交通很是便利，雖然如此，我每次到遵義，總是以時間關係，匆匆而來，也匆匆而去，未能親赴茅台一嘗佳釀。但我和茅台華家卻畧有點淵源，我於民國三十八年雙十節後，流亡海角，不久，在某英文書院擔任文史教席，其時有一名女學生名叫華譽心，冰雪聰明，嫺淑美儀，所寫的文章，卻氣勢磅礴，絕不似出於女子的手筆，每次作文，我只畧改一二，便批貼堂。一年後，她便退學，說是全家遷往台灣，香港英文學校師生間的情誼，不及中文學校那末親切，所以也沒有詳問她的家世，以爲這個漂亮的女生，必是江南仕麗的滬上嬌娃。數年後我由港赴台，獲與同學華仲譽兄會面，剪燭西窗，偶想起華譽心這個妮子，問是否認識這位貴宗親？華仲譽兄微笑答我正是他的千金，不料這位高足還是我的世侄女。

中國赤禍探源（二十）

史劍非

黨爭內戰與星火燎原

由於聯俄容共政策，使中共由造反不成的四百個酸秀才，經北伐大洪爐的鍛練，國民黨的餵養，在短短三年間發展成六萬黨員，數百萬工農羣眾，兩萬餘武裝部隊的巨大力量。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分共之後，中共乃撕破三年來的偽裝，開始了第一期的武裝叛亂。主要叛亂行動如左。

⑴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來賀龍等領導的南昌暴動；⑵一九二七年九月間，毛澤東等發動了兩湖秋收暴動；⑶一九二七年十月間，彭湃等在廣東發動的海陸豐暴動；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葉挺、張太雷等所組織的廣州暴動。

這其中以南昌暴動，實力和影響最大。當時動員的部隊有賀龍的第二十軍，葉挺的獨立師，及十一軍一部分及朱德的獨立團（四者都是國民革命軍被共黨滲透者），八月一日在南昌暴動後，吃掉了駐守南昌的革命軍三個團（兩團屬朱培德的第三軍，一團屬程潛的第六軍），實力增加到兩萬五千人。他們乘革命軍集中長江沿岸，後方空虛的形勢，乃鼓蕩南下直趨廣東，可是當時共黨在農村的階級鬬爭政策，遭廣大農民深惡痛絕，得不到民眾的支持；於是在少數革命軍的截擊之下，沿途潰散，到達廣東時只餘數千人，已無信心攻打廣州，乃東奔率部痛擊，只剩下殘部千餘人，由朱德率領回竄湖南，中途投靠駐防韶關的范石生部，被收編為一個團，朱德任團長。後來又叛逃范部，一九二八年到江西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合。

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很快就潰敗，逃亡途中與叛離張發奎的武漢警衛團會合，逃往江西井崗山時，只剩下四百餘人，併了原據井崗山的兩個山大王王佐和袁文才所部，亦僅有六百餘人。等朱德率千餘人來會，始合建工農紅軍第四軍，日後成為中共紅軍的主力。

海陸豐暴動黨爭如麻干戈不息被粵軍擊滅，廣州暴動亦曇花一現即被敉平，爲首的張太雷被擊斃，葉挺逃往香港。在各城市中的黨員和幹部被捕被殺者達兩萬以上，所建的工會和農會，大多皆被解散，因此到一九二八年八月爲止，中共的主要力量只剩下兩部分：一是藏在上海外國租界裏，由蘇俄每月津貼一萬五千美金的黨中央及其特務組織；二是江西井崗山朱毛二人所領導的約兩千人游擊隊。此外散在湖南、福建、湖北、廣東各地的少數細胞，到處隱藏流竄。可以說，一九二七年八月的燎原形勢，已被打成餘燼星火了。國民政府如能拼力追剿，本可徹底根絕之。可惜由於黨爭如麻，內戰頻發，遂給共產黨喘息、恢復的機會，由餘燼星火再成燎原之勢。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內部發生的內戰及叛抗事件如左。

①一九二七年十月，南京政府西征武漢，討唐

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張發奎、黃琪翔率軍回粵，十一月十七日發動政變，驅逐黃紹竑，引起粵桂戰爭。在粵桂戰爭期間，共黨乘機發動廣州的暴動。

③一九二九年三月，南京討伐李宗仁，起用唐生智赴灤州接替白崇禧指揮下的北伐軍（多爲唐生智舊部）。

④一九二九年五月，南京討伐馮玉祥，由唐生智指揮。

⑤一九二九年八月，張發奎自宜昌率軍回粵，十一月引起二次粵桂戰爭（張發奎由共黨廣州暴動受責一度下野，後再被起用駐軍宜昌，再因政見分歧率全軍反抗南京）。

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南京二次討馮玉祥。

⑦一九二九年南京討伐唐生智（唐在鄭州反蔣叛南京）。

⑧一九三〇年二月，討伐廣西戰爭。

⑨一九三〇年五月，南京討伐閻錫山、馮玉祥，發生中原大戰。

⑩一九三一年四月，廣東獨立，五月建立軍政府與南京對抗。

⑪一九三一年九月，發生粵桂軍入湘戰爭。

⑫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路軍叛變，在福州建立人民政府。

⑬一九三六年六月，粵桂軍北征入湘。

上述的內戰，以一九三〇年五月到十月的中原

重，實不待言。

當國民革命軍自相殘殺之際，一九三一年九月日軍攻佔瀋陽，繼佔全部東北。同時中共的紅軍亦由兩千人擴大到三十萬人！內憂外患這樣嚴重，仍未能激起黨人的覺悟，實已種下日軍步步進迫及赤禍滔天的遠因。讀史至此，不禁掩卷長歎！

桂系與西山會議派專權

寫到這裏讀者不免急於要問，國民黨人究竟為了什麼，有這麼高的興緻自相殘殺呢？有些史家籠統的歸罪於軍閥的野心，是不能令人心服的。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由於聯俄容共的後遺症使然。假使沒有聯俄容共，則國民革命成功之後，中國大致可走上和平建設的大道。共產黨固然沒有坐大作禍的機會，在全國統一，政通人和的情勢下，日寇也未必敢公然大舉侵畧。即使發動侵畧，中國抗戰也不會像後來那麼辛苦和危險。

假如沒有聯俄容共，胡漢民必順理成章的繼中山為領導人，汪兆銘在未嚐到最高權力及制衡情況下，可能成為胡氏最佳的政治助手，以之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其表現和成就，會使今天的周恩來遜色。也絕不會當漢奸。蔣中正氏在黨務政治上軌道的情況下，當不會多問政治，可能會成為中國一偉大的典型的軍事人物，如德國的興登堡、日本的乃木希典。在胡、汪、蔣合作的情況之下，黨內和國內將無敵手，如此的話，三十年代中國早已成為世界列強之一了。

筆者上述的論斷，讀者未免懷疑，底下試說明其原委。

中山生前國民黨內部並無嚴重的派系之分。中山死後發生的左派右派之分，全是鮑羅廷和中共挑撥製造出來的。中間經過廖仲凱被刺案，胡漢民被逐，西山會議，中山艦事件，汪兆銘出國這一連串驚心動魄的變故，都與鮑羅廷和共產黨的謀畧有關。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寧漢分裂時，黨已分裂為寧漢滬三派，軍隊也被分化得七零八落，除唐生智之反蔣出於個人野心成份較重以外，其餘的李宗仁、程[illegible]、一九二七年九月寧漢復合之際，如補合一口被打成片片碎的破鍋。幾乎每一主要負責人都有一肚子委屈，彼此之間都有芥蒂；這時需有一像曾國藩、胡林翼那樣的大政治家，不念舊惡，超越利害，以自省自責的精神，領導眾人在中山陵前痛哭悔過。以無私的誠懇發出熔合的熱力，使眾人重新團結。可惜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包容涵蓋的人物。最糟糕的是三個核心人物皆未參加復合後的特別委員會（由寧、滬、漢三個中央推選三十六人組成）。蔣氏遭桂系軍人的壓力下野，汪兆銘未能獲得多數信任而離去，狷介忠義的胡漢民則隨蔣氏同進退。當時各派對胡氏觀感最佳，他如有野心，乘蔣汪去位，自己正好出頭掌權，而胡氏竟悄然高蹈，出國避嫌。這樣一來特別委員會的領導權就落入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之手。

西山會議派諸子，以反共的先知先覺自居，痛恨寧漢兩方聯俄容共的舊怨，一旦當權之後，則怨氣發作，力圖報復；在各地方黨部，重用該派分子，排斥其它兩派；而桂系軍人如李宗仁、白崇禧，知識有限，居功而驕；西征擊敗唐生智之後，更有不可一世之概。他們對於胡漢民不肯出任領導雖稍感惋惜，可是對汪蔣之去，則暗中稱快。殊不知汪蔣在黨內在軍中皆有深固的影響，而他們那套知視狹窄的作風，很快就遭受各方面的反對。尤其是地方黨部，就連國民政府，特委會中央所在的南京市黨部，竟成為反特委會的急先鋒。十一月間慶祝西征勝利遊行大會時，因部分反特委會群眾的騷動，引起軍警團隊造成死傷七十餘人之慘劇。各方對西山會議派責難交加，在眾叛親離之下，特委會竟自行瓦解，這也是民國史上一大奇事。

廣州暴動打垮汪兆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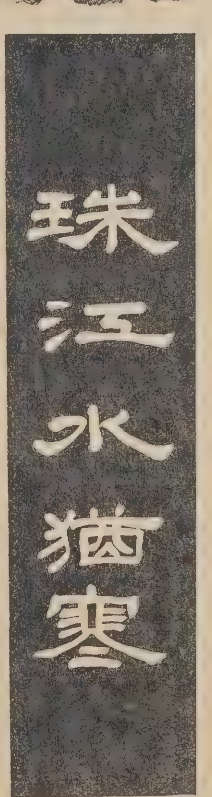
特委會解體之後，黨內活躍分子在上海醞釀舉行「四中全會」。這個「四中全會」是依照一九二六年一月廣州二屆代表大會的黨統召開的。這個黨統本已被西山會議派否定，又被南京一派打破了的，因為這個黨統是聯俄容共的黨統，是共黨滲透把漢時代的左派，因此召開「四中全會」是對「特委會」的否定，對西山會議派的打擊，對汪派則顯著有利。「四中全會」所以有號召力，另一原因是蔣、汪、胡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而當時「蔣、汪、胡合作」，「汪、蔣合作」成為收拾局勢、團結全黨的口號。留守廣州的李濟琛，十一月中趕往上海，目的即在促成蔣汪合作。當時軍內要求蔣氏復職聲浪日高，而蔣氏業已自日本返抵上海。不料就在這一關鍵時刻，張發奎、黃琪翔統率的部隊於十一月十七日發動政變，驅逐了代行李濟琛職務的黃紹竑，此舉使李濟琛大憤，從此成為反汪的猛張飛，給汪蔣合作投下了暗影。單是此舉，還不足以給汪氏致命打擊，無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廣州事變之後，李濟琛就指出張黃所部軍中掩有大量共黨分子，並力指有共黨陰謀。汪也為此函電交馳警告在廣州從事幕後指揮的陳公博，千萬要注意共黨行動。可是由於張黃忙於應付李濟琛所部的反攻，廣州城防空虛，共黨暴動時機已熟，十二月十一日終於爆發。

暴動雖被張發奎指揮軍隊迅速敉平，但是由於共黨放火，廣州大半化為瓦礫，屠殺逾五千人，滿城屍臭，震動全國。正好給李濟琛及西山會議派反汪的口實。汪兆銘本可藉四中全會恢復領袖地位，經此打擊乃再度黯然去國。從此他再無機會坐國民黨的第一把交椅了。其後他拉攏了閻錫山、馮玉祥搞擴大會議，越增加黨內多數對他的反感。

四中全會之後曾出現蔣胡合作之局，又有譚延闓、吳稚暉諸元老調和護持，南京政局始有小康局面。

但一九三〇年九月譚延闓逝世，黨內失去妙藥「甘草」，蔣胡之間失去調諧，終因約法問題而告決裂，故有一九三一年二月「幽居湯山」之事。從此兩廣遂與南京陷於分裂狀態，直到抗日戰爭前夕才重歸統一。





珠江水猶寒

【44】

馬森亮

「你又是被動還是自動？」我反問他。

「我知道了，你是受了表妹的影响，是不是？」他嬉皮笑臉的說，做下鬼臉。

「那你也一定是春色惱人啦！」

跟着，起床的號音响了，山鳴谷應，馬上就見到一羣形容枯槁的人，一窩蜂似的爬出來，匆匆吃過早餐，各人拿着自己的工具，一批批下田工作去。

隊長率領各組組長往總部開會去了，小陳被委爲代理長組。

他雖然心裏煩悶，但這時已沒有時間給他胡思亂想，這就是所謂現實生活，任性不得。幻想，只有在睡覺或閉得無聊中虛構出來的。

今天的工作很簡單，要清除一幅亂草叢生的沼澤，準備放做稻田，因人多手快，頃刻間就完成了任務，三三兩兩的輪流着休息，可也要裝模作樣的在指手劃腳，討論什麼似的，不要給山頂上的幹部看見，另外來一個特別任務。

我和小陳陷在泥淖裏，不停的揮動枝條，撥開那些淤泥汚草。本來這塊沼地原不是我們的工作範圍，但我意識中已想到，經過潦水之後，沼裏可能有魚蝦來不及撤去。這可以說是腸胃作怪，見利勇爲。

果然不出山人所料，沼裏的魚多着哩，長鞭所及，魚兒如白豆一樣亂跳起來，這是利益的刺激，正在休息的同伴也紛紛捲起褲管下田來了，左捉右摸，嘍成一片，剎那間，籮簍裏裝滿了雪白跳躍的魚蝦。一位近視的在混亂中跌落了眼鏡，在盲摸着起大家捧腹大笑。

忽然，一位警衛員來了，傳來命令，叫小陳立即帶隊回去，這是意外的，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出了什麼事。

原來隊長單獨召集我們這一組的。在草坪上，我們把捉到的魚進貢給他之後，他才笑瞇瞇的對我們訓起話來。

「……有一個地區發生了水災，相當嚴重，許多圍堤被冲坍了，人畜遭受空前的損害。總隊已決定派人前往支援，由每隊選派一組人去參加，本人認爲你們一組的工作表現很好，所以派你們去。這是一個難得的考驗機會，工作是光榮的。老實說，我派出外面去的人是經過審核的，要放得下，拿得起的才行。……」

大家聽了，才把心放下。同時小林也在隊長面前提出了保證。一定會爭取做到英雄模範，去時十

經過一番忙亂的準備，每人的志願書寫好了。第二天黎明就起程，加入了支援隊，一行百多人，浩浩蕩蕩的，出了山區，向新的崗位兼程邁進。

氣壓雖然很低，我們額上還是冒出大汗。遠處的雷聲隆隆作响，閃電好幾次想把天空劈開。我們要趕路，並沒有理會這種威脅，這時能支配我們思想的，只有領隊的命令。

在泥滑的公路上，支援的軍車跋扈飛馳，掀起一陣陣泥漿，射在我們的臉上身上，但大家還是一聲不响地，像駱駝一樣，一個跟着一個，默默前進。

來到一個小鎮，打前站的人已在埋鍋造飯了。我們被趕進一間祠堂裏，和外邊隔離起來，彷彿患霍亂的被隔離醫院一樣。

得到休息機會，有如大赦，也不管地上潮濕不潮濕，髒不髒，大家一骨碌就倒下去。外面的雷聲越來越响，天階上偶然掉下幾塊樹葉和雨點，這是天和地交鋒的前哨接觸戰。

「下就下個痛快罷！——」

夏律師這時正攤開四肢，臥倒地上，閉起眼養神，可是眼盲心不盲，正想發牢騷了。小林猛然將他一踢，他急睜開眼，恰可那兩位警衛員在他旁邊走過去。

我也靠在牆邊，如老僧入定的假寐起來，心想夏律師的才華太露了，暗裏爲他耽憂。

不一會，屋頂上畢畢卜卜，滂沱的大雨終於傾下來了，風刀雨箭，奔騰呼號，警水互相奔瀉激撞

戰鬪藝術，又好似向天默禱、控訴。

領隊的忽然冒雨衝了入來，像落湯鷄一樣，來不及拂拭，便下個緊急命令，說已無法趕路了，要就地歇息一晚，看明天的天色再作決定。

登時响起一陣歡呼，比雷聲還响，於是鬧哄哄的，大家紛紛解放包袱，迅速的去佔領睡覺的地盤。

晚飯匆匆吃過了，雨點還沒停，夜幕已開始拉動，眼睛漸漸失去性能，整個音响世界，除非閃電，全是黑黝黝的。這時人都睡着了，卻也有坐在舖上抽紙烟，喁喁私語的。

半夜裏，忽然怪聲一叫，有人大呼救命，把全體驚醒，一查，原來是個發夢囈的。這是一場虛驚，大家埋怨過後又睡起來了。

夏律師側過頭來在我耳畔說：「幸虧沒有幹部在這裏，否則這位說夢話的仁兄又要檢討坦白了。人，最危險的恐怕在靈魂脫離了理智約束的時候。……」

「誰也不會保證自己的靈魂不出竅呀！上帝每天也要上床睡覺幾個鐘頭哩！」我貪睡得緊，模模糊糊地回答幾句，慢慢的又睡起來了，他的話仍在繼續，像唸經一樣，給我唱催眠曲。

朦朧中，我又給人推醒，搓眼一望，天已透出暗光了，便馬上捲起包袱，順手把洗臉巾搭在肩上，跟着大夥兒就走。這已成爲一種習慣，不必問是什麼時候、去那裏、去做什麼！

東方裂開一條縫，天空逐漸開朗，還有幾顆寒星在眨着冷眼，公路已依稀可辨了。這是黎明時分，晨風夾着水氣，涼冰撲面。領隊的在旁邊來回跑動，像趕羊羣一樣，不停的斥責吆喝，有時他想擺下架子，叱咤一番，但一開口，被風塞了嘴巴，只可把鞭子一揚，打個記號，我們就很自然的順着鞭子指示的方向前進。

如急行軍一樣，趕到下午才抵目的地，因爲緊急搶救，不俟休息，立即就參加防堤工作。

色，烏雲亂飛，無法看出地平線，風捲巨浪衝過來，拍拍連聲，驚心動魄。成千成萬的搶救人員，紛紛從山上運來大石，把圍岸加厚堆高。有軍人、有幹部、有老百姓、還有和我們一樣的勞改犯。

這樣的突擊工作，不分日夜，已捱過四天了，潦水仍然有漲無退，水位昇到幾乎與堤岸平行。我們委實過度疲勞了，睡眠又不足，隨時隨地會打起瞌睡來。弄得大家都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連話也懶得說了。

這一天，我匆匆吃過午飯，偷個空兒竄入一個林叢裏去睡片刻，可是夏律師也來了，大家躺下去，聽他長嘆一聲。「看樣子，這裏的工作恐怕如夏禹治洪水一樣，非要胼手胝足十年八年不可！」

見他半睜着疲乏無神的眼，朝我一望之後，很快就瞇成一條線，似痲醉了一樣，睡着了，我也靠着大石打起盹來。

不久，鑼聲又响了，這是告急的訊號，我急掙起來，把律師搖醒，連忙去搶救，他的一副憔悴臉孔，更加陰沉發過一陣牢騷之後，無可奈何跟着跑下去。

圍堤已發現了一個漏洞，水滲流出來了，我們立即就地打夯塞板，一面砌石塡泥。我看夏律師沒精打采的挑着土塊，一次復一次的，心事比肩上挑的還重，但在搶救的危險關頭，誰也不准休息或偷懶的，他已有好幾次在路上滑倒了，弄得滿身泥淖，每個人都很緊張，匆匆來，匆匆去，誰也沒暇理會誰、照顧誰，且前推後擁的，喝道之聲，不絕於耳。

夏律師這時一拐一拐的，挑着一擔石塊，很辛苦的爬上圍頂去，想轉身將石塊倒下，不料地上滑，站腳不牢，一個倒葱被被畚箕拖了落水去，跟着擁過來一個大浪，把他一捲，冲走十多尺遠，陸地又好似沒有了吸力，只見他用雙手在水面亂抓，半沉半浮的，越漂越遠。

登時許多人爆出了怪叫，混亂起來。我立即丟防旁邊的領隊將我一扯，阻止我行動，他還大聲警告其餘的人，像下命令一樣。

「大家要遵守集體紀律，不能單獨行動，在這危急關頭，要有爲革命犧牲的精神，個人不打緊，要照顧老百姓的生命財產要緊！——有誰不遵守這個原則，單獨行動的，我不負後果責任。」

此話一出，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跳落水去拯救，只可站在岸上乾瞪着痛苦的雙眼，抑壓住憤恨的心情，看水裏人怎樣在表現爲革命犧牲的精神。

夏律師在水裏掙扎一會，漸漸的只留下幾個泡沫，默默地回老家去了。雷電在天邊怒吼着。

領隊長又繼續發施號令了，彷彿不曾發生過意外。我的眼淚暗地裏簌落下來，看其他人的臉孔，也像白紙一樣，一種極度悲痛的表現，像覆巢下的呆鳥。

夏律師已徹底被解放了，他的陰影卻重重地壓在每個人的心上，對我們尤其特別沉痛。小林更加憤慨，他一口咬定夏律師之死，是死在領隊的官僚主義手上。

領隊的特別要我勸誡小林，對這件事不可參加自己的意見，黨的要求和羣眾的要求不可能樣樣會相同的。

我把這話對小林說了。他才無可奈何發幾句牢騷：「去時一十四，回來足七雙。難道我的保證不算數？他把任務看得那麼重要，對我們的生命看得那麼賤。在責任，問良心，我怎可以交代？」說到這裏，他忽然嚎哭起來了，一股悲愴憤恨，化成眼淚湧了出來。我和小陳也跟着哭了。

明天，防洪指揮部特別提出了幾句口號：「向爲工作光榮犧牲的夏同志學習！」

我惘然了。想不到生前不被尊重的人犯，死後會被尊爲同志，而且變成了一個偶像。

過幾天，水位逐漸下降了，搶救防洪工作已告一段落，各地支援亦陸續班師回朝去了。

萬人意見

浮屍與反抗，「援外」與「偉大」！

古鶴翔

近日由大陸逃港的人及浮屍甚多，而且絕大多數是受過毛澤東「教育」的中學生，是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人。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潘宛莊女士和老炳榮先生生死不渝的逃亡悲劇了。

潘女士十六歲時在廣州第廿四中學初中畢業後，即被迫下放到東莞的黃岡公社做了六年農奴；她的愛人老先生則在州第廿一中學畢業後下放作農奴。他們除了要做苦工以外，夜間還要開會唸「毛語錄」，往往由上午六時起忙至深夜十一時。老先生本來是一位游泳健將，但因在農村擔穀，終至膊頭起繭，腰病深沉。他們瞻望前途，不但墨黑，而且婚姻也無自由，因此決定逃亡。

他們明知逃亡危險，不但會被槍擊，更會化作浮屍。可是他們決心逃跑，潘女士說：「為了那種生活留不下去，所以拚死來求取另一種生活，求取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

他們計劃了十一個月，準備了八斤麵粉，帶了球膽木塊，晝伏夜行了九天，終於到達寶安的唐塱山。起初，他們決定在那裏下水，後來發現海岸線一帶有中共的炮艇，於是趕忙縮回岸上，可是乾糧已丟掉了，他們便蟄伏了一天，餓了一天。後來沿岸步行到了深夜十二時，到達南頭下水，因為潮退，兩人的腳都被蠔殼割傷了。他們下水後，泅了二小時左右，老炳榮已感不支。再過一小時，老已昏迷，但他們曾相約生死與共，所以潘女士拚命拖着他向香港游。大約五時左右，潘女士看見流浮山警署的燈光。當時她飢寒交迫，幾乎力竭，見到

起，可是她的愛人已成為浮屍了！

潘女士說：「他死了！但我把他的屍體拖到自由世界來得到自由，他的死，卻給世人留下一個永不磨滅的印象。」

上述事件，只是千千萬萬悲劇之一而已，據一位惠陽返港的人士稱：「近一個月來，東莞、寶安、惠陽三個縣再度出現逃亡潮。一月來這三縣已有萬名以上青年走上逃亡的路。在淡水的一家中學和坑子中學都有教師組織學生逃亡，兩間學校的學生已有六百人以上逃亡了。龍岡的一家中學，一夜之間便有六十多名學生逃亡：青年人之所以逃亡，主要是不滿毛共大量援外，而且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受到重壓。」

由上面各項事態觀察，我們可以肯定，目前中國大陸內的反毛反共、爭取自由的活動不但並未平息，反而正在日益壯大之中。逃來香港及成為浮屍的人，僅是少數，更多的人正在組織着。他們一定有一個司令部，一個「新延安」！

為了「世界革命」，也為了鎮壓世界各國展開笑臉外交了。

毛澤東不因為中國的一窮二白而珍惜人民的血汗，卻把中國人民辛勞的所得「援助」外人。過去，毛澤東以大批金錢物資「援韓」，以高於國際市價三倍的價錢向蘇聯購軍用物資，並不斷的以中國人民的血汗支持越戰，直至今天仍不停止。近來又以一億二千萬鎊「援助」贊比亞和坦桑尼亞修築鐵路，還貸款五千萬鎊給巴基斯坦。

毛澤東這樣做的結果是獲得「受援者」的歌頌，例如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會見毛澤東後說：「這是一個十分值得紀念的下午，因為我們有機會向中國的偉大人物，世界的偉大人物致意。我們看到他非常健康，我們祝他長壽，祝他的國家和人民繁榮和幸福。」

毛澤東以五千萬鎊換來了「世界偉人」的榮銜，對他來說，這五千萬鎊花得並不冤枉；可是中國大陸的人民將要過着更悲慘的日子了。

潘宛莊女士逃港後，她在喝阿華田時曾說：「在中國大陸，永不能喝到這麼美味的東西！」一杯阿華田，在香港這殖民地中，簡直不算是什麼東西，可是生活在「共產天堂」的中國大陸人民，卻視為仙露。可憐的大陸同胞只能吃「憶苦餐」，只能做農奴，他們怎能不反抗，怎能不逃亡？

毛共雖然宣傳什麼「豐收」，什

「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十一月十三日說，一九七〇年中共對外貿易，將超過四十億美元。今年上半年，中共與西方國家的貿易總額為十五億二百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八，其中中共出口六億九千八百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一點七，進口八億四百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二點八。」

中共一向以出口為主，以爭取外匯為重。何以今年出口會減少，而入口卻增加呢？理由是：沒有足夠的貨物可以外銷。何以會沒有足夠的貨物外銷呢？追問下去，結論必然是：勞動人民正在積極或消極地破壞生產，以求顛覆極權統治。誰甘心為了毛澤東的「偉大」而賣命！

搞學生運動 要抓好題目

萬人傑先生：

我日前下班回家，見到桌上已放了一本萬人雜誌第一五三期，快要把它打開，見到首頁促成「中文合法化」應該「溫和」和避免「激烈」的句子，便領會了該文的重點是在「溫和」兩個字。

再讀下去，知悉目前香港學生運動促使中文法定的單位，計有三個以上的團體，就是「香港各界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聯合工

爲法定語文運動聯合會」。

我對前者兩個團體祇從日前讀貴刊才得悉的，對後者一個團體我巧合地月前在大學堂做工，並有時在該校飯堂用午餐，見到貼上「公道人心，民族尊嚴」的標語，計有五種之多。由此我明白該校大專學生，不像過去「崇洋」氣派，如今起來爭取民權運動，不無欣佩。

但這次讀了「萬人雜誌」中間「搞完反對削減大專經費預算及反越戰後，香港學生運動的箭頭指向『促使於這幾句話的顯示出大專學生原來是搞學生運動慣了，相信其中一定有背景。

平心說來，這類人在反殖民鬪爭中起着一定作用的，也是它的溫床。目前在香港提倡「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可謂已到了成熟期，各階層的人士都相繼擁護，將來的成就，預料很高。此後香港市政制度逐漸改革，必須執行，這是我的淺見，對與不對，希望　先生指教！　讀者張劍敬上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九日）

「愛國報紙」最最反動

反革命言論屈指難數！

雜誌一二七期裏，嚴正君所寫的那一篇「笑話成籮的『愛國』報紙」，段段精警，句句幽默，嬉笑怒罵，冷嘲熱諷，令人看得痛快淋漓，如服下清涼藥劑，混身舒暢，因此引起我讀「愛國」報紙的興趣。不過我有一個原則，只看不買，有空時走到圖書室找些舊報紙瞧瞧，或趁便向親朋戚友借當日的報章瞄瞄。我戒買不戒讀的原因，並非想節省一毫錢，只不過不想它拿我的錢向同胞造謠播毒。在短短數月間，我找到不少事實足以證明「愛國」報紙是一張反動絕頂的報章。這並非是我個人私下的見解，只要用「文革」尺度來量度它，就知道所言不謬。讓我們一同戴上一副最紅最紅的眼鏡來觀察，把它揪出來狠狠地鬪、批、改，拉開它的畫皮讓廣大羣衆看清楚它的新面目。

牢不可破的中蘇友誼開始破裂時，世界各地報章都迅速地把事實作詳盡披露，除了矇查查的「愛國」同胞外，舉世皆曉得蘇修與「人民政府」鬧翻，協定撕毀過千，「專家」撤走愈萬，皆因當時的「愛國」報紙非但不聲討蘇修罪行，反而召集一班牛鬼蛇神，幫腔助陣，一面大罵人家做謠生非，中傷離間；一面向蘇修獻媚拍屁，歌功頌德，把蘇修將過時落伍的機械，殘舊破爛的器材，以貴得令人咋舌的價格，强迫交易，說做「無私的援助」；又把蘇修派來一幫吃嘢唔做嘢打爛嘢的人渣，當作專門人才，稱爲「科技的支援」，假如它不是蘇修社帝的走狗，又怎會發表這種無恥的賣國媚敵言論？

在「大躍進」後，大陸人民餓得要死，捱得要命，結果鬧出轟動國際在之力控制局面下，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逼得推出所謂「三自一包」的政策，來和緩一下人民不安的情緒，當時「愛國」報紙屬下的一班文醜，竟然斗膽行文把以物質腐蝕革命思想披着糖衣的毒藥，稱爲偉大的仁政，這不是很明顯表示出他們都是走資派的餘孽嗎？

凡被無產階級革命派，批得體無完膚，判爲大毒草的「愛國」電影，「愛國」戲劇，「愛國」文藝作品等等，「愛國」報紙曾經向「愛國」同胞大力介紹，瘋狂推薦，稱這些作品都是大香花，說什麼主題正確，講什麼內容健康，通通都是鬼話，顛倒是非，以黑爲白，犯下毒害「愛國」同胞的滔天大罪也不知，還在自鳴得意。

最近更變本加厲，不但侮辱「愛國」同胞，還竟敢侮辱「偉大」的毛主席。請看在流浮山「毛澤東思想學習所」被拆除後，文匯報所發表新聞內的一小節：

「……日前『元朗理民府』竟在該戶貼出通告，要戶主於四十八小時內提出什麼『保證』，除養鷄外，不作其他用途。連日來，戶主就此事曾多次向『元朗理民府』交涉，以事實指出該木屋是作鷄屋用途，沒有理由再提什麼『保證』，交涉時『理民府』的『理民官』也無詞以對……」。

這所木屋貼滿了毛語錄，懸着五星旗，掛上毛頭像，毫無疑問是一間毛想學習所，當地的村民都知得很清楚，而且有不少人被迫到這裏開會，怎能否認？而文匯報竟然有膽量說「曾多次向理民府以事實指出該木屋是「！當會經到過那裏學習的「愛國」同胞們是一羣鷄，當毛澤東思想學習所是個鷄竇，假如有位不甘被當作家禽的「愛國」同胞向該報提出質問，不知它的老編會有詞以對否？

把上文總結起來，我們可以看見「愛國」報紙是蘇修社帝的走狗，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餘孽，發表賣國媚敵的言論，擁護復辟反革命政策，散播修正主義文藝，毒害「愛國」同胞，侮辱同志，咒罵主席，徹頭徹尾是張反動絕頂的報紙！

（**東方塑**）

是怪論也是確論
要反共必先反美

亞洲國家應組織「亞洲反共軍事聯盟」

我想用這個標題來寫這篇東西已經在十年多前了，但時我遲遲沒下筆，直至今天，似乎不寫出來，心中如有梗塞着一塊大石頭的很感不舒服。所以不顧我的意見是否會被世人同意或當局的接納，但我也好盡我一分心力，和盡我爲國家的一份子，向當局提出我的一點意見。

「反共必先反美」，這個口號也許會被一般人認爲我是共黨的同路人，但決非如此，我的所謂反美，便不是與共黨合流而共同反美，而我的意見恰好相反，就是如要反共，必先反美。也卽是說，非反美便不能反共；非反美亞洲便不能獲得和平，也難免受共黨所兼併。

我這麼說，是有我的觀點和理由的，讓我在這裏提出我的理由吧。

一、從歷史上言：美國是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它能有今天的富强與繁榮，一方面是由地理環境關係；物產豐富是事實，而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受到摧殘，反而發了戰爭財，一方面是美國人的祖先，全都是逃亡客、流氓、冒險家等混合品，故美國人的思想都是祗懂得投機，和本身利益，對政治可說幼稚得很，甚至對共產

在華爾街的大亨操縱下，一無所施，無法一展所長，除非你願意做華爾街的哈巴狗，否則，想在美國政治舞台佔一席位，是白日做夢。

美國人因爲對政治的認識太幼稚，故此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共黨與自由世界瓜分這個地球。當在第二次大戰後期，德國敗像已呈，當時邱吉爾首相反對美國援助蘇聯，和盟軍應負全部歐洲戰場任務，東戰場也由盟軍（這指英、美、法等聯軍，蘇聯除外，當時因蘇德有互不侵犯協定，後德軍因攻英倫不下，才東指波蘭進攻蘇聯，蘇聯才加入盟國，並肩作戰）負起全部責任，邱吉爾主張盟軍應由愛琴海岸登陸（卽在希臘、阿爾巴尼亞等沿岸）進攻羅馬尼亞、奧大利亞、波蘭等國，包圍德國，也阻堵蘇軍西進；可是，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就犯上了政治的幼稚病，他一方面責罵英國的殖民地主義，說它祗顧剝削毫無建設，因爲在羅斯福所見的埃及，說英國祗顧搜刮殖民地，而在埃及連醫院、學校都不建設一間，那是太不合理，戰後不容許再有殖民地的存在（這方面，羅斯福總統可有清新頭腦，戰後，首先放棄美國僅有的殖民地——菲律賓，同樣使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但在另方面，他則昧於史太林的「和平共存」口號，仍以爲蘇聯祗是土地和社會的改革者，對世界沒有威脅或不安。因此，他主張多給蘇聯援助，利用蘇聯的人力，負擔東戰場任務。這樣，戰爭是勝利了，可是便由於羅斯福總統的眼光短小，形成今日歐洲一半淪爲蘇聯附庸，成爲東西對立的形勢。

在亞洲，日本投降後，美國當朝官僚，聽信共黨宣傳，同時如史廸威之流（當時是亞洲盟軍戰場的副統帥，正統帥是蔣委員長，那時還有一個副統帥是英國蒙巴頓勳爵），史廸威人非常驕傲，有優越感，對蔣委員長的意見常有衝突，故調職回國後，便大肆攻擊國府，造成對共黨有利。後來還在美國壓力下，由馬歇爾來華作魯仲連，做成「國共協商會議」，當時稱之爲「三人小組會議」，是每一系統的會議，分由國、共、美三方面各派代表一人參加之謂，致使共產黨有喘息的機會。更獲蘇聯派軍入關後，接收日軍裝備，轉交共軍，同時美軍援華的賸餘物資也撥歸共軍，致使共軍坐大，才有實力和國軍作戰而至荼毒整個大陸。

由於以上兩個實例，無一不是美國的本質上的幼稚政治認識所造成。所以我要反美，就是反對他們的政治幼稚病，不可隨便接受他的主張，應卽行廢止中美防衛協定。

請領稿費：

十月份稿費（一五三至一五七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卽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一切，甚至犧牲性命，我們可從其小說和電影中看到美國人的精神和嘴臉。中共為什麼反美呢？正因為共產主義是要世界革命才能徹底實施，而共產主義的死敵就是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存在，共產主義便不能順利施行，美國是資本主義的代表國，「打蛇先打頭」，故中共就力主反美，美國倒了，其他的國家也就不堪一擊了，這是中共祇反美而不反英、反法，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反過來，美國為什麼要援助國民政府及亞洲反共的小國呢，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它的收入和過賸的物資是要爭取世界市場的，為了保持其亞洲僅有市場，所以它就援助這些國家，免使淪入共黨手中失去這個市場，這是在互利的前提下的，決不是為了維護和平、維護自由這狗屁口號，這，祇是一種藉口便了。

益和前提，也不顧慮到共產主義要埋葬資本主義，便出爾反爾的一方面約束受援國家，一方面看到中共的饑餓輸出，以為亦可以和中共做生意，寧忍中共譏笑辱罵還在搖尾乞憐的和它談判，這種無恥不顧正義的行徑，簡直祇顧自身目前的利益，也不想到盟友的受害，和未來世人的禍患，這樣的美國，我們絕對要反。

如果我們仍害怕美國不予援助，而猶豫不前，到頭來豈不是要步李承晚、吳廷琰之後塵嗎？

我們如不立即聯合起亞洲的受害國家和反共國家，如：中華民國、南韓、南越、柬埔寨、高棉、菲律賓、泰國、甚至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組成一個堅强的亞洲自由國家軍事聯盟，一方面可使美軍不需參與亞洲反共戰爭，一方面不與美國訂定什麼協定，除非是不干預受援國的內政和軍事

力共黨侵凌，這些軍盟國可有被邀請參與軍事行動的義務。

美國是欺善怕惡的國家，吃硬不吃軟，當年有尼赫魯、蘇加諾、那薩之流，不是大唱中立，和左傾嗎？可是美國就拚命去爭取、去援助，但因為它援助中附帶着條件，所以尼、蘇、納等就拒不受援了，美國還是吃了耳光，仍賠笑臉。

像這樣的盟友，我們莫如沒有更好，看南韓與南越的美軍參戰，竟然劃界作戰，祇許敵人攻來，自己卻不敢踰越界線半步，這豈不是開歷史上前所未有之最大最大的愚蠢、拙笨和大笑話的戰爭嗎？

最近自加拿大承認中共政權後，未到一個月，美國便有作出出賣盟友的姿勢了，據最近外電傳來，美國防部竟然警告台灣當局不許反攻大陸，這種舉動，豈不是說明了國府將被出賣的徵兆嗎？與其讓其出賣，不如及早為之所，發動組織自由亞洲軍盟，抵制美國（但不反對美國無條件援助），如果美國撤消援助，難道在這東南亞洲之地區，物產如此豐富，不能自給？

以色列雖立國時間短暫，地小人稀，為什麼它卻能傲視於比它幅員和人口大百數十倍之阿剌伯國家？一切皆因以色列人之對國家有忠誠有骨氣，在外以僑不惜一切捐輸為國，所以它便能岸然雄踞中東。

我們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和有數千萬之僑胞留居海外，祇有國府爭氣，和展開活動，組織軍盟和發動華僑捐輸將是不成問題的，祇要每個華

要過仰人鼻息，過着縛手縛腳的生活呢?!

國府外交要强硬 不可喪失釣魚台

文弢

萬先生：

弟今閱報，得知釣魚台島採油權已由中日兩國共同探測。這個決定又是國民政府外交上一次大失敗。雙十節發表維護我國領土完整之宣言，此事已使之宣佈無效。弟深感二十年多來我國外交不振，全由於朝野人士所持不正確態度所致。什麼忍讓，發揚寬大美德等等，到頭來是別國得益，我國失益。我國對日本寬大不止一次，寬大一次就教日本人强硬些，欺軟怕硬。此次事件中，日本人又再使用一貫伎倆，先行談判，然後共同探測。難道日本人眞那麼好人？再進一步，它會連釣魚台島也吃埋！多麼可惡！

這是我國對日本外交一向忍讓，不採强硬路線的結果。釣魚台事件足以使國府諸公反省，是否一國外交是這麼辦的？如再不對日本强硬，遲些日子，日本仔可能連台灣主權也說是它們的！

國府諸公請醒悟吧！不要再唱什麼高調，應該以行動表示一切！不要坐視釣魚台失與日人！

一畢業生上

（七〇年十月廿一日）

倡議舊樓加租·簡直胡說八道

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不畏强暴，立論中肯，前有抗暴反左大作；近有護士同酬妙論，對社會問題多能一針見血，見多識廣。

近日閱報，得悉有地產界聞人表示舊樓應每年加租二成，十年後可與新樓看齊等胡說八道，諒先生不日在「牛馬集」必有高論論述。本人謹陳管見如左，以供先生參考，諒不我怪。

住新樓加租成半，二年內不得再加；而住舊樓則要加二成，且年年要加，此胡說一道也。

新樓猶新車，舊樓猶舊車之「錢七」；十年後為「錢十七」矣，而住舊樓越住越貴，則猶欲「錢十七」與新車同價，胡說二道也。

新樓衞生、防火、空氣、堅固等設備與舊樓實有天淵之別，今欲以污髒無衞生、防火設備之舊木樓與新樓看齊，大聲疾呼，猶恐人不知，比猶大聲使銅銀之謂，其胡說三道也。

舊樓住客多為升斗小民，困居斗室而不遷居新樓，財力有所不逮也。今欲其付新樓之租，實欲趕盡殺絕，逼人瘑街，製造社會不安，此其胡說四道也。

住舊樓付新樓之租，其無視於住舊樓之人甚矣。住舊樓固多財力不足之人，然多有才識之士，可見聞人之議加租是假，免付補償費給住客搬遷歸還已不知若干倍；若舊樓住客當年以分期付款方式供屋，則該舊樓早為住客所有，可謂舊樓業主已佔盡便宜，今反謂住客方面已佔很大便宜，此其胡說六道也。

六七年騷動期間，新樓減租，未聞該聞人提議舊樓亦減租；今新樓加租而欲舊樓隨之，豈有此理之至！其胡說七道也。

舊樓頂讓每多交業主過戶費，新住客才能入居，有因貪平租借錢頂樓而入住舊樓者，今祗顧一小撮舊樓業主之權益，忽視羣眾，此其胡說八道也。更有甚於胡說八道者，某人建議舊樓經營商業者，要根據該商號所獲利益而調整租金；敢問如該商號乃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獲利近一億元，不知某人欲向香港滙豐銀行分幾多千萬？又或該商號某股東乃億元富翁，因租其舖發達，富翁死後，不知應否分一份遺產與某人？

至於修葺舊樓增加業主負擔，此點亦每屬實情。據本人所知，部份住客自己不修而要業主修，乃畏牴觸法律，修葺後業主可藉口未經許可擅自修葺而予逼遷，故本人提議舊樓修葺今後立例由貴客自理，自可相安。

先生前論女護士加薪後男護士隨之，今東華三院護士後之，此起則彼伏，設不幸胡說八道者當局立例通過，新樓業主又可振振有辭，因其樓宇新，衞生設備佳，堅固扎實，空氣清

查當局早有拆舊建新之規章，舊樓業主如自以為吃虧大，可照章申請拆其舊建其新，多年相安，業主住客，均稱便利；今其無視當局之立例，妄加名目，淆亂視聽，其居心不外：

①免付補償費而逼人搬遷。

②囤存大批舊樓，法例通過後；吊高來賣；

③製造社會不安，唯恐天下不亂。

書成之後，得讀十月廿一日星島日報港聞版一位老於世故者之高論，內心不覺引起共鳴，希閣下將此等意見歸納，加以潤飾，在牛馬集發表反對舊樓加租之意見，為舊樓住客作聲援，則升斗小民幸甚矣。

不平人敬上（十月廿三日）

萬人讀者組織起來 擁躉要求萬張領導

萬、張二位先生：

近數期來有不少讀者建議組織「萬人讀者」，在反共的立場上，這是好現象。

大凡做每一件事情，都免不了困難。特別是在香港這個特殊地方，共匪無孔不入。所以，晚輩以為在未組織「萬人讀者」之前，應先建立核心組織（當然核心人物的思想，出身背景是不能存在「問題」的），繼一步由核心應嚴格）方准其參加我們的團體。否則將來「萬人讀者」份子良莠參差，我們的友誼非但難聯繫起來，反會遭敵人破壞，更不要談反共救國了。

次是經費，晚輩認為不成問題，我們的讀者及編、作者熱愛我們的園地——萬人雜誌。一切經費由我們捐獻贊助（會員也應繳交基本會費），困難豈不迎刃而解？

建立我們的團體還須我們讀者（當然免不了編、作者）的熱情支持，一切詳細情節，希大家熱烈討論、建議，羣策羣力，更望請編、作者起來領導，早日組成。

二位先生對我們青年人素來關心，唯有二位出馬，我們的「萬人讀者俱樂部」才不致於流產。

晚輩惠生上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夜）

補助學店·不如補助私校教師

私校原為補助的不足，替社會培人才，有了困難，當局千該萬該「援手」，情理如是的啊！香港私校，除了絕少數於日本投降無幾設立獲廉宜校舍外，雖說加租，總有限制，而稍後或晚近才設立的，租值可昂，且頻增加租值，可能在十年前後，增至兩三倍，但增收學費，無論如何追不上。所以面臨倒閉，擬向教育當局求援。眞的為教育而教育，恐怕「鳳毛麟角」，大都是牟利主義，市道學店，以此而觀，似不宜照准，但卻私校教師，一向待遇低微，倒不如補助教匠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集肥吟

董力行

印尼華僑，多數未曾回國，忠厚老實，純潔天眞，不知今日，祖國人心之壞，對大陸共黨，所謂政治首長、領導人物，認識不清，估計錯誤。今日中國共黨頭目，並非古代之「太祖」「太宗」，天生聖德，有道之君，而能眞正仁民愛物，推行仁政，治國安邦，視人民如子女者。

今之所謂首長、偉大領袖、舵手之流，皆是出身不正，由盜匪、墨七、叛徒、賊子、小鼂三、大天二、老舉、開代僞裝而成。其僞裝技術，先嘯聚地痞無賴，組成匪黨，假革命口號，僞稱劏富濟貧，率亡命之徒，打家刼舍，富人已劏，貧則未濟，奪地攻城，殺人造反，迨至黨羽大增，勢力形成，掛起民主招牌，組織政權，蜜語甜言，進行欺騙，下自販夫走卒，上至學者名流，一致信以爲眞，爲因愛國心切，從而寄與厚望，於是，推波助瀾，搖旗吶喊，甚至參加其「政協」，誤上賊船，身不自主，結果清算鬬爭，犧牲性命。大陸民主人士，多半老奸巨猾，並不痴愚，尚且上當，區區印尼華僑，何足論乎？

民初曹琨賄選，出錢收買選票，舉國譁然，指爲政治汚點。曹琨尚有廉耻，肯付貸價，賄者，給錢也，自願交易，並未强迫。今則厚顏無耻，技術驚人，不必賄選，事先指定黨徒，某人爲某省某縣人民代表，而後即由該代表，代表人民，參加幾全「人代會」，投票選舉。自縣至省，自省至中央，導演戲劇，逐幕演出，穿起龍袍，配上假鬚，自稱偉大領袖、偉大主席者，即是如此產生。好似將猴子冲涼帶帽，儼然高坐朝廷。其狀如人，實非人也。

最妙者，猴子自言，身登寶座，是七億人民所推戴，自命爲萬家生佛，中國救星，經過一番做作表演，原爲盜匪，搖身一變，而稱「人民領袖」矣。

最可惡者，掛上領袖頭銜，習性依然不改賊之惡事，生殺予奪，任意施爲。人民非僅不得自由，即天賦衣食，亦遭剝奪，全國國民，如虎口之羊，呼天無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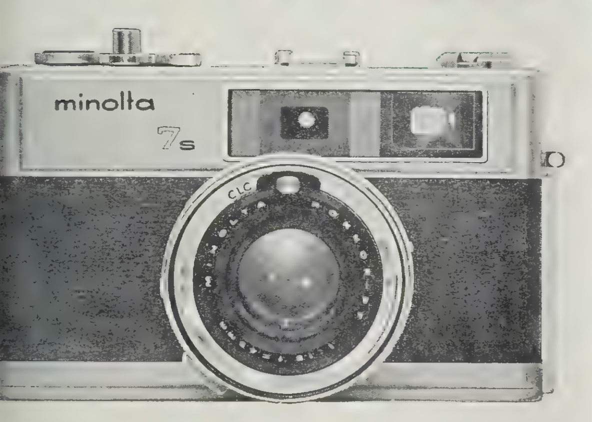
此種情事，中國史無前例，是二十世紀特別政治產物，古代，銅馬、赤眉、王莽、曹操、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等，均不懂此法，壇主當年，中原逐鹿，曾與小猴子交手，捕獲頗多。知其伎倆，並無飛天遁地之能，唯一專長，即是欺騙無耻、吹牛而已。所以眼睛雪亮，心中有數，印尼華僑，何能知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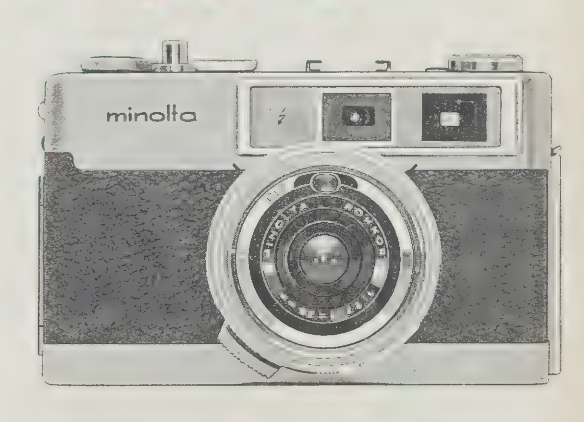
聽信共特鼓吹，認爲今日中國，天生聖人，漢家高祖重生，唐代太宗再世，富强康樂，壓倒世界，又正值印尼排華，遂毅然回國，別子拋妻，認賊作父，回國不久，下放農村，用美好名詞，一律從事「集肥」。華僑不解集肥二字，心中竊喜。豈知集肥者，將零星肥料，集中於一處也。（肥料者，糞便也。）北方曰「檢屎」；廣東曰「執屎」；河南、山東曰「拾大糞」；香港曰倒「夜來香」。

每日集肥數量，不得短少。據云：因食糧不足，人民大便減少，廣州郊野，每人大便，平均不足三兩，三十磅屎，實非容易，且汚穢不堪，易生疾病。某君百計逃亡，泅渡香港，現充茶樓雜役，訴說眞情，淚隨聲下曰：「先生詩文，素愛閱讀，小弟受騙之情，若能寫成詩歌，公諸報紙，則不勝感荷。」余允其請，因作「集肥吟」。昔白樂天，作琵琶行，自述貶官衷曲；新豐折臂翁，描寫征兵之苦，爲因寫實，故得久傳。集肥吟者，寫實之作也，文字工拙，實非所計。

島國南洋有印尼，華僑世代住蠻夷。
生涯勤苦經商業，海外陶朱秀一枝。
巧語花言來共幹，祖國於今何璀璨。
富强幸福勝唐虞，建設堪稱世界冠。
天花亂墜信爲眞，說得華僑滿面春。
聞道繁榮宜貿易，拋妻別子背雙親。
摒擋財貨金錢集，店舖樓房出售急。
輪船接運到廣州，羅網刀山自投入。
舞罷秧歌齊拍手，參觀名勝列遊行。
行有車兮住有屋，三餐糧票配魚肉。
既然衣食不需錢，美鈔黃金代儲蓄。
思想從茲漸漸通，紅旗三面競英雄。
多情幹部頻來訪，勸下農村學做工。
由此精神常鬱鬱，不如印尼做行乞。
整天開會互批評，洗腦交心論唯物。
金錢儲蓄入銀行，支取無權自主張。
雙淚交流難果腹，一身如洗是空囊。
有產有錢反動派，大陸人民俱垂戒。
幹部危言不斷稱，勸把儲金買公債。
忽然開會大聲宣，優待華僑不下田。
每日集肥三十磅，輕工勞動用雙肩。
聞道輕工心暗喜，不知集肥是檢屎。
爭塡表格謝殊恩，臭氣蒸薰不如死。
大便盈筐不易尋，窮搜山嶺及深林。
可憐腸胃皆枯竭，一糞誰知貴比金。
莊前遙見人溲溺，三鏟飛奔如赴敵。
相爭來早與來遲，怒目摩拳欲互擊。
汚穢工作實心違，騙到農村學集肥。
表格自塡爲自願，名詞美妙入非非。
每人月領廿斤粟，飢餓疲勞同監獄。
晝間不飽夜無飱，猶自侈言誇富足。
稻粱難見麥糠無，紅薯南瓜吃麵糊。
回想印尼厭酒肉，人人悔恨切肌膚。
小小高爐可煉鋼，糊塗命令出中央。
萬家鐵器全銷燬，報紙爭傳土勝洋。
農器釘頭俱摧折，所煉之鋼成廢鐵。
耕無耒耜食無鍋，怨氣冲天不敢說。
毛兄游泳世間無，舵手高明出好徒。
追捕亂槍拚一死，七人泅水越羅湖。
香港逃生離大陸，淚已乾枯難再哭。
倩人紹介做短工，鑽石山前租木屋。
三年勞改甚徒刑，已作鳩衫鵠面形。
兩袖清風甘賤役，一肩行李到餐廳。
自由空氣初呼吸，接到家書相對泣。
印尼反共拒華人，子散妻離難再入。
我聞斯語亦悲傷，同是天涯各斷腸。
廿載有鄉還不得，來時綠鬢漸成霜。
治國齊家應持正，倒行逆施喪人性。
仁慈博愛運始昌，古聖先賢戒暴政。
革命原來是改名，詩人雪亮有雙睛。
集肥檢屎無分別，辜負華僑愛國情。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
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號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内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三島由紀夫的切腹……每週評論
馬尼拉遇刺幸告無恙
教宗在港要特別謹慎言行……萬人傑
與中共建交以後加拿大華僑的處境……程鐵夫
觀察中共內爭的觀點……魯遲
大陸浮屍是「一打三反」的結果……待旦
瘟神眞是碰不得……岳騫
香港閒話：談時事（相聲）……趙聰
以色列人做生意最高明……天涯客
治世能臣·亂世飯桶……胡實
沈尹默二三事……慶餘
哺育乎？流毒乎？……賣油郎
逃不脫的是非……寒山碧
給——天真的大專學生……黃思騁
改文章的巧與拙……江城子
青年之聲……李尚義　方中原　然　楷建中
萬人詩壇……董力行
環境惡劣！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三島由紀夫的切腹

日本當代文壇霸主三島由紀夫，十一月二十五日突襲日本自衛隊東區總部，刼持司令官，對總部官兵（在露台下焦切其長官之安危）發表了五分鐘演說，然後按照日本武士傳統方式，先以短劍切腹（一時仍未能卽死），然後由其門徒揮長劍斬落其頭。這個門徒也以同樣方式自殺。

三島的演說和當場散佈的檄文，要求自衛隊起來政變、修改憲法、擁護萬世一系的天皇，將自衛隊改爲正式軍隊。臨死前長呼天皇萬歲。

三島及其徒衆這一舉動，無疑的是戰前軍國主義運動的翻版。與著名的二·二六事件相似。三島所寫過的三部小說「愛國」、「英靈之聲」、「劍」，卽取材二·二六事件。

三島及其高徒「森田必勝」之死，只是兩個可憐生命的結束，原是一件小事，可是在日本國內及全世界卻引起了深刻的震驚和憂慮。因爲戰前的軍國主義，就是從少數瘋狂分子一連串的「死諫」和軍人叛亂造成的。那麽這次三島行動是否會造成連鎖反應？是否會造成自衛隊起而暴亂干政？以及軍國主義的復活？

從電訊報導看來，日本報章幾乎一致抨擊三島的舉動是時代的丑角，無聊的愚昧；可是若干言論也含蓄幾分惋惜！

毫無疑問的，三島的舉動會引起一些共鳴的反應，會促進軍國主義的滋長，但是在短時期內，還難望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日本這個民族，有根深蒂固的悲劇性格。不耐故常，激烈輕生。不但把自殺看成一種義，而且陶醉爲一種美。武士愛櫻花，因爲櫻花的生命短促，在絢爛盛開之際，卽突然花雨飄零。三島正是這種美的陶醉者，他這次切腹自殺，是以肉體所創造的傳統之美。

別看日本報章多斥三島爲無聊，這是因爲受了國際輿論的壓力、粉飾軍國主義意識的醜惡，其實大多數日本男人，包括共產黨人和親中共的社會黨人，在內心深處都在戰慄的喝采。三島眞是個漢子。在日本被責怕死，如同在中國被指爲不孝。敢死就是好漢、就是大義、就是至高無上的美。這是日本數百年的傳統。

因此，我們推測，會有些極右分子，將作相應的共鳴，或自殺、或刺殺他人、或刺殺他人然後自殺。如果沒有這種反應，日本人就眞的變了性了。那是好事。證明戰後二十幾年的民主憲政，改變了日本的文化土壤。

爲什麼我們要說，三島的舉動難望在近期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呢？這因爲今昔的政治情勢，社會條件不同了。

從一九二二年簽訂華盛頓公約，到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畧中國，在這個期間日本曾被迫實行裁軍，許多職業軍人失業，流浪街頭，怨天尤人。又正趕上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日本也受波及，工廠企業大批倒閉，失業問題日趨嚴重。社會上大部分人苦悶絕望，急想打開一條出路。一部分少壯軍人看準了中國。同時受了納粹德國及法西斯意大利擴張政策的刺激，於是侵畧中國被看成日本的生命線。少壯軍人開始了行動，殺那些反對侵華的政客，殺大資本家，殺穩健派的實力軍人。這種瘋狂行動，雖然亦多遭受法律制裁，但是受到社會多數的喝采。於是有更多的瘋狂分子出來殺人、或自殺，終於迫使日本政府走向侵畧中國之路。

但是今天的日本社會不同了。今天日本是世界上第三經濟大國。日貨是世界上最吃香的貨幣，日本的商品泛濫於全世界，連咸大駡日本軍國主義的中共，也不能不和日本大做人超生意，資助軍國主義復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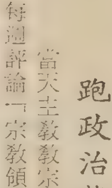
今天日本人幾乎沒有失業，最近公司和企業因爲人力缺乏，開始動腦筋聘任退休年齡的員工。工人無失業之憂，生活相當不錯，農民生活更好。在農閒季節，成羣結隊到各地旅行。據知今年來港的十五萬日本遊客，大部分是小城小鎭的居民。

社會沒有計時炸彈，縱然有人舉火也不會燎原。這是三島的行動，難引起決定性影響的基本因素。

其次，日本戰後的政治，幾乎一直是保守黨執政。在保守黨執政之下，日本的傳統受到保護和尊重。在現行憲法（美國軍佔領時期麥克阿瑟所建議）之下，人民樂享自由，不受暴政的恐懼。沒有改變現狀的壓力。

因此，日本一旦經濟情況逆轉惡化；或者親中共的社會黨上台執政，使日本的傳統生活方式受到威脅；還有中共的核子恫嚇政策變本加厲，激起日本人的反抗意識，那時候，三島由紀夫的「英靈」就會跳出來作怪了。

（漢）



馬尼拉遇刺幸告無恙
教宗在港要特別謹慎言行

萬人傑

雖然在馬尼拉謀刺教宗的兇手阿摩爾是個「神經漢」，但許多人都相信，這次出事，皆因教宗口舌招尤。香港是個環境複雜的地方，教宗蒞臨，應特別謹慎言行，否則在這裏會演出比馬尼拉更大鑊的意外。

跑政治龍套

當天主教教宗保祿六世開始其二萬八千哩訪問遠東之行，我們曾於一六一期發表每週評論「宗教領袖與政客作風」，認爲以一超然現實的競爭之外的宗教領袖，不該學政客的投機取巧作風。

因爲教宗居然說出「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不久將來能夠加入聯合國」的話，使我們感到十分遺憾。他不但違反了宗教領袖不介入現實政治的崇高原則，而且這種話簡直背叛上帝，共產黨不但是無神論者，也是反神論者，保祿六世一而再地爲中共講話，如上帝有知，必當涕泣無從！

事情還不祗此，在教宗動身前，已有種種傳說，認爲教宗拒絕台灣主教團邀請，不到台灣；更蔑視台灣主教團的勸告，訪問位於中共大門口的香港，是要與中共作親善接觸，並將發表親共聲明。這一來，使台灣神職人員有被遺棄的感覺，香港二十四萬天主教徒也深感惴惴不安。他們大部分都曾受過中共直接間接迫害，如果作爲上帝代表的教宗竟向中共招手打交道，使他們有無所適從之感。

不祥的預感

由於教宗迭次發表的親共言論，及這次東行的特殊安排，本港部分天主教徒早已有不祥預感。雖然說，教宗蒞港這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值得天主

交道；如果教宗眞的要在香港發表親共的談話、演說或聲明，曾受中共虐待與迫害的教徒不會那麼容易接受，勢必鬧出不愉快的事情。

可沒想到他還未到達香港，已先在馬尼拉出事。教宗在馬尼拉遇刺，成爲轟動世界大新聞。雖然老萬執筆寫本文時，新聞報導還未找出兇手玻里維亞畫家阿摩爾動手刺殺教宗，是基於政治上的原因，抑或別有內幕，或如機場保安隊長說的那樣，兇手有精神病。但，這絕不會是偶然的巧合，即使菲當局否認其事，人們也會認爲與教宗近期發表的言論有關。

防範措施

人們以爲，在教宗的行程中，最可能發生事端的地點該是香港而非馬尼拉，因此，香港早已作出種種防範準備。

第一、台灣神職人員和天主教徒不許到香港觀見教宗，關於這一點，有三個不同傳說：一說是國府杯葛教宗。這已證明不確；一說英國政府恐怕刺激了中共，也怕台灣天主教徒搞事，因此淡水領事

和神職人員影响在港進行的一宗交易，性質就嚴重得多了。

第二、較早時間消息，香港政府爲了安全的理由，不想影响香港和中共間的微妙關係，通過英國駐教廷使節，促請教宗注意，在香港謹愼言論。後來雖經英方否認，但有理由相信這不是毫無根據的謠言。

信口雌黄後果堪虞

可想像得到，如果教宗在香港公開發表像在農業會議中曾講過的那種話，將產生怎麼樣的後果？只要在那幾萬人的集會中，有一個提出反對，就必得一唱百和，場面無法控制，引起無可估計的後果。

在教宗蒞港前，許多報章評論及教徒言論，較少指責他錯誤的政治立場，只苦口婆心的希望他不要在香港搬出那一套，怕他在港鬧出亂子，便不可收拾。

如果馬尼拉的一幕在港演出，嚴重性會加倍。因爲香港是政治敏感的地方，這種事勢必牽涉到政治方面，更會由此演成騷動，事情就更複雜了。

教宗本是和平象徵，在自由世界裏，只會受人崇敬，不會遭人敵視。行刺的人，不管動機何在，只要他神智正常，不是瘋子，一定有其行兇的原因。也許反對教宗的思想，由敬他而變爲恨他。這人以暴力加諸和平象徵的教宗身上固然不對，如果教

獄中研讀毛著

許多人認爲，教宗保祿六世採取親共態度，主要是受了美籍的華理柱主教影响，這說法不是毫無根據，據他說，華理柱主教刑期未滿而獲提前釋放已有問題，於留在大陸期間，中共對他尙算優待，他的弟弟還可獲准探望他，這是任何外國囚犯沒有得到的優遇。

中共一向視美帝爲頭號敵人，華理柱不但是美國人，而且是天主教的主教，雙重犯了中共大忌，何以反而比其他人獲得較佳待遇？這又是關鍵之所在。

其次，華理柱主教說，中共在監禁他的期間，給他許多書籍閱讀，其中包括古典文學的莎士比亞全集及其他許多中國書。他雖然沒指明那些中國書是什麼，但決不會是「古典文學」，因爲在破舊立新的文革潮中，古典文學早被中共揚棄，唯一可以讀的中國書是毛選。

因此，有理由相信華理柱主教在獄中所讀的，都是這一類東西。漸漸，可能他腦子被中共的「聖經」代替了天主教的「聖經」。

洗腦成功

關於這一點是「有案可稽」的。當中共上海市負責人張春橋向毛澤東、江青進言，建議開釋華理柱主教時，力言他在「思想上已有進步」，而且已承認其罪狀。說得更明顯一點，則是洗腦已獲得成功。

華理柱主教是經過中共洗腦的人，刑期未滿就釋放他離開大陸，時間適逢中共對外展開國際統戰，這是不是中共戰畧的一環，至堪注意。

華理柱主教到梵蒂崗謁見教宗保祿六世後，教宗的態度就很惹人注意，即使他不是被華理柱主教說服，至少也可以說受到他的影响。

學習馬毛思想

女等神職的人，都需要研讀馬克思、列寧、恩格斯的學說，還要研究卡斯特羅主義、毛澤東思想。爲了了解對方，他並主張和對方談話。

究竟教廷主張研究馬、毛思想是基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理由，抑或「適應共產黨統治」，不得而知。但這種研究馬、毛熱，顯然是華理柱主教從大陸監獄中帶出來的。也許，他在獄中研讀了這麼多年，讀出興趣，認爲每個神職人員都該從事研究。

或許是老萬過慮，如果這些神父、修女於研究兩種聖經之餘，搞通了馬、毛思想而揚棄新約舊約，他們很可能把教會的大門塗上紅色，在教會內大搞「人民革命」，那時教會便眞正完蛋了。

公教報的老編

老萬並非[illegible]聽，以香港出版的天主教機關報「公教報」中文版爲例，雖然還沒有採用中共的簡體字，卻在文字上經常應用共產黨創造的詞彙。老萬相信必不是故意應用，而是因主編人老早已接受教廷國務卿的建議，多多研習毛思想，因而毛語錄慣用的詞句，無意間便會使用出來。

如果更多天主教神職人員研讀馬、毛學說，這種情況當會更普遍。有一天天主教能消除障碍，和共產黨打成一片，倒是一個使人夢想不到的形勢。

早些時，香港教區有一小撮的人爲了適應中共未來的統治，草擬了「教會之社會觀」，人們爲之嘩然，誰知道這一小撮人卻是保祿六世的開路先鋒。看到劉健上一期在本刊發表的文章，知道教宗的言論，出爾反爾，前後矛盾，看來方寸已亂，願上帝多給他點寧靜，多給他點智慧，阿們！

爲大陸殉教死難者祈禱

報載：教宗蒞港親自主持彌撒獻禮，由於教宗會公佈來港目的是向中國人民致意，本港中國教友以教宗對中國人的關注，十分欣幸，他們想到二十

神父等神職人士和信徒們遭受迫害，因此發起並請求教宗在此次他蒞港主持的彌撒中，默思在中國大陸因愛敬天主而殉教死難的人士，及爲了信仰而遭迫害的信徒，悼亡並崇敬他們爲衞道而效法耶穌爲世人罪惡而犧牲的至高精神。並懇請教宗轉求天主，用祂的力量，使尙在中國大陸備受折磨的人們早日脫離苦海。此等教友爲了貫徹天主教會內諸聖相通功的要理，籲請教宗及香港主教號召本港及世界中國教友爲此同作祈禱。

這個請求，看來非常有理，也是教宗這次訪港唯一該做的事；但也是一個「擺景」的提議，因爲，這顯明的與教宗此行目的相反。

程魏兩神父之死

有些報紙評論提到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在香港發生的一宗謀殺案，要求教宗蒞港時向兩死者致敬，以慰他們在天之靈。

這兩位被害人是公教報前總編輯程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他們在灣仔石水渠街一所教堂內，黑夜中被人謀殺而死，他們的財物絲毫無損，當時本港天主教當局認定這是一宗卑鄙的「政治謀殺」，後來港府拘獲一名疑兇，但以證據不足，無罪釋放，由警方把他解去大陸，而程、魏兩神父的命案，也就從此寃沉海底。

程野聲神父是一位虔誠的天主信徒，而且是篤信眞理的堅強反共者，因此兇案雖未水落石出，明眼人都看得出幕後指使人是誰。

在這方面，教宗是比兩位神父幸運得多了，一來他不是在黑夜中被人暗殺，而是在機場中有廣大保安人員保護；二來他只受了驚嚇而毫無損傷，兩位神父卻蒙主寵召了。

不過，程、魏兩位神父之死，該引起教宗的良知，也由此使他明白到共產黨是殘暴不仁的，尤其對天主教，不但迫害、虐待，不在他統治範圍內的，更以暗殺手段對付，要跟這種人打交道，等如把腦袋擱在刀鋒上。

涉洋巨妖劍橫磨，樂土百年將見戈，
看火冒頭荒野犬，隔江埋首可憐鴕！
遠山夕照恩情薄，終古遺民涕淚多，
放眼天南無壯士，空餘北國一狂歌！

──聞中（共）加建交．筆者

與中共建交

（一）不祥的黑暗日

十月十三日，加拿大國會重開之日，外交部長索甫（M. Sharp）正式宣佈與中共建交，並在六個月內互派大使。

「十三不祥」，西方人的傳統迷信數字。這個數字，湊巧是中（共）加建交的日子。加拿大立國百年，一向被視為世界樂土，會不會從此多事？目前還不能下斷語。但是，在華僑來說，「這一天，是加拿大華僑認為黑暗的日子。」──這是多倫多中華會館主席黃衛青先生，上書加總理原函中的一句話。這一封信，是該會館代表華僑團體向加總理請求重新考慮建交的呼籲，曾被本市報紙廣泛地刊登或報導。

宣佈承認以後，加拿大的報紙連日刊出各方的反應，好壞不一。但有一封被人傳誦着的信，是一個美國人所寫的，寄投在「星報」上發表。他說：

「從加政府宣佈承認的那一刻開始，我發誓不再踏入加拿大一步，因為她完全沒有為她的鄰居的安寧着想。我並且祈求上帝降禍給她，使她得着煩惱！」

（二）左派冒頭，意氣風發

宣佈建交後，加拿大三大都會──溫哥華、滿地可、多倫多的左派人馬開始慶祝了。溫哥華一些左派書報社播着東方紅，滿地可則貼海報，多倫多有兩家商號和兩個團體扯上了五星旗，其中之一還放鞭炮。

五星旗一連幾天，不分日夜的掛起。許多加拿大人駐足而問：「這是什麼旗？」於是有人走出來解釋了一番。

這個從來沒有戰亂的國家，她的子民大多數是「矇查查」，政客們輕易地牽着他們的鼻子走。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銷麥市場！」這一個口號，已經使中部數省的麥農毫無異議的贊成了！

「中國是工業成品最大的銷費場！」最大工業省份的安大略省的政府已要求在外交派出成員中，要有該省的代表了。

魁北克省呢？魁省的「解放陣線」不是毛澤東思想輸出的產物麼？

「承認」！「承認」！它的註解是：有利加拿大的對外貿易。

這個註解已經由中共證實，那是承認後不到一個月，第一樁大生意來了：十六億小麥成交。

連倉底將近發霉的小麥也可以掃數出倉，這對加拿大來說，是一件大喜事。

「和加拿大擴大貿易，是政治因素。」中共的代表馬上這樣叫出來！

中共的外交手段確有一手。於是，還未建交的西方國家，看到加拿大承認而馬上得到了甜頭，大家爭先恐後的自動降格，和中共密斟了。

義大利又承認了！誰跟上來，比利時，還有……。

像江湖賣解的，鑼已敲響，膏藥暢不暢銷，要看招徠術了。

「我們的朋友滿天下！」左派份子都在喃喃自語。

「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他們意氣風發，多倫多左派的商報馬上出號外，對外稱中立的「中加時報」也不後人，連篇累牘的大寫「等待廿年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有個左仔帶着閃閃發光的毛頭章，走入賣「萬人雜誌」的書店大吹法螺。店東忍氣讓他口沫橫飛一陣，誰知他仍不自量，繼而遊說不要再賣反共的刊物，語帶恐嚇，被店東大罵一頓，夾着尾巴走出門去，自討沒趣。

又有位五十多歲的老左，逢人拉手報喜。碰上一位右派人士，他還朦查查的拉着不放，激怒了那人，把手一甩，罵道：「就算老毛統治了加拿大，也輪不到你着份。」

老左碰了釘，還嬉皮笑臉解嘲說：「我們華僑無所謂嘛，只要自己國家富强幸福，左右都無所謂！」

那人瞪他一眼，恨恨道：「他媽的！你真發瘋了。如果真富强幸福，你就不要按月滙款接濟你鄉下的老婆了！」

（三）加拿大是個不設防的城市嗎？

很多人耽心加拿大未來被中共滲透。凡與共產國家有外交關係的西方各國，都有這種經驗，共產黨國家的外交人員，並不是規規矩矩只做外交工作的。

那麼，中共未來的滲透正是意料中事，則加國前途堪虞了。

這種看法，只對了一半。中共當然會用盡方法滲透，但成果如何，卻不一定悲觀的高估。

加拿大的政客們在討好選民，或在出出風頭的意念下鼓吹承認，並把承認成為事實。可是承認以後的保安問題，不是政客們可以一手遮天的，何況西方的政客不一定全是糊塗蟲。加拿大的情報局，也算得世界有

加拿大華僑的處境

名的組織，在討論建交的時候，最高負責的總監已提出警告過：

「要承認中共，我們的組織編制馬上要擴充一倍。」

承認以後的現任總監在招待記者說：「共產黨的外交人員，他們本身就是間諜。」

可見政客可能糊塗，負責安全的人卻絕不是矇查查的。

對付中共的滲透，加政府不是沒有準備的，有一位記者把這些問題向外交部長提出。

第一：關於中共外交人員的滲透工作，採取什麼辦法對付？

外交部長說：「我希望不會發生這些事，如果不幸發現，我們會如其他國家一樣的對付。」換言之，不會對中共特別通融，按外交慣例驅逐出境。

第二：如果中共對中國僑民加以騷擾的話將如何對付？

他答稱：「加拿大的籍民和移民，均在加拿大的法律保護下，不容許外國干涉。」

魁北克省的暴亂，由魁北克的解放陣線擄殺勞工部長及綁票英外交人員起，加拿大政府馬上宣佈執行戰時法例，並宣佈「魁解」爲非法組織。一天之中，在滿地可一地雷厲風行拘捕了數百人，可見加拿大政府在某種情況下絕不姑息的。

（四）今後華僑的處境

要答覆這個問題，最好先將僑社的成員稍加分析，才下論斷。

加拿大今天的華僑社會，絕不是廿年前的，不論質和量，都已大大的提高。

在一九四九年，加拿大移民法例的修改，容許了華僑接引他們的眷屬來加，所以華僑子弟從該法例的頒行以後，陸續到了加拿大。到今天，即使當年十多歲的少年，已經變了中年；中年的已經生兒育女，甚至有了第三代。

在普及教育的加拿大，華僑子弟的教育普遍受到重視，因爲老華僑的教育水準低，身受歧視的痛苦經驗，無不盡力栽培子弟，期望在異域能出人頭地。這種風氣，使廿年來華僑子弟的教育水準提高了，這批新生的力量，已慢慢取代了舊的骨幹。他們不會盲目的任人擺佈和唆使，是可以肯定的。

加上近年對技術移民的吸收，能夠到這裏來的人，不是學有專長；也一定技有專長。這種憑自己本領入境的新移民，也不是他人可以任意擺佈的，差不多也可以肯定的。

至於留學生，除了一些台獨份子和一小撮思想左傾外，大多數還是埋頭於做學問工夫。

所以，構成僑社的份子是如此堅强，對共諜的滲透，不見得有任何特別脆弱的一環。而整個加拿大社會財富的分配，連華僑在內，貧富不過份懸殊。

加上社會救濟計劃的重視，鋌而走險的人不多，這是加拿大一般社會安定的主因。而華僑社會的成員，經過廿年來的生與聚，多數已成家立室，畧有積蓄。肯不肯無條件爲毛記賣命，恐怕連毛記的外交人員也不敢樂觀。

加拿大華僑中原有的左傾份子，十九都是左傾幼稚病，一半是受了中共宣傳的毒；一半是在舊的華僑社會受過壓迫後的反叛。

他們和共產黨都沾不上邊的。但這次中共使節能來進駐，以後不斷煽風點火，會不會變成星星之火而成燎原呢？這也不是憑中共外交人員的主觀願望所能做到的，還要看加拿大政府是否甘心任由他國人員搗亂。

我們聽聽負責安全機構首長的談話，可以知道他們對防共的措施，一點也不鬆弛。那麼，中共要搗亂華僑社會，恐怕這個如意算盤也不容易打得響。

話要說回來，如果說完全沒有影響，那又未免盲目的樂觀。像一個寧靜的家庭，突然闖進一個有案底的歹徒，在初期，大家總是提心吊膽的看着他，精神難免怔忡不安，但日子久了，而這個歹徒，一直表面循規蹈矩，大家疏於防範，給他上下其手偷竊了一些東西，也不是爲奇。甚至甜言蜜語，勾引家人；挑撥離間，造成彼此仇恨，這才是家門眞正的不幸。如果眞有這樣的一天，也是活該，歹徒是當家人邀請進來的。

分析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到兩點結論：

第一、加拿大不同落後的東南亞的恐共病，不會放棄原則而姑息中共，華僑在法治下有足夠的保障與自衛知識。

第二、僑社沒有提供中共外交人員一個可以發展的先天環境。如果要滲透僑社，中共首先要製造一個適宜發展的環境，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過，可以肯定的指出，中共的外交人員，將來必會全力爲創造此環境而努力，從此，可以預先見僑社不會再和以前一樣的平靜。

另一方面，中共的外交人員，將分駐各大都市，而各大都市都有美國領事館的存在。即使沒有，如果中共外交人員要求政治保護，加大拿政府按國際慣例亦不會受中共恐嚇而拒絕。那麼，中共的派駐人員，一旦來到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社會，能不能抵受物質的引誘呢？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共人員對加拿大的進步與安寧，會不會誘發良知，猛省回頭，從此唾棄極權而投奔自由呢？這都是有可能的。

以上種種蠡測，反正不久就可以揭曉，我們試拭目以待吧！

・程鐵夫・



大陸浮屍是「一打三反」的結果

大陸浮屍滾滾來，截至寫此文時爲止，在香港海域檢獲了四十一具，在澳門海域檢獲三具。到底有多少具被中共的檢屍船和漁船檢回去，靜悄悄地埋掉？到底有多少具被東流的潮水衝到太平洋遠處，永世不得上岸？

作爲一個中國人，作爲一個曾經冒着被海水淹斃的危險游過后港灣的逃亡者，面對着如此慘痛的事實，我除了感到哀痛之外不能不指出，這是中共毛林集團進一步逼害人民的訊號。

有壓迫就有反抗，逃亡是沿海一帶的人民最主要的反抗手段之一。逃亡人數的大量增加，正說明一場新的以逼害人民爲目的的運動已經來臨或將來臨。這個運動叫什麼名堂呢？這就是「一打三反」運動。

「一打三反」實際上已經搞了不少時候，自去年底就開始零零星星地進行。提出反貪污盜窃，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的內容。但那時不是全面地搞，而且根本沒有提出這個運動的名稱，只是把此當作「鬪、批、改」，「清理階級隊伍」的一部份。也就着重「批」、「改」，而不强調「打」與「反」。同時，自去年至今年八九月前，只在城市搞，尙未鋪開到農村；只在機關單位裏搞，還沒有普及到一般羣衆，因而其打擊逼害面還不太廣，也不太激烈。

「九屆二中全會」中共正式提出這場運動，全會公報說：「要把『一打三反』運動抓緊，繼續有力地打擊一小撮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兩報一刋」的「十一」社論不但重複「九屆二中全會」的號召，而且指出，要「抓好典型，以點帶面」，「廣泛開展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窃，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要在「工礦、

個地逐步落實」。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消息，也證實了今年夏秋之間，「一打三反」運動開始推廣普及到廣大農村，從點到面全面鋪開，成爲一場壓倒一切的，暴風驟雨式的運動。而且愈搞愈激烈。鬪爭、毆打、扣捕的事例愈來愈多。

自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澤東一直希望進行一場全民性的旨在徹底打擊階級敵人和修正主義思潮的運動。但他這個願望多年來都無法實現。最初提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劉鄧確定了以打擊爛了的基層爲主的「四淸」內容。「文革」雖然搞得轟轟烈烈而且長達數年，但這場運動主要是解決政權問題。以造反奪權爲目的，集中力量在高層權力機構鬪個你死我活。當高層的權力鬪爭尙未解決之前，根本不能開展全民性的大整肅。經過「九大」後的一場大鬪爭，高層領導人選暫時穩定下來，派系鬪爭出現了暫時的和緩，因而毛林當局也就可以有機會發動一個整肅基層和全體人民的大運動。「一打三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的。

「一打三反」很顯然是强調了一個「打」字，「打擊反革命分子」適用於任何單位。機關、團體、工礦、企業、學校都可能有隱蔽的反革命分子，街坊組織，生產隊中也可能有隱蔽的反革命分子。那麼，在什麼情況下，什麼人才算反革命分子呢？這點中共並沒有明文規定。因而只要你得罪了新當權派，任何人都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可能。至於「三反」，實際上只是「打」的輔助手段。嚴重的貪汚盜窃行爲可以構成反革命罪名，投機倒把也可以構成反革命的罪名，前者用來對付經濟幹部，後者則用來對付羣衆。「一打三反」與「文革」所推出的一系列運動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不外是鎭壓羣衆的反抗，爲新的基層幹部樹立威信。

這場運動普及到廣大農村，「打」的風氣也就更加濃厚了。上頭沒有派下工作隊，也沒有具體的指示條文，完全由新建立的基層黨組織或革委會中的黨核心領導小組領導，地、富、反、壞、右固然是「打」的對象，不聽話的羣衆組織頭頭，犯錯誤的幹部，不安心生產的下放知識青年，都成了打擊的對象。更由於上級領導未能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指

今天觀察中共權力鬪爭的人，有幾種常見的觀點。有些人專從隸屬關係着眼。例如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政治局委員）出身於張國燾、徐向前領導的四方面軍，遂認爲許世友一定是徐向前派；汪家道是「三野」出身，遂認爲一定是陳毅派等等。其實這種隸屬關係非常不可靠。例如武漢軍區司令曾思玉就出身於紅一軍團，但是從他在文革中的表現看，絕不是林彪派，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兵變之後，他之接替陳再道爲武漢軍區司令，如同一九六六年五月「四家店」垮台之後，李雪峯之接替彭眞爲「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陶鑄接替陸定一爲宣傳部長，都不是毛林司令部裏的人。這可以從曾思玉接任武漢軍區司令之後，協助黃永勝、吳法憲壓制以李迎希爲首的造反派，起用追隨陳再道、鍾漢華的保守派一事見之。

工作上的隸屬關係，不但不是凝成一派的絕對有力因素，有時恰恰相反，成爲相排相斥的因素。這因爲彼此太接近，缺點知道得太多，也容易發生怨懟。以一般人說來，爭吵最多的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因爲接觸太多，挨挨碰碰無法避免。兄弟姊妹吵了架，因有血統的紐帶，吵不散；但是上下同僚，或平輩同儕之間吵了架，種下恩怨，則很難

觀察

，林是羅的老上司，假使不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決定林彪任國防部長，羅瑞卿任總參謀長，他倆人也許不會互相仇讎，誓不兩立。這都說明以隸屬關係來判斷派系絕不可靠。

有些人專從同鄉、同學的觀點去判斷

……「一打三反」在農村往往變成「打擊報復」，「公報私仇」。動不動就被新當權派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逮捕法辦的有之，動用私刑，毆打侮辱的也有之。手段相當殘酷。

近月來逃亡的人數突然增加，被溺斃的逃亡者幾乎全部是從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的青人。筆者有理由相信，這些人當中大多數是下放知識青年，他們之所不能繼續忍受下去，鋌而走險，這是「一打三反」在農村深入進行的結果。

下放知識青年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遠徙異鄉，強迫勞役。吃不飽穿不暖，沒有前途沒有希望，他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滿毛林的統治，不甘願一輩子做牛做馬。「文革」期間，不少人參加造反組織，揪鬪鄉村幹部，結下怨仇。社、隊一級基層幹部很少是眞正被鬪倒的，經過調整之後，多數重新當權。因而也就視那些在「文革」期間，敢於揪鬪他們的人為眼中釘，時時找機會打擊報復。「文革」後才下放到農村的知識青年，不是過氣的紅衛兵，就是家庭出身不純潔，不符合升學條件的人。後者是準階級敵人，前者大多數在「文革」期間曾經犯過錯誤。他們在農村基層幹部的眼裏，反正都不是好東西。所以「一打三反」開始在農村進行，幹部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下放知識青年身上，對他們進行「三查」。要查祖宗八代。同時強迫他們日以繼夜地寫「大批判」稿，藉以暴露問題，暴露思想。「一打三反」未在農村開展之前，下放知識青年已感到「山雨欲來」的氣氛，知道不易挨過這一關。為了樹立新的黨基層組織的權威，必須打擊一切不聽話的人，特別是下放知識青年和過去的紅衛兵頭目，「一打三反」就變成一場逼害羣眾的全面大清洗的運動，一切為新黨委或黨支部所不滿的人都要被打倒。下放知識青年和「文革」期間敢於起來造反的青年，首當其衝。在血的教訓面前焉能不拔腿逃亡，可惜寒流無情，令不少人喪身魚腹。

「一打三反」既然是一場全民性的運動，不可能在一年半載內完成。可以預見在今後二年間，仍將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因而大規模的逃亡行動仍將接踵而來。

待旦

內爭的觀點

……至是湖北人，所以才如何如何云云。又有人以為鄧小平、周恩來、聶榮臻、陳毅、李富春等，全是留法學生，因此關係特別密切。其實卻不盡然。試看毛澤東的幾個死對頭，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哪一個不是他的湖南同鄉？同時有一點須知，中共領導人物，兩湖人物佔大多數，這因為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兩大根據地江西蘇區及豫鄂皖蘇區，皆在兩湖地區。又加上，自清末民初以來，湖南湖北兩省人參加辛亥革命及北伐戰爭的也遠較他省人為多。所以參加共產黨的人也最多。今天在「北平」紅色官僚之多數，非湖南人即湖北人，乃歷史因素所造成，以此來分別派系，那就太不着邊際了。以同學關係來看也都是黃埔軍校畢業，但是後來，劉二人與林彪的關係都很壞。這說明以同鄉同學的關係來判斷政治立場亦絕不可靠。

有些人專從某一時期的政治立場或政治見解之相同或對立來判斷他們的政治立場。例如在井岡山時代及瑞金時代，周恩來、張聞天、劉伯承、陳毅、項英、朱德等都反對過毛澤東，而當時彭德懷和林彪、賀龍則卻支持毛澤東。可是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陳毅、朱德、劉伯承都變成毛的支持者，項英則反對如故；廬山會議以後，彭德懷賀龍都成為毛的反對者，而林彪支持毛也如故。從這些情形可知，某一時期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見解，不是永久固定不變的，也就是說彼此的政治關係，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有些人專從歷史上的恩怨來判斷政治關係。例如，許世友在一九三八年，因毛澤東鬪爭張國燾、曾團結一部分四方面軍的幹部團起暴動，結果被判刑（後被救釋放），他與毛有仇極為明顯。結果，他仍能得毛的信任，官運亨通。劉少奇與毛澤東關係之密切，彼此恩情之深，超過任何其它人，可是結果毛劉不還是不共戴天了嗎？恩怨也是隨時變動的。也不能當做觀察政治關係的尺度。

那麼，什麼才是觀察政治關係的可靠的尺度呢？絕對可靠的尺度倒也沒有，因為人是活的，內心的情緒思想隨時會變的。上面說過的幾個尺度，在某種情況之下，都可以做為判斷的參考，但是不可以執一廢百，鑽牛角尖。也不可以一廂情願，順着主觀把推測的可能性當做可信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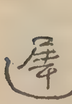
不過，比較起來另外有兩個因素，可靠性大一些。①是利害，②是思想。

支配人的政治動機，最有力的因素是個人的利害。趨利避害，是極普遍的事。當我們觀察中共人物的相互關係時，首先要看在什麼情勢下，某人的利何在，害何在，與對方有利害衝突，還是利害相同。這一點十分重要。

以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來說，毛澤東遭遇那麼多的反抗（這一反抗迫他中途妥協），並不是多數的軍人和幹部擁護劉少奇，而是因為毛損害了他們的權位。於是他們不約而同起來反抗。他們一邊抗毛，一邊又高舉毛思想「紅旗」，是怎麼回事呢？這因為他們的權力從文革而來，為了保權，須承認文革，承認文革必須承認毛思想。

利害之外，影響人的政治動機要算思想、見解、主張一類東西。

多數軍政幹部反對文革，多為了本身利害；但是當一九五九年前後，多數幹部之反對「三面紅旗」，則基於思想和見解。因為他們目睹「三面紅旗」鬧出大禍，弄得餓殍遍地，哭聲震天。所以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自動起來響應劉少奇鄧小平的緩和路線，接受了對「三面紅旗」的批判。此事是毛澤東大權旁落的真正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如能明白某人當前的利害關係和思想見解，那麼他的政治傾向和立場也就容易把握了。



紅朝外史

瘟神眞是碰不得

岳騫

最近巴基斯坦總統雅耶汗訪問中國大陸，受到中共盛大歡迎，周恩來親到機場歡迎，毛澤東也破例見了一次相，與雅耶汗在一起握手言歡，風光是夠風光了，可是「國宴」之酒剛落肚，東巴基斯坦發生了龍捲風夾海嘯，幾個海島遭吞噬，死亡人數可能超過百萬，外報說是本世紀最大天災，假如死亡人數眞超過百萬的話，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天災。雅耶汗到了中國大陸，滿以為可以遊山玩水，從容談判，拿到一筆可觀的援助，誰知天心示警，黎庶遭劫，舉國鼎沸，不得不匆忙結束了這次訪問，回國去辦理救災事宜。這次巨大災禍損害了巴基斯坦的元氣，中共慷慨地捐了一百八十萬美元救災，眞是杯水車薪，與事無補。郎使美國捐了一千萬美元，與救災也不見得有太大裨益，這個爛攤子怎麼收拾，夠雅耶汗傷腦筋的了。

筆者決不敢說巴基斯坦的天災是因為雅耶汗訪問北平。但是，根據往事，確有幾個人是因為訪問北平而遭了殃，大而影響國家，小而及於自身，殷鑒不遠，特別舉出，以為有心與中共親善的大人物作為參考。

先說西非加納國的前總統恩克魯瑪，此君是領導加納獨立的人，在加納本有重大聲望，加納又是西非最富庶的國家，獨立前原名黃金海岸。恩克魯瑪上台後，誤拜尼赫魯為師，放着自己國內事務不理，專在國際上管閒事，在一羣國際棍徒互相吹捧之下，成為中立世界五領袖之一，其餘四領袖是蘇加諾、納薩、狄托與尼赫魯。這「五領袖」沆瀣一氣，朋比為奸，把自由世界鬧得分崩離析。他們雖然自認為中立集團領袖，實際上並不中立，所走的是中間偏共路線，專和美國為難。但五人中間態度也並不相同，狄托比較超然，注意力只在東歐；納

恩克魯瑪這一對活寶，天底下地上面的事，無一不管。

一九五九年因中印邊界糾紛，印度與中共打了一仗，這件事引起舉世關注，中立國一些領袖更認為是出風頭的好機會，始而有可倫坡會議，由錫蘭當時女總理（現在又是總理了）班達拉奈克夫人出名邀請了加納、阿聯、柬埔寨、印尼、巴基斯坦六國出面調處，擬訂方案由班達拉克奈夫人帶去北平面交周恩來，再去印度會晤尼赫魯，但那次調處並未生效。

中間拖了一個很長時間，到了一九六二年，恩克魯瑪也許以為班達拉克奈夫人女流之輩，不能辦事，且待本領袖自己出馬，當即告訴中共駐加納「大使」黃華，說明要到北平訪問，同周恩來面談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辦法。黃華報到北平，周恩來立時致電歡迎，於是這位領袖帶着隨員大搖大擺去了

動，驅使了三十萬老百姓在路旁鵠候搖旗，盛況過於以前歡迎伏老（伏羅希洛夫，曾以蘇聯元首身份訪問北平）與赫老（赫魯曉夫）。安排的節目當晚由劉少奇舉行國宴，次日同毛澤東懇談，至於參觀「革命勝地」，觀賞名勝風物更是必有的節目了。誰知就在恩克魯瑪步下飛機，踏上紅地毯時，加納國內發生政變，軍政人員合力推翻了恩克魯瑪政府，組成了革命委員會接管政權。恩克魯瑪下飛機走進了貴賓室得到了這個消息，主賓雙方都尷尬萬分，晚間「國宴」雖然照常舉行，但劉少奇與恩克魯瑪致詞時，只有互祝對方「國運昌隆」「政躬康泰」，一切有關世界大局的話都不能說，這位領袖也不便張口再說調處中共與印度爭端了。

本來排定次日要同毛澤東懇談的，不知道毛澤東是不是怕沾惹了恩克魯瑪的晦氣，不肯同他見面。恩克魯瑪在中國大陸住不下去，第三日就飛去莫斯科轉回西非幾內亞，到今天仍在幾內亞作寓公，世人已把他遺忘了。

第二個要說到施哈諾了。根據現有資料，如果施哈諾在國內發生反共動亂時，由巴黎兼程趕回金邊，則柬埔寨事變就不可能發生。他卻不此之圖，異想天開要去莫斯科、北平要求蘇共與中共出面制止越共對柬埔寨的侵略，這一着棋走錯，顛覆了他的王朝。施哈諾三月十九日抵北平，柬埔寨三月十八日發生事變，但施哈諾直到在莫斯科上飛機時才知道，到北平下飛機見到周恩來，算是完全明白內情。所以說施哈諾之眞正垮台，也是在踏到北平土地之後開始的。

施哈諾到了北平一時無路可走，就在北平留下來，毛澤東又如同當年對恩克魯瑪一樣，不肯同他見面，一直拖了八天，施哈諾才算見到毛澤東的金

政府。於是准許施哈諾組織流亡政府，煞有介事的互派「大使」，並在周恩來導演下召開印支高級會議。但是，卻有一點，施哈諾就是不能走開，足跡最遠能到河內、平壤，仍在中共勢力籠罩下，要想到莫斯科都不可能，更不必說去自由世界了。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戴高樂死了，以施哈諾與戴高樂的交情，應當去送殯，當施哈諾自動拒絕美援後，一段時期全靠法援維持，眞正支持他的人就是戴高樂。以施哈諾的個性，只要有風頭可出，一定要攘臂爭先，一九六三年美總統甘迺廸遇刺，正在施哈諾拒受美援，不接美國新任大使國書之後，美柬之間已變成敵國，當聽說甘迺廸遇刺之初，施哈諾還在金邊幸災樂禍的說甘迺廸應有此報，但一轉眼聽說全世界一半國王總統都去送殯，他也趕快跑去華盛頓送殯，表示自己是個「大人物」。由這點來看，施哈諾也會要去送戴樂高的殯，但是奇怪得很，施哈諾不但未去巴黎送殯，連去法國在北平的「大使館」吊喪都未有。可見中共當局根本就禁止他同自由世界接觸，恐怕他一進法國「大使館」，賴在裏面不肯出來，將成爲舉世的大笑話。

筆者說中共不敢讓施哈諾與自由世界接觸，決非空話，確有事實爲證。當這次巴基斯坦總統雅耶汗訪問北平，中共又出動十萬人歡迎，以施哈諾個性及其所處地位，正應該出來趁個熱鬧，在「國宴」時作一個陪客。但事實不然，雅耶汗到北平，施哈諾未露面，雅耶汗離開北平次日——十一月十五日施哈諾全家去了西安。這裏要特別指出一點，雅耶汗十四日離開北平是臨時決定，因爲雅耶汗在十一月十日抵達北平，龍捲風及海嘯是十一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兩日呑噬了東巴一百萬人的生命，他在十四日不得不提回國。原定議程在十五日以後可能有許多社交活動，接見賓客。如果施哈諾也在北平，雖然中共可以禁止施哈諾前往，但雅耶汗若提出會見施哈諾的要求，中共將很難阻止，施哈諾受了八個月的寃氣，誰又知他講什麼，如果他到了巴基斯坦「大使館」，見了雅耶汗痛哭流涕請求予以政治庇護，再也不肯出來，這事又怎麼辦？因此就安排何況現在陰曆已到了十月底，豈是遊山玩水之時？顯而易見是爲了避開雅耶汗。不料龍捲風幫忙，把雅耶汗提前捲走，施哈諾算是白跑了一趟。

所以比較起來，同是受瘟君之害，施哈諾處境卻較恩克魯瑪、雅耶汗要慘得多。筆者願在此作一個「偉大的預言」，如果局勢沒有變化，施哈諾仍然留在北平被當猴子這樣玩耍，遲早他會走上自殺之路，「以自殺作爲對黨的最後背叛」（中共譴責高崗語）。

除去以上三個「大人物」之外，再說幾個受害的小人物。

第一個是法國前任總理穆維爾，此人是戴高樂的親密戰友，戴高樂二次當選總統排擠掉原任總理龐比杜（現法總統），代以穆維爾，一直幹到戴高樂下台他始掛冠。但這一對搭檔並不安份，穆維爾想東山再起，戴高樂想週遊世界，尤其想到中國看看，於是穆維爾就作了開路先鋒，先到北平探路。中共當然知道穆維爾是戴高樂的前站，特別予以歡迎，毛澤東也破例接見，親切握手。大概穆維爾也與周恩來安排好了戴高樂訪問中共的節目，誰知穆維爾剛回到法國，尙未來得及與老戴詳細報告圓滿完成任務的經過，老戴在執筆寫回憶錄時，突然筆一擲就撒手人天。穆維爾在北平與毛澤東握過手之後又回去同戴高樂握下手，把瘟氣傳入，使高佬戴早日魂歸天國，在穆維爾是禍延祖考，在戴高樂則抱恨終身，瘟君之可怕有如此者。

第二個要說到蘇加諾的第二夫人哈蒂妮，曾經代表蘇加諾參加中共「國慶」，與中共的大頭目及夫人都見了面，毛澤東還帶着江青接見，當時的江青正在入蟄期間，接見外賓從來無份，這次因爲哈蒂妮一人來訪，毛澤東可能覺得孤男寡女要避嫌疑，免得將來引起蘇加諾懷疑，妨害了「邦交」，所以拖着江青一齊見客。哈蒂妮那次參加中共「國慶」，是唯一的女賓（是次根本沒有男賓，所以也是唯一的外賓），中共極盡奉承之能事，並派了王光美同陳毅作招待員，遊遍北平名勝，又去上海消磨了好幾天。風光是風光了，可是回到印尼，蘇加諾加諾已魂歸天國，哈蒂妮作了未亡人，王光美生死不明，陳毅則被「吐出」，昔日繁華何殊一夢！哈蒂妮如果能想到這裏，也應該後悔那次朝見瘟君。

第三個要說到日本社會黨故委員長淺沼稻次郎了。日本社會黨戰後一度執政，旋即分裂爲左右兩個社會黨，一九五六年因保守黨合併爲自由民主黨，於是兩個社會黨，也被迫合併。當時「右社」的委員長是河上丈太郎，書記長是淺沼稻次郎；左社的委員長是鈴木茂三郎，書記長是佐佐木更三。兩社合併時因爲右社勢力較弱，由左社委員長鈴木任委員長，右社書記長淺沼任書記長。兩年後鈴木任滿，淺沼就被選爲委員長。

社會黨與共產黨本是勢不兩立的敵人，而右翼社會黨本質更是堅決反共的。但日本社會黨卻特別，他們特別親共，有時甚至超過日共。淺沼本身原反共，但因黨內親共勢力太大，爲了保持地位，也跟着親共，並且訪問北平，照例也同瘟君握手、照像，並且由日本社會黨與中國共產黨聯合發表一項聲明，中間最精采的一句是「美帝國主義者，是中日共同的敵人」。聲明發出，日人大譁，淺沼回到東京，就被一個愛國的青年用刀刺死，該青年後來也在獄中自殺。這是當代政治人物中，直接爲瘟君而死的第一人。

實際上此種例子太多，萬人雜誌篇幅有限，不能多舉。最近天主教皇保祿六世要來訪問香港，意在向瘟君示好，昨日又在梵蒂崗發表聲明，贊同中共入聯合國。我們只有向上帝祈禱，願上帝保佑這位教皇可不要沾了瘟氣而有意外，阿門！

編者的話

岳騫先生對紅朝人事的預測，經常有「未卜先知」之妙，以往事例，姑不列舉。本文是十一月廿一日收到的；廿三日即已發給字房，廿七日即發生教皇保祿六世在馬尼拉機場遇刺的事件，雖然有驚無險，這是不是上帝示警？抑或瘟氣先來呢？希代表上帝的教宗，安守本份，不要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政客腳色而搞三搞四了，毛澤東這個瘟神魔鬼是碰不得的！

香港閒話

談時事（相聲）

趙聰

乙　今兒個咱們伺候各位一段什麼好，您說？

甲　您沒預備？

乙　預備？咱們說相聲，從來不像一些老前輩那樣，有個本本，老說一套，難道您忘了？

甲　對，咱們是吃海鮮，無本之學，就地取材，隨時抓詞兒。只怪我一時思想沒能集中，想到周恩來講話上去了——您沒見，他都是拿着稿子唸？

乙　您什麼時候看見周恩來講話來着？

甲　昨兒晚上。

乙　您是千里眼？能在香港看到北京？

甲　聽的廣播。

乙　他講些什麼。

甲　他說呀，柬埔寨已經亡了國，並且亡了十七年，北京給它開會慶祝。

乙　胡說！難道您沒看報？

甲　近來眼睛上火，不能看報。

乙　這就是以耳代目的壞處。人家說的是柬埔寨王國，不是柬埔寨亡國。

一樣？

乙　可是，古今中外，哪有開會慶祝亡國的道理？

甲　我倒是這麼想過的，不過再仔細一想，共產黨是講辯證法的，和自由世界恰恰相反，就這麼一辯證呀，應該哀悼的就「辯」成慶祝的了。

乙　辯證法就那麼講？

甲　您不信，那就請您看看這兒的左報——

乙　您不是眼有毛病不能看報麼？

甲　是我兒子讀給我聽的。

乙　左報上怎麼說？

甲　這兒到北京慶祝十．一的代表團長回來匯報說，他們這次在大陸慶祝，熱淚盈眶，熱淚兩行，連外國人在內，都大哭了好幾場。慶祝應該大喜，他們卻大哭，不是辯證法是什麼？

乙　那是物極必反、喜極而泣的道理，不是什麼辯證法。

甲　就照您這麼說，不管是不是辯證法，那末，柬埔寨亡國，哀悼極了不就慶祝了麼？至於王國和亡國，雖然音同字不同，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兩樣。

乙　這又怎麼說？

國？而今柬埔寨早已改成共和國，王國已經不存在，所以王國也就是亡國。

乙　眞有您的！您聽廣播，叫兒子讀報，還有什麼新聞沒有哇？

甲　這些日子，好熱鬧，新聞麼，可多了去啦！

乙　說說看吶！

甲　怪事年年有，比不上今年多。

乙　什麼怪事？

甲　先講第一樁。中華人民共和國修訂的憲法草案，自己的新華社不公佈，卻讓中華民國的中央社替它發表出來，這不是怪事麼？

乙　這有什麼奇怪，毛澤東一向就是故作神秘狀，奉行孔子之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甲　我看非也！這也是毛澤東的經濟學，慳番一筆電報費、紙張費和印刷費。

乙　我看非也！毛澤東去年曾說過，不讓外國記者撈到新聞，所以他們自己不發表。

甲　那末，中央社又怎樣撈到的？

乙　還不是國民黨在大陸的特務幹的？

甲　大陸有特務？

乙　可多了去啦！

乙　毛澤東告訴我的。

甲　笑話。

乙　我來問您：劉少奇有三個罪名，第一個是叛徒，第二個是工賊，第三個是什麼？

甲　是特務。

乙　還不是？像劉少奇這位過去的毛澤東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都是特務，那末，大陸特務還少得了？

甲　這恐怕是毛澤東欲加之罪吧？

乙　不，不，不！照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的劉少奇審查小組報告，劉少奇做國民黨特務確有眞憑實據。

甲　就算他是特務，也不過一人而已，您怎麼說多得很啦？

乙　您想，自一九五八年老劉當權以後，大陸黨政幹部大多數是忠於他的人，他既是特務，他的人就也是特務，那還不多？

甲　然而劉少奇黑幫，而今已被打倒了呀！

乙　並沒有全數被打倒，有些掩蔽得好的沒被揭發，有些又混進毛林集團，照樣做高官，而且——

甲　而且什麼？

乙　而且像毛澤東這等一意孤行的作

之旁就時時出現裏通外國[illegible]的人。

甲　有什麼例證？

乙　像江青的馬仔王、關、戚等，何嘗不忠於毛澤東，可是後來他們要揪軍內一小撮，唆使紅小鬼硬冲軍區，奪解放軍的槍，拆毛林的台，終於暴露了特務的身份，他們手中竟有江青的黑材料！

甲　這些已成過去，而今還有麼？

乙　溯往知今，過去既有，而今也一定有，如果沒有，這次修訂的憲草怎麼到了台灣？

甲　照您這麼說，憲法草案是如今隱蔽的特務幹的？

乙　一點錯兒也沒有。這特務還一定是大頭目，不然不會弄得出來。像而今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還有周恩來、黃永勝、溫玉成等等，焉知不是國民黨的特務，只是尚未暴露而已。

甲　這未免有點駭人聽聞吧？

乙　在劉少奇沒有暴露身份之前，誰要說劉少奇是國民黨的特務，難道不也是駭人聽聞麼？

甲　咱們不談這個，您說這個憲法像個憲法麼？

乙　唯其不像憲法，才正是毛澤東的憲法。

甲　您對這個憲法有什麼批評？

乙　脫了褲子放屁！

甲　此話怎講？

乙　多此一舉。

甲　怎麼是多此一舉？

乙　您想，中共過去是有憲法的，毛澤東何嘗遵照過憲法行事？他隨時放個響屁，就是全國必須遵行的最高指示，還要憲法則甚？

甲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多此一舉？

乙　這是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正如過年的煎堆，人有我有。

甲　胡說！說別的我服您，說毛澤東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我不信。

乙　為什麼？

甲　老毛口口聲聲打倒資本主義國家，怎能向敵人學習？

乙　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正如老毛自己所說，凡事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他罵歸罵，學習還是學習。

甲　有何為證？

乙　他罵美帝、蘇修，可是美帝、蘇修不停地試爆核彈，他也試爆核彈，不是向敵人學習？

甲　對，對。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乙　豈止學習而已哉，還要同敵人交朋友，還要進入被他罵得不值一文的聯合國。

甲　可是呢，這次聯合國表決中國席位問題，中華民國勝得好險！

乙　這就是老毛同敵人交朋友的結果。

甲　交了朋友，就該化敵為友，不是敵人了吧？

乙　仍然是敵人。

甲　為什麼？

乙　這是老毛向孫悟空學的一個絕招，他要鑽到敵人肚裏去咬斷敵人的腸子。

甲　難道敵人不知道？

乙　利令智昏，他們只看到七億人要吃小麥坐汽車，可以賺一筆大錢。

甲　老毛要進聯合國，也是咬敵人的腸子麼？

乙　這又是另一種企圖。

甲　話說吧！

乙　他要同想賺他錢的那些敵人們，以及他拿錢周濟的那些窮小子們聯合一起，共同搗美帝的蛋，社帝的蛋。

甲　怎麼搗蛋法？

乙　美帝、社帝說東，他們就說西；說香，他們就說臭，反正任何有利世界和平的議案通不過。

甲　結果將如何呢？

乙　還不是聯合國瓦解，世界大亂。

甲　未免言之過甚。

乙　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甲　咱們不談這個。

乙　談什麼？

甲　還是談時事。您可知道有位潘宛莊小姐？

乙　她乃當代天下第一女英雄也！哪個不知，誰人不曉？

甲　何以您對她如此誇贊？

乙　她的事迹驚天地而泣鬼神，不用再說什麼，已經活生生地證實了中國大陸是暗無天日的大地獄。

甲　最近又有一對情侶浮海而來。

乙　讓他們和潘宛莊小姐一同歡迎教皇保祿六世吧！

甲　為什麼？

乙　因為會見了他們之後，就會改正他在意大利說過的話了。

甲　他說過什麼？

乙　唉吔吔，您是明知呀，還是故問呀？

甲　眞個不知。

乙　那末，請您問問座中各位吧！

甲　噢，原來您是說「喜歡看見中共入聯合國」那句話呀？

乙　正是。

甲　那是壞人造的謠。您想，教宗是神的代表，怎會說那種令中國人不願意聽的歪話？

乙　感謝我主，阿門！

甲　歡迎教皇，掩門！

海外見聞錄

以色列人做生意最高明

天涯客

沒有踏上過以色列的國土以前，心理上的確有過一個大包袱：「這裏到處都是猶太人，可千萬要小心別上當呵！」

其實呢，卻太謬不然。

這幾年來，筆者常常在那一帶來來往往。這才知道：當時那種心情，有多麼幼稚！在中東近東那塊小天地裏，要想不睜着眼睛讓別人敲竹槓的話，唯一的地方，也許還是以色列吧？

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一位從瑞士來時就一直坐在我旁邊的美國佬，剛下了飛機兩個鐘頭，就滿足了他的「古物收藏慾」。在古玩舖裏買到了羅馬時代安東尼大將的佩劍，劍尖上還有一個缺口。據賣的人告訴他：那是因為安東尼在圍城中，遠遠望見他心愛的克莉歐巴娜皇后，跑到敵營裏去請降的時候，傷心過度，第一刀沒有插進自己的心房，卻插到肋骨上，所以，連劍尖也崩掉了一塊。

當他坐在旅舘的酒吧裏，眉飛色舞地向我炫耀他這件珍品的時候，另一位同機來的美國老小姐，因為她是「博物舘員」，自命對「古物」非但有感興趣的特權，而且也有感興趣的任務。所以，馬上連喝了兩杯「馬廷尼雞尾酒」，一聲不响地就走出去了。約莫過了一個鐘頭，這位老小姐忽然滿面春風地出現在酒吧間的門口，驕傲地揮舞着一雙看來陳舊不堪的女鞋。

接着，她又叫了一瓶土製的香檳來，好讓我們三個人在一起慶祝她，這次「無意中的最大成功」。——她居然在另一家古玩鋪裏，買到了克莉歐巴娜皇后當年自殺時穿的那雙拖鞋。而價錢卻比那安東尼的佩劍便宜了一半，只要一百塊美金。

越多。如果樣樣都是「眞品」的話，那麼，安東尼大概是條蚯蚓，所以，要自己用不同的佩劍，來砍幾十次，砍成了幾十段之後才會死。他的戀人克莉歐巴娜皇后也一定是條蜈蚣，所以才能有那麼隻腳，來穿那麼多雙拖鞋。第二天，早餐的時候，這兩位新大陸的「古物收藏家」，都因為「頭痛發燒」，沒有下樓。我那時眞想定做兩個花圈來送人，但不是送他們倆個，而是一個送給正在大吹特吹其「社會主義道德」的阿拉伯人艮好的社會風氣；另一個送給張口閉口，就夸夸其談，講些什麼「文化」和「古典文物」的美國收藏家們。

一年之後，我在開羅的金字塔邊，也曾經碰見過一位「貨不賣掉死不休」的阿拉伯英雄。在他的小攤上，非但有「蘇修」的共青團胸章；阿拉伯文的「毛語錄」；而且也有台灣「伴浴女郎」的全身像；和黎巴嫩來的「阿拉丁式壁陽器」。足足有二十分鐘，他滔滔不絕地向我讀着拿破崙的「進軍埃及」，他的雙手，不停地撫摸着那架據說是拿破崙御用的望遠鏡。他說：就在這付望遠鏡的幫助之下，拿破崙指揮若定，一戰功成。

他看見我肩上掛着照相機，料想一定是多多少少害了點「美金鼓脹痛」的人。所以，一口氣就跟着我走了兩條街。一面還像問一個情人似的問道：

「難道你以為我說的不是眞話嗎？難道你眞的不相信我嗎？」

我點點頭，笑嘻嘻地回答他道：「我當然相信你，我當然知道你說的是眞話。——因為我自己，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拿破崙！你不要看我現在皮膚

耶路撒冷的老城（在城牆邊）

耶路撒冷的老城（遠景）

來。

我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笑笑，學着他的口吻說：「難道你以為我說的不是眞話嗎？難道你眞的不相信我嗎？」

從此，我就再沒有見過這位阿拉伯英雄的影子。我默祝他幸運：總有一天，「眞主」會給這位善良忠厚的阿拉伯人，送一個猪玀式的美國收藏家到他攤子上購買那架拿破崙望遠鏡的。

在以色列卻恰恰相反，除掉郊區的一些「小市」以外，是不大會碰到這一類情形的。——久而久之，一個外國人也會自然而然地發現：大部份猶太人之所以能在商業上那樣成功，也許並不是因為他們善於欺騙買主，（大秤買進，小秤賣出；以劣為優，以假為眞。）而是由於他們很善於掌握顧客的心理，發現顧客的潛伏需要。

在這一點上，就連一向主張「和氣生財」的歐美買賣人們，都不大能夠做到。他們一見了顧客，除掉客氣地打個招呼以外，總是會開門見山地問：

「我有什麼可以替您服務的地方？」

而猶太人就不同了。他們問的是：

「您今天喜歡的是……？」

如果買客已經「目有所矚」了，他們也馬上就會跟着來一句：「您中意這個呢？還是想找一個比這種更好的呢？」

這種問法，有一個很大的好處。他不是在問你需要些什麼；而是問你中意哪一種？所以，在心理上，買客已經佔了下風。除非老起臉皮來開步走，不然就非要買點東西不能下台了。

這種做生意的辦法，的確很厲害。不過，厲害得讓人佩服，而不是討厭或可怕。完全不像巴基斯坦、印度、阿明尼亞的生意人那樣地「剝猪玀」，剝得人怒髮冲冠，連帶着對他們的國家也一輩子都看不上眼。

有一個在丹麥開當鋪的「朋友」，自命是個精明得不得了的生意人，他到加爾各答去觀光的時候，在「市場」上看到了一個女裝的小提包，綉得很好看。一問價錢，不禁嚇了一大跳，原來居然要兩百個盧比。

他當然回頭就走。賣小提包的人卻馬上跟了上來，把他一把抓住道：

「兩百太貴的話，你說多少？」

那個丹麥人，因為急於脫身，就隨口還了一個低得不成話的價錢：

「頂多十塊錢，多了我沒有帶。」

那個印度人大驚小怪地喊了一聲：「你簡直是要搶我嘛！十個盧比哪裏買得到這種珍品？」

丹麥人剛要開步走，他又釘了上來，急急地問道：「這樣吧。因為我對你的印象太好了，只好犧牲一次血本。——你認為五十盧比如何？」

講來講去，丹麥人只花了二十盧比，就買到了那個二百盧比的小提包。當然很得意，回到旅舘去的時候，還驕傲地向櫃台上的値班人說了一句：

「你猜，這個小提包，是我花了多少錢去買來的？」

値班人仔細地端詳了一下，然後說道：

「大概總不會少過十五個盧比吧？」

「什麼！」那位在丹麥開當鋪的精明人，氣得簡直要跳起來。「你說它只値十五個盧比？」

値班人很抱歉地笑笑說：

「因為你是個外國人，所以才要十五個盧比。我們印度人去買，頂多十個盧比也就夠了。」

印度人可惡嗎？但要和阿明尼亞比較起來，還是好一百倍的。——一位法國朋友向我談過他在那裏的遭遇。有一天，他在一家珠寶鋪裏看見了一對寶石戒指，外表看來幾乎完全一樣，但卻一個要折合美金二百元；另一個只要五十元就夠了。他又見到一個美國人將那隻二百美元的戒指買走了。

好奇心使他禁不住跑進去問裏面的一個紀青年青的店員道：「請問你：剛才你賣給那個美國遊客以兩百元的戒指，眞的和現在櫥窗裏的五十元的戒指，有點什麼不同嗎？」

「那是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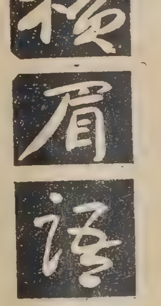
「不同之點究竟在哪裏呢？」

那個店員大概還是沒有經驗的新人，所以說起話來，還不懂得兜圈子：

「不同之點，就在於它們的價錢嘛！」

哈法城（在地中海畔）

以色列的京城台拉維夫



萬人傑

馬可斯與女明星

最近，一位不大知名的美國電影女明星桃妃賓絲，在香港上演一幕「啓德情報風雲」。據說，她曾受到毆打，有人禁止她宣揚她和菲律賓總統馬可斯的關係。盛傳他們正在談判一項交易，對方有人願意給予她一千二百萬港元，可是賓絲小姐卻予拒絕。

這事雖鬧得滿城風雨，可是實際情況如何，還未明朗，不知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

幾天來，可說謠言滿天飛。十一月廿二日曾被本港警方傳訊的馬可斯總統私人保鏢卡圖和他的十名副手，仍然留在本港。一說馬尼拉的副警務處長巴保斯已到港，但本港警方否認了這項消息。又傳一名重要的菲律賓官員已飛往華盛頓，企圖尋求美國政府向賓絲小姐施壓力。

如果上述的消息都是眞實的話，表示賓絲小姐把整個菲律賓政府攪杰了，他們出盡一切方法制止賓絲小姐宣洩她所知道的某一些情報。

桃妃賓絲小姐手上眞的有一份價值一千二百萬港元的情報嗎？這一項情報性質如何？賓絲眞的拒絕了接受一千二百萬元掩口費嗎？一切，都不能使人無所懷疑。如果在賓絲手上的情報是關乎菲律賓一國安危的，那麼別說付出一千二百萬，就是一億二千萬也值得；但，如果只是馬可斯和她之間的事情又不同了。

爲了一個女明星和她所知道的一些情報，居然出動總統的私人保鏢和他十名助手，警務處副處長及飛赴華盛頓的高級官員，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呢？除了在占士邦式的間諜電影中可以看到這樣的情節外，是否眞可能有此情形，老萬實不敢輕信。

不相信這故事的原因之一，是這位桃妃賓絲小姐是一位「電影明星」，而且是一位不大出名的電影明星，就更加使人懷疑了。

噱頭最多的是電影明星，發生在電影明星身上的新聞往往另有作用，她們可能要出名，許多報紙用她的名字放在頭條新聞上；外國電訊社也把她的名字到處拍發電訊，在宣傳上會發生很大作用；也可能她正在拍一部情節與此相似的電影，這一幕活劇，不過是他們的宣傳手法。

恢復毛著學習班

香港左派工會和學校最近恢復了學習班，再度掀起學習毛著運動，且要比前更頻繁、更積極。

他們學習的項目有：㈠矛盾論；㈡實踐論；㈢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㈣正確思想的來源。

這些東西全是硬繃繃，別說參加學習班的左仔莫名其土地堂；便是身爲講師的也摸不着頭腦，愈講愈胡塗，愈聽愈冇癮。

曾有許多在左派銀行做事的，因每天下班後還要參加學習班，無形中等於加班，而學習毛著比正常的工作還要傷腦筋，因此他們寧願辭職不幹，好過天天受精神虐待。

在大陸，不學習要殺頭，爲了保護腦袋，無法不乖乖聽講。在香港，不吃左派的飯，只要有一技之長，不怕找不到工作。左派銀行頭頭受到職員杯葛，不得不讓步。現在恢復學習，不知左派銀行是不是也照辦煑碗？

有位左派司機說：學習班講師自己也未把思想搞通，跟他學習，有什麼辦法弄得通？正式太監講經——冇×道理！

其實工人大佬對狗馬二經更有興趣，如果設的是狗馬講習班而不是毛著講習班，講師人才既易物色，左報狗馬作家與老編都夠資格兼任；且也擔保個個樂意參加，一定晚晚爆棚！

爲了工會講習班缺乏講才，禍延工會要改組，工會領袖要撤換。換些什麼人來講？如果就地取材，恐怕改組後仍一樣失敗，除非大老細派專人來。令人躭心的是這裏的左仔在學習班裏學不成毛思想，來自「祖國」的講師卻會受到狗馬思想感染。

這顧慮並非沒有理由，左派工會頭頭也爲了近來香港居民生活水準提高，大感憂慮。他們對擁有雪櫃、電視機、洗衣機等「資本主義腐化物品」的會員，大肆抨擊；大陸講師受到狗馬思想腐蝕，是自然不過的事。

左派工會頭頭爲了專心搞好毛思想講習班，目前已把工友福利，微笑運動和其他活動全丢在一旁。工友們對毛著茫無所知也不感興趣，看來左派工會要吸收會員，除非大派銀紙。

這種玩笑開不得

前些日子，香檳大厦發現一件可疑物體，上面寫着「同胞勿近」。這一個裝璜，正如六七年左仔的土製菠蘿一樣，因此一名裁縫師發現後，馬上報警；警方也照例派出軍火專家到現場檢驗。當然，那不過是一枚流嘢，正如六七年左仔慣施的故技。

這枚「詐彈」未必是左仔放的，因爲經過六七年的慘敗，左仔痛定思痛，已不敢再搞這一套。而且他們也曉得，繁榮安定的本港，對他們更爲有利。六七年一亂，大老細固然損失不貲；左仔大小嘍囉，除了鬬委們可以發鬬爭財外，也是只見其害，未見其利。今日仍有不少一罷失業至今的左派工人。

近年來，大陸副食品及其他大陸貨領導漲價，大刮粗龍，如果不是市況安定，香港人那有這樣的消費力？因此，香港繁榮，毛共可以得到實益，今天，如果再有左仔放菠蘿，港共頭頭也必予以嚴懲，這檔攤不容再攪亂的。何況，今日大老細正致力大搞國際統戰，向西方帝國主義者作其笑臉攻勢，拉相好，料不會再用土製菠蘿去破壞邦交。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放置在香檳大厦的這枚「同胞勿近」的「可疑物體」，十九是開玩笑性質，或是故意整蠱該處某一些人。

但，老萬認爲，這種玩笑千萬開不得，因爲，今日無分左右派人士，都希望香港繁榮安全，幹這樣勾當的人左派不會包庇，變成神台貓屎巛家憎。再者，放置假彈的人，也要在香港撈，也需要在安定之下撈，如果香港立亂，他不會得到好處。

開玩笑可以搵第樣，玩假彈已影響不小，如果玩眞彈，就不堪設想！



偉大貢獻的丁文江（在君）先生，說過一句名言：「我們是治世的能臣，亂世的飯桶」。在君先生在民十六北伐大軍進抵江南之前，曾受北洋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委派，擔任淞滬商埠總辦（相當上海市長），已被列入反革命名單。由於說了這句名言，不僅把自己的反革命帽子打掉，而且昂然進入國府，受聘為行政院鐵道部地質調查專員。要不是民廿四春，在湖南衡陽苗圃粤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官舍，中煤氣斃命，說不定已做了當年蔣委員長那次組閣中的鐵道部長。在君先生名言中所說的「我們」，是指那時全國學有專長的著名教授而言。弦外之音，顯然對執政的國民黨作了一次諷刺。好像挖苦國民黨只有打天下的亂世英雄，沒有安天下的治世能臣。要想補救黨內人才的偏枯，最好向黨外的著名教授羣中求助。民廿四前後，正是國民黨以諸葛亮姿態，教育人民阿斗行使政權的訓政時期。所謂作之君，兼作之師。同時，又是國民黨執政的黃金時代，以國防為中心，對重工業，交通網，以及財政金融，文化教育各部門，均已開始進行大規模建設，或全面性改革。在君先生竟敢低估國民黨的「君」「師」地位，忽視國民黨的求治精神，喊出這種以自捧而罵人，以捧人而自罵的口號，眞可算得是膽大臉厚。

治世能臣・亂世飯桶

幸好那時的國民黨，虛懷若谷，具有民主風度。不僅未加怪責，反而開放大門，歡迎教授參政。原為國民黨員的蔡元培、蔣夢麟、顧孟餘、王世杰、朱家驊、石瑛諸公，均獲入閣或封疆，固不足為奇。非國民黨籍的翁文灝、蔣廷黻、何廉、顧翊羣、馬寅初、冀朝鼎等（其中亦有於從政後加入國民黨者），也相繼進入行政立法各院，擔任重要職務。只有胡適之先生，屢謝邀請，不肯下海（任駐美大使，是抗戰後的事）。教授從政，雖說是「學而優則仕」的老調新彈；如果沒有在君先生喊出那句口號，恐怕不致引起執政黨的這樣重視，而廣予延納罷！當年在那些從政的非國民黨籍教授中，以後來投共的翁文灝最為得志。記得民廿六，翁奉派為中國慶賀英王加冕副使，陪同特使孔祥熙出國之際，同在鐵湯池招待記者。翁貌不揚，身材又小，站在面團團而腹便便的孔財神一旁，予人以配稱欠勻之感。孔似察知記者中，有對翁表露輕視者，急忙介紹：翁副使是我國馳名世界的地質學家，又是發掘「北京人」的大功臣。

翁卻不慌不忙從旁插言：本人不是什麼大功臣，祇是一個小能臣。懂得翁用能臣掌故來湊趣的記者，無不報以熱烈掌聲。都說翁能飲水思源，念念不忘在君先生那句名言引薦之恩。

胡實

沈尹默一二三事

慶餘

早期北大教授有沈氏三兄弟，依序為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士遠在北大預科教國文，講「莊子天下篇」，互一學期未講完，因此人們給他送了個綽號，叫他「沈天下」。他們出身於浙江吳興巨族，但全在陝西長大。三兄弟中以尹默享譽最隆，且與五四新文壇有關係。

尹默以自學成名，並未入過什麼學校，但舊學根柢深厚，古詩文辭頗有可觀，尤精於書法。從小學教員、中學教員，一直做到北大教授，當蔡元培氏於民五接長北大時，他已經在那兒教了。自陳、胡提倡新文學運動起，他即欣然參與，「新青年」四卷一號，有他做的新詩發表，其中以「三弦」一首，最為膾炙人口，可惜只如曇花一現，以後就沒有見他再寫新詩。

為人慷慨、灑脫，卻有深謀遠慮，不好出風頭，事事退讓，在校時人暗稱他為「鬼谷子」。

他有深度的近視，這是因為他在十五歲患了急性瘀眼，年長時眼疾時常發作。終生戴着眼鏡，據說有一次張繼（溥泉）去看他，相距數尺，張問：「沈先生，您看見了我麼？」他答：「張先生，我聽見您了。」一時傳為笑柄。

他的書法，臨摹不拘一家，晚年形成了他的獨特風格。據他自云，他的祖父及父親皆擅長書法，他從八歲起即開始練字，十四歲摹寫篆字，少年時學歐陽詢，進入青年時期，臨漢隸六朝，四十歲後學褚遂良、虞世南，上溯書聖王右軍，下貫宋代米芾、蘇軾、黃山谷，老來喜顏眞卿，又重摹漢魏六朝，故其能在書法上達到出神入化之境。

對於書法之成就，另一原因乃一「勤」字。他每日必有數小時用在習字上，從來不輟。青年眼疾不能視物時，仍仰臥在牀上，默想帖上筆勢，用手指書空摹擬。

夫人褚保權女士，亦長於書法，家居夫婦共桌揮毫，亦一大樂事。抗戰時在重慶，曾任監察院委員，窮乏甚，友人請其開一書法展覽會，以便將收益補助生活。

他說，前後方人民生活比我們苦得多，我們何忍「打秋風」？

勝利後，在滬鬻字為生，中共讓他寫學生小字帖，以便印行。以耄耋老翁，又加目力不濟，寫蠅頭小楷，其苦可知，但他逆來順受，終於寫出。

五三年上海豫園整修工竣，中共請他蒞臨觀賞，當衆揮毫賦詩，他即書一絕句云：「墨翻得意樓中雨，筆舞點春堂上風。今是昨非人世換，會心不遠此園中。」他終是懂得明哲保身之道的人。

近年病逝滬寓，遺有自書精印之「秋明室雜詩」，購而珍藏之者甚多。

文壇小掌故

哺育乎？流毒乎？

哺乳動物是脊椎動物中的一種，它們的特徵是：體面有毛，呼吸用肺，血是溫的，除極少數卵生者外，絕大多數都是胎生。這種動物初生時不會自尋食物，必須靠母親的乳汁才能生存，人類便是其中之一。

卵生的鳥類，雖然無乳可哺，但也需要老鳥餵食；所以「易林」有「鳥鵲食穀，張口受哺」之說。白居易的「慈烏夜啼」也說：「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小慈烏初生時由母餵食，等到母烏老得飛不動了，小鳥再來反哺牠，所以白氏贊之為「鳥中之曾參」。足見「哺育」工作對於嬰兒或小獸是如何重要。

不久前，在五十九期「當代文藝」看到徐速的「在五色旗下」那篇大文，其中說到政府稅局人員到「高原出版社」查賬，他認為大不應該。因為「說不定他們的子女正在受『當文』的哺育。」該文中可談之事很多，這裏只談「當文」對青年人的「哺育」問題，別的暫不涉及。

青年人最需要精神營養，而且也吸收得最快，一份好的雜誌對於他們的確也像奶汁那樣滋補；例如當年的「新青年」、「新潮」、「語絲」、「國文月刊」……之類，對當時的青年來說，也確能盡到「哺育」的責任。可是徐速主編的「當文」又如何呢？那是一本「密碼詩」、「流行小說」、「鴛鴦蝴蝶」派詩文（以舊詩文混雜而成的一種文體）充斥其間的刊物，不通的詩文，俯拾都是。別的不談，單是主編的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陽」，根據齊又簡的「比較談」最後三章列出的事實看來，便足以誤盡華僑青年了。因為他：

一、不懂華北地理。自膠東往阜陽，不走通行無阻的直線，反而遠道太行山區白走三倍以上的冤枉路。二、不知天候。前半夜大家還在慶祝舊曆除夕，後半夜居然會出月亮，黃昏出下弦月——這是「摘星換月」。三、游擊隊自膠東往太行山不渡黃河，這是移山倒海。

餘如對抗戰情形一無所知，毫無軍事常識，情節笑話連篇，文字錯誤百出！這樣的「哺育」恰像烟鬼養孩子，只能製造小烟鬼，不是「哺育」而是「流毒」！有詩嘆曰：

臘月三十下大雪，守歲男女真快樂；阿徐窗下抬頭看，明月！

別字大王世少有，見了閻羅只叩首；問道來生願作乜？母狗！（注）

二十世紀怪事多，移山倒海算什麼；青島阜陽何所隔？黃河！

嬰兒牀頭呱呱哭，嬰母急急噴烟哺；為何餵烟不餵奶？胎毒！

注：別字先生誤認「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之毋苟為「母狗」，係古人笑

古調今彈

葉其真

逃不脫的是非

剛到香港的時候，對這個社會，特別是人的精神面貌的確太不瞭解。看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總是要把自己的見解老老實實地說出來，與之商榷。認為自己說錯了別人會給予指正，自己也就可以有所提高。認為自己說對了，別人定會欣然接受。後來才知道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樣的舉動在此地是「傻仔」之所為。投第一篇批評人家的稿給「萬人雜誌」，不久，就得到一位老前輩的誠心教誨，明白自己太幼稚了。於是打電話給老編，希望撤回，無奈業已排印，無法抽出了。這樣也就開始惹筆墨是非。

應邀寫這個小方塊時，曾經仔細考慮並下定決心，只對事不對人。盡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批評別人，盡量避免暗諷與自己有一面之緣的朋友，以為這樣就可以不惹是非或者少惹是非了。其實卻不然，誠如共產黨常說的：「你不過問政治，政治要過問你。」你無意惹是非，但是非卻要找到你的頭上，奈何？

是非有時也像命運一樣，是逃無可逃、避無可避的。可不是嗎？小D這位「又瘦又乏」的「窮小子」，本來是很膽怯，極願意避開一切是非的。當阿Q「怒目而視」，嘴角上飛出唾沫地罵他「畜生！」的時候，小D的反應是：「我是虫豸，好麼？……」可是「這謙遜反使阿Q更加憤怒起來」，撲上前去，「伸手去拔小D的辮子。」逼得小D不得不「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演一場龍虎鬬。可見「委屈」很多時候未必能夠「求全」。

我不幸捲入了一場「無聊」的筆戰的漩渦之中，自己也「無聊」得罵起人來，不少朋友在私下怪我的「無聊」和「無智」，認為兩國相爭，最高明的是不加盟，保持中立身份，君不見瑞士在二次大戰中由於保持中立而獲得巨大利益嗎？我雖無才，但還不至於胡塗到連這個道理也不明白。你想中立是一回事，人家讓不讓你中立是另一回事，中立的必須條件，不是中立的願望，而是「大牌」，其「牌」必須大到爭執的雙方都敬重你，都爭取你，都不得不買你的賬，這樣自然沒有人去干涉你的中立。然而這卻不是「又瘦又乏」的「窮小子」所能做得到的。

筆戰初起的時候，我不但嚴守中立，而且還不自量力地想做魯仲連呢！斯不知中立不討好，魯仲連更不易為。因為在阿Q先生的眼裏，謙遜等於好欺，退讓等於懦弱，你想中立，他以為你怕了他。硬要你承認他姓趙，比趙秀才還長三輩；硬要你承認他是「完人」，不但「真能做」，而且頭上沒有癩瘡疤；不但要禁止你說癩、禿、瘡等字，而且連光、亮、明、火、燭燈也不准說，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是非既然逃避不了，也就只好不怕

可是現在他們從那些大學的蛋殼裏鑽出來，初試啼聲了。

我應該說他們表現得很好，尤其是爭取中文為官方語文的運動上，做得十分得體，漂亮，使大家刮目相看。

在五四運動以前，相信中國的大專學生也是鑽在蛋殼裏面，任由一批腐敗的老頭子去決定國家的前途。可是五四運動的浪頭一到，學生就成了推動這個浪潮的先鋒，因為時代不應許他們鑽在書本裏。

一個大學生，既然將來注定要與這個社會面對面，那末在求學的時代，就應該關心這個社會，關心種種問題。又因為他們的知識高過社會的水平，他們對社會的各種設施，對現有的制度，對未來的瞻望，應該有更高明的見解，有力量推動社會進步。

反過來說，一羣在求學時代對社會漠不關心的學生，將來能夠做些什麼呢？我記得有一位大學校長曾經說過，過份重視自身的利益，缺乏整體的社會觀念。香港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個人的利益，如此現實，就是這種教育制度所造成的。

給—天眞的大專學生

但是，話說回來，是不是大專學生關心一切社會問題就是好呢？這可不一定。

大專學生雖然讀過十多年書，有一定的書本知識，但是缺少人生經驗。而有些人生經驗，就算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大科學家和羅素那樣的大思想家都不一定有，因為有些經驗太特殊了。

在昨天的報紙上，我看到有一羣大專學生向社會發起一元募捐運動，以便支持海底隧道的罷工工人。魯迅說，同情就是空虛的佈施。這話我不同意，同情之手永遠是一隻珍貴的手。同情之手愈多，人類愈是文明。可是我卻有點不明白，為什麼建隧道的燒焊工人一開始就製造問題呢？為什麼不等到表現出成績，使社會大眾對他們的工作有了信念的時候呢？而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原則性的爭論，只是每天增加三元工資而已。香港需要增加工資和應該增加工資的人很多，例如在下就是一個，但我們都在等待。隧道既不是永久性的機構，就不該把枝節問題提到原則上來。

東方紗廠的工人為什麼能得到社會的大量同情呢？因為他們不把小問題擴大到原則之爭，大家就有談判的餘地。

如果有什麼人先在背後替他們打上個死結，試問除了繫鈴人，有誰能解得開？

黃思騁

崗中，乃令門徒肄！

煞西遊魔障裏，牛魔

了唐僧位！

傳「動動手術」，此語一出，馬上騰笑千里。

筆者認為替別人「動手術」改文章是可以的，譬之醫者開刀，每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但第一要診斷清楚有沒有開刀的必要，第二要看醫生的醫術如何。如果一個不能醫又不自醫的冒牌醫生，不自知身患痼疾，反而抓着一個無病無痛的人便要開刀，動手術時又把鉗子、綳帶之類胡亂塞在「病人」的肚子裏，把好好的一副腸臟搞得發炎潰爛，則後果眞不堪想像！因此，刀決不能亂開，不過世間既有國手與庸醫，也必有替文章動手術的高手與庸才。

改文章的巧與拙

最近，有刋物出現了一篇中英對照的「東方文學作品」，筆者先看了中文原作，再參讀譯文。原作寫得很糟，別字、錯字和不通的句子觸目皆是，別字錯字如「飄渺」、「高雅地情調」、「優閒地情調」、「憑添哀愁」……不通的句子如「北平的硬麪餑餑」竟然會令人悽愴刺耳，雨水又竟然會體驗到種種感觸……這類連中學生也不會寫錯的字句卻出現在身為「教授」的原作者筆下；在譯文裏，譯者替他大動手術，可以改的替他改，改無可改的索性替他刪掉了，因此譯文寫得青出於藍，比原作遠勝百倍，如果讀者只看譯文，決不會曉得原作竟是如此糟糕的。這篇「東方文學作品」的原作者可以說是個「千瘡百孔」的病人，譯者則是個擅割膿瘡的大國手！

可憐這個給暫時割掉膿瘡的病人，不自珍攝補養，竟然掛牌行醫，要替人家動起手術改文章來了。畢竟不學無「術」，於是一篇無懈可擊的山水小品給他硬改得面目全非、體無完膚，不但原作中絕不能移易的文句如「茅草木塊」「懸崖尖嘴」「山的鬢邊有一行白鷺」給他想當然的改為「茅草竹枝」「懸崖尖喙」「山頂上有一行白鷺」，還在清新可喜的山水小品之末給硬插進一段什麼「甲蟲、果皮、過街老鼠」的狗尾。這等如一個醫生為了過手術癮，指說別人患盲腸炎，動手術時找不到盲腸，卻把自己的盲腸塞進別人的肚子去。

這種庸醫非但沒有醫術，就連醫德也沒有！

走筆至此，不禁為李白蘇軾等人的早死千百年而喜，如果他們生於「當代」，準會碰上那輩帶病在身而又偏愛以手術專家姿態出現的庸才，這麼一來，不但「識君拄杖過橋聲」、「黃河之水天上來」等等佳句要給大改特改，連李白那兩句「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鷥」也不能倖免。詩中的白鷺鷥，我看恐怕會一下子從山邊飛上山頂去了。

江城子

行將「殺人合法化」！

李尚義

沉寂多時的「賭博合法化」問題，最近又有人不甘寂寞地舊事重提，而重提此一問題的人物，仍是那麼「有份量」的人士，他們所持的理由，仍舊不外是以「經濟」爲主。

誠然，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不只大量的港幣，花花綠綠地滚去濠江，而且，在本港的每一角落，就有不少外圍賭博，瞞了不少「娛樂稅」，據說，靠這一行「搵食」的人，連其家屬計算就有二十多萬之眾，

「有份量」的人士指出，賭博合法化後，不但不會「肥水流過別人田」，且可以杜絕貪汚的現象，而政府又可以得一大筆娛樂稅，更可以取之香港人，用之香港人了。

「合法化」似乎已成爲時髦的字眼，在下不甘寂寞，也想藉此機會，提出一些應該加以「合法化」的事實來。

眾所週知，香港的色情玩意，演變到今天，已是層出不窮，夜總會、酒吧已有透視裝及無上裝的出現，電影的「脫」風方興未艾，街頭的色情雜誌，滿目皆是，還有，七七池、七七女子美容院、七七公寓、七七招待所，無不以賣淫爲主，至於一些秘密「架步」的存在，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既然香港政府無意加以禁止，既然即使有意加以禁止也禁止不來，何不來一個「色情合法化」，不但可因此而獲多一些「娛樂稅」，也可因此而使子女能正當地，不必偷偷摸摸地多一行職業，此後的有傷風化案件，諒必可以不禁而止。

還有一件應該値得大力提倡「合法化」的，就是「殺人合法化」。我們很明白，世界上的人口已膨脹至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各地的專家已提出嚴重的警告，什麼家庭節育會也不遺餘力地宣傳節育。本港人口膨脹的情形更糟，如此彈丸之地，卻要養活四百餘萬人，一切問題如社會問題、教育問題、青少年問題也因此而起，假如我們能提倡「殺人合法化」，則一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其實，中共早已看出此一人口膨脹的危機，在大陸上早已實施「殺人合法化」，浮屍流到香港的數目，不過是千萬個之一而已，這種「替天行道」的「功績」，歷史上應該大書特書，不必把中共譴責爲侵畧殘暴者。

本港的飛哥們也在「替天行道」，尤以今年度最有成績，據悉，本年度的兇殺案至十一月十九日止，已增至六十一宗了。飛哥們看出本港的危機，正在大力爲香港「服務」。

各位親愛的青年朋友，讀此短文時，千萬勿以爲在下在寫怪論，或應該到「青山醫院」休息，我們只要看「有份量」的人士的呼籲和提倡，則「賭博合法化」、「色情合法化」、「殺人合法化」，以及一切「沒有份量」的人所認爲不合理的事也會在「禁也禁不來」及「爲經濟利益着想」的原則下「合法化」了。

青年之聲

據報稱：由世界道德重振運動組織所成立的歌劇團，將於本（十二）月中旬來港，演出偉大歌劇——「有何宣告？」

對這運動組織，筆者也畧有所識。特別在前幾年，該組織的小型歌舞團來港作拜訪式的表演，和在大會堂公開宣傳，本人都幸有緣欣賞。記得當時，他們的表演雖算不得怎樣精彩，但最可珍貴的是，那羣外表雖不怎樣奪目的年青人，卻都有着一顆純樸和熾熱的心靈。而我是深信，純樸的愛心，確是一股神奇的力

……何有」

場要求參加他們的組織。但被見拒。理由是：就地組織活動，可與某某「名人」接洽云云。此事就作罷了！

但這幾年來，我亦未嘗聞該組織在此地會搞出過什麼名堂來，於我則是深感遺憾的事情！

該組織的具體背景如何？我不甚清楚。但其中有許多有心人在組織領導，並獲得一般純潔青年的支持，則是可以斷然。也許是得道多助的緣故吧，他們特別受到當代公卿，社會聞人的贊助與支持。包括着名門貴裔，落難王孫，過氣的將軍，

由本末說……

中國傳統的思想本來很平凡，很近人情，本來沒有絲毫矜世的意思。但自與西方思想交流後，我們常發現傳統思想的一些最起碼的常識和概念，竟然是西方思想所沒有的東西，例如「本與末」的概念，在英文裏就很難找得到。筆者一位前輩，爲着要找出與此概念相當的辭彙，曾經翻遍了十餘種權威的英文辭典，結果還是在英譯四書裏給找出來，但仍只是譯者根據「大學」本末的概念所造的「新辭」而已。

本與末的概念，稍涉獵傳統思想（儒家）的人都應該有一定

巫醫樂師到百工之人，他們的心裏，都很明白本與末的分野以及務本的重要。

雖然「務本」的原則，有時會使人覺得它不夠現實，因爲着眼着手的基點都似乎相當高遠。但假如我們能從整個事件的開始、現階段、及未來的發展可能等全盤研究，我們將會發現原來這個似乎高遠的基點，其實才是最切近和最適當不過，而其他的，似乎比較現實和比較容易收效的，卻是永遠不能解決問題的錯覺。比方我們要到外埠旅行，假如不從定目的、備旅

！」我都不以為然，但我倒相信，唯新生者才有將來！某些社會的歷史垃圾，是斷不可能再生為人類進步和社會改革的真正養料！

復次，該組織的思想信仰基礎，很明顯的，是在理想主義，世界主義召喚下的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這本來都極其優美。但在今日這個仍然是由白色、赤色帝國主義和被權力資本所統治所壟斷的世界，單純的理想、世界、人道與和平之能否必然成為「公理戰勝」，則實在還是個疑問！

「？」

方中原

對無私，絕對仁愛」的精神向世界宣告：「在我們的一生中，要見到不論東方或西方，都不再有物質上或精神上的飢饉、貧困、腐敗和悲慘，如要達到此一目的，唯一的寄望是人與人的動機能有所轉變。」雖然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我總覺得，好像仍欠缺了些什麼？仍然感到茫然！

但無論如何，有所宣告，總比無所宣告的好。在這虛無的年代，我，一個中國大陸的流亡青年，向他們表示歡迎！祝福他們！

事情便不一樣。例如辦外交，我們都曉得「弱國無外交」這句老話。何以弱國會無外交呢？原來國際都是趨炎附勢的，也不必罵他們不顧道義，因為這原本是人性的弱點之一，假如國際間都以道義為重，人類社會早就成了天國，再沒有糾紛戰亂了。既然我們知道弱國無外交的道理，我們便應該想辦法轉弱為强，造成了「强國有外交」的事實之後，我們怎樣去本着道義，去「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這是以後的事，但我們可不能老停留在弱的階段不長進，

穆然

只從「外交手腕」或什麼盟約等地方尋求解救的途徑，因為這都是「末」。根本還是看我們能否自强，自己不能轉弱為强，那亡國敗家是活該！自己能轉弱為强，我們大可以另外成立過一個聯合國。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與其讓別人當趙孟，何不我們自己做趙孟？道義是用以自責的東西，不責諸已而責諸人，這正是本末倒置的想法，亦正如只知在聯合國爭席位而不從民心士氣上振作一樣，都是要不得的！

青年之聲

外國留學與回國升學

褚建中

最近有朋友談起，今天部分香港人對子弟教育問題操心的結果，想出一個很妙的方法，就是把剛從小學畢業的孩子，送到台灣去上中學，一直到他大學畢業後，才接回家來。每年有暑假和寒假團聚，交通方便如今日，這樣做也不見得有很大的困難，假如嫌濶別的時間太長，或認為在外國讀大學較佳，則於高中畢業後即回家另謀出路。

我們都知道，孩子的可塑性最强，而學齡兒童接受外界引誘的危險性亦最高。

香港的青少年罪犯，差不多都是由十三四歲到二十歲這一段年齡的為最多，這說明了在此等年齡的青少年，實在是最令家長頭痛和擔心的，他們的生理和體力都已經開始長成，知識亦逐漸增加，但由於一般的學校，教育，對德性的培養和啓發都不重視，家長又不一定懂得教和有時間去教，很容易使這些青少年人變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輩。再加上社會環境的複什和朋友的莨莠不齊，墮落的成分很高，否則亦容易養成一副都市少年的浮囂之態，以後置身社會，吃的苦頭可多了。

過去喜歡送子弟到外國留學的家長，今天已有所警悟，原來子弟到了外國，情形並不見得好轉，甚且變本加厲，把原有的一點中國傳統思想和倫理觀念都失掉。

青少年的問題，歐美是發源地，遠比香港為嚴重，經過詳細的研究和考慮後，有魄力的家長便作出上述的決定。

平情而論，在台灣受教育比在香港好，是必然的，因為由自己的政府，制訂標準，去教育自己的國民，至不濟亦應該看得遠大一點，不會只顧得去培養「白領」的接班人便告大事已畢。

至於社會間的風尚，讀書的環境，到過台灣的朋友很多，相信大家總會有個耳聞目睹。

我們也批評國民政府，但我們是抱着希望他們比現在做得更好的心情去批評，如以港台兩地的民風士習相較，那是相差遠了。

記得有過一位先生為了台灣禁長髮的措施，不惜「以身蓄髮」作行動上的抗議。其實大可不必，只要到台灣去逗留一段時間，便自然能感覺到蓄長髮的無聊，這就是港台之間的風氣差別。

把子弟送到台灣去讀書的人，是肯定地懂得從這些地方着眼的！

不過話得說回來，把子弟送台灣，讀書食宿之外，還要每年在假期回家省親，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夠負擔得起的。台灣方面，對這些未來主人翁的「幼苗」，假如能想辦法作某種程度上的方便和補助，其收穫當比什麼宣傳號召更有效，而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所起的作用，其偉大將更無法估計！

中國赤禍探源（二十一）

史劍非

日寇與共禍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作家龜井勝一郎在上海會晤毛澤東時，毛曾對他說：「關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在你們日本人當中，我們有要感謝的人。侵略雖然是壞事，但是不能只看壞的一面。在某種意義上說，日本軍隊援助了我們的革命。因爲多承『皇軍』（毛說到這兩個字面露微笑）幫忙，使中國人民覺醒和團結起來，所以應該感謝皇軍」。在另一段話中又說：「可是現在，你們日本人對於我們，已沒有任何負擔。日本已放棄了所有的殖民地。……」

如果不知內情的人，一定以爲毛澤東在發神經。他爲什麼歌頌屠殺中國人的日本「皇軍」呢？侵略之罪不算，並且還表示感謝。這與今天中共瘋狂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恰成比照。

九．一八與三次圍剿

毛澤東和中共都曾吹噓江西時代（一九二八——一九三四）「五次反圍剿」的勝利。其實五次圍剿中，僅第一第二兩次，共軍嘗到甜頭，第三次未分勝負，第四次、第五次共軍都遭敗績。第三次圍剿所以未分勝負，實由於日軍的搭救。

中央軍發動第三次剿共戰爭（目標爲江西蘇區中央紅軍），從一九三一年七月開始，到九月中旬頓止。中央軍出動兵力三十萬人，蔣中正自任總司

、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孫連仲、上官雲相、許克祥、郝夢齡、毛炳文等。大軍分三路進攻，中路司令何應欽，左路司令朱紹良，右路司令陳銘樞。流竄的紅軍主力約四萬人。鑒於一、兩次剿共軍事的失敗，多因兵力分散，少數孤立部隊爲敵軍所乘，這一次三路縱隊都密集行動，每一縱隊有如一鐵臂，任何一隻鐵臂捉到共軍，都足以單獨將之消滅。因此共軍只有避實擊虛，與中央軍轉磨、繞圈子，在三路大軍的空隙中往復驅馳。中央軍幾度發現共軍主力，皆被它兔脫；但是經兩個月的周旋，共軍疲於奔命，機動力逐漸減弱，正當戰機接近成熟之際，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突襲瀋陽。剿共軍事立時停止，部隊紛紛北調戒備。這就是中共所謂「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眞相。也是毛澤東要感謝「皇軍」的一個原因。

三次圍剿失敗，日軍擴大侵略，佔領整個東北，國家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國民黨的內爭再度達到白熱化。這因爲同年三月，蔣中正與胡漢民發生衝突。董顯光於「蔣總統傳」中記載：「此時期有一不幸事件發生，則由蔣總統與胡漢民間之分裂」。遂有幽禁湯山之事。自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蔣胡合作淸黨反共，縱然發生了一連串的黨爭內戰，但由蔣胡二人合作無間，南京政府賴以穩定。因爲胡漢民地位崇高，無政治野心(爭奪最高地位)，與任何人無重大思想瓜葛，只要胡氏在南京，一切反對派的興風作浪，都難得廣大國人同情。當時蔣氏的主

了他的號召力和鼓動力。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國民黨內的反蔣陣營有四個主要勢力，北方有閻錫山、馮玉祥，南方則有廣西的李、白，廣東的鄧澤如、陳濟棠等。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南京以傾國之兵在北方擊敗閻、馮，在南方擊退粵桂聯軍，形勢粗告安定，乃於一九三一年七月發動第三次圍剿戰爭。可是三月間發生蔣胡決裂事件，再度引起軒然大波；四月間鄧澤如、陳濟棠等宣告廣東獨立，五月汪兆銘、李宗仁加入在廣州設立軍政府，九月派軍進攻湖南。又趕上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三次剿共頓挫，黨內反蔣風潮頓形上漲，有所謂：「非蔣下野，無以對日」的口號（見蔣著「蘇俄在中國」），蔣氏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辭職下野。共軍的大剋星下台了，共軍喘了一口大氣。

蔣氏下野之前，國民黨人爲了達成團結，分別在上海及廣州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蔣氏下野之後，召開四屆一中全會，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任行政院長，黨中央委員會推蔣、汪、胡三人爲常務委員，輪流擔任主席。歷經分裂苦痛的國民黨，到此再度恢復團結。但是太遲了。共禍燎原，日寇已深；非有像王守仁、曾國藩那樣才德兼備經天緯地的人物，顯已不足以斡旋乾坤。

一．二八與共軍發展

國民黨方告恢復團結，尙未來得及對內外局勢決定新政策，日軍在佔領東北之後，緊接着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進攻上海爆發了淞滬戰爭。

路軍為淞滬警備部隊，四全大會之後，遂得繼續留駐上海。正好趕上一．二八，遂使十九路軍一戰成名。十九路軍的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皆成為抗日英雄。這是陳銘樞事業聲望的頂峯，可是從此以後他就自行由高峯滾落，終於成為歷史的小丑了。歷史有一不成文的規律：人在每得一次勝利，聲望地位上昇之際，你就越要更謙虛更戒懼。否則勝利沖昏頭腦，必然出大錯露大醜。十九路軍在淞滬戰後，調到福建整補，陳銘樞等自恃功高，不甘寂寞，加上因遭蔣扣押，心懷私怨的李濟琛之調唆（李為陳的老長官），竟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並派員與江西共軍連絡建立聯合陣線反南京。結果共軍用毛澤東之計坐山觀虎鬬，中央軍乃以閃電攻勢將之敉平。從此李、陳等遂墮落成中共的統戰觸角。豈不哀哉！

經過一．二八的戰事之後，蔣中正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復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五月國民政府忍辱與日軍簽訂淞滬協定，爭取了一段時間，遂決定「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決集中力量先擊滅內患共產黨，然後舉國一致抗日。這一方針，在日軍大舉侵華之後決定，實有無可奈何之苦惱，明知會因此觸犯全國仇日的民心，可是從種種因素來考量，的確沒有更好的選擇。國民黨在歷史上有很多錯誤、很多缺點，但這一決策絕非錯誤。蔣中正在廬山訓練團（為勦共而辦）有一篇講話，在此值得作一介紹。他將當時的國勢比做明末，將中共比做流寇李自成，將日本比做滿清。明之亡非亡於滿清，而亡於流寇。滿清得天下於流寇之手，非得於明朝之手。因此欲拒滿清，須先滅流寇，欲抗外侮，先行安內。蔣氏這一說法，本不錯。同時中共在當時，實質上也是外患。當日軍扶植溥儀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時期，中共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日之後中共官方文字避免提及「蘇維埃」一詞）。「滿洲」和「蘇維埃」都不是中國話，一是日本的傀儡，一是蘇俄的工具。所不同的日本明目張膽，蘇俄則暗中搞鬼而已。

從九．一八，經一．二八，到第四次勦共戰爭地區撤退的機會，大事擴展根據地和擴展軍隊。到一九三二年六月，共軍正規部隊已擴展到三十萬人，江西中央蘇區紅軍擴展到十萬人，建立了九個蘇區，統治人口近三百萬，竄擾贛、閩、湘、鄂、豫、粵、皖七省。「社會騷動，人民驚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蔣著「蘇俄在中國」）。

難怪毛澤東要感謝「皇軍」了。

長城抗戰與四次圍勦

第四次勦共戰爭自一九三二年六月開始，一九三三年三月停頓。這次中央軍動員五十萬眾，蔣自兼總司令，張學良為副司令，司令部設武漢，決定分兩期作戰，第一階段肅清豫、鄂、皖地區及洪湖地區的共軍。第二期再進勦江西中央紅軍。從六月到十一月經五個月的血戰，張國燾、徐向前指揮的四方面軍，自豫、鄂、皖、蘇區被逐出，原有兵力四萬人，殘部萬人西竄陝南四川。鄂西洪湖地區賀龍率領的二方面軍，亦被打得潰竄鶴峯。第一階段作戰已獲全勝，正轉移兵力進勦江西共軍，無奈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自東北進兵山海關，三月發生長城抗戰。中央軍主力乃紛紛北調，蔣氏親往保定坐鎮指揮，於共軍「四次反圍勦」遂再獲「勝利」。

長城之戰，馮玉祥舊部宋哲元指揮的二十九軍，及前往增援的中央軍關麟徵及黃杰兩師，雖浴血奮戰，屢殲敵鋒，但以當時國力及形勢而言，終非全面抗戰時機，於是同年五月，南京當局不得不再次低頭忍辱（痛極！）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爭取時間完成勦共戰爭。

同年十月，中央軍奮其全力展開第五次勦共戰爭。十一月縱有閩變發生，亦未阻擋勦共計劃，迅即被平定。經約一年的苦戰，終將中央紅軍主力十萬人逐出江西，共軍突圍西竄，遍經十一省，沿途經國軍阻擊和追擊，一九三五年九月竄抵陝北時，只餘八千人。張國燾、徐向前所率領的四方面軍，在川陝邊區建立新根據地，一度曾擴展到七萬人，後經中央軍痛勦，一九三七年逃抵陝北時亦只剩下萬餘人。這兩部共軍加上陝西土共七千人，合計不越小，聚殲已在指顧問，想不到因日軍繼續進逼，全國抗日情緒高漲已臨爆炸點。遂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西安事變。勦共的第一線部隊張學良所部東北軍及楊虎城所部的西北軍，受共黨統戰滲透，實行兵諫，扣留蔣氏。共軍乃得絕處逢生。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乃得混水摸魚參加抗日陣營，被國民政府收編為八路軍及新四軍，終利用抗戰機會擴展實力，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時，共軍已發展為九十萬的大軍。經進佔東北的蘇軍，交付百萬日軍的武裝，收編偽軍，再擴展數十萬眾，其勢已不可制了。

總括說來，共軍死裏逃生，由於西安事變，而西安事變之發生，乃由於塘沽協定後，日軍步步進迫的刺激。因此拯救中共的第一大恩人，乃是日本「皇軍」。毛澤東陪笑道謝，誰曰不宜！

綜計自一九三三年五月，日軍繼續進迫的行動如左：

①一九三三年九月，日軍鼓惑內蒙古德王自治。

②同年十二月日軍犯察東。

③一九三五年日軍强佔冀東成立偽政府。

④一九三五年華北日軍提出華北特殊化，迫中央軍自華北撤退。

⑤一九三六年二月，日軍鼓動下，張北出現偽察蒙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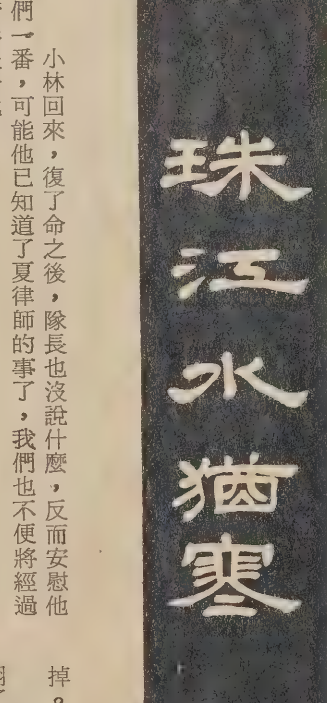
⑥一九三六年五月，日軍增兵華北。

⑦一九三六年六月，日軍支持建立以德王為首的蒙古政府。

⑧一九三五年七月，偽滿軍犯綏北，日軍再進犯察東。

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國軍傅作義部反攻，克服百靈廟。

中共利用日軍進侵機會，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奉蘇俄指示，發表八．一宣言，呼籲國共合作抗日。並於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北平發動學生要求抗日。抗日的政治運動遂成為它的一線生機。張、揚發動西安事變，遂使這一線生機成為事實。



珠江水猶寒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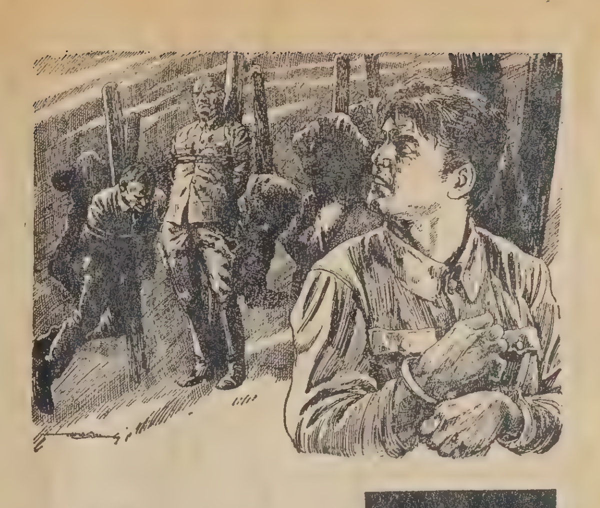
馬森亮

小林回來，復了命之後，隊長也沒說什麼，反而安慰他們一番，可能他已知道了夏律師的事了，我們也不便將經過情形報告他。

過了個把星期，突然將所有的勞改人犯集中在一個草坪上。那裏正搭着一個簡陋的臨時竹棚，上面橫掛着一幅長布條，寫着幾個斗大的「夏同志紀念會」字樣，旁邊還貼上幾張模糊看不清楚的標語。

「是不是給夏律師開起追悼會來了？」小陳問。

「對！你看不見台上的橫額嗎？他已被尊為同志了呢！」我告訴他。



「會不會頒發給夏律師一個紀念勳章呢？」

「有此可能，這個玩意花不了兩三毫錢的成本哩！」

「人已死了，要它來幹什麼？」

「可叫夏律師佩了這個勳章去向閻羅王領律師執照呀，這就叫做澤及幽冥啦！」

「呸！貓哭老鼠主義！」

「不要聲張；知識份子的剩餘價值就是這麼一丁點！」

開會的鈴聲响了，一個陌生人據說是總隊長的站起來說話了，他從共產黨員的修養說到夏律師的犧牲精神，然後掏出一張公事來，高聲朗誦着：黨對夏同志這一次對革命的偉大貢獻，深表悼念，特追認夏同志為一級勞動模範，候補共產黨員。

接着是領隊報告，介紹夏同志在工作中的表現，怎樣跟洪水搏鬥，怎樣在毛主席的精神感召之下，把一個含冤屈死的賤囚說成幾乎是個完人。

我越聽越迷惘，汗毛凜凜，發起抖來，原來共產黨的所謂勞模英雄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八　鵲橋偷渡

共產黨新的哲學邏輯就是這樣：什麼都要標新立異，思想要新，物要翻新，人要更新，自然，愛人也是越新越好。

夏律師所以能成為新的英雄人物，就因這個時勢，把這樣的一個偶像捧出來。不知底細的人自然會頂禮膜拜，但在我看，這不外是粪板造的木像罷了。

不久，春耕又開始了，另一種意識滲透進來，夏律師的形象被冲淡，漸漸遺忘了。

那一天，在工地上，我做累了，偷個空去躺在草地上，心裏像有很多東西要湧出來似的，怪煩躁。

下面是一個水池，毫無一點生氣，偶然有魚兒翻了個身，才會見波紋出現，一個個漣圈，逐漸的擴大而終歸於消失了。正像我腦海波紋一樣。

忽然小林鬼鬼祟祟的在身旁出現了，他神秘地向我笑着說：

「哦，原來你悄悄的躲在這裏弄春色！」

「大驚小怪幹嘛？究竟有什麼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他還說着刁皮話。「我是王命在身，隊長有令，叫你立即回去。我等因奉此——」

我馬上爬起來，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要我回去？」

「看你！」他噗的笑將起來。「一聽見蒙主寵召就驚慌起來。告訴你，你的家屬來了！」他還故意做下鬼臉。

「我？你有沒有說錯？我那來家屬？」

「也許是表妹罷！可是竟來了兩位。」

「這簡直是開玩笑。」我已不相信他的話了。

「是你給我開玩笑還是我給你開玩笑？不相信，你且回去看一看。若不是，我願罰，給你挑十擔泥；可是，對辦了呢？你待怎樣！」他居然和我打起賭來了。

「好！如果你的話果然不錯，我也給你挑十擔泥。」

「你也要挑泥？恐怕到那時你連半擔挑都挑不

「什麼？」

「虧空了！」

我根本不相信可能有這件事。既然如此，也可乘機躲一回懶。於是拍拍手上的泥巴，將褲管放下，行了兩步，小林還故意開我玩笑。

「老李！若眞的是春天到來，你得把她留住！別人不行的，你得要九十天，對嗎？十足收成──」

我回來，簡單地洗了個澡，換過一套較潔淨的衣服。然後去見隊長。他不說別的，一開口就叫我到「聖地」去，說有兩個女人來探望我。

我這時才相信了，卻盤算着一定是林潔芳和黃錦娟來。心裏開始忐忑，一面想着要說的話。

走到廟門口，我反遲疑不敢進去，打量下自己的身世，自慚形穢起來。呆了半晌，才先探頭一看，卻給林潔芳發現了，嚷了起來：

「李──」

「叫表哥！」

另一位女的這時正背着身子在整理東西。聽見我們的話，便立即掉過頭來。

「呀！是你，紹芬！」我也驚叫起來。

紹芬也悲喜交集的，身子好似顫顫抖抖，像鐵器碰上磁石一樣。眼裏發出强烈的秘光。我和她默默相對着，被一種力量吸引住，同時也被一種力量隔離着。

林潔芳想托辭離開了，紹芬眼快，忙把她拖住，大家於是攀談起來，紹芬把帶來的水果切開，分給大家吃。

老實說句，我眞的餓得饞了，像猴子見到果子一樣，抓起來就往嘴裏送。一邊吃，一邊就問：

「是從廣州買來的？」

「從香港帶回來的。」

「這不是山東梨嗎？」我奇怪的說：「中國的土特產，幹嗎要往外地帶回來？」

林潔芳忽然吃吃笑了起來。她給我解釋：「你困在這裏，外面的事什麼都不知道了，前晚黃校長才說過，中國人種得出好東西，用不着好東西，上等貨可以旅行賺錢，次等貨不准出口，多少名貴土特產，在本地沒得賣，反要靠在香港帶回來才可以見得到哩。」

「這也就是中國的留學制度罷！人這樣，物也這樣！」

紹芬這句話，笑得我連口內那些要往肚裏深造的東西都噴了出來。好一會才搭上嘴，我說：

「中國的東西，從來是輸出的多，輸入的少。還虧你們那班僑胞能爭取這小部份回來，否則，學校的實驗室就沒有這些植物的標本了。」

我一邊說，一邊吃，一邊偷眼紹芬，覺得她比過去更苗條、更漂亮，隱約嗅到久已嗅不到的香味。我心裏的小鹿開始亂撞了，牙根滲出了酸液。

林潔芳終於借故走了，說有話帶給小陳，迅速的閃身出去，還順手把門掩上。我索性過去在門上下了鍵，羞得紹芬滿臉通紅，輕啐我一聲。

「這是一種規矩，每個人都要保密，──誰都會這樣：開了門是人，關起門來是野獸！」

說完，我把她摟抱起來。見她的眼睛像泡在春水裏，眨眨閃閃的，充滿神秘和誘惑，憑經驗，我知道她此時想要求什麼，我自己又需要什麼。她也緊緊的偎着我，有點發抖，把頭埋在我的胸脯裏，髮上散發出醉人的香氣，一種特殊的溫柔，無可解喻的安慰。春天，畢竟沒有辜負掉。……

「這樣可怕的環境，你居然敢來了？」我問她。

「只要你在的地方，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可是你瘦減了。」

「你又何嘗不是？」

「你瘦得更漂亮！」

「你──」她囁嚅說不下去。

「我瘦得像個鬼！」

她笑了，甜蜜嫵媚，多麼迷人。

「孩子呢？爲什麼不帶來見見我？」

「還留在香港，不方便帶來，這還是陳小姐給我出的主意呢。」

「這麼小就離得開母親了？」

「離得開，我姨媽很疼他。」

「你們女人，最狠心最勇敢就在要見丈夫的時候。」

「你們男人，也不是最斯文的是在會見愛人的時候，最勇敢的是在打老婆的時候，最了不起是在女人面前吹牛皮的時候，最狠心是在見了另外一個女人的時候？……」

料不我的一句笑話，會引起她一連串的反應，雖然是說笑，生怕說得過份。我又問起她在香港的生活情形和爸媽的消息。她逐一告訴我，及提到兒子的時候，她特別有興趣，說他怎樣活潑，如何可愛，還一邊做着手勢，流露出無比的欣慰，我也跟着她的快樂而快樂。

「孩子像我嗎？」

「有點相像，但人家都說是和我同一個模型出來的！」

「有那一點像我呢？」

她伸出拇指來，屈伸兩下，在我面前一幌，吃吃的笑起來說：「他也是男孩子呀！」

這話分明是調侃我的，我卻故意裝出滿不在乎的自語起來：「其實像不像倒沒關係，好比計數一樣，一加一等於二，二的形像不是一、一卻是二的因素。」

「哎唷！你的腦袋裏塞滿廢紙了，優生學怎可以套上數學的公式呀！」她在我臉上一截，譏笑我；我乘機也在她臉上一啜，警誡她。

時間不早了，紹芬忽然起身，把廟門打開，一陣微風吹進來，冲散了行將凝固的熱情。

不一會，林潔芳踱回來，瞥見紹芬的頭髮有點兒凌亂，便敏感地臉紅起來，一種寡婦的幽怨和羞澀。

她說要先自回去，紹芬無論如何不讓她走，並且說這樣自己也不便在此地逗留了。她才勉强答應留下來。

被共特拆垮

第七章　盧漢一夜之間宣佈叛變　國軍且戰且走退出雲南

緒言

國府在大陸劃定的「西南保衛戰」的戰區，整體來說，是應以四川爲中心，包括貴州、雲南、西康、青海、西藏等六個省。但在守備的兵力配備上，則是以四川爲主，雲南爲輔，其餘四省均未設置重兵；在作戰計劃上，也從未有過要此四省設防決戰的打算。事實上，在西南地區中，古今兵家必爭之地，也只有一個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

雲南省的軍略價值，是二次大戰之後才在人們心目中建立，因爲它可與外界相交通，毗連緬甸、越南，可以獲得國際上的支援接濟，到事無可爲的時候，也是一條退路。

因此，國府在西南地區的作戰計劃，便把主戰場放在四川，企圖以逸待勞，憑四川山河之險峻，出產之豐富，與來犯的共軍決戰。但對雲南亦相當重視，並不似對貴州一樣，棄置不設防。將兩支中央軍中相當精銳的部隊，即由李彌統率的第八軍，與由余程萬統率的第二十六軍，作爲在雲南境內守備的主力，以省會昆明爲中心佈防。

可是，這兩個中央寄予重任，所屬官兵又確實是能征慣戰，既能忠黨愛國，又能個自爲戰的精銳部隊，卻在共軍尚未壓境的一次會議中，便被共特拆得七零八落，兩個軍長同時被扣押。等到李彌與余程萬兩人釋放出來之後，李彌雖然戰志昂揚，余程萬卻似一隻洩了氣的球膽，終於捨棄部隊不顧，獨自帶着黃金美鈔，來到香港做寓公。結果，李彌一路被共軍窮追猛打，帶着一班孤臣孽子，退到中緬邊區的猛撒建立游擊基地，與共軍及緬軍兩面作戰。最後由美國與泰國出面調解，商定將李彌率領的游擊隊，撤守到台灣，成爲國軍由大陸最後一批到達台灣的武裝部隊。李彌將軍也成了戡亂戰爭中，最英雄的國軍將領，今日仍在台灣。

至於貪生怕死，臨危開溜的余程萬，這位抗戰時守常德而出名，被小說家張恨水描畫爲「英雄美人」，譽之爲「虎賁將軍」的「抗日英雄」，卻成了「虎頭蛇尾」的「戡亂狗熊」。在香港的日子雖然過得很好，卻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在九龍新界屏山的寓所附近，被一個槍刼財物的匪徒殺死。我不是連一個死去了的人也筆下不存忠厚，我總認爲像余程萬這樣受黨國培養，身當方面重寄，統御數萬大軍的將軍，不能戰死於西南

雲南戰場的情形是如何的呢？第八軍與廿六軍是怎樣被共軍打垮，退到緬甸邊境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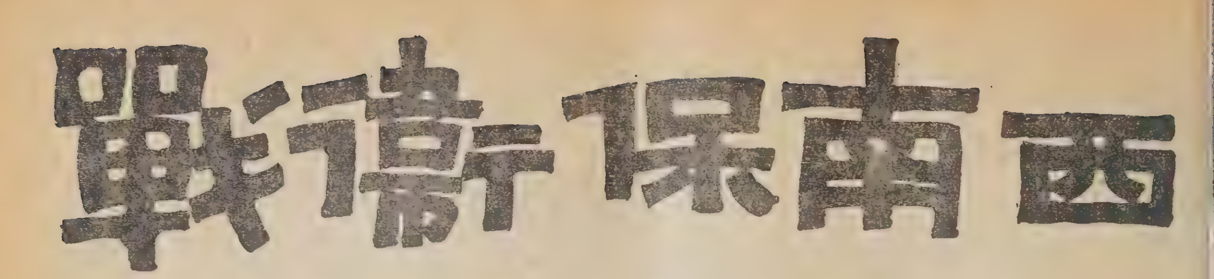
這場戰役筆者並未參加過，我今日寫這一章的資料，是根據多方面的，如：余程萬在生時的口述；政工局鍾義均的「昆明脫險記」；鄧克保的「血戰異域十一年」（後改名爲「中緬邊區游擊戰」），以及散見台、港兩地報刊的有關資料，將這多方面的資料融滙貫通在一起而寫成這一章。

盧漢搖擺不定　中央加强政工

久受龍雲統治的雲南省，早已養成一種尾大不掉的作風，八年抗戰中，對中央無數次的抗命與陽奉陰違，因此，抗戰勝利之後，中央即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將這位「雲南王」調中央。此中經過，因與本文無關，只此一筆帶過。

雲南省的地方行政，由不久前在本刊與鐵嶺遺民先生爲蔡鍔將軍的身後是非事，發生「隔海筆戰」的李宗黃老先生代理一個短暫時期之後，即由龍雲的親信盧漢正式接任省主席（據說：龍雲與盧漢是同母異父兄弟，兩人一直分管軍政，抗戰期間，雲南部隊出滇參加對日抗戰的第一集團軍兩個軍，一爲五十八軍，一爲新三軍，集團軍總司令一職，從始至終都是由盧漢遙領，實際指揮責任，則由先期的高蔭槐，後期的孫渡負責。在九戰區之戰鬪序列中，駐防湖南與江西兩省。）由於「除惡未盡」，加之總統蔣公在南京宣佈隱退，由李宗仁代總統前後，龍雲又從南京化裝逃來香港，使盧漢及其所屬（亦即原日龍雲之舊部），再無「人質」在中央的顧慮，便開始轉變。爲向中央報復，盧漢的部隊，在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九月間，便傳出有不穩的消息。中央爲了防止盧部與中共勾結，部隊長雖然無法調撤，卻想在軍隊政工方面加强教育與監視的力量，因此，決定更換政工主管。

那時國軍的士氣已很頹廢，惟一朝氣勃勃，肯幹硬拚的，便只有由蔣經國先生領導的國防部戡建幹部總隊（又稱「打虎隊」）。這個總隊在一九四八年於上海結束了「經檢工作」之後，即由南昌而廣州，改爲國防部政工局由鄧文儀先生指揮的「第三政工總隊」，這是政工人員人最具革命朝氣，盡是從國民黨與三青團的黨團員中，經過挑選，青年有爲，純潔忠貞的幹部，總隊長王化行。中央決定更換雲南方面的政工主管，便由政工局第一處處長羅春波，率領第三政工總隊的健兒們，於一九四九年十月間，先後飛往昆明，羅春波接任了由盧漢兼任



西南保衞戰

八月間，蔣公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坐鎮四川，得知上述情形，曾召見盧漢。盧漢由裴存藩陪同到重慶晉蔣公，表示反共到底。並且回到昆明之後，便逮捕大批共特與親共份子，還查封親共報紙，將一團糟的雲南大學暫時解散，以待整理。如果盧漢能堅持這個原則，肅清內部不穩份子，使雲南成爲一個堅强的反共基地，整個西南的局面，也就要改觀。因爲雲南不及四川的複雜，只要盧漢的態度不變，反共到底，精誠團結與李彌、余程萬合作，是可以有一番旋轉乾坤的作爲，使中共對這大陸的「後門」省，莫可奈何的。

表面積極反共　暗中與共勾結

無奈盧漢從重慶回到昆明之後，表面上雖然做出積極反共的樣子，捉拿共黨特務，查封左派報刊，解散雲南大學，實際上他的反共決心不但不夠堅强，而且是搖擺不定的。據說：對盧漢的影響有二：

㈠代總統李宗仁曾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訪問昆明，盧漢是瞧不起李宗仁的，迎接儀式甚爲冷淡。但在接談之後，得把蔣總裁對他打的氣全洩掉了，因爲他從李宗仁的談話中，得知美國對國府的反共政策態度消極，不予支持；也得知整個反共的態勢，異常惡劣。因此，他認爲這些出自最高當局的機密消息，既是如此的不利，也就認爲反共無望，不如另作打算。

㈡盧漢有了上述的看法，心理上也就蒙上了一層陰影，加之後來龍雲逃出南京，來到香港，龍雲因爲個人官位的得失，是把國民黨與最高當局恨透了的，故當他尚未逃來香港之先，已與中共搭上了關係，在香港設立據點。中共對這條即要擺脫國民黨的束縛，可以興風作浪的「孽龍」，當然歡迎之不暇，除了許以優厚承諾，便是利用他在雲南省根深蒂固的人事關係，對盧漢的影響力，進行對「西南保衞戰」的拆台工作，透過他與盧漢的血緣關係，說服盧漢脫離國民黨，向共產黨靠攏。

龍雲爲了對國民黨的報復，像他這種一貫只是抱着個人名利得失的軍閥思想，根本不知六義爲何物的人，是恨不得一下子便把國民黨的統治權，予以摧毀淨盡的。所以，對於中共賦予他拉攏盧漢，瞞着國民黨在雲南「起義」的任務，自是落力演出。那時，昆明與香港之間，也是盧漢與龍雲之間的信使往來，頻密異常，所傳訊談論的，已經不是盧漢投靠中共的原則問題，而是如何清除國府派駐在雲南的黨、政、軍的勢力，使之能與龍雲的逃出南京行動相配合，而一舉「和平解放雲南」的技術問題。因此，在一九四九年的冬季，昆明這個四季如春

在進行加強的翻修工作，接近綏靖公署所在地的五華山一帶，刁斗森嚴，警戒嚴密。另一方面則是成都與昆明之間，香港與昆明之間，情報交換，密使往來，也是一天緊似一天的在秘密進行着「拉」與「拆」的工作。

謠言紛紜莫衷一是　張群飛來召開會議

因此，那一年的冬季，昆明的高層圈子裏，有兩種相反的謠言在流傳，——是說盧漢決心與中共在雲南硬拚一下，在國民黨的全力支持下，要與中共在雲南展開一場激戰。一是說盧漢已經派了親信，到香港去與中共打交道，並說包了一架專機，將其家人與細軟都送到了香港。

不管上述兩種謠傳那一種的可靠成份多，而昆明的局勢已經顯得十分動盪不安，內外皆緊則是事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是決定雲南命運的一個大日子。因爲在此日之前，坐鎮在四川成都部署「西南保衞戰」整個戰局的國民黨總裁蔣公，將中央派駐在雲南的軍政要員——李彌、余程萬、羅春波等人，召回成都面授機宜去了。但在那一天的下午六時許，由成都飛來昆明的專機，不但奉召而去的李、余、羅等人回來了，同機中還載了中央要員，蔣總裁的親信幕僚，西南地區的最高長官張羣。張岳軍突然飛抵昆明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昆明的高層人士耳中，認爲這是一個可喜的跡象，必定是負了最高當局的重大使命，前來與盧漢商談保衞雲南的機密事宜。那時盧漢的叛跡未有顯露，上述的謠傳，可以當作無稽之談，故此，人們作出這種推測是比較合情理的。否則，張羣又怎麼會以事忙責重的尊貴之身，而親臨此危險之境。因爲那時的四川成都，已在軍情緊迫中。

果然，張羣於下午到達昆明，當天晚上，盧漢便分別發出通知，邀請中央駐滇的軍政要員李彌、余程萬、羅春波……等人，即往省政府參加軍政聯席會議。李、余兩位軍長，去得較早，各帶隨員赴會。他兩人先後到達省府會議廳，內面闃無一人，毫無開會跡象，而且，原由憲兵站的崗位，也一概換上了全副武裝，雙手握槍的步兵。至於新負軍隊政工主管之責，剛剛從成都同張、李、余等人坐飛機回到昆明的羅春波，則是在午夜就寢之前，被一個上校軍官，帶同武裝兵，在他家中先將手槍繳了，像綑粽一樣押解而去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盧漢就在這一夜之間叛變了！（四十六）

三郎

蹄聲劍影錄（二十二）

華仲馨兄和我是某特別班的同學，他是茅台華家之龍，亦即爲華家茅台酒的主人，我那次在台詢及有關茅台酒的資料，承見示一二，附述如下：

茅台酒是華家的家傳秘製，（華仲馨兄所說茅台酒還有另一姓家族也會釀造，故茅台酒實有兩家，但另一家造的不及華家釀的醇香，是否屬於自我標榜，則不得而知，那另外一家是姓什麼，日久也遺忘了）能釀成美酒的主因，還是釀酒的原料足量，與茅台澗水的清洌。其實最重要的，則是酒在製成之後，必須貯藏很久，歷時數十年才開缸發售。華家擁有數百年的酒缸，爲數很多，每一個舊酒缸的內缸邊，都凝聚了一層厚厚的「酒積」，即使放進清水，也會變成好酒，何況茅台酒已是上選，還封存在酒缸裏超過二十年以上，開缸之際，醇香四溢，入瓶發售，傾銷全國，視爲妙品。

中共經國軍五次圍剿，在江西瑞金突圍，竄入貴州，爲薛岳揮兵追擊，如果不是黔軍王家珍「雙槍」部隊的不濟，毛澤東早已像楚霸王自刎烏江。中共衝過了烏江，直竄遵義，那時 蔣委員長飛川指揮，命令四川的劉湘及劉文輝，雲南的雲龍，配合薛岳的圍剿。毛澤東看來勢不對，乃急竄黔西赤水河一帶，企圖走石達開的舊路線，繞道夷區而入川康。當共軍路經茅台的時候，認爲茅台酒是資產階級的享受品，乃把茅台酒的酒缸統統打爛，並將全國聞名的茅台酒，倒下來洗其臭腳。及共軍竄入川康，茅台酒雖可以照舊釀造，但舊酒缸沒有了，只好貯入新缸，又因供應市場，無法貯藏太久，新酒亦要推出了，所以，此後的茅台酒本質全非，無復當年的香醇可口。

華仲馨兄青年時代生得出塵瀟洒，有玉樹臨風之慨，後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旋赴英國入倫敦大

貴州大學教授，亦曾服務桑梓，出任貴州省府委員。大陸變色，隨政府遷台，任國防會議秘書長辦公室簡任秘書，現亦年逾花甲，想無復張緒當年了。

談到橋板的化風丹，那是兒科的聖藥。專治小兒急驚，大有起死回生之妙，如小兒感冒發熱，服該丹一二粒，即可退熱。我第一次赴渝，道出橋板，司機停車小憩，聽聞車上的人說化風丹是救急驚的靈藥，而我的長兒誕生不及周歲，即屢患急驚，幾次在鬼門關把他搶救過來，故一提急驚，大有談虎色變之勢。既知化風丹爲治急驚風的珍品，即忙跑到那間化風丹的監製所，像是什麼回春堂的藥店，買了幾瓶帶回家中，果然仗這幾瓶化風丹，使我幾個兒女，再沒有出現過急驚，也許憑這幾顆化風丹，救回我太太的殘命。那大概是民國三十一年的夏天，有一天，我太太偕少婢到村子前面的水塘去浣衣，在回家的時候，忽聞巷口那一家，有人哭聲甚哀，且有幾個老婦人在那家走出走入，惶惶紛擾，詢問其中一個老婦，始知那家失恃的兩個孤兒中的小弟弟，患了急驚，現在牙關緊閉，握拳抽筋，危在頃刻。我太太聽聞了，以救人緊急，奔回家中，搜出化風丹，僅有五粒，完全拿去，跑往病者家裏，交給他的母親，要她立即以清水先融化二顆化風丹，用筷子撬開那孩子的牙關，把藥灌下去。並叮囑再隔三小時，如見好轉，再把餘下的兩顆灌救。卒之，以那五顆化風丹把那個同姓不同房的無父孩兒救回一命。事後，那寡婦大嫂帶着兩個孩子，到我家道謝。那個做哥哥的已十多歲，後來，那哥哥想趕鴨養鵝，但無本錢，我太太又借了兩擔穀給他，完成他的心願。十年人事一番新，十年後那哥哥卻威風十足，騎在人民的頭上，當起農會的共幹，作威作福，當我太太跪在玻璃碎上面，推着一鞭

丹和兩擔穀，使那共幹還是天良未泯。

貴州具有大量的雄黃礦，尤其是思南、郎岱一帶，產量更多。雄黃在藥物上是屬於興奮劑，有祛毒、辟邪、殺蟲、振陽的作用。但思南卻有「巧奪天工」的妙品，將雄黃加工，刻成像小巧的佩玉，穿以絲帶，誇說孕婦佩於貼身近陰私之處，能將胎改女爲男，必產麟兒。那些「求子若渴」的人，當然會受這種宣傳所吸引。川黔公路沿路的大市鎮，都有這類的雄精出售，我因好奇心的驅使，在新站也買到一個，也只當玩具的玩玩吧了。

（十六）花秋坪上離人淚，釣絲崖口鬼門關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李白形容蜀道的崎嶇，不論由寶鷄而大散關，直趨陽平關而入蜀；抑由褒城而南鄭，趨巴谷關而入川，都是雲迷棧道，步步難行，大有一步一提心，一山一吊膽的滋味。這是由北面入川的困難，從南入川亦不容易，不過所不同的，北路的崎嶇，秦嶺不及棧道，但南路的崎嶇，則巴山不及苗嶺。故南面的困難，完全由於雲貴高原的聳拔，加以萬山重疊，「地無三里平」，由此可知「黔道難」也不讓於蜀道難了。我們乘西南公路局的客車，一進入黔境，即有層巒聳翠，奔來眼底之感，在獨山、都勻道上，車子已奔馳於岡巒起伏，峰迴路轉之間。一過馬場坪，遙望貴定，高山青青，白雲冉冉，司機告我：「將越羣山，而赴龍里」。那次正是我第一次赴渝，「初踰五嶺，未到黃河」的初涉江湖小伙子，看見旅途險惡，着實忐忑不安。後來，客車開赴貴定，一路盤山而上，回首馬場坪，則如小沙彌，伏在大佛腳下。那木炭車朝兀坡向上爬，如老牛拉車，蹣跚喘氣，不知踏幾許沉重的腳步，才爬到山頂。以爲可以橫貫而過，誰知那處恰好是另一山的山麓，斜峰又起，又再上慢爬。這樣過了一山又一山，

萬人意見

替傳道員開出生活預算 大話怕計數實際行不通

鄭安當韓與然在數字上爭辯

編者先生：

　貴刊第一五六期刊出「神父與傳道員」一文於「萬人意見」欄，內容對神父偏袒，對傳道員尖酸刻薄，並對拙見非議，細讀該文，只覺如讀三蘇怪論，詞多矛盾，現懇借貴刊一角，駁斥韓然君之非。

　首先，本人向劉健先生致意，因劉先生撰文投刊於九月四日之公教報為傳道員說話，要求教區當局正視傳道員待遇，目前須加以全面調整，並云：「我們不能只討論到所有香港工人的工資，以求有以改善，而忽畧了我們教會中機構中工作人員的薪金；我們更不能只要求所有資方給予工人們正義的工資，而不先把這一原則，切實地從教會本身做起！」劉君所言非常客觀而具正義感，相信所有在教會內受薪階級皆領劉君盛情，齊聲喝彩，本人亦欽佩劉君勇於發言，謹致敬意，前文若有觸犯之處，尚乞劉君原宥。

　韓然君文中有云：「神父是人不是神，要享受點難怪的，過份不可，以現在物價論，食用月約一百八十元（按：目前可能已超出此數字），並不算過份享受，彌撒金月入三百元，多不除少補足，生活相當餘裕，……」另一段論傳道員則曰：「傳道員角色，非僅限於講授教理，兼任文書，跑差（非客串而是基本藝員）。勞苦嗎？可以轉業，何苦吐苦水？（按：此處韓君顯然蠻橫無理，視傳道員如雜役，若嫌苦請另覓高就，然則傳道員可正名為「傳道雜工」了）五百元月薪，一家兩口不敷，怎開支法？我以為四口子之家可敷的：租金一百元，（按：若住戰前舊樓或徙置屋，則不需偌大的一百元，照現時租值丁方八呎也須百元以外，但丁方八呎之室，可容納四口之家嗎？）食米六十元（要吃米碌才可以），魚菜一百八十元（按：可惜未列出菜單俾眾參考），油、鹽、醬、醋、茶以及燃料合四十元，共三百六十元啦（按：韓君計錯數了，實際是三百八十元啦），還有一百四十元（實在是一百二十元），一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以及零用，甚至「弔死問疾在其中，執涼茶，看醫生可以（按：韓君忘掉還有衣服

元供一子讀私立中學也不足）。」

　本人引述韓君兩段文字，足證韓君之矛盾，神父月吃一百八十元，則未算過份享受，然則傳道員全家平均每人月吃七十元，則又是否過份刻苦？明眼人一看該兩段文字便知韓君偏袒神父而歧視傳道員。何以傳道員不能吃好些，多吃些？一言以蔽之，教區當局不多給薪水他們。再則，傳道員月吃七十元若是足夠的話，顯然神父是過份大吃大喝，虛耗教區金錢，浪費教民所捐獻之血汗錢。

　韓君自稱是教友，是那一種教友？是教民身份的普通教友，還是神父身份的特種教友？

　假定是普通世俗教友，請問韓君真的能夠以七十元伙食費維持個人食用？

　同時，又能以一百二十元供兩子女讀中學及小學，及個人零用金，甚至弔死問疾治病也包括在內嗎？請問韓君每月個人零用金三十元是否足用？若真的能以七十元維持兩餐，請將菜單介紹出來，相信不少教友及本刊讀者引領以待，在副食品飛漲的今日，看看以每餐三元足供四口食用的佐膳小菜，到底是些什麼東西？內子正為着買小菜而皺着眉頭，她倒樂意以五百元作為我家五口向閣下貼膳一月的代價，以資借鏡，未悉韓君接納否？不過，韓君連列出數字時也計算錯了，所以，閣下所開出的預算，大概自己也不會實施的，正如耶穌指斥法利塞人：「把沉重難以負荷的擔子捆好，放在別人肩上，自己卻不肯用一個指頭動一下。」

　韓君若是特種神父教友，敢問閣

算，則收入在五百元及四百元以下的人，其預算又若何？若閣下是神父，因為一向高高在象牙塔上，與世俗脫節，故而開出這怪預算，也不出奇。因為閣下一口認定以一百二十元（一百四十元是錯的）足夠零用及供子女讀書甚而弔死問病治病也在內，實在怪論連篇。所以，即使一家五口、六口，閣下也會認為五百元足夠開支的。閣下若是神父，現在恕本人無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現在請君入甕吧！請閣下自己以身作則，率先自吃七十元的食用，「傳道雜工」可以吃的，閣下也該吃，因為照閣下所講，神父是人不是神，所以也不該多吃，「傳道雜工」既然雜用月不超過三十元，則閣下自己所拿彌撒金每月不應多過三十元，只限十五元至二十元之譜，因神父無須供子女讀書，弔死問疾，（且弔死者可有額外收益），看醫生是由教區支付的，若閣下試行一年後，並無困難，則足證閣下所開的預算是可資推行的。若閣下無法接受本人建議，則請閣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毋再代人開預算吧！

　朱子家訓有言：「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本人是教友，當然愛自己的教會，對教會神職行為不對，及在教會機構內受薪者待遇不公平，自應予以適當的批評及同情，若所提及者，有則改之，無則勉之，則善莫大焉！教會庶幾才得進步！若教友凡事噤若寒蟬；教會領導階層常效鴕鳥埋首沙堆，不顧目前社會環境，因循下去，實自取滅亡之道。請教會執政者其勉之！

鄭安當（十月廿六日）

天主教徒反節育

據說是犯了十誡第五誡

可是當日天主想不到今天世界人口這麼多！

萬人傑先生：

本月十五日，拜讀　閣下「宗教與科學」，覺得應有糾正必要。

此非爲宗教派別爭執，深盼閣下能平心靜氣，不要效法「瞎子摸象」，過於偏激武斷。

試看天主教醫院有若干間？若論教宗保祿對醫學上新成就所採反對態度，從你的斷章中「移殖器官以及復活手術，必然引起各種困難。」我認爲教宗沒有你這般反意。

因爲天主是正義的，很多從死亡中復活過來的人，一樣皆成天主名而復活，爲使人相信祂，祂的「愛」的聖心。

耶穌被比拉多判死刑，釘在十字架上，他仍求天父赦免罪人，死後第三日復活起來，這是事實，還有很多地方聖跡證明天主是至公義。

教宗反對人工避孕、節育、墮胎是有根據的。十誡中第五誡「毋殺人」，所以此等昌明手術，不論在任何國度，都是違反人倫。中國道德，人性及母性心靈均受嚴重損害，如上述「三種」通行將引起空前混亂，因爲黃潮泛濫，人心不古，我們周圍的人，除道德失落，只有唯物主義者、消極者。夫婦間應採取「節慾」以求「

墮胎啦，這種想法令我悲憤莫名。說實話，我的母親何嘗不在生了三個兒女後用子宮環？後來百病叢生，近晚年了，整日賺錢看醫生，可是太遲矣，被節育過的女兒，從誕生到長成，體弱不堪。同時，母親的心靈給不自然的恐怖，憂疑不已。

每見狗在街道濫交，人也毫無理智地濫交成孕，致棄嬰頻加，未婚母親，好像全世界比賽着誰是最年少的一個，已降低十一歲了，你爲什麼不謀求呼籲？

墮胎起初是爲職業女性或未婚少女，最好擴到合法化。

人工避孕早在幾十年已有所聞，此點知識連幾歲小孩也知道是什麼回事，多謝宣傳廣大。因爲「媽媽爸爸唔想要細佬，人地都話獨仔矜貴。」控制人口是人能做，視人命成兒戲也是人爲。

全世界都拿出人口統計，個個商議後，最好玩玩世界大戰。

天主說：「簡選的多，蒙召的少。」因爲地上的唯物心分得太清楚，天國永不得進。「你給最小的做，就是給我做。」

最後，以科學挽救垂死人是表現人間愛心——溫暖，這是獨目世界人．爲國死、爲正義死是值得。但提倡殺害小生命是不可恕。正如諾貝爾發明炸藥是爲人們開山，但將之用於戰爭，豈不可惜？

所以教宗反對「三種」有他的見地，你們誤解，你們將可看見世界慘酷的混亂。中國早有太監之被閹，這是違反人性，今日混亂，將來更混亂，教宗的冒死苦諫，「苦口良藥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陳青鋒敬啓（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親政府與反政府

一位讀者叫「妙」

萬先生：

記得六月四日「牛馬集」以妙文引起讀者的反應爲題，我曾給您一封信，蒙在牛馬集刊登出來，並稱四十五天後領到稿費，請我們（與周國標先生等）飲茶，早已心領謝謝了。

今（廿四）晚讀牛馬集，題目是：「親政府與反政府」，說來不錯，很有見地。黃夢花的說親政府一句話

一得的意思。本來以不夠中立的語調已足夠表達了，您說對嗎？

隨地吐痰乞人憎……，未知出自何人手筆？確實很怪，可說與沿步路過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二十年前由鄉來港，初見此類怪標，疑團滿腹。自念滿街都是博士、碩士，老師宿儒，報館主筆……；以一個大鄉里出城，有何膽量指出人家的錯誤呢？

書贈萬先生，不計工拙，聊表景仰之意。

識荆雖未曾，謦欬如見思君子；
良覯慳一面，心儀久切敬先生。

讀者關小仕上（十月廿四晚）

諧，兩行熱淚，一個勁包。

遙遠的讀者吳湯禮于十一月三日

通訊處：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埠信箱一三二四號轉交

（**編者按**：㈠請吳先生告知本刊在馬來西亞的銷售情形，并提出推銷意見爲感。㈡請許恨紅先生剪集各方來件，在截止後一週內先作評定，送交本社；再請董力行先生邀集數位詞長作出最後決定。）

請出聯者剪集作初評

贛萍先生道席：

閱讀貴社文物兩載於斯，獲夫子之文學神韻活我臟腹者多矣，若能獲得宸宮瓊醬玉液，尤當：隔籬呼取未盡杯，來佐餐此神韻文物，以快五內也。

讀一五六期刊出讀友許君出聯徵對，大有：落寂心境讀佳章之快意，謹以拙而且俗之下聯，妄作續貂，如不屑一顧，請棄之紙簍，如僥倖有萬一機會，「獨佔鰲頭」，則願以許君之獎轉贈貴社，聊作豐沃貴園地之粒砂，亦表愛戴之忱，惜落肥有心，耕耘無力，非性惰，實力不從也，言之，亦教我「羞羞答答」也，專此謹祝

文祺

後學佘中庸拜啓十一月五日

一坵狐作反，僭位神州，污鐘毀鼎，氣忿忿尤來不平。願軍心奮起，滄海挽瀾，豪氣貫虹，頑虜驚魂，中原北定，無異春風解頤。冀強大漢兵，表現出劍張弩發，早列陣金門，速發動攻克戰爭，好用這皓首孤淚，弔民悲憤，一鞭敵尸，三哭秣陵。

注

(1)鐘鼎向稱爲國家神器，(2)攻克，表示一戰克復故土，(3)孤淚皓首，指我輩不帝秦的孤臣孽子，(4)秣陵即南京之夙稱，(5)勝利回京後，國仇家恨，將有數不盡的敵尸要鞭撻，(6)返京後將有萬哭不能盡其哀的悲傷，豈止三哭而能快?!

贛萍先生：

茲讀萬人雜誌第一五六期意見欄內列出許恨紅讀友擬定長聯上聯一則徵求下聯等語。惟在本人資質愚魯；學歷不深，對於詩辭一竅不通，平仄不分，韻律不明，而敢貽笑方家，草就那幾句撈什子，係基於近日偶閱香港報紙披露郵局恢復接受郵包投寄大陸等消息，引起莫名感受，積憤難申，驟然看到許讀友「有心人」深刻啓示，如晨鐘暮鼓發人深省，不忖冒昧寫下如後幾句，如能合用，不妨斧削代刊，不然「投籃」可也，免阻手阻腳有礙觀瞻，是盼！

一瞬眼前事，赤染神州，上山下鄉，哀蒼蒼大陸青年。盼春撒稻種，夏割豐收，秋耕深種，冬盡苛抽，粒穀不存，留得滿腔絕望。告海外同胞，拖救生人道精神，節

應徵長聯　請許恨紅先生彙評

五三載積慮，擁共蘇區，禍國殃民，憶夜夜夢迴有恨。嗟孔孟遠湮，六經廢置，紅濤捲入，倫理糟糕，毛寇左傾，常假虎威作壓。瞻彼其語錄，造成乎石破天驚，且操縱軍區，并推行鬬爭暴亂，惟盪除故國精華，前賢典籍，萬千漢裔，廿載逃亡。

晴和寫於十一月二十日

告臺灣天主教信衆們

今之教宗保祿，有人稱他開明，有人說他圓滑投機，我姑稱他爲識時務的人（非神也）。他是屬於普世教協（WCC），聯結共產國家教會，支持中共入聯合國的，而非萬國教聯（ICCC）堅持反共的一派，則其要來香港，不去臺灣，自在意中。

現在臺灣天主教們反對保祿之來香港，似屬多此一舉。天主教有皇的統治，天下一脈相承，而不似基督教的自由民主。但他們則分門別戶，派別繁多，然而卻是殊途同歸，共拜一位上帝和基督。

天主教信衆們，你們亦應認識所拜者是天主，而非什麼皇帝，題目認清之後，立場就要站定。當今之世，是極權的共黨與自由民主的兩大陣營，要共產的那邊去，要自由的這邊來。

臺灣基督教長老會原隸屬於普世教協，因其主張牽匪共入聯合國，故特毅然與WCC脫離關係，以免有左傾政治之嫌。現在的天主教徒們，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應該有所認識，自立起來，不和邪惡混在一起。須知上帝是在天上，而不是在羅馬的，羅馬可以承認中共，我們臺灣的同道們，萬不可被人牽着鼻子走邪惡的道路，亦應毅然脫離羅馬的關係，拜我們的上帝——天主；而非羅馬的上帝。

親愛的弟兄們，教會的自立自理，就在此時了，帝國主義者的束縛鎖鍊，亦應乘時擺脫了。所謂教皇云乎哉！

二知齋主啓

千辛萬苦捐錢傳福音
卻被利用傳播毛思想
基督教徒認為十分冤枉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個基督徒，對於那些潛在教會的親共分子，非常憎恨，因爲他們不過是利用教會來實現政治野心的人物，而最終的目標，是赤化世界、推翻教會，使神的國度衰弱、魔鬼掌權。所以他們實在是反教會的「教會領袖」。

可惜今日一般教會人士仍然瞭查查，上了當還不知道，千辛萬苦捐錢以爲傳福音，卻給這些「羣魔」拿去做反福音的工作，發表左派的言論，眞是冤枉！

先談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這是許多基督教會支持合辦的機構，最初的目的，是想在工廠做傳教工作，所以最先叫做「基督教工業佈道委員會」，後來從英國請了一個工運專家堅吾（Kane）來做幹事（這個堅吾是個女人，不是六七年左派暴動被削去一隻手指的幫辦堅吾）。她兩三下功夫，便把會名中的「佈道」兩字刪去，成爲「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接着，正義熱心的基督徒走了。這個堅吾女士離開後，由馮煒文繼任（即現時的主任），馮是我們浸信會的教友，香港大學畢業，以前在浸信會十分活躍，現在絕足不來教會。平日和「社會[illegible]

的就是他。

再談「工人週報」。這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出版的週報，錢是基督教會出的。

「工人週報」在港九報攤都能買到，一點基督教色彩都沒有，馮煒文就是這份報的主編。他們發明了一個新字「ㄓ」。拿這個字來代替「工」字，據說是要打破「工字不出頭」的觀念，所以工字出了頭，就是「ㄓ」。

從第一期起，就每期發表親共言論，統統是煽風點火的東西，舉例如下：

㈠叫人向「左仔」學習（第一期第四頁）而不向耶穌基督學習。

㈡在「快捷電子廠工潮」一文（第一期第一頁）作潑婦式罵香港政府和美國人（凡是香港政府和美國都是不好的），又說香港物價高漲完全是美國人一手造成的。

㈢「徙置區，棺材乎」一文對香港政府作惡意抨擊。（第三期第八頁）爲什麼不說說今日大陸在共黨政權下的大棺材？

㈣在第二期「工人應多理政治」和「中國有人造衛星上空了」大捧中共的人造衛星。事實上這是「寧要核子不要褲子」式的衛星。把人民餓得發青光而造出來的衛星，有啥希奇？

㈤在第四期封面「香港大觀園」漫畫中，全是階級憎恨的語句，那裏有半點基督愛的精神？統統是挑撥性的，在最上畫一隻大龍，等着「一九九七」，那就是說：「不要緊，到了一九九七，香港就要還給中共，你們如果識時務，快點來和左仔『修好』。」

㈥這份週報令人產生一個印象，就是右派工會的人只是賭錢，左派才是「好仔」。（見各期週報）。

㈦最妙的，是這份週報也訪問自由工會，表面上是「左右派都講」，其實故意把自由工會形容得[illegible]可憐，而且在字裏行間反映「自由工會都是爲資方和政府說話的」，看多幾遍，我才恍然大悟。

其他要說的還很多，我只舉以上幾樣，我希望全港基督徒都密切注意，因爲它是基督教會所出版的，基督徒出錢的，而他們的最後目的，是使教會滅亡，像大陸教會那樣，禮拜堂關門，牧師被勞改失踪。

一基督徒上

不重身男重身女

天地生物，爲了延續，所以配合陰陽二（異）性，而陽剛陰柔，更可調劑相濟，易說：「乾坤定矣。」雖難免有點不科學，但卻先得男與女，才能建起家庭，逐漸繁衍，於是乎有社會，範疇了這那，就叫國家，國家積家庭而成，「不愛爸媽祇愛國家」，豈不是像要築大廈卻棄地基，「君子是以知」毛朝將不永，「試拭目待之」！

當男女年屆成熟，男俗叫公，女俗叫母，公母同居，多重生男，或時偏重生女，原來出自父母變態心理，本人必重爲男兒身的，尤其宗法社會女兒身一世人都受禮教束縛，「三從、七出」，周公好不「陰公」啊！雖然今日世界，男女平權，可是婦女生理上的構造，總不如男兒漢便宜，「人

嘆息的。

昔有「人之患」常教錯字，死落判官受審，特看鬼錄，沒該命盡，要他還陽為狗，問：「願做公還做母？」孰料他答：「母！」判官詰問：「因何原故？」原來他至死一樣讀錯字，「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作「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呢！

上述這笑話，我並不是挖苦教師匠，香港的師資，暫用也得教署註冊，受過訓練然後及格的。舊時是女兒身都想做男兒身，想不來，算了吧?!

有一天，我是特別清閒的，捧著星島報連廣告看通、看透，就有一小條新聞——「男兒身變女兒身」新聞，而生理變態那個很是歡欣。「信不信由你」？

又重好、輕好，「素位而行」便是，男可變女，女可變男，中國亞醫有說，信就糟糕，而在胎中孕育，間有參雜雌雄二（異）性，西醫會替誰改造，這是不由你不信。再又在解放

性教育聲中，談一談男女性問題，大抵道學先生不會罵吧?!好，即使罵，作「背定罵王帝」，一樣所想就講：

上一代舊人物，居多是太關心兒女終身大事的，往往當兒女還沒成熟，便談婚論嫁「了卻生平之願」云。這樣特別女兒身方面吃苦頭，一疑為「石女」，並沒去醫生領教，甚至親家變冤家，其實嫁身毋命要嫁便嫁，嫁該怎的卻不知情，遑論快美？上述所謂「人生不幸而為女兒身」，替她吟哦，最為至當！發生這不幸事件不會太多，光是「燕爾」，不外「如兄如妹」。或許有些男身與女身較早熟，懂得一點兒，男方「脫穎而出」，女方「羞人答答」，「苦在其中」在女身。

而在今日開明社會，男女雙方先求友聲，會談戀愛，「發情止禮」，好不過的。假如浪漫點，「襁負其子而至。」任何文明，陶三姑個類不唱「生晒」者幾希！

——春聲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出版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如羣龍無首，以致撈家乘時輩出，匪盜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為人們喜聞樂道。子家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便是選擇撈家羣中的突出者，將其事蹟忠實記載出來，是龍是蛇，一目瞭然。資料詳確，內容充實，筆法生動，引人入勝，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香港灣仔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九龍旺角西皆老街六號B麥人書店。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中文英文各有好處
兩者並用有助香港發展

萬人傑先生：

在這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文運動的當兒，社會輿論中就有不少比較中英文優劣，藉以抬高中文的文章。一五五期「萬人雜誌」的「高調低彈集」有一篇說及中文由於歷史悠久，典故積累豐富，因此成語的運用多姿多采，非英文所及。這點固無可非議，但我們如果撇開文學的描寫，去看看對事實敘述的準確性：時間的先後，主動或被動，單個還是多個等等，則中文又遠不如英文；至少，要表達得像英文一樣清楚，則不知要多用幾倍的字。這篇文章又提出了中國人由於對親、戚關係的劃分清楚，因此在文字上也有很準確的使用。不過這些伯、叔、舅、姨、姑、表、姪、甥等分別，在外國一直就沒有予以重視，就算在我們的社會裏，今天也沒有強調這個的必要，所以我以為我們不應該一再（在別的雜誌報章上，曾有過不少文章拿這個例子來比較中英文）拿這個來炫耀自己的文字。

我以為任何一種語文也有它的優點。好在語文是活的東西，它本身是不斷演進的。問題是我們能否使它去蕪存菁，發揚光大。任何一個民族也有理由特別愛護它自己的文化——包括語文在內。就是愈愛護它，愈應該以客觀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去對待它，而不應該純粹用主觀的民族感情來處理問題。

無論英文或中文在香港能夠成為官方語文，其理由不在文字本身的優劣，而是基於政治上的要求。英文是這殖民地宗主國的語文，中文則是這裏絕大部份居民（香港基本上是個中國人的社會）用的語文。香港的繁榮與發展有賴廣大的中國人與政府合作；中文如果與英文一樣成為法定語文，則有助於香港的發展前途。這就是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最大理由。

尉遲京（十月十七日）

旅日讀者贈款
祝萬人三周年

萬、張先生偉鑒：得讀貴刊近三年了，自以為莫大榮幸，感激之至。茲值貴刊三週年紀念，鄙人遙為祝賀。貴刊雖僅三年，而先生的心血，實不只費盡千斛，鄙人時為先生健康慮也。祈天祥貞人，益益壯健，為國家為民族奮鬭到底，共同撲滅赤燄，拯救億萬同胞，以雪家仇國恨，結合有志之士，毋徒呼口號，共赴國難。鄙人雖處異邦，亦當竭盡一切（或力或錢），遙相聲應。謹奉上五千丹，藉作貴刊三週年紀念賀忱，幸勿見卻為荷，耑此敬頌

文安

劉[illegible]亭拜（旅日）
十一月六日

追上潮流應從好的方面
長髮異服豈能代表時代

人傑先生：

拜讀貴雜誌一五五期萬人意見小張先生來函，關於長髮青年對現代藝術設計有貢獻，我本來不想動筆辯論。惟是為了在艱危歲月中，効忠中華民國「毋忘在莒」的年青一代，有所共勉，不致被那些所謂「新潮」所腐蝕，不能不申述我個人的意見，以防止我們的愛國青年不慎墮落同樣的深淵，不能自拔。所以要費唇舌作出答覆。

小張先生所說，留長頭髮的青年並不代表罪惡，甚至影響國家民族的復興。關於這一點，我並未認為留長頭髮的青年都犯罪；而犯罪的人未必是長髮青年。這點屬於法律問題，誰人犯罪，自有法律處理。小張先生認為留長頭髮不影響國家民族的復興，要從原則上討論。首先問一句：長髮青年是否承認是中華民國僑民，如果承認，除遵照僑務委員會的指示，遵守當地政府一切法令外，就要履行國民政府男子不准留長頭髮的政令，如此簡單易行，尚且不遵守，還敢期望在反攻復土之日，獻身國家，參加戰鬥行列，冒生命危險而服務嗎？如果不承認為中華民國僑民，又從何復興國家民族？

關於服裝問題，小張先生說從設計的線條方面，和色彩的運用，是創作的表明。前清時代的服裝，長衫馬褂，行起路來，頭部在前，背部在後，把身體成了一個弧形，那就是最好不過的線條。今天的長髮青年，穿上男女不分的服裝，走起路來，娉婷婀娜，修柔淡定，完全失了男性氣概，這些「線條」實不敢恭維。當年長衫馬褂的線條使中國人被稱做東亞病夫，如果今天青年人用狹窄的線條，影響胸部的發育，莫非又想走回東亞病夫的舊路？以上所談，祇是理論，不願干涉別人。

至於追上潮流，任何人也不能反對，簡單舉一個例，舊時行路是自己一對腳，坐船靠雙槳或駛風，最了不起就騎馬。今天坐汽車、飛機，有誰人反對呢？談到服裝，恤衣西裝，比長衫馬褂好得多，我們該向好的方面趕上，不是盲目去追。今天世界上有些國家雖科學很進步，但人性道德已沒落，恥辱基本失去，男女間的不正當行為，調戲婦女的舉動，十分普遍，在當地搗亂、示威、殺人放火，已是常見之事，這些都是現代的「潮流」，莫非我們年青一代也要追上嗎？數年前本港因為一些小事情，攪得滿城風雨，是青年人應該做的嗎？也是追上潮流嗎？亞洲學生會也有留長頭髮及蓄鬚問題，這是別人的事，我敢擔保中華民國的學生代表不會留長頭髮及蓄鬚。我們中國人談中國事，有些外國婦人一生離婚五至六次，莫非我們也要追上這樣的潮流嗎？別人墮落，我們也墮落嗎？談到我的兒子，小張先生說：「他們是青年，這是他們自己意見去生活。」應該說對了一半，如讀大學的選科，職業的選擇，伴侶的追求，當然絕對自由；但如果詆譭及攻擊當地政府，違反當地政府法律，違背中華民國政策，嫖、賭、飲、吹及留長頭髮，任何一項，均不得自由。因為由我先父至我本人，兩代効忠國民政府，我兒子就不能例外，這不是父親的極權，是做人的原則。

我這封信特別聲明，並非針對小張先生，也不是干涉別人，祇是兒事論事。尤其我們都是「萬人雜誌」的讀友，更不應有私人恩怨。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體諒到國難當前，毋忘在莒，故鄉陷落，大陸同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果尚有一點民族同情心，有同胞愛，就要以國家民族為依歸，從事業上建立個人的基礎，從思想上復興國家民族，為將來準備反攻復土而奮鬥，這就是最追得上潮流！

袁暘照覆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依喬木，宇宙之大，幾無一地容身，誠可慨也。

封淑英詩稿

蕉雨桐風入小樓，飛來片葉暗驚秋，
已傷歲月離人去，又苦親知不我留！
聞有情天能補恨，胡無樂土可埋愁，
世途到此方知窄，獨立蒼茫未許休。

贈萬、張兩先生　春秋筆

(一)剪黑裁紅正氣揚，萬人共仰陣堂堂。
香江今有陳張筆，並領風騷各擅場。

(二)為護邦家祓不祥，口誅畢竟勝機槍，
詩文報國吾儕事，執筆何曾計稻粱。

感懷　馮君靜

(一)去月依然聞鴻雁，明年能否遇綠衣，
遙遙碧海千峯隔，續續纏然萬縷羈。

壇主評註：馮先生頗有詩才，惟用典造句，尚須研究，如「綠衣」二字，不知所指，切不可作郵務「送信人」解，詩經：有「綠衣黃裳」，喻尊卑倒置也，「遙遙碧海千峯隔」，此句最好。但是「續續纏然萬縷羈」，讀之難解其意，詩，是寫給別人看，務須人人看懂，方為好詩。

(二)總是春回不著春，江濱桐淚又成痕，
妻離兒女拋邊塞，託下堂前白髮人。

不著春之「著」字，意指不明。「江濱桐淚又成痕」，非常好句，但「桐淚」未見人用過。「託下堂前」，指父母，用「下」字不妥，應改為「與」字。

(三)桑梓有情人有恨，江山空好月空圓，
一朝灝氣還東海，廿載妖氛遍中原。

灝氣欠妥。中原之「中」字，是平聲，東海之「東」字，又是平聲，均在第六字，聲韻不調，讀之不順，應學習改換，始有進步。絕詩只有四句，意要連貫，起、承、轉、合，如同說話，前言後語，首尾照顧，詩以言志，必言中有物，以小喻大，言在此，而意在彼，發揮個人心聲，才是好詩。因中原「中」字要改，茲為代施斧斤，保有原意，如下：

桑梓有情人有恨，江山空好月難圓，
蛟龍浩氣還東海，掃盡妖氛二十年。

並未更換多字，一氣呵成，如此則心聲全部表達矣。

(四)薪桂米珠貧苦加，今時衣著似袈裟，
客中迎客尋常事，薄酒粗餚渡歲華。

此詩之意，可能是詠過年請客，詩意頗好，造句之平仄不佳，薪桂米珠貧苦加，是「平仄仄平平仄平」；第二句，今時衣著似袈裟，是「平平平仄仄平平」，排齊雙行，更易明。

薪桂米珠貧苦加　平仄仄平平仄平
今時衣著似袈裟　平平平仄仄平平

第一句，應該用，仄仄平平仄仄平，來詩並非如此，七個字中，已有三個字，平仄不調，所以讀之似有阻碍而不順口矣。第二句可用，第一句必須修改，不如用：「興味蕭然未出家，今時衣著似袈裟」，古人有「興味蕭然似野僧」，因為第二句有袈裟，所以第一句用「出家」二字，和尚配以袈裟，其意連貫矣。渡歲華之渡字，應除去三點。「迎客」，不妨改為請客，如此寫法，其意明顯，詠過年請客，春酒之宴，均頗切合。

來詩之字，書法頗佳，足見讀書不少，作詩非常容易，買詩韻一本，細看二次，無師可以自通，閒暇無事，自我消遣，作詩者，文人快樂之事，二三文友，談詩論文，風雅高尚，啓發思想，增加智慧，自覺一字不妥，苦索窮思，於無意之中，偶然觸動靈感，興奮之情，如同打牌，忽然自摸紅中，四翻滿貫，有同樣喜悅之感。君靜先生，以為然否？

參加萬人雜誌「讀」「作」「編」三結合　鄭秀堂

國士萍踪來贛渚，英雄劍氣重桃園。
胸襟似水皆人傑，筆陣如刀壓酒仙，
向隅殊多嫌地小，大張旗鼓望明年。

秀堂先生之詩，中有張老編贛萍名字，並有萬主編人傑大名，五六兩句，頌揚諸位作家，筆陣如刀，胸襟似水，確為好句。

民國五十九年雙十國慶感懷　鄧學而待正稿

(一)浮生能耐幾春秋，對鏡離人漸白頭，
雙十年年徒感慨，遺民血淚尚交流。

(二)國慶難忘去國思，同胞骨肉在流離，
偷生待老終成恨，歌舞當前倍感悲。

壇主評語：鄧先生國慶二絕，音韻最佳，是為名作。明白通暢，一氣呵成，頗合風人之旨。慨嘆之情，人人讀之，皆有同感，最佳之句，「偷生待老終成恨」，待字有無窮之含意，青年詩友，不妨向其請教。

生死鴛鴦　丹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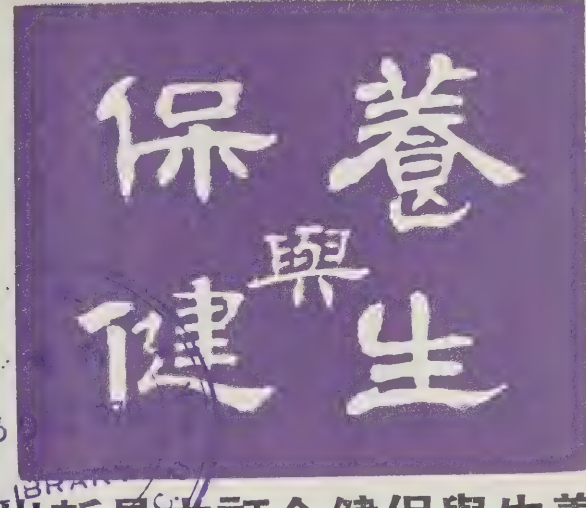
大陸一對戀人老炳燊與潘宛莊，幼同里，長同學，不堪暴政，於本年十一月十日，相偕泅水，偷渡香港，中途水寒流急，男者體力不支，海中斃命，女負其尸，抵岸暈厥，醒後身在醫院，人間慘事，無愈於斯，爰賦一律，願其精神不死，而表哀悼之情。

本是同窗情義眞，但求還我自由身，
羣山未鎖英雄志，怒海難摧弱女心，
互勉天堂偕白首，何堪中道竟釵分，
紅顏此日腸應斷，掩淚題詩弔戀人。

壇主評語：丹心先生詩中佳句，「羣山未鎖英雄志，怒海難摧弱女心」，此聯既好而又工，至為讚賞。來函敬悉，並候起居佳勝，多寄大作，本壇至十萬字時，即印專集，詩教復興，有賴大家努力。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

下列各書局均有出售

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濤出版社
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天書業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07號二樓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大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錬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瘻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第六集已出版每册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癲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心跳
神經衰弱與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一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錬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厦十八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海上浮屍的悲劇何時了……每週評論
以宣揚愛心代替招引魔鬼
教宗從善如流大受歡迎……萬人傑
十一月一日石井收容站囚犯大逃亡……編者
人間地獄——深圳收容站身歷記……錦江
繼謝富治之後康生搖搖欲墜……魯遲
「三島事件」是日本右派抬頭的訊號……待旦
厚黑教主馬克思……縉山
九七〇年聾人聽
的西歐三大奇案……天涯客
宗南閱兵重儀表……胡實
衣萍筆下的軍閥……慶餘
代阿Q……賣油郎
望於中文報業協會者……黃思騁
「破案率」說起……江城子
青年之聲……李有光　穆然　方中原
人詩壇
亞洲主教會議
通過反共決議案
這不是政治，這是眞理！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海上浮屍的悲劇何時了？

近月來香港海域的浮屍現象，雖然以潘宛莊老炳燊的事件達到高潮，但是從近日社會上聳動的逃亡消息看，高潮正繼續洶湧，尚未過去。本刊一六一期，署名三人行的「夜渡鯊魚涌歷險記實」一文，道出個人消息。邊境地區「人民公社」的青年幾乎逃光了，並且正成羣結隊的繼續向外逃。而逃的方式則是蹈海而泳，以生命來換取自由。早半月天氣回暖，浮屍減少，近日寒流南下，浮屍可能再度增加。鑒於潘宛莊事件的轟動，邊境共軍加强巡邏，乃意料中事，但是在「不自由、勿寧死」的情況之下，任何人爲的限制都不會絕對生效。除非中共向東德學習，在邊境築起一道高不可攀，厚不可鑽的圍牆，否則就擋不住逃亡潮，換言之，海上浮屍的悲劇，仍將不時上演，敲問海外中國人的良心。

有人認爲最近的逃亡潮，頗與一九六二年五月的情況相似，其實大不相同。一九六二年的逃亡潮，是由於「三面紅旗」之災、被飢餓所驅迫；而這次的逃亡潮，則由於下放知識青年的叛抗。

文革以後下放青年知多少？據非正式統計是六千萬人。這數字相當於文革期間造反知識青年的大部分。單是一九六六年從八月到十一月底，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檢閱過的紅衛兵即達一千萬人，由此推測六千萬人並非誇張，接近事實。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這兩句話正可作爲六千萬造反青年的輓歌。換言之，毛澤東不仁，以青年爲「芻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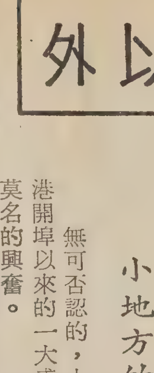
當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初，由於「大黨閥」劉少奇，控制了黨、團、工會、農會等羣眾組織；毛要發動造反奪權，無法利用現成的組織，因此只能在黨團及黨團所控制的組織之外，尋求造反羣眾。所以毛澤東和江青，在組織紅衛兵時極力反對「唯成分論」，即是反對只限於「紅五類分子」：工、農、兵、烈屬、幹部子弟，因爲這些青年都在「大黨閥」的控制和影響之下，不容易發動，發動起來也不大可靠。於是只好借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黑七類分子的青年。這些青年自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之後，受盡階級專政的痛苦，滿肚子怨氣無處發洩，許多人都有反黨的歷史。例如紅衛兵女狀元、北大哲學系助教聶元梓，就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淸運動」中，曾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這些心智未熟、頭腦單純的久受壓迫、折磨的青少年們，一聽有了造反的機會，可以掀翻騎在他們頭上的黨政幹部，不禁大喜過望。於是歡呼踴躍向「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投効，與高彩烈的走上大野心家毛澤東的政治祭壇。

劉鄧集團依靠「紅五類」分子，也乘時組織紅衛兵，於是「紅五類」的紅衛兵與「黑七類」的紅衛兵（兩類之分只就主要成分而言，非確切的劃分），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七〇年二月展開了你死我活的血戰。據周恩來說，死傷的數字僅次於韓戰和內戰。以韓戰而論，中共死傷百餘萬。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有一次向毛澤東滙報時稱，雲南一省死傷了八萬人。毛澤東則說，據「小報」的說法是十六萬。平均以十萬計，二十九省市，相當於二百九十萬人。

毛派的「黑七類」造反分子，其中有些人似曾有過痴心妄念，以爲文革勝利之後，以「從龍之功」必有重賞，從此可脫出永世不得翻身的黑寃，因此他們把毛思想的「紅旗」舉得最高、最高，在敵人的圍攻之下，臨死之際猶頻呼「心向紅太陽」！可是，非常不幸，他們的「紅太陽」，被槍桿子嚇得黯然無光，搖搖欲墜，一九六八年七月，「槍桿子」們來個霸王硬上功，出動軍隊掃蕩毛派的武鬬據點，逮捕武鬬頭頭。至七月下旬，毛澤東被迫發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槍桿子」督着「工宣隊」進駐學校和一切文教機關。造反運動被撲滅了，接着是全面的下放運動。「紅五類」的子弟，進學校讀書當學生，原來的學生，「造反有罪」被下放到農村安家落戶（有些則遠涉新疆、青海及北大荒）。紅黑兩類分子，頭腳倒置過來。造反青年這一悲慘遭遇，倒也並非因毛澤東兵敗所致，即使毛澤東勝利了，他們也難逃這一命運。這是毛澤東一貫的作風。一九二六年北伐期間，毛澤東負責在湖南搞農民運動，淸白的農民裹足不前，毛澤東只好利用「流氓無產階級」。等農民運動出了亂子，汪精衛召見他問罪時，他便誠惶誠恐的說，農民協會的分子多是「哥老會」。今天被下放的造反青年，不過是當年的「哥老會」而已，哀哉！經過了這場大欺騙，造反者覺醒了。他們不甘於爲毛澤東做農奴，可是經過造反的折磨，心灰體憊，反抗無能，剩下來唯有一條路，逃！逃向自由的新天地，這就是海上浮屍的來歷和原委。（漢）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以宣揚愛心代替招引魔鬼
教宗從善如流大受歡迎

劉人傑

教宗保祿六世十二月四日訪問香港三小時，受到香港教友與非教友熱烈歡迎。因為他並沒進行傳說中的與中共的交易，他主持了為世界和平公義的祈禱，帶來了人類的愛。美中不足的是他發了一封電文給北越主席孫德勝，卻未表示關懷曾為保持對天主信仰而流血的越南天主教徒，使他們有被遺棄之感。

小地方的榮幸

無可否認的，十二月四日下午二時二十分天主教教宗保祿六世的蒞臨訪問，是香港開埠以來的一大盛事。這熱烈的情況，前所未有，不論天主教徒與非教徒，都有着莫名的興奮。

在世界地圖上，香港不過是個小地方，小到要拿放大鏡才可以看到；但這回在教宗保祿六世二萬八千哩亞洲訪問旅程中，居然被劃入範圍之內，而且，各位可以從他訪問的路線圖中看到，香港這個地方是在他歸程中特別屈折而來的。

教宗為什麼特別重視這小地方？在他動程訪問之前，就有着種種傳說，最大理由是：香港是和中共談判的最適宜的地點。因而，許多人認為教宗此行是帶有政治目的。因為，要改善對中共關係，早已是天主教內部的所謂開明分子所致力進行的。

馬列史眼中的天主教

世界觀察家對教宗香港之行所懷目的的觀察，不是全沒理由的。教廷駐聯合國觀察員的主張讓中共進入聯合國，還可說是他個人的私見；教宗自己親口說要讓中共取得聯合國的席位，則殊使中國信徒迷惑。如果教廷倒向共黨，將使教徒們有無所適從之感。

馬克思說：「宗教是人類的鴉片。」

列寧說：「宗教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是精神的

史達林說：「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在華盛頓，更不是在倫敦，而是在羅馬。」

如果梵蒂岡以為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仍然可以讓他們傳道，那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何況，在中國大陸、在北韓、在北越，天主教都有過被共黨迫害的經驗，面對這些事實，仍希望有機會恢復已被破壞的傳教工作，顯然是無法實現的幻想。

與中共的政治交易

台灣主教團為了免使教宗的訪問受到「曲解」及受人利用，曾要求教宗取銷訪港，改而訪問台灣，但遭到教宗拒絕。教宗訪港的最大理由是：香港是中國教徒最多的地方。不錯，蕞爾小島的香港，有二十幾萬天主教徒，平均二十個人中便有一個信奉天主教，在亞洲其他地區，都不會有這麼眾多的信徒。

其實，他們應該知道，香港教徒所以如此眾多是因為大部分在中國大陸受到迫害，無法立足，逃亡來港的。如果在香港進行與中共政治交易，將重重地打擊了他們對宗教的信心。台灣主教團的提議，並非沒有理由。如果教廷擺出親共姿態，會使中

一着。

在教宗動程後，從教廷表示的態度及來自各方的消息，教宗要在香港發表「新的呼籲」的可能性甚高。

主教會議的決議

把這個問局打開是在馬尼拉舉行的亞洲主教會議中，于斌樞機總主教的提案獲得通過。會議程序中原沒有提到中國大陸的人民，于斌總主教不特代表了他的意見，還受南韓主教，南越主教的委托發言。他最有力的一句話是：當我們看到惡狼撲向羊羣，卻不提出一聲警告，這還算得什麼牧者？

教會裏有一些人老眼昏花，把惡狼當做他牧下的羔羊，不但不把惡狼趕走，還希望和牠和平共處，把牠容納在羊羣裏。結果，羊固然慘遭狼吻，牧者也會因此送掉性命。

在亞洲主教會議中通過了「支持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鬬爭」的議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不但澄清教宗亞洲之行的種種傳說；並加强了亞洲區教友的信心，也使教宗在以後的一段行程中，更受到歡迎。

遇刺的警惕

另一件使教宗持有戒心的是在馬尼拉遭到的

有驚無險。

雖然這位畫家說他行刺教宗的動機在於破除迷信；也有人認爲他此舉目的志在宣傳，不過很難令人相信理由是這麼簡單；也不可能冒坐牢十五年的危險去宣傳，除非這人是黐線的。但經過檢驗，畫家精神正常。目前，他的眞正動機還是一個謎，但教宗會想到可能是反對他政治上的言論。

爲了亞洲主教會議表現的意向是反共的；在他的和平訪問中又遭遇到暴力相加，不能無所警惕。同時，傳說香港政府通過英國駐教廷使節，希望教宗訪港期間不要提及中國大陸。這種種因素，使到教宗即使有與中共商談的腹案，也不敢冒昧從事。教會方面在亞洲主教會議後，就發表聲明，教宗訪港，絕無政治意味，這是我們身在香港的教友與非教友所樂聞的。

「愛」

這次教宗訪港，爲眞理作證，特別强調了一個「愛」字。是的，香港面對着的中國大陸，及和它連接的北韓、北越廣大土地上，就有八億左右的人口失去愛，他們生活在互相伺機呑噬的禽獸社會中，他們正等待拯救。可是，這恐怕不單純是宗教力量可以拯救得了，還得配合起國際的正義力量。

目前，在國際間正吹起一種强烈的歪風，西方國家爲了貿易上的利益，紛紛與中共建交，還要將它牽進聯合國。本來超然於現實是非以外的教宗，不該與那些政客們一般見識，如果承認了魔鬼的道理，又置耶穌於何地？

教宗訪港的三小時中，只談愛，不談政治，的確從善如流，值得頌揚。爲了愛，就不能縱容破壞愛的惡狼放肆，亞洲主教會議的決議，是十分正確的！

教廷與意政府不同

教宗這次亞洲之行，會使他對亞洲人民的生活

華人民共和國能進入聯合國」的言論，是受了歐洲政客的影響。也許他和意大利政府一樣，以爲這樣可以改善與中共間的關係。可是，教廷和意大利政府不同，意大利的汽車是中共所歡迎的，他們可以輸入；但教廷的宗教思想卻被認是毒素，不會容許他們輸入。因此，教廷跟意大利政府一樣口氣是不對的。

教宗在馬尼拉主持的亞洲主教會議，接觸到亞洲人的强烈反共情緒，他會了解到，在羅馬所計劃的一切，實際上行不通。別說這是一廂情願，前途未卜；就算中共的國際統戰統到教廷去，這種商談對天主教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越南教徒浴血自衛

在四萬五千信徒參加的彌撒祭禮中，教宗領導了爲世界和平公義而祈禱。正義和平是教宗的格言，教宗這次蒞港，主持這項祈禱，也深具意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二十五年來，世界各地還是戰亂頻仍，人類的確需要和平。可是，要維護公義，有時卻不能完全倚靠和平。天主教是和平的，但從歷史上看，歐洲有過無數的戰爭是爲了宗教而引起，可見得要伸張正義，有時非賴武力不可。

在遠東，也有很明顯的例子，那就是越南。當越南被劃分爲南北越後，三百多萬天主教徒從北越集體逃亡到南越。爲什麼要逃？是爲了保持對天主教的信仰。可是，共產黨並不放過他們，在他們到達南越後，繼續向他們追殺。這十年來，究竟有多少越南的天主教徒死在共產黨手上呢？相信連教廷也不會計算得出來。

天主教徒爲了生存，爲了保持他們的信仰，起而自衛，建立了著名的海燕基地，在阮樂化神父領導下，打敗共軍的進攻，天主教在南越的元氣，才得以稍稍保存，否則，越南天主教的力量，已被共產黨連根拔起！可見，要維護正義，和平未必有效，有時非動用武力不可，否則的話，身爲神父的阮樂化，何致大動干戈？

北越主席的電文

可是，羅馬教廷對南越的天主教徒又如何？這次教宗訪問亞洲，對越南經過千災萬劫的天主教徒，並未特別予以慰問，更不用說沒有把南越列入訪問的行程中了。反而，離港後在他的專機上致電北越主席孫德勝，表示「渴望公正和平」。教宗的電文說：「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孫德勝博士台鑒：我們旅行亞洲及大洋洲之後，現已在返回羅馬途中。我們謹向閣下重申我們對越南人民的友好感情，並希望有關方面的衷誠努力，能迅速導致極渴望的公正和平。」

教宗的這封電報能有多大效果，老萬不敢太存樂觀；但違難南越的死剩種天主教徒，難免有被遺棄之感。至少，教宗在發出給孫德勝的電報時，也該發一封給南越當局，表示了對南越教友的關懷。

即使南越獲致和平，在北越境內的天主教徒仍須拯救，使那失棧的羊羣獲得安頓。

和平非單方面可獲致

在本文發表的時候，教宗已完成亞洲的訪問，回到羅馬了。希望教宗以其在亞洲所見，對他的觀念有所更張。

教宗相信，進步是和平的新名詞，在一九六七年三月發表的「人類進步」通諭裏，他把這一點剴切言明。一九六四年他在耶路撒冷向各國元首特別致詞，呼籲各國和平相處。他參加孟買卅八屆國際聖體大會，再度呼籲和平裁軍。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在聯合國發出激動的呼聲：「再不要戰爭了！再不要戰爭了！」

我們確信教宗是個和平倡導者，可是，一方面和平，另一方面不和平，就會變成迫害及侵畧了。以南越的天主教友爲例，如果他們不起而自衛，就會被消滅；而自衛，根本就不是和平的行動。

對於教宗的和平呼籲，我們十分同情；不過，在亞洲，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正到處肆其兇焰的時候，如果只向自己的信徒呼籲和平，便等如送羊入虎口了。

十一月一日石井收容站囚犯大逃亡

·編　者·

中共在大陸各地設置「收容站」，監禁「人犯」，這種「收容站」的內容，是集黑監獄與勞改場罪惡之大成的人間活地獄。最近，我們的讀者收到他兒子從廣州寄來的一封信，其原文如下：

「父母親：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因為近幾月來，我被下放到清遠的石角公社落戶生產，一切生活和工作都靠自己從頭做起，故農業生產勞動與生活待遇根本不平衡，生活難以形容。為了生存，故和幾位知己，於九月返回廣州，在街坊服務站申請安排工作。可是不但不能批准，還被派出所扣留，即送往石井收容站審查倒流的原因。在石井關了兩個月，所以在這段時間裏消息不通了。那種生活是我有生以來最痛苦不堪的，幸而本月一日晚，石井收容所發生大逃亡，我和幾位知己現已逃出人間地獄，但目前廣州捕人很緊，看來不能立足廣州了，我們已決定明天離穗，準備由東莞二叔處找熟人，一齊逃港。因為我已走頭無路了，請雙親不用為我掛心，望天有靈，保佑我順利平安抵港與雙親見面。如果可以，請在六日至八日之間，到邊境看是否接應我們。其他一切筆不盡言，只有聽天由命就是了。謹祝　順利

兒××十一月四日」

（原信與信封，如電版。）

這封信告訴我們幾點事實：

㈠中共將知識青年下放落戶的政策，遭受到全面性的反抗，因為他們無法在農村生活。

㈡因此，下放青年又「倒流」回到城市。中共對「倒流」青年，正採取嚴厲手段，諸如扣押監禁，送入「收容站」。

㈢「收容站」是人間活地獄，受不了這種折磨的「犯人」，終於暴動起來，團結一致衝出戒備森嚴的監房而「大逃亡」。

㈣這種坦率的信，竟敢在廣州投郵，又傳遞到了香港，可見大陸青年是不怕死的，中共的郵檢工作也很馬虎。

這位青年——可能也是所有在石井大逃亡的青年，決定十一月四日逃來香港，正是浮屍滾滾而來的那些日子，他與「幾位知己」是否已平安抵達香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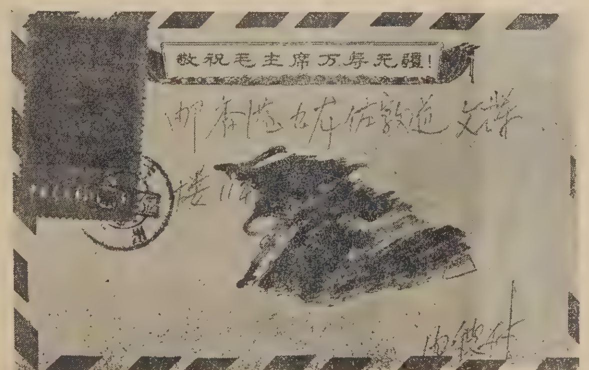
很不幸的是，收信的「雙親」並未見到他的兒子到來，是否又被捉回去進了「收容站」，也還是喪生在碧海綠波中？目前生死未卜。

㈤中共的「收容站」，是專收押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人犯，也即是「罪行」最輕的人犯，照理其中一切施為均應比收押「反革命份子」的監獄或勞改場要寬容得多。可是，這種被身受的人名之為「人間地獄」的「收容站」，其中的殘酷內幕如何？請看另一篇錦江先生身歷其境的報導：

「人間地獄——深圳收容站身歷記」

最新指示

我們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夠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人間地獄—深圳收容站身歷記

錦江

「夢回跳出鐵門檻，世上幾重人鬼關？」

——文天祥詩

寶安縣深圳城的西面，一華里左右，有個地方，土名紅嶺崗。那裏有幾間低矮灰白色的房子，略呈圓拱形，長長的像棺材。四週築起一道高過人頭的圍牆，上面插滿閃閃發光、五顏六色的玻璃碎片。南端有一扇矮門，躬着身才可以進去。門裏頂着三條碗口般粗的木柱，上面鎖着一把罕見的特製大鐵鎖。屋裏經常傳出，鐵鐐叮噹的響聲，和粗聲穢語的斥罵聲。圍牆旁邊，有座木板搭成的哨棚，像怪人矗立着，特別碍眼。裏面，有個荷槍實彈的共軍，來回踱步，習慣地不時從窗口探出頭來東張西望，像一頭兇惡的狼，在搜索甚麼似的。這裏，就是中共寶安縣深圳收容站了。是充滿血淚、恐怖、殘酷的人間地獄！

回廣州探親中途被扣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終生不能忘記的慘痛日子，也是大陸腥風血雨的恐怖日子。

那時，毛澤東爲了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殘局，鞏固獨裁專制的統治地位，狗急跳牆，進一步對人民瘋狂鎮壓，掀起一次慘絕人寰有如刮十二級颱風的運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在運動中，多少善良的人民，無辜地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活活地被吊死打死。

到處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彷彿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了。

就在那時，我無辜地被抓去收容站，整整磨折了三個多月。經過的始末是這樣的：

當時，我在寶安南頭建築隊工作，我的妻子在廣州分娩。

一天，接到她的信，說，當前廣州運動很緊張，「紅邊狗」（註：紅衛兵）每晚挨戶檢查，抓了不少人。看情況，再住不下去了。使人驚心動魄的，南方大廈的樹上，天天晒有很多「臘鴨」。（註：吊死人在樹上。）托上帝保佑，孩子生下來了……

讀了她的信，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情況如此，非親自去探望不可。

第二天，記得是農曆六月十八日。天還沒亮，我急忙騎自行車，沿着公明公路，風馳電掣的直奔。一口氣走了二十多公里路，打算在十二點前，趕到樟木頭火車站，搭快車往廣州。

六月的太陽，火一樣猛烈，汗水豆粒般大，一串串從面上直往下淌。衣服裏裏外外都濕透了。我一邊揩汗，一邊貓着腰，推着車子一步一步地，走上又高又陡的梅塘坳。

梅塘坳，是寶安縣和東莞縣交界的地方。車子推上坳頂，人已經氣喘吁吁了。正想歇息一下，突然，路旁茅棚裏，走出兩個手持長槍的民兵，「站住！檢查證明！」一個槍口瞄着我，一個衝到我的身前，氣勢洶洶，如臨大敵。

我不敢怠慢，迅速拿出證明，小心翼翼地送到他的面前，並說明是往廣州探親的。兩個傢伙反覆看了好久，又耳語一陣，然後交回證明。他們沒有做聲，我想，大約沒有問題，可以順利過關吧。

正待轉身上車，「慢點！有沒有執照？」一個民兵用手揪住我的車頭。我楞了一下，感到奇怪，連自行車的執照也要檢查，這是破天荒的事。而且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方面的公文，這傢伙是不是有意刁難我呢？

我壓抑着怒火，和聲細氣的說：「執照在家裏，趕時間忘記帶了。」

「不行！沒有執照，準是偷人的。」他武斷地說。

我大吃一驚，想不到「賊名」就這麼輕易落到我的頭上。急忙說，「同志！請不要這麼說，今日執照問題，可不能全怪我。如果你們事前張貼過告示，或者在會議上宣佈過，我斷斷不敢大意。」

「放屁！爲什麼要事前宣佈？突擊檢查，是我們的權力，隨時隨地可以執行。你是什麼人？敢說這些混賬話？」

察言觀色，感到事態有點麻煩，對這些蠻不講理的傢伙，我正在想辦法應付。突然，身後一聲叱叫，「他媽的！嘴還硬，把他綁起來。有意見到收容站去理論吧。」另一個傢伙從身後抽出繩子，衝到我的身前。

於是，兩個傢伙，如虎如狼，把我五花大綁着。

這時，我只有憤怒。我明白在這些野獸面前，什麼理由都失去作用。

就這樣，我被當作「現行犯」，縛在嶺上的哨棚過夜。

山蚊，成羣結隊，從陰暗的角落飛出來，復仇似的向我猛攻，叮得我徹夜坐臥不安。

進收容站施下馬威

第二天，傍晚時候，把我押到深圳收容站。

一間狹小的辦公室裏，坐着幾個穿軍裝的人。中間坐着一個身材矮小，滿臉橫肉麻面的傢伙。兩個押我來的民兵，在他面前嘰咕一陣，就出去了。

後來才知道這矮仔姓廖，是站裏「革委會」的主任，以狼毒出名廖矮仔。

他閃動着陰森的目光，對我上下打量一下，隨即命令我站好。然後打開抽屜，拿出紙筆，開始審訊我。

紀錄了我的姓名、籍貫、成份以及職業之後，沉聲問道：「所報的都老實吧？」

「老實。」

「有沒有做過壞事？我們的政策，從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他唸經似的，唸完一長串政策。

「沒有。」我平靜地說。

「沒有？那你爲什麼要偷人家的自行車？」

「不是偷的，是自己的車。」

「爲什麼沒有執照？」

「事前不曉得要檢查執照，忘記帶上。」

「豈有此理？」他怒冲冲的說，「狡辯！」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我懷着滿腔冤憤，懇切地請求他，「首長同志！麻煩你打個電話，到我的生產隊調查一下。」我同時說明妻子在廣州生產，是專程探望她的。我想，合理的請求，也許他會接受的。於是，又補充一句，「首長！對人民負責，凡事要調查清楚，實事求是才好。」

誰知，這一下冒犯了他的虎威。拍着桌子，戳指叫罵：「好傢伙！無法無天，你倒教訓起老子來了！」他像瘋狗咆哮着，衝到我的身前，「老子就是對人民負責，把你這些壞東西抓來這裏。」他的手指點到我的鼻尖，口沫橫飛，像一頭準備吃人的猛獸，目露兇光，企圖把我吞掉。

人到了絕望的關頭，會異乎尋常的鎭靜。我忘記了恐懼，也無視對方的兇暴。我想，與其吞聲忍氣坐冤枉牢；倒不如理直氣壯的據理硬碰一下，「同志！請求你調查清楚，應不應該？合不合法？」

「就是不應該怎麼樣？老子這裏是收容站，不是電話所。你囉嗦什麼？」

「收容站更應該根據事實，不能隨便冤枉好人。」我忍了好久，終於頂出這句話。

「媽的！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傢伙！什麼冤枉好人？這是什麼地方？你敢說？哼！……」

話聲未落，一個左右開弓，打在我的臉上，登時眼冒金星，頭暈目眩，一個蹌踉，差點跌落地上。

接着，他大聲吩咐：「老王！把他拉去第三號室，讓他嚐嚐監房味道。」

進牢房如同入地獄

在迷糊中，那個兇惡的傢伙，把我連推帶打，拖到牢房裏。

待到稍爲清醒，才發覺衣服有幾個地方撕破了，胸口和肩胛也隱隱作痛。我氣憤填膺，木然的站着。經過一陣工夫，我的思想才集中起來，是悲憤？是憂慮？是絕望？構成了一層層波浪，在腦海裏翻騰着。

想着，在廣州動亂中產後的妻兒；想着，自己當前冤枉的遭遇；更想着，今後在監獄裏，漫漫長夜的黑暗歲月……想着，想着，不禁悲從中來，流下了悲淒的眼淚。

這時，已是更闌夜靜的時候了。

人，最痛苦最冤枉，還有過於：有話不能說，有理不能伸嗎？

他們口口聲聲，講理講法，以理服人。在事實面前，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他們何曾有半點理性和人性？

牢房裏，陰沉沉的，活像神話中的地獄。中間一條長長的行人道，濕膩膩的，洋溢着屎和尿，一股濃烈又臭又辣的刺鼻惡味，瀰漫了整個牢房，使人作嘔。房裏，沒有床也沒有蓆，大家都躺在凹凸不平，而又潮濕的地面上。

狹小的房子裏，滿滿地擠着三百六十多個犯人，簡直像鹹魚舖的鹹魚，每人容身的地方，小得不能再小。

牢房裏，每天的生活，緊張、刻板，而又殘酷、痛苦不堪。

他們挖空心思，採取一種精神上的轟炸，和肉體上的摧殘，所謂慢性的虐殺方法，來對付我們。

名義上，一天兩頓飯，其實每頓只有二兩米，僅僅一小碗飯。餵小狗都餵不飽，就靠這一點點東西，維持我們的生命。米，是發霉變質的，含有濃烈的餿味，他們用來餵豬和給我們吃。菜，是幾片無油無鹽，又苦又澀的老菜葉。

飢餓像條無形的毒蛇，噬嚙着我們的血肉，使我們一天天消瘦，形銷骨立，鳩形鵠面，生不能生，死不能死。

一狠人」的一好」辦法。

每天早上背誦老三篇

早上，天朦朧亮，高音喇叭筒，對着牢房門口，發瘋似的狂喊：「起床！」「起床！」連續緊急的呼喊。接着，就是叮噹作響的開押聲。

這時，我們像一羣打驚了的猴子，一骨碌從地上爬起，慌慌張張，走出廣場。大家摒住呼吸，鴉雀無聲地，迅速站好隊伍，裝出虔敬的姿態，肅然鵠候着。

經過一陣工夫，門裏走出姓張的管教員，每天都是由他主持儀式。他把一張毛像掛在牆的正中，儀式就這樣開始了。

首先，大家跟着他把「語錄」本翻開，和尙唸經似的讀幾條語錄。接着，唱「東方紅，太陽升……」從幾百個喉嚨迸發出的，沙啞的、沉悶的、有氣沒力的，彷彿叫喪的歌聲。最後，無聊地高擧「語錄」本，像潑婦發誓般，大喊三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如此這般地進行「早敬」。這是一個異常嚴肅的集會，是風雨無間的。

多麼滑稽可笑的玩藝啊！我們「何幸」生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身在囹圄之中，竟有資格參與「偉大領袖」的祝福。我想，這就是毛澤東的「偉大」吧？眞是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創擧！

緊接着，就是學習「毛著」，以「老三篇」爲主。每篇文章，都是懶婆娘裏腳布又長又臭。

矮仔主任再三强調：「要熟背老三篇」，否則不准開飯，還要處罰。

他是毛澤東的孝子賢孫，害人的事，往往言出必行，我們聽了，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生閻王打死人如打死狗

管理學習的，是一個姓黃的高佬。這傢伙特別兇惡，背地裏人們稱他「生閻王」。開飯前，他手拿木棒，站在廣場的石台上，身高影大，儼然一尊煞神。殺氣騰騰，鷹視狼顧，兇芒畢露，在人羣中搜索背誦的對象。

我大約到牢房後，三、四天的一個早上，親眼看到由「生閻王」一手導演的慘劇。

受害者是紫金縣人，姓黃，五十多歲，做木匠的老頭，因爲「證明」過了期，被抓到牢房裏。

那天，高佬指名抽他上台背誦「老三篇」。他老態龍鍾，顫巍巍的，拖着不穩健的腳步，走上石台。

因爲不識字，一個字也背不出來。高佬可光火了，「媽的！你這戴着花崗岩腦袋的老不死！」又打又推，老頭立即翻翻滾滾，從台上滾到地下。他痛苦地呻吟着，掙扎着好一陣，手腳一伸，雙目翻白，作了學習「毛著」犧牲品！

高佬當時還以爲他裝死，用腳踢了兩下屍體，悻悻的說，「死了報銷，省出二兩米！」陰鷙的目光向我們一瞥，意思是：看老子的手段，老頭是你們的榜樣！

當時，個個嚇得魂飛魄散，目瞪口呆，默然無言。

以後，每當在廣場集會，就閃現出一幕，恐怖的、慘酷的情景。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

過了幾天，一個早上的開飯前，禍事又臨到我的頭上。

「××上來！」高佬聲色俱厲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全身囉嗦着，彷彿走上絞台。飀的一聲，從我手上奪走那本「老三篇」，「背紀念白求恩同志」。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產黨員。」我誠惶誠恐地，背出一句，以後就茫然了。冷汗涔涔地從身上冒出。

來不及思索，只見他眼一瞪，手中短棍一揚，辟拍一聲，劈頭打下，我立即踉蹌地倒在地下，立即暈過去了。

約莫經過一盞茶的工夫，才感到頭部一陣陣的劇痛。伸手一摸，頭頂隆起一個大疙瘩。還隱約地聽到他的罵聲，「死不悔改的傢伙！不學習，老子就要你的命！」

那天早上，我飯也沒得吃，下半天挨着餓，强迫我去開荒種地。

總之，每天有十多個人被抽去背誦，同樣是挨打，沒飯吃。賸下的飯，挑回去餵豬餵狗。我們只有含着眼淚，忍受着飢餓的熬煎。

搾取勞力受盡折磨

早餐之後，就是「勞改」時間，挑屎、挑尿、開荒、種地，樣樣皆全。工作像流水沒有停歇。

兩個武裝民警，虎視眈眈，監視我們勞動。稍爲工作遲緩一下，晚上不但沒飯開，還要批判鬪爭，加上一頂「抗拒改造」的帽子，戴上一副沉重腳鐐。

每隔兩天，還要到深圳城挑米挑柴，來回三四華里，由民警押着，每人起碼要挑七、八十斤，慢走一步，馬上拳打腳踢，罵我們「磨洋工」，非揍不可。在他們的眼裏，我們簡直是牲畜。

黃昏，筋疲力盡的時候，我們拖着沉重的腳步，在哨兵的斥罵聲中，像一羣牛馬，馴馴服服地，在槍桿子的監視下，被趕回牢房裏。

晚上，特別使人憂鬱難耐，兩盞油燈，在昏暗中更增加了淒涼的氣氛。憑着糢糊的燈光，依稀照得見，坐在陰暗角落中的難友，愁容滿面，垂頭喪氣，在痛苦地沉思。

本來，經過整天艱苦勞作，需要休息；可是環境在磨折我們，心靈上的創傷，使我們感到無比的痛苦，心情無法安靜下來。人，是有思想感情的動物。眼前的遭遇，牛馬不如的生活，家庭、父母、妻兒，誰不感傷？誰能忘懷呢？

牢房裏，長期沒有水洗澡、洗臉，每個人身上積聚的汚垢，幾百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汗酸味道，和走廊裏的屎尿臭味相混合，滙成一股濃烈的臭味，瀰漫了整個牢房，使人頭昏目眩。

蚊蟲，成羣結隊，像轟炸機嗡嗡作響，在偵察、搜索牠們的目標。還有蝨子和臭蟲，在我們身上應運而生，大量繁殖。這些東西，做了那些魔鬼的幫兇，在我們枯瘦的身上，大肆活動、騷擾，最後，把我們僅有的一點點血液，毫不容情地吸乾。

病人痛苦的呻吟聲，像一枝悲慘的、絕望的哀歌，在深夜的牢房裏，迴旋着，扣緊了每個人的心弦。牢房裏，沒有藥物的設備，也見不到醫生的踪影。

他們向來對於犯人的病和死，是不負責任的。這是他們暗裏規定的政策：犯人是壞份子，對革命有害，死得越多，對革命越有利。

況且，用慢性的磨折，把犯人弄死；比用刀槍來處決，比較斯文，還可搾取勞力，這是他們處理所謂犯人的「英明」決策。

病死的人扔下海餵魚

我親眼見到不少善良的人，受不了牢房的殘酷磨折，病死在牢房裏。為了掩人耳目，他們在夜靜更闌，悄悄地派幾個人，把死者用破蓆捲着，扔到海裏去，像扔垃圾一樣。

然後，他們寫上一紙謊言，寄給死者的家屬，說死者已調去粵北、南海去了。這些情況，我們看在眼裏，心照不宣。絕不敢洩露半點秘密，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記得是我快要離開牢房的時候，又死了一個姓張的小學教師，南頭公社人，二十多歲。因為家庭成份富農，「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抓進來的。他們强迫他帶病勞動，沒有藥醫治。發高熱時，整天叫嚷要喝開水，可是那裏找到水呢？我們眼巴巴地，看他在地上翻滾掙扎，痛苦呻吟。

晚餐後，矮仔主任照例進牢房檢查人數。看見他說夢囈，走前去狠狠地踢了兩腳，怒目圓睜，破口大罵：「媽的！裝死逃避勞動，老子就把你報銷！」

那個小學教師眼睛瞪得大大的，樣子十分駭人。

這時，已經午夜的時候了。大家沉默着，突然，木押噹噹一響，高佬走來，隨後跟着四個全副武裝的民警。他們對死者一瞥，隨即命令我們四個人站出來。

登時，心裏像澆了一盆冷水，我完全明白，將要做什麼了。

高佬目光凌厲注視着我們，宣佈當前的任務。雖然，我有生以來，沒幹過這一行，而且十分害怕接觸死人。但在暴力的逼迫下，有什麼辦法？四個人，手忙腳亂，膽戰心驚，把冷冰冰屍體，放在一塊木板上，然後蓋上一塊破蓆。

夜，星月無光，漆黑一片，天空彷彿遮了一張黑幕，荒野異常的寂靜。我們沿着一條彎曲的羊腸小道，狼狽地摸黑抬着屍體走。黑黝黝的辨不清道路方向，四個人踉踉蹌蹌，一腳高一腳低，困難地蠕動着，心裏卜卜地跳動着。突然，失足踏入一條小溪，身一晃，四個人不約而同地一齊倒下。屍體也從木板滑下來。

經過十多分鐘，終於走完了坎坷的山道，抬到海灘。

「快扔下去！」腦後傳來一聲命令。我們立即使出最大的力氣，把屍體連板一起拋到海裏，迅速地消失在深沉的浪潮中。

海，依舊憤怒地吼叫着，張開巨大的黑口，彷彿要吞掉宇宙的一切。

剩得半條命還要感謝黨

幾天之後，我被抽調去伙房，專門負責擔水。這個伙房包括站裏的幹部，連一小隊民警共六十多人。每天用水三十多擔，完全由我負責。

附近沒有水井，要遠走三、四百公尺的山溪去挑。每天挑幾十擔，來回要走一百多趟。我咬緊牙齦，忍着疲痛，一擔一擔地挑回來。肩膊磨得又紅又腫，隆起兩個大核桃。

由於勞累過度，一天，我挑着水往回走，突然暈倒地下，接着吐了幾口鮮血，於是大病起來。日夜躺在地板上，昏昏迷迷，沒有醫生看，沒有藥吃。

幸虧一個姓陳的難友，每天出外勞動，偷偷地帶回一些青草藥，擦成沫灌進我口裏，病又慢慢好起來，眞是賤人有賤命。

一病就是半個多月，人瘦得像柴棒，雙目深陷，顴骨突起，面目全非。病好之後，又强迫我繼續挑水。

勞改日子，度日如年。終於又捱到金風蕭瑟，桐葉飄零的秋天。

一天早上，剛挑完一擔水，走出伙房門。高佬在辦公室招手叫我。

我怔了一下，以為發生了什麼問題。轉想，事到其間，一切只好聽天由命吧了。

於是，硬着頭皮，憂心忡忡地踏入辦公室。矮仔主任坐在椅子裏，翹起腿在吸着一枝捲烟。抬起眼看了一下我，說：「關於你的問題，最近已調查清楚，自行車是你的。黨和政府寬大你，從現在起，你可以恢復自由了。」停了一下，接着又說：「在這裏學習了三個多月，對你思想改造有很大好處。應該感謝黨和偉大領袖的關懷。」

多麼謊謬絕倫的論調啊！我幾乎懷疑我的耳朵聽到這種出自人口的聲音。我的生命差不多喪在他們的手上，他自認誣陷，使我寃枉受這麼久的折磨，還說對我有「好處」，還要我感謝「黨」的關懷。

聽了他狼嚎似的語言，我憤火中燒，胸腔氣得差不多要炸裂開來。迷惘中，我彷彿看見披着人皮的魔鬼，站在我面前獰笑。

我的理智告訴我：對於一切魔鬼，避之則吉。

驀地，我的頭腦清醒起來，像脫籠的猴子，倉皇地拖着疲乏的腳步，迅速地像躲避瘟疫，離開這人間活地獄。

不過，我是應該「感謝」毛共對我這次無理的迫害，使我加深認識他們醜惡的面貌和本質，從而增强我的勇氣和信心。促使我在翻山越嶺中，忘記了疲勞；使我在萬吠狂濤的泅渡中，忘記了危險。能夠排除萬難，不怕犧牲，奔向

繼謝富治之後康生搖搖欲墜

「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的心腹集團遭受了三次打擊。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受武漢兵變的打擊，「文革小組」的核心分子王力、關鋒、林杰、穆欣、戚本禹等一齊垮台。王、關、林、穆四人九月即垮台，對於戚本禹，毛澤東還想師彭眞的故技「棄車馬，保將帥」，把他留下來；結果如同彭眞的失敗，吳晗和廖沫沙（反毛三家村之二）倒了，鄧拓（三家村主將）終也保不住。戚本禹也終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垮台。這一神秘的淸算稱爲「王、關、戚」事件。

第二次打擊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協助林彪矯令調三十八軍入北平「勤毛」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他被淸算的理由之一是寫了一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的文章。其次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兵變時，指揮空降部隊抗拒叛軍的空軍政委余立金，及負責保護毛林安全，控制北平的衛戍司令傅崇碧。此所謂「楊、傅、余」事件。

第三次打擊開始於本年三月。首先垮台的是協助毛林揭發鄧小平，鬭爭羅瑞卿（前總參謀長），與王力同在武漢被叛軍逮捕的公安部長，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其次是毛的文膽陳伯達。現在是江靑的同鄉，政治局常務委員康生。他自今春起露面日少，「十·一」之後幾乎經常不露面，而十一月二十七日未出席慶祝阿爾巴尼亞國慶大會，則足以證明他已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

我們知道康生的主要職務有二，一是「人代常委會副委員」，二是國際共黨工作。由於前一職務，他經常陪同周恩來、李先念與各國使節和貴賓周旋；由於第二個職務，他遂成爲聯絡各國共黨毛派的中心人物，這一工作又以阿爾巴尼亞爲中心。因爲全世界八十三國共產黨，僅有阿共是無條件擁毛的。查所有紀錄，文革以來凡是有關阿爾巴尼亞的集會（無論黨和國），康生無一次不出席，並且代表毛林主持。而這次竟不出席阿國國慶大會，說明他已不能主持這一最本行的工作，可能已被「掛起來」了。

沒有出席二十七日阿國國慶大會的還有江靑、張春橋。聯絡阿共本是毛派的專利品，這次出席大會的毛派僅有姚文元一個人。情況之凄涼前所未有。

爲什麼聯阿是毛派的專利品呢？自從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黃永勝在建軍紀念的演詞首先停止指名攻擊蘇聯，繼之是九月十一日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會談，對蘇的方針急轉直下，使堅持反「蘇修」第一，反「美帝」第二的毛澤東下不了台。於是毛派展開了一連串的激烈反擊和破壞。其重點則置於對阿共的關係上。因爲阿共奉行史大林主義，自赫魯曉夫時代起即與蘇聯處於勢不兩立的形勢，成爲反蘇修的拚命三郎。加强與阿共的關係，即自然打擊蘇聯。例如去年十一月七日，駐平蘇聯大使館舉行招待會，毛派即以政治局名義於同日宴請阿大使羅博，使周恩來、李先念等不能往蘇聯大使館道賀。其後已藉阿國慶，建黨紀念，來發表反蘇修的宣傳。這一藉阿反蘇的破壞行動，到了今年春才逐漸減弱，最初是以中共的口氣直接指罵蘇修，繼而是藉阿共之口指罵蘇修，而五月之後，則絕少再提蘇修兩字。在二十七日的慶祝阿國慶大會中，李先念的講詞中僅說：「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阿爾巴尼亞人民一貫高擧反帝、反修的戰鬪旗幟，不畏强暴，同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進行毫不妥協的鬪爭。」另毛、林和周恩來聯名的賀電中也用同樣的含蓄字眼。阿共在覆電也照樣含蓄起來。實際上這種含而不露的攻擊，也只是毛澤東臃腫面孔的一塊遮羞布而已。因爲十一月七日周恩來打給柯西金的電報中，殷殷懇懇，禮貌周到，措詞文雅，已毫無反的意味了。劉新權駐蘇大使業於二十一日抵莫斯科履新。新貿易協定已順利簽署，皆說明「形反實和」。

反蘇宣傳連降三級，主持共產國際統戰的康生不出席阿國慶大會，說明毛派形勢日蹙，康生已臨垮台邊緣。

「九全大會」以後，毛派在政治局二十一席中佔有九席，即毛澤東、林彪、江靑、葉群、陳伯達、姚文元、謝富治、康生、張春橋。居九對十二的劣勢。現在由於謝富治和陳伯達的垮台，降爲七對十二的劣勢。如果由候補政治局委員遞補的話，四候補的次序如下：①紀登奎、②李雪峯、③李德生、④汪東興。前三名全是新當權派，毛的侍衞長汪東興列最後，無機會遞補。如以紀登奎和李雪峯遞補，毛派在政治局中的形勢變成七對十四。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時，上述的政治局人選本是一臨時的妥協。江靑、葉群、姚文元等，照「三結合」的方式，以「革命羣眾代表」的資格擠入政治局，檢了大便宜。現在已保不住「旣得利益」，逐一的被打下舞台。

目前除了毛澤東自己，其他毛派處境都不妙。例如葉群以林彪辦公廳主任，竟未出席今年「八·一」建軍紀念大會。江靑幾乎又恢復了文革前的沉寂狀態。張春橋、姚文元，身爲上海革委會主任和副主任，可是常留北平不返任所。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支持張、姚二人奪權的上海警備區司令廖政國、政委李世桑，相繼消聲歛跡，顯示上海已非毛家天下。

在文革以前，一般人對毛澤東估價太低，以爲他隨時會垮台，現在又對他估價太高，以爲他依然大權在握。果是大權在握，陳伯達、謝富治豈有垮台之理？要知道當劉鄧當權時期，毛澤東個人崇拜也並未減低，這是共黨政權對外的政治佈景使然，不可被它騙了。



「三島事件」是日本右派抬頭的訊號

待旦

正在中共猛烈攻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時候，日本著名的右派作家三島由紀夫率數名信徒衝進「自衛隊總部」，用日本武士道傳統的自盡方式——剖腹自殺，這不僅引起日本政府的震驚，而且引起美國以及世界各國人士的驚異。日本政府以及執政黨企圖盡量縮小這件事的影響，佐藤首相會說：「三島是瘋狂了」，自民黨首腦强調：「此一事件是三島個人突然發生瘋狂狀態而採取的行動，與他在文壇上的成就無關」。日本警方則把三島的自殺，歸咎於他企圖煽動軍隊發動政變的陰謀不遂而自殺。警方發言人說：「與三島一同襲擊自衛隊總部的三名『楯之會』人員招認，他們的目的是要發動政變。……他們計劃鼓勵東京市中心東部的三十二團，參與三島的行動，以恢復軍隊以往的光榮。如果自衛隊對他們的呼籲置諸不理，三島與『楯之會』各人員就自盡，以突出他們的信條」。

日政府擔心三島事件可能使日本在國際上的聲譽受損，也可能使世界各國對日本修改憲法的意圖發生懷疑，進一步攻擊軍國主義的復活。日本政府力圖縮小此事件的影響，那是很自然的。倘令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問題，本刊曾予討論，筆者也曾表示個人的看法。然而「三島事件」對日本國內以及世界輿論到底有什麼影響呢？現時日本的左右翼勢力的對比到底怎樣呢？筆者藉此機會再談談自己一些膚淺的看法。

(一)三島事件爲右派注射了强心劑

日本的左翼勢力是非常强大的，這從多年來連綿不斷的學潮、工潮都可以看得出來。日本左翼每一次發動反對「美日安全條約」，反對「核武器」運動，都有數十百萬人參加。右翼人士在這些年來一直被壓得抬不起頭來。日本的社會黨是僅次於執政黨——自由民主黨的第二大黨，共產黨則是第三大黨。甚至公明黨也以偏左的面貌出現。因而日本左翼的氣焰非常之高。滿街都是毛著作和毛像，讚揚中共的話有羣眾，批評中共的話沒有人聽。右翼勢力處於蟄伏狀況，除了以偏左面貌出現，但實質是「形左實右」的「創價學會」之外，似乎並沒有什麼大規模的全國性的組織。

由三島由紀夫領導的極右的組織「楯之會」成立於一九六八年，人數不多，以乎只有百餘人，是三島從各大學中挑選出來的。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由於與日本自衛隊維持十分密切的關係，全部人員都受到嚴格的軍事訓練，並獲得自衛隊高級軍官的支持，所以影響力仍是很大的。「楯之會」主張恢復日本昔日的光榮，鼓吹武士道精神，要求廢除戰後的日本憲法，重整軍備，必要時派兵出國作戰。這一套極右的言論，是幾年前任何人都不敢提出來的。日本的右翼勢力在近幾年來頗有抬頭的趨勢，這是由於左翼份子不斷鬧事，搞學潮與工潮，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傳統道德的喪失；更由於日本社會黨人以及部份自由民主黨領袖過份親中共，並在中共的壓力下屈服，頻頻發表反政府的聲明。這不但引起部份中年人的不滿，而且刺激起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感情，反過來支持右翼團體。這種思潮實質上也是一種不滿現狀的思變思想。

與左翼勢力相對比，日本右翼力量仍是弱小的，但由於日本經濟迅速的發展，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也隨之增强，右翼勢力便趁機得到迅速的成長，形成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這點我們從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對「三島事件」的反應可以得到證實。

「三島事件」發生後，日本警察加强巡邏和戒備，擔心這件事觸發一場暴動。接着又命令警方加强對政府高級官員以及各政黨領袖的保護，擔心「三島事件」引起一場暗殺狂潮。美國政府有關人士則指出：「値玆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對美國等世界各國產生威脅之際，三島事件的發生，可能刺激日本民族主義，而使自衛隊漸右傾。」日本左翼勢力對「三島事件」故意表示冷淡，但卻指責執政黨，認爲「此種軍國主義勢力的過激行爲，政府自民黨應負最大責任。」言外之意就是認爲日本政府和自民黨在暗中鼓勵和支持右翼勢力。

我們認爲日本政府的擔心絕不是多餘和沒有根據的。日本政府在三島事件後所採取的相應措施，也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防患於未然。「三島事件」無疑是給日本右翼勢力注射了一支强心針，可以預見的是，他們可能結束蟄伏狀態，趁機開展積極的活動，企圖增加對社會的影響力。這也就給日本社會種下混亂的禍根，因爲親中共的左翼力量絕不會坐視不理。

(二)中共對三島事件的看法

香港大公報上月二十六日由於不明北平的意向，不好過於渲染，只在不顯目的地方刊登了這則消息。並說：「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復活」，「三島由紀夫事件在當前的日本出現，是毫不奇怪的」。「爲發動新的侵略戰爭作準備」，「他們不擇手段地製造輿論」。中共向來是不會放過任何攻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機會，所以最近抓着這個題目大作文章，認爲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又一鐵證」。說「佐藤反動政府正在利用這個事

一大道理論：以便在復活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跑得更快一些」。並把日本政府防止暴亂的措施，說成是一場企圖撲滅左翼力量的行動。還把這一件事與日本一九三六年「二二六」軍事政變相提並論。認爲日本政府就是要借這類事件，更瘋狂地推行軍國主義化的政策」。

中共這種反應是很自然的，是符合它一貫的立場與利益的，我們雖然不同意中共那種「日本軍國主義已復活」的論斷，但日本右翼欲藉此一事件而抬頭卻是事實。美國政府有關人士認爲：「三島事件，可能刺激日本民族主義，而使自衛隊漸右傾」的看法是比較公允的。然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天，要撲滅日本的左翼力量，復活軍國主義也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爲此可能引起日本社會混亂，嚴重打擊日本經濟的發展。

所以筆者認爲，三島的死是一種錯誤，他的死雖能促使日本右翼的抬頭，但未必能達到重整武士道精神、恢復日本昔日光榮的目的。

厚黑教主馬克思

縉山

李宗吾因著一本「厚黑學」，因此被人稱爲「厚黑教主」。其實，這是大錯。李氏崇信孔、老，尤其對老子推崇備至。而其本人又是地道的傳統道學者。他一點也不厚黑，所著厚黑學完全是諷世之作，讀者切不可誤會。「厚黑教主」這個尊號，我以爲最好奉贈卡爾‧馬克思。過去華白先生稱馬氏爲「共產教主」（見一年前萬人雜誌），我以爲那還是抬舉他，改贈「厚黑教主」才算恰當。

何以說馬氏厚黑呢？可從下幾種理由證之：

㈠從動機說，別人立言創教，目的都在救世愛人。馬氏不然，他著述創黨，一在弄倒他的恩友薩拉爾，一在個人出風頭。有人曾稱讚他能「同情窮人」，那是絕對不確的。恩格斯才真是同情窮人，馬氏不過以之做手段，意在賺得窮人好感，擁護他做教主才是真正目的。

㈡馬氏一生潦倒，住亭子間，衣食常缺。因爲他天生是一條懶蟲，不肯做事。他在大學讀書時，常在咖啡館鬼混，很少到教室聽講，自謂爲「哲學家」。大學畢業後，高不成低不就，好寫文章，但發出後沒有人肯接受。因此他的生活只有靠朋友救濟，主要的朋友，一是恩格斯，另一即薩拉爾。他們借給他錢，並爲他謀工作。有一次馬氏又向恩格斯借錢，未如所願，因恩格斯當時也鬧窮。不料，馬氏不諒解人家的苦衷，馬上發脾氣便寫信大罵他的多年恩友。

㈢外國博士分爲許多等級，有的是政府頒給的，有的是學校頒給的。最榮譽的博士，第一要有碩士資格；第二要在指導教授指導下寫出數十萬字的論文，自行出版送交各圖書館一任讀者批評。博士委員會即根據社會批評以定取捨；第三論文批准後，然後面試，就其論文要點一一加以考問，證明確係其本人的心血後才算正式博士。普通博士一爲論文交費博士，只要交費，論文必定通過。另一爲通訊博士，這和前者情形差不多，馬氏的博士即屬於後者「通訊博士」。這種博士雖與香港「假博士」有別，但也不大榮譽，但馬氏寫作總好在姓名前加上DR.名銜。

㈣共產黨有所謂「一杯水主義」，係指男女關係而言。這就是來自他們厚黑教主。因爲馬氏在他妻子懷孕期間，強姦了他的女傭，生了一個兒子。這在倫敦政府是有案底的。根據以上四點，所以送給馬氏以「厚黑教主」誰曰不宜。

因爲馬氏厚黑，所以他的徒子徒孫也無一不厚黑。例如列寧，在第一次大戰時，他正流亡在瑞士京城。他先向美領事投靠被拒，嗣被敵國德國收買，回莫斯科造反，並與德訂下喪權辱國條約。列寧回莫斯科後曾指導其黨徒搶劫銀行，作活動經費，列寧的目的，一心在抓權，只要自己能享政權，賣國做俄奸根本無所謂。

毛澤東也是一樣，當抗戰初期，走頭無路時，居然接受招降，到渝且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但當其被改編爲「八路」軍後，他不對敵作戰，卻一意培養共黨勢力。敵人投降，居然把勝利據爲己有，且仰仗蘇聯攫取大陸，實行「一面倒」，喊史魔做「爺爺」、「太陽」。

毛幫之有今日，最初全靠朱德，但一旦得權便先把朱德貶抑，自己搶坐第一把交椅。劉少奇本是他的戰友，對中共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當劉酋當權時，本來進行相當順利，但毛酋偏要向劉奪權，鬧得大陸混天黑地，死人無算。毛這個人，不僅不愛國，也不愛共產黨，明明是只爲他個人權力，而且特好虛榮，比魏忠賢更不要臉，要老百姓早晚呼喊「萬歲，萬萬歲」。試問天下臉皮厚、心黑，寧有比得上毛澤東乎！

不僅列寧、毛酋如此厚黑，凡左仔、左傾者，也莫不如此。如他們暗殺陳寒波、林彬兄弟以及前年港九暴亂的醜態、毒辣。因爲這原是共產黨的本質。左傾者先有無恥文醜郭沫若，今港又有所謂詩人曾某，都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天下烏鴉一般黑，不僅中國馬仔如此，外國亦然，如印尼的蘇加諾，剛果的恩克魯瑪克，今日柬埔寨的施漢諾也同是厚黑的代表，他們滿想依靠共黨幻想自己能稱王稱帝，結果一一都被人民們唾棄，如喪家犬，他們不自以爲恥，但世人無不恥之。

共產黨人自謂：他們是由「特殊材料製造的」，世人不明什麼是「特殊材料」？我今可以指出，就是「厚」與「黑」是也。共產黨與法西斯本爲孿生兄弟，法西斯胡鬧一時，已消滅了，共產黨還會遠嗎？所以對共產黨不必擔心，可憂的是他們遺留下的厚黑毒素，影響世人，「會同厚黑起來」。這樣一個爛污，恐怕連上帝也要皺眉頭了。

最近這一年來，西歐一連出現了好幾件大奇案。弄得一般專門靠「社會新聞」吃飯的小報，個個銷路大增，喜氣洋洋。其中以下列三案最奇怪而且妙不可醬油。

父女亂倫割錯下部

第一件奇案，發生在西德的巴瓦利亞州。有一位心理一向不大正常的施密特先生，專門喜歡犯「亂倫罪」。他的四個女兒，個個都和他有過一段香火緣。因此，他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關在監獄裏的時間，倒佔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小的一個女兒，甚至於還替他添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男孩。——剛生下來的時候，在稱呼上，倒使她很費躊躇：是叫兒子好呢？還是應當叫弟弟呢？

這一次，眼看施密特先生就又要出獄了。法官卻很有意思要把他當做屢戒不悛的「職業犯罪者」，依照法律終身軟禁起來。

這樣一來，弄得施密特先生當然非常緊張，可是，他又沒有什麼好辦法，能使法官眞的相信：他會從此以後痛改前非，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會再發老毛病了。

和他同一間監房的那個老囚犯，到底不愧是一位什麼怪辦法都想得出來的「扭計師爺」。他就建議施密特先生，爲着下半輩子的自由，乾脆就自請「宮刑」，以絕「後患」罷。

法官和法醫們，考慮了他的申請書很久很久，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在他預定釋放前一個星期，把他搬到監獄的附屬醫院去，準備讓從慕尼黑請來的一位外科專家，替他動手術。

當警察推着病人臥車，來找他到手術間去的時候，他恰巧睡着了。在那大廳裏躺着的病犯人很多，施密特又是一個相當於張三、李四的普通名字。所以，陰錯陽差，一位爲了要偷懶而裝病住院的「慣竊」，正好也叫施密特。滿以爲是在找他去看醫生，馬上大聲答應，興高采烈地躺到臥車上，直向手術間去也。

到了那裏，那位外科專家還小心地問了他幾句

一九七〇年聳人

父女兄妹亂倫 宮刑下葬烏龍

「是的。」

「你完全同意我對你的醫療方法嗎？」

「當然囉。」

「決不反悔？」

「那怎麼會呢?!」

「好，那就請你在這張紙上再簽一個字。」

剛一簽完字，看護就把他的手腳用皮帶扣起來，並且在他的大腿根上打了一針麻藥針。手術枱上的燈也直照他的腹部。他越看越覺得不對，就一邊掙扎，一邊大喊道：「你們到底要做些什麼？我可不是來給你們當實驗品的東西！」

這一來，醫生也氣了，向着他大吼道：「你這個人眞是不安份！剛才還口口聲聲地說是自願。現在卻又要來反悔搗蛋！」

鬧了好一陣以後，醫生和看護都被他弄毛了，乾脆就把麻藥口罩朝他的嘴上一扣，他馬上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醒過來以後，他發覺自己睡在一間單人房間裏，雖然身上有些疼，但他卻怎麼也猜不出來，到底是動的什麼手術？

他恢復自由的日期，比那個眞的施密特先生還早了幾天。但是，回家不到兩天，他才發現自己的下部不對勁，已經變成了一個「太監」了。

他的太太陪着他跑到司法部裏去大哭大鬧。報紙上也天天替他們呼號。弄得整個司法部、監獄、獄中附屬醫院，都地覆天翻，鬼哭人嚎。——最後，還是由司法部出頭，公開承認錯誤，撤

看守員，以及把麻醉口罩扣在他臉上的那個看護。此外還一次賠償了他三萬馬克。而且只要他的太太不和他離婚的話，每月還可以向公家領取四百馬克的「痛苦津貼」。

直到現在爲止，這位先生還在按月領津貼，小偷也用不着再做了。

海外見聞錄

兄妹結婚暗痣揭秘

第二件奇案出在丹麥的歌本哈根。一個自小就在轟炸中和父母失散了的人，在孤兒院裏長大的時候，隨便替自己找了一個看來比較順眼的姓，從此以後，人人都叫他做皮特遜先生。長大以後，混得很不錯，成了一個前途頗有希望的建築師。

在一個舞會上，他邂逅了一位剛從遠處鄉間頭次到歌本哈根來的姑娘。兩個人一見鍾情，從此如膠似漆。同居了一陣以後，姑娘的肚子已經漸漸地大了起來的時候，他倆才正式結婚，並且寫了信去向她的母親報喜。

時光易過，第一個小孩已經生了好幾個月，第二個又已經走到了半路上的時候，他倆才眞正找出工夫來，撥冗回到她的老家去一趟，好讓老太太當面見見她的姑爺。

回家住了幾天。有一次，皮特遜先生脫了上衣，正要進洗澡間的時候，忽然聽見岳母大人自言自語地說了一聲：「眞奇怪！你的右腋下也有這麼一顆紅痣！」

不等他回答，她又滔滔不絕地說起來了：「從前我有過一個小男孩，他的腋下，也有這麼一顆紅痣。打仗的時候，他在空襲中不見了。——不過，他和你不大一樣，他在右腳大指邊還有一顆。」

「什麼？」皮特遜先生吃驚得幾乎暈了過去：

「我的右腳大指邊上，就正有一顆紅痣！」

這一次是輪到岳母大人暈倒了。緊接着就連皮特遜太太也暈倒了。——反正事實擺得明明白白：皮特遜正是他的岳母丟掉了的那個小男孩。換句話說：皮特遜太太，也正是他自己的嫡親妹妹。

在轟炸中，一家人失散以後，父母疏散到了遠處鄉間，重新建立了田園，再也沒有回到過歌本哈根去。他的小妹妹就是那時在鄉間生下來的。

事情鬧開以後，馬上就轟動了全國。皮特遜和他的妹妹，思前想後很久，決定還是忘記一切，維持現狀的好。

可是，法院和警察局都認為「以有血緣關係的人為配偶」，是一種犯罪的行為，硬強迫他們兩個人分居，絕對不准再恢復夫妻關係。

可是，一般的輿論卻認為：他們既不是明知故犯，又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為了顧及人情，法律也應當網開一面，讓他們兩個共同生活下去算了。

國會裏和內閣中，也為了這件事，討論個不停，而且還幾次鬧得幾乎都要散伙倒灶。

教會裏的神父和主教們，也紛紛發表不同的意見，大家亂做一團。

鬧了很久，始終找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後來，索性不了了之。

聽說他倆個已經分頭帶了孩子，還居到沒有一個熟人的外國去，在那裏重新渡其安靜的家庭生活。



一位已經下了葬的「死人」，活生生站在自己的墓前。

的西歐三大奇案

死而復活白晝見鬼

第三件奇案，是法國北部的一位農婦約瑟芬，有一次和丈夫吵了一場大架之後，在暴風雨中哭得奔向河邊去，從此她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隔了一個星期，在下游不遠的地方，有人從河裏撈起了一具脹得很粗大的女尸，面目已經不大看得出來了，身上又沒有任何證件。可是她丈夫跑去只看了一眼，馬上就大喊了一聲：「約瑟芬！」倒在地下，兩腳一挺，暈過去了。

他醒來以後，因為良心上的譴責，就替她買了一副好棺材，葬在離家不遠的公墓裏，並且每過兩三天，就要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抱一束鮮花去，放在她的墓前。有時還要傷感地自言自語道：「約瑟芬！我要能再見你一面的話，就是死了也甘心。」

有一天晚上，他正悶在一家啤酒店裏獨飲的時候，只聽見外面有人氣急敗壞地在喊：「有鬼，有鬼！」

他奔出門去，想問個究竟。可是那個人已經嚇得半死了。過了很久，才結結巴巴地告訴他：「剛才在你的家門口，遇見了約瑟芬。」

「你看見了她？她在做些什麼？」

「什麼也沒有做。只是向我客客氣氣地道了句晚安。……」

「你呢？」

「我？——我問她：你不是鬼嗎？你怎會從公墓裏跑出來了？」

「後來呢？」

「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扭轉頭來就跑回公墓去了。……」

「你大概喝醉了罷？——我倒真要到公墓去看看：她是怎麼跑出來的？」

可是，一到了公墓，他連半句話都沒有來得及說，就嚇得暈倒在地上了。——原來約瑟芬果然站在墳的旁邊，一看見他來，就裂開嘴笑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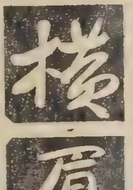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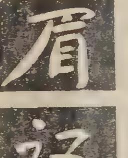
後來才知道，這個約瑟芬的確不是鬼。她在賭氣離開家以後，就遠走高飛，在離開老家好幾百里的地方，一口氣做了半年多的女工。最近越來越想家，才決定跑回來和他重修舊好。——至於墳裏究竟埋的是何方神聖，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不過，警察局和勞動局，卻至今不肯補發給約瑟芬任何「身份證明文件」。理由很簡單：約瑟芬已經「亡故在案」，那裏還有死而復活的道理？

她雖然反覆地聲明：自己的的確確沒有死。但是，機關裏的那些老爺們，卻死也不肯相信她的話。他們說得好：「你死了，是正正式式有白紙黑字為證的。——現在你怎麼能空口說白話，證明你又的的確確變成了個活人了呢?!」

這件生死奇案，至今仍未了結。

天涯客

萬人傑

從人瑞被毆說起

香港刧案的確已到驚人程度。大的刧案，有打刧銀行，往往一百幾十萬垂手而得；小的是電單刧案，夾萬黨、暴頭黨，花樣繁多，可說世界無出其右。這些刧案之中，刧匪大部分是年青人，即報紙上常見的所謂「阿飛賊」是也。何以刧賊中獨多阿飛？理由很簡單，阿飛打刧，無非感化九月至三年，通常不到一年，又可出來再做世界；在教導所中，食皇家飯，十分寫意。因此，有人認為香港的法律，是鼓勵阿飛做賊，我以為這話說得一點不過火，香港刧案之日益增加，如果不加重刑罰，恐怕沒有更有效的方法可以遏止。

最令人憤慨的是百歲人瑞鄭笑被痛毆的事。早一天，鄭笑出現電視，因為有人捐贈二百元給她，匪徒看見，頓起不良之心，以為在善長捐助下，鄭笑一定大把鈔票，大可在她身上發一注財，因此暗暗作置鄭笑。那裏曉得她的鈔票存入銀行，兩名阿飛一無所得，於是將她痛毆一頓。

鄭笑是個老而無靠的婦人，正因她的處境可憫，才會有那麼多人捐錢給她，竟沒想到會有人在她身上打起主意來。雖然不少人對她有所捐贈，極其量不過一千八百，在香港，有十萬八萬，一百幾十萬，一千幾百萬的人，指不勝屈。中國古老有刧富濟貧的俠盜，都是向富人下手，從沒聽過有專向窮人打刧的盜賊。今天，世風日下，連強盜也變得更下流了。

兩個打刧鄭笑的飛仔，無非因鄭笑是個老弱的人，沒有反抗能力，如

的話，儘可予取予携，手到拿來。

得不到錢，卻把她痛毆一頓洩憤，這充分表現了阿飛賊的殘暴可鄙。一個年老無靠的婦人已經夠可憐，別人捐助了錢，她沒得到好處，反惹來一頓痛毆，難道這兩名阿飛竟連一點人性都沒有嗎？

香港阿飛的可恨就在這裏，他們不但要錢，而且生性兇殘，比如暴頭黨，未搶錢，先傷害別人。如果法官大人對這種全沒人性的傢伙還加以姑息，不但公義無法伸張，這社會也會愈來愈墮落！

領事館前反越戰

前幾天，二十多個長髮外籍青年男女到美國領事館作反越戰示威，這是因為美國恢復轟炸北越所引起的。他們拿了標語牌，在領事館門前靜坐。那天是禮拜日，領事館沒有人辦公，當然也不會有人理會他們。

也許因為人手不夠，連兩三歲乳臭未除的小孩子也出動，一樣拿了標語牌靜坐，他懂得什麼越戰？真是個大笑話！

據採訪的新聞記者報導，這些人都是熟口熟面，大概在許多類似的事件中露過面，攪來攪去都不過是這一小撮的人。難怪新聞記者替他們拍照時，他們都用報紙遮住面部，不讓廬山見人，也許他們也覺得，這種行動並不見得是光明磊落。

來美國專門出產這種貨色，在國內已鬧得滿城風雨，還普遍的遷到國外去。這種情況不單只出現在香港，但反應最冷淡的，也許算是香港人了。

一來香港人對政治沒興趣；二來香港人知道越戰對本港的安全及經濟、繁榮各方面都有好處，越戰只該爭取勝利，沒有反對的理由。因此，儘管他們拿出了那麼多標語，大家都無動於中。這些標語中有許多十分可笑的。舉個例說，其中有一幅標語寫着「反對尼克遜的戰爭」，似乎這一場越戰是由尼克遜發動，是尼克遜個人的戰爭。其實，在尼克遜未上台之前就有越戰，如果在尼克遜任內仍受制於鴿派，不能放手去幹，爭取越戰的勝利，到下一任總統，仍然有越戰，那時叫越戰做誰的戰爭？

美國總統是由人民選舉的，如果反越戰是美國人民的公意，他們為什麼不選一個反越戰的總統，這一來，也就不必勞動這批長髮青年去示威，也根本沒有所謂「尼克遜戰爭」了。

要將白宮改黑宮

美國「黑豹黨」許多人都聽過，是一個黑人的組織，要推翻現政府，由黑人統治，「建立一個沒有壓迫力的烏批邦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除反越戰的嬉皮士和連接不斷的學生運動以外的另一股造成美國混亂的力量。

美國是「自由」國家，只要未採取暴力行動，政府不會理會他們。因

徒，遊蕩街頭，警察也沒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

本來，這五千名代表少數民族、婦女和同性戀者的黑人，到華府是要召開一次「革命人民立憲會議」的，可是找不到會堂，只好由黑豹黨的「國防部長」用擴音器發表演說。

這位「國防部長」紐頓對他的羣眾道：「我們將另俟機會召開我們革命人民的立憲會議，那時我們會解放華盛頓直轄區，以後，我們將在白宮舉行會議，並把白宮改稱黑宮。」

黑豹黨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徒，也是毛共所支持的。奇怪的是：毛共一向把非同路人打為「黑」，比方「紅綫女」被鬬時，也稱為「黑綫女」。黑，在共產黨的字典裏是個最壞的字眼，為什麼須支持黑豹黨，還打算把白宮改為黑宮？未免違背毛共作風。

其實，毛澤東只要攪到美國昏天黑地，也不問他所支持的對方是黑是白。據紐頓說，黑豹黨的目標是一個沒有疆界，人人都有平等的發言權，工作將等於有意義的遊戲，每個人都能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的「新世界」社會。

這麼看來，他們比毛澤東思想更進步，毛澤東為了中蘇的疆界，和蘇聯老大哥扭到面紅面綠，而且大打出手。毛共雖也有過「大鳴大放」的時期，可是過後都被抓被鬬，可見他們的「發言權」並不「平等」。毛共的「工作」也不等於「遊戲」。如果是遊戲，他們會到鄉村做一輩子農奴嗎？現在毛共只能做到「各盡所能」；還未做到「各取所需」，將來黑豹黨建立的「新社會」，毛澤東就調轉過



胡宗南閱兵重儀表

浙江孝豐胡宗南將軍，原爲一小學教員。旋因改學軍事，畢業黃埔一期，深受校長蔣公賞識，遂成爲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主要將領。自抗戰至戡亂，更蒙蔣公提拔，以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及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等顯赫官職，駐節西安，統籌陝甘寧青諸省軍事。聲譽之隆，儼若西北干城。

抗日期間，西北非敵人攻擊箭頭所指，他的戰功平凡，固情有可原。唯之他對延安義行封鎖，平穩無失，更未可厚非。戡亂期間，共軍僅以一野彭德懷所部來犯，他所掌握的國家精銳六十萬，不僅未打出一場扭轉乾坤的精采會戰，反而向川康作[illegible]撤退。除了北伐時的老本錢第一軍，係由成都空運海南轉台，幸[illegible]之外，其餘或降或逃，全部瓦解。所[illegible]在西安處事的輕重得體而言，這種批評，並非過當。因爲他做到方面[illegible]，[illegible]西北全局的徹底安定。[illegible]利時機以先斬後奏方式[illegible]，[illegible]那[illegible]算得第一流的統帥。他卻不此之圖，依然保持部隊習氣，專從小處近處下手，一天到晚去檢閱部隊。凡進陸大念過統帥學的人，當然不致犯上這樣「將」「帥」不分的錯誤。至於他的檢閱部隊用意，說來別饒風趣。那時西北一帶劃歸他指揮的部隊，達五個集團十五個軍。他將檢閱部隊，列爲工作首要。

[illegible]終。[illegible]北伐[illegible]的黃埔一期諸公，[illegible]當年[illegible]的短暫，紹[illegible]入[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的充實完備。他自恃爲天子第一得意門生，卻放棄了這個機會。後來他鎮守西北，軍界朋友竊竊私議，小學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就是笑[illegible]。[illegible]當時十五[illegible]，[illegible]。每次出巡，[illegible]必[illegible]，[illegible]不打[illegible]。檢閱的重點，[illegible]，[illegible]不像[illegible]注意[illegible]，專看制式教練。則注意儀表，專看服裝。[illegible]士兵[illegible]，必[illegible]，當場[illegible]。[illegible]兵的[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西北一帶，[illegible]友[illegible]，都是他要[illegible]。正因[illegible]，所以把[illegible]不中用，[illegible]一[illegible]了。

胡・賞

章衣萍筆下的軍閥

慶餘

在衣萍隨筆中，有記軍閥張作霖、段祺瑞等人的事，頗有趣，錄存於此，與讀者共賞。

傳說張作霖當第三次入關時，傳集兵士們訓話，說：「這次入關，誰再嘴裏嚷『媽的個吧子』，就得鎗斃！」

胡景翼督理河南時，據說好客，天下之士皆歸之。然門下士亦極複雜。有人往謁胡，置大衣於客廳中，及出，大衣已不翼而飛矣。

胡景翼由河南赴京，京之河南人士開會歡迎他，大家演說，恭維胡景翼。胡[illegible]，不耐久坐，就在恭維聲中，昏昏睡去。

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名「孟芳圖書館」，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孟芳是齊的父親的名字。當時，東南大學派人去募捐，齊燮元[illegible]對他們說：「學生讀書要什麼圖書館？書不在多而在精。譬如說我自己罷，我一生只讀兩本書，一本『管子』，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夠了，[illegible]，學生讀書何必要許多參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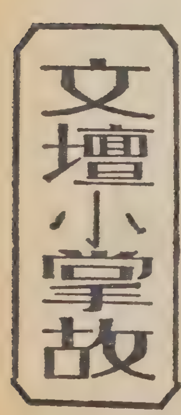
[illegible]有一次[illegible]對兵士演說，[illegible]地說：「他們說當兵的要[illegible]大學[illegible]！我[illegible]！他們又[illegible]要什麼軍事學，什麼鳥軍事學！我老子全不懂得！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兄弟大家記着：『敵人來了，咱們就跑；敵人跑了，咱們就趕快追上去！』」

民國十三年冬天，汪精衛代表孫中山先生在京津接洽事件，凡國民黨當時與段祺瑞接洽各事，概由汪精衛任之。及段爲執政，一日，汪往吉兆胡同與段晤談，談了半天，段問左右說：「這位談話的是誰？」

有一次，天津的一個大學請我作[illegible]講演，我說：「他們喊我張鬍子，這是冤枉的！我小時候[illegible]，但我並不會做過鬍子。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不收又不好意思。」

褚玉璞爲保定河北大學校長，第一天到校，對學生們說：「做學生只管讀書好了，管什麼政治，談什麼[illegible]！共產還可以，共妻萬萬不行！你們好好讀書便好，[illegible]！鎗斃！學校解散！」

張宗昌[illegible]下[illegible]白俄兵爲[illegible]，亦[illegible]。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一句是「張宗昌」，還有一句是「大鼻子」，[illegible]大鼻子。[illegible]，這[illegible]：「口令！」[illegible]：「張宗昌大鼻子！」



現代阿Q

阿Q是一代大師迅魯先生筆底下的人物，也是他的名著「阿Q正傳」故事中的主角。這本小說雖是大家公認的傑作，但「文抄公」卻大不以爲然，他認爲魯迅的文字嚕哩嚕嗦應該大加刪改。其意若曰：魯迅雖是全世界公認的大作家，我還是可以改他的文章！這又是「舍弟請我改文章」自捧術的另一手法。

賣油郎以爲魯迅確有比不上「文抄公」之處，第一、貴賤懸殊。文抄公貴爲公爵，夫公爵者，官位之最高者也（古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貴如王夫愛丁堡亦不過位至公爵，那是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大官，魯迅一介窮書生連個男爵都撈不到，和文抄公相距豈止十萬八千里？第二、不會剽竊。魯迅的作品雖也不算少，可惜生產的不夠快，他如能厚着臉皮、黑起心腸，把古今中外名著大事剽竊，作品可能加多十倍，財源滾滾必能作一名面團團的「石狗公」矣。第三、缺乏罵雞技術。魯迅生平雖也和別人打過無數次筆戰，但總是文來字往老老實實地辯論；既不會離題萬丈地「罵雞」，更不屑虛構事實含血噴人。如此不中用，其死後三十年之被人改文章也不亦宜乎？

眞奇怪！阿Q在辛亥革命時已被槍斃了，想不到又會在五十年後復活！不，也許是他的孫子小小阿Q吧？他雖早已遠離未莊，卻依然未失乃祖本性，可算是克紹箕裘的孝子賢孫。據說小小阿Q從未莊土穀祠的牆上，描了幾年牛鬼蛇神畫，也居然充起畫家來了。他的作風，和他的爺爺阿Q一樣，都是欺善怕惡，對於類似小D、王鬍、小尼姑那班人恣意欺侮，可是見了趙太爺、趙秀才、假洋鬼子之流的高等華人，又怕得要死。幸而他家祖傳的「精神勝利」秘訣，他也繼承了來，每逢遇到不如意的事，便把它當成最大的成功來自我安慰。例如：當他那「猩猩派」的油畫無人「賞識」時，他便想：大畫家梵谷的畫生前不是也沒有人賞識嗎？那麼，我之不遇識家當然是梵谷第二了。他又認爲老阿Q之被槍斃是賣油郎搗的鬼，便想爲乃祖復仇。可惜手裏沒有槍桿。於是只好利用他那枝髒筆來爲我畫像，集天下之醜於一身，說是我的肖像，作爲他的精神勝利。賣油郎見了付之一笑並有詩曰：

一、眼斜鼻爛嘴還歪，罪惡千端任意栽；
只有黑心難刻畫，自從腔裏掏將來。

二、醜化敵人任意塗，夷齊巢許亦貪夫；
雖將堯影畫跖影，善惡豈容任爾誣！

三、半生作僞忽成空，醜化敵人擅捕風；
畫好懸觀嚇一跳，原來對鏡寫眞容！

古調今彈

葉其真

驀然迴首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裏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它千百度，驀然迴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我承認「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可是，這三種境界難道眞是平凡的人所不能經歷的？晏殊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悽惋悲愴，令人有一種無可奈何若有所失之感，這種境界是很多人都曾經歷過的，即使是平凡的小人物，不學無術的「下三濫」。反而只有那些享現成福的二世祖或許不知道霜風落葉的滋味，不知道路途阻隔的艱難，不知道失望的悲哀。近來常常聽人喊叫「失落的一代」，「失落的一羣」，失落的感覺就是由於「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而產生的，就是由於「西風凋碧樹」而產生的。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我們承認成大事業者，在精神和肉體上，必受過磨鍊和考驗，然而這並不是說碌碌無爲，終生一事無成的小人物，在精神和肉體上就不用受苦，可以悠哉游哉！反而許多小人物所受的苦痛、折磨、考驗往往比那些「成大事業大學問者」更多。可見晏殊的第一境是誰都能夠經過的。

柳永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其點睛之筆在於「終不悔」幾個字。「成大事業大學問者」，自然必須具備堅定的不可動搖的信心，具備百折不撓的精神。爲自己的目標奮鬥到底，堅持不懈。否則，休想成大事業或大學問。「執持到底」、「最後勝利」都是鼓勵人的話，多說幾句也不妨，然而，成功除了毅力之外，許多時候還決定於一些不可解釋的偶然因素。有些人堅持奮鬥到底，「終不悔」，結果成功了，出現了辛棄疾的「衆裏尋它千百度，驀然迴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種新的境界，然而也有不少人奮鬥到底，「終不悔」，但卻沒有辦法獲得「驀然迴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驚喜。別的不說，就說滾滾東來的祖國浮屍吧，他們「望盡天涯路」，而且「終不悔」，本來是應該享受「驀然迴首」之喜的，可是寒流南侵，水寒如冰，他們未到「迴首處」已沉於碧海，被龍王召去。只有少數幸運的人才能夠「驀然迴首」。

也許正因爲成功除了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之外，多少都帶有一些「命運」的成份，所以王國維才認爲「驀然迴首」之喜，非一般平凡的人所能經歷的，只有「成大事業大學問者」才有福分享受

有望於中文報業協會者

現代化．專業化．機械化之外

一個數字，語彙不當，新聞用語不熟習者又佔相當的數字，剩下來的就不多了。猶憶幾年前胡仙小姐倡議統一新聞翻譯，結果沒有得到良好的反應。何以像這樣重要的建議都無人響應，我至今猶大惑不解。要知道新聞有一套新聞用語，好像公文有一套公文用語一樣。

一個英文程度好，白話文寫得通順的人，如果對新聞用語不熟習，仍然不能譯出簡潔、通達的新聞來。而許多報館，任用翻譯人才時都是馬馬虎虎，只就其英文程度夠就算了。因此報上的新聞，才會出現使讀者牙碎舌僵的文章。

其次是校對問題。我們平時看報，不論是那一種性質的文字，都會出現許多錯漏，使一段文章無法卒讀。而且使人覺得奇怪的是報紙愈大，經濟條件愈足，往往錯漏愈多。查其原因，實由於陋習太深。我聽說有的報館為了減少錯漏，還設有獎勵的制度，結果一樣沒有功效。

一般報館主管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校對只要有中學程度甚至小學程度就夠了，而薪水也是最低的一級。過去我知道有兩百塊錢一個月的校對，這些人差不多一有別的工作就走路。本人與無牌教師因為經常討論有關語文的問題，也會經提到過校對的事。我們覺得一個校對的任務之重，連大學生也不一定能勝任。

何以故？因為一家報館有幾十甚至幾百人在寫文章，這些人寫出來的字體各不相同，簡字、草字、怪字、錯字、遺漏乃係常見。一個語文修養差的人，當然讀不通那些原稿。遇有疑問，看到排字工人用的是什麼字，他就含混過去。

只有一個語文修養好，普通常識相當的人，才能把那些錯誤找出來，加以改正。而有些報館的校對，不但錯誤找不出來，連漏排的地方都沒有補上，這就不僅僅是語文修養的問題了。

本來，就校對工作而論，中文和英文的困難都差不多，但是英文報刊甚少錯誤。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是不是說明別人做事認眞，而我們都是祖傳式的苟且呢？

一份出色的報紙，縱然不是語文的權威，也應該有不過不失的表現。如果到處出現錯誤，那末請問誰做語文的模範呢？誰負社會語文教育的責任呢？

黃思騁

淚滔滔，恨滔滔，情女抱郎屍港上飄，天斷鵲橋！

由「破案率」說起

，並說「這類罪案的增加，在大多數已發展或未發展的國家中也會出現」「香港警方破案率較大部分其他國家為高——維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這點本身便應大有過阻力了」。

這番話有點自我安慰，破案率雖高至能引以為慰，罪案的增加卻達到叫人震驚的程度，據記憶所及，近月來破獲的案件包括小霸王持刀截刼、青年迫良為娼、青年箍頸黨徒、少年偷車行刼集團、青年襲警……罄竹難書，全是十三至二十歲，糾黨犯罪的青少年！

破案由他破案，罪惡我自為之，以前謀殺傷人的動機多因仇怨錢債，而今對阿飛們多看兩眼或者不望一眼也會招致殺身之禍，刼殺傷人已成了日益猖獗的流行病，非破案率足以阻遏的了，唯一的辦法是對罪犯不問其年齡，一律嚴刑處罰。

奇怪的是在這個刼殺成風的時候，竟然還有人為了一片婦人之仁，處處為青少年罪犯着想。胡百全議員提出用重典遏制暴力之後，另一議員批評這建議「顯然是以暴易暴的方法」，說「政府要阻止犯罪者濫用暴力，為什麼他們卻要用合法化的暴力？以暴力去改造罪犯是難以生效的，只會使之產生仇恨心理」。律政司也說「恐怕若干人士會因此遭受苛待」！如果說用重典是以暴易暴，則這番犯罪心理學的高調恐怕只是以德報怨的婦人之仁，目前的兇殺歪風只有嚴刑才有嚇阻作用，若說嚴懲暴徒是用「合法化暴力」，則連監禁罪犯也是違背民主自由了，為了不讓壞人懷恨而叫好人寒心，為什麼不多替無辜的好人着想？駐港英軍貝里斯葛准將在一次月會上說：「嚴刑峻法對付阿飛，不能收治本之效，且易引起反抗和蔑視心理，因每個阿飛的形成，均有其不同的家庭背景，應深入研究來解決，主要辦法仍在教育方面着手。」

嚴刑治標、教育治本，這點沒有說錯。不過對付當前的惡風，治標卻重於治本，決不能讓暴徒有太多的安全感了，他們不會坐着來等我們從教育方面「改造」他們的，如果仍有人斤斤較計罪犯的背景、動機、心理而懷疑應否使用重典嚴懲，請他們聽聽馬室羣先生說過的幾句話：

「譬如一棟房子燒起來了，首先撲滅火勢要緊，如果不先滅火，而去研究起火的原因和如何防止火災之道，豈非鬧天下之大笑話？」

月前一個十三歲的小阿飛揮棍揮拳毆傷親母，並且說「我年紀小，打死人也不用償命，頂多去感化院，怕什麼？」這小阿飛在「從教育着手」之前已從罪案的判決上了一課了，眞是大大的諷刺！

江城子

青年之聲

我們需要大思想家

李有光

三十三歲的香港僑生阮廷卓先生，是第一位榮獲我國文學博士的僑生，這不但是阮博士個人的光榮，也是我全體僑居香港的華人的光榮，在此，筆者僅向阮博士致敬。

據華僑通訊社的報導，我們知道阮博士的博士論文是「先秦諸子考佚」，文字共有二十多萬，其學術成果，顯然是在輯佚學術方面。阮博士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據阮博士自己說，其第一篇發表的論文是「李後主之死」，對李後主存疑之說，有詳細的考證。及後，他所完成的論文有「墨子閒話」、「老子札記」、「荀子校證」等。

從上面的引述，可見阮博士的成就，是在考據方面。本來，校勘和輯佚的工作，是非常枯燥之味的，但阮博士卻覺得有「無限的樂趣」。是以其所完成的四十餘種論著中，校勘、輯佚二方面所費的時光最多。

筆者對阮博士的努力非常欽佩，但卻不贊成阮博士所走的學術路向。當然，他所走的路向是他自己的「自由」，也是他自己的「興趣」，我們根本無權干涉。不過，筆者總覺得，類似他的「路向」和「興趣」，正在廣泛地種入負有復興文化責任者的腦海中。這種「路向」和「興趣」，非及早糾正不可。

現在研究中國文史的學人，動輒以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爲己任，但他們之中，卻絕大部分在「故紙堆」打圈子，不是把死的文字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而是去和古聖賢算賬，看看孔子死時怎樣？李後主死前有何話說？孟子的傳記有多少？紅樓夢有多少版本？各版本有何異同？林黛玉說了多少類似的話……等。試問，我們窮一生的精力去研究，這些問題即使研究出來，對我們又有何裨益？

老實說，清乾嘉以來的考據、輯佚、校勘等學術已做得太多太多了。其中對學術有貢獻的，固然很多，但整個學術界卻日夜在「故紙堆」裏翻「死文字」，以知道文字的多種解釋，字句的重現次數，制度文物的精確計算爲榮。而把應如何把古人的死文字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如何以死文字記載下來的，加以發揚，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準、思想情操置諸腦後；他們把有思想的人稱爲不識字的人，把訓練思想精密的義理之學稱爲俗學。風尚所趨，中國在二百年多便幾沒有思想可言，這遺毒演變至今仍未消失，尋且有加深的危險，我們觀乎近世的中國學人所研究出來的成果，便可知其大概了。

中國近百年的衰弱，考據工夫做得太多是一大因素，沒有瘋狂的考據，便沒有出賣中國文化的蒙面漢奸；沒有出賣中國文化的蒙面漢奸，共產邪說便不能流行。我們急切需要的，是大思想家來挽救中國！

……不

收到十一月號的「時代批評」，在眾多的洋洋洒洒的大作之中，只選看了班漢道寫的：三「最」教授在香港。

班漢道先何許人？如果我沒有猜錯，我想，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字學者衛聚賢先生的筆名。我並不認識衛聚賢老先生，他的作品我也看的不多。只不過平時在逛舊書店的時候，常常會碰到他的著作，看到他的名字。有一次，偶然翻看大陸出版的史記研究資料彙篇，在無數學人的論文目錄之中，竟然也有反共學人衛聚賢先生的論文書目及其名字在。當時我想，如果衛聚賢沒有眞正的學問，共產黨人還會提及他早年的著作嗎？

共產黨人說：「勞動創造世界」。這實質是一種謬說。我之所以認識到這實質是一種謬說，是因爲我看過衛聚賢先生的一本厚厚的大作：「智慧創造世界」。看完了這本著作之後，在我的內心便形成了這樣一個印象、概念和結論：衛聚賢先生，是有眞

班漢道的名字，似乎是最近一年來才在「時代批評」上看到的。那對於古典語文和文字學的研究文章，和在「智慧創造世界」一書中所表現的很相象。這使我想起一次在「英

「重心」一

羣育、體育、智育、德育，是今大學校教育的四大指標。記得初期倡導最力的人好像是蔡孑民，他並且強調要加上美育，後來我國的教育界便一直以德智體羣美這個體系爲尚，幾十年來，也好像沒有什麼人去懷疑它或批評它。

訴之於經驗，我們卻發覺這近數十年來的教育界，對於德智體羣美五者的發展，雖然談得很熱烈，很高興，但卻似乎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這個情況又以近年的香港爲尤甚。

傳統的教育方針本來也具備此五大項目，但卻是以德育爲主，因爲五者的性質是並不相當的，不只是輕重的問題，且的是本末問題。世事大抵如此，幾個目的放在一起，要同時奔赴，結果往往是最次要的一個最先達到。德智體羣美五者之中，當然任何人也該知道德育是最重要，亦最難施展與收效的，所以我國傳統的教育理想，

隱，一切學問將變爲長惡濟姦之具，有了德育的成績，其他的就算有了把握，故不必談兼籌並顧而自然獲得兼籌並顧的事實。主張兼備之說既興，這個重心便於不知不覺間易了位，提倡的人或許本無此意，或甚至逆料不到，但既強調了其餘四者，則本質上

的老人。聯想起來，於是我便猜：班漢道就是衛聚賢，不可能再是別人。

而且，我曾經這麼想：鼎鼎大名的學者，還要靠「時代批評」幾拾元的稿費過活！生

想不到，這一次竟從班漢道先生所寫的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中，卻發現到一個使人驚訝的，悲憤的事實：著作有二十種以上，世界權威漢學家兼語文學家高本漢先生也說他作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著作和論文」的老學人衛聚賢先生，「在兩家大專為教授，一家月薪五十元，照拿。一家也是五十元，但是作為車馬費，不上課時就無薪。平均每月收入為八十元。」

而有另外兩位教授，他們在「同一時期，在各任的學校刊物發表論文……而內容一字未改。後來才有人考證，這是黃季剛的油印講義。這樣冒名的『文抄公』，卻每月拿到七千二百多元。」

班漢道先生這不平之鳴，並不是他的「撈唔化」，「看不開」。而是他老人家對眞理執着的一種表現！此眞硬骨頭也！

我哀班漢道！我讚衛聚賢！

方中原

之四

若訥

懷苟且自私之心，學術之塗已閉，雖「賽先生」出世，亦有難找信徒之慨，美育界說不明，識者已知其終為虛器，體育流為校際間獵名之具，若理所當然，羣育則更變質人為朋黨徇私的溫床，風俗窳敗的病灶，今天我們面對舉世為之扼腕浩歎的學生運動問

，與及無數本來莫須有的人事糾紛，殆皆緣此而起。今天的專上學府，學會、系會、班會、社團林立，名目繁多，今日飲茶，明日聚餐，週末旅行，假期派對，假羣育之名會羣好會，集少男少女於一室，謔浪笑敖，鬪麗爭研（無分男女），言不及義，全是散亂心用事，學術早已置諸九霄雲外，司責諸公，意猶未矣，又從而啓之迪之，與之機會，採之經驗，幾年寶貴光陰，都在「享受人生」的狀態下渡過，美妙極矣！獨不知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將何以交待也？

「制度良好」的結果，能入學即能畢業，他年一樣的文憑，一樣拿薪水，一樣求田問舍，古人是謀道不謀食，今人是道食兩不謀！矜尚新奇，舍本逐末，求全得徧，因徧盡廢，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文化亡而民命絕矣，言念及之，能無痛乎！

做官

·穆然·

香港社會有很多怪現象，其中很顯著的一點，就是反對人「做官」。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做官」一辭，成了諷刺他人的口頭禪。假如要批評一個人架子大，或批評一個人貪慕虛榮，都喜歡用「做佐官咁！」去諷刺他，就好像一些不學無術的相命先生，當看到一個不成器的人相時，就說他從[illegible]「[illegible]」一樣！

大概因為香港人比較少機會接觸到從前國內的達官貴人，對於他們是什麼樣子，作風如何都並不了解，一些低級的官吏，又[illegible]在國內人[illegible]的官[illegible]，將[illegible]的[illegible]存人民頭上[illegible]的惡[illegible]，耳濡目染，不自覺地對「做官」厭惡，由厭惡「做官」，進一步厭惡希望做官的人，更進一步連帶[illegible]指導人怎樣去做官的書籍，於是從前科舉時代學子必讀的書，都一概揚棄，又甚至西方的政治學名著，社會學名著，在這裏都沒有銷路，鄙視做官的感情，洋溢於社會上，於是眞有機會做官的人，一方面缺乏政治上的學識與素養，一方面又懷着與羣眾相拒的意識，結果更難做個好官。

其實我們之所以會反對做官，完全是一種心理上的錯覺，假如我們能細心想一想「官」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們並不會反對做官，更不會憎惡想做官的人和教人如何去做個好官的書籍了。

中國古代稱呼官做「仕」，優秀的人才，都集中到「仕」的途徑去，故古代的知識分子也叫做「士子」。「仕」的範圍很廣，由宰相到把關擊柝的人，都屬於「仕」的階級，因為他們服務的對象都是羣眾而非個人，質言之則是為公而非為私，過去的社會，看不起商人，是因為商人只知賺錢，賺錢的目的則在於飽其私囊，仕農工商，仕居其首，並不全是為着貴賤的階級；服務對象為公為私的關係更大！

國父孫先生有這一句名言：「立志作大事，不可立志作大官。」其實這只是一時權宜的說話，假如能夠作好官，則我們將唯恐其官作得不夠大，官愈大，自然事亦作得愈大，受他德澤的羣眾也更多，故問題不在作官與否，最重要的地方是看他是否立志去作個好官！

香港是殖民地，因此許多人不想出身做官，這個觀點也有問題。且莫問是否家貧親老，即使不必要做公務員才能解決生計，但站在服務羣眾的立場而言，當公務員的意義仍然是足夠的，我們只要看服務的對象，百分之九十以上盡是華胄，則竭誠替同胞服務，亦正何樂而不為？

退一步說，社會須要秩序，維持秩序便須要大量的幹員，這些幹員，你想他做公務員也好，喚他作仕也好，其實都是「官」！

我們的社會，實在不能一天沒有官，當然我們希望所有的官都是好官，但我們卻沒有理由反對人去做官或希望做官的！

中國赤禍探源（二十二）

史劍非

反共策略的失誤

從以上各章可以看出來，中共力量的發展，凡兩起兩落。一九二一年七月建黨以後，只是蘇俄扶植的一個秀才集團，由於共產主義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無根，發展非常緩慢，一九二一年七月建黨時有黨員五十九人，到一九二四年才發展到四百人，根本無足重視。一九二四年以後，藉聯俄容共政策混水摸魚，又乘北伐革命的風頭火勢，插手軍事工作（政工），包辦農工羣眾工作，勢力發展乃一日千里。一九二七年已擁有黨員六萬人，滲透成功的軍隊約三萬人，所控制的農民協會會員一千萬人，工會會員二十八萬人。

寧漢分裂之後，南京當局全力剿共，經一年的掃蕩，中共的勢力被打得七零八落。黨員除被捕被殺、自首、脫黨者只剩下七千人左右；一千萬人的農民協會，幾完全雲消霧散；所控制的軍隊只剩下一千餘人，在井崗山以「打土豪」度日，赤色工會會員只剩下了三萬人。已面臨滅亡的命運。

一九二八年以後，由於連綿不息的黨爭與內戰，中共乃乘機死灰復燃。到了一九三三年，共軍（正規部隊）發展到三十萬人，黨員也發展到十二萬人，建立了十五個游擊根據地，九個「蘇維埃地區」，聲勢浩大，震動全國。

一九三三年十月政府傾全國之力，展開第五次剿共軍事行動，經一年的苦戰，將共軍主力八萬人自江西逐出，追其作一萬八千里的「長征」（中共陸續逃集陝西，三十萬大軍只殘餘兩萬人。剿共軍四面合圍，已成「垓下」之勢。當時蔣氏曾自信數週之內即可剿滅共軍，可是「天不滅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線剿共部隊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竟倒戈實行「兵諫」，扣留蔣氏，史稱西安事變（詳見下篇）。共軍乃得絕處逢生。終於再得於抗日戰爭中混水摸魚，對日軍游而不擊，對國軍擊而不游，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時，兩萬殘兵再發展成一百二十萬的大軍，其勢遂不可制了。

無暇計議反共原則

南京當局的反共原則並沒有錯，忍辱負重，「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也沒有錯，但中共於數次瀕臨滅亡，終能再起，除了日寇的侵逼，黨爭與內戰之外，早期反共策略的失誤，也大有關係。除非放棄反共大義，否則過去失敗的原因，就必須檢討清楚。

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的五次剿共戰爭，一、二、三次所以無功，第四次第五次所以奏效，主要原因是自第四次剿共戰爭起，政府施起了「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可是從全面來看中共的存亡發展，政府施行政治剿共的方針太遲了，而深度與廣度又都不夠。反之，如果從寧漢分裂之際，即注重政治剿共的原則，中共在一九二八年即應滅亡成為歷史名詞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剿共時，如能徹底進行政治工作，則「長征」也不會那麼長；如果西安事變之後，

鍵和經過詳以下的說明。

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寧滬發動清黨反共之際，由於兩大原因，使主持反共的當局沒有對反共的原則和方法作深長的考慮。一是共黨在農村和城市搞的階級鬪爭，已引起天怒人怨，城鄉騷然。當時在城市裏工人糾察隊和在鄉村的赤衛隊，其亂暴兇橫不亞於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當時奮起反共的夏斗寅（揮兵進攻武漢）和許克祥等，都是激於義憤自發行動的。就連熱心擁護汪兆銘的朱培德（第三軍軍長，奉武漢之命，接替傾向南京的李烈鈞為江西省主席）也不得不資遣共黨分子出境。否則就要面臨民眾的反抗。這種激烈的反共情緒，造成主持反共的人們，不自覺的採取以屠殺對屠殺，以暴力對暴力的報復主義，其次是形勢太緊急，根本沒有時間從容計議反共的原則。例如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武漢召開三中全會，決定削奪蔣氏的權力，汪兆銘於四月一日回國，四月六日發表汪陳（獨秀）聯合宣言，表示與南京決絕，上海十二日即展開清黨。十七日武漢免蔣氏總司令職務，十八日胡漢民等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同時北伐軍事行動仍在繼續。局勢的轉變如電光石火，幾無喘息的餘地。在倉促起事之下反共行動乃流於大捕大殺。

須知共產黨問題本質上是一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在當時由於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一般人已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模糊不清，在思想戰線上反共便虛軟無力。但是這一點不嚴重，因為共黨的多行不義，反共已成為心同此理的客觀需要。所以問

未能重用降將

第一，應樹立的原則，是製造合法化的政黨，如今天的美國、法國、日本，容許共產黨在放棄暴力主義的原則下合法存在。使共黨分子有退路、有顧惜，不必一定要上井崗山。如此的話，則毛澤東可能老死在井崗山，終生過打家刼舍的生涯。而中共八七會議之後，確有大部分黨員有意退化爲合法的黨派。這一點調子太高，在當時當然決無法辦別。

第二，縱不能製造合法化的共黨，也應力戒捕殺主義。至少要寬大處理被捕者，自首者和俘虜。對持續反抗者施攻心戰術，使之自動瓦解。事實上大部分被捕者皆被處死，不但本人被處死，家屬亦多有被捕處死者。假使當時能像抗戰時期，在西安所設立的勞動營，收容共黨分子，施以相當的訓練，然後即分配部隊工作，平等看待；筆者相信，一九二八年以後，共黨絕不會發展得那麼猛烈。開始長程流竄之後，也不會堅持那麼長久。當時但有悉寬，回頭是岸，被捕必死，那麼就不如死拼到底。因此「長征」途中，共軍是在絕望狀態中逃跑流竄，而至死不悔改者，並非共產主義信仰的力量，而是放下武器即等於死亡。假使當時將被捕的楊開慧（毛妻）、向警予（毛的朋友，中共首領之一蔡和森之妻）等關在集中營裏，給予衣食，使其子女得受教育，並使其時對中共進行政治廣播招降，則毛澤東等人是否能堅持「長征」，實乃天大疑問。因此可以說，中共的「長征」，實是盲目的捕殺主義逼出來的副產物。

第三，應該重用降將，以瓦解共黨的抵抗意志。三國時期，曹魏所以兵多將廣，爲三國之首，實與曹操能夠重用降將大有關係。曹操打天下的底班原只有夏侯氏及曹氏本族的人，後來獨當一面的大將，如大敗孫權的張遼，大敗關公的徐晃，死戰關公的龐德，猛將許褚、張郃等無一不是降將。曹操那套推食解衣的假仁假義，在正人君子看來未免作嘔，但是在兩軍對戰時都是極有利的戰術。使敵人感到，放下武器即有功名，在戰局不利時立刻動搖。

南京政府對於這一攻心政略始終未認眞運用。例如西安事變，抗日開始之後，一九三八年毛澤東的大對頭張國燾逃出延安，投奔國府，這本是施行瓦解戰略的絕佳機會，而國府竟也輕輕放過。

一位戰時曾駐在延安的記者，曾對筆者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他去拜訪第十八集團軍（共軍當時的番號）參謀長葉劍英，兩人在酒酣耳熱之際，他對葉說：「以先生高才，有機會何不到重慶去，擔負點更重要的工作。」葉聞言沉吟半響，始笑着答道：「到重慶去又怎麼樣，你看張國燾的下場。」葉劍英這個話很含蓄，未嘗無意到重慶去，可是鑒於張國燾那樣重要人物，仍不被重用，他去重慶又有何用。

據知張國燾初離延安到武漢之後，紅軍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何畏、三十三軍參謀長朱德崇等幹部紛紛追隨張氏脫離共黨，投奔國府。後來由於國府始終未能重用張氏，逃亡者才停止。據知當時張氏只被派在某不公開的機關任職，這種安排實在壞極了。足以抵消張國燾逃離延安的作用。

假使當時任命張氏爲陝西省主席，或至小是省府委員兼某一廳長，其效果和影響將大不相同。因爲當時的延安地區在行政上受陝西省政府的管轄，爲中共的頂頭上司。如果不讓張氏掌握實權，可任命他爲行政院副院長或者某部副部長，皆對中共具重大瓦解作用。蓋當時經「長征」之後，中共領導層皆已動搖，就連毛澤東也曾上書蔣委員長（西安事變之前）要求以政府名義派遣出國考察。其他高級幹部也就不問可知了。

先解決新四軍失算

第四，政府未能致力分化共軍。抗戰初期，共軍分兩大系統，一是毛澤東直接掌握的八路軍，二是葉挺、項英統率的新四軍。項英工人出身，是國際派的徐敬業。有新四軍存在，國際派仍可與毛澤東對抗，國際派，事事聽從莫斯科的指揮，而當時蘇俄正受納粹德國和日本東西兩面夾擊的威脅，情勢緊急，故莫斯科的政策是支持國民政府，要求共軍全力抗日，以牽制日軍不能配合納粹進攻蘇俄。而毛澤東的方針，則是保留實力，擴大實力，俾抗日戰爭結束進行推翻國民政府。當此之際，政府應對新四軍緩和，打擊八路軍，以增加共軍內部的對立。結果適得其反，一九四一年國軍首先解決了新四軍，替毛澤東除了心腹大患。新四軍殘部由陳毅率領，繼續發展，在劉少奇的工作之下，也變成了毛的嫡系部隊。於是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屆代表大會，毛才被擁爲黨的正式領袖。以往只是槍桿子（軍委會主席）脅制國際派，現在名符其實了。

當然新四軍在基本性質上和八路軍一樣，也是乘國軍抗日混水摸魚，搞磨擦，發展實力，但是要較比八路軍爲馴順。要解決也該先解決八路軍，至少先清除割據陝北的邊區政府。先解決新四軍，實在是幫助了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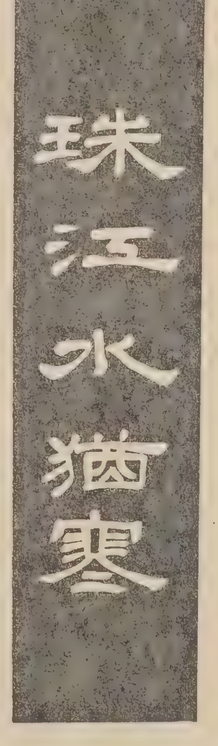
從新四軍的收編經過看，政府似乎有意扶植新四軍與陝北的共軍對抗。因爲當時的新四軍只有殘部約三千人，並不夠編成一個軍。因此國府軍事委員會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發下新四軍的番號，遲至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軍軍部才在南昌設立，到了同年五月始編成四個支隊，百分之八十的士兵都是由共軍招募的。政府當時何以會這樣寬大對待新四軍，可能有另植一勢力，來加強共軍內部的矛盾，否則沒有理由將三千土共擴編爲一個軍的必要。但來後竟未堅持原來的企圖，反先解決了新四軍，可以說事與願違了。

關於西安事變一事，也可看出政府忽視政治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二人，早在西安事變半年以前即與中共接頭，周恩來、鄧發（特務頭子，政治保衛局長）等中共要員常川駐在西安，並在東北軍及西北軍中進行有組織的滲透活動，政府竟毫無所聞？致軍事最高統帥遭「兵諫」之厄，大局幾乎一發不可收拾。

共產黨問題是一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單憑軍事力量是不能解決的，五十年來的痛史都說明這一結論。







珠江水猶寒

【46】

馬森亮

晚上，小林和小陳到來，交談了一會，我打發他們悄悄地去見隊長，用一大包東西，換來二張毯子，臨時佈置兩個睡房。他們回去的時候，月亮已爬得很高了。

月色，是幽靜的，晒慣烈陽的人很適宜於這種柔和。我們一同三人在林間漫步，林潔芳知機，推說路上過於疲勞，先行回廟睡覺去了。賸下我和紹芬坐在大樹下談情說愛。

月光凌空照下來，經過疏葉的篩濾，像撒下滿地碎銀子。紹芬習慣都市的燈光，陶醉大自然的情調；我對着久別重逢的愛人，油然興起一陣幽情。她靠緊偎着我，絮絮問個不休，我把好的話和她說了，壞的話半句沒有透露，唯恐她會難過起來。我故意把話扯遠，避免觸及現實問題，明知她不會滿足這些空空洞洞的夢話，但在此時，我和她，已沉醉在有如新婚的情調裏，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蜜語甜言，而是情感的融和與愛的撫慰！

草叢裏傳出昆蟲的低吟，山腳下的青蛙也一聲復一聲的，奏着神秘曲調，空氣染了蜜膩，細葉在風前起舞。紹芬的腰肢無力了，整個身子攤在我懷裏，讓我溫柔撫弄，肌肉像怒放的花，射出強烈的磁力，月光映在她的臉上，格外嫵媚。她把嘴唇鼓起，媚眼半開，這是愛的挑戰，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此時此刻，滋長在心裏的神秘，正如莫測太空的高深一樣。

三天的蜜月假期過去了，她們要回去。隊長格外給我開恩，准我送她們到火車站，還給一個任務，順道帶封信去車站附近的一個給養站。

吃過早飯，我陪着她們即刻起程，一路上說說笑笑，頗不寂寞。紹芬告訴我，說還要轉回鄉下去見她媽媽，順便取回埋藏着的金飾，可能的話，再

孩子要緊。同時也想起了，我望了一望林潔芳，便對紹芬說：

「你這次回去，好歹給她申請去香港罷！」

「眞的？」紹芬走過去，把她的手拉起來，問她：「你想申請去香港嗎？」

她呆住了，一時不知所措，一會才說：「我在香港並沒有什麼親人照顧呢！」

「你——」我搶着說，又覺得不大對勁，便轉口告訴紹芬：「她現在是我的表妹了！」

紹芬一聽，向我望了一下，臉一沉，又很快的高興起來，回頭向她說：「太好了，有了一位好表妹，我們是一家人了，到了香港我一定會照顧你！」

林潔芳紅着臉兒跑到前面去了，紹芬輕聲告訴我一聲：「你放心罷，我非設法把她弄到香港去不

這話，我無法分辨出是甜是酸！

到了車站，我把隊長的信送達過後，回來大家吃了碗稀飯，一同坐在月台裏等候火車。我身上的衣服是特製的，和老百姓不同，因此每個行人都把我當作舞台小丑，投以驚奇眼光，我窘極了，覺得自己在示眾，同時木欄那邊，又好似有人監視我的。

汽笛響過，火車到了，一隻大怪物緩緩闖進站來，喘着氣。上落的乘客很多，來往檢查的人員亦不少，他們要在乘客身上表現積極，隨時隨地叫把行李打開來，裝模作樣囉唆一番。

紹芬她們要上車了，她紅着眼，用手帕塞住嘴巴，跟着林潔芳，一步一回頭的向我道別，我心碎了，目送驚鴻，魂飛天外，喉嚨被一隻無形的手扼住，眼巴巴的看她們走進了車廂，然後聽見汽笛一響，火車徐徐移動了，她們從窗口向我揮手，一直到連火車的影子都消失了，我的頭腦才清醒過來。

看看時間已不早了，我要及時趕回勞改場去，目前，我已不屬於自己、父母或妻兒的了，無數的圈子和牽線把我限制住、牢扯住，想多走一步都不敢。我只得規規矩矩的回去。

我沿着原路走，腦子和步伐一樣，混亂而且緊張。走了一程，累乏了，氣喘汗淋，覺得非常口渴，肚也餓了，展開反飢餓示威。怎辦呢？路只走了一半。

忽見前面有炊烟揚起，心想，何不去弄點食物來充充飢呢，因為我身邊還有點錢。

，大概晚飯已過去，只傳出幾聲雞鳴和狗吠，圍牆上隱約露出幾個黑點，細看，原來是三個小孩子的頭，都瞪大驚奇的眼望着我，不知是歡迎還是拒絕？暗忖小孩子的眼不及成年人那般犀利，便坦然走上前去，想問買點東西。但說時遲，那時快，冷不防竹林裏𨄅的飛出一條惡狗來，向我直撲，我嚇一跳，急忙倒退幾步，空拳裝腔嚇阻，牠好似看出了我技止此耳，還兇聲奪人地緊緊追逼，而且引出兩隻更大更凶的黃狗來，張牙舞爪，品字形把我包圍起來。我當時人急智生，一個箭步跑到離邊去，順手拔出一根粗竹，這一來，手上有了武器，膽子亦壯起來了。但我始終希望能和平解決紛爭，非到完全絕望，很不願訴諸武力的，我知道猛虎不敵地頭蟲，在人檐下，自己又是這般身世，於是只可將竹竿一橫，負隅防衛，無非希望三隻狗東西會知難而退，了決這場戰鬪。可是狗奴不識好歹，倚恃狗多勢大，竟然向我進攻，狂吼猛吠，這邊幾個小孩子都給嚇呆了。看來，希望已到了最後關頭，我不能不下狠狠的決心了。什麼人道狗道，脫了險再說未遲。這邊的狗一進，我把竹竿一揚，被嚇走，那邊的狗又乘虛而入了，這樣的一來一往，累得我團團轉，滿頭大汗，後來三隻狗一齊向我撲過來，使用到狗海戰術，我猛然想起了射人先射馬這句話，忙蹲下來，橫竹亂掃，果然使得，右邊那隻黃狗被擊倒了，吊起前腿敗陣而逃，其餘的狗好似知道了大勢已去，也無心戀戰，且吠且走，退回牆角上罵戰去了。

我雖然脫險，卻不敢再入村訪問了，連忙抹乾汗，掃掉身上的塵沙，繼續趕路回營，那根竹竿我始終把它提在手，在荒山裏，一根竹杖對於流浪漢大有作用了。

走不上二十丈遠，正當我伏在澗裏喝了幾口水，後面有人追上來了，兩位武裝農民把我綁起來，說我是不知那裏來的匪特，我將自己來歷告訴他們，才又肯定我是逃犯，立即押我回來，交給隊長處理！

幸虧隊長明白我的底，在農民面前告誡我一番之後，叫我回去檢討才沒事。

我把這次歷險的事告訴小林和小陳，小陳還和我開起玩笑來，說：

「過去武松打虎，還碰上一個好管閒事的施耐庵給他宣傳，今日祥生打狗，要看那位大才家給你筆下超生了！」

九　被蹧蹋的低級動物

共產黨的政策是極機動的，而且像打擺子一樣，到時到候就會發高燒或冷抖一場。這樣的沒有正常規律的運動，使得人心惶惶，就是在服刑的囚犯，也不慣此頻繁的作弄和擺佈。

勞改場的幹部徹底更動了，全部調回廣州去學習，接任的大半是復員軍人。這批人的幹勁是特別的，他們要把這個勞改場當作戰場，一開始就雷厲風行，變更了原有的制度，加強了人事的金字塔，實施[illegible]管制，[illegible]上一[illegible]氣氛。第一步取消了家屬探問，斬斷和外界僅有的聯繫；被目為「堅地」的，也變了幹部宿舍。跟着就是對勞改犯的身份重新鑒定，再行劃分階級，尤其是對曾做過國民黨軍官的，集中在一個特別地區，賦與特殊的工作和特別照顧。好似他們在戰場上俘不到的敵人，要在勞改場找；把軍人的威風，擺在沒有抵抗力的平民身上。

[illegible]跑了鳥鴉，來了一隻兀鷹，人事的徹底變動，激起極大的恐怖騷動，這是風暴的旋律，一種凶兆。山區裏再沒有輕鬆的情調，再不見起碼的笑容了。一切都在恐懼的包圍之下，連空氣也呈凝固狀態。什麼興致、理想和希望，已變成了灌進墳墓裏的石骨。

我們的隊長換上一個姓關的，粗骨闊背，濃眉大眼，滿臉[illegible]的橫肉，一個典型軍人，年紀起碼過四十，非常健談，有點誇大狂，滿口山東話，說起廣東話來好似[illegible]殺人一樣，他每天晚上，必召集全隊來一次訓話，儘管是反反覆覆的陳詞濫調，他卻認為這是難得的練習演說機會，正如初入行的理髮師拿小孩子的腦袋開刀一樣。他這人雖平庸，卻會使用權威，令人一見就要肅靜迴避。但也奇怪，像他這麼主觀的人，對工作竟然不敢自作主張，事無大小，必向上級請示才行，因此，大家背地裏叫他做「請示隊長」。

他識字並不多，翻閱文件卻異常仔細，他公開說過，世界上的一切是非，全是文字造出來的，越識字多的越會搗鬼。結論就是因為這批人識的字太多了，所以就會來到這裏勞改。

對於勞改，他說是一種強迫教育，勞改場是一間設備最好的社會大學。照他的意思，除了拘留所之外，已沒有什麼叫做監獄了。

這時，來勞改的人大量的增加，由此可知外面的運動相當緊張。我們的工作越來越多，管制越來越嚴，生活也越來越苦了。

因為沒有了外來家屬接濟，什麼都缺乏，連僅有起碼的毛巾配給也取消了，大家就利用破布片來洗臉刷牙。醫藥衛生的設備也沒有了，對病人的處理，輕的就地取些山草藥救救急，重的惟有望上帝垂憐。

我們是被人遺忘的低級動物，日日夜夜在泥土裏打滾，在自生自滅的狀態中掙扎。每天只有十二両糙米配給，以一個體力勞動的人來說，肚子所吸收的，遠跟不上工作的消耗。因此，誰都沒有吃飽過一次，弄到額骨突出，兩顴削成三角形，雙眼凹陷，形成未老先衰，有的還兩腳浮腫，得了嚴重的貧血症，儘管這樣，還得拚命的去幹。

算起來，在我們手裏創下的功績並不少，收成亦不壞，如果照共產黨原則，各盡所能，就算各取所值的話，我們都可以吃得飽的。可是，目前的政策是一切都要統一分配，對待勞改人犯，像漁夫養鷺鷥一樣，永遠是利用，永遠不給牠吃飽，只用精神的鼓勵來餵我們，用幻想代替糧食，這樣的政策，就是鷺鷥主義。

被共特拆垮

盧漢向張岳軍攤牌　駐滇軍政要員被扣

原來在十二月九日之前，盧漢已經在共特與主降派的雙層包圍下，決心叛離中央，向中共投靠。在當時的態勢上，也確實到了大勢已去，難有作爲的地步。再加上前所述，盧漢與龍雲的血緣關係，及死拚與投靠的利害得失，使盧漢改變態度。

盧漢不穩，中央也是知道的，故於最緊要關頭，蔣公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成都召集駐雲南境內的黨、政、軍要員面授機宜，希望大家在這最後地盤，苦戰苦撐下去以待變。並派張羣到昆明向盧漢下說詞，希望他能一本初衷，反共到底。故此，張羣那一次的來昆明，可以說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盧漢對於中央則一直採用敷衍拖延的手法，表面上對國府一切指示奉命唯謹，暗中則與中共加緊勾結。張羣尙未抵達昆明之時，中共的大批地下特務，都已冒出了頭來半公開活動；中共中央還派了一批主要幹部進入昆明，在盧漢庇護之下，隱藏在五華山的省府衙門內，日以繼夜的在開秘密會議，討論如何解除第八軍與廿六軍的武裝？如何解決國府派在昆明黨、政、軍機關的死硬份子？

正當議論未定，要解決死硬份子的黑名單才擬好之際，張羣貿貿然的飛來了昆明，盧漢得知此訊，慌了手腳。但在他身邊的共特，則主張先將張羣扣押，再通知李彌、余程萬、羅春波等軍政要員，來省政府開會，一個個的請進來，進行個別游說，這班人能答應「起義」固所願，如不答應，則一概收押軟禁。慢慢施以威脅利誘，使他們知道大勢已去，不答應也是死路一條。

盧漢在這一情形之下，也只好完全聽命於共特的指示做。因此，張羣一抵達昆明，便接到五華山省政府，等張羣將中央的意旨傳達之後，盧漢便向他攤牌，說了一大套「事已不可爲，識時務者爲俊傑」的話之後，便明白表示「中共大軍已經壓境，昆明內部亦已由共方控制，爲了不使雲南人生靈塗炭，爲了不使昆明毀於戰火，他已接受了人民的意見，和平解放雲南，向中共起義。」接着便是把中共的特務人員介紹出來，希望他能學國府在南京時，派出五個北上的和談代表一樣「棄暗投明」，與盧漢同時發表「和平解放雲南」的主張，通電全國。

張羣堅決拒絕了這些拖他下水的說辭，盧漢也拂袖而起，最後希望他「再作深長的考慮」。

盧漢離開了會客室，張羣便幽禁在此會客室。起初是，一扣押在另一間房子裏。

昆明城內一夜變色　左派學生無法無天

盧漢將以上各要員騙到省府開會，將他們扣押軟禁之後，一方面仍不斷進行游說，希望他們幾位軍政巨頭能回心轉變，放棄立場，與他狼狽爲奸，一同「起義」；另一方面則於十二月九日午夜起，至十日止，宣佈戒嚴，分別派兵包圍駐在昆明城內的中央機關，及政工大隊，收繳武器，捕捉人員，將昆明堅決反共與國府派來的大小人員，一律囚禁。

至十一日，戒嚴令解除，昆明城內成了清一色的投靠中共勢力，盧漢正式以「雲南省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面負責，佈告安民。市民可以自由行動，但對城外的交通，則檢查甚嚴。昆明成了左傾青年學生們的天下，他們遊行、唱歌、扭秧歌舞；掛旗、貼標語迎接「解放」。在赤色的「學聯會」領導之下，掀起了一股參軍潮，大夥兒跑到市政府去叫鬧，很多人帶了手槍，爲所欲爲，清查戶口，隨便拉人，控制報社，掌握機關，跑到監獄裏，任意釋放犯人，也可隨意打罵犯人。無天無法，以「主人」自居，把整個昆明鬧成一團糟。此情此景，彷彿以後的「紅衛兵」。

盧漢與中共的高級特務，對此種胡亂的情形怎麼不管呢？是因顧此失彼，無暇顧此。因爲六萬國軍——第八與第廿六軍駐在城外，李彌、余程萬沒有同意「起義」，這兩個中央軍的武裝，便成了盧漢的最大威脅。

那時，隨同盧漢叛變，擔任昆明城防的滇軍，只有龍澤滙的一個軍及兩個保安團。而李彌的第八軍共有三個精銳師，兵員四萬餘衆；余程萬的二十六軍，也有二萬多人，無論人員武器，中央軍都可壓倒守城的叛軍。如果這兩個軍不能用「拉、拆」的手段加以分化或說服使之「起義」，只要他們揮軍攻城，有足夠把握將昆明城攻破，使盧漢以下盡做俘虜，或一律殺害。盧漢與共特們，都瞭解這一嚴重的危機，爲了要防止這種危險爆發出來，他們訂定了幾個步驟：㈠請求中共中央，火速派出正規部隊，兼程趕到雲南境內，將國軍包圍。因爲國軍兩個軍的未來行動不外投降、攻城、向邊區撤退三條路，只要有強大的共軍進入雲南境內，將國軍後退之路截斷，攻城之危可解，國軍不投降的話，退路截斷了，也可使之包圍殲滅。㈡努力進行說服工作，迫使張羣、李彌、余程萬等已被軟禁的國府高級軍政人員投降起義。㈢向城外的國軍進行拆台分化工作，

西南保衛戰

李彌接電話。這個電話剛好是盧漢接到，當時不知所對，支吾一陣才說：「呵！你是李團長，我正在找你，你趕快來省政府，我在大門口等你。」

李國輝要找的是他的上司李彌，他根本沒有要見盧漢的必要，因此他問：「主席！我急於要見的是我們軍長，是不是在省政府？」

「我要你來正是為他的事，你快點來，我等着你。」

「好的，但請你叫我們軍長聽電話。」

「電話上他不方便與你談話，這是極機密的要事，你趕快來，來了再談吧。」

李國輝放下電話感到徬徨困惑，他不知道盧漢為什麼一下子會對自己這個小團長如此親切？有什麼重大事要與他當面談的？李彌又為什麼不方便在電話中與他談話？這一連串的問題他無法解答，又撥電話到軍司令去詢問，參謀人員告訴他，軍長昨日奉召到省府開會，迄今未見回來，並知城內已經戒嚴，他們擔心出了問題。李國輝獲知此情形之後，再次撥電話到省政府給盧漢說：「主席！我們軍長來開會難道還沒開好嗎？我請你叫他來聽電話。」

盧漢聽他說出來開會的事，知道事情已經引起了駐軍的懷疑。他還是想把李國輝騙進城去說：「炳仁兄（按：李彌的別號）是在我這邊開會，但他很消極，不願幹下去，要我接管你們第八軍。老弟！你是第八軍少壯派最有為之士，又是炳仁兄的親信，我現在就委任你做第八軍軍長，聽我綏靖公署指揮，你趕快來省政府，我可以對你面授機宜。」

李國輝聽了這些話，已料到軍長被軟禁了，但他還是要求說：「主席！第八軍的事慢慢再說，我要聽聽我們軍長的意思，請你叫他來接電話。」

盧漢當然不會叫李彌聽電話，李國輝見到自己的軍長連聽電話的自由也沒有了，知道李彌已被扣押，當即跑到軍部去，將此情形報告副軍長與參謀長，並召集三個師長開緊急會議。會議中主張向盧漢下出最後通牒，限他即將李彌釋放出城。並通知第廿六軍余程萬部，得知余程萬也未獲釋，同意採取一樣措施，向盧漢攤牌。

放走張羣國軍攻城　游說李余徒勞無功

這兩個軍都是幹部忠貞，裝備精良，士兵戰鬬力强，組織嚴密，號令嚴明的。他們聽說軍長被扣押，同有被出賣侮辱的

進城廂，殺傷無辜。在這樣一個威脅的態勢下，兩軍同時使用擴音器與軍中電台，向昆明城進行廣播戰。發出如下的叫喊：

「限在×小時內，釋放李軍長與余軍長出城！」

「我們第八軍與廿六軍已將昆明城包圍了，為着顧全大局，不欲殺傷無辜，暫不射擊。如果超過了約限時，我們只有被迫攻城，到時玉石俱毀，一切嚴重後果，應由盧漢負責！」

「我們不會寬恕叛徒的，希望你們反正過來！」

「歷史上的叛徒與反覆無常的小人，是逃不過審判的，縱然能投機取巧於一時，結果也要受到歷史的審判！」

盧漢在這一情勢之下，想出一個自作聰明的「泰山壓頂」辦法，答應將中央派來的特使張羣釋放，派飛機將張岳軍送返成都，希望張羣能取得中央的「諒解」，答應雲南「局部和平解放」，像傅作義在北平一樣，由中央下令將第八軍與廿六軍調走。誰知張羣回到四川，中央馬上發表曹天戈接代第八軍軍長，向昆明進攻。第八軍與廿六軍的主力部隊，是駐紮在霑益與開遠縣境的，奉到命令之後，即以昆明為目標，展開攻勢，將盧漢的部隊打得節節敗退，大軍已逼近昆明城池，形成了分進合擊的包圍態勢。

盧漢見到放走張羣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招來一道「肅清叛逆」的進攻命令，又轉向內部目標，加强對已作階下囚的李彌與余程萬的游說，其間威脅利誘，無所不用極。李、余兩人雖然看出了處境的危險，但在生死衡量中，他們堅持一個原則：一切問題等待釋放他兩人回到部隊才有得談，像這樣形同囚犯，便無談判餘地，要如何便如何好了。

事實上所謂「談判」，也就是要李、余下命令給第八、第廿六軍放下槍砲，「起義投降」。李、余也看得很清楚，目前雖然已成人質，盧漢也好、中共的特務也好，在自己的部隊未解決之前，決不敢把他兩人殺了，最多是拿來作為「擋箭牌」，到自己的部隊攻破昆明城那一天，同歸於盡。

因此，談到最後的結果，李、余兩人答應，如果釋放他們，保證部隊不攻擊昆明，率領他去。

盧漢方面誠然希望這樣，但中共的看法則不這樣，一因縱虎歸山，李、余沒有遵守此諾言的可靠保證；二則中共軍尙未到達境內，無法壓制他們出去之後不攻城。因此，中共又出動特務手段，想出另一妙計。

（四十八）

三郎

蹄聲劍影錄

宓琴

其實，使人驚心動魄的，還是七十二彎的花秋坪，面臨萬丈絕澗的釣絲崖，偏偏我就在釣絲崖前遇上倒車的意外，幾乎連車子帶人滾下萬丈絕澗，難尋屍骨。險嶺驚魂，使人寒心。花秋坪三字，在梧州渡上，已聞其名，未臨其地，先知其險，尤使人旅夢縈懷！

黔道難，當然是基於地理環境所造成，貴州介於川藏高原和湘贛丘陵之間，是雲貴高原的前部，自貴州東南部的苗嶺，伸展向西北的川滇，高度漸增，從海拔七、八百公尺上昇至二千多公尺，平均是一千零九十五公尺。貴陽市前面的圖雲關上的尖峰，大概是上述的平均高度。高原地面受褶曲、斷層等內營力的影響，一方面飽受外營力的侵蝕，以致地面凹凸不平。又因爲自西到東，坡度既大，於是河流剝蝕力强，造成很深的峽谷，深度達五百至一千公尺，兩岸往往削成絕壁。所以，乘西南運輸公司的客車，開出了遵義，朝北駛去，我們在車廂裏放眼四望，不是高峰入雲，便是絕壁懸崖，深不見底。

花秋坪是屬於大婁山脈突出地帶，大婁山脈橫亘在遵義與桐梓中間，也是烏江與長江的分水嶺，主峰金頂山，在遵義西北，海拔一五六七公尺。花秋坪究竟屬於金頂山的第幾峰，抑是由主峰陡奔的支脈，當時未有精於黔省地輿人物同車，未得詳細問明，只以一般地理常識，可以斷定它屬於大婁山脈耳。客車抵達花秋坪山麓，大家還未知道，但車子開始盤山而上，繞着大拐彎，不是朝山直爬——事實上峭拔險峻的山，除纜車外，任何車子也不敢直爬——但那彎子拐得大，也拐得濶，而不止繞一兩個大拐彎，還繼續盤旋而上，車廂裏忽然有一個乘客嚷道：「到了七十二彎啦」！另一個乘客睜大叫：「啊！眞的，這是花秋坪」。登時像投下冷氣彈，頓使車廂裏像冷凝了，空氣像鉛一樣的沉重，壓得大家連氣也喘不過來。坐靠窗子的乘客，都朝外望，坐在我後面的是一位老太婆，聽到她在急唸：「喃嘸阿彌陀佛」！我回頭一望，見她雙目低垂，臉色緊張，在這個時候，當然大家都希望我佛有靈了。我的座位也是靠近窗口，朝外一望，車子剛繞陡坡而上，正爬七十二彎中之一彎，已爬了幾個彎，我則茫然不知，但車子已像在半空中掙扎，車尾噴出濃厚的黑烟，可知車子的荷負，有吃不消的呻吟，我躭心車子的陡坡拚命的向上爬，假如衝力不夠，車子往後倒退……我眞不敢想像下去。剛才那高嚷到了七十二彎的乘客，這時還恐車上同人未知七十二彎的驚險，又自言自語的說：「七十二彎是大彎，人說一彎一里長，路在崖上，人過三分命」。似歌非歌，敲動每個乘客的心弦。那個跟車的「蛇仔」，一會下車搞木炭爐，一會兒從窗子伸頭出去看車位，正弄得滿頭大汗，一聽到這種不吉的話，大光其火，厲聲的搶白：「在這時候，胡說八道，閉你的嘴吧」！滿車子的人都覺這個「蛇仔」罵得好。車廂裏又回復可怕的死寂，只聽得車子牢牢作响，像是喘氣，也像掙扎的嘶吼。滿車子人只你望我，我望你，連那個捱罵的人，也眞閉了嘴，不敢再作一聲。大約過二十分鐘，司機老爺忽像很高興的高叫：「涼風坳到了」！跟着也停車了。「蛇仔」這時在滿臉珠汗上露出笑容，告訴我們可以下車走動走動，看看風景。我們一聲歡呼，大家都跑下車來，連那個唸佛的老太婆，也在其內。涼風坳名符其實，刮來一陣一陣的猛風，振人衣襟，把人的頭髮也吹亂了，但也把剛才在車上招來的焦急煩惱，給涼風吹得一乾二凈。在涼風坳之前，有一間，使遊子銷魂。亦由這座紀念碑告訴我們，當年在蠻烟瘴雨中，於絕嶺懸崖，去開闢公路，冒瘴成病，失足受傷，不幸殉職，或墮下萬丈深澗者，只能荒谷招魂。可知貢獻於國防的西南系統的越嶺公路，不止用汗來築成，也用血來築成。

在紀念碑鳥瞰山下，則見幾片白雲，在我們脚下的前峰飄過，我們已高上雲霄乎!?

釣絲崖，是吊屍崖的改稱，吊屍，是恐怖的形容；釣絲，是險峭的寫照。不論吊屍也好，釣絲也好，總是使人聞而生畏。傳說有一批剛在遵義陸軍大學將校班結業的學員二十一人，奉命到重慶聽訓，便要派出擔任各軍、師的參謀長，不料途次釣絲崖，司機不愼，車子連人翻下萬丈深澗，屍骨難尋。「出師未捷，身先死國，長使英雄淚滿襟」！

世上偏是如此，心裏越是緊張，事情則越見驚險，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結果使自己一身是汗。我們的客車漸漸接近釣絲崖，敏感的乘客，早就耳語前面是釣絲崖了，不久，全車都知道了，大家拉長面孔，心裏忐忑不安。不久，車子越爬越高，陡坡越上越斜，這時木炭車急駛固然不夠衝力，只能兀兀的低哼爬着，但又不能停，一停車，車子不能控制，便溜下倒退，甚或打滾翻車，乘客只有肝腦塗地，或是粉身碎骨。車子復行二十分鐘，已是進入釣絲崖的範圍，正在爬上一個大拐彎，忽然車子像是萬分疲乏的大笨象，無法舉步的樣子，爬也爬不動，司機急忙「熨波」，但車頭卻從水廂裏蒸騰噴出了水，砵砵作响，昇了水柱。這時「蛇仔」見事態緊急，順手一拖，把松木所製木墊，拿在手裏，開了車門，輕輕跳下車去，立即把木炭爐大力的搞。可是車子不特不能蹣跚的向前爬，還不能保持停留的狀態，突然向後瀉下，車子在半速中倒退。「蛇仔」看描頭不對，轉身飛步的便跑，像箭的飛過車側，便把松木墊向車子後輪一塞，自己順勢仆下，臥在地上，雙手頂實木墊。這一塞，才戛的一响，把車子兜定了，阻止車輪的倒退。

萬人意見

「天主教史」紀載 許多教宗私生活不比人強 尤滿私慾偏情且昧於大義

編者先生：

本欄一五八期刊出一篇埋怨萬先生批評教區會議，罵吐苦水傳道員爲「茹達斯」，斥本人「一知半解」的老生常談式的自我解嘲文章，文末署名的是冀求人們尊重的「神長」教區司鐸西默，現謹向該司鐸提出商榷。

首先，西默司鐸謂萬人意見欄乃讀者互相責罵的地盤。不過，閣下何嘗不利用此地盤來罵人，且來得更過火，比喻不當，如目該傳道員爲「茹達斯」便是。查茹達斯貪財賣主，而該傳道員既非出賣教會，亦不出賣任何「神長」，正如閣下所謂吐苦水而已；其私意蓋志欲增加收入，和稍爲受「神長」視爲「人」而已。這和賣主的茹達斯相比，簡直雲泥之別。若以神職立場來說，最多認爲他思想過激，出言不愼，怎能給他亂戴帽子，以賣主的「茹達斯」相比。閣下立論，似乎過份了——超出司鐸的本份。

第二、閣下叫該傳道員滾蛋，別再在教會混飯吃！這正是資本家口吻，動輒叫人：「若嫌辛苦人工少，請另謀高就」無異。以司鐸身份而說此言，簡直出言不善，露出欺壓工人的嘴臉。且視替教會宣道，任勞任怨受可恥待遇的傳道員爲在教會混飯吃者，實在對全體傳道員的侮辱，亦足以顯出在司鐸眼中的傳道員到底不過是混飯吃的東西而已。閣下既揚言教會民主，何以又目批評教會者爲大逆不道（如視傳道員爲茹達斯）。閣下所指的教會民主，殆亦共產黨之極權民主無異，只要有民主順從，無須有民主的批評。近日從外國電訊消息，從羅馬至馬尼拉，都有向教宗保祿抗議、諷刺和侮辱，教宗卻能忍受；但區區一個末鐸，倒不能虛心接受教中人批評，且所指出事項實際上在教會中存在。

第三、閣下所引用瑪竇福音第六章十二節，依照教會現行通用思高聖經學會版本應該是「寬免我們的罪債，猶如寬免得罪我們的人」；閣下顯然無視聖經的教訓，而志圖報復洩忿。以司鐸身份來說，着實修養不足，爐火尚未純青了。同時閣下所引用的瑪竇六章十二節卻是「要洗面，頭放香水，別使人認出你是守神貧的。」與思高版本不同；但在同章十七至十八節：「但你禁食時，要用油抹你的頭，洗你的臉，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來，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見；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仍與閣下所引用者意義大不雷同，因爲「守神貧」與「禁食」是兩回事，絕不能混爲一談，就是我們的分離弟兄所用之經本，也是印着「禁食」兩字。由此觀之，閣下雖稱爲「司鐸」，實在對聖經不大諳熟，連引用章節也錯，若在講壇胡說八道，倒不成問題，但白紙黑字寫出來，尤其用意在罵人，更該小心仔細翻閱聖經，別要露出破綻，讓人拿爲話柄，貽笑大方才是。且爲了支持某一論點，不惜歪曲聖經原文，硬將「禁食」易爲「守神貧」。再者，所引用經文，若非閣下翻譯便屬超齡版本；目前教會正大力推行思高版本，而貴司鐸還抱殘守缺，與時代脫節甚矣。由於閣下疏於閱讀聖經，且歪曲聖經原文，頭腦冬烘，故此閣下洋洋數千言實無甚價値，且自暴其短，徒出洋相而已。

第四、閣下認爲彌撒金月入二百餘不算多（若教友志欲資助神父，則輒奉三數十元獻一台彌撒），但根據一五七期韓然君爲傳道員所擬的開支預算，即四口之家的零用雜費亦僅一百二十元，然則神父以月入二百餘彌撒金，作爲個人零用，未免太奢了。未知閣下爲貴堂區添置物品及小修會耗去多少私蓄，還保存單據麼？閣下自稱「矇查查」，未知彌撒金有補水一事，請向主教府查明吧，此事已實行多時，凡稍爲與神父接近者都知道，或許閣下在美籍司鐸處搭單，堂區經費不屬主教府補助，而閣下彌撒金亦在不受補助之列，故而同職而不同酬了。閣下說教會是民主的，就向主教府抗議吧，保證當局決不會像閣下口不擇言的着你：「若嫌少，請還俗吧，幹嗎還要在教會混飯吃啦！」更不會被喩爲茹達斯的。閣下做了十餘載司鐸，連彌撒金已提高仍未知，顯然對教會亦屬一知半解，故閣下與鄙人相比，迨亦五十步笑百步耳。

第五、閣下說：「不穿羅馬裝是與教友打成一片，且宗徒時代衣着與俗人無異。」其實當時環境不同，羅馬裝尚未面世，欲穿也不能。以教友眼光而言，羅馬裝不啻是神職的象徵，但今日漸有揚棄之趨勢，實在是自我不尊重，那末，教友何須尊敬神職？若以宗徒時代的例，當日做神職不須進修院，且可婚配；然則閣下何不以宗徒時代爲例，毋須還俗而結婚？現今司鐸聖召日漸缺乏，若教會回復宗徒時代不須進修院可結婚而加入神職的制度，料可在一夕之間增加神父數以千計！至若謂與女教友（可能外教人也有）同遊，不須大驚小怪等語

，雖然未必即會鬧出亂子，若試想年來不少神父（亦有主教）還俗結婚（本港亦不例外，某修會有若干司鐸退會結婚，問君知否），倘若神父不與異性時相往還，日久生情，怎會還俗結婚呢？

第六、閣下謂教友來見神父，多非為神益，而多是無關重要的俗務，令神父難以應付，即多跑幾趟也徒然的。言下之意，不勝厭倦教友來訪，足證該傳道員言中有物，貴司鐸已間接承認了。

第七、閣下說貴堂區為兩個病歿的傳道員用去醫藥費及殮葬費不貲，單棺木一項時值千元有單為證。設若該兩傳道員生前待遇優厚，且有積蓄，何致身後無以為殮？由此足以反證教會所給與傳道員的薪金着實低微，致死時無以為殮，且遺孀生活堪虞。由閣下所供給的資料，只顯示出生前給與太少，死時為他們作最後一次的補償，這是反果為因而已。若生前不多給一點，即歿後雖購棺萬金也難以補償他們在世時生活的清苦！徒留下購棺單據作為宣傳資料罷了。

第八、閣下說神父是人而不是神，故此肉體會軟弱，等於自認神父亦會犯任何過失。然則別人所批評有關神職的毛病，不論過去、未來和目前，都可能發生或事實上存在，閣下並未遭人指名道姓責備，又何必這麼肝火大盛呢？根據王維賢女士所譯的「天主教史」第九章所記載，公元1378—1417年，教會連續三十九年有兩位教宗並立，最後竟然有三位教宗同時出現，究其起因，當然有政治因素，但被選的「教宗們」充滿私慾偏情，昧面。該書第十章又記載教宗亞力山大六世（1492—1503）以行賄手段獲選，當他為樞機時，與一已結婚女人同居，生下子女四人，其一乃在教宗任內所生。他的繼任人，籌建聖伯多祿大殿的教宗朱利二世（有譯作儒畧二世1503—1513），該書亦指出他的私生活不比人强，他有三個女兒，雖則他是一位偉人，但他的一生卻不清白。中古時代的神職仍然肉身如此軟弱，當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際，失德機會，更加繁多。至於神父是否腐敗貪圖逸樂及獨裁與世人無異？現舉一例，料閣下必知曉。年前有貴同×榮陸本堂司鐸，但未幾貶回原職；究其因，乃為與教友合夥營商，因利失和，事聞教區當局，遂打回原形，聞者惜之。這樣是否與世俗人無異？其實誰能無過？但過而能改則善莫大焉；若惡恐人知，便罪大惡極了！至於傳道員若有失職或肉身軟弱者，亦請他們自己檢討而改善之，順此一提。

最後，我懇請西默司鐸多研究聖經，引用時請謹慎從事。因為閣下是教會領導者之一，絕不能一知半解的，對人更應如閣下所引用的瑪竇六章十二節：「寬免我們的罪債，猶如寬免得罪我們的人」，千萬別要火遮眼，胡亂給人扣帽子，則自會受教友尊敬。如照貴司鐸尊文所表現，怎配受教友尊重？只堪供人們揶揄而已。

再者，我敬向其他司鐸致意，拙文所述絕不影射某人，只是就事而論。若教會內事實具有，則請改之，無則勉之，則善莫大焉。本人一知半解，若與事不符，則絕不能淹諸公之大德者！且教會前途興革利弊，全仗諸公之自我虛心檢討，並自强不息，才能有以改善也。我國有一句格言：「待人寬，律己嚴」，實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名訓，若諸公能時刻拿作座右銘，則自會贏得教友們的愛戴和尊敬有加了！

鄭安當

（十一月十五日）

「黑七」「紅五」同反共 不要為小事爭辯了

張先生：

看了「難胞」君反駁的文章，感慨系之。難胞君，事實終究是事實，眞理終歸眞理，無須用挖苦的詞兒來為自己的錯誤見解申辯。今天，我已經以實際行動（亡命天涯）表示對共匪的反叛，我實不知道我還要「悔改」些什麼？如果認為我出身於「紅五類」而逃來自由世界要接受「改造」，那豈不是同蹈老毛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滾蛋」的覆轍?!如果「難胞」兄以自己「地富」出身的金牌，來阻擋出身較「好」的流亡者於反攻復國的大門之外，請問，光復河山的大業是否可以完成!?

我最不滿意「難胞」君因我是旗派紅衛兵就另眼相看，把一切責任推在我們身上，把我們說成是一羣為非作歹、十惡不赦的「匪徒」。實有混淆視聽之過，相信逃亡海外的紅旗戰友都不會忍受的。請問，在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難道我們旗派不是首當其衝，慘遭迫害!?特別是那些參加過旗派的「黑七類」子弟，更是悽慘。我眞不明白，難胞兄口

對「被迫害家庭」的解釋，我覺得不能取表嘩眾。顧名思義，乃指中共中央公佈之不准參加文革運動的十六種人。如果難胞兄不是「老香港」，當然會知道這十六種人的範圍，那就恕我不囉嗦了。

如果「難胞」兄因為自己未能進入高等院校去認識就學的地富子女，那我可以在這自由聖地介紹您們相識，總還有法補救吧。事實上不可否認，劉少奇是溫和派，他所提倡的「階級鬬爭熄滅論」，和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較毛酋的「革命路線」溫和的。現在你以「四清運動」為例說服我，我覺得你對「四清運動」的認識是「矇查查」。其實，我就是當年四清工作隊員，曾參加過試點和第一批重點縣的四清工作。你說：「六五年，劉少奇的四清工作團在番禺縣的沙灣作番、東、中、順的重點：……王光美還到廣州來作總結呢」，眞是本末倒置，亂捧「事實」。王

隊搞社教運動試點，她是化名「董樸」去的，後來搞出一個「桃園經驗」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廣州向局、處級以上幹部作報告，劉少奇還作了「四清問題」的指示。我在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參加四清工作團集訓時，曾聽過王光美的錄音報告（費時九小時）。一個月後，工作團就捧着中央的「雙十條」（前十條是毛、康（生）陳（伯達）搞的，後十條是劉、鄧、彭（眞）搞的）開赴四清試點，當時，鬬爭的矛頭係指向農村基層幹部，實行「層層剝皮，慢火煎魚」確實把農村的四不清幹部整得夠嗆。到了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毛酋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拋出四清糾偏文件「二十三條」，相信他老兄也看過，請問，怎麼能和地富子女的入學混為一談呢！我也不和你力辯，讓你去問問逃亡者好了。

藍天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廿九日

以前是紅衛兵的主義卒
今日是三民主義青年軍
寫出心聲！誓保民國！

萬人雜誌全體工作人員：

首先讓我們共同祝福你們全體同人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我們都是從大陸偷渡來的，在未來到這自由之城以前，我們是廣州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戰鬬司令部的成員。我們自以為自己是革命的第三代，紅色接班人而自豪。但是我們現在卻生活在毛共認為是「地獄」的東方之珠，是命運的安排？不！是用我們的生命同鮮血換來的。為什麼呢？只為一句：我愛自由。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之中，我們經過了多少暴風驟雨，多少槍林彈雨，多少同學犧牲

成新鬼！揮刀怒取毛林頭。」

當毛共在需要我們的時候，就拋出什麼紅衛兵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在毛共不要需要我們，就像垃圾一樣將我們踢到農村去。要我們是寶，不要就是草。我們出生入死為何人，卻落得這樣的收場。我欲借貴刊些少地方，來聲討毛共的罪行，讓廣大羣眾看清毛林的面目。

此仇此恨一定要報。

最後讓我們共同高呼：

偉大的正確的三民主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偷渡）前主義卒春雷戰鬬組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以下是我們的新組織「香港三民主義青年軍」幾位戰友所寫的：

別了故鄉
當你還在沉寂的寒夜中
我已踏上征途
再見
哺育我成長的故鄉
當我離開鄉門一剎那
淚水浸盈了眼眶
只看見你那模糊的輪廓
多看一眼，我的家鄉
使這個將成異邦的客人
永遠不忘

一九六八年七月於番禺　小劉

×　×　×　×

在異邦的土地
生活在海外的中華兒女
決不會忘記他的祖國
他們會為解救祖國而貢獻一切

一九七〇年一月於香港　何新

×　×　×　×

任你把鐵籠緊守
我不需要什麼
只渴望自由
那怕對着沉重的高帽
遊街算得了什麼
死亡也無法阻止我那求存自由的希望
高唱凱歌，接迎新的曙光

六八年十月於穗郊石井　皮蛋

×　×　×

號召民眾、集結銳力，
還我中華家國
齊奮鬬、捨生死，百萬雄師
勇強渡，復我中華天下白。

一九七〇年一月於香港　伍國强

舊詩稿

馮君靜

（一）

四十年來繼焚膏，莫由敲句自稱豪？
先人傳葬詩壇地，料貲毛幫掃穴勞！

（二）

漫說命途不自天，奚為衣食苦連年？
一朝廿載飄江畔，未夢田單與笑眠。

（三）

世紀於今二十來，中原無比今時哀！
一針一線遭清算，嚴懲嚴刑酷似雷。

（四）

一寸鄉心一寸熱，廿年仇恨廿年伸！
黔驢小技千方絕，聖道騰歡萬戶人。

（五）

不怕米珠薪桂年，韜光養晦務硯田，
午來屐卷夕陽盡，月起垂綸璧水灣。

（六）

氣數循環定律嚴，誰能逃脫作飛仙？
太陽不免西山落，退日揮戈未必然。

「萬人精神」與「超然王國」

古鶴翔

我們中國人是講究恕道的，因此對於一個已死的人，往往備加讚許。近日本港有一位清寒的女作者死了，有些人予以頌揚，說她「才華橫溢」，說她「直言無忌」，認為她的死亡是「香港文化界的一個損失」。

是的，在今日的香港，一個以寫稿為生的人往往有點貧寒，死者是一個身後蕭條的女性，似乎更值得同情了。——在這一點，也單單只有這一點，筆者有點同情十三妹。

然而，我們決不應單單為了一個人「身後蕭條」而予以頌揚，我們必須考察她的生平。

十三妹死了，本港一間由中華民國政府辦的報紙竟然發表文章，予以哀悼，那實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這裏，筆者並非想「鞭屍」，因為對一位已死的人「鞭屍」，似乎太有失恕道了。然而，由於頌揚十三妹的人頌揚得太過分了，筆者終於忍不住要寫出這篇文章。筆者寫本文的目的不單是針對十三妹一個人的，而是針對一些生活在「超然王國」的人。

肯定的，本港反共者十分眾多，在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聯歡晚會中，反共畫家嚴以敬兄受到羣眾的熱烈歡迎，使到羣眾「阻街」，即可證明本港居民反共愛國的熱情。在這次萬人聯歡晚會中，有老人、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大家都團結在一個目標下，大家都一見如故，這是一種「萬人精神」。

可是本港有一些站在「超然王國」立場的人，竟然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自命「超然」，自命「中立」，結果其言論及行動，直接間接的打擊了反共救國的目標，這實在是令人極端抱憾的。

十三妹便是這種人中的一個。在前幾年，筆者曾以「沈芳」筆名，在星島日報寫過「團結起來」一文，文中有這樣的話：

「空談反共，但行動上卻處處以蔣先生為敵，這結果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台灣如有大錯（例如遲遲不展開反攻行動），我們應加以批評、督促。可是像十三妹似的，只根據一個外國醫生對蔣先生的印象，只根據那醫生的醫生眼，（他連話也未和蔣先生交談過）即對蔣先生放暗箭，這行動是否對反共大業有利？請十三妹思之，思之！」

在十三妹逝世前不久，筆者還讀過十三妹一篇文章，她指責美國出兵南越抗共，說美國這行動是「侵略」。天哪！這站在「超然王國」立場的人，這連是非也不能分辨的人，竟然在反共報刊中受到頌揚，那眞是一件十分荒謬的事！

在萬人聯歡會上，筆者曾和一位老伯伯說過下面的話：「萬人傑是一個反共的好漢，他的筆，他的雜誌可以給毛共以極大的打擊；可是單憑文人的筆桿，是抵擋不住毛澤東的槍桿確實有愛國心，必須團結在中華民國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底下才能摧毀毛澤東共產黨！」

最後，我要再強調：本文並非針對十三妹而發，主要是對目前仍然生存着的生活在「超然王國」的人而發。在二十一年前，不少中國人因為太胡塗了，盲目地反對蔣先生而為毛共開闢征服中國的道路；但願今時今日，我們能團結一致，共同抗毛救國！

萬人雜誌的反共戰鬪精神，將永垂不朽；林彬、曾牛父子的死重於泰山，十三妹之死輕於鴻毛！

萬人傑按：讀了古鶴翔兄本文，感動殊深。不久前，收到一位署名「張金名」讀者的來信，責我對十三妹之死，竟無動於中；其實我對十三妹生前言論，早已冒火；不過人已死了，倘加批評，跡近「鞭屍」，姑存忠厚，未予提及。這位讀者竟以此相責，使老萬條氣認眞唔順。本欲為文作答，又因籌備三週年紀念，未暇執筆，接到古鶴翔兄本文，正好替我答覆了他。茲將張君來函附錄於后：

萬人傑先生：

這次十三妹女士逝世，而閣下未致一言，使鄙人感到非常詫異。原因鄙人最敬愛有正義感之作家，故自六七年至今，一直在讀「萬人雜誌」和星晚閣下之專欄，如今一個文壇上最不怕權勢而又最敢說話的十三妹女士死去，竟然一個同被全港讀者敬重的萬先生會無動於中，難道十三妹女士在生前所罵之有綠背、台幣背景的人與××報有關，而令到其老板恨之入骨，不准其作者提她一提？如眞的話，萬先生不妨在「萬人雜誌」談談，藉以給讀者們的交代如何？

讀者張金名敬上

（十月廿三日）

究竟誰錯了？

李滄洲

讀十月十五日「萬人雜誌」第一五五期，春聲先生大作：讀「從『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談起」有感，其中「關於揭發課本中的謬誤」一節，春聲先生說（照錄原文）：「五年級下學期用某出版社國語課本中有一首選自陶淵明名著「桃花源記」的，「落英繽紛」，「落英」作「落花」解，試問「落花」怎見「繽紛」？原來「餐秋菊之落英兮」！出自屈原離騷，「落」作「初」解，「大廈落成」

本來，作為一個語文教員，揭發課本中的謬誤，是值得鼓勵的，但揭發必須有根有據，不然，若瞎子捫象，祇觸及象體之一部份，便以為已得象之整體，則以瞎笑瞎，未見其可也，故此，不揣冒昧，略抒鄙見：

㈠陶淵明之「桃花源記」中之「落英繽紛」句，「落英」作「落花」解，「繽紛」作「紛亂」解，自陶淵明以迄今時今日，未見有人否定過，亦從未花有人把這裏「落英繽紛」的

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大眾書局版），「三國晉南北朝文選」（葉楚傖編，民國二十五年南京正中書局版），「漢魏六朝文」（臧勵龢選注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版），「古文觀止」（上海商務版及香港友聯版），及「中文大辭典」第二十八冊三〇五頁，以上各書皆作同一解釋，難道這些人的語文程度都是「半瓶醋」？春聲先生有何根據而說「落英繽紛」之「落」與「大廈落成」之「落」，意義完全相同？

㈡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這裏的「落」字，在宋代之前沒有爭論過，唐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昭明文選」裏，「落」作「墜」解，但自宋以來，對這個「落」卻有四種解法：一、作「墜落」解，二、作「凋落」解，三、作「掇摘」解，四、作「初生」解，各說皆能言之成理，聚訟紛紛，迄無定論，但屈辭「落英」之四種解法與陶文「落英」無牽涉，屈辭之

春桃，屈辭之「落英」可餐，陶文之「落英」不可餐，故此，這「落」不同那「落」，正如桃之「英」不同菊

一起，祗是强作解人罷了，「落英繽紛」解作「落花紛亂」是絕對沒錯的。

加拿大左仔出醜記

掛出五星旗打算聚餐慶祝 當局認為不合法下令降旗

加拿大與毛共建交談判，談談停停，經過了二十多個月，終於十月十三日中華民國大使撤離加國後幾小時，宣佈承認毛共。這次加國與毛共建交，在華僑心理上沒有一點感到意外。早在兩天前，本埠慶祝雙十國慶，並邀請馬樹禮先生參加。馬先生在中國國民黨分部禮堂致詞中說，假如加國決定承認毛共，中華民國秉着漢賊不兩立的原則，決與加國絕交。當中華民國大使撤退後，加國外交部答應一定保護反共華僑。加政府很不容易出此諾言；既然有此承諾，我們有理由相信加政府會實踐諾言的。

當加國宣佈承認毛共的一天，反共華僑不但不感到隱憂，相反的會加强反共工作。

當加國與毛共談判期間，毛共雖然一再裝出一副爛濁少臉孔，似不屑一目的態度，其實毛共心裏有數，早已垂涎這北美新興國家，一可以做北美情報站；二更可以做特務滲透顛覆活動。

加國承認毛共，大概基於下列兩點：

㈠顯示加國的獨立外交政策；

㈡爭取更大的貿易市場。也就是說，在外交上不受美國左右；在貿易上傾銷更多小麥而已，決不是趨向共產主義。

可笑蒙城一小撮毛幫流氓地痞，於加國宣佈承認毛共後，欣喜若狂，以為從此是他們的天下，其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態度，實在令人齒冷。他們慶祝唯恐不及，當天掛其褪了色的五星旗，燃放炮竹，張貼標語，還準備敍餐慶祝一番。

使他們難堪的是：得到的不是華

到當地政府認爲現在掛旗不合法，要立即降旗。這乘興而起，敗興而收，更是始料不及。

現在那五星旗已束之高閣，聚餐也沒下文，狼狽可憐之相，實在咎由自取，唔衰攞來衰！

在海外，最沒有出息的是蒙城一小撮毛共幫閒，既是生活腐化，又不學無術，好逸惡勞，在毛共眼裏，正是資產階級的壞份子，受清算的對象，還算他們幸運，住在這自由國家；要是生在毛共鐵幕，他們一定難逃勞改洗腦命運！

黃錚於加拿大蒙城

死黨提議預訂

促「萬人日報」面世

執事先生：

欣逢「萬人雜誌」三週年紀念聚餐大會，我剛巧與曾憲光先生同席，座談時我詢問「萬人日報」幾時創刊？據曾先生答：創辦一份刊物有很多因素，雖在籌備中，亦非易事。我當然知道大多數讀者都希望有多一份正義報紙，我想這是要羣策羣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竭誠擁護，做一個催生婆，讓他順利早日面世。故此我提議「萬人日報」需要預先接受讀者們交費預訂（由三個月至一年任便），本來我不敢將此提議寫信要求，因迫切需要，又得曾先生鼓勵，我想「萬人雜誌」大多數的讀者會熱烈歡呼。

讀者梁健雄上

毛共愈增產人民愈痛苦

讀待旦文有感

編輯先生：

「萬人雜誌」一五七期待旦先生的「中共地方工業存在的一些問題」，讀後感慨良多。就鄙人淺見，提出與各位反共者磋商：

待旦先生對中共問題作過很多鑽研，其貢獻價值是一定的。不過在「中共地方工業存在的一些問題」一文裏，有須請教於待旦先生者：

㈠文內「不管中共毛林集團搞的經濟建設爲的是什麼，只要它喈喈實

，都是我們所歡迎看到的。」反共的同志們，你們的意見以爲對嗎？在下卻不敢苟同。也許是待旦先生的同情心和憐憫心吧，憶念七億同胞的那種生活慘狀，幻想毛林在豐收增產之餘，將給人民豐衣足食過其眞眞正正的幸福生活吧？有此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大陸物產何嘗不豐富呢？祇可惜在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口口聲聲爲人民的毛林政權裏，不顧人民死活，限食限穿，把所有的民生食用品作其飢餓輸出，雖云增產，誰受其益？正所謂「莊稼郎吃穀糠」「紡織娘爛衣裳」「鹽民喝淡湯」「油井工人登

反共的同志們，請看看這裏的刮（國）貨公司吧，那一樣不是民生食用品？那樣不是由人民的口裏、身裏刮出來的？

㈡文內的「按步就班地來，慢慢地搞，不要因成績不大而發動瘋狂的大躍進。」

如果你能像胡風一樣寫上十萬大言意見書，恐怕最多給你個「蠶蟲師爺」的封號。

大躍進雖是慘絕人寰的不幸事，可是大陸人民正如肉在砧板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何祇「大躍進」呢？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我們不是正要乘其動亂而找機會反攻嗎？雖云君子「不乘人之危」，可是毛林不是人，是竊賊、是魔鬼呀！

誠如貴言，不幸而言中，提高生

，不祇是支柬援越，將而擴大的支援魁北克了。先生以爲焉嗎？

讀者葉正開

（七〇年十一月三日）

領身份證有困難

大陸逃港青年求助無門

萬先生、張老編：

十一月一日三結合大會，蒙二位准予無證參加，但由於正進行登記手續，無法抽身，有負二位先生厚誼，內疚無似。

現在我正面臨生死關頭，即申請身份證不准，轉去國際大廈處理，我在港無親無故，只有反共的丹心。然台灣救總卻無門可入，坐令所有反共義士，徘徊歧路。我們必須聯合起來，以二位先生馬首是瞻，共商反共大計，再不能等待杭州作汴州的台灣諸公有所作爲。如眞能爲自由的中國奮鬥而死，亦得其所矣。

弟黃志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感時

余飄萍

矚瞻時局憤悲歌，聲淚交流奈若何，
憂思家園安樂少，緬懷同胞受難多。
反攻復國存觀望，此日青鋒劍自磨，
拍拍頭顱當有價，願教熱血洒山河。

壇主致評：

飄萍先生之詩，慷慨激昂，豪氣凌雲，愛國憂民，非同庸碌，據來函稱，是爲初學，該詩意境頗高，精神雄壯，雖平仄不調，對仗欠工，以青年初學之人，能有如此作品，已是難能而可貴。

七言律詩，最爲困難，非初學所宜，因其中有兩副對聯，既要字對，又要意對，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有時字對極工，而意又對不上，有時詩意極好，字又不妥，又有平仄從中梗阻，許多斲輪老手，尚且顧此失彼，搞之唔掂，何況閣下初學者乎？

本壇主，寒窗廿載，熟讀名詩，杜甫放翁，多能強記，文人結習，每喜吟哦，絕句五言，不勞思索。惟做到七律，則如少婦初胎，十分難產，因其中兩個對聯，頗不簡單，既須言中有物，又要對仗工穩，又喜將成語入詩，用典力求切當，於是，推敲逐字，大費腦筋，所謂「七律」者，頗感「吃力」耳。

由此乃知，李白杜甫，放翁諸人，以詩聞名，實非倖致，曾記二十歲時，專攻新詩，（民國詩），信口胡謅，千言倚馬，八叉七步，揮筆立成。以後打工政府，自詡能文，北馬南船，詩人廣接，有時徵歌選舞，贈句題詩，朋友舉對囑和，茫然不解，相形之下，面赤耳紅，傲氣全消，小巫自愧，從知此路不通，決心捨新轉舊（唐詩）。

爲因改學唐詩，嘗就教於某名家，清代翰林也，承其指教，曰：「作詩，應由五言絕句起，入門以後，增加二字，即是七言。至於律詩，應先學對聯，對聯學好，亦須先從五言做起，而後再做七言，取其字少而易對也。」

又云：「對聯宜遠不宜近，更不可以同樣之事物作對」，例如：早對晚，雨對風，土豆對洋葱，肥婆對瘦女，舍弟對家兄。今夕吾軀歸故土，明朝君體也相同，對子雖工，但屬於同樣事物，謂之「近」，如此對法，一見便知爲俗人作品，無可取之長，應當注意避免。

壇主舉放翁詩爲例：「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夜」亦可用「今夕」，「今夕」對「明朝」，俗人之作也。「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憂國」對「闔棺」，謂之遠，如果「國對家」，則謂之近。又如，「歲飢民食糟糠窄，吏惰官倉鼠雀豪」，「糟糠」對「鼠雀」，謂之遠，對「粥飯」謂之「近」。「窄」，亦可用「少」，「豪」亦可用「多」，不如窄豪二字之新。

再舉杜甫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五更」可以對「一夕」，「鼓角」可以對「刀兵」，下聯如對「一夕刀兵影動搖」，亦可以說得通，但屬於同類，謂之近。所以老杜稱詩聖，對仗既工又遠，各代名家，均喜模仿杜詩，用爲法則者，蓋有因也。

再舉李商隱詩：上聯「春蠶到死絲方盡」，下聯「蠟炬成灰淚始乾」，遠而且高，言中有意，假如對「秋蝶初生粉未乾」，亦未嘗不工，「春蠶」對「秋蝶」，「到死」對「初生」，蠶有絲，蝶亦有粉，「蝶衣晒粉花間舞」，典有出處。「方盡」對「未乾」，非常之工，但失之太近，並不高明。春蠶對蠟炬，蠟炬者蠟燭之火頭也，蠟燭有油下流，故稱淚，炬燒成灰，燭淚始乾，以比對愛人相思之淚也。蠶對燭，謂之遠，蠶對蝶，謂之近，近則不好，如果只求對工，言中無物，並非佳作，由此類推，即易明白。

故凡做律詩，必先從對聯下手，對聯太差，律詩無法做好。閣下對聯不工，平仄不調，但詩意頗不平凡，最好從五言絕句開始，否則詩意雖佳，因缺少對仗工夫，爲之減色，更不能發揚才華，所謂有詩才無詩學，等於質爲美玉，不知雕琢，身爲美女，不諳化裝，爲可惜也。

來詩不必更改，改多則失去作者本意，只要勉強能說得通，壇主指出改良之點，使作者明瞭，自求改進，即已達到提倡之目的。希望努力研究，使詩才無限發展，如有新作，繼續寄來，以觀進步。

茲將改良之點，告知如下：

一、先做五言絕句，不可開始即做七律。

二、首尾意要連貫，如同說話，有上句，必有下句，所謂一氣呵成是也。

三、做成一詩之後，查對詩韻，如果出韻，即當更換。

遊祖國日月潭

袁陽照

群峰翠麗挹朝霞，曲徑閒栽傍岸花，
石底流泉朝浴日，柳陰臨院午烹茶，
兩番歸國嗟爲客，半月居台等是家，
且喜樓頭山外望，慈恩靄瑞照光華。

袁先生最佳之句，「兩番歸國嗟爲客，半月居台等是家」，有放翁筆調。惟詩中有二個徑字，乃將「石徑」，易爲「石底」。

賞菊書懷

袁陽照

繁華故國久荒涼，獨傍疎籬鬥曉霜，
含蕊艷凝三徑綠，放花瘦壓萬枝黃，
英姿不減凌寒態，佳色猶存帶露香，
幾度刼殘秋雨後，矜持晚節廿年長。

袁先生詠菊之詩，實爲自詠，凌寒不減英姿，瘦損猶壓萬芳，幾度刼殘，矜持晚節，廿年不改，獨傍疎籬。有英雄氣概，獨立不移之精神。詠菊詩之佳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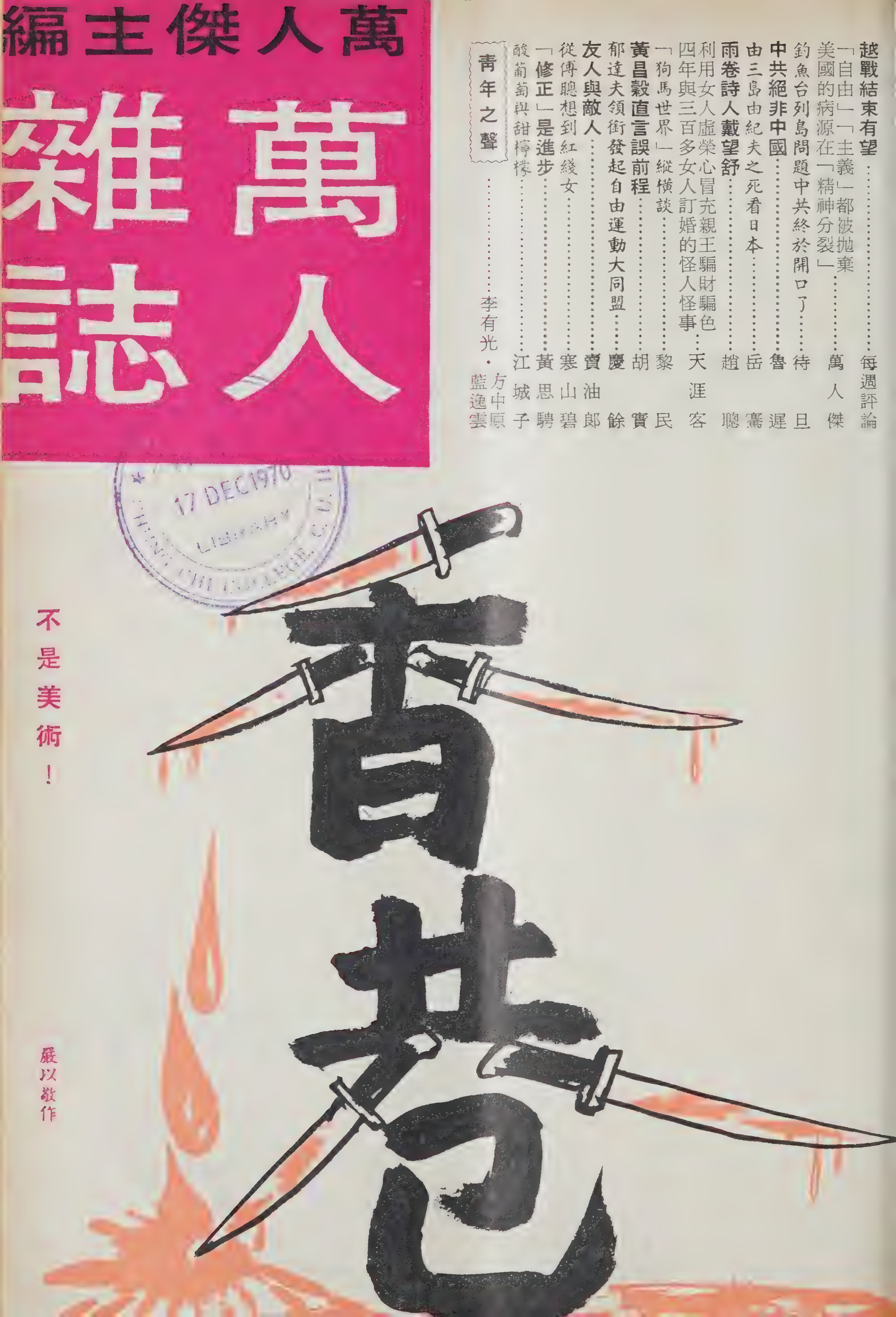
壇主爲文自註

斲輪老手：謂老於其事者，曰斲輪，典出「莊子」，「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八叉：唐朝大詩人，溫庭筠，才思敏捷，作詩賦，八叉手而韻成，時人號爲溫八叉，言其快速也。

七步：三國曹植，七步成詩，見「世說新語」曹丕令他七步成詩，否則殺頭，植作「煎豆燃萁」詩，喻兄弟同根所生，何忍相煎，後人作詩快速，亦用七步之典。

自詡：吹牛自誇也，漢書：「誇詡眾庶」。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越戰結束有望……每週評論
「自由」「主義」都被拋棄
美國的病源在「精神分裂」……萬人傑
釣魚台列島問題中共終於開口了……待旦
中共絕非中國……魯遲
由三島由紀夫之死看日本……岳騫
雨巷詩人戴望舒……趙聰
利用女人虛榮心冒充親王騙財騙色
四年與三百多女人訂婚的怪人怪事……天涯客
「狗馬世界」縱橫談……黎民
黃昌穀直言誤前程……胡實
郁達夫領銜發起自由運動大同盟……慶餘
友人與敵人……賣油郎
從傅聰想到紅綫女……寒山碧
「修正」是進步……黃思騁
酸葡萄與甜檸檬……江城子
青年之聲……李有光・方中原・藍逸雲
17 DEC 1970
LIBRARY
不是美術！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六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逕函寄調換

每週評論



表暗示，美國對和談已失誠意，和談有中斷之虞。這段消息，因為是老生常談，多無人注意。其實反映了北越對和談中斷的恐懼。因為它在戰場上已經獲勝無望，只有在和談中混水摸魚，撈些便宜。換言之，越戰結束，已為期不遠了。何以見得呢？

越戰結束有望

最近西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樂觀空氣。一則未證實的消息說，美軍和南越軍的別動隊，會奇襲越柬邊境越共高級幹部會議，打死二人，俘虜二人（其中包括民解革命政府的總理），一人逃走，傳說是越共主席阮友壽。後來傳說，只是越共的省級幹部會議。但是這樣樂觀的傳說，實反映了南越朝野的樂觀心理。這種樂觀心理有兩項事實根據。

一是綏靖計劃的大成功。據西貢當局最近發表的資料顯示，政府已控制南越領土百分之九十四點三。全國人口一千七百六十八萬人，在政府區的人口已增至一千六百萬人。換言之，一九六八年越共五月攻勢時，大片土地遭受蹂躪，西貢、順化、峴港等大城市亦曾受攻、西貢政府搖搖欲墜的情勢，已經完全成為過去了。

反之，越共的活動越來越萎縮，活動範圍越來越小，已接近末日了。

關於南越綏靖計劃的成功，美軍當局怕有謊報的情事，特在各省設立電腦系統的調查統計機構。對於每個區域政府能夠控制情況，列為一百多個調查項目，諸如過去一個月有無越共部隊出現，出現的部隊是團級、營級還是連級，出現次數；越共幹部有沒肅清，商業活動是否正常，醫院、學校是否恢復等等。

根據這樣細密具體的統計判明南越的基本情況如左：

A、政府已完全控制、越共基層組織全被肅清之地區，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五。

B、治安良好，商業正常，越共基層組織已被粉碎的地區，佔百分之六十一點七。

C、治安狀況尚未完全確保，越共分子夜間仍能進入村鎮活動、騷擾，在白天政府仍能推行政令之地區，佔百分之十一點一。

D、治安狀況可虞，越共仍作有組織的軍事、政治活動，但政府在軍事上優勢的地區佔百分之五。

E、越共完全控制之地區佔百分之零點六。

未定區，南越政府確實控制地區亦達百分之八十三。這是西貢局勢樂觀的客觀根據。也是美國代表在巴黎和談態度轉趨強硬的根本原因。換言之，三年前巴黎和談開始時，美國急於和談，而現在卻是北越和越共急於和談了。

南越局勢的好轉，與今春柬埔寨政變，龍諾政府的出現當然有重大關係。

目前北越和越共的一部分主力，被吸在柬埔寨戰場。而共方的戰略，本想以閃電攻勢粉碎龍諾政府，可是柬政府軍，已由不足四萬人，很快擴展到十萬人。

同時由於南越軍隨時開入助戰，共軍這一企圖已告幻滅。共軍在柬戰得不到決定性勝利，長期膠着的情況之下，南越戰局只有繼續惡化。因為越共失去柬境的庇護，在南越已不能作大規模的軍事活動。第一是補給線成了問題，二是主力部隊再無安全地帶可以休養整補。

柬國局勢的變化，對越共的軍事打擊雖大，但是南越綏靖計劃的成功，主要原因則由於戰術的改變，即是目前西貢美軍所謂由正規戰爭轉入特殊戰爭的說法。

什麼叫「特殊戰爭」呢？那就是以特殊的軍事行動來消滅共方的政治滲透。

具體來說，是消滅越共的基層幹部和地方組織。這是越戰勝負的關鍵所在。

以往美軍五十多萬加上南越軍及其它盟國軍隊，達百餘萬兵力，所以仍無法扭轉戰局，而目前美軍撤退已近二十萬人，泰軍、澳軍亦在撤退中，戰局反而急趨好轉，原因就在這個「特殊戰爭」把握了致勝之機。

以往美越軍佔領城市，共軍控制鄉村；前者控制白天，後者控制夜間。美越軍的掃蕩行動，無法捕捉共軍主力，師老無功；這因為越共的地下組織、基層幹部牢牢的控制農村，美越軍掃蕩時，共軍化整為零，但基層組織仍在，美越軍收兵回城，共軍即捲土重來。

現在美軍和南越軍組織了便衣的別動隊，深入鄉村招降和逮捕越共基層幹部。

沒有基層幹部，鄉村自然歸向南越政府。這樣不但使共軍失去軍事情報的優勢，且失去兵員及食糧的就地補給。因此基層組織的消滅，使共軍成為陸地上的魚，只有乾涸而斃。

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戰術，現在於南越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因此越戰有了結束的希望。結束的時間，雖然無法斷定，但是發展趨向必會加速。

（漢）

「自由」「正義」都被拋棄
美國的病源在「精神分裂」

萬人傑

二次大戰後，在自由陣營的各國人民心目中，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守護者，是抵禦侵略、拱衛和平最有力的一張王牌。可是，從六十年代開始，形勢已改變，它已把「自由」「正義」承諾拋棄了，因為，美國已患上「精神分裂」症；到如今它成為一個臥病的巨人了。

美與中共「建交」？

十二月十日晚上，美國總統尼克遜在記者招待會席上會宣稱：美國最後將會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但並無計劃改變目前有關北平在聯合中的代表權問題。

雖然，這番話不過是外交家口吻，因為「終有一天」只是空洞無邊的許願；目前政策不變，才是這段談話的眞意。

不過，儘管如此，尼克遜已顯示了美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我們在繼續我所首倡的動議，打開交通途徑，並致力於更容易的旅行和貿易關係，我們必須有某些交通，以及最後與中共的關係。」這些話，實際上並無新穎處，不過，尼克遜在此時說出，卻頗出人意表。

「一台一中」老早是美國的決策，一方面保持台灣的現狀；一方面承認中共。在目前聯合國大會中，美國對於這一政策的推行，已經有了更明顯的表現。

關於中國席位問題的表決，今回首次佔多數票，美國可預想到明年十一月的一個關很難過，因而搞一台一中就更積極了。

大減價政策

周恩來最近通過史諾發表的談話，仍堅持着與

迭次提出。

第一、美國必須撤退在台灣的駐軍；

第二、美國必須斷絕和台灣的外交關係。

這兩個先決條件在目前來說，仍有許多困難。不過，中共外交政策改變以後，與西方國家建交的條件，已實行大減價政策。對加拿大、意大利不再堅持「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只用「注意到」的字眼；及至與埃塞羅比亞建交，就根本連「注意到」也不提。

也許，這鼓勵了尼克遜的試探，如果中共所「堅持」的第二個先決條件鬆弛了，那麼，一台一中的政策就可以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中共雖口口聲聲反美，但未嘗不知道一旦能與美國建交，將是外交上一項重大勝利；同時可使國民政府陷於尷尬地位，在適當的時機，是否也會來一次大減價呢？就很難說了。

「終有一天」

照過去情形，當一個友邦和中共建立邦交，國民政府便與該國宣佈絕交。過去，法國承認中共兩日後，國府便和法國斷絕邦交；最近的加拿大和意

如果尼克遜說的「終有一天」來臨，美國也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國民政府是否也和美國絕交？相信這是國府聽悉尼克遜的談話後最感困擾的問題。雖然說：目前美國政策還是不變，但並不意味着這事不會突然發生。國民政府和美國外交關係的重要，當然不是法國、加拿大、意大利可比，不能隨便折斷關係。

美國承認了中共，台灣的關係又不斷，那麼，一台一中的現象，即使不十足照美國的預期實現，至少初步已達到目的。

無可否認，尼克遜這一宣佈，對台灣朝野心理上、精神上引起很大困擾，二十一年來，中美間的關係，至此可說陷入最低潮。

國際間的「道義」

一向，國府的外交政策犯了一個最大錯誤，一直在同人家講道義，以為國際間應有道義存在；完全不懂講實力、講利害關係的一套。怎知道今日國際間一切講現實，加拿大為了推銷小麥，承認了中共，說人家不顧道義，有什麼用呢？

中國大陸有七億人口，在加拿大的想像中，那該是個大主顧，他們生產過剩的小麥，一經建交後，便不愁沒有主顧。當他們發覺和台灣方面發展貿易對他們更有利時，他也可能另找個更大生意的顧

以色列那麼弱小，我行我素，超大國的干預也置之不理。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與利益，硬拚到底，沒有人敢欺負他，也沒有人可以支配他。這兩樣都不做，一定要做紳士，紳士不是不好，但找不到講道義的對手，結果，吃虧的是自己。

中美過去的友誼

在歷史上來說，中美兩國的關係算得一向友好，過去，中國的通商大埠，都有列強的租界存在，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下，對中國的主權是個最大的諷刺。

列強中，唯一在中國沒有租界的是美國，美國主張門戶開放，大家做生意的。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因受到珍珠港偷襲的慘痛教訓，同情中國獨力對抗日本的艱苦戰爭，盡力給予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支援，在中國抗戰後期，以至奠定勝利，功力不少，這是不可抹煞的事實。

但因美國在政治上的幼稚胡塗，也對中國造成極大災害。如雅爾達的密約，助長了蘇聯侵略野心，這是二十多年來亞洲擾攘不安的來源。

中國大陸沉淪，是馬歇爾元帥東來調處的傑作。美國這樣步步失着，弄到共產勢力蔓延，不但在國際間受到壓力，內部問題的困擾，更使他們吃不消。

當日的「豪語」

美國雖是個超級強國，究竟不能獨力負起處處救火，時時防盜的任務。十年前，當甘廼廸在國會山前面的廣場中就任美國總統時，他發表的演說，還有勇氣說：

「美國願意不惜任何代價，承擔任何負擔來保衛自由，希望『美國的朋友和敵人』都能夠瞭解美國的決心。」

美國目前雖仍然是自由世界的領袖，但已不再是世界唯一的強權。

——不能不打而又無心求勝。

雖然美國解釋，「尼克遜主義」並不是撤退主義，但如果以尼克遜主義所標榜的內容，和第二次大戰時美國政府領袖所作的聲明作一比較，會發覺這中間的距離是如何之大！

擺在目前的形勢，美國雖然有保衛自由的意願，已不能隨便像甘迺廸那樣發出「豪語」，必須衡量本身能力的限度。

「分裂」的國家

美國能力之所以受到限制，不在人才，不在工業生產，不在天然資源，更不在科學技術，在上述各方面，美國的能力依然是雄厚的，非任何國家可與匹敵。他們的毛病在於精神混亂與自信心的喪失。美國目前的許多問題，都是美國人自己造出來的，因此有人說：「美國是個分裂的國家」。

所謂分裂，不是指種族糾紛、貧富懸殊、黑白衝突或兩代隔閡；而是指潛伏思想、意識、心理的分裂。

用美國人自己的說法，這是「保守」與「自由」之爭。其實，所謂「保守」與「自由」的明確定義為何，連美國人自己也弄不清楚。

問題就是這樣，「保守」與「自由」沒有清楚的界線，在同一個人物身上，有時是極其保守，有時又十分自由，因而造成了混亂。

保守、自由充滿矛盾

舉個例說，傅爾布萊德參議員，是所謂自由派政客的首腦，但他對黑白問題的投票紀錄，卻和極端保守派的意見，並無差別。

又如紐約時報以開明自由標榜的，對越南戰爭、美國對亞洲的承諾，無不激烈反對，可是談到中東問題，則唯恐華府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動搖。

像傅爾布萊德這樣有勢力的議員，像紐約時報這樣有地位的報紙，態度這樣矛盾，便可以此而例

代的美國，成為民主國家的領袖，國力發展，突飛猛進，對國外作出了史無前例的廣泛承諾；可是，從六十年代開始，這形勢已經轉變，今天是七十年代初葉，他卻已成為一個臥病的巨人。

美國的聲望被搞垮

今日，美國的所謂「自由派」，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把美國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大加削弱，更把美國立國以來崇信不貳的自由原則盡力貶低。政府的一切承諾與政策，都受到他們制肘，使到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國際間所建立起來的聲望，逐漸坍下來。

「實用主義」本來是美國文化精神中的一大特色，可是，我們試看看今天的美國，一部分人既反對傳統，也反抗現實；另一部分人困惑迷亂，不知道究竟應該走向那一條道路，不知應該追尋那一個目標。

這種不切實際的精神分裂狀態，是美國當前的最大危機！

不是說美國沒有他的優點，否則他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居於領導地位，幹過了那麼多轟轟烈烈的大事；它仍然是一個具有創造力的偉大民族，可是，這一切的優點也彌補不了由於精神分裂所造成的離心離德的危機。

自陷於孤立

從尼克遜的談話，說到美國人心的轉變，似乎離題萬丈。其實，美國的轉變，也正由於這一根源。美國一直以維護正義者自居，今日中共在亞洲所造成人類的災禍，彰彰在目，如果美國也和別的見利忘義的國家一樣，不再堅持自己的原則，無異自絕於許多崇尚正義的朋友，自陷於孤立。

但願尼克遜說的這番話只為應付國內的那一班所講「自由派」的政客，是一些「滑頭話」而已；否則，所謂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該感到慚愧了。

中共絕非中國

自從加拿大承認中共開始，意大利、阿比西尼亞繼之，其它比利時、智利諸國亦在與中共進行建交談判；在國際上起了一陣承認中共的旋風。這一形勢出現的根本原因，是過去二十一年，中華民國政府未能乘時反攻，改變大陸的現狀，甚可歎息。但是國際的承認並不能表示，中共即可代表中國。從前的僞滿洲國，抗戰時期的汪政權不也獲得很多國家承認嗎？再向前推求，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九那十年間，全世界的國家，不是全都承認北洋政府，而不承認廣州的護法政府（一九二三年以後是革命政府）嗎？結果，國際的承認並沒有改變歷史的發展，廣州政府的北伐軍，終於掃平割據的軍閥和腐敗的北洋政府，使中國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之下重歸統一。

假使台北當局，能奮發圖强，與民更始，則今日之台灣，即當年的廣東。北伐可以成功，反攻也可以成功。政治這個東西是活的，是變的；能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順乎天而應乎人，以民主對極權，以自由對奴役，以大公對醜私，以至仁對窮兇，吊民伐罪，重光神洲，亦何憂何懼？

在海外的中國人來說，今天正面臨一大考驗。二十一年前，我們以誓不「帝秦」的心情，拋家離鄉來此海隅，因爲認定中共是禍國殃民的集團，馬列主義絕不適合於中國，二十一年來大陸上每一件事實都證明了當初我們的想法絲毫沒錯。

廿一年付諸東流

可是過去二十一年我們本身的情況有了巨大的改變。離開大陸時的前輩們，相繼凋落，于右任八十四歲所作之歌，至今讀來猶有餘哀。

一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二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
永不能忘。

三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國有殤！

左舜生、張君勱以及許多老闘士，都和于右任一樣，心懷大痛，不瞑目而死。

廿一年前的壯年人，如今已垂垂老邁；靑年人則已步入中年。當時來香港的，只想等個十年八年，靑春終有一日「漫掩詩書喜欲狂，靑春結伴好還鄉」。可是二十一年過去了，來日仍是一片茫茫。「昔時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歲月無情，生活迫人。政治的想法不禁日益模糊了。於是產生了種種的離奇的想法和幻覺。

可憐的幻覺

有些人心裏仍是反攻，可是因爲中共霸佔了大陸，而且已長達二十一年，因爲愛大陸的錦繡山河，善良同胞，文物歷史，因此就對中共原諒幾分，覺得它千不好萬不好，無法不承認它控制大陸這一事實。因此希望中共或早或晚能走上修正主義之路，以便有朝一日，落葉歸根，屍骨還鄉。

有些人感於中共試爆原子彈，放射人造衛星，是爲中國人揚眉吐氣，在政治、經濟、文教方面縱有缺點，在科技方面有此成就，也大可安慰。同時中共的武力，使亞洲國家莫不害怕，可以依靠中共

易有這種幻覺。

關於前一種想法，由於「文化大革命」已證明爲不切實際。目前新當權派的政策縱有緩和的跡象，但是毛思想的陰影仍很黑很重，即使毛死以後，無論是誰當權，仍要繼續世界革命路線，仍要勒緊人民的腰帶，打腫臉充胖子，支援「民族解放鬪爭」，與美、蘇競爭經濟援外；也就是說，大陸的活地獄情況仍將持續下去。

關於後一種想法，實在膚淺。今天世界上有二十二國可造原子彈。印度、西德、加拿大這些國家皆能造原子彈而不造，因爲造原子彈太費錢，使人民負擔太重。

中共不顧一切造原子彈，實是表現其不惜民命的殘忍，何光榮之有？其次中共對華僑的政策，是要求亞洲各國的華人支持當地的共產黨造反，絕不考慮華人的利益。例如，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最殘酷，但是中共支持蘇加諾最堅決，他有了病，毛澤東派專機送醫生爲之醫治。而星加坡是華人執政，華人處境最好，毛澤東曾把李光耀政府罵爲「帝國主義走狗」，並支持共黨的顛覆活動。因此希望得中共撐腰的想法，實乃緣木求魚。

拋開上述的現實問題不談，從歷史文化來說，中共與中華民族也誓難兩立。晚淸以來中國的出路，是調整固有文化，批判的吸收西方文化，概言之是中西文化的會通。而中共所信奉的馬列主義，則根本要消滅此二者。一方面它斬斷中國的文化傳統，一律斥爲封建；另一方面則隔絕與世界文化大流的交通，使大陸孤立於世界之外。而馬列主義實是虫化主義。其理想不過是勞動和吃飯（實際上永遠吃不飽），那麼蜜蜂螞蟻的社會豈不是最佳的共產主義嗎？

就個人說廿一年是悠長的歲月，就國家的興亡歷史發展說，則是很短的時間。今天我們在海外堅持反共，就是對中共的沉重打擊。我們的聲音和想法，將成爲歷史轉變的火種，堅持下去，總有一天會風雲際



釣魚台列島問題中共終於開口了

待旦

關於釣魚台列島的歸屬問題，前些日子曾引起激烈的爭辯，台灣、香港的報刊除了受中共指揮的左報保持緘默之外，其餘不同政治見解，不同立場的報刊，都一致指出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敦促國民政府據理力爭，絕不能退讓。

釣魚台列島問題是領土歸屬的重大問題，關係到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遠遠超越於黨派鬪爭、階級鬪爭的範圍。不管你是什麼黨什麼派，也不管你屬於什麼階級，只要你是中國人，你就有保衛中國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責任和義務。中共與印度爭辯麥馬洪線問題的時候，國民政府曾發出嚴正的聲明，指出麥馬洪線是非法的，麥馬洪線以南的大片土地，是中國的領土。中共與蘇聯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的時候，國民政府也曾經指出，珍寶島是中國的領土。國民政府雖然不贊同中共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雖然這些土地國民政府未能直接管轄，但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和安全，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國民政府不能緘默。

可是，當國民政府和日本當局爲了釣魚台列島的歸屬發生激烈的爭執時，當日本當局與美國勾結企圖把釣魚台列島劃入日本的版圖時，中共卻不吭氣，香港的左報也不出聲，難道說一句：「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都那麼困難嗎？倘如中共只是在短期間內保持緘默，那還可能是爲了謹愼，爭取時間研究有關的歷史資料和地理資料，可是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中共都沒有出聲，反而在「釣魚台列島」的爭論聲歸於沉寂的時候，中共才張開金口。這個悶葫蘆到底是賣什麼藥？中共到底懷着什麼居心？

現在，包括釣魚台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在內的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這句話，中共畢竟說了。雖然中共的目的只是利用這個機會大肆攻擊國民政府，但中共發表這個聲明畢竟比保持緘默好。起碼表明了釣魚台列島的歸屬問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是一致的，七億中國人民的認識也是一致的。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神聖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人侵犯。然而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上述所說的，只是中共對「釣魚台列島」問題的態度，所產生的客觀效果，而不是中共本來的願望。中共的眞正目的卻是利用此一機會，大肆攻擊國民政府以及「美帝」、「日閥」。

中共新華社並沒有引用有關的歷史資料和地理資料，證明釣魚台列島屬於中國，也沒有發表嚴正的聲明。只是最後第二段有一句話稍爲提到釣魚台列島的歸屬問題，中共是這樣說的：「佐藤反動政府還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尋找各種藉口，企圖把包括釣魚台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在內的屬於中國的一些島嶼和海域，劃入日本的版圖。」

請看！這與中共以往發表強硬的咄咄逼人的聲明比較起來，顯得多麼軟弱。這是因爲中共根本不重視這個問題，它所重視的只是由台灣、日本、南韓所組成的「聯絡委員會」，以及該委員會的「合作開發計劃」。要歪曲事實把別人統統罵臭。中共認爲「聯絡委員會」的成立，以及該委員會計劃一九七一年「着手合作開發台灣省其附屬島嶼周圍海域和其他鄰近中國的淺海海域以及鄰近朝鮮的淺海海域的石油資源」，是「美日反動派對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又一次嚴重挑釁」。

「合作開發計劃」的具體內容我們不清楚，不能置評，不過倘如合作的雙方或多方面的關係是平等的，除了合作開發自然資源之外，不附帶有其他軍事或政治的條件，並且承認有關國家的領土主權，那麼這種「合作開發計劃」不但不值得非議，而且應該加以鼓勵。然而必須强調的卻是「合作開發」不應損害有關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對這些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具體地說，就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合作開發釣魚台列島周圍海域的自然資源，必須承認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這個前提；中華民國與美國合作開發釣魚台列島周圍海域的自然資源，也必須承認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這個前提。「合作開發」自然資源是一件事，領土的歸屬問題是另一件事，前者絕不容許混淆。中共新華社還這樣說：「日本軍國主義爲了達到掠奪中國和朝鮮的海底石油資源的目的，竟玩弄了一套新的更爲毒辣的手法。這就是把屬於中韓兩國的島嶼的領土所有權以及海底資源的所有權暫時『擱置起來』或『凍結起來』，先搞什麼『合作開發』……這就是要中朝兩國人民放棄他們的主權，而任憑日本軍國主義先去掠奪，而後霸佔」。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所謂「擱置起來」或「凍結起來」這麼一回事，所以不能妄加置評，不過筆者相信，國民政府不至於軟弱到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問題上作什麼讓步，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這是不容許有任何懷疑的。談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指出，日本之所以斗膽要把釣魚台列島劃入日本的版圖，對釣魚台列島的歸屬問題之所以會引起爭執，中共本身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因爲關於琉球羣島的歸屬問題，以及美國和日本把琉球羣島私相授受，中共就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正因爲中共老早就默認琉球羣島的領土主權屬於日本，所以才會產生釣魚台列島問題，日本當局也就一口咬定釣魚台列島是琉球羣島的一部份。在這裏我們還要請問，當釣魚台列島問題爭執得十分激烈的時候，中共爲什麼不出聲？不表示意見和態度？這在客觀效果上是不是鼓勵了日本吞併中國領土的野心？其實中共當初是希望藉釣魚台列島問題的爭執，導致日本與國民政府的關係破裂，以便從中取利。這眞正是把黨的利益擺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這是中共式的把釣魚台列島屬歸問題「擱置起來」的手法。現在，中共在這個問題上佔不到便宜了，才擺出一副「愛國英雄」的嘴臉，對國民政府妄加指責。不過這也好，「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這句話，中共畢竟說了，而說了總比不說爲好。

日本最有地位、成就最大的作家三島由紀夫，在日本兵營剖腹自殺的事件，引起舉世震駭，旬月以來，全世界報章都在評論此事。三島文學方面的成就，自有定評，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此處只想就三島之死，對日本前途作一蠡測。

由三島由

三島死後，日本政府及大報對之皆無好評，佐藤首相先說「他瘋了」；朝日新聞甚至罵之爲「小丑」。三島應不應這樣死，見仁見智甚難下定評。但一個人爲了實現他的理想而不惜付出生命，總是値得欽敬的。筆者不僅對三島如此看法，即對抗戰之前被政府捕殺的共產黨人也是同樣相看，不論已被罵爲叛徒的瞿秋白及尙未被褫奪烈士頭銜的柔石、胡也頻等人，雖然他們誤入歧途，死亦罪有應得，但他們總是爲了自己的理想而獻出生命，當他們從事叛亂活動一直到被捕處死時，他們都堅信共產黨革命成功，中國才會出現一個眞正富强康樂的社會。他們決未想到中共竊踞大陸後，會變成今天的慘象。因此，我個人一向就對這批人有相當的敬意，此種敬意，也同樣適之於三島由紀夫及其伙伴。

以上就情感而言，若就日本當前形勢來看三島之死，確實有使人値得憂慮的地方。在未談日本之前，我想先說一說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德國，由於第一次大戰，歐陸幾個國家尤其是法國吃了德國的大虧，因此，勝利之後，對德國的報復也奇重，除去鉅額賠款之外，尙有許許多多的限制，其中最大一項就是限制重整軍備。當時的德國威瑪共和國一羣當政人物，都服膺民主政治，期望建設一個和平安定的德國，但由於以法國爲首的一伙戰勝國的壓力，使威瑪共和國政府喘不過氣，而國內左傾勢力的囂張，政府也無力應付，於是希特勒的國社黨就應運而生。

希特勒取得德國政權與列寧、墨索里尼、毛澤東不同，後三者皆是以武力奪取，如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出政權。希特勒則是按照民主政治的方式，靠了大多數票而當選德國總理，由興登堡總統親自授權其組閣。德國人的政治智慧絕對高於目前的日

遠，何以竟然以大多數票選出了近乎瘋狂的希特勒國社黨執政？原因無他，只是想找出一個恢復德國固有地位及民族自尊心的途徑，正所謂病急亂投醫，任何醫生都試驗過，不能治好德國的病症，希特勒這個「醫生」本領如何尙不知道，不妨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試試，就這麼一張選票，替人類帶來了空前浩刼！

再看今天的日本自民黨政府，與威瑪共和國政府比較，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相異的地方是經濟情況不同，威瑪共和國因爲負擔巨額賠款，生產又受到限制，國內民生困苦，與今日日本的高度繁榮有天淵之別；相同之點是在政治與軍事方面都受到壓力，而國內左翼勢力的囂張，日本則遠甚於當時的德國。

威瑪共和國只是軍備受到限制，日本則根本解除了武裝。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日本永遠放棄該國的最高權利，以及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爲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並且補充地說明：「爲達成前文規定的目的，陸、海、空三軍及其他戰爭潛力將絕不加以保持，交戰狀態的權利將不予以承認。」

如果日本是瑞士，四面皆是和平的國家，解除武裝也未嘗不可。但日本卻北有蘇聯，西有中共，不但具有强大的武力，而且又都有敵對的政治立場，日本政府自不敢想到把現行的民主政治輸去蘇聯同中共，但這兩個共產黨政權卻無時不想赤化日本。日本唯一的安全感是靠了美國的核子傘，但美國自己國

算，究竟美國還能保護日本到幾時？敏感的日本人都會感到焦慮。旣然美國不可能永遠保護日本，日本唯一辦法只有自行建軍，以日本目前的財力及設備加上超過一億的人口，不必說建立一支龐大的軍力沒有問題，就是製造核子武器也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卻給戰後的新憲法限死了。

根據日本憲法的規定，修改憲法必須有衆議院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但執政的自民黨，無論如何也達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日本衆議院席爲四百七十六席，三分之二要到三百二十席才可以，但日本歷屆國會，自從吉田茂第五任政府垮台後，執政黨要以目前所擁有的席次最多，也僅僅三百席。以日本現在政治情況來說，執政的自民黨要想修改憲法絕不可能。此爲日本國民尤其是右翼分子最氣憤苦惱的事。

另一方面，日本左翼勢力的囂張，也促使右翼勢力急劇的增加，此點與希特勒上台前威瑪共和國的情況相同。不過，日本卻有一個較特殊的現象，就是社會黨的過份左傾，一般說來，全世界的社會黨即使全心全意奉行馬克斯主義，也被共產黨視爲大敵，在共產黨眼中看來，社會黨比保守政黨可怕，因「惡紫之奪朱也」，所以社會黨與共產黨多數皆立於對立地位。意大利社會黨與共產黨合作了十年以上，最後還不得不拆夥。而且世界各國社會黨即使與共產黨合作，也只限於本國共黨，只有日本社會黨特別，日本社會黨並不親日共而親中共，甚至比日共還要親中共。及至日共與中共鬧翻之後，社會黨更認爲是向中共獻媚邀寵的最好機會，表現出超乎一個政黨所應有的卑微態度，不但與中共發表聯合公報罵美國，而且也同中共合在一起罵日本政府，此種立場除去以前中共對俄共可以比擬外，在世界政黨中尙少前例，就其行爲而論，已構成賣國罪行。但日本政府對之無可奈何，日本有自尊心的國民自然同感憤激，血氣方剛的青年，更認爲非採激烈手段不可了。所以三島在臨死時高呼「爲了抗議限制日本重整軍備的憲法，不惜犧牲生命。」

以上是說三島事件產生的背景。

再就當時情況來說，日本政府與輿論都盡量掩

明絕非什麼文人或青年之精神苦悶反映，而完全為一種極有計劃之行動。據「日本時報」今日揭露，東京警視廳搜查六個地方後，已獲三六六項證件，其中多為紀錄本與備忘錄。警方之資料為，三島從今年三月起，即策劃一次政變，且定本月廿五日（即其自殺之日）為政變期。政變之核心部隊，為東京市內自衛院內駐紮之第三十二步兵團，該團有一千人，三島及手下之四名青年，曾於九月與十月參加該團之會議數次，並曾研究自衛院軍營之形勢。警方謂，三島與該團團長宮田大佐相識，（日本時報謂，該團官兵否認與「盾之會」有任何密切關係，但警方已定今日傳訊宮田）本月十日，三島在某浴室內向屬下發出一份宣言，此宣言即為準備政變之際向所有自衛軍散發者。惟至本月廿一日，原定之計劃不得不修改，因三島在十九日進入軍營時，獲悉該團團長在廿五日將有事出差，不在營內。本月廿三日及廿四兩日，三島在東京大酒店召集幹部會議，決定改變原定計劃，轉以自衛軍東方面總監[illegible]下中將為目標，並即電話約員下一談，雙方約定星期三上午十時半見面。廿四日夜晚，三島等五人在東京新橋區某日式餐館舉行「與世告別宴」歷兩時之久，並分別誦讀辭別書，決心次日政變計劃如失敗，即不惜一死。詎料次日果然煽動失敗，惟該團團長倘若此日不出差，則情形如何又為另一問題矣。」

根據上列報導，不由得令人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變」；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均由少壯軍人發動。前者刺死了中國之友犬養毅首相，關閉了中日眞正和解之路；後者雖未刺死首相岡田啓介，卻刺殺了藏相高橋是清，推翻了岡田內閣。從此日本政客無人再敢試探和平合理解決中國問題，一直到「七七事變」，中日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為止。

今天日本的危機在於失去了立國精神。日本民族的品性如何，姑且不論，但其受到中國漢唐文化的薰陶，在二次大戰之前，日本當政者及知識分子也都「曾聞君子之大道」，本身還有其理想抱負。

之死看日本

淨，在思想上向美國豎起了白旗。但美國所能給予日本的是物質文明而非精神文明，日本本來就是一個長於貿易的民族，受到美國文化灌輸之後，更拚命作生意，拚命賺錢，錢愈賺得多，對人生愈感到迷惘，這是日本國民今天普遍的現象。否則類似「創價學會」一類宗教，又怎能在日本大行其道。

三島事件絕非一小撮人幹出來的傻事，「盾之會」的會員雖然不滿百人，但日本右翼團體，據警方估計僅東京區就有三百個左右，會員有十萬零五千人。日本第四大報「產經新聞」在三島死後舉行調查，同情三島的人佔千分之十二。假若以此比例計算，就有一百二十萬人站在三島一邊。[illegible]，其勢力實不可輕視。

最後再說一說筆者個人對三島事件的感想，前面已經說過，凡是為了實現自己理想而犧牲生命的人，都是可敬的。但是對於三島的想法及可能發生的後果，作為一個自由的中國人，卻不能不感到憂慮。

公平的說，二次大戰後，美國指導日本草成了這一部非戰憲法，不是限制日本軍備而是要廢除軍備，自然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日本修改憲法，獲得充份的自衛力量，所有自由國家皆會寄以同情。但三島一派人的想法則不僅可以自衛而已，更想恢復大和魂，重振日本雄風，此點就值得我們中國人注視了。

目前也許有的自由反共人士會有一個特別想法，以為日本再武裝之後，有強大的力量將可作為亞洲的中流砥柱，成為美國的得力夥伴，共同對付共黨陣營。美國人有此想法的已不在少，甚至有意無意在走上這條道路，實在已經犯了嚴重的錯誤。中國人如果也這樣想法，可是大大的危險。

其推倒並不是太難的事。但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卻有一個想法，認為希特勒無論怎樣不好，但其反共立場是不用懷疑的，扶植起希特勒以抗蘇聯，未始不是一着妙棋，因此對希特勒盡量予以滿足。希特勒併吞奧地利；併吞捷克，英國均予同意。但張伯倫之流作夢也未想到，當希特勒羽毛豐滿後，竟然與史達林訂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而瓜分波蘭。到了此時張伯倫才知道上了當，拋除一切幻想與德國宣戰，但已經來不及了。

日本的情況與當時德國大致相同，如果日本按照了三島由紀夫的路線行去，任意擴建軍隊，可能成為世界第四（也許是第二或第三）强國時，日本決不會無條件聽從美國指使，也不可能衷心與東南亞各國合作。

以日本人的性情來說，很可能疏遠美國親近中共或俄國，造成一個世界新均勢。

日前的世界只有美蘇與中共三大勢力互相激盪，已經使世界[illegible]更大為不安，如果出現了一個第四勢力的日本，將更增加了冷戰的複雜性。這個强大的日本若能眞同美國合作，當然是美國及自由世界之福，但事實上無此可能。

日本成為軍事上一個强國之後，很可能在目前的三角鬥爭中左右逢源，舉足輕重，倒向任何一方，就會使另兩方失去均衡。因此三方面都要拉攏日本，日本也不會倒向任何一方，只在中間見風轉舵，投機取巧。到了最後，美國厭倦於此項鬥爭，可能將亞洲責任交付日本代負的口號下，眞的從亞洲撤退，屆時東南亞的國家必須在蘇聯的格別烏，中共的公安軍、及日本皇軍三者之間選擇一個作為靠山。亞洲勢將出現一個新的黑暗世紀，這可不是小事。

就現在來說，中國人的立場可以不反對日本建立足以自衛的武力，但我們決不容許日本重振昔日「皇軍」的雄風。對三島之死，我們只有欽敬，但決不能贊同他的主張。

岳騫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雨巷詩人——戴望舒

趙聰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這是戴望舒「雨巷」詩的第一節。當這首詩在二十年代末期「小說月報」發表以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都欣悅着互相告語：在新詩的園地裏出現了一朵奇葩。

這時自由詩派好景已逝，「新月社」的格律詩派正得時當令，以李金髮開頭的象徵詩派，異軍突起似地剛剛展露鋒芒。到了三十年代，「現代」月刊出版，成了象徵派的大本營，戴望舒後來居上，儼然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於是人們管這一派也稱之為現代詩派。戴因以「雨巷」一詩成名，便有「雨巷詩人」的雅號。

「現代」創刊於一九三二年五月，是一份大型的文學期刊，因為容納不少大牌作家的作品，頗為暢銷。當時「左聯」辦了許多刊物，又有魯迅為之支持，提倡普羅文學，聲勢咄咄逼人，但「現代」公然與之抗衡，「現代」編者之一的蘇汶（即杜衡）著文攻擊「左聯」的文學理論，這就是魯迅所說與「第三種人」的論爭。

「現代」對於它自己所刊載的詩，主編施蟄存說：「『現代』中的詩是詩。而且是純然的現代的詩。牠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現代』中有許多詩的作者曾在他們的詩篇中採用一些比較生疏的古字，或甚至是所謂文言文中的虛字，但他們並不是有意地在『搜揚古董』。對於這些字，他們沒有古的或文言的觀念。只要適宜於表達一個意義，一種情緒，或甚至是完成一個音節，他們就採用了這些字。所以我們說牠們是現代的詞藻。」戴望舒第一部詩集是「我底記憶」，那是在「現代」創刊以前出版的，在「現代」上發表的詩，收到他的第二部詩集「望舒草」裏，施蟄存在這裏所說，指的是後者。

戴望舒，浙江杭縣人。約生於一九〇九年，畢業於震旦大學，赴法國極深造詣，特別是在法國讀過 Verlaine, Fort, Gourmont, Jammes 諸象徵派或稱意象派諸人的詩，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他生得高大，滿面麻子，但卻具有詩人的風度和氣質，尤富於情感。他也是「現代」編者之一，後來又主編過「新詩」月刊。當他二十多歲時，已經是成名的新詩人了，曾猛追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年小姐，結果失敗。又改追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小姐，穆很美，他苦苦追求，甚至要自殺，「我的記憶」中有些詩篇，纏綿悱惻，就是為謳歌戀愛而作。幸而追求成功了，兩人結了婚，然而實際上穆並不愛他，結婚後的生活並不幸福。

抗戰爆發，上海淪陷，戴、穆相偕逃來香港，曾主編「星島日報」的副刊，發表了許多歌頌抗戰的詩，譯出了「西班牙抗戰謠曲」。他的內兄穆時英，以寫「南北極」（小說）而成名，亦任「現代」編輯，曾拜在上海某幫頭名下為弟子，這時奉汪政權特務系統之命接管「上海文匯報」，不想報紙還未出版，即遭藏在租界裏的重慶特務暗殺而死。穆麗娟聞訊，即攜其所生女兒朵朵由港返滬，為其兄料理喪事。當時望舒不願意她走，但留不住，夫婦曾大吵過一次，麗娟竟然提出離婚的要求。

戴夫人留滬期間，認識了一位朱姓大學生，彼此熱戀起來。望舒望妻寄到上海，其中說：「從我們有理由必須結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預見這個婚姻會讓我們帶來沒有完的煩惱。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許你將來會愛我的。現在幻想毀滅了，我選擇了死。離婚的要求，我拒絕，因為朵朵已經五歲了，我們不能讓孩子苦惱，因此我用死來解決我們間的問題，它和離婚一樣，使你得到解放。」然而她卻絲毫無動於衷，寫回信來說：「六年前，和今天一樣，你也曾經自殺過，當時我答應你的要求，因此我們結婚了，今天我將堅持自己的主張，我一定要離婚，因為像你自己所說的那樣，我自始就沒有愛過你！」

女子既然絕情，可是痴戀的望舒，接着跑到上海去，找到姓朱的父親訴苦，幸而那老頭兒不滿兒子之所為，答應驅逐其子，但也勸望舒好好管教自己的妻。結果姓朱的那小伙子倒是遠走高飛了，可是望舒還沒有會到麗娟。當時汪政權下的特務頭子李士羣，曾勸望舒，說「只要你留滬參加我們的工作，保證麗娟回到你的身邊。」然而望舒不是穆時英，他斷然拒絕了。從此又隻身回到香港。

香港淪陷後，戴望舒給日軍逮入牢中，受盡了折磨，他有一首「獄中題壁」詩，寫得很好：

如果我死在這裏，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用你們勝利的歡呼
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
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峯
曝着太陽，沐着飄風：
在那暗黑潮溼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在獄中的歲月可以說是飽受煎熬，香港重光之前，幸而被釋放出來，卻患了嚴重的哮喘病。憶往、傷逝，在悲哀困苦中寫了許多可誦的詩篇，其中在下獨愛那首「[illegible]」：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着，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着海濤閒話。

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穆麗娟已經早與另一男子結了婚（據說那男子是「宇宙風」的一位編者，不知是否陶亢德？）望舒一面和她補辦了離婚手續，一面又與另一女子結婚，然而雙方性情不合，不久還是分手。一九四九年中共召開全國文聯代表大會，他被左翼文人慫恿着去北京參加了。像他這種在三十年代被左聯痛詆的「第三種人」，又如何獲得中共的重用？他在香港敵獄中受盡千辛萬苦等待着黎明，結果卻等待了一個黑暗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勝利的嘴臉奚落他、鄙視他，更有殘酷的思

他的氣喘復發，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死在協和醫院。他的一生，的確像希伯來人的領袖摩西所說，是一聲歎息！

他的詩，在一九三七年他把「我底記憶」「望舒草」兩部詩集，加以重選，合印成「望舒詩稿」出版，後面有兩個附錄，一爲「詩論零札」，一爲「法文詩六章」。在這以後的詩，於一九四八年他輯了一本「災難的歲月」，由星羣出版社印行。勝利之後，他沒有寫詩。此外，他還翻譯過羅馬詩人沃維提烏恩的「愛經」，沙多勃益盎的長篇小說「少女之誓」，以「江思」的筆名譯了蘇俄十月革命的作品「一週間」，以「艾昂甫」的筆名譯了「[illegible]詩抄」。他死後，由[illegible]出版了一冊「戴望舒詩選」，是從他的「望舒詩稿」「災難的歲月」兩集合共八十八首詩中選了四十二首，卷頭有艾青寫的代序「望舒的詩」。還給他出版了他生前譯稿西班牙詩人的「洛爾伽詩鈔」。

自由詩派和格律詩派，都人材輩出，象徵詩派只戴望舒一人的詩可在新詩史裏佔一頁。如與前兩派詩人比較，他的詩在當時更受人歡迎，而對後來的新詩作者也更有影響。不過他的作風也並不是一致的，前期的詩還留有舊詩的痕迹，講求詞藻的美和協韻，未能完全脫離格律。中期的詩，詩風改變了，語言是自由的，詩情是濃厚的，一切格律、押韻等等悉予解除了。後期的詩，詩風又一變，詩情更醇，語言卻又在注重形式的美。這三個時期，大畧可以「我底記憶」「望舒草」「災難的歲月」分作代表

全相同。他在「詩論零札」中有一條說得很到家，值得從事詩創作的人作爲參考：「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碍詩情，或使詩情成爲畸形的。倘把詩的情緒去適應呆滯的、表面的舊規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別人的鞋子一樣。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較合腳的鞋子，但是智者卻爲自己製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這比方十分恰當。

在下認爲，新詩應該走不同於舊詩的路，才能眞稱得是新詩，不然的話，新詩若仍走舊詩的老路，又何貴乎有新詩？我們若仔細檢查一下舊詩，不出兩途：一是內涵（指詩情或說詩質）是散文（平鋪直敍如行雲流水，情思淺露不深刻、少含蓄）的，外型是詩（如五七言律絕）的；一是內涵是詩（含蓄、奇突、深刻、豐富）的，外型也是詩的。前者幾乎舊詩全部皆是，越是好詩越是如此，隨便舉

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後者則是舊詩中的例外，因此不多，如李商隱的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溫庭筠的詞：「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渡香腮雪」。新詩的自由詩，內涵外型皆是散文的，與散文同，故不能謂之詩。格律詩派則一如舊詩，內涵是散文的，外型是詩的。象徵詩派以戴望舒爲例，他的前後兩期的詩，則如舊詩的例外，內涵外型皆是詩的；獨有中期詩，內涵是詩的，外型則是散文的，這才是舊詩沒有走過的新路——勉强說，只唐代陳子昂走過一次，如那首「登幽州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但[illegible]字句整齊[illegible]的[illegible]留[illegible]，而爲新詩[illegible]走的路。可惜戴望舒這樣的詩惟不多，而且他死得太早了。

海外見聞錄

這年頭，歐美出的怪人、怪事、怪花樣，眞比「天方夜譚」上還要多。——多得讓人以爲自己在發高燒。

就拿「黑山堡親王」皮特·福瑞德漢姆來說罷，他現在坐在德國慕尼黑的監獄裏，每天要替監獄工場糊八個小時的信封，才能拿到一個馬克的工錢。——但是，據一些報紙記者的調查：他也許是這半年中最成功的一位作家。他的「回憶錄」，在幾天之內，就賣完了第一版。一下子就把他的銀行戶頭，從一毛錢存款，變成了五萬零一毛！緊接着，又在幾天之內，賣完了第二版、第三版。現在，不但在繼續再版，甚至於還有些出版家，在和他的律師談判：出「袖珍平裝本」，和「外文翻譯本」的條件了。

然而，即使這本「回憶錄」能夠再版一千次的話，這位「黑山堡親王」恐怕也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金」。原因倒很簡單：在那本「回憶錄」裏，最主要的部份就是：有許多關於那三百四十七位「親王未婚妻」的像片，以及「親王殿下」自己對她們的身世、性格、體格，不厭其詳的描寫。

這三百四十七位「親王未婚妻」，都是皮特·福瑞德漢姆，在過去四年中，以「黑山堡親王」的資格，鄭重地定了婚的。換句話說：這位親王殿下，平均每月至少要定七次婚。

在西歐，訂婚雖然不需要任何儀式，也不需要請些半生不熟的客人們來吃燕窩、魚翅，但是，一旦男方悔約了的話，女方是可以用「始亂終棄」的理由，來向他起訴的。

也就是因爲有四位做不成「王妃」的未婚妻，先後跑到法院去告了他，這位親王的「徵募王妃運動」，才算被迫告一個段落。

利用女人虛榮心冒
四年與三百多女人

非出毛病不可。」

法官大概體諒他的「累」，也很怕他會得心臟病，所以，一口氣就給了他四年的時間，要他在監獄裏「休息休息」。不過，法官於判案時，還有一個附帶條件：如果有不在那三百四十七位「未婚妻」之內的小姐，也來告他「始亂終棄」的話，說不定「親王殿下」還要在監獄裏多休息幾天呢。

在這一點上，皮特·福瑞德漢姆，似乎很有些自信。一口咬定，到此爲此，再也沒有一個是「漏網」的。因爲從四年前，他開始經常不斷地訂婚以來，無論那位小姐是胖、是瘦、是老、是少，他都保留了幾張半身、全身、和裸體的照片。然後再加上一段自己的評語。所以，人人都是有案可查的。因此，當「親王殿下」選出來了一批可以公開付印的圖片，來做爲他的「回憶錄」的插畫的時候，還感傷地寫了一篇自序道：「今（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是一個我永不能忘的日子。再過一天，就是我的『三十整壽』了。可是，生日蛋糕吃不成了。警察逮捕了我『黑山堡親王』。

就是這樣，結束了我四年來充滿了驚濤駭浪，熱愛深情的動盪生涯！」

其實，結束的不儘是他的「動盪生涯」；還有他的「黑山堡親王」的銜頭。「黑山堡」在那裏？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事因四年前的一個晚上，他正因爲離了婚，不願意付贍養費，離鄉背別井，逃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去。在一個公開的化裝舞會上，他想找那位化裝成公爵夫人的瑪戈蒂跳舞



「親王殿下」在一個化裝舞會中，正享受倚紅偎翠的

跳舞，從不和平民們跳。」

他馬上順水推舟地行了一個「騎士禮」道：「夫人！請允許我作一個自我介紹——我就是『黑山堡親王』皮特·福瑞德漢姆。」

從此，他也就假戲眞做，牛皮吹到底，一直做了四年的「黑山堡親王」。——過不了幾天，他倆也就訂了婚，瑪戈蒂不但心甘情願地讓他照裸體相，而且還一次又一次地替他墊錢買東西、付賬、「借給朋友」、「投資」，……直到她把自己教書得來的一萬五千馬克存款，全部都給光了的時候。然而，她還是相信「親王殿下」，是個上流社會的大人物。因爲她自己親眼看見：每當他到德國有名的女明星瑪基薩荻的家裏去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敲門，都從沒有吃過一次閉門羹。

事實上，每次來替他開門的，都只是瑪基薩荻的女用人莫妮卡。——「親王殿下」的另一位「未婚妻」，而且也已經在肚子裏有了一個「龍種」。但「親王」需要的是錢，不是兒子。所以，他向那

了。沒有錢可花用，「親王」當然也沒有心思再來談戀愛。於是，馬上就把目標移到一位商店老板的女兒海爾格的身上。

海爾格小姐比「親王」要大三歲，可是，那又有什麼關係？他含着眼淚吻着她的手說：

「謝天謝地，我終於找到一個我理想中的成熟的女人了。你摸一摸，我的心跳得有多麼利害！」

他的心跳，其實是爲了錢。謝天謝天，也是眞心話，慶幸自己總算找到了一個資本雄厚的「活動銀行」。

爲了表示對她的無限信任，無限忠實，他還自動地告訴她：「我實實在在是個替外國做間諜的人。我的代號叫「揀五個」（Take Five）。——和有名的占士邦（007），其實只差兩個號碼。所以，有許多事情，我們都要絕對保密！」

海爾格愛他愛得昏了頭。一想到自己的未婚夫，居然是個風流無敵的「鐵金剛」式的大人物，就更加得意得不得了。慌忙使盡全身解數，來幫着他搞「間諜」工作。

有一次，他們倆一道開着車走過一座「東歐難民營」。「親王殿下」爲了要表演一下他的間諜手法，忽然丟了一個小紙盒子出去，然後朝天開了一槍道：「哈哈，勝利完成任務！——現在『揀五個』（Take Five）又給了他們點顏色看看！」

另外一次，他們在一條大街上開着車轉來轉去，他指着在路邊那幾個電話亭裏打電話的人，壓低了聲音對海爾格說道：「除掉第二個電話亭以外，別的那四個亭子裏的人，都是我的部下。每過幾個星期，我就要檢閱他們一次。」

海爾格忽然發現：那第二個電話亭裏的人，似乎對她們的車子多看了幾眼。她很害怕地問：

「那該不是個敵人的間諜吧？」

「親王殿下」很沉着地盯了那個人一眼道：

「別怕！我會讓部下們監視他。——必要的時候，就加以行動，送他上西天！」

還有一次，親王把他的未婚妻，帶到了一座大樓的斜對面，叫她在車上坐着「巡風」。如果看見有個戴俄國皮帽的大鬍子，走進大樓去的時候，就

騙色騙財 怪人怪事

天涯客

…從後門進去，在三樓的一個房間裏，打開敵人的保險箱，好把全部機密文件，都用照相機照下來。不過，因爲「任務艱巨」，起碼要兩個鐘頭才出得來。其實這些全是鬼話，他是帶着這個未婚妻去幽會另一個未婚妻。兩個鐘頭之後，親王殿下在頂樓的一個小房間裏，匆匆地穿上了衣服，吻別他的另一位未婚妻說：

「對不起，我非走不可。上級讓我今天晚上趕到古巴去。——任務在身，這點你當然了解。」

海爾格看見他回來的時候，高興得差點跳起來。她替他整整擔了兩個鐘頭的心：萬一那個戴俄國皮帽的大鬍子，忽然撞上樓去，那可怎麼得了？

可是，在下一次的「間諜活動」中，海爾格的興趣就沒有那麼高了，「親王殿下」替她介紹了一位「女間諜」——二十二歲的瑪莉絲。而且從此以後，常常都是三個人睡在一張床上。有時，爲了要討論「機密大事」，半夜裏，親王都會把海爾格轟出房間去，叫她一個人在外邊睡。這樣做，海爾格當然不大同意：

「爲什麼不讓我也在這兒呢？」

「那怎麼行？你知道我們間諜們討論起行動計劃來的時候，非絕對保密不可！」

結果呢？這位偉大的間諜，前前後後從海爾格那裏拿走了二萬五千馬克，來當他的「活動費」；被他加封「女間諜」的那位未婚妻瑪莉絲，除掉報效了他兩千馬克自己的存款以外，還替他養下來了一個小孩子。諸如此類騙色騙財的事例，多得不勝枚舉，他的「回憶錄」，便是寫的三百四十七個女人身上所發生過的這類事情的經過。可是，當「親王殿下」站在法官面前受審的時候，他卻一口咬定：自己雖然訂過那麼多次婚，但卻從來沒有「玩弄女性」，「以愛騙財」的意思。他之所以會找到三百四十七位未婚妻，完全是因爲：「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從來不肯讓女人們碰釘子！」





這三個小姐都是「親王殿下」的「未婚妻」，但只是一百一十六分之一。

「狗馬世界」縱橫談

黎民

去年與今年「狗馬世界」都發生不少新聞，出賽的狗馬被人整蠱，騎師會突然失踪，據說警方已成立一個專案小組調查，希望市民提供消息，以便掃蕩外圍狗馬。不過筆者認爲，對於「狗馬世界」的內幕，知道得最詳盡的，可能還是警方，決不是市民。誠然，香港人對於賭馬賭狗，已經達到接近瘋狂的程度，單以男性成年人而論，估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樂意向此道「露兩手」。集結起來，大可以組成一支「百萬雄師」！一切法令憲報，他們一於少理，但是馬經狗經則成爲每天必修課文；社會動態好像與他們無關痛癢，狗馬狀態卻能刺激每根神經。就連那些左仔毛蟲，被人譏爲「左手毛語錄，右手四穿六（連環下注的方式之一）」，亦不覺得臉紅，大有「日唸毛咒三百首，不如常作賭馬人」之概。

不少迷哥迷姐，曾經爲了購個馬牌（入場證），天色未明，便趕到馬場門口排班站隊。入場之前，又被擠個裙甩袂跌，創下「遺履數百」的戰績，都說得上「世界之最」！

筆者對「効犬馬之勞」的人認識不少，個中微妙亦頗知其詳。故雖未能提出問題癥結所在，建議什麼良方來對付這種社會病態，但總可以把這「狗馬世界」的寶蓋揭開，讓大家作一番透視。

建樹多多　馬迷懵懵

幾十年前的香港馬場，只有竹棚木架的看台，發生過「火燒馬棚」的不幸事件，想見它的構造，大約比花墟球場的看台還差。看跑馬的人甚爲寥落，絕大部份也只是爲了娛樂與消閒。時至近年，已發展至「爆棚」之盛，容納四、五萬人的三合土看台，不時懸掛紅旗，宣告客滿。七年前公眾棚三元，會員棚十元的入場費，早已增加爲十元和二十五元，使得賽馬會平添了一大筆進賬。

日前，大勢所趨，馬會感於未能滿足「羣眾」要求，今年已實行了擴建看台，添築隧道，裝置新電算機。以後還計劃着舖設人造松香跑道，開闢第二戰場（新界馬場），等等新猷。

這些建樹，在馬會本身來說，「取之於迷，用之於迷。」當屬無可厚非，何況它還是個慈善機構呢。可憐的只是那些懵懵迷民，先且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年來呻吟聲，輸落知多少」吧！

從上個賽馬季的投注總額二億一千多萬元算：政府抽稅百分之十，馬會再抽佣百分之五；澳門跑狗平均每年投注總額約一億元，稅佣估計約共百分之二十。這個表面數字，足證馬狗迷身上的五千多萬元，已經打定輸數了！（投注外圍的數字更是無法估計，相信會較場內投注大數倍。）

然而他們輸的只在這個數目之內，倒還也罷。問題還在於其餘撥落彩池的那一筆，大部份還不是落回這些「𧡊查查的人」的手上！

馬主夠威　亦夠氣驕

許多馬迷都羨慕做個馬主，甚至認識他們，也會覺得無上光榮。不錯，做個馬主，那份牽着馬兒勝利歸來的神氣，確夠威風八面，又有大筆獎金可拿，更不知他們下注贏了多少。手段濶綽的，筵開數十桌，與親友嘆其「慶功宴」，正是「有馬兒奏凱歸來，不亦樂乎」！

但是，勝券未必穩操，而且必要假手他人。換句話說：馬房不替你小心飼養，「催谷」備至；騎師不爲你盡力執韁，「搏殺」拚命，終至養到馬齒徒增，亦必場場跟尾食塵。是故較有「威」望者，只是紳士級名人和大馬主之流，有關人等不得不俾番幾分面子，其餘碌碌之輩，仍然是被當作「阿福」看待吧了！

所謂「谷夠」、「跑盡」的馬，「倒灶」事例，已屬司空見慣。做馬主的，獲不到虛榮和獎金，問題倒不大，最翳氣就是受人愚弄，自己輸去多少，還累得親友輸到面黃面青，怨聲載道。那時嘛，眞恨不得變成土行孫，找個地洞鑽下去！有一位馬主，被騎者「摔」了幾交之後，「三字經」亦不敢罵一句，因爲「他媽的」，即是「我媽的」，可知棄人之難了！是以有些霉頭觸得多的，一怒之下，索性做個秦叔寶，大演「販馬記」，發誓不在這個圈子裏出風頭。

至於另外一類馬主，他們好像是職業冒險家。養馬宗旨不在於「威水」，亦非藉此關係與「大人」們打交道，目的純粹爲了贏錢。他們互通聲氣，攻守同盟，一經內部協定，便集齊彈藥，一擊而中，把彩池裏的大堆鈔票擄獲。雖無隻手遮天本領，戰無不勝，但是一般馬迷，又怎能當其敵手？

騎師拚命　面懵心精

本港騎師，皆屬業餘性質，照例不准下注，也不能接受金錢餽贈，立法本來是好的。但是俗語有云：「行船走馬三分險」，而事實上幾年來喪生綠

茵場中的確有多人。過去，曾有不少爲發揚體育精神而冒險馳騁的人，而然形勢比人強，今天，肯爲虛名而犯難的已屬少數，他們落力拍演，不過是「睇錢份上」。

一般情形，馬主暗中許下替騎師落若干票（投注若干）作爲酬勞，已成公開秘密。假使他們滿足於這些「枱底交易」，出盡渾身解數去奪標的話，那還算「有得睇」。可惜人的慾望無窮，於是日久便變成「蠱惑」多端！

打個比方說：某甲明知所策馬匹夠贏，只有某乙那匹能附驥尾，但兩者之間派彩數目距離較大，如果設法把注碼投在乙馬身上，賽時只要讓某乙幾分，自己便可不勞而獲——輸馬贏錢。然而這不過是「獨行俠」方式，機會並非百分之百。因爲某乙可能不是蠢人，他會看到此一情況，反將注碼投下甲馬與丙馬的連贏位，自己拉慢一點，待甲馬丙馬同入冠軍，豈不是收獲更大？如此勾心鬪角的情況，便令到賽果不正常。有時甲、乙或能得償所願，否則你推我讓，給丙、丁爆了冷門，大家輸到「仆直」，亦不出奇。久而久之，這些人便覺得「獨行俠」不如「雙虎將」；「雙虎將」又不及「四武士」，「七金剛」。終於形成了一兩個集團，專門擇肥而噬，視冷而吞了！如遇有眞正的「獨行俠」出現，阻手阻腳，更不惜放出流氓手段，前來後衝，不計後果。馬迷「媽媽」連聲，馬主怒氣冲天，又奈之何？他們面懵懵然，「袋袋平安」也矣！

三軍司令　恩威並濟

一場馬的得勝，表面上是騎師的功勞，但是馬匹飼養不好，操練無方，縱有飛天本領，也是難以奏效的，這便和練馬師有絕大的關係了。公道講句，這是他們「應盡的本分」，「全力拚搏」，又是騎師份所應爲。本來，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異途同歸，戰果到底還會正常，用不上什麼「不合作」的字眼，怪誕仍然是出在「眼珠黑黑，鈔票綠綠」上面吧？

喜「冷」惡「熱」，乃是幕後人的普遍心理。一個馬（狗）廐，同場有多匹（隻）出賽的話，家常便飯的熱倒冷贏，原因即在於此。一些常用「馬海戰術」的人，馬迷要在他旗下選擇一門，已經非常困難了。他們會把甲馬谷得火紅火綠；乙馬操得有聲有色；丙馬又放出「必勝」貼士，令人眼花撩亂。然後運用「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兵法，見「機」而「作」。總之是把馬迷推入五里霧中，給它個「憶測屢敗」！聰明的人，可想見是何事故。

話雖如此，亦無保證岔子不出。因爲甲乙丙三馬各有人騎，各有好心腸和壞主意，假如其中有人不聽號令，依然大有可能「見財化水」。於是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勢必樹立權威，方收如臂使指之效。通常還是採用「恩威並濟」的手段：聽教聽話者，立爲「殺手」，使他名利雙收；調皮搗蛋的，給他坐其冷板，場場敗北，讓他發霉。於是恩怨之間，發生了不少離合的花邊新聞，亦使眞心以體育競技爲主的騎師，憤而高掛馬靴，跳出是非圈外。

這樣，也不是說賽場賽事必有蠱惑，因爲「有力人士」固要佔回幾分，本身業務同樣，亦不在不安排些少機會，給小馬主撈回一筆養馬本錢。更有講數唔掂（分潤協議不成），幾集團實行硬拚，便會出現劇烈競爭的鏡頭。但是無論如何，馬（狗）迷的吃虧，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圍內談過，且將筆鋒調到外圍方面講講。

盤滿砵滿　形勢使然

「外圍」的崛起，大約在八年前，不旋踵間便如雨後春筍，大小公司，多到無法估計。曾幾何時，絕大部份外圍公司已經撈到盤滿砵滿了。

它們之所以能夠大慶豐收，就是靠上述的「內幕古怪」所「帶起」。幕後人既然花招百出，也就是說投注者的命中率甚微。何況「外圍」也夠神通廣大，隨時使出「斬纜」（運用人事和金錢的力量，使到大眾投注的熱門倒灶）、「封盤」（無法斬纜時，便宣告拒受此門的投注）、「補票」（不便封盤時，便向此門在場內補下一筆注碼，使其派彩額降低）等等絕技，試問「迷民」又怎會招架得來？

利之所在　反咬一口

話得說回頭，「內幕人士」只從本身利益出發，並非存心幫助外圍發達，甚至有時還向它們反咬一口。原因是在場內「搵食」，小注不夠和味，大注又令到派彩減少，更防「天機易洩」，尤其是掩藏實力，伺機而爆的大冷門。如果把目標指向外圍公司，派出馬仔，化整爲零，分頭落注，這可做到場內文風不動，一旦贏出，場外便如石破天驚，及至外圍公司恍然大悟，他們已成過海神仙了！

更有「大戶」（下注數目龐大，當是與內幕人士有關。）祭起「移山倒海」的法術，在場內偏向冷門狗下注，使已在外圍投下重注的熱門之派彩額相對地提高，於是一出一入之間，斬獲十分驚人。蝦仔能釣大魚，豈不善哉？（此「用本傷人」之計，多用於賽狗方面，因澳門狗場，投注數額不大，用不多的籌碼，已夠影響派彩額的升降。）

如此一來，外圍公司迫得聯謀台商，自訂「法例」。諸如拒受「當日孖寶」，及對獨贏、位置、連贏各項派彩額加以限制等等。或則派人專駐狗場，運用「補票」招式擋陣，是以電算機上便經常出現「關法」鏡頭，派彩結果「離譜」到極。一言以蔽之，到頭來還是狗馬迷的損失。

戒之哉　宜勉力

綜上所述，這個「狗馬世界」的縮影，便是一塊「你虞我詐，合法掠奪」的天地，千絲萬縷，細着的就是沉迷此道的人！設使有人介紹迷哥迷姐下賭注跟捧角名手比賽，他們一望對手盡是巨人，自然輸實，當然沒有人願做阿福。現在情形恰好就是這樣，所以筆者不憚技劣，把各方面的「巨無霸」的臉譜刻劃出來，給大眾馬狗迷醒醒腦筋，並奉勸他們勿作螳臂當車，以卵擊石的愚蠢事。

國難方殷，正有待我們萬眾一心把它光復，本港社會亦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們羣策羣力來興革，有什麼理由把有用的精神和寶貴的時光，浪擲在這門子玩意上面啊！

編者按（本文是去年九、十月間，港澳狗馬場先後發生新聞寫成的，當時因無篇幅刊登，積壓至今，恰好又有馬場新聞爆出，故推出以應景。讀者如有好此好道者，可三讀此文！）

采訪憶趣

黃昌穀直言誤前程

筆記三民主義講稿的湖北黃昌穀先生，抗戰中曾應薛岳將軍聘，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顧問，筆者適任第九戰區隨軍記者，同客長沙，過從甚密。先生隨侍國父有年，對國民黨內幕珍聞，所知甚多。筆者以國父遺囑，寥寥一百四十五字，將國民革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畫出了一個簡明輪廓。遣詞的適當，行文的流俐，堪稱千古佳作。究係何人手筆，特向先生請教。

先生答謂關於國父遺囑由來，曾寫過一篇短文，刊於民十四的漢口新民報。文中大意，指出民十三除夕國父到故都以後，汪兆銘挾以自大，時論頗表不滿。國父為平息同志公憤，曾下手諭，設立「北京政治委員會」，為國民黨應付北方局勢的指導機關。用集體領導，來代替汪的個人專橫。並指派于右任、吳敬恒、汪兆銘、李大釗、陳友仁為委員，黃昌穀為書記、鮑羅廷為顧問。該會曾召開十餘次，吳敬恒與鮑羅廷，每會必興激辯，舌劍脣槍，互不相讓。李大釗老奸巨滑，保持沉默。

國父臨危時，于右任向會提議，以為萬一不幸，應有遺言昭示國人。會中認為案頗切要，不過遺言定名，意見紛歧。有的主稱為遺命，有的主稱為遺詔，有的主稱為遺訓。

吳敬恒以國父一生革命，未脫平民主義作風，臨終遺言，不應帶有帝王語氣。於是一致決議，定名為遺囑。原稿乃吳敬恒起草，後再三商榷修改，始成今文。汪僅參加修改者之一，並非主稿；但最後定稿的謄繕工作，係由汪所擔任。這篇短文，原為個人回憶錄的片斷，記述耳聞目見，為歷史存真。不料發表以後，引起汪的嚴重誤會。因汪早已向外自誇為國父遺囑主稿，認先生的公開真相，顯然有意揭底。從此視先生為對頭冤家，隨時尋機報復。自北伐至抗戰，凡是有人向國民黨中央提議，委派先生以工作，汪必竭力反對。所以國民黨執政以後，當年隨侍國父的留學生，無不騰達，先生一人獨憔悴。幸有薛岳將軍，本大元帥府同事之誼，不顧汪的破壞，依然聘為顧問。民廿七至廿八，接先生自重慶移駕長沙，予以照顧。先生為了不負薛岳將軍厚意，在長沙又寫一短文，刊於國民日報。喊出「山岳抗戰必勝，山岳建國必成」兩句口號。言外之意，就是恭維薛岳抗戰必勝，薛岳建國必成。汪在重慶看到，又令改組派黨羽，時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書記長的伍仲衡，在長沙大公報為文反駁。指出這兩句口號，一半對一半不對。抗戰靠山，固然為適應「天時」，建國也要靠山，簡直是不明「地利」。先生受了這個打擊，不願因自己留在長沙有傷薛岳將軍對湖南的「人和」。悄然返回湖北，賫老以終。

胡實

郁達夫領銜發起自由運動大同盟

慶餘

一九三〇年二月，上海各報刊收到了一份「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左派的刊物大都予以刊出，顯然這是一個中共的外圍組織。

宣言的原文是：

「自由是人類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寧死！

「我們處在現在統治之下，竟無絲毫自由之可言！查禁書報，思想不能自由。檢查新聞，言語不能自由。封閉學校，教育讀書不能自由。一切羣眾組織，未經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會結社不能自由。至於一切政治運動與勞苦羣眾爭求改進自己生活的罷工抗租的行動，更遭絕對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語棄市，身體生命，全無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達於極點！

「我們組織自由運動大同盟，堅決為自由而鬬爭。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團結到自由運動大同盟旗幟之下來共同奮鬬！」

下列發起人五十一名，由郁達夫領銜，以下是：魯迅、田漢、鄭伯奇、趙南公、周全平、陳劍仇、彭康、畫室、胡鄂公、董健吾、董維鍵、鄧初民、予生仁、甯惇武、蕭葦、潘念之、鄔孟暉、王任叔、江朗、王學文、王安之、龍滕之、潘漢年、蓬子、顧鳳城、張磬佛、葉靈鳳、陳自耀、向堯三、吳輝、羅伯農、沈儂非、石鍊頑、陳波兒、徐華、唐晴初、沈端先、王弼、蔡宿侯、徐耘阡、潘用之、繆長青、張人權、田壽康、張心之、黃素、徐誠梅、彭太冲、陳正道、鄔治能。

這些人幾乎是清一色的文化界中人，有作家，有新聞記者，有出版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左翼文人佔了大半。當時報導，說盟員不限文化界，將擴大徵求，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都可以參加。後來「左聯」刊物又為之鼓吹，報導人數增多，甚為活躍，在各地都設了分部。

照上面所列五十一人的名單看，潘漢年正是當時中共派在上海潛伏着，俟機搞秘密活動的一個頭目，所謂「左聯」、所謂「文總」，最初就是由他負責搞起來的。不過這個宣言卻由郁達夫來領銜，實為一大奇事。如照「左聯」的例子，這可能是潘等想利用魯迅之名，擁魯迅領銜；又由魯迅拉上郁達夫，為了尊重他，讓他領銜。實則領銜不過以資號召，弄成了還是潘等主持一切，郁和魯不過頂名擔災而已。老郁人很隨和，又屬老天真之類，所以不加思索就這樣簽上了名。後來「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遇刺身死，這個「自由運動大同盟」也就嚇得無疾而終。

文壇小掌故

中共拿人命較飛

據報載，中共正向全國推行一項措施，讓「赤脚醫生」登上手術台，替病人動手術。

如所週知，所謂「赤脚醫生」是中共為應付整個大陸醫藥的缺乏而培養出來的普通農民，他們連斗大的字也識不夠半籮，被選為「赤脚醫生」後，給予一兩個星期最簡單的醫療訓練，並貫用上一套毛語錄，這樣，就被作為醫生使用，在各地的農村，替病人治病了。

這種「赤脚醫生」，輕可的病，吃吃草藥，還不一定會送命；可是，現在中共居然讓他們登上手術台，為病人動手術，簡直是拿人命來較飛，使人不寒而慄。

中共機關報北京人民日報強調說：「赤脚醫生」能不能登上手術台，主要是看他們腦子裏有多少毛澤東思想和有沒有徹底地清除劉少奇那些「爬行主義」及「重洋輕土」等的所謂修正主義毒素；而不是他們有沒有具備動手術的醫學知識和本領。

人民日報的編者還加上按語，強調說：「只要有了毛澤東思想，便什麼人間奇蹟都可創造出來。」這是說：只要有了毛澤東思想便可以給人治病，不必對病人負責，更不必過問那些治病者——「赤脚醫生」有沒有醫治病人的技能。

這種新措施現在居然在大陸普遍推行了，而在大陸的宣傳中，經常又見到一些「奇蹟」的報導，什麼百幾斤的巨瘤割治成功；手瓜斷成兩三截可以駁好，就和常人的手臂沒有兩樣；一個人的皮膚燒傷三分之二，還可以救活等等。照中共的宣傳，「赤脚醫生」比那些畢生鑽研的專家都有過之無不及。當然，這是毛澤東思想之功；不過，有一件令人難解的事，卻不見「赤脚醫生」醫好中共頭頭的「頭疾」。他們寧願找西法的醫生，無他，不願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罷了。

香港經不起刺激

香港是個政治敏感的地方，處境十分微妙，任何偏激的行動，都會使它受到影響。港府的政策，也盡力避免這些足以引起不良反應的活動。

不久前，有些外國助教和學生在香港攪反越戰，居留期滿後，香港政府便不讓他們繼續獃下來。雖然「學苑」這類學生刊物「抗議」一番，但攪反越戰而攪到香港來，實在離譜一點；請他們出境，讓他們到別處攪，是香港政府的聰明措施。

教宗要在香港發表「新的呼籲」講話，也被香港政府暗地裏委婉勸止。教宗發表講話，不管譴責中共也好；討好中共也好，對香港都沒好處。香港實在是經不起任何政治刺激的。

這消息被香港政府「否認」，也無非不願因此挑起「刺激」。其實，教宗不會無緣無故放棄原來的講稿，換了一份臨時新稿的。

他放棄刺激性的講稿，改為和緩的演詞，應該受到香港四百萬市民歡迎。

橫眉語

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刊物「學苑」，最近被「查禁」，原因是刊登了刺激性的文字，這些文字說什麼，老萬沒有拜讀，不明內容如何。過去老萬在這份學生哥刊物中讀到許多「刺激」文章；當然，這只是代表編委會那一小撮人的見解，並不能代表港大的沉默大多數。

港大當局下令「暫停」出版，相信也和香港政府立場一樣，盡力避免刺激，這是對的。港大和香港一樣，也受不了刺激的。

香港目前的處境需要安定，任何足以影響社會不穩定的事，都應該避免。尤其政治問題，更易導致局勢緊張，在香港攪反越戰固不受歡迎；教宗談話，也宜避開政治；至於學生的言論，原無大碍，但在世界學運澎湃的今天，如果因言論而激發起行動，事情就不是那麼簡單。港大當局防患未然，防止偏激言論，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香港是四百萬中國人的避難所，如果這避難所不穩，四百萬人的安全也會受到影響。

萬人傑

施漢諾要做寓公

柬埔寨流亡王爺施漢諾，寄居中共黨翼下，許久沒有新聞了，前天，蘇黎世一家報紙又發表他的訪問談話。據施漢諾說：他計劃率領共黨支持的軍隊，將龍諾打敗，即退居法國。

讀罷新聞，老萬覺得疑惑的不是他有沒有可能將龍諾打倒；而是他打倒了龍諾後，為什麼要退居法國？施漢諾是柬埔寨人，為什麼要退居法國。法國是充滿浪漫情調的國家，法國的美女，尤其馳名世界；還有，法國的時裝，法國的香水，一切享樂的東西，都是法國的特產。施漢諾聲言「功成身退」時要住法國，目的是否要享受一番？

照說，他現在北京，成為中共貴賓，日子也過得很好，中共的物質享受，當然比不上法國，不過紅朝的特權階級很懂得嘆世界，來自英國的堪霸名貴汽車，來自德國的平治六百，他們都享受得到，施漢諾身為貴賓，當然也受到優待，不像中國人民那樣只過十幾公斤大米的生活。

不過，身在異邦，心懷祖國，是人情之常。施漢諾要打回老家，自是難怪。憑什麼去打？是「共黨支持的軍隊」。如果只是共黨支持的軍隊而不是柬埔寨的軍隊，卻用不着施漢諾率領，因為，共產黨軍隊已向龍諾進攻多時，他們目標是要攻下金邊，好捧施漢諾這塊神主牌回去，擺在那裏。共產黨利用施漢諾的目的在此，可是，施漢諾卻說推倒龍諾後要跑到法國做寓公，相信決不會是毛共的主意；否則他現在北京就食枉米了。

施漢諾說這些話顯得有點失意，因為，有一天縱然推翻了龍諾政府，也不可能再過以前的日子。他的大批賭具，已給龍諾當眾焚毀；他最心愛的小電影器材也被龍諾政府破壞。回到祖國，沒有賭，沒有小電影，過的日子會是多麼單調？

這是施漢諾想像得到的，因此他未反攻，就早為之所，先選擇了功成身退的地點，那是世界最富浪漫情調的法國。

友人與敵人

古人對朋友二字的解釋是：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易經」上說：「君子以朋友講習。」所以凡是志同道合常相交接的人，都算是朋友。古人又把朋友列為五倫之一，把它看得和父子、兄弟、夫婦同樣重要，而事實上，人在社會上隨時隨地都離不開朋友，所以友情是很寶貴的。

交友之道，古人也說的很清楚：「朋友有信」，「朋友有義」，「信」和「義」便是友誼的支柱，二者缺一便不成其為朋友了。

敵者，仇也。怨深則成仇。敵和友相距十萬八千里，實在不能相提並論，可是有時朋友也會變成仇敵。最顯著的例子是孫臏和龐涓的故事。

戰國時，齊人孫臏和魏人龐涓，一同跟着鬼谷子學兵法。學成之後，龐涓回到本國為梁惠王將軍，自知才能不及孫臏，怕他將來回到齊國為魏之患，於是派人把他邀來共同仕魏。孫臏還以為龐涓念舊，對他感激不已。豈不知那正是個圈套，龐涓以通敵罪名，把他臏足（去膝蓋骨）、黥面（臉上刺字），使他成為廢人。但表面上還說孫之免於死刑，全虧他從中維護，口口聲聲以孫臏的救命恩人自居。

後來，齊國的使臣聘魏，孫臏秘密往見，說服齊使，暗中載還齊國。先為田忌客卿，於賭馬時，以「下駟對上駟」策略小試牛刀。繼為軍師，以「圍魏救趙」戰略，初敗魏軍於桂陵；又以「減灶」奇謀，誘敵輕進，在馬陵設伏，大敗魏軍，虜魏太子申。龐涓自知智窮兵敗，自刎而死。臨死時還不服氣地說：「遂成豎子之名！」

孫、龐二人同時師事鬼谷子，親如兄弟，誰也不能說他們不是好朋友；但在桂陵、馬陵兩次戰場上干戈相見時，則又是不折不扣的敵人；最後龐涓終於死在孫臏手裏。在龐涓方面一定大罵孫臏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可是我們看看龐涓對孫臏有恩嗎？他是忌孫臏之能，壓根就不懷好意，他處心積慮地陷害對方，務以置之死地而後快！對朋友的信義在那裏？他想用卑鄙的手段害死別人，結果被別人在戰場上殺死，正是「自作孽不可活」！有詩嘆曰：

一、朋友昔曾列五倫，同甘共苦永相親；
若逢賣友豺狼輩，還擊何妨似敵人。

二、外作仁慈內鬼胎，口蜜腹劍似狼豺；
只因博得豪門寵，竟把友人出賣來！

三、馬陵道上萬弩飛，
賣友龐涓化血堆；
若怪孫君少義氣，

從傅聰想到紅線女

傅聰又來香港演奏了。據說，他用九個指頭彈奏一樣能彈得十分美妙，可惜我沒有去聽，雖然窮，尚不至於窮到買不起一張票，也許是因為提不起勁來；也許是在懷疑，去國十餘年後的今天，他是否能彈得比在華沙比賽時更加出色？雖然錯過了聽他用九個指頭彈琴的機會，但我並不後悔，因為身在自由世界，絕不會缺少聽他彈奏的機會。

記得傅聰取道波蘭逃往英國的時候，我有一位女朋友曾為此事而痛哭，因為她是傅聰的崇拜者，她痛哭自己失去聆聽傅聰演奏的機會，她也彈得一手好鋼琴，我曾聽她彈過蕭邦和舒伯特許些曲子，可惜我不懂。當傅聰被中共目的「叛國逃敵」者的時候，我的女朋友依然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傅聰的相片（從報紙上剪下來的）。

我相信，在中國大陸絕不缺少傅聰的知音，然而傅聰卻不能為他們演奏，未知傅聰會不會引以為憾？

馬思聰也出走了，我有幸聽過他的演奏。對音樂我是門外漢，我最敬佩的卻是馬思聰的骨氣。在「革命歌曲」響徹雲霄的時候，馬思聰在他的演奏會中並沒有拿毛詩詞歌曲或革命歌曲作為點綴，他所演奏的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就是西歐的古典音樂，這是其他音樂家所不敢冒的險。馬思聰逃離故國之前，曾作過全國性的巡迴演奏，我不知道這是中國人民的幸運，還是馬思聰的幸運。初抵美國的時候，據說他有一整套寫作計劃，可是我懷疑，遠離故國的今天，他是否能寫一首比「思鄉」更加感人的歌曲？

北方的桃是甜潤的，南方的桃是酸澀的；潮州的甜柑移植到我的故鄉，就變成了酸橘，據說，這是土壤氣候的關係。

我不懂植物學，不知道蘇聯的米邱林，怎樣把蘋果移植到冰天雪地的地方？但我見過廣州文化公園裏那一棵椰子樹，那一棵被玻璃屋保護得很好的椰子樹，它雖然活着，卻結不出椰子。

據說天才的藝術家，也需要肥沃的土壤，適當的氣候。我擔心，遠離鄉土，遠離故國的藝術家，也像移植到不適當的土壤中的花木，無法開出燦爛的花，結成豐碩的果。

逃離故國，有着去國的悲哀，倘若不逃，被政治的風暴連根拔起，被政治的冰雪所掩沒，歸於靜寂和死滅，那倒還好一些。最怕的是死不去而又要遭受政治的強姦。

可不是嗎！紅線女的甜嗓子又開腔了，在她被鬬的時候，我曾非常熱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心地在深夜裏偷偷扭開收音機，收聽「和平與進步」電台播送她所唱的「昭君出塞」和「賣荔枝」。可是今天，她被人又着

不是無神論者，我……心就是我的信仰。

我的母親信佛，但佛教不像天主教一般替兒童受洗禮，也不像回教一般行割禮，所以我不是佛教徒。在中學時代，我進一間教會學校讀了一年書，因爲想逃避早操，每天都去做早禮拜，唱唱詩。可是一年下來，我仍沒有進宗教的圈子。

過去在大陸裏，我淸楚知道不同的宗教之間有些磨擦，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對佛教頗有不敬的言詞；就算在香港，我們也還能聽到一首歌詞中有「一個小和尚，淚汪汪，上山去燒香」的歌曲。

但最近這二十年，人類的意識轉變得很快，胸襟愈來愈博大，愈來愈懂得容忍異己。這次教宗到東方來，就打破了一千多年來的成規，與異教徒打了交道。從報紙上的消息顯示，日本佛教領袖晉謁見教宗，跪下來吻他的衣角。這件事在我看來極不平常。天主教和佛教所信奉的，正如南轅北轍，沒有半點相似的地方，怎能打得起交道來呢？我們讀宗教史，知道過去天主教對待異教徒是個什麼情形。那是絕對不妥協的。我以爲在許多教皇之中，保祿六世是博大的，敢作敢爲的。只有在他任上，打破了許多成規。我相信[illegible]的暮年到東方來，主要是散播些博愛的種子。這是我這個教外人的看法。

「修正」是進步

其次，教宗途次錫蘭，還在一間佛寺裏主持彌撒。

在可倫坡，一個和尚爲教宗的訪問而爲他特建一個祭壇。

在印尼，本是個回教徒的世界，那裏的兩百萬天主教徒，與回教徒的比例是十分可憐的，但是教宗在印尼一樣受到歡迎。

印尼衛報說：「教宗到訪，對兩百萬印尼天主教徒來說，意義重大。」

回教報阿巴狄說：「全印尼人民，連同回教徒在內，愉快地歡迎教宗到訪。他可以看到印尼人民與政府，沒有宗教歧視。」

我應該指出，這是一個打破樊籬，走向共榮的世界。一切墨守成規的，終必爲歷史所揚棄。人類的一部文明進化史，就是一部修正史。

皇帝要騎在人民頭上，莊園主要虐待農民，所以人民要求立憲，或者乾脆推翻他們。

因爲資本家貪婪，只肯出最低的工資，所以要用勞工法例來修正，工人組工會來爭權。

總而言之，修正是一種走向公平與完善的手段。

只有大權在握，已得利益的人怕修正。好像過去的那些窮奢極侈的皇帝，他們能答應修正嗎？

黃思騁

彈

今彈古調，憤世存嬉笑，
畫虎若類羊（註），知音幸海涵！

（註）成語只有「畫虎類犬」，沒有「畫虎類羊」，作者明知故犯，祈諒也！

現，如極力想引起別人注意自己，有過失則設法抵賴等等。自卑者大多對自己期望過高，遭遇失敗或挫折時會極感痛苦，看見他人稍有成就時，又會旣嫉且恨；但他們也有一套自嘲自慰之道，這自嘲自慰分別言之，便是酸葡萄心理與甜檸檬心理。

伊索寓言裏的那頭狐狸，在葡萄架下跳躍再三，也還吃不到高高在上的葡萄，於是自我解嘲地說：「那些葡萄是酸的！有啥稀罕？」其實葡萄決不會不甜，甜葡萄忽然變了酸葡萄，全是狐狸的自卑心理作祟！同樣，一個才智處處不如人的自卑者，一旦發覺自己失敗而目覩別人成功，如果不肯自省與力求進取，便會產生酸葡萄心理——故意貶低他人的成果，進而造謠誹謗了。

酸葡萄與甜檸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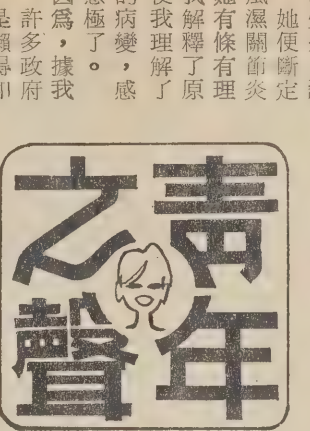
二千五百年前的伊索早就借寓言對這類自卑者加以諷刺，但那頭饞嘴狡猾的狐狸並未因此絕種，反而日益蕃孳！自卑者目覩別人的刊物擁有大量讀者與言之有物的投書，乃將之與自己刊物作一比較，發覺這竟是別刊的成功，並且是己刊的失敗；本來世上決無僥倖的成功，要想迎頭趕上，只能多作反省，力求進取才是，但自卑者正由於對自己期望太高，人家愈有成果，其自卑感便愈嚴重，到了不能壓抑的時候，乃產生酸葡萄心理，硬指說別刊的投書全是僞造的，藉「有啥稀罕」以自我解嘲，以稍減其內心的痛苦，在這等自卑者的心目中，別人辛苦耕耘而得的離離果實，竟也全是酸的了。

解嘲的另一竅門是運用「甜檸檬心理」。檸檬本非什麼奇珍異寶，但自卑者爲了設法引起別人注意，每每逢人便沾沾自喜的說他手上的檸檬是怎樣鮮而且甜的「佳果」，在其眼中看來，天下的檸檬全是酸的，只有他那一枚才甜得可愛，夸夸其談，敝帚自珍，適足爲有識者捧腹恥笑吧了。

甜檸檬心理已成爲自卑者樂用的自慰武器，一個被批判得一文不值的作者，不去反省進修，卻忙着翻出千瘡百孔的文章，今天說某地選之爲課本教材，明天又會說是「許多讀者都希望先覩爲快」的東方文學作品，儘在誇耀矜飾，這便是甜檸檬心理的最高表現。

葡萄鮮甜而檸檬酸澀，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是自卑者覩之，卻恰好相反，這分別在於「葡萄是人家的酸，檸檬是自己的甜」，自卑者的味覺可以隨時更改轉移，但在下決不相信世上有酸葡萄與甜檸檬，也決不會因自卑者的盲目誹謗與沾沾自喜而改變我的味覺。其實檸檬何嘗會甜起來？葡萄又何嘗酸了？酸澀的只是自卑者的心理而已。

江城子



「感激」與「愛」

方原中

愛與感激，這是人際關係中最優美的感情。這本來是一種很普遍的人理觀念。但在最近，我才有了較深刻的體認。

不久前，我因爲足痛，到觀塘賽馬會醫局去看病。我懷疑是風濕關節炎，便囉嗦的向醫生述說了病因、病歷和病癥。並請她診斷。那個二號房的女醫生眞好，她很耐心地聽我說完之後，便問我有沒有蛀牙？我說沒有。她又問我最近是否有發胖的感覺？足部是否受勞？我說是。還告訴她，多數是在靜止之後再動時覺痛。說到這，她便斷定這是風濕關節炎了。她有條有理地向我解釋了原因，使我理解了自己的病變，感到滿意極了。

因爲，據我所知，許多政府醫生，是懶得和病人多說一句話的；否則，便罵人了。但她卻不然。對於她那濃郁的服務的愛心，又怎能不使我深深感激呢？因此，我至今仍未忘卻，還使想起了愛與感激這一個人生哲學的問題來！

川端康成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與人間的親切和善意！」他還認爲，這就是他的創作的靈感的泉源：「有人說：文學是反抗性的、鬪爭性的。可是對我來說，它是表達我對於善意人們的默默無盡的感謝和感激。」

湯因比也說：「我認爲人的生存目的是愛……我所說的愛，是忘卻自己獻與其他生命，其他的人……」其實，這亦正如克魯泡特金所說的道德三要素，——互助、正義、自我犧牲。

我還想起了列夫．托爾斯泰的「琉森」：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琉森那家頭等闊人下榻的瑞士旅館門前，有一個流浪乞食的歌手，曾唱歌彈琴達半小時之久。約有一百位人士聽他演唱。歌手曾三次求大家給他一點東西，沒有一個人肯給他任何東西，甚至有許多人還嘲笑他。於是，列夫．托爾斯泰（羅曼羅蘭說過，每一個聶赫留多夫都是他的化身）爲了表示自己的憤懣和不平，當場請歌手在這家豪華的旅館裏共餐。於是便引起了和周圍環境的一場衝突。他憤憤地控訴：「你們偷去了他給了你們的快樂！」我想，這位藝術家與道德家的憤怒，還是基源於他對於這流浪歌手的深刻的同情、感激和「愛」！

魯迅的題大小二虎圖詩云：「無情未必眞豪傑，愛子如何不丈夫?!君看呼風狂嘯者，回頭時看小於菟！」

因此，年青的朋友，帶着你的感激和愛，像高爾基所說的那樣：「向人生、向人生，把人性中的一切優美，都融化在人生中」！但卻千萬不要高唱着「愛的回歸」、「性的解放」，而墮落在「罪」的深淵！

七〇．十二．一夜

看「動亂

最近在麗的英文台播影「動亂的中國」，這套紀錄片幾乎把中國近數十年來大部分重要的史實都包括在裏面了，它當然沒有書本記述的詳盡，但許多一向心儀的歷史人物卻都活現眼前。如：國父中山先生，清廢帝溥儀，稱帝不遂的袁世凱，更近一些的是蔣中正總統，已故陳誠副總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更有大名鼎鼎的馮玉祥、馬歇爾將軍等。

七十年來中國外患內爭，紛擾不已，可以說沒有幾年是眞眞正正能夠安寧地過日子的，而日寇的侵華當是

這段影片中就有幾組鏡頭是令人無法不對日寇恨之刺骨的，「九一八」日本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借小故佔我瀋陽，尋且席捲整個東北，對我同胞不以人類看待，有一個鏡頭是在某一村落中，日本鬼子挖了一個大坑，將我同胞生埋；其次重慶大火，日機的轟炸使重慶全市陷於火海中，死傷無數，婦孺流離道中。

久聞日本在抗戰時對我國人的殘酷，現在才可以眞正地體會到爲什麼到今天依然有這許多人

離失所，以及他們侵華而帶起的中國往後數十年並且尚在繼續着的災難，追根溯源，就不難覺到這種刻骨深仇。

本來我就討厭日本人，在從前這些對我來說到底是有點隔膜的，書本上的描寫雖足引起我對日的仇恨，可是事情已經過去了，日本戰敗投降，君子理該不念舊惡，所以仇恨也就祇轉爲不喜歡——厭惡而已。更何況日本之電影如「同命鳥」、「赤鬍子」等等，在在足以表現出他們溫和善良的一面，而科技經濟的發達

一小部分好戰軍人所引致的惡果，而前年川端康成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使世人對之刮目相看。

其實日本眞如他們外貌般溫恭良善麼？

日本是和中共交易最多的國家之一，日本商人在北平不惜奴顏婢膝，可是在東京日首相說的又是另一套；而最近日本在妄顧道義橫蠻無理地宣稱釣魚台列島屬於日本，並出動炮艇以驅逐中國漁船後，卻又宣稱對國府政策不變，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這裏面使國人逐漸淡忘此事，而一方面

為日人天下的事實，而現在沖繩之歸還日本，似將為不可避免了。

居心叵測，奸險狡猾，輕諾寡信是世人對日一致印象。

歷史使人鑑往知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得到的經驗可以知道，日本一手握手，一手握刀。所以無論他們打着世界主義或什麼的旗號，都要提防着那另一隻手上的刀，因為執刀者並不是捍衛自由之神，而是貪婪狡猾，兇惡好戰的狐狸。

日本戰敗了又復興了，本應值得尊敬，因為如果缺少了剛毅、聰敏、克苦的優點，他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獲得這樣大的成就。但如果沒有不追究一切日本應負的責任、賠償，他們能否有今日之興旺？雖然這些事都已經成為明日黃花，而且英雄莫問出處，但現在美國卻有計劃使日本成為亞洲民主世界的盟主。

無疑日本現在以經濟雄視東南亞，但照他們以往的惡蹟，和今日之玩弄手段，令人反感之跋扈嘴臉，斷難使亞洲自由國家衷心地聯合在一起。

跟着抗戰勝利，紀錄片就開始映國共內爭，影片中曾多次提及國民政府的貪污，加上貶值所帶來的經濟混亂，美軍的撤出和

「國……」有感

藍逸雲

中而華南，終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毛澤東踏上天安門，而此段紀錄片在東方紅的歌聲中終場。

到底國府的撤出大陸是否全因為官吏的貪污無能？

竊以為這祇是一件事的果，主要的原因相信是八年抗戰使中國陷於民窮財盡的地步，而慘勝的經濟未能填補抗戰時的透支，因而引起經濟上的混亂，紙幣貶值等種惡性循環。

而共產黨卻在蘇俄的協助下佔據東三省，接收了數百萬的偽軍，建立起了他們強大的力量；再加上他們的「土地改革耕者有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天安門的景象是感人的，毛澤東在數百萬人民的歡呼中，開始了他二十一年的血腥統治。

我相信當時輯錄此紀錄片的編輯，在他的心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的新中國，她充滿着朝氣與希望，而和當時大多數的中國百姓一般相信毛澤東會是人民的救星。

「東方紅，太陽昇……」弟弟在打破看後的沉默中輕聲地唱着，然後說：「這首歌只需要改三個字，但卻無人知道該怎樣改。」

是的，該換上那一個名字呢？在什麼時候？

青年之聲

不要不自量力

李有光

人類有很多缺點，其中之一，就是「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的舉動，往往是由於好勝而來。筆者最近就曾受過一次慘痛的教訓，這教訓是應得的，可說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日前，我與一班同學到飛鵝山旅行，玩得非常痛快。也由於玩得痛快，回程時已感到筋疲力倦，不料正當大家等候汽車來接時，竟有一位比我年紀較輕的同學指名道姓地要與我再作爬山比賽，還要給我讓賽。我本來正想推辭，其他同學卻為了看熱鬧而叫我不要丟臉，一定要應戰，自然還有一些冷嘲熱諷的說話。我沉不着氣，自念曾為四百公呎及八百公呎的賽跑冠軍，於是毅然應戰，出盡全力去爬。從起步到終點，一鼓作氣，總算能首先抵達，獲得勝利。但這勝利，卻是慘勝！因為到終點時，我幾乎暈倒，腦袋似乎要爆裂，眼花繚亂，看不清周圍的景物，胃裏的東西要嘔吐出來，卻又嘔吐不出，辛苦之狀，實在難以形容。最後半坐半臥於山峯，由於氣壓低，雙耳痛得要命，在山上休息了很久，還是由失敗的同學扶我這「勝利者」下山，又送我回家。到了家中，飲下熱茶，才稍感舒適。

這件事的教訓，使我立下重誓，以後決不再做不自量力的傻事。這雖是一件小事，卻帶來不少領悟，對我來說，也未嘗不是沒有好處。

由此，我想到這三年來，香港的大學生非常關注社會，似乎以領導社會為己任。但我們的大學生們的所作所為，是否是「量力而後進」，抑或「不自量力」呢？又或者是僅為「搞些事」，表示對社會關心而已呢？今天發表聲明，明天又發表聲明；今天調查這個，明天調查那個。跟着發表報告，宣佈主張，究竟獲得什麼效果？我們至今還見不出一個端倪來。我們所見到的，卻是這個學生會長引咎辭職，那個學生會長又引咎辭職，引咎辭職似乎已不是新聞了。我們很懷疑，既然當初有勇氣競選會長而獲選，為什麼要中途引咎辭職呢？為什麼不在未競選會長之前，先自量力呢？不自量力而獲得慘痛的失敗，自是意料中事。本來，大學生能夠關注社會大事，乃是一件大好的事，但關注社會並不等於要把書本拋下，今日跑到東，明日跑到西地去關注一些瑣事，我們究竟有幾多能耐去關注社會？實在值得我們冷靜地想一想，否則，到我們後悔時，恐怕為時已晚，噬臍莫及了！

中國赤禍探源（二十三）

史劍非

西安事變及其後果

從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後，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之前，中共正好多次向南京當局接洽投降。據西安事變前後，在陝西省擔任民政廳長的彭昭賢氏回憶，即有三次。

第一次在遵義會議之後不久，毛澤東派了一位湖南同鄉轉託國民黨元老覃振（湖南人），轉報最高當局。毛表示：「只要政府給他一個監察院院長的名義，把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並保證對日作戰，則雖取消共產黨的組織他們亦可接受。」

第二次是在兩軍對峙於川北松潘的時期，共軍四方面軍（當時是主力）總指揮徐向前，派人給剿共軍主將胡宗南送了一封信，表示願意接受政府改編的意向。信內大意與毛的意見差不多。

毛澤東請求出國考察

第三次是共軍竄抵陝北之後，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陝西省主席邵力子（潛伏的共黨分子），託邵轉達蔣氏，信內概言：「自從紫羅鎭一戰之後，已充分證明我全體將士英勇作戰之精神，及蓬勃昂揚之士氣。唯念在日寇犯我境日亟……茲經本黨一致決議，如蔣先生決心指導抗日，則本黨甘願放棄共黨之組織，在三民主義信仰之下，軍隊接受改編。倘蔣先生認爲弟在國內有所不便時，則弟個人亦可考慮接受政府名義出國考察」等等。

所有這些洽降建議皆被南京當局拒絕。但據蔣著「蘇俄在中國」稱：「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爲懷疑。但據立夫考察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往來電報無誤。我認爲此事眞僞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爲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爲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爲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作最後之核示。」

這說明南京當局在西安事變以前，已接受中共的乞和要求，收編條件且已達成協議。

對上述兩種不同的說法，究竟如何暫置不論，不過可以看得出來，當時的中共，殘部不滿三萬人，被中央軍圍困陝北，或收編或剿滅都已是時間問題。

毛澤東被外國記者稱爲「反抗之鬼」，今天被其黨徒宣傳爲「戰無不勝」，當時竟希求以政府名義出國考察，說明其打天下的野心已經動搖，這是最值得注意之點。

張學良與楊虎城

西安事變兩個主角張學良與楊虎城，張出於無知，楊虎城則是軍閥餘孽。

楊虎城勾結共黨，早在一九三四年底、一九三五年初，當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國軍第四次圍剿時，被逐出豫鄂皖邊，西竄經陝南入四川，在川北建立川陝根據地時，楊即與張國燾相約，互不侵犯。楊的外甥王炳南是共產黨員（曾任中共駐華沙大使），他的秘書長南漢宸也是共產黨員，透過這兩個人的活動，共黨工作人員及同路人早就在楊部第十七路軍中展開統戰活動了。楊之叛抗南京，純出於所割據的陝西地盤被削奪，及爭軍隊之待遇。此人心目中根本無國家民族。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雖爲第一主角，其魯莽無知誠可痛，但是此人與楊之純出於自私投機，則判然有別。他對黨國曾有兩大功勞。一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北伐軍進城山海關，日本關東軍曾威逼他割據東北，抗拒國民政府，張氏則斷然拒絕，歸向政府，使中國達成統一。二是一九三〇年，汪兆銘、閻錫山、馮玉祥等在北平搞擴大會議，另成立國民政府，原亦約張參加，結果張服從政府，並出兵山海關，使汪、馮等的反南京計劃化爲流水，保持了國家的統一。蔣氏感張氏兩次功勞，遇之殊厚。張氏且以父事蔣。他曾比較其父親張作霖與蔣氏，言其父有雄才而無大略，蔣氏有大略而無雄才。又嘗自警：「聰明反被聰明誤，一生誤我是聰明」。以西安事變來說，竟又自作聰明。

張氏縱然具愛國意識，九．一八以後戒絕嗜好

九歲起，即出任軍長，奢汰已成習慣，要他謹慎服從命令，自是難事，因此關於共黨問題（張氏要求東北軍停止剿共，調往華北抗日）遭蔣氏數次申斥之後，便感難以忍受。尤其是所部東北軍連吃了兩次大敗仗，部隊未能及時補充怨心日深，中共乘之放歸經政治洗腦之俘虜，張氏乃告動搖，遂於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在延安與周恩來舉行會談，從此遂成爲中共統戰的俘虜，終有西安事變的發生。

中蘇共與西安事變

據蔣氏自稱：「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眞相，到了事後才得完全明瞭。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刼持主張者，則爲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蔣氏這番話，完全符合事實。

當時蘇聯受德日夾擊的威脅，已主動與中國恢復邦交。一九三五年七月共產國際會議，更決定建立「人民統一戰綫」對抗軸心。因此，中共才有「八·一宣言」，由王明在莫斯科發表，主張停止內戰，舉國團結抗日。說明蘇俄及共產國際，絕無意刼持蔣氏，反之希望蔣氏領導抗日，扯住日本關東軍的後腿，免除遠東的威脅。

在中共來說，則因吃盡蔣氏的苦頭，切志報復。雙十二之夜，接到張學良的電報之後，政治局委員們集在毛的窰洞中莫不歡欣若狂，且有將蔣氏付諸「人民公審」之議。可是十四日夜裏接到史大林親擬的長電之後，弄得他們目瞪口呆。史大林稱發動西安事變者是日本間諜，並嚴厲告誡中共，唯有蔣氏可領導全中國抗日，應速設法釋放蔣氏。中共只好遵從。中共立場的急遽轉變，曾使在西安負責連絡張、楊的周恩來等進退維谷。張、楊所以敢發動西安事變，指望中共及蘇俄的支持，中共現在由反蔣抗日，一變而爲釋蔣抗日，使張、楊等大爲氣憤。

以上說明了西安事變當時蘇俄與中共的立場。至於事變的經過，則非常簡單。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蔣氏在華清池被刼持，當日護送西安城內綏署大樓。張氏初勸誘，繼而恫嚇蔣氏接受他們的八項政治主張。這八項主張非常奇怪，無一項有關團結抗日的問題，全是內政問題：(1)改組政府容納各黨各派，(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4)釋放政治犯，(5)保障集會結社自由，(6)開放民眾愛國運動，(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護國會議。從這八項主張即可看出張學良思想混亂、糊塗透頂。西安事變之目的既在達成舉國抗日，而竟在公開主張中如此攻擊政府，破壞唯一領導抗日的重心。

細查這八項主張，全是偏袒共黨的，張學良的大腦已成中共工具了。如果當時，只表示東北軍爲了家仇國難，急求北上抗日，則必獲得舉國同情。可是八項主張則適得其反，連反蔣最力的桂系、閻錫山都不敢同聲附和，因爲乖離抗日大義。

張氏兵諫之目的不成，下不了台，還是周恩來運用手腕，緩和了雙方的僵持，兵學大家蔣百里（當時亦被扣在西安）氏指醒張氏，東北軍實力有限，如何能強迫中央無條件接受八項條件。

由於宋子文（張學良親家）、宋美齡相繼去到西安，終於打破僵局，十二月二十五日蔣氏乃得脫險，當日返抵洛陽。張學良爲了表示坦誠，毅然陪送蔣氏回南京。當時蔣曾力阻之不果。終遭軍法審判，判徒刑二十年，後雖經特赦，但幽居至今，目前仍在台灣。首主張刼持蔣氏之楊虎城，西安事變之後，一度出國考察，後終於被捕，於大陸變色前夕被處死。

延安時代的出現

發動西安事變的張、楊，不但拯救了中共的滅亡，並且給中共建立了割據陝北，擴大叛亂根基。西安事變之前，共軍流竄於陝甘邊境保安、安塞、神木、府谷四縣，而四縣之中所控制之縣城僅保安一縣，根本不成局面。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調東北軍東下佈防抗拒中央軍，令共軍跟踪接防。一九三七年共軍進駐延安，在同年底已據十五縣地區。抗戰開始後，繼續擴張地盤，方法是在鄰縣製造事件，派軍驅逐縣長。一九三八年擴至十八縣；一九四〇年擴及二十三縣；一九四一年竟擴大到二十六縣。計陝西省有延安、安塞、保安、安定、靖邊、定邊、甘泉、鄜縣、延川、延長、綏德、米脂、清澗、吳堡、葭縣、神木、府谷、栒邑、淳化；甘肅省計有慶陽、合水、鎭原、環縣、正寧、寧縣；寧夏則有鹽池縣。合稱陝甘寧邊區。

當中共有了十五縣的地盤之後，兩萬餘共軍才獲得穩定的補給，中央黨政機關才在延安紮定，而有延安時代的局面。毛澤東才能坐在窰洞中寫「實踐論」、「矛盾論」來推翻國際派的俄式八股，寫「新民主主義論」等來與國民黨展開思想鬪爭。有了這個局面，這段時間，毛澤東才得手（經劉少奇和林彪的努力）消化了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約爲當時共軍的半數），項英的新四軍，清除了國際派在黨組織內的細胞，完成了在黨內一統的形勢。

毛一邊統一內部，一邊施展那冷血的「一二七」政策。即「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毛對北上紅軍的演說）這一政策又分三階段實行。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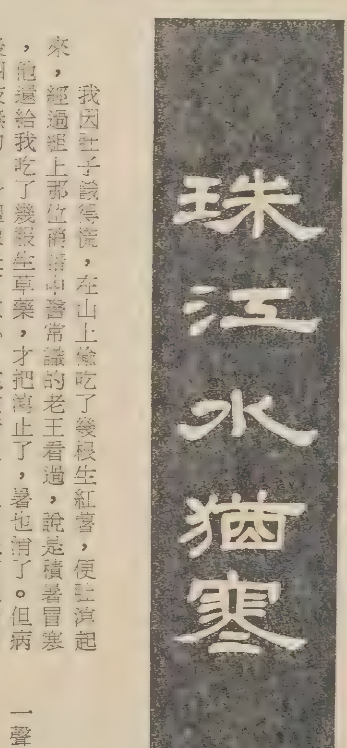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

一九三七年十月政治局會議「抗戰前途及中共的路線」中說：「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爲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

抗戰初期共軍僅有三萬，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已發展到一百二十萬人。入東北之共軍，得蘇聯移交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擴展了三十萬人機械化部隊，其勢乃不可制。到此赤禍滔天的形勢已成。非有王守仁、曾國藩那樣有感召力的聖賢人格以堅定全國的民心士氣，並有深刻的思想、政治、軍事裝備，單憑軍事力量，顯然已難有作爲了。

（全文完）





珠江水猶寒

【47】

馬森亮

我因肚子餓得慌，在山上偷吃了幾根生紅薯，便肚瀉起來，經過組上那位稍有中醫常識的老王看過，說是積暑冒寒，他還給我吃了幾服生草藥，才把瀉止了，暑也消了。但病後四肢無力，身體像失了重心，這種情況，往日是可以請假休息，現在不行，一樣要被人扶到工地去。

那時，正展開一個興建水利的運動，除抽撥大部份人去疏浚河道之外，我們這一組被派定去挖掘積水池。在山腰上掘下大大小小的坑，作為灌溉旱田之用。小林為着照顧我，特別把我、小陳和他編為一小組。除非是隊長巡視到來，我才勉強拿起工具來做個樣子，其餘總是躺下去休息的多。

雖然秋風陣陣，陽光還是炙身的，我這時躺在樹底下，仰看空中飄忽的浮雲，一朵朵的，從這個山頂移過那個山頂，宛如附着一個迴旋機，不斷的循環着。我那空虛的腦子，也跟着湧起了陣陣渺茫的冥思。我拿出一張紹芬臨走時留下來的照片，父母的、妻兒的，一張張的端詳着，好像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吸引力，把我的思想膠住，再而逐漸扯開，越扯越遠。對過去的眷戀，對人的懷念，彷彿無數熟悉的形象都擁了過來，向我慰問，而且透過這些形象，我隱約透視出自己未來的一切。

「他媽的！這是什麼世界？要我們流汗，又不給我們吃飽，我們把血滲入土裏做肥料，出產了糧食，自己吃不到，反養肥了這批壞蛋，他們吃飽了，便用勁的來鞭策我們！……」

小陳發起牢騷來了，他忽然丟了鐵鏟，跳出土坑，悻悻地走過，手上正流着血。

我趕快坐起來，四下望了一回，勸他：「小陳！這又何苦呢？難道麻煩還未夠？」隨在身邊取出一樽藥油，遞給他。「唔，擦擦腦袋，通通神經，[illegible]

小林也放下鋤頭走過來，就地摘些嫩草，嚼爛給小陳止了血。還取出一包香烟來，大家抽着。我奇怪的問他：

「你在那裏弄來這包香烟？」

「這也不算稀奇，隊上的炊事員不是每星期要出外採購一次嗎？肯花點錢，給他疏通一下，不是什麼都可以方便了嗎？」

小陳餘怒未消，乘機再來一句：「共產黨員那個不貪污呢，這是大清算中的小清算。他們是鬼，有錢就可以叫這班鬼去推磨！」

我正想說話，忽聞砰砰砰砰，連續四響槍聲，從對面的山上迴蕩過來，把所有的人嚇住，都放下工作望過去，有幾個警衛員正在林叢裏奔逐。

「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illegible]

小陳卻說：「這是黨人，不是禽獸！」一羣小鳥驚慌的在頭上掠過去。小陳忽又長嘆一聲，沒表情的躺下來。

過了一會，同組的老張跑過來，說有人暈過去了，不省人事。我們匆匆的趕過去，見有人倒在坑邊，牙關緊鎖，乃將他扶起來，抬到樹下來，我把藥油給他灌下，再合力在他的頭上和身上猛刮，揑起一塊塊黑紅色的瘀痧之後，才見他徐徐的甦醒過來。小林也把老王找到了，經過診斷，說是中了暑，幸虧及時把痧刮起，體熱洩得快，否則便返魂無術了。他同時說出：

「這種急救方法，在南方一帶是最流行使用的，簡單方便，異常奏效。儘管西醫把它說成野蠻原始醫術，可是，」他喟然感慨起來。「野蠻救人，總比文明殺人好些！現在除了用這原始的醫術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救人的呢？」說完，便偕小林往山上找生草藥去。

病人一直躺在草地上，陷入半昏迷狀態，灰白的臉孔開始轉黃，我和老張商量，要不要報告上級送他出外留醫去？老張忙搖手。「去不得！去不得！這是送羊入虎口，他們會乘機減少人口，一針把他送到西天去。」

小陳也說醫院就是殯儀館，乘擔架入去的必睡棺材出來。還重重的吐一口痰，罵：「媽的！簡直把我們當畜牲。」

「不如畜牲哩！」老張也跟着發起牢騷來了。

「他們天天把我們這般作弄，幹着這些毫無意義的

多少？水的來源又是望天打卦的。用來溺人是可以，用來救旱簡直是做夢。」

我不能沒有意見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這個環境，每個人都有牢騷，每句話都是牢騷，而且每一件事都會變成發牢騷的材料。我自然地也發起牢騷來。

「處在我們今日的地位，已沒有資格去研究問題了，唯一的任務是怎樣去接受支配。有意義的工作要流汗，沒意義的工作亦要流汗，流汗是我們的生活，是生命的起碼保障，如果勞改而不需流血汗的話，相信很多人都想進來的。是不是？」

「最低限度，他們亦應該徵求一下多方意見，做點有益的工作才對呀！」老張說。

「老張！你也得了解自己呀。」我說：「在他們眼裏，我們全是壞人，壞人的一切都是壞的，一開口就是壞話。並且要說有什麼壞打算。你向他提意見，純然不對，[illegible]，也不外給他[illegible]這個人的聰明！這又何必白費腦筋？何況我們的工作是永無止境的，這邊做完了，那邊又開始，這偌大的山區，一草一木，那一樣不是我們的流汗對象？人生究竟有限，不可能與山水長存，所以，我們只可以混，不可以問，更不可以表現聰明，他們對我們的評價，並不在於工作的效能，而在於流汗多少。」

「什麼工作不工作？我們需要的是飯，吃得飽，幹什麼都可以；吃不飽，還說什麼？留回口氣在肚裏保暖不好嗎？什麼高喊口號，表揚慰問的一套鬼話，對我們了餓肚皮毫不相干！……」

小陳這想繼續說下去，但小林和老王已回來了。老王說閒話休提，救急要緊。於是大家停了嘴，七手八腳的把病人抬回營裏去。

第二天，召開了一個特別集會，把所有的勞改犯集中在大圍場的工地上，一堆一堆的，大家拿着工具的，不准動的就地坐下來。四邊站着端槍的警衛員，把我們圍住，這戒嚴方式是少見的。起初大家

敏的說成這是要集體屠殺，因此有的嚇得面如土色，全身發抖起來，以為大難已臨頭，眨下眼腦袋就開花，被推落塘裏餵魚。卻又傳來一個消息，說昨晚捉回了一個逃犯，要開會鬭爭他。大家卻又聯想起昨天山上的神秘槍聲來。

果然，有一個人被押過來了，站在土崗上，兩手反綁，警衛員在後面用力一踢，將他踢倒，跪在地上。

總隊長這時拿起一個播音筒，大肆咆哮起來，聲討這位逃犯的過去歷史和罪行，自然不離國民黨員之類這一套。跟着，後面的警衛員忽然舉起槍來，搖動槍機，砰的一聲，人犯倒地，亂撲亂滾，總隊長過去，拔出手槍再加上一響，然後動彈不得。隨便叫過去四位勞改犯，就地掘坑掩埋，像埋下一條狗一樣，一個土堆也沒有，舖上幾塊草皮，一點痕跡也不見了。

[illegible]過去了，[illegible]，工作[illegible]了。

這是殺雞警猴的手段，大家[illegible]，不敢開口說話，都覺得彷彿見到了自己的下場。在無可如何之下，再舉起工具，一鋤一鏟地，為自己挖掘息勞之地。

十 「皇恩」浩蕩

日子，就這樣的寂寂過去，在淚裏溜跑，花開了又落，葉枯了又青。消逝的時光不再回來，人間的痛苦卻一天天加深。我們已被熬得骨瘦如柴，不像人形，腦子也苦得不會思想，誰也忘記了在這裏折磨了多久，亦無法知道還有多少日子捱。雖然人犯的流動性很大，有來的，也有去的，但來的從那裏來，去的往那裏去？誰也不知道，幹部也不讓我們知道。只可這樣想：能去的是幸運者，來的全是倒霉人！

不過，近來的人事太變動了，進來的少，去的卻一批一批。這就很快引起大家的注意。究竟離去

政策變了，還是相信毒蛇已拔毒囊，相信我們這批神經已麻木的沒有了危害性？或共產社會已鞏固了，再不怕知識份子給它麻煩？

我們大家在集中思考、推測、假設、考慮着這個問題的可能性。每個人開始浮湧着希望，重新奮起求生的慾念，彷彿自己正站在獲釋的邊緣。

有一天，隊長傳我去問話了。他不和我說什麼，只發給我一張表格，叫我回去填寫。

表格的內容，和過去填的一樣，只多了「選擇居留地」這一個，我一眼就看出這幾個字的意義。同時小林和小陳也領到了一份，大家便圍在一起，研究着要怎樣填寫。我告訴他們，這一欄是不能草率填的，還鄭重指出：

「本來對待一個勞改犯，是無需給予一個選擇機會的，從那裏來，手續上是送回那裏去。現在居然有這種措施，可能他們已了解到實際的情況，因地制宜也說不定。因為經過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之後，許多家庭都起了根本上的變化，有的私房變成公產，愛人變了冤家，有的屋宇雖在，松菊猶存，但家人四散，三徑就荒。就以小陳來說罷，他是從農村押來的，現在已人亡家散了，要打發他到那裏去？在一般年青的猶可以自力求生，年老的則非倚賴家庭不可，萬一他的家人已徙居了城市，一旦發回原籍，豈不增加農村負擔？所以這種因人而施的辦法是為了適應現狀，問題就在於申請人有沒有這種條件和實際需要。」

「不管城市也可，農村也可，只要能夠離開這個地獄，以後怎麼樣，慢慢再想辦法也不遲。」小林毫不考慮的說。



被共特拷打

盧漢誘降李彌不果　蘇文元拷打鄧克保

盧漢對李彌與余程萬的不投降無法可想，但中共的特務為了要進行肅清轄區內的國民黨人員，對於與李、余被扣的隨從人員，也曾一再拷打，逼其供出其他人員的住地，企圖一網打盡的。如後來在泰國寫成「血戰異域十一年」一書，至今仍在泰國活動，不肯回台灣過安樂生活的鄧克保先生，他就是與同李彌去開會，同時被扣，曾被共特用苦刑拷打數次的蒙受屈辱苦難者之一。

由於鄧克保是李彌的親信，中共特務在對上級人員拿不出辦法解決的時候，便選中了他為目標，想出利誘或脅的方法，希望他能就範。派出一個與他相識的共特向他下說詞，希望他以昆明城數十萬人民生命為重，不要引起這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殘酷屠殺，由中共中央即可委派他為陸軍中將，接長第八軍軍長職務。鄧克保那時不過是陸軍中校，他是一個忠黨愛國的貞堅份子，當然不會上共特的當。但他感到共特這種說辭，既滑稽又幼稚，當即反問：「我可以連升三級，由中校升中將軍長。那麼，我們軍長李彌又做什麼呢？」

共特說：「李彌將軍已答應反正，人民政府會升他做上將總司令。」

「你們憑什麼升我做中將軍長？」

共特這才說出目的，要鄧克保以李彌的名義寫一封信給曹天戈，請曹代軍長停止攻擊三天，由他在信上代李彌簽字。

鄧克保不是三歲小孩，雖然還摸不清要城外的國軍停止攻擊三天的作用是為了什麼，但可斷定李彌決未答應「反正」。因此，他說：「既然李將軍答應了你們反正，你們又要升他做上將總司令，那又為什麼不要李將軍寫信給曹天戈，何必叫我代寫簽名？」

共特見他不肯就範，便把臉一放說：「你到底寫不寫這封停戰信？」

鄧克保正義凜然說：「沒有李將軍的命令，我不能寫。」

共特一聲號令，走進兩個凶神惡煞的彪形大漢，先是左右開弓，把他打得嘴角流血；繼而拳打腳踢皮鞭抽。打一會停一會，停一會又勸一會，要他做「識時務的俊傑」，將信寫出城去。他死不肯寫，後被打得昏厥不醒人事。

這個共特是誰呢？

說出來足使任何一個當時在昆明軍政界參加過「肅奸工作委員會」的人為之吃驚的，他就是當時「反共最激烈，主張對

說起蘇文元，當時是任誰都會把他當成一個最忠貞，最反共的同志看待的，因為他對肅反工作是那麼狂熱，認真；對逮捕共特疑犯，是那樣的疾惡如仇，凡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年昆明由黨、政、軍界組成肅反工作的人，都知道有他這樣一個激烈的反共分子。

鄧克保與蘇文元同在肅奸工作的一次「韋倫專案小組」共過事，韋倫任教雲南大學，是一個愛發牢騷，不滿現狀，既罵國民黨，也罵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因此涉嫌被捕，交肅奸工作委員會查辦。鄧克保認為韋倫的言論雖然不利於政府，有違戡亂法例，但其人並非真正的共特，也同時罵共產黨，對於這種僅是不滿現狀的知識分子，應予有情寬容。

可是，他的意見卻遭到蘇文元的反對，在韋倫的專案小組討論會上，悲憤沉痛的指責韋倫是共產黨的特務無疑。至於韋倫也攻擊共產黨，那不過是一種傷皮不傷骨，小罵大幫忙的掩護手法，偽裝面孔，以求離間民心，打擊士氣，動搖戡亂信心，擾亂社會秩序的目的。

鄧克保還是表示異議，卻被蘇文元在會議席上指責是婦人之仁，是別有用心的「狼狽為奸」，企圖掩護韋倫過關。進而慷慨激昂，大聲疾呼說：「在今日的情勢下，為了鎮壓左派勢力，為了打擊共特活動，也只有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寧枉勿縱，像韋倫這樣的偏激分子，是應該殺無赦的。」

辯論的結果，鄧克保的寬容被否決，蘇文元的殺無赦也未成立。一個根本與共產黨沾不到邊，只是好發發牢騷的韋倫，卻是在蘇文元的力證死頂之下，吃了一番苦頭。

有誰知道，當年那麼反共激烈，主張大刀濶斧殺共特的蘇文元，他才真正是共黨特務，今日又向鄧克保游說，他可以代表中共中央派委鄧克保任中將軍長呢？

從韋倫到蘇文元事件，可以使今日與今後反共的人獲得一個對共特的新認識，他們就是偽裝反共，而且比任何人均反得激烈，以取得長官的信任。等到信任取得了，故意以反共之名，使高級機構的長官們，決策錯誤，做出一些失去民心，打擊軍心的事來，甚或消滅我們自己的忠貞同志，挑撥上下感情，打擊反共陣營中那些好作逆耳忠言的有為之士。

共特蘇文元對鄧克保的拷打收不到效果，李彌與余程萬等人又不肯投降。第八軍與廿六軍的攻城部隊，步步逼近城廂，國軍的飛機每日飛臨昆明上空投彈。盧漢慌了手腳，在昆明城內的共特也想不出辦法，最後奉到中共當局的命令，於十二月十三日，先將李彌與鄧克保等人釋放。

西南保衛戰

輝識破機關的第三日，張羣飛往四川的第二日。那一天李彌可以回部隊的消息，已由盧漢通知第八軍，前線停火對峙，他兩人坐着盧漢自己的車子，由五華山駛出昆明城，鄧克保身受酷刑，皮破肉腫，長官部屬相對默然，雖然同被囚禁在一棟房子裏，卻有恍如隔世之感。由於司機與護送人員是盧漢的親信，兩人悶聲不響的坐在車上，同有萬語千言，卻不便說出口來。

距離昆明城廂最近的部隊，也即是攻擊昆明城的前鋒部隊，便是李國輝這個最先發難的七〇九團。曹天戈與其他各師的高級人員，均在李團之後的第二線。當時，盧漢的汽車駛入國軍防線，由李國輝迎接到脫險歸來的李彌與鄧克保。即用電話通知第二線，曹天戈等人也在戒備森嚴中出迎，一個個雖然慶幸長官同寅得以生還，但也同感到今後情勢之嚴重。因此，表面上是笑着，內心都是沉重萬分，尤其見到鄧克保破爛的衣服，滿身傷痕，更失聲驚叫，憤火中燒！

但是，盧漢肯將李彌與鄧克保釋放，這無異放虎歸山。那麼，是有條件的，也還是沒有條件的？有些什麼條件，是停止攻擊昆明，馬上遠走？也還是放下武器，向叛變中央，投靠中共的盧漢投降？對已經發表了的曹天戈接第八軍軍長，又如何處置？這是第八軍全體官兵所共掛在心，急於要知道的一些答案。因此，當大家迎接到李彌與鄧克保之後，站在路邊正在談着話的時候，便有人問道：

「軍長！我們眞正要投降嗎？」

「決不投降！」李彌表白了他的態度與決心說：「現在對我們最重要的是時間，攻擊不能停止，我們要馬上把昆明拿下來。」

李彌的話才說完，士氣爲之一振！一響槍聲，劃破長空，不知那一位嫉惡如仇的士兵，便朝着送李彌回防的盧漢座駕汽車上放了一聲，把司機與護送的人，都嚇得屁滾尿流。後由李彌制止，再派人保護司機與衛士將汽車駕回昆明城去。

這一槍，也無異對盧漢與中共的答覆：人雖放了，城還是要攻的。第八軍的官兵，決不向中共投降！更出盧漢意料之外的，是李彌回部之後，政府明令發表他爲雲南省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指揮在雲南境內的所有國軍——主力是第八與第廿六軍，對中共與叛徒盧漢作戰。身負刑傷的鄧克保，即送往第八軍後方留守處的徵江縣城休養。

李炳仁下令攻昆明　余程萬率部向後轉

李彌受命之後，即指揮兩個軍共六萬餘人向昆明城攻擊，以猛虎下山之勢，從四方八面取好包圍態勢，向昆明城猛攻。

在昆明城外佈防的盧漢所部，戰鬪力甚差，作戰經驗亦不足，遇上同仇敵愾，裝備精良，同是身經百戰的這兩個國軍部隊的銳利攻擊，有如秋風掃落葉，很快便將城外據點打得七零八落了。攻擊部隊進展得最神速的是四十四師，師長石建中率領所部，一鼓作氣便攻到了昆明以北，快要接近城廂了。

這樣猛烈的攻勢，一共繼續了三天，昆明城已陷於四面包圍之中。但攻城部隊愈接近城廂，也愈加重精神上的負擔，就是砲彈不敢亂放，恐怕多殺傷無辜。而困處在城內的盧漢等叛徒，與早已入城的共黨特務人員，對這危急的情勢，自是心知肚明。他們一方面催中共軍趕快開赴雲南；另一方面用十萬火急的命令，調盧漢的于介興軍，火速增援昆明，以解目前的危機，最後並決定釋放余程萬。

攻城戰的第三天，盧漢將余程萬釋放了。這個消息傳到第八軍與第廿六軍的官兵耳裏，莫不欣歡雀躍，歡呼聲四起。

照理，余程萬脫險歸來之後，兩軍應該再無投鼠忌器的顧慮，可以放勢猛攻。故此，同認爲余程萬的恢復自由，是這場戰爭的一大轉捩點；同認爲廿六軍的攻勢，必然可與第八軍等量齊觀。昆明城應該在指顧之間即可一鼓而下。

誰知天下間事，竟有許多是不可測的。因爲余程萬釋放回來之後，正當第八軍李彌部滿以爲可以併肩作戰，同心協力將昆明攻下，活捉叛將盧漢，掃蕩在昆明城內的中共特務之際，消息傳來，石破天驚，說是余程萬帶着第廿六軍，悄悄地向滇南撤退了！

廿六軍一退，昆明城的壓力減少，李彌的第八軍便成了在雲南境內的孤軍，對昆明城的攻擊力銳減，對士氣的影響更大。李彌將此變化報告在四川的最高當局，請示今後的行動。

這一變化也是出於最高當局意想不到的，正感爲難之際，李彌又受到另一威脅，盧漢所部的于介興軍，也兼程趕到了昆明附近。當時情勢，使李彌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繼續攻城，在于介興這個軍到達之前，把昆明拉下來。但廿六軍之走，加之又要分出部份兵力截擊于介興軍，兵力分散，攻擊面加寬，沒有把握能一下子可將昆明城攻破。第二是後退，免受內外夾擊，陷於盧漢的反包圍中。

最後是決定後退。雲南戰場的一幕大悲劇，也由此一退而將序幕拉開了。

（四十八）

三郎

但當車子半速倒退時，車廂裏便紛亂了，坐在靠近窗口的乘客，大概由於求生的意念所驅使，急攀窗口，伸頭出外，打算跳車。

我的神志還算鎮靜，以爲亂跑，可能反造成危險，依然危坐不動，雙手握實前面的椅邊，雙腳纏着前面的椅腳，希望車子滾下深澗，人不致拋出車外，以求萬分之一的生機。

這時，「蛇仔」臥在地上，雙手死撐着松木墊，看見有人想跳車，他急了，大聲嚷道：「不要跳車，跳車就會翻車，大家都死，現在沒事了，大家慢慢走下車，大家慢慢順序走下來！」「蛇仔」大聲的叫，叫到沙啞了。

這時，大家見車子確已停定了，知道已跳出死神的掌中，便紛紛從兩邊車口走下來，下得車來放眼一看，如果車子再倒退五尺，就滾下雲埋萬丈的斷崖。這時，你望我，我望你，大家滿頭是汗，額露青筋，雖然鬆一口氣，精神還迷惘，不知應哭，還是應笑。垂頭一看「蛇仔」的妙相，人臥在地上，手撐着木墊，汗淹着眼眶；見我們都下車了，才翻起身來，用衫袖揩揩額頭的汗，拍拍手，露出笑，大家蜂湧上前，和他握手，多謝他的機警，挽救全車的人命。後來，我們大家自動的科一筆錢，送「蛇仔」喝杯酒，作爲我們的慰勞金。我們休息一會，司機要「蛇仔」再傾些水入水箱，自己一人駕車，爬過了拐彎，才教我們上車。每有陡坡，便要我們下車爬坡，空車而過，當然，這樣辦法，我們累得很，但是非常安全，就這樣平安的渡過釣絲崖。

這是民國三十年第一次赴渝的旅夢驚魂，至民國三十二年我舊地重遊，則公路已大加改善，路面加濶，陡坡儘量改築較平馳道，輕車若雷，奔馳於黔山苗嶺，少聞覆車矣。

啼聲劍影錄

（十七）遵義城頭鴉陣亂，烏江渡口夕陽斜

烏江，不是楚霸王自刎的烏江，但毛澤東在這裏幾乎要自刎。楚霸王自刎的烏江，我未曾到過，但劉伯承用人屍填滿，然後强渡的烏江，我卻到過四次。有一次還在江畔山顛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住一宵，適値秋夜寒雨，挑燈細聽，淅淅蕭蕭，猶如荒山鬼泣，怨訴無辜。想當年中共在薛岳揮軍追剿，正如釜底游魂，竄到烏江，渡江無筏，王家珍的部隊扼守對岸，薛岳和周渾元星夜追來，眞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這時，周恩來是中共的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個紅色狐狸，搞政治當然是他的看家本領，但對軍事則不是這個法國留學生所長，尤其指揮運動戰，更是門外漢，實際擔任指揮作戰的還以獨眼龍劉伯承。劉伯承打仗夠狠，是人海戰術的倡導而實行者，求目的而不擇手段，士兵的死亡，是殘忍的驅使。

中共在江西瑞金突圍，還有殘餘約七萬人。但爲着保護「中央縱隊」，周恩來佈一個大長方形的梯形陣，由第一軍團的林彪和第三軍團的彭德懷，在前頭做開路先鋒，以第八和第九軍團做兩翼掩護，派第五軍團斷後，而以「中央縱隊」放在中間。而這所謂「中央縱隊」，完全是由「中共中央」頭頭和家眷所組成，頭頭睡擔架床，家眷也睡擔架床，加以機器輜重，都是靠人力的扛着，整個「中共中央」成了大包袱，「中央縱隊」成了蝸牛行軍。於是，無法逃脫國軍的窮追猛打，竄到烏江時連非戰鬪人員在內，剩下僅有三萬人左右，已無招架之力。

其實這樣龐大的損失，並不是全被消滅，而是逃亡的居多，中共雖然採取極殘忍的方法來對付逃亡的士兵，但也無法遏止這種頹勢。像喪家之犬，眼見無路可走，毛澤東躺在擔架床上，整天埋怨周恩來引導中共走上死亡陷阱，殊不知完全因爲「中央縱隊」的袱包太大，黨拖死了軍。

黨拖死軍並不是周恩來的錯誤，而周恩來的錯誤是犯了對共軍的指戰員過份保密，一切行動計劃事先沒有通知指戰員，使指戰員不知作戰目標，全部處於被動的挨打。

所以，後來中共跑到遵義，毛澤東便以這點，唆使彭德懷把周恩來轟了下來。據說毛澤東眼見薛岳窮追，恐成甕中之鼈，暗派人到南京求蔣振援助，請蔣振求　蔣委員長給予投降機會，這是傳聞之說，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如果中共當年眞是投降，則全部中國現代史勢又不同寫法。

當中共全部投入「死亡陷阱」，薛岳還未追上，只有王家珍扼守烏江北岸，惟王家珍的部隊無一不是雙槍將，是圍剿部隊中最弱的一環。獨眼龍認爲只有渡過烏江，才有生機，捨强渡沒有別的辦法，便下令如有登有彼岸者，由女政工員陪他睡三夜，當然還有其他重賞的口頭支票。

這個粉紅色的刺激，使中共兵士瘋狂的向前衝，但衝下江邊，對給對岸居高臨下的黔軍，以交叉火網把他們全部消滅，一隊隊的衝，一隊隊的死。改在夜間偸渡，但竹筏稍動，士兵已沉屍於箭流急淚中，但如果臨陣退縮，都給獨眼龍派在後面監視的用機關槍掃射死光了。

所以，烏江的水已成紅淚，烏江南岸，已成屍山。後來，劉伯承採黑夜偸渡，在烏江下游佯渡，而在上游滲過，結果僥倖成功了，這羣喪家狗，才逃脫了圍捕。

考地輿誌烏江又名黔江，上游稱六冲河和三岔河，都發源於西部威寧縣境。合流後奔流經貴陽、遵義間，北行經思南出貴州，折入四川省而併入長江，流域面積佔貴州全省三分之二，是貴州的最大河流。

（廿四）

萬人意見

廣東回國僑胞的集中營
陸豐華僑農場身經紀實

陸豐縣華僑農場，位於陸豐惠來兩縣之邊，全場分四個作業區、三個廠，面積約十華里，在不毛之山地，洒下僑胞的血淚，偉大祖國之山坡，變成人間的地獄，枉死三百人以上的僑胞及同胞。茲將我個人身受目擊之情形，廣告海外僑胞。

一區 （即總場）位於陸豐南塘公社東橋大隊北坑村、洲美村（洲美村是陳烱明軍需處處長林拱初老先生之故梓）石牌新老村及惠來縣東港市之中間。

二區 接近石古山村、屯寮老村、腩沙村及翁（照垣）將軍之銅鑼湖國營機械農場之邊。

三區 在惠來縣翁將軍頸仔山農場之邊，西接洲美村前小溪，場之前身是資產歸僑與何香凝合作種植檸檬之集友農場，因地質不適宜而散場，一九五七年合併入華僑農場。

四區 原定尖山農場，東接總場，傅處寮村，南近南塘鎮、湖東仔村，北近烏石郭村，西接近北湖大隊之宛西村，一九五三年潮汕人口過剩青年民兵、幹部、中學生、轉業軍人……在共黨區級幹部帶領之下來場，至場後，幹部奉命調回原地，造成當時轉業軍人鬧事至省府（廣州）半路截軍車之新聞，繼而青年鬧縣別、派別（幹部、轉業軍人、中學生）的打架事件，一九五八年的爛場，由僑胞移居，合併入華僑農場。

初期回國僑胞的類別：

一九四九年潮汕陷共之初，泰、星、馬、印尼……等地之共黨份子、流氓、小偷、及不滿當地政權之偏左僑商……遭各地政府之扣禁，中共魔爪在海外統戰宣傳工作順利之時，也是潮汕民主同盟黃聲先生從泰國回汕頭市任市長之時（黃是潮汕石牛埔村創辦共黨南僑中學的發起人，也是忠誠基督教徒，逃亡泰國，彼遭泰國政府準備交還中華民國政府，經北平直接交涉，由泰至港，轉回汕頭市，據說最近自殺於穗城，遠在一九五五年留職而停止權力，據說私下同情其胞姊受土改歪曲之故），海外各地扣留所的僑胞幻想新中國之幸福社會，一批一批回汕頭市，僑胞之中分歸僑與難僑兩種，歸僑是偏左之僑商，擁有土地的園主，及海外有父母之有錢子弟，學未成的學生。難僑是小偷、地痞、流氓、共黨份子、貧民，他（她）們隻身回國，一無所有，而歸僑帶有家屬、汽車（老爺車）、大米、胡椒子、錶、金、派克筆、單車、衣服……他（她）們在汕頭住一時期，光榮地走入建設社會主義第一戰線——農業生產。

青年學生投考入學時，按照中共暗示，年齡幼小者而海外有力供應者能取錄，可作（農奴）生產力者不能取錄入學，而年齡較大者，海外有一億元（即新僑幣一萬元）以上投資，則可分配入公私合營商店，月薪二十四元以上。

三廠：

香茅加工、酒廠、磚瓦廠。香茅廠，設二區之南面，連接屯寮村，與酒廠毗鄰，一九五二年場幹部參觀海南島華僑農場，帶來十多株香茅禾，移植在各區山園，因山地依山坡高低，淺薄的沙泥、野草不生之地，適宜香茅種植，每百斤香茅葉可製油二斤，每斤統購僞幣五元，而出口每磅二十二元之鉅，製法與土法釀酒一樣，（鄙人曾經創立舊葉翻製法），由基幹民兵三班制，每鍋可下茅葉五百斤左右，全廠十二個鍋，一人控制蒸汽之開關，三人看火爐，一人收油，七人挑葉，下鍋，上葉渣，每鍋茅葉之程序約七小時。

酒廠在二區與香茅廠的中間，由轉業教師周××作技術員，原料以地瓜粉，生瘡地瓜乾，熟地瓜皮，（陸豐南塘土質貧瘠，地瓜香甜可口，當地人主要生活爲魚、地瓜、熟地瓜皮在各市集有專人買賣餵牲畜之用），在大躍進，創奇蹟的口號下，初釀酒味苦辣，久藏六十天與本港茅台酒無異別。

磚瓦廠，設陸惠交界鰻魚嶺下，在酒廠香茅廠的上面，毗鄰陸豐大西嶺村省道公路，上接惠屬西嶺肚村（翁將軍錫礦場），當瘋魔毛匪玩弄大煉鋼鐵之時，潮籍×老醫師的磚瓦窰，醫務所遭接收之後，場幹聘請建土法高爐指導及醫治場幹人員，×老先生在被迫而表面接受合作，在破保守，人人爲我，我爲人人之條件下，創立中醫診所及磚瓦廠指導工作。

三廠的人事組織：

三廠由總生產股長（王杰，海軍排長、文盲、犯生產錯誤下放降級之老粗，河南省人）負責，工作人員三廠同一隊輪流。

鄙人於××村初小工作時，工業下馬，深翻改土，大搞鋼鐵，人民怠工，私宰牲畜的饑荒時候，農村一切以農業爲基礎，學校關門，被逼迫加入華僑農場，與×老先生合作，（翻譯國語、客語方言，作建磚瓦技術工作）。與此同時，黃聲先生與匪首方方也下放至場參加農業數天，全國車仔化時方黃捐款甚鉅，（方私保其父庭潤老師而罪及其叔庭梅，方本人由中南五省降爲華僑主席）。

一九五一年一區二區原係山野，潮陸有名的「目瀝山埔」（潮語意義

是形容山坡廣濶，走路走至目疲之意）僑胞在荒山搭起屋棚（屋棚以竹木爲柱，周圍是泥與稻草爲牆，屋頂蓋稻草，與該地農民年年新的屋頂一樣），僑胞只知祖宗原籍而數代移居海外，有潮別妻兒父母抱恨終生的人，有籍無家的人，還有黃黑混血兒，也有無姓有名的非中國人，更有披紗籠不習慣穿衣服的人，不用筷子而用右手取食物的人，鼻兒掛金環的婦女，他（她）們初時有擁抱狂吻的表現，泰國僑胞圍着拍手唱歌，在人羣中間有奏節唱着跳着，泰音爲Lon Bun。潮籍場員故意說爲「攏亡」（即跳舞）。

三區創場之初，由南塘區無限量供應肉、米，少數零用（數年後還淸），場員逃亡，去而復來，欲逃無路，場長李××是揭普共管的棉湖鎮市郊後埔村人，正牌新四軍師級幹部，自場與農村水利鬧事，場長鳴駁売槍以致調換別人，鄙人進場之時是一九五八年全場已合併集友尖山，人數在五千人以上。

一九五八年場長張同文，是電影渡江偵察記實景的高級軍需，河北省人，廣東省委大學程度，四方面孔白皙，雖爲僞幹，我也佩服，做事秉公、正大，場副賴羣南，惠州客家口音，有狗腿作風。

主任張濟，長征小鬼、文盲，曾經做我縣（普寧）十多天縣長，月薪九十九，別名也叫「九十九」，全場第二位高薪者。

生產股長王杰（降爲三廠領導人）。

人事主任洪祖灶，馬來亞土共，被扣單身回國，悔於上當而做人圓滑。

應徵許恨紅先生長聯

葉其眞

（聯首）畧（見一五六期）

（聯尾）五千載文化，壯我河山；歷刼成灰，嗟奄奄銷磨殆盡！恨廬舍圻墟，倫常毀棄，靑年下放，餓殍塞途；斷雁南飛，不住哀鳴告急！顧淒然父老，長陷在火熱水深；倘尙念中原，早應該弔民伐罪！乃錯過紅衛奪權，浮屍塡海，一場韓戰，三載天荒！

老同志：不知名的老場員，全場工津最高者，他只做農業評工分，月津由外地發給，據說他是新四軍老幹部，下放考驗，一傳說他與林彪匪首平行坐之老幹部。

自人民公社全國「九化」後（交通車仔化、生活軍事化、工作戰鬬化……）全場與農村同樣成立軍事化，場長改爲營長，四個區長改爲連長，由於來自海外土共互相爭奪爲脫產幹部（脫產者即脫離體力工作），全場配合陸豐縣公安局人員的化裝入場，調查肅反，加以「在海外做革命工作中的自新做反革命」罪名扣押二十多人，連同平日吃不飽，無休止的大會小會，評分記工，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她）們思念在海外爲囚犯時，無限制的吃紅米飯、鹹魚仔，在偉大祖國卻不能吃飽地瓜吸不到菸葉，怪話連篇，也列入扣押之罪名，屢教不改的小偷，吊兒啷噹的流氓作風，也列入黑名單，一九五九年全場雙管齊下，日生產、夜肅反，造成其中有數人自殺，全場籠罩殘酷緊張的氣氛，也給予僑胞們徹底地明瞭祖國的眞面目，在提防美、蔣國特，防襲防鑽，國民黨反攻大陸的高潮中，全場數千人，已作生產的純服工具了。

運動一個又接緊運動中，有良知的僑胞失敗了，有殘酷的共黨本質的人，列爲功臣，升爲脫產幹部，在拔白旗搶紅旗的生產競賽中，以政治思想爲中心，思想好、工作好，思想落後、工作也落後的口號爲標準，有工作經驗的人，反而酬勞少，在合併農村消除評工記分，改爲月薪評級的運動中，更殘酷地迫走場員，也正當劉少奇開放自由市場，發放自留地之時，全國青年盲目流入城市，城市下放農村，造成上山下鄉踢人球，也正是黑戶、黑人、走黑市的熱潮中，那時候全場逃港約近百人之左右。

場員們的生活慘況：

每個工爲一元，青壯年普通每日爲九毫至一元二毫，牧牛、婦女、中童大約六毫至九毫，三廠約一元一毫至一元三毫，每月領薪二次，每人每月米額三十斤，每餐五市兩，青壯年每月分配有地瓜十多斤，（公價每元五市斤），每月配火水三両（燈火之用），烏糖、布證與村民一樣，大躍進失敗後，肥皂、烟絲斷給，基幹民兵及三廠人員每週有香烟八支或半包（十支），每月泥皂（質如黃坭）一塊，每日三餐在公共食堂自由購買蔬菜咗飯，青壯年每餐五分至一、二毫，終年不見油質的蔬菜，有時場裏的死豬三五十斤至百斤，食堂門口排長龍，按人購買一至三毫，而場幹特別購買生肉，再與場員排長龍購買熟肉，醫藥由中西醫生掛賬扣工資，總結普通場員，每月二十八天工作（義務加工、迎接七一、八一、十一……獻禮，全不算工分）約三十元左右，扣除米、火水、烟、肥皂、糖、油約十元，剩下二十元還不夠至農村及南塘市場、東港市場購買黑市地瓜、烟絲、魚類。其他的衣服、雜用更無所求了。

另有一揷曲：馬來亞僑胞王利全、王利富的父親，在馬爲共黨犧牲，其全家住場，其母（當年三十歲左右）花容月貌，爲共幹所臟爭的白兔，貞節卻帶來災禍，還有大僑商曾經回國觀光探其子（許泉南）的許××先生，其子不滿現實而入獄三年，許××先生心知肚明，不敢作聲，現許先生尚在馬來亞爲富商的，以上兩則，活生生的事實，是千眞萬確的，鄙人造作貽言，絕子敗孫。

總場每月由陸豐電影隊放映一二次電影，場員免費觀看，在日工作夜開會或義務工作的條件下，觀眾少數，而場幹及民兵作捧場觀看，可謂分配額參觀的。

原籍國內場員，大多找辦法，申請回原籍一、二天，乘機販賣手錶、火石、糖精、海魚，而僑胞不懂地利，只有賣自己帶來的東西，還有少數依靠海外親人的外滙。

全場的收入，以香茅油爲主要，還有生豬、酒、菠蘿，場裏僑胞自種的咖啡粉，每斤配烏糖半斤，場員才可購買，磚瓦、大米、地瓜、豆類，

全場不夠自給。

中共每年由廣州人民銀行核算工薪，（領薪時由場汽車直接至廣州借領）分配統購任務，一九五八年約十五萬元，而一九五九年卻要二十萬元，以銀額爲標準，生豬八九元一擔，香茅五百元一擔，菠蘿十五元一擔，而當時黑市豬肉肥者每斤十二元，瘦肉每斤六元。當菠蘿季節已過，任務才接到，原因由中共大會小會及肅反六清四查所遲延，場長剛從北平開會回來，在找辦法中，各單位日夜討論挑戰，貼大字報，結果每斤鷄、鴨一毫五分的統購牌價，場管理發動場員下鄉搜購爲每斤三毫至四毫不等。而場員外出交任務時，只限假期或收工後，不碍生產爲原則，場員大病請短假，小病不請假，終年終日盼望寧願不給工資可休息，因爲低廉的工資，購買黑市塡不飽肚子，僑胞欲走無路，國內場員永不給戶口移回原籍，肚子餓了，加上消極怠工的罪名，終年夢想肥肉、地瓜、菸葉。全場少數人之外，是一個龐大的變相集中營。

高壓搾取入獄逃亡：

當五月逃亡潮之前，場裏防範逃亡，日夜加緊開會，稍有嫌疑，則扣押入陸豐獄中，當時場幹有的報私仇、假公濟私，枉寃了很多人，但也有很多鋌而走險的人，一次成功抵港。

一九五九年合併農村要與國營機械化農場（翁將軍之銅鑼湖場）競爭，掀起月薪評級制度，思想意識爲標準，八級起碼，即八級二十四元，九級二十七元……至十多級，不列級者，二十元以內，不論工作能力，生產經驗，各單位有畜業、機械、農業、工業、手工業……與農村土改一樣，每單位有入黨入團的預備名額，也有不列級的敵對份子，當時造成鄰村林××木匠的不滿離場，幹其以黑戶買黑市糧食的生涯，還迫死屯寮村（排、連長）幹部的自殺，技術人員願捨棄戶口過黑戶的盲流生活，以致一向殺人爲英雄的生產股長，降爲三廠領導，再降爲管制份子，而肺病復發，大快人心之事，場長如孔明失街亭，這是農村人民公社破產再走入高級社制度的同時，也是毛魔失勢，劉少奇頒佈自由市場，挽救千千萬萬同胞之時。

鎭反、肅反、扣押、判刑、管制……的高壓手段，不給遷移戶口的制度，繁重的體力工作，無休止的會議制度，低廉的工薪，吃不飽的半黑市生活，場幹的爭權奪勢，場員的互相猜忌，這是毛澤東對海外同胞欺騙的大勝利，不給代價而任意搾取的騙局，一九五八年到現在，鄙人處居港九，遇面不少的場員場幹，他（她）們都給星、馬、泰海外的同胞，帶來有力無聲的控訴，據我所知福建的雲霄華僑農場，陸豐炎龍區（即在城東海鎭管區）及南塘區的華僑農場，他們的人心是如此，在廣濶的祖國大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華僑農場，他們是反攻復國的先鋒，毛魔的定時炸彈，僑胞的勇敢，不顧安危的作風，在肅反及日常生活中，鄙人直接體會到的。他（她）們更徹底明確到領袖蔣公的偉大，給海外僑胞作有力的證明！

·黃莊予·

裝彈弓窮追白牌肇禍　何不以此種精神捉賊

萬人傑先生：

多年來我都是你的忠實讀者，閣下站在正義立場，道出羣眾心聲，言人之所欲言，說人之所不敢說。這種大無畏精神，已盡報人天職，良用敬佩！

茲有關於交通當局問題數則，有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本想直接投函貴報「讀者版」，惟以文學修養不深，誠恐詞不達意，不蒙採登，用敢轉託閣下敬希斧正！如荷借貴園地表達鄙意，尤爲感禱！

今天各報登載九龍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處，發生警方因追捕一白牌車司機，在鬧市追逐，釀成五人受傷，（其不死已算大幸）；事前警方佈置週密，預備車輛，然後喬裝搭客，以引白牌司機入彀，加以拘捕。就平時來說，那些俯首就擒，破財了事，就不成新聞，可是有些不甘經常受罰，留下紀錄，駕車逃避，於是慘禍便由此而生。這已經不是新聞，過去早曾數見，不自昨始。

竊以爲白牌司機，雖屬「不合法」營業，究仍是靠本份勞力謀生，不同走私行劫，如果市面有足夠交通工具，人們何必捨公價車不搭，甘付多些車費以乘白牌呢？他們要付出他的覓食工具和本錢——車輛電油，既非勒索，也不强迫人們登車，縱未取得「合法」，但他的罪何致勞動警方出動如許人員，不惜喬裝「裝彈弓」，會在鬧市演出這幕驚險活劇；如果把這種精神放在治安方面，何致械劫頻仍呢？

近年來交通政令，眞是有口皆「悲」，既要勸令有車階級不可駕車出遊，避免交通擠迫；又准許新車無限量進口。既不設法增加公共停車位；而對私家車又掣肘萬分，如果你的「座駕」找不到「合法」車位，放在街邊暫停片刻，（不管是橫街僻地），分分鐘有被拖被罰之虞，正是「故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眞令人有「文夫無罪有車其罪」之感！

說到交通擠迫，這是城市發展應有現象，但如何疏導交通，本是有關當局之責，今乃不謀改善，反要人們盡量減少駕車出遊，已是捨本逐末！更不斷發出小巴牌照，徒令市面滿地「黃色爬蟲」，因爲小巴是「合法」的，於是可於早晚上班下班時間，或週末假日賽馬期，或大場波日，由五角昇作一元；如遇人擠，原是符箕灣路線，又可臨時掛個灣仔牌，以灣仔作終站。這也難怪，因爲他是「合法」的，他們要納三千元才領得牌照，（其實誰是這個數目領牌的，內行人自知。）總之，他是「合法」的，所以有隨意加價自由；有「任意所之」

的自由，斷不會受到「香裝抽秤」之虞。

至於中巴、九巴屢經當局明示暗示，講到出聲，說他們不加價是不合理，如要加價，隨時可獲批許；可惜兩巴當局不領情，還來個「澄清」，聲言暫時無意加價。作為小市民的我們，固然額手稱謝；但，未免有違有司的「生意」經了。

萬先生，我得聲明，我祇是個小商人，不是有車階級，這篇東西是在百忙中撥冗來寫，未盡萬一，諸維亮詧！

弟李志豪頓首（十一月卅日）

教宗言論不容干涉
讀者干涉老萬言論

萬人傑先生：

茲讀本月廿八日星島晚報「牛馬集」，談及教宗訪港要防不愉快發生事，本人經常拜讀大作，有時使我茅塞大開；但有時覺得你的言論過於偏袒、不客觀，與事實不符。以此次教宗訪亞洲而言：

㈠香港治安當局並無通過英國政府，請求教宗訪港時言論要小心，這是港府新聞處發表的。為什麼教宗的言論也要別人干涉？這豈不是干涉別人的言論自由？假如亦有人要請「牛馬集」編者要小心，你作何感想？你的言論不是常常反極權而尚自由的嗎？

㈡天主教與共產主義論諸相違背，這是逢人皆知的事。但天主教會，如果我們考查歷史，則無時無刻不與統治者妥協。遠的不說，就二次大戰為例，天主教會不是與法西斯主義妥協，使羅馬成為不設防的城市嗎？你說「教皇近來的言論態度不知受了誰的影響」，其實，天主教與無神論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教宗的言論態度改變是否與現實問題有關呢？承認事實與看清形勢是任何領袖人物的必具條件。

希望這兩點問題的提出，不會產生誤會，看它為學術上的研究吧。

愚者上（七〇年十一月廿八日）

筆戰文章精彩
海外讀者讚賞

萬人雜誌負責先生：

我是貴刊長期讀者，今閱「萬人雜誌」第一五五期，得知十一月一日為貴刊創辦三周年紀念，可惜我處異國，未能參加聯歡聚餐，引以為憾。

近年來，貴刊於海外僑社，可謂風行一時，尤其筆戰文章，精彩百出，閱後足可消愁解悶，更可助為茶餘飯後之話資，因有感而步毛韻打油詞一首，藉以增慶。

文藝小丑，抄古欺今，於今尤烈，望香江以內，唯餘莽莽，古今中外，盡是滔滔。自稱文豪，談文論道，欲與天公共比高。論著作，文章即事業，豈容抄襲，改頭換面之作，引無數讀者掩口笑，惜廢譽詭辯，畧輸文采；指斥詆詎，稍遜風騷。萬人雜誌，雄視文壇，敢作敢言事堪誇，正確矣，試問誰是非，還看今朝。

紐約讀者王秋帆上（十一月二十四日）

虞美人——教宗訪問香港正得其便

鄭秀堂

教宗心事誰知曉？　一向玄中竅。　幾曾得意趁東風？　梵蒂岡羈不如駕遠東。

莊嚴神聖應猶在，　謟善詞鋒改。　毛朝馬列潔還髒？　請教宛莊剛也到香江。

拖車不祇是苛政 簡直是陷阱

人傑先生道席：

自六七年以來，先生大義昭然，作洪流之砥柱，人所共知共欽，不贅言。豈不聞天下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之訓耶，何況吾人面對乃史無前例之暴政乎？明達如先生，當能鑒鄙人衷心哀慟之言。

前先生指出警方拖車乃苛政，相信此乃十五萬駕車者沉默大大多數之心聲也。實則豈止苛政，簡直是故佈陷阱。因政府不加設公共停車場而去「拖」，「議員」何所為？如今「拖」風更甚，威脅每一個駕車者，（如今購車並非特殊階級，比擠巴士擠不上所損失之金錢、時間為多）。孔子所云苛政猛於虎，彼媼尚有山野可避，如今乃引頸就「拖」，無處可避也。如先生發啓向英廷請願，請港府積極多設停車場，消極取消此苛政，請大家志願簽名，相信必能制止此苛政之猖狂也。

一讀者上（八月卅一日）

團結萬人讀者 中學生表示擁護

萬人傑先生：

近在貴刊看到很多有關團結萬人讀者的信，而大多數都是愛國青年所寫的，我對於這個提議十分擁護，我們住在這個反共前哨的香港，每個中國人都應為反攻復國而努力。尤其是現在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青人，更應效法七十二烈士和十萬青年從軍抗日愛國精神，投入反共行列。我們應有萬先生和張先生的膽量、勇氣和偉大的人格。打倒共產黨、漢奸走狗和一切民族敵人。我希望萬、張兩先生能領導我們，儘快組織「萬人俱樂部」，一切經費，應由萬人讀者負責，無論男女老少的讀者，祇要願出力，便可參加。這樣老一輩可將經驗、知識獻給年青一代可作為反共的前鋒和力量。

中學生彭剴愷上

讀「中國赤禍探源」感賦

（仿李義山嫦娥詩韻）陳季翁

舉世滔滔陷溺深，神州舊壤豈終沈？聯俄鑄錯成斯劫，億萬同堅滅寇心！

先敬羅衣後敬人・香港人中毒深矣

「貓捕鼠，犬守門。」這是說豢養貓狗的功用。

可是犬另有一種特性，是別的家畜所沒有的；就是見到衣服漂亮的人，它就搖擺尾巴，表示親暱，見到衣服襤褸的人，它就張牙狂吠，加以驅逐。

不料素稱「萬物之靈」的人，有的也具有犬一樣的特性，見到衣服漂亮的人，就歡頭喜臉，笑靨相迎，見到衣服寒酸的人，就板着臉兒，待理不理的。

而這種人當中，最具犬性的，要算是看門的嘍囉差。他看見衣服漂亮的人，便肅然起敬，殷勤招引，見到衣服樸素的人，就看他不起，甚而橫眉瞪眼，頗有拒之門外之概。

不過看門的嘍囉差，是代犬執行任務，其具有犬一樣的特性，固屬情有可原。最令人不解的，是這種發源於犬性的毒素，竟幾乎傳染到整個香港，而由一個口頭禪作媒介，說是「先敬羅衣後敬人」，連最新最前進的教育工具收音機電視機，也時常可以聽到。

羅衣，畢竟是物質；任憑怎樣珍貴的綺羅緞錦，也只能逗人喜愛，而不會令人起敬。我們「敬人」是因他的身份、才學、人品、道德等等而起敬；而「羅衣」呢？什麼也沒有。就使質料縫工十分名貴，也只是物質價值而已，沒有什麼可以超過「敬人」的條件，又安能說「先敬羅衣」呢？

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殖民地，風尚不中不西，早已失卻古道觀念形態，人們的思維由複雜而轉薄弱，很快便受這種毒素所侵襲，於是乎貶抑了受人尊敬的條件，而致力於崇尚外表。

這眞是揚眉吐氣的捷徑；只消花幾百元，便可衣冠楚楚，出入於上流社會交際場中了。

這麼一來，老千得施其技矣，打扮作富商，大做世界。飛仔也得逞其能矣；多少少女受騙而失身；有的甚至懷孕而無人認賬。流氓無賴扮作濶少，到餐館吃大餐，喝香檳，稍後人入廁，出來又打電話，轉身等，一會兒一溜烟連影兒也不見了，餐館給吃了霸王餐……

諸如此類，因崇尚外表，而為虛飾所蒙騙者，屢屢有之。又因尊崇外表，對衣服華貴的人，拼命逢迎，對衣服質樸的人，態度冷淡，予以藐視和怠慢，以致失敬誤會，終於鑄成大錯者，亦屢屢有之。

總之，由「先敬羅衣後敬人」這個口頭禪所傳播的毒素，使香港社會蒙受的禍害，眞是形形色色，不可勝計。

香港人可謂麻木不仁，中毒猶不自知。可嘆！（吳叔賢）

左仔開會閃閃縮縮醜態畢露

不要看香港一塊小小的地方，這裏两百多萬人，固然有左有右有中立，有各種各色人種，有各國間諜。左右兩派自前年暴動後，界限分明，不論在任何場合，幾乎一望便知。若細心去觀察，他們不知是否奉命掩蔽自己乞人憎的身份，我覺得他們都有一點自卑感。因我的工作地點和他們一間工會極接近，時時見他們開會都集體大聲呼叫，傍若無人。個個一樣手執毛語錄，身配毛頭章。最怪的是領導者大聲一呼，跟着就有如一犬吠聲般人人大聲附和。開會時講的要點如何，所呼口號又如何，我敢說沒有百份之二十曉得。我的確親口問過其中一個頗為積極的左仔，他很忠實的答我，說與會人數太多，領導的講什麼，沒辦法聽得清楚。不過尚有學習，到時另有人解釋的。

在散會時，他們大多數閃閃縮縮，有如偷了東西一樣，急急腳走着，把毛頭章袋好，把紅寶書收藏。和在會場時大呼大叫之情形，前後判若兩人。這種意氣風發和藏頭露尾的矛盾態度，其中積極擁毛的一定不是十分誠意，多數是為着了吃飯問題。在內地的頭頭們亦心知肚明，所以在香港的工運搞手或任何領導人自以為不可一世，那未免太天眞了。試看暴動時被解回大陸的闘委，一如闘敗的公鷄，備受冷落，就可思過半了。同時稍有思想的人，不妨將自己和彭眞、鄧小平、劉少奇、彭德懷等相比，他們今天命運如何？自己的「功業」能否和他們相比？

人各有不同思想，最特別是光顧他們的「愛國」茶樓，如果你手上執着一份右報，必定要受到白眼，本人出門口手上必定有本萬人雜誌，一天我約了人去「愛國」茶樓品茗，一時不知避忌，坐下了就展開萬人雜誌觀看，坐了十多分鐘，我約的人到了，仍不見工友到來泡茶，我見勢色不對，我老友提醒我，說我不知避忌。這得與老友悄然引退，轉過別家茶樓。

本刊一三五期魯遲先生寫的「毛思想與紅衞星」一文，我們十多年前在澳門會詳細的討論過，如照他們現行的政策，除了少數幹部子弟或有成就的希望之外，其餘的人實不能作這夢想。但雖然有這可能，亦未必有這份天資，魯遲先生所寫的，實萬分正確。（知之）

代郵

許恨紅先生：接晴和先生來函，一六二期晴君應徵聯中第十三句「操縱」擬改為「控制」，謹告。

——編者

請領稿費・・

十一月份稿費（一五八至一六一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優待長期閱戶

廿四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爲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讀者慕名希望結識作者

老萬、老張：

素未謀面，如此直率稱呼，似乎太不客氣，可是這樣卻像是老友記，反有親切之感。

對於兩位及「萬人雜誌」各大作家，我神交已久，苦於無緣拜識，深引爲憾。此次老萬舉辦作、讀、編聯歡敍餐，有此機會，豈容錯過？除附餐費二十元外，另備現金二百元，煩懇　老萬代辦日常用品，聊爲抽獎助興禮物，一切費神，感紉之至。弟不擅交際，年來甚少參加公眾宴會，與文化界中人更少接觸，此次純爲慕名識荊而來，敍餐會上，盡是一時之彥，弟儕身其中，未免窘迫，故入席之前，於一聆二位教益之餘，還希對各大作家，廣爲紹介，否則佳餚當前，悶聲大吃，亦索然無味也。

讀者劉不奇敬啓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

展覽大陸親友寄來書信照片

萬人傑先生：你是爲人前鋒，大陸人民生活圖片展覽展不成，你何不發動把大陸人民生活，寄來的信和照片，集合展覽多好呀？（編者覆：歡迎讀者寄來。）

有食滿面春光；欠食滿面像病貓。幸福既不受干涉，痛苦也應自由。今天的自由人藝高峯（十月十七日）

秋興四首

鄭秀堂

（其一）

瑟瑟蕭蕭島上秋
英雄熱淚悄中流
故鄉入目難違返
異域羈身久滯留
報國欲投班禿筆
禱心願作海翔鷗
笙歌徹夜人尋樂
枯酒頻斟我遣愁

（其二）

午夜誰家弄玉簫
悲聲淒怨思如潮
吹簫曩日興劉漢
刼難今時盼舜堯
冷雨易侵人病老
寒霜難襲菊後凋
知情避世嘆彭澤
[illegible]效疏狂[illegible][illegible]橋

（其三）

梧桐風送葉身輕
不盡離懷子子情
廿載黯然雛下淚
一聲驚覺雁高鳴
有情鄉土應遠去
無道妖魔誓掃清
那日放歌還縱酒
歡心猶效村詩成

（其四）

碧天連水水連天
習棹征帆以箭弦
江鎖連環燒赤壁
沙場馳騁復中原
莫羞曹沫三負敗
獨鄙劉邦一假宜
此日友儕同玩樂
明秋共賞舊家園

出版消息

中國青年聯誼會編輯的「怒吼」第二期已出版了。此期內容豐富，歡迎本刊讀友們函索，請付回郵信封即寄。

通訊處：香港九龍奶路臣街德明書院十二號信箱。

怒吼編委會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題董力行先生明日黃花錄第二集

楊逸駿

(一)別徑黃花再度開，素秋又孕不凡胎，經霜未改眞顏色，珍重明朝看幾回。

(二)一騎西陲任意馳，個中眞趣罕人知，時窮息影青門後，靈府澄明寄入詩。

(三)筆挾風雷叱咤聲，眼前人物舊干城，可知擲地鏗鏘句，劍氣書香合鑄成。

(四)投荒自分等虫沙，瓠落無心惜鬢華，國破已慚身未死，又誇淚眼賞黃花。

題明日黃花錄第二集，步逸駿兄原韻，以贈董力行先生

姚伯衡

(一)遍地秋芳照眼開，旻文清露邑仙胎，又逢知己陶彭澤，籬下飄飄[illegible]可回。

(二)殺敵當年載譽馳，成仁取義本良知，閒來追溯前[illegible]事，塞上風雲筆下詩。

(三)幾費才[illegible]有金聲，隱[illegible]風雷[illegible]赤城，又[illegible]黃花明日錄，[illegible]眞[illegible]出天成。

(四)何[illegible]見[illegible]囊沙，[illegible]，悲[illegible]，[illegible]黃花。

壇主評註：

二君所贈之詩博雅高懷，非同凡俗，其中所引典實，寄託遙深，具有無窮含意，蓋作詩必須用典，其目的，是用簡少之文字，表達無窮之心聲。

「民國詩」創作者，教人做詩寫文，不用成語典故，以「底，地，嗎，呀」，代替「之，乎，也，者」，風雅不存，俚俗無味，既未簡單，反增冗煩。蓋詩爲藝術文學，造句必當典雅，方可陶冶性情，發揮智慧，對心靈之表達，每能務於語言，爲中國文學，獨具特色。若用淺俗文字寫詩，則違背作詩之本義。故五十年來，「民國詩」不能取得唐詩地位者，原因在此。

民國以來，廢棄傳統詩文，代之語體文字，最妙者學校讀書，是爲白話；衙門辦公，官場應用文字，又是文言，學用背馳，眞是太無道理。曾有一段笑話，壇主初出茅廬，正值西北剿共，任職參謀，擔任文件起稿工作。某日：奉[illegible]諭：「向軍政部呈文，催發棉衣及糧秣」。當時不懂公文，乃用學校所學之「民國文」口氣，起稿曰：「現在西北的大氣，非常的冷，士兵個個人凍得發抖，沒有棉衣，肚子又餓，怎麼可以打仗呢？請快快發給棉衣及糧秣吧」！稿件擬好，必須由參謀長核閱，等待劃「行」，方可正式書寫，寄去南京。不料上級將文稿退回，封面之上，批示六個大字，「胡說八道，另擬」。並將參謀處長叫去，曰：「如此文字，焉能起稿？水準太差，不可充任參謀」。處長受責，回來照樣責問科長，「此人文字太差，如何教他起稿」？科長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因蓋章之時，科長事忙，未曾細看。立刻傳呼壇主，面無笑容，將原稿擲交曰：「你看」！至此乃知白話文行不通，自恨學校誤人，白話害人害我不淺。當時慚愧，無以自容，炒魷魚尚其次也。

[illegible]某人，[illegible]曰：「[illegible]」？科長曰：「汝[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另起一稿。曰：「呈爲發給棉衣，趕運糧秣事：竊因職部，遠戍西北，交通梗阻，值此寒冬十月，雪大霜嚴，朔風怒號，吹面如割。夜間對敵警戒，露立深宵，荷戈待旦，衣單腹餒，苦不堪言，雖然振奮精神，其奈[illegible]寒交困，克敵致勝，影響殊深，云云」，此稿再呈，大受讚賞，非但不炒魷魚，未久且得晉昇，嗣後重要公文，多由主稿，因「民國文」撞板，得此教訓，以後作風更改，文字力求簡練，「底」「地」「嗎」「呀」「的」「牠」諸字，一律擯棄，作詩，典故與成語並用。此爲壇主當年，公文用白話，上當之經過也。

茲將楊、姚二位先生，詩中典故，加以註釋，以便青年詩友，明瞭用典之法，藉資參考。

西陲：邊疆也，指中國西北，陝甘蒙古新疆，壇主昔年，從軍西北，故用西陲。

青門：漢代長安東南門，曰「青門」，秦始皇時，有召平先生，官封「東陵侯」，秦亡，降爲平民，在青門種瓜出售，以維生活，類似壇主香港賣菜，由召平賣瓜之事，證明劉邦，對秦朝大官，不究既往，准許自由生活，並無鬬爭清算，或加以「反動派」名詞，施以迫害情事。

靈府：典出「莊子」，爲人身精神之宅，即是「心」。

澄明：明白也，靈府澄明，意言「心中明白」也。

干城：典出「詩經」，既能禦外侮，又可安內亂，曰「公侯干城」。

投荒：柳宗元詩：「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謂遠走也。

虫沙：虫沙，即沙虫也。軍人陣亡，爲國捐軀，亦曰沙虫。

瓠落：典出莊子，瓠，瓜菜之類，長形，首尾相等，狀似黃瓜，較大。瓠落，即「零落」也，「瓠落無心」者，未曾料到在香港做難民也。

旻天：秋天也，秋天萬物成熟。仙胎，指壇主所著「明日黃花錄」；「旻天清露邑仙胎」，意言，閣下文章，如秋天植物，有清露滋潤，所以有如此良好收成。此句含意，極爲高深，使人有「心知所云」，而「口難解說」之感。中國詩文之奧妙，於此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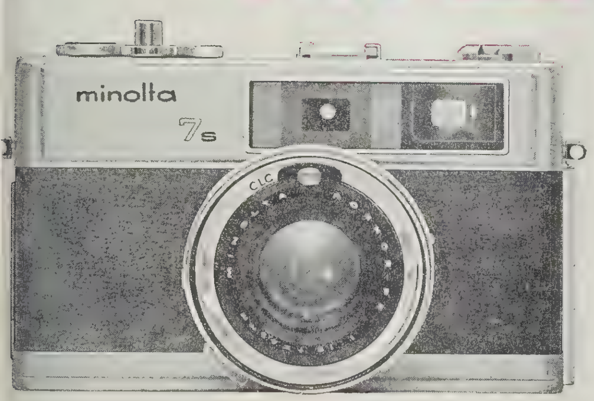
（清露）（仙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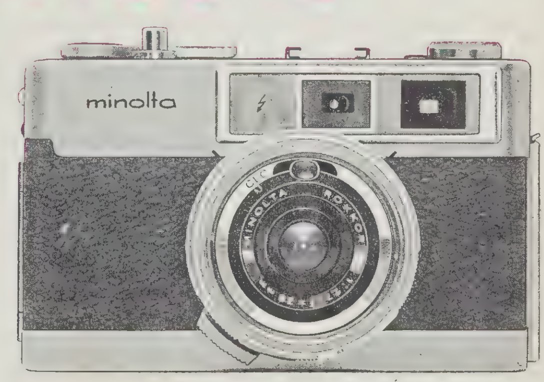
彭澤：晉，陶淵明爲彭澤縣長，遂名陶彭澤，愛菊，菊花又名黃花，姚先生因「黃花錄」書名，而聯想到陶潛。

囊沙：韓信與龍且作戰，信命士兵，以囊盛沙，阻塞上流，佯敗，龍追，信決囊水至，龍且大敗，「何年得見士囊沙」，意言，何年始見反攻也。

楊先生詩中造句，「劍氣書香台鑄成」，與「瓠落無心惜鬢華」爲最佳。不愧名作。姚先生詩中，「塞上風雲筆下詩」，「隱風雷撼赤城」，是爲名句，且限韻和詩，工穩自然，無强牽之字，尤爲不易。二君賜詩，已刊入拙著「明日黃花錄」，以爲光寵，該書正印刷中，下月可以工竣，附致謝忱。屆時自當呈贈。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
傑出成員





Hi-matic 7S

[illegible]
型相機均設有 CLC 光差補
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
[illegible]
黑白或彩色照片。
[illegible]

Minolta AL-F

[illegible]
片訊歸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
[illegible]
門速度由 1/30 秒至 1/500 秒。
[illegible]

萬能達

[illegible]
[illegible]有限公司[illegibl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中共「整黨」有名無實……每週評論
國際報協又爲李荆蓀案出頭
「新聞自由」不同於「間諜自由」……萬人傑
周恩來會見斯諾……魯遲
撕下民主假面具的中共新憲法……侍旦
怵目驚心話共諜……活騫
三島由紀夫的「美學」……方中原
學僧玄奘……靳羽
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宋教仁……覺初
空中騎劫與反騎劫……天涯客
李烈鈞自承抬轎佬……胡實
周作人二三事……慶餘
收賣佬的悲哀……賣油郎
香港工商業家應向日本看齊……黃思騁
青年之聲……林乙・穆方 程然
我從紐約來香港……翁靈芳
步步驚魂！
中東
1970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整黨」有名無實

中共新華社十二月十三日報導湖南省建立了黨委會。華國鋒任第一書記，卜占亞任書記，楊大易任副書記。這是二十九省市文革以後建立黨委的第一聲。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之後，就把原有黨政組織完全打碎了。被迫委任軍隊以「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主要是第四項軍事管制）來收拾無政府的狀態。毛澤東曾發過豪語：「絕不讓槍桿子統治黨」，可是事與願違，終於把黨交給槍桿子統治。照毛澤東的意思，軍管的時期越短越好，因此在「九全大會」召開之前，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兩報一刋的聯合社論即號召展開整黨建黨工作。因爲黨組織重建之後，才能從「槍桿子」手中收回黨權。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更把整黨建黨確定爲一項重心任務，可是這項進展不順，歷時兩年多，才有湖南重建黨委會的報導。可是細考報導的內容，發現重建的黨依然是軍人干政的工具。何以見得呢？試分析如左。

新產生的湖南省委三個領導人，華國鋒原是湖南省委書記，文革後是革委會副主任委員；卜占亞原是廣州軍區的副政委，文革期間調任湖南省軍區政委，革委會副主任；楊大易軍區司令，革委會副主任委員。

華國鋒原是舊當權派，在文革中幸而過關的人。革委會成立初期，由江青支持的軍人黎原任主任。可是黎原受制於當地部隊，一九六九年就垮了台。於是由華國鋒出頭維持局面，實權則操之於軍區司令楊大易之手。後來黄永勝把卜占亞從廣州軍區調來，湖南就成爲卜、楊二人當權的局面。這次重建黨組織，所以捧出沒有槍桿子的華國鋒，是因爲要表示，已恢復了以黨制軍的傳統。其實是換湯不換藥。試看這次產生新省委的代表大會，華國鋒只在大會開幕時作工作報告，而作總結，宣示政策的則是卜占亞。

文革前省委書記處，通常設書記五人到十人，而這次的湖南省委僅設書記三人。權力顯著的集中化。而三個書記之中兩個是軍人，一是軍區的政委，一個是軍區司令。

其次從新華社的報導中得知，這次湖南省代表大會的過程，和「九全大會」同樣經過了艱苦的鬬爭。試看大會從十一月二十四日開幕，到十二月四日才結束，整整開了十天。而十三日新華社才加以報導。對於「選舉」新省委，報導稱：「充分發揚民主，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反覆醞釀、協商，選舉產生了由七十五名委員和十五名候補委員組成的新省委」。所謂「反覆醞釀、協商」，絕用不着上下協商，因爲照中共黨章（不論新的舊的）的規定，黨員要服從組織，下級要服從上級。因此協商絕不是上下之間的協商，而是左右兩派的協商，具體言之是毛派與新當權派的協商。

從產生出來的三個領導人看來，毛派在協商中顯然又失敗了。其實自從江青點名支持的黎原垮台，湖南已非毛派所有。現在所以仍有鬬爭，仍要走協商的形式，是因爲要通過「中央批准」這一關。這是湖南新領導已於四日產生，新華社遲至十三日才加報導的原因。

所謂「中央批准」，主要是要讓毛澤東一派人臉上過得去。由此可以推想，在七十五名省委和十五名候補省委中，一定也點綴了若干擁毛分子，不是清一色的新當權派陣容。

中共各省市的整黨建黨，照理說應該自下而上按步就班的進行。以一個縣來說，必須各「公社」都建立了黨組織，然後才能建立縣委組織；各縣建立縣委組織之後，才能建立專區的地委組織；各專區的地委組織之後，才能召開省代表大會，建立省委會。可是新華社報導稱：「全省絕大多數的基層黨組織建立了新的支部，多數縣已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建立了新縣委」。透露了縣委、地委的整黨建黨並未全部完成，就召開了省代表大會，由此可知參加大會的九百二十名代表，並非從基層組織推選出來的，而是由革命委員會指派的。由此亦可知，「九全大會」的召開，大會代表也是指派的。迄今爲止北平的「中央」，是一個沒有下層組織的「黨中央」，也就是沒有肢體的腦袋，是一個無法名狀的東西。

在文革期間，各省市建立革命委員會化了二十個月的時間，是可以了解的，因爲那是在造反奪權中建立的；但是在各省市建立革委會之後，重建黨組織，維時已廿七個月，如今只有湖南一省建立省委會，則十分費解。推測其原因，可能是毛派在各地方仍負隅頑抗，省委會的建立顯示有組織的反抗已經瓦解了。

湖南是重建省委的第一聲，其它廿八省市可能還需作馬拉松式的鬬爭才能逐次建立。



新聞以外

國際報協又為李荊蓀案出頭

「新聞自由」不同於「間諜自由」

萬人傑

李荊蓀案株連八名新聞記者被拘，其中兩人已死。他們都被證明替共黨做特務工作。李在台潛伏廿餘年，位居要津，今始發現他的眞正身分。國際報協搞于氏兄弟案勝利後，今回又捧出「新聞自由」招牌，替李荊蓀等出頭。但他們弄錯了，「新聞自由」應不同於「間諜自由」，他們的被捕，與「新聞自由」無關。

轟動台灣的共諜案

最近在台灣破獲的共諜案，相當轟動。轟動的原因是這批共諜的頭子竟是一位新聞界頂兒尖兒的人物，而因這共諜案牽連被捕的也全是報界中人。

台灣新聞界中竟潛伏這麼多共黨間諜，且潛伏期間達二十多年之久，一直未爲當局發現，實在是不尋常的一宗間諜案。

這間諜頭子的身分是台灣大華晚報董事長、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名字是李荊蓀。他不但是新聞、廣播兩界要員，且在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建設委員會委員，每週到總統府開會。

以李荊蓀這樣的地位，藉着職務上的方便，要打聽情報，易如探囊取物。政府給予要職，當然在此之前並未發現李氏的活動；否則，他不可能潛伏達二十多年。

落網的共諜

受到牽連而被捕的台灣新聞界中人還有下列八名：

㈠「中華日報」副總主筆兼南部版總主筆俞棘。「中華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

㈡「中國時報」社會新聞編輯馮一興。

㈢「民族晚報」新聞版助理編輯周君平。

㈣「新生報」文學版副編輯主任童常。「新生報」也是國民黨的黨報。

㈤「新生報」編輯單建周。

㈥「新生報」資料室主任姚魯來。

㈦「新生報」記者沈嫄璋（即姚魯來之妻）。

㈧「新生報」記者徐雪影。

其中單建周已畏罪在台北館前街新光保險公司天台跳樓自殺斃命；沈嫄璋則於去年被處決。

「新生報」是大本營

在被捕者名單中，有四名服務於「新生報」的，可見，「新生報」和這批共諜淵源甚深。原來，這潛伏台灣的共諜組織，抗戰勝利不久便已開始部署。

中共以閩南一批幹練報人爲骨幹，預先潛伏台灣。李荊蓀雖是江蘇無錫人，但精通閩南話，因此也被派到台灣。當時他是這組織的第二號頭子。

他們以「新生報」爲大本營，以中正路宿舍爲聯絡中心。「新生報」是國民黨省黨部的黨營報紙；是直屬省黨部的主要宣傳機構，組織嚴謹，想不到共諜組織竟利用該報作活動根據地。

此後，該共諜組織卽積極展開滲透活動，首要目標是爭取「新生報」編輯部人員作基層分子，再進而滲透另一國民黨黨營報紙「中華日報」的編輯部人員。

第一號共諜頭子原是沈嫄璋，和她丈夫姚魯來先後混進「新生報」。十年前，台灣當局破獲一宗間諜案，被捕者赫然爲「新生報」的編輯主任路世坤。由此案而引起保安當局注意，秘密進行調查工作。組織的幕後頭子沈嫄璋和她丈夫姚魯來也由此落網。

由沈嫄璋到李荊蓀

沈嫄璋去年槍斃後，李荊蓀就是這共諜組織的大頭頭。李氏今年五十二歲，國立政治大學畢業。一九四六年卽已正式成爲共產黨員，三年後，偕同他的太太崔紹萍到台灣，在新聞界服務。崔紹萍是通俗劇本作家，也曾擔任中國廣播電台廣播劇的導演。（按：這只是路透社的誤傳，其實崔並非李妻，而是廣播台的一名工作人員，也是李的一名「同志」而已。）

據說，她已在兩年前被捕，並予以秘密處決，當時未有宣佈或在報紙上披露過。

李荊蓀做事能幹，得人喜愛，他雖已有妻，仍與一位外國女人在戀愛中，他於十一月十七日被捕前，曾計劃到西德去。

李荊蓀自廿多年前由福建派駐台灣後，一直沉着工作，不大喜歡講話，外表沉實，不愛交際，言

來是個實幹型的人物，甚得名方賞識。台灣高層宣傳機構紅員馬星野且曾推荐他出任台灣省新聞處處長，但後來沒有通過。

因利乘便

目前，因間諜案發被捕的，連李荊蓀在內，共九人。單建周跳樓死，沈嫄璋被處決，實際還有七個人在政府手上，這九個被捕的人全是新聞界中人，這情形不能不說是十分嚴重。尤其李荊蓀，他是新聞界兼廣播界，新聞界的職務可幫助他打探情報；廣播界又可幫助他發出情報。據說：在中國廣播公司任職的崔紹萍，就利用廣播劇將情報發出而被當局發現抓去的。

兩年前崔紹萍被抓，去年沈嫄璋被處決與姚魯來被捕，當局都沒公佈，原因是還要繼續偵查，務要將餘黨一網打盡。如將事情公佈，今後的偵查工作將遭遇困難。

謠言販子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國府官員說：這些潛伏在新聞界的共黨間諜，除做滲透工作外，還是一班「謠言販子」，他們利用「新用自由」作掩護，在適當時機就發出動搖人心的消息或言論；還製造許多謠言，目的使人們對國民政府失卻信心。

據美聯社的報導說：本年十一月間，當聯合國舉行有關中國席位問題的投票表決中，國府首次遭受中共獲多數票的打擊，這些潛伏共諜就曾在他們的寫作中對國府加以批評。表面上只是批評而已，實際是有計劃的散佈悲觀空氣。這又因爲他們的掩護工作是新聞界，得到「言論」上的便利。

不要讓共諜漏網

這次共諜案被破獲後，最感震驚的當然是我們新聞界同業。他們的組織如此龐大，牽連如此廣泛，似乎整個台灣新聞界都被他們滲透。由於他們潛伏日久，平時同業間難免有所交往，很可能受他們利用而不自知，那就大有受到株連的可能了。

現在，這案子還未完結，繼續發展下去，相信還會有某些人受影響。爲確保反共陣營的安全，對這些滲透的共特，必須徹底清除。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慘敗，不論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是由於共諜滲透。現在偏處台灣，稍一疏忽，很易重演大陸一幕。給共諜組織潛伏了二十多年，已是一大疏虞；現在亡羊補牢，幸尚未晚，爲國府本身安全計，不能讓一個共諜漏網！

相信台灣當局現在必正對已拘捕的共諜分子嚴加鞫訊，從而抽絲剝繭，將潛伏共諜一一揪出。

于氏兄弟案

共諜利用新聞職位，掩護進行特務工作，李荊蓀這一夥並非唯一的，在許多國家的新聞界中，都有共黨特務潛入。遠的不說，不久前從馬尼拉解返台北受審的于長城、于長庚兄弟，就是現成例子。

可惜得很，在「國際新聞協會」攻擊下，國府只能作了軟弱的決定，把他們「感化」。

但強人馬可斯總統就不同了，他還擊了國際新聞協會，直斥他們干涉內政。多時以來，國際新聞協會拿着「新聞自由」這面招牌，在自由世界中這裏抗議，那裏抗議，不問事情的性質如何，總之有人「侵犯」新聞記者，就是不對；不管他犯什麼罪，只要身分是新聞記者，便該不受制裁，任他爲所欲爲。

于氏兄弟替中共工作，菲律賓和中華民國都是反共國家，他們的活動足以使中菲兩國受到危害，拘捕和懲罰他們是內政問題，豈容干涉？

間諜不容於任何國家

這次台灣破獲的間諜案，雖然所有被捕的都是新聞界中人，但他們被捕原因並不由於他們的言論，而是他們的秘密活動。即是說，如果他們不是從事新聞工作，而是幹別的行業，如果暗中替中共工作，也一樣要拘捕。同時，不但在中國，在任何一個國家，犯有這種罪行的，也都要被拘捕；共產國家，更不必說了。

當李荊蓀案發生之日，老萬曾在報上評論：于氏兄弟案國際新聞協會搞的一幕，這回還敢再搞嗎？因爲李荊蓀案發生在台北，而且國府手上握有充分證據，這還有什麼可辯說的？

但，電訊傳來，國際新聞協會居然又拿了「新聞自由」的招牌再搞，他們說：這事情表示台北愈來愈沒有新聞自由了！因此，他們準備在一月初爲這事舉行一次特別會議，籌商對策。看來他們要再使出「營救」于氏兄弟的一招；不過，可以肯定，這一招再不會走得通，因爲李荊蓀案比于氏兄弟案嚴重得多，國民政府怎會用自己的安全去賣人情？

和尚與間諜

陳誠說過：「和尚未必做間諜，間諜可以當和尚。」這話確是對付間諜應有的警覺。同樣理由，新聞記者未必做間諜，間諜卻可以當新聞記者。

如果拿「新聞自由」作擋箭牌，那麼，潛伏台灣的共諜，一一混進新聞界，就可爲所欲爲，一旦被抓，一聲「新聞自由」，當局便要馬上放人，這樣，共黨在台灣就可公然活動，肆無忌憚。

「新聞自由」，只限於新聞工作，並不是「間諜自由」。台灣當局既然有充分證據證明李荊蓀這一夥是共諜，李荊蓀自己也承認在替中共工作，那麼，國際報業協會還拿着「新聞自由」那面招牌搞什麼鬼？

把自由打進鐵幕去吧！

現在，的確有許多地方需要「新聞自由」，就是共產黨統治下的地區。蘇聯、東歐、古巴固然沒有自由可言，更甚的是中國大陸，「新聞」成爲共產黨的專利品，沒有一間民營報紙，新聞記者絕迹，「新聞」都由黨和政府發佈，知識分子文化人，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已被清算得一個不剩，可是，世界報業協會曾替他們說過一句話嗎？

香港有些評論家解釋報協不同共產國家求自由的道理，說：向有錢的人才可以借到錢，沒錢的人，和他談錢是多餘的。即是說，有自由的國家才可以談自由，沒自由的，談是多餘了。

這解釋可列入「怪論」。看來這班人寧願不要自由，卻不願得到有限度的自由，夫復何言？

周恩來

美國記者艾得加・斯諾，是靠販賣中共有關文章的一個「撈家」。一九三六年，當中共困處陝北，朝不保夕之際，他透過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秘密潛入保安（西安事變以後，中共勢力才達到延安）訪問毛澤東等人，回到了美國曾寫「中國的紅星」、「毛澤東自傳」兩書，身價噪起。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以後，曾於一九六〇、一九六五訪大陸，今年八月再訪北平，目前仍留在北平，身未離大陸，竟先給意大利米蘭的「時代雜誌」發出一份報導「周恩來總理會見記」。

斯諾歷次訪問中共，所發表的採訪報導，皆以毛澤東的談話為主，從未單獨發表毛以外的人物的談話，這次算是破題第一着。顯示了北平的政治風向已經變了。

周恩來洩老毛的底

周恩來對斯諾的談話，透露了許多微妙的問題。關於對美國的外交，周恩來說美國與台灣的問題「是國際問題，我們準備談判」，又說：「門是打開的，問題是美國有沒有誠意」。這些話的用心十分明顯，在誘惑美國和它談判，以打擊中華民國的地位。但是同時也顯出另一問題。那就是與毛澤東在五月二十日發表的「打倒美帝及其走狗」那篇聲明的精神相衝突。毛澤東在那篇聲明中，一九六〇年以來，首次不攻擊蘇修，並且邀請蘇聯駐北平的外交官員參加那次的反美大會。林彪在「九全大會」的報告中，主張雙反，既「反美帝」又「反蘇修」。毛的聲明畧去「蘇修」專「反美帝」，這是毛澤東對外路線的一大降級。這次周恩來的談話，把美國當作可談判的對象，說明「反美帝」也在大打折扣，使毛路線再度降級。

關於慶祝「五・一」時，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曾與蘇代表交談一事，過去新聞曾有報導，但人多不信，現在周恩來予以證實。

他說：「上次五・一勞動節時，毛主席對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副團長說過：『為了保持友好善鄰的關係，必須抱持誠意進行談判』。」據知毛對印度代辦也說過類似的話。這顯示毛已放棄文革以來對外的激烈路線，尤其是反蘇修的路線，他故做此表演，以掩飾被迫放棄自己路線的難堪。

對美蘇的恫嚇？

周恩來在談話中特別強調備戰。他說：「中國正遭受超級大國的戰爭威脅。在北方和西方，不僅有火箭部隊，並駐有百萬陸、海、空軍，東方則有突然軍國主義化的日本為盟友的美國。」因此中共必須備戰。他說：「但是所說備戰，如你所見都是防禦性質的。造地下壕、避彈室對他國有什麼威脅？」

中共自九大以後即在進行備戰措施，今春以來，備戰的情況似已沉寂了。周恩來在此特別加以強調，是中共內部恐懼的反映。因為在文革期間，軍隊被造反分子衝得四

撕下民主假面具

中共的「新憲法修改草案」已由國府特工獲得並予公佈。此間報紙與本刊也曾評述這個問題。但由於看法各有不同，筆者也談談自己的見解。

（一）集黨政軍權於一身

對照新舊憲法，大家都會感到「新憲法草」太簡單了，一共只有三十條，而舊憲法則有一百零六條，而且有些一條之中還分十多個細項。例如舊憲法第二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之職權，就分有十九條細項。第四十九條國務院的職權也分十七條細項。因而舊憲法顯得清楚、詳細、明晰、準確。新憲法卻含糊不清，同一條文可以作多種不同的解釋，而刪節得最厲害的，卻是第二章國家機構部份。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部份共八條全部刪除。第一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部份，由原來的十七條三十八項，刪除三條。第三節國務院部份，由原來的六條刪掉三條，是整個舊憲法中刪節得最少的部份。有趣的卻是國務院的職權絕大部份都被保留下來，單單刪掉「領導武裝力量的建設」這一項。

按照以前的國家結構，中共的武裝力量是分為三個部門領導的。

一、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以及委員多人組成。其下面執行日常工作的機構是總參謀部，總後勤部，及各兵種司令部等。

二、國防委員會。由主席一名，副主席數名，委員多名組成。共和國主席是國防委員會的當然主席。舊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按照舊憲法的精神，共和國主席應該是全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可是由於毛澤東死不肯解散中央軍委，牢牢地把持軍權不放，加上國防委員會下面不設有執行機構，所以只是有名無實。一切實權仍在中央軍委會操縱之中。

三、國防部。國防部由一名部長數名副部長組成。下設多個局、處機構，會同中央軍委有關部門，執行軍隊日常的領導工作。國防部部長也就成了全國軍隊實際領導人和直接指揮者。國防部長必定兼任中央軍委和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毛林修改憲法首先注意的就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和指揮權。乾脆刪除國務院領導武裝力量的權力。撤消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把軍隊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軍委會。並且索性在憲法上規定毛澤東就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林彪就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和毛澤東的接班人，在憲法上列入具體的人事安排，規定誰是「國家元首」、是「最高統帥」，誰是「副統帥」和「接班人」雖然是一個大笑話，但卻符合毛林那種專橫獨裁，蠻不講理的本色。朕即是國家，林彪就是太子，你們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槍桿子在手，你們奈何不得。

把軍隊領導權集中到中央軍委，並在憲法中明文規定毛

斯諾……

國政情的人都知道，美國被越戰已拖得五癆七傷，絕沒有意思進攻中共，爲了顧及中共參加越戰，連北越都不進攻，何況是中共。至於蘇聯，在新疆邊境、西伯利亞、外蒙所駐屯的兵力，是否達到百萬之眾，是否有進攻中共的企圖，還待事實證明。不過中蘇共雙方最近已互派大使，簽訂貿易協定（秘未發表內容），正急速的緩和緊張，改善關係。說明美蘇進攻云云全是故做緊張。這是中共內部，尤其是軍隊內部仍有重大矛盾的反映，備戰措施是阻嚇戰術。事實上絕對無用，可是苦了老百姓，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勞動，回家還要挖防空洞。但，這在視人如物的中共，原是尋常見慣之事。

周的談話，又洩了毛另外一個底。斯諾報導說，毛在五月二十日的反美聲明中說：「新的世界大戰危機，仍然存在，全世界人民對此必須有所準備。革命是今日世界的主流」。

周恩來對此加了一個注腳，說毛澤東預料美國將發生革命。這本是毛澤東可憐無知的幻想。斯諾覺得太荒唐，連忙要弄筆桿爲之沖淡，他說毛於五月二十日聲明中主張「結成廣泛的反帝國主義戰線」，顯示毛無意說最近將來美國會發生革命。

美國不會在預見的將來發生革命，周恩來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偏偏透露毛有此蠢見，斯諾連忙爲之掩飾，非常耐人尋味。

周恩來的另一面

九全大會以來，在軍人干政的形勢之下，周恩來在政治市場上的價格不斷上昇，是有目共睹的情形。這次斯諾訪問北平，他在文章開頭便說：「我自從八月來到北京，和周恩來總理晤談數次，最近這次和周總理談了四小時……」。一言未及毛澤東。顯示，周恩來代表中共的面貌越來越清楚。

周恩來的掌握實權，對中國人民及世界來說，實比毛澤東獨斷專行更爲危險。毛澤東荒唐的流氓作風，人皆可立見其惡，而周恩來機智狐媚，糊塗人每誤認他是紳士、君子。其實此人另有其殘忍的一面。一九三〇年前後，他負責中共的特務工作，另一特務頭子顧順章向政府自首以後，周恩來曾下令將顧順章及其他自首分子的眷屬一律殘殺；一夜之間殺了幾十口，致上海上演空前的集體慘殺案。被殺者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有的從花園地下掘出屍體，有的從客中地板底下掘出，死狀之慘，不忍卒述。

一九二七年的南昌暴動，即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其後的廣州暴動，海陸豐暴動，殺人逾萬，都是在周恩來的決定下進行，因爲他當時是中共的軍政部長。從歷史上看周恩來也是殺人如麻的純正共產黨員，對此人的任何幻想，都是可笑之事。

魯逢

新憲法

待旦

……爭，這一問題似仍未解決。

（二）總理地位提高

國家主席的位置撤掉之後，中共的政權結構與蘇共相類似。黨主席等於蘇共的第一書記；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等於蘇聯的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總理等於蘇聯的部長會議主席。照理國家主席撤掉之後，委員長應該是國家元首。可是毛澤東不理這一套，不理黨與國家是兩回事，在新憲法中硬性規定毛澤東就是「國家元首」，「最高統帥」。是現成的，根本無須搞什麼舉選把戲。因爲擁護毛澤東和他的副手林彪，已被新憲法規定成爲每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那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它的常設機關的地位自然大大降低了。舊憲法第二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新憲法第十六條，卻加上一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字樣。變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眞是加得可圈可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名曰：「最高權力機關」，其實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顯然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更高一級，成爲實際上的「最高權力機關」。

中共在新憲法中大斧濶斧地砍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它的常設機構「常務委員會」的職權，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成爲徒具形式的機構，也就難怪要把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改稱爲主任，副主任了。

對照新舊憲法，我們發覺國務院的實際權力並沒有被削弱。雖然舊憲法比較清楚，具體準確，而新憲法則比較籠統，雖然舊憲法第四十九條第十四項「領導武裝力量的建設」是被刪去了，但仔細研究之後才發現國務院的地位反而增強了。以前國務院的頭頂有正副主席，有常務委員會正副委員長。現在新憲法第十九條，雖然有一句「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但由於常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地位的降低，對國務院並沒有實際上的約束了，所謂國務院向它負責和報告工作，也只是做做形式而已。國家主席的撤掉，常務委員會權力的下降，使國務院總理的地位顯得格外重要。毛是「國家元首」，「最高統帥」，林是「副統帥」和「接班人」，周則是中央人民政府總理，正式一國三公。中共新憲法意思含糊不清，自相矛盾，荒謬可笑的地方很多，用不着一條條地指出來。倘如說舊憲法還掛上民主的假臉具，新憲法則是把這個假民主的臉具也撕下來。赤裸裸地宣揚專制獨裁，明目張膽地蹂躪民主精神。我們認爲，中共這份憲法，必定是短命的憲法，毛澤東一死就必須立刻修改，不管誰是接班人都不能這樣做。而這份憲法的價值卻是存入博物館，告訴後代人世界上曾經出現過一份如此不民主的憲法。

怵目驚心話共諜

岳騫

最近台北發生一樁共諜案件，牽連八位新聞界人士。照目前情形看，此一間諜案尚未完全破獲，將來必然還有許多更重要人物落網，要爲近十多年來政府在台北所破獲的最大一次間諜案，所以特別引起國內外注目。

政府在大陸失敗，因素固多，但最主要還是敗於特務戰，尤其是高層決策部門皆爲共黨份子滲透，雖欲不敗亦不可得矣。此種例子舉不勝舉，最重要的如冀朝鼎與劉斐，要算是典型的人物。冀朝鼎是山西人，因同鄉關係受知於孔祥熙，任職中央銀行爲高級職員，參與財經大計，據說金圓券就是此君設計。大陸淪陷後，冀朝鼎「歸隊」紅朝，任中共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在人民日報發表文字「我怎樣搞垮蔣幫經濟」，敍述其破壞財經政策的經過，歷歷如繪。實際在當時，軍統已發現冀朝鼎爲共諜，戴笠曾親向孔祥熙提出，孔祥熙大動肝火，申斥戴笠：「怎麼紅帽子戴到我的人的頭上。」戴笠不敢再說，一任其悠哉遊哉進行特務工作。

劉斐抗戰期間當了八年的參謀次長，所有戰事地圖皆是他用紅藍鉛筆繪的。一直到李宗仁派代表團去北平談和，劉斐仍參與軍事機要，當時國軍究竟還有多少兵力，任何人也沒有他清楚。當張治中率領和談代表團去北平，一次與周恩來作非正式談判，周恩來問道：「文白兄，你們到底還有多少兵？」張治中答道：「總有兩百多萬。」周恩來搖頭道：「沒有了，只有一百零六萬。」某部若干，某處若干，說得清清楚楚。張治中雖然也明白國軍兵力只剩一百多萬，但也不知道確實數目，聽到周恩來說的有頭有尾，不似虛構，回到代表團見到劉斐，問起國軍數目果然與周恩來說的完全相同。張治中不知道是劉斐獻的地圖，以爲共產黨簡直是神仙，連同其他團員，精神都告崩潰，結果一個未回，全在紅朝作了官，主要還是受了這次的刺激，認爲共產黨的情報太靈通，實在無法抗拒，只有投降一途，否則像李蒸（和談代表之一）出身三民主義青年團，自不會輕易降共也。

此一文一武兩大間諜實在是中共之最大功臣，但是在毛僞政權成立後並不得意，冀朝鼎始終未當過一任部長，鬱鬱死去。劉斐則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未幹過一件實際工作。政府撤退到台灣後，雙方間諜戰仍然在進行中，不過由於台灣地形特殊，政府內政修明，共諜混迹已難，重要人員均告落網。最重要者要算是中共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被捕自首一事，蔡氏是台灣人，在江西蘇區時投入中共，跟隨毛澤東逃到陝北，勝利後派回台灣，如果蔡孝乾不被捕，一般估計台灣可能會出現共軍游擊隊。蔡氏被捕，中共台灣省委解體，至於滲透各部門的特務人員，只能竊取情報，不能作有力活動了。

蔡案之後，又破獲外國通訊社記者李朋一案，據說李朋確是由蘇聯指揮的特務系統，與中共並無聯繫。再下來就要數到參謀次長吳石案了。

吳石與劉斐一樣，也擔任參謀次長，主管作戰計劃。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裏面，由後門出入，吳石也可能是認爲國防部開會比較安全，經常下班後不走，在自己辦公室內約會共諜開會。當時台北防諜工作既嚴密，又是在總統府，治安人員更日夜監視，只見吳次長辦公室經常簾幕低垂，又有面生可疑人出入，久已懷疑，但由於吳石官高權重，沒有確實證據不敢動他，只是加緊監視，搜集資料。

一天早晨，突然在總統府後苑發現一個人倒在地下已死，軍警趕到檢驗，查出是國防部工友，最初懷疑是跳樓，再看脖頸有傷痕，是用繩勒死，又從窗口擲下，而這個窗口正是吳石辦公室。

治安人員本來對吳石有了懷疑，再調查死者與參謀次長吳石的勤務兵感情最好，每天下班後一定同路出去消遣，在此人死後，吳石的勤務兵也不見了，當即嚴緝這個勤務兵，很快就在台北捕獲，據其人供稱，死者當日下午又到吳次長辦公室約勤務兵一起外出，一進門看見有幾個人正在開會，除吳次長外全不認識，工友頗爲驚奇，趕快退出。吳石已看出他的表情不對，恐怕回去走漏消息，當時就把工友捉回關在房內。及至會議開完，再夥同一羣人把工友勒死，由後窗丟下，僞作跳樓。勤務兵眼見這個慘劇，嚇得不敢再停留，就棄職潛逃。治安人員發現這項證據，決心要對吳石進行調查。吳石自己雖然也知道必有麻煩，但自恃是參謀次長，治安人員抓不到證據，總無可奈何，仍坦然上班辦公。

中間隔了一日，在吳石下班後，治安人員到了吳宅，要求檢查，表面上只是說循例檢查，並無他事。吳石當時勃然大怒，拍案說道：「我是政府高級軍政人員，你們怎麼可以隨便騷擾，憑什麼證據搜查我的住所？如果搜查不出，誰負責任？你們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我決不容許你們胡來。」

治安人員對吳石仍不敢撕破臉，因爲實在也沒有證據，若是根據勤務兵的話作證，吳石一定不認賬，指治安人員有意逼供栽誣，更不好辦。但治安人員既然來了，也決不能就此回去，使吳石有了準備，下次再來更搜查不到東西了。於是就在客廳裏向吳石說好話，說明是奉令搜查，不能作主，請吳次長無論如何，惠予合作。吳石見到治人員的態度軟弱，他更加强硬，拍案說道：「你們簡直是無理取鬧，如再不走，我就要傳呼憲兵來逮捕你們。」

按編制參謀次長確實有權指揮憲兵，吳石眞的下命令，憲兵很難不聽命。事情到此，已經非攤牌不可了，治安人員就答以「我們是奉命行事，你不要拿憲兵來嚇我們。」

吳石更氣，拍案大叱，着治安人員滾出去！治安人員不讓，也拍枱回敬。誰知治安人員拍的一個小圓桌子，裏面居然有金屬聲音；再看這個小圓桌也很別緻，桌面與桌底是兩個圓板，中間一個圓柱，聲音就發自柱中。知道其中有蹊蹺，當然不再同吳石發脾氣，陪笑說道：「次長這個小桌很少見，我們先檢查檢查。」說過就把小桌推倒，誰知一推

[illegible]小桌，發生一種叫叫喳喳的聲音，將桌面[illegible]開，圓柱裏面藏有一個收發報機。事情發展到此，吳石氣焰頓消，不敢再逞強，治安人員就將吳宅從上到下搜了一遍，搜出大批文件，當即將吳石逮捕。

當時台北正在風雨飄搖之際，突然發生這一大案，自然震動人心，最高當局下令組成軍法會審。人證物證俱全，吳石只得全部招認，當即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據說吳石在被捕後又進入國防部，一進門看見[illegible]正面掛着總統大像，此時他還穿着軍服，則上前立敬個禮，悽然說道：「總統，我對不起你。」至於吳石何以淪為共諜，治安機關從未發表詳情，但認識吳石的人均知道，其人生活糜爛，性好漁色，決不夠一個職業特務的材料。如果說他很早就是共產黨有計劃派去滲透國軍，則私生活應當嚴肅些，以免洩漏了機密。如是被共產黨引誘落水，他當時身為參謀次長，正是紅人，又何必冒險去出賣國家。在事情發生後，許多認識吳石的人皆感不解，比較[illegible]在財與色兩點上為共黨所乘，一旦上了鈎就非賣命不可了。吳石案破後，據說治安人員曾就吳石家中的發報機與大陸中共特務機構通訊甚久，中共並未覺察，從其中也發現了不少秘密，以後也破了許多有關聯的案件。目前這次間諜案牽涉的完全是新聞界的人，詳情雖然不悉，但預料問題恐不致有吳石案之嚴重，因為台灣情況已不是二十年前，政府方面有了自信，科刑可能較輕。

三島由紀夫的「美學」

方中原

日本極右派「憂國」之士三島由紀夫率領着他的「楯之會」的徒眾，突入日本自衛隊企圖策動政變。事敗，切腹而死。日本的新聞文化界認為：這是「作品與人生的一致」、「三島美學殘酷的破滅」、「危險的美學的落幕」、「一個純粹的作家追求的美學之死」。

對於三島之死，我個人的感受眞是「感慨殊深」！也為此，使我花了幾個晚上翻看了一些資料和書籍。現在，我才敢說初步把握了三島的靈魂；也才敢執筆為文，略抒己見。我倒不同意一般文化市場上的看法。我以為：「我們恨他也好，愛他也好，敬他也好，可憐他也罷……但決不能漠然無關的對他」。這原是沈雁冰先生[illegible]的「[illegible]上所說的話，今天還很適用！

但我只想談談三島的「美學」。也許，某些人又會說：軍國主義者三島之死，輕於鴻毛，還有什麼「美學」不「美學」？果如此，就太缺乏文化修養，會為識者所笑的！

自然，「美學」是一門極其複雜的具有着多樣內涵的學問。雖然，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眾說紛紜，至今仍未有定論。但卻不如某君所言：「美育界說不明，識者已知其終為虛器」。照筆者粗淺的理解，「美學」是人對於生命、人生、世界和藝術的總的看法。是人在精神上昇華了的對於生活的渴求。

因此，我所理解的三島的「美學」，就是指三島的人生觀、政治觀和藝術觀。

有人認為，是日本傳統殺死三島由紀夫。這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認為，這是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看法。日本傳統中對於死亡的崇拜，只是三島「美學」之死亡大樹的根柢中的一顆鬚根，卻並不是全部。如果沒有今日日本的社會政治背景，和今日世界的精神上的虛脫；更如果三島不是一個泛神論者、浪漫主義者、唯美主義者，和對希臘的古典美與英雄的崇拜；再或者，三島如果沒有受過印度教的感染與神聖恆河的洗禮，三島的死亡之「美學」是決不會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的。

現在再回頭來談三島的「美學」。先談他的政治觀。三島著有「文化防衛論」和「行動學入門」，我未看過，不敢發言。一九六七年，三島曾和日本幾位作家聯合發表了一篇聲明，對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表示了「不忍坐視」的否定態度。後來還有座談會的補充說明，認為這不單是中共的問題，也是日本的問題，世界的問題。三島的反共立場，自是極其鮮明的。但最鮮明的體現其政治觀點，還是他在死前所寫的「檄」文和他發表的演說。他公然宣稱要保衛以天皇為中心的武上道文化傳統。修正限制日本軍事擴張的憲法。今年三月發生劫機事件時，三島對日本政府所採取的尊重人命的措施，十分憤怒，他說：「尊重人命，[illegible]並非人類最積極的目的，國家是超越人命的，該具有國家的意思才對！」是的，對於三島的政治信仰，我們或會譏為封建餘孽，不表讚同。但我們對於三島的愛國的純情，卻又不能不表示着最崇高的敬佩！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在愛國主義的偉大力量面前，人底愛生之念，畏苦之情又算得是什麼呢？觀念勝於抽象的形式，這就是崇高的本質。這「積極的崇高」就是「美」。因此，筆者認為，反共、愛國，就是三島政治「美學」的靈魂。

三島和的政治「美學」聯繫在一起的，就是他的對於生命和人生的「美學」觀。在「仲夏之死」裏，三島借女主人公朝子的口，表示了「正視生活」的心境。他說：「不管那一種死，死乃是一種事務上的手續。」一九六七年，三島又說：「我對於死，不願以虛為目標。無論如何，死仍是為實的世界。……為政治而死，當下切腹而死，是實的尊嚴之根本。……越相信虛的世界，越想把握虛的世界，就越覺得實的世界要緊。」死，就是「精神的前鋒」。（見「憂國」）。

當然，三島這裏所說的虛，是指藝術而言的。從這，我們也可以看出，三島把人生、藝術、和政治的「美學」，融溶擁抱得這樣的緊。而三島「美學」的完整體系也於此可見。

因此，三島又說：「對於藝術與生死無關的問題，我甚感到困惑。藝術是把不能令人不死這件事，用不死的方式表現，可以說是死的演技，我認為這正是藝術的精神所在。」我們知道，對於藝術，三島還說過

這樣的話：「我覺得寫作並非一種使命，而是我生活中的要素，就如正常的呼吸」。這裏，三島又從生命觀點去解釋藝術。三島的美學的精粹，正正就是把生命、藝術和政治扭結在渾然一體的高度上。

上面，我通過三島的思想語言，分析了三島的「美學」思想。但是，我們也得明白，三島的「美學」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理想與實際、創作與生活、言與行、表與裏的一致。因此，三島的美學思想決不是懸空地，和抽象的。它有着很充沛的內容和豐滿的生活實感。這一點，當我們把它結合到三島對於今日的日本社會生活的觀察時，就很容易理解了。對於日本的社會生活，三島曾經這樣評論：「始自一九四五年，我一直認爲日本並沒有重建過一點什麼。工業化，對的；但沒有一個知識份子肯定日本人民在思想方面作過新的建設。我們找不到任何精粹的生活，任何簡化的生活。我們失去了舊有的純樸樣式。」

他又說：「現代日本，是不同矛盾與文化的混合體，我一定要生在這個現在，不過，有時我想去抗拒它。我希望要一個擁有多方面性的日本，要做一個日本人，就是要活在一種複雜的夢境中。」

三島對於日本的社會和文化的觀察，有着他獨特的見解。而這種對於日本的社會文化觀，正是構成三島的對於生活、政治和藝術的美學觀點的深厚的基礎和內容。而這，又有着從文化學和社會學方面，去表達三島的「美學」趣味的味道了。但那鋼鐵般堅硬的言詞，又彷彿是從三島愛國的情懷裏奔迸而出的！

寫到這裏，本文似乎是可以結束的了。但是，我還想談談三島的兩次到外國去的旅遊。因爲，要認識三島的「美學」思想，必須繼續向深處發掘。

一九五二年，三島旅遊希臘，在紀行文「阿坡羅之杯」裏，他極口讚嘆奧林比亞的廢墟之美。甚至想像到不停地躍動又靜止，不停地毀滅又保持的競技者的筋肉。他引用法國詩人瓦乃理的話「秩序就是偉大的反自然的企劃」而說：「希臘人所想出的美的方法，是重新編成生命」。他又說，他是表裏如一的人，唯有古希臘才能解釋自我崇拜是怎樣一回事。三島的「超人」哲學的美學觀，他的行動哲學，他的大丈夫主義，他的武士道精神等等，顯然，其源流深廣，而決不只是日本傳統所能解釋得了的。

一九六七年，三島受印度之請，又有印度之行。在「印度書簡」裏，三島極敏感地體驗了印度教的奉獻犧牲精神，當小牲羊在一擊之下頭被斬落，獻祭於嗜血的大母神加里，他認爲：「從這看見人性鮮紅的眞相，那本是人必須面對的事情」。還有，在恆河聖地貝納拉斯的浴場，印度教徒的洗罪的沐浴的虔誠，和火葬的死與生的輪廻，甚至孟買市街的骯髒的乞丐，和活鮮鮮的色與光的閃爍，他都認爲「有說不出的美」。「人們直接面對生，其次人們又直接面對無可如何的死」。「一切渾然的湊在一起，動在一起，構成每一瞬間在完成又在變化的活的畫」。這裏，三島的美學觀，似乎又有點高爾基所曾批判過的「惡之華」、「醜惡的美學」和「殘缺的美」的味道了！

但筆者認爲，三島的美學，是多元性的。卻能渾然一體，有着合理的內核，堅強的性格，仍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胡風份子詩人魯藜說：「夢與現實的矛盾，構成人生燦爛的鬭爭。一切崇高的感情從此裏噴射，一切崇高的道德將從這裏衝擊而成；有夢的心是痛苦的，沒有夢就是墳墓」。

魯迅說：「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車爾尼雪夫斯氏給悲劇下定義時，說：「悲劇是人底偉大的痛苦，或是偉大人物底死亡。」

又說：「悲劇乃是人生中驚心動魄的事。」

無疑，三島之死，是屬於悲劇性的「美學」的死，殆無疑義吧？

名人故事

吳承恩的「西遊記」，固然是杜撰的神話小說，但是玄奘跋涉長途歷經艱險的西行求經，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從來很多人因受「西遊記」的影響，僅把玄奘看成一個虔誠和尚，而忽略了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和貢獻。其實，玄奘是中國的第一流學者，這是一般研究文史學者所承認的，即如梁啓超就說過這樣的話：玄奘非但是第一流學者，且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翻譯家，同時，在溝通中、印文化上還有着不朽的輝煌業績。

翩翩少年淨土學佛

玄奘本名叫陳禕，隋開皇二十年（公元六〇〇年）生於河南緱氏縣遊仙鄉。父親是個潛心學問的人，一共有四個兒子，玄奘最小。因自幼聰明好學，很受鍾愛。不幸的是兒時病痛很多。稍長，面貌俊朗，神態飄逸，竟是個玉樹臨風的美少年。這就難怪後來「西遊記」裏的妖魔鬼怪，都欲啖其肉而後快了。

玄奘的二哥名素，是在洛陽出家的方外人，法名長捷。他因爲弟

驚訝不已。隋末，他又隨哥哥遊四川，先後跟幾個有名的法師受學，經過數年，學業猛進。於是又東下諮訪高僧。途中，除在荊州大皇寺講學半年外，先後又遍訪名僧學習經典。至唐貞觀元年，玄奘到長安，復從當時飲譽海內外的佛學權威法常和僧辯兩位大師學理。由於他深入鑽研，已能領會到別人所見不到的奧義，連兩位佛學權威都贊歎不已，因此譽滿京邑。

這時玄奘才二十八歲。

追求原始紀錄

貞觀元年十二月，中天竺有個學者波頗氏抵達長安，謂「十七地論」總攝三乘，推崇備至。

所謂「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爲大乘瑜伽學的要典。本來玄奘在國內遍向佛學名家請教研究的結果，就已發覺瑜伽論總攝三乘之說各擅宗途，驗之經典則隱顯有異，不知適從，及聽到波頗的高論，他發願西行，務必求得其全文，以窮究竟。這就是玄奘所以要西

州刺史獨孤達待玄奘頗爲優厚。他打探前途，有人告訴他：北行五十餘里有瓠𤬝河（疏勒河），下濶上狹，波旋湍急，深不可渡，上爲玉門關，是必經之路。關外西北又有五烽，駐守望官兵，各烽相去百里，其間缺乏水草。五烽之外才是莫賀延磧，伊吾國境。他聽後煩悶月餘未發，而涼州的訪牒卻追到了。州吏猜到通緝的一定是玄奘。待見到他後，明白原委，於是感動之下當面撕毀文書，促他趕快西行。

單身匹騎踰戈壁

玄奘孑然一身，孤行於沙漠中，爲了避開守卒，晝伏夜行。過第四烽西行百餘里，便是莫賀延磧，長八百多里，古稱沙河，就是大戈壁。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地上沒水草，是行人的畏途。玄奘在沙漠中行行重行行，竟迷失了路途。人馬苦渴欲飲，不料袋重墮地，傾翻了食水。他一路掙扎着走了四夜五日，終於在一無滴水霑喉、口腹乾燋的情形下，和馬匹一齊倒在了沙漠上。僵臥到第五夜，忽感涼風拂面，眼又發明，馬亦起立。於是掙扎起身，勉强前進，那知馬已自動尋路。

其實當時距離水草已近，只是不曾發現罷了，而雌馬有特殊靈敏的嗅覺，故先覺察。至一處，但見青草數畝，清水一池。人馬休息一日，並汲繼續前進。歷兩日，終於走出流沙，到達伊吾國（新疆哈密）。

天竺途中

當時緊隣伊吾國的西域大國高昌（新疆的吐魯番）國王麴文泰是漢人，聽說大唐高僧玄奘到達伊吾，當卽派人把他送到國內，要供奉他一生，不放前進，弄得玄奘只好絕食抗議。最後還是和麴文泰結爲兄弟，在高昌國講經一月，同時還答應回來時再住三年，才得前進。臨行，高昌王給玄奘準備了沿途應用的用品，派殿中侍御史護送，帶着二十四封信，送給經過的二十四國，各附禮物，託爲照料。

從此，玄奘一路上雖仍歷艱險，總算少吃了很多苦頭。他迂迴穿越新疆、天山、熱海、阿富汗，終於進入北印度。

留學權威學府

在北印度玄奘逗留了兩年，除參拜佛教勝蹟外，隨時向學有所長的學者、高僧請教。他的小乘重要著作，邏輯學，文字文典學等，就是這兩年內學習的。以後就進入中印度，進了印度當時的權威學府——那爛陀寺。

那爛陀寺內有不少精通各項學術的人，經常住有一萬多人。主持人戒賢法師，是個百餘歲的高僧。寺內學者雖多，但能解邏輯學、文典學、醫方術學、佛學經論等二十部者，不過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五十部者合玄奘在內只得十人。唯有戒賢法師一切窮覽，故爲衆宗之祖。當時戒賢年老，輟講已久，此時特爲玄奘開講。

玄奘

靳羽

當時印度學術界盛行辯論風氣，且常以生命作賭注。有一天，一個婆羅門教徒以四十條經義掛在那爛陀寺外挑戰，申明能難破一條者，卽斬首相謝。經過數天，無人出應。玄奘撕下經義踐踏，喚之入內，當衆辯論，一舉擊敗對方。事後，該婆羅門教徒要履行諾言自殺，玄奘寬大爲懷，寬赦他一命。此人感激自不用說，從此到處尊讚玄奘的學識。事聞於戒日王，於是迎玄奘到羯若鞠闍國的曲女城（印度聯合省的坎諾吉城）講解經論。

闡發宏論咸表欽服

此時玄奘已聲名大噪，開講之日人山人海，慕名到會的計有十八個國王；各國高僧、學者、名人；大小乘僧侶三千多人，婆羅門與尼乾外道千多人；以及那爛陀寺的千餘人。這些都是博蘊文義，富有辯才的高級知識分子。

玄奘是論主身份，循例在會場門外懸一塊論辯申明，上書：「若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斬首相謝」。闡發宏論凡五天，竟無人敢發言。中間偶有發議，一經玄奘答辯，卽表愧服。經過十八天，無人能推翻玄奘的理論，最後仍由他推崇大乘，作爲結束。各國國王紛紛贈送珍寶，玄奘都一一謝卻。曲女城大會後，玄奘便想起程回國。臨行之日，戒日王贈贐送別，並遣官員四人攜文書給途經各國，令發騎遞送到唐的邊境。

學成回國從事著譯

這時，已是唐貞觀十八年，玄奘出國留學整整十五個年頭，他對故人有約，本打算經高昌國的。可是早在四年以前，唐太宗已派侯君集率軍滅掉了高昌，而麴文泰也在城破前病死，所以玄奘已用不到履行對高昌王的諾言了。

抵國境，玄奘怕唐太宗怪他當年的私自出國，所以先上表陳述此行經過，直爲奉到詔書，方繼續向長安進發。當他在貞觀十九年正月回到長安，唐太宗正用兵遼東。他趕到洛陽去會見，唐太宗勸他還俗做官，玄奘表示決心從事翻譯事業。

三個月後，他組織譯場，正式開始翻譯工作。從此使中、印文化起了交流。玄奘本身的著作有五種，梵文著作雖失傳，但仍可略知大概。五種著作除四種是佛教的哲學理論外，另一種是史料價值很高的「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此書很受國外重視，有日、法、英等的譯本。麟德六年玄奘病逝，時年六十五歲。這個不幸的消息，連唐高宗都悲傷萬分，頻頻說：「朕失國寶矣！」

所以，玄奘不但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留學生，第一流學者兼翻譯家，還是個出色的旅行冒險家。他的一生可以說完全貢獻在學術方面，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學者，豈可以單純地把他看作一個狹義的宗教家呢！

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宋教仁

覺初

在中國現代史中，誰都知道，袁世凱是第一個摧殘民國的人，宋教仁是第一個為民主憲政而被犧牲的人，自宋案發生，袁與國民黨偽裝合作的政治姻緣，已完全破裂，奸雄面目，揭露無遺，終至帝制自為，各省獨立，掀起護國倒袁一役，這一段史實，本不乏專書記載，一般讀者，無不熟悉而稔聞之，惟對於宋氏之政治才具及整個人格，似尚有鄭重介紹之必要，因就諸書，掇其要畧而成茲篇。

（一）宋氏少年英發，為同盟會四大領袖之一

宋教仁，字遯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生於一八八二年，少時讀書，即醉心經世致用之學，尤於各國政制，特別注意，初在日本，與程家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鼓吹革命，嗣與中山先生成立同盟會於東京，與黃興、章太炎及中山先生號為四大領袖，並指定「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該會機關報，後改稱「民報」。適值中日間島問題發生，宋氏著書抗辯，論證詳實，確不可破，郵寄直督袁世凱。袁甚德之，電邀回國辦外交，宋婉辭之，袁因酬以日幣二千元，宋將其散與留日學生之窮困者，一時名聲大噪。旋與譚人鳳倡組中部同盟會，從事長江上下游的活動，建議上中下三策：上策為密聯北方軍隊，一舉而佔北京，號令全國；中策為在長江流域各省，樹植潛勢力，同時並舉，創立政府，然後北伐，如明太祖驅逐元朝故事；下策則據守邊疆，徐圖進取。眾以上策大驟，下策大緩，中策最為適宜。厥後武昌起義，一舉成功，就是遵循他的中策。南京政府成立，宋被任為法制局長，及唐紹儀受命組閣，改任農林總長，在職每絀私誼，力倡正論，頗有穩健派之稱。章太炎謂其智畧有餘，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許為江左夷吾。足見他的政治才具，原非平庸。

（二）堅持英國式的政黨內閣

宋氏為一不戀權位只重政見的政治家，當陸徵祥辭職時，袁曾假惺惺地派范源濂、劉揆一向宋氏勸駕，出任國務總理。宋以組織內閣，必與各國務員負連帶責任，若僅更換總理，不能一致進行，此種內閣精神，實與政黨政治的立場，大相違背，故堅辭不允。中山先生抵京，袁世凱又以內閣人選相詢，中山先生亦以宋對；黃興、唐紹儀都勸宋接受。宋謂正式國會選舉在即，臨時政府為期既促，自不能有所展佈，不如俟之他日。於是在他們的協議支持下，趙秉鈞得由代理而被眞除。袁世凱慣喜利用金錢名位，收買政敵，培植黨羽，許多革命黨人，不惜中途變節，為之驅馳。袁嘗以某銀行支票簿，贈予宋氏，請其自由支用，宋氏不便過拂其意，只畧支少數，即以原簿還之。袁平生最忌有能力有節操的人物，這樣一來，當然更要增加他的嫉恨了。

宋在國務院會議，每每痛切陳詞，謂非統一國家，集權政府，必不足以圖存，亟宜軍民分治，編遣軍隊，整理財政。同僚皆為感動，囑宋擬一大政方針，以便提交參議院討論。詎料擬定後，閣潮已起，只好跟着唐紹儀一同告退，該項施政計劃，遂因人事關係，胎死腹中。綜計宋任農林總長，不足三個月，其所設施：如設置農藝林藝、畜牧試驗場、農政講習所，特派專員前往奉天吉林，實地調查林產，制定各級林務墾植漁政機關組織，均已畧具端倪，惜為時甚暫，不能賡續有成耳。

民國元年八月，同盟會改組，擴大為國民黨，宋氏為籌劃最力之主持人，以僅次於孫黃之票數，膺選為理事。一向與同盟會立於反對地位之時報記者黃遠庸，亦讚宋氏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之功，至為偉大，為中華民國歷史上不可磨滅者。宋氏曾在民立報刊佈一書，對那些造謠生事，挑撥他與孫、黃感情的人，深表嘆憾，以謂時事孔艱，非有强大眞正的政黨，作為中流砥柱不可。而强大眞正的政黨，尤非社會扶持，各黨互相獎勉，不能成立。各黨政見儘管不同，然總不宜猜忌離間，日望敵黨之不發達。誠以政黨須有道德，平心靜氣，以研討國是，直到對政府的監督方法，使為强固有力之內閣。

這些話，是何等光明正大，語重心長。

（三）袁世凱陰謀篡國，急欲修改憲法

民國臨時政府的約法，規定總統權力，僅擁虛名，不負實際行政責任，這對野心勃勃的袁氏，自屬不利。故於政黨內閣的主張，尤為不滿，袁氏在民立報有一段談話：

「余意吾國現在情形，超然內閣，政黨內閣，均不適用，盍以人才缺乏，如專取某一政黨或超然無黨派之人，斷不能成一美滿之內閣，故余純從人才着眼：……必待若干年後，民國基礎鞏固，政黨組織，漸臻健全，吾亦歸老林下，方可擬議於此：……須知組織內閣，大非易事，約法上規定大總統任免國務員，必得參議員同意，然一經參議員否決，則名譽喪失，人亦何苦輕於嘗試：……」

袁氏所言主旨，不外下面二點：㈠在位一日，絕不容許政黨內閣之出現，㈡所謂「只問才不才，不問黨不黨，」仍是强調混合內閣的形式，意在互相牽制，以便他的操縱自如。

當俄蒙協約成立，袁更借此大發牢騷，申言「俄蒙事件，早經料及，非大總統不負責任，無法行使權力。將來能否達到廢約的目的？完全要視修訂後的憲法如何，若為弱國亡國憲法，雖才力勝余十倍者，亦無能為役，此後當為全國利益制定憲法，不當為防閑一人制定憲法，當思為總統，政府辦事地步，不當為防範約束而使之無所能為，故制定憲法，必須取銷防禦主義。」

所持理由，似亦娓娓動聽，然司馬昭之心，識者早已知其不忠於民國矣。

（四）大選揭曉，宋氏遭禍

宋氏自一九〇四年東渡留學，及武昌起義後返國，奔走南北，至是恰爲十個年頭，因於元年十月十五日，國民黨參議員會甫告成立，即南下回湘，看看垂老的母親和貧病操勞的妻子，他的兒子，離別時才三歲，現在已有十二三歲了。相見之下，不禁悲喜交集，在那短短的家居時期中，宋氏日與故人稱觴壽母爲樂，頗有倦鳥歸棲之感。但京中函電交馳，促其出山，同時，國內險象環生，國會大選，雖已揭曉，在他的縝密部署下，國民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然孫先生時已赴日，領導中心，便完全落在他與黃興等人的身上，亟應如何準備，以迎接大選後的新形勢。

他自長沙起程北上，沿途發表演說，公開指摘袁政府的顢頇無能，如對俄蒙事件，英侵西藏事件，以及日本的着着進逼，袁政府均以模稜敷衍了之，欲以萬難收拾的局面，貽之後人，實屬罪無可逭。且再三強調內閣制的精神，超然混合，均有流弊，辭氣之間，隱然以多數黨之閣揆自命，而當時最有資格競選總統之人物，除孫先生與袁世凱外，就要推黃興與黎元洪了。孫黃自退出政府，高蹈下野後，即宜籌終身從事社會建設，發展民生工業，不願置身權位。故一般謠言，謂其欲[illegible]代袁，宋之[illegible]日入北一[illegible]，也[illegible]的話：「袁不北推袁，南推孫，嘿默然想最爲癡呆脆弱之第三者——黎元洪。」

章太炎自定年譜亦云：「袁既就職年餘，漸恣肆，克強甚畏惡之，因正式改選總統，余謂宜推黎公……會遯初亦與黎公成言，或言其有所要挾，機事不密，三月盜殺遯初於上海，黎公以遯初死，懼及己，益凜慄。」證以後來黎元洪的推讓電文：「嘗與海內人傑妄自比附，沉機默運，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項城；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雖未明言推袁，已有怯而退讓之意，可見總統選舉前的惡劣氣氛。又劉厚生張謇傳紀：「宋教仁以袁之勢力，只能達到黃河流域及大行山脈各省，此各省之生產數字極微，決不能供給袁政府之軍政費，如向五國銀行借款，必須以全國鹽稅作抵，假使國民黨所控制之各省，對袁不侵不叛，使之無所藉口，用兵統一，則銀圓借款必不能成，不出兩年，袁將以財政困阨不能支持，而自動倒台，不煩國民黨之討伐也。故宋氏極力反對大借款以鹽稅作爲擔保。」

此說雖不見於史家記載，要亦不無可能。總之，袁之殺宋，第一，是由於國會人數，國民黨已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宋必出任國務總理，在他們掌握的閣權下，袁必不能逞其野心，第二，如黃宋協力擁黎，黎之當選成份，自比他較有把握。因此，只要除去宋氏，政黨內閣，既不可能實現，軟弱恇怯的黎元洪，亦不難威脅就範，使爲己用，於是就在宋氏摒擋北上的那一天，被兇手應夔臣、武士英制殺於滬寧車站，幕後主使者爲洪述祖、趙秉鈞，而眞正發蹤指示的，則是高踞新華宮的袁大總統。

宋氏死後，袁之總統夢皇帝夢，果然按步就班，密鑼緊鼓地搬上舞台了。

（五）袁世凱架誣陳英士，案情因而大白

袁既殺宋，圖掩飾國人耳目，一口咬定是陳英士所爲，上海的袁系報紙，更捕風捉影，雷同一辭，北京國務院檔案袁氏對宋案的聲明云：「宋在南方，主張袁爲總統，而己任內閣，陳英士一派深忌之，黃亦厭其不舉己爲總統，且疑其爲親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應本陳之舊部，武又黃之私人，適洪述祖因宋爭內閣，恐趙不能安於其位，欲敗宋之名譽，以全趙之位置，託應求宋劣蹟，應以之告陳，陳乃利用此事機，假應武之手以殺宋，而歸其罪於中央……」極盡狡賴誣衊的能事。

英士聽了外面這些謠言，便馬上找到爲他做情報工作的上海電報局局長吳佩璜，在袁與上海往來的電報中，居然找得了線索，並於武士英應夔臣被捕後，在其寓所搜獲各方文電甚夥，經由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公佈，如第十八件應夔臣致洪述祖電：「梁山（宋）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夔。」「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夔。」於是案情因而大白。不過，國民黨內部，當時也不免授人以可乘的口實，如馬君武的輕躁褊狹，在宋迎袁南下就職鎩羽而歸時，就遭受他的毒罵毆辱。甚至在宋死後，馮自由在他所寫的「社會主義與中國」，還指宋爲熱中爲忘本。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亦指宋爲革命黨第一罪人。不知他們是憑着什麼邏輯，什麼特權，對黨國先賢，可以任意誇說，若使陳英士不爲謠言刺激，奮身而出，迅速破案，吾恐袁世凱將要怎樣地躊躇滿志，竊竊自喜道：「吾計已售，果如天衣無縫也。」

後來武士英移送華署監獄，仰藥自盡，應夔臣則越獄潛逃，自恃刺宋有功，赴天津謁趙。趙電告袁，袁令其來京，甫至津門，即有一人自稱王滋圃，奉總統令來迎，應方喜出望外，不料腦後一槍，應聲而倒，警察以有總統密令，不敢逮捕，竟任其揚長而去。趙聞應之噩耗，內不自安，因託病請假，袁派醫佯爲療治，服藥後，即暴斃。此一干人犯，除洪述祖，因其妹是袁之姨夫人，沒有遭到同樣的命運外，大都不得好死。袁世凱的手段，雖然夠狠夠黠，而欲殺人以滅口的窘態，亦夠可憐可悲了。

（六）世變滄桑，園林寥落

宋氏遺體，葬於上海閘北，名曰宋園，園中建有銅像，作側坐深思狀，碑面由章太炎篆額，于右任撰書銘詞。詞曰：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爲直筆乎？直筆必僇；爲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不幸戰亂頻仍，又經二十一年「一二八」日軍侵滬之役，木石早圮，衰草荒烟，誰復省此一代偉人之靈蛻所在？雖然他的功勳，仍永存於國人的哀思崇拜中，但政治上的紀念丞嘗，卻是因時制宜另有作用的一回事啊！



空中騎刧與反騎刧

天涯客

自從世界上有了一手高舉着「語錄」，另一隻手高舉着炸彈的「巴解」以來，坐長途飛機，實在是一件碰運氣的事。如果更碰上有兩三個阿拉伯人，夾在旅客中間的話，許多神經過敏一點的人，就恨不得馬上要退票了。

上次我過中東的時候，在黎巴嫩的京城貝魯特，上來了幾個落腮鬍子加上鷹鈎鼻子的阿拉伯人，空氣馬上就緊張起來了。一個坐在我旁邊的神父，一面急急慌慌地把聖經拿出來亂翻；一面忽然不歇氣地打起噎來。奇怪的就是：越打噎，他卻偏偏越要偷眼看那些阿拉伯人；而越看，他的噎打得也就越凶。——空中小姐替他端了杯水來喝。後面坐的一位大肚皮的美國佬，馬上就把頭鑽過來，輕輕地問了一聲：

「你有安眠藥片嗎？」

「這，我們可沒有。」空中小姐抱歉地說：「你需要它來休息一下嗎？」

「倒不是我要。」那個美國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後又冲着那幾個阿拉伯人的方向，做了副鬼臉道：「我的意思是，你要真能給這幾個親愛的狗蛋，幾片安眠藥吃，我們也許就能寬寬心心地飛到下一站了。」

自從那些欺軟怕硬的「巴解」英雄們，一口氣炸毀了四架巨型噴氣式客機以後，從前連對「假期天氣」，「女子胸圍」，「小腿圓度」，「核試驗輻射塵」這一類稀奇古怪的「保險對象」，都從來沒有皺過眉頭的大保險公司們，現在卻忽然對巨型客機的保險踟躕不前了。原因也很簡單：光是「巴解」在埃及和約旦機場上引發的那四顆炸彈，就炸掉了倫敦、美國、西德幾家大保險公司五千多萬美金的「賠償費」。

這些在炸彈中毀了的豪華客機，都是保了「兵險」和「綁票險」的。每一架波音七〇七式或是道格拉斯八式，通常都要保到七百五十萬美金以上。最新問世的波音七四七式，當然更貴，首先使用它的泛美航空公司，順理成章地要保它兩千萬美金。不過，倫敦那些保險大亨們認為：在「初期試用」這種新型機的時候，「不便無條件地跟着冒險」，所以只肯「承保」百分之六十。賸下的九百八十萬美金，就完全由美國政府手裏的一個「發展波音七四七型機基金」，一古腦包下了。可惜，問題也就在這個地方，當泛美公司的保險專務處長威廉費飛到華盛頓去「求索」那九百八十萬「賠償費」的時候，他才發現那「基金」全部可以拿出來賠的錢，還沒有超過十六萬美金。

泛美航空公司，去年的貿易總額是十億美金，生意這麼好，還是賠了錢，收支中間的赤字，將近兩千五百萬美金。所以，在它訂購的那二十四架珍寶式波音七〇七型機裏，有十架其實是和它一貫來往的萬國寶通銀行與「製造家漢諾威信託公司」合購下來的。然後再由它們轉租給泛美航空公司使用。據說：那架被「巴解」用炸彈「解放」得粉碎的波音七〇七巨型機，實際上就是從銀行裏租來的東西。

計劃在今年年底以前，正式使「珍寶式」飛機參加客運的大航空公司，還有德航等七家。它們現在最傷腦筋的問題，就是保險。保險公司雖然願意負責「賠償」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但卻預先聲明：「兵險」和「綁票險」，是不包括在內的。就連一向最大膽的倫敦勞合保險公司，也只肯承保機價的百分之六十。



歐洲報紙上的漫畫：「廣播機：這是機長在向你們講話，誰敢動一動，馬上腦袋開花。」

「德航公司」在這方面，很值得驕傲。「勞合保險公司」居然破例地替它承保了百分之六十一（比別的航空公司要多百分之一），德國的保險公司承保了百分之九，瑞典的保險公司承保了百分之四，加在一起，一共是百分之七十四。賸下的百分之二十六，只好自己負擔，完全要碰運氣了。

在保險費上，這些大保險公司，也馬上採取了「見風漲」的政策。在短短的幾天之內，一口氣漲了許多倍。例如：德航公司的全部波音式客機的「兵險」保險費，直到「巴解」大炸特炸客機以前，每年只要十萬美金左右，現在卻漲成了三百五十萬美金，整整比以前提高了三四十倍！

當然，另外也有一些保險公司，在想盡方法，利用「巴解」的騎刧客機，來開闢新的財源。例如：倫敦的「伽仃」是家交易保險公司，就從今年九月起，開始了一種新的「空中綁票」保險，負責賠償所有的「精神損失」，「收入損失」，「綁票期中的每日用度」。——每個交了二元五角美金保險費的旅客，如果一旦被「巴解」在空中綁了票，被綁一天，就可以從保險公司拿到一百二十塊美金的賠償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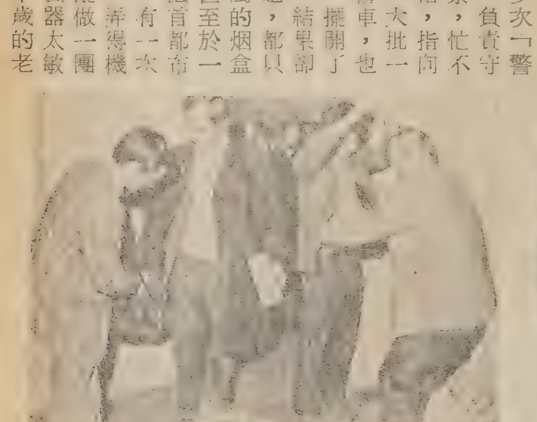
每一家航空公司，當然也都在上天入地，想方設法來防止「空中騎刧」。據美國的「聯邦民航局」報導：專家們已經擬定了一百多種預防的辦法。可是，能夠稱為「百發百中，萬無一失」的，連一個也沒有。

從去年起，他們就已經開始試用一種電子檢驗器，安裝在旅客們上機時必須經過的通道上。從理論上來講：是沒有一個帶武器的人，可以迯過去的。然而，事實上，幾乎每有兩個人走過的時候，這個儀器就會發生一次故障，或是失靈。原來凡是任何金屬的東西，哪怕是一把鑰匙的話，都會改變它的磁場，使它因而發出「警報」來。

因此，有許多次「警報」大鳴的時候，負責守衛機場的武裝警察，忙不迭地把手提機關槍，指向旅客們的胸前；一大批一大批應聲來援的警車，也紛紛地馳向機場，擺開了一副廝殺的陣勢。結果卻忽然發現整個問題，都只不過出在一個金屬的烟盒，一隻照相機，甚至於一隻金手鐲上。比國首都布魯塞爾的機場上，有一次發出了「警報」，弄得機場上鷄飛狗走，亂做一團。原來是電子檢驗器太敏感了，兩位五六十歲的老太太，為了要讓腰身好看一點，每人都在衣服下面穿了一付鋼骨的「橡皮兜肚」。誰知道就是這幾根鋼帶子，惹得一百多個警察白忙了一陣。為了彌補這種儀器的缺點，有經驗的心理學家和技術專家們，還把一些「空中騎刧者」外表上的種種徵象，羅列在一起，以供機場檢查人員們做參考。只是在碰見了形跡可疑的旅客的時候，才用電子檢驗儀，來把他仔細地查一下。此外，還有所謂「嗅覺式」和「分光度」式的檢驗儀器，大致上，效果也和電子檢驗儀差不多，「虛驚」和故障，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有時倒遠不如道道地地的「抄靶子」、「搜身」來得可靠。

在西德的法蘭克福空港，每一件行李，都要由旅客自己提到一個電子[illegible]。[illegible]的，經常是一個[illegible]手道，又能[illegible]著眼開槍的「安全衛士」。他的左輪槍就插在褲子口袋裏。

必要的時候，經過中東的旅客們，在上飛機的路上，他們的巴士，是由兩個全副武裝的「邊防軍」，坐在一輛「野戰吉普」車裏，一直護送到飛機門邊的。


法蘭克福機場的「抄靶子」


倫敦機場對旅客的電子檢查裝置

布魯塞爾機場對旅客的檢查

以色列航空公司，一向是「巴解」最重要的目標，所以，它也戒備得特別嚴密。所有的空勤人員，現在都要受很嚴格的「肉搏」訓練。每一架班機中，都至少要有兩個化裝成旅客的「保安人員」。除此以外，飛機上所有的重要部份，也都加裝了防彈鋼板。「巴解」要想用兩三個人來刧一架以色列的飛機，大概是很難的。因此，努力學習着和靈活運用着「語錄」的那些「巴解」們，現在又改變了他們的戰略。與其冒險去刧飛機，何如花幾塊錢郵票，讓它自己在空中爆炸？

在寄往以色列的郵包中間，已經不止一次地發現過炸彈。有一次，有一顆炸彈在半空中爆炸了，幸虧破壞力不算太大，駕駛那架飛機的「澳洲航空公司」機師，也是一個飛行老手。所以，那架被炸壞了一些地方的飛機，還終於能夠安全地緊急降落在中途的機場上。所以，有些公司也已經開始用一種「低壓檢驗儀器」，來檢查郵包了。凡是裝有炸[illegible]的包裹，都可以馬上發現。

直到現在為止，擁有四萬七千名會員的「國際航空員聯合會」，還是堅決反對讓空勤人員帶槍。他們的理由是：即使帶了槍，也沒有功夫抽出來；即使抽出來，也不能開槍。——誰都知道：在飛機裏開槍，十有九次，是會導致飛機失事的。正像他們的聯合會主席查理・傑克森說過的一樣：「寧可根本停掉空航，大家不坐飛機，去坐輪船，也絕不能讓飛機上的空勤人員，開始帶槍來自衛！」

他們認為：唯一的有效辦法，就是在「騎刧」發生後的二十四小時之內，對那些直接間接支持和掩護「巴解」的國家，實行徹底的航運杯葛。使它們在一晝夜之間就完全失掉了和世界各地的空中聯絡。這種辦法，既用不着成千成萬的「海軍陸戰隊」來幫忙，也不必調動什麼「航空母艦」或是「原子動力潛艇」。而它的效果，卻可能出乎意外地大。然而，「巴解」一向有着一種「亡命之徒」的作風，對它的駐在國的「空中聯絡」，也許並不會太關心。——問題就在於：那些國家是不是會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來逼着「巴解」放棄它的恐怖活動了。



李烈鈞自承抬轎佬

胡實

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的雲南起義，原以粉碎袁世凱的帝制迷夢爲目的。其實當年反對袁世凱由民國總統變洪憲皇帝，而比雲南搶先廿天發難的，憑推國民黨人陳其美、蔣中正（那時稱中華革命黨），在上海策動的肇和兵艦起義。可惜規模太小，失敗太快，所以不及後起的雲南響亮。雲南起義的核心分子，除了以超然派自居的唐繼堯，袁派倒戈的任可澄，進步黨黨魁梁啓超的高足蔡鍔，和另一進步黨人戴戡外，還有國民黨的方聲濤，李烈鈞，呂志伊，羅佩金，和他們在雲南兩師一旅正規軍與四十營警備隊中，散佈的大批中下級幹部。可說是集當時雲南各黨派俊傑，組成的一個討袁聯合陣線。

如果認爲雲南起義，著有再造共和的神效，應該算是討袁聯合陣線的共同功勞，絕非唐繼堯或蔡鍔所能獨霸。過去北洋軍閥政府，爲了安撫西南疆吏，對雲南起義那天，故意裝成重視模樣，既列爲公衆假期，又規定懸旗紀念。到了國府定鼎金陵，頭幾年還援案辦理，西安事變以後，就無人重提雲南起義，另慶民族復興去了。這樣的改北洋已成之史，翻軍閥既定之案，可說是國府的大膽嘗試。

國府廢止紀念雲南起義前，筆者曾在南京訪問鄉賢李烈鈞（協和）先生，探詢當年昆明花絮。蒙告內幕珍聞甚多，當在中央社撰稿發表。聽說抗戰後期，先生在重慶也曾以同樣內容，語黨史主編張公溥泉，並經記錄存卷。前後情節相符，諒非虛構。先生謂起義時，相約歃血爲盟，預聞須宣誓擁戴蔡鍔，故未參加。因我們國民黨人，只知擁戴孫中山先生，決不改志擁戴進步黨徒。但是討袁的檄文，依然係由先生早託粵人鍾動所草，遂請唐、蔡採用。

起義軍名稱，依蔡意原爲共和軍。經先生反對，改爲護國軍。蔡任第一軍總司令；先生任第二軍總司令；唐任起義後的雲南都督，兼第三軍總司令。蔡軍指向川黔，出征在前。臨行張貼佈告，留別三迤父老。文內有云：「掃境內所有之甲兵，以屬之我。」唐看到太爲不滿，指蔡跋扈，目無都督。從此不肯竭力支前，陷蔡於彈盡援絕困境。

先生雖受推組軍，遭進步黨破壞，遲未實現。雲南軍界耆宿黃毓成（舊同盟會員），察悉唐對蔡信任動搖，乘機進言：都督如欲坐轎子，兩足快抑四足快？唐問何謂？黃曰：蔡鍔帶兵出滇，祗一人揹，兩足走，慢而不適。何不令李烈鈞也帶兵出滇進攻兩廣，則兩人抬，四足走，快而更穩。唐聞言太悟，才撥兵交先生成軍出發。先生自稱在雲南起義中所扮角色，只不過一個抬轎佬而已。

文壇小掌故

周作人二三事

慶餘

知堂老人誕生之後，其堂叔自外歸，見一白髮老翁立堂中，轉瞬已杳。後來以訛傳訛，便把這白頭翁說成老和尚，說他是和尚轉世。雖然他自己並不相信，可是他寫「五十自壽」詩，卻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之句，似他對此迷信，亦頗陶然自醉。

周作人本名櫆壽，行二。長兄魯迅，本名樟壽。三弟松壽。所謂樹人、作人、建人，皆字也。作人有妹名「端姑」，因生天花，未及週歲而夭。作人幼時，同端姑嬉戲，他看見她腳上的大拇趾，生得肥美可愛，便不禁咬了它一口，疼得端姑大哭起來。妹妹的天花，是受了他的傳染，他後來好了，妹妹卻死了。

知堂老人以散文名，五四時在「新青年」發表的新詩「小河」亦曾膾炙人口，有「過去的生命」詩集出版，古文造詣極有根柢，只憾不能寫小說。少年時，因其祖父繫杭州獄，他到杭州探視，住在花牌樓，愛上鄰居姚家乾女兒。後來他追敍道：「她本姓楊，家住清波門頭，因爲行三，人家都稱她作三姑娘，姚老太太便叫作『阿三』。她不管大人們的糾葛，常來這邊串門，大抵先到樓上去，同潘姨太太搭訕一回，隨後走下樓來，站在我同僕人公用的一張板桌旁邊，看我影寫陸潤庠的木刻的字帖，我不曾和她談過一句話，也不曾仔細的看過她的面貌與姿態。」然而他卻愛上她了，他承認她是在他性生活上第一個人，是他對異性戀慕的第一個人。後來三姑娘患霍亂而死，他很想寫一篇初戀的小說，來紀念這一段情，可是終其一生，寫來寫去，都未能成篇。——誰能指出，在他的著作中有小說呢？到他於抗戰勝利後繫南京老虎橋監獄時，曾有感念舊事的「往昔」詩三十首，其中有紀念楊三姑的幾句：「隔壁姚氏嫗，土著操杭語。老年苦孤獨，瘦影行踽踽。留得乾女兒，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門，隨意自來去。天時入夏秋，惡疾猛如虎。婉孌楊三姑，一日歸黃土。」

散文寫得絕佳，卻不會寫小說，也是怪事。

周作人在北京時作文曾書其居爲「苦雨齋」。一日，北新書局一位小夥計問章衣萍：「不是很久很久不下雨了嗎？爲什麼周作人先生的齋還叫『苦雨齋』呢？」

胡適之先生反對中醫，但他生前患腎臟炎時，卻爲名中醫師陸仲安治愈。知堂老人聞之曰：「就是中醫醫得好病，我也絕對不請教中醫。」其實是知堂夫人羽太信子乃日本人，無論大小病，都要請教日本西醫，懾於閫威，故亦樂得說此漂亮話。

波蘭工人怒吼了

共產黨認爲資本主義社會剝削工人，因此要革資本主義的命，實行共產主義。共產國家由工人當家作主。這美麗的謊言，騙到世界上千千萬萬的工人，他們居然都要跟共產黨走。

事實如何呢？共產主義國家的工人受到的剝削，甚於資本主義國家。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有罷工的自由；如果共產國家工人罷工，便有砍頭的危險了。

但，共產國家的工人畢竟怒吼了！波蘭在波羅的海的三個港口，工人們抗議物價高漲，薪金低微，生活條件不佳，發生十四年半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暴動，由數千工人領導，攻擊當地共黨總部、電台及其他建築物。

爲了情況惡劣，波蘭軍隊出動坦克，才把亂事壓平。波蘭總理西朗基維茨以及隨同他到波茨南的幾個部長，在廣播中祗有承認工人生活困難，並且保證盡力改善，以息民憤。

在東歐共產國家中，波蘭算是情況較好的一個，人民比別的國家自由，女孩子可以隨心之所喜，穿上迷你裙，青年伙子也可以蓄鬚留髮。但這些「自由」，比起西歐還有一大段的距離。尤其他們的生活，雖說已經改善，但和隣近的丹麥、瑞典及西德一比，便有天淵之別。他們不滿現實的情緒，自是不可喩言。

當一九六八年捷克自由化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華沙學生也會進行大規模示威，要求言論自由，但當時便有數百人被捕。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人民十分可哀，當家作主的工人，也不見得好過。共產國家的人民不斷要求改善生活，他們緬懷過去的豐裕日子，不求比從前更好，祇求能回復舊日的生活，於願已足。但，以東歐共產國家人民與我們大陸同胞生活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波蘭人尙且受不住，如果叫他們過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他們會怎樣？

英國青年的墮落

一向講紳士風度的英國人，戰後二十幾年來，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年青一代，腦子裏早已沒有「道德」兩字存在。

有人說，這是因爲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人死亡無算，剩下的孤兒，失於敎養，社會風氣因而大爲改變。今日，英國唯一在世界上有地位的東西是新潮音樂，過去的有披頭四，今日有湯鍾士，他們的歌聲，都瘋魔世界，也許，這是戰後英國獨一無二的「成就」了。



要找個例子說明英國年青一代的墮落，俯拾即是，隨便那一天報紙上都可以找到這類新聞。北歐的瑞典、丹麥，這些國家的青年男女雖實行性解放，可也比不上英國青年的下流。

據倫敦「每日郵報」載稱：伯明罕有些年在十四五歲甚至只有十一歲的學校女生，竟然當娼賣淫，賺取大量金錢。這不能說不是駭人聽聞的事！該報引述這一個英格蘭中部工業大城市的一位市議會議員的話說：那些雛妓常常是在鴇母的控制之下的。

該報又說：「有時這些『學校神女』竟公開的在校內廣場接客賣淫；而班中的男同學則替她們『把風睇水』，實行分工合作。」

有些女生的父母發覺自己的女兒竟然有錢購買昂貴的衣物感到十分詫異。該報的文章說：「那些自甘作墮溷花的女學生，承認從當妓女接客中，賺得了數百鎊的收入。」

學校變成妓寨，男學生睇水扯皮條，這究竟是一些怎麼樣的學校？

學生入學，原本是要學得一門謀生技能，賺錢生活；但她們懂得拿女人的「天然本錢」來作謀生工具，那麼，她們就會覺得讀書沒有用，讀到大學畢業，未必有她們接客那麼好的入息。她們對吸收性經驗有興趣過學幾何代數，於是，這些學校，可能逐漸成爲性學校了。毛澤東會說過「讀書無用論」，這理論正給這班英國小鬼活學活用。

英國青年的風氣如此，希斯鎮日希望「大英帝國」重振起來，有甚麼辦法呢？

萬人傑

聞拍賣幸運車牌

有錢人不只玩汽車，而且玩汽車牌。一個特殊的號碼比一部名貴汽車更威水；同時如果有一部名貴汽車而沒有一個好號碼會使人覺得大爲失色。因此之故，一個好號碼，有人肯出重價購買，買一個牌的代價，有時已夠買一部錢七車。

更有些濶佬擁有多部汽車，要給它們找上一套號碼，比方他有一部第十號，就找AA十，AB十，AC十，等等。這些人，多數錢太多，沒處化，玩玩汽車號碼過癮的。

有一位玩車牌朋友，在馬路上發現一個心水車牌，加足馬力追上，追了幾條馬路，終於超越前車，打手勢請他停在路邊，然後下車和他斟數。

當他表達來意後，那位車主微笑搖頭，表示冇得斟。朋友說：「你索價多少，儘管開口，我會使你滿足爲止。」

「多多錢我都不賣，我自從有了這車牌後，財源廣進，人口平安，這樣的車牌，你給我一萬元，我也不會讓給你。」

也許因爲這種人不少，因此香港交通當局有將「幸運號碼」拍賣的擬議。從「AR」「AS」「AT」中抽出「幸運號碼」一千二百個，舉行拍賣，價高者得，所得款子，撥充善舉。這是個籌款的好方法，今後不會有人拿到「幸運號碼」後居爲奇貨，發一筆小財；一千二百個「幸運號碼」，相信會換來大筆款子；且用競投辦法，出錢的人花了錢也可以出風頭，比較平日白買個車牌好得多，相信此舉一定爲玩車牌的濶佬所歡迎。

另有一位朋友卻最反對「幸運號碼」。他說，所謂「幸運號碼」，即是易記的號碼，比方三條一，三條二等等，這種車牌雖夠威水，但若有甚麼行差踏錯，交通警察一目了然，無可逃避。如果你的車牌是個難記和容易弄錯號碼，你就有很多機會可以逃過麻煩。爲甚麼「I」「O」「Q」等字不編入車牌？理由就因爲它們很易看錯是一或〇。

收買佬的悲哀

報載：一位五十四歲名叫葉明日的收買佬，肩挑兩隻竹籮，在街頭高呼「收買爛銅鐵、舊報紙」；被警員看到了，認爲那是違法行爲，馬上把他拘捕。日前在西區裁判署提堂，被罰五元，罪名是「當街呼喊具招徠收購目的」。

看了這段新聞，心中不禁感慨萬千，賣油郎不懂香港法律，不敢妄加批評；可是事實上收買佬當街吆喝收買舊物，許多年來都是如此，若謂違法，爲什麼過去不加干涉？直到今天才如大夢初醒。

賣油郎卅年前在大陸時，曾聽到一位警界朋友說：「警察如果想找人民的麻煩，簡直易如反掌，對任何人都可以『依法』拘捕他一個月。因爲『違警罰法』中有一條『放蕩無賴、行爲不檢』的罪名，可以拘留十五日；『妨害公務、咆哮官署』又可拘留十五日。一個人被警察以『放蕩無賴』的罪名拉進警署，心裏自然不服，至少要高聲抗辯或大吵特吵，於是兩罪併科，便可拘留他一個月了。」

這例子只是研究上的假設，自然沒有誰這樣仗「法」欺人。不過，如果有人故意吹毛求疵，「認眞」執行，也有法律根據。果眞如此，無辜的小民便遭殃了，他們將要動輒得咎，這叫做「刑罰不中」；孔子說：「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此事發生後，連見多識廣的報紙佬也大感詫驚，所以標題說：「收買佬當街叫喊，原來亦係犯法。罪名十分古怪。」既感古怪，當然是不常見的罪名。但當街呼喊的小販多得很，不止收買佬一行，如賣零食的、賣臭豆腐的、劏刀磨鉸剪的……因爲這些博取蠅頭微利的小販，不可能有一固定營業地址，除「叫賣」外，沒有別的招徠手法，而且這手法也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試問不如此叫他們怎麼辦？收買佬這一行看來雖是微不足道，可是他們對社會的供獻卻非常大，香港英女皇御准賽馬會雖然比它濶千萬倍，但是論起對市民的供獻來便比他們差多了。半年不賽馬對市民的生活毫無不良影響，如果收買佬罷工一個月，全港九要增加多少噸垃圾？衞生局的工作又要加重多少倍？收買佬被罰，不止是收買佬的悲哀，也是窮人的悲哀，更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有詩嘆曰：

一、官吏生來爲保民，如何刑罰亂加身？
律繁法苛豈爲貴，劉季三章滅暴秦。

二、郅治由來不用刑，成康文景久知名；
而今法似牛毛樣，刦殺仍如春草生。

三、不教而誅是虐民，法條誰識蟹行文？
中文若可比英語，

聖誕節的聯想

北風漸緊，鹿車漸近，笑逐顏開的商人，老早就掛起飾燈，迎接一年一度的「財源廣進」的日子，習慣於洋場生活的人，而今正奔走忙碌，趕去排長龍寄發聖誕卡。這教我感到「佳節」將臨，歲之將暮了！

然而我卻無須忙於寄聖誕卡與安排聖誕節目，因爲我的朋友不多，熱衷於寄聖誕卡的朋友更少，免得我「禮尚往來」。而且我根本不相信世間有什麼救世主，雲端有什麼上帝。因此對着這個令大家都忙碌的節日，自己竟是無事可做！難免要感到有點兒滑稽和無聊。尚幸在「無聊」之餘聯想起了：「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而今豈止是「遲遲歸」，簡直是「母問歸期未有期」，於是「無聊」滑稽也變成悲戚惆悵。河山依舊，家國俱在，卻是歸不得。慈母垂老，朝不慮夕，卻是未奉侍左右，教人怎能不倍感黯然！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而今慈母手中縱有針有線，該是「巧婦難縫無布衣」！寄四五碼布回去吧！夾在等待寄發聖誕卡的人龍中寄一個小郵包吧！可是寄出之後，反而感到加倍的難過，無限的羞愧，因爲郵局門口，蜷伏着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她的面前鋪着一張告地狀的紙，一個生着銹的鐵罐放在紙上，裏面有幾個硬幣，她根本不抬起眼睛來看路上的行人，和施捨銅幣給她的「恩人」。可是嘴唇卻在不停地動着，不停地呢喃着，頭也在不停地拜着、扣着。大腹便便的紳士走過去，仁慈地擲下一個銅板，噹！高貴的小姐們經過，也仁慈地擲下一個銅板，噹！噹！噹！施捨的銅板敲打着生銹的破鐵罐所發出的聲響，震痛了我的耳膜，敲痛了我的心。因爲我聯想到，聯想到自己的母親，母親眼巴巴地期待着盼望着，盼望郵差給她捎來一個小郵包，裏面只不過幾碼布，或者是幾瓶藥丸的小郵包。那種期待的神情與老丐婦此刻的神情該是十分地相似的吧！

乞丐的問題，我一向以爲是社會問題，絕不是擲下一個銅板就能解決的。絕不是擲下一個銅板就算盡了責任。因而對於如此這般的施捨，一向不以爲然，對於那些擲下一個銅板就認爲自己做了善事，積了陰德的人，我一向是報以冷笑的。可是而今，自己卻不自覺地把母親當作乞丐，母親的生活，母親的痛苦，難道是一個小小的郵包所能解決的？寄了一個小郵包回去，寄一百幾十元回去難道就算盡了做兒子的責任？難道就可以心安理得？我感到羞愧，我感到負疚。但願在大家都快樂的聖誕晚會上，我能夠忍住眼淚，不哭出聲來！阿門！

【附】：一六四期「扠」着脖子的「扠」字，誤植爲「义」字。中共目爲的「爲」字，誤植爲「的」字，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眼兒媚——我國女傑紀玫裏

元。日本銀行的職工，可以獲得年終花紅十萬日元，相當於港幣一千六百多元。各大鋼鐵廠也宣佈，年終賞金每人三十萬零五千日元至三十一萬五千日圓，相當於港幣五千之數。普通一般行商的職員，也可以獲得四五個月的年終賞金。光是日本鋼廠所發出的賞金，就是二千二百四十萬港元。

日本這個民族，我一向認爲他們器量狹小，做任何事出手都不高。凡是到過日本的，都會覺得他們只不過是中國的一些小模型。可是現在的日本人目光遠大了，他們知道要在「分配」問題上杜絕一次流血革命，非使窮人富足不可。富人要想有安全的生活，非與窮人共存共榮不可。所以戰前的日本，只出一些廉價劣質貨，向落後地區傾銷，收穫既有限，那能提高工人的生活？而戰後，他們已從「將價就貨」的辦法一變而爲「將貨就價」。

在這種情形之下，除非他們的貨物沒有銷路，否則一定把工人的血汗也加在裏面。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市場上的日本貨，比歐美的便宜不了多少，這就是因爲他們必須照顧工人的緣故。反看香港的工商業家，不論什麼時候都記得香港是用廉價勞工賺錢的地方，他們的同胞是一批能忍辱負重，像牛馬一般驅策而不出聲的人。因此他們永遠記得如何在工資上打算盤，出品的利潤有低到價格的百分之三者。

香港工商業家應向日本工商業家看齊

你到那些製造玩具的工廠去看看，那完全是同胞的血汗。一架塑膠汽車前前後後貼上四張裝飾的花紙，加上兩種零件，才能得到三釐錢。這也就是說，要做三四十個才能得到一角錢。你看看吧，這架汽車的身上，除了同胞的血汗，還有什麼是値錢的？

可是我得提醒一句，你們千萬不要以爲這是個殖民地，它的本質就是保護有錢人，很少釐訂有利勞工的法令。但是你們住在一個對分配問題最尖銳的地區的邊緣。你們自己不覺悟，沒有人會使你們覺悟。你們用紙包火，暫時沒有問題，多包幾張吧！

我以爲香港的繁榮與安全不是天賜的；繁榮是全體中國人的功勞，安全是由於地理上的機緣，不要據爲己有呀！

教宗剛來過香港，他是注意到這些實際問題的人，他說：「有錢人應基於博愛的立場，多照顧一下窮人。」

我說：「看看那個小器民族的榜樣吧，就算是十分之一也行。」

黃思騁

連番奪錦早無疑，劇創願相違；體壇奇瑞，國家崇譽，莫奈天欺！

舉其一如下：

「大凡抄襲，必是去抄襲別人那些非自己所能夠寫的佳作，一個有創作才能的人，自不會也不屑去抄襲那些自己也能夠寫的東西，如果他自己也能夠創作，又何必去抄襲？」

如果把抄襲喻作偷竊，把文偷喻作竊賊，上面的妙論大抵也可以拿來替竊賊辯護：「大凡偷竊，必是去偷那些非自己所有的財物。一個家財百萬的人，自不會也不屑去偷那些自己也能買到的東西，如果他自己也不虞匱乏，又何必去做小偷？」這番辯詞驟聽頗爲合理，是耶非耶？似是而非吧了！設使一個百萬富翁犯了盜竊嫌疑，被捉將官裏去，辯護律師若只憑這番妙論便想替被告開脫，我看法官及陪審員一定不會矇查查，就這樣輕易的判定被告無罪！因爲整個案件的主要關鍵在於偷竊的事實，如果證據確鑿，即使被告如何富甲四方，也要被判罪名成立。竊匪的銀行存款多少，擁有物業若干，都不能推翻偷竊的事實。

言僞而辯

遁詞知其所窮，那篇似是而非的妙論是經不起反詰的。試問：一個百萬富翁是否必然不可能成爲竊匪？又是否可以因爲他今日薄有名氣，、而斷定其成名以前必然沒有犯罪走私過？

戰國策：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竊疾也者，即所謂偷竊慾、偷竊癖或偷竊狂。如果因爲竊賊自己也有文軒、錦繡和梁肉便斷定他不會犯上偷竊罪，那就上了竊賊的大當！在下若碰上這種有偷竊狂的人，決不會因爲他家當甚豐，而去替他辯護，我只問他有沒有偷竊的事實，而不問其經濟狀況與銀行存款，不但如此，我還要查問他是否從前漏網的積犯，今日的文軒、錦繡和梁肉是否也是偷來的？如果是以偷竊起家，即使運用偷來的財物營商致富，則目前的文軒、錦繡、梁肉不但不足叫人羨慕，在下還會不客氣地鄙夷其人。如果有人目中只有文軒、錦繡和梁肉而罔顧偷竊的確鑿罪證，而強詞奪理替竊賊洗脫，那是無論如何不能叫人信服的。

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偷竊狂者眼中只有一時暴利，決不會計及日後毀譽，衣冠楚楚，衆目睽睽之下犯了偷竊罪，任是如何狡辯也不能推翻「攫人之金」這一事實。言僞而辯，適足貶之而已。

江城子



居心何在？

偶爾在圖書館看到一份刊物，名爲「自由之聲」，再翻閱內容，讀後使我感覺到：香港的中國青年並未完全「失落」！

我所看到的「自由之聲」是第二期，由港九自由文員會主編。從其所載的消息短簡中，知道該刊物是由青鋒文社任執行編輯，而青鋒文社的成員，大概就是由年青的一輩組成，因爲，青鋒文社消息的第一條謂：

「青年是時代的寵兒，爲肩負時代使命的先鋒。我們在文化救國的信念下，組織起青鋒文社，發揚先烈百折不撓，忠勇爲國的奮鬪精神，認識當代青年的責任，熱愛民族，效忠祖國，學習優良的中華文化。」

我也是青年人，讀了青鋒文社這幾句話後，更深切地認識到，滿腔熱血的香港青年還大有人在，假如我們能夠彼此互相砥礪，認眞地團結起來，發揚這種愛國精神，在香港滙成一股銳不可當的力量，對救中國的大業，自然有很大的助力。

衆所週知，香港青年具有愛國思想的並不多見，有愛國思想而有所表現的，更少之又少，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在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當青年人有愛國思想的表現時，即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指爲被「政客所收買」。青年人有的是一股滿腔熱血的正義感和愛國心，但其意志不免有時不能自我堅定，一受到別有用心的人的打擊，難免就會氣餒地退縮，更而寓精力於聲色犬馬，置國家大事於腦後。

青鋒文社的「時代先鋒」第二期出版不久，即被人警告及誣衊，說什麼「很明顯的，這份刊物（指時代先鋒）是由另一刊物作幕後支持，而這另一刊物則是接受政治津貼的。」

天啊！用「很明顯的」四個字，就硬生生地誣衊「時代先鋒」是由另一刊物作幕後支持，又硬生生地爲那在「幕後支持」的刊物製造成爲有「政治津貼」的刊物，這樣說法，不知能欺騙幾多青年？也不知是何居心？

這位不知是何居心的人還說：「宣傳」和「愛國」這個詞兒卻令我想到一些危險的聯想：例如「請君入甕」，「政治陷阱」等等。

我眞不明白，何以要把青年人本著良心去宣揚愛國精神硬說是「政治宣傳」？愛國有何不對的地方？這班意圖扼殺青年人的愛國心的居心又何在？

歷史告我們，當國家危難時，自有一班無恥之漢奸投機取巧地幹其出賣國家的勾當，今天也是如此，同樣地出現一班無恥無良之徒，大搞「超然王國」，使反共復國的大業，受到某種程度的阻礙，如果不認

聖誕

我以前對過年過節「莫」不關心，現在卻成了「漠」不關心，要不是早在月前便看到商店窗櫥的聖誕裝飾，和聽到對戶人家一早便播唱震天價響的聖誕歌曲，我恐怕就連這個節日都給忘了。

阿方並不是教徒，唸書時曾經接觸到不少天主教與佛教人士，兩教派的教義也前後聽過七、八年，無奈阿方冥頑不靈、俗不可耐，加上根性愚鈍、嗔癡未除，因此聽神父講解「道理」多年，始終未獲「聖寵」，聽法師們現身說法也未得頓悟的「慧根」，反而在教堂和「精舍」裏因爲沒有跟別人一起合什跪禱，鬧出連場笑話，被稱爲孺子不可「教」的頑固派。

雖然阿方教而不善，到目前還沒有宗教信仰，但有時也隨俗寄聖誕卡，撫心自問，我寄聖誕卡的理由不外下列三個：

第一，朋友先給我寄來賀卡，除非收到賀卡時已經過了截郵日期，否則阿方一定來而必往。這屬於被動性質，與其說是回賀人家，倒不如說是被逼「簽收」。我相信很多聖誕卡是在被逼簽收的情形下賣出的，否則每年花在聖誕卡上的金錢一定不會百倍於雜誌書刊，文化沙漠裏的書局書屋如果單靠售賣精神糧食，恐怕非關門不可。

第二，朋友中有久與阿方斷絕音問者，我會給他們寄出賀卡，這卻是主動而非被動。阿方懶於寫信，在談戀愛的時候連情信也沒寫過一封，遑論其他了！朋友給我寫信，我卻有愛接信不愛回信的怪癖，欠下如山信債，於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像欠了朋友一點什麼似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若不趁聖誕佳節胡亂寄點「公仔紙」以卡代柬，一勞永逸，恐怕朋友們會不知道東半球還有一個尚在人間的阿方，信債也永遠清不了！

另外，阿方有集郵癖，因此常趁聖誕節給遠在異域的朋友寄賀卡，老實說，阿方並非關懷他們在聖誕新年期間快樂與否，而是拋磚引玉，等待朋友投我一「票」，只要朋友不投空白票，勢必採取行動投桃報李，則異域郵局增加收入，本地郵差增加負擔，阿方的郵票簿增强內容，文化交流，一舉三得，何樂不爲？

說到「文化交流」，聖誕卡實在功不可沒，試看自從聖誕潮流東來，富有東方色彩的賀年柬便一直滯銷失色。而且單看聖誕卡這個「卡」字，便可見中英並用已由來如是，近來提倡中文合法化，阿方很懷疑「卡片」、「巴士」、「的士」之類究竟算不算是「合法中文」？聖誕卡除了讓教徒們彼此交換祝福，讓教外人士競學時髦，讓

如果別出心裁，運用得宜，還可以收到宣傳功效。

阿方教書的時候，每年總會收到數以百計的聖誕卡，全都是學生送的，孩子們應付學校的大小募捐已經被「剝削」淨盡，虧他們還有

青年之聲

名與實

我們常常講「世風日下」一類的話，這些話的意思很籠統，聽者只覺得有一種印象，很難把握。當要徹底了解一下何謂世風的時候，原本的概念就愈覺模糊，這其實是難怪的，因爲「世風」兩字所包含的意思實在是太多了。

例如「名與實」的問題，也是「世風」的內容的一斑。習慣上，我們要論及「世風」的時候，這個「名與實」的問題通常是很重要的部分。「世風」良好，務實的人一定多；「世風」丕變、下降的時候，務名的人必定反多於務實。故名與實，是相對的，此消則彼長。如將此理應用於人事，便是賢不肖的分野，也就是成敗利鈍的分野。

社會上的一切興發創建也是一樣，務名者衆，社會上便出現虛僞，迷妄的景象。因爲務名的人的本質是虛浮的，不切實際的。譬如我們要辦教育，務實的人便要認認眞眞地選教授，揀學生，訂課程，立進度。教授的質素，學生的程度，課程的深度，進度的速度，都要腳踏實地，一寸十分地去講究。尤其是出發點——動機的是否純正，更爲重要。務實的人，出發點是要教好學生，替社會培養出一批有用的人才，因爲教育的目的之「實」便在這裏。所以他能從出發點的正確，衍及到方法的正確，而獲得預期的成就。

務名的人，假如他要辦教育的話，他必定一開始就去計較利害，他也有一套「名實觀」，名是學名；是學校的名；也即是自己個人的榮名。實是實利；是學校的利；也就是一己的私利。故務名的人，倘若我們要去指正他的不當，他必要竊笑，因爲他私下裏認爲自己才是最務實的。

由於出發點夾雜了私意，所以選教授便要他名氣大於所拿的薪水。揀學生便要他們繳的學費多出於學校的支銷。訂課程便要只求外面響亮，不計內容。考進度便要一味求高，學生是否跟得上大可莫問。這個務名的結果便與務實的相反，也就成爲教育的成與敗的相反。

學生在學校學會了一套務名的本領，置身社會，結果使到整個社會都成爲虛僞的競技場，試想一個人皆以虛僞爲尚的時代，這個時代還能夠有眞實的進步嗎？

曾國藩曾經說過：「務實之心增一分，即務名之心減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矣！」所以他要以「忠誠」，以「踐履篤實」爲天下昌，後來的學者便承認這種做法是「移風易俗」的做法。中華民族除非永遠不作規復之想，否則仍然要回過頭來走務實的這條路！

雖然，「耕也，餒在其中矣！」實至自然名歸，乃當然之理，但卻非必然之事，世上亦有實既至而無名者，但眞正能務實的人是不暇去計較這些了。

穆然

我

方程

一來一往，以每張三角錢計，恐怕阿方會立即破產。我因此曾經頒下指示，勸諭他們不必爲了這玩意兒而勞民傷財。可惜學生們陽奉陰違，照送如儀，甚至學了名作家的絕招——匿名寄柬！數百張聖誕卡沒有可能一一保存，我只選了些學生親自繪寫的「非買品」留作紀念，其他便統統成了應時攤擋。一部份同事收了賀卡，卻儘在嫌美比多，據說收到賀卡的多寡可以看出「人心向背」，就只差沒有舉辦「個人卡展」！

校長以商業頭腦辦學，抓着聖誕卡狂熱，居然給他想出一個寓宣傳於圖利的妙法來。那年，學校忽然大量趕印聖誕卡，跟着公開強迫推銷，規定學生每名「認股」若干。雖然每張只售兩角錢，但積少成多，工於心計的校長平白撈了一筆，等於中了幾十個馬票安慰獎了！

由校長授意，美術科教員集體設計的聖誕卡，可謂圖文並茂、價廉物美。

賀卡封面全頁是校舍七彩照片，內頁除了循例印上「聖誕快樂」四個蠅頭小字，並無任何聖誕色彩，最「搶眼」的是印上校長及校董袞袞諸公的姓氏、銜頭，更妙的是在卡旁印上以學校名義「敬賀」的字樣！

學生「認購」了這些喧賓奪主的聖誕卡，丟去可惜，寄出又浪費郵票；阿方也被逼着老着臉皮出來，講台變了櫃台，校務處變了聖誕卡分銷處，小材大用的阿方「一五一十」的整日彙集卡款，校長收到鈔票，盤滿缽滿，聖誕快樂，笑逐顏開。只可憐阿方平常在講壇上儘管潛移默化，大談「重義輕財」、「君子好名，小人好利」的高調，這時卻被校長校董們一招「名利雙收」的生意經弄得啞口無言。

發了聖誕財的校長雖然沒有考慮窮教員年尾雙薪問題，連「設計」聖誕卡的美術教員也沒有得過一文錢的設計費，但校長總算長袖善舞，將賣剩的存貨給教員免費贈送。阿方拿着「學校敬賀」的聖誕卡，不知如何處置，又不願替人家義務宣傳，終於想出了兩全其美，反客爲主的方法——把學校配給的聖誕卡全部轉寄校長校董，不多不少，剛夠分配。

不知道誰是「聖誕卡」的始作俑者，每年聖誕，阿方爲了小小一張、人有我有的聖誕卡往往在鬧頭痛。幸而寄完賀卡之後，接着來的是兩日公眾假期，想起同事們正在密鑼緊鼓，籌備聲色消遣去過黃色聖誕；大陸親友正在鐵幕之後，過着只有「鹿台」而無鹿車的黑色聖誕；「作家教授」正在五色旗下過着灰色聖誕；阿方不用參加子夜彌撒、報佳音之類，正好利用平安夜去爬聖誕格子，補償花在聖誕卡上的巨額消耗！

我從紐約來香港（一）

翁覺芳

中國人的輪船 乘客多是西人

一闢踏上「東方偉人」輪，覺得有點奇怪，全船搭客包括我在內，來自美國每個地區，不約而同的，均是七十開外的老人家，集壽星公（婆）於一船，以遊以遊。在航行中，不時開祝壽宴會，因船方握有全部資料，知道每個搭客的年歲，全無漏網，由船方主辦祝壽儀式，中西合璧，用金版紙剪成一個大壽字，懸於禮堂（餐廳）象徵式壽幛掛起一對大紅臘燭，襯以十八世紀老祖母時代的顧繡桌帷，有酒有餚，有點燃小臘燭的生日蛋糕，合唱生日快樂歌，有唱片音樂伴奏，音韻悠揚，十分熱鬧。搭客之中，唯我獨尊（年齡），可惜我的生日，不在這段時間之內，得不到他們向我祝壽呢。我又是唯一的華人搭客，但也另眼相看，搭客們有英、美、德、俄、澳、印度、加拿大，不同國籍的，見到我即呼名喚姓，尋幽探勝般，想發現什麼似的，問這問那。他們學到幾句不鹹不淡不南不北的華語，說起來不知是蟲鳴還是鳥語，如國語「早晨」說成「草纏」；粵語「早晨」則說成「捉蟮」，令到你如丈八長金剛，摸不着頭腦，啼笑皆非。他們有時把我包圍起來，彼一句此一句，爭相問難，使我這個鄉老出城，如鷄入鶴羣，弄到很尷尬的局面。他或她不是往台灣，就是來香港，對於東方物質，無論什麼衣着或首飾，特別喜愛，偶然見到我手上的玉戒，輪流執住我的手來欣賞，讚不絕口，羨慕之情，溢於言表；甚至見到我的襯衫，也引起注意，問何處有售，叫什麼名堂，囉囉嗦嗦，有如特別攞景，使我感到難以應付。他（她）一旦碰面，例必大呼我的名字，我又無法回答他（她）是誰，因英文名字每集很多個字母拼合，多麼難念，而我的英文程度又那麼水皮，加以一船搭客數十人之多，很難各個記憶，以至人識和尚，和尚不識人！狹路相逢，隨時叫聲「好路」（你好嗎）便算過骨。諺語云，同船過海，百世姻緣，同枱食飯，各懷不同目的，相處一船，長征萬里，爲時兩個多月，有說有笑，時間亦很快消逝，旅途上亦不感寂寞。

這條船雖不算大亦不算小，設備舒適，豪華大方，有冷暖氣調節，有游泳池，有小花園，有各種娛樂，詩酒琴棋，彈唱打舞，五花八門，隨你喜歡。每週有兩或三場電影，星期日有守禮拜講道。每日三餐，大魚大肉，每日兩茶點，在音樂悠揚中用膳，餚饌豐富，中西餐任揀唔嬲。

上至船長，下至手水什役，全部七十八名，青一色是華人，受過嚴格訓練，很有禮貌，細聲軟氣，絕無疾言厲色，招呼週到，使你如在溫暖的家庭中，無論任何場合碰頭，必然鞠躬如也，這是中國傳統的禮儀，全船搭客，無不笑逐顏開，連稱萬二分滿意了。

這條船它是中國人幹的交通工具，共有同樣的姊妹船六艘名稱：東方偉人輪、東方藝人輪、東方佳人輪、東方學士、東方勇士、東方戰士。每艘價值一百八十萬美元，排水量八千二百六十八噸，馬力一萬零五百六十匹，速度十六海里，儎貨容量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五十三立方尺，長度五百三十七尺九寸，雙單人客房一百〇八個，船齡一九四五年下水服役，總理是航業鉅子董浩雲先生。東方偉人輪船長黃潮新四十一歲廣東蕉嶺人，西村航海學校畢業，性豪爽，好人緣，和藹可親，年僅三十五歲，已攀登極峯任船長，非有過人智慧，曷克臻此。他不以位高而驕傲，不耻下問，對於每個搭客，殷殷垂詢，閒話家常，仁人而愛物，尤精於攝影，藝術已晉化境，如在適當時間，背景大好，他歡喜和你拍張紀念片，還替你免費冲先。我是受惠者之一，在經過巴拿馬河時，背景太好，本來他已忙於指揮渡河，但在百忙中替我拍張紀念片，不但義務冲洗，還加放大數幀，其人其事，值得大書特書。

這條船是很理想的旅行船，何以沒有華人問津呢？我眞不明白，紐約市有八間華人經營的旅行社，均無此門徑，反爲西人無遠弗屆，其中搭客，不但來自美國各埠，遠至加拿大都有，獨華人搭客闕如也，殊難索解？不過筆者平日注意此一路線，偶然發現它，即找尋它的來龍去脉，介紹旅行社代辦，這是破天荒一宗買賣，放膽嘗試，居然得食佳果，故敢介紹有閒階級，退休老人家，或回港省親，是最理想一條路線。范大夫挾西子以遊五湖，傳爲佳話，我則帶黃面婆以遊兩洋，不更威水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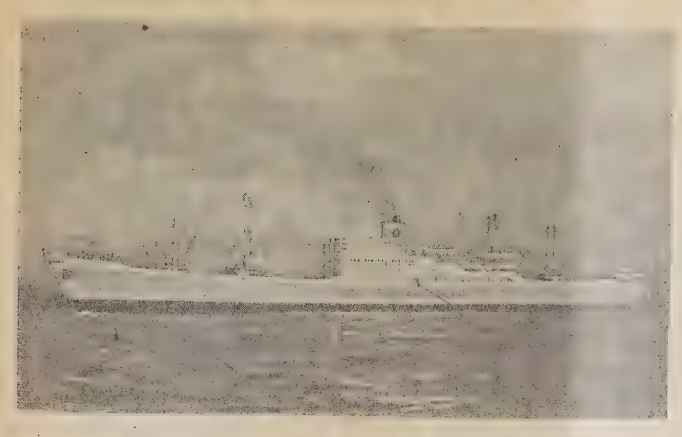
坐船旅行好過飛機 兩洋風光美不勝收

循此條路線旅行，足跡遍兩洋，環遊半個地球，經過六個不同言語風俗習慣的國家，大小城市十餘個，過着短時間海上生活，飽覽海上風光。看日出，一早登上甲板，晨光熹微中，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呼吸一陣新鮮空氣，天已破曉，即見東方霞光萬丈，一輪紅日，笑嘻嘻露出水面，暫由半圓而全面，冉冉上昇，其輪廓之大，比陸上所見，何只二三十倍，俄而倒懸空際，普照整個世界，太偉大太美麗了。看完日出，早餐已備，等候你享受。用完早餐，聽聽音樂，或散步，或看書，或下棋，午餐又是時候了。用完午餐，假寐片刻，消遣任便，晚飯鐘又響起來。食完一頓豐富晚餐，已是金烏西墜，晚霞與海鷗齊飛，水天一色，你可唱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舉目西陲，萬紫千紅，天造地設，鬼斧神工，使你讚歎宇宙間的微妙，一日時間，就如此消逝，又要尋求好夢，找周公打交道去。

在茫茫大海，一望無涯的深藍水上，鳶飛唳天，魚躍海上，大如巨無霸的灰鯨虎鯊，小如麻雀的飛魚，千百成羣不時出現你的眼底。有時水平如鏡，眞想躍入游個痛快；有時卻又後浪推前浪，如排山倒海而來，激起的浪花，散佈空際，化爲白雲朵朵，又如一陣驟雨沛然而下，一不留心，你頓成落湯鷄。一旦靜止下來又涼風習習，洗盡緊張氣氛，

樓，忽隱忽現，越來越清楚，不覺大嚷起來，到埠啦！心中馬上浮現一點憧憬，有幾日遊覽觀光的念頭，船一泊定，爭先恐後地湧進市區，在五光十色繁榮市區，玩個不亦樂乎，舒展一下限於行動在舟中的筋絡，吸吸另外一種空氣。

這是第一站，一腳踏上的「馬利倫省波地磨埠」（Baltmore），它是一個中型市區，農產品是大宗，價廉物美。食慣大城市的物品，令你不期然叫出太便宜啦。但你勿小看這個城市，雖然村姑洗盡鉛華，並無崇樓高閣，但它握有全美國每個成年人的編號社會安全總機構（俗名「養老金局」），是全美國不分種族性別，男子六十五歲以上；女子六十三歲以上的老人，賴它照顧晚年生活的大本營。



這是筆者乘坐遊覽的「東方偉人輪」的雄姿。

密士西比河混濁　魚蝦味鮮冇得頂

越日開差李士頓（Charleston S.C.），它是一小市鎮，居民以耕種爲業，以棉花爲大宗，並無高樓大廈，還是十八世紀前的建築物。但有一特點，全市只有一幢獨立建築高級百貨市場，名爲「辟基委基利」生得滔滔，車水馬龍，除衣服和傢俬外，日常生活所需，應有盡有，你置身其間，照單執齊你所需的帶回家享受了，如你住得太遠，撥電話它如期送來無誤，主婦們亦無不便之處。明天又到雷詩典拿省的紐柯磷埠（New Orleans），它是比較現代化的城市，亦很繁榮，一條名運河街，居市中心，物品價廉，街車（巴士）最平，只收一角錢，爲全美國最廉價的車費。有條古董街，全是小店舖，古色古香，包羅萬有，如有鑑古眼光，在此可能購得價值連城的便宜貨，步行市區作一週巡禮，只需兩小時，此埠的河流是混濁的黃泥水，它是美國最大最長的「密士西比河」(Mississippi)，即如中國之黃河。它是淡水，魚產豐富，河蝦最大宗，供應全美國大小城市每一個角落，還有餘額出口；蠔亦很著名。有一種魚看似鯉魚，首似鯨魚（西名目博芙鱸），味道鮮美，莫以倫比，越大越美。如超過二十磅以上的，肉紋似琥珀，其好食處，好到有得頂，談起上來亦不禁垂涎欲滴。該條河流亦很特別，水和陸地平行，滔滔不絕，不時氾濫成災，附近居民，大受威脅。由此航行至下午四時奇景出現了，這是此河和大西洋接界處，一片汪洋，水分兩色，一邊是深藍的大西洋水；另一邊是密士西比的河水，涇渭分明，絕不混合，正如俗語「井水不犯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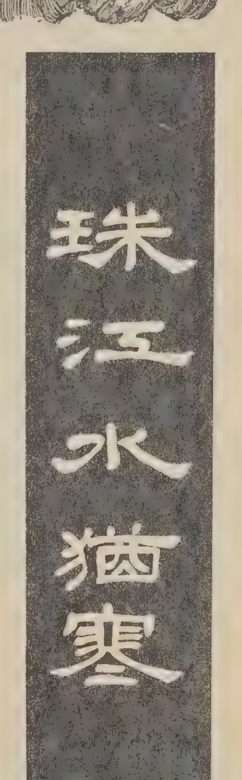
（未完）



舟次太平洋子午分界綫鷄尾酒會和趙事務長與筆者暨各女旅伴歡笑一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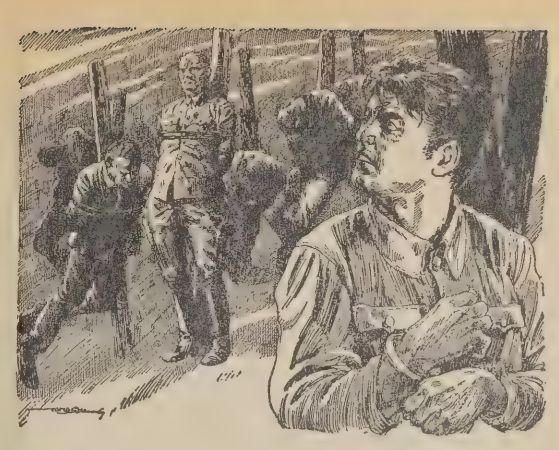


東方偉人輪舟次太平洋黃潮新船長設自助餐于甲板上留影。



【48】

馬森亮



「不，做事不能這樣草率，情感衝動亦要有分寸，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沒有計劃的行動必會後悔！」我剴切其中利弊再向他解釋。「照目前形勢來看，共產黨的地盤已從農村搬到城市去了，即是把建設重心從農業移向工業。農民亦感到農村不易生活了，一批批的湧入城市去，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啓示，我們爲什麼還要回農村去？況且本地的農民普遍有仇視報復心理，再入去這個圈套，他們正好把你管起來，將來要再申請出廣州，怕不是件容易的事罷！不如及早打算，先設法定居廣州，不比日後仰人鼻息好得多嗎！」

說完，我望望小陳，徵求他的意見。陳小也說這件事要審愼考慮。還提出要怎樣才可以請求發落廣州的條件。

我接着又說：「這才是實際的問題，是我們今後生活的關鍵。看來，我和小林，都有廣州市居民證的，倒不會有什麼困難，只是小陳是來自農村，找不出證據是很難請求通融。唯一理由，是他的姉姉在廣州有戶口，而且來探望時隊上亦有過紀錄。不過，這是一個面臨安危的抉擇，無論如何促其成功。小林！你說對不對？這次要你顯顯神通了。——」跟着拍一拍他的膊子，試量他的勇氣。

登記表呈上去不到一個星期，我被單獨傳去問話了。隊長詳細的問過我的家庭情況之後，說要調我到別的地方去，着我即刻收拾行李，回頭再給我一張條子，叫我到山那邊的村子裏總部去報到。

我連和小林他們話別的機會都沒有，一溜烟就跑到總部去，見過負責人之後，又被安排在一間黝暗骯髒的房子裏，那裏已擠滿了人，都是半赤着身的行家。約有二十多名，我一個也不認識，但大家卻很高興的打着招呼。甚爲輕鬆，好似一羣進香客，誠心有所等待，已不在乎濃鬱刺鼻的汗腥空氣了。

這一晚根本睡不着，因爲地方狹，每個人只能坐着打盹，但大家毫無怨言，像有一股潛力支持着。

天亮的時候，大家又不約而同的站起來，伸屈一下身手，又揉着紅眼被帶出去了。負責人對我們訓過話，說我們獲釋了，每人發給一張假釋證和幾塊錢路費，還換一套粗布制服，由一位幹部率領，輕輕鬆鬆的出了這個把靈魂埋葬了三年的勞改場，帶了父母妻子以及很多人的希望過了獨木橋，回到人間來了。

到了火車站，經過了一番交涉，站長才撥出半截貨卡給我們乘搭。那位幹部見他的任務完成了，走過來，探着身子和我們每一個人握手，破例的說了幾句好話，一聲珍重，像宣告我們這批人和勞改場的關係已結束了。

卡車沒有篷，秋陽杲杲，上晒下蒸，如坐在烤爐裏，好在大家已鍊就了銅皮鐵骨，金睛火眼，可以支持得住。

前截卡是儎滿生豬的，標着從湖南運往廣州的記號，豬欄頂上搭了一個臨時竹棚，遍插樹枝，也許旅程過長了，枝葉都已焦黃，這些豬玀依然不安本份，互相嘀叫着，混着車底下的輪聲，同時因乏人管理，屎尿狼藉，湧起一陣陣臭氣，十分刺鼻嘔心。

同一個車卡，人和豬的待遇十分顯明，我們現在比豬都不如呢！

列車行駛得很慢，每個站都要停留，一停起碼有五分鐘，歸心似箭的人，心裏非常急燥，正所謂急驚風碰上慢郎中，沉不住氣的就互相鳴起不平來了。我這時正在打瞌睡，忽被牢騷鬧醒了，疲倦的站起來，對着車外呆望，藉舒悶懷，給風一吹，連打兩個噴嚏。

時光已近晚了，驕陽逐漸自歛威風，田裏的稻穗，在西風的擺弄下，頻頻向空中叩首，像代我們「謝主隆恩」一樣。一朵朵藍的白的柔花，嵌在田野裏，綴成一幅美麗的圖案。旁邊一條公路，行人很多，趕市回家模樣，汽車來往頻繁，揚起了漫天沙塵，人在塵霧裏，像沙漠中摸索的駱駝。因爲火車要經過，公路自然要封鎖，把行人堵在一邊，又活像一羣被趕逐的羊，伸長頸子在東張西望。

這種形象很快就消逝了，接着是一排排的樹，一座座的山，過眼雲烟一樣，沒有特別的吸引，也就沒有深刻的印象。我的思想，此時正像空際的浮

我知道自己的環境和別人不同，所想也和別人不一樣，雖則同是出籠之鳥，出欄之羊，但別人各有各的舊巢可歸，舊主可尋。我呢？窩已覆，家成廢墟了，妻子遠走香港，咫尺天涯，關山難越。目前，最多只能回去廣州寄居作客，見見舊朋友。可是，幾年來的創痛，長期的憂鬱，豈是友情所能慰藉和滿足得了的？想到這裏，我的心，頓生悲涼之感。

夜幕終於低垂了，原野增加了恐怖，好似世界上只有這列火車還在活動，其餘的一切已睡眠或者死去了。同伴中有半途落車的，也有的藉口黑夜不便走路，乘機想往廣州去兜個圈。算起行程，要到半夜才可抵目的地。因此，大家在假寐養神起來，偶然交談一下到廣州後的住宿計劃，有人提出了警告，一旦抵達了廣州車站，要各奔前程，不要互相關照，最好零零星星的走，共產黨員是最注意集體行動的。

經過一陣悠長的尖叫之後，火車已駛入廣州總站了。我立即興奮起來，伸了個懶腰，深長地吐了最後的一口鬱氣，挽起了包袱，一下車，給人潮擠出了月台，隨着燈光的指引，沿着街邊走，一輛輛三輪車飛馳過去，乘客已疏散完了，漸漸的我變成了一個孤獨的夜行人。街燈閃着淡黃的眼睛，隱約還聽到火車頭尚在喘息嘆氣。

「那一個？站住！」

「呀！」

這突然的呼喝，把我嚇住了，手裏的包袱幾乎也掉落地。定神一看，對面的牆角下閃出一個人來。

「做什麼的？那裏去！」原來是個婦人，她一邊問，蹣跚地逼近來，背雖傴着，聲音卻很駭人。「舉起手，檢查！」

「檢查？」

我雙手舉起，心想為什麼會有人攔路檢查，又是一個婦人，正考慮着該不該問她一聲。

……這究竟幹什麼？還不快打開包袱！」

這咄咄逼人的氣燄，使驚弓之鳥，毫無置喙餘地。我無可奈何地將包袱打開來。幾件破殘的襯衣褲，發出一陣酸臭的味道。

她把鼻子一掩，問：「那裏來的？」

「剛下火車！」

「有路條嗎？」

「有！」

我把證件遞給她，她橫豎顛倒反覆了好幾次，最後才發現紙上蓋有一個大紅印，便把手一揮，「走罷！」

我還沒有把包袱收拾好，她已一拐一拐的跑回去了。

「怎麼辦呢？」我開始困擾了。這種情況，可能到處都是一樣，要趕回學校去，起碼還要經過十多個檢查哨。

我終於投入旅館了，繳驗過證件，交了房錢，女工引領我進一個房間，洗過臉，倒頭就睡。損壞過甚的機器總在希望休息。

明天起得很遲，那位女工進來了好幾次，似有話要對我說的，每次剛要開口，又被別人叫了去，一直到了中午，她又進來，很禮貌的問我：

「李先生是不是從英德的勞改場來的呢？」

話問得太突兀，我不禁愕然，忙向她打量一下，見她沒有什麼惡意，好一會才回答：

「是的，你怎會知道？」

「那地方我曾去過，近來也有許多從那裏來的在這裏住宿，和你穿的一樣！」

「哦！怪不得！」我明白了。她可能也在「聖地」裏朝過聖。

她繼續問：「李先生你在那裏認識一位叫做張志彬的嗎？」

我搖兩搖腦袋，她似乎失望。但還把那人的年齡，樣貌說給我聽。她說他最大的特徵是眉上有一顆大黑痣，走起路來有點微跛。

「這樣說起來，那倒認識！是不是說話的時候還有點口吃的呢？」我毫不思索的直說出來。

「就是他，一點也不錯！」

「他是你的什麼人？」

「他是我的丈夫。」她靦覥地說：「不知他現在怎麼樣？」

「不是釋放了嗎？和我一起的。——聽他說過好似他的家是在從化縣的鄉下，我和他還是在昨天才認識的。」

「是！是！」他歡喜得流出眼淚，一種莫可名狀的興奮。雙手合什的向空膜拜，嘴裏不停地唸：「是的，他眞的會回來了！多謝皇天有眼，菩薩顯靈……」

「你還不回家去和他見面？他昨晚在途中下車了。」

她才停止祈禱，趕快抹乾眼淚，向我致謝，說：「李先生，謝謝你！是，我要回去，我現在就去買車票，要趕搭四點鐘那班火車回去！」

她要走了，我反把她留住。問她：「我不明白，像他這麼結實的青年，為什麼會跛腳呢？」

「是給農民打跛的！這話說來太長了，李先生！將來有機會再告訴你罷！現在——」

「現在你要去買車票，我知道，但我有一件要事想你幫幫忙，行不行？」

「什麼事？」

「帶封信給朋友，我的樣子上不得街。」

「那你寫好了，我買了車票就回來給你帶去，請你原諒，我若果去遲了一步，就要排隊才能買了。」

「買火車票都要排隊？」我奇怪起來。

「這就是廣州呀！買什麼都要排隊，連理髮也得排兩三個鐘頭呢！」

「謝謝你，你快去罷！」

她忽忙的出去了，我也動筆寫起信來。

不到半個鐘頭，她回來了，拿了我的信，再飛也似的出去。還關照我，她順便要買些東西帶回家去。

被共特拆垮

廿六軍後退謠言滿天飛　余程萬失信心大勢已去

未說到李彌率領第八軍退出昆明以後的悲慘遭遇之前，筆者先補敍一下余程萬爲什麼率領廿六軍先自退走的原因。

由於他是隨張羣、李彌同時被盧漢扣押在五華山的高級將領，但卻是由盧漢最後釋放的高級將領，因此，當他率領廿六軍向雲南蒙自一退，便引起諸多謠言。最醜惡的一種說法，是說他叛變了。又說會他與盧漢簽訂了秘約，扯李彌的後腿，使李彌的第八軍無力攻昆明。這個解圍的責任，便放在余程萬身上，作爲釋放的交換條件。

其實，這種說法是缺乏根據的，因爲縱算余程萬爲了要恢復自由，保全個人性命，在盧漢的威脅引誘之下，答應了這個條件，但他並無保證這個條件一定要實現的人質，他總可於恢復自由之後，推翻諾言，對盧漢這種背信絕義的叛徒，還講什麼信義。難道余程萬連這種想法也沒有嗎？

可是，他不與第八軍採取同一行動，也不聽省主席與綏靖主任李彌的指揮，擅自將第廿六軍退走了的事實，究竟如何解釋呢？據余程萬於一九五二年在香港做寓公時，他親自向別人的解釋，則是「狂瀾已倒，大勢已去，事情已不可爲。」因爲盧漢與共特與他作最後談判時，除了對他說了許多挑撥離間的話，說李彌現在是國府發表的雲南省主席兼綏靖主任，爲了個人升官，根本不把余程萬的生命安危放在心上。否則，爲什麼李彌未釋放之前，第八軍不敢攻城，李彌釋放之後，便放膽指揮兩個軍合力攻城？由此可見，李彌存有私心，不顧余程萬的死活。

此外，使是余程萬已經喪失了信心鬬志。因爲盧漢告訴他，這場仗是沒有可打的了，除了他的于介興軍，即可增援昆明之外，中共的陳賡兵團，正在日夜兼程，趕來昆明，將分一部份兵力，直趨滇南，截斷第八軍與廿六軍之退路。從陳賡部隊的行軍進展計算，余程萬如果能於釋放之日，即率部後撤，還來得及退出雲南，由蒙自坐飛機逃走。如果再不後退，等到陳賡的部隊趕到滇南，那就連退路也沒有了。

余程萬當時確實相信了共軍截後路的話，認爲這場仗的確沒有可打的，就算是把昆明拉下了，除了造成雙方及老百姓嚴重死亡外，結果還是要被共軍陳賡部包圍而進退維谷的。整個大陸幾百萬部隊都消滅了，他們兩個軍在雲南又有什麼作用？再加那時四川境內的國軍，紛紛起義投降。宋希濂等人被俘的消息，不斷傳到余程萬的耳裏。故此，他答應了盧漢，爲免生[illegible]

余程萬的廿六軍退走了，李彌的第八軍也只有後退。惟從這一次的撤退中，李、余二人的「將才」比較，也就有事實爲證了。

第八軍三個師，共約四萬人；第廿六軍兩個師，共約兩萬多人。廿六軍先自向滇南後退，余程萬根本掌握不住這兩個師，這一退，不但撤離了昆明，其中一個團竟不顧一切，退出雲南，退到海口去了。可是第八軍的被迫後退，卻是從攻擊昆明的火線上退下來的，不但秩序井然，三個師如臂使指，連傷病也一起後退。

兩個軍均先後退到蒙自、連水、石屏一帶佈防。並將抗戰勝利後即已廢棄不用的蒙自飛機場重新整修，構通與西康、台灣、海南島之間的空中聯絡。（因爲那時國府重心已播遷台灣，軍事力量有一部份在海南島，胡宗南則由四川退到了西康。）準備在雲南與共軍陳賡部決戰。

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〇年春，是國軍在大陸全部覆滅的慘痛歲月；而第八軍與廿六軍，又是最後退出大陸，慘被圍殲的的日子。這兩個軍在大陸戰場的最後一戰的發生，情況之突然，死傷之枕藉，也是國軍在大陸少有的。因爲在一夜之間，共軍到了而前才知道被包圍了；兩個軍除了已經撤到海口的廿六軍一個團；及第八軍的李國輝團與廿六軍的田樂天團之外，可說全軍皆墨，非死即傷。這一仗之沉痛與慘重，是整個西南戰局的國軍所演出悲劇中的壓軸戲，也是國府軍力在整個大陸最後完蛋的忠貞精銳。之所以會打得如此突然，敗得如此慘然，據身歷其境，而倖能逃出一條命來的人說：那是「氣數使然」！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且看以下的實情。

兩個軍在蒙自會合後，就在滇南佈防，一九五〇一月十四日，李彌與余程萬各帶隨員從蒙自飛往台灣，請示極峯。他們在台灣四天，由總統蔣公親自主持會議三次，聽取報告，提出詢問，面授機宜。會議的結果，蔣公對他們兩個軍的今後行動，決定三個方案：

㈠由空軍總部安排運輸機，全部撤退來台灣，固守國本，待機反攻大陸。

㈡兩個軍同撤退到海南島，增強海南防務，與台灣成爲犄角之勢，將來犯之共軍林彪部，殲滅於海南島海岸。

㈢仍留守雲南，在滇緬邊區建立基地。號召當地土人，連絡大陸反共勢力，以元江爲第一線，以車里爲指揮重心，進可攻取昆明，退可守住邊境山區，與共軍作長期游擊戰的打算。

蔣公要余、李兩位軍長，在以上三案中，任意選擇，決不

西南保衛戰

只有四萬人左右了，照理他是應該將第八軍撤退到台灣的。可是，這位雲南籍的國軍將領，卻在這最後關頭表現了他的忠貞。他報告總統，選擇了第三案：與雲南共存亡，在滇緬邊境建立基地，與共軍及盧漢的叛軍拚到底！

余程萬海南不前　李炳仁漏夜開會

於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李、余兩位軍長，與當時任陸軍總司令的顧祝同，副總司令湯堯，西南行政長官張羣，同乘專機飛返雲南蒙自。廿六軍準備撤退，第八軍準備接防。但在途經海南島的時候，得知廿六軍一個團已經退到了海口，余程萬遂決定留在海南島，迎接整頓退下來的廿六軍，其他各人仍續飛蒙自。

當時蒙自仍由廿六軍防守，李彌是以雲南省主席兼綏靖主任的官銜，接受在西康指揮整個西南戰局的胡宗南指揮。第八軍則由曹天戈任軍長。因此，他們到達蒙自之後，第二天即準備飛西昌，與胡宗南會商今後戰局的支撐問題。李彌返防之後，即安排顧祝同與張羣、湯堯這三位長官休息，他自己卻在風塵僕僕中，席不暇暖，即晚召開幹部會議，而且是悲憤沉痛的心情下，會議通宵。當他將自己的決心宣佈之後，也說到今後孤軍作戰的艱巨。鼓勵大家發言，可以自由發表意見。

這是一次歷史上最沉痛的會議，第八軍是經歷百戰的精銳之軍，全軍上下也都是忠黨愛國的貞烈之士，他們回顧以往戰役，面對今後危局，大陸再無一片乾淨土。廿六軍一退，整個大陸便只剩下他們這個中央建制軍獨撐已傾之大廈，獨挽既倒之狂瀾。這是一種明知不可爲而爲的作法，人人都必須抱必死決心，才能完成這個志願。因此，說到傷心處，無不聲淚俱下！但都只有悲憤，並不氣餒，人人宣誓，個個發言，願與雲南共存亡。只要到一息尚存，決心拚到底！

會議開到午夜時，忽然接到情報，說中共陳賡的部隊，已經突過文山，到達了離蒙自不遠的芷村。芷村是廿六軍的防地，廿六軍決定撤退海南，他們的官兵都在忙於收拾行裝，準備到蒙自集中，將防務交給第八軍，對於防務上自然鬆懈，戒備馬虎，情報也不蒐集。

上述消息傳到第八軍的會議場上，大家正感驚疑，接着又傳來了第二次情報，說在芷村附近發現的只是土共，並非陳賡的正規軍。因爲照戰場情報，陳賡的部隊才到廣西與雲南的邊境，不可能越過文山到了芷村，因此相信這是土共。第八軍對於盧漢的叛軍，與地方土共是不放在心上的，他們有絕對把握

會，根本不把這兩次情報當成一回事，認爲任何一支小部隊都可把土共解決。

一時大意鑄成大錯　會議決定退守邊區

誰知這一大意，卻鑄成了全軍覆滅的大錯！因爲防守芷村的廿六軍，倉惶撤退到蒙自，人人爭先，個個恐後，急於想坐飛機開溜，離開這危險萬狀的雲南戰場，對敵情偵察馬虎，警戒也鬆懈，原來抵達芷村附近的，並非土匪，是正式的陳賡所部共軍的先頭部隊。只不過這些先頭部隊，發現廿六軍正忙於撤退，他們也一時情況不明，不知這些在夜間整裝待發的國軍，是出擊迎戰，也是全軍退走，因此連忙龜縮後退，想等待天亮之後再觀察情勢，而定攻守。

廿六軍見到發現的敵情，一觸即退。便認爲是不堪一擊的土共。於是，退者自退，開會的仍照常開會。

當晚第八軍的幹部會議，決定將指揮部轉進到中緬邊區的南嶠與車里三角地區，退可以固守邊區，進可以出擊。使廣西之百色，雲南之昆明，四川之重慶受到威脅，與台灣、海南、西昌遙相呼應，然後利用人地相宜之條件，號召仁人志士來歸，並向以上三地滲透。作長期固守的打算，以待今後的變化。

至於第八軍的主力作戰計劃，則以逸待勞。向東移動，與向西冒進的陳賡部，迎頭決戰。因爲一致認爲盧漢調集在昆明的叛軍是不敢輕舉妄動，也是不足慮的，最怕是陳賡的部隊於越過廣西進入雲南之後，向西挺進，從文山、海口、金屏、江城，直趨車里。如果是這樣的話，第八軍便被共軍包圍，無後路可退。爲了要擊破共軍這一套包圍計劃，便只有先下手爲強，決定將主力東移，擋住其進路，在芷村、文山、馬關一帶擺開陣勢，與陳賡的部隊決戰。

如能照此計劃，第八軍是有把握打勝仗，將陳賡的部隊挫敗的。因爲陳賡所部，從中原轉戰西南，間關萬里，疲不能興，眞正是强弩之末，不可以穿魯縞。以第八軍精銳之師，以逸待勞之勢，上下一致，萬眾一心以阻擊陳賡的部隊，他們都有必勝信念。等到這一仗打勝了，將共軍的攻勢頓挫了，然後再從容退到元江以南，固守車里與南嶠。至少滇南地區可以安定這一個時期，從事整補。

當然對敵作戰，勝敗之數各佔若干成份，難以絕對。萬一打敗了又如何呢？在會議上也是另有打算的。（四十九）

三郎

蹄聲劍影錄

烏江渡是在貴陽與遵義之間，兩岸夾谷，斷崖垂直，江流至此，特別湍急，渡江則以排木作筏，兩岸牽纜，像西康人的鐵索橋，人、車登上木筏，有的船夫用竹篙撐筏，有的船夫用手拉纜，一面用力，一面喊，「啊！嘿！」之聲，震盪夾谷，有如淒厲猿啼，遊子到此，不禁黯然魂銷。木筏慢慢在急流中移向彼岸，泊岸後人、車登上兀坡，然後接運彼岸的人、車渡江，只此一筏，並無對開。我在民國三十年第一次赴渝，秋後南下，趕到烏江，剛巧筏在南岸，還要候渡，其時斜陽西下，仰望夾谷，餘暉返照，染成嶺上淡黃，但西風振衣，暮色漸垂，歸鴉點點，飛入紅霞暮靄中。人立渡頭，憑弔天險戰場，對共軍視人命如塵土，感慨繫之。

至民國三十二年我第二次赴渝時，重來崔護，烏江滔滔，依舊奔流，但不需木筏渡江了。而在斷崖峭壁間，開闢橫貫公路，鑿石炸岩，透入山壁間，但路邊崖口則留置石壘，以防車子失事，墮入夾谷江中。至上游高輒最窄的地方，橫架鐵橋，汽車飛馳於離出江面數十丈之上，頗見驚險，我親見有西人坐於車頭位，伸首鳥瞰江流，作搖頭驚嘆狀，可知交通雖已改善，仍是令遊子驚心。

遵義屬古播州，播州到了唐代還是非人可居之地，所以，劉禹錫坐罪貶播州，柳宗元以劉禹錫有母在堂，不能遠赴烟荒之區，願以柳州相讓，首相裴度亦以此事上奏，劉禹錫得改派連州。但遵義在抗戰期間，穩在大後方，而政府又爲了適應戰時需要，致力於大西南的建設，遵義便一躍而成爲後方的繁榮都市。在抗戰時，貴州境內有三所軍事教育機構，而以設在遵義的爲最高學府，因陸軍軍官學校的分校設在獨山，軍委會的特別班於息烽，而陸軍大學則在遵義。故冠蓋雲集，百客咸來，造成畸形發展，熱鬧非常。

遵義，關係於現代史，毛澤東利用遵義會議，使自己翻身，不特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的年底，三年中，所受國際派的打擊，可以完全擺脫，而且又從周恩來的手中，搶到了軍權，自任爲軍事委員會主席。後來毛澤東就運用遵義會議的經驗，以拆、拍、嚇的手段，鬬倒了張國燾、鬬倒了劉子丹……自立爲「延安王」。所以，遵義會議關係於毛澤東的命運者甚大，倘毛澤東不在遵義翻身，則在國際派圍攻之下，打落九層地獄，難有出頭之日，則後來中共再聽命於第三國際時，毛澤東會面臨生死關頭，那有笑傲天安門的今日。

張國燾先生近年遠赴美洲，隱居於楓林湖畔，間約三兩知己，搓其衛生麻雀，曾任天天日報總編輯的沈奇蒼兄是雀友之一。張國燾先生於四圈之餘，曾很感慨的告人：「毛澤東是集地痞、流氓、司馬懿、李闖於一身，他明朝鬬你，今晚還拍你的肩膊，鬬垮了你，你還不知是他出手殺人」。張國燾老身受其害，相信以他的體驗，不會是泛泛之論。

遵義會議，毛澤東藉詞通訊的無線電台的毀壞，無法與蘇聯通訊，不能禀命於第三國際。取得先天的有利條件，令國際派無法「挾天子以令諸侯」。然後以軍人去打軍人，以國際派去打國際派；運用彭德懷發炮轟周恩來，利用張聞天去撬秦邦憲。毛澤東當然知道槍桿子才是命根，有槍桿子才有大權，因此也拖老粗而老實的朱德落水，一起向周恩來轟擊。以善看風色的周恩來，當然很乖的承認錯誤，把軍權交出，毛澤東就踞了軍委主席的大位。奪取軍權，毛澤東於願已足，知道黨權一下子還未能在國際派手中搶過來，便由張聞天去搶中央總書記職位。

遵義會議，是中共內部的權力之爭，也是中共第一次的集體內閧。慘敗之餘，烏合之眾，竟然內閧，實爲大忌，如圍剿者盡如薛岳，則共軍無一生還。惜中國當時，川、黔、滇、康仍爲新軍閥地盤，表面聽命國府，實則擁兵自重，劉文輝更以放過共軍，以擾川省爲可喜，以一人之私慾，貽中國七億人之災禍，人爲乎，天意乎!?

（十八）問桃花馬上英雌，於今何在!?

越過花秋坪，渡過釣絲崖，人算平安了，但驚險的戲，還在後頭上演。因爲除了花秋坪和釣絲崖之外，論高還有青扛哨，論險還有婁山關。

婁山關危峻高峭，關建在婁山上，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越。明末英雌秦良玉，就是在這裏大發雌威，而建立英名了。這位巾幗鬚眉的女英雄，曾獲崇禎皇帝親題御詩：「憑將箕箒掃匈奴，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在重男輕女的中國社會，居然以一女子參加戎行，官居宣撫使，她指揮的軍隊列入國家的編制，於崇禎三年，率子弟兵馳援京師，在永定門血戰滿洲兵，把清兵殺退，解京師之圍，崇禎皇帝召見賜詩，開中國數千年女子可爲將軍之例。

秦良玉是四川忠州人氏，父親是一位不第秀才，但對子女管教有方，秦良玉自小接受父親的教育，而她又會跑馬射箭，精於武藝，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女性。她二十歲時，嫁與石砫縣宣撫使馬千乘爲妻。

秦良玉不特通曉文學，能作詩詞，且精於韜畧，結婚後，協助馬千乘組織夷民子弟，訓練成爲一枝精銳的部隊，號稱爲「白桿兵」。白桿爲削白木爲桿，上配環鈎，既可以作戰，又可以利用登山涉水，爲山地戰的特種精良部隊。

秦良玉二十七歲那時，正是明萬曆二十七年，播州宣慰司楊應龍（苗人首領）造反，糾合九股苗人數萬，分五路出兵，進攻沙津、南川、綦江一帶，擊敗官兵，焚殺搶掠，四川震動，朝廷急派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南、貴州各路軍務，督兵進剿。（廿五）

萬人意見

海員發起支持「萬人」
每月捐薪十元・號召讀友響應

萬、張兩位先生：

我是萬人雜誌長期讀者，最近航海返港，看到某雜誌兩期，覺得內容不堪卒讀，確使人到了「嘔吐」（借由該刊督印人語）程度。除肉麻當有趣的自吹自捧外，還把筆戰對手作無賴式的人身攻擊。

本人祇讀過三年小學，但憑三十多年閱讀經驗，自信對分辨文章是非的理解力，決不遜於大學生。正如憑十餘年和中共打交道的經驗，對中共的分析力不輸於一般大名頂頂的「中國通」一樣。在戰時我最愛讀他的文章的曹××，就因憧憬「美麗的遠景」而給我永遠怀葛。可笑該刊主編竟埋怨「萬人雜誌」於一週年紀念時對徐×「吹捧」轉爲現在之「咬罵」。「禍福無門，唯人自召」這句古訓，不知我們的「大作家」曾讀過否？讀者眼睛是雪亮的，儘管你是世界第一，但一念之差，便會墜落永不能翻身的阿鼻地獄，遑論「第六」？回憶十年前香港米店正大做「包寄白米返祖國」的廣告時，英國蒙哥馬利將軍由大陸過港，竟發表大陸豐衣足食的談話，給香港居民作爲笑柄，蒙帥從此也沒沒無聞；一代大人物不過如是，「大作家」能不警惕？

本來筆戰文章可以刺激起讀者閱讀慾，祇要言之成理，不流於濫，任何讀者都可接受；但該刊祇曉用肉麻式的自捧；潑婦式的咒罵，連我這個一向愛看熱鬧的人也看到「嘔吐」起來。

我以爲衡量一個人的好壞，本來很困難。「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早死，一生眞僞有誰知。」我記得抗戰初起，廣州越華報一篇小品文章涉及當時一聞人王東原有漢奸嫌疑，爲王氏控告於法院，審訊後，以事雖有佐證，越華報處於必敗關頭；但在未宣判前敵騎已至，廣州維持會長一職，果然由王氏粉墨登場。因此一個人賢與不肖，不能祇看銜頭，一定要觀其舉止。例如該刊說及徐某在六七年暴動時，曾以港幣六萬元預雇一船，在「必要時可以上船逃命」而洋洋自得；萬人傑卻在當日之惡劣環境中，一直用筆桿和港共作孤軍戰鬭。當時足與輝映者，僅得商業電台林彬先生主持之「欲罷不能」節目。

賢與不肖，已屬不爭之論，以萬人傑之氣節而說他會爲一千元而折腰，其誰能信歟？寄語「新漢小爬蟲」，多讀幾遍正氣歌吧。

至挑撥「萬人雜誌」一五九期新聞以外的萬人大家庭一片歡樂一文，替萬人讀者寃哉枉也一節，更不知所謂。莫說該文沒有討過讀者便宜，而是尊稱讀者是老板，就算萬人傑眞是以大家庭長輩自居，我相信全體萬人讀者也以有一個「抗暴英雄」的長輩而自傲。名符其實的「寃哉枉也」恐怕是花錢購買如此卑鄙無聊刋物的讀者吧。

又「新漢小爬蟲」認爲「萬人雜誌」每月要賠一兩千，要追問這筆錢從何而來，可算幼稚到了絕頂。辦一份能夠同讀者心靈合一的刋物，（在三週年紀念聚餐表露無遺），要賠本下去也是高興的。這才是眞正文人本色，除非賠到最後一塊錢才會罷手。（這點萬人傑先生已多次說明）可惜這些都不是不知正義爲何物和有奶便是娘的人所能了解的。

我最後要做的是「新漢小爬蟲」給了我「靈感」，就是感到偌大的香港確少不了一份如「萬人雜誌」充滿正義感的刋物。我願意在低微的收入中每月撥出十元作萬人雜誌公積金（名稱可另定），並希望其他讀者響應。當然一萬八千元不算多，一元八角也不算少，但求眾志成城，使一心「整瓜」「萬人雜誌」的「新漢小爬蟲」一新眼界而已。因爲在他們的眼中，「萬人雜誌」的讀者都是「軟體動物」和「甘受侮辱」的傢伙。我們讀者就索性拿點力量給他瞧瞧好了！照我的理想，就依小爬蟲所說的萬人讀者數目計算，祇要我們一條心努力下去。這筆錢（可以用萬人俱樂部專戶儲蓄）「萬人雜誌」不需要動用的話，不到半年間，連我們三年來日夕所盼望的「萬人日報」也可以出世了。拋磚引玉，如何之處，也希望其他讀者多些發表意見爲幸。

爲免小爬蟲又造讀者來信的謠，特將本人證件號碼列上：

身份證：E二三三〇五三

海員證：五八五九九

（隨函附上港幣十元正）

一個海員讀者（十二月八日）

附註：本人於十一日啓航，約四個月返港一次，如貴刋及讀者有反應，我一定遵守諾言，照每月十元返港時給貴刋；如貴刋認爲組織俱樂部未到時機，則請將附來之十元給排字工友飲咖啡可也。

編者覆

江先生：你這個「公積金」的意見很好，今日又收到一位澳洲讀者寄來澳幣十元，我們已開一專戶，存入銀行，並紀錄捐款人之姓名地址，看將來能積有多少，再決定用途。等到需動用這筆錢的時候，我們保證必徵求捐款人之同意，決不搵讀者的笨，也不勉強讀者捐款。凡樂意捐出者，多少不拘。但請捐款人附眞實地址與姓名，發表與否聽便。

應徵長聯又來了！

請許恨紅先生彙評

（出）二十年流光，避秦海角，離鄉背井，悵茫茫歸去無期。嘆田園寥落，大陸沉淪，赤焰囂張，生靈塗炭。王師東望，徒勞秋水爲穿。看轟爾山城，充滿着金迷紙醉，便偏安寶島，更點綴歌舞昇平。莫辜負黃花熱血，先烈頭顱，七億遺民，八年抗戰。

（對）萬千戶兒女，亡命天涯，去國抛家，豈冥冥竭來有自？數骨肉流離，倫常乖逆，羣魔亂舞，百姓饑寒。毛賊橫行，極問彼蒼無語！念艱難國運，何時得斗轉星移？忍坐失戎機，空見說膽薪生敎？憑喚起民族精神，英雄志節，四方風雨，一統河山。

——方程

萬人傑君：

我是貴刊之長期讀者，閱貴刊得知許恨紅先生徵聯，聊和一首以仿許恨紅下聯，如堪斧正，請代修改，若相差太遠，請代爲棄之。

（對）數千載歷史，留存至今，回憶古往，恨綿綿尚欠週詳。念故國山河，屢遭浩刼，滄桑歷盡，按步分析，探脈尋龍，不難明其眞相。想今時大陸，散佈着痍瘡滿目。而衣不蔽體，致使其風霜飽受，何須懼當前暴政，暗中策劃，百萬貔貅，重整河山。

忠實讀者景雲草十一月十五日

張先生：

閱萬人雜誌一五六期有許恨紅先生徵求下聯，想當然，應徵者定必佳作亙多，珠玉紛至。

本人並無文學修養，對於詩詞聯語更是門外漢，欲以狗尾續貂，不適及不協乃意中事，但；誠如許先生說志在「激勵人心」。故惟望先生多多斧正是荷。茲呈上謬句一則，以趁熱鬧。順祝文安。

（對）五千載文化，慘遭酷劫，天翻地覆，恨綿綿倒懸待救。看國土蜩螗，山河變色，匪類兇橫，同胞悽厲，麾軍北指，有賴健將收京。懷大同世界，可知曉出生入死，重振强大國，須實際不尙浮華。要發揮青年志向，爲國効命，四夷平服，萬古長春。

鄺溢鴻手拜十一月六日

又：

（對）幾千里棘道，奔港天涯，別母抛兒，愁默默逃亡有恨。悲百業敝殘，中原浩刼，瘟君暴虐，迫戮斂民，義旅北揮，定必壺漿以迓。搗燕都賊窟，剷滅了赤匪邪神，而無辜山河，又重建盜社會，將須視白日江旗，永懸主旌，兆眾胥裔，代代太平。

傷心人謹上十二月四日

（對）千萬家溫暖，毀於紅禍，家破人亡，恨重重洩雪有日。信正義猶存，四海怒號，毛酋現形，萬眾奮起，義旗北指，肯定勢如破竹。喜錦繡山河，回復了祥光瑞氣，慶還都金陵，再飄揚靑天白日，盡掃邪說毛咒，害民僞憲，一曲高歌，三民主義。

陳深仇敬上十二月九日

奉對許恨紅先生仿昆明大觀樓長聯

加拿大 **許之遠**

萬千里故國，作客天涯，對景懷人，悲渺渺來途已遠。傷兄弟飄零，高堂漸老，城狐亂舞，社鼠橫行，井底蛙鳴，敢將天驕自比。憐翻騰熱血，只贏得淚滿睛朦，縱極目神州，又何堪哀鴻遍野，休銷磨壯士豪情，英雄肝胆，半生抱負，一顆丹心。

寄大陸郵包表格

竟全部使用英文

中文法定必要力爭

萬叔叔：

您好！前日本人往郵局寄大陸郵包，一條條人龍爭先恐後自是意料中的事。但專職大陸郵件只二名工作人員，試想此二名職員既要負過磅、填寫收據、回答詢問於一身，又要維持郵局秩序。（擠擁情形非民選議員及高等華人所能了解）因是之故，形成了工作人員暴躁及不耐煩作風。

好不容易，本人才取到二份「填寫表」，但取來一看，全表滿是英文，而本人又不懂英文，不知怎樣填寫，奈人多擠擁，雖牆上登出一張「示意表」，非輕易能出入的。値此「中文成爲法定語文」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本人實不明白，明明這是一張中國人才需填寫的表格，但填表上卻是滿目英文，本人敢斷言，絕大多數前往寄大陸郵件的人都是不懂英文，尤其是中年婦女，她們既是不懂，就當詢問郵局人員，郵局人員被問得多了，煩了，就形成了暴躁，引致不愉快事件。這些都是政府一手所造成，都是拜中文不能成法定語文所累。所謂「官民打成一片」，眞不知從何談起，連市民這一點最低限度的要求和中國人的尊嚴要求都不應諾，眞不知何來「官民親善」？從「中文成爲法定語文」，連想到填寫表上的英文及香港政府的作風。如果這不是在留難香港市民，就明明在欺侮我中國人！

萬叔叔，本人寫這封信旨在支持推行「中文成爲法定語文」運動骨幹們繼續努力！及有關當局能了解到郵局工作人員之缺少。特此致謝，並祝編安！

晚蕭文翔

洪門首先掛出污星旗
旅加讀者慨嘆變節速

鄙人向是「萬人雜誌」的讀者，素知 萬先生是眞正的「不平則鳴」的忠誠君子，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不偏不倚、不投機、不取巧。鄙人看慣萬先生之作品（好如萬寶全書），同化我的志向。我離開祖國，抛棄子女，來到異鄉，暫求安逸，無法顧到遠離的親屬，祇有苦嘆。鄙人在加已二載有餘，加僑一向青青白白，誰料本年十月十三日加政府正式承認中共後，十一月十五日溫哥華有一最大僑團，洪門達權社，是日為五十二週年，大舉慶祝，突然掛上五星旗與加國旗，使僑胞們個個搖頭，遠而避之。鄙人為了少見為此情形，心中雖覺不平，但不敢「鳴」。洪門在加，首先領導改旗易幟，是否為了加政府承認了中共，理應如此；抑或投機？國民黨多少老黨員的投機，早有前車之鑑，在二十年中，名義如何？一般老華僑洪門，從未身歷其境，突然改變他們志向，眞是可惜。

鄙人雖是小商人，決非任何一派黨人，祇求三餐溫飽，安渡生活，更不知洪門底蘊，祇知目前第一個僑團扯起五星旗，是否日後每一華人商店、團體、住家，均須改旗易幟？鄙人年齡不夠，淺見世情，我想「萬寶全書」老萬先生，去信美國「僑光報」批評，這是究竟怎麼一回事。

以上報導，我們許多自大陸抵港轉來加地，我們一羣受過痛苦的人總算來到溫哥華有二年餘，到處看到逢雙十節、元旦及舊曆，各商店均扯上大幅青天白日旗，今年雙十，該僑團還是扯青天白日旗的，且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天天對大眾報打筆頭官司，罵來罵去；誰料突然變了「紅門」，眞可惜！像這情形，忠實份子見到，個個痛心。以上事實，是否可「鳴」，懇老萬考慮，可來信美國「僑光報」，該報確是忠誠人士所辦，溫哥華銷路很多，該報出版歷史雖不久，但裏三份報，為大漢公報、新民國報、僑聲日報。

你的長期讀者張××上
（十一月二十四日）

沒有身份證 心情焦急徬徨 希望讀者幫忙

萬人傑、張贛萍先生：

我是「萬人雜誌」的忠誠讀者，三年前從報章獲知您們決心辦一份戰鬪性刊物，打擊港共及一切牛鬼蛇神，至今出版了一六一期，且全部內容，均屬上乘之作。

「三結合」聯歡讌，一而再地錯過了；不，是您們定下條件過苛，老實說，「萬人」讀者中相信不少是剛到港的「共黨人渣」，來港後因各種樣，那又怎能參加「萬人讌」？我正是此千萬中的一位，望下次「讌」時勿拒之門外。

讀者中希望您們組織起來，為救七億人民的苦難而奮鬪；同樣我也是千萬中的一位。我對共黨的仇恨也不少於任何人，父親在「莫須有」的罪名作了冤鬼；母已逾七旬竟不許與親兒生活，隻身在鄉間受苦；本人原在大陸有一優職，因「家庭歷史」在「四清」初期迫得連夜逃到舉目無親的海角。盼請准予接納入組織，為祖國、為人民不惜貢獻一切！

除此，先生，恕我冒昧地向您們作一個要求：由於至今還沒有身份證，生活大受影响，心情異常焦急、徬徨；同時這裏舉目無親，歷來很怕與朋友談起，深怕被當局知道而遣返去，失了自由。在「萬人」中知悉您們及您們的作者、讀者中，十分同情並願意幫忙（過去也有過如此事例），故今特冒昧請求您們或您們的作者或能力許可之仁人之士，幫幫我的忙吧！我是六四年八月由澳門到港的，到港後即被當局發覺扣留，查出我原有澳門之身份證（澳門身份證是六四年六月由大陸抵澳後領的），在「不准領有雙重身份證」之理由蓋了指紋存檔後解了出境；同年年底才回港至今。如您們或您們的作者或仁人之士幫忙我，若要我為牛為馬以供差使，也甘心情願的。請您們大力幫忙吧！

讀者仇毛人（十一月廿八日）

編者覆：（請將通訊處與眞實姓名寫告，我們的讀者中，有人可能幫你的忙。）

毛酋再嘆五更寒（南音）

鄭秀堂撰

雖然身貴住高樓。無限淒洪恨怎休？一向自命英雄稱領袖。才兼文武性賦風流。可奈歲月不饒人，風燭殘年禿白首。頻遭厄運確擔憂。老病煎熬，羅盡一流大國手。過時望聞問切，據稱「煩惱皆由强出頭」。教我癖染芙蓉，祇爲長延壽。且喜雲南罌粟產量豐收。外滙繁增，亟應多出口。既可支供應毒品，世間算我最高籌。既可支援世界鬬爭，庶幾摧殘別國人口。政治如同搞魔術，但求玩弄得週。講到糧穀豐登祇不過開河順口。試問農業機械落後，我又豈敢苛求。求祈呃鬼騙神，節約時提冀將口糧尅扣。不惜騙人上樹把梯收。其實統治能鞏固維持，應憑核子威力夠。那管人民死活，教他緊勒褲頭，詎料幾許愚民，今時想通透。紛紛起來反抗，喺處亂嚸嚸。唯有依靠槍桿，緊對着蟻民心口。實行加緊鎮壓，作反就要殺頭。可惱軍事頭人，互相勾心角鬬。自相殘殺，內訌不休。學我到家，實行武鬬。嚴分派系與山頭。因此政令難頒殊尅手。迫於忍痛退讓，你話幾心嬲。所以悶氣難消，老懷愴透。失眠夜夜，鬱在心頭。

初更明月照窗紗。

蘇修勾結美帝，一味舞爪張牙。他等一唱一和，又吹又打。將吾詆譭，着實羞家。最近尼克遜與共葛羅米柯，還尚會談共話。聲聲把和平維護

大敵人，不由我心中不懼怕。唯有反唇辱罵，跌倒在地抓揸沙。希望得博世界同情，這才有聲架。不敢開拳憑把口，任教人笑我係「紙紮下扒」。

二更明月照庭階。

哀哉時勢更令我苦悶難排。往日掩護北越軍，幸有鄰邦柬埔寨。如今施漢諾親王被逐，逃來我國作長挨。搖尾乞憐，畢呈醜態。可憐可笑，可憫落魄大涯。試問舞榭章台，欠下幾多風流債？心術何其不正，跡近斜歪。位屬親王，自應不容過泰。終歸被國人擯棄，抵佢把苦難來捱。尤幸他願意發表宣言，吠聲大大。尚有一些剩餘價值，姑且收容免佢嚫長街。幾欲出動三軍，乘機併吞柬埔寨。祇怕世人怨責，事情重大慢作安排。

三更明月照欄前。

中原逆勢令我愴心端。自從以阿爭端，搞到兵戎相見。我實內心快慰，樂在心田。夢寐不忘，美蘇實行大戰。及後阿聯敗績，我依然喜地歡天。一來顯示蘇修低能，俾得世人親見。我乘機秋波一轉，妙不堪言。二來加深種族戰爭，我坐收漁人利便。誠恐天下不亂，何妨將是非歪曲復倒顛。所以立即支持巴游，四處興波作亂。既能打擊以色列，又可藉此顛覆阿聯。三來加深美蘇裂痕，奇謀神機

鳥烟。我躲在幕後支持，頻舒笑臉。這回搞得蘇美法英，共同亂作一團。無奈擄掠炸機，過於奸險。世人紛紛譴責，一時憤慨瀰天。後來游擊隊備受圍攻，勢遭潰亂，我卻鞭長莫及，更不敢甘冒大下大不韙之嫌。

四更明月照橋東。

誕生「九大」，仍舊是刼難重重。若把國家憲法依循，我實誠惶誠恐。皇皇寶座，勢必落空。細想爲着奪利爭權，才將文革來發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堪誇時勢造英雄。誰料今日派系紛爭，主張繁種。更恨有提建議，要我退賢讓位委曲從公。怕只怕戰友不仁，寵臣奪得王專寵。一朝反面，紅朝翻染血腥紅。正是一髮千鈞，未許我輕舉妄動。因此一拖再緩，皇皇「九大」仍是無影無踪。横豎罷免國家主席之時，憲法我又何嘗尊重。任教世人貽笑，我都要扮啞裝聾。

五更明月冷清清。

照着我形單隻影份覺孤零。我雖有心愛美人，視同生命。自古話三窟狡兔，我都越學越精。事關形勢別人强，眞眞攞命。愛美人心腹之將，我亦偏袒不靈。惜她樹大招風，放縱狂妄性。紛紛樹敵，瑣事俱爭。到頭來勢弱孤單，這就難於照應。千夫所指

，詐稱染病。犧牲陳伯達，這才抑制羣英。一場風波，雖告暫時息影。不過經此教訓，益覺勢境孤零。細思我黨嘍囉，一向毫無人性。自問作孽罪惡，水洗難清。委實岌岌可危，隨時要丟老命。最怕一聲「反正」，就要示眾遊刑。但聽「反攻」呼聲，四方響應。實情內憂外患，不由我膽戰心驚。月落西山，恍若孤魂吊影。寒風徹骨，幾乎血脉俱凝。

加拿大華埠官方亦用中文 香港反而落後了

萬人雜誌張主編大鑒：

鄙人移民加拿大多倫多數年，經常閱讀貴雜誌和香港報紙。數月來香港爭論中文官用已詳知了。今天接到小兒帶回來一張學校通知書，一時不相信自己眼睛，原來滿紙都是中文解說。下午到唐人街訪友，見到他案頭擺着一張中英對照的信和調査表，因爲這裏華埠正在鬧着拆遷問題呢！

這兩件事使我發生很大感觸，這裏只有三萬華僑，而政府不惜工本，請人翻譯印刷，結果還是政府方便了自己，第一不會使人回答錯誤的問題；第二得到迅速的答覆。這雖然不是實行中文官用，但已使人覺得被尊重。鄙意以爲香港中文官用的運動遲遲不能實現，多數是中國人識英文多過中文高高在上的中國官所阻撓，否則能使通行無阻方便自己方便別人的「中文官用」何樂而不爲呢？

加拿大讀者何申

（一九七〇年十月廿八日）

從海底隧道工潮談到香港工會的目前憂患

自從工業革命後，工會出現以來，工會就一直受到工人和資方的重視。一間現代化的工會，其作用是加深勞資雙方的了解，保護與增進工人的權益，代表工人在勞資發生糾紛時集體談判。放眼當今世界各國，工會存有最大勢力的，首推英國，在英國，幾乎每一個工人都加入了工會，所以聲勢特別浩大，每每可以左右國政。

海底隧道工人自十月十三日開始停工以來，只有一個多月，在這一個月間，工潮完全沒有解決迹象，這可以說是完全由於資方拒絕與工人妥協所致。在這次工潮中，有一點令人感到奇怪，就是一些負責工友不許工會代表他們與資方商討，他們表示工會中人易被資方收買，故對其不信任，到目前為止，海底隧道工會仍未有出頭代表工人談判。其實，當勞資雙方有糾紛時，有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商討，對工人更有利，因為起碼勞方不致被資方「逐個擊破」。

不過，工人所以不信任工會，亦有其原因，在香港，雖然大多數工會確能負起其應有責任，但仍有為數不少的工棍，利用工會作為政治宣傳的場所，利用工人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由於這些害羣之馬存在，無政治背景或對政治恐懼的工人，目睹這環境，就會減少參加工會的興趣。而且香港的工會勢單力弱，起不了什麼大作用，發生勞資糾紛時，往往不能維護工人的權益。這使人感到疑惑：「香港工會究竟有何用？香港工會究竟做什麼？加入工會又為了什麼？」故此工人漸漸對工會不信任，資方亦不加理會，而政府亦要大力推行「勞資協商」了。

工會的威信既然漸趨於低落，各工會就要團結、聯各起來，共同剷除牛鬼蛇神，同時亦要時常自我檢討，勇於接受意見，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各工會如不自重、自愛、自謀，恢復本身的威信，加強工人的信心，則早有一天必遭工人自棄，步上「除名」之路。

・駿馬・

夜不閉戶乎？斥左報之謬論

月前左派「商報」一則新聞，標題是：「法新社記者發出驚嘆，北京夜不閉戶」，以下是其新聞內容全部：

法新社訊：「毫無疑問，北京是世界上唯一的城市，你離家可以不鎖門。在北京的外國人大部份有永不鎖門的習慣，沒有行刦事件發生。北京的安全是絕對的，你可以在白天或黑夜在街閒逛，沒有絲毫的危險。

唯一可能的誤會，是碰到負責治安的民兵，他們看見一個外國人閒逛可能覺得奇怪，但是經過討論，外國人顯示出有和平的意圖，是可以自由行動，而再沒有麻煩。如果你想在一個未經許可的地點拍照，事情可能會較為複雜一點。」

商報這則新聞，對沒有在大陸生活過的人來看，可能會深信不疑，以為大陸的治安非常好、非常自由。其實揭開其屎桶蓋，即臭不可聞，原因有以下各點：

第一：北京為毛王帝都，粉飾昇平不在話下；且兵馬如林，特務滿佈，一人嗎語者死！遑論盜刦鼠摸?!

第二：中共竊國以來，大陸何處不是十室九空，一無所値，門上的鐵鎖銅環早已共剷，欲閉戶而可不得也！

第三：因這位法新社記者，已被中共指定路線閒逛，且有特務隨後監視，實不自由，故其「自由行動」沒有絲毫危險，理所當然！

但其後面一段文字，卻又自打嘴吧！筆者糾正其隱語。其文中的「覺得其怪」（即懷疑）「經過討論」（即審問甚至侮辱），「未經許可的地點」（即未經指定之事物），「較為複雜」（即指為間諜而逮捕判刑）。（丹心）

愛天主 肅內奸

越南佛教會有釋心珠禪師起來挽救對抗釋智廣那政治的邪惡和尚，主內的弟兄我們要為眞理効力，應立即起來組織正義的教會，或盡力清除教內的魔鬼共產黨。若再遲疑，救世主為眞理而慘死建立的聖教會就會斷送在我們懦弱的一輩子民身上了。若有報應，我們怎能擔當呢？

我是嫉惡如仇的，我希望終有一天為眞理而致命。

鄙人黃新生

（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保祿屢發親共言論 逃港難胞深感憤慨

張先生：

最近在報章及雜誌均看到天主教皇保祿六世發表的怪論，十分憤怒。保祿六世一連發表兩次怪論，使人不可忍。為什麼一個受人尊敬的宗教領袖，介入政治，干涉中國內政？我眞痛心無數愛國同胞參加親共的教會。星島晚報說：保祿六世關心窮人生活，到處為貧窮家庭和兒童呼籲。請問保祿六世為什麼不關心處在飢寒交迫的七億中國人民？為什麼不為大陸貧窮家庭和兒童呼籲？在聯合國農業會議上發其與主題格格不入的謬論，保祿六世，喔喔吧！我在大陸時，共幹帶我們去參觀天主教罪行展覽會，他說：梵蒂岡是個魔窟，天主教徒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現行美蔣特務，天主教的育嬰院、孤兒院是屠殺中國兒童的屠房。還列出大量的所謂罪證，現在我想起來頗覺遺憾，為什麼不一齊同邀保祿六世一起參觀呢？如果要列出事實駁斥保祿，那實在太多了。浮屍等等更不用說，如果大陸圖片展覽成功的話，最好在保祿到港時讓他參觀參觀。我尤其痛心台灣的天主教徒還能忍耐。

報章的評論，萬先生在牛馬集裏也談及，但都非常友善地只表示對保祿六世所發表的謬論「遺憾」。在下認為保祿六世好像趙聰先生所說的杜魯多一樣，趙先生說：可惜像杜魯多這種人糊塗透頂，你就是向他細說，他也未必肯信。保祿六世也是糊塗透頂的人，你們怎樣細說，解釋，也無濟於事的。

我受毛共的哺育，所以我是個無神論者。但不知香港的愛國天主教徒對保祿六世的謬論作何感想。

一難胞謹上

代郵

何琼讀友：來信與來文均收到，來文目前暫不擬發表，我準備讓他兩招，如有第三招再還擊，「功夫有沒有，只須一出手」，既是有目共睹，一笑置之可也。謝謝你的「拔筆」與「不平」。可否告我通訊處？ 編者覆

老前輩傷國憂時 讀詩文泣不成聲

贛萍先生文席：

昨春　惠書，備承　關注，至感雲情，家國是如斯，家念每懷然！不禁憮然！在海外，初以移民加國，儘可避秦，最近彼邦又與中共建交，家人婿女均在其地，引以為慮。乃讀一六二期程鐵夫君「與中共建交以後加拿大華僑的處境」七律：

（上略）

遠山夕照恩情薄，
終古遺民涕淚多，
放眼天南無壯士，
空餘北國一狂歌！

豈執政袞袞諸公，只食列鼎，而坐重茵，國家如此地步，尚不見有投袂而起者乎！

當時情難自已，不覺老淚縱橫，認為可與申訴者，唯　先生一人，故即撥電話與談其事耳。風雨同舟，各懷壯志，諸維　珍重。

老拙泉頓首五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更正

本刊164期第八、九頁「卅年代文壇點將錄」，標題「兩卷詩人」乃「雨巷詩人」之誤。又，文內八頁二欄末行「法國文字」應為「法國文學」；九頁二欄九行「討論零札」應為「詩論零札」。合予更正，敬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和力行壇主「感時」原玉

蒼蘆主 李懷蒼

機運來臨盡罄空　教人氣沮斂長虹
台灣輸出歌姬美　大陸愁看子弟紅
逆賊豈眞稱正統　高官終恐作沙蟲
他年史筆能無畏　敗寇成王古所風

再和感懷原玉

避秦有客走南天　王粲登樓豈偶然
故國山河收眼底　新亭涕淚落樽前
請纓無路空磨劍　學佛存神只坐禪
畢竟難忘是家國　反攻猶欲問何年

壇主評語：

懷蒼先生來函，對鄙人前作「感時」「感懷」二詩，盛加獎飾，並有陳上達先生，攜本刊二冊，送閱相晤，見獵心喜，遂賜佳章，雅與唱和，備邀榮寵，李先生詩中佳句：「他年史筆能無畏？敗寇成王古所風」。警惕名言，至堪擊節。又云「畢竟難忘是家國，反攻猶欲問何年」。猶欲二字，用得最好，含意是，許久失望，心有不甘，猶欲再問。李先生憂國之情，比諸放翁，並無遜色，寥寥五十六字，代表萬語千言，又足以代表數百萬人之心聲，詩人之筆，偉大矣哉。

萬人雜誌創刊三週年，三結合聚餐盛會，因爲在遠之身，未能赴宴，賦詩誌慶。

山打根 吳湯禮

萬眾騰歡喜氣洋，梅江共醉酒飛觴。
主編讀者諸椽筆，誅伐同仇比劍槍。

湯禮先生，閣下遙遠寄詩，爲本刊誌慶，友情可感，明年聚餐，如能來港參加，鄙人與萬張及作者諸君，當作盛大歡迎，以酬雅意。壇主敬覆。

紅朝下放

退伍紅衛兵

(一) 海外孤兒雙淚垂，出爐紅鐵任人鎚。
雖然香港謀生苦，勝比農村日斷炊。

(二) 深圳橋頭裝彈弓，僑生歸國入牢籠；
一聲下放海南島，子哭爹娘孫哭翁。

退伍紅衛兵先生，大作俗不傷雅，雅中通俗，是爲妙詩。紅鐵任鎚，橋頭彈弓，爲最新佳句。眞正詩人，無法寫出，大有元白之風。如有新作，繼續寄來，聲韻不調，有壇主替你斧正，大膽創作可也。

懷葉君

錦江

知交近十載，患難幾經秋；
曾記瑤山役，難忘下埔囚。
寃含三字獄，夢繞五更頭；
落月停雲望，相思渭北流。

錦江先生此詩，友誼深摯，感情豐富，對仗亦工。有唐詩筆意。前有思母新詩，鄙人用其材料，代作三首唐詩，以爲示範，不料短短時間，一經指點，竟有如此佳作，大爲驚異。果能由新轉舊，將來名重詩壇，可以預卜。錦江如有成就，壇主與有榮焉。

感懷

鄭秀堂

北望中原淚濕衣，安邦主義學胡兒，
抄來馬列身心苦，忍令山河面目非。
國有漢奸難獨立，人無韓范悵何如，
寒儒空抱遺民恨，一盼王師一自悲。

壇主評註

馬列：謂馬克斯、列寧也。中共抄襲馬列共產主義，身心遭到極大痛苦，自身又不能發明治國安邦之政策，學習胡兒，已屬可恥。

胡兒：指蘇俄也。

韓范：謂韓琦，范仲淹。宋之名臣，二人掌握重兵，討伐西夏（今內蒙古），當時有民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宋有韓范二人，國家賴之以安，國民黨若有如韓范之人才，共黨早已滅亡，何至今日？

王師：指台灣，盼望其反攻也。

秀堂先生此詩，愛國精神，殊堪嘉尚，詩學放翁，得其神韻，所指馬列主義，非中國產品，違背民族精神，不合中國國情，全國國民，皆不歡迎，證明中共，無安邦之策，既得天下，又不能創立優良制度，抄襲俄人，野蠻統治，捨棄中國固有王道政治，以馬列主義，代替孔孟思想。毛某，身爲漢人，其行爲，不爲漢族著想，專門破壞漢人文化，虐待漢家子孫，變更漢人忠孝仁義之精神，減發國人口糧，無衣缺食，將民生必需之物資，加以控制，運出國外，贈與其他民族，種種行爲，是爲標準漢奸，漢奸之定義：「凡身爲漢人，而做出不利於漢人之事者，即是漢奸」。二十年來，所有政論家，思想家，政治家，均屬淺見，未見有人道及毛某爲漢奸者，秀堂先生，一詩指出，詩人議論正確，目光深遠，實別於常人也。

壇主斧正，並索和

春聲

筆名由來，呈

千門萬戶盡春聲，詩夢鐘聲老筆名，
駁腳教師同是我，君來伐木鳥嚶嚶。

作者原註

千門萬戶盡春聲：古詩，搬字過紙。

詩夢鐘聲老筆名：詩夢鐘聲者，詩壇名也，爲廣州公道報之一欄，其時鄙生從事於彼，故云。

駁腳教師同是我：無資格爲人師，所以自道。

君來伐木鳥嚶嚶：伐木，詩名；君來伐木，借喻作壇主人。鳥嚶嚶，求友之聲也。

壇主致語

春聲先生賜詩囑和，自道筆名由來，本刊計有二位教師，一爲無牌教師，一爲駁腳教師，俱是鼎鼎大名，雖爲同刊文友，萬張二兄未曾介紹，因之尚未見面，更不知「春聲」君，即是駁腳教師，兩接來詩，初知底細，謹依原韻，奉和一絕。

先生筆號曰春聲，廣府詩壇舊有名，
大德粹然韓是姓？識荆以後互嚶嚶。

來函署名，「大德韓粹然」，可能是名「大德」字「粹然」姓「韓」？韓先生既有詩來，亦當有詩回答，詩云：

大雅本刊有二師，無牌駁腳素名馳，
嚶鳴互叫添新友，壇主從茲不水皮。

子家著

汪朝秘艷錄

從未公開過的秘密

全書十五巨冊，售四十元四角

子家先生著「汪朝秘艷錄」，是以汪精衞時代的奇聞異事為經；以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為緯，所有事蹟，均未嘗為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為一代巨著，作為野史看，作為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三〇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張贛萍著

一夜之間

現已出版
定價六元

張贛萍的小說以寫實著稱，「一夜之間」是他近年來的代表作。故事以一個虛榮心重的少女為主，她被人玩弄之後，也玩弄各式各樣的男人與女人於股掌之上。將香港社會的男女欲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各種花樣刻劃入微。在書中出現的人物，都是現社會中慣常見到的「紳士淑女」，但他們那種勾心鬭角的爭奪、損人利己的陰謀、不堪聞問的生活，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作者憑其豐富的生活體驗，銳敏的觀察能力，入微的心理分析，以細膩的筆觸描劃這班男女的意識形態，無不入木三分。整個故事隨女主角在幾個一夜之間的變化而發展，處處出人意表；結局奇特，尤見功力。文長四十五萬字，一氣呵成，無懈可擊。現已出版，每冊售價六元。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三)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毛派的回光反照……每週評論
波蘭動亂蘇聯頭痛
中共乘機大抽後腿……萬人傑
談「槍桿子出政權」……魯遲
不可告人的共軍外事局……金千里
透過新湖南省委看中共……侍旦
毛澤東三次死裏逃生……岳騫
事實與良心……克俊
勝利前後廣東省兩主席……兆華
從「生活畫報」看美國的不景氣……天涯客
王耀武要找湯恩伯拼命……胡實
魯迅的名字號之由來……慶餘
亂世用重典……賣油郎
打倒孔家店論……寒山碧
公平……黃思騁
防火聲中的一項建議……江城子
青年之聲……林乙・方程・雪浪花
新年進步
1971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社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第一六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卅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毛派的回光反照

最近中共的領導層，出現了微妙的局勢。一方面是毛派的核心分子陸續垮台，可是碩果僅存的姚文光，忽然脫穎而出，活躍起來。

關於毛派核心分子的垮台，首先是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長謝富治，自三月下旬起不再露面。其次是毛澤東的捉刀人，政治局常務委員陳伯達，自八月起不再露面。第三個是政治局常務委員康生，今春以來即露面越來越少，終於自十一月起迄未露面；現在還不能斷定已經垮台，但已接近垮台。第四個是政治局委員，上海革委會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張春橋。這個人本來是上海革委會主任，可是無論是「人民日報」還是上海的報紙，報導他時都只說「負責人」，怎麼都不說他是革委會主任。表示他在上海的職位，從一開始就沒站穩，經常在北平晃來晃去。可是從十一月間起，在北平也不見他露面了，同時期外國賓客路過上海時，出現招待的是副主任王洪文及王少庸。證明這個人北平和上海都呆不住了，大概已被掛了起來。

第五個是林彪，這個老病號向來少露面，不過自文革以來，凡是毛澤東出頭露面時，他總是陪侍在側，顯示「接班人」的身份，可是自七月起，有四次在毛會見外賓時，不見他的影子。

第六個是林妻葉羣。據說她是林彪辦公廳主任，在文革期間，一直與軍事六員形影相隨，「九全大會」之後登上了政治局的行列，也算是最高領導人之一了。可是今年八月一日中共的建軍節，不見此婆露面，顯示她已與軍事機關斷了線，辦公廳主任也無公可辦了。「十．一」她在天安門上露了一面，其後即踪跡杳然。大概目前還不致於正式垮台，但是在政治局中已不起作用，恐怕已無疑問了。

第七個是毛妻江青。她已完全恢復了文革以前的狀態。一九六九年她還相當活躍，十二月還掛出「中央文革小組」的招牌，招待外國賓客觀賞文藝晚會。今春三月，柬埔寨政變後，施漢諾在莫斯科碰壁投奔北平時，在周恩來主持的「國宴」上，她還流盼生姿，脫下上身制服，露出短袖黑襯衫，到處和參加宴會的人打招呼。可是，自那以後，就逐漸收斂形跡，現在完全和文革前一樣了。除了「五．一」、「十．一」的大集會，一切重要政治集會都不見她露面。

從上述情況看，大形勢顯然對毛派不利。核心分子看來尚未出問題的只剩下一個文革小丑姚文元了。他本是上海「解放日報」的總編輯，奉毛命專批判「海瑞罷官」，「吹响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是毛派底班之一。但是在底班之中，他地位最低，年齡最少。

當毛派分子紛紛退潮的形勢中，最近姚文元突然紅了起來。例如十二月十九日南越「民解戰線」中央委員會代表團訪問北平，他在二十日的萬人羣眾大會上竟上台發表演說。試看他演說的內容：「我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戰鬭在……」。出席大會的有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和中共槍桿子總管黃永勝，他這個小丑，何以會代表中共發表演說？細查新華社的報導，因為黃永勝在十九日晚的宴會上，先發表了演說，看來與姚文元平分了春色。地位高於黃、姚的周恩來，則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出現。使人感到，今天北平的局面，文由姚文元掌握，武由黃永勝控制，周恩來則文武兼資。

姚文元在文革期間曾做過兩件對新當權派過得去的事情。㈠是一九六七年九月，王力、關鋒等喊「揪軍內一小撮」，喊出了亂子，姚文元奉命在「紅旗」撰文批判王、關等主持的「五．一六兵團」。雖然是奉毛之令行事，但此本身總算為新當權派所喜。㈡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江青號召的「揪四右」運動，又揪出了亂子。各地的「槍桿子」於七月中旬，開始掃蕩毛派造反分子的武鬭據點，攻佔學校。姚文元奉令寫了一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明令追認「槍桿子」的掃蕩行動。於是「工人宣傳隊」在「槍桿子」的支持下進駐了各地的文教機關，把「革命小將」下放農村。此事雖然也是奉毛令行事，但也為新當權派所歡喜。這是他突然走紅的主要背景。

其次是毛澤東，文革以來，打倒了劉、鄧的舊當權派，結果殺出了周、黃的新當權派。自去年九月以來，新當權派不理他的反對，逐步與「蘇修」妥協，毛心裏之不舒服可想而知。今春以謝、陳等相繼被迫雪藏，可能大發肝火，對新當權派提出了最後通牒，如再這樣搞下去，他就撕破體面大鬧出醜。於是姚文元乘機出頭，給毛點面子。如此說來，這不過是毛派的回光反照而已。

（漢）

新聞以外

波蘭動亂蘇聯頭痛
中共乘機大抽後腿

梁人傑

波蘭動亂，蘇聯陷於兩面「作戰」的窘境，一方面要應付東歐之變；一方面不敢鬆懈中蘇的邊防。中共乘機攻訐，大抽後腿，打擊蘇聯在共產集團中的領導地位。可惜毛共的「支持」找錯對象，波蘭人民所要求的是更大的修正，而修正主義卻是毛澤東思想的死敵。

血腥的鎮壓

戈慕卡和他的四個夥伴從波蘭的傀儡政權中倒下來，繼之而起的是哲勒。人換了，總算把人民的怒潮暫且平息；同時，把以往的過失全部推在戈慕卡身上，讓他做代罪羔羊，以息民憤。其實，波蘭暴亂事件的發生，由於戈慕卡施政上的錯失不大，主要關鍵在共產黨經濟制度的失敗。哲勒上台，初期可能對人民有若干讓步，不久又將回復舊觀，那時，哲勒的收場，也和戈慕卡一樣，成為共產主義祭品，由共黨宣傳機關將之鬬臭，一切的罪過，絕不會在共黨身上。

波蘭要解脫共黨的枷鎖嗎？那是沒可能的。試看看今日的波蘭，波軍鎮壓不來，便有十萬蘇軍開入，蘇聯坦克，巡邏市面，手無寸鐵的波蘭人民，怎反得起來呢？即使推倒波共現政府，也抵抗不了强大的蘇軍。

美軍入越，有長髮美國青年在白宮之前請願示威；蘇軍入波蘭，別說沒有長髮蘇聯青年在克姆林宮之前示威，那些以示威為日常工作的美國學生，也不會到蘇聯大使館前表示一下。似乎，整個世界都承認了蘇聯對東歐共產國家有血腥鎮壓的特權。

反抗行動屢興屢敗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五年來，類似波蘭事件的動亂，在東歐共產國家中已不只發生過一次，相信以後還會繼續發生，尤其匈牙利、捷克、波蘭、東德，更見動盪。和一切共產國家一樣，人民的要求不外兩點：自由與生活。一是不滿共黨嚴格管制一切；二是要求提高生活水準，今回波蘭事件，也由於工人反對政府提高物價而引起。

蘇聯是實際主宰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對付這些動亂不外兩度板斧：一是畧為改革；二是武力鎮壓。如果畧為改革人民仍要造反，便實行武力鎮壓；如果武力鎮壓未能平息動亂，便畧施改革。兩者相輔而行，二十五年來，總算把這些國家控制得牢牢的。

以東德和匈牙利為例，蘇聯和他的傀儡以武力來消滅了反抗運動，然後，以經濟繁榮來滿足人民物質生活上的要求。到現在，這兩個原本最紛擾的國家已成為東歐共產集團中較安定的國家。

捷克比匈牙利、東德更可悲，反抗運動消滅後，經濟沒有繁榮起來。捷克人已明知無法反抗，今日已顯得消沉，大家只是渾渾噩噩的過下去。

西方口惠實不至

東歐國家的反抗運動，沒有外力援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大革命之前，西方陣營曾經號召東歐各國人民起而反抗，但匈牙利人民眞正動手時，西方各國卻遲疑起來，爭議未決，蘇軍已以閃電行動，佔領全匈。匈牙利的反抗運動，便在坦克車下粉碎了。從此之後，西方國家對「支持共產黨國家人民反抗」這個漂亮的口號，提也不敢再提。

東歐國家人民的反抗運動，無非在作着重大犧牲，根本沒可能由此重獲自由，除非蘇聯為首的赤色帝國集團垮了台。蘇聯一天不垮，東歐任何國家的反抗運動，在蘇聯武力下必然化為雲烟。

他們的要求，只限於改善經濟生活，但也只能在一段時間內，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漸漸，又會回復舊觀，甚且變得比前更壞。

戈慕卡與哲勒

目前已被撤職的戈慕卡，波共的報紙大打落水狗，所列舉的罪名，何只千百。其實，戈慕卡上台，是在一九五六年波蘭人民暴動反抗時，波共對人民讓步而把他捧出來的，因為戈慕卡是溫和的自由派首領。可是，他掌握政權後，只過得幾年，便漸漸恢復了共產黨的猙獰面目，嚴格的管制，變本加厲。

這是否出自戈慕卡的本意？可能未必，因為他背後還有個他必須秉承意旨的大老細。大老細要他怎麼辦，他也無法違抗。因而，又激發今回的暴亂

，號稱自由派的戈慕卡倒台了。

繼任人哲勒自然也是以溫和的自由派領袖姿態出現，和當年戈慕卡並無貳致。

但，他執政後是否也將循戈慕卡的舊路走？這個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自由派難望抬頭

除非，蘇聯內部的自由派勢力抬頭，作為附庸的東歐國家才有放寬的可能。但，蘇聯的自由派有得勢機會麼？答案是沒有！

克姆林宮今天正全力壓制內部的自由思想分子，連獲得諾貝爾獎金的作家，也被批得體無完膚，不敢跑去領獎。如果東歐附庸國走上自由化路線，動搖到蘇聯本身，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因此，對東歐國家自由運動的鎮壓，必須比蘇聯本身還要嚴厲許多。

目前波蘭動亂，表面上看是共產黨已對人民讓步，其實，不過是他們運用純熟的退一步進兩步政策，基本條件是保持政權，政權在握，不管是怎樣的變化，如何的讓步，權力還是掌握在他們手中，暫且平息了民憤，慢慢又可重新再來。

提防中共起尾注

東歐國家的動亂，蘇聯共產黨及其伙伴雖然可施以大力鎮壓，必要時還不惜訴之武力，像捷克那樣，用槍砲坦克將之敉平。可是，波蘭的動亂，卻給蘇聯帶來另一重憂慮。

自中蘇共交惡，邊界衝突頻生，蘇聯把龐大的軍力集中中蘇邊界，防範中共。如果東歐事態演變到非動武不可，佈置在中蘇邊境上的軍力，恐怕要受到影響，使蘇聯陷於兩面應付的窘境。

這是蘇聯早已就考慮到的形勢，因此近來蘇聯不顧東德反對，不斷和西德交好，目的是為了緩和歐洲方面的情勢，集中力量於亞洲，以防中共起共尾注。

目前波蘭的動亂，雖未演變成軍事行動，但這病菌可能蔓延到其他東歐國家，不能不調集足夠的兵力戒備；那麼，亞洲方面的防務就很可慮了。

兩面「作戰」

中蘇共雖互派大使，但關係實際上並未改善，關鍵在這兩個共產國家都未消除爭奪世界領導權的野心。即使暫時不是劍拔弩張，但斷不能給對方可乘之隙，否則對方會乘虛而入。如果蘇聯分散一部份力量應付東歐國家，中共即使沒有機會侵入蘇境，至少也減輕壓力，不再受到威脅。對中共來說，東歐有事，該是個特大喜訊。今後一段時期，蘇聯看來非留有足夠應變的兵力在歐洲不可。在中蘇邊境上，緊張的情勢會鬆弛下來，這對中共自然萬分有利的。

同時，由於波蘭的動亂，蘇聯領導的共產集團聲威會受到沉重打擊，在世界共產領導權力的鬪爭中，使毛澤東佔了不少便宜。

這是使克姆林宮十分頭痛的事，並不如表面上波蘭一些工人造反那麼簡單，因此事影響到的，十分複雜。

中共的指責

中共對此自難免有幸災樂禍的心情，因此表示了態度，不用說，對蘇聯和戈慕卡政權，作出了嚴厲的攻擊。主要的有兩點：㈠警告蘇聯不得干涉波蘭內政。㈡指責戈慕卡政權以武力鎮壓波蘭人民的反抗。

也許中共得意忘形，並不清自己的立場；也許一本「敵人反對我們贊成，敵人贊成我們反對」的毛思想，因為現在蘇聯是頭號敵人，他們的一切行徑，都得列入反對之內。

其實，在東歐的共產國家中，除阿爾巴尼亞外，全部走修正主義路線的，在中共眼裏，修正主義是罪大惡極。波蘭、捷克、匈牙利及東德等國之所以牽起反抗運動，是他們要比蘇聯更修正，嚴格說來，這些國家都應該是中共的敵人，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肯接受毛澤東思想領導的才是正統的共產黨。

罵戰

毛澤東盡力的爭取更多共產國家接受他的領導，可是一直沒有成功，肯做死黨的，只有一個蕞爾的阿爾巴尼亞，此外，再找不到其他伙伴了。

今回，藉着波蘭的動亂，是毛澤東對蘇聯領導的共黨集團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展開攻擊的最好機會，這樣一來，使蘇聯對中共增加了不安之感。

不過，看來中共也只能利用這機會罵罵修正主義而已，斷沒有膽量支援波蘭反蘇；同時也不會有這樣的實力。對中共利用這機會搧風點火，蘇聯自然恨得牙癢癢的，可是目前自顧不暇，那有工夫回轉頭來對付中共？他的還擊，最多也不過回罵一場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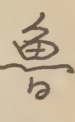
使中共感到尷尬的是：蘇聯修正、波蘭修正，兩個都是他們的敵人，幫那一個罵那一個都和他們立場有衝突。不過，蘇聯是頭號敵人，當然是幫波蘭說話而罵蘇聯了；其實，中共支持波蘭也支持錯了對象。

鎮壓得不徹底

波蘭這一次的動亂，其實經濟性重於政治性，並非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去反抗克姆林宮。毛澤東指責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就是經濟掛帥，戈慕卡的修正主義路線受到波蘭人民反抗，因為人民認為他修正得不夠，還未做到真正的經濟掛帥。現在毛澤東反對克姆林宮，反對戈慕卡政權而同情波蘭人民，豈不是等如反對修正主義，卻贊成了更徹底的修正主義？這太矛盾了，毛澤東為了攻擊蘇聯，不惜放棄毛澤東思想，實在是可笑。

毛澤東又指責戈慕卡鎮壓人民，這指責只有一半對。他該說戈慕卡的鎮壓不夠到家，如果像老毛那樣，鎮壓到根本反不起來，像波蘭這種動亂，就不會發生，試看看大鳴大放的時候，鳴放過的人，不是一一被批臭鬪垮了麼？

談「槍桿子出政權」




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小冊子，說了一句歪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意思在替「專政」辯解，過去曾被專政，現在要對別人專政。這兩句歪話，現在應在他自己身上。他曾說過：「槍桿子裏出政權」。這句話本來是土匪話，等於說拿槍可以打劫。

「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本來是文謅謅的事情，結果演成流血大武鬬。迫得要依靠槍桿子來收拾無政府的狀態。結果，劉少奇、鄧小平集團的政權，雖然被推翻了，可是毛澤東並沒有得到手，被槍桿子奪了去。這應了「槍桿裏出政權」這句混帳話。現在他正受制於槍桿子，欲罷不能。

試看槍桿子頭目黃永勝的風頭

十二月十八日，南越民解的中央委員會代表團，由鄧塵施率領抵達北平。按「民解」中央委員會，本是一統一戰線的組織，在某意味上也是黨的組織，歡迎這個代表團應由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的代表人物出頭，而這次的歡迎則以黃永勝、吳法憲（空軍司令）、邱會作（總後勤部長）三大槍桿子帶頭往機場歡迎。有這麼一段描述：「鄧塵施團長和黃永勝總參謀長乘坐的敞蓬車從天安門前經過時，天安門廣場呈現出十分熱烈壯觀的場面。無數彩色汽球騰空而起。……」新華社這段報導，使人替毛澤東有今日是誰家天下之感。

周、黃互相信任分工

周恩來沒有出迎南越民族代表團，並無可疑原因，同日下午他接見馬里代表團，唱另一齣重頭戲。自從「十・一」之後，新當權派兩頭頭周恩來和黃永勝，似有了進一步的默契和信任，周恩來在接見一般外賓時，黃永勝多不陪同接見（以往則亦步亦趨）。像歡迎南越「民解」這等大場面才獨佔風頭。

自文革以來，除了迎接外國軍事代表團，黃永勝從未領銜率百官出頭；中共自竊據大陸以來，任何一總參謀長，皆未有如此的風頭。顯示槍桿子已牢牢握在黃永勝等人手，槍桿子確已在當權話事。

再看歡迎「民解」的名單，依新華社報導的次序是：(1)「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各軍種、兵種、北京部隊的負責人……」(2)「中共中央和政府有關部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對外友協的負責人……」(3)「工人、貧下中農、戰鬬英雄和紅衛兵的代表」。槍桿子也騎在黨、政、革、工、農、紅的頭上。槍桿子真是「威風八面」了。

毛派要員東倒西歪

從「九全大會」起，到今年「八・一」建軍紀念止是各地方毛派領導人垮台的階段。諸如湖南黎原，貴州李再含，山東王効禹等紛紛垮台。今春以來中央領導層毛派分子開始垮台。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自三月下旬起從政壇上消失；政治局常務委員陳伯達自「八・一」之後迄未露面；「十・一」之後另一政治局常務委員康生，露面越來越少，十一月起迄未再露面。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實際是主任，中共報導從不稱主任）張春橋，自「九全大會」以來，極少在上海出現，南京軍區政委的名銜，自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已不再被報導，十一月下旬起，在北平的露面次數也越來越少。看樣子也已經腳跟不穩了。另兩個政治局委員毛妻江青，林妻葉羣，露面也越來越少，大有難登大雅之堂的況味。目前在北平偶爾露面的僅有政治局委員姚文元及候補政治局委員汪東興。

毛派核心分子從地方到中央紛紛垮台的情況，說明毛澤東已被打回文革前的原形，被當作死人來供奉。玩槍桿子的人，被槍桿子打垮了。

馬列思想的最高峯

一九六四年，親劉、鄧的總參謀長羅瑞卿，批評林彪頌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最高峯時曾說：「最高，難道還有次高？」連羅瑞卿都深表懷疑。

最近看見一份左報刊登一個「槍桿子出政權」展覽會的廣告，大吹槍桿子的妙用，是不是故意對毛澤東的諷刺呢？

「槍桿子出政權」這句話所包含的思想，不但不是什麼馬列主義高峯，而實是反馬列主義的反動。因為這句話只表現武力主義，如果它是真理的話，那麼拿破崙和希特勒之征服歐洲豈不是正義嗎？

照馬克斯的原意，所說的暴力主義革命，是指工人階級的武裝起義。到了列寧，因為一九一七年前後，俄國工業仍然落後，工人階級力量太薄弱，於是發明工農聯盟的理論，即是以工人為主體聯合農民的暴力革命。而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出政權」，則是張獻忠、李自成式的流寇主義。因為他一九二七年帶四百人上井崗山，幾乎沒有一個工人，所吞併的原在山中的兩部武裝，則是地道的股匪。

「槍桿子」原是兇器，任何人掌握它，都可形成一專制勢力，禍國殃民。這究竟有什麼道理，有什麼神秘呢？土匪可以搶人，只因手中有兇器；暴君獨裁虐民，也只因握有武裝勢力。掌握武力即可強天下之人屈辱於武力之下，這原是最原始的原始暴力思想，現在竟被紅色狂人奉為真理。並且還為它舉行什麼展覽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天下最大痛苦的事，莫如自己報應自己。曹操奪劉氏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結果司馬氏父子，也奪曹魏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毛澤東以玩槍桿子起家，終於受制於槍桿子。可以說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

不可告人的共軍外事局

金千里

中共國防部轄下的重要機關——對外事務局，簡稱「外事局」，其職能是不可告人的，至於公開活動，對外則到各國訪問，在內則接待外賓，陪那些赴大陸訪問的軍事代表團到各地參觀。按理，這個外事機構應該異常光明正大才對，事實不然，它卻擔負起更重要的全球戰略任務，在此無謂向讀者揭穿，明眼人自當深刻理解中共國防部外事局的本質。

當今法西斯的劫機暴行，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公然武裝騎劫，並燒燬珍寶機的事實，最惹人注意。該組織由中共對外軍援，一手武裝，並訓練幹部，不難想像，外事局所擔負何種角色，那是毋需畫公仔畫出腸的。

經過「三軍聯委」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胡作非為，共軍國防部許多機構同樣遭受被砸被抄的地步。這以前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蕭向榮中將垮台最慘。蕭至今不明下落，中共國防部在那個時期幾乎完全癱瘓。

毫無疑問，屬於從前彭、黃路線或羅瑞卿系統的國防部要員，均樹倒猢猻散，非批鬭，即貶謫。除蕭向榮首當其衝外，其他調職者尚有潘振武（現任職武漢軍區）、路揚（曾代理蕭向榮短時期，今出現在河南軍區，實際是降職降級）等人。

外事局也因文革的權力傾軋，不得不改組整頓，清洗元老派。按彭德懷時期不稱「外事局」，全稱叫做「對外聯絡處」，顯然，職能範圍比較小，只擔任聯絡的工作。這就是修正主義軍事路線的產物，蓋因學蘇共老大哥之故。

文革開始被整的原外事局領導幹部，已下台者，有原任局長蔣克定（大校），現由柴成文接替，蔣克定不知所踪。另二位副局長葉修直（上校），張秉玉（上校），三年來亦未公開露面，或出國訪問，或陪侍外賓，均榜上無名。

六五年以前，此三名外事局領導人，一貫風頭甚勁，舉凡外國軍事代表團，或友軍的七七物物歌舞團（如朝鮮人民歌舞團）體育團及球隊等，接待的共軍權要名單中，定然有蔣克定或張秉玉、葉修直的大名。

三年來，三人均消聲匿迹，像老鼠見不得光，其下場自可想而知。但並未公開他們的罪狀。

自六八年十一月以後，新華社零星報導的外事局負責人，經收集整理，至現在共有四人。

局長：柴成文（少將），原在韓戰和談期間，擔任共軍方面的代表及翻譯，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給美國人的印象是斯文沉靜，彬彬有禮，不愧是一老奸巨猾的軍事外交長才。柴成文自接蔣克定出任外事局主任，第一伙是和俄共的馬特洛索夫打交道，擔任毛俄邊境談判的團長。其時，喬冠華任代表團團長，對手是庫茲涅佐夫。

這次邊境談判，被譽為官對官，將對將在會議桌上的戰爭，結果拖了一年多，迄今毫無進展。柴成文的對手也是俄軍的出色將領，恰好是半斤八兩，誰也沾不到便宜。倒是柴成文的出現，並擔任外事局主任一職，引起輿論的注意。此人無疑是共軍的當權派。據說柴成文出身知識分子，早年在北京某著名大學讀外文系，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後投靠延安。

新任共軍國防部外事局政委：張中如（見六八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報第六版）。此人不明來頭，偶然出現一兩次，耐人深思。因政委一職，實等於專搞秘密活動的角色。

新任外事局副局長王岳西，為近兩年最紅的代表人物，經常出現於人民日報各類集會的名單中，且兩次赴非洲活動，為今年六月十九日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剛果的團員之一（見六月十九日新華社電訊）。王岳西原軍銜大校，也是知識分子出身。

從王岳西的活躍情形來看，共軍外事局的主要目標似在東南亞及非洲，因這位副局長經常參加軍經援北越的會議，及與巴勒斯坦代表商談。年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武裝代表常赴大陸訪問，王岳西則陪同他們到各地參觀遊覽。說明王的地位太不簡單。

另一副局長為解放幹部朱開印（原軍銜大校），近兩年也經常露面，以外事局負責人參加活動。先後在今年七月北朝鮮軍事代表團；及九月羅馬尼亞軍事代表團訪中共時，朱開印均出席宴會，可見再度被毛、林重視起用。

按朱開印為共軍老牌外事局副局長，早自彭德懷於五四年出掌國防部時，曾一度被任為外事處處長（當時稱外事處）後降職改任副處長。文革過程，有兩年未見其公開活動，可能受批判。如今再度解放，仍任副局長。唯一可資解釋的理由，就是對外武力擴張，不起用舊人，並加強領導，那怎能實現老毛偉大的全球戰略佈署呢？

以上為中共公開的現任四名外事局領導人，包括正局長一人，政委一人，副局長二人。至於另一名粟光祥，曾多次出現排名在柴成文，或王岳西之後，故懷疑此「粟光祥」也可能是外事局的負責人。除公開的以外，隱秘的或許更多，負責對外種種陰謀活動，君不聞非洲有中共軍官訓練的游擊基地乎？想來它的任務總不會「與人為善」吧！現在的中東大亂，美國支持以色列，蘇共支持埃及，中共支持「巴解」，那種你死我活的鬭爭，方興未艾，誰可預測這場大亂，何時才能平息？



透過新湖南省委看中共

·待旦·

「文化大革命」砸碎中共各級黨組織之後，中國共產黨也就成爲一個有頭有腳沒有中間的怪物。有中央有基層支部，但沒有縣、專區、省一級黨委會。九屆黨代會的代表從那裏來的？怎樣產生的？連中共自己也感到滑稽。因爲黨代表不是由各級黨組織推選的，而是由革命委員會委派的。「九大」後爲了結束這種滑稽的局面，恢復各級黨組織的權力，大抓「整黨建黨」工作。可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整黨建黨」工作進展卻異常緩慢。不但省一級黨委會一個都建不起來，而且基層一級也建不起來。今年八月，全大陸只有三十來個縣建立了黨委，佔二千一百多個縣的百分之一點五；省轄市則只有三個建立黨委，佔一百七十多個省轄市的百分之二。截至目前十二月，也只有約摸一百來個縣建立了黨委，其比率也只提高到百分之六左右。由此可見中共「整黨建黨」工作所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但這並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只好從略。

一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四日，湖南省召開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並宣佈建立了新的湖南省黨委會，由華國鋒任第一書記，卜占亞任省委書記，楊大易任省委副書記。湖南省也就成爲全大陸二十九個省區中，第一個建成新省黨委會的省份。這自然與中共中央的努力有關，與毛澤東的努力有關。希望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成爲全大陸各省「整黨建黨」工作的榜樣。因而，湖南省新黨委宣告成立之後，中共宣傳機器拚命大吹大擂，給予人們一種印象，好像縣、專區一級的問題都解決了，現在可以專心一致來搞省一級「整黨建黨」工作了。可是，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假如我們不仔細研究中共的報導，只粗枝大葉地看一遍，那是會上中共宣傳的當的。

（一）基層黨組織仍未普遍建立

湖南省所召開的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有一點和中共「九大」極爲相似的，就是有些黨代表不是由黨組織推選而是由革命委員會委派的，因爲湖南省不但縣一級黨委會未能普遍建立，甚至只由十人八人組成的基層黨支部也還沒有普遍建立。華國鋒在湖南省第三次黨代會上是這樣說的：「通過整黨建黨，淸除了廢料吸收了新血液，全省絕大多數的基層黨組織建立了新的支部，多數縣已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建立了新縣委」。既然說「絕大多數的基層黨組織建立了新的支部」，就說明並不是所有的基層單位都已建立黨支部，有些黨支部難產，還建不起來。黨支部既未能普遍建立，也就令人不能不懷疑，華國鋒所說的「多數縣已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建立新縣委」的「多數」，到底是眞的多數還是假的多數？湖南省共轄三個省轄市，七十七個縣，人口共有三千多萬。假如華國鋒的統計是正確的，那麼湖南省至少應該有四十個縣（市）已建立新黨委，佔全大陸已建立新黨委的縣份的三分之一强。也就等於說，大陸其他二十八個省區中，平均每一個省大約只有二個至三個縣建立新黨委，倘若果眞如此，其懸差也實在太大了。

另一點使筆者懷疑華國鋒的話的正確性，就是因爲基層單位的黨支部未能全面建立，基層黨委會更不可能全面建立，這自然妨碍了縣一級的整黨建黨工作。大家都知道，黨支部是最低層的黨組織，三個黨員在一塊就可以成立一個黨支部。支部的上頭是總支部，總支部的上面才是基層黨委。以一間工廠來說，一般是一個車間建立一個黨支部，工廠卻建立黨總支部或黨委會，視規型大小而定。在農村來說，一般是一個生產大隊建立一個黨支部，倘如黨員過多，生產大隊可以建立黨總支部，而生產隊則建立黨支部。公社一級建立基層黨委會，公社以下的單位不准成立黨委。縣委會是由公社黨委選出代表，在全縣黨代表大會中，選舉出來的。基層黨支部與縣黨委會之間，隔着兩級黨組織，其一是黨總支部，其二是基層黨委會。既然黨支部都未能全面建立，那麼「想當然」，有更多的黨總支部和基層黨委會自是未能建立，因此也就不容易組成縣黨委。

既然縣黨委尙未普遍建立，可見湖南省新的省黨委並不是眞眞正正的由下而上地選舉出來的，而是由省革命委員會由上而下地包辦劃定的。我們也就可以知道湖南省新黨委的成立是什麼一回事了。

（二）省委員會擴大權力更加集中

中共省一級黨委員會，以往設有一個書記處，由一名第一書記及多名書記組成。就以「文革」前廣東省的情況來說吧，陶鑄是省委第一書記，陳郁、黃永勝、趙紫陽（後接替陶鑄任省委第一書記）、林李明、區夢覺等都是書記處書記。書記之下才是省黨委會委員，約有二十名左右。省黨委會委員一般兼任省黨委會有關各部的正或副部長。從湖南省新黨委會的情況看來，新的省黨委會擴大了兩倍左右，由七十五名委員和十五名候補委員組成（見香港大公報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報導）。新省委會如此龐大，共有九十名委員，估計這些委員不可能全部都是脫產幹部，也不可能全部集中在省會辦公。因爲此與「精簡機構」、「實現一元化領導」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筆者推測絕大部份省委會委員，都是專區、縣一級革委會的負責人，以及不脫產的工農兵代表。不脫產的工農兵代表平日固然必須埋頭埋腦在田地裏、車間裏工作，不可能過問省黨委會的行政業務；即使身兼省委委員的專區和縣一級負責幹部，由於面向基層，也無暇過問省黨委日常的行政業務。這樣新的省黨委會雖然擴大了，但實際掌握領導權的卻只是第一書記、書記、副書記三個人，比起以往的書記處「精簡」得多了。

（三）黨軍的關係與湖南省委領導人的情況

湖南省新黨委會建立的過程告訴我們，新黨委基本上是從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蛻化而成的，省黨代會的召開，也是由黨核心小組主持。

華國鋒自七〇年五月間接替黎原出任湖南省革委會代主任之後，也兼任了湖南省革委黨核心小組代組長，成爲第一把交椅。他的出任新省黨委會第一書記是順理成章的。華國鋒湖南人，早期經歷不詳，曾一度擔任毛澤東的故鄉湘潭專區地委第一書記。由於搞好毛的故鄉韶山的水利和生產，被有關方面賞識，提拔爲湖南省副省長。「文革」奪權造反期間，駐防在湖南省的四十七軍（六九〇〇部隊）軍長黎原，副軍長鄭波，副政委劉善福奉命支左。率四十七軍控制長沙，所部某部且開入廣州，制止武鬪，打垮省無聯、湘江風雷之後，黎原獨攬大權，出任湖南省革委主任。華國鋒則出任省革委第一副主任。七〇年初保守軍人勢力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整肅毛派的地方班底，黎原就在這時垮台，華國鋒才補了上來。無論在「文革」或「文革後」，華國鋒表現平平，不太突出。可以肯定他和軍隊沒有太密切的關係。「解放」初期起，他就沒有在部隊中任職了。正因爲他與黎原和四十七軍並沒有密切關係，所以不隨黎原垮台；也正因爲他不是軍人，所以從廣州把卜占亞調去，領導湖南省軍區。

卜占亞——「文革」前任廣州軍區四十二軍（六八四〇部隊）政委，駐防於廣州惠陽專區，兼惠陽軍區政委。一九六二年卜占亞調來惠陽前，爲六八四〇部隊某師政委，估計是大校軍銜。一九六二年十月，爆發中（共）印邊境戰爭，卜占亞率所部追隨丁盛（少將）參加對印戰爭。丁盛自五九年「西藏事件」後就已率部入藏，鎮壓西藏同胞，擊破藏軍主力，進抵中印邊境，兼任拉薩警備司令員。六二年，丁盛率卜占亞等出擊「麥馬洪線」，擊破印軍主力於西山口。指揮卜占亞師翻過一萬三千呎的雪峯，迂廻到印軍第四師的背後，全殲該師，創造了中共軍山地戰最優秀的成績。該役之後，經過休整，卜占亞便由師政委提升爲四十二軍（六八四〇）軍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間，卜占亞是老保派，絕對支持廣老譚黃永勝，出任廣東惠陽專區革委會主任。稍後陞任廣州軍區副政委。黎原垮台之後，卜占亞調往湖南省控制湖南駐軍，出任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兼湖南省革委第一副主任。湖南省新黨委成立之後，估計他仍兼任省軍區第一政委。

楊大易——出身於林彪的紅一軍團。「解放」戰爭期間，歷任東北野戰軍（林彪）的營長、副團長、副師長。梁興初、梁必業、江擁輝、吳岱都是楊大易的老首長。曾參加過「三下江南」、四平、瀋陽各次戰役。一九五〇年春任三十八軍一一二師師長。同年十月率部入韓作戰，指揮過飛虎山對美韓聯軍作戰，一九五一年升任三十八軍（軍長江擁輝、政委吳岱）參謀長。韓戰結束後升任三十八軍副軍長，一九五五年九月受少將軍銜，以後進入南京軍事學院深造。一九六四年任廣西桂林步兵學校校長。一九六五年調往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估計楊大易是出任第一副司令員。六八年湖南省革委會成立，出任第二副主任。黎原垮台後兼任軍區司令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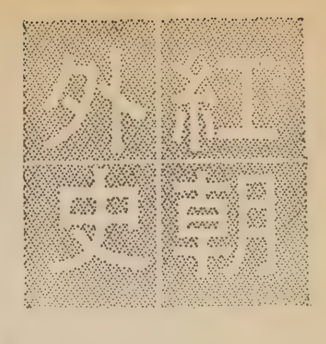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黨委三個負責人之中，二名是職業軍人，華國鋒雖然坐第一把交椅，是省革委主任兼省黨委第一書記，但看來軍權卻不容許他伸手。這種情況與「文革」前省黨委第一書記，必然兼任軍區第一政委的情況大不相同。看來即使省一級黨委恢復之後，「黨指揮軍」的理想還不易實現，反而軍可以過問黨。卜占亞和楊大易都是以職業軍人的身份兼任黨委會的主要領導職務。在省黨委的「精簡」機構裏，華國鋒雖然是上級，但若講起民主集中制來，他卻吃虧了，因爲與職業軍人之比是二比一，少數服從多數。

（四）三結合變了質

「三結合」這個名詞是「文革」期間嚷出來的，盡人皆知「三結合」是指「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和羣眾」代表「三結合」。中國大陸由基層到省革委會到中央各部門，無不是實行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羣眾代表的「三結合」。可是湖南省新黨委的成立，卻使「三結合」變了質，變成老年、中年、青年的「三結合」。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是這樣報導的：「充分發揚民主，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反覆醞釀、協商、選舉產生了由七十五名委員和十五名候補委員組成的新省委，委員會的成員實行了老、中、青『三結合』。」新省黨委會爲什麽不是實行軍人、幹部、羣眾的「革命三結合」，而突然變成了老、中、青三結合」。這個問題到底是賣什麽藥呢？這是不是表示了中共今後將不再提軍人、幹部、羣眾的三結合呢？「三結合」的名稱沒有變，但其內容卻換掉了，這就是中共式的「換酒不換瓶」的做法。和「人民公社」的情況一樣，「人民公社」名字不改，但「一大二公」的實質卻變了，變成以生產隊爲基本核算單位的小集體所有制式的「人民公社」。中共之這樣做，當然是有意使人民忽畧。

筆者懷疑省一級新黨委的成立，也和其他各級黨委會一樣，沒有辦法排除軍人勢力，軍人依然把手伸長到處抓權。爲了不使軍人的地位顯得太刺眼，也就不提以軍人爲首的「三結合」，而改稱什麽「老、中、青三結合」。使人民羣眾逐漸淡忘，在新的黨委會裏軍人依然佔着絕對的優勢。忘卻軍人指揮黨這個事實，並造成「黨指揮軍」的假像。

「老、中、青」三結合，是湖南省新黨委成立才第一次看到的，單憑這點來做某種判斷還嫌證據不足。不過筆者堅信，在省一級的新黨委中，軍人必定依據非常大的比重，省一級的軍隊領導人，絕不會輕易脫離軍籍轉任黨政幹部，他們一定會堅持兼任部隊職務，經過「文革」的教訓，「槍桿子裏出政權」深入人們的腦海，誰肯輕易放棄槍桿子？省一級的軍人與縣，公社一級的支左軍人不同。支左軍人有不少是連升三級的，由一普通士兵出任公社革委主任，或由一名連營長，出任縣革委主任。這類支左軍人，動員他們轉業專任黨政幹部是比較容易的。因此估計縣以下的黨政機構不久特別是在「四屆人大」後，必定逐步恢復正常化，但省一級卻似乎沒有這種可能。



毛澤東三次死裏逃生

岳騫

最近報載越南共黨主席黃進發在朱篤省被南越突擊隊捕獲，連同北越共黨總書記黎筍也幾乎落網，此事眞假尚未可知。不過，由這件事聯想到毛澤東造反期間，有三次幾乎落網的事。

第一次

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九月間，當時是在南昌暴動之後，由瞿秋白領導的中共中央決定擴大暴動，派出許多重要幹部分赴各省活動，毛澤東就被派往湖南。

毛澤東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數年，在長沙工會原有一點基礎，但自許克祥將軍發動「馬日事變」後，把共黨在長沙的機構連根拔除，毛澤東不敢回長沙，想起了安源。安源煤礦區是中共最早建立的工運據點，第一個派去主持工運的是李隆郅（立三），名義是安源工人俱樂部主任，因爲他的名字太怪，工人認不清楚，都喊他能至。在李立三當俱樂部主任時，劉少奇被派來任他的助手；李立三調走之後，就由劉少奇升任俱樂部主任。安源礦區一向歸湖南省委領導，在劉少奇任主任時，毛澤東曾經到過安源，目前大陸流行的一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就是畫的這件事。毛澤東以後又把第二個弟弟澤民派去作劉少奇的副手，所以他對安源是有相當的控制力。

此時要進行暴動，長沙既無法活動，唯一可以作爲暴動源泉的，只有安源煤礦，毛澤東就化裝去安源。當時已在許克祥將軍發動馬日事變之後，湖南各縣民團都紛紛剿滅本縣土共，毛澤東不明情況，在途中被民團捕獲。本來在亂時殺人如踏死一隻螞蟻，民團原可以當時把他殺死，但因看出他是一個大頭目，要解往總部請功領賞，給毛澤東一個鑽空子的機會。在途中毛澤東被綁住雙手，用繩子牽住，當然繩子綁的並不太緊，只能算是一種象徵性的刑具，如同洪洞縣蘇三起解時所帶的枷一樣。毛澤東明知解去民團總部可能又會解去長沙，必是死路一條，當時身上還有一包現洋，就掏出來賄賂押解士兵，請求放他一條出路。當時的民團兵士，沒有什麼知識，對於共產黨與土匪原分不清楚，至於受賄放人更是家常便飯，在收了毛澤東的賄賂之後，就解開繩子把毛澤東放走。毛澤東此時也不敢再跑，躲在路旁蘆葦叢裏等到天黑始敢出來摸索去安源。最近中共大力攻擊劉少奇叛徒活命哲學，但毛澤東此事究竟是什麼哲學？應當算是賄賂活命哲學了。以後毛澤東對美國人史諾談話，也提到行賄的事，但說是行賄不遂，掙脫繩索逃掉的。其實在一羣兵士押解之下，一個重要的犯人竟然能掙脫繩索逃掉，就未免太神話了，毛澤東眞有這種本領，又何至被人捉了去。

第二次

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共軍紅四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一股向甘南北上，陝北一股共軍開來接應，本來毛澤東不在場。但是，毛澤東深怕張、徐一股進入河西走廊，順利打通國際路線擺脫了他的控制，所以在陝北共軍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後，也親到前線視察，誰知就在這時遇到關麟徵正擊敗共軍各股，分頭猛追時，一直追到紅堡子與大爐子，共軍已失去抵抗力，只有拚命逃跑。兵敗時誰也顧不了誰，毛澤東夾在人叢中跑，最危急時距離關部前軍也只有一百多公尺。當然關部追擊部隊並未認出毛澤東，如果認得出來，他無論如何也跑不掉，就在混亂中毛澤東不幸漏網未被捉住。這次應該是毛澤東最危險的一次，因爲要被關軍捉住，無論身邊有多少大洋都沒有用處，關部兵士也決不敢放他走。一旦解到司令部，關麟徵也不能處置他，必然要送去南京，交付軍法審判，以毛澤東的膽量，一旦上了軍事法庭，一定是老灶爺上天——有啥說啥，將共黨內幕完全招供出來，還要說一些懺悔的話，求免一死，也許會在南京向延安廣播，要共軍一齊放下武器投降，但以他的罪大惡極，軍事法庭也絕不能貸其一死，最後結果可能與瞿秋白相同，但恐怕沒有瞿秋白的從容，臨刑還能作一首上好的絕命詩吧？

第三次

要說到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國軍胡宗南部攻克延安的事了。

勝利後，由於美國人硬要出頭調處，使國共之間大戰斷斷續續拖了兩年，到了三十五年底已經圖窮匕見，由於共軍攻擊北部各大城市如張家口、大同，雖然均未能攻下，但也造成軍民重大死傷，國軍乃決計對共黨大舉用兵，先把中共駐各地代表團送回延安，以示決絕，然後對延安發動攻擊。

自抗戰期間起，中共已準備國軍由南部進攻，就在延安以南的大小嶗山構築防禦工事，先後築了十年，自詡爲當代的馬奇諾防線，堅信國軍無力突破嶗山陣地。因此，毛澤東一羣人在延安一貫有恃無恐，以爲穩如泰山。

相反地，國軍方面對延安的防禦力量卻從不放在眼裏。當國共雙方尚在談判時，一個新聞記者闖到西安，詢問某高級將領（當時報紙未披露其名，估計可能是胡宗南的參謀長盛文將軍），如果進攻延安需要多久時間始能攻下！某將軍當時斬釘截鐵說道：「一個星期。」當時報紙發表後，左傾報紙均加以嘲笑；即使反共報紙也將信將疑，認爲不會這麼容易。

結果，國軍於三月十三日正式發動攻擊，十九

日入延安，首尾恰好一週，實際時間是五天六夜。國軍那次攻勢凌厲，成功之速，大出中外意料，當戰事初起時，中共方面已不敢侈言馬奇諾防線，毛澤東已經估計國軍將會攻下延安，但他估計最少要兩個月時間，所以在延安十分鎮定，因爲延安之戰眞要是打了兩個月尚未解決，馬歇爾又要出來管閒事了。誰知不到一週時間國軍已經兵臨城下，共黨的馬奇諾防線也如同法國的馬奇諾防線一樣，根本就未發生作用。

國軍當時進攻延安指揮官是盛文將軍，分成兩個兵團，東路兵團由董釗將軍指揮，西路兵團由劉戡將軍指揮，東路兵團沿着共軍所預料的路線咸榆公路向前推進，逐迫大小螃山，實際這一路是佯攻，目的在牽制共軍主力不能移動。另外劉戡兵團完全輕裝，步騎各萬兵，由宜川至延安有一條山道，實際已經沒有道路，沿途沒有人烟連水都沒有，共軍絕未想到國軍會由此路攻來，按事實而論也是不可能的事，人尚可携帶兩人乾糧同水，馬怎麼辦？但劉戡將軍卻排除困難順利通過，及至共軍發現，國軍暗渡陳倉已經成功，大小螃山共軍在賀龍指揮下奪路奔逃，毛澤東、朱德先後逃出延安，朱德去延安時，國軍已進南門，據說朱德大哭而去，國軍進延安後，到了各處共酋寓所搜索，毛澤東與藍蘋的金屋，羅帳香衾，紋風未動，董必武從南京帶回的板鴨掛滿一牆，都是跑掉一個單人。如果北路榆林方面能出兵夾攻，那次也如甕中捉鼈，一個也跑不了。

毛澤東膽量最小，作戰從不敢上前線，這三次遇險都是意外，三次均未死，不是他的命大，實在是中國人刼數未完也。

「勁草」出版的是非問題

事·實·與·良·心

——人，可以欺騙別人；卻永不能欺騙自己的良心——

克俊

六年前，我受人之邀，接長一間中級印刷廠，張贛萍跑來看我。過去，我在一張報紙的副刊賣過文，他在另一版操觚，誼屬同文。他交給我一本三十二開，用活版印刷的小說，書名「塞梅」。

他說，這是十年前在「文壇」月刊發表的舊作，原題是「疾風中的勁草」。現在被人改了書名，換了作者，印成單行本，是無意中在九龍旺角一間書店內發現的。因爲好奇，就循版權地點打了個電話。那知不打猶可，打了之後可痲煩了；原來出版人和經手人全是他的新知舊雨。對方很不好意思，就將已經發行的書，全部收回，連同紙型送到他的家裏。他原意是只想查問一下，就算了，可是對方這樣一來，令得他哭笑不得；緣因是他的住處地方不大，突然送來近兩千本書，把他府上的空間全塞滿了，而且，還有一陣陣不大好聞的白報紙夾着油墨發霉味道。他的太太囉囉嗦嗦又埋怨他，說這又不是經國戢道的名著，盜印就盜印，大驚小怪打什麼電話，如今無端端倒招來這兩千本書的煩惱，要他快的搬走。弄得他好生爲難，於是找我來商量。他說：

「別人已經丟下了一筆錢，如果當廢紙賣掉，倒眞有點於心不忍；送人吧，怎又送得完這麼多！你看怎麼辦？」

我問道：「你打算怎樣？」

他說道：「如果另換一個封面，再發出去，你看辦得通麼？」

我想了想，道：「可是可以的，不過你得賠一點錢。」

他一聽可以，早就笑了。既不談怎樣處理，也不問我答應不答應，就自說自話地道：

「就這樣吧！這件事交給你了。這些書把我累苦了，我情願賠一點錢。書明天送來！」說着，竟要走了。

我連說一聲考慮考慮的時間都沒有。只得叫住他，問道：

「那末發行怎樣呢？還有封面設計呢？」

他倒說得輕鬆，也推得乾淨，回道：

「不必問我，總之一切由你作主。搞完，交一張發票給我，我付錢。過幾天給你寫一篇前言，讓你好先排字。」說完，拍拍屁股，笑嘻嘻地竟自走了。

我倒是一愣，給我寫一篇前言？像我在出版什麼書似的！秀才遇到大兵，有什麼辦法？這位仁兄，就是這樣的性格，這末指是損定了。

第二天，他們眞守信用，巴巴結結就叫貨車把書送來。電話上，他好像丟掉了三百斤爛鐵似的在拍乾淨手，一副置身事外樣子，顯得很輕鬆：

「怎麼樣？書送到了？……看你的了！」

就這樣，他把這件痲煩推給我。於是，我一面找美工人員給他設計封面；一面又找裝釘替他處理舊書——撕掉「塞梅」的封面；同時又托人接洽再發行的問題。這時，他的那篇「前言」也到了，我通過廠方的工務長發交排字房，事後再幫他校對。

在這幾件事進行的同時，我碰到了兩個必須由作者本身決定的問題。雖說他已完全把一擔子垃圾潑在我身上，但在我個人做人的原則上，是必須和他商量的。

這兩個問題，一是書名；一是出版者，都是要印在封面上的。

我打電話去請示他。他打個哈哈，回覆我道：「反正已交給你了，你作主罷！」

嘿！這傢伙倒真硬得起心腸，自己一點腦筋都不動，專撿快活輕鬆，把包袱一手擲給別人，倒叫人代他擔着上路。交着這樣的朋友，也算該我倒霉。

在我個人的看法，他那篇大作的原題「疾風中的勁草」，六個字很有點囉嗦，而且意思也嫌重複。「勁草」當然長在「疾風之中」，難道還生在輕風之下不成？勁草二字，除了表示它本身的堅強外，已有外壓環境的存在。這樣，何不索性用「勁草」二字，豈不益發簡單明瞭。

就我所知，張贛萍並不曾打算要出什麼書。即以他的經濟條件來說，家遺回祿，食指繁多，也無自費出書的可能。這本書的肯自掏荷包，實在是一步一步想不到的既成事實在逼他這樣做。他既抱着盡人事，求其了卻一件麻煩的態度，那對出版者的銜名，自是不會很計較的。這樣，我倒可以省卻一番絞腦汁，尋求典雅、永恆銜名的煩惱了。「寒梅」是由「民力出版社」出版，我只須改動一個字，將「民力」改為「自力」，於是便成了「自力出版社」，這是取「張某人『自』掏荷包，以自己『力』量『出版』書」的意思。自然是「一版社」；一版之後即壽終正寢。

就這樣，「民力出版社」的「寒梅」經過化粧，變成了「自力出版社」的「勁草」。由於封面和前言是換貼上去的，必須重新裝訂，因此，開本由三十二開變成了三十六開，面積也由五吋八分一乘七吋四分一變成了五吋乘七吋。這就是現在「勁草」的面目。

書交給發行後，我要廠方的會計開了一張發票。事後張贛萍來結賬，好像是三百五十塊錢吧？至此，他恩賜給我的麻煩，才算告一段落。這一連串經過，至少有六個證明人。

這是六年以前的事。

不久前，張贛萍帶來一本雜誌給我看，指出裏面有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曾提及「勁草」。大意說，出「勁草」這本書的「自力出版社」，是屬於某一政治派系的。

他等我看了之後，並說：

「老兄！這真是從何說起呢？」

「寒梅」的被改換封面，以現在「勁草」的形態出現，從頭到底，幾乎是我一手包辦的。因此，我有義務說幾句公正話，同時為這本書澄清一下它的出版經過。

我是與人無爭的人，也根本不理會別人的是非，十多年來，獨來獨往，連同鄉會都不願意參加，說句不長進的話，渾渾噩噩，僅僅是為了三餐一宿。所以，對外界的接觸面是小之又小，以致懵懵懂懂，不知真的有一間「自力出版社」。天下竟有這麼巧合的事，倒真的是無巧不成書了。我的孤陋寡聞，坐井觀天，以及信手拈來的即興靈感，竟於六年後給「勁草」作者招致這些是是非非，怎是我事前想得到的呢？不過，我敢肯定地說，「勁草」這間子虛烏有的「自力」，決不是另一間同名的「自力」；所以引起別人的誤會，只是因為巧合得太妙了。

我說這話，局外人自然可以完全不必加以相信，但在那本雜誌上寫那篇文章的先生，心裏一定明白得很；他一定知道自己也只不過是皮面的猜測，而決不清楚「勁草」的出版，竟有上面這樣一個辛苦的故事。

自然，也有人會這樣說：「事實與良心」申明在「勁草」作者執編的雜誌上，基本上已失掉了客觀的公正立場，那還有資格說話。

這話很有道理。

不過，一個人可以欺騙別人，卻不能欺騙自己的良心；這件事，果屬事實，抑或捕風捉影的猜測？「勁草」的作者，和在某雜誌上寫那篇文章的先生，他們自己的「良心」，將是這件無頭公案最適當的裁判人。

江一萍著

寒梅

民力出版社出版

李漢魂字伯豪，廣東吳川縣人，武備學堂出身，久歷戎行，由排連長至軍長、至兵團司令，中間也曾一度從政，任潮汕專署專員，亦有政聲，任內最為人稱道的事，是演出「封金掛印」一幕，迫使「西南政府」——陳伯南還政中央，對團結抗日，起了很大作用，此舉國府固然重視，吾粵民眾尤為樂道。

「七七」全面抗戰軍興，翌年夏（民廿七年）李氏奉命揮軍北上，於隴海、南潯線上，與敵人大小凡數十戰，羅王寨一役，戰爭尤為慘烈，李氏耳膜亦為砲聲震壞，此後雙耳略有重聽，故屬下每有以「聾公」稱之，但非惡意。

李氏接長廣東於最艱危動亂中，富庶之廣州市，珠江三角洲，以至中區十數縣均陷敵。吳鐵城卸任於連縣星子墟，李氏初開府於連縣城，繼遷韶關之黃崗。流離戰亂，百廢待舉，既要支援前線，又要安定後方，所賴彼能腳踏實地，按步就班，尤幸省境軍事上能站得穩，故庶政亦漸能推出。其間不斷訓練縣政幹部，調訓基層人員，和推行新縣制等等，確實能收到一定效果。李氏前後

勝利前後廣東省兩主席

兆華

李漢魂與羅卓英兩人，同爲粵人治粵，李於抗日勝利前，而羅於抗日勝利後，各有難題，但留給粵人的印象，李勝於羅多矣。

長粵七年，譽多於毀，其中因貪污瀆職有據，曾殺一新會縣長，亦「治亂世用重典」之意。

李夫人吳菊芳女士，係「中大」農學院學生，極活躍而好做事的人，除任省婦女會主委外，更創辦兒童教養院達七分院之多，專接收前線各縣及淪陷區流亡飢餓的兒童，進行營、教、養、衛，和職業教育，聘「中大」教育學院崔載陽教授和徐惠儀女士爲主持計劃，救濟和教育了不少青少年。吾友蕭兒（也服務教養院）對她的評語是：「女人總是女人」。大概指其氣量而言。

民國卅三年末，卅四年初，日本敗局已成，寇兵最後一次流竄，迫使韶關撤退，省府輾轉粵北老隆，而興寧，而平遠大拓，事變急迫，省吉紛亂，幾個月後，才安定下來。是年八月，廣島原子彈一響，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萬眾騰歡，笙歌徹夜，正所謂「街心動地連珠起，火炬龍燈浮九市」的極度歡欣歌舞當中，而平遠大拓的省政府，竟以更換主席令下。

七年戰亂，支持艱難歲月的省主席是李漢魂；勝利砲聲響，衣錦榮歸的省主席是羅卓英，人們眞是有點迷惑了！新任先頭接印大員秘書長羅爲雄，不待復員廣州，直趨大拓，就接印視事了。後來李漢魂對中央似有不滿，此事可能是感情上原因之一。

隨着國事日非，共軍大舉渡江，李宗仁接任爲「代總」，李漢魂一度任內政部長，由南京撤退至廣州，設部於文明路孔聖宮。最後政院又再遷重慶，彼知大局已不可爲，便挈眷飛美作寓公。李在美閒來寫詩遣興，數年前曾寫「夢回」詩數首，其中有：「午夜夢回流熱淚，南天翹首不勝悲」等句，可見其雖遠離故國，仍常以鄉邦爲念。

羅卓英字尤青，又字慈威，廣東大埔縣人，保定軍校出身，參加行伍，向隨故副總統陳辭修，係十一師和十八軍的老幹部，由排長至軍長、至集團軍司令、青年軍和遠征軍總司令等職，一路水漲船高，發展向在廣東省外，由是在吾粵人心目中，其名聲反不若一般粵軍將領之顯赫，而是屬於中央軍事「土木工程系」的人物。羅氏也能文能詩，舊文學根柢甚好，聞其未進軍校前，曾一度任教師，故堪稱儒將。

羅氏於日本甫宣佈投降，即接任李漢魂之廣東省主席，由軍而從政。首任省府秘書長羅爲雄，接印於平遠大拓，繼而復原廣州。在「遺民淚盡胡塵裏」的時日，突然看到漢家旌旗，局面是由亂而入治，原本一切甚有可爲的，無奈復原地區慘遭日寇八年破壞，人民生活太苦，極度艱危困頓當中，連謀生方式與心術都改變了，倫理傳統和觀念，也與戰前大大不同。最爲痛心疾首的，是政府負責接收的官員，不思撫輯遺民，安排庶政，使創痛平復，反如饑餓之鷹，不擇手段，假公濟私，盡變接收爲刧收之能事。使光榮勝利，變爲「慘勝」，由是省政也難於推動。

羅氏接長廣東之情形，固無例外，尤甚過之，加以本人向居省外，對本省環境不大熟習。秘書長羅爲雄，也一向離粵，後來雖然改任較了解粵中情形之丘譽爲秘書長，但亦無補於大局。全國日俘遣送未完，中共倡亂又起，記得季思先生當時有詠「慘勝」長詩一首，刊於東南日報，其末尾四句：「昨日經過俘虜營，可憐彼此不勝情，君家慘敗我慘勝，同是有家歸不成」。此情此景，眞是大禍中國！

羅氏治軍，雖然恩威並濟，但主粵政一幕，幾全無好戲可言，大局環境有以致之，人謀不臧關係亦大。

當羅氏長粵消息傳出，筆者適在其家鄉大埔，當時大埔就在同一時期，產生三個省主席，除廣東羅卓英外，尚有湖南吳奇偉，熱河范漢傑，一個五等縣同時出此，確是了得，也恐怕舉國沒有第二，大埔縣人的心情，是極度興奮的。

湖南、熱河兩個省主席，因遠離廣東，對家鄉影響不大、獨羅卓英之長廣東，使大埔起了極大的變化，向任大埔縣中校長之羅××（日久忘其名）係羅氏之叔，很快就當上大埔縣長；筆者服務單位之聽差，也當上省秘書處科長。聞說當時離開大埔到廣州或其他各地做官的，不下二千人以上，眞是一人成佛，鷄犬昇天，猗歟盛哉也！

後來國事日非，大局更不可收拾，金融瞬息萬變，港幣居然流通廣東全省，廣州市的商場買賣，更差不多以港幣爲本位，目無國家法定幣制。

就在這個時期，居然傳出廣東各縣之縣長，可鬻爵而當，由某處長李某主持，一至五等縣，各定公價，任期一年。時勢至此，眞是不堪聞問矣！

不久宋子文回主粵政，可是財神也挽救不了爛局。

羅氏後來去台灣，總統蔣公發表他任某島防守司令，據聞不能臨受命，以後台灣安定，陳辭修雖貴至一人之下，他也抬不起頭來，再不有一官半職加身，數年前侘傺而終。

他留給粵人的印象，好的似乎沒有，壞的也給艱難的歲月冲洗去了。

海外見聞錄

從「生活畫報」看美國的不景氣

美國的不景氣，已經一天天地表面化了。那些依舊在一天到晚，急急於「移民」到美國去發大財的人們，實在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一批「自做聰明」的老實人。

其實，他們憧憬中的那個美國，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美國，早已在恐慌、動亂、嬉皮士的狂潮中，完全變了樣子。

被一般外國人當做「美國文化」代表的東西，除掉口香糖、可口可樂、漢堡牛扒飽、壘球以外，大概還有「讀者文摘」和「生活畫報」。這兩個雜誌，眞是全世界婦孺皆知的刊物，前者每期的銷數是一千七百五十萬份，後者雖然只及它的一半，但也銷到八百六十萬份以上。

誰能夠設想？誰能夠相信？像「生活畫報」這樣權威性的美國雜誌，也居然會有要停辦的一天呢！——可惜的是：這並不是一種假想，而是一種事實上的威脅。歐美的報刊上，已經不止一次地詳細報導開：「生活畫報」的老板們，現在經常要討論的問題：非但是怎樣才能使這畫報從賠錢，變爲賺錢？而且也是這畫報究竟還值不値得再辦下去了？

「生活畫報」的平均銷路，雖然只有八百六十萬份。但是，據調查：它的讀者的總數，卻從來沒有低過三千八百萬人。直到現在，它還在全世界的畫報中，坐着第一把交椅。材料之好，稿費之高，印刷之美，是誰也不大容易比得上它的。

在「獵取第一流材料」的前提下，「生活畫報」是一點也不惜工本的。例如：爲了要介紹荷屬的瓜哇那區，它就特派了一組攝影記者和專欄作家，到現地去採訪和拍照。不僅在那裏建立了一座臨時的「工作站」，而且還帶了十噸重的照相器材與生活資料去。他們在那裏盤桓了幾個星期，拍了四十多張相片。——結果，在「生活畫報」上正式發表了的，卻只有二十九張。

由於美國越來越惡化的不景氣，就使得一般報刊，在廣告上的收入，都大受影響。許多有名的雜誌，像「柯利爾」和「週末晚郵」這一類的刊物，都難免要「修理爐灶，暫停營業」而「關門大吉」。「生活畫報」的廣告收入，去年比前年減了百分之十三，今年似乎更要淡些。因此，就連剛才上任了幾個月的新任總編輯伽瑞·瓦爾克，也認爲它的前途不太樂觀。

據廣告專家們的意見：美國企業專門在羣眾性的大刊物上登廣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電視和專門性的刊物。

例如：在很受電視觀眾們歡迎的「滑稽表演」節目中，插上一段小廣告，每分鐘只要四萬美金便可。看到它的人至少也有五千萬以上。而在「生活畫報」上登一幅彩色廣告，卻要花六萬四千二百美金。

據統計：美國現在應運而生的專門性刊物，已經有七百五十多種。光是講打獵和釣魚的雜誌，就有六十幾種；講遊艇和海上運動的期刊，也有三十七種之多。

這些雜誌的平均利潤，是每銷掉一份可多賺美金一角三分。而像「生活畫報」和「讀者文摘」一類的羣眾性刊物，卻每份只能賺到三分美金。

因此，僅只在一九六九年一年內，「生活畫報」的老板們，就虧掉了一千一百萬美金。

和它走的路線完全相反的，是專供黃花閨女們閱讀的「十七歲雜誌」。根據它的市場專家研究：美國的大小姐們，在經常的支出中，買新衣服的錢佔百分之二十；買化粧品的錢也佔百分之二十。大部份的女性，都在十八歲左右，已經忙着出嫁了，自然而然地也就對傢俱、結婚禮服、戒指、首飾、碗盞、地毯、窗帘、房屋建築這一類的東西，非常有興趣。把這類人做爲「生意對象」的廠家們，在「十七歲雜誌」上登了廣告的時候，當然會馬上生意興隆，有「如魚得水」之感。

「生活畫報」，是個一向大眾化的刊物，根本就不能走這一條路。因此，它也就命中注定了要賠錢。因爲：

每份的平均成本是：美金四角一分

批發價是：美金一角二分

平均廣告利潤是：美金二角七分

換句話說：每賣一本雜誌，它的老板們就賠二

分美金。以八百六十萬份的銷路計算，每週一期要賠十三萬二千美金。一年下來，光這一筆賬，就在六百六十萬美金以上。

為了開闢新的路線，「生活畫報」現在已經越來越偏重於「暴露性」和「內幕性」的報導了。然而，這一方面的前途，似乎也並不太光明。報紙上和電視上的「無線電傳眞照片」，總是在這畫報還在印刷機上的時候，就早已和讀者與觀眾們見面了。所以，不管是什麼再叫座的新聞照片，上市的那一天，都多多少少會使人有點「明日黃花」之感。

直到目前為止，「生活畫報」的老板們，還是咬緊牙關要把這畫報繼續辦出下去。他們認為，「生活」一朝完蛋，「時代週刊」也就活不長了。出版這兩個世界權威雜誌的「時代有限公司」，當然也只好關門大吉。

在新的總編輯大刀闊斧的改革下，「生活畫報」正展開了一場「為生存而戰」的苦鬥。是不是眞的能夠鬥爭出什麼名堂來？那就完全要看編輯們的眼光和一般美國佬的運氣了。

事實上，在廣告業的不景氣中，受到打擊最大的，還不單是這些像「生活畫報」一類的大刊物，主要地倒是那一度繁榮得上了九重天的「公共關係」事業。

由於普遍的經濟蕭條，美國的大小企業，都早在拚命地緊縮開支。

在一般情形下，最先被他們開刀的，當然都是「廣告與公共關係」費用。——因此，就連最有地位的「金揚·埃克哈廣告公司」，也在一年之內，少了百分之十四的生意。

一向是廣告界最大主顧的烟草工業，也正式宣佈：要把明年的「廣告費」，一口氣減掉兩億美金。

這樣一來，弄得那些專搞「公共關係」的豪華機構，都忙不迭地裁員緊縮。許多最有名的廣告公司，甚至於連副總裁，副總經理，藝術副總監一類的重要人物，也都在一夜之間，紛紛被炒了魷魚。

這些人的月薪，多半都在四千美金以上。少一點的也有兩千五百。幾年前，薈萃着「公共關係」事業精華的地區，就是紐約的「瑪德森路」。許多人都把它比成三十年代的好萊塢，因為在那裏工作的人，薪水簡直高得嚇人。同時，也厲行着一種「明星」制度，越是紅的人，就越有人出高價來僱用他。當其中最有名的那位女「公共關係」專家瑪麗·威爾斯，自己出來當老板的時候，她把「瑪德森路」上的廣告好手，簡直搜羅了一空。條件也很簡單明快：「請你來替我們幫忙，工作如舊，薪水加倍！」

因此，在美國的廣告公司裏，最大的一筆支出，就是職員們的薪水。據統計：在一般情形下，這些企業雖然不停地在做着大生意，利潤卻都被薪水吃掉了，淨賸下來的純利，通常只有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一。

被裁掉的那一批「專家」，當然不會馬上再找到這麼好的工作。有一位當過「貝茨廣告公司」副總裁的瑪古利斯，逼得沒有法子，只好到一個錄音帶工廠去「打工」。當過有名的「金揚·埃克哈廣告公司」副總裁的郝瓦茹索，不但再也拿不到四千美金一個月的薪水，而且連像樣的工作也找不到一份。一天到晚，愁眉苦臉地向老朋友們說：像這樣下去，他眞不知道房錢和小孩子們的教育費，應當從那裏找來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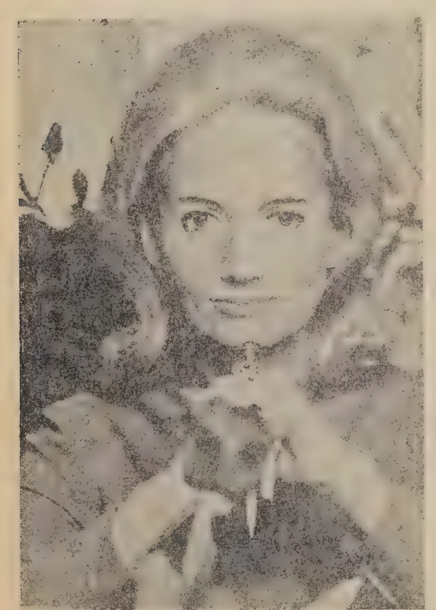
最達觀的算是一位著名的女「公共關係專家」珍妮尚賓。她從前也賺過四萬美金一年的薪水，現在卻已經失了業半年之久了。她說得非常富有哲學意味：「其實，這年頭，在等候在職業介紹處門口的那羣失業者當中，倒是最容易碰見一般老朋友的地方。」

現代化的美國存在一天，讓「生活畫報」停辦；讓能把死人說活的「廣告專家」們，大批地失業，實在是一件近於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這些根本不可能的事，卻似乎正在一天天地成為客觀現實了。——「一葉而知秋」，美國的不景氣，大概只有那些還在夢想到美國淘金的「移民」們，才眞的會視若無睹的吧？

天涯客

「生活畫報」的新任總編輯。他的任務就是使這刊物「起死回生」，不必真的停辦。



幾年來美國最成功的廣告工作者瑪麗·威爾斯。她原來的月薪，比一個電影明星還要多。

我從紐約來香港（二）

翁覺芳

美國最富的一個省　油池百里貨積如山

五月一日經過甘廼廸角美國太空中心，同日到侯斯頓（Houston Texes），此處豐產煤油，儲油池雲連百里；還有棉花、白米，在碼頭倉庫堆積如山，份量驚人。它算是美國最富一個省份，亦卽百千萬家財富翁的省份。市區雖不甚大，它很繁盛，高樓大厦比比皆是，華僑在此亦有相當數目，但非集衆一隅，如其它城市的華埠一樣，餐館和什貨古董店，散佈全埠每個角落，華人社團，有座頗具規模的「安良工商會」大樓，距市中心很遠，碼頭離市區亦很遠，但隔一小時卽有巴士開到距碼頭不遠處接載遊客往市中心，亦頗方便。不過富裕人多的城市，物價比較以上的地區，畧高一些，此是自然的現象，正合「水漲船高」的例子。

第五站，相隔一日的水程，是大西洋沿岸最後一個城鎭（Galveston-Texes）市區很小，無公共交通工具代步，步行四十分鐘才達市區，它是棉花與麵粉的集散地，滿坑滿谷，只此兩味唯一玩意兒。僱車往海豚池觀海豚表演，跳躍穿龍門，和兒童戲嬉戲於水，一切皆如人意，魚類竟能演戲，是亦大開眼界也。

巴拿馬運河的奇觀　共分三節閉閘注水

離此航行五晝夜，晨早四時駛抵「巴拿馬運河」至六時開始進入，但四時許遊客們均已起床，紛紛登上甲板瞭望，湖光山色，呼吸朝霧空氣，打起精神，盯住此歷史巨鑄，世界工程最大的運河。目不轉瞬地嚷着指着它，用三合土建築兩道水溝，能容大船通過，分爲三節，每節有兩扇雙層大鐵門，堤岸附有鐵軌，配電力拖曳機車。船一進入，左右的機車，均用纜束住船身左右，開動機車，徐徐向上爬，卽進入第一節，幷將水閘門關閉，和前節水位相差約四十多尺，船停下來，候水位達到平行再進。僅需七至八分鐘，水已注滿了，注水的奇特，放眼望去，像有什麼魚龍在水底鼓浪似的洶湧而上，煞是奇觀。候水和前節平行，卽開放第二閘門，船再進入去只需十分鐘，但前節又高出四十多尺，船又停下來，候注滿水和前面平行，才開放第三節閘門，船卽徐徐進去，已到了最高水平綫，左右束綫，亦已解除。到了這地步回顧大西洋之水，和此地已相差一百二十多尺高，是巴拿馬的背脊，從此分界水起，一條小河流，寬不及百尺，灣灣曲曲，兩傍樹木，蒼翠欲滴，青葱如茵，百花齊放，涼風習習，暑氣全消。看不厭的山水美麗，花香鳥語，令人陶醉，有世外桃源之感。漫行五小時，第二站又到了，但此站和第一站已成反比例，水位由高而低，第一節要降低四十多尺，才和前面水綫平行；第二節如前；第三節亦如前。

出了第二站，已是下午一時半，又航行半小時，再到第三站，其降級水位如前，後二站，其降水位一百二十多尺。回溯在大西洋方面，如由平地上高山；迨到第二站，又如由山頂作平地，地球是圓型，觀此而益信。

是日全船遊客，由晨至暮，直至「重舟已過萬重山」，都不願下來，連朝午兩餐，都忘了飢渴，由厨房做好「三文治」送上船面，分給遊客療飢，邊食邊欣賞，全神貫注，烈日懸空，驕陽似火，了無倦容，其吸引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們東方人，很難有機會看到，卽使是歐美人，亦多數無機會見到，由上午六時進入，至下午二時半才越過，此美國佬用金錢造成的「巴拿馬運河」到現在快有六十年歷史了。（一九一四年完成一九一五年三藩市開博覽會慶祝運河成功）筆者適於是年到美國，參觀該博會展出，回憶五十餘年光陰，就如白駒過隙，我也由青年而老年了！

進到洛杉磯　如入八陣圖

過了巴拿馬河，便是太平洋天下了，航行於茫無崖岸的海洋上九晝夜，又到美國四大口岸之二「洛杉磯」，這是名聞世界的影城好萊塢（Hollwood）和選美長堤的所在地，値得一遊，以新眼界。

僱車環遊市區，如入武鄉侯的八陣圖，使你眼花繚亂，有摸不着歸途的恐懼，但不要擔心，車夫有條不紊地左穿右插，把你載到你需要的去處。再看華埠的範圍，比紐約畧大。但不及它的繁榮，餐室和古董店，亦星羅棋佈，街道比較淸潔。華埠中心，有孫中山銅像，端坐一座高台上，膝上擺着一本三民主義，望之儼然，栩栩如生。遊客到此，肅然起敬；不時有藝術家到此攝影，平添華埠的熱鬧，爲我華僑增光不少。遊罷洛杉磯，離開美境最後一個城市，又解纜出發，踏上最長的一段征途，指向扶桑三島。需要十四晝夜才到，但航行到五月廿八日下午五時三十一分，已到太平洋中心的子午綫分界處（Internatonal Date Line）。

進入太平洋子午綫　一連串解悶節目

是日在此時間之前，船長黃潮新閒坐大廳，設鷄尾酒會招待搭客，各色美酒，應有盡有，任飲唔驚，嗜杯中物者得其所哉，場面熱鬧，氣氛濃郁。到六時半，各搭客在嘻嘻哈哈的笑聲中，紛紛離場，魚貫到餐廳去，嘗其別開生面的自助餐，山珍海錯，大盤小碗，不下數十種之多，由你自己選擇愛食的佳餚，如果肚皮爭氣，你可盡量滿足胃納的需求。惟所有餚菜，並未煮熟，仍是生料，你選擇齊全之後，蒸、煮、炒、燉、燒、烤、煎、焗，由你指定交侍者傳令厨房烹製，再香噴噴熱辣辣的端到你面前，大快朶頤。任你風捲殘雲也好，漫吞吞淺嘗細爵也好，可以各適其適。食完這頓史無前例的豐美餚饌後，接着又來開舞會，挽腰狐步，翩翩起舞，有各式各様舞姿，古典舞、新潮舞、船隊舞、披頭四舞、阿哥哥舞、靈魂舞、土風舞，各適其適，同時也有音樂伴奏，好一場老少同樂的氣氛。

舞會停下來，繼之以有趣的遊戲，摸鷄蛋壳比賽二場，頂書跑步比賽，用本厚厚的書，放在天靈蓋上，步行若干距離往復而不掉下者優勝。接着又

來個筷箸夾腰豆比賽，分前後兩場，以五分鐘為限，能夾最多者優勝，第一場結果，百十來粒，已作冠軍。第二場，黃船長鼓勵筆者參加，筆者是用筷箸長大的，有七十九年的經驗，和它們初學比賽，穩奪冠軍無疑。當筆者立允參加接受工具時，竟有位老人家大嚷起來，願以美金五十元博一元，可惜沒有敢應博者。一聲令下，筆者加緊動作，用犀水式，連夾帶撥，，結果成績是二百九十七粒，壓到全場，這是大勝不是小勝，掌聲如雷，落後者不知距離多遠，正如驢子和汽車賽跑一樣。接着又來個陸地釣魚比賽，用硬紙剪成魚蝦蟹平放地上，參加者手執釣竿，竿上有約二尺餘長繩，繩端有魚鈎，參加者小心翼翼，左擺右拖，希望魚兒上釣，倖運者或手術靈敏者，釣得五七尾，有的用盡心機，空無所有。優勝者高舉所獲，呱呱大叫；失敗者徒呼奈何，這玩意兒，亦頗新鮮。接着又來一齣兩股夾住汽球作馬兒跑，用鉤爪型的汽球，置於臀下兩股夾住賽跑，蹣跚前進。但鼓足吃乳的勁力，馬兒也行不快，有的掉下馬來；有的壓力太大，馬兒爆炸了。鷄行鴨步，傍觀者捧腹笑制肚皮，以不壓爆和掉下汽球，能回原出發處者優勝。接着一場比一場緊張，用長橈兩條，每繫葫蘆瓜型汽球六隻在橈面，搖曳生姿，分男女兩組，每組六人，肅立距離汽球處十來尺。一聲開步，男女分向目標處走來，轉身用屁股勁力壓下一隻汽球，說也奇怪，少數被壓破，有的神高神大有二百磅以上的巨人，用盡力量猛壓下去，但壓力愈大，抵抗力愈強，依然昂起頭來，不肯賣賬；再來一次泰山壓頂，也不屈服，漲騰包氣，原封不動，逗引哄堂大笑。接着又來個「流星趕月」，用小繩吊起一個麵餅，和參加者口部平行，各人立正，面對這美點，早已垂涎，一聲令下，張口便噬，如果咬得一口，又止飢，又執贏。你以為一定口到拿來，它偏要愚弄你，搖來擺去，若拒還迎，使你無法咬到，你越心急，它搖擺越快，使你望它而興歎！觀眾已笑到前仰後翻，掌聲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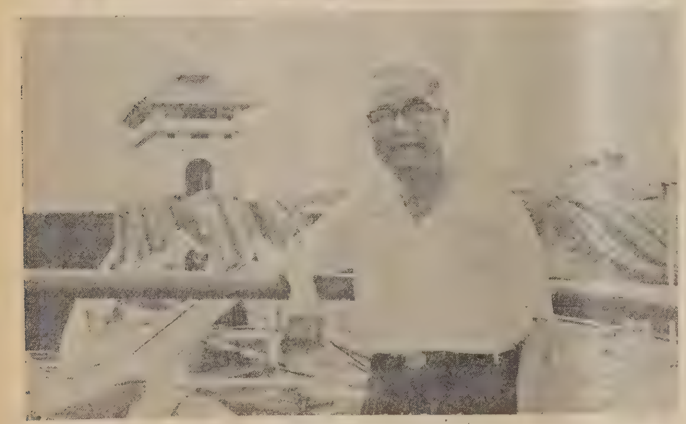
遊戲比賽，到此閉幕，參加者各有獎品，皆大歡喜。最後一幕殿以唱歌完場，先請一位搭客獨唱，間以口琴獨奏；又請全體合唱，高山流水，响徹雲霄，越唱越起勁，大有繞樑三日之勢。拍掌聲和歌聲齊鳴，熱鬧之場面乘客們的老大員，令人回味無窮。歌聲停下來，由黃潮新船長頒發國際分日線證書，它是一張九寸乘十三寸印刷精美，五彩繽紛有龍鳳呈祥圖案，東海老龍飄飄然優悠水面上，容顏慈祥，襯以聚寶盆，象徵福氣，所謂「福如東海」。證書寫着「奉東海龍王之諭，發給某先生平安通過國際分日線證書，並賜終身幸福愉快，一九七〇年五月廿八日五時卅五分，船長黃潮新簽字蓋章」很隆重其事，它是一張很有意義的禮物，如用精緻的畫框裝起，懸之廳堂以垂永久，留作紀念。該船公司對於搭客的心理，留有良好的印象，搭過一次，就永遠深印於腦海間，不會忘掉。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經營航業的巧妙手法之一。



舟次太平洋子午分界綫時，第二場頭頂書本賽跑，外表鎮定，內心緊張的神情。



東方偉人輪舟次太平洋子午分界綫夾腰豆比賽筆者獲冠軍。左邊手指筆者的西友，聲稱願以五十元博取一元的姿態。



由美國乘坐東方偉人輪遊覽經大西洋，五月十一日在巴拿馬河留影。

亂世用重典

春秋時代的政治家公孫僑(子產)，在病危時，對他的兒子太叔說：「我死後你必當政，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寬服民，常人執法應該從嚴。寬像水，可以狎玩，故人多死於水；嚴像火，烈焰熊熊人不敢近，所以死於火的人很少。你將來執法應該從嚴。」子產死後，太叔當政，不忍從嚴而從寬，於是鄭國盜賊蠭起，到處搶刧傷人。太叔很後悔沒聽父親的話，馬上改變作風，派兵淸剿，捉來强盜一律處死。這樣一來，盜亂很快便平息了。

秦法最苛：「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人民不僅不准批評政府一切措施，連稱頌也同樣有罪。漢高祖入關之後，立即下令廢止秦法，另與人民約法三章：殺人償命，傷人、竊盜案件，視情節輕重酌量判罪。於是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饗軍，惟恐劉邦不爲秦王。

孔子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猛相濟，就是二者交互使用，必須如此，才能防止一切流弊，這是中國政治家的施政原則。

我們放眼看看本港的情形是怎樣呢？迄至本文執筆之日止，今年度本港的兇殺案已發生了六十八宗。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

一個不成材的父親，被女兒用手槍打死了，說是誤殺。

又一個不幸的父親，被兒子勒死在小巷中，也是誤殺。

一個失業的丈夫，常常和妻子爭吵，被太太舉起鐵鎚打死，結果也算是誤殺，簽保了事。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一個十三歲的小童，把他的親生母親打至重傷，逃走時，還大呼：「我才十三歲，就算打死人也不致於填命。甚至連坐監也不要，最多是受感化。」

賣油郎不懂英國及本港法律，不敢妄加批評；但中國的法律責任，有「故意」和「過失」之分。例如：玩槍走火，把別人射死，完全是無心之失，屬於「過失」；用實彈手槍瞄準人的要害開槍把他殺死，屬於「故意」；二者的刑責出入很大。本港的「謀殺」相當於「故意」；「誤殺」相當於「過失」；過去很多誤殺案，在我們外行人看來，都覺得無法理解。目前殺殺打打之風如此兇猛，是否法律本身有問題，大人先生們似乎應該加以檢討了。詩曰：

一、刀光血影已成風，幕上人間一樣同；
久處肆中不覺臭，潛移默化建奇功。

二、小小頑童十二三，揪來慈母練雙拳；
忤逆若被捉將去，感化何妨住幾年！

三、亂世由來用重刑，殺夫弒父罪非輕；
一聲誤殺結兇案，地下寃魂目怎瞑！

打倒孔家店論

曹操爲報殺父之仇攻打徐州的時候，曾下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殺戮，以雪父讎」。「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何其殘忍也！

可是徐州之血跡未乾，曹阿瞞竟大發慈悲。「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麥。」因而下諭曰：「……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百姓聞之，感恩不盡，望塵而拜。軍士怕腦袋搬家，但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遞相傳送而過，並不敢踐踏。」

曹操時而殺人如麻，時而愛民如子，而且由於愛民而竟至於愛麥，何其仁哉！這兩種表現是絕對矛盾的，到底那一種是曹操的本性呢？不用說，凡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是前者，而後者只不過是作態而已。何以見得呢？因爲下諭之後踐踏麥田的不是「大小將校」，而是曹操自己。「操乘馬正行，忽田中驚起一鳩，那馬眼生，竄入麥中，踐壞一大塊麥田。」依照照曹操訂下的法律那是「罪該萬死」的，但隨軍主簿卻曰：「丞相豈可議罪？」曹操則曰：「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假惺惺地要拔劍自刎。但他的劍並不是朝自己的脖子上砍去。其動作大概是像電影上的慢動作那樣吧，要不然家將何以能夠制止？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於尊」。曹操一聽馬上笑逐顏開，「割髮權代首。」試問若是別人犯法豈能如此便宜？

好一個「法不加於尊」。西方國家封建時代的情況，在下不甚了了，大抵也是「法不加於尊。」貴族可以揚武耀威，賤民只能戰戰兢兢。可是工業革命以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平等即使不是絕對的，但至少人民可以控告政府，可以控告地位尊貴的大官。而且人民獲得勝訴的例子也並非罕見。西方國家爲什麼可以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因爲它們不是「禮義之邦」。他們既沒有一部被視與聖經差不多同等重要的「春秋」，也就無法大談什麼「春秋大義」。因此「法不加於尊」的觀念在西方國家人民的頭腦裏，並不根深蒂固，可以毫不猶豫地把它推翻。

中國吃虧就是吃虧在「禮義之邦」，被一部「春秋」壓得透不過氣來。幾千年來都只會强調尊卑之別、貴賤之分，根本不談什麼平等人權。於是「法不加於尊」，「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也就大行其道，謬毒流傳，禍毒無窮。其實中國的老百姓何嘗喜歡「法不加於尊」？老百姓倒是主張「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惜只能通過包公的故事表達這種見解，教包公宰一二個王親國戚以洩恨。直至現在中國還是專制者的天下，孔夫子是「始作俑者」，罪不可赦就這一點，一千年後我主張打倒孔家店！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西江月——波蘭大暴動

與「住」。在十年前，一個小家庭每天有三塊錢的小菜，總是很足夠的了；一個四五口之家，也只要五六塊錢的小菜。但是現在，就以一倍的價錢，也買不到當初那麼多的東西。在夏季的時候，蔬菜漲勢驚人，使人覺得它的價格將要與黃金看齊了。說到住，我想大家都看到的，漲勢之甚，正如同拿摑了政府某發言人的嘴巴，因爲他相信業主並不是「貪婪」的。

我每次上餐室吃免治牛肉飯的時候，總不免想起十多年前的廉價食物來。那時的免治牛肉飯，都在一元六角與一元八角之間。在西環，我也吃到過一元二角的免治牛肉飯，並不偷工減料。而現在，它已漲到三元與四元半之間，一倍轉彎了。從前身上有十多二十塊錢，就可以帶孩子上茶樓飲一頓茶，吃得飽飽地走出來。但現在沒有五十塊錢，你就不能進去。

我有時心裏這樣想，過去天星小輪爲了增加五分錢，弄到天怒人怨，幾乎發生騷動。後來天星小輪終於決定增加這五分錢，市民爲了抵制，改乘二等艙，我也參加這個行列。

——公平——

固然，天星小輪漲價頗不合時宜，但不重視當時的輿情，以致弄到因加得減的局面。但是看看那些不受限制的東西，想幾時漲就幾時漲，想漲多少就漲多少，就覺得對付天星小輪也有太過火的地方。

論者或者會說天星小輪情況特殊，因爲對市民的生活影響大。如果說影響，也不會比米和房租的影響更大。我們吃米是從七角半開始的，現在已漲到一元一角了。房租呢，從一倍到四五倍不等。照這樣看，同是投資，就有幸與不幸了。

因爲有前車可鑑的緣故，許多公共交通事業的主持人，每次提到漲價事，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

而政府呢，總算委曲求全，好像兩個孩子打架，讓誰委屈都不行，因此想出一個折衷辦法，第一步取消專利稅，晚一步才提到漲價。但問題是你不能叫這些生意人任意漲價，而壓抑另一些生意人漲價。因爲社會是一個整體，處處都互相關連的。豆子漲了，豆腐就得跟着漲。許多工廠的工資漲了，請問巴士職工的工資漲不漲呢？社會既然有一種求平衡的現象，好像自然界有一種平衡定律一樣，那末，在某種情況之下，輿論和壓力都是徒然的。

我不是倡議漲價，我只是把我的感觸說出來罷了。好在在民主的社會裏，多數人寫文章只代表個人的意見。

黃思騁



墓，聯國憲章何用？

校正：一六四期「菩薩蠻」首句應是「今朝剛把新詞作」，「詞」字錯植爲「調」字。

防火聲中一項建議

不公道。一個行人在馬路上給汽車撞倒了，如果追究責任誰屬，大抵不出兩個可能性——不是行人過路不小心，便是司機作危險駕駛。如果因司機橫衝直撞、「目空一切」而闖禍，我們絕不能寬恕司機而控告行人。相反亦然。

但，若肇事的是司機，事後司機得到賠償，行人卻要醫藥自理、「你死你事」，那便是一個不公道了。試看這兒的住宅樓宇中之小型工廠，若一旦發生火災意外，類似的不公道情形便會出現！

近値風高物燥、火警頻仍的冬季，勞工處應時舉辦了一個「工業安全器材展覽」，會上介紹了各種防護設備、防火常識及火警系統；消防事務處也跟着發出警告，聲言嚴格執行消防條例，督促工業機構注意「冬防」，否則被檢控違例時必然嚴加處罰。這一連串的措施都屬「勸諭」性質，注意的只是事前問題，但假若住宅樓宇的工廠發生火警，事後的賠償問題顯然出現不公平的漏洞。

眾所週知，住宅樓宇中開設小型工廠，倒霉的是住客。廠內機器馬達不停開動，加開夜工時整座樓宇便永無寧日。如果是那些所謂「厭惡性工業」，更會整日發出討厭的氣味，樓內住客即使忍無可忍也要強忍，除了另地卜居，就只能逼着長期受罪。

破壞安寧、影響衛生還算小事，小型工廠不同大型廠房，防火設備一般都比較差，加以利用梯級空間臨時安放雜物；火警時，逃生的梯級反而成爲逃生障礙，尤其是塑膠之類易燃製品工場，一旦起火便不可收拾。據統計數字，工業意外多屬火警，而火警又多起於這些小規模工廠，因此，住宅樓宇中若設有工廠，住客便要隨時受到安全威脅。

工廠大多購買了火險，即使燒掉了，也可以獲得賠償，被殃及的同樓住戶卻因爲沒有投保，往往因工廠起火而致損失重大，徒喚奈何！這不公不平的事，正如上述交通意外中肇事司機得到賠償，無辜的行人卻要「貴客自理」一樣。消防事務處呼籲防火的同時，工商業登記處批准工廠設於住宅樓宇的同時，爲什麼故意忽略了這一點，不替無辜的住客設想一下？

當局爲了發展工業，常拋售「限作工業用途」的官地，但因工業大廈仍然不敷應用，長久以來並不干涉在住宅樓宇中開設倉庫和工廠，這是不得已的變通辦法，漏洞在所不免。但發現漏洞便應設法填塞彌補，有關當局批准小型工廠在住宅樓宇開設時，是否可以明令規定，廠方應同時義務替其他住戶購買火險，以防萬一呢？

江城子



柏某該死！

林乙

有人說：原在台灣的「文化人」柏某死了！如果是眞的話，我要歡呼，我要說一句：該死！

不論他是以共諜的罪名被正法也好，也不論以蒙面漢奸的罪名被正法也好，我都要說：該死！我還要說：他死得太遲，國府太寬容他了。

柏某是否爲共諜？有人表示懷疑。但我以爲，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竊據大陸，共諜是一大功臣，我們只要閱讀有關共諜的書籍，以及本刊三郎先生編著的「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就可知道共諜手段的厲害。

共諜以各色各樣的姿態出現，潛伏於各色各樣的機構中，有僞裝死硬派反共的，有以「敢言」的姿態出現的，有……都是共諜的一貫作風，過去如是，現在也如是。

台灣最近發生的李荆蓀案，以及過往的國際間諜李明案，國防部次長吳石的共諜案，共諜僞裝投誠的張春生案，台灣黨部主任委員李友邦的共諜案，都是犖犖大者的間諜案件。這些諜案，國府保防人員，在未掌握到眞憑實據之前，是不輕易採取拘捕行動的；這些案件的主謀人犯均直供認係受中共指揮，潛台伺機進行顚覆國府行動。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柏某的被捕正法，顯然也是有其證據的存在。

當然，上述的諜案，共黨及其同路人自可大造文章，說是受國府的政治迫害；也可大書特書地誣說在國府統治下的國民沒有自由，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反對的權利。

欺騙青年，以似是而非的謊言哄騙在求學中，思想未成熟的青年學生，是共黨及其同路人的一向慣技，我以前也曾受到這種毒素的感染，因而以有色的眼鏡去看國府，一心以爲在台灣的同胞不如在大陸的同胞，完全沒有自由。直至民國五十五年往台一行，親眼見到台灣同胞們的豐衣足食，青年學生的欣欣雀躍，報紙上的讀者投書直指時弊，才恍然大悟，才知自己上了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大當，自此立志，有生一日，定必愛國；有機會之時，定必報國。

再說，即使柏某不是共諜，但他的立論，全是誠恐中華民族的再生存，無理地詆譭國故，顚倒是非，揑造事實，挑起反叛……百分之百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蒙面漢奸！

我時常說，把中國鬧至今日這個分裂局面，幾可說全是那班企圖毀滅中華文化的蒙面漢奸所一手造成。我又時常說，對付共黨容易，對付假民主自由爲名，行反民主自由爲實的新漢奸難！如今想來，益見其當然！

但，我一定以我的所能，聯合志同道合的靑年朋友，認眞地對付蒙面漢奸及新漢奸！

最討厭

近來流行着什麼「調查」、「選舉」的玩意兒，由明星、歌星、富婆、肉彈而至作家，都被列爲選舉的對象，於是十大明星、十大作家之類的新舊噱頭便一窩蜂的應運而生，名列第一的固然心花怒放、實至名歸，即使屈居第六，也可以沾沾自喜，抓着「天下第六，捨我其誰」去大做文章了。

阿方很懷疑那些一古腦兒弄出來的調查、選舉究有多少可靠的代表性？更加懷疑這世界是否小至無論肉彈或作家都恰好「有而且只有」十名，不多不少？因此人家每次推出什麼「最受歡迎」的十大，阿方從未重視過，更不會人云亦云的去盲目崇拜，反而往往在名單裏找到自己最討厭的人物。

「最受歡迎」的什麼什麼聽多了，我何妨「隱善揚惡」，來一次「最受討厭」的十大選舉？主意打定之後，環視週遭，發現討厭的人果然不少，依次選出十名，以符合「十大」規定。

以下是阿方最討厭的十大人物：

㈠包租婆——包租婆成爲討厭的人，並非始於今日，宋代知識分子潘大臨就曾因爲包租婆催租敗興而失去靈感；阿方不幸，幾年來一直被包租婆的嘴臉折磨着，有時貪夜趕稿，包租婆實行燈火管制，把總電掣一關，阿方頓即陷入黑暗世界，又不能暗中摸索去寫其「黑奴籲天錄」，只好不爬格子而爬進被窩了！包租婆喜怒哀樂異於常人，阿方能及時交租還好，否則該婆必定面無人色、叉手怒目，整日喃喃的逢人便說：「那個寫文章的連兩百塊錢也交不出，你信不信？」唉，唉，寫文章的如果能夠按時交租，那便不用寫文章了！

㈡阿飛——古代的阿飛如韓信、周處，雖然少年無行，也還知恥自新。現在的阿飛卻無行無恥，無惡不作，公然殺人越貨，但居然有人對之偏愛，說嚴刑峻法會傷害阿飛的「弱小心靈」，導致復仇心理！阿飛固然討厭，替阿飛辯護的人更爲討厭之尤！

㈢摩登媒人——這種人無事可做，專愛給王老五找麻煩，她們自以爲是王老五的救星、恩物，彷彿這世界上沒有了她們，王老五便休想成家立室。孰不知阿方最討厭的便是這類人，弄至世界面臨人口膨脹危機的也是這類人！阿方孤「方」自賞，摩登媒人師老無功，轉移目標游說老人家，喋喋不休。要認眞對付這種討厭人物只有一個辦法，等她們口沫橫飛、悲天憫人的說完了什麼阿芳阿方之後，裝瘋向她們大叫一句「我的愛人就是你」！保證媒人婆之流馬上鳴金收兵，奪門而去。

㈣大廈管理員——阿方住所那兒的大廈管理員跟媒人婆剛好相反，從不管理閒事，於是抽水機壞了不管；電梯出事困人不管；閒雜人

」，面皮厚得可愛、膽子小得可憐、胃口卻大得討厭！

㈤義務牙醫——阿方蒙老闆照顧，常年有免費牙醫顧問，可惜醫官將義務當作施捨、將手術當作遊戲。阿方的一副牙齒良莠不齊、黑白分明，醫官常逼着我去給他清算口腔。那次替阿方拔去比較漂亮的一顆爛牙齒，結果弄得傷口發炎腫脹，叫我痛了兩個晚上。手術高明的醫官既把我列為頭號病人，我何妨把他列為討厭的十大？

㈥名作家——這裏說的名作家，是指虛有其表的所謂作家，這種人自以為是學者、詩人、教授，喜歡獻醜而不懂藏拙，於是舊詩釋歪詩，成語變謎語，密碼變成超級密碼……諸如此類，層出不窮，儘在折磨讀者。鼎鼎大名，其實是一跳成名、其妙莫名，往往令讀者如阿方者火起無名！這種人對「第六」最有興緻，阿方只好在最討厭的十大名單裏，也給他排列第六名去。

㈦假洋鬼子——眞洋鬼子並不討厭，以偽亂眞的假洋鬼子才是面目可憎，跟他談中文，他會說中文詞不達意；跟他談英文，他又連文法也弄不清楚；中文法定，他說是「感情用事」；公事上應用中文，他說是「多此一舉」。這種人介乎人鬼之間，是無家可歸、人憎鬼厭的無主孤魂。

程方

冒牌闊佬卻要揚手大叫「的士」，下車時卻半天也摸不出一個銀元。還儘在說走路花時間，擠電車會被人摸荷包！

㈨頂頭上司——頂頭上司本來是第一個要巴結的人物，偏偏阿方不慣吹捧托拍，反而討厭其人。在寫字樓裏，頂頭上司集「冒牌闊佬」與「假洋鬼子」於一身，挾天子以令諸侯，畏罪貪功，於是阿方便成為犧牲品。有福獨享、有禍毋當，世界上就有這種討厭人物。

㈩掌印官——這些人隨處可見，以碼頭上最多。阿方遞上證件，誠惶誠恐的引頸待「戳」，掌印官似乎患了虐待狂與癱瘓症，拿着印戳的手彷彿突然麻痺起來，沉重得遲遲不能往證件上蓋下去，卻儘在視而不見的把證件翻來翻去，或者跟同僚們扯談些氣象掌故之類，阿方稍有差池，掌印的又會突然清醒過來，高聲叱喝。這種人自以為手握生死大權，其實握着的只是小小一個橡皮印戳吧了。

討厭的人「十面埋伏」，防不勝防、避無可避，寫到這裏，連自己也覺得討厭起來。好在這只是阿方的閉門選舉，在阿方「十大」名單以外的人固無妨沾沾自喜，在十大以內的人也不妨抗議，或者既不承認，亦不否認，嬉皮笑臉，死皮厚臉，甚或欲蓋彌彰，說阿方造謠生事，人身攻擊，亦無不可。

坦白說，對於香港青年，我向來沒有好感。猶記得六二年從大陸逃港，聽到「書院仔」、「書院女」們滿口的「拜拜」、「媽咪」、「爹地」，說幾句中文，插幾句英語。還有他們的名字，什麼「露絲」、「占美」；簽名嘛，總要寫「雞腸」，才覺高人一等。一切的一切，總之，使我討厭就是。

香港，並不是我的「家」。我是一個流亡者，它只是我的「驛旅」。過去如是，現在也如是。我也從不打算談香港政治，搞香港政治。雖然我是政治的熱中者，而且認為：「對於一個不合理的制度就要叛逆！」因此，對於一些「文化界前輩」在這裏搞什麼黨，高唱什麼「獨立」、「自治」都不以為然，並認為是喪失民族尊嚴，窮極無聊，沒出息的玩意！

因為，在我的觀念中，只有敢於反共救國，才是真正的革命青年！

然而，這些年來，香港青年對政治卻逐漸關心起來，熱了起來。再不像前時，聽到「革命」就罵了起來，也不再談什麼「純文藝」和「超然」了。雖然，某些年青人，還很幼稚，還嫌「時髦」，但在我看來，還是可理解的，也還可愛！

派傳單的人

雪浪花

對！這才是有為的當代的中國青年！

我雖不一定全部讚同他們的所作所為，但卻讚揚他們那種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熱誠！

就以「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為例，香港青年一代的表現就應該加以肯定，值得讚美的。在這一個運動中，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組織、毅力和勇氣，我以為，在現代中國青年運動史上，必將留下光榮的一頁！

我以為，不論「新左派」也好，「極右派」也好，都應少說話，多做事。

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就應當相濡以沫，同舟共濟。潑冷水，說風涼，實在要不得！

前些日子，我在觀塘工廠下班，在匆忙擠迫的下班人羣中，突然見到幾個攔路派發「中運」宣傳傳單的年青人。

我要了一張來看，但那些傳單，丟得滿地皆是，於是，我向那年青人建議，最好印製一種付上回郵信封的宣傳品，以方便人們的「支持」。不然，必定浪費！

一面是嚴肅的工作，一面是麻木不仁，這原是歷史的常情。

但是，派傳單的年青人的形象，卻久久地縈廻於腦際。這形象，好像在什麼小說、電影中常常見到；但於此地，卻是「新人的典型」！

我愛！我讚美！派傳單的年青人！

青年之聲

來訪憶趣

王耀武找湯恩伯拼命

胡實

民國卅五年秋，中共利用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的大好時機，以談談打打，作擴軍晷地的掩飾。國府洞燭奸謀，採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建議，先對盤據蘇北魯南的中共華東野戰軍陳毅所部，發動全面攻擊，正式揭開戡亂序幕。歷時未及半年，不僅將陳毅的淮陰和臨沂兩個根據地先後拔除；並且將陳毅所轄的幾個縱隊，分別擊敗。當時不少陳毅潰兵，慌亂中迷失歸隊方向。自動拋棄武器，摘掉帽徽，扮作散兵游勇，在蘇魯間運河兩岸，偷搭隴海路軍車，西經徐州轉津浦路南逃。在浦口落車出站，經國府憲兵盤查，始知自投羅網。中共華東野戰軍在那次戰役損失之慘，由此可見。迄後薛岳主任遭中共奸細劉斐一紙御狀，奉命關閉徐州綏靖公署，內調國府參軍長。另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由南京進駐徐州，設置前進指揮部，負責繼續指揮。陣前易帥，已觸兵家大忌；打勝仗易帥，更是自挫旺盛手風。所以顧總司令接手甫逾兩月，就發生整七十四師覆歿孟良崮的慘劇。這場敗仗，是戡亂局勢反優爲劣的重要關鍵。因爲從此以後，國軍只敢作重點進攻，甚至變爲重點防禦及全面崩潰，很難再有初時那種全面攻擊的豪邁氣概了。整七十四師，原由第七十四軍所縮編，乃當時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發迹的資本。王耀武以一黃埔四期晚輩，助名竟超先期同學之上，就靠做這支部隊的軍長，在抗戰中打了一場最精采的上高會戰。整七十四師之於王耀武，可說恩同再造；王耀武之調整七十四師，幾若生命源泉。那時該師劃歸陸總徐州前進指揮部戰鬪序列，配撥第一兵團司令湯恩伯指揮。（即右翼兵團，駐魯南臨沂城內。）師長一職，由王耀武的親密戰友，陝西張靈甫將軍擔任。張師長雖一足微跛，但驍勇善戰。對上級所賦任務，每喜超速達成。顧總司令繼鎮徐州，爲了不讓薛走任專美，也想在戡亂期中建立奇勛。特命令湯兵團派遣三個王牌師，於民國卅六年五月六日起，以品字形向敗退魯南沂蒙山區的陳毅所部，進行掃蕩。三師相約行軍間隔，最遠不得超逾十里，以收彼此易於呼應。整七十四師是執行這個掃蕩任務的先鋒。殊知張師長大膽深入，竟與後續兩師遠達卅里。不幸在沂蒙山區的蒙陰孟良崮，中伏被圍。孤軍力戰，傷亡甚眾。至同月十五日，卒以缺乏食水，無法持續，遂與師屬重要幹部，集體自殺成仁。王耀武在濟南聞耗，痛不欲生。商請空軍派一軍機，載往臨沂，打算和指揮整七十四師的湯司令拼命。王耀武下機直奔城內，一路連哭帶喊，聲聲要湯恩伯還我的七十四師來，還我的張靈甫來。悲傷的沉重，幾入瘋狂狀態。幸好湯司令聞訊較早，先期走避徐州，不與謀面。王耀武撲了一場空，也只好廢然而返。否則兩雄相遇，說不定早已同歸於盡哩！

文壇小掌故

魯迅的名字號之由來

慶餘

魯迅生於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時其祖父周介孚在北京做「京官」，接到家信的那一天，適值一張姓官員來訪，爲取吉利，便給這個初生下來的長孫，起了一個小名叫「阿張」。後來又找了一個同音異義的「樟」字，給他起了學名叫「樟壽」——「壽」大概是排行的字吧。所以魯迅最早的名字叫「周樟壽」。

中國人的習慣，名之外，還得有個字，祖父既然給他起了名，便連帶給他起了字，叫做「豫山」，取義於「豫章」。魯迅上書房去，同學們取笑他，都叫他「雨傘」，他非常不願意，便請祖父給他改成「豫才」。

戊戌政變那年，魯迅十八歲了，爲着家貧，到南京入了官費的水師學堂。有個本家叔祖，在那學校裏做舍監，他是一個舉人，總認爲進這個學校是出來當兵，周家子弟當兵是不好的，便不讓魯迅用本名，另給他取了個名字叫「樹人」，字仍不改，因亦合於「百年樹人」之義。不想，這個名字倒長期應用起來。

在南京學堂時，魯迅就開始用起別號來，他刻有一塊石章，叫做「戎馬書生」，這當然是取義於讀書人進武學堂了。那時作文曾自署「會稽戛劍生」。

留日之後，用的別號較多，因「樹人」而曾自署「自樹」，又因索居獨處，曾自號「索士」和「索子」。一九〇七年，有份「河南」雜誌請他寫文章，他的筆名是「迅行」或「令飛」，這都與他的本名毫無關係，不過是爲自勉勇進的意思。然而這個「迅」字，卻成了以後取名「魯迅」的由來。

在北京，他的別號又添了一個，叫做「俟堂」，有時顛倒過來，把「堂」改爲「唐」，叫做「唐俟」。

五四運動時，「新青年」邀他寫小說，他始用「魯迅」。當時，「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胡適之等人，定有一條清規，便是凡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的人，爲表示負責，必須用眞姓名，不得用筆名或別號。魯迅雖然不大願意，但也不想破壞這個規矩，便在「迅行」中去掉「行」字，上面加一個「魯」字，這樣看來，就像一個眞名字了。「魯」是他母親的姓，推到三代上去，「周」「魯」實爲一家。實則他在「新青年」發表詩和隨感錄時，還是用的「俟堂」或「唐俟」，清規終於給他破壞了。此後寫小說除只「阿Q正傳」用「巴人」外，其餘全用「魯迅」，而竟然成了他的本名。至於在上海時，因遭受通緝，用的筆名就多得數不清了。比較爲人們所熟知的，是「左聯」刊物上的「L. S.」和「申報自由談」上的「何家幹」。

毒販竟然是名流

香港，不但是毒品的大銷場，還是重要的轉運站，許多毒品經由香港轉運到外國，如日本、美國等，毒品來源大部分是香港。

加拿大未承認中共前，在加活動的共產黨地下人員的經費，部分靠販毒得來，這些毒品便是從香港運去。

因此，香港實際上是國際性販毒組織的一個重要根據地，「本銷」雖巨，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港警反毒特別小組調查毒品走私網，已抓到若干有力證據，證明這些毒品私梟的頭頭中，有些是社會名流。警方表示，行將對他們採取行動。

消息說：「該特組探隊現在作最後安排，不久，警方下令拘捕這些社會蠹賊，尚言之過早。」

有資格接觸這些機密檔案的人說：「黑名單上的有名人物，將會使人感到驚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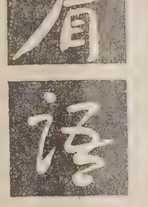
他們雖拒絕透露這些人的名字，但已證明其中有三兩個是社會名流。

如所周知，在香港社會死出風頭的所謂名流，翻起底子，都大有問題；他們所以死出風頭，是要用來掩護爲非作歹的罪行。

有些名流靠走私販毒發財，發跡後改做紳士，不再幹從前的勾當。有了錢，做正項生意也可財源廣進。但有些雖已身爲名流，仍捨不得放棄一本萬利的販毒生意。

社會上不少貌爲君子的人，私底下爲了鈔票，壞事做盡。稱之爲社會蠹賊，並不過分。

朋友告訴我，香港有位名流，每一天從他所經營的各項業務中得到的總收入，約達十萬元，而他每天花在個人身上的，無論如何沒法超過五百元。朋友認爲，社會上再多些這樣的人，窮人更無立足之地，若以販毒增加他們的財富，就更是罪大惡極。



港人口不至爆炸

香港醫務衛生署署長布朗尼醫生認爲：在未來十年內，香港不會受到人口爆炸的威脅。如果布醫生的看法對，值得爲香港人慶幸。

世界上許多專家正在爲這問題感到煩惱，擔心生產率，不久便到處有人滿之患，香港能夠獨免此患，豈非特大喜訊？

不過，我對布醫生之言，頗有懷疑。

他舉出的理由是：香港的年青人都受過教育，他們明白要生活過得好點，物質享受豐裕點，必須減少兒女的數目，由此，他們都實行節育，人口不會急劇增加。他以近年生產率的降低來支持他的說法，這表明人們希望過更佳生活。目前一般家庭都能享用電視機、冷氣機、收音機、電風扇等等，他們已認識到，這是減少生兒育女的成果。

過去，中共以中國人口眾多，視爲一注大本錢，動不動以七億人民嚇人。漸漸，他們也感受到人口壓力的加重，由提倡節育進而改爲限制早婚。最近逃港的生死鴛鴦，就因爲基於中共的限制，不能達到結合的願望，因而雙雙偕逃，可見極力提倡人口增產的中共，也因壓力重大而不得不改變政策。

香港人口不致劇增，該歸功家庭計劃指導會。該會工作成績斐然，經由專家指導後，許多夫婦達到有效節育。香港市民知識水準雖提高，但還需有效的指導。家庭計劃指導會經常把最新和最有效的方法介紹到香港，許多藥物和手術，幫助了香港人。到目前，即使是沒有知識的窮人，對那種「免費避孕藥」也懂得如何運用有效方法，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情形，已相應減少。過年大家見面說句吉祥話，也很少人說恭喜添丁，大都只說恭喜發財。此時此地，發財緊要過添丁多矣。不過，有一點是布醫生尚未計算在內的，香港人口膨脹，除了嬰兒出生外，還有逃亡來港的大陸人民，這也是引致香港人口爆炸的另一條藥引。如果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不加以阻止，香港人口早已爆炸了。

眾人傑

史諾應該寫的書

美國親共作家史諾的太太到香港，說：預料中共在「不久」的將來，會大開門戶，歡迎美國遊客。

史諾是過去十幾年間唯一獲准進入中國大陸的美國「新聞記者」，史諾太太認爲，其他的記者也將可獲准進入中國大陸。

史諾太太在中國大陸遊覽四個月，據說，她還跟毛澤東、林彪及周恩來作過長期間談話，而這次談話是「認真的」。她在香港接受訪問時，極力避免談及政治問題，她和毛林周談話的內容，也不肯透露，祇說她丈夫稍遲到達香港時會談及這問題。據說：史諾準備繼續寫一本書，他以前寫過一本「二萬五千里長征」，是描寫共軍江西戰敗流竄經過的。

和漢素音一樣，史諾不過是中共向國外宣傳的另一具傳聲筒而已。在我們中國人來看，漢素音和史諾的「見聞」，祇不過在中共限制的一個框框內，等如在香港看到從大陸輸出的宣傳品一樣。如果認爲「有圖爲證」值得相信，那就大錯特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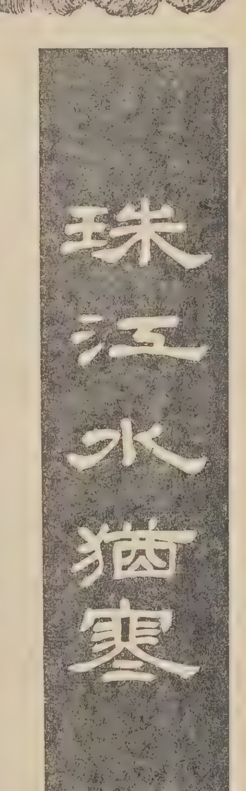
在電視播放的中共紀錄片，公社社員都是豐衣足食，康樂愉快。運銷香港及海外的人民畫報，大陸的工人農民，都是胖胖的，這樣看來，中共說他們是生活在「幸福社會主義新社會」中，似乎沒有錯。可是，這不過是中共導演的「戲劇」，他們可把乞丐扮成皇帝。

理由很簡單，如果大陸人民過的是康樂豐裕的生活，他們冒死逃來香港殖民地幹嗎？波蘭的戈慕卡也會說他的人民「幸福」，可是，今天他們爆發起怒潮來了。單看共產黨的宣傳品是不能獲悉正確實況的。

我建議史諾寫一本書，不必在大陸遊覽四個月，祇要在香港向逃難來此的中國人民作廣泛訪問，資料會比他遊覽四個月所得的豐富珍貴得多。

不久前，大陸有一家人逃到香港，穿上香港人贈予的衣服，孩子們都說：香港的衣服真漂亮！而人民畫報中所見到的那些衣服，那些白白胖胖的「演員」，在逃難來港的人羣中，何嘗見過一個？





珠江水猶寒

【49】

馬森亮

這時，街上一片嘈雜，屐聲嘩卜，混和三輪車的响鈴，清脆而刺耳。走廊上有兜售食品的，音調沙啞，一聲復一聲地很有節拍。

我倒在椅子上假寐，好一會，有人敲門，輕輕咳了兩聲，門忽然呀的打開，竟然是黃錦娟和張嬸兩人。她們滿臉高興，端詳我一會，黃錦娟搶步過來，雙手把我握住，笑着說：「我幾乎認不出是你了，彷彿給太陽晒焦了的！」

「還虧沒被晒成灰，」我苦笑着說。回頭又對張嬸招呼：「張嬸！你說是嗎？」

「不，要叫周老師！她現在是我們的老師。」黃錦娟要糾正我，風趣地說。

「是，周老師！」我跟着說。

「叫張嬸也不是一樣？什麼都是一句！」她謙虛地答。

還來不及說別後情況，她們又要走了。黃錦娟說：

「本來我和周老師要去上大課的，剛出校門就接到你的信，連胡老師他們也沒暇通知，馬上就坐車到這裏來，先關照你一聲，免得你盼望，聽完課後我們再來。」說到這裏，她忽把嘴唇一咬，臨時想起一個問題，說：「這樣好了，你還是在這裏等候我們罷！先去理個髮，洗個澡，你倒像個野人了，我會給你買套衣服來換！」

「聽說理髮要排隊哩！」我撫着毛茸茸的下巴說。

「那當然囉！時間還來得及，有錢沒有？」

我搖下頭，雙手一攤，周老師已把幾張鈔票塞給我了。說：「可以夠了罷，理了髮再說！」

我一時找不出話來，呆呆的捏着手心。

「看你！完全變了，還呆什麼？勞改把你改瘦了，人也改傻了！」

黃錦娟說完，匆匆偕周老師離去。我望着她的後影，不禁微喟起來。

「這個世界，畢竟女人有辦法，可惜紹芬沒有到來！」

第四部　飛天撲地

一　恍如隔世

現在，我一切都聽得黃錦娟的吩咐，由她安排。她和周老師商量好，要把我當作一件魔術來玩，給老胡這班人來一個措手不及的招待。

「是不是要玩空箱換人的把戲？」我也振奮起來了。笑問她。

「對！這是驚人的表演，驚險、離奇、刺激！」黃錦娟得意的回答。

「可惜不夠香艷。」我再說一句。

「去你的！」黃錦娟向我翻了一眼，嬌嗔起來。「你要香艷，找你的紹芬去罷！」

傍晚，黃錦娟把我帶回家裏，關在房中，還調皮的警告我：「暫時委屈你一下。」

「想不到跑出勞改場，又被管制起來！」

「最多只有兩個鐘頭，喏，未到時候你千萬不要出聲，門開了，你就學狗一樣爬出來，記得呀！不聽話，我可不依呢！」說完，給我一個飛吻，嘭的一聲，把門反鎖了。

大約過了個把鐘頭，學校的老師陸續到來，首先到達的是老胡。

我從門縫望出去，見老胡還是過去那個樣子，他一進門就問黃錦娟是不是請喝喜酒。周老師立即給他一個下馬威，對他說：

「你又要詐傻扮懵了，這不是你請客的嗎？」老胡愕然，連忙反問：「是我請的？誰告訴你的！」

「你也不知道？那就奇了。」周老師說得很認眞。「是你的好友兼準愛人告訴我的呀！她還說酒菜已在酒家定下了，八點鐘就會送上門來，叫我先擺佈好場面，請齊本校老師，她大約八點過一刻就要來的。」

「我那裏有什麼好友愛人呀！」老胡開始急

了。

「你還裝什麼蒜呢！是西關的一間官立學校的那個陳小姐陳同志呀！你還想抵賴？」

「我的天呀！我跟她，根本談不上什麼，只不過同組學習，偶爾和她去看兩場電影。她要這機做，也得徵求我的同意呀！」

「嘎，要徵求你就不算閃電戰了，」周老師故意把嘴一努。「好在你不打自招，沒有感情怎可以雙雙攜手入戲院呀！你以為女人的手隨便可以挽得的嗎？」

「吱吔吔！這一趟完了。太離奇，太離奇了！」老胡登個沒表情，沒精打采的攤在沙發上，亂抓頭皮，望天打卦起來。

周老師還不罷休，再加上一句：「何只離奇，驚險、刺激而且香艷呢！」

這句話險些引我笑起來。周老師向黃錦娟打下眼色，忽然大笑不止。

人到齊了，酒菜也送來，打發傭人走後，大家便圍坐起來，老胡也喪氣的入席，擺出坐地分肥姿態。

他們又把話題轉到電影上去了，原來劉天華是一個標準的影迷，他海闊天空的高談低論起來，胡劍峯和張老師同聲附和着，只有老胡還悶聲不響的對着桌面出神，黃錦娟在給他們倒酒，周老師偷偷的走過來將門打開了，用手指向地上，意思叫我學狗一樣爬出去。我才不會這麼傻呢，給人話柄多難為情呀！

周老師跑回去了，正好劉天華說到相命學的時候，我才輕步的閃出去，在後拍一拍他的肩膊，說：「你還是給老胡有點氣色罷！」

老胡眼快，連忙起身，跑過來把我抱住：「老李！是你？」

大家都驚叫起來，黃錦娟和周老師在旁抿住嘴笑。

老胡還不放手，我便對他說：「快放手罷！我又不是練同志！」

這話好似提醒了他，他立即放開我，轉頭向黃錦娟報復，說：「原來是你們在演戲！演得好，演得逼真，反而把我也扯上台去了。好哇！你們把這漢子鎖在房裏，這是閃電出擊還是遭遇戰？」

弄得哄堂大笑起來，弄得黃錦娟和周老師滿臉通紅，輕啐老胡缺德。他又指着我說：「這劇情夠香艷，香艷之至！……」

「你還是積點口福罷，顧住以後幾年。」我一邊說，一邊拉他坐回去，強他飲酒。

「難得老李回來，就算老胡請客好了。」劉天華插口解圍，還故意向老胡撅一撅嘴。

老胡毫不猶豫地說：「請就請罷，既然是水落石出了，我樂得掏腰包。還怕老李不禮上往來。」

「胡老師十足一個現實主義者！永遠不會吃虧的。」周老師乘機挖苦他一下。

「這是酒肉相對論。」黃錦娟跟着又來一句。

「好了！我有一個建議。」老胡改口說：「今晚歡聚，在席間只許談天氣，說笑話，不准論往事，說洩氣話，違者罰酒一杯！好不好？」

「好！」劉天華首先附和。

「好不威風呀！」周老師又說話了。「做主人的倒先立例約法起來了。不過，胡老師！應該加多兩條：借酒發牢騷者罰領兩杯，立法違法者該罰三杯！」

這幾句話，可把老胡難住了，他望望我，聳兩聳肩，雙掌一擺，表示詞窮屈服。

大家興高彩烈的飲起酒來，我經不起香噴噴的酒肉誘惑，同時肚子飢荒得久，已忘記了什麼叫做客氣了，不擇手段起來，眼饞手又快，連素以大食著稱的劉天華也大嘆弗如，自認敝鄉。

我把每個人都端詳過了，大家的樣子依然沒有變，保持着青春紀錄，倒是劉天華的嘴巴不知為了什麼已撤消防禦工事，那撮八字鬍子沒有了，問起來，原來他已做了一個女人的丈夫，兩個孩子的爸爸。

「這也正如你所說的。」他忙告訴我。「為神祗牌立點汗馬功勞，揹上一付可以禦寒的硬殼！」

「大丈夫固應如是也！」

我這麼一說，胡劍峯笑得連飯都噴出來了。

「還有，我的表——」我想起就問，又連忙把話咬住。

「你的錶還在我的家裏。」周老師很快把話接上。「你也是，當時匆匆忙忙，竟連手錶也忘記帶走！」

這給我掩飾得很好，幾乎露出破綻來。

言談間，我終於問起校工林潔芳來了，她為什麼不來見面？

老胡卻說：「這不是你妻子幹的好事！無端端把她帶到香港去，弄到學校雜務都要我們動手。」

「別這樣冤枉好人了。」黃錦娟接着解釋。「去香港才是一條生路；像她這樣的身世和環境。一定要離開這裏才行。那邊又比這邊好。昨天她來了一封信，說上星期已和她的表哥結了婚，總算有了個歸宿了。」

「表哥？」我惘然起來，但很快又鎮靜下來，舉杯向各人奉勸，心裏在默祝林潔芳幸福。

酒飲過了，席也撤了，大家還不願走，因為明天是星期日，又是一個難得的聚會。

這時，老胡宣佈剛才的約法失效了，而且第一個舊話重提的又是他。他酒飲得最多，滿臉通紅，斜靠着椅子，一邊剝着生果，一邊這樣對我談的起來。

「我早就算到你會很快回來的了，這是政策上的一個大轉變。——」

「又是一位事後劉伯溫。」周老師輕輕的說。

這話老胡沒聽見，還繼續說下去：「打從今年起，共產黨已開始發覺政策的錯誤了。日常用品奇缺，文化知識退化，農民不安於農村，工人的情緒低落，特別在知識界，普遍存在着不滿，合作不來。所以，他們為了要補救，不能不要來一個亡羊補牢，暗地假釋一班政治犯，假惺惺地，以期能平平人心。」

被共特作拆垮

李彌主持會議　決定攻防兩案

李彌在主持第八軍的作戰會議上，所定的作戰計劃，是勝可將來犯的共軍陳賡部受挫於文山與馬關；敗可將自己的部隊從容退到元江以南，憑江固守。因此，當晚的作戰計劃與兵力部署，是照「先求穩當，次求變化」的原則而擬定的。

第八軍一共四個師，爲第三師、四十四師、一〇七師、教導師。作戰計劃上，四十四師進駐蒙自，接替廿六軍防務後，在情況不利時，南行十里，從蠻耗浮橋過元江；再沿江向北急行軍，佔領元江縣城與元江鐵橋。駐開遠的一〇七師，與駐雄普的教導師，在情況不利時南下卅里，在水塘一帶渡江，並沿江佈防。還有駐石屏一〇七師，亦南下在水塘附近渡過元江。整個計劃的重點，很明顯的是要在情勢不利時，能將四個師共六萬多人，先安全渡過元江，再後憑江固守。

會議一直開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凌晨才結束，這是一個値得一記的歡樂日子，也是一個第八軍所身受最慘痛的悲傷日子。因爲那一天也即是民國三十九年的農曆除夕，在雲南因爲四季如常，並無隆冬天寒地凍的感覺，但這班身經百戰，一切均信仰長官安排的第八軍官兵，雖在「四面楚歌」的風鶴頻傳中，大家卻沉着得很，都在準備過年的吃喝玩樂。所謂「神仙、老虎、狗」的軍人生活，都計劃過了這個「快活似神仙」的農曆年，再聽命令，等待「攻、防、進、退」的任務，要拚命也是過了年的事。

軍事會議結束，各將領紛紛返回防地，李彌與顧祝同、張羣父登上飛機往西昌，與胡宗南商討整個西南戰局的重大問題。蒙自成了軍人天地，廿六軍集中蒙自，一切行裝均已準備妥當，等待上飛機撤去海南島。第八軍的四十四師，在「白面書生」師長石建中的率領下，也進駐蒙自，準備第二天正式接替廿六軍移下來的防務。

表面上看起來，除夕晚的蒙自，雖然熙來攘往的盡是軍人，有點亂糟糟的，但無論是要走的廿六軍，或剛剛開來的第八軍，官兵與軍眷們的內心都很平安沉靜。以爲盧漢的叛軍被阻於十八寨附近，不敢南下；在芷村、文山發現的敵情，又不過是疥癬之患的土共騷擾，大家總可安心過了這個農曆年。

、因此，要撤走的廿六軍，急不及待的要走；要去接防的第八軍，卻從容不迫的想等到過了年去接。就這樣，芷村與蒙自，雖然到處都是國軍，而這許多國軍，卻都不在防擊陣地上，廿六軍的人走了，第八軍的人不是在房子裏忙於弄魚肉、包餃子，便是在戶外看戲，擺龍門陣。一片「歌舞昇平，七

變作戰，而是忙於收拾行裝，搞吃搞玩。

兩軍忙於走與吃　除夕夜發生突變

古語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俗話亦云「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大悲劇、大亂子，往往不是險象叢生，隨時可以發生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是由於一時的粗心大意，以爲不會有危險的情況下發生的。國家的軍隊也是如此，經常南征北伐的部隊，雖然時有傷亡，必不重大；惟有那些三年五載，甚至十年八年也無作戰機會的警衛部隊，一旦有事發生，往往是變起倉促，在措手不及中而全軍覆滅的。

第八軍與廿六軍都是能征慣戰的精銳之師，自上而下，應變作戰的能力都有相當了得，只要是擺開陣勢，眞刀眞槍的死打硬拚，無論在攻、防、追、退、遭的戰況中，要想將他們一口吃掉，那也不是容易的事。無奈那一天的除夕之夜，偏偏是兩軍交接的前夕，要走的廿六軍，走的走了，沒有走的也離開了陣地。因此，除了駐地營房門前有衞兵站崗之外，不但陣地是空虛的，連城防也是空虛的，廿六軍的槍砲械彈，已經裝上了車馬待運；第八軍的槍砲械彈，還在車馬上未有卸下來。因爲蒙自的軍隊雖多，但他們都只是沒有準備作戰的「人」，而不是荷槍實彈的「兵」。這種「人」越多就越亂。就在這亂糟糟的除夕之夜，被摸清了情況的共軍，一舉衝入蒙自，在四處突然發作的槍砲聲中，如狂風掃落葉，快刀斬亂蔴一般，把第八軍與廿六軍的交接部隊，打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渠！

說起蒙自的失守，是國軍在大陸敗得最莫名其妙，死得最寃哉枉也的一場混戰。因爲共軍陳賡的部隊是將國軍情況探查得一清二楚，瞭如指掌之後，謀定而後動的，先派便衣特務混入城內，在街道要點，分佈好了崗位，作爲正規部隊指示目標的引導。而陳賡的正規部隊，則是採取分進合擊的包圍態勢，一路啣枚疾走，走到蒙自城外埋伏好了，等得聯絡確實，一聲信號之下，從四方八面攻入蒙自城的。攻城的時間，不是選自午夜或拂曉，而是選定國軍正忙於過年，要吃團年飯之前，與演戲的正演得精彩百出，看戲的正看得出神入化，其他的人則正忙於煮菜弄飯的這個時刻。因此，槍聲一起，便是喊殺震天，等到屋子裏的人跑出門來一看，共軍已經到了門口；等到槍聲與喊殺聲，掩蓋了戲場劇場的鑼鼓喧嘩聲，槍彈與手榴彈，也就投入了戲場劇場。在這樣情況之下，蒙自城的悲慘與混亂是可想而知的，不說被共軍殺傷擊斃的人，就是從戲院劇場擠出逃命的人，在互相踐踏下，也不知多少軍眷與弱小，被活活擠倒踏死。

西南保衛戰

將所有可以拋棄的東西都拋棄了，有家眷的人連老婆兒子也沒法照顧，僅以身免的向西奔逃，一路上狼狽不堪，眞像舊小說中所說「一個個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跑得幾快算幾快，一個勁的跑到建水，已是潰不成軍。

李彌與張羣、顧祝同三人飛到西昌，當晚就無法與蒙自連絡，發現電訊中斷，他萬想不到自己剛離開部隊，部隊就在這短暫時間中被共軍打擊得潰不成軍。這位本想獨木支大厦，獨力挽狂瀾的將軍，當他發覺電訊中斷之後，即感到部隊可能發生了重大變化，立即乘原機返蒙自。可是，當他的座機飛臨蒙自上空時，蒙自機場已被共軍佔領，不能降落！他只好坐在飛機上在蒙自與箇舊之間往來盤旋，鳥瞰觀察，這才見到自己的部隊，三五成羣，狼奔豕突向西潰退的凌亂行列！

這種一夜之間發生的巨變，十多小時便面目全非的天崩地裂的巨變，是李彌萬萬想不到會發生的。但是，現在他親眼見到這個悲慘的場面，他感到五內如焚，心膽皆裂。他不能降落到地面去收拾這殘局，他不知道是怎樣發生的這次變化？他感到飛返西昌無濟於事，只好要駕駛員直飛台灣。他知道自己在軍事會議上所訂下全軍東移，截擊共軍，與陳賡部決戰於文山一帶的作戰計劃是失敗了；但他還希望代表他指揮部隊的陸軍副總司令湯堯，與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第八軍軍長曹天戈，能夠遵照他的第二個作戰計劃，轉攻爲守，迅速脫離敵人，退守到元江西岸，憑天險再作打算。

因爲元江兩岸的地勢，險峻異常，盡是高插雲霄的懸崖絕壁，每處均可一夫當關，萬夫莫過，而且江面窄狹如帶，但水流湍急，只要將機關槍陣地，分佈在元江兩岸，即可控制江面，使對面之敵人，抬不起頭來。

因此，李彌飛到台灣之後，即與退下來的第八軍軍部急取連絡，終於在電台上叫通了。當他瞭解蒙自失守的經過，知道自己的主力並未被共軍殲滅，只是一個師造成混亂的情形後，他仍然雄心萬丈，認爲事有可爲，便一再發電，命令四個師仍照原來防守元江的作戰計劃部署，搶先將主力渡過元江西岸，迅速佈防。

曹天戈回覆給他的電報，只有兩句話：「示悉，請絕對放心。」

曹天戈判斷錯誤　誤戎機坐失時日

但是事實如何呢？曹天戈並沒有遵照李彌的命令「大軍迅速渡過元江西岸佈防」，他在石屏與建水之間，收容整頓敗退下，竟慢條斯理的整頓部隊，安排人事，將這最寶貴的，刻不容緩搶渡元江的時間，不好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白白的讓給了共軍，因此，便種下了後來六萬人只剩下數千多人逃到中緬邊區的慘痛禍源。

曹天戈怎麼會這樣慢條斯理，一點時間觀念也沒有呢？他爲什麼不將四個師的兵力，儘快搶渡元江，等到到了元江西岸，再憑險佈防，整頓部隊，安排人事呢？說起來，這幷不能算是國軍在大陸的「氣數」已盡，而是掌兵者的人頭豬腦，既無可靠的情報，又無判斷敵情的智慧，更無應變的才能。

造成這一錯誤——以六萬人命的可悲可痛錯誤，完全是曹天戈以下的決策人判斷錯誤。因爲突擊蒙自得手的共軍，對於潰退的第八軍，一反「乘勝追擊，窮追猛打」戰術，把國軍驅走之後，不但沒有窮追，也沒有猛打。根據由蒙自退到建水的官兵報告，共軍完全是投機式的偷襲，只聞槍聲，連砲聲也很少，根本沒有派出部隊追擊。撿了這個便宜很滿足了。

因此，還曾有人建議反攻蒙自。理由是偷襲蒙自的共軍，是土共，不是陳賡的正規軍，既是土共，才無力追擊，也無力駐守，只下令第八軍的其他各師，再行反攻的話，土共一定不敢抵抗，必然抱頭鼠竄而逃。

曹天戈就是被這些報告所困擾，他也眞以爲這是土共。可是，他並未反攻蒙自，卻在觀望與猶疑中等待了四天，才決定退守元江西岸去。

第二個錯誤，他的退守元江程序，也沒有遵照李彌所訂下的計劃實行，原來的計劃是直接南下，逕搭浮橋，駐開遠的一〇七師，應該和駐雄普的教導師，南下在水塘渡江。可是，這兩師所奉到軍部的命令，卻是捨近求遠的從蠻耗渡江，沿元江北上，再攻佔元江縣城。而原本應該從蠻耗渡江的四十四師，卻奉到命令與其他兩個師——第三師與廿六軍的一個師作「一字長蛇陣」的沿着鑛山的小鐵路，在石屏集結；再從石屏直向元江的鐵橋撤退過元江。至於廿六軍的其他部份官兵，則隨同綏靖司令部與第八軍軍部，也是從元江鐵橋渡江。命令上是以四十四師師長石建中，與一〇七師師長孫進賢兩人爲主將；先由一〇七師從蠻耗沿元江南岸北上接應，掩護大軍從元江鐵橋通過；四十四師則搶渡元江鐵橋，進佔元江西岸。

但這種部署加上四天時日的坐失，便造成了全軍覆滅的大悲劇。

（五十）

三郎

嘯聲劍影錄

宓琴

李化龍發出火急文書，徵調各路兵馬，入黔平亂，石柱亦在徵調之列。馬千乘便偕秦良玉挑選五百精兵，應調馳援，他們首先與叛苗在松坎接觸，秦良玉一馬當先，殺入敵陣，往來廝殺，如入無人之境，生擒了叛苗先鋒楊朝棟，使叛兵落荒而逃，她乘勝追擊，直逼婁山關。楊應龍知道如不能死守婁山關，則叛苗退無死所，便親率苗兵主力，踞高扼險，抗命死守。

但秦良玉奮不顧身，率領「白桿」的子弟兵冒着石矢，仰攻天險的婁山關。楊應龍雖抱死守的決心，但秦良玉氣吞山河，那子弟兵前仆後繼，運用特製武器，登山如飛，卒之在一場混戰中，殺得日月無光，而秦良玉振臂一呼，首先登關，官兵相繼而上，楊應龍率領敗兵，逃回海龍囤，全家自焚而死。於是秦良玉一戰成名，而這次播州苗亂的平定，亦以石柱兵戰功為第一。不幸馬千乘於凱旋之際，於途中染着疫死去，明朝以良玉建立汗馬功勞，且「白桿兵」非良玉不能指揮，便命她繼任丈夫的官職，創中國女子正式任軍官的殊榮。

當我們客車繞婁山而上，細雨飄飄，涼風颯颯，濕雲低迴，封了名關舊壘，斜靠車窗，遙想當年桃花馬上，鮮血代胭脂，一代英雌，戰場倩影，還勝鬚眉，數百載，古關殘雲，留與後人憑弔。

青扛哨雖高，也和花秋坪一樣，高入雲霄。卻無花秋坪的奇，更無釣絲崖的險，因少見陡坡，當車子高入濕雲之上，便在絕嶺橫貫，平路行駛，如不臨窗鳥瞰，毫不動心。但驚險的戲，卻不在絕嶺入雲的青扛哨表演，也不是在飛鳥滅踪的婁山關出現，那是我意想不到。回憶我在民國三十年首次赴渝，在花秋坪的涼風坳下憑弔過築路殉職員工紀念碑，在釣絲崖前目覩「蛇仔」仆地塞輪，乘客擬奪窗逃命的生死一線，抹過了冷汗，又提心吊膽的渡過了婁山關，安安穩穩的駛過青扛哨。但車子駛到離松坎鎮還有約二、三十華里的山區，其時倦鳥投林，斜陽西下，我們滿以為在黃昏時刻，可以安抵松坎，飲杯水酒壓壓白天的驚懼，洗一次熱水澡，滌去一天的疲倦，怎知人算不如天算，客車機件突然發生故障，「死火」拋錨，司機老爺要我們都下車，大家推車到路旁，既不妨碍交通，也便於司機和「蛇仔」進行修理。

當司機和「蛇仔」展開修理工作，大家都在附近漫步等候，我見玉蜀黍的隴坡上面，有幾處山居人家，農莊木屋，雞塒牛棚，瓜籬豆架，大可以尋杯清茶，歇歇腳兒，勝於坐在路旁，呆候呆候。便拉那位上校團管區司令和白副參謀總長的副官，奔往其中一間農莊。那間山居人家，是一對中年夫婦和三個孩子，對我們很是客氣，敬茶奉客，很關心我們車子的修理情形，懇切的告訴我們：倘車子不能趕快修好，則要早點步行前往松坎投宿，因為這一帶，常有土匪出沒，刼殺旅客，謀財必害命；而且狼羣也在黑夜活動，四出尋食，傷害人畜。那中年漢子還表示他們這幾間簡陋的木屋，既無客床，也乏被褥，很抱歉的難以招待這麼多的客人，事實上，也無實力可以保障大家的安全。這種好意的忠告，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除了對那土人致謝外，當要應付惡劣情勢可能的來臨。

我們三人急忙跑回公路上，看看客車修理的情況，連那土人準備以雞蛋奉客的盛意，也好言婉謝。（山居人家，飼雞不多，宰雞限於喜事，不能殺雞為黍，以供路客，僅能以雞蛋為饌。）這時，暮色四合，冷蛩初鳴，令人可怕的黑夜，快將來臨，幸「蛇仔」一聲上車！大家知道客車修理好了，便蜂踴而登，司機開動車掣，車子算是能夠開動了，但車頭燈卻無法啓亮，大概貯電池用光了。夜幕漸漸低垂，而汽車無燈，等於盲目行駛，危險可知。還算司機動腦筋，一面慢慢行駛，一面要乘客儘量拿出手電筒，連同司機和「蛇仔」的兩枝，集中手電筒的光，來作車頭燈，結果，左右各有四枝手電筒，集結起來，解決了盲目行駛的困難。但光圈不大，車子仍然要慢慢行駛，車的顛簸更大，除了拿手電筒的八個人，分別照射路上，以便行駛外，其餘的乘客都懷着一顆像鉛一般沉重的心，默坐在車廂裏，給車子一顛一簸，更是焦躁，尤其是我們三個人，由於土人所告處境的不妙，心裏更多一層暗影，越是忐忑不安。

不久，車子似是轉入懸崖深澗之上，一陣陣的澗水潺潺，夾着持電筒者的呼叫聲，又如置身在花秋坪上，一步一驚心。但客車行了大約六、七華里，漸漸由高而下，開離懸崖深澗，向峽谷進發。詎竟又發生第二次拋錨，本來我們的司機富於膽力，臨危不亂，憑他的鎮定，使我們平安的渡過花秋坪、釣絲崖、婁山關、青扛哨。但在這次拋錨，司機神色的表現，有點不平常了，他拿了手電筒，急急的躺在地上，滾入車底，檢查了一會，爬出了，黯然的宣佈：「車子在今晚無法修理，明日要拖入松坎修理所去大修，這裏距離松坎鎮約有十八華里，很抱歉，現在要請大家步行到松坎鎮。」大家一聽到要在山區裏黑夜步行，嚇得一跳，七嘴八舌，要求司機設法修理，司機只有擺擺手，聳聳肩，表示無能為力。大家見無法解決，哄作一團。我見情勢緊迫，越是延時間，越是無益，乃要白老總的副官，宣佈土人告訴我們的消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佬講官話，我恐怕自己說的國語，屬於「怕」的一類，所以要他出馬。）他不愧軍人本色，提高嗓子，大聲一呼：「各位！請靜下來。」果然鴉雀無聲，一片肅靜，他跟着宣佈土人的消息，一怕土匪，二怕狼羣，徒手的乘客，目前處境非常危險，為了應變，只有趕往松坎。（廿六）

萬人意見

文藝批評話山水

歐陽瑩

徐速在自己主編的「當代文藝」發刊辭說：「香港的文藝作品愈趨沒落了，……人人都希望香港也來一個『文藝復興』……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六六年六月號，又發表一篇「展開文藝批評運動」。該文說：「沒有客觀的評價，作品便流於濫觴（編者按：此處用「濫觴」不通之至）；沒有批評家的督導，作家就會流於草率從事。」該社論又說：「我們要……敢於說話，不懼權威的文藝批評家。」

徐速既如此呼籲展開文藝批評運動，但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人家批評「曉鏡」，便像潑婦一樣，由街頭罵街尾，且化名「史筆」作側面的謾罵，說人家的批評是出於「妒忌」，這是文人的風度麼？其實「當代文藝」的文章，全無文藝氣氛可言，有的卻是後勁不繼，不倫不類，讀了使人啼笑皆非。就以九月號「記一幅小山水」而言，雖然該文的風格、情韻、鑄詞，深得朱自清的筆法，但讀畢全文，又覺不大對勁，而是有頭無尾，文不對題，因其結尾處文氣之衰弱，無法首尾相貫，如「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的話，便會看出該文絕非出自一人手筆，不知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直到看了萬人雜誌一五九期半牌教師的「黃卓明先生對當文的歉意」一文，才知原來如此。

徐速最近誇言「當文」銷數直逼兩萬大關，且被選為「最為人喜愛的雜誌」，以如此文藝而達此，無怪乎章錫琛（前開明書店經理）幽默地說：「書店老闆自誇地說：『只要將黑字印在紙上，釘裝成冊，我都有辦法把它銷行。』這不是老闆的高明，而是讀者的愚闇。」長此下去，「文藝作品愈趨沒落了」，看來香港的確需要「來一個文藝復興」運動了。

旅英讀友心懷祖國 但願指日重返故園

萬、張兩先生：

閱一五四期「新聞以外」，勾起思國的感觸。毛共盤踞大好河山又過二十一年，豈眞共產黨江山年年難過年年過似的，莫奈伊何耶？每屆雙十國慶，作客在英國這個與我國沒有邦交的地方，倍使人懷念香港祝國慶盛況。誠如去年石峽尾普羅同胞祝雙十的對聯曰：「昇旗祝國慶，指日返家鄉」。但願此期不遠。

在倫敦，有自由中國通訊中心的國府半官方組織。於今年雙十節，曾舉行慶祝會，有民歌與國劇演出，但似與慶祝建國紀念義意有摸不着邊之感。倘改之放映祖國近況，介紹今日台灣建設情形，民生風貌的紀錄電影，想當更能團結旅英僑胞。

憶前年「萬人雜誌」創刊週年紀念，編、作讀者三結合敍餐盛況，鄙人亦忝屬與會一員，其中氣氛熱烈之情，印象猶新。今屆三週年盛會，為聲氣相投讀友的我，碍情不能前來祝慶而盡一杯，亦欲在此貢獻一份寸心，特奉上滙票四鎊，報効為三結合敍會的薄禮，藉此申賀「萬人雜誌」三週年紀念。

旅英讀友陸重光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有名氏送禮金 留待明年動用

一位署名「有名氏」的讀者，交來港幣四十元正，是給「萬人雜誌」三週年紀念賀禮的。因為三週年紀念已過去，我們把這筆款子留到四週年紀念購買禮物作抽獎之用，謹向這位熱心讀者致萬二分謝意。（萬人傑）

如何根絕飛禍

飛禍在市面近又猖獗起來了，好像「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樣子。治安當局雖繼續不斷地嚴行搜肅，但此肅彼生，昨搜捕今又有，長肅長有，其故何在？也許這是治標的問題吧！

欲根絕飛禍必須研究尋索其來源成因：

㈠飛禍乃共禍蛻變而成的螟蛉子，其傳染性之強與共禍無異；縱觀世界上凡有共禍的地方必有飛禍；香港毗連中國大陸，其傳染性自然更快且強！自從馬克斯倡導共產思想以後，駸駸瀰漫及全世界，由列寧而毛澤東等散播有毒種子，由赤（匪）轉紅——紅衛兵，導致禍延港九，由一九六七年毛澤東製造出紅衛兵用以奪權造反後，港九飛禍就蜂起街頭，將毛澤東教養出殺人搶掠的手法學效而搬來港九變本加厲而運用，使居旅港九同胞生命財產遭受危害，當局欲負起治安責任根絕飛禍必須即行禁絕屬於邪說——如毛語錄，和監督左派學校日常教授課程是否有合教育司的規定，有否毒害青年思想的灌注？

㈡教育是人生諸種問題解決的基本！美國學者杜威博士說：「教育即生活」！因為教育是教導人們去謀求正當合理的生活，欲達成這種合理的生活教育，又當依照孔夫子所定的「禮」「樂」「射」「御」「書」「數

」教育方針，亦即我國民政府頒定的「德」「智」「體」「羣」「樂」計劃；簡括言之：第一、注重德品，次及智慧，再及體技，而後輪至推己及人，與羣和諧共樂。不然則其人的心性道德喪壞了，知識愈多，體力，技術愈強，其爲羣害亦愈大；智者無德，如虎添翼，何只害羣？甚至禍國！如今之毛澤東，宋之秦檜，皆智多而心險者，德的教育失敗故也！

欲挽救人類而免除禍害首須重整釐定教育方針：

（甲）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種種教育的基礎，諺有：「教婦教初來，教人教嬰孩。」兒孩的心地像一片白紙，最易渲染；兒童的言行，多嗜摹仿，父母家長是他的學效榜樣，做人父母的，想養成出個好兒女，必先時時留心，處處注意其自己的日常生活言行以身作則，做其兒女學樣的標準；最壞的家庭時常打牌，酗酒，說粗野的話語，孩兒就有以那樣學那樣，家教基礎弄壞了。例如：余曾見隣居的家庭學童因朗誦聲噪擾及其母親打牌情緒——或許她的牌風不好而輸了錢——而呵斥而鞭逐其兒女者；又曾聞其爲人父者在丈母娘面前用「三字經」喝罵其妻子者，尤妙的是其外孫對外婆說：「孫兒聽來都似啱，婆婆你聽來啱有啱？」人性有三歲定八十的箴諺，人的善惡智愚，不只與家教有關，和胎教也有影響，曩者孕婦口不吃惡味，耳不聞惡聲，目不視惡色，男女酒醉不可交歡成孕恐其胚胎畸形失常也；余曾聞有經驗養馬者說：牝馬與牡馬交歡時，其對面有幅紅被在晒着兩馬眼睛注視着，其後所產小馬毛色紅的；再次對其注視時的景色是幅白墻的，其小馬的毛色是白的；這就證明其胎教的影響性了。

（乙）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做好基礎了，學校教育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則，壞的兒女送到學校內裏去，不只不聽教導，反會激壞師長，攪亂校規，爲害同學；兼之現在港九乃一工商業社會，除言「利」外，缺少道義，教育事業，亦不例外，學校是商店式，教職員是僱傭式，爲生活而換取可恥的待遇，對頑皮的學生，認爲「孺子不可教」，何必勞神傷氣去賣力不討好？（曾有教師責罰學生而被其家長訴控之於法）得過且過，眼開眼閉罷了。

這樣就造成管教疏懈，校風敗壞，智育日低，德育日壞，竟有携書包到蔴雀學校內去上課者，和身着校服到街頭去偷盜者，時有所聞！這樣「相習成風，互爲因果」的教育現象，那能希望作育英才？也許商工社會，一切言利而不及義，但社會者人之積，分子壞了！社會治安成問題了。所希望的免費小學教育制度實現，飛禍或可減少些罷！因其讀書不成，進工廠不易呢。

（丙）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對於人心德性影響力很大，而新聞報紙文化界所負的責任亦較重；現在港九一般報刋，電影，電視亦皆爲銷路利祟，不惜迎合低級社會趣味，而誨淫，誨盜，爲害社會在所不計。一般青少年遂被其感染變壞了。甚至公開宣傳賭博情調，引人入邪！賭則九輸，輸則入不敷出，困乏起盜心，更有「夫當龜公妻當娼」的情事，亦不以爲羞爲惡；因爲賭輸光了，無衣無食，且勢將被逐出屋，露宿街頭，那顧得什麼寡廉鮮耻，男盜女娼？賭之爲害也！飛仔飛女都是由壞的社會教育制度產生出來的。中國往昔社會制度爲杜漸防微，設禮教以導正人心，故有：「寧可餓死，不可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誡。今則世風澆漓，轉而「笑貧不笑娼」——或搶，有錢有臉，見錢眼亮，這亦乃鼓勵其產生飛禍的呢！

香港法律的矛盾：

我認爲法律這件事，並非憑空而降來的；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由環境需要，社會輿情要求而產生的。譬如：衣服，適體嗎？身份配嗎？你着的衣服，我搬來穿着，未必稱合！倘不稱身適體，你道如何？香港有些法律條例與社會輿情，是方圓鑿枘的，自相矛盾製造麻煩而發生事端的；譬如：禁止虐畜，有了虐畜會則不只滿地狗屎狗尿，狂狗咬人，夜吠擾人，甚至因汽車避狗而失事死傷人命者時有所聞！正猶孟子說：「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人固應愛畜，亦不應因畜害人；隨地吐痰，當然須禁絕以重公共衛生，可是滿地狗糞狗尿，衛生云乎哉！又如交通法例，設能從嚴執行：車死途人司機判死，車充公以拍賣價償死家；車傷人司機判賠償療傷醫藥費並判監或停牌，車禍自少；至於飛禍當應以亂世用重典，以「殺一警百」的嚴刑峻法處理，使其懷危知險不敢嘗試；設一而再都從輕判其感化或監禁，則等於送其住酒店及遊荔園，何畏之有？期滿出來，對人竟曰：不過爾爾，再來一次又何傷乎！所以：飛禍長肅長有！政府的麻煩，治安常不安，皆法律的矛盾致之也！

以上所述皆屬飛禍的養成，但如何乃能根絕飛禍呢？敏感的人，自然

明曉；但性鈍如我者，只好像桓公對叔段的想法：「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讓其「物極必反」的定律去根絕之。（何少川）

毛共教育的是猪狗牛
大陸知識分子將絕種
國府訓練政治接班人
共黨敵對階級最可靠

世人皆關心中國的政治問題，而忽視了培養政治接班人的問題。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前人植樹是讓後人納涼，這種精神何其偉大。而樹人之實在意義卻千萬倍於植樹。

中國人傳統上對「香火」非常重視，爲的繼後。一個政權如果沒有未來的政治接班人，當然其政權存在的時間性則屈指可數了。

毛共雖然嚴密地控制了整個大陸的人民，但是它的政權的接班人卻大把問題，其政權之壽辰將隨毛共諸元老之死亡而宣告完蛋。這並非信口開河——毛共二十年來在大陸倒行逆施的結果，告訴我們人民已向毛共採取了種種的反抗方法（雖然他們敢怨不敢言，但他們對毛共痛恨極深）。一個暴政，將會爲人民所唾棄，何況它沒有可靠的接班人，其滅亡是必然的。

如果毛共覆亡後，中國未來的政治將如何呢？這要視國府在培養政治接班人的工作上做到了何種程度而決定。將來大陸，百廢待興，一切皆是新陳代謝，老者更老。所以對培養未來政治接班人是不容輕視的。

不要誤以爲毛共也有無數紅色分子，他們將來能接毛共的班。豈知這班所謂紅色分子是一無所專的膿包，他們祇靠其優越的政治背景，而免考進入毛共所謂教條教育。毛共對他們灌下的毒素份量特別多，結果他學到的是些什麼呢——當然不是救世爲民的本事，充其量祇能配做毛共的屠夫劊子手罷了。試想這班由盜匪教出來的青年，其腦子裏所裝的當然是盜匪劣質的思想及毛共教條的毒素。故此他們不曉得如何去接管紅色政權的班——因爲他們不會治理國家。他們當然也是隨毛共的垮台而告倒台矣。

毛共二十年來不停地玩弄奴役人民，它喊着美麗動聽的口號欺騙人民。毛共的這種愚民手法老早就讓知識分子識破。故此，它最憎恨知識分子，害怕知識分子。因此它一開始就千方百計地迫害知識分子，以圖拔清它眼中釘。從此，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幾乎被斬盡殺絕。但是這還未能完全的杜絕它底「禍根」。它要永遠如意地操縱人民，它不願意「造出」知識分子來，它所要的是猪、牛、狗（按：猪能供其肉食；牛供其耕耘；狗供其看守門口）。這樣，它就拚命地向人民灌輸毛思想及共產主義教條的毒素。顯然毛共的「深謀遠慮」始終無法收到理想的效果，許多知識青年雖然手裏拿着紅形形的毛書，口裏唸着毛語錄，但他們是在做戲扮懵仔。他們祇不過是爲了生命之保障及生活之「出路」而表示積極而擁護毛共。其實這班知識青年是毛共倒台之埋葬者（文革是個鐵的例證）。當毛共倒霉的時候，也即是他們倒戈的時候，到時這班人會變成反毛共的急先鋒。在反共的立場上來說，他們是盟友也是同志。但是他們未曾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們缺之治國的才能（除非將來再接受教育），無可能成爲眞正的政治接班人。

毛共雖然不遺餘力地迫害人民，但還是有許多硬漢，他們公開或半公開地反毛反共。這類分子出身各自各階級（地富官資五類分子佔多數）。他們的遭遇最不幸——槍斃、終身「勞改」、有年期「勞改」、監視鬬爭……久而久之，他們有了極豐富的鬬爭經驗與知識，每每能巧妙地逃過被迫害殺身的厄運（偷渡是消極抗抵的一種方法）。他們與毛共是死敵，兩者之間水火不相容。這班人是反共的中堅分子，最忠貞可靠的同志。可惜的是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深造，雖有決心推翻毛共，卻因知識所限而徒然。總而言之，整個大陸的青年皆缺之治理國民的才智。他們如要在毛共倒台後而成爲中國政治的接班人恐大成問題。

大陸沒有未來的政治接班人，難道中國眞的完了嗎？不！我們還有中華民國仍雄踞台灣寶島。特別是國府在培植青年一代不遺餘力。故此自由中國有無數的政治接班人。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自由中國所培養出來的接班人，缺之反共的實際經驗，他們對毛共殘酷的本質及兇殘的面目或許認識不深。而由大陸逃出來的一班，他們嚐盡毛共的苦頭，飽受毛共的迫害。毛共的甜言再也騙不了他們，毛共容不了他們（他們逃亡是被迫的），他們與毛共勢不兩立。他們到了海外，依然滿懷希望，熱血沸騰。如果國府會留意他們，加以發掘、冶煉，相信假以時日，他們當不負國家的期望——他們將是國家的棟樑，未來的政治接班人。

有些人以爲自由中國的人才濟濟，用不着這班流亡的青年。這是一種主觀的看法，是錯誤的。一個久經赤禍浩刧的七億神州，將來在建設中是需要無數的人才。如果不着力發掘培植更多的人才，到時分配到全國各地去，恐有「僧多粥少」之憂了。

我們要救國、要建設中國，所以需要青年人的力量，就必須培養出更多的政治接班人。我們希望中國站起來，而且是永遠的挺立於世界列強之中，就必須從長遠上着手——培養中國接班人！

方茅　十二月十日

讀者贈款飲咖啡 是編作者的光榮

澳洲避秦客來信有讚有彈

萬、張二位：

一年容易又聖誕，「萬人雜誌」孤軍苦戰經年，面臨的敵人五花八門，忝屬萬人讀者的我們，一面欣賞萬人老編的勇氣，也替萬人老編危懼。今隨信寄上二十澳元，十元送給「萬人雜誌」同人，聖誕佳節飲多一杯，畧表敬意，來年加勁，猛打各類小丑。另外十元，請代送李啖生先生。

為了一字「蹩腳」，張老編似乎敗了一個回合，不禁使我避秦客哈哈大笑。張老編不是山東人，猶如賣油郎先生不是東北人，（註一），迢迢先生只走馬看花匈牙利（Goulash Party）「辣湯」那樣簡單。

山東人的綽號，大致分為二種：一種可以公開叫的，如「麻子」、「禿子」、「矬子」（註二）等；另一種只能暗中叫，除非二人對罵外，沒有人敢當面叫的，如「蠍子」、「兔子」、「鼈子」等。

廣東人罵人「烏龜」，如「龜公」、「龜婆」、「龜蛋」；山東人罵人「鼈」，如「鼈羔子」、「鼈蛋」、「鼈孫子」等，開妓寨的男老板叫「老鼈頭」、女老板叫「老鴇子」，戴綠帽的（指老婆偷漢子）或吃軟飯的，叫「當鼈的」或「鼈家」，俗語有「有錢王八坐上席，無錢君子受鼈氣」。毒辣的人叫「蠍子」，倨傲的叫「小志滿」，彆扭好頂嘴的叫「槓子頭」，彆扭不善言語的叫「肘子」。廣東人被人叫一聲「龜公」，可能不太嚴重；山東人被人叫一句「鼈」，認為奇恥大辱，當場打架有份。所以明的綽號決沒有叫「鼈子」或音相似的，也許有人會說「劉鼈子」服務的軍隊不在山東，可能是外地人代起的。「劉鼈子」既貴為連長，報紙也沒聲明他入了外地籍，戇直的山東人怎能容忍鼈鼈聲，犯山東人的大忌。所以我看這種鼈鼈聲還是留回大主編自己受用吧。

讀了一四一期李啖生先生的那篇文章，連讀幾次，這種老氣橫秋的筆法，猜想可能是「馬兒」先生。回想起「馬兒」當年一枝健筆，戰無不勝，報館起紙，老板袋袋平安。可憐又老又窮的「馬兒」討稿費如同乞丐，結果健筆不敵陰謀，連地盤也輸掉。有人要求「馬兒」改變筆鋒，寫別人喜歡的東西，地盤鈔票全有。天生成這副傲骨，越老越硬的馬兒」拒絕了，也有人自誇「天生成這副傲骨，越老越硬」。我們幾個人都想不出這副的用途，還是小李聰明，提議去找肥田粉工廠老板談談。

讀者請編、作者飲咖啡、吃飯，不值得大驚小怪，也不用假清高。如有讀者請編、作者，不在乎錢多少，那是編、作者一種光榮。報刊不合讀者口味，贈閱都費事看，那還有這種笨蛋讀者去請老編？一位作者的文章不能使讀者衷心佩服，休說請飲、請食，不向老編訴苦虐待讀者，也算那位作者有福了。我這篇小塊文章，「必屬佳作」，如不信，有詩為證：天下文章屬香江，香江文章屬敝巷，敝巷文章屬舍弟，舍弟跟咱抄文章。

（註一）一二二期賣油郎先生的「一袋容二斗」那是不確的，東北人「量」糧食，不是按斤計值，用「升」、「斗」、「擔」計，十升一斗，十斗一擔，「斗大的字認識幾擔」，識人或自謙皆合用。

（註二）山東人叫身材短小的做「矬子」，不叫「矮子」。

避秦客（十二月六日）於澳洲

再者，我們神交已久，現在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對左怕的要死，對右恨的要命，平生最怕拿筆，最好旅行。所以亞洲的國家差不多全走過（台灣例外，不耐煩等那些麻煩手續）。世界已走一週，在美國逗留比較久點，不足二年。現下在雪梨，經營一腳踢的小生意，不足開銷，有屋租補助。預定七五年退休，再化三至五年時間，全家走世界一週，過港時，一定到府上拜訪。另外那篇東西如登在萬人意見，可幫我改正不通和錯別字，以免被羣丑潑罵一餐。

可能你們會懷疑我怎懂匈牙利的事，不只懂，而且懂得很多。我內人以前是布達佩斯郵政總局高級秘書。牛馬二集一二七頁，佐藤打老婆世界許多英文報紙都是頭條新聞，怎麼把他弄到伊藤家族裏去了？

編者覆：避秦客先生，廿元澳幣收到，十元作「公積金」；另十元請李啖生(馬兒)先生告知通訊處，以便寄上。一併致謝。

「蹩」與「彆」是相通的，因彆字已不通用，許多工具書與字模均無「彆」字，是我失察，我承認這個錯。誠如您所說，我不是山東人，對於第三段「彆」「鼈」兩字的舉例，我還是看不太懂，因為他是稱「劉彆子」，不是「劉鼈子」，只好原文照刊。歡迎您來香港觀光，老萬與我必盡地主之誼共謀一醉！

又一應徵長聯

贛萍編輯先生道鑒：閱 貴刊得悉許恨紅先生應求長聯，茲將應徵下聯錄下，希煩轉致許先生評閱為盼！

（對）萬千眾黎庶，懷恨心間，苦疊疊鬪爭不已，遭清算公賞，沒收私產，改造思想，奴役身軀。志士中興，久候韶華空老，使輝煌禹甸，頻增加恐怖妖氣；致美麗神州，常瀰漫汙腥臭氣。祇見到四處紅潮，羣魔嘴臉，一窩毒蠍，遍野哀鴻。

育枝拜上 十二月廿一日

【編者按】應徵聯決定十二月底截止，請許恨紅先生將彙評結果於七一年元月十四日以前寄來，以便一六九或一七〇期發表。

中共怎能代表中國 外國人多數曚查查

記得華理柱主教在共黨佔領區獲釋抵港時講過，他被非法囚禁和遭受虐待都是無辜的。雖然如此，他仍熱愛中國人。細味華主教所談，他似乎以爲毛共自稱的「人民政府」眞是由中國人民組成似的，他的被囚禁也是出於「人民」的意願了。外國人對我國眞是誤解得太多，連華主教有「中國通」之稱的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共黨盜用「人民」名義確有一手，到今天在聯合國裏仍有不少傻佬大談什麼和「擁有七億人民的國家」打交道的夢囈。六七年港共暴動時也盜用了「全港愛國同胞」名義來作殺人放火勾當，竟然使到英國、荷蘭等歐洲國家人民向當地華僑施行報復。其實，他們應該知道當時暴動的只不過佔全港人數少之又少的地痞流氓所爲，而佔領中國大陸，奴役中國人民的，也只是一小撮的共產黨徒而已。

記得本欄有人提過反共要用槍桿不能靠筆桿，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根據以上所舉的萬分之一例子，看到了外國佬的曚查查，使我直覺地感覺到「萬人雜誌」的重要。抗戰前，共產黨人寧願捱餓也要宣傳，拚命以毒素灌入青年腦海中。抗戰勝利後，共黨佔領我國直至現在，不無與其當日宣傳工作有關。「萬人雜誌」言論上反共，思想上反共，才能產生反共行動。我衷心盼望反共同志們能將「萬人雜誌」譯成外文本，使外人能深入了解我國同胞今天處境和每個人心聲，使國內國外反共力量滙成一股洪流，淹沒了萬惡的毛共。

不滿萬人意見 讀者提出意見

萬、張先生：

讀一五六期岳騫先生的「致美國土生華僑的一封公開信」，很想參加意見。僑居國外的同胞對祖國兩個政權的認識如此模糊，的確有必要及時糾正。說到對華僑的宣傳教育，我對國民政府是有意見的，我也明白，對國民政府抱怨的話說多了是不好的，如此，我不擬多說了。我認爲對美國僑胞的宣傳教育，今後「僑光報」應多負些責任。

國民黨的宣傳和組織的力量實在弱得很。我不知國民黨搞宣傳組織工作的幹部究竟是幹什麼的。

「萬人雜誌」創刊已三年，成績是肯定的，也是重要的。缺點呢？有。別的且不談，我是讀者，就談一下我們讀者的園地「萬人意見」吧。「萬人意見」可以說是「萬人雜誌」的最大特色，有不少「問題」也是通過「萬人意見」「解決」的。但在芸芸意見中，有些是屬於對作者吹毛求疵的。例如「响雲紗」不是「香雲紗」一類。誠然，從正確對待批評來說，儘管別人的意見只有很小部分是對的，被批者也應該虛心接受（只要是對自己有幫助的，提的再尖銳也應接受）。但在批評的人來說，向別人提意見應該是爲了幫助別人提高認識，而不是打擊別人。一篇文章，如果它的立場不鮮明，觀點模糊，或者是把主題歪曲了，這是原則性錯誤，必須提示批評。正確的批評，不僅幫助了作者本人，同時也教育了羣眾。這樣就可以得到共同提高。又例如：有意見謂「薩赤」這個筆名存有不良含意，這樣的批評那裏是治病救人的態度？

問題不在讀者提的什麼意見，而是在於您們怎樣處理這些意見。意見來了，您們不加分析，「率爾」刊出，結果是打擊了作者的積極性，降低了他們爲「萬人雜誌」寫作的熱情。對羣眾也沒有教育意義。

老實講，「萬人雜誌」多刊幾篇像「廣州武鬬紀實」及「香雲紗沒落」一對的文章總比刊那些談古老十八代的某某人喜歡瞌眼瞓的好得多喇。

我覺得您們對難民作者爭取和愛護得不夠，張老編偏愛於那些毫無時代氣息的古董文章。

萬人言上

編者覆：

萬人言先生！你所提的意見，有的很好，有的則值得商榷。萬人意見的處理，只要不是無理取鬧，惡意攻擊，我們都予發表。如果只憑我個人愛惡而定來信的取捨，這又怎可稱「萬人」的「意見」？你不見連批評萬、張不好的來信與批評大牌作家的意見也刊出嗎？因爲受批評的人，也可再提意見。直到雙方認爲「無話可說了」爲止。

您批評我，「對難民作者的爭取和愛護不夠」我很希望您能提出具體的意見，以便遵循。像這樣太抽象，我不知那些地方的爭取與愛護不夠？

您說我偏愛「古董文章」，相信是指「人物掌故」而言。但另一部份讀者，又說我們的「人物掌故」太少了。我這編輯只有「兼愛」，決無「偏愛」，每期屬於正面側面的，有時代氣息的反共文章也不少吧？

我也對美國土生華僑說幾句話

老少年

看到岳騫先生在「萬人雜誌」第一五六期上發表的「致美國土生華僑的一封公開信」後，覺得這一問題值得注視，並再予以糾正與解釋，免得這種錯覺泛濫，混淆海外僑胞下一代青少年的思想，影響復國亦至鉅。不獨美國土生華僑有此錯覺，就是海外僑胞，尤其是青少年，除身蒙其害的難民，或洞燭其奸，識破其虛偽欺詐者外；往往為其幻象所迷，虛偽宣傳所惑。

因為我國僑胞在海外謀生者，從鴉片戰爭以後，已有一世紀以上的歷史，經常被種族歧視，受盡所在地人民的烏氣，忍辱含詬，有誰為僑胞出氣，經此長時期的苦悶，所謂饑不擇食，不分皂白，以為飲鴆也可以止渴，現在雖不能稱強世界，但列強卻不敢忽視中國人矣。

然未深思明辨為我中國人出氣的是那類人？

更未想到這類人是把我國七億老百姓的血與淚，用殘暴與野蠻，慘無人道的手段，爭來的並不是光榮，這是幻象，非是真的為我中國人爭光，要鬧得天下大亂，越亂越好，實實在在是把我國三千年以上，最悠久的光榮歷史，最深厚的傳統文化，一掃而空；實現其最殘酷，最橫蠻，慘絕人寰的兇狠暴行，騰笑國際，五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即一實例也。

更有進者，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的時期，羅、邱、史、蔣會議，中國已成為世界四強之一，光榮應在斯時始。

毛政權佔領我國大陸以後，對內行的是殘暴苛政，毛澤東自白：「我不行仁政」，要繼續不斷的革命，就是不斷的屠殺我國老百姓。對外不顧我國素稱文物之邦，在外交上時失禮貌；不循國際法例，常以拳匪作風對付外交使節，處處表現出殘暴與野蠻，為國際所不齒，何強之有，光榮安在！

況乎強國必須富民，民不富而欲國之強，此乃忘本逐末，緣木求魚。然共產黨人寧願不要褲子，使老百姓無衣無食，餓殍遍野，鄉村成廢墟，城鎮為死市，八荒蕭索鬼唱謌，苛政猛於虎，誠哉斯言！

把農民作牛馬，耕耘操勞，工人當生產工具，超時作業，搾取工農的汗血，美其名曰工農當家，如此發展原子，耀武不能揚威，試圖向國際敲詐，亦屬徒勞而無實效，於國於民，有何裨益哉！

稱強世界，爭取國際的重視，須先發展經濟，足食足衣，安定老百姓的生活，非藉武力鎮壓，而能圖強稱雄也。

試着現在大陸上的老百姓，言行不能自由，衣食不能得溫飽，成年累月，鬬批改，毛語錄，支左反右黑七類，一打三反新四清，反來反去，不知反到何年何月而得正！運動重重，猶如皮鞭在手，把老百姓當作牛馬，鞭着為毛朝賣命，日不安食，夜不安枕，夫妻如離散，父子不相認，無手足情，無朋友誼，不順成不逆，大家相見猶如陌路人，如此國家何得安，如此社會何得定，靠槍桿子維持獨夫政權，用鬬批改控制人民思想，特務如星羅棋佈，監視着每一個老百姓的行動，藉鬬爭而求苟安，嗚呼！其能久存乎。

願海外僑胞及美國土生華僑青少年，不要為幻象所迷，為虛偽宣傳所惑，應該洞燭其奸，識破其欺詐虛偽，皮之不存，毛將焉坿，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皆折磨而死矣，海外僑胞內心何忍，感到光榮乎？抑痛恨毛朝禍不早亡也。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題花鳥「春」「夏」「秋」「冬」四絕

作者本院學生，印尼華僑周瑪利

香港中國藝術院院長李曼石序言

頃讀萬人雜誌一六一期詩壇，董力行兄所寫之「集肥吟」，描寫印尼華僑，被中共騙回大陸，從事集肥，確爲傷心，茲有本院圖畫科，女生周瑪利，印尼僑生，十年前，隨父被騙回國，以後逃來香港，向余詳述其家遭際。實事實情，是讀集肥吟者，獨有實之作也，瑪利曰：「余家原籍福建，祖父早商印尼，父啓光，生吾兄弟姐妹七人，家道小康，大陸陷共，吾年十二，在印尼讀華僑中學，蘇加諾執政，排華頻激，父因愛國，年老思鄉，有落葉歸根之思，同時中共特務，在印尼宣傳，祖國如何幸福，人民如何安樂。父爲忠貞好人，信以爲眞，印尼既是排華，不如回家回國，遂於民國四十二年，返回福建原籍，將印尼家財，約港幣數十萬，投資祖國商業，初則公私合營，繼則凍結沒收，吾父頗讀詩書，忠厚純潔，至此，始知受騙上當。甚至生活困難，在無可如何之下，要求重回印尼。

雖然批准，但所有貨財雜物，皆不准帶，情同被洗劫，斯時吾因就讀大學，希望完成學業，只得留讀上海。其後[illegible]學生，爲黑戶子女，備遭歧視，迫不得已，逃亡香港」云云，言下不勝唏噓，痛家庭之蕩產，感身世之飄泊，在本院就學。[illegible]花鳥四幅，寄與乃父，題詩寄慨，悲憤[illegible]，[illegible]爲詠物，然言在此，而意在彼，[illegible]者，實爲自詠也。

瑪利前年赴法，現旅居巴黎華盛頓，爲復興中華文化而努力，余讀「集肥吟」，憶及瑪利所言，證明不虛，因檢其[illegible]之詩，發表萬人詩壇，以告讀者。

「春」紫燕相思鳥　周瑪利

紫艷迎春婀娜姿，春光二月映珠幃，
寂寥怕聽相思曲，淪落天涯燕未歸。

「夏」枇杷

一樹[illegible]黃似金，東園把酒醉沉吟，
[illegible]，憔悴[illegible]遊子心。

「秋」菊花

陶令賦歸何處去？祗餘秋菊傍東籬；
我看大地都蕭索，海角棲遲有所思。

「冬」梅花

[illegible]耐寒[illegible]，回首前塵夢一場！
[illegible]年妝閣冷，天生傲骨不尋常。

壇主評語

周小姐是有國學基礎，題畫詠物之詩，意境高雅，是爲絕唱，平仄聲韻俱佳，寫遊子之心情，寄詩人之感慨，雖稱[illegible]名家，難有此作，出諸青年女生，尤爲不易，詩中佳句，寫相思鳥云：「寂寥怕聽相思曲，淪落天涯燕未歸。」其老父讀之，必當流淚。枇杷之詩，用典不見痕跡，南宋詩人戴復古云：「東園載酒西園醉，摘[illegible]枇杷一樹金。」周小姐之「東園把酒醉沉吟」，與戴詩相較，不讓古人，收句，「憔悴[illegible]遊子心」，極爲沉痛。寫菊花詩，「陶令賦歸何處去？只餘秋菊傍東籬」，昔日陶淵明賦詩，是有家可歸也，何處去者，自言無處可去。今有印尼難返，大陸不可居，祗有在香港傍人籬下。又「我看大地都蕭索」，雖指政治，人如菊花，[illegible]，都蕭索，[illegible]到處都是一樣，「都」字用得最好，[illegible]二字，又含有[illegible]伸之意，戰國時，「鄒衍」受冤下獄，六月飛霜。「海角棲遲有所思」，香港暫住，心有所思，值此大地飛霜，到處蕭索，大陸既不可留，印尼亦非樂土，有所思者，思想另有去處也。梅花詩則更好，自言耐寒備，不懼折磨，但是[illegible]，[illegible]華虛度。妝閣冷者，謂其無男友也，具有天生傲骨，不是尋常女子。讀詩，人品高潔，志氣偉大，所以曼石院長，寄來發表，學生中有如此才華，實爲難得，惜[illegible]，未能一見其作品耳。

台灣金門　南斗

海闊金馬[illegible]，
射虎[illegible]，止戈[illegible]，
能[illegible]破[illegible]照[illegible]，敢把[illegible]，
東望王師二十載，[illegible]。

國風詩社，馬[illegible]先生，前年遠[illegible]道山，志超梁先生，忙於生計，風流雲散，[illegible]無人，南斗詹君，爲國風舊侶，詩多創作，造句之新，每能出人意表，壇主素所推重，[illegible]別已久，工商日報，常見其佳作登載，近日忽奉[illegible]，附詩數首，囑爲斧正，中有詠台灣金門一律，是爲佳作，[illegible]錄本刊，以[illegible]詩友。

有署名八三老人[illegible]者，致函萬人傑兄云：「弟一向所寫，皆粗俗不堪，不[illegible]以示人，今讀貴刊第一六二期，董先生有云，「[illegible]詩[illegible]須人人看得懂，便算好詩」，[illegible]，大[illegible]奉上兩首『鹹野』，以求指教。」萬兄轉來該函，並附有新作二首，詠香港青年男女者，披[illegible]一讀，大笑開顏，八三老人佚者，即八十三歲老先生也，今代改其名曰「八三老人」，所詠青年男女，是爲寫實之作，確爲好詩，以粗俗之筆法，寫不良之世俗，言[illegible]尋常，而寓意有禮教淪亡之感，八三老人之詩，爲目前香港青少年男女之嚴重問題，老人憂心世道，而有此作。未可以粗俗筆法，而[illegible]，此種詩句，非粗[illegible]之人所能寫出，人人看懂，非粗俗而通俗也，簡評介紹，幸勿錯認——壇主致語。

香港青年（一）　八三老人

頭髮低垂到額中，舞廳公寓四圍攻，
狗偷[illegible]打鬨，此是中國主人翁。

（二）

青絲高[illegible]，[illegible]，
粗言爛[illegible]隨口出，此是中國主人[illegible]。

詩之可貴，在於言中有物，平仄稍差，無關宏旨，希望八三老人，多賜大作，並祝健康。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的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養生與保健第六集已出版每册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除根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